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出版

足本 兒女英雄傳 (全一冊)

毛

定價大洋七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出版者 文藝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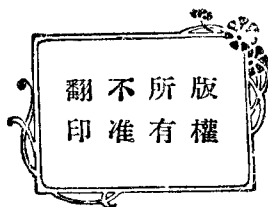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上海大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本書特點

世人每把兒女英雄，看作兩樁事情；本書卻能糾正其誤，首回開宗明義就標明了「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兒女心腸；有了兒女真情，才作出英雄事業！」這兩句話，也就是全書的本旨所在。這是特點一。

從來講到英雄事業，總以漢高祖爲巨擘，講到兒女心腸，總推唐明皇爲魁首。本書卻把他們來推翻，祇稱許女媧氏和釋迦牟尼佛，能將兒女英雄，英雄兒女兼備於一身，眼界自是高極。這是特點二。

言情小說最易犯的毛病有二樁：一是肉麻，一是淫穢。本書獨能力矯斯弊。這是特點三。

能仁寺一段，爲全書最有精采之處，沒有個人看到這裏不眉飛色舞的。然而這還不算什麼，最屬難能可貴的，在此事勢非常緊急之際，仍能處處顧及各人的身分。這是特點四。

尋常舊小說每祇寫一些浮面的事情，即算了事。人之所以誦病舊小說者也在此；本書處處都能作內心的描寫，使之表裏如一。這是特點五。

本書於布局一事極爲注意，故全書均有呼應，漏洞極少；又喜故作險筆，步步引人入勝。這是特點六。

本書所有主要人物，悉屬之性情中人，故其所遇悲歡離合之局，也益極喜怒哀樂之致，足以引起人們很深的同情。這是特點七。

本書雖爲消閒性質之小說，卻處處教人腳踏實地做事，實爲閱歷有得之言，不得以含有教訓的意味而少之。這是特點八。

本書凡所立言，處處準之天理人情，一毫不涉虛偽，故祇覺其真切，而不覺其迂腐。這是特點九。

本書每於莊言之後，繼以諧談，使書中空氣時時變換，調劑得甚爲適當。這是特點十。

兒女英雄傳考

一 本書的作者

在本書的緣起首回中，就標明了，這部書是燕北閒人所著；這是凡屬本書讀者都應該知道的了。但是，這所謂燕北閒人也者，究竟又是何許人呢？據馬從善的序中說：

『兒女英雄傳一書，文鐵仙先生——康所作也。』

那麼，這燕北閒人，大概就是文康所用的一個別號了。按文康爲滿洲鑲紅旗人，氏費莫，生於清道光年間；關於他的身世，馬序中也曾述及了一些道：

『先生爲清大學士勒文襄公——保次孫，以資爲理藩院郎中，出爲郡守，涪擢觀察，丁憂旋里，特起爲駐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於家。先生少席家世餘蔭，門第之盛，無有倫比；晚年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時遺物，斥賣略盡。先生塊處一室，筆墨之外無長物，故著此書以自遣。……』

馬氏和作者生於同一時代，又設館於他家最久，這一番話大概是可信的。如此，關於作者的這個問題，總算已有上策案，不必再去搜討什麼的了。

二 寫此書的動機和目的

至文康的所以寫是書，也是很容易知道的，言其動機計有二：其一，因處境的窮困及無聊，著書聊以自遣，正與曹雪芹的作紅樓夢同一情形；其二，正如馬序中所說：『先生殆悔其已往之過，而抒其未遂之志。』書中的安驥，大概即其所自況；否則，即因諸子之不肖，致使家道中落，特地反寫一跨窻的安驥，聊以快意，而出出胸頭的憤鬱之氣吧？

除了上面所說的二個動機之外，他的所以寫是書，還有上一個絕大的目的，那就是欲為一般族人吐氣。這因為紅樓夢其時正在風行，一般人都以為這書是在指斥着族人，一時頗引為話柄，這在一般族人很是覺得有些不堪的。所以他在本書中卻竭力的為族人擡高身分，顯然的和紅樓夢取對壘的形勢，讀者們祇要是略略留心一些，大概就可瞧得出一點端倪來吧？

三 紀獻唐的索隱

馬序中又云：

書中所指，皆有其人，余知之，而不欲明言之。悉先生家世者，自為尋繹可耳。據此，書中人物，併非悉為烏有先生之流；借馬氏當時不肯一明言之，致現在相距已遠，雖欲尋繹，已是無從尋繹的了。不過，書中所說的那個無大不大的紀獻唐，卻就是年羹堯。我且把蔣瑞藻在小說考證八中的一段話載在下面道：

『吾之意，以為紀者，年也；獻者，曲禮云：「大名羹堯。」唐為帝堯年號，合之，則年羹堯也……其事跡與本傳所記悉合。』
經他如此的一詮解，則紀獻唐之即為年羹堯，竟和頑鐵鑄成一般的了。

四 續集非出一手

本書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參，顯名思義，可知全書共有五十三回；即在馬序中，也是這般的說。

不過，現已殘缺不全，所存者祇四十回了，所幸，一些緊要的關目，在這四十回中，都已一一有了交代；此後即再寫下來，無非一些夫榮子貴俗不可耐的事情，那是想都想得出來的。付之闕如，我倒反為本書稱幸的了。

何物僧奴，又作續集三十二回，文意並拙，且未完，說是再有二續待刊，計其時，大概是在光緒二十年間，而在北平刊行的。

二四，五二，若狂於上海。

原序一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書契之興，經尚矣。作經非聖人初意也，皆有所爲而作，不得已於言也。故易之作，爲闡天心之微也；書之作，爲觀天道之變也；詩之作，爲通人心之和也；禮之作，爲大人道之防也；春秋之作，爲合天人事，以誅心維道，使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上紹歷聖作經之心，下開百世作史之例者也。嗣是經變爲史，龍門子長，司馬溫公，晦翁諸人，皆因之。此外代有作者，顧已得失參半。時至五代，世無達人，正史而外，稗史出焉。

稗史，亦史也，其有所爲而作，與不得已於言也，何獨不然！然世之稗史，充棟折軸，懷心貴當者蓋寡。自王新城喜讀說部，其書始浸浸盛；而求其旨少遠，詞近微，文可觀，事足鑑者，亦不過世行之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數種。蓋西遊記爲自治之書，邱真人見元門之不競，借釋教以警元門，意在使之明心性，全軀命，本誠正以立言也；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同爲治人之書，一則施耐庵見元臣之失臣道，予盜賊以媿朝臣，意在教忠，本平治以立言也；一則王鳳州痛親之死冤，且慘義圖復仇，雪恥，又不得手，仇人而刃之，不獲已影射仇家名姓，設爲穢言，投厥所好，更醜其篇頁，思有以中傷之，其苦心苦於臥薪吞炭，——是則意在教孝，本修身以立言也；一則曹雪芹見釋纒鉅族，喬木世臣之不知修德載福，承恩衍慶，託假言以談真事，意在教之以禮與義，本齊家以立言也。是皆所謂有所爲而作，與不得已於言者也。聞嘗竊計之，願安得有人焉，於「誠正」、「修齊」、「治平」而外，補出「格致」一書，令我先親爲快哉！繼復熟思之，數書者，雖立旨在「誠正」、「修齊」、「治平」，實託詞於怪力亂神——西遊記其神也，怪也；水滸傳其力也，金瓶梅其亂也，紅樓夢其顯託言情，隱欲彌蓋，其怪力亂神者也——格局備矣。然則更何從着筆別於「誠正」、「修齊」、「治平」而外，補一「格致」之書哉？用是欽欽在抱者久之。

吾有友一人焉，無他嗜好，但好讀說部，所見且甚夥。吾一日以前說質之，吾友曰：「有是哉！大學「格致」一章，而今亡矣，誠未易言！然即怪力亂神反而正之，不有所謂曰：「常與德與治與人者，一不又一格局乎？近有燕北閒人所撰正法眼藏五十三參」一書，厥旨頗不謬，是特借語近齊東之野，還以質之吾子，子其云何？」吾受而讀之。其書以天道爲綱，以人道爲紀，以

性情爲意旨，以兒女英雄爲文章。其言天道也，不作元談；其言人道也，不離庸行；其寫英雄也，務摹英雄本色；其寫兒女也，不及兒女之私，本性爲情，援情入性。有時談詞諧趣，無非借褒彈爲鑿影，而指點迷津；有時名理清言，何異寓唱歎於鐸聲，而商量正學。是殆亦有所爲而作，與不得已於言者也。

吾不圖吾無意中，果得於「誠正」、「修齊」、「治平」而外，快說此「格致」一書。吾友以爲妄，曰：「子真有嗜痴癖者矣！試即以子之言證之。」西遊記誠爲「自治」之書，不與餘三書等。餘三書者，水滸傳以橫逆而終於草菅，金瓶梅以斷傷而終於潰敗，紅樓夢以恣縱而終於困窮，是皆託微詞伸莊論，假風月寓雷霆，其有裨世道人心，良非鮮淺；以視是書之遊談掉弄，詎足與之上下牀哉！且人不幸而無學，鑄經無福，修史退而從事於稗史，亦云陋矣！更假名靈慮，提禪語以文其陋，予以爲每況愈下，但供噴飯也，何「格致」之足云！吾正告之曰：「君言左矣，是殆不然！夫大學之所謂「格致」者，非僅萍實商羊之謂，謂致吾之知，即物而窮其理也。人爲萬物之靈，窮理必從人始，彼水滸諸書，以皮裏陽秋爲旨趣，其說理也隱而微，是書以眼前粟布爲文章，其說理也顯而現。修道之謂教，與其隱教以不善降殃爲背面數粉，曷若顯教以作善降祥爲當頭喝棒乎？且如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亦幸遇悟一子，聖嘆，竹坡諸人，讀而批之；中人以下，迺獲領解耳。紅樓夢至今不得其人，一批，世遂多信爲談情，乃致誤人不少。何況怪力亂神，聖人不語，忠孝節義，萬古同歸，以是爲遊談，——遊談何害？且如太史公良史也，不諱揮金殺人。孟子亞聖也，其罕譬焉，引人入勝者，立言尤多談詭。何有於燕北閒人，而顧斤斤厚彼薄此哉！」吾友聞之，始曩然而笑，愀然以思，默然不語。

嗟乎！近俳近優，都堪惹厭；談空談色，半是宣淫！醒世者恆墮狐羆，說理者輒歸腐障！自非苦口，何能喚醒癡人；不有婆心，何以維持名教。至借筆墨而代哭，志亦堪悲。果通呼吸於大空，天應欲泣；君真健者，尙一聲長嘯，譜成幾疊清商，僕本恨人，早三款廢書，洒落滿襟熱淚。爰伸紙削牘而爲之序焉。雍正闕逢攝提格上巳後十日，觀鑑我齋甫拜手謹序。

是書吾得之春明市上，其卷端額曰：「正法眼藏五十三卷」，初以爲釋家言，而不謂神史也。展而讀之，見爲燕北閒人撰，爲新安舉公同參，爲觀鑑我齋序，均不知爲何許人。其事則日下舊聞，其文則忽諧忽莊，若明若昧，莫得而究其意旨，一笑投之度閣間，亦同近出諸說部例視之矣。

久之，慮遂果蠹腹，檢出偶一翻閱，乃覺稍稍可解；又研讀數四，更於沒字處求之，始知其所以忽諧忽莊，若明若昧者，言非無所爲而發也。噫！傷已惜原稿半殘，缺失次爰不辭固陋，爲之點金以鐵，補綴成書，易其名曰：「兒女英雄評話」，且弁數言於卷首云。乾隆甲寅暮春望前三日，東海吾了翁識。

原序二

兒女英雄傳一書，文鐵仙先生——康——所作也。先生爲清大學士勸文襄公——保——次孫，以賢爲理藩院郎中，出爲郡守，落擲觀察，丁髮旋里，特起爲駐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於家。先生少席家世餘蔭，門第之盛，無有倫比；晚年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時遺物，斥賣略盡。先生塊處一室，筆墨之外，無長物，故著此書以自遣。其書雖托於稗官家言，而國家典故，先世舊聞，往往而在。且先生一身親歷乎盛衰升降之際，故於世運之變遷，人情之反覆，三致意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過，而抒其未遂之志歟？

余館於先生家最久，宦遊南北，遂不相聞。昨來都門，知先生已歸道山，訪其故宅，久已易主。生平所著，無從收拾；僅於友人處得此一編，亟付剞劂，以存先生著作。嗟乎富貴不可常保，如先生者可謂貴顯而乃垂白之年，重遭窮餓，讀是書者，其亦當有所感也！

書故五十三回，回爲一卷，蠹蝕之餘，僅四十卷可讀，其餘十三卷，殘缺零落，不能綴輯，且筆墨奔陋，疑爲夫己氏所續，故竟從刊削。書中所指，皆有其人，余知之，而不欲明言之。悉先生家世者，自爲尋繹可耳。時光緒戊寅陽月，古遼闌圃馬從蕃偶述。

兒女英雄傳

總目

正	緣	回	原	原	原	兒女英雄傳考	本書特點
文	起	目	序	序	序	……	……編
……	……	……	三	二	一	……趙	……者
四十	一	四十一	馬	了	觀	茗	
回	回	回	從	翁	鑑	狂	
			善		我		
					齋		

回 目

- 緣起首回 開宗明義開評英雄兒女
- 第一回 隱西山閉門課驥子 捷南宮垂老占龍頭天理
- 第二回 沐皇恩特受河工令 忤大憲冤陷縣監牢
- 第三回 三千里孝子走風塵 一封書義僕託幼主
- 第四回 傷天害理預洩機謀 末路窮途幸逢俠女
- 第五回 小俠女重義更厚情 怯書生避難反遭禍
- 第六回 雷轟電掣彈斃兇僧 冷月昏鐙刀殲餘寇
- 第七回 探地穴辛勤憐弱女 摘鬼臉談笑滅淫娃
- 第八回 十三妹故露尾藏頭 一雙人偏尋根究底
- 第九回 憐同病解囊贈黃金 識良緣橫刀聯佳耦
- 第十回 玩新詞匆忙失寶硯 防暴客諄切付雕弓
- 第十一回 胡縣官糊塗銷巨案 安公子安穩上長淮
- 第十二回 安大令骨肉較天倫 佟孀人姑媳祝仇女
- 第十三回 敦古韻集腋報帥門 感舊情掛冠尋孤女
- 第十四回 紅柳樹空訪褚壯士 青雲堡巧遇華蒼頭
- 第十五回 洒合歡義結鄧九公 話投機演說十三妹
- 第十六回 莽撞人低首求籌畫 連環計深心作筆談

- 第十七回 隱名姓巧扮作西賓 借雕弓設計賺俠女
- 第十八回 假西賓高談紀府案 真孝女快慰兩親靈
- 第十九回 恩怨了了慷慨捐生 變幻重重從容救死
- 第二十回 何玉鳳毀妝全孝道 安龍媒持服報恩情
- 第二十一回 回心向善買贖寶刀 隱語雙關借弓留硯
- 第二十二回 晤雙親芳心驚噩夢 完大事矢志卻塵緣
- 第二十三回 返故鄉宛轉依慈母 圖好事嬌嗔試玉郎
- 第二十四回 認蒲團幻境拜親祠 破冰斧正言彈月老
- 第二十五回 何小姐證明守宮砂 安老爺誦列女傳
- 第二十六回 櫻舌如花立消俠氣 慧心相印頓悟良緣
- 第二十七回 踐前言助奮伸情韻 復故態怯嫁作嬌癡
- 第二十八回 畫堂花燭頃刻生春 寶硯雕弓完成大禮
- 第二十九回 證同心姊妹談衷曲 酬素願翁媪赴華筵
- 第三十回 開菊宴雙美激新郎 聆蘭言一心攻舊業
- 第三十一回 新娘子俏驚風竊魂 懸老翁醉索魚鱗瓦
- 第三十二回 鄧九公關心身後名 褚大娘得意離筵酒
- 第三十三回 申庭訓喜克紹書香 話農功請同操家政

- 第三十四回 屏執袴穩步試雲程 破寂寥閒心談月夜
第三十五回 何老人示棘闈異兆 安公子占桂苑先聲
第三十六回 滿路春風探花及第 一樽佳釀醜酒酬師
第三十七回 誌過銘嫌陳成佳話 合歡酒婢子代夫人

-
- 第三十八回 小學士儼爲天下師 老封翁恭遇窮途客
第三十九回 包容量一諾義關貧 雙傑翁九秩雙生子
第四十回 虛吃齋遠奏陽關曲 眞辛事穩抱小星欄

緣起首回 開宗明義閒評兒女英雄 引古證今演說人情天理

俠烈英雄本色，溫柔兒女家風；兩般若說不相同，除是癡人說夢！
兒女無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憐兒女又英雄，才是人中龍鳳。

八句提綱道罷，這部評話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種小說，初名金玉緣，因所傳的是首善京都一樁公案，又名日下新書；篇中立旨私言，雖然無當於文，卻還一洗穢語淫詞，不乖於正，因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參，初非釋家言也；後經東海吾了翁重訂題目，「兒女英雄傳評話」相傳是太平盛世一個燕北閒人所作。據這燕北閒人自己說：他幼年在塾讀書，適逢一日先生不在館裏，他讀到字彙一書，偶然有些困倦，便把書丟過一邊，也學那聖門高第，隱几而臥，才得睡着，便恍惚間出了書房，來到街頭，只見憧憧擾擾，眼前換了一番新世界。兩旁歧途曲巷中，有無數的車馬輻輳，冠蓋飛揚，人往人來，十分熱鬧。當中卻有一條無偏無倚的蕩平大路——這條路上，只有一個瘦骨銳頭，鬢髮根根上指的，在前面挺然直立的走了去。閒人一時正不知自己走那條路好，想要向前面那個問問修途，苦於自己在他背後，等閒望不着他的面目，就待一步一步一趨的趕上借問一聲，不想他愈走愈遠，那條路愈走愈高，眼前忽然一閃，不見了他，不知不覺竟走到雲端裏來了。沒奈何一個人踽踽涼涼站在雲端裏，一望才看出雲外那座天。原來雖說萬變萬應，卻也只得一縱一橫；縱裏看去，便是宗動天，日天，月天，水天，火天，金天，木天，土天，二十八宿天，共是九天，橫裏看去，便是無上天，四人天，忍利天，堅首天，持鬘天，常橋天，福生天，福受天，廣來天，大梵天，梵輔天，梵眾天，少光天，光音天，無量光天，少淨天，徧淨天，無量淨天，善見天，善現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無邊空處天，無邊識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天，非非想天，色究竟天，須欲摩天，兜率陀天，樂變化天，還有一座他化自在天，共是三十三天。他到的那個所在，正是他化自在天的天界。卻說這座天，乃是帝釋天尊，悅意夫人所掌，掌的是古往今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的後果前因。這日恰遇見天尊同了夫人升殿，那燕北閒人，便隱在一個僻靜去處，一同瞻仰。只見那天宮現彩，寶殿生雲，仙樂悠揚，香煙繚繞；左一行，排一層紫袍銀帶的仙官；右一行，列幾名翠袖霓裳的宮嬪；階下列着是白旛黃鏡，彩節朱旛，金盞銀盞，紫芝盞，映日飛揚，龍旗，鳳旗，月華旗，隨風招展；雕弓羽

箭，飛魚袋畫着飛魚，玉葦金根，刷象官穿着刷象，飛電馬，追風馬，跨上時電捲風馳，龍驤，虎賁，用着他龍拿虎跳，一個個一層層都齊臻臻，靜悄悄的分列兩邊，殿上龍案頭，設着文房四寶，旁邊擺着一個硃紅描金架子，架上插着四面硃紅繡旗，旗上分列着「忠孝節義」四個大字。一時仙樂數聲，書閣開處，左有金童，右有玉女，手提寶爐，焚着白檀紫降，引了那帝釋天尊，悅意夫人出來。那天尊頭戴攢珠嵌寶冕旒，身穿海晏河清龍袞，足登朱絲履，腰繫白玉鞵，那悅意夫人不消說，自然是日月龍鳳襖，山河地理裙了。身後一雙日月宮扇，煞擁着出來。那時許多星官神將，早排列在階下。只聽得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班。」只見班部叢中，閃出四位金冠朱繖的天官，各各手捧文冊一卷，上殿奏道：「今日有人問兒女英雄一樁公案，該當發落，請旨定奪。」早有殿上官官接過那文冊呈到龍案上，天尊閃目一看，降旨道：「這班兒發落他閻人世上，須得先叫他明白了前因後果，才免得怨天尤人。但是天機不可預洩，可將那天人寶鏡放在案前，叫他各人一照，然後發落。」值殿官領旨，早有一簇人擡過一座金鑲玉琢，鳳舞龍蟠的光明寶鏡來。寶鏡安頓完畢，天尊便把那架上的「忠孝節義」四面旗兒發下來，交付旁邊四個值殿官捧到階前，向空中只一展，但見憑空裏就現出許多人來。爲首的是個半老的儒者氣象，裝束得七品京堂樣子，同着一個半老婆婆，面上一團的慈祥忠厚。次後便是一個溫文儒雅的白面書生，又是兩個絕代女子——一個豔如桃李，凜若冰霜；一個裙布釵荆，端莊俏麗。還有一個朱纓花袞的長官，一個亦面白鬚的壯士；又是一個齋妝媳婦，兩雙中年老年夫妻，還有個六七分姿色的青衣侍婢。後面隨着許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蠢的俏的都俯伏在殿外。天尊發落道：「爾等此番入世，務要認定自己行藏，莫忘本來面目。可擡頭向天人寶鏡一照者。」衆人擡起頭來一看，只見那寶鏡裏，初照是各人的本來面目，又次後便見鏡裏大放光明，從那片光裏，現出許多離合悲歡，榮枯休咎的因緣來。大眾看了，也有喜的，也有怒的，也有哀的，也有樂的，這個揚眉吐氣，那個掩目垂頭，鼓舞一番，歎息一番。看够多時，只見那寶鏡中，金光一閃，結成一片祥雲瑞霧，現出「忠孝節義」四個大字。衆人看了一齊向上叩首，口中齊祝聖壽無疆。那殿頭官把旗兒一展，那些人依然憑空而去，愈走愈遠，墮入雲中，不見蹤影。悅意夫人向天尊道：「今日天尊的這番發落，可謂「歡喜慈悲」。只是這班忠臣孝子，義夫節婦，雖然各人因果不同，天尊何不大大施法力，暗中呵護，使他不離而合，不悲而歡，有榮無枯，有休無咎，也顯得天尊的造化，更可以培養無限天和。天尊意下何如？」天尊道：「夫人，你不見那後邊的許多人，便都是這班兒牽引的線索，護衛的爪牙。至於他各人到頭來的成敗，還要看他入世後怎

的個造因，才知他沒世時怎的個結果。況這氣數有個一定，就是天作的，也不過奉着氣運而行，又豈能合那氣運相扭？你我樂得高坐他化自在天，看這椿兒女英雄公案，霎時好耍子也！」悅意夫人道：「請問天尊要作到怎的個地步，才算得個兒女英雄？」天尊道：「這一兒女英雄」四個字，如今世上人，大半把他看成兩種人，兩椿事，誤把些使用氣力好勇鬪狠的，認作英雄，又把些調脂弄粉斷袖餘桃的，認作兒女，所以一開口便是某某英雄志短，兒女情長，某某兒女情薄，英雄氣壯，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就得兒女心腸，有了兒女真情，才作出英雄事業。譬如世上的人，立志要作個忠臣，這就是個英雄心，忠臣斷無不愛君的，愛君這便是個兒女心。立志要作個孝子，這就是個英雄心，孝子斷無不愛親的，愛親這便是個兒女心。至於「節義」兩個字，從君親推到兄弟夫婦朋友的相處，同此一心，理無二致，必是先有了這個心，才有古往今來的無數忠臣烈士的文死諫，武死戰，才有大舜的完廩浚井，秦伯的逃至荊，才有郊祁弟兄的問答，才有冀缺夫妻的相敬，才有漢光武，嚴子陵的忘形，這純是一團天理人情，沒有一毫矯揉造作，淺言之，不過英雄兒女常談，細按去，便是大聖大賢身分。但是要作到這個地步，卻也不容易。只我從開關以來，掌了這座天關，縱橫九萬里，上下五千年，求其兒女英雄，英雄兒女，一身兼備的，也只見得兩個。一個是上古女媧氏，只因他一時感動了一點兒女心，不忍見那青天缺陷，人面的不同，煉成三百六十五塊半五色石，補好了青天，便完成了浩劫，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的覆載，拈了一撮黃土，端正了人面，便畫一個黃會至西會，八萬六千四百年的人形，從兒女裏作出這番英雄事業來，所以世人才號他作神媒。一個是掌釋教的釋迦牟尼佛，只因他一時奮起一片英雄心，不許波斯匿國那些婆羅門們外道擾害眾生，妄干國事，自己割捨了儲君的尊嚴富貴，立地削髮出家，明心見性，修成個無聲無色，無臭無味，無觸無法的不壞金身，任那些外道邪魔，惹不動他一毫的煩惱憂思恐怖，把那些外道普化得皈依正道，波斯匿國國王才落得個國治身尊，波斯匿國眾生才落得個安居樂業。到後來父母同昇佛果，元配得證法華，善侶都轉法輪，子弟并登無上，從英雄上透出這種兒女心腸來，所以眾生都尊他爲大雄氏。此外三代以下，秦不足道也。講英雄第一個大略雄才的，莫如漢高祖。他當那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四海，全盛的時候，只小小一個泗上亭長，手提三尺劍，從芒碭斬蛇起義，便赤手創成了漢家四百年江山，似乎稱得起個英雄氣壯了。究竟稱不起，何也？暴秦無道，羣雄併起，逐鹿中原，那漢王與西楚霸王項羽，連合攻秦，約先入關者王之。漢王乘那項王燒咸陽，弑義帝，降子嬰，東蕩西馳的時候，早暗地裏間道入關，進位稱王。那項王是個力拔山氣蓋世的腳色，枉費一番氣力，如

何肯休？便把漢王的太公俘了去，舉火待烹，卻特特的着人知會他作個挾制。替漢王設想，此時正該重視太公，輕視天下，學那竊父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的故事。豈不是從兒女中作出來的一個英雄？即不然，也該低首下心，先保全了太公，然後布告天下，問罪與師，合項王大戰一場，成敗在所不計，也還不失爲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本色。怎生公然說：「我翁即而翁，而欲烹而翁，請分我一杯羹。」幸而項王無謀，被他這幾句話牢籠住了，不會作出來。儻然萬有一失，他果然謹遵台命，把太公烹了，分杯羹來，事將奈何？要說漢王料定項王有勇無謀，斷然不敢下手，兵不厭詐，即以君之矛，還置君之盾。那項王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漢王豈不深知？豈有以父子天親，這等賭氣鬪智的，所以禍不旋踵，天假呂后，變起家庭，趙王如意死在鴆毒，戚夫人慘極人處，以致孝惠不祿。這都因漢高祖沒有兒女真情，枉作了英雄事業，才遺笑千古英雄。再要講到兒女一個情深義重的，莫如唐明皇爲了一個楊貴妃，焚香密誓，私語告天，道是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這番恩愛，似乎算得是個兒女情長了。究竟算不得，何也？當元宗天寶改元以後，把個楊貴妃寵得佚蕩驕縱，韓薄不修，那楊貴妃的來歷，倒也不消提起，致傷忠厚。獨怪他既有個梅妃，又想着楊妃，及至得了楊妃，便棄了梅妃，又不能終棄梅妃，以至惹下楊妃。自己左右的兩個人，尙且調停不下，又丟下六宮佳麗，私通三國夫人，除了選色徵歌之外，一概付之不聞不問，任着那五王交橫，奸相當權，激反胡奴，漁陽兵起。他卻有賊不討，轉把個不穩的天下，丟開不問，帶上個受累的貴妃，避禍而行；及至弄到兵變馬嵬，六軍抗命，卻又束手無策，不知究奸相，貞驕帥，斬驕兵，眼睜睜的着着人，把個平日愛如性命的個賣良，活活逼死，弄壞在彼。七月七日長生殿的話，豈忘之乎？況且春秋通例，法在誅心。安祿山之來，爲楊貴妃而來，不是合唐家有甚的不共戴天之仇；唐明皇之走，也明知安祿山爲着楊貴妃而來，合唐家沒甚不共戴天之仇，所以才不辭蜀道艱難，護着貴妃遠避。及至貴妃既死，還瞻顧何來？自然就該王赫斯怒，撥轉馬頭，誡安祿山之首，懸之太白，也還博得個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給天下兒女子吐一口氣。何以又三郎當，三郎當，三郎當，愈走愈遠，固無怪肅宗即位靈武，不候成命，日後的南內西內，左遷右遷，父子之間，愈爲弄出一番不好處的局面來。就使楊貴妃以有限歡娛，無多受享，也使他落了一生笑柄，萬古羞名，這都因唐明皇沒有英雄之兒女情腸，才哭壞世間兒女可見「英雄兒女」四個字，除了神媒大雄之外，一個有名的大度赤帝子，風流李二郎，尙且消受不得，勉力不來，怎的能向平等衆生身上去全責備？方今正值天上日午中天，人間堯舜在上，仁風化雨所被，不知將來成全得多少兒女英雄，正好發落這班兒入世，作一場兒女英雄公案，成一篇人情

天理文章，點綴太平盛事。這便是今日繡旗齊展，寶鏡高懸，發落這樁公案的本意也。」悅意夫人聽了，一一領會，一切天人，皆大歡喜。祇見天尊把龍袖一擺，殿頭官才喝得聲退班，那燕北閒人耳輪中，祇聽得一片喧嘩，喊道：「捉捉捉！」隨着便是地拆山崩的一聲響亮，嚇得他一步踏空雲腳，一個立足不穩，早從雲端裏落將下來。一跤跌醒，卻是一場大夢。睜開眼來看看，但見院子裏一班逃學的孩子，正在那裏捉迷藏耍子，口裏祇嚷道：「捉捉捉！」面前卻立着他同硯的一個新安舉生，手裏拿着一方戒尺，拍的那桌子亂響，笑嘻嘻的叫道：「醒來醒來！清天白日，卻怎的這等酣睡？」他道：「我正夢着一段新奇文章，不曾聽得完，卻被你們這般人來打斷了。」說着，便把他夢中所聞所見，雲端裏的情節，詳細告訴了那舉生一遍。舉生道：「先生不在館，你看他大，家在那裏捉迷藏，捉得好不熱鬧，我正要拉你去一同頑耍，你倒捉住我說這雲端裏的夢話。快來捉迷藏去。」說着，拉了他便走，那閒人也就信步隨了他去。一時早把夢中的話忘了一半。不因他這番一個迷藏一捉，一生也不會作得一得好夢，祇着了半世昏迷，迷而不覺，也就變成不可朽也的一堵糞土之牆，不可雕也的一塊朽木，便落得作了個燕北閒人。列公！牢記話頭：祇此正是那個燕北閒人的來歷，併他所以作那部正法眼藏五十三參的原由，便是吾了翁重訂這部兒女英雄傳評話的緣起。這正是：

雲外人傳雲外事，夢中話與夢中聽。
要知這部書傳的是班甚麼人，這班人作的是樁甚麼事，怎的個人情天理，又怎的個兒女英雄，這回書才得是全部的一個楔子，但請參觀，便見分曉。

第一回 隱西山閉門課驥子 捷南宮垂老占龍頭

兒女英雄傳的大意，都在緣起首回交代明白，不再重敘。這部書究竟傳的是些甚麼事，一班甚麼人，出在那朝那代，列公靜聽，聽說書的慢慢道來。這部書近不說殘唐五代，遠不講漢魏六朝，就是我朝大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一樁公案。我們清朝的制度，不比前代，龍飛東海，建都燕京，萬水朝宗，一統天下，就這座京城地面，聚會着天下無數的人才，真個是冠蓋飛揚，車馬輻輳，與國同休的，先數近支遠派的宗宰覺羅，再就是隨龍進關的滿州蒙古漢軍八旗，內務府三旗，連上那十七省的文武大小漢官，何止千門萬戶，說不盡的九天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這都不在話下。如今單講那正黃旗漢軍，有一家人家。這家姓安，是個

漢軍世族舊家。這位安老爺，本是弟兄兩個，大哥早年去世，止剩他一人，雙名學海，表字水心，人都稱他安二老爺。論他的祖上，也會跟着太汗老爺征過高麗，平過察哈爾，仗着汗馬功勞上頭，擢了一個世職，進關以後，累代相傳，京官外任都做過。到了這安二老爺身上，世職襲次完結，便靠着讀書上進，所喜他天性高明，又肯留心學業，因此上見識廣有，學問超羣，二十歲上就進學中舉。怎奈他文齊福不至，會試了幾次，任憑是篇篇錦繡，字字珠璣，會不上一名進士！到了四十歲開外，還依然是個老孝廉。儒人修氏，也是漢軍世家的一個閨秀，性情賢慧，相貌端莊，針黹女工不用講，就那操持家務，支應門庭，真算得起安老爺的一位賢內助。祇是他家人丁不旺，——安老爺夫妻二位，子息又遲，孀人以前生過幾胎，都不曾存下，直到三十以後，才得了一位公子。這公子生得天庭飽滿，地角方圓，伶俐聰明，粉妝玉琢，安老爺、修孀人十分疼愛，因他生得白淨，乳名兒就叫作玉格，單名一個「驥」字，表字千里，別號龍媒，也不過望他將來如「天馬雲龍，高飛遠走」的意思。小的時候，關煞花苗都過，交了五歲，安老爺就叫他認字號兒，寫順硃兒，十三歲上，就把四書五經念完，開筆作文章作詩，都粗粗的通順。安老爺自是喜歡，過了兩年，正逢科考，就替他送了名字，接着院考，竟中了個本旗批首。安老爺、安太太的喜歡，自不必說。連日忙着叫他去拜老師，會同案，謁官拜客，諸事已畢，就埋頭作起舉業的工夫來。那時候公子的身量，也漸漸長成，出落得目秀眉清，溫文儒雅，祇因養活得尊貴，還是乳母丫鬟圍隨着服侍。慢說外頭的戲館飯莊，東西兩廟，不肯教他混跑，就連自己的大門，也從不曾無故的出去站站望望；偶然到親戚一家兒走走，也是裏頭嬖嬖媽，外頭嬖嬖爹的跟着。因此上把個小爺養活得十分膈腆，聽見人說句外話，他都不懂，再見人舉動野蠻些，言談粗魯些，他便有氣，說是下流沒出息，就連見個外來的生眼些的婦女，也就會臊的小臉兒通紅，竟比個女孩兒來得還尊重。那安老爺家的日子，雖比不得在先老輩手裏的寬裕，也還有祖遺幾處房莊，幾戶家人，雖然安老爺不善經理家計，仗着這位太太的操持，也還可以勉強安穩度日。他家的舊宅子，本在後門東不壓橋地方，原是祖上蒙恩賞的賜第，內外也有百十間房子。自從安老爺的老太爺手裏，因晚年好靜，更兼家裏人口稀少，住不了許多房間，又不肯輕棄祖業，倒把房子讓給遠房幾家人來住，留了兩戶家人隨同看守，爲的是房子既不空落，那些窮苦本家人等，也得省些房租。他自家卻搬到墳園下去居住。他家這墳園又與別家不同，就在靠近西山一帶，這地方叫作雙鳳村。——相傳說從前有人見兩隻彩鳳，落在這地方山頭上，百鳥圍隨，因此上得了這個村名。——這地原是安家的老園地，到了安老爺的老太爺手裏，就在這地裏踏了一塊吉地，作了墳園，蓋了陰陽

兩宅，又在東南上，蓋了一座小小莊子；雖然算不得大園庭，那亭臺樓閣，樹木山石，卻也點綴結構得幽雅不俗。附近又有幾座名山大剎，圍着莊子，都是自己的田園佃戶，承種交租。那安老爺的老太爺，臨終遺言，曾囑咐安老爺說：「我平生在此養靜，一片心神，都在這個地方。將來我百年以後，不但墳園立在這裏，連祠堂也要立在這裏。一則，我們的宗祠裏本來沒有地方了；二則，這園子北面，土山以後，界牆以前，正有一塊空地，你就在這地方正中，給我蓋起三間小小祠堂，立主供奉。你們既可以就近照應，便是將來的子孫，有命作官固好；不然，守着這點地方，也還可以耕種讀書，不至凍餓。」後來安老爺便謹遵父命，一一的照辦。此是前話不提。傳到安老爺手裏，這位老爺，天性本就恬淡，更兼功名蹭蹬，未免有些意懶心灰。就守定了這座莊園，課子讀書；自己也理舊業。又有幾家親友子弟，因他的學問高深，都送文章請他批評改正。一天，卻也沒些空閒，偶然閒來，不過飲酒看花，消遣歲月。等閒不肯進城。安太太又是個勤儉當家的人，每日帶了僕婦侍婢，料理針線，調停米鹽。公子更是早晚用功，指望一舉成名，不干外事。外頭祇有幾個老成家人，支應門戶。又有公子的一個嬖妾，這人姓華名忠，年紀五十歲光景，一生耿直，赤膽忠心。不但在公子身上十分盡心，就連安老爺的一應大小家事，但是交給他的，他無不盡心竭力，一草一木都不肯踏蹋，真算得奶公子裏的一個聖人。因此老爺，太太格外加恩待他，不肯當一個尋常奶公子看待。這安老爺家，通共算起來，內外上下，也有二三十口人，雖然算不得簪纓門第，鐘鼎人家，卻倒過得親親熱熱，安安靜靜，與人無患，與世無爭，也算得個人人生樂境了。這年正逢會試大比之年。新年下安老爺，安太太，把家中年事一過，便帶了公子進城，拜過宗祠，到至親本家幾處，拜望了拜望，仍舊回家，匆匆的過了燈節。那太太便將安老爺下場的考籃，號籠，裝吃食的口袋盒子，衣帽等物打點出來。安老爺一見便問說：「太太，你此時忙忙着打點這些東西作甚麼？」太太說：「這離三月裏也快了。拿出來看看，該洗的縫的，添的置的，早些收拾停當了，免得臨時忙亂。」那安老爺拈着幾根小鬍子兒，含笑說：「太太，你難道還指望我去考試不成？你算我自十二歲上中舉，如今將近五十歲，也考了三十年了，頭髮都白了。功名有福，文字無緣，也可以不必再作此癡想。況你如今有了玉格，這個孩子，看去還可以望他成人，倒不如留我這點精神心血用在他身上，把他成就起來，倒是正理。太太，你道如何？」太太還沒及答話，公子正在那裏檢點那些考具的東西，聽見老爺的話，便過來規規矩矩，慢條斯理的說道：「這話還得請父親斟酌。要論父親的品行學業，慢道中一個進士，就便進那座翰林院，坐那間內閣大堂，也不是甚麼難事。但是功名遲早，自有一定，天生應吃的苦也要吃的。就算父親無意功名，

也要把這進士中了，才算得作完了讀書的一件大事。」安老爺聽了，笑了一笑，說道：「孩子話！」那太太，便在傍說道：「老爺，玉格這話很是，這也是這個意思。這些話我心裏也有，就是不能像他說的這麼文謔謔的。老爺竟是依他的話，打起高興來。管他呢？中了好極了，就算是中，再白辛苦這一輪，也不要緊，也是嘗過的滋味兒罷咧！」——列公，這科甲功名的一途，與異路功名，卻是大不相同。這是件合天下人，較學問見經濟的勾當，從古至今，也不知牢籠了多少英雄，埋沒了多少才學，所以這些人寧可考到老，不得這個「中」字，此心不死。」安老爺用了半生的心血，難道果真就肯半途而廢不成？原是見了這些考具，一時的牢騷話。及至聽見公子小小年紀，說了這一番大道理，心中暗暗歡喜，又恐怕小人兒高興，祇得笑着說是小孩子話。及至太太又加上一番相勸，不覺得就鼓起高興來，說道：「既然如此，就依你們娘兒們的話。左右是家裏白坐着，再走這一輪就是了。」說着，看看到了三月初間，太太把老爺的衣箱鋪蓋，吃食等件，打點清楚；公子也忙着揀筆墨，洗硯臺，包草稿紙，諸事停當，這安老爺便坐車進城，也不和小寓，就在自己家裏住下。這房子，斷說有幾家本家住着，正睡兒沒估，原備安老爺、太太、公子，有事進城住的，平日自有留下的家人看守。這家人們知道老爺回家，前幾天就收拾鋪設，掃地焚香的預備停妥。到了三月初六日，太太打發公子帶了隨使家丁，跟隨老爺進城，進場出場，又按着日子，打發家人接送，預備酒飯，打點吃食，公子也來請安問候，都不必細說。三場已畢，這老爺出場也不回家，從場門口坐上車，便一直的回莊園來。太太、公子接着問好請安，預備酒飯，問了一番場裏光景。一時飯罷，公子收拾筆硯，便存卷袋裏找那三場的文章草稿，尋了半日，祇尋不着，便來問安老爺說：「文章稿子，放在那裏了？」等我把頭場的詩文抄出來，好預備着親友們要看。」安老爺說：「我三場都沒存稿子。這些事情也實在作膩了。便有人要看，也不過加上幾句密陶，寫上幾句通套批語，贊揚一番，說這次必要高中了；究竟到了出榜，還是個依然故我，也無味的很。所以我今年沒有稿子，不但不必抄給人看，連你也不必看。這一出場，我就算中了。」說畢，拈鬚而笑。公子聽了無法，祇得罷了。日月迅速，轉眼就是四月。到了放榜的頭一天晚上，這太太弄了幾樣菓子酒菜，預備老爺候榜，好聽那高中的喜信。安老爺坐下，就笑着說道：「這大概是等榜的意思了。聽我告訴你們外頭，祇知道是明日出榜，其實場裏今日早半天，就拆彌封，填起榜來了。規矩是拆一名，唱一名，填一名。就有那班會想錢的人，從門縫兒裏傳出信來，外頭報喜的接着分頭去報。如今到了這時候不見動靜，大約早報完了，不必再等。你們就弄了這些吃的，我樂得吃個河涸海乾睡覺。」說着，吃了幾杯悶酒，又說了會閒話，真個就倒頭酣呼大睡。那太太同

公子並內外家人，不肯就睡，還在那裏左盼右盼，看看等到亮鐘以後無信，大家也覺得是無望了，又乏又困，興致索然，祇得打點要睡。上房將在關了房門，忽聽得大門打得三響，一片人聲，報說：「頭二三，報報安老爺中了第三名進士。」——列公你道安老爺既中得這樣高，爲甚麼直到此時才報原來填榜的規矩，從第六名填起，前五名叫作五魁，直等把榜填完，就是半夜的光景了，然後倒填五魁。到了填五魁的時候，那場裏辦場的委員，以至書吏衙役，廚子火夫，都許買幾斤蠟燭，用釘子釘的大木盤，插着托在手裏，輪流圍繞，照耀如同白晝，叫作鬧五魁。那點過的蠟燭，拿出來送人，還算一件取吉利的人情禮物。因此上填到安老爺的名字，已是四更天的光景。那報喜的誰不想，這個五魁的頭報，一得了信，便隨着起早下圓明園的車馬，從西直門連夜飛奔而來，所以到這裏還沒亮開話休提。——這太太因等不見喜信，正在卸妝要睡，聽得外面喧嚷，忙叫人開了房門，出去打聽。那門上的家人，早把報條接了進來，給老爺太太，公子叩喜。這一番吵吵得安老爺也醒了，連忙披衣起來。公子早上報條，看了滿心歡喜，一時想起來自己半生辛苦，黃卷青燈，直到鬚髮蒼然，才得了這樁心願，不覺喜極生悲，倒落了幾點淚。太太倒覺心中頗有所感，忍淚含笑勸解說：「老爺，這正該歡喜。怎麼倒傷起心來呢？」定了一會，大家才笑逐顏開，滿臉堆下笑來。公子便去打點收拾，本拜帖職名，以及拜見老師的贊見門包，封套。家人們在外邊開發喜錢。緊接着就有內城各家親友看了榜，先遣人來道喜。把位安太太忙得頭臉也不會好生梳洗得，正是一人逢喜事精神爽，「乏也忘了，困也沒了，忙忙的帶着丫鬟僕婦，一面打點帽子衣服，又去平兌銀兩，找紅氈，拿拜匣。所喜都是自己平日勤謹的好處，一件一件的預先弄妥，還不費事。安老爺看看太太忙得連袋煙也沒工夫吃，便說道：「太太不必忙，今日沒事，有一天的工夫呢！我後半天進城不遲，歇歇再收拾罷。」說着自己梳洗已畢，忙穿好了衣服，先設了香案，在天地前上香磕頭，又到佛堂祠堂行過了禮，然後內外家人都來叩喜。這些情節，都不必細講。安老爺一面料理了些自己隨手用的東西，便催着早些吃飯。吃飯中間，公子便說：「雖然多辛苦了幾次，如今卻高高的中了個第三，可謂「上天不負苦心文章自有定論。」將來殿試那一甲一名，雖不敢必，也中個第三就好了。」安老爺說道：「這又是孩子話了。那一甲三名的「狀元」，「榜眼」，「探花」，咱們旗人是沒分的，也不是旗人必不配點那「狀元」，「榜眼」，「探花」，本朝的定例，覺得旗人可以吃錢糧，可以考繙譯，可以挑待衛，官途比漢人寬些，所以把這一甲三名，留給天下的讀書人大家巴結去。這是本朝珍重名器，培植人材的意思。況且「探花」兩個字，你可知道他怎麼講？那「狀元」自然要選一個才貌品學四項兼備

的，不用講了。就是「探花」，也須得個美少年去配他，爲的是瓊林宴的這一天，叫他去折取杏花，大家簪在頭上，作一段瓊林佳話——這是唐代的故事。你看我雖然不至於老邁不堪，也是望五的人了。世上那有這樣白頭蹀躞的「探花」！豈不被杏花笑人果然那樣，那不叫作「探花」，倒叫作笑話兒了。」公子道：「便不得「探花」，「翰林」也是穩的。」老爺說：「那又不然。在常情論，那名心重的，自然想點個翰林院的庶常，利心重的，自然想作個榜下知縣，有才氣的，自然想用分部主事，到了中書，就不大有人想了——歸班更不必講。我的見識卻與人不同。我第一怕的是知縣，不拿出天良來作，我心裏過不去，拿出天良來做，世間上行不去，那一條路兒，可斷斷走不得。至於那入金馬，登玉堂，是少年朋友的事業，我過了景了。就便用個部屬作呢，還作得來。但是這個年紀，還靴筒兒裏掖着一把子稿，滿道四處去找堂官，也就露着無趣。我倒想用個冰冷中書，三年分內外用……難道我還就外用不成？那時一紙呈兒，掛冠林下，倒是一樁樂事！不然，索性歸了班，十年後才選得着。且不問這十年後如何，就這十年裏，我便課子讀書，成就出一個兒子來，也算不虛度此生了。」公子自是不敢答言。安太太聽了說道：「老爺也忒慮得遠，我只說萬事都是盡人事，聽天命，自有個一定。」老爺說：「太太這話卻倒不錯。」說話間，一時吃罷了飯，便有幾家拜從看文章的門生，學生，趕來道喜。人來人往，應酬了一番，那天就不早了。安老爺才得進城，到了住宅，早有部裏長班送信，告知老爺中有第幾房，並房帥的官銜姓名科分住處。從次日起，便去拜房帥，拜座師，認前輩，會同年，會同門，公請老師，赴老師請，刻齒錄，刻硃卷。那房帥，座師，見了都說：「一見你這本卷子，便知爲老手宿儒，晚成大器。如今果然，可見文有定評。」說着，十分歡賞。這安老爺一連忙了數日，不會得閒，直等謝恩領宴，諸事完畢，才得略略安靜。五十歲的老頭兒，也得伏案埋頭，作起楷來。轉眼覆試考期已過，緊接着殿試。那老爺的策文，雖比不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卻頗頗的有些經濟議論，與那抄策料，填對句的不同。那些同年見了，都道定入高選。怎奈老爺是個走方步的人，凡那些送字樣子，送詩篇兒這些門路，都不曉得去作；自己又年屆五旬，那殿試卷子，作的雖然議論恢宏，寫的卻不能精神飽滿，因此上點了一個三甲。及至引見，到了老爺這排，奏完履歷，聖人望下一看，見他正是服官從政的年紀，臉上一團正氣，胸中自然是一片至誠；這要作一個地方官，斷無不愛惜民命的理，就在排單裏，「安學海」三個字頭上，點了一個硃點，用了榜下知縣。少時引見一散，傳下這旨意來。安老爺一聽，心裏想道：「完了，正是我怕走的一條路，恰恰的走到這條路上來。」登時倒抽了一口氣，涼了半截，心裏的那番懊惱，不但後悔此番不該會試，一直悔到當年不該讀書；在人羣兒裏，

險些兒不會哭了出來，便有一班少年新進，湊來攜手作賀。有的說：『班生此去，何異登仙！』又有的說：『當年是擁書權拜小諸侯，而今真個百甲侯矣。』又有一班外行朋友說是：『這榜下即用，是老虎班，一到就補好缺的。』又有的說：『在京的和尚，出外的官，這就得了。』一面就搭汕着薦幕友，薦長隨。落後還是幾位老師，認真關切，走來問道：『外用了不必介意，文章政事，都是報國。況這官途如海，那有一定的，且回去歇歇再談罷。』這老爺也祇得一一的應酬一番。又有那些拜從看文章的門生，跟着送引見。見老爺走了這途，轉覺得依依不捨。安老爺從上頭下來，應酬了大家幾句，回到下處吃了點東西，向應到的幾處，勉強轉了一轉，使回莊園上來。那時早有報子報知，家人們聽見老爺得了外任，個個喜出望外。只有太太合公子，見老爺進門來，愁眉不展，面帶憂容，使知是因爲外用的原故。一時且不好安慰，倒提着精神，談了些沒要緊的閒話。老爺也強爲歡笑，說：『鬧了這許多天了，實在也乏了。且讓我歇一歇兒，慢慢的再計議罷。』誰想有了年紀的人，外面受了這一向的辛苦勞碌，心裏又加上這一番的煩惱憂思，次日便覺得有些鼻塞聲重，胸悶頭暈，懨懨的就成了一個外感內傷的病。安太太急急的請醫調治，好容易出了汗，寒熱往來，又轉了瘧疾，瘧疾才止，又得了秋後痢疾，無法只得在吏部遞了呈子，告假養病，每日的醫不離門，藥不離口，把個安太太急得燒身安，起居如舊。依安老爺的心裏，早就打了個再不出山的主意了。怎奈那些關切一邊的師友親戚骨肉，都以天恩祖德，報國勤民的大義勸勉，老爺又是位循規蹈矩，聽天任命，不肯苟且的人，只得呈報銷假投供。可巧正遇着南河高家堰，一帶黃河決口，俗語說：『倒了高家堰，淮揚不見面。』這一個水災，也不知傷了多少民田民命。地方大吏飛章入奏請帑，並請揀發知縣十二員，到工差遣委用。這一下子又把這老爺，打在候補候選的裏頭挑上了。——列公安老爺這樣一個有經濟有學問的人，難道連一個知縣作不來，何至於就愁病交加，到這步田地，有個原故。——只因這老爺的天性恬淡，見識高明，廣讀詩書，閱盡世態，見世上那些州縣官兒，不知感化民風，不知愛惜民命，講得是走動聲氣，好弄銀錢，巴結上司，好謀升轉。甚麼叫錢穀刑名，一概委之幕友官稅家丁書吏，不去過問，且圖一個旗纓傘扇的豪華，酒肉牌攤的樂事。就使有等稍知自愛的，又苦於衆人皆醉，不容一人獨醒；得了百姓的心，又不能合上司的式，動輒不足給他加上個難膺民社，就是給他加上個不甚相宜，輕輕的就踹掉了，依然有始無終，求榮反辱。因此上自己一中進士，就把這知縣看作了一個長途，如今索性挑了個河工。這河工更是個有名的虛報工段，仗

冒錢糧，逢迎奔走，吃喝攪擾的地方，比地方官尤其難作！自己一想：『可見宦海無定，食路有方，天命早已安排在那裏了。倒不如聽天由命的闖着作去，或者就這條路上，立起一番事業，上不負國恩，下不負所學，也未可知。』老爺存了這個念頭，倒打起精神，次第的過堂引見，拜客辭行。一應瑣屑事情，都已完畢，才回到莊園，略歇息了歇息，便有那些家人回說：『欽限緊急，請示商量，怎的起行。』那些家人也有說，該坐長船的；也有說該走旱路的；也有說行李另走的；也有說家眷同行的。安老爺說：『你們大家且不必議論紛紛，我早有了一個牢不可破的主見在此。』這正是：

得意人逢失意事，一番歡喜一番愁。

要知那安老爺此番起行赴任，怎的個主見？下回書交代。

第二回 沐皇恩特授河工令 忤大憲冤陷縣監牢

這回書緊接前回，講的是那安老爺揀發了河工知縣，把外面的公私料理，應酬已畢，便在家打點起上路的事來。這日飯罷無事，想要先把家務交代一番，因傳進了家中幾個中用些的家人——內中也有積俗些的，也有糊塗些的，誰不想獻個殷勤，討老爺喜歡，好圖一個門印的重用。那知老爺早打了個僱來回車的主意，使開口先望着太太說道：『太太，如今咱們要作外任了，我意思此番到外任去，慢講補缺的話，就是候補知縣，也不知天准我作，不准我作，還不知可准我作，不准我作。』說到這裏，大家就先怔了一怔，太太只得答應了一聲。又聽老爺往下說道：『我是怕作外官，太太是知道的。此番偏偏的走了這條路，在官場上講，實在是天恩，我有個不感激報効的嗎？但是我的素性，是個拘泥人，不喜繁華，不善應酬，到了經手錢糧的事，恐免怕。如今到外頭去作官，自然非家居可比，也得學些圓通；但那圓通得來的地方好說，到了圓通不來，我還只得是笨作——行得去，行不去，我可就不知道了。所以我的主意打算，暫且不帶家眷，我一個人帶上幾個家人，輕騎簡從的先去看路數。如果處得下去，到了明秋，我再打發人來接家眷，不遲家裏的事，向來我就不大管，都是太太操心，不用我囑咐。我的盤纏現有的儘可敷衍，也不用打算。我所慮者，家裏雖有兩個可靠的家人，實在懂事的少，玉格又年輕，萬一有個緊要些的事兒，以至寄家信，帶東西，這些事情，我都託了烏明阿烏老大了。他雖合咱們滿洲漢軍隔旗，卻是我第一個得意門生，他待我也實在親熱。那個人將來不可限量，太太白看

着幾天兒就上去了。我起身後，他必常來，來時太太總見他，玉格也可合他時常親近，那是個正經人。此外第一件心事，明年八月鄉試，玉格務必教他去觀觀場。」因向公子說：「你的文章，我已經託莫友上先生，合吳侍郎給你批閱。可按期取了題目來，作了，分頭送去。」公子一一答應。說到這裏，太太才要說話，只見老爺又說道：「哦！還有件事。前日我在上頭遇見咱們旗人卜德成——卜三爺——趕着給玉格提親。」太太聽見有人給公子提親，連忙問道：「說得是誰家？」老爺道：「太太不必忙着問。這門親不好作，大約太太也未必願意，他說的是隆府上的姑娘。你算我家，雖不是查不出號兒來的人家，現在通共就是我這樣一個七品大員，無端的去合這等闊人家兒去作親家，已經不必，況且我打聽得姑娘脾氣驕縱，相貌也很平常。我走後，儻然他再託人說，就回復說我沒留下，話就是了。至於玉格今年才十七歲，這事也還不忙。我的意思，總等他進一步，功名成就，才替他提親呢。」太太說：「這家子聽了去，敢是不大合式。拿我們這麼一個好孩子，再要中了，也不怕沒那富家豪門找上門來，祇怕兩三家子趕着提來，還定不得呢！」老爺說：「倒也不在乎富家豪門，祇要得個相貌端正，性情賢慧，持得家，吃得苦的孩子，那怕他是南山裏北邨裏都使得。」太太說：「教老爺說的真個的！我們孩子，怎麼了就要個南山裏北邨裏的？這時候且說不到這些事。倒是老爺才說的一個人兒先去的話，還得商量商量。老爺雖說是能吃苦，也五十歲的人了，況且又是一場大病才好。平日這幾個丫頭們服侍，老婆子們伺候，我還怕他們不能趕到，都得我自己調停，如今就靠這幾個小子們，如何使得呢？再說萬一得了缺，或者署事有了衙門，老爺難道天天在家不成？別的慢講，這印是個要緊的衙門裏，要不分出個內外來，斷乎使不得。」老爺自思想：「老爺說：『何嘗不是呢！我也不是沒慮到這裏。但是玉格此番鄉試，是斷不能不留京的，既留下他，不能不留下太太照管他。這是相因而至的事情，可有甚麼法兒呢？』」那公子在一旁，正因父親無法不起身赴官，自己無法不留京鄉試，父子叮一番離別，心裏十分難過。或以父親的身子年紀講，沿路的風霜，異鄉水土，沒個着己的人照料，也真不放心。如今又聽父母的這番為難，是因自己起見，他便說道：「我有一句糊塗話不敢說，只怕父母不准。據我的糊塗見識，請父母只管回去，把我留在家裏。」老爺大大還沒等說完，齊說道：「那如何使得？」公子說：「請聽我回明白了。要講應酬世務，料理當家，我自然不中用；但我向來的膽兒小不出頭，受父母的教導，不敢胡行亂走的這層，還可以自信。至於外邊的事，現在已經安頓妥當了，家裏再留下兩個中用些家人，支應門戶，我不過查查問問，便一意的用起功來，等鄉試之後，中與不中，就趕緊起身，隨後趕了去，也不過半年多的光景。一舉兩得，不知

「可使得使不得？」太太聽了，只是搖頭；老爺也似乎不以為可。但是左想右想，總想不出個道理來。還是老爺明決，料着自己一人前去有多少不便，大家彼此都不放心，聽了公子的這番話，想了一想，便對太太道：「玉格這番話，雖然的是孩子話，卻也有些兒見識。我一個人去，你們娘兒兩個都不放心。太太既同去，太太便沒有甚麼不放心的了。有了太太同去，玉格又沒甚麼不放心的了，可又添上了個玉格在家，我同太太的不放心。這本是椿天生不能兩全的事，譬如咱們早在外任，如今從外任打發他進京鄉試，難道我合太太還能跟着他不成？況且他也這樣大了，歷練歷練也好。他既有這志向，祇好就照他這話說定了罷。太太想着怎樣？」那太太聽了，自然是左右為難，但事到其間，實在無法，便向老爺說道：「老爺見的自然不錯，就這樣定規了罷。但是老爺前日不是說帶了華忠去的麼？如今既是這樣說定了，把華忠給玉格留下，那個老爺子也勤謹，也嘴碎，跟着他裏裏外外的又放一點兒心。」老爺連說：「有理，我要帶了華忠同去，原爲他張羅張羅我的洗洗汕汕這些零星事情，看個屋子。如今把他留下，就該派戴勤去也使得。戴勤手裏的事，有宋官兒也照過來了。」當日計議已定，便連日的派定家人，收拾行李。安老爺一面又把自己從前拜從過一位業師跟前的世弟兄——程師爺——請來留在家中照料公子溫習學業，幫着支應外客。那程師爺單名一個「式」字，他也有個兒子名叫程代弼，雖不能文，卻寫得一筆好字，便求安老爺帶去，不計修金，幫着寫寫來往書信。外邊去的是門上家人晉升，甄押家人葉通，料理家務家人梁材，還有戴勤並華忠的兒子隨緣兒，大小跟班的三四個人，外薦長隨兩三個人，以至廚子火夫人等，內裏帶的是晉升家的，梁材家的，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這隨緣兒媳婦，是戴勤的孩兒——並其餘的婆子丫鬢，共有二十餘人。老爺一輛太平車，太太一輛河南棚車，其餘家人都是半裝半坐的大車。諸事安排已畢，這老爺太太辭過親友，拜別祠堂，便擇了個長行吉日，帶領裏外一行人等，起身南下。這日公子送到普濟堂，老爺便不教往下再送。當下爺兒娘們依依不捨，公子只是垂淚，太太也是千叮萬囑，沾眼抹淚的說個不了。老爺便忍着淚說道：「幾天離別，轉眼使得聚會，何必如此！」說着，又囑咐了公子幾句安靜度日，奮勉讀書的話，竟自合太太各各上車去了。公子送了老命，太太動身，眼望着那車去得遠了，在那裏獸獸的呆望。那老爺太太在車上，也不由得幾次的回頭遠望，只是戀戀不捨。這正是古人說的：「世上傷心無限事，最難死別與生離。」這公子一直等到了車輛人馬都已走了，又讓那些送行的親友先行，然後才帶華忠並一應家人回到莊園。真個的，他就一納頭的杜門不出，每日攻書，按期作文起來——這且不表。且說那安老爺回了家眷，自普濟堂長行，當日住

了常新店，沿路無非是曉行夜住，渴飲饑餐。不到一日，到了王家營子，渡過黃河，便到南河河道總督駐紮的所在，正是淮安地方。早有本地長班，預先給找下公館，沿河接見。上下一行人便搬運行李，暫在公館住下。安老爺草草的安頓已畢，便去拜過首縣山陽縣各廳同寅，見過府道。然後才上院投遞手本，稟到稟見。那河臺本是個從河工佐雜微員出身，靠那逢迎鑽幹的上頭，弄了幾個月錢，卻又把皇上家的有用錢糧，作了他致送當道的進身獻納，不上幾年，就巴結到河工道員，又加他在工多年，講到那些裏頭「挑壩」、「下掃」、「加隄」的工程，怎樣購料，怎樣作工，怎樣省事，怎樣賺錢，那一件也瞞他不過，因此上歷署兩河事務，就得了南河河道總督。待人傲慢驕奢，居心伎刻陰險，那時同安老爺一班兒揀發的十二人，早有一大半各自找了門路，要了書信，先趕到河工，爲的是好搶着鑽營個差委。及至安老爺到來，投遞了手本，河臺看了，便覺他怠慢來遲。又見京中不會有一個當道大老寫信前來託照應他，便疑心安老爺仗着是個世家旗人，有心傲上，隨吩咐說：「教他等見官的日子，隨衆參見。」安老爺是坦白正路人，那裏留心這些事！一般也隨衆打點些京裏的土儀，給河臺送去；及至送到院上，巡捕傳了進去，交給門上。那門上家人看了看禮單，見上面寫着，不過是些京靴、縉紳、杏仁、冬菜等件，便向巡捕官發話道：「這個官兒來得古怪呀！你在这院上當巡捕，也不是一年咧，大凡到工的官兒們送禮，誰不是綉繡呢羽，綢緞皮張，還有玉玩、金器、朝珠、洋表，的怎麼這位爺送起這個來了？還是河員送禮，還是看墳的打抽豐來了？這不是攪嗎？沒法兒也得給他回上去。」說着，回了進去，又從中說了些懈怠話。那河臺心裏，更覺得是安老爺瞧他不起，又加上了三分不受用。當時吩咐出來，說：「大人向不收禮。這樣的費心費事，教安老爺留着送人罷。」次日正是見官日子，安老爺也隨衆投了手本。少時傳見，那河臺先算定了安老爺是個不通世路沒有能幹的人，及至見面遞上履歷，才知這老爺是由進上出身。又見他舉止安詳，言詞慷慨，心裏說：「這入既如此通達諳練，豈有連個送禮的輕重過節兒，他也不明白的理？這分明看我是佐雜出身，他自己又是兩榜，輕慢我的意思，倒得先拿他一拿。」因又動了個忌才之意，淡淡的問了幾句話，就起身讓走送出來了。那安老爺也祇道新官見面之常，不過如此，也不在意。從此就在淮安地方候補聽差，除了三上院，朔望行香，倒也落得安閒無事。安老爺本是個雅量，遇着那些同寅宴會，卻也去走走，但是一有了歌兒舞女，再遇見打牌搖攤，可就弄不來了。久之，那些同寅，也覺得他一人向隅，滿座不歡，漸漸的就有聲氣不通起來。這又不在話下。卻說河臺一日接得邳州稟報，稟稱邳州管河州判病故出缺。這缺本是個工段最簡的冷靜地方，又恰巧輪到安老爺署事到班，使下節懸

牌，委了安老爺前往署事。安老爺接了委牌，稟辭出來，又到府裏稟辭。淮安府見面先談了幾句官話，便問：「吾兄，你請定了幕中的朋友了沒有？」安老爺說：「卑職到此不久，人地生疎，正要合大人討人呢！」知府說：「很好，那前任請的朋友錢公就很妥當，你就請他蠟聯下去罷。」說着，從靴掖裏掏出一個名條，安老爺連忙的接過來，見上面寫着「錢如甫」三個字，當下收了。這天便是山陽縣請吃晚飯。飲酒中間，安老爺也請教了一番到工如何辦事的話。那首縣便說：「辦工首在得人，兄弟這裏卻有一個千妥萬當的人，他從前就在邳州衙門，如今兄弟這裏，人浮於事實，在用不開二哥，你帶了他去，大可助你一臂之力。」說着，便叫了那人來叩見。安老爺一看，見那人生得大鼻子，高顴骨，一雙鼠眼，幾根黃鬚，看去就不像個安分之徒，因是首縣薦的，便先問了問他的姓名。那人回稱姓，覆名叫士端。那首縣便道：「明日就到安太老爺公館伺候去罷。」那人謝了一謝，便退下去。一時酒散。安老爺次日便拜客辭行，帶了家眷奔邳州而來，在路無話。到了那裏，自有一班的書吏衙役迎接，並那到任堂規，以至同城官員，如何接風宴會，都不必煩瑣。安老爺到任後，所喜工輕政簡，公事無多，老夫妻二人，就照平日在家一般的過起勤儉日子來。心中只是記掛着公子，所喜接得幾封家信，知道家中安靜，公子照常讀書，也就無可惦念了。一日，安老爺接着邳州直河巡檢的稟報，報稱沿河碎石坦坡一段，被水沖刷，土岸盤陷，稟請興修。安老爺接了稟帖，親自帶了工書人等，到工查看，不過有十來丈工程，偶因木椿脫落，以致碎石倒塌散漫，卻都不會沖去，儘可撈用。那土工也盤陷得無多，自己雖不懂，看了去大約也不過百十金的事。回來便吩咐該房書役辦稿，就在歲修銀兩項下，動支趕辦。次日房裏迭進稿來，先送師爺點定，籤押呈上。老爺畫了那稿，也辦得明白，只那工段的丈尺，購料的堆垛，錢糧的多少，卻空着沒填，傍邊黏着一個小小紅籤兒，上寫着「請內批」三個字，那核辦的師爺也不會填寫。老爺當下叫籤押說：「你去問問師爺，這數目怎麼沒填寫？想是漏了。」少停籤押回稱說：「問過師爺，師爺說候老爺把錢糧數目批定，再核料物丈尺，——向來是這等辦的。」老爺說：「這怎麼講？難道我自己會銷算不成？你大約沒聽清楚，等我自己問去罷。」說着，便起身來到書房。那師爺聽得東家過來了，連忙換上了帽子，作揖迎接，腳底下可還是兩隻鞋。送茶讓坐已畢，老爺就問起這句話來，只見那師爺咬文嚼字的說道：「規矩是這等的，要東家批定了，報多少錢糧，晚生才好照着那錢糧的數目，核算工料的。」老爺說：「那丈尺是勘明白了，既有了丈尺，自然是核着丈尺算工料，照着工料算錢糧。怎麼倒先定錢糧數目呢？況且叫我批定，又怎樣個約略核計多少呢？譬如就照前日現勘的丈尺，據先生你看應用多少錢糧？」那師

爺說：『要照現動的丈尺，多也不過百十金罷了。』老爺說：『可又來就着這數目據實報出去就是了。』那師爺連搖頭說：『這是作不來的！』老爺便問：『這又怎麼講呢？』那師爺道：『承東家不棄，請晚生在這衙門幫辦公事，可不敢不傾心吐膽的奉告。我們這此河工衙門，這「據實」兩個字，用不着，行不去的哪。即如東家從北京到此，盤費日用，府上衙門，內外上下，那一處不是用錢的；況且京中各當道大老，合本省的層層上司，以致同寅相好，都要應酬的，倒也不容易。這也在東家自己，晚生也不敢冒昧多說。但是就我們這衙門講，晚生是有也可，沒有也可，倒也不計較。只這內而門印跟班，以至廚子火夫，外而六房三班，以至散役，那一個不是指着開個口子，弄些工程吃飯的？此猶其小焉者也。再加那工程一出來，府裏要費，道裏要費，到了院費，更是個大宗，這以後委員勸工要費，收工要費，以至將來的料費部費，層層疊疊，那裏不要着干的錢？東家是位高明不過的，請想想：可是「據實」兩個字行得去的？』老爺聽了這話，心下一想，『要是這樣的頑法，這豈不是拿着國家有用的鉅項錢糧，來供大家的養家肥己，胡作非爲麼？這我可就有點子弄不來了！』因向那師爺說道：『據你先生你講起來，這外費是沒法的了。至於我家的家人斷乎不必；我的這層更不消提起。』那師爺見不是路，果然不願意；但是三分匠人，七分主人，無法只得含糊的，核了二三百金的錢糧，報了出去。從此衙門內外人人抱怨，不說老爺清廉，倒道老爺歎氣，都盼老爺高升，說：『再要作下去，大家可都札上口袋嘴兒了。』且不說衆人的七言八語，卻說一日忽然院上發下了一角公文，老爺拆開一看，原來是自己調署了高堰外河通判老爺看畢，正在心裏納悶，說：『我到這裏不久，又調署了高堰，這是何意？』早見那長隨霍士端止匆匆的走上來道喜說：『這實在是件想不到的事！這缺要算一個美缺，差不多的求也求不到手。如今調署了老爺，這是上頭看承得老爺重，再不然就是老爺京裏的，有甚麼硬人情兒到了。這番調動，老爺必得像模像樣答上頭的情才使得呢！』老爺便說：『我也不過是盡心竭力，事事從實，慎重皇上的錢糧，愛惜小民的性命，就是答了上司的情了；難道還有個甚麼別的法子不成？』霍士端說：『這個全不在此。只這眼前便有一個機會，小的正要回老爺。這下月便是河臺的正壽，可不知老爺打算怎麼個行法？』老爺道：『那早已辦妥當了，我上次在淮安首縣，就說過每人備銀五十兩公辦壽屏壽禮，我已經交給首縣了。』霍士端笑道：『難道老爺打算這樣就完了不成？』老爺說：『依你還要怎樣呢？』霍士端回說：『小的可敢說怎麼樣呢？』過是老爺待小的恩重，見不到就罷了，既見到了，要拿出血心來提補老爺，那小的就喪盡天良了。就小的知道的說：那淮徐道是綢緞紗羅，作揚道辦的

秀氣，是四方硯臺，外面看是一色的紫檀匣子，盛着端石硯臺，裏面卻用赤金鑲成，再爲漆罩了一層，這分禮可就不菲，淮海道是一串珍珠手串，八兩遼參，河庫道辦的更巧，是專人到大人原籍，置一頃地，把莊頭佃戶，兌給本宅的少爺，卻把契紙裝了一個小匣兒，帶到院上當面送的。就是那二十四廳，也各有各的路數，各有各的巧妙。老爺如今就這五十兩公分，如何下得去。何況老爺現在調署，這樣一個美缺呢！老爺說：『這可就罷了！我慢慢說，我沒有這樣家當，便有，我也不肯這樣作法。』霍士端說：『這事，老爺有甚麼不肯的？這是有去有來的買賣，不過拿國家庫裏錢，搗庫裏的眼，弄的好巧了，還是個對合子的利兒呢！不然的時候，可惜這樣的好缺，只怕咱們站不穩。』老爺聽到這裏，便說：『你不必多講了，去罷去罷。』那霍士端看這光景，料是說不進去，便越越的退了下來，另作他自己的打算去了。話休絮煩，安老爺自從接了調署的劄文，便一面打發家眷，到高堰通判衙門任所，自己一面打點上院謝委，就便拜河臺的大壽。不日到了淮安，正遇河臺壽期將近，預先擺酒唱戲，公請那些個河員，衆人的禮物，都是你賭我賽，不亞如那臨潼寶一般。獨安老爺除了五十兩公分之外，就是磕了三個頭，吃了一碗麵，便匆匆的謝委稟辭，上任而去。不到一日，即到了新任，只見那人煙輻輳，地道繁華，便是衙門的氣概，吏役的整齊，也與那冷清清的邳州小衙門不同。更兼工段縣長，錢糧浩大，公事紛繁，一連幾日接交代，點垛料，核庫冊，又加上安頓家眷，把個安老爺忙得茶飯無心，坐臥不定，這才料理清楚。——列公，你道那河臺，既是合安老爺那等不合式，安老爺又是個古板的人，在他跟前沒有一毫的趨奉，此外又不曾有個致意託情的，他忽然把安老爺調了這樣一個美缺，到底是個甚麼意思？列公，有所不知，這從中有個原故。那高堰外河地方，正是高家堰的下游受水的地方。這前任的通判官兒，又是個精明鬼兒，他見上次高家堰開了口子之後，雖然趕緊的合了龍，這下游一帶的工程，都是偷工減料作的，斷靠不住。他好容易找過了三月桃汛，吃是吃飽了，搨是搨够了，算沒他的事了，想着趁這個當兒躲一躲，另找個把穩道兒走走，因此謀了一個留省銷算的差使，倒讓出缺來，給別人署事。那河臺本是河工上的一個蟲兒，他有甚麼不懂的，只是收了人家的厚禮，不能不應，看了看這個立刻出亂子的地方，若另委別人，誰也都給過個三千二千，一千八百的，怎好意思呢？沒法兒，可就想起安老爺來了。偏看了看收禮的帳，輕重不等，大家都格外有些盡心，獨安老爺只有壽屏上一個空名字，他已是十分着惱；又見這安老爺的才情見識，遠出自己之上，可就用着他當日說的那個「拿他一拿」的主意了。想着如此，把他一調，既歷一壓外邊口舌，他果然經歷伏汛，保得無事，倒好保他一保，不怕他不格外盡心；儼然他辦不來，索性

把他參了他，也沒的可說：因此上才有這番調署。——那安老爺睡着夢裏也算不到此！不想皇天不佑好心人，偏是安老爺到任之後，正是春盡夏初長水的時候。那洪澤湖連日連夜長水，高家堰口子又沖開一百餘丈，那水由奔了高家堰外河上游而來，不但兩岸沖刷，連那民間的田園房屋，都沖得東西歪，七零八落。那安插難民，自有一班兒地方官料理，這段大工，正是安老爺的真成，一面集夫購料，一面通稟，動帑興修。那院上批將下來，批得是：「高堰下游工段，經前任河員修理完固，歷經桃汛無處該署員——到任，正應先事預防，設法保護。乃偶遇水勢稍長，即至漫決沖刷，實屬辦理不善，着先行摘去頂戴，限一月修復，無得草率偷減，大干未便。」安老爺接着看了，便笑了一笑，向太太說道：「這是外官必有之事，況這窮通榮辱的關頭，我還看得清楚，太太也不必介意，倒是這國帑民命，是要緊的。」說着，傳出話去，即日上工。就駐在工上，會同管員督率那些吏役兵丁工夫，認真的修作起來。大家見老爺事事與人甘同苦，衆情踴躍，也仗着夫齊料足，果然在一月限內，便修築得完工。雖說不能處處工歸實用，比起那前任並各驛的工程，也算加倍的工堅料實，大不相同了。一面完工，一面通報上去，稟請派員查收。——你道巧不巧？正應了俗語說的：「屋漏更遭連夜雨，船行又遇打頭風。」——偏偏從工完這日下雨起，一連傾盆價的，下了半個月的大雨，又加着四川湖北一帶江水暴漲，那水勢建瓴而下，沿河陡漲七八九尺丈餘，水勢不等。那查收的委員，又是合安老爺不大聯絡的，約估着那查費也未必出手，便不肯刻日到工查收。這個當兒越耗雨越不住，水越加漲。又從別人的下段工上，開了個小口子，那水直串到本工的上泊岸裏，刷成了浪窩子，把個不曾奉憲查收的新工，掛山也似價坍了下來。安老爺急得目瞪口呆，祇得連夜稟報那河臺一見大怒，便批道是：「甫作新工，尚未驗收，遽致倒塌，其爲草率偷減可知。仰即候參。」一面委員摘印接署，一面委員提安老爺到在安候審。那委員取出文書，給安老爺看，見那奏稿上參的是革職拿問帶罪賠修。安老爺的頂子，本是摘的去的了，國家的王法不敢不領，立刻就兩個官役看了起來。幸而安老爺是個讀書明理，閱歷通達的人，毫無一點怨天尤人光景，但說：「鄰省水漲，洪澤湖倒灌上段，口岸沖決，我可有甚麼法子呢？斷不敢說冤枉，總是我安學海無學無能，不通庶務，讀書一場，落得這步田地，辜負天恩祖德，再無可說了。」祇是安太太，那裏經過這件事情，祇嚇得他體似篩糠，淚流滿面。老爺說：「太太事已至此，怕也無益，哭也無用。我走後你急急的也到在安找幾間房屋住下，再慢慢的商量個道理。」話休絮煩。那安老爺回了委員起程，太太也有那衙門住不住了，便連夜的帶着行李，拖泥帶水的，也奔淮安而來。安老爺到在投到，本沒有甚麼可問的。

情卽便交在山陽縣衙門收管，追取賠修銀兩。還虧那山陽縣，因他是個清官，又是官犯，不會下在監裏，就安頓在監門裏一個土地祠居住。那太太到了涿安，還那裏找甚麼公館去，暫且在東關飯店安身。那時幕友是走了，長隨是散了，便有幾個孤身跟班的，養活不成，也薦出去了。祇剩下程代弼——程相公——並晉升、梁材、戴勤，隨緣兒幾個家人，並幾個僕婦丫鬟，無處可去。可憐安老爺從上年冬裏出任外官，算到如今，不過半年光景，便作了一場黃梁大夢。這正是：

世事茫茫如大海，人生何處不風波？

要知那安老爺夫妻此後怎的個歸着，下回書交代。

第三回 三千里孝子走風塵 一封書義僕託幼主

上回書交代的，是安老爺因本管的河工，兩次決口，那河道總督，平日又合他不對，便借此參了一本革職拿問，帶罪賠修，將安老爺下在山陽縣監。雖說是安頓在土地祠，不致受苦，那棚裏通共兩間小房子，安老爺住了裏間，外間白日見客，晚間家人們打鋪，旁邊的一間小灰棚，祇可以作作飯菜，頓頓茶水。安太太租了幾間飯店，權且安身，幸而是個另院，還分得個內外。祇是那賠修的官項，計須五千餘金，後任工員催逼得又緊，老爺兩袖清風，一時那裏交得上？沒奈何祇得寫了家信，打發梁材進京，將房地田園變賣，且喜平日看文章，這些學生裏頭，頗有幾個起來的，也祇得分頭寫信，託他們張羅，好拼湊着交這賠項。一面就在家信裏諭知公子，無論中與不中，不必出京，且等着此地官項交完，或是開復原官，或是如何，再作道理。梁材候老爺的信寫完，封妥，收拾了當，即便起身。那老爺，太自有一番的囑咐不表。——列公你看，拿着安老爺這樣一個厚道長者，辛辛苦苦半生，好容易中得一個進士，轉弄到這個地步，難道果真是皇天不佑好心人不成？斷無此理！大抵那運氣循環，自有個消長盈虛的定數，就是天也是給氣運使喚着，定數所關，天也無從爲力。照這樣講起來，不是好人也不得好報，惡人也不得惡報，天下人都不必苦苦的作好人了。這又不然，在那等傷天害理的，一納頭的作了去，使叫作「自作孽，不可活」，那是一定無可救藥的了。果然有些善根，再知悔過，這人力定可以回天，便叫作「天作孽，猶可違」。何況安老爺這樣位忠厚長者呢？看不得他飛的不高，跌的不重，須知他苦的不盡，甜的不來，這是一再說：安老爺若榜下不用知縣，不得到河工，不到河工，不至於獲罪，不至獲罪，安公子不得上路，安公子

不上路，華蒼頭不必隨行；華蒼頭不隨行，不至途中患病；華蒼頭不患病，安公子不得落難；安公子不落難，好端端家裏坐着，可就成不了這番「英雄兒女」的情節。「天理人情」的說部，列公卻莫怪說書的饒舌閒話休提。——卻說那河臺，一面委員摘去安老爺的印信，一面拜發摺子，由馬上飛遞而來，不過五六天就見面當朝聖人愛民如子，一見河水沖決，民田受害，龍顏大怒，便照摺一道旨意，將安學海革職拿問，帶罪賠修。這個旨意，從內閣抄了出來，幾天兒工夫，就上了京報。那報房裏，便挨門送看起來。安公子雖是閉門讀書，不聞外事，早有那些關切些的親友得了信，遣人前來探聽，也有說白來看看的，也有說打聽任上一向有無家信的，卻都不肯明說。這日向來拜從安老爺看文章的一位梅公子，也是個世家，前來看望，見了安公子，便問：「老師這一向有信麼？」安公子說：「便是許久沒接着老人家的諭帖了。」梅公子又問說：「也沒聽見甚麼別的事呀？」安公子見他問的奇怪，連忙答說：「無所聞。這話從何而起？」梅公子道：「昨日聽見個朋友講起，說老師在河工上，有個小小的罪誤，卻也不知其詳。要是吏部認得人，何不託人打聽打聽，見了原委，就可知道詳細了。」安公子聽說，驚疑不定。要着人到烏宅打聽，偏偏的烏大爺新近得了閣學欽差，浙江查辦事件去了，別處祇怕打聽得不確，轉致誤事。當下那程帥爺在座，便說道：「吏部有我個同鄉，正在工司，等我去找他問問，就便託他抄個原奏的底子來看看，就放心了。」說着，連忙起身進城去打聽。隨後梅公子也就告辭。安公子急得熱鍋上螞蟻一般，一夜也不會好生得睡。直到次日晌午，那程帥爺才趕回來。一見公子，便說：「事體卻不小，幸喜還不礙。」說着，懷裏把那抄來的原奏，掏出來遞給公子閱看。只見上面的出語，寫的是——

『請旨革職拿問，帶罪賠修，俟該參員果不能於限內照數賠繳，如式修齊，——再行奏聞請旨。』

公子看完，那程帥爺又說道：「據部裏說，只要銀子賠完，工程報竣，還可以送部引見。照這案情，大約沒有個不開復的。只不曉得老爺任所，打算得出許多銀子來不能？」公子道：「老人家帶的盤纏本就無多，自己又是一文不要的，縱然有幾兩養廉，這幾個月，的日用，兩三番的調任，大約也用完了。任上一時，那裏弄得出五六千銀子來？家中又別無存項，偏烏克齋又上了浙江，如果他

在京大約弄個兩三千還容易。這便如何是好？」說着，便急得淚流不止。程帥爺連忙說：「世兄，你且不要煩惱，等咱們大家慢慢計議出個道理來。」公子說：「我的方寸已亂，斷無道理可計議了。」那時安老爺留在家中照料家務的，還有個老人家，姓張名叫進寶，原是歷代舊人，年紀有七十餘歲，他見公子十分的着急，便同華忠從旁說道：「我的老爺，你別着急，倘然你要急出個好

共歹來，我們作奴才的，可就吃不住了。如今有個商量……」因向程師爺說道：「我們小爺，本就沒主意，再經了這事，別難爲他了。倒是程老爺替想想行得行不得？這如今老爺是有了銀子，就保住官兒了；沒有銀子保不住官，還有不是。老爺任上沒銀子，家裏又沒銀子，求親靠友去呢？就讓人家肯罷，誰家也不能存許多現的？」程師爺便道：「不一定要如數。難道老爺在外頭，不作一點打算不成？如今弄多少是多少，也只好是「集腋成裘」了。」那張老頭兒聽了說道：「好哇！正是這話了。」因又向公子道：「這話也不用遠說，祇這眼前就有一個地方，可以打算。華忠他也知道，咱們這西山裏不是有座寶珠洞嗎？那廟裏當家的不空和尚，他手裏卻有幾兩銀子，向來知道他常放個三頭五百的帳。老爺常到他廟裏下棋閒談，合他認得——奴才們也常見，如今就找他去。那和尚可是個貪利的，大約合他空口說白話，也不得行。我們圍着莊子的這幾塊地，年終不是有一二百多銀子租子嗎？就把這個對給他，合他說明白了，按月計利，不論年分，銀到歸贖，合他借多少是多少，下餘的再想法子。必得這樣，那銀子才打算得快。我們小爺是不懂這些事情的，程老爺，你老白替想想怎麼樣？」那程師爺說道：「豈但白替想想！我承老爺的相待，我們又從幼就在一處，同親弟兄一樣。如今託我在家照料，我雖不能爲力，難道連一句話，也不肯說不成？慢說照這樣辦法，沒有差錯，就便有些差錯，老爺日後要怪，就算你我一同商量的都使得。那銀子有處寄去，很好，儼然沒有安便，就是我走一趟也使得。」那張老頭兒說道：「怎麼驚動起程老爺來了？你老人家別看我這七十來歲的老頭子，託我們老爺的福，也還巴結着跑的動，何況是報答主兒呢？」華忠聽了，便插嘴道：「大爺，你老人家算了罷。那可不是話，你要去，在你老人家可算得忠心報主咧！不是我說句怎嗎兒的話，這年紀，儼然經不得辛苦，有點兒頭疼腦熱，可不誤了大事了嗎？你老人家可算得忠心報主咧！不是我說道：「你更離不得了，你去了，這位小爺出來進去的，交給誰呀？」兩個駝老頭子，你一言，我一語，爭個不了，卻都爲主人的事。公子怔了半天，說道：「我們先不必爭吵，先打算銀子去要緊，有了銀子，我自己去，我已經想了半天了，你們想老爺……老爺這番光景，太太不知怎的，怎麼個樣兒，再加上惦記着我，二位老人家心裏，更不知怎麼難過！不如我去見見，倒得放心。如果有了銀子，就是嫌嫌跟我去，至多再帶上一個人。咱們明日就起身。」程師爺笑道：「世兄，你可是不知世務之難了？那銀子借得成否，還不得知，就便可成，還有許多應商的事，如何就定得明日起身呢？況且老爺把你留京，深望你這番鄉試一舉成名，如今場期將近，丟下出京，儼然到那裏，老人家的公事已有頭緒了，恐怕倒大不是老人家的意思。」公子說道：「不見得我這一進場就中，滿算着

中了，老人家弄到如此光景，我還要這舉人何用？」程師爺道：「這是你的孝思不匱，原該如此。但此刻正是沿途大水，車斷走不得，你難道還能騎長行牲口去不成？此事還得斟酌。」那張進寶、華忠二人，也是苦苦的相攔。無奈公子主意已定，說：「你們大家都不用說了。再說我就真急了。」華奶公見公子發急，祇得哄他說道：「且等借了銀子來，咱們慢慢再講去的話。」因向程師爺說：「老師爺不知道，我們這位小爺祇管像個女孩兒似的，馬上可巴圖魯，從小兒就愛馬，老爺也常教他騎，就是劣驢些兒的馬，也騎得住。真要丟那常行牲口倒不必愁。」說着，又道：「今日面回帥傳，索性別作那文章了罷，咱們回來，帶着小兒們，在這園子過園散誕散誕。」程師爺道：「正是，不要過於那個，暢一暢罷。」公子口裏答應着，祇是發怔。說話間，外邊拿進兩個職名來，一個上寫着「管曰粉」，一個上寫着「何之潤」。原來那管曰粉號叫金子，是個舉人，何之潤號叫麥舟，由拔貢用了小京官，已經得了主事，都是安老爺造就出來的學生，也因曉得了安老爺的信息，齊來安慰公子。公子看了職名，即刻叫請二人進來，安慰了一番。公子也把方才的話，一一的告訴二人。那管子金便先說道：「想不到老師如此的不順，我們已寫了知單去，知會各同隴的朋友，多少大家集個成數出來。但恐太倉一粟，無濟於事。這裏另備了百金，是兄弟的老人家同何老伯的。」何之潤接着也說道：「偏是這個當兒，烏克齋不在家，昨日老人家已經懇切寫了一封信，由提塘給他發了去了。他在外面登高而呼，祇怕還容易些，況且浙江離淮安甚近，寄去也甚便。老師這事情，大概也就可挽回了。龍媒，你不必過於惦記，把身子養得好兒的好，去見老人家。」公子一一的答應致謝。少刻，又有那些親友們來看。人來人往，亂了半天，也有說是必該親去的，也有說還得斟酌的。公子此時意亂如麻，祇有答應的分兒，也不及合那些人置辯。衆人談了幾句，不能久坐，一一的告辭。公子才送了出去，又見門上的人跑進來，回道：「舅太太來了。」原來舅太太就是修孺人娘家的嫂子，早年孀居，無兒無女。修孺人起身時，曾託過他常來家裏照應，今日也是聽見這個信息，前來看望。一進門，見了公子，就說道：「你瞧，這麼說呢？」說着，便掏小手巾兒擦眼淚。一路進來，又慢慢的細問了一番，自有家中留下的兩個女人，並華嬖嬖支應，裝煙倒茶。正說閒話，那張進寶從廟裏回來，進門先給舅太太請安。安公子便趕着問道：「怎麼樣？」張進寶回道：「奴才到了那裏，那空和尚，先前有些推託，後來聽見老爺這事，他說：『既然如此，老爺是我廟裏的護法，再沒不出力的，都照你說的，怎麼好怎麼好，但是多了沒有，我這裏只有二千銀子，就全拿了去，可得大老爺寫字據。』」依奴才看他，倒不是怕奴才這個人靠不住，也是靠不住奴才這歲數了，大概再多幾兩，他也還拿得出

來。如今他祇借給二千銀子，他是扣着利錢說話呢！公子更不問別的長短，便問：「銀子呢？」張進寶說道：「那得明日兌了他，立了字兒，就可以拿來。」說着，便又將方才在外如何商量，並公子怎樣要去的話，回了舅太太一遍。舅太太聽了，連忙說道：「暖，暖，好孩子，那可使得不得？二千里地呢？這麼大遠的，你可不許胡鬧！」公子本來生怕舅母攔他，聽了這話，早急得滿面通紅，兩眼含淚的說道：「好舅母，別攔我了！我聽見這信，心裏已經急的恨不得立刻就飛到淮安，見面才好。再要攔着我不教去，我必急出一場大病來，那時死了……」這句話沒說完，就放聲大哭起來。把個舅太太慌的，拉着他的手說道：「好孩子，好娃娃，你別着急，別委屈！咱們去，咱們去，有舅母呢！」這公子才不言語了。——列公這安公子是那女孩兒一般，百依百順的人，怎麼忽然的這等執性起來？從來說：「父子至性」，有了安老爺這樣一個慈父，自然就養出安公子這樣一個孝子。他這一段是從至性中來的，正所謂兒女中的英雄，一時便有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意思。旁人祇說是慢慢的勸着，就勸轉來了；那知他早打了個九牛拉不轉的主意，一言抄百總，任是誰說，算是去定了。話休絮煩。——次日張進寶便把外間的事情分撥已定，請公子在那借約上畫了押，把銀子兌回來。內裏多虧舅太太住下，帶了華嬖嬖，並兩三個僕婦，給他打點那路上應穿的衣服，隨手所用的什物，一時商定華忠跟去，又派了一個粗使小子，名叫劉住兒的，跟着好幫着路上照應。僱了四頭長行驢子，他主僕三個人，騎了三頭，一頭馱載行李銀兩，連諸親友幫的盤費，也湊了有二千四百金。那公子也不及各處辭行，也不等選擇吉日，忙忙的把行李弄妥，他主僕三人，便從莊園上起路。兩個驛夫跟着，順着西南大路，奔長新店而來。到了長新店，那天已是日落時分，華忠劉住兒服侍公子吃了飯，收拾已畢，大家睡下，一宿晚景不提。次日起來，正待起身，祇見家裏的一個打雜的更夫叫鮑老的，闖了進來，向着劉住兒說道：「你快家去罷。你們老奶奶子不濟事兒咧！」那劉住兒一怔，還沒及答言，華忠便開口問道：「這是那裏的話？我走的時候，他媽還來託付我，說道：『路上管着他些兒，別惹大爺生氣。』怎麼就會不濟事兒了呢？」鮑老說：「誰知道啊！他翻了一個筋斗，就沒了氣兒了麼？」華忠又問說：「誰叫你來告訴的？」鮑老說道：「他家親戚兒，我來的時候，棺材還沒呢。」華忠道：「你難道沒見張爺就來了麼？」鮑老說：「我本是前兒合張爺告下假來，要回三河去，因為買了點東西，晚了，夜裏方才走。他家親戚兒，就叫我順便報這個信來。來的時候，張爺進城給舅太太道乏去了，沒見着。」兩個人這裏說話，劉住兒已經爬在地下哭着，給安公子磕頭，求着先放他回去，發送他媽。華忠就攙着鬍子說道：「你先別爲難大爺，你聽我告訴你，咱們

這個當奴才的，主子就是一層天，除了主子家的事，全得靠後，你媽是已經完了，你就飛回去也見不着了。依我說，你不如一心的伺候大爺去，到了淮安，不愁老爺太太不施恩。你白想想我這話是不是？」那劉住兒倒也不敢多說，公子聽了連忙說道：「嬖嬖爹不是這樣。他這一件事，我看着聽着心裏就不忍，再說我原爲老爺的事出來，他也是個給人家作兒子的，豈有他媽死了，不叫他去發送的道理，斷乎使不得。倒是給他幾兩銀子，放他回去，把趕露兒換了來罷。」原來這趕露兒，也是個家生子兒，他本姓白，又是趕白露，這天養的原叫白露兒，後來安老爺嫌他這名字白呀，白呀的不好叫，就叫他趕露兒，人也還勤謹老實。華忠聽公子這話，想了一想，因說道：「大爺這話倒也是。」便對劉住兒說：「你還不給大爺磕頭嗎？」那劉住兒連忙磕了一個頭起來，又給華忠磕頭。華忠拿了五兩銀子，回明公子賞了他，囑咐說：「你這一回去，先見見張爺，就說大爺的話，把趕露兒打發了來，叫他跟了去。可告訴明白了他，我跟着大爺，今日祇走牛站，在尖站上等他，叫他連夜走，快些趕來。你趕緊把你的行李拿上也就走罷。」那劉住兒一面哭，一面收拾，一面答應，忙忙的甩身去了。隨後華忠又打發了鮑老便一人跟着公子起行上路，到了尖站。安公子從這晚上起，就盼望趕露兒，左盼右盼，也不見到。華忠說：「今日趕露兒趕不到的，他連夜走，也得明日早上來，人家睡罷。」誰想到了次日早上等到日出，也不見趕露兒來。華忠抱怨道：「這些小行子們，再靠不住，這又不知在那裏頑兒住了。」因說：「咱們別耽誤了路，給店家留下話，等他來了，教他後趕兒罷。」說着，便告訴店裏，我們那裏尖，那裏住，我們後頭走着個姓白的夥計，來了，告訴他。店主人說：「你老萬安罷。這是走路的常事，等他來，說給他就完了，誤不了事。」華忠便同了公子，按程前進，不想一連走了兩站，那趕露兒也沒趕來，把個公子急的不住的問嬖嬖爹：「他不來可怎麼好呢？」華忠說道：「他娘的，這點道兒趕不上，也出來當奴才。大爺不用着急，靠我一個人兒，挺着這把老骨頭，也送你到淮安了。」——列公，你道那劉住兒回去，也不過一天的路程，那趕露兒連夜趕來，總該趕上安公子了，怎麼他始終不曾趕上呢？有個原故。原來那劉住兒的媽，在宅外頭住着，劉住兒回家，就奔着哭他媽去了。接着買棺盛殮，送殯接二，昏的把叫趕露兒這件事，忘得踪影全無。直等三天以後，他才忽然想起報知了張進寶，着實的罵了一頓，才連忙打發了趕露兒起身，所以一路上左趕右趕，再趕不上公子。直等公子到了淮安，他才趕上，真成了個白趕路兒的。此是後話不提。——卻說那華忠一人服侍公子南來，格外的加倍小心，調停那公子的饑飽寒暖，又不時的催着兩個驢夫，早走早住。世上最難纏的無過車船店腳呀，這兩個驢夫，再不說他閒下一頭驢子，他還是不住的既支腳錢，又討酒錢，把個

老頭子嘔的嘍一陣，鬧一陣，一路不會有一天的清淨。一日，正走到荏平的上站，這日站道本大，公子也着實的乏了，打開鋪蓋要早些睡，怎奈那店裏的臭蟲咬的，再睡不着，祇見華忠才得躺下，忽又起來開門出去，公子便問：「華忠，你怎麼了？」華忠說：「走就來。」一回兒才得回來，復又出去。公子又問：「你怎麼了？」華忠說：「不怎麼着，想是喝多了有些水瀉。」說着，一連就是十來次。先前還出院子去，到後來就在外間屋裏走動，哼啊哼的，哼成一處，華忠說：「你肚子疼呀？」華忠應了一聲進來，祇見他臉上發青，摸了摸手足冰冷，連說話都沒些氣力，一會兒便手足亂動，直着脖子喊叫起來。公子嚇得渾身亂抖，兩淚直流，撒着手祇叫道：「這怎麼好……這可怎麼好？」這一陣鬧，那走更的聽見了，快去告訴店主人說：「店裏有了病人了。」那店主人點了個燈籠，隔牖戶叫公子開了門，進來一看說：「不好！這是勾腳痧，轉腿肚子，快些給他刮出來，打出來才好呢！」趕緊取了一個青銅錢，一把子麻糝，連刮帶打，直弄的週身爛紫，揮青，打出週身的黑紫泡來，他的手腳才漸漸的熱了過來。店主人說：「不相干兒了，可還靠不住，這痧子還怕回來，要得放心，得用針打。」因向公子說：「這話可得問客人你老了。」公子說：「祇要他好，祇是這時候可那裏去找會打針的代服去呢？」店主人說：「你老要作得主，我就會給他打。」公子是急了答應不上來，還是華忠拿手比着，叫他打罷。他才到櫃房裏拿了針來，在「風門」、「肝俞」、「腎俞」、「三里」四個穴道，打了四針。祇見華忠頭上微微出了一點兒汗，才說出話來。公子連連給那店人道謝，就要給他銀子。店主人說：「客人，你別，咱一來是爲行好，二來也怕懺了我的店，真要死了，那就累贅多了。」說着，提着那燈籠照着去了，還說是：「客人，你可想着關門？」公子關了門，倒招呼了半夜的華忠，這才沉沉睡去，一宿無話。次日祇見那華忠睡了半夜，緩過來了，祇是動彈不得，連那臉上也成了人樣了。公子又慰問了他一番，跑堂兒的提着開水壺來，又給了他些湯水喝。公子才才胡攪忙亂的吃了一頓飯，那店主人不放心，怯着又來看，華忠便在坑上給他道謝。那店主人說：「那裏的話好了，就是天月二德。」公子就問：「你看着明日上得路了罷？」店主人說：「那好輕鬆話，別說上路，等過二十天起了坑，就算好了。」華忠說：「小爺，你祇別着急，等我歇歇兒告訴你。」店主人走後，他向公子說：「大爺，你真應了俗語說的，「一人有福，託帶滿屋。」一家子本都仗着老爺，如今老爺走了，這步背運，帶累的大爺，你受這樣苦惱，偏又遇着劉住兒死媽，祇可恨趕露兒這個東西，到今日也沒趕來。原說滿破着不用他們，我一個人也服侍你去了，誰想又害了這場大病，昨兒險些兒死了，在咱們主僕，作兒女作奴才，都是該的，祇是我假使昨日果然死了，在我

死這麼一千個，也不過臭一塊地，祇是大爺你前進不能，後退不能，那可怎麼好？如今活過來了，這是老天的慈悲！那華老頭兒說到這裏，安公子已就是哭得言不得，語不得。他又說道：「我的好小爺，你且莫傷心！讓我說話要緊。」便接着說道：「祇是我雖活過來，要照那店主入說的，二十天後，不能起坑的話，——也是瞎話，大約也得個十天八天，才掙扎得起來。儂也要把老爺的這項銀子就攔了，漫說我就摔骨揚灰，也抵不了這罪過。我的爺，你可是出來作甚麼來了？我如今有個主意，這裏過了荏平，從大路上岔道往南二十里外，有個地方，叫作二十八棵紅柳樹，那裏有我一個妹子，這人姓褚，人稱他是褚一官，他是一個保鏢的。他在那地方鄧家莊，跟着師父住。我這妹妹比我小十來多歲，我爹媽沒了，是我們兩口子，把他養大了聘的，所以他們待我最好。如今他跟着他師父，弄得家成業就，上年他還寫了書子來，教我們兩口子，帶了隨緣兒，告假出去，脫了這個奴才坯子，他們養我的老。我想着受主子恩典，又招呼了你這麼大，擇下走了，天良何在，那還想生發嗎？我就回覆了他們了，說等求着你們的時候，再求你們去。這書子我是還求大爺，你念給我聽來着麼？如今我求他去，大爺你就照我這話，並現在的原故，結結實實的，替我給他寫一封書子，就說我求他——的把你送到淮安，老爺自然不虧負他的。你可不要轉文兒，那字兒要深了，怕他不懂。你把這信寫好了帶上，等我託店家找一個妥當人，明日就同你起身，祇走半站到荏平，那座悅來老店落程住下，再給驛夫幾百錢，叫他把這書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叫褚老一到我悅來店來。他長的是個大身量，黃淨子臉兒，兩撇小鬍子兒，左手是個六指子，儂然他不在家，你這書子裏寫上，就叫我妹妹到店裏來，該當叫甚麼人送了你去，這點事，他也分撥的開。我這妹子右耳朵眼兒豁了一個大爺，你可千千萬萬，見了這二個人的面，再商量走的話，不然，就在那店裏就攔一天，倒使得要緊！要緊！我只要掙扎的住了，隨後就趕了來，路上趕是趕不上，算得辜負了老爺，太大的恩典，苦了你大爺了，只好等到任上，把這兩條腿，給交老爺罷。」說着，也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公子擦着眼淚，低頭想了一想，說：「有那樣的，就從這裏打發人去約他來，再見見你，不更妥當嗎？」華忠說：「我也想到這裏了，一則隔着一百多地，驛夫未必肯去；二則如果褚老一不在家，我那妹子，他也跑不出這樣遠來；三則一去一來，又得耽誤工夫，你明日起身，又可多走半站。我的爺，你依我這話，是萬無一失的。」公子雖是不願意，無如自己要見父母的心急，除了這樣，也再無別法。就照着華忠的話，一邊問着，替他給那褚一官寫了一封信。寫完，又念給他聽，這才封好，面上寫了褚宅家信，又寫上「內信送至二十八棵紅柳樹，鄧九太爺寶莊，問交舍親褚一官查收。」寫明年月，用了圖書，收好。華忠便將店

主人請來，合他說找人，送公子到荏平的話。那店主人說：『巧了，才來了一起子，從張家口販皮貨，往南京去的客人，明日也打這路走。那都是有本錢的，同他們走，太保得重了，也不用再找人。』華忠說：『你還是給我們找個人好。爲的是把這位送到了，我得個回信兒。』店主人說：『有了，有了，那不值甚麼，回來給他幾個酒錢就完了。』公子見嫵嫵，一一的佈置的停當，他才略放下一分心，便拿了五十兩一封銀子出來，給嫵嫵盤費養病。華忠道：『用不了這些，我留二十兩就殼使的了。還有一句囑咐你大爺的話，這項銀子，可關乎着老爺的大事，路上就有護送你的人，可也得加倍小心。這一路是賊盜出沒的地方，下了店不妨，那是店家的干係；走着須要小心，大道正路不妨，十里一墩，五里一堡，還有來往的行人，背道須要小心！白日裏不妨，就是有人，他也没有大清白晝下手的；黑夜須要小心，就便下了店，你切記不可胡行亂走。這銀子不可露出來，等閒的人也不必叫他進屋門，爲的是有一等人，往往的就扮作討吃的化子，串店的妓女，喬妝打扮的來給強盜作眼線，看道兒，不可不防。』一言抄百語，你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切記切記。』公子聽了，一一的緊記在心。一時彼此都覺得心裏有多少話要說要問，只是說不出。主僕二人好生的依依不捨，話休絮煩，一宿無話。到了五更，華忠便叫了送公子去的店夥來，又張羅公子洗臉吃些東西，又囑咐了兩個騾夫一番，便催着公子，會着那一起客人同走。可憐那公子嬌生慣養，家裏父母萬般珍愛，乳汁丫鬟多少人圍隨，如今落得跟着兩個騾夫，戴月披星，沖風冒雨的上路去了。這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要知那安公子到了荏平，怎生叫人去尋豬一官，到底來也不來，都在下回書交代。

第四回 傷天害理預洩機謀 末路窮途幸逢俠女

上回書交代的是安公子因安老爺革職拿問，帶罪賠修，下在監中，追繳賠項，他把家中的地畝折變，帶上銀子，同着他的奶公華忠南來。偏生的華忠又途中患病，還幸喜得就近百里之外，住着他一個妹丈豬一官，只得寫信求那豬一官，說法伴送公子，就請公子先到荏平相候。這日公子別了華忠上路，那時正是將近仲秋天氣，金風颯颯，玉露冷冷，一天曉月殘星，滿耳蛩聲雁陣，公子祇隨了一個店夥，兩個騾夫，合那些客人一路同行，好不悽慘，他也無心看那沿途的景緻。走了一程，那天約莫有巳牌時分，就

到了荏平，果然好一座大鎮市！祇見兩旁燒鍋富舖，客店棧房，不計其數。直走到那鎮市中間，路北便是那座悅來老店。那店一連也有十幾間門面，正中店門大開，左是櫃房，右是廚竈。門前搭着一路草棚，棚下擺着走桌條凳，棚口邊安着飲水馬槽；那條凳上坐着許多作買賣單身客人，在那裏打尖吃飯。旁邊又歇着到站驢子，二把手車子，以及肩挑的擔子，背負的背子，亂亂烘烘，十分熱鬧。到了臨近，那驛夫便問道：「少爺，咱們就在這裏歇了？」公子點了點頭，驛夫把驢子帶了一把，街心裏早有那招呼買賣的店家，迎頭用手一攔，那長行驢子是走慣了的，便一抹頭，一個跟一個的，走進店來。進了店，公子一看，只見店門以內，左右兩邊都是馬棚更房，正北一帶腰廳，中間也是一個穿堂大門，門裏一座照壁，對着照壁正中，一帶正房，東西兩路配房。看了看，祇有盡南頭東西對面的兩間，是個單間，他便在東邊這間歇下。那跟的店夥，問說：「行李卸不卸下？」公子說：「你先給我卸下來罷。」那店夥忙着鬆繩解扣，就要扛那被套。驛夫說：「一個人兒不行，你瞧不得那件頭小，分量够一百多斤呢！」說着，兩個驛夫幫着擡進房來，放在坑上；回手又把衣裳包袱，裝錢的鞵馬子，吃食簞子，碗包等件，拿進來。兩個驛夫便拉了驢子出去，那跟來的店夥，幫着他店裏的事，送下公子，忙忙的在店門口要了兩張餅，吃了就要回去。公子給了他一串錢，又給嫫嫫多寫了一個字條兒，說已經到了荏平的話，打發店夥去後，早有跑堂兒的拿了一個洗臉的木盆，盛着熱水，又是一大碗涼水，一壺茶，一根香火進來。隨着就問了一聲：「客人吃飯哪，還等人啊？」公子說：「不等人，就吃罷。」卻說那公子雖然走了幾程路，一路的梳洗吃喝拉撒睡，都是嫫嫫多經心用意服侍，不是煮塊火腿，便是炒些菓子醬帶着。一到店必是另外煮些飯，熬些粥，以至起早睡晚，無不調停的周到。所以公子除一般的受些風箱之外，從不曾理會得途中的渴飲饑餐那些苦楚。——便是店裏的洗臉木盆，也從不曾到過跟前。如今看了看那木盆，實在醜陋，自己又不耐煩，再去拿那臉盆，飯碗的這些東西，怔着瞅了半天，直等把那盆水晾得涼了，也不會洗。接着飯來了，就用那店裏的碗，將飯胡亂吃了半碗，就擱下了一時間，那兩個驛夫也吃完了飯，走了進來。原來那兩個驛夫，一個姓苟，生得傻頭傻腦，祇要給他幾個錢，不論甚麼事，他都肯去作，因此人都叫他作「傻狗」；一個姓郎，是個極狡猾賊，生了一臉的白癩瘋，因此人都叫他「白臉兒狼」。當下他兩個進來，便問公子說：「少爺，昨日不說有封信要送嗎？送到那裏呀？」公子說：「你們兩個誰去？」「傻狗說：『我去。』」公子便取出那封信來，又拿了一吊錢，向他道：「你去很好。這東南大道岔山，下去有條小道兒，順着道路走，二十里外有個地方，叫二十八棵紅柳樹，你知道不知道？」「傻狗說：『知道啊，我到那鄧家莊兒上

趕過買賣。」公子說：「那更好了。那個鄧家……」說着，又把那樁一官夫婦的面相兒，告訴了他一遍。又說：「你把這信當面交給那姓褚的，請他務必快來。如果他不在家，你見他的娘子，祇說他們親戚姓華的說的，請他的娘子來。」傻狗說：「叫他娘子到這店裏來，人家是個娘兒們，那不行罷。」公子說：「你祇告訴明白了他，他就來了。這是一封信，一吊錢，是給你的。都收清了，就快去罷。」那白臉兒狼看見，說：「我合他一塊兒去，少爺你老也支給我兩吊，我買雙鞋。瞧這鞋不跟腳了。」公子說：「你們兩個都走了，我怎麼着？」白臉兒狼說：「你老可要我作甚麼呀？有跑堂兒的呢，店裏還怕短人使嗎？」公子扭他不過，祇得拿了兩吊錢給他，又囑咐了一番，說：「你們要不認得，寧可再到店裏櫃上問問，千萬不要誤事。」白臉兒狼說：「你老萬安這點事兒了不了，不用說了。」說着，兩人一同出了店門，順着大路就奔了那岔道的小路而來。正走之間，見路旁一座大土山子，約有二十來丈高，上面是土石相攙的，長着些高高矮矮的叢雜樹木，卻倒是極寬展的一個大山懷兒。原來這個地方叫作岔道口，有兩條道，從山前小道兒穿出去，奔二十八棵紅柳樹，還歸山東的大道；從山後小道兒穿過去，也繞得到河南。他兩個走到那裏，那白臉兒狼便對傻狗說道：「好個涼快地方兒，咱們歇歇兒再走。」傻狗說：「才走了幾步兒，你就乏了。這還有二十多里呢，走罷。」白臉兒狼道：「坐下，聽我告訴你個巧的兒。」傻狗祇得站住，二人就摘下草帽子來，墊着打地灘兒。白臉兒狼道：「傻狗哇！你真個的給他把這書子送去嗎？」傻狗說：「好話呢，接了人家兩三吊錢，給人攔下人家信嗎？」白臉兒狼說：「這兩三吊錢，你就打了飽嗝兒了。你瞧咱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裏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還不領他的情呢。」正說到這句話，祇見一個人騎着一頭黑驢兒，見從路南一步步慢慢的走了過去。白臉兒狼一眼看見，便低聲向傻狗說：「噫！你瞧好一個小黑驢兒，黃墨兒似的東西。可是個白耳掖兒，白眼圈兒，白胸脯兒，白肚囊兒，白尾巴梢兒。你瞧外帶着還是四個銀蹄兒，腦袋上還有個玉頂兒，長了個全，可怪不怪。這東西要攔在市場上，碰見愛主兒，二百吊錢管保買不下來。」傻狗道：「你管人家呢，你愛呀，還算得你的嗎？」說着，祇見驢上那人把扯手符懷一帶，就轉過山坡兒過山後去了不提。那傻狗接着問白臉兒狼：「你才說告訴我個甚麼巧的兒。」白臉兒狼說：「這話可「法不傳六耳」，也不是我壞良心來兜攬你，因為咱們倆是一條線兒拴兩螞蚱飛不了我，迸不了你的。講到咱們這行啊，全仗的是磨攪訛，涎皮賴臉，長支短欠，摸點兒，賺點兒，才剩的下錢呢。到了這趨買賣，算你我倒了運了。那僱驢子的本主兒，倒不怎麼攪你，瞧跟他的那個姓華的老頭子，真來的討人嫌，甚麼事兒他全通精兒，還帶着挺挺橫橫，想沾他一個官板。」

兒的便宜也不行。如今他是病在店裏了，這時候又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找甚麼褚一官，你算他的朋友，大概也不是甚麼好惹的了。若然這麼是一道兒到了淮安，不用說，騾子也幹了，咱們倆也賠了。」傻狗說：「依你這話，怎麼樣呢？」白臉兒狼說：「依我這不是那個老頭子不在跟前嗎？可就是你我的時運來了。咱們這時候拿上這三吊錢，先找個地方兒，潦倒上半天兒，回來到店裏，就說見着姓褚的了，他沒空兒來，在家裏等咱們，把那個文講講的雛兒誑上了道兒，咱們可不往南奔二十八棵紅柳樹，往北奔黑風崗。那黑風崗是條背道，趕到那裏，大約天也晚的時候了，等走到崗上頭，把那小么兒誑下牲口來，往那沒底兒的山澗裏一推，這銀子行李，可就屬了你我哩。你說這個主意高不高？」傻狗說：「好可是好，就是咱們歇着往回裏這一走，碰見個不對眼的賺出來呢？那不是活饑荒嗎？」白臉兒狼說：「說你是傻狗，你真是個「傻狗」！咱們有了這注銀子，還往回裏走嗎？順着這條道兒到那裏，快活不了這下半輩子呀！」那傻狗本是個見錢如命的糊塗東西，聽了這話，便說：「有了，咱就是這麼辦咧。」當下兩人商定，便站起身來，搖頭幌尾的走了。他兩個自己覺着這事商量了一個停妥嚴密，再不想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又道是：「路上說話，草裏有人聽。」這話暫且不表。且說那安公子打發兩個騾夫去後，正是店裏早飯才擺上，熱鬧兒的時候，只聽得這房裏淺斟低唱，那屋裏呼么喝六，滿院子賣零星吃食的，賣雜貨的，賣山東料的，山東布的，各店房出來進去的亂串。公子看了說道：「我不懂這些人，走這樣的長道兒，乏乏不過來。怎麼會有這等的高興。」說着，一時間悶上心來，又惦着嬖爹此時不知死活，兩個騾夫去了半天，也不知究竟找得着，找不着那褚一官，那褚一官也不知究竟能來不能來，自己又不敢離開這屋子，只急得他轉磨兒的一般，在屋裏亂轉。轉了一會，想了想這等不是道理，等我靜一靜兒罷，隨把個馬褥子鋪在坑沿上，盤腿坐好，閉上眼睛，把自家平日念過的文章，一篇篇的背誦起來。背到那得意的地方，只聽他高聲朗誦的念道是：「罔極之深恩未報，而又徒留不肖肢體，遺父母以半生莫殫之愁；百年之歲月幾何，而忍吾親有限之精神，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後……」正閉着眼睛，背到這裏，只覺得一個冰涼挺硬的東西，在嘴唇上味嚼了一下子。嚇了一跳，連忙睜眼一看，只見一個人站在當地，太陽上貼着兩塊青緞子膏藥，打着一撒手兒大鬆的辮子，身上穿着件月白棉綢小褂兒，上頭罩着件藍布琵琶襟的單緊身兒，緊身兒外面繫着條河南搭包，下邊穿着條香色洋布褂褲，套着雙青緞子套褲，磕膝蓋那裏都蔭了花兒了，露着桃紅布裏兒。右大腿旁，拖露着一大堆純泥的白綉網汗巾兒，腳下包腳面的魚白布襪子，一雙大掖巴魚鱗繖鞋，可是鞞拉着，左手拿着擦的

鏡亮二尺多長的一根水煙袋，右手拿着一個火紙捻兒。只見他嘆的一聲，吹着了火紙，就把那煙袋往嘴裏給送入。公子說：「我不吃水煙。」那小子說：「你老吃潮煙哪？」說着，就伸手在套褲裏掏出一根紫竹潮煙袋來。公子一看，原來是把那竹根子上鑽了一個窟窿，就算了煙袋鍋兒；這一頭兒不安嘴兒，那紫竹的竹皮兒，都被衆人的牙磨白了。公子連忙說：「我也不吃潮煙，我就不會吃煙，我也沒叫你裝煙，想是你聽錯了。」那賣水煙的一聽這話，就知道這位爺是個怯公子哥兒，便低了頭出去了。這公子看他才出去，就有人叫住，在房簷底下站着，嚶嚶嚶嚶的吸了好幾袋，把那煙從嘴裏吸進去，卻從鼻子裏噴出來，賣水煙的把那水煙袋吹的忒兒嘍嘍的山響。那人一時吃完，也不知腰裏掏了幾個錢給他。這公子才知道這原來也是個生財大道，暗暗的稱奇。不多一會，只聽得外面嚷將起來，他嚷的是：「聽書罷聽段兒罷，羅成賣絨線兒，大破壽州城，寧武關，胡迪罵閻王，婆子罵雞，小大姐兒罵他姥姥。」公子說道：「怎麼個講法？」跟着使聽得絃子聲兒，噠楞噠楞的彈着，走進院子來，看了看原來是一溜串兒瞎子，前面一個拿着一枝紫木絃子，中間兒那個拿着個破八角鼓兒，後頭的那個，身上背着一個洋琴，手裏打着一付札板兒。噠咚扎咕的就奔了東配房一帶來。公子也不理他，由他在牆根兒底下鬧去，好容易聽他往北彈着去了。早有人在那裏接着叫住。這個當兒，恰好那跑堂兒的提了開水壺來泡茶，公子便自己起來倒了一碗，放在桌子瞭着。只倒茶的這麼一個工夫兒，又進來了兩個人。公子回頭一看，竟認不透是兩個甚麼人，看去一個有二十來歲，一個有十來歲，前頭那一個打着個大長的辮子，穿着件舊青緞綢寬袖子夾襖，可是桃紅袖子。那一個梳着一個大歪抓髻，穿着件半截子的月白洋布衫兒，還套着件油脂模糊破爛爛的，天青緞子繡三藍花兒的緊身兒。底下都是四寸多長的一對金蓮兒，臉上押着一臉的和了泥的鉛粉，嘴上週圍一個黃嘴圈兒胭脂，是早被人吃了去了。前頭那個把着面琵琶，原來是兩個大丫頭。公子一見，連忙說：「你們快出去。」那兩個人也不答言，不容分說的，就坐下彈唱起來。公子一躲躲，在牆角落裏，只聽他唱的是甚麼：「青柳兒青清晨早起丟了一枚針。」公子發急道：「我不聽這個。」那穿青的道：「你不聽這個，咱唱個好的。我唱個小兩口兒爭被窩，你聽。」公子說：「我都不聽。」只見他握着琵琶直着脖子問道：「一個曲兒你聽了大半齣咧，不聽咧？」公子說：「不聽了。」那丫頭說：「不聽不聽給錢哪？」公子此時只望他快些出去，連忙拿出一吊錢，擄了幾十給他，他便嘻嘻笑臉的把那一半也搶了去。那一個就說：「你把那一撇子給了我罷。」公子怕他上手，緊緊把那一百拿了下來，又給了那個，兩個把錢數了一數，分作兩分兒，掖在褲腰裏。那個大些的走到

桌子跟前，就把方才瞭的那碗涼茶端起來，咕嘟咕嘟的喝了。那小的也抱起茶壺來，嘴對嘴兒的灌了一肚子，才撇着屁股扭搭扭搭的走了——且住，說書的這話有些言過其實。安公子雖能生得尊貴，不曾見過外面這些下流事情，難道上路走了許多日子，今日才下店不成？不然有個原故。他雖說走了幾站，那華奶公都是跟着他，破正站走，趕尖站，住尖站，沒有個不冷清的。再說每到下店，必是找個獨門獨院，即或在店面兒上，有那個撇老頭子，這些閒雜人也到不了跟前。如今短了這等一個人，安公子自然益發受累起來，這也算得「聞鼓擊而思將士」了。閒話休提——卻說安公子經了這番的吵擾，又是着急，又是生氣，又是害臊，又是傷心，祇有盼望兩個騾夫，早些找了豬一官來，自己好有個倚靠，有個商量。正在盼望，祇聽得外面踏踏踏踏的，一陣牲口蹄子響，心裏說：「好了！好了！是騾夫回來了。」他可也沒算計算，此地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有多遠，一去一回，得走多大工夫？騾夫究竟是步行的，騎了牲口去的一概沒管，祇聽得個牲口蹄兒響，便算定是騾夫回來了。忙忙的出了房門兒，站在臺階兒底下等着，祇聽得那牲口蹄兒的聲音，越走越近，一直的騎進穿堂門來。看了看，才知不是騾夫，祇見一個人，騎着匹烏雲蓋雪的小黑驢兒，走到當院裏把扯手一攏，那牲口站住，他就棄鎗離鞍下來。這一下牲口，正是正西面東，恰恰的合安公子打了一個照面。公子重新留神一看，原來是一個絕色的年輕女子。祇見他生得兩條春山含翠的柳葉眉，一雙秋水無塵的杏子眼，鼻如懸膽，唇似丹珠，蓮臉生波，桃腮帶靨，耳邊旁帶着兩個硬紅墜子，越顯得紅白分明。正是不笑不說話，一笑兩酒窩兒，說甚麼出水洛神，還疑作散花天女；只是他那鬢如桃李之中，卻又凜如霜雪，對了光兒，好似照着了那秦宮寶鏡一般，幌得人膽氣生寒，眼光不定。公子連忙退了兩步，扭轉身來，要進房去，不覺得又回頭一看，見他頭上罩着一幅元青綉紗包頭，兩個角兒搭在耳邊，兩個角兒一直的蓋在腦後燕尾兒上。身穿一件搭腳面長的佛青粗布衫兒，一封書兒的袖子，不掩蓋着兩隻手；腳下穿一雙二藍尖頭繡碎花的弓鞋，那大小只好二寸有零，不及三寸。公子心裏想道：「我從來怕見生眼的婦女，一見就不覺得臉紅，但是親友本家家裏，我也見過許多的少年閨秀，從不曾見這等一個天人相貌。作怪的是他怎麼這樣一副姿容，弄成恁般一個打扮，不尷不尬，是個甚麼原故呢？」一面想着，就轉身上上了臺階兒，進了屋子，放下那半截藍布帘兒來，巴着帘縫兒望外又看。只見那女子下了驢兒，把扯手搭在鞍子的判官頭兒上，把手裏的鞭子望鞍轡洞落兒裏一插。這個當兒，那跑堂兒的從外頭跑進來，就往西配房儘南頭，止對着自己住的這間店房裏，讓又聽跑堂兒的接了牲口，隨即問了一聲說：「這牲口拉到槽上餵上罷？」那女子說：「不用，你就給

我拴在這廳根兒底下。」那跑堂的拴好了牲口，回身也一般的拿了臉水，茶壺，香火來，放在桌兒上。那女子說：『把茶留下，別的一概不用，要飯要水，聽我的信，我還等一個人，我不叫你，你不必來。』那跑堂兒的聽一句應一句的回身向外去了。跑堂兒的走後，那女子進房去，先將門上的布帘兒高高的吊起來，然後把那張柳木圈椅，挪到當門，就在椅兒上坐定。他也不茶不煙，一言不發，獸獸的祇向對面安公子這間客房瞅着。安公子在帘縫兒裏邊被他看不過，自己倒躲開，在那巴掌大的地下來回的走了。一回，又到帘兒邊望見那女子還在那裏，目不轉睛的向這邊呆望。一連偷瞧了幾次，都是如此。安公子當下便有些狐疑起來，心裏故皺道：『這女子好生作怪，獨自一人，沒個同伴，沒些行李，進了店又不是打尖，又不是投宿，獸獸的單向了我這間屋子望着，是何原故？』想了半日，忽然想起說：『是了，這一定就是我嫌婆說的，那個給強盜作眼線，看道路的甚麼婊子罷。他儼然要到我這屋裏看起道兒來，那可怎麼好呢？』想到這裏，心裏就像小鹿兒一般，突突的亂跳。又想了想，說：『等我把門關上，難道他還叫開門進來不成？』說着，跣的一聲，把那扇單門關上。誰知那門的推關兒掉了，門又走扇，才關好了，吱嚶嚶又開了。再去關時，從帘縫兒裏見那女子，對着這邊不住的冷笑。公子說：『不好，他準是笑我呢，不要理他；只是這門關不住，如何是好？』左思右想，一眼看見那穿堂門的裏邊東首，靠南牆放着碾糧食一個大石頭碌碡，心裏說：『把這東西弄進來，頂住這門就牢靠了。萬一豬一官今日不來，連夜間都可以放心。』一面想，一面要叫那跑堂兒的。無奈自己說話，向來是低聲靜氣，慢條斯理的慣了，從不曾直着脖子喊人。這裏叫他，外邊斷聽不見，爲了半晌難，仗着膽子低了頭，掀開帘子，走到院子當中，對着穿堂門，往外找那跑堂兒的。可巧見他刁着一根小煙兒，交叉着手，靠着廳裏兒在那裏歇腿兒呢。公子見了，鬧了個「點手喚羅成」，朝他點了一點手兒。那跑堂兒的瞧見，連忙的把煙袋桿望着掌上一拍，磕去煙灰，把煙袋掖在油裙裏走來，問公子道：『要茶壺啊，你老？』公子說：『不是，我要另煩你一件事。』跑堂兒的陪笑說道：『這是那兒的話，怎麼煩起來咧？』候候你老，你老吩咐吧！』公子才要開口，未曾說話，臉又紅了。跑堂兒的見這麼樣子說：『你老不用說了，我明白了。想來是將才串店的這幾個姑娘兒，不入你老的眼，要外叫兩個。你老要有熟人，祇管說，別管是誰，咱們都灣轉得了來；你老要沒熟人，我數給你老說。咱們這兒頭把交椅，數東關裏住的晚香玉，那是個尖兒。要講唱的好，叫小良人兒，你老白聽聽那個嗓子，真是掉在地上擰三截兒。還有個旗下巴北京城裏下來的，開過大眼，講桌面兒上那得讓他咧。還有個煙袋疙疙瘩兒，還是個雛兒呢。你老說叫那一個罷？』一套話公子一字兒也不懂。

聽去大約不是甚麼正經話，便羞得他要不的。連忙皺着眉，垂着頭，搖着手，說道：「你這話都不在筋節上。」跑堂兒的道：「我猜的不是。那麼着你老說吧。」公子這才斯斯文文的，指着牆根底下那個石頭碌碡說道：「我煩你把這件東西給我拿到屋裏去。」那跑堂兒聽了一怔，把腦袋一歪，說道：「我的大爺，你老這可是攪我咧！跑堂兒的是說是勤行，講的是提茶壺，端油盤，抹桌子，刷板櫬，人家掌櫃的土木相連的東西，我可不敢動！再說那東西少也有三百來斤，地下這埋着半截子，我就這麼輕輕快快的給你老拿到屋裏去了；我要拿得動那個，我也端頭號石頭，考試舉去了。我還在這兒跑堂兒嗎？你老這是怎麼說呢？」正說話間，祇見那女子叫了聲：「店裏的拿開水來。」那跑堂兒的答應了一聲，躡身就往外取壺去了，把個公子就同泥塑一般，塑在那裏。直等他從屋裏兌了開水出來，公子又叫他說：「你別走，我同你商量。」那跑堂兒的說：「又是甚麼？」公子道：「你們店裏，不是都有打更的更夫麼？煩你叫他們給我拿進來，我給他幾個酒錢。」那跑堂兒的聽見錢了，提着壺站住，說道：「倒不在錢不錢的。你老瞧那傢伙，直有三百斤開外，怕未必弄得行啊！這麼着吧，你老破多少錢吧？」公子說：「要幾百就給他幾百。」跑堂兒的搖頭說：「幾百不行，那得月千楮。」說着，又伸了兩個指頭——這句話公子可斷斷不得明白了！不但公子不得明白，就是聽書的也未必得明白，連我說書的也不得明白。說書的當日聽人演說兒女英雄傳，這樁故事的時候，就查過揚子方言，那部書，那部書竟沒有載這句方言，後來遇見一位市井通品，向他請教，他才討疏出來道是：「月之爲言二也，以月中藏着二字也；干之爲言千，千之爲言吊也，干者千之替語也，吊者千之通稱也，楮之爲言紙也，紙錢也，即古之所爲寓錢喻制錢，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合而言之，月千楮者，兩吊錢也；不僅惟是，如「流十楮」、「玉千楮」，自一二以至九十皆有之。」自從聽了這番妙解，說書的才得明白，如今公諸同好，閒言少敘。——那安公子問了半天，跑堂兒的才說明是要兩吊錢。公子說：「就是兩吊，你叫他們快給我拿進來罷。」跑堂兒的攔下壺，叫了兩個更夫來；那兩個更夫，一個生的頂高細長，叫作杉槁尖子張三，一個生得壯大黑粗，叫作壓油墩子李四。跑堂兒的告訴他二人說：「來把這傢伙，給這位客人挪進屋裏去。」又悄說道：「喂，有四百錢的酒錢呢。」這李四本是個渾蟲，聽了這話，先走到石頭邊說：「這得先問他一間。」上去向那石頭楞子上，噓的就是一腳，那石頭風絲兒也沒動；李四噯喲了一聲，先把腿躡了。張三說：「你攔着吧！那非離了拿壺頭，把根子搜出來行得嗎？」說着，便去取壺頭。李四說：「你把你咱們的繩槓也帶來。這得兩人擡呀！」少時繩槓擡頭來了，這一陣擡了院子裏住店的串店的，已經圍了一圈子人了。安公子在

一旁看着，那兩個更夫脫衣裳，解褲子，磨拳擦掌的才要下鏢頭，祇見對門的那個女子攔身邁步款款的走到跟前，問着兩個更夫說：『你們這是作甚麼呀？』跑堂兒的接口說道：『這位客人，要使喚這塊石頭，給他弄進去。你老躲遠着瞧，小心碰着。』那女子又說道：『弄這塊石頭，何至於鬧的這等馬仰人翻的呀！』張三手裏拿着飯頭看了一眼，接口說：『怎麼馬仰人翻呢？』這傢伙不這麼弄，弄得動他嗎？打諍頑兒呢？那女子走到跟前，把那塊石頭端相了端相，見有二尺多高，徑圓也不過一尺來，約莫也有個二百四五十斤重。原來一個碾糧食的碌碡，上面靠邊，卻有個鑿通了的關眼兒，想是爲拴牲口，再不，插根桿兒，晾晾衣裳用的。他端相了一番，便向兩個更夫說道：『你們兩個閃開。』李四說：『閃開怎麼着？讓你老先生坐下歇歇兒。』那女子更不答言，他先挽了挽袖子，把那佛青粗布衫子的衿子，往一旁一緬，兩隻小腳兒往兩下裏一分，拿着樁兒，挺着腰板兒，身北面南，用兩隻手靠定了那石頭，祇一撼，又往前推了一推，往後攏了一攏，祇見那石頭腳跟上，週圍的土兒就拱起來了，重新轉過身子，去身西面東又一撼，就勢兒用右手輕輕的一擡，把那塊石頭就摺倒了。看的衆人齊打夯兒的喝采，就中也有噠的一聲的，也有喑的一聲的，都悄悄的說道：『這才是勁頭兒呢！』當下把個張三、李四，嚇得目瞪口呆，不由的叫了一聲：『我的佛爺老子！』他才覺得他方才那陣討人嫌鬧的不够味兒。那跑堂兒的一旁看了，也嚇得舌頭伸了出來，半日收不回去。獨有安公子看的心裏反倒加上一層爲難了。甚麼原故呢？他心裏的意思，本時怕那女子進這屋裏來，才要關門，怕關門不牢，才要用石頭頂，及至搬這塊石頭，倒把他招了來了。這個當兒，要說我不用這塊石頭了，斷無此理；若說不用你給我搬，大約更不會行。況且這等一塊大石頭，兩個笨漢，尙且弄他不轉，他輕輕鬆鬆的就把他撥弄躺下了，這個人的本領，也就可想而知。這不是我「自己引水入鷄」，「開門揖盜」麼？祇念得他悔焰中燒，說不出口，在滿院子裏乾轉，這且不言。且說那女子把那石頭摺倒在平地上，用右手推着一轉，找着那個關眼兒，伸進兩個指頭去勾住了，往上祇一提，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頭碌碡，單撒手兒提了起來，向着張三、李四說道：『你們兩個也別閒着，把這石頭上的土，給我拂落淨了。』兩個人屁滾尿流，答應了一聲，連忙用手拂落了一陣，說：『得了。』那女子才回過頭來，滿面含春的向安公子道：『尊客，這石頭放在那裏？』那安公子羞得面紅過耳，眼觀鼻，鼻觀心的答應了一聲說：『有勞！就放在屋裏罷。』那女子聽了，便一手提了石頭，款動一雙小腳兒，上了臺階兒，那隻手撩起了布帘，跨進門去，輕輕的把那塊石頭放在屋裏南牆根兒底下，回轉頭來，氣不喘，面不紅，心不跳。衆人伸頭探腦的，向屋裏看了，無不詫異。不言看熱鬧的。

這些人，三三兩兩，你一言，我一語的猜疑講究。卻說安公子見那女子進了屋子，便走向前去，把那門上的布帘兒掛起，自己倒閃在一旁，想着好讓他出來。誰想那女子放下石頭，把手上的土，拍了拍，抖了抖，一回身就在靠桌兒的那張椅子上坐下。安公子一見，心裏說道：『可怎麼好怕他進來，他進來了，盼他出來，他索性坐下了！』心裏正在爲難，祇聽得那女子反客爲主，讓着說道：『尊客，請屋裏坐。』這公子欲待不進去，行李銀子都在屋裏，實在不放心，欲待進去，合他說些甚麼，又怎生的打發他出去。俄延了半晌，忽然靈機一動，心中悟將過來：『這是我粗心大意。我若不進去，他怎得出來？我如今進去，祇要如此如此，怎般怎般，他難道還有甚麼不走的道理不成？』這正是：

也知蕪蘭非凡草，怎奈富門礙着人。

要知安公子怎生開發那女子，那去到褚一官的兩個驛夫回來，到底怎生掇賺安公子，那安公子信也不信，從也不從，都從下回書交代。

第五回 小俠女重義更厚情 怯書生避難反遭禍

這回書緊接上回，講得是安公子一人落在荏平旅店遇見一個不知姓名的女子，花容月貌，荆釵布裙，本領驚人，行蹤難辨，一時錯把他認作了一個來歷不明之人，加上一番防範。偏偏那女子又是有意而來，彼此陰錯陽差，你越防他，他越近你，防着防着，索性防到自己屋裏來了！及至到了屋裏，安公子是讓那女子出來，自己好進去；那女子是讓安公子進去，他可不出來。安公子是女孩兒一般的人，那裏經得起這等的魔法，不想這一磨，正應了俗語說：『鐵打房樑磨繡針，』竟磨出一個兒識來了。道他有了個甚麼見識，說來好笑，卻也可憐，祇見他一進屋子，便忍着羞，向那女子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算是自個致謝。那女子也深深的還了個萬福。二人見禮已畢，安公子便向那馬轎子裏拿出兩吊錢來，放在那女子跟前，卻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那女子忙問說：『這是甚麼意思？』公子說：『我方才有言在先，拿進這塊石頭來，有兩吊謝儀。』那女子笑了一笑說：『豈有此理，笑話兒了！』因把那跑堂兒的叫來說：『這是這位客人賞你們的，三個人拿去分了罷。』那兩個更夫止在那裏平墊方才起出來的土，聽見兩吊錢，也跑了過來。那跑堂兒的先說：『這我們怎麼倒穩吃三注呢？』那女子說：『別累贅拿了去，我還幹正經的呢。』三

個人謝了一謝，兩個更夫就合他在牆外的分起來。那跑堂兒的祇叫得苦；他原想着這是點外財兒，這頭兒要了兩吊，那頭兒說了四百，一吊六百又是捲穩的下腰了，不料給當面抖擻亮了，也祇得三十一合那兩個，每人六百六十六的平分。分完了，也算多剩了兩個大錢，掖在耳朵眼兒裏，合兩個更夫拿着鐵頭繩橫去了，不提。公子見那女子這光景，自己也知道這兩串錢又弄疑相了，才待越兒的躲開，那女子讓道：「尊客請坐，我有話請教。請問尊客上姓，仙鄉那裏？你此來自然是從上路來，到下列去，是往那方去，從何處來看你？既不是官員赴任，又不是買賣經商，更不是覓衣求食，究竟有甚麼要緊的勾當，怎生的伴當也不帶一個出來，就這等孤身上路呢？請教。」公子聽了頭一句，就想起嫵嫵爹囑咐的「逢人祇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的話來了。想了想：「算這『安』字說三分，可怎麼樣的分法兒呢？難道我說我姓賈頭兒，還是說我姓女不成？況且祖宗傳流的姓，如何假得？」便直捷了當的說：「我姓安。」說了這句，自己可不會問人家的姓，緊接着就把那家住北京，改了個方向兒，前往河南，掉了個過兒。說：「我是保定府人。我從家鄉來，到河南去，打算謀個館地作幕。我本有個伙伴在後面走着，大約早晚也就到。」那女子笑了笑說：「原來如此，祇是我還要請教這塊石頭，又要他何用？」公子聽了這句，口中不言，心裏暗想道：「這可沒的說了，怎麼好說我怕你是個給強盜看道兒的，要頂上這門，不准你進來呢？」祇得說是：「我見這店裏串店兒閒雜人過多，不耐這煩擾，要把這門頂上，便是夜裏也謹嚴些。」自己說完了，覺着這話說了個週全，遮了個嚴密；這大概算得「逢人祇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了。祇見那女子未曾說話，先冷笑了一聲，說：「你這人怎生的這等枉讀詩書，不明世事？你我萍水相逢，況且男女有別，你與我無干，我管你不着。如今我無端的多這番閒事，問這些閒話，自然有個原故。我既這等苦苦相問，你自然該該侃侃而談，怎麼問了半日，你一味的吞吞吐吐，枝枝梧梧，你把我作何等人看待？」列公若論安公子，長了這麼大，大約除了受父母的教訓，還沒受過這等大馬金刀兒的排揎呢。無奈人家的詞嚴義正，自己膽怯心虛，祇得陪着笑臉兒說：「說那裏話？我安某從不會說謊，更不敢輕慢人，這個還請原諒。」那女子道：「這輕慢不輕慢，倒也不在我心上，我是天生這等一個多事的人，——我不願作的，你哀求會子也是枉然；我一定要作的，你輕慢些兒也不要緊，這且休提。你若說你不是說謊話，等我一椿椿的點破了給你聽：你道你是保定府人，聽你說話，分明是京都口吻，而且滿面的詩禮家風，一身的簪纓勢派，怎的說倒是保定府人？你道你是往河南去，如果往河南去，從上路就該岔道，如今走的正是山東大路，奔江南江北的一條路程；若說你往江南淮安一帶還說得去，怎的

說倒是往河南去，你又道你是到河南作幕，你自己自然覺得你斯文一派，像個幕賓的樣子，祇是你不會自己想想，世間可有個行囊裏裝着兩三千銀子，去找館地當師爺的麼？公子聽到這裏，已經打了個寒噤，坐立不安。那女子又復一笑，說：「祇有你說的，還有個夥伴在後邊，這句話倒是句實話，祇是可惜你那個伙伴的病，又未必得早晚就好，來得怎快？你想，難道你這些話都是肺腑裏掏出來的真話不成？」一席話把個安公子嚇得閉口無言，暗想道：「怎麼我的行藏他知道的這等詳細，這樣看起來，這人好生作怪。不知是甚麼給強盜作眼線的，莫不竟是個大盜，從京裏就跟了下來。果然如此，不但嫵嫵爹在跟前不中用，就褚一官來也未必中用。這便如何是好呢？」不言公子自己肚裏猜度，又聽那女子說：「再講到你這塊石頭的情節，不但可笑可憐，尤其令人可惱。你道是爲怕店裏開雜人攪擾，你今日既下了這座店，站了這間房，這塊地方，今日就是你的產業了。這些串店的固是討厭，從來說：『無君子不養小人』——這等人喜歡的時節，付之行雲流水也使得；煩惱的時節，狗一般的可以吆喝出去，你要這塊石頭何用？再要講到夜間嚴謹門戶，不怕你腰纏萬貫，落了店都是店家的干係，用不着客人自己費心。況且在大路上大店裏，大約也沒有這樣的笨賊，來做這等的笨事。縱說有銅牆鐵壁，擋的是不來之賊；如果來了，豈是這塊小小的石頭擋得住的？如今現身說法，就拿我講兩個指頭，就輕輕兒的給你提進來了，我白日就提得了來，夜間又有甚麼提不開去的？你又說這塊石頭何用？你分明是誤認了我的來意，妄動了一個疑團，不知把我認作一個何等！故此我才略略的使些神通，作個榜樣，先打破你這疑團，再說我的來意。怎麼的益發的左遮右掩，瞻前顧後起來。尊客，你不但負了我的一片熱腸，祇怕你還要前程自誤！」列公大凡一個人，無論他怎樣的理直氣壯，足智多謀，祇怕道着心病。如今安公子正在個疑鬼疑神的時候，遇見了這等一個神出鬼沒的腳色，一番話說得言逆耳，字字誅心，叫那安公子怎樣的開口，只急得他滿頭是汗，萬慮如麻，紫漲了面皮，倒抽口涼氣，也的一聲撇了酥兒了。那女子見了，不覺呵呵大笑起來，說：「這更奇了！鐘不打一響，話不說不明，有話到底說呀！怎麼哭起來了呢？再說你也是大高的個漢子咧，並不是小，就是小，有眼淚也不該向我們女孩兒流哇！」這句話一愧，這位小爺索性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那女子道：「既這樣，讓你哭。哭完了我到底要問，你到底得說。」公子一想：「我原爲保護這幾兩銀子，怕誤了老人家的大事，所以才苦苦的防範支吾，如今他把我的行藏，說的來如親兒的一般，就連這銀子的數目他都曉得，我還瞞些甚麼來？況且看他這本領心胸，慢說取我這幾兩銀子，就要我的性命，大約也不費甚麼事；或者他問我，果真有個道理也未可

知。」左思右想，事到其間，也不得不說了。他便把他父親怎的半生攻苦，才得了個榜下知縣；怎的被那上司因不託人情，不送壽禮，忌才貪賄，便尋了個錯縫子參了，革職拿問，下在監裏，帶罪賠修；自己怎的丟下功名，變了田產，去救父親這場大難；怎的上了路，幾個家人回去的回去，沒來的沒來，臥病的臥病，只剩了自己一人；那華奶公，此時怎的不知生死；打發驢夫去找，一官夫婦怎的又不知來也不來，一五一十從頭至尾，本本源流，滔滔滾滾的對那女子哭訴了一遍。那女子不聽猶可，聽了這話，只見他柳眉倒豎，杏眼圓睜，腮旁烘起兩朵紅雲，頭上現出一團煞氣，口角兒一動，鼻翅兒一擻，那副熱淚，就在眼眶兒裏滴溜溜的亂轉，祇是不好意思哭出來。他便搭訕着理了兩鬢，用袖子把眼淚沾乾，向安公子道：「你原來是位公子，公子，你這些話，我卻知道了，也都明白了。你如今是窮途末路，舉目無依，便是你請的那褚家夫婦，我也曉得些消息，大約他絕不得來，你不必妄等。我既出來多了這件事，便在我身上，還你這人財無恙，父子團圓。我跟前還有些未了的小事，須得親自走趨，回來你我短話長說着。此時才不過午初時分，我早則三更，遲則五更必到，儻然不到，便等到明日也不爲遲。你須要步步留神；第一拿定主意，你那兩個驢夫回來，無論他說褚家怎樣的個回話，你總等見了我的面，再講動身。要緊，要緊！」說着，叫了店家拉過那驢兒騎上，說了聲：「公子保重，請了！」一陣電捲星飛，霎時不見人影。半日公子還站在那裏呆望，悵悵如有所失。卻說那女子搬那石頭的時節，衆人便都有些詫異；及至合公子攀談了這些話，窗外便有許多人，走來走去的竊聽。一時傳到鋪主人耳中，那店主人本是個老經紀，他見那女子行跡有些古怪，公子又年輕不知庶務，生恐弄出些甚麼事來，店中受累，便走到公子房中要問個端的。那公子正想着方才那女子的話，在那裏納悶，見店主人走進來，祇得起身讓坐。那店主人說了兩句閒話，便問公子道：「客官，方才走的那個娘兒們是一路來的麼？」公子答說：「不是。」店主人又問：「這樣，是一定向來認識，在這裏遇着了？」公子道：「我連他的姓名誰，家鄉住處，都不知道，從那裏認得起？」店主人說：「既然如此，我可有句老實話說給你，客官，你要知我們開了這座店，將本圖利，也不是容易，一天開了店門，凡是落我這店的，無論腰裏有個一千八百，以至一吊兩吊，都是店家的干係，保得無事，彼此都願意，萬一有個失閃，我店家推不上乾淨兒來。事情小，還不過費些精神唇舌；到了事情大了，跟着經官動府，聽審隨衙，也說不了。這咱們可講得是各由天命，要是你自己各兒招些邪魔外祟來弄的受了累，那我可全不知道。據我看，方才這個娘兒們太不對眼，還沾着有點子邪道。漫說客官你，就連我們開店的，只管甚麼人都經見過，真斷不透這個人來。我們也得小心，客官你自己也得小心！」

公子着急說：「難道我不怕嗎？他找了我來的，又不是我找了他來的。你叫我怎麼個小心法兒呢？」那店主人道：「我倒有個主意，客官，你可別想左了！聽我們這些開店的，仗的是天下仕宦行幕，那怕你進店來，喝壺茶，吃張餅，都是我的財神爺，再沒說會着財神爺往外推的。依我說，難道客官你真個的還等他三更半夜的回來不成？知道弄出個甚麼事來，莫如趁天氣還早，躲了他晚上果然來的時候，我們店裏就好合他打饑荒了。你老白想想，我這話是爲我，是爲你？」公子說：「你叫我一個人兒，躲到那裏去呢？」那店主人往外一指說：「那不是他們腳上的夥計們回來了。」公子往外一看，祇見自己的兩個驢夫回來了。公子連忙問說：「怎麼樣？見着他沒有？」白臉兒狼說：「好容易才找着了那個老爺，給你老討了個好兒來。他說家裏的事情搞不開，不得來請你老親自去，今兒就在他家住，在他家老等。」公子聽了猶疑，那店主人便說：「這事情巧了，客官，你就借此避開了，豈不是好？」那兩個驢夫都問：「怎麼回事？」店家便把方才的話說了一遍。驢夫一聽，正中下懷，使一力的攙攙公子快走。公子固是十分不願，一則自己本有些害怕，二則當不得驢夫店家兩下裏七言八語，三則想着相離也不過二十多里地，且到那裏見着褚一官也有個依傍，四則也是他命，中注定了，合該有這場大難。心中一時忙亂，便把華奶公喝呀的走不得小路，合那女子說的，務必等他回來見了面，再走的這些話，全忘在九霄雲外，便忙忙的收拾行李，騎上牲口，帶了兩個驢夫，竟自去了。列公說書的說了半日，這女子到底是個何等樣人，他到此究竟爲着些甚麼事，因何苦苦的追問安公子的詳細原委，又怎的知道安公子一路行藏，他既合安公子素昧平生，爲甚麼挺身出來，要攬這樁閒事，及至交代了一番話，又匆匆的那裏去了？若不一一交代明白，聽書的聽着，豈不氣悶？如今慢慢把他的姓名籍貫，原來這人天生的英雄氣壯，兒女情深，是個脂粉隊裏的豪傑，俠烈場中的領袖。他自己心中，又有一腔的瀾天恨事，透骨酸心，因此上雖然是一個女孩兒，做成了個抑強扶弱的性情，好作些殺人揮金的事業。路見不平，便要拔刀相助，一言相契，便肯灑膽訂交；見個敗類，縱然勢焰薰天，他看着也同泥猪瓦狗，遇見正人，任是貧寒求乞，他愛的也同威鳳祥麟，——分明是變化不測的神龍，好比那慈悲度人的菩薩。那兩個驢夫，在岔道口土山前，先看見的那個騎驢兒的，便是這個人。他從山下經過，耳輪中正聽得白臉兒狼說：「咱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裏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還不顧他的情呢？」的這句話，心中一動說：「這不是一樁倚勢圖財的勾當麼？」他便把驢兒一帶，繞到山後，下了驢兒，從山後上去，隱在亂石叢樹裏竊聽多時，把白臉兒狼，傻狗二人商量的傷天害理的這段陰謀，聽了個詳細。登時義憤填胸，便依着那兩個驢夫說的路

數兒，順了大道一路尋來，要訪候安公子，看看他怎生一個人，怎樣一個來歷。及至到那悅來老店訪着了，見安公子那一番舉動，早知他是不通世路艱難，人情利害的一個公子哥兒。看着不由得心中卻是可笑，又是可憐；想着這番情由，又不覺得着惱。因此借那塊石頭，作了一個見面搭話的由頭。誰想安公子面嫩心虛，又吞吞吐吐的不肯道出實話，他便點破了疑團，一席話激出公子的實話來，才曉得安公子是個孝子。又恰恰的碰上了他那一腔酸心恨事，動了個同病相憐的心意，想救他這場大難。方才又明聽得兩個驢夫商量，不給褚一官送那封信去，便是安公子不受驢夫的賺，不肯動身，又叫他一人怎樣的登程，因此自己便輕輕兒的把這樁不相干，沒頭腦的事兒一肩擔了起來。想着先走這趟，把這事弄個澈底周全，也不值得問這兩個驢夫，自己自然有個叫他的好好的送安公子穩到淮安的本領，故此臨行諄諄的囑咐公子，無論驢夫怎樣個說法，務必等他回來見面再行。至於那老店主的一番好意，可巧成就了驢夫的一番陰謀，那女子如何算計得到？這又叫作「無巧不成書」。如今說書的把這話交代清楚，不再絮煩，言歸正傳。卻說那兩個驢夫引着安公子出了店門，順着大路轉了那條小路，一直的奔了岔道口的那座大上山來。書裏交代過的，從這山往南岔道，便是上二十八棵紅柳樹的路，往北岔道，便是上黑風崗的路。他兩個不往南走，引了安公子往北而行。行了一程，安公子見那路漸漸的崎嶇不平，亂石荒草，沒些村落人煙，心中有些怕將起來，便說：「怎的走到這等荒僻地方來了？」白臉兒狐答說：「這是小道兒。那比得官塘大道呢？你看遠遠的，不是有座大山崗子嗎？過了那山崗子不遠兒，就瞧見那二十八棵紅柳樹咧！」公子只得催着牲口，趨向前去行了一程，來到黑風崗的山腳下，祇見白臉兒狼向獵狗使了個眼色說：「你可緊跟着些兒走，這得照應着行李，合那個空驢子。我先上崗子去看，有對頭來的牲口，好招呼他一聲兒，不然，這等窄道兒擠到一塊子，可就不好開步咧！」公子心下說：「不想這兩個驢夫如此盡心，到了倒得賞他一賞。」那白臉兒狼說着，把驢子加上一鞭子，那驢子便響着腦袋使着勁，奔上坡去，提的脖子底下那個鈴鐺，唏唧嘩嘩的響。不想上了不過一箭多遠，那驢子忽然窩裏發砲的一閃，把那白臉兒狼從驢子上掀將下來。你道這是甚麼原故？這個書雖是小說評話，卻沒那些說鬼說神沒對證的話。原來那白臉兒狼止走之間，路旁有棵多年的乾老樹，那老樹一半截，剩了一個梢兒活着，下半截都空了，裏頭住了窩老梟。這老梟大江以南叫作「貓頭鷹」，大江以北叫作「夜貓子」。深山裏面，隨處都有。這山裏等閒無人行走，那夜貓子白日裏又不出窩，忽然聽得人聲，祇道有人拘他的窩兒來了，便橫沖了出來。一翅膀正攔在那驢子的眼睛上，那驢子護疼，把腦袋一

撥甩，就把騎着的人揪了下來，連那脖子底下拴的鈴鐺，也就掉了，落在地下。那騾子見那鈴鐺滿地亂滾，又一眼岔，他便一蹶頭，順着黑風崗的山根兒跑了下去，那馱騾又是懸羸的，一個一跑，那三個也跟了下來。白臉兒狼捧的那草帽子也丟了，幸而不會摔重。他見四頭騾子都跑下去，一咕嚕爬起身來，顧不得帽子，撒開腿就趕。這趕腳的營生，本來兩條腿跟着四條腿跑，還趕不上。如今要一個人跟着四頭騾子跑，那裏想趕得上呢？一路緊趕緊走，慢慢走，一直的趕至一座大廟跟前。那廟門前有個飲馬槽，那騾子奔了水去，這才一個站住，都站住了。獐狗先下了牲口，攏住那個騾子罵道：『不是遺債的東西，等着今兒晚上宰了你吃肉。』安公子在牲口上定了定神，下來口裏歎道：『怎麼又岔出這件事來？』擡頭一看，只見那廟好一座大廟，只是破敗的不成個模樣。山門上是一『能仁古刹』四個大字，還依稀彷彿看得出來。正中山門外面，用亂磚砌着，左右兩個角門，儘石頭有個車門，也都關着。那東邊角門牆上，卻掛着一個木牌，上寫『本廟安寓過往行客』。隔牆一望，裏面塔影沖霄，松聲滿耳，香煙冷落，殿宇荒涼。廟外有合抱不交的幾株大樹，挨門一棵樹下，放着一張桌子，一條板凳，桌上晾着幾碗茶，一個錢筐籬樹上掛着一口鐘，一個老和尚在這裏坐着，賣茶化緣。公子便問那老和尚道：『這裏到二十八棵紅柳樹還有幾遠？』那老和尚說：『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怎的走起這條路來？你們想是從大路來的呀？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自然該從岔道口往南去才是呢。』公子一聽：『這不又繞了遠兒了嗎？』說着，祇見那白臉兒狼滿頭大汗的趕來了。公子問他道：『你看如今又就擱了這半日工夫，得甚麼時候才到呢？』白臉兒狼氣喘吁吁的說：『不值甚麼，咱們再繞上崗子去，一下崗子就快到了。』公子向西一望，見那太陽已經下山，看看的要落下去，便指着說道：『你看這還趕的過這崗子去嗎？』兩個騾夫未及答言，那老和尚便說：『你們這時候還要過崗子，可是不不要命喝粥了。我告訴你們，這山上兩月頭裏，出了一個兒山貓，前幾天兒的工夫傷了兩三個人了。這往前去，也沒飯店人家，依我說，你們今晚且在廟裏住下，明日早起再過崗子去罷。』說着，拿起鐘鉢子來，噹噹噹的便把那鐘敲了三下。祇見左邊的那座角門，嘩喇一響，早走出兩個和尚來。一個是個瘦長身量，生得渾身精瘦，約有三十來歲，一個是個禿子，將就材料，當了和尚，也有二十來歲。一齊向公子說：『施主尋宿兒吧？廟裏現成的茶飯，乾淨房子住一夜，隨心布施，不爭你的銀錢。』公子才點了點頭，還沒說出來，那白臉兒狼忙搶過來說：『你別攪局，我們還趕道兒呢。』那兩個和尚發話道：『人家本主兒都答應了，你不答應，就是我們僧家賺個幾百香火錢，也化的是十方施主的，沒化你的。』不由分說，就先把那馱行李的騾子拉進門。

去。優狗忙攔他說：『你也不打聽打聽，誰買的胡琴兒，你就拉起來咧。』白臉兒狼一見，生怕吵鬧起來，倒誤了事，想了想：『天也真不早了，就趕到崗上，天黑了也不好行事，又加着自己也跑乏了，索性今晚在廟裏住下，等明日早走，依舊如法泡製，也不怕他飛上天去！』便攔優狗說：『不，咱們就住下罷。』他倒先轟着騾子趕進門來。公子進門一看，原來裏面是三間正殿，東西六間配殿，東南角上一個隨牆門，裏邊一角拐角牆擋住，看不見院落。西南上一個柵欄門，裏面馬棚槽道俱全。那佛殿開窗脫落，滿地鴿鵲糞，敗葉枯枝，祇有三間西殿，邊糊着窗紙，可以住人。那和尚便引了公子，奔西配殿來。公子站在臺階上，看着卸行李，兩個和尚也幫着搭那馱子，搭下來往地下一放，覺得斤兩沉重，那瘦的和和尚向着那禿子丟了個眼色道：『你告訴當家的一聲兒，出來招呼客人。』那禿子會意，應了一聲。去不多時，祇見從那邊隨牆門兒裏，走出一個胖大和尚來。那和尚生得濃眉大眼，赤紅臉，糟鼻子，一嘴巴子硬觸觸的鬍子，腿兒脖子上帶着兩三道血口子，看那樣子像是抓傷的一般。他假作斯文一派，走到跟前，打着問訊說道：『施主辛苦了，裏不潔淨，污辱眾位罷咧。請到禪裏歇罷。那裏話事方便，也嚴緊些。』公子一面答禮，回頭看了看，那配殿裏原來是三間通連，南北順面兩條大坑，卻也實在難住，便同了那和尚往東院而來。一進門兒是極寬展的，一個平正院落，正北三間出廊正房，東首院牆另有個月亮門兒，望着裏面像是個廚房樣子。進了正房，東間有槽隔斷堂屋，西間一通連，西間靠窗南坑，通天掛插，堂屋正中一張方桌，兩個杌子，左右靠壁子兩張春檯，東裏間靠西壁子，一張木牀，按牀靠窗兩個杌子，靠東牆正中一張條桌，左右南北擺着一對小平頂櫃，北面卻又隔斷一層，一個小門，似乎是個堆零星的地方，屋裏也放着臉盆架等物。那當家的和尚，讓公子堂屋正面東首坐下，自己在下相陪。這陣隔，那天就是上燈的時候兒了。那天正是八月初旬天氣，一輪皓月漸漸東升，照得院子裏如同白晝，接着那兩個和尚把行李等件送了進來，堆在西間坑上。當家的和尚吩咐說：『那腳上的兩個夥計，你們招呼罷。』兩個和尚笑嘻嘻的答應着去了。只聽那胖和尚高聲叫了一聲：『三兒點燈來。』便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和尚，點了兩個蠟燭來，又去給公子倒茶打臉水。門外化緣的那個老和尚，也來照料着，恭恭敬敬服侍公子。公子心裏十分過意不去。一時茶罷，緊接着端上菜來，四碟兩碗，無非豆腐麵筋青菜之類，那曲盤裏，又有兩個盅子，一把酒壺。那老和尚隨後又拿了一壺酒來，壺梁兒上拴着一根紅頭繩兒，說：『當家的這壺是你老的，也放在桌兒上。』那和尚陪着笑，向安公子說：『施主，僧人這裏是個苦地方，沒甚麼好吃的。就是一盅素酒，倒是咱們廟裏自己浸的。』和尚說着，站起來拿公子那把壺滿滿的斟了一

盅送過去。公子也連忙站起來說：『大師傅，不敢當！』和尚隨後把自己的酒也斟上，端着盅兒，讓公子說：『施主，請！』公子端起盅子來，虛舉了一舉，就放下了。讓了兩遍，公子總不肯沾唇，那和尚說：『酒涼了，換一換罷。』說着，站起來把那盅倒在地上，又斟了一盅，說道：『喝一盅，僧人五葷都戒，就祇喝一口素酒，這個東西，冬天播寒，夏天解疫，像走長道兒，還可以解乏。喝了這一盅，我再不讓了。』那和尚一面送酒，公子一面用手謙讓，說：『別斟了，我是天性不飲。』抵死不肯從命。一時匆忙，手裏不曾接住，一失手，連盅子帶酒掉在地下，把盅子碰了個粉碎，潑了一地酒。不料這酒潑在地下，忽然間唸的一聲，冒上一股火來，那和尚登時翻轉面皮，說道：『呸！我將酒敬人，並無惡意。怎麼你酒也潑了，把我的盅子也碎了，你這個人，好不懂交情。』說着，伸過手來，把公子的手腕拿住，往後一擰，公子噁啞了一聲，不由的就轉過臉去，口裏說道：『大師傅！我是失手，不要動怒。』那和尚更不答話，把他推推搡搡，推到廊下，祇把這隻胳膊往廳柱上一綁，又把那隻胳膊也拉過來，交在一隻手裏，騰出自己那隻手來，在僧衣裏抽出一根麻繩來，十字八道，把公子的手捆上。祇嚇得那公子魂不附體，戰兢兢的哀求說：『大師傅，不要動怒！你看菩薩分上，憐我無知，放下我來，我喝酒就是了。』那和尚儘他哀告，總不理他，怒轟轟的走進房去，把外面大衣脫了，又拿了一根大繩出來，往公子的胸前一搭，向後抄手，繞了三四道，打了一個死扣兒。然後擰成雙股，往腿下一道道的盤起來，繫了個繩頭。他便叫三兒拿傢伙來，祇見那三兒連連的答應說：『來了，來了！』手裏端着一個紅銅鑊子，盛着半鑊子涼水，鑊子邊上擱着一把一尺來長，撥風也價似的牛耳尖刀。公子一見，嚇的一身雞皮疙瘩，頂門上轟的一聲，祇有兩眼流淚，氣喘聲嘶的分兒，也不知要怎麼哀求才好。沒口子祇叫：『大師傅，可憐你殺我一個，便是殺我三個。』那和尚睜了兩隻圓彪彪的眼睛，指着公子道：『呸！小小子兒，別說閒話。你聽着，我也不是你的甚麼大師傅，老爺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有名的赤面虎黑風大王的便是。因為看破紅塵，削了頭髮，因見這座能仁古剎，正對着黑風崗的中峯，有些風水，故此在這裏出家，作這樁慈悲勾當。像你這個樣兒的，我也不知宰過多少了。今日是你的天月二德，老爺家裏有一點摘不開的家務，故此不會出去，你要啞默悄悄的過去，我也不耐煩去請你來了。如今是你肥豬拱門，我看你肥豬拱門的這片孝心，怪可憐看見的，給你留個囫圇尸首，給你口藥酒兒喝，叫你糊裏糊塗的死了，就完了事呢。怎麼轟着你的鼻子兒尖，眼睛兒亮，睜出來了，抵死不喝。我如今也不用你喝了。你先抵回死我，我睜，我要看看你這心有幾個窟窿兒。你瞧那廚房院子裏，有一眼沒底兒的乾井，那就是你的地方兒。這也不值你嚇的，這個嘴臉，二十年又是這腔高。』

的漢子，明年今日，是你抓過兒的日子，咱爺兒倆有緣，我還吃你一碗羊肉打過水麵呢，再見罷！」說着，兩隻手一層層的把住公子的衣衿，噎噎一聲，祇一扯扯開，把大衿向後又掖了一掖，露出那個白嫩嫩的胸膛兒來。他便向銅鑼子裏拿起那把尖刀，右手四指攤定了刀靶，大拇指按住了刀子的掩心，先把右胳膊往後一掣，豎起左手大指來，按了安公子的心窩兒。可憐公子此時早已魄散魂飛，雙眼緊閉，那兇僧描準了地方兒，從胳膊肘兒上往前一用勁，對着公子的心窩兒刺來，祇聽「撲嗚呀！咕咚！噹啷！」三個人裏頭，先倒一個。這正是：

雀捕螳螂人捕雀，暗送無常死不知。
要知那安公子的性命何如，下同書交代。

第六回 雷轟電掣彈斃兇僧 冷月昏鐙刀殲餘寇

這回書緊接上回不消多餘交代。上回書表得是那兇僧把安公子綁在廳柱上，剝開衣服，手執牛耳尖刀分心就刺，祇聽得撲的一聲，咕咚倒了一個。這話聽書的列公再沒有聽不出來的，祇怕有等不看書裏節目，妄替古人擔臺的，聽到這裏先哭眼抹淚起來。說書的罪過，可也不小。請放心倒的不是安公子。怎見得不是安公子呢？他在廳柱上綁着，請想怎的會咕咚一聲倒了呢？然則這倒的是誰？是和尙。和尙倒了，就直捷痛快的說和尙倒了，就完了事了。何必鬧這許多累贅呢？這可就是說書的一點兒鼓噪。閒話休提，卻說那兇僧手執尖刀，望定了安公子的心窩兒才要下手，祇見斜刺裏一道白光兒，閃爍爍從半空裏撲了來，他一見就知道有了暗算了。且住，一道白光兒怎曉得就是有了暗算？書裏交代過的，這和尙原是個滾了馬的大強盜，大凡作個強盜，也得有強盜的本領，強盜的本領，講得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漫講白晝對面相持，那怕夜間腦後有人暗算，不必等聽出腳步兒來，未從那兵器來到跟前，早覺得出個光頭來，轉身就要招架個着；何況這和尙動手的時節，正是月色東升，照的如同白晝。這白光兒正迎着月光而來，有甚麼照顧不到的？他一見，連忙的就將刀子往回來一掣，待要躲閃，怎奈右手裏便是牌戶，左手裏又站着一個三兒，端着一鏟子涼水，在那裏等着安公子的心肝五臟。再沒說反倒往前迎上去的理，往後料想一時倒退不及，他便起了一個賊智，把身子往下一蹲，心裏想着且躲開了頸喉咽喉，讓那白光兒從頭上撲空了過去，然後騰出身子來，再作道理。誰想他的

身子躡得快，那白光兒來得更快，颯的一聲，一個鐵彈子正着在左眼上；那東西進了眼睛，敢是不要站住。一直的奔了後腦子的腦瓜骨咯噔的一聲，這才站住了。那兇僧雖然兇橫，他也是個肉人，這肉人的眼珠子上，要着上了這一件東西，大概比揉進一個沙子去利害，祇疼得他哎喲一聲，咕咚往後便倒，嚙啣手裏的刀子也扔了。那時三兒在旁邊正默默的望着公子的胸脯子，要看着這回刀尖出彩，祇聽咕咚一聲，他師傅跌倒了，嚇了一跳，說：『你老人家怎麼了！這准是使猛了勁，岔了氣了！等我騰出手來扶起你老人家來吧。』才一轉身，彎着腰要把那銅鑊子放在地下好去攙他師傅，這個當兒又是照前颯的一聲，一個彈子從他左耳朵眼兒裏打進去。打了個過腔兒，從右耳朵眼兒裏鑽出來，一直打到東邊那個廳柱上，吧噠的一聲打了一寸來深，進去嵌在木頭裏邊。那三兒祇叫得一聲：『我的媽呀！』鏗把個銅鑊子扔了，咕咕也窩在那裏了。那銅鑊子裏的水濺了一臺階，那鑊子唏啞唏啞的一陣亂響，便滾下臺階去了。卻說那安公子此時已是魂飛魄散，背了過去，昏不知人，祇剩得悠悠的一絲氣兒在喉間流連。那大小兩個和尚急的一聲就雙雙的肉體成聖，他全不得知，及至聽得銅鑊子掉在石頭上鏗的一聲響，倒驚得甦醒過來。你道這銅鑊子怎的就能治昏迷不省呢？果然這樣，那點蘇合丸，開通關散，薰草紙，打醋炭這些方法都用不着，儼然遇着個背了氣的人，祇鼓打一陣銅鑊子就好了。列公不是這等講。人生在世，不過仗着「氣」「血」兩個字。五臟各有所司，心生血，肝藏血，脾統血。大凡人受了驚恐，膽先受傷，肝膽相連，膽一不安，肝葉子就張開，開了便藏不住，血不歸經，必定的奔了心去，心是件空靈的東西，見了渾血，豈有不模糊的理。心一模糊，氣血都滯住了，可就背過去了。安公子此時就是這個道理。及至猛然間聽得那銅鑊子鏗啞的一聲響，心中吃那一嚇，心繫兒一定，是往上一提，心一離血，血依然隨氣歸經，心裏自然就清楚了。這是個至理，不是說書的造謠言。如今卻說安公子甦醒過來，一睜眼，見自己依然綁在柱上，兩個和尚倒叉橫輪豎臥，血流滿面的倒在地下，喪了殘生。他口裏連稱怪事，說：『我安驥此刻還是活着，還是死了？這地方還是陽世，還是陰司？我這眼前見的這光景，還是人境啊，還是鬼境啊？還他……』這口裏句話，說還不曾說完，祇見半空裏一片紅光，好似一朵彩霞，嘖嘖，一直的飛到面前。公子口裏說聲：『不好！』重又定睛一看，那裏是甚麼彩霞，原來是一個人。祇見那人頭上罩一方大紅綢綳包頭，從腦後燕尾邊兜向前來，擰成雙股兒，在額上紮一個蝴蝶扣兒。上身穿一件大紅綢綳箭袖小襖，腰間繫一條大紅綢綳重穗子汗巾，下面穿一件大紅綢綳甩襠中衣，腳下的褲腿兒看不清楚，祇是登着一雙大紅香羊皮挖雲實納的平底小靴子。左肩上掛着一張彈弓，

背上斜背着一個黃布包袱，一頭搭在右肩上，那一頭兒卻向左肩脅下掏過來繫在胸前；那包袱裏面是甚麼東西，卻看不出來，祇見他芙蓉臉上，掛一層威凜凜的嚴霜，楊柳腰間，帶一團冷森森的殺氣。雄赳赳，氣昂昂的，一言不發闖進房去，先打了一照，回身出來，就擡腿，吧的一腳，把那小和尚的尸首踢在那拐角牆邊，然後用一隻手捉住那大和尚的領門兒，一隻手揪住腰袴，提起來，祇一扔，合那小和尚扔在一處。他把腳下分撥得清楚，便躡身下去，把那把刀子搶在手裏，直奔了安公子來。安公子此時嚇得眼花撩亂，不敢出聲，忽見他手執尖刀，奔向前來，說：「我安驥這番性命休矣！」說話間，那女子已走到面前，一伸手先用四指搭住安公子胸前橫綁的那一股兒大繩，向自己懷裏一帶。安公子哼了一聲，他也不睬，便用手中央尖刀穿到繩套兒裏，咪嚙的祇一挑，那繩子就齊齊的斷了。這一頭兒一抽，那上身綁的繩子，便一段段的鬆了下來。安公子這才明白：「他敢是救我來了。」——但我在店裏碰見一個女子，害得我到這步田地，怎的此地又遇見一個女子，好不作怪！」卻說那女子看了安公子那下半截的繩子，卻是擰成雙股挽了結子，一層層繞在腿上的，他覺得不便去解，他把那尖刀背兒朝上，刃兒朝下，按定了分中一刀，到底祇一割，那繩子早一根變作兩根，兩根變作四根，四根變作八根，紛紛的落在腳下，堆了一地。他順手便把刀子吮嚙一聲，插在臆邊金柱上，這才向安公子搭話，這句話祇得一個字，說道是：「走！」安公子此時鬆了綁，渾身麻木過了，才覺得痠痛來，疼的他祇是攢眉閉目，搖頭不語。那女子挺胸揚眉的，又高聲說了一句道：「快走！」安公子這才睜眼望着他，說：「你：你：你：你這人叫我走到那裏去？」那女子指着屋門說：「走到屋裏去。」安公子說：「哪哪：哪我的手還捆在這裏，怎個的走法？」不錯，前回書原交代的，捆手另有一條繩子，這話要不虧安公子提補，不但這位姑娘不得知道，連說書的還漏一個大縫子呢。——閒話休提。卻說那女子聽了安公子這話，轉向柱子後面一看，果然有條小繩子捆了手，繫着一個豬蹄扣兒，他便尋着繩頭解開，向公子道：「這可走罷。」公子鬆開兩手，慢慢的拿將過來，放在嘴邊，呼呼的吹着，說道：「痛殺我也！」說着，順着柱子把身子往下一扭，便坐在地下。那女子焦躁道：「叫你走，怎的倒坐下來了呢？」安公子望着他淚流滿面的道：「我是一步也走不動了。」那女子聽了，才要伸手去攙，一想男女授受不親，到底不便，他就把左肩的那張的彈弓褪了下來，弓背向地，弓絃朝天，一手托住弓韜，一手按住弓韜，向公子道：「你兩手攀住那弓，就起來了。」公子說：「我這樣大的一個人，這小小弓兒如何攀得住？」那女子說：「你不要管，且試試看。」公子果然用手攀住了那弓面，祇見那女子，左手把弓韜一托，右手將弓韜一按，釣魚兒的一般輕輕的就

把個安公子釣了起來。從旁看看，倒像樹枝兒上站看個才出窩的小山喜鵲兒，前仰後合的站不住，又像明杖兒拉着個瞎子，兩隻腳就地兒輓拉。卻說那公子立起身來站穩了，便把兩隻手倒轉來扶定那弓面子，跟了女子一步步的踱進房來。進門行了兩步，那女子意思要把他扶到靠壁放的這張春櫬上歇下。還不會到那裏，他便雙膝跪倒向着那女子道：『不敢動問，你可是過往神靈？不然，你定是這廟裏的菩薩來解我這場大難，救了殘生，望你說個明白。』安驥果然不死，父子相見，那時一定重修廟宇，再塑金身。那女子聽了這話，笑了一聲道：『你這人越發難說話了！你方才同我在悅來店對面談了那半天，又不隔了十年八年千里萬里，怎的此時會不認得了？鬧到甚麼神靈菩薩起來！』安公子聽了這話，再留神一看，可不是店裏遇見的那人麼？他便跪在埃塵說道：『原來就是店中相遇的那位姑娘，姑娘不是我，不相認，一則是燈前月下，二則姑娘的這番裝束，與店裏見的時節，大不相同，三則我也是嚇昏了，四則斷不料姑娘，你就肯這等遠路深更趕來救我這條性命。你真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養……』說到這裏，咽住一想：『不像話！人家才不過二十以內的個女孩兒，自己也是十七八歲的人了，怎生的說他是我父母多娘，還要叫他重生再養！』一時怕惹惱了那位女子，又急得紫漲了面皮說不出一個字來。誰想那女子不但不在此些閒話上留心，就連公子在那裏磕頭禮拜，他也不曾在意。祇見他忙忙的把那張彈弓掛在北牆一個釘兒上，便回手解下那黃布包袱來，兩手從脖子後頭繞着往前一轉，一手提了往坑上一擲，祇聽嘩通一聲，那聲音覺得像是沉重。又見他轉過臉去，兩隻手往短襖底下一抄，公子祇道他是要整理整理衣裳，忽聽得喀吧一聲，就從衣襟底下，忒楞楞跳出一把背兒厚，刃兒薄，尖兒長，鞞兒短，刺鐵無聲，吹毛過刃，殺人沾血的斬鋼折鐵雁翎倭刀來。那刀跳將出來，映着那月色燈光，明閃閃，顛巍巍，冷氣逼人，神光繞眼。公子一看，又呵噤了一聲。那女子道：『你這人怎生的這等糊塗，我如果要殺你，方才趁你綁在柱子上，現成的那把牛耳尖刀殺着，豈不省事些？』公子連聲答說：『是：是：是：祇是如今和尚已死，姑娘，你還拿出這刀來何用呢？』那女子道：『此時不是你我閒談的時候。』因指定了坑上那黃布包袱，向他說道：『我這包袱萬分的要緊，如今交給你，你掙扎起來上坑去，給我緊緊的守着，少刻這院子裏定有一場的大鬧，你要愛看執拗兒，牆戶上通個小窟窿，巴着瞧瞧使得。可不許出聲兒！萬一你出了聲兒，招出事來，弄的我兩頭兒照顧不來，你可沒有兩條命，小心！』說着，嘩的一聲先把燈吹滅了，隨手便把房門掩上。公子一見，又急了說：『這是作甚麼呀？』那女子說：『不許說話！上坑看着那包袱要緊。』公子只得一步步的踏上坑去，也想要把那包袱提起來，提了提沒

提動，便兩隻手拉到坑上邊，一屁股坐在上頭，謹遵臺命，一聲兒不哼，穩風兒不動的，聽他怎生個作用。卻說那女子吹滅了燈，掩上了門，他卻倚在門旁，不作一聲的，聽那外邊的動靜。約莫也有半碗茶時，只聽得遠遠的兩個人說說笑笑，唱唱咧咧的，從牆外走來。唱道是：

『八月十五日兒照樓，兩個鴉虎子去走籌，一根燈草嫌不亮，一根燈草又嫌費油；有心買上一枝洋蠟燭，倒沒我這腦袋光溜溜！』

一個笑着說道：『你是甚麼口頭，有這麼打自得兒沒的？』有一個答道：『這就叫『禿子當和尚，將就材料兒』。又叫『和尚跟着月亮走，也借他點光兒』。』那女子聽了，心裏說道：『這一定是兩個不成材料的和尚。』他便敲破牆，望牆外一看，果見兩個和尚，嘻嘻哈哈，醉眼糊塗的，止進院門。祇見一個是個瘦子，一個是個禿子。他兩個才拐過那座拐角牆，就說道：『咦！師傅今日怎麼這樣早，就吹了燈兒睡了？』那瘦子說：『想了了了事兒罷咧！』那禿子說：『了了事，再沒不知會咱們扛架轎的。不要是那事兒說合了蓋兒了，老頭子顧不得這個樣罷。』那瘦子道：『不能就算說合了蓋兒了，難道連尋宿兒的那一個，也蓋在裏頭不成？』二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只顧口裏說話，不防腳底下噙的一聲陽，在一件東西上，倒嚇了一跳。低頭一看，原來是個銅鑊子。那禿子便說道：『誰把這東西扔在這兒咧？這准是三兒幹的，咱們給他帶到廚房裏去。』說着，彎下腰去，提那鑊子起來。一擡頭，月光之下，祇見拐角牆後躺着一個人。禿子說：『你瞧，那不是架轎可不了事了嗎？』那瘦子走到跟前一看，道：『怎麼個呀！』再彎腰一看，他就跳將起來說：『敢則是師傅，你瞧三兒也幹了，這是怎麼說！』禿子連忙擦下鑊子，趕過去看了，也詫異道：『這可是邪的，難道那小子有這麼大神通不成？但是他又那兒去了呢？』禿子說：『別管那些，咱們踹開門進去瞧瞧。』說着，才要向前走，祇聽房門響處，嘩，早躡出一個人來，站在當院子裏。二人冷不防，嚇了一跳。一看見是個女子，便不在意。那瘦子先說道：『怪咧！怎麼他又出來了？這不又像是說了蓋兒了嗎？既合了蓋兒，怎麼師傅倒幹了呢？』禿子說：『你別鬧，你細瞧，這不是那一個。這得盤他一盤。』因向前問道：『你是誰？』那女子答道：『是我！』禿子道：『是你，就問你咧。我們這屋裏那個人呢？』女子道：『這屋裏那個人，你交給我了嗎？』那瘦子道：『先別講那個，我師傅這是怎麼了？』女子道：『你師傅，這大概算死了罷。』瘦子道：『知道是死了。誰弄死他的？』女子道：『我呀！』瘦子道：『你講甚麼情理弄死他？』女子道：『准他弄死人，就准我弄死他——就是』

這麼個情理。』瘦子聽了這話說的野，伸手就奔了那女子去，祇見那女子不慌不忙，把右手從下往上一翻，用了個桌底藏花的架式，吧，祇一個反巴掌，早打在他腕子上撒了開去。那瘦子一見說：『怎麼着手裏靈活，這打了我的肘兒了。你等等兒，咱們爺兒倆較量較量。你大概也不知道你小大師傅的少林拳，有多麼霸道，可別跑。』女子說：『有跑的，不來了，等着請教。』那瘦子說着，甩了外面的僧衣，交給禿子說：『你閃開，看我打他個敗火的紅姑娘兒模樣兒。』那女子也不合他鬪口，便站在臺階前看他怎生個下腳法。祇見那瘦子緊了緊腰，轉向南邊，向着那女子拉了個門戶，把左手攏住，右拳頭往上一拱，說了聲：『請！』且住。難道兩個人打起來了，還鬧許多儀注不成？列公，打拳的這家武藝，卻與廝殺械鬪不同，有個家數，有個規矩，有個架式。講家數，為頭數武當拳，少林拳兩家。武當拳是明太祖洪武爺傳下的，叫作「內家」；少林拳是姚廣孝姚少師留下的，叫作「外家」。大凡和尚學的都是少林拳。講那打拳的規矩，各自站了地步，必是彼此把手一拱，先道一個「請」字，招呼一聲；那拱手時節，左手攏着右手，是讓人先打進來，右手攏着左手，是自己要先打出去。那架式，拳打腳踢，拿法破法，自各有不同。若論這瘦和尚的少林拳，卻實在的有些拿手，三五十人等閒近不得他；祇因他不守僧規，各廟裏存身不住，才跟了這個胖大強盜和尚，在此作些不公不法的事。如今他見這女子方才的一個反手巴掌有些家數，不覺得技癢起來，又欺他是個女子，故此把左手攏右手，讓他先打進來，自己再破出去。那女子見他一拱手，也丟個門戶，一個進步，便到了那和尚跟前，舉起雙拳，先在他面門前一幌。這叫作「開門見山」，卻是個花着兒。破這個架式，是用左手膊橫着一搪，封在面門，順着用右手往下一抹，拿住他的左腕子一擰，將他身子擰轉過來，卻用左手從他脖子右邊反插將去，把下巴一掐，叫作「黃鸞搦腿」。那瘦和尚見女子的雙拳到來，就照式樣一搪；不想他把拳頭虛着幌了一幌，竟回身去就走。那瘦子哈哈大笑說：『原來是個頑女，勦斗的，不怎麼樣。』說着一個進步跟下去，舉手向那女子的後心就要下手；這一着叫作「黑虎偷心」。他拳頭已經打出去了，一眼看見那女子背上明幌幌，直轟轟的掖着把刀，他就把拳頭往左偏左一提，照左哈肋巴打去，明着是着上了，只見那女子左肩膀往前一扭，早打了個空。他自覺身子往前一撲，趕緊的拿了個拿椿勢。祇這拿椿的這個當兒，那女子就把身子一扭，甩開左腳，一回身噙的一聲，止踢在那和尚右肋上。和尚哼了一聲，才待還手，那女子收回左腳，卻腳跟向地下一碾，輪起右腿，甩了一個旋風腳，把那和尚左太陽上早着了一腳，站腳不住，咕咚向後便倒。這一着叫作「連環進步鴛鴦拐」。這是姑娘的一椿看家的本領，真實的藝業。那禿子看見，罵了聲：『小撒蕩的，這不反了』

嗎？」一氣跑到廚房，拿出一把三尺來長鐵火剪來，輪得風車兒般，向那女子頭上打來。那女子也不去擋他，連忙把身子閃在一旁，拔出刀來，單臂輪開，從上往下，祇一盞，聽得哧的一聲，把那火剪齊齊的從中腰裏砍作兩段。那個和尚手裏祇剩得一尺來長，兩根大耙頭釘子似的東西，怎的個鬪法？他說聲不好，丟下回頭就跑。那女子趕上一步，喝道：「狗男女，那裏走？」在背後舉起刀來，照他的右肩膀一刀，哧啞從左肋裏砍將過來，把個和尚弄成了黃瓜醃菜，剝了個斜岔兒了。他回手又把那瘦和尚頭髮將下來，用刀指着兩個尸首道：「賊禿驢，諒你這兩個東西，也不值得勞你姑娘的手段；祇是你兩個滿口喫的是些甚麼？」正說着，祇見一個老和尚用大袖子擰着脖子，從廚房裏跑出來，溜了出去。那女子也不追趕，向他道：「不必跑，饒你的殘生，諒你也不過是出去送信，再叫兩個人來，索性讓我一不作，二不休，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殺個爽快。」說着，把那兩個尸首踢開，先清楚了腳下，祇聽得外面果然鬧鬧吵吵的一轟進來，一羣四五個，七長八短的和和尚，手拿鐵錘棍棒，擁將上來。女子見這般人，渾頭渾腦，都是些刀巴心裏，想想道：「這倒不好，他交手，且打倒兩個再說。」他就把刀尖虛按一按，托地一跳，跳上房去，揭了兩片瓦，朝下打來。一瓦止打中，拿聚木槓子的一個大漢的額角，噢的一聲倒了，把槓子擗在一邊。那女子一見，重新跳將下來，將那槓子搶到手裏，掖上倭刀，一手輪開槓子，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打了個落花流水，東倒西歪，一個個都打倒在東牆角跟前，翻着白眼，潑氣兒。那女子冷笑道：「這等不禁，打也值的來送死；我且問你，你們廟裏照這等沒用的東西，還有多少？」言還未了，祇聽腦背後暴雷也似，一聲道：「不多，還有一個。」那聲音像是從半空裏飛將下來。緊接着就見一條純銅龍尾禪杖，撒花蓋頂的，從腰後直奔頂門。那女子眼明手快，連快丟下槓子，拿出那把刀來，往上一架，棍沉刀砍，將將的抵一個住。他單刀一攢勁，用刀挑開了那棍。回轉身來，祇見一個虎面行者，前髮齊眉，後髮蓋額，頭上束一條日月滲金箍，渾身上穿一件元青緞排扣子滾身短襖，下穿一條元青緞兒仙雞褪褲，腰繫雙股鸞帶，足登薄底快靴，好一似蒲東寺不抹臉的憨惠明，還疑是五葦山沒吃醉的花和尚。那女子見他來勢兇惡，先就單刀直入取那和尚，那和尚也舉棍相迎。他兩個，一個使雁翎寶刀，一個使龍尾禪杖。一個棍起處似泰山壓頂，打下來舉手無情；一個刀擺處如大海揚波，觸着他擡頭便死。刀光棍勢，撒開萬點寒星；棍豎刀橫，聚作一團殺氣。一個莽和尚，一個僧住人，一個穿紅，一個穿黑，彼此在那冷月昏燈之下，來來往往，咕咕喝喝。這場惡鬪，鬪得來十分好看。那女鬪到難解難分之處，心中暗想說：「這個和尚倒來得恁的；得若合他這等油鬪，鬪到幾時？」說着，虛幌一刀，故意的讓出一個空兒來。那和尚

一見，舉棍便向他頂門打來；女子把身子祇一閃，閃在一旁，那棍早打了個空。和尚見上路打他不着，掣回棍便從下路掃着他踝子骨打來。棍到處，祇見那女子兩隻小腳兒，拳回去踢毚一跳，便跳過那棍去。那和尚見兩棍打他不着，大吼一聲，雙手攢勁輪開了棍，便取他中路，向左肋打來，那女子這番不讓了，他把柳腰一擺，上身向右一折，那棍便擦着左肋奔了轆下去。他卻揚起左胳膊，從那棍的上面向外一綽，往裏一裹，早把棍綽在手裏。和尚見他的兵器被人吃住了，咬着牙，撒着腰，往後一拽，那女子便把棍略鬆了一鬆，和尚險些兒不會坐個倒躑兒，連忙的插住兩腳，挺起腰來往前一掙。那女子趁勢把那棍往懷裏祇一帶，那和尚便跟了過來。女子舉刀向他面前一閃，和尚祇顧躲那刀，不妨那女子擡起右腿用腳跟向胸脯上一登，啞他立腳不穩，不由的撒了那純鋼禪杖，仰面朝天倒了。那女子笑道：『原來也不過如此！』那和尚在地下，還待掙扎，祇聽那女子說道：『不要起動，我就把你這蒜錘子砸你這頭蒜。』說着，掖起那把刀來，手起一棍，打得他腦漿迸裂，霎時間青的紅的白的黑的都流了出來，嗚呼哀哉，敢是死了。那女子回過頭來，見東牆邊那五個死了三個，兩個掙扎起來，在那裏把頭碰的山響，口中不住討饒。那女子道：『委屈你們幾個，算填了餓了；祇是饑餓不得。』隨手一棍一個，也結果了性命。那女子片刻之間，彈打了一個當家的和尚，一個三兒；刀劈了一個瘦和尚；一個瘦和尚，打倒了五個作工的僧人，結果了一個虎面行者，一共整十個人。他這才擡頭望着那一輪冷森森的月兒，長嘯了一聲，說：『這才殺得爽快，祇不知屋裏這位小爺嚇得是死是活？』說着，掙了那禪杖，走到窗前，祇見那窗櫺兒上果然的通了一個小窟窿，他巴着往裏一望，原來安公子還方寸不離，坐在那個地方，兩個大拇指堵住了耳門，那八個指頭握着眼睛，在那裏藏貓兒呢。那女子叫道：『公子，如今廟裏的這般強盜，都被我斷送了；你可好生生的看着那包袱等我把這門戶給你關好，向各處打一照再來。』公子說：『姑娘，你別走。』那女子也不答，走到房門跟前看了看，那門上並無鎖鑰屈戌，祇釘着兩個大鐵環子。他便把手裏那純鋼禪杖，用手彎了轉來，變成兩股，把兩頭插在鐵環子裏，祇一擰，擰了個麻兒，把那門關好。他重新拔出刀來，先到了廚房，祇見三間正房，兩間作廚房，屋裏西北另有個小門，靠禪堂一間，堆此柴炭；那廚房裏牆上掛着一盞油燈，案上雞鴨魚肉以至米麵俱全。他也無心細看，盪身就穿過那月亮門，出了院門，奔了大殿而來，又見那大殿並沒些香燈供奉，連佛像也是暴土塵灰。順路到了西配堂一望，寂靜無人。再往南，便是那座馬圈的柵欄門，進門一看，原來是正北三間正房，正西一帶灰棚，正南三間馬棚，那馬棚裏卸着一輛糙蓆篷子大車，一頭黃牛，一匹忽白叫驢，都在空槽邊拴着；院子裏四個驢子，守着

個簾子在那裏墜；一帶灰棚裏不見些燈火，大約是那些做工的和尙住的。南頭一間，堆着一地餵牲口的草，草堆裏臥着兩個人；從牖戶映着月光一看，祇見那兩人身上止剩得兩條褲子，上身剝得精光，胸前都是血跡模糊，碗大的一個窟窿，心肝五臟都掏去了。細認了認，卻是在岔道口看見的那兩個驢夫。那女子看見點頭道：『這還有些天理。』說着，寬身奔到了正房。那正房裏面燈燭點得正亮，兩扇房門虛掩，推門進去，祇見方才溜了的那個和尙，守着一堆炭火，旁邊放着一把酒壺，一盅酒，正在那裏燒兩個驢夫的狼心狗肺吃呢！他一見女子進來，嚇的才待要嚷。那女子連忙用手把他的頭往下一按，說：『不准高聲，我有話問你說的明白，饒你性命。』不想這一按，手重了些，按錯了筭子，把個脖子按進腔子裏去，啣的一聲也交代了。那女子笑了一聲說：『怎的這等不禁按！』他隨手把桌子上的燈拿起來，裏外屋裏一照，祇見不過是些破箱破籠衣服鋪蓋之類，又見那坑上堆着兩個驢夫的衣服行李，行李堆上放着一封信，拿起那信來一看，上寫着褚宅家信。那女子自語道：『原來這封信在這裏。』回手揣在懷裏，邁步出門，嗖的一聲，縱上房去。又一縱，便上了那座大殿，站在殿脊上四邊一望，祇見前是高山，後是曠野，左無村落，右無鄉鄰，止那天上一輪冷月，眼前一派寒煙，這地方好不冷靜！又向廟裏一望，四邊寂靜，萬籟無聲，再也望不見個人影兒；說：『端的是都被我殺盡了！』看畢，順着大殿屋脊回到那禪堂東院，從屋上跳將下來，才待上臺階兒，覺得心裏一動，耳邊一熱，臉上一紅，不由得一陣四肢無力，連忙用那把刀拄在地上，說：『不好，我大錯了！我千不合，萬不合，方才不合，結果了那老和尙；如今正是深更半夜，況又在這古廟荒山，我這一進屋子，料他止有萬語千言，旁邊可沒個證明的人。幼女孤男，未免覺得……』想到這裏，渾身益發搖搖無主起來，呆了半晌，他忽然把眉兒一皺，胸脯兒一挺，拿那把刀上下一指，說道：『疑丫頭，你看這上面是甚麼？下面面是甚麼？便是明裏無人，豈得暗中無神？縱說暗中無神，難道他不是人不成？我不是人不成？何妨？』說着，他就先到廚房，向竈邊尋了一根稻稈，在燈盞裏蘸了此油，點將起來，到了那禪堂門首，一着手扭開那鎖門的禪杖，進房先點上了燈。那公子見他回來，說道：『姑娘你可回來了？方才你走後，險些兒不曾把我嚇死。』那女子忙問道：『難道又有甚麼響動不成？』公子說：『豈止響動，直進屋裏來了。』女子說：『不信，門關得這樣牢靠，他會進來。』公子道：『他何嘗從門裏走，從牖戶裏就進來了。』女子忙問：『進來便怎麼樣？』公子指天畫地的說道：『進來他就跳上桌子，把那桌子上的菜吃了個乾淨；我這裏拍着牖戶，吆喝了兩聲，他才夾着尾巴跑了。』女子道：『這到底是個甚麼東西？』公子道：『是個挺大的大狸花貓。』女子含怒道：『你這人怎的這等』

沒要緊！如今大事已完，我有萬言相告，此時才該你我閒談的時候了。」只見他靠了桌兒坐下，一隻手按了那把倭刀，才待開口，還未開口，側耳一聽，祇聽得一片哭聲，哭道是：「皇天菩薩救命呀！」那哭聲哭得來十分悲慘。正是：

好似錢塘潮汐水，一波才退一波來。

那哭聲是怎個的原由，那女子聽了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七回 探地穴辛勤憐弱女 摘鬼臉談笑誡淫娃

上回書中表的是那個不知姓名穿紅的女子在能仁寺掃蕩了廟裏的兇僧，救了安公子的性命，正待向安公子講他前番在悅來店走的情由，此番到這廟裏的原故，祇聽得一片哭聲，口叫「皇天救命。」他便詫異道：「奇呀！這廟裏的和尙被我殺得盡淨，廟外又前是高山，後是曠野，遠無村落，近無人家，況又是深更半夜，這哭聲從何而來？」安公子說：「哭了這半日了，方纔還是嘎聲似的來着，我只道是街坊家呢。」女子說：「豈有此理！此處那有個街坊事有蹊蹺。」說着，又聽得哭起來，那女子便走到當院裏，順着那聲音聽去，好似在廚房院裏一般；他忙忙的掖好了刀，來到那月光底下，祇聽得哭聲越近，竟是在堆柴炭的那一個房裏。走到那破牖戶跟前一看，只見堆着些柴炭，並無人跡，看了看那門，卻是鎖着，他使用手扭斷了鎖進去，只見挨北牆靠西，也有個小門關着，靠東柴堆後面合着裝煤的一個大荆條筐，上面扣着一口破鏡，也有水缸般大小。他心裏想道：「這口鐘放得好蹊蹺。」因把那破鐘揭起，放在一邊，再掀開筐一看，果見一個人黑黢黢的作一堆兒，蹲在那裏喘氣。讀者，你道這人爲何在此？原來廟裏和尙作惡多端，平日不公不法的事，也不止安公子這一件，就說這裏這個人，也是這日午間來打尖的那和尙把他關鎖在屋裏，扣在大筐底下，並說不許作聲，但要高聲，一定要他性命，就交給那個禿子，合那瘦的和尙替換照應。這人在筐裏悶了半日，忽聽得外面一陣喧鬧，次後卻聽不見些聲息，連那兩個和尙也不來查看他，他一時急悶，饑餓難當，不由的一聲哭喊，被這位好事的姑娘聽見，就尋聲救苦的搜尋出來。那人還只道是和尙來了，嚇得不敢作聲。女子道：「你這人不要害怕，我是來救你的，快些隨我出來，到這月色燈光之下，問你個端的。」說着，自己先走進了廚房。那人聽得是個女子聲音，才慢慢的站起來，戰戰兢兢的隨後跟了來。那女子正在那裏撥那盞油燈，聽他跟了來，回頭一看，只見他年紀約莫五十餘歲，是個鄉下打扮，才待合他說

話，不想那人奔向前來，叫了聲：『我的孩兒，我只道今生不能合你相見，原來你還好端端的在此。只是你媽媽怎麼不見？』女子一聽，心裏詫異道：『這是那裏說起？』因說道：『想是悶糊了人。』那人揉了揉眼睛一看，才曉得是自己認差了，慌得他連忙跪下道：『姑娘，是我小老兒眼瞎了。姑娘，你是何人，前來救我？』女子說：『你且莫問我，且把你的姓名原故說來。』那人說：『這話說來話長。姑娘，既承你救了我這條老命，怎的領我去見我那女兒，老伴兒才好。』女子忙問道：『你的妻女在那裏？』那人說：『那大師傅推推搡搡的把我推出來，就鎖我在這裏。誰知道他弄到那裏去了。』女子道：『啣！這等，我方把這廟裏走了個遍，怎的不會見個人來？』那人聽了又哭起來道：『天哪！這一定是沒了命了。』女子道：『你且莫哭，你耐心在這裏歇歇兒等候，不可亂走，等我務必給你尋來才罷。』那人聽了又磕下頭去；及至起來，那女子趁一路月光出去了。安公子正因女子尋那哭聲不見回來，心中在那裏盼望，忽然聽得女子進來，隔着排插說道：『姑娘，你聽這隔壁又拌起來了。』女子側耳凝神的聽了一會，那聲音竟是從裏間房裏來，他便進到裏邊，留神向桌子底下，以至牀下看了一番，連連的搖頭納悶。讀者！你道他爲何在桌子底下尋找起來？原來外間窮山僻壤，有等慣劫客商的黑店，合不守清規的廟宇，多有在那臥牀後邊，供桌底下設着地窖子，或是安着地道；往往遇着孤身客人，半夜出來劫他的資財，不就害人性命——甚至關藏婦女在內。外省的地平，又多是用水板鋪的，上面嚴絲合縫蓋上，輕易看不出來。這些勾當，大約一樁也瞞不過這女子。即便這能仁寺廟裏的和尙，平日怎的不公不法，他也略知；只是與自己無關，不值得管這閒事。及至方才合那個瘦子禿子兩個和尙交手，聽了一段不三不四的，早料定這廟中除了劫財害命，定還有些傷天害理的勾當作出來，因急切要救安公子，且不能兼顧到此。如今聽了那個老頭兒的一番話，早又動了他一個俠烈心腸，定要尋出那母女二人的所在，看是個甚麼情由。滿屋裏尋了一會，不見個蹤跡，急的怒氣填胸，說道：『今日就上天入地，一定要尋着他才罷。』說着，滿屋裏端相一會。看看北面那一槽隔斷，安的有些古怪，進了那小門一看，只見並無一物，止一條黑夾道子，從那間柴炭房北牆後面，直通到兩間廚房的西北牆角，那個門去；從那門縫裏，便看得見廚房燈光，也不像有甚麼原故。燈身回來再找，只見那屋裏放着的兩個平頂櫃，北邊一頂搭着鎖，南邊一頂櫃門虛掩，順手開了那櫃門，見裏面擱着一頂舊僧帽，合些茶碗茶盤，隨手動用的東西，一層塵土，像是不大開的光景。看完又到北邊那頂櫃子跟前，把鎖頭開關一看，心中大喜，說：『在這裏了。』原來這頂櫃子裏面，中腰不安抽屜，下面也沒榻板，後面的背板一扇，到底抹的油光水滑，像

是常有人出入的樣子。那櫃門一開，早聽得隔着背板，一個人說道：『我勸你的不是好話！張口就講罵，動手就講打，等大師傅回來，你瞧我給你告訴不給你告訴？告訴了，這裏要你的小命兒，不要嘴兒狠。』又一個道：『那怕你這禽獸告訴我，此時視死如歸，那個還要這性命？』又聽得一個蒼老聲音說道：『事情到了這裏，我們還是好生求他，別價破口。』這女子聽了，那裏這按納得住，一面把那把刀掖在背後，一面伸手就把那櫃子背板一拍，拍的連聲的響。祇這一拍，聽得裏面嘩嘩嘩的一陣鈴鐺響，就有個人接聲兒說：『來了。』又聽他一面走着，一面嘟囔道：『我告訴你，大師傅可是回來了。我看你可再也罷。』外面聽了，連連的又拍了兩下，又聽得裏面說：『來了。你老人家別忙啊，這個夾道子，還帶是漆黑，還得一步兒一步兒的慢慢兒的上啊。』說着，那聲音便到了跟前。接着聽得扯的那關門的鎖練子響，又一陣鈴聲，那扇背板便從裏邊吱嘎開了。那女子對面一看，門裏閃出一個中年婦人。只見他打半截子黑炭黑也似價的鬢角子，擦一層石灰牆也似價的粉臉，點一張豬血盆也似價的嘴唇；一雙肉胞眼，兩道掃帚眉，鼻孔擦天，包牙外露，戴一頭黃塊塊的簪子，穿一件元青扣縐的衣裳，捲着大寬的桃紅袖子。妖氣妖聲，怪模怪樣的問了那女子一聲，說：『我只當是我們大師傅呢！你是誰呀？』說着，就要關那門。那女子探身子輕輕的用手指頭把門點住。那婦人說：『你只不叫關門，你到底說明白了，你是誰呀？』那女子道：『你怎的連我也不認得了，我就是我麼？』那婦人道：『可一個怎麼你是你呢？』女子道：『你不叫我是我，難道叫我也是你不成？』婦人道：『我不懂得你這繞口令兒啊！你祇說你作甚麼來的，誰叫你來的，你怎麼就知道有這個門兒？』那女子原是個聰明絕頂的，他就借着那婦人方才的話音兒，說道：『我是你們大師傅請我來的，你不容我進去，我就走。』婦人道：『我們大師傅請你來的，請你來作甚麼？』女子道：『請我來幫着你勸他呀！』那婦人聽了，這才裂着那大薄片子嘴笑道：『你瞧，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咧！那裏着請屋裏坐。』他這才把門開開。女子道：『你先走。』只見他一面先走，口裏說道：『你瞧大師傅可又找了個人兒勸你來了。人家可比我漂亮，我看你還不答應。』女子讓他走後，一腳跨出門去。只見他裏面原來是個夾牆地窰子。那門裏一條夾道，約莫有二尺來寬，從北頭砌就樓梯一般，一層層的臺階下去，靠西一帶磚牆，靠東一層隔斷板子，中間方牆，南頭有個小門，——從門裏邊透出燈光來。女子看了，先把那扇背板門摘下來，立在旁邊，才一步步的下空階來，走到臺階盡處，進了那個小門，一眼就看見十七八歲的女子在裏面。他那形容和自己生的一模一樣，好像照着了鏡子一般，不覺心裏暗驚道：『奇忒都道是「人心不相，各如其面」，怎生有這等相像。』

的？」定了一定，把那地管子裏過圍一看。下面一樣的方磚墁地，上面橫着一尺來見方的很大木頭，大木上搪着一塊一塊的石板，料想着石板上，便是那間堆柴炭的屋子。四門一看，西面板壁門廳，南北東三面，卻是磚牆，西北角留個進風出氣的氣眼。屋裏正北安一張大牀，牀東頭枕上擺着三四個箱子，牀西腳底下掛着個帘兒，靠西壁又是一張獨睡牀，靠東牆南首一架衣裳櫃子，北首一桌兩杌，靠南牆一張春檯。那女子便坐在那條檯上，旁邊坐着個老婆兒，想是他的母親。那老婆兒也是個村莊打扮，那女孩兒穿一件舊月白宮綢夾襖，繫一條青串綢夾裙，頭上略略的有些釵環，下面被裙兒蓋着，看不出那腳的大小。但見他雖則隨常裝束，卻是紅顏綠鬢，俏麗動人，雖是鄉間女兒，露着慧性靈心，溫柔不俗。只是哭得粉光慘淡，鬢影蓬鬆，低頭坐在那裏垂淚，看着好生令人不忍。這穿紅的女子看罷，走到他跟前，平平的道了一個萬福，說道：「這位姑娘，——一個女孩兒人家，——既把身子落在這等地方，自然要商量個長法兒。事緩則圓，你且住啼哭，休得叫罵……」這句話還未曾說完，只見那穿月白的女子站起身來，惡狠狠的向他面上啐了一口道：「呀！呸！放屁！這是甚麼所在，甚的勾當，還有何商量？你怎麼叫我不要啼哭叫罵？我看你也是人家一個女孩兒，你難道就能甘心忍受不成？你快快給我閉了那張口，再要多言，可莫怨我女孩兒家粗魯。」那老婆兒忙攔道：「兒啊！不要這樣。這位姑娘，說的是好話。」那女子又厲聲道：「甚麼好話？他不過與強盜通同一氣，我倒可惜他這等一個好模樣兒，作這等的無恥不堪的行徑，可不辱沒了「女孩兒」三個字。」讀者這兒，英雄傳已演到第七回了。這位穿紅的姑娘的談鋒，本領性格兒，衆位也都領教過了，大約他自出娘胎不曾屈過心，服過氣，如今被這穿月白的女子這等辱罵，有個不翻臉的麼？誰知兒女英雄作事，畢竟不同，他見了這穿月白的女子這等的貞烈，心裏越加敬愛，說：「這才不枉長的合我一個模樣兒呢！」隨即向後退了一步，把臉上的唾沫星子擦了擦，笑着歎了一聲道：「姑娘！你受這等的委屈，自然該急怒交加，我不怪你。只是我要請教，難道你這等啼哭叫罵，曾子就沒事了不成？你再想想。」穿月白的女子道：「還想些甚麼？我不過是個死。」穿紅的女子聽了，笑道：「螻蟻尚且貪生，怎麼輕輕兒的就說個「死」字？」穿月白的女子道：「我不像你這等怕死貪生，甘心卑污，苟賤給那惡僧支使，虧你還有臉說來勸我！」那個討厭的女人見他一句一罵，看不過了，拿着根潮煙袋，指着那穿月白的女子，說道：「格格兒，你可別拿着合我的那一統子性兒合人家鬧。你瞧瞧人家脊梁上，可掖着把大刀呢！」那穿月白的女子道：「那怕他一把刀，就是劍樹刀山我不怕！」穿紅的女子正要打起無限的低情屈意，安慰那穿月白的女子，又被這討厭的婦人一歪，

他便回頭喝道：『這又與你何干？要你來多嘴！』那婦人道：『一個人鼻子底下長着嘴，誰還管着誰不准說話嗎？』穿紅的女兒道：『就是我管着你不准說話。』說着，就回手摸身後那把刀。那婦人見這樣子，便有些害怕，一扭頭道：『不說就不說，你打諒我愛說話呢？我留着話還打點國王爺呢！』那女子才轉身來向着那老婆兒道：『老人家，我看你這令嫗姑娘一團的烈性，萬種的傷心，此時就有甚麼樣的話，大約也合他說不進去。老人家，你問他一聲，我們且離了這個地方外面見見天光，可好不好？』老婆兒聽了，向他女兒道：『聽見了，兒啊！這位姑娘敢是好意。』那穿月白的女子道：『甚麼地方，我不敢去，就走，看他又把我怎的。』說着，站起來就走。那個婦人見了，扯住他道：『你站住！人家大帥傳叫我在這兒勸你，可沒說准你出這個門兒，你那兒走哇？守着錢糧兒過去，你又走哪。』那穿紅的女子聽了，拔下那把刀來，用刀背把他的胳膊一攔，向那母女二人道：『你娘兒兩個祇顧走。』那母女見了，也有些害怕，祇得就走。那穿紅的女子用刀指着那婦人道：『你也出去。』那婦人道：『又要我作甚麼着？』口裏祇顧說，他卻連忙拿了她的煙袋潮煙火紙跟了出來。那穿紅的女子也隨即拿了燈籠跟着出了那地窖子門。他恐怕那婦人到西間去看見安公子，又得費一番唇舌，便站在當門，讓他母女二人在那張木牀上坐下。說道：『姑娘少坐，等我請個人來給你見見。』說着，便拉了那婦人，腳不站地的進了北邊那兩斷門，正不知他那裏去了。那穿月白的女子納悶道：『這個人來的好生作怪，方才我乍聽了那混帳女人的話，只道他果然是和尚找來勸我的，及至我那等拒絕他，他不着一惱，還是和容悅色，宛轉着說，看他竟是一片柔腸，一團俠氣，怎的此時又把那混帳東西拉了去，難道是又去請那個和尚去了不成？果然如此，好叫人不明白。』那老婆兒也是獸獸的發怔，正盼望間，只見那女子向那婦人拿着個火亮兒，從夾道子裏倒了一個人來，望着他母女說道：『你娘兒們且見見這個人再講。』那穿月白的女子擦頭一看，那裏是和尚，原來是他父親。他父女夫妻一見，呀的一聲，就攜手大哭起來。那老婆兒道：『兒啊！千虧萬虧，——虧了這位姑娘救了我的性命。不然，此時早已悶死了。』那穿月白的女子，此時才知那穿紅的女子，全是一片屈己救人之心，正要下拜，只聽他說道：『你們且不必繁文，大家坐好了，把你們的一往情由說明，我自有個道理。』他父女夫妻就在木牀上坐下，穿紅的女子便靠着牀戶杌子上坐下。那婦人也要挨着他坐，他喝聲道：『你另找地方坐去。』那婦人道：『這可是新樣兒的處僧攔住持，我們的屋子，我倒沒了坐兒了。』說着，蹲下在那櫃子底下，掏出一個小板凳兒來，塞在屁股底下坐了，一聲兒不言語，嘆味嘆味，祇吃他的潮樺。亂過了這一陣，那老婆兒才望着穿紅的女子，

說道：「姑娘！我小老兒姓張，名叫張樂世，鄉親叫順了嘴，都叫我張老實。我是河南彰德府人，在東關外落鄉居住。母兒兩個，兄弟張樂天是學裏的秀才，去年沒了，剩了我一個人，同了我這老伴兒，帶着女兒過日子。我這女孩叫作張金鳳，今年十八歲了，從小兒他叔叔叫他念書認字，甚麼書兒都念過，甚麼字兒都認得，學得能寫會算，又是一把的好活計。我這老婆子也是彰德府人，他有個哥哥在東京幫人作買賣。要講我家還算有碗粥喝，祇因我們河南一連三年旱澇不收，慌亂的了不得，這些鄉親不是這家借一斗高粱，就是那家要幾升豆子，我那裏供給得起？說聲沒有，他們就強奪硬搶，我合老婆兒說這個地方兒，可住不得了。我們商量着，把幾間房幾畝地典給村裏的大戶，又把傢傢伙的折變了，一共得了百十兩銀子，套上家裏的大車，帶上娘兒兩個，想着到京東去投奔親戚，找個小買賣作。不想今日走錯了路，走到這條背道上來。走了半日，肚子裏餓了，沒處打尖，見這廟門上掛着個飯幌子，就在這裏歇下。這廟裏的師傅們，把我們讓到了禪堂來，吃了他一頓素飯，臨止我拿了兩掛兒泔錢，合六百六十六個京錢給他，他家當家的大和尚擲手說：「一頓飯也值得收你的錢，我化你的善緣罷。」我說：「我一個鄉老兒，你可化我個甚麼呢？」他說：「不化你東，不化你西，祇化你盤頭大閨女。」我說：「這地方兒我那裏給你買木魚子去呢？」他就指着女兒說道：「你這不是現成的一個盤頭大閨女麼？」女兒聽了，站起來就走，我們兩口兒也搶白了他幾句。待要出門，那大師傅就叉着門，不叫我們走，這大嫂也不知從那裏來，把他娘兒兩個拉住，那大師傅就把我推推搡搡，推到那間柴炭房裏去，扣在大簷底下。往後的事情，我就知道了。」說着，向他老婆兒道：「後來是怎的，你告訴這位姑娘。」那老婆兒哭眼抹淚的說道：「阿彌陀佛！說也不當好聽的話。這位大嫂一拉，就把我們拉在那地窖子裏。落後那大師傅也來了，要把我們留下，說了半日，女兒祇是磕頭撞腦要尋死。也是這位大嫂，說着，讓那大師傅出去，等他慢慢的勸我女兒。姑娘，你想想這件事，可怎麼點得頭呢？正鬧得難解難分，姑娘你就進來了。」那穿紅的女子道：「且住！你們是甚麼時候進去的？那和尚是甚麼時候出來的？你這令嫗姑娘，可曾受他的作踐？」那婦人道：「月亮爺照着臊臊眼子呢，人家大師傅甜言蜜語兒，哄着他，還沒說十三句話，他就把人家抓了個稀爛，這作踐他嗎？說得他那麼軟軟餛餞兒似的。」那穿紅的女子也不理他。祇見那老婆兒連連搖手，說：「受他甚麼作踐，倒沒有價。」那穿紅的女子點了點頭兒，說：「這話我都明白了。既然如此，少時我見了那大師傅，央及央及他叫他放你一家兒逃生如何？」那張金鳳祇是低頭垂淚，那老兩口兒聽了，連連的作揖下拜，說道：「果然如此，我們來生來世，就變個驢變個馬報姑娘的好處。再不

我們就給你吃一輩子的長齋，都使得。」那穿紅的女子說：「這話言重。」才回頭要向那婦人搭話，祇聽他自己在那裏咕囊道：「放啊！我們還留着祭竈呢！」那穿紅的女子，見他這等的語言無味，面目可憎，這怒氣已按納不住，無奈得問問他的來歷，祇得冷笑了一聲，向他道：「就讓你說，你把你是怎樣一樁事情，也說來我聽聽。」那婦人道：「我還說話嗎？我祇打量你們把我當啞吧賣了呢！」說着，又伸着脖子抽了兩口潮煙，磕了煙袋，滅了火紙。他就站起來，滿地張牙舞爪的說道：「說，這不當着他們兩老兒的麼？你也不是外人，我討個大說，咱們姐兒們，今兒碰在一塊兒，算有緣。」那穿紅的女子說：「你站着，別同我論姐兒們，我是我，他是他，你是你。」那婦人道：「親香點兒倒不好，我今兒怎麼碰見你們姐兒們，都是這麼硬巴棍子似的呢！」那穿紅的女子，催他說道：「你說罷，別累贅。」他才接着說道：「我賤姓王，呸，我們死鬼當家兒的姓王，他們哥兒八個，我們當家兒的是第六的。人家都知道掙錢養家，獨他好吃懶做，喝酒耍錢，永遠不知道顧顧我，我全仗着人家大師傅一個月貼補個三吊五吊的，趕他死了，我說這還守個甚麼勁兒呢！我可就跟着這廟裏的大師傅來了。要提起人家大師傅來，忒好咧，真別辜負了人家的心，你們瞧，我這腦袋上都是鍍金的，這件衣裳是買了整匹的花兒洋綢現裁的，我這褲子汗塌兒都是綢子的，總說了罷，算道萬絲兒把我裹着呢，吃的更不用講了，天天的肥雞大鴨子，你想咱們配麼？」那女子說道：「別咱們！你是你。」婦人道：「我就是我，我到了這廟裏沒半年，人家大師傅，花的那錢，打我這麼個銀人兒都打出來了，就是一樣兒活重些兒。」這女子問道：「你這樣好吃好穿，還有甚麼重活叫你作呀？」婦人道：「你不知道我們這廟裏爺兒六七個呢！大師傅是個富家的，二師傅是個帶髮兒修行，好本事，渾身着的哪，還有個小大師傅，小二師傅，小大師傅，打的一手的好拳，小二師傅是個掃腦兒也不擱，還有個三兒，你等一回大師傅來了，你都見的着的，他們爺兒五哇，洗洗油，縫縫連連都得我……我一個人兒張羅的過來嗎？可巧今兒個早起，他們娘兒們來了，我們大師傅，就要把他們留下，我樂得甚麼似的，誰知大師傅那麼耐着煩兒，俯給他，他還不願意，人家拿出來的大紅綢子，他也不要，還有五兩的中錠，整個兒的大元寶，他也不要，末後大師傅翻箱倒籠，找出小拇指頭兒粗的一支真金鑊子來，想着要給他帶了手上呢！他伸手吱吱的一下子，把人家的脖子抓了個長血直流的，你瞧他歹毒不歹毒？」那女子問道：「這之後便怎麼樣呢？」那婦人道：「怎麼樣！人家大師傅拔出刀來，就要殺他呀！你打量怎麼着，我好不容易救月似的才攔住了，我說：『人生面不熟的，別忙，你老等我勸勸他。』誰知越勸他，他把翻翻了，張口媚婦，閉口蹄子……」說着，又對那穿月白的女子道：「你

鴉媚婦頭上戴這個，身上也穿這個，你怎麼說呢？那穿紅的女子問他道：「這等說，你還不會勸動他，少停你們大師傅回來，你怎麼對他呢？」那婦人笑嘻嘻的道：「你聽啊！如今不是我們大師傅找了你們來了麼？我瞧你這嘴又來得，你勸他，他沒個不答應的。你算我們廟裏他們爺兒五哇，除了二師傅他是在外頭跑海走黑道兒的，三兒小呢，可巧剩他爺們三個，咱們弟兄三個，咱們鬧個劉海兒的金錢墊香爐，各抱一條腿兒，你瞧這高不高？」那穿紅的女子本就一腔子的忿氣，聽這婦人說的，這等無恥不堪，那裏還忍耐得住？只見他一言不發，回手拔出那把刀來，刀背向地，刀刃朝天，從那婦人的下巴底下，往上一掠，喇一聲，早變了個血臉的人。不會聽他一聲兒，咕咚往後便倒——這一倒，但見個東西翻在半空裏，從半空打了一個滾兒，吧，掉在地下。大家一看，原來把那婦人的前臉子削下來了，落在平地，還是五官亂動。那穿紅的女子不禁持刀大笑道：「這個東西，怪不得他如此不堪無恥，原來他帶着個鬼臉兒呢！」那老兩口兒見了，嚇得體似篩糠的道：「姑娘，你怎的把他殺了？可不嚇殺了人。」倒是那張金鳳一見，十分痛快，說道：「殺得好！這等禽獸一般的人，留他在世上何用？」那老兩口兒道：「兒啊！你那裏知道，他是那大師傅的心上人，他回來見殺了他的人，你我都是沒命了——這越發不好了！」那穿紅的女子說道：「我看你們說來說去，不過是怕那大師傅，你們跟我見見那大師傅去。」那張金鳳聽見要見和尚去，他便有些不願意。穿紅的女子笑道：「方才我聽你刀山喇，劍樹喇，死呀活呀的，倒像傻冲打的似的。怎麼此刻換了本事了？不妨跟我走。」說着，拉了他的手就走。那老兩口兒也祇得跟了出來，及至出了房門一看，祇見這月光之下，滿院橫倒斃臥七長八短的一地和尙，把個老婆兒嚇得跌了一跤，幸喜窗戶擋住不會跌倒，老頭兒嚇得閉口無言。這張金鳳怔了一回，說道：「呀！如今世上那有這等的一個出眾英雄來作這等的驚人的事業！」那穿紅的女子聽了他這話，酒窩兒一動，蛾眉兒一挑，用兩個指頭指着鼻子笑着說道：「不敢欺，就是我！」當下姑娘臉上的那番得意，漫說將入相，八座三臺，大約立刻叫他登基坐殿，成佛升天，他也不換……他把話說完，便把那父女夫妻三人讓進房來，自己重新進屋裏一刀把那婦人的鬼臉兒札起來，往院子一丟，又把那尸首提起來，也向那西牆角一捺。說聲：「跟了你大師傅去罷。」把那張金鳳看了，定了會神，這才大悟轉來說：「哦！我曉得了，你那裏是甚麼勸我，竟是來救我全家兒的性命的一位恩深義重的姐姐！姐姐請上，受我全家一拜。」連那老兩口兒也跪在塵埃，拜個不住。忙得那穿紅的女子說：「啊呀呀！你二位老人家快快請起，不可折了我的壽數。」他老兩口兒起來，那女子又去拉張金鳳，那張金鳳跪着不肯起來，說道：「請問姐姐姓甚

名誰，家鄉何處，住在那裏？怎的就曉得我在此地遭這場大難，前來搭救？望姐姐說個明白。我張金鳳生必啣環，死當結草。」那穿紅的女子說道：「這話才叫作『說也話長。』」說着，便把張樂世張老頭兒，讓在堂屋西邊春檯上，張老兒兒母女二人讓在東邊春檯上。他自己卻在北面靠桌上，首杌子上坐下，把那把刀放在桌兒裏邊靠牆。大家這才側耳凝神，聽他說他的來歷。祇見他滿臉堆歡，不慌不忙，未從開口，先將身子往西一探，向那西間的南坑，叫了一聲「安公子。」這正是：

人生第一開心事，辛苦功成閒話時。
要知那姑娘說出些甚麼言詞，且看下回。

第八回 十三妹故露尾藏頭 一雙人偏尋根究底

這回書應該先要有個交代，讀者！你看書中說的，不知姓名的這個穿紅的女子，不過是個過路兒的人，遇見椿不相干兒的事，得了驢夫的一句話，救了安公子，聽得張老頭兒的一聲哭，救了他兩家的性命。殺了一晚，講了萬言，講得來滿口生煙，殺得來渾身是汗，被那張金鳳罵得眼淚往肚子裏咽，被那王八的奶奶兒嘔得肝火往頂門上噴。直到此時，方喘轉這口氣，才落得張金鳳明白他是片俠氣柔腸，那排插後面，還寄放着一個說煞說不清的安公子，還得合他費無限的唇舌。要講一個閨門女子，這叫作不安本分，無故多事，要講他這種胸襟，這番舉動，就讓是個血性男子，也作不來。替他細想去，還是沽名，還是圖利，難道誰求他作的，還是誰派他作的，不成？總不過一個不忍人之心，才動得了這片兒女心腸，英雄肝膽，祇是天地雖大，善人甚多，那裏找得着許多的穿紅女子來……這位姑娘，見張金鳳的問他姓名來歷，欲待不說，不但不打破張金鳳這個疑團，就連安公子直到此時，也還不得知他是怎樣一個人，怎生一樁事。若此刻先對張金鳳講一番，回來又向安公子說一遍，又恐讀者要說是重絮，故此他未曾開口，先向西間排插後面叫了聲「安公子。」這個當兒，張老夫妻兩個，因方才險些兒性命不保，此時忽然的骨肉團圓，驚喜交加，匆忙裏並不會聽得那姑娘，叫「安公子」三個字。張金鳳聽得明白，心裏詫異道：「這裏怎生的有個甚麼安公子？況且我看這人也是個黃花女兒，豈有遠路深更，合位公子同行之理？就說是他的至親兄弟，也該有個稱呼，怎的稱作公子，還稱起他的姓來？此事好不明白！」今不言張金鳳在那裏納悶，且說安公子在排插後面坑裏邊，守着那個黃包袱，聽得東

問忽而殺了一個人，忽而救了一個人，哭一陣，笑一陣，罵一陣，拜一陣，聽得呆了。那位姑娘叫了他一聲，他直不會聽見。姑娘見他不答應，又連叫道：『安公子睡着了？』他這才聽得，連忙的答應了一聲，說：『不會睡。』姑娘說：『既沒睡，下坑來有話和你說。』祇聽他又應了一聲，祇是止聽得人聲兒，不見個人影兒。那姑娘急了，又催他說：『怎麼着不下了坑來呢？』聽他答道：『一身的鈕釦子，被那和尚撕了個稀爛，嫩胸開懷，赤身露體，走到人前，成何體面？』姑娘道：『這又奇了！你方才不是這個樣兒見我的麼？難道不是個人不成？』又聽他慢條斯理的說道：『呵呵呵！非也非也！方才是性命呼吸之間，何暇及此！如今是患退身安哪！我是寧可失儀，不肯錯步。』姑娘聽了，說道：『我的少爺，你可酸死我了！這麼着我給你出個主意，你把那帶子解開，衣裳一件一件的掩上繫上帶子，套上你那件馬褂兒，大約也就不至於赤身露體了罷！』祇聽他道：『有理！有理！緊接着就像他在這裏整理衣裳帶子。遲了一會，依然不見下來，但聽他咳了一聲，說：『了不得了，這更下不下去了。』姑娘問道：『這又是個甚麼緣故呢？』祇這一句，再也聽不見他答應，此時把個姑娘嘔得冒火，和他嚷道：『你怎麼不下來，你到底說呀！憑他甚麼爲難的事，你自說，我有主意。』他又俄延了半晌，才低聲慢語的說道：『我溺了。』姑娘一聽，心裏說道：『這是怎麼說呢？我這裏又不曾衝鋒打仗，又不曾放砲開山，不過是我用刀砍了幾個不成材的和尙，何至於就把他嚇的溺了呢？』這姑娘心裏祇管是這等想，但是他已經溺了，憑是怎樣的大本領，可怎麼替他出這個主意呢？想了半日無法，祇好作硬文章了說：『你就溺了也得下坑來。』不想這句話一逼，人急智生，又逼出他一個見識來了。他見那姑娘催得緊急，便蹲在那排插的角落裏，把褲子刷乾，拉起襯衣裳的短襖來，擦了擦手，跳下坑來；才一下坑，又朝着那位姑娘跪下了。那姑娘大馬金刀的坐在上面，把眉一皺，說：『你怎麼這麼俗啊！起來。』——讀者！現在且慢講那姑娘的話，百忙裏先把安公子和張金鳳的情形，交代明白。——在安公子是個尊重誠實的少年，此時祇望那穿紅的姑娘，說明來歷，商個辦法，早早的上路去見他父母，兩隻眼並不會照到張金鳳身上；在張金鳳此時幸而保全自己的身子，父母的性命祇知感激依戀那位穿紅的姑娘，一條心更送不到安公子身上。但是從炕上跳下那樣大一個人來，再沒說看不見的；況且他雖說是個鄉村女子，外面生得一副好姿容，心裏藏着一副關心蕙性。他平日見的，祇不過是些俗子村夫，今日萍水相逢，忽然見這等一個斯文一派的少年公子，自然不覺得眼光一閃，又見安公子跪在地下，把他羞得面起紅雲，抽身往裏間就走。那穿紅的姑娘，一把拉住說：『不許跑，跟姐姐這裏坐着。』便把他拉在自己身後坐下。這才向安公子道：『我們方才作的』

這樁事，說的這段話，你都聽明白了不曾？」安公子道：「聽明白了。」姑娘說：「如此很好，免得我重絞。」因指着張老夫妻二位向他道：「你看這兩位老人家，可是一介平民，你可是個貴家公子；他們就不應同你一處坐，何況叫你同他絞禮。但是聖人說的：『素患難行乎患難。』如今大家都在患難之中，這可講不得你的門第，過去見個禮兒。」安公子此時感激姑娘，佩服姑娘，真同天人一樣。假使姑娘說日頭從西出來，他都信得；豈有個不謹遵違憲命的忙答應了一聲，一抖積伶兒把柝揖也忘了，左右開弓的請了個安，張老慌忙得搶過來跪下說：「公子，你折煞我小老兒了。」那老嫗兒也是拉着兩隻袖子，拜呀拜的拜個不住，口裏說道：「阿彌陀佛！不當家花拉的公子見禮罷。」那姑娘又指張金鳳，向他道：「這裏還有個人兒呢。這是我妹子，也見個禮兒。」又趕着說：「別請安了，作揖罷。」安公子轉過身來，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張金鳳也羞答答的還了一個萬福。那姑娘先向張老說道：「老人家勞動你，先把這一桌子的酒菜傢伙檢開，擦乾淨了桌子，大家好說話。」張老應了一聲，便一件件的搬出門去，堆在廊下。安公子此時經了那姑娘的這番琢磨，臉兒也閃老了，膽子也闖大了，也來幫着張老搬運，他一眼看見了那把酒壺，就發起恨來道：「咦！這就是方才那賊禿灌我的那毒藥壺，待我來。」……說着，提了那把酒壺，站在簷下向那和尚跟前，一扔說：「如今我也回敬你一盃。」姑娘說道：「還要怎麼沒來由！」一時張老擦淨了桌子，那姑娘便把張老同公子讓在西首春橈，張老婆兒讓在東首春橈坐下，他才回頭向張金鳳道：「妹子，你方才問我的姓名家鄉住處，還說怎的就曉得你在這裏遭這場大難，前來搭救，不是這話嗎？我是個不通世路隱姓埋名的人，況且你如浮萍暫聚，少一時伯勞東去雁西飛，我這賤名賤姓，竟不消提起。至於我的家鄉，離此甚遠，即便說出個地名兒來，你們也不知道，方向兒也不必講到。現在要問我的住處，說來卻離此不遠，也不過在四五十里之外，卻是個上不在天下不在地的地方兒。」安公子聽了說：「這難道姑娘，你在雲端裏住不成？」姑娘答道：「差也不多。」公子說：「那有個在雲端裏住的理呢？」那姑娘也不和他分辨，接着又向張金鳳道：「妹子，你想我在五十里地的那邊，你在五十里地的這邊，我就不知道這府這縣這山這廟，有你這等一個人，怎的知道今年今日今時，有你遭難的這樁事，會前來搭救呢？」張金鳳說：「既這樣，姐姐因何到此？」那姑娘道：「我這個人雖是個多事的人，但是凡那下坡走馬，順風駛船，以至買好名兒戴高帽兒的那些營生，我都不會。我今日可是爲救一個人來了，卻不是救你。」說着，把臉一沉，手一指，指着安公子道：「我可是特來救安公子你來了。不知你知道不知道，明白不明白？」安公子聽了，連忙站起來道：「姑娘，人非草木，方

才我安驥祇爲自己沒眼力，沒見識，誤信人言，以致自投羅網，被那和尚綁上，要取我的心肝。那時我的生死關頭，不過祇爭一線，若不虧姑娘前來搭救，再有十個安驥祇怕此時也到無何有之鄉了。此恩終身難報，怎說得個不知祇是我知姑娘是前來救我，卻不知姑娘因何前來救我，更不得知姑娘因何一直趕到此地來救我，還求你說個明白，再求你留下名姓，待我安驥稟過父母，先給你寫個長生祿位牌兒，香花供養你的救命深恩，再容圖報。」那姑娘道：「幸而你明白是我救你，不然，大約你有三條命也沒有。你那圖報不圖報的話，不必提；我的姓名，你不必問，必要問我，就捏個假名姓告訴你何妨？」張金鳳說道：「姐姐，不是如此，便是妹子這裏也一定要請問姐姐個姓名，就便是姐姐施恩不望報，也得給我們這受恩的留此地步才好。姐姐要是不說，妹妹祇得又跪下了。」那姑娘連忙一把拉住說：「快休這樣，我縱然不說姓名，自然也得說明來歷；不然，叫你們大家看着我這個樣兒，是那平妖傳的胡永兒還是鎖雲囊的梅花娘，這真個的照方才那禿驍障說的，我是個女金斗呢！我的姓名，雖然可以不談，有等知道我的，認識我的，都稱我作十三妹，你們大家都叫我十三妹就是了。」大家聽了都稱了聲：「十三妹姑娘。」這個地方兒要讓安公子積伶了。他聽了這話，想了一想道：「姑娘你這稱呼是九十的「十」字，還是金石的「石」字？」十三妹道：「這隨你算這個字都使得。」只見他不容再問，便長歎了口氣，眼窩兒一紅，說道：「你們要知我的來歷，我也是個好人家的兒女。我父親也做過朝廷的二品大員。」張金鳳聽了，忙站起來福了一福道：「原來是位千金小姐，妹子不知，方才多得多得罪。」那姑娘說道：「你這話更可不必要，你不幸託生個女孩兒，不能在世界上，烈烈轟轟作番事業，也得有個人味兒。——有個人味兒，就是乞婆丐婦，也是天人，沒些人味兒，讓他紫誥金封，也同狗彘。小姐又怎樣，大姐又怎樣，還說句笑話兒，你也見過一個千金小姐，合強盜撒對兒的麼？」那張老道：「甚麼話，那說書說古的菩薩降妖捉怪的多着呢。」安公子接着問道：「姑娘既是位大家閨秀，怎生來得到此？」十三妹道：「你聽我說，我父親曾任副將，只因遇着了個對頭，——這對頭是個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的一個大腳色，正是我父親的上司。」……說到這裏咽住，把臉一紅，又說道：「卻又因我身上的事，得罪了那厮，他就尋個繆子，參了一本，將我父親革職拿問，下在監裏，父親一氣身亡。那時要仗我這把刀，這張彈弓子，不是取不了那賊子的首級，要不了那賊子的性命，但是使不得，甚麼原故呢？一則他是朝廷重臣，國家正在用他建功立業的時候，不可因我一人私仇，壞國家的大事；二則我父親的冤杆，我的本領，閩省官員皆知，設若我作出件事來，簇簇新的冤冤相報，大家未必不疑心到我，縱然奈何我不得，我使父親九泉

之下，被一個不美之名，我斷不肯；三則我上有老母，下無弟兄，父親既死，就仗我一人奉養老母；萬一事機不密，我有個短長，母親無人養贍，因此上忍了一口惡氣，又恐那賊子還放我編母孤女不下，我叫我的乳母丫鬟，身穿重孝，扮作我母女模樣，扶柩還鄉，我自己卻奉了母親，避到此地五十里地開外的一個地方，投奔一家英雄。這家英雄現年八十餘歲，真算得個不讀詩書的聖賢，不怕勢利的豪傑。想不到那裏正遇着他遭了椿不得意事情，幾乎把前半世的英名喪盡，是我拔刀相助，不但保全了他的英名，還給他掙過了一口大氣來。他便情願破業傾家，要把我母女請到他家奉養。只是我這人，與世人性情不同，恰恰的是曹操一個反面曹操會說：「寧使我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我卻是只顧天下人受我的好處，不願我受天下人的好處。當下祇收了他一匹驢兒，此外不曾受他一絲一粒，祇叫他在這上不在天下，不着地的地方，給我結了幾間茅屋，我同老母居住。又承他的推情，那裏村中衆人的仗義，每日倒有三五個村莊婦女，輪流服侍老人家，頗不寂寞，我才得騰出這條身子來，弄幾文錢，供給老母的衣服。祇是我一個女孩兒家，除了針繡女工，那是我生財之道，說來不怕你大家不怕，我活了十九歲，不知橫針豎線，你就叫我釘個鈕扣子，我不知從那頭兒釘起；我祇得靠著這把刀，這張彈弓，尋趁些沒主兒的銀錢用度。」這安公子聽到這裏，問道：「姑娘，世間怎有個沒主兒的銀錢？」姑娘道：「你是個執袴膏粱，這也無怪你不知；聽我告訴你，即如你這囊中的銀錢，是自己折變了產業，去救你的令尊，交國家的官項，這便是有主兒的錢。再如這清官能吏，勤儉自奉，殷些廉俸，那買賣經商，辛苦販運，贖此資財；那莊農人家，耕種耙鋤，贖些衣食，也叫作有主兒的錢。此外有等貪官污吏，不顧官聲，不惜民命，腰纏一滿，十萬八萬的飽載而歸；又有等劣幕豪奴，主人賺朝廷的，他便賺主人的，及至主人一敗，他就遠走高飛，捲囊而去；還有等刁民惡棍，結交官府，盤剝鄉愚，仗着銀錢霸道橫行，無惡不作——這等錢都叫作沒主兒錢。凡是這等，我都要用他幾文，不但不領他的情，還不愁他不雙手奉送。這句話要說明了，就叫那女強盜了。」公子說：「姑娘言重，據這等聽起來，雖那崑崙古押衙，公孫大娘，線娘等輩，皆不足道也。強盜云乎哉，強盜云乎哉？」姑娘忙攔他道：「算了，够酸的了。」張金鳳接着問道：「我看姐姐這等細條條的個身子，這等嬌娜娜的個模樣兒，況又是官宦人家的千金，怎生有這一般的本領，倒要請教？」那姑娘道：「這也有個原故。我家原是歷代書香，我自幼也會讀書識字，自從我祖父手裏，就了武職，便講究些兵法陣圖，練習各般武備，因此我父親得了家學真傳。那時我在旁兒了這些東西，便無般的不愛。我父親膝下無兒，就是我當個男孩兒教養。見我性情和這事相近，聞來也指點我的刀劍槍

法；久之就漸漸曉得了些道理。及至看了那各種兵書，才知不但技藝可以練得精，就是膂力也可以練得到。若論十八般兵器，我都是拿得起來，祇這刀法鎗法彈弓射箭拳腳，卻是老人家口傳心授，又得那位老英雄贈我的這頭鑽兒——這鑽兒日行五百里，苟遇着歹人，或者異物怪事，他便咆哮不止，真真是個神物。因此任我所爲，就把個紅粉的家風，作成個綠林的變相；這便是我的來歷。我可不是上山學藝，跟着黎山老母學來的。」張金鳳也嫣然一笑，張老夫子在旁聽了，祇是點頭哂嘴。安公子說道：「方才我看那些和尚，都來得不弱，這個頭陀，尤其兇橫異常，怎的姑娘你輕描淡寫的，就斷送了他？今聽如此說來，原來家學淵源，正所謂「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了。」十三妹道：「你先慢講這些閒話，如今我的話是說完了，要請教你了。你我在悅來店怎的個遇見，怎的個情由，他三位無從曉得，也與他三位無干，此時不必饒舌。祇是我臨別的時節，這等的囑咐你，千萬等我回來，見面再走；你到底不候着我回店，索性等不到明日，倉猝而行。這怎麼講？這也罷了，祇是你又怎的會走到這廟裏來，倒要請教。」安公子聽了這話，慚惶滿面，說道：「姑娘，你問到這裏，我安驥誠惶誠恐，愧悔無地，如今真人面前講不得假話。我在店裏聽了姑娘你那番話，始終半信半疑，原想等請了褚一官來，見了他再作道理，不想那去請褚一官的驛夫，還不會回來，那店主人便來說了許多的混帳話，我益發怕將起來；正說着，兩個驛夫回來，又備說這褚一官不能前來，請我今晚就在他家去住的話。那驛夫店家，又兩下裏一齊在旁攪撥，是我一時慌亂，就匆匆而走，不想將上那座高嶺，又出樁岔事，連那不通人性的啞吧畜生，也欺負起人來。忽然的一驚，就跑到此地，要不虧兩個驛夫沿途保護，他還不知跑到那裏才止。偏偏的又投了這兇僧的一座惡廟，正所謂「飛蛾投火，自取焚身」。姑娘我死不足惜，祇是我讀書一場，不得報父母的大恩，倒誤了父母的大事，已經萬死莫贖了。如今幸而不死，又把你姑娘一片俠腸，埋沒得曖昧不明，我安龍媒真真的愧悔無地。」十三妹道：「你也曉得後悔我索性叫你大悔一悔，你不但不會認清我這番好意，你連那驛夫的好意都辜負了。聽我告訴你，你方才口口聲聲罵的那個欺負你的畜生，正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心心念念感激的這兩個驛夫，倒是你的勾魂使者。」安公子聽了吃驚道：「姑娘你此話怎講？」那張老夫妻二人，合張金鳳聽了這話，更摸不着頭腦，只聽姑娘望着大家說道：「今日這場是非，也叫作合當有事。我今日因母親的薪水不繼，偶然出來走走，不想走到岔道口的山前，遇見兩個人在那裏說話。我騎着驢兒，從旁經過，祇聽得一個道：「咱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裏頭這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還不領他的情呢！」我聽了這話一想，這豈不是一樁現成的事，與其等他搬運，我何

不搬運來用用！因把牲口一帶，繞到山後，要聽聽這樁事的方向來歷。」安公子便問道：「究竟是兩個甚麼人呢？」十三妹笑道：「好叫你得知，就是你感激不盡的那兩個驛夫。」說着，便把他怎的抱怨，怎的商量，怎的說不到二十八棵紅柳樹，送信回來，怎的賺安公子出店上路，怎的到黑風崗，要把他推落山澗，拐了銀子逃走的話，說了一遍。又把自已如何借搬弄那塊石頭搭話，才得說明。隔別又如何叮嚀囑咐安公子不可輕易動身，他到底懷疑不信，以致遭此大難。向張金鳳併張老夫去訴了一番。張金鳳這才得明白這姑娘的始末根由，就連安公子也是此時才如夢方醒。祇聽他說道：「姑娘，我安龍煤枉讀詩書，在你覆載包羅之下，全然不解。如今看了你這番雄心俠氣，竟動我的性兒了，我竟要借你這把鋼刀一用。」說着，伸手就拿那刀。十三妹一把按住問他道：「你這又作甚麼？這個東西，可不是要兒的，一個不留神，把手指頭拉個挺大口子，生疼要流血的。你媽媽爹又沒在跟前，誰給你砍呀？」只見他滿面通紅，說道：「這也顧不得許多了。姑娘，你務必借我一用。」十三妹說：「你要作甚麼罷？」安公子道：「我要尋着那兩個驛夫，把這大膽的狗男女，碎口萬段，消我胸中之恨。」十三妹道：「這樁事不勞費心，方才那位大師傅不會取你的心肝的時候，二師傅已就把他兩個的心肝取了去了。你要不信，給你個憑據看看。」說着，向懷裏掏出一封信來，遞給安公子。安公子一看，果然是交驛夫送去的那封信，連說道：「有天理呀，有天理！」十三妹說：「少爺，你別嘔我了，我還有許多話要講呢。」安公子這才歸座，祇見那十三妹指着他，向張老夫並張金鳳道：「你們三位，可別打量這位安公子和我是親是故，我和他也是水米無交，今日才見。然則一個萍水相逢的人，又因何替他出這樣的死力呢？我本來的意思，原是得了那驛夫口裏一個信息，要拿這注現成銀子，及至訪着安公子，見他那番光景，知他是個正人，問起情由，又知他是個孝子，我心裏先暗暗的欽敬，便不肯動手。後來聽到他令尊的那番委屈，又與我父親所遭的冤枉，大略相同，因此我從這任俠尚義之中，又動個同病相憐之意，便想救他這場大難。」說着，回頭又向安公子道：「俗語說的：救火須救滅，救人須救激。我明明聽得那驛夫說，不肯給你送這封信去請褚一官，況且那褚一官，我也略曉得些消息，便去請他，他三五天裏也來不了，到了他的娘子，你就等他一百年，他也未必來的，就讓你在悅來店呆等，不致遭驛夫的毒手，你又怎能够到得淮安？所以我才出去走那一趟，要把事情替你佈置的周全安妥，好叫你大路趨程，早早的圖一個父子團圓，人財無恙。不想我把事情弄妥了，趕回店來，你倒躲了我。問問店家，他合我言語支離，推說不知去向，及至問到他無話可支了，他才說是兩個驛夫，請你到褚家任歇去。我一聽，事情不好了，這兩個既不會到褚家

去，豬家這話從何而來？可不他是賺你上黑風崗去。是這裏去，這豈不是我不會提你出火坑來，反沉你到海底去了麼？我十三妹這場孽，可也造得不淺！我就撥轉頭來，順着黑風崗這條路，趕了下來；才上得黑風崗的山坡，月光之下，祇見一個牲口脖子上拴的鈴鐺，合一個草帽子，丟在路旁，我祇說這一定是走這條路無疑了。不想前行了幾步，轉尋不出那牲口的蹤跡兒來，跟前一片荒草，倒像人跡不到的一般。一直尋到崗子頂上，越不見個影兒。這月色照得如同白晝，我便探身往山澗下一望，也得不到些情形，祇順着牲口的腳蹤，找下回來，見這牲口腳蹤兒，蹣跚的散亂，直奔了這廟裏來。至於這座廟裏和尚的行徑，我早已曉得；我想了這事，尤其不妙呀，便算你幸而不曾遭這騾夫的暗算，依然脫不了強盜的明劫，還不是一樣？我就一口氣趕到廟前，還不會見個端的，我那個驢兒，先不住的打鼻兒喊叫往前走。我看了看廟門，又關得鐵桶相似；我便下了牲口，拴在樹上，一縱身上了山門，往廟裏一望，祇見正殿院落漆黑，祇有那東西兩院，看得見燈火；我就躡身跳將下來，祇是我雖會躡縱，我那驢兒可不會躡縱，我便悄悄的開了左邊角門，把牲口拉進來，見這東配殿裏，堆着些糧食，我先把牲口寄頓在那屋裏，然後出來縱上房去。」讀者我們打個岔，你們聽這姑娘的話，就怪不得他方才把廟裏走了個遍，就是不會到東配殿了。原來他進廟裏，就偷偷兒的進去寄頓了一回驢兒了，你我不知。再講那十三妹，他說道：「及至我上了房，隱在山脊背一看，正見那兒僧，手執尖刀，和你公子說那段話。彼時我要跳下去，誠恐一個措手不及，那和尚先下手，傷了你的性命；因此暗中連放了兩個彈子，結果了兩個僧人。至於後來的那般禿廝，都是經公子你眼見的。我原無心要他的性命，怎奈他一個個自來送死，也是他們惡貫滿盈，莫如叫他早把這口氣還了太空，早變個披毛戴角的畜生，倒也是法門的方便。再說假使這時要留他一個，你未必不再受累，又費一番唇舌精神，所以才斬草除根，不會留得一個。安公子，如今你大約該信得，我不是爲打算你這幾千兩銀子而來了罷。」說到這裏，回頭又向着張令鳳叫了聲：「妹子，你聽我這話，可是我特來救安公子，不是特來救你一家性命，這就不消再講了。」此時安公子被十三妹一番言語，說得閉口無言，祇有垂淚半胸，歎了一口氣道：「姑娘，我安龍媒真是百口無詞，祇是姑娘你也有一些兒欠通之處。」十三妹聽了說道：「怎麼找了半天，我倒有了不是呢？你倒說說，我倒聽聽。」安公子說：「姑娘，你若在店裏，就把那騾夫要謀我資財，害我性命的話，直截了當的告訴了我，豈不省了你一番大事？」十三妹聽了這話，你自然就用些機關，加些防範；你祇看我那等的剖白囑咐，你還自你作夢呢！假使你是個老練深沉，有膽有識的人，我說了這話，你自然就用些機關，加些防範；你祇看我那等的剖白囑咐，你還自

尋苦惱，弄到這步田地，那時再告訴你這話，不知又該嚇成怎的個模樣！甚而至於益發疑我，倒誤把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當作好人，和他訴起衷腸來，可不更誤了大事麼？」安公子聽了，拍腿點頭的笑說：「不錯的姑娘，你如今就說我酸也罷，俗也罷，我安龍媒對了你這樣的夫人，祇有五體投地了。」說着，又拜了下去。那十三妹把身子閃在一旁，也不來拉，也不還拜，祇說了一句道：「這倒不敢當此大禮。」張老也連忙站起來道：「我小老兒倒有一句拙笑話，也不用講這個那個，祇我們兩家六條性命，都是你姑娘救的。安公子他爲官作宦，怎麼樣也報了恩了，祇是我們兩口兒，是一對老朽無用的鄉老兒，女子又是個女孩兒家，你那樣大恩，今生今世怎生答報的呢？」那老婆兒也在一旁說：「嚶，真話麼？」十三妹把手一擺說：「老人家快休如此說，要說你兩家性命，不是我十三妹救的，這話也是欺人。祇是說方才說過的，安公子還得感激那頭驢子；我這妹妹還得感激那個沒臉的女人。這話怎麼講呢？要不虧那個驢夫忽然一跑，安公子早已上了山崗，被那驢夫推落山澗，我便來救，也是遲了；我這妹子要不虧那沒臉的女人，從中多事，早已遭那兇僧作踐，我便來救，也是晚了。難道這果真是這個兩條腿的畜生，一個四條腿的畜生作得來的不成？這是個天，難道誰又看見天那裏怎的個支使？誰又聽見天怎的個吩咐的不成？這更是你二人一個孝心，一個節烈所感，天才牽引了我來——這不是一樁偶然的事。如今安公子的性命保住了，資財保住了，他的二位老人家可保無事了；我這妹子的性命保住了，身子保住了，你二位老人家可保無事了。我雖然句句的藏頭露尾，被你們層層的尋根究底，話也大概說明白了。」千里搭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席；將軍不下馬，你我各自奔前程，恕我失陪。」說着，拔上那把刀，邁步出門往外就走。這正是：

鏡中花影波中月，假假真真辨不清。

至於這十三妹忙碌碌的又向那裏去，下回書再行交代。

第九回 憐同病解囊贈黃金 識良緣橫刀聯佳耦

這回書緊指上回，講得是十三妹向安公子，張金鳳，併張老夫妻把一往的原由來歷，交代明白，邁步出門，朝外就走；安公子一見慌了，祇慌得手足無措，卻又不好上前相攔，張老夫妻一人更是沒了主意，也祇說得個姑娘不要忙，祇有張金鳳乖覺，他見十

三妹才把話說完，掖上那把雁翎寶刀，頭也不回，攙身就走；他使連忙搶了兩步，搶到十三妹面後，回身迎頭一跪，雙手抱住十三妹兩腿說：『姐姐那裏去，你此時是去不待的了噫！』安公子同張老夫妻見了，他也一同上前圍着不放。十三妹道：『這又奇了！你們的事，是已弄清楚了我的話也交代明白了，你們如何還不放我去？』張金鳳道：『我是斷斷不放姐姐去的。』十三妹道：『既如此，你且起來，我才說去不去的話。』說着，扶起張金鳳，大家重復歸座。祇見十三妹笑向大家指着張老夫妻道：『他二位老人家罷了，你們兩個枉有那等個聰明樣子，怎麼也恁般歎氣。你們道我真個要去麼？你看這等的更深半夜，古廟荒山，雖說救了你們兩家性命，這個所在，被我鬧得血灑長空，尸橫遍地，請問就這樣撻下走了，叫你們兩家四個，無依無靠的人，怎麼處呢？就便你們等到天明，各自逃生，大路上也難免有人盤問。——這豈不是沒救成你們，倒害了你們麼？就算我是個冒失鬼，鬧了個煙霧塵天，一概不管，甩手走了，你們想想坑上那個黃包袱，我就這等含糊的丟下不成。就算了也丟下不要掛，你們祇看牆上我的這張彈弓——我這張彈弓，是銅胎鐵背，鏤銀研金，打一百二十步開外，不同尋常兵器，從我祖父手裏，傳流到今，算個傳家至寶！我從十二歲用起，至今不曾離手，難道我肯丟下他不成？』張金鳳道：『既如此，姐姐為何忽然說要去呢？』十三妹道：『一則看看你二人的心思；二則試試你二人的膽量；三則咱們今日這樁公案，情節過繁，話白過多，萬一日後有人編起書來，這回書找不着個結扣，回頭兒太長；因此我方說完了話，便站起來要走，作個收場，好讓那作書的借此歇歇筆墨，讀書的藉此休養目力，你們聽聽有理無理。』十三妹說明這段話，不但當時在場的大家聽了，把心放下，就連現在讀書的而都說有理。安公子經了這一番喧鬧，又聽了這半日長談，早把那黃包袱，忘在九霄雲外；如今因十三妹提着他才想起，連忙爬起到坑上，雙手抱起來，送到十三妹跟前，放在桌兒上說：『姑娘，這是你交給我看守的那個包袱，我聽你說的要緊，方才鬧得那等亂烘烘的，我祇怕有些失閃，如今幸而無事，原包交還，姑娘收明了。』姑娘道：『借重費神，祇是我領情，這東西與我無干，卻是你的。』安公子詫異道：『這分明是姑娘方才交給我的，怎生說是我的東西起來？』十三妹道：『你聽我說，方才在店裏的時候，你不說你令尊太爺的官項，須得五千餘金，才能無事麼？如今你囊中正得二千數百兩，才有一半，聽起來老人家又是位一塵不染，兩袖皆空的，世情如紙，祇有錦上添花，誰肯雪中送炭？那一半又向那裏弄去？萬一一時不得措手，後任催得緊，上司逼得嚴，依然不得了事，那時豈不

連你這一半的萬苦千辛，也前功盡棄？所以今日晌午，我在悅來店出去，去走一趟，就是爲此。我從店中別後，便忙忙的先到家中，把今晚不得早回的原因，稟過母親，一面換了行囊，就到二十八棵柳樹，找着我提的那位老英雄，要暫借他三千金，了這樁大事。若論這位英雄的家當，漫說三千金，就是三萬金，他一時也還拿得出來；若論他同我的義氣，莫講三萬金，便是三十萬金，他也甘心情願，我也可用得他的。所以聽見我說「借」字，就立刻照數的盤出來，問我送到那裏。我說：「不要遣人運送，給我捆載停妥，就揀在我驢兒上帶去罷！」倒虧他的老成見識，說道：「這三千金，通共也不過二百來金，不怕帶不了去；但是東西狼狽，路上走着，也未免觸眼。」因問我：「還是本地用，遠地用；如本地用，有現成的縣城裏字號票子；遠路用，有現成的黃金，帶着豈不簡便些？」我聽他說得有理，就用了他二百兩足色黃金，大約也够三千兩光景了。」說着，解開包袱，又把兩封紙包拆開，祇見包着二百兩，同泰號印上色葉金，安公子還不曾答話，那張老看了說：「這樣值錢的東西，二百二百的幫人，真可少見；又想的這樣周到，姑娘，你不要是做菩薩轉世罷！」張老婆兒一旁觀了，也不住的點頭啞嘴，說道：「祇聽說金子是件寶貝，鍍個冠簪兒啊，丁香兒啊，還得好些錢呢！敢是真的有這麼大包的，你看看黃澄澄的怪愛人兒哪！阿彌陀佛！」張金鳳雖是個鄉村女子，卻天生得不落小家氣象；且此時一心祇有十三妹姐姐，餘事都不在心上，不過遠遠的看了一看，暗暗的敬服十三妹，略無多言。祇有安公子承這位十三妹姑娘，保了資財，救了性命，安了父母，已是喜出望外，如今又見他這番深心厚意，宛轉成全，又是歡忻，又是感激。想起自己一時的不達時務，還把他當作個歹人看待，又加上了一層懊悔，一層羞媿，祇管滿面是笑，不覺得那兩行眼淚，就如泉湧一般，流得滿面啼痕，祇聽他抽抽噎噎的，向那姑娘道：「姑娘，我安驥真無話可說了。自古道：『大恩當謝。』」此時我倒不能說那些客套虛文，祇是我安驥有數的七尺之軀，你叫我今世如何答報。」說着，便嗚嗚的哭起來。張老夫妻看了，也不住的在一傍擦眼抹淚，連張金鳳也不覺滴下淚來。十三妹道：「大家不必如此；公子你也且住悲啼，不須介意。要知天下的寶財，原是天下公共的，不過有這口氣在，替天地流通這樁東西，說這是你的，那是我的，到頭來究竟誰是誰的，祇求個現在取之有名，用之得當就是了。花用得當，萬金也不算虛；花用得不當，一文也叫作枉費。即如這三千兩金，成全了你的一片孝心，老人家半世清名，這就不叫作虛花枉費；不但授者心安，受者心安，連那銀子都算不枉生在天地間了。何況這幾兩銀子，我原說一月必還，又不是白用他的；這一月之內，自有那沒主兒的錢送上門來，替你還他，連我也不過作個知情擔保的中人；這手來，那手去，你又何必這等較量鑽

鍊。安公子聽了，祇好領受收好不提。再講那十三妹這番解囊贈金，又了卻一樁心事，便要商議打發他兩家男女上路的話。祇是看看這四個人之中，一個是瘦怯怯的書生，一個是嬌滴滴的女子，那張老夫妻雖然年紀大些，又是一對鄉愚，經了這番大難，個個嚇得神魂不定，坐立不安，這上路的事情，一時從何商議？想了一想，便對大家說道：『如今諸事已安，就該計議到你們的路上；但是要計議大事，先得定了心神，才得周到細密。如今我要不先把你們的心安了，神定了，就說萬言，也是無益。大約此時你們心裏第一件怕這一院子死和尚，第二件怕有外人來闖破這場人命官司，性命關連；第三件惹了這場大禍便走了，日後破案，也難免掛誤。我告訴你們這三件事，都不要緊。人生在世，不過仗着天地的一口氣，及至死了，是個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超出輪迴，這口氣便去成神，是個平凡人，這口氣再入輪迴，便去作鬼。到了這班混帳和尚，人死燈滅，就想作個鬼也不能。——這是第一樁不必怕。再講到這個地方，我方才表過的前是高山，後是曠野，遠無村，近無鄰，這樣深更半夜，絕沒人來，就便這和尚再有些夥黨，找了來仗我這口刀，多了不能，有個三五百人兒，還抵得住。這是第二樁不必怕。至於慮到日後的錯誤官司，我若見不透日後的怎樣收場，也不肯作眼前的這番事業，這是第三樁不必怕。這話不是空談得的，少一時自然要還你們一個憑據，可不知你們四位信得及，信不及？』張老聽了先說道：『姑娘的話，豈有個不信的咧？不過怕來個人兒闖見，鬧饑荒，鬼可怕他怎甚呀！我們作莊稼的，到了青苗在地的時候，那一夜不到地裏守莊稼去，誰見有個鬼哪？』安公子接着說道：『是啊！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以二氣言，則至而聖者爲神，返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怕他則甚？怕他則甚？祇是姑娘到底怎樣打發我們上路？』十三妹也沒功夫合他掉那酸文，說道：『你且不要忙，如今你們爲難的事，是都結了，我此刻卻有件爲難的事，要求你諸位。』話未說完，安公子先跳起來道：『姑娘，你有甚麼爲難的事，祇管說，說講上山捉虎，下海擒龍，就是一赴湯蹈火，碎骨粉身，』我安龍媒此時都敢替你作。』那十三妹把眼皮兒挑了一挑，說道：『如此好極了，你就先把這一院子死和尚，給我背開他。』安公子聽了皺着眉，裂着嘴，搖着頭道：『這樁事卻難。』十三妹道：『既這樣，可作甚麼事兒呢？』因回頭向張老夫妻道：『這事得求你二位老人家。』張老道：『這背死尸，小老兒卻也來不得的呢。』姑娘笑道：『豈有此理？難道咱們還管給他打掃地方麼？』那老婆兒問道：『到底作什麼呀？』姑娘道：『我從晌午起鬧到這時候兒了，但如今使再有這等的五六十里路，我還趕得來，就再有這等的二三十和尙，我也送得了。不過我從今早飯後到此時，水火沒沾，我可餓不起了。』

想來你們四位，未必不餓。」那老婆兒道：「哎！這大牛日，誰見個黃湯辣水來咧！但是這早晚那裏摸個饅饅餅子去呢？」姑娘道：「不用買，我方才到廚房裏，見那煮的現成的肉，現成的飯，想來是那班和尚的消夜兒，咱們何不替他吃了，也算一場功德。」張老夫妻聽了道：「這敢是好。」說着，趁着月色，老兩口兒連忙到廚房裏去整頓。到了廚房，見那燈也待暗了，火也待乏了，便去別亮了燈，通開了火。果見那連二籠上靠着一個鍋子，那頭煮着一蹄肘子，又是兩隻肥雞，大沙鍋裏的飯，因坐住湯鍋口上，還是熱騰騰的，籠屉裏又蓋着一層饅頭。那桌子上調和作料，一應俱全。二人正在那裏打點，祇見安公子也跑來幫着抓撓。張老兒道：「公子，你不能小心着燙了手，你去等着吃去罷。」安公子看了看，卻也沒處下手，祇得走開，才走到正房，十三妹便問道：「你又作甚麼來了？」安公子道：「那裏用不着我。」十三妹道：「我看人家那樣大年紀，都在那裏張羅，你難道連剝個蒜也不會麼？」安公子道：「剝蒜我會。」說着，忙忙又跑了去。十三妹見他三人都往廚房去了，便拉了張金鳳的手，來到西間坑上坐下。方才慢慢的問他幾歲上留的頭，幾歲上裹的腳，學過活計不成，有了婆家沒有，問了半天。怎奈那十三妹，祇管一長一短的問，那張金鳳祇有口裏勉強支應的分兒，卻緊皺雙眉，一句也說不出來。十三妹心中納悶，說：「妹子，你如今禍退身安，正該歡喜，怎麼倒發起怪來？」這句話一問，那張金鳳越發臉上青黃不定，索性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起來。把個十三妹急得拉着他問道：「你不是嚇得着了氣着了，心裏不舒服呀？」張金鳳祇是搖頭。十三妹納了半天的悶兒，忽然明白了說：「我的姑奶奶，你不是要撒尿哇？」張金鳳聽了這話，才說道：「可不是，只是此刻怎得那裏來有個淨桶才好？」十三妹說道：「這麼大人了，要撒溺到底說呀，怎麼彀着不言語呢？還這麼整四方眼兒，一定要使個淨桶，請問一個和尚廟，可那裏給你找馬桶去，快跟了我來罷。」說着，攙着張姑娘到東裏間，替他四處一找，一時也找不出個撒溺的傢伙來；一眼看見那和尚的洗臉盆，在盆架上兒放着，裏頭還有半盆洗臉水。十三妹姑娘連忙拿到屏門口兒，潑在那院子裏，進來便把那洗臉盆，放在靠牀沿跟前，催着他小解。張金鳳見了，這才忙忙的袖手進去，解下裙子，退了中衣，用外面長衣蓋沿，然後蹲下去，鴉雀無聲的小解。一時完事，因向十三妹道：「姐姐不方便麼？」十三妹道：「真個的我也要撒一泡了。」因低頭看了看，見那臉盆裏，張姑娘的一泡溺，不差甚麼就裝滿了，他使伸手端起來，也潑在院子裏，重新拿進房來小解。這位姑娘的小解法，就與張金鳳姑娘大不相同了。渾身上下，本就祇一件短褲，一條褲子，真說裙子，連件長衣也不會穿着。祇見他雙手拉下中衣，還不會蹲好，就嘩啦啦鏘鏘的撒將起來。張金鳳從旁看着，心裏暗暗的

說道：「看他俏生生的這兩條腿兒，雪白粉嫩同我一般，怎麼會有這樣的武藝，這樣的氣力，真也令人納罕。」說話間，十三妹站起整理中衣，張金鳳便要去倒那盆子。十三妹道：「那還倒他作甚麼呀？給他放在盆架兒上罷。」這十三妹既是一位正氣不過的俠女，作者爲何這等唐突他起來？讀者須知這也非唐突。一則這位姑娘生性豪爽，一片天真，從不會學那小家女子，遮遮掩掩，扭扭捏捏；二則兩個女孩兒在一處，本沒甚麼避諱；三則姑娘的這泡溺，大約也是驚急了。這叫作「風火事兒，斯文不來。」且說那張金鳳整好衣裙，仍同十三妹回到西間坐下。此時氣兒也緩過來了，臉兒也有紅似白的了。兩個人才掩上房門，一問一答的談起心來，談到婆家那裏，張姑娘又低了頭含羞不語。十三妹道：「這男婚女嫁，是人生大禮，世上這些女孩兒，可臊的是甚麼？我本就不懂。好妹妹，我是個急性子人，你有話爽快快的說，不許瞞我。」張金鳳只得紅着脸說了一句：「還沒有呢。」十三妹道：「我問你一句話，可不怕你思量。我聽見說你們居鄉的人兒，都是從小兒就說婆家，還有十一二歲，就給人家童養去的，怎麼妹妹的大事還沒定呢？」張金鳳道：「這也有個緣故，只因我爹媽膝下無兒，想要招贅，又因我叔叔臨危，再三囑咐說：『一定要揀一個讀書種子，』因此還不會定。」十三妹道：「噯，這鄉村地方兒，可那裏去找個真讀書種子呢？就有也不過是個平常鄉愚，如何消受得妹妹你起？」說着，低頭想了一想，又道：「妹子既如此，姐姐給你做個媒，提一門親如何？」張金鳳聽了，低下頭去，又不言語。十三妹站起來，拍着他的肩膀兒說：「不許害羞，說罷。」張金鳳悄聲道：「姐姐叫我怎樣個說法，此時爹媽是甚麼樣的心緒，妹子是甚麼樣的時運，況這路途之中，那裏還提得到此？」十三妹道：「你這話我聽出來了，想是不知我說的是個甚麼人家兒，甚麼人物兒，我索性明明白白的告訴你，我要給你提的，就是你方才你見的這個安公子。你瞧瞧門戶兒，模樣兒，人品兒，心地兒，大約也還配得上妹妹罷。」這張金鳳再也不想不到十三妹提的，就是眼前這個人，霎時間羞得他面起紅雲，眉含春色，要住不好，要躲不好，祇得扭過頭去。怎當得十三妹，定要問他個牙白口清，急得無法，說道：「姐姐，這事要爹媽作主，怎生的祇管問起妹子來？」十三妹道：「自然要他二位老人家作主，何消說得祇是我先要問你個願意不願意。」那張金鳳此時被十三妹磨的，也不知哪裏是酸是甜，心裏是悲是喜，祇覺得胸口裏像小鹿兒一般突突的亂跳，緊咬着牙，始終一聲兒不言語，倒把個十三妹嘔得沒法兒了。因說道：「我看這句話，大約是問不出來了，你瞧我也認得幾個字兒。」說着，走到堂屋裏，把那桌子上茶壺裏的茶，倒了半碗過來，蘸着那茶，在坑桌上寫了兩行字。張金鳳偷眼一看，祇見寫的一行是「願意」兩個字，一行是「不願

意」三個字，只聽十三妹笑道：「妹妹來罷！你要願意，就把那「不願意」三個字抹了去，留「願意」兩個字，你要不願意，就把那「願意」兩個字抹了去，留「不願意」三個字，這沒甚麼爲難的了罷。」說着，使去拉張金鳳的手。張姑娘那裏肯伸出手來去抹那字，祇是怎禁得十三妹的勁大，被拉不過，祇得隨手一陣的亂抹，不想可巧恰恰的把那「不」字抹了去。十三妹嘻嘻的笑道：「哦！單把個「不」字抹了去，這分明是願意，是不是？果然如此，好極了。這件事交給姐姐，保管你稱心如意。」這張金鳳姑娘，被十三妹纏磨了半日，臉上雖然的十分下不來，心上卻是二十分的過不去，祇在這過不去的上頭，不免又生出一段疑惑來。讀者你道，這是甚麼緣故？這張金鳳原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他心裏想着：「要論安公子的才貌品學，自然不必講是個上等人物了，尤其難得的，是眼見他的相貌，耳聽他的言談，見他相貌端正，就可知他的性情，聽他的言談儒雅，就可知他的學問，更與那傳說風聞的不同。雖然如此，一個人既作了個女孩兒，這條身子，比精美美玉還尊貴，縱然遇見潘安、子建一流人物，也祇好發乎情，止乎禮。但是止乎禮，是人人有法兒的，要說不准發乎情，雖是聖賢仙佛，也沒法兒；所苦的是個「情」字兒，雖到海枯石爛，也祇好擱在心裏，斷斷說不出口來。便是女孩兒家，不識羞說出口來，這事也不是求得人的，也不是旁人包辦得來的。不想今日無端的，萍水相逢，碰見了這個十三妹，第一件先從泥裏救了我的性命，第二件便從意外算到我的終身，這等才貌雙全的一個安公子，他還恐怕我有個不願意，要問我個牙口清，還不許不說。這個人心地的厚，腸子的熱，也算到了頭兒了。祇是他也是個女孩兒，俗語說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若說照安公子這等人物，他還看不入眼，這眼界也就太高了，不是情理；若說他既看得入眼，這心就同枯木死灰，絲毫不動，這心地也就太冷了，更不是情理；若是一樣的動心，把這等終身要緊的大事，百年難遇的良緣，倒放開自己，雙手送給我這樣一個初次見面，旁不相干的張金鳳，尤其不是情理；這段緣故，叫人實在不能不疑，莫非他心裏有這一段姻緣，自己不好開口，卻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先說定了我的事，然後好借重我爹媽，給他作個月下老人，聯成一牀三好，也說不定。若果如此，我不但不好辜負他這番美意，更得體貼他這片苦心，才報得過他來，祇是我怎麼個問法兒呢？」這張姑娘祇管如此，心問口，口問心的一番盤算，臉上那種爲難的樣子，比方才警着那泡湯，還露着爲難，忍不住趕着十三妹叫了一聲姐姐，說道：「姐姐，妹子雖則念了幾年書，也知道古往今來的幾個人物，幾樁公案，這裏有一個典故，心裏始終不得明白，要請教姐姐。」十三妹早聽出他話裏有話，笑問道：「你且說來我聽。」張金鳳道：「記得那大乘經上，講的我佛未成佛以前，在深山參修正果，見

那虎餓了，便割下自己的肉來餵虎，見那鷹餓了，便割出自己的腸子來餵鷹。果然如此，那我佛的慈悲，真算得愛及飛禽走獸了；祇是他自己不顧他自己的皮肉肝腸，這是個甚麼意思？」讀者，這一句話，要問一村姑蠢婦，那自然一世也莫明其妙；這十三妹本是個玲瓏剔透的人，他那聰明，正合張金鳳針鋒相對，聽了這話，冷笑了一聲，接着歎了一口氣，說：「妹子，你可記得漢書有兩句話道的最好，道是：『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你我雖是傾蓋之交，你也算得我一個知己了，但是作姐姐的心事，更自不同。祇可爲自己道，難爲知者。」總而言之，漫說眼前這樣的美滿良緣，大約這人世上的「姻緣」兩字，今生與我無分。」張金鳳聽了這段話，更加狐疑，還要往下問，祇聽安公子在院子裏說道：「噫噫好燙！快開門。」說着，祇見他捧着一盤子熱騰騰的饅頭，推門放在桌子上。他姐妹兩個，就連忙把話掩住不提。緊接着張老夫妻把煮的肘子肥雞，連飯鍋、小菜、醬油、蒜片、飯碗，匙、分作二三輪，都搬運了來，分作兩桌。安公子同張老在堂屋地桌上，張金鳳母女同十三妹在西間炕桌上。張老又把菜刀案板也拿來，把那肘子切作兩盤。十三妹道：「那兩隻雞不用切了，咱們撕了吃罷。」安公子聽見，就要下手去撕。十三妹想起他那兩隻手，是方才撒湯整理襖褸的，連忙攔他道：「你那兩隻手算了罷。」安公子聽了說：「等我洗洗去。」說着，跑到東屋裏，在那洗臉盆裏就洗。十三妹嘆道：「用不着你多事，你不用在那盆裏洗手。」安公子說：「不怕水不涼，這是我剛才擦臉的，還溫着呢。」把個張金鳳急的又是含羞，又是要笑，只得掉過頭去。十三妹絲毫不在意，如同沒事人一般，祇說了一句：「你就洗了手，我也不准你動。」說話間，那張老婆兒，已經把兩隻肥雞，撕了兩盤子放好；他老兩口子，餓了一天，各各飽餐一頓。張姑娘，安公子也吃了些；祇有十三妹風捲殘雪價吃了，吃了七個饅頭，還找補了四碗半飯，剛才放下筷子道：「得了，我這肚子裏是一點兒不爲難了。我們打仗啊，上路啊，商量罷。」張老道：「等我把傢伙先揀下去，歸着歸着。」十三妹道：「還管他歸着傢伙嗎？你老人家，倒是泡壺茶來罷。」張老一面去泡茶，安公子幫着張老婆兒，忙着把傢伙都撤去，都堆在廊下。一時茶來了，大家嗽口喝茶。張姑娘同母親方才在廳裏兒上，各人找着自己的煙荷包煙袋，吃了一袋煙，大家照舊在堂屋裏歸坐已畢。十三妹對衆人說道：「飯兒是吃在肚子裏了，上路的主意，我也有了，就是得先合你兩家商量；你兩家四位裏頭，一邊是到下去的，一邊是到上路去的，兩頭兒都得我護送，我縱有天大的本事，我可不會分身法兒，我先護送你們那一頭兒好？」安公子道：「姑娘先許的送我，自然送了我。」十三妹道：「這是你的主意。人家爺兒三個呢，在這廟裏餓着，等人命官司。」安公子道：「不然，他有爺兒三個，還怕路上沒

照應不成？十三妹道：『夢話，這裏弄了這樣一個大未完，自然得趁天不亮走，半夜裏難免不撞着歹人，即或幸而無事，你瞧這爺兒三個，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露頭露腦，走到大路上，算一羣逃難的，還是算一羣拍花的呢？遇見個眼明手快作公的，有個不盤問的嗎？一盤問有這不出岔兒的嗎？你算是沒事了，你也想想這句話，說的出口呀！』說畢，也不合他再談，回頭問着張老夫妻說：『你二位老人家的意思怎麼樣？』三人還未及答言，張金鳳是個有心思的，他可把正話兒反說着，便對十三妹道：『姐姐原是爲救安公子而來，如今自然送佛送到西天。我爺兒三個，托安公子的一點福星，蒙姐姐救了性命，已經是萬分之幸，不見得此去再有甚麼意外的事，即或有事，這也是命中注定，真個的叫姐姐管我們一輩子不成？』十三妹也不答言，又回轉頭來，向着安公子道：『你聽聽人家這個說話，你聽着臉上也下得來呀！心裏也過得去麼？』把個安公子問的諾諾連聲，不敢回答。只見十三妹欠身離坐，向張老夫妻道：『這樁事，須得你二位老人家作主，要得安然無事，除非把你兩家合成一家，我一個人兒就好照顧了。』張老道：『怎麼合成一家呢？』十三妹道：『如今且把上路的話攔起，我的意思，要先給我這妹妹提門親，給你二位老人家招贅個女婿，可不知你二位願意不願意？』張金鳳聽了，站起來就走。十三妹離坐，一把拉住，按在身旁坐下，說：『不許跑。』把個張姑娘羞得無地自容，坐又不安，走又不能，祇聽得他父親說道：『姑娘，我一家的性命，都是你給的，你說甚麼有個不願意的，祇是這個地方，這個時候，那裏去說親去呀？』十三妹道：『遠不在千里，近只在目前。』因指着安公子道：『就是他，你二位相看相看，中意不中意？』張老跳起來道：『姑娘這是那話，他是個官宦人家，我是個鄉老兒，怎麼攀配得起罪過罪過！』十三妹道：『這話你們不用管，祇說願意不願意。』張老聽了，瞅着老婆兒，老婆兒瞅着女兒，一時老兩口兒，大不得主意起來。十三妹道：『不用問你們姑娘，在家從父，出嫁從夫，願意不願意，由不得他作主。』老婆兒道：『好還怕不好嗎，祇是俺們拿甚麼賄送呢？』十三妹道：『這話你們也不必管，就祇成不成的一句話，不用猶疑。』張老心裏估量了半日，說道：『姑娘這話，這麼說罷，我們父母倆是千肯萬肯的，可是倒踏門兒的女婿，我們才敢應聲兒呢，再這話也得問問安公子。』十三妹道：『這事在我。』因含笑先拍了張金鳳一把，說：『姑奶奶，我喝定了你的謝媒茶了。』這才叫了聲安公子，說道：『你大概沒甚麼推辭罷！』誰想安公子起初見這位姑娘，且不商量上路，百忙裏要給張金鳳說親，已經覺得離奇，及至聽見說到自己身上，更加詫異，心裏一想：『這可又是件糟事，我從幼兒的毛病兒，見個生眼兒的娘兒們，就沒說話先臉紅，再要聽見說媳婦兒，那更了不得了。今日回這二位』

斷混了半日，好容易臉不紅了，這時候忽然又給說起媳婦來；就說媳婦兒也罷，也有這樣當面說，對面說的說親的嗎？這位媒人的脾氣兒，還帶着是不容人說話，這可怎麼好？我看這事比方才那和尚讓酒還累贅。」這少爺正在那裏心裏爲難，聽十三妹如此一問，他趕緊站起，連連的擺手說：「姑娘，這事斷斷不可。」十三妹道：「哦，不可！想是你嫌我這妹妹醜。」安公子道：「非也，從來娶妻娶德，選妾選色。那戰國的齊宣王，也曾娶過無鹽；蜀漢的諸葛武侯，也曾娶過黃承彥之女，都是奇醜無對的，究竟這二位淑女相夫，這一個作英主，那一個作賢相，醜又何妨？況且這張家姑娘，是何等的天人相貌，那裏還說得到個「醜」字，不爲此。」十三妹道：「既不爲此，想來是你嫌我這妹妹窮。」安公子道：「更非也，自古道：『濁富莫如清貧。』我夫子也曾說過：『富貴貧賤，皆須以道得之。』這「貧」「富」二字，原是市井小人的見識，豈是君子談得的？窮又何妨，也不爲此。」十三妹道：「也不爲此，想來是你嫌我這妹妹家裏沒根基？」安公子道：「尤其非也，姑娘你這等一位高明人，難道連那「瑤草無塵根」的這句話，也不曉得？這「根基」兩個字不在門庭家世上講，要在心地品行上講的。你祇看張家姑娘這等的玉潔水清，可是沒根基的人做得來的？不爲此，不爲此。」十三妹道：「你這話我聽出來了，一定是你已經定下親事了，這又何妨，像你這等的世家，三妻四妾的儘有，也沒有甚麼斷斷不可的去處呀？」安公子急的搖頭道：「不會不會，我並不會定下親事。」十三妹笑道：「你不會定親，問着你，你那也非也，這也非也。儘着飛來飛去，可把我飛暈了，倒是你自己說說罷！」安公子才說道：「姑娘，我安驥此番拋棄功名，折變產業，離鄉背井，冒風沖雨，爲着何來？爲的是父親身在纜綽之中，我早到一日，老人家早安一日；不想我這途中忽然的主僕分離，到此地又險些兒性命不保；若不虧姑娘趕來搭救我，雖死也作了不孝之鬼；如今得了殘生，又承姑娘的厚贈，恨不得立刻就飛到父親眼前才好，那裏還有閒功夫作這等沒要緊的勾當？況且父親的待我，雖然百般愛情，教訓起來，卻是十分嚴厲；今日這樁事，不等稟明而行，萬一日後父親有個不然起來，我何以處張令鳳姑娘？又何以對姑娘呢？姑娘這事斷斷不可。」十三妹聽安公子的話，說得有裏有面，近情近理，待要駁他，一時卻駁不倒，無如此時，自己是騎着老虎過海，可真下不來了，祇得勉強冷笑一聲，說：「我的少爺，你這可是看鼓兒詞看邪了？你大概就把這個叫作「臨陣收妻」；你聽我告訴你，你要說爲老人家的事情，如今銀子是有，我既說過保你個人財無恙，骨肉重逢，這話自然要說到那裏，作到那裏；你要說定親這件，倒沒要緊，自古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況且俗語說的，「過了這個村兒，沒這個店兒」；你要再找我妹嫌，這麼一個人兒，祇怕走遍天下，打着燈籠也沒

處找去。你要說慮到老人家日後有個不允，據我聽你講起，你家太爺的光景來，一定是一位品學兼優，閱歷通達的老輩，斷不像你這樣固執不通。慢說見了我妹妹這等德言工貌的全才，就聽見我這等的癡傻呆的作事，都沒有個不允的理，你可放心。況且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了，祇有成的理，沒有破的理。你以為可，也是這樣定了，你以為不可，也是這樣定了，你可知些進退。」張老夫妻一旁看了，自然不好答話。張金鳳更是萬分的作難，不想死心眼兒的，遇着死心眼兒的了。祇見安公子氣昂昂的高聲說道：「姑娘不可如此，」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我安驥寧可負了姑娘，作個無義人，絕不敢背了父命，作個不孝子。這是斷斷不能從命。」十三妹聽了，登時兩道蛾眉一豎，說：「不信你就講這等決裂的話，很好，你既不能從命，我也不敢承情，算我年輕好事，冒失糊塗，我是沒得說了，祇怕有個主兒，你倒未必合他講的過去。」安公子道：「憑他甚麼主兒，難道還好強人所難不成？」就是這事，我也不妨合他去講。」十三妹聽了這話，滿臉怒容，便不答話，一伸手往桌子上拿起那把雁翎寶刀來，在燈前一擺，說：「就是我把刀，要問問你這事到底是可呢？是不可？還是斷斷不可？」說話間，祇見他單臂一揚，把刀往上一舉，撲了安公子去，對準頂門往下就砍。這正是：

信有雲鬢稱月老，何妨白刃代紅絲。

至於安公子性命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十回 玩新詞匆忙失寶硯 防暴客諄切付離弓

上回書講的是十三妹仗義任俠，救了安龍媒，張金鳳，並張老夫妻二人，因見張姑娘是個聰明絕頂的佳人，安公子是個才貌無雙的子弟，自己便輕輕的把一個月下老人的責任，就在身上，要給他二人聯成這段良緣，不想合安公子一時話不投機，惹動他一沖的性兒，老羞成怒，還不曾紅絳暗鬢，先弄得白刃相加。按這段評話的面子聽起來，似乎純是十三妹一味的少不更事，生做蠻來。卻是不然，書裏一路表過的這位十三妹姑娘，是天生的，一個俠烈機警人，但遇着濟困扶危的事，必先通盤打算一個水落石出，才肯下手，與那西遊記上的羅刹女，水滸傳裏的顧大嫂的作事，卻是大不相同。即如這樁事，十三妹原因「俠義」兩個字上起見，一心要救安，張兩家四口的性命，才殺了僧俗若干人，既殺了若干人，其勢必得打發兩家，趕緊上路逃走，才得遠禍，講

到路上，一邊是一個瘦弱書生，帶着黃金轎重，一邊是兩個鄉愚老者，伴着紅粉嬌娃，就免不了路上不撞着歹人，其勢必得有人護送；講到護送，除了自己一身之外，竟無旁貸者，再無一人，講到自己護送，無論家有父母，不得分身遠離，就使得分身，他兩家一南一北，兩路分程，不能兼顧，其勢不得不把兩家合成一路，講到兩家合成一路，又是一個孤男，一個幼女，非鴉非鳳，不好同行，更兼二人年貌相當，天生就的一雙嘉耦，使他當面錯過，也是天地間的一樁恨事，莫若借此給他合成這段美滿良緣，不但張金鳳此身得所，連他父母，也不必再計及到招贅門婿，一回跟了女兒前去，倒可圖過半生安飽；如此一轉移間，就打算個護送他們的法兒，也還不難。自己也說：「救人救急，救火救滅。」不枉費這番心力。此十三妹所以挺身出來，給安龍媒，張金鳳二人執柯作伐，一番苦心孤詣也。又因他自己是個女孩兒，看看世間的女孩子，自然都是一般的尊貴，未免就把世間這些男子，貶低了一層；再像這張金鳳的模樣，言談性情，行徑，都與自己相同，更存了個惺惺惜惺惺的意見，所以爲他作個媒，心裏祇有張金鳳的願，張老夫妻的肯不肯，那安公子一邊，直不會着意，料他也斷沒個不願不肯的理。誰想安公子雖是個少年後生，卻生來的老成端正，一口咬定了幾句聖經賢傳，斷不放鬆。這其間弄得個作媒的，在那一頭兒，把弓兒拉滿了，在這一頭兒，可把釘子碰着了，自然就不能不鬧到揚眉裂眦，拔刀相向起來。這是情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一段文章。讀者莫認作十三妹生做蠻來，也莫怪道作者胡講硬話，話休絮煩，安公子見十三妹揚刀奔了上來，嚶呀一聲，雙手握着脖子，望門外就跑。張老妻兒是嚇得渾身亂抖，不能出聲。張老見了，一步搶到屋門，雙手又住門框說：「姑娘，這可使不得，有話好講。」嘴裏祇管苦勸，卻又不好上前用手相攔。這個當兒，張金鳳更比他父母着急，你道他爲何更加着急？原來當十三妹向他私下盤問的時候，他早已猜透十三妹要把他兩路合成一家，一舉三得的用意。所以一任十三妹調度，更不過問，料想安公子在十三妹跟前受恩深重，也斷沒個不應之理，不料安公子倒再三的推辭，他聽着如坐針氈，正不知這事怎樣個收來，祇是不好開口。如今見直鬧到拿刀動仗起來，使安公子被逼無奈，應了自己已經覺得無味，憊然他始終不應這句話，這十三妹由厲風行一般的性子，果然鬧出一個大未完來，不但想不出自己這條身子何以自處，請問這是一樁甚麼事，成一回甚麼書，莫若此時趁事在成敗未定之先，自己先留個地步，一則保了這沒過門女婿的性命，二則全了這一相情願媒人的臉面，三則也占了我女孩兒家自己的身分，四則如此一行，祇怕這件事倒有個十拿九穩，也未可知。想罷，他也顧不得那叫避嫌，那叫害羞，連忙上前把十三妹拿刀的這隻右手膊，雙手抱住，往下一墜，乘勢跪下，叫

聲：「姐姐請息怒，聽妹子一言告稟。」因說道：「姐姐，這話不是我女兒家不顧羞恥，事到其間，不說是斷斷不能明白的了。姐姐的初意，原是我兩家分途行走，兼顧不來，才要歸作一路，歸作一路，同行不便，才有這番作合。姐姐的深心，除了妹子體貼的到，不但多媽不得明白，大約安公子也不能明白。若論安公子方才這番話，所慮也不爲無理，祇是我們做女孩的，被人這等當面拒絕，難消受些；在我替他算計，此時惟有早早退避，才是個自全的道理，還有何話可說？所難的是姐姐方才當面給我兩家作合的這句話，不但多媽應准的，連天地鬼神都聽見，我張金鳳可祇有這一條道兒可走，沒第二句話可商量。如今事情鬧到這麼田地，依我說把這「婚姻」兩字，橫日擱起，也不必問安公子到底可與不可的話，我就遵着婚姻的話，跟着多媽，直送安公子到淮安。一路行則分轍，住則異室，也沒甚麼不方便的去處；到了淮安，他家太爺太太以爲可，妹子就遵姐姐的話，作他安家的媳婦；以爲不可，靠着我家多爹的耕種耙耩，我娘兒兩個的縫聯補綻，那裏也吃了飯了，我依然作我張家的女兒。祇是我雖作張家女兒，卻得借重他家這個安字兒，虛掛個銅牌字號。那時我便長齋繡佛，奉養多媽一世，也算遵了姐姐的話。一天大事就完了。姐姐此時何必合他惹這閒氣？」張姑娘這幾句話，說得軟中帶硬，八面兒見光，包羅萬象，把個鐵錚錚的十三妹倒在那裏爲難起來了，祇得勉強說道：「吶，豈有此理，難道咱們作女孩兒的，活得不值了，倒去將就人家不成？你看我到底要問出他個可不可來再講。」再說安公子，若說不願得這等一個絕代佳人，斷無此理，祇因他一團純孝，此時心中祇有個父母，更不能再顧到第二層；再加十三妹心裏作事，他又不是這位姑娘肚子裏的蛔蟲，如何能體貼得這樣周到呢？所以才有這場決裂。如今聽張金鳳這幾句話，說了個雪亮，這是椿一舉三得的事，難道還有甚麼扭捏的夫處。那時安公子正在牌外進退兩難，聽得十三妹說：「到底要問他個可不可。」便從張老膺肢窩下鑽進來，跪下，向十三妹道：「姑娘不必觸氣了，我方才一時迂執，守經而不能達權，恰才聽了張家姑娘這番話，心中豁然貫通；如今就求姑娘主婚，把我二人聯成嘉耦，一同上路；到了淮安，我把這段下情，先向母親說明。父母如果准行，卻是天從人願，儼然不准，我願受着一場教訓，挨一頓板子，也沒叫怨。到了萬萬無可挽回，張姑娘他說爲我守貞，我便爲他守義，情願一世不娶，哪這話皇天后土，實所共鑒，有渝此盟，神明殛之。姑娘你道如何？」十三妹見安公子這個光景，知他這話不是被逼無奈，直是出於天良之誠，不覺變嗔爲喜，方才把他眼皮兒一鬆，刀尖兒朝下一轉，手裏攔着那把刀，向安公子，張金鳳道：「你二人媒都謝了，還合我鬧的是甚麼假惺惺兒呢？」說着，把張姑娘攙起，送到東間暫避。回身出來，便向張老夫妻道

喜。張老道：「我的姑娘，你可真大費心了！」張老婆兒道：「我的菩薩，沒把我嚇煞了；如今可好咧！」姑娘道：「告訴你老人家罷，這就叫作『不打不成相與。』」說着，回頭又向安公子道：「妹夫，你可莫怪我鹵莽，這是天生的一件成得破不得的事；大約不是我等鹵莽，這事也不得成。至於你方才拒婚的這段話，卻也說得不錯；婚姻大事，自然要聽父母之命才是。但你父母也大不過天地，今夜正是月圓當空，三星在戶，你看這星月的光兒，一直照進門來了，你二人都在客邊，想來彼此都沒個紅定，祇是這大禮不可不行，就對着這月光，你二人在門處對天一拜，完成大禮。」爲此便請張老招護了安公子，張老婆兒招護了張姑娘拜過天地。十三妹又走到八仙桌子跟前，把那盞燈拿起來，彈了彈蠟花，放在桌子正中，說道：「你二人就向上磕三個頭，妹夫就算拜告了父母，妹妹就託參見了公婆。」拜畢，十三妹又向張老夫妻道：「你二位老人家請上坐，好受女兒女婿的禮。」二人道：「我們罷了，鬧了個半日，也該姑爺歇歇兒了。」十三妹道：「不然，這個禮可錯不得。」說着，便自己過去，扶了張姑娘同安公子站齊了，雙雙磕下頭去。張老道：「白頭到老的好處，我老兩口兒後半世，可就靠着姑爺了。」老婆兒道：「那還用說哩，他疼咱們閨女，有個不疼咱倆的。」一時大禮行罷，把個張老喜歡的無可不可說：「等我泡壺熱茶來。大家喝罷！」說着，拿了茶壺，到廚房裏泡茶去了。安公子此時是怕也忘了，臊也忘了，樂的也不知該說那一句話。定頭一句，轉覺得滿臉通身的不得勁兒，在那裏滿地亂轉。這個當兒，張姑娘還低着頭，站在當地不動，他母親道：「姑娘你這邊兒坐下，歇歇腿兒罷。」張姑娘祇合他母親努嘴兒，搗眼皮兒的使眼色，無奈這位老媽媽兒，總看不出來，急得個張姑娘沒法兒，祇好賣嚏兒了。他便望空說道：「啊！我們到底該叩謝叩謝這位恩深義重的姐姐才是。」一句話把個安公子提醒，連說：「有理有理。」這才忙忙的跑過來，同張姑娘雙雙跪下，向上給十三妹磕頭。安公子這幾個頭，真是磕了個死心落地的，祇見他連起帶拜的鬧了一陣，大約連他自己也不記得是磕了五個啊，還是磕了六個。十三妹也羞祗萬福，還過了禮，便一把將張金鳳拉到身邊坐下；他笑了笑，道：「嘖嘖，果然是一對美滿姻緣，不想姐姐給你弄成了，這也不枉我這點心血。」張姑娘聽了，感極而泣，不覺掉下淚來。止說着，張老泡了茶來，大家喝罷。十三妹道：「這咱們可就要搬着行李了。」因對張老道：「你老人家帶了你們姑爺，拿了燈，先到那地窖子裏，把他那幾個箱子打開，凡衣服首飾，以及零星有記認的東西，一概不要。但是所有金銀，不論多少，都給我拿出來。」二人聽了，也不知甚麼意思，祇得拿燈前去，進了那個櫃門，張老道：「姑爺，你讓我拿着燈罷！」說着，接過燈來，照了安公子，一步一步從臺階兒下去。二

人進了地窖子門，果見有幾個箱子絡在牀頭上，一個一個搬下來打開，裏頭不過是些衣飾之類，也不細看；祇見每個箱子裏，整的也有，碎的也有，都有兩三包銀子；一一拿出來，堆在地下。回頭看了看牀裏邊，放着個小包袱，提了提，覺得很重；打開一看，原來是他老婆兒合女孩兒的隨身包袱，連家裏帶出來的百兩銀子，都在裏頭，也提在地下；重復拿着燈搬運出來，說明了原因。十三妹略略數了一數，通共也有個千把兩銀子。因先揀了一包碎的，約略不足百兩，揀在一邊；又把那小包袱，仍交還他母女，然後捐了那十幾包銀子，向安公子道：「我圖個便利，你把這一千兩的銀子拿去，換給我一百兩金子。」安公子聽了，叫聲「姑娘」，自己忙又改口道：「我怎麼還是這等稱呼？我自然也該稱作姐姐才是。姐姐，這原是你的東西，怎說到換起來？」十三妹道：「你不換我不要了。」安公子連說「換，換」，就拿了一包過來；十三妹接在手裏，向張金鳳道：「妹妹，咱們可不是空身兒投到他家去了，這一百金子，算姐姐給你墊個箱底兒罷。」隨把包兒遞給張老婆兒手裏。那老婆兒道：「姑娘怎麼呢？罷呀！你疼你妹子，還疼的不够呀！還給他這東西。」嘴裏說着，手裏可接過去了。張老看了，也一旁道謝不迭。十三妹交明了，就催安公子收那銀子，安公子再三的不肯道：「姐姐，你難道不留些用？」十三妹道：「方才留下那一包碎的，儘够我同母親過冬了。即或不够，左右那一項沒主兒的錢，我甚麼時候用，甚麼時候取。你別累贅，快些收去，大家好打點起身。」安公子聽了無法，祇得收下。十三妹出了一回神，問着張老道：「我方才在馬圈裏看見一輛簾棚車兒，想來就是他娘兒兩個坐的，一定是你老人家趕來的呀。」張老道：「可不是我，還有誰呢？」十三妹道：「這輛車連牲口，都好端端的在那裏呢！你老人家這時候，就去把他收拾妥當，回來把你們姑爺的被套行李銀兩給他裝在車上，把一應的東西裝好，鋪墊平了，叫他娘兒兩個好坐。再把那個驢兒，解下邊套來，勻給你們姑爺騎。」說着，便問安公子道：「會騎驢麼？」安公子道：「馬也會騎，何況於驢？難道一路不是騎了？包程驢子來的，祇怕沒有鞍子。」張老道：「有我車上藏着個帶馬褥子的軟屨鞍子呢。」十三妹道：「那尤巧極了。牲口也有了，就叫你們姑爺騎上，跟着一夥同行，等都弄妥當了，咱們大家趁着天不亮就動身，我一直送你們過了縣東關，那裏自然有人接着護送下去，管保你們老少四口兒，一路安然無事，這算沒關我的事了。你們爺兒三個，就去收拾起來，我同我這妹妹，再多說一刻的話兒。」大家聽了，自是個個歡喜。張老道：「等我去看看牲口，把草口袋拿出來，先喂上他，回來好走路。」安公子道：「我也去；我在這邊閒着作甚麼？」說着，一同去了。這時候，張家母女二人，把行李金銀，一包捆妥當，張老喂上牲口，同安公子進來，又叫那老婆兒幫着三個搬運了幾次，才

得運完裝好。祇見張老又忙忙的回來，向十三妹道：「姑娘，我又想起件事情來了；咱們走後，萬一天明進來一個人，這一院子的死和尚，可怎麼好哇？」十三妹笑道：「這個都在我；祇管放心走路，橫豎不與你相干。」張老道：「這樣是很好；我可招叮車去了，你們娘兒們收拾收拾，也是時候兒了，上車罷！」十三妹諸事已畢，便叫安公子去屋裏找分筆硯來用。安公子道：「此時要筆硯何用，我這裏現成。」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個小小的布包來打開，祇見裏面包着一塊圓式硯臺，用檀木盒兒裝着。那塊石頭細膩純純，那硯臺盒子上面，又密密的鑄着銘跋字跡，端的是塊寶硯。安公子又在鞋掖裏取出筆墨來，研好了墨，連筆遞將過去。那十三妹左手托了硯臺，右手把筆蘸得飽了，跳上桌子，回頭叫安公子舉燈照着，他便在那中房門的北牆上，筆墨淋漓，寫了二行大字。安公子一面拿燈光照看，一面眼睛隨着筆，一字一字的往下看。接着口中念道：

「貪嗔癡愛四重關，這關黎重重都犯；他殺人污佛地，我救苦下雲端。刻惡鋤奸，覺我時，合你雲中相見。」

念完，樂的他嘔嘴搖頭，拍腿鼓掌的呵呵大笑，說道：「姐姐，我祇見你舞刀弄棒，殺人如麻，以為奇特；再不曉得你胸中還埋着如此一段珠璣錦繡，這等書法，也寫得這鳳舞龍飛，真令人拜服；祇是大家方才問姐姐你的住處，你祇說在雲端裏住，如今這詞兒裏又是甚麼「雲中相見」，莫非你真個在雲端裏不成？」十三妹笑道：「我這都是夢話，你不用問他。」安公子接着搖頭：「不然，不然！這裏豈定有個道理。」說畢，還在那裏默默的細揣摩那「雲中相見」的這句話。那十三妹早下了桌子，把筆硯放下，把那把寶刀，依舊的插在腰間，又向牆上取下那張彈弓來跨上，然後揣上那包銀子，一口把燈吹滅，說道：「別就延了，走罷。」邁步出門，朝外先走。張家母女合安公子也拉了他的牲口，十三妹又把自己的驢兒，也交給他帶着，開了門，讓大家出去。張姑娘在車裏問道：「姐姐不走，還等甚麼？」十三妹道：「我還有點事兒，咱們在外邊略等。」說着，催了車輛牲口出門，自己重新把門關好，然後他才就地托的一縱，縱上房去，從房外頭跳下來，便在驢兒上解下包袱，依然罩上那塊青紗包頭，穿上那件佛青布衫兒，重新帶上彈弓，騎上驢兒，趁着那斜月殘星，護送着一行人，逍遙自在的竟自投東去了。走了一程，到了岔道口，那天才東方閃亮，就從那裏上了大道，一直的向往平縣的北門關廂，從城外一起，繞向東門關廂而來。出了東關廂，十三妹見人煙漸漸稀少，向安公子道：「護送你們的那個人，我合他約在前面二十里外柳樹叢林裏相候。我先走一步，招呼他去，你們隨後趕來。」說着一個牲口如飛而去。安公子同張老隨後帶着牲口趕來，走了約莫有一個時辰，早已遠遠望着一帶柳樹林子，趕向前去，祇見十三

妹的那匹黑驢兒，拴在一棵樹上。大家到了跟前，安公子下了牲口，張家母女，也從車上下來，轉進樹林。十三妹早從裏邊迎了出來。安公子一見，就先問道：「姐姐說的護送我們那位在那裏，請來相見。」十三妹說：「已經在此恭候多時。你不用忙，大家且在這樹底下坐了，歇歇兒再說。」因對眾人說道：「咱們大家自然都要見見這位護送你們去的人，是怎樣一個英雄。如今我實對你們說罷，你們此去經過牯牛山，癡象嶺，雄雞渡，野豬林，都是歹人出沒的去處，要講到那個護送，就有三個，五個，十個，八個人，也不過沒事兒的時候，仗個膽子兒罷，果然到了有事，依然無用，要得千妥萬當，還祇有我親身送了你們去。無奈我家有老母，不能遠離。如今我看我這妹子面上，把我這張彈弓兒，借給你姐夫。」說到這裏，安公子道：「姐姐，祇是我那裏會打這彈弓，況且姐姐這張彈弓，我又如何拉得開，使得動？」十三妹道：「不用你使，你祇把他一路背在身上，雖然抵不得萬馬千軍，大約也算得一個開路的先鋒，保鏢的壯士。」大家聽了，將信將疑，面面相覷。十三妹道：「我這話大家乍聽，自然不與見信，你們試想，我豈有拿着你兩家若干條的性命當兒戲？你們今日走一站，明日就過牯牛山，那山上的頭領，個個武藝來得，手下還集着百十個嘍囉，這一處就不好過。你們明日，倒要趁着後半夜的月色，早走到了牯牛山跟前，這班人一定下山攔路，要借盤纏，你們千萬不可合他動手；張老太爺你也不必搭話，祇把車攏住，這算讓他一步。他一看就知是個走路的行家，便不動手了，這可就用着你姐夫了；你祇管仗着膽子，不必害怕，天下的強盜，祇有打算劫財的，斷沒無故殺人的；那時無論他是騎牲口，是步行，你先下了牲口，祇管上前合他搭話，切記不可說車上沒銀子。他們的本領，大凡有了客人經過，有無金錢，並那金銀的數目多少，都料估得出來。你就道車上卻帶着三五千金，祇是帶給老人家，如何如何料理官司大事用的，不能勻出來奉送；其餘隨身行李，所值無多，祇有這張彈弓，還值得幾兩銀子，就把弓奉送。等他接過這彈弓去看了，不用你開口，他必先問我，那時他不但不敢收這彈弓，祇怕還要備酒備飯，幫助盤纏，也不可。祇是你們都不必領他的，也不必到他山上去，說我的話，合他們借兩個牲口，添上幫套拉這輛車，再撥兩個老作人，一直送你們到淮安界上；我日後見面，定自面謝。那時人也够用了，牲口也够使了，你們路上也可以快走了，你們太爺的公事，也可以早完了。不但這樣，再有那兩個人，便沿路護送，他們都是一氣，不怕有一萬個強盜，你們祇管大搖大擺的走罷。這是我給你們打算的，萬無一失的一條出路，大家祇管放心前去，不必猶疑。」說着，便從膀子上褪下那張彈弓來，雙手遞給安公子。又對着張金鳳等說道：「妹妹，姐夫，當着他二位老人家在此，你我今日這番相逢，並我今日這番相救，是我天生的好事情。」

了，你們倒都不必在意。祇有這張彈弓，是我的家傳至寶，我從幼兒用到今日，刻不可離；如今因我這妹妹面上，借給妹夫，你千萬不可損壞失落。你一到淮安，完了你老人家的公事之後，第一件是我妹妹的終身大事，第二件就是我這張彈弓兒了。務必專差一個妥當人送來還我，這就是你以德報德了，要緊要緊！」安公子聽一句，應一句。這時間張姑娘心細，聽了這話，便問十三妹道：「姐姐，你方才苦苦的不肯說個實在姓名住處，將來給你送這彈弓來，使算人人知道有個十三妹姑娘，到底向那裏尋你，交代這件東西？」十三妹聽了，低頭想了想說：「有了。方才妹夫，他不是說褚一官合他奶公姓華的是至親嗎？將來等你家華奶公趕到任上，就找他把這弓送交褚一官，轉交一位鄧九公。這鄧九公便是我說的二十八棵紅柳樹住的這位老英雄，他還算我的師傅。褚一官正是他的親戚，你家華奶公又是褚一官的親戚，這樣一交代，斷不會錯。我話說盡於此。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我也不往下送了。你老少四位夫妻，前途保重，我們就此作別。」大家熱刺刺的聽了「作別」二字，想到受恩深處，都不覺滴下淚來。那張金鳳更哭的嗚咽難言，忍淚向十三妹說道：「姐姐，你我此一別，不知幾時再得見面。」十三妹道：「若論我，你今生兒得着我，也不定，見不着我也不定。但是萬事都有個定數，事由天定，豈在人爲？」說着撒手說聲：「你們請罷！」走到樹跟前，解下那頭驢兒，就待騎上要走，忽見安公子啊啷了一聲，雙手把兩腿一拍，直跳起來說：「了不得了，這事可不好了！」大家嚇了一跳。連十三妹也拉着驢兒問道：「這是爲何？」安公子急得紫漲了臉說道：「姐姐且不要走，也不必細問，我們此時，且急急的趕回黑風崗，那座能仁寺去再講。」十三妹說：「到底是怎麼了？不是落了煙袋了？」安公子連連搖手道：「不是，不是。」張老夫妻也幫着問他，他才指手畫腳的向大家說道：「方才這十三妹姐姐，不是在那廟裏牆上，題那兩行北新水令的詞兒嗎？我因見那詞兒的聲調雄壯，更兼書法飛舞，又推敲「雲中相見」的這句話，不覺出了神，正在那裏細看，不防姐姐就催着快走，我一時大意，就隨着大家出來，不想把那塊硯臺，落在那廟裏，這便如何是好？」十三妹道：「我祇道甚麼大不了事，原來就爲這塊硯臺，能值幾何也值得這等大驚小怪？」安公子道：「姐姐你有所不知，我這塊硯臺，非尋常硯臺可比，這是祖父留下的一塊寶硯，我祖父臨終交付父親，我父親半世苦功，都在這硯臺上面，臨起身珍珍重重的賞給我說：「你要好好用功，對了這硯臺，就是同對着老人家一般，不可違背平日教訓。」日後到任上，還要交還老人家，如今失落在這廟裏，叫我拿甚麼回老人家的話。況且那硯臺上的銘跋，鵲着老人家的名號，現在廟裏，又弄了這個未完，萬一被人勘破，追究起來，我當如何走走，走，我們快快回去。」大家聽了，也道：「這橋

東西失落不得。」都沒作理會處。十三妹沉吟了半晌，說：「這樁東西，誠然不可失落；但是眼下我們這一羣人，斷斷沒個回去的理，這件事你也交給我此番回家得了空兒，本也要探聽探聽那廟裏合地方上的動靜；如今我就立刻過道先到那廟裏，從廟後進去，把你這塊魂臺取了，拿到我家，給你好好的收着，斷不至於失損，等你將來專人給我送彈弓來，就把那彈弓算個憑據，取這魂臺，我這裏見了彈弓，交還魂臺，那時兩件東西，各歸本主，豈不是一樁大好事麼？」安公子還在那裏猶豫，張金鳳聽了這句話，正好在心坎兒上，連忙說道：「姐姐說的有理，就是這等一言爲定，不可再改。」說着，倒催着十三妹快走，十三妹便一手帶過那頭驢兒，踏蹬板鞍，飛身上去，助上一鞭，回頭向大家說聲：「請了！」霎時間電掣星馳，不見蹤跡。這正是：

神龍破壁騰空去，天矯雲中沒處尋。

至於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十一回 胡縣官糊塗銷巨案 安公子安穩上長淮

上回書講的是雕弓寶硯自合而分，十三妹同安龍媒、張金鳳、並張老夫妻、柳林話別——是這書的開場緊要關頭。那十三妹別後，安公子一行人，直望到望不見了，也就大家上了車輛牲口，投奔河南大路而去。——這且不提；折回來再講那黑風崗的仁寺，能仁寺原是一座敗落古廟，向來有兩個遊僧在內栖身抄化，自從這個兇僧赤面虎佔了這地面，把兩個遊僧趕出廟去，借着賣茶賣飯爲名，藉此劫奪來往客人。——那倒運的被他害了，也不止一個。如今天理昭彰，惹着了這位殺人如戲的十三妹，殺了個寸草不留，自在逍遙的走了，隨走又把廟門從裏頭關了個鐵桶相似，這條道本是條背道，附近又等閒無人來拜佛燒香，就連本地的鄉保地保也住的甚遠，因此廟裏祇管鬧的那等馬仰人翻，外人竟一點消息也不得知道。自來「無巧不成話」，不想這淮平縣的西北鄉，偏偏出了一案，地保報到縣裏。這縣官姓胡，原是個賣麵茶的出身，到了正月節，帶錢賣元宵，不知怎的無意中發了一注橫財，忽然的官星發動，就捐了一個知縣，選在淮平地方，人都叫他糊太爺。這胡知縣接了地保的稟報，問了問這西鄉縣衙，有三十多里，便傳了次日下鄉。那縣衙一班官役，巴不得地方上有事，好去吃地保，又可向事主勒索幾文。到了次日，那些刑書、招房、伴作、捕快人等，一窩蜂的都跟了去；及至到了鄉下，祇見不過是兩人口角，彼此揪扭，因傷致死的一樁尋常命案。照

例相驗，填了尸格回來。那地保規矩，是送縣官過了他管的地界，才敢回去。這能仁寺止在他的地界上，來回都從廟前經過，恰巧走到離廟不遠，這位縣官，因早起着了些涼，忽然犯了疝氣，要找個地方歇歇，弄口薑湯喝。跟班的便吩咐衙役，叫地保預備地方。地保想了想，這一帶都是曠野荒山，那有人家去尋熱水，便想到這座能仁寺，回說：『前面不遠，有所古廟，就請太老爺的駕到那裏將就落座罷。』便飛跑的趕到廟前。那正中山門，本是用亂磚從外面砌嚴了的，看了看左右兩個角門兒，也關得結實，祇得走到馬圈門前叫門，一直叫了半日，也不聽得有個人答應。正在叫不開，那些三班衙役，也有趕到前頭來的，大家一頓亂推帶，把個門插管兒弄折了，門才得開，地保忙着推門，同了衆人進去，叫和尙出來接太老爺。但見空落院子裏，靜悄無人，祇有馬棚裏拴着四個騾子，餓得在那裏打幌兒。當院裏兩條大狗，因搶着一個血淋淋的東西，在那裏打架，大家喝開了狗一看，原來是個和尚腦袋，嚇了一跳。地保說：『不好！這不又出了案了嗎？』連忙把這顆頭搶在手裏，奔了那三間正房來找和尙，一進門，就看見一個半老的和尙，躺在地上，叫了一聲，不見答應，敢是死了。這個當兒，聽見喝道的聲音，縣官轎子早已到門，衆人連忙跑出去，把上項事，稟明縣官聽了。打轎進門，下轎一看，心裏納悶說：『這可罷了我了，這一個和尙的腦袋，好端端的在腔兒上，那個腦袋可是那裏來的呢？』旁邊一個捕快，頭跪倒回話說：『回太老爺的話，這得拿兇手。』縣官問道：『兇手是誰？』衆人一齊說道：『在廟裏搜一搜，就知道了。』縣官說：『那麼着，咱們就搜哇。』衆人答應一聲，便順着那帶灰棚搜去。搜到南頭那間，見關着扇門，大家把着應戶瞧了瞧，早瞧見草堆邊露着兩隻腳，說：『得了，尸身有了。』連忙踹門進去一看，又是兩個尸身，肝花五臟，都被人掏去了，卻都有腦袋不算外，腦袋上還帶着條辮子，大家又來裏過縣官。縣官說：『這事更糟了，怎麼和尙腦袋上，會長出辮子來呢？這不是野菰兒嗎？』當下亂了一陣，便出了馬圈門，從大殿配殿一路查去，祇見都是些破落空房，一直亂着查到東院，進了角門，將轉過拐角牆一看，但見院子裏橫七豎八，躺着一地和尙，也有腦袋的，也有沒腦袋的，也有鬪圖的，也有兩截兒的，裏頭還有沒臉的，卻是個婦人。衆人發聲喊說：『了不得了！』把個縣官嚇得目瞪口呆，臉上青黃不定，疝氣也嚇回去了，口中祇說：『這是爲甚麼事？』那馬步快手，一個個亂着，腰間抽出鐵尺，便去把住止房廚房院門，要想拿人。內中又有幾個壯着膽子，闖將進去，屋外屋裏，甚至地窖子裏，搜了個遍，那有個兇手的影兒，亂了一陣，大家祇得請縣官進屋裏坐下。再說這位縣官一進門，就看見正面牆上寫着碗口來大的兩行字，看了看，倒有一大半字不認得，祇得叫過個書辦來念了一遍，他聽了聽，也猜不透怎麼個意思。爲

難了一會，說：「有了，好在咱們帶着件作呢，且相驗相驗就明白了。」祇見那書辦使了個眼色，暗暗的合他搖手。原來這書辦是本衙門刑房的一掌案的老吏，平日無論有甚麼疑難大事，到他手裏，沒有完不了的案，這裏裏頭也沒有作不出來的弊。當下縣官見他如此，便迴避了衆人，問他道：「方才我要叫件作相驗，你卻搖手，這是怎麼個意思？」那書辦道：「這一案斷乎辦不得。例上殺死一家三命，拿不着兇手，本官就是借大處分，如今倒開了十幾條人命出來，儻然辦出去，一時拿不着人，太老爺的前程，如何保得住？」縣官道：「呸！你這麼個人，難道連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不知道嗎？咱們祇要多派幾個人兒，再重重的懸上賞，還有個拿不住人的？」書辦搖着頭說道：「太老爺要拿這個人，祇怕比海底撈針還難。據書辦的風聞，這起子和尙，平日本就不是善男信女；至於這個殺人的，看起來，也不是圖財害命，也不是挾仇故殺，竟是一個奇才異能之輩，路見不平作出來的。」縣官道：「這你又從那裏聽出來的？」書辦道：「太老爺祇看他這兩行字，就知道了。頭兩句說「貪嗔疑愛四重關，這關黎重重都犯」——這分明是這班和尙，平日劫人錢財，佔人婦女，害人性命，傷天害理，無所不爲；底下幾句道：「他殺人污佛地，我仗劍下雲端，刻惡勦奸」——這幾句，分明說他路見不平，替民除害，劈空而來，如同從雲端裏下來的一般，把這起子和尙屠了末了一句道：「冤我時，合你雲中相見。」這個「你」字是誰，他分明指的是太老爺的大駕，見得他雖然在地方上殺了許多人，卻不是畏罪而逃。你們要來找我，就在雲中等着見你們，看這光景，就讓太老爺懸千金的賞，靠我們衙門這班捕役，怎麼能够到雲端裏拿人去？況且看這幾句的口氣，這人的膽量智謀，也就非同小可，就便見了他，又如何敢動呢？那個時候，怎麼結這個案，所以書辦以爲這個案辦不得。」縣官道：「照你這樣說起來，這一案敢祇算糟透了，你還有個甚麼透鮮的主意沒有？」書辦道：「據書辦的主意，這一堆尸身，祇好揀出三個來；一個是那胖大和尚，一個是那帶髮頭陀，那一個就是沒臉的婦人。請太老爺吩咐地保，遞上一張報單，就報說本廟僧人窩留婦女，彼此妒奸，那頭陀一時氣忿，把婦人用刀砍死，胖大和尚見砍了婦人，兩下爭競，用棍將頭陀顛門打傷，致命氣絕；他自己畏罪，情急自戕。這等一辦，把太老爺失察一家殺死三命的處分，也躲開了，兇手也不用拿了；其餘的尸身，講不起費些事，創個坑兒，把他們一埋，眼前都是太老爺的牙爪，誰敢不遵？便是那地保，他地面上消彌了這等一個大案，也省得許多的拖累花消，還有甚麼不願意？再把廟裏一應的細軟粗重，分散給衆人作個賞，祇怕大家還樂而爲之，請太老爺的示，書辦這主意如何？」把個胡縣官樂得滿臉陪笑說：「先生到底是您，我本是字兒也沒您的深，深主意也沒您的巧妙，咱

們就是這等辦了。」書辦道：「太老爺還得吩咐班頭兒一句。」說着，把那班頭叫來。官吏二人，言三語四，又告訴了他一遍。班頭想了想說：「也祇得如此，小的們遵太老爺的吩咐，就去辦去，祇是一時那裏有這許多鐵鍬鐵頭，刨那坑去？」低頭爲難了一會，忽然說：「有了，小的方到廚房院裏，那裏有口乾井，如今把井面石撬起來，把這些個無用的死和尚，都擲下去。廟裏有的是磚頭瓦塊，葦草爐灰，蓋好了，照舊把井面石壓上，索性把井口塞了。吩咐地保找兩個泥水匠在井面上給他砌起了一座塔來，算個和尚墳，這場功德就完了。」縣官聽了，把手一拍說：「這主意更高，少時批賞，你們倆該頭分兒。」二人先謝了出來，暗暗的告知衆人。大家聽了，一來是本官作主，二則又得若干東西，就不分書史班頭，散役伴作，甚至連跟班驍夫，大家動起手來，直鬧了大半天，才弄停妥。留下地保，一面廟外找人掩埋那兩個和尚，一個婦人的尸身，一面找泥水匠砌塔，一面袖遞報單，諸事料理完畢。大家趁此胡擄了些細軟東西，祇剩了四個張口貨的馱驢沒人耍，便入了太老爺的官馬號。縣官使打道回衙，據地保那張報單，五路通詳上去，奉到憲批批了「如詳辦理」。四個大字，把一樁驚風駭浪的大案，辦得來雲過天空。那地保另找了兩個老實和尚，在廟募化焚修，不上幾年，倒把那座能仁寺募化成重修廟宇，再塑金身。——讀者，你道十三妹這兩行字兒，有多大神通。安公子一行人，別了十三妹，迤邐行來，張老路上向安公子道：「姑爺，咱們今兒走半站罷，大家都得歇歇了。」安公子正在那裏心中盤算，想着「十三妹此去，不知果然可去給我找那塊硯臺，他這張彈弓，不知果然可能照他說的那等中用。儼然兩件事都無着實，如何是好？」心中萬緒千頭，在牲口上悶悶不語，忽聽得張老合他說話，便答道：「正是如此。」說話間，又走了一程，祇見前面有幾座客店，就揀了一座乾淨店面住下。大家忙着搬行李，洗臉吃飯。一時諸事完畢，張老陪了安公子在一間，他母女二人另在一間住下。張老婆兒便催張金鳳道：「姑娘，咱們早些兒睡罷，昨兒鬧了一夜了。」張姑娘道：「咱們娘兒兩個車上睡了一道兒了，你老人家這時候又困了，天還大亮的，那裏就講到睡覺了呢？咱們還有許多事沒作呢。」張老婆兒道：「這有甚事呀！」張姑娘道：「你老人家知道呀，不要儘祇嘔人來了。」張老婆兒道：「可罷了我了，甚事兒呢？哦，你要溺尿啊，你那馬桶早給你拿進來咧！」他女兒急了道：「噫，誰倒是祇要撒溺呢？」張老婆兒道：「這可問殺我了，你說罷。」張姑娘這才低着頭，紅着臉，說道：「你老人家，瞧他身上的那鈕鑿子，有都擲掉了，那條褲子，馮鹿馮的場任身上的，叫人怎麼受呢？」一句話，提醒了那老婆兒說：「可是的了，你等我告訴他換下來，我拿咱那個木盆給他，把那個溺褲洗乾淨了，你給他把那鈕鑿子釘上。」說着，往外就走。張姑娘

連忙叫住道：『媽，你老人家先回來。』那老婆兒道：『還有甚麼呀？』張姑娘道：『沒甚麼了，你老人家可不要說我說的。』那老婆兒一面答應，一面走到那屋裏，把前番話向安公子說了。這安公子才作了一天的女婿，又遇見這等一個不善詞令的丈母娘，臉上有些下不來，說：『我換上了鈕釦兒，將就着罷。』說了兩次，那丈母娘可管不住了，說：『姑爺，你換下來，給我快拿去罷！不的時候，姑娘他也是着急。』張老又在旁邊攪掇，安公子才打發開丈母娘，換下那條晒乾了的襦褲子，連衣服一併着張老送了過去。張金鳳見他母親在那裏忙着洗褲子，祇得自己把那衣裳的鈕釦子，一個個的釘好了。他母女直等把那洗的褲子收拾停妥，送了過去，娘兒兩個才睡。讀者，這樁事卻不可看作張姑娘不識羞，張老兒不辭勞，要知女婿有半子之親，夫妻爲人倫之始，有了這樣天性，才有這樣人情。不然，一個根兒裏，想不到一個根兒裏，不耐煩，你叫他從那一頭兒羞，那一頭兒勞，這卻與那等女兒嬌得慣，老兒臊得慣的大不相同。張老一心記着十三妹囑咐的明日過牯牛山，倒要早走的這句話。那大才交四更，便爬起來喂牲口裝車，並催着大家起來收拾動身。又囑咐安公子道：『姑爺，你可記着十三妹姑娘的話，到跟前千萬莫要怕的說不出話來。』安公子笑道：『你老人家放心，莫打量小婿還是昨日的安驢，我自從昨日受了那和尚的一番折磨，又經了十三妹姐姐的一番教化，不覺得膽粗氣壯起來。況且死生有命，譬如昨日的事，可是怕得來的，今日不但性命無傷，而且姻緣成就，可見這事有天作主，萬事仗皇天，怕他怎的？祇是我倒不信這張小小的彈弓兒，說得來這樣的中用。』那張姑娘算感激定了那位姐姐，信定他的話了，見安公子如此說，恐怕他一時猶豫誤事，待要合他說話，祇是個沒過門的媳婦，臉上未免下不來，祇得搭訕着，向父母說道：『爹媽，我這姐姐斷不會說假話賺人的，況且他昨日不救我們，有甚麼使不得？救了我們，他更不必顧我們路上的事，不借給這張彈弓，又有甚麼使不得？他何必妄口說這大話？此話可信，我們斷不可疑。』三人聽了齊說有理。張老便算清了店錢，叫店家開了門上路。此時正是二十前後天氣，後半夜月色正亮，一行人出了店門，趁着月色行了一程，遠遠的早望見那座牯牛山，祇見黑壓壓的樹木叢新，煙霧瀰漫，氣象十分凶惡。張老道：『姑爺留神，快到了。』一句話未完，祇聽得山腰裏吱的一聲，這頭響箭一直射在半空裏去。——作者說：『這強盜這支箭放着人不射，他爲何要射在半空裏？他祇要使一支梅針箭，那人豈不應弦而倒？爲何倒要用這頭響箭，他還是射鴿子呢，還是射帽子呢？讀者不然，大凡作強盜的，敢於攔路劫財了，斷不是三個五個，內中有瞭高的，把風的，動手的，接贓的，至少也有二三十個人，豈有大家擠擦在一塊兒的理？自然三個一羣，五個一夥，藏在那山坳樹影

之中瞭望的，等到望見過往的客商到了，發一支響箭，便算個號令，大家才不約而同的下山。既作綠林大盜，便與那偷貓盜狗的不同，也斷不肯悄悄兒的下來，放這枝響箭，就如同告訴那行人說：「我可來打劫來了！」不然，爲甚麼叫作響馬呢？安公子一行人，正走之間，忽然聽得一聲響箭，箭響過處，早見一羣人簇擁着三個騎馬的強人，拍喇喇從半山裏跑將下來，一字兒擺開，攔住去路。祇聽爲頭的那個大聲吆喝，他說的卻不是留下買路錢再走的那句鼓兒詞，他那話祇得兩個字說：「站住。」張老是心裏有了底兒的，聽得一聲站住，便把牲口攏住，鞭子往後轍裏一掖，抄着手靠了車轅站住不動，也不答話。這個樣兒，要說安公子果然不怕，沒這情理，一則是曾經和尚那等的性命相撲，合十三妹那等的雷電交作，覺得曾經滄海難爲水，二則也仗着十三妹的這張彈弓，是個護身符，料想無妨，三則事到其間，也無法了，祇得把驢兒一拍，馱上前去。三個騎馬的強人，正攔着路，見一個少年，身背彈弓迎來，早各各把兵器掣在手裏，閉住面門。當下安公子走到跟前，在驢兒上一拱手說道：「衆位好漢請了，我們正要趕路，列位攔路不放前行，卻是爲何？」那三個強人，祇認作他是個才出馬的保鏢的，答道：「吶，行家莫說力把話，你難道沒帶着眼睛，還要問卻是爲何，所爲的要合你借幾兩盤纏用用。」安公子道：「列位且慢整纏，卻有幾兩，祇是我費了萬苦千辛，弄來要去救父親性命的，因此不好奉送，但是列位既出賣山，斷無撒手空回的理，我這裏有小小的一張彈弓，卻還值得幾文，這叫作「寶劍贈與烈士」，拿去算發個利市如何？」說着，就把彈弓褪下來，遞將過去。那爲首的強人道：「靠你這張彈弓，又值得幾何？也值文調調的這些話，我勸你把這些話收了，快把金銀獻出來，還有個佛眼相看。不然，太爺們就要動手了。」安公子道：「且請看看這彈弓，果然不值一笑，那時我再送金銀不遲。」那爲頭的強人聽了，把手中的竹節虎尾鋼鞭，伸過來把彈弓一挑，接在手中，先覺得分量沉重，重復在月光之下，翻覆一看，口中大叫說：「了不得，險些兒不曾誤了大事。」說着，掖起鋼鞭，拿了彈弓，滾鞍下馬。左右兩個強人見了，不知是何原故，也下了馬，手下的帶過馬去。祇聽爲頭的那強人，向安公子問道：「尊客是從青雲峯十三妹姑娘那裏來麼？」安公子一聽這「十三妹」三個字，是爛熟的了，這青雲峯可是那裏呢？況且我又本不是從青雲峯來，不用管他，且答應他半句。因說道：「我正是從十三妹那裏來。」強人道：「十三妹姑娘可有甚麼交代？」安公子道：「同他分手的時節，他道我此番載着金銀行走，定從牯牛山經過，難保列位不下來借盤纏，所喜列位都是些仗義疎財的豪客，與那尋常之輩不同，因此付我這張彈弓，作一個討關的憑據。他還說請列位看他這張彈弓分上，借我兩頭牲口，還請兩位壯士，一直護送我們

到淮安地面，日後十三妹見了列位，定當面謝。那強人聽了，哈哈大笑道：「言重言重，這個怎敢？這彈弓還請收好，十三妹姑娘吩咐的話，一一如命。」說着，回頭向那兩個頭目道：「就是你們老弟兄倆，辛苦一輪罷。」二人領命，急忙回山打點行李牲口去了。這裏衆人才你一言，我一語，問安公子的姓名。安公子道：「學生姓安，單名一個「驥」字。」祇見內中一個小頭目，走過來問道：「尊客方才說到淮安，請問有位安老爺，官諱叫作學海，同尊客可是一家？」安公子道：「那正是我的老人家，此番帶了這項金銀，就爲了父親的官事。」那小頭目道：「原來是安老爺，那安老爺是淮安地方上一點福星，小人們的家堂佛一般，真廉明公正，不想被河臺大人參了一本，誰人不說冤枉？小人從前原也作些小道兒上的買賣，後來洗手不幹，就在河工上充了一個夫頭，因看了看作官的，尙且這等有冤沒處訴，何況我們百姓？想了想，還是當強盜的好，因投奔山上落草。如今難得遇見我恩官的少爺，敢煩大哥把少爺請到寨裏，用些酒飯，也見得我們的義氣。」安公子連連推謝說：「本該奉擾，祇是現同着家眷不便。」那頭目還再三的儘讓，倒是爲頭的強人說：「這話使不得。漫講你恩官面上，祇看十三妹姑娘，我們合山的人都該盡些人情；但是安公子是官門，你我是綠林，隔着一道門檻兒呢，如何請到寨裏去得人情的？事小，誤慢了公子的事大，竟可不必。」大家都說：「有理。」那小頭目也祇索罷了。說話間，上山去的兩個人，早已拉了兩頭驢子，連他們的隨身行李器械，都帶下來，隨手就把那邊套拴好，套上牲口。那爲頭的便吩咐道：「你二位這槍，可莫當兒戲，本來要守十三妹姑娘的規矩，二則要保山寨的臉面，講不得辛苦，一路上逢山開路，過水疊橋，甚至守店看車，都是你二位的事；到了地界，不可露聲兒，趕緊的回山要緊。」那二人諾諾連聲，一二的領命。說完，他又向安公子道：「公子，你我今日相逢，三生有幸，祇是叫禮字兒管住了我們，連一杯水酒也不會備得。如今有這兩個同去，路上不怕衝風破浪，萬無一失，保你安穩無事，直到淮安。日後儻然再見了十三妹姑娘，祇說海馬周三同着戴江、李老、避水、淪韓七三個人，懸着這張彈弓，巴結了些微小事，不足掛齒。天也快亮了，我們不往前送，就此告別回山。」說着，上了馬，打聲唿哨，一羣人馬，先回山去了。這裏李老、韓七早吆喝着車輛動身，安公子也上了牲口，仍舊背上彈弓同行。他一人，這才把心放下。安公子在驢兒上，心中着實感念十三妹，口中不言，心中暗想道：「再不想那等一個小小女子，有許大的聲名，借大的神通，祇是我看那般人的仗俠氣概，大約本領也不弱，爲何如此的敬重這位十三妹姑娘，是何原故呢？」李老、韓七二個，路上真個小心謹慎，不辭勞苦，不但安公子省了多少心神，連張老也省得多少辛苦，沿路上並不是不曾遇見歹人，不是他

們二人勻一個遠遠的先去看風，就是見了面，說兩句暗語，彼此一笑過去；果然不見個風吹草動。不過一日，已近淮安地界。那江獺避水輪兩個攏住牲口，向安公子道：『前面再二十里，就是淮安府城東關裏了，我們不好前進，告稟公子，我們回去了。』安公子聽說，先道了他二人的一路辛苦，又囑咐上覆他家寨主，回手便向車上取下兩封銀子來，每人五十兩，給他們作盤費。兩人那裏肯受，齊聲道：『這個斷不敢領，一則呢，是十三妹姑娘的委派，再我們頭領也有正頭裏；祇要公子日後見着十三妹姑娘，說我們兩個，這一趟還不算藏私偷竊，我們這臉上就沾了光了。』說着一個認錯跨上騾子，那個把邊套攆繩搭在騾子上，騎上那兩刻騾子，一直的向北去了。安公子祇得將銀子收好，因向張老道：『不想這強盜裏邊，也有如此輕財仗義的。』張老道：『姑爺，俗話兒說的，「行行出狀元。」又說「好漢不怕出身低。」那一行沒有好人哪？就是強盜裏也有不得已而落草的。』翁培兩個一路閒談，已達到東門關廂。那府城的地面，本與小地方不同，又有河臺大人駐紮在此，那繁華熱鬧，也就不減一個小省分的省城。祇見兩邊鋪面，排山也似價開着，大小客店，也是連二併三。張老回安公子，便找了一座小店，安頓家眷行李。那張家母女二人，進店下車，先張羅得洗臉梳頭，預備好去叩見新婆婆，會見新親家。安公子向張老道：『泰山，你老人家張羅行李罷，我可要先打聽母親的公館在那裏去了。』張老道：『這是要緊的，這裏交給我。』安公子隨即出來，到了櫃房裏，祇看那掌櫃的，是個極善相的半老頭兒，正在櫃房坐着，面前桌上攤着一本帳，旁邊擱着一面算盤，算着帳目呢。見了安公子進來，起身道：『客人要甚麼？』安公子拱了拱手道：『借問一聲，有位安大老爺家眷的公館，在那條街上？』那掌櫃聽了，把安公子上下一打量，問道：『客人，你問的可是那承辦高家堰堤，上冤枉被參的安大老爺的家眷麼？』安公子點頭道：『正是。』那老頭兒未曾說話，先咳了一聲道：『你還要問他的甚麼公館？這話兒來，真真叫人怒髮衝冠，淚珠滿面。』一句話把個安公子嚇得目瞪口呆，忙問：『卻是爲何？』那老頭兒才拍着板櫃道：『客人你且坐了，等我慢慢的對你講。』這正是：

不是雷轟隨電掣，也教魂散共魂飛。

畢竟那掌櫃的老頭兒對安公子說出些甚麼話來，下回書交代。

第十二回 安大令骨肉敘天倫 佟孀人姑娘祝俠女

這回書緊接上回，表的是安公子到了淮安府，安頓了家眷行李，便去打聽安太太的公館，急切裏要想母子相見；不料一問店家兒，他說那話的神情，來得話異，不覺先吃一大驚，忙問了端的。那老頭兒護他坐下，才慢慢的說道：『若講我們這位安老爺，真算得江北的第一位好官府，也不知怎麼惹着這位河臺大人的怒，把他革職，下在監裏，還追他的銀子，這也罷了。說到這位官太太，既是安老爺遭了事，憑他怎麼樣，我們這位山陽縣，也該看同寅的分上，張羅張羅他，誰家保得過常常無事，也不要前人撒手，迷了後人的眼哪！誰想他全不理會！如今那位官太太，弄得自家找了個飯店住着，客人你想可傷不可傷？你還問他的公館在那條街呢！』安公子聽他絮絮叨叨，鬧了半天，才說完了，敢則是這等樣一套話，才得把心放下。心裏說：『這個人是怎麼個說話法？』祇是他天生的這樣的潑潑人，也就無法。況且聽他的話，倒是一片良心，不好怪他。祇得耐着煩，又問他道：『這飯店在那裏？』那店家道：『就在東邊兒，隔一家門面，聚合店就是。』安公子聽得，辭了店家，出了這店門，走了下上一箭多路，果有個聚合店。問了問，說：『安官府的家眷在儘後一層住着。』安公子也不等通報，一直往後走了去。安老爺當日出京，家人本就無多，自從遭了這事，中用些的長隨先散了，便有那班一時無處可走，且圖現成茶飯的，因養不開多人，也都打發了。梁材是打發進京去了。安老爺祇有戴勤同他女婿隨緣兒，還有小程相公，在那裏照料伺候。店中單剩下一個晉升，帶了兩個粗笨雜使小子支應。偏值晉升又出去買東西去了，雖有兩個打雜的在那裏，他又不認得公子，因此公子進了店，並不會遇見自家一個人，一直進後院，見戴勤媳婦，背着臉在牆根前洗衣服，公子也不及招呼他，忙忙的走進了房門，祇見窄巴巴的三間小屋子，掀起裏間簾子進去，一眼就看見太太坐在挨牆戶，在那裏成裏帽頭兒呢。那安太太正在低頭作針線，一擡頭兒見個行裝打扮的人進來，止不知是誰，一時間斷想不到是公子，公子早已請下安去。太太定睛一看，才看出是公子來，及至看出來，倒嚇了一跳，不覺口中嚙呀一聲，說：『我的孩子，你從那裏來？你可作甚麼來？』說着，慌得顧不的穿鞋，光着襪底兒就下了地，一把拉住公子，那眼淚望下直流。公子也覺心中十分傷懷，哽咽難言。這個當兒，女人丫頭聽了太太說話，都進來了一看，才知是大爺來了。這個忙着給太太拿鞋，那個又去給大爺倒茶。太太一面提鞋，口裏還連連的問：『誰跟了你來的？』公子生怕母親猛聽見路上的情形，一定是異常的悲傷驚恐，祇得說華忠合趕露兒跟我出來的。太太聽得，便叫華忠，公子祇推他那邊店裏看行李呢！因請太太坐下，太太又催他快說來的原由。公子才慢慢的回道：『母親且莫着忙，兒子先請示，我父親這一向身子可安？應交的官項都有了不曾？』太太聽

了，先歎了口氣道：「咳！都是咱們家的壞運。祇說是出來作外官，誰想外官是這麼個味兒！幸而你父親的身子很好，這也是自己素來的學問涵養看得穿，把得定。說這幾天臉面倒好了，也不是他們叫我寬心呀。祇是這官項，這裏才有了幾百兩銀子，給烏大爺帶了信去這些日子了，也沒個回信兒，真叫人怎的不着急呢？」公子道：「母親不必着急了，如今這項銀子，兒子已經如數帶來了，只怕還有餘。況且我父親身子也很好，母親也見兒子了，這正該喜歡才是。」安公子這話，原是先要把母親安慰住了，然後好說路上的話。那安太太聽了，果然又是暢快，又是納罕，說：「本可是的。祇是小子，你一時那裏去張羅得這些銀子？」說着，又問起梁材說：「他難道這樣快就到了家了麼？」公子道：「並不會見着梁材，兒子這次出來，說也話長。若不虧上天的慈悲，父母的蔭庇，兒子險些兒不得與父母相見，作了不孝之人。」說到這裏，自己忍不住先哭了。太太見這光景，急得滿面淚痕，忙又一把拉住他道：「這是怎麼說，你快說給我聽。」公子勉強陪笑道：「母親不要着急，兒子此刻是好好的，見着母親了，還有甚麼急的；祇是這段情節，不可不細細回稟父母知道。」安太太順手就把他拉在火坑一個杌子上坐下，說：「你坐了說。」這安公子斜簪着坐下，才從頭把他在家的聽見父親被事的信，一心懸念，不及下場，怎的趕緊措辦銀兩，帶了他孀孀華忠並劉住兒出來，到了長新店，怎的劉住兒了憂回去，叫趕露兒趕露兒至今不曾趕到，到了荏平，華忠怎的一病幾死，不能行路，祇得打算找那褚一官來，送我到淮安。太太直着眼，皺着眉，聽一句難過一句，聽到這裏，說：「喲！這姓褚的，又是個甚麼人兒啊？」公子連忙說明原故。太太又着急道：「難道就這等一個生人就送了你了嗎？」公子道：「要得他送來，倒又沒事了。」太太問道：「怎麼難道還有甚麼岔兒麼？」公子又把到了店裏，怎的打發驛夫去找褚一官，那個當兒，怎的來了個異樣女子，並將那女子的談言相貌，舉止裝束，以至怎的個威風出眾，神力異常，落後怎的借搬着塊石頭，進房坐下，便不肯走；怎的他見面便知我路上的底細，怎的開口便問我南來的原由，及至問明原由，他怎的變色含笑，起身就走，臨走，又怎的千叮萬囑，說務必等合他見面，然後動身，怎的許護送我到淮安，保我父子團圓，人財無恙。太太道：「這個女孩兒，怎的這等的神通？就算他有本事罷，一個女孩兒家，可怎麼合你同行同住呢？莫非不是個正道人罷？祇是他怎麼又有那樣的大力量呢？這可悶煞人了！」公子道：「彼時兒子也是如此想，誰知大不然，他不但是個正道人，竟是一副兒女情腸，英雄本領，更兼一團的聖賢學問，若不虧此人，孩兒今日也見不着母親了。」太太聽他如此說，忙問道：「他走了，可回來了沒有？」公子道：「請母親往下聽，這可就怨兒子自己糊塗了。正是他走後，去找褚一

官的兩個驢夫回來了。」太太道：「是呀，這裏頭還夾雜的個甚麼豬一官兒呢？他來了也就好了，到底有個伴兒的呀！」公子說：「他並不會來，據那驢夫說他有事，不得分身，他家離店不遠，就請我到他那裏去住。那時兒子一想，這女子雖然說得天花亂墜，祇是他來的古怪，去的古怪，以至說話行事，無不古怪，心裏有些信他不及，又加着驢夫店家兩下裏攪撥，都說這人來的邪道，躲了他爲是。兒子一時慌不擇路，就打算同了兩個驢夫，奔到豬一官家去。那知兩個驢夫，不是好意，他並不會到豬一官家去，要想把我賺到黑風崗，推落山澗，拐了銀子逃走。」太太聽了，急得撻手道：「這是甚麼話呀？」公子道：「母親放心，不妨，總是天恩祖德，五行有救。」說着，又把那到了黑風崗驢夫怎生落下牲口，牲口怎得驚得飛跑，一直跑到一所大廟，才得站住的話，說了一遍，太太聽到這裏，不禁念了一聲「阿彌陀佛」說：「走到佛地上，這可好了。」公子道：「母親，那知這才闖進鬼門關去了！」當下又把那自進廟門，直到被和尚綁在柱上，要剖出心肝的種種苦惱情形，詳細說了一遍。那安太太不聽猶可聽了這話，登時急得滿臉發青，嚇得渾身亂抖，痛得兩淚交流，噙啞了一聲，抱住公子，祇叫：「我的孩子，你可受了苦了，你可疼死我了，你可坑死我了！」說罷，放聲大哭。公子想起自己那番苦楚，痛定思痛，也不覺失聲痛哭。兩邊僕婦丫鬟，看見無不落淚，個個上前相勸。公子怕痛壞了老人家，祇得忍淚勸道：「母親請免傷心，兒子現在是好端端的見父母來了，母親請想，假如那時候竟無救星，此時又當如何？」太太說：「這是甚麼話講？要那樣，可叫我們怎麼活着呀！」說着，緊緊的拉住公子的手，不放鬆，口裏還說道：「咳，這都是氣運召的，無端的弄出這樣大事來。小子在你吃這一場苦，送這銀子來，可算你父親沒白養你，祇是你叫我們作老家兒的，心裏怎麼受啊！」說着，抽抽噎噎的又哭起來。旁邊丫鬟忙着倒上茶來，吃了一口，又遞過手帕去抹鼻涕。隨緣兒媳婦，便忙着去絞濕手巾，預備擦臉。梁材家的，才要裝煙，太太說：「我願不得吃煙了。」就因拉着公子問道：「你說說到底又遇見個甚麼救星兒呢？」公子說：「這往後都是活路了，母親可不必再着急傷心了，不然，兒子心裏一亂，發說不上來了。」因說道：「那日正在性命呼吸之間，忽然憑空裏拍拍的兩個彈子，把面前的兩個和尚打倒，緊接着就從半空飛下一個人來，鬆了綁繩，救了孩兒的性命。」太太問道：「這又是誰呀，我的大爺？」公子說：「母親道是誰？就是那日在店中相會的那個女子。」安太太此時也不及再說閒話，止有聽一句，嘴裏吭一句，又瞞兩聲佛號而已。公子隨即又把那女子，怎的掃除了衆僧，驗明了驢夫，搜着了書信，這些情節，一直說到贈金送別，借弓的話，講了一遍。——就中祇是張金鳳這節，當時且說不出口。太太見公子說到這裏，胸中臉上，略爲

舒暢，才得騰出心來想事；想了想，便說道：『據你這樣說，那個姓褚的，自然是沒見着，到底是誰跟了你來的？』公子聽了，連忙站起來，回道：『母親問到了這裏，其中還有一段隱情，兒子不敢不稟知母親，卻不敢就稟明父親。這樁事，兒子出於萬分不得已，此時實在作難，實在害怕。』太太說：『甚麼事啊？你好好的，不要爲難我的孩子，你可攔不住再受委屈了。你如果有甚麼不得主意的事，不敢告訴你父親，有我呢，我給你宛轉着說。』公子才把那張金鳳的一段始末因由，合那媒人怎麼硬作，自己怎樣苦辭，張家姑娘怎樣俯就，所以然的原故，從頭至尾，抹角轉灣，本本原原，滔滔汨汨的，告訴母親一遍。並說：『此來就虧這張老夫妻，同了張金鳳送來的，請示母親，這事該當怎樣纔好？兒子不得主意。』說罷，跪了下去。太太一面拉他起來，一面心裏沉吟暗說：『這樁事倒不好；若聽那個女孩子的那番仗義，這個女孩兒的這番誠禮，都叫人可感可疼；至於親家的怯不法，合那貧富高低，倒不關緊要；但見我原想給孩子娶一房十全的媳婦，如今聽起來，這張姑娘的女孩兒，身分性情，自然無可說了；我祇愁他到底是個鄉間的孩子，萬一長的醜巴怪似的，可怎麼配我這個好孩子呢！』想到這裏，不禁便問了問那姑娘的歲數兒，身量兒，然後才問到模樣兒。安公子聽得這一問，紅了臉，半日答不出來。其實安公子，不是不會說官話的人，或者說相貌也還端正，或者說舉止也大方，都沒甚麼使不得；無奈他此時，又盼事成，又怕事不成，把害怕爲難，暢快歡喜一股腦子，攪成一團，一時抓不着話頭，又挨磨了一會子，才訕不搭的說了三個字，說道：『長的好。』安太太聽了這話，笑逐顏開，說：『等我瞧瞧去。』說着，也不等人攙起，站起往外就走。公子忙笑着攔道：『母親那裏去，自然我過去告訴明白了，叫他來叩見母親，豈有母親倒去見他之理？』安太太道：『叫人孩子委屈了一道兒，就是他父母照應你一場，我也得給人道個謝去。』公子又說道：『講行客拜坐客，也是等他二位來；難道母親就這樣的跑到街上去不成？』太太這才想過來，說：『是呀，真真的，我也是吃你們嚇糊塗呀！』說着，便叫晉升家的，隨緣兒媳婦，去請張太太合姑娘，又派晉升再同一個粗使的小子，請那位張老爺，就連行李一併搬過來。讀者牢記話頭，從此張老爺兒，張老婆兒，可就稱老爺，太太了。安太太趁這個當兒，便收了活計，吩咐備飯，騰挪屋子。一時晉升家的，隨緣兒媳婦，也換了件乾淨衣裳，知會了外面的人，跟了大爺過去。誰想剛出了院門，大爺要出恭，又抓住晉升，細問老爺近日的起居居面。那兩個僕婦，惦記着去看新大奶奶，帶上那個小子，慢慢的便先過去。將進得那邊店門，早看見一個老頭兒，在那裏喂驢，那小子上前問了一句，說：『張太太住在那屋裏？』那老頭兒一時不知問的是誰，小子又說明原故，他才帶了大家到店房門外，叫了聲：『媽媽兒，安』

家有客看你娘兒們來了。」說完，他依然去餵驢去了，那小子再不曉得這位是親家老爺。晉升家的進了那間店房，祇見他母女二人都在一處，才待說話，張太太就問說：「這兩個是安太太呀！」隨緣兒媳婦，到底是個小孩子，先忍不住要笑；晉升家的忙道：「太太不是，我們是家下人當奴才的，我們太太，打發過來請太太合姑娘那邊坐。」說着，便跪下請安，把個張太太慌的兩隻手拜個不迭。二人轉過身來，又向張姑娘請安。張姑娘知是婆婆的人，便不還禮，卻也不十分羞澀，口中無言，雙手拉了起來。說話間，安公子也過來了，便把方才的話，明白告訴張老，張老自是歡喜。因說道：「既這樣，姑爺你先同了他娘兒兩個過去，我這裏看着行李，別的不打緊，這銀子可是你拿性命換來的，好容易到了地土上了，咱們保重些好。」公子連說：「有理。」晉升早僱了兩乘小官轎來，僕婦們便請張太太，張姑娘上轎，大家跟着，擡到聚合店裏來。安太太正在盼望，晉升進來，回張太太同張姑娘過來了。安太太連忙攙人迎將出去。張太太早進院門，祇見他穿着一件簇簇新的紅青布衫褲，左手拿着煙袋荷包，右手拿着一團藍綢絹子，晉升家的跟着，生怕又弄錯了，上前說道：「這是我們太太。」安太太趕着過去，雙手拉着。張太太兩隻手都佔着呢，祇得把那拿絹子的那隻手，伸了兩個指頭，拉住了安太太的手。一面哆嗦着口裏說：「好哇，太太。」安太太道：「不要這樣稱呼，看光景你比我歲數兒大，該叫我妹妹才是呢！」張太太道：「我小呢，屬小龍兒的，今年五十二了。」安太太口裏，雖合張太太說話，那副眼光，早注到張姑娘跟前，祇見他眉宇開展，氣度幽嫺，顰鬢桃花，唇含櫻頰，一雙尖生生的手兒，一對小叮叮的腳兒，雖然是個家常裝束，卻是滿臉春風，過身大雅，隨緣兒媳婦，半扶半攙的拉着，隨在他母親身後，見了安太太垂下手來，安安詳詳的道了兩個萬福。安太太連忙拉住他，問了問一路風霜光景，聽他說話，雖帶點外路口音兒，卻不倖不怯。安太太心裏就有幾分願意，這才回頭讓張太太走，一看張太太早已扭着屁股，上了臺階兒，進了屋子了。安太太又讓張姑娘，他此時見太太這等的溫和慈厚，心裏算早把這個婆婆認定了，那裏肯先走。安太太便拉了他說：「咱們娘兒們一塊兒走。」比及到門，他到底讓太太先進去，才罷。一時安太太合張太太分賓主坐下，丫鬢倒上茶來。安太太便讓張姑娘上炕去坐，祇聽他低聲款語答道：「這斷不敢；我張金鳳此番隨爹媽護送了公子到此，原說給太太作些針線，或者作個指使，才不是閒茶閒飯養閒人。日後名分所關，如何敢坐？」一席話把個安太太疼的，不由得趕着他叫了聲：「我的兒！」並說：「你千萬不要如此；你在廟裏合咱們兩家，那位恩人——媒人說的話，我都盡情的知道了。你聽我告訴你，不但人家那番恩義不可辜負，就是平白的見了你這樣一個人，這門親，我也願意作。」

你放心罷。」張姑娘聽了這話，心裏先一塊石頭落了地了。安太太說着，又叫：「玉格呢？」公子答應了一聲進來。安太太道：「我細想這樁事，你媳婦方才的話，是因為那日在廟裏辭婚，他得佔住女孩兒的身分。你辭婚是因不曾稟過我同你父親，不敢自主，你得循着人子的道理。如今雖不曾回你父親，見了我，我就可以作大半主意。甚麼原故呢？第一聽着路上的情形，他這心地兒，性格兒，是無可講了；就據這模樣兒，祇怕打着燈籠兒，也找不出這樣一個媳婦兒來；至於那貧富高低的話，不是咱們書香人家講的。我就見有多少人家，因較量貧富高低，又是甚麼嫡庶，誤了大事。這話不用合你商量，我看你的神情兒，也沒甚麼不願意；我估量着你父親，也必願意。這又怎麼見得呢？你還記得臨出京的時候，你父親說過：「祇要得個相貌端莊，性情賢慧，持得家，吃得苦的女子，那怕南山裏，北邨裏的都使得。」看起今日這個局面來，這豈不是姻緣前定麼？咱們今日就一言爲定，不必再商。」張姑娘聽到這裏，心裏早兩塊石頭落了地了。安太太回過頭來，便向張太太道：「老姐姐，你想我這話是不是？」張太太道：「我們是個鄉下人兒，攀高咧，沒的怪臊的，說個擠兒呢！俺這閩女，可是個頭兒的不弱，親家太太，你老往後聽着罷，聽說着的呢！」安太太帶笑答應着。又問公子道：「你們路上匆匆的，自然必不曾放個定，人家孩子可怪委屈的。我今日補着下個定禮罷。」說着，把自己頭上帶的一隻纍絲點翠嵌寶明珠的雁釵摘下來，給張姑娘插在鬢兒上，說：「第一件事，是勸你女婿讀書上進，早早的雁塔題名。」回手又把腕上的一副金鐲子，褪下來給他帶上，圈口大小，恰好合式，說：「和合雙全的罷！」張姑娘此時心裏可是三塊石頭落了地了。帶好釵釧，才要下拜，安太太攔道：「這些東西倒不要拜；今日是個好日子，你就先認了婆婆，咱們娘兒們，好天天兒一處過日子；不然，你可叫我甚麼呢！至於你們磕雙頭，成大禮，那可得等你公公出來，擇吉再辦；這大節目是錯不得的。」當下早有僕婦丫鬟，鋪下紅氍子，仍是晉升家的，隨緣兒媳婦，扶着那張姑娘，便在紅氍上插燭也似價拜了四拜。安太太便坐着受完了禮，說：「你們攙起大奶奶來，吉祥話兒，留着磕雙頭的時候，再多說兩句罷！」張姑娘磕頭起來，便裝了一袋煙，給婆婆遞過去，把個張太太一旁樂的張開嘴閉不上，說道：「親家太太，我看你們這裏，都是這大盤頭，大高的鞋底子。俺姑娘這打扮，可不隨溜兒，咱們也給他放了腳罷。」安太太連忙攔手說：「不用，我們雖說是漢軍旗人，那駐防的，屯居的，多有漢裝，就連我們現在的本家親戚裏頭，也有好幾個裹腳的呢！」原來張姑娘，見婆婆這等裝束，正恐自己也須改裝這一改，兩隻腳蹣跚蹣跚的倒走不上來，今聽如此說，自是放心。安公子卻又是一個見識，以爲上古原不纏足，自中古以後，也就相沿既久了；一時改了，轉不及本來

面目好看，聽母親如此說，更是歡喜。在外間屋裏，端了一碗熱茶喝着，鹹牙兒不住的傻笑。晉升家的，梁材家的一班兒這些的人，便來嘔他道：『真好俊一位少奶奶，大爺還記得小時候兒，見個小媳婦子先臉紅，這時候怎麼不羞了！』公子笑着道：『你們不用嘔我了，正經倒碗熱茶我喝罷。』晉升家的道：『我的少爺！你手裏端的，那不叫熱茶嗎？可不是樂糊塗了！』說的大家大笑，公子也不禁笑將起來。正熱鬧着，外邊家人，將銀子行李，一起一起的搬來，交代明白，那車輛並牲口，就交給店裏照看餵養。晉升已在前房收拾了兩間潔淨店房，預備張親家老爺住，一時行李發完，張親家老爺過來，安太太忙叫請。請了進來，只見他穿一件搭襪口的灰色粗布襖，套一件新石青細布馬褂，繫一條月白標布搭包，本是氈帽來的，借了店裏掌櫃的一頂高提梁兒秋帽兒。見了安太太作了一個揖，安太太不會行漢禮，祇得手摸頭把兒，以旗禮答之。進房坐下，茶罷。安太太便道：『一路照料的致謝，又把方才的話，告訴一遍，那親家老爺，倒也本本分分的，說了幾句謙虛話，又囑咐了女兒一番。雖說是個鄉下風味兒，比那位親家太太，就怯的有個樣兒，多了坐了一會，便告辭外邊去坐。安太太又說：『你們親家兩個，索性等消停消停，再說罷。』那老兒答應着，站起去了。安公子這才敢去見父親，並討了母親的主意，安太太也把忘的說法，一一的教導他明白。這裏便催着給親家太太擺飯。安老爺自從住在這土地祠裏，轉瞬將近一月，那銀項限期日緊，手下湊了不足千金，寄烏學士告助的信，至今不見回音。梁材進京往返總須兩月，且不知究竟辦的成否，何如眼前九月初旬已近，又正是放榜之期，不知公子三場詩文，可能望中，更奇的是許久不接家信，不得家中近日情形。公子是出場就動身了啊，還是不會上路呢？更加此地，雖有幾個朋友可談，在那縣衙裏，又不得常見，祇有程相公陪着談談，偏又是個不大通的。雨夕風晨，十分悶倦。這日飯後，正拿了一本周易，在那裏破悶，祇聽牆外人聲說話，像有客來的光景。正待要問，隨緣兒慌張張的跑將進來，說道：『大爺來了！』老爺也不免嚇了一跳，說着，公子早已進門，請下安去，起來趕了兩步，跪在老爺膝前，扶了腿失聲要哭。安老爺正在不得意之中，父子埋地相逢，也不免落淚，祇是嚴父慈母，所處不同，便不似太太那番光景。一面點頭拉起公子來，說道：『你可出來作甚麼？』因大概問了問何人跟隨，一路行色光景。隨即問道：『你難道沒下場嗎？』第一句公子就不好回答，祇得斂神拭淚答道：『正在場前，聽見父親這個信息，方寸已亂，自問下場也作不出好文章來，使僥倖中了，父親現在這個地方，兒子還何心顧及功名名節，所以忙得不及下場，趕來見見父母。』老爺歎息一聲說道：『卻也難怪你，父子天性，你豈有漠然不動的理嗎？不過來也無濟於事，我已經打發梁材進京去了。算這日期，你自

然是在他到的以前就動身的；我早已料到你聽見這信，必趕出來，所以打發梁材兼程進京，一來爲止住你來，二來也爲將家裏現有的產業，折變幾兩銀子，湊着交這賠項；你這事雖不在行，到底還算個作蠱旗兒。如今你又出來了，這怎麼樣呢？」說着，皺了眉，宛轉思索。公子見這光景，回道：「這事已經遵父親的主意，辦妥當來了。」老爺道：「你方才說不會見着梁材，自然不會見着我的諒帖，從那裏邊起？」公子道：「兒子想除此也別無辦法，所以大膽就作主這樣辦了。」老爺道：「這倒難爲你了，祇是我計算，多也不過二千餘金，終究還不足數。假如并此而無，且慢慢的湊罷了。」公子道：「據現有的數目，大約也敷衍着够了。」老爺說：「這又是不知物力艱難的孩子話了；如今我這裏才有不足千金，搭上這項不過三千金，我雖致信烏克齋，他在差次，還不知有無，便有，充其量也不過千金，連上下平色，還差千餘金呢！你看世上的銀子，就這等容易。」公子回道：「兒子此番帶來，約有七千金上下光景，便不候烏克齋的信，想也足用了。」老爺聽了這話，把臉一沉，問道：「阿哥你在那裏弄得許多銀子？我平生於銀錢一道，一介不苟，便是朋友有通財之誼，也須說可通財的，才可作將伯之呼；你若借了這事，向親友各家，不問交誼，一概的沿門托鉢，搖尾乞憐起來，就大不是我的意思了。」公子此時，心下一想，事到其間，也不得不說了；況且父母跟前，便是自己作錯了事，豈容有一字欺隱？莫如直捷痛快的盡情一吐，便是有干嚴怒，也合受一場教訓，便回道：「並不會求着親友，祇是這樁事，說來頭緒也亂，情節也多，先得求父親不要吃驚，容兒子慢慢的細稟。」說着，便跪了下去。安老爺平日雖是方正嚴厲，見這等嬌生慣養一個兒子，爲了自己，遠路跋涉而來，已是老大的心疼，祇是有見於「愛之能勿勞乎？」合那「玉不琢，不成器」的這兩句話，不肯驕縱了他；今又見他如此，此番爲我出來，這是天理人情，無所謂錯；況又受了這場掀天風浪，難道我還責備你的舉動，滿面憤懣，更加不忍，且料其中必另有一段原故，卻也斷想不到公子竟遭了這等一場大艱險。當下向公子道：「你不必慌，祇管起來，明明白白的說。」公子方才站起身來，從家中得信起身，一直到今日到店止，照方纔回太太的話，應節省省的節省，應加詳的加詳，並合張令鳳聯婚一段，一字不落，也都據實的稟了他父親。書中交代清楚，嚴父慈母，其性則一，其情不同；況且這位安老爺又是才學識三者兼備的人，當公子說的時節，便不肯用話打他的岔，默默凝神靜氣聽去，但見他聽着，忽而搖頭，忽而點頭，忽而擡頭，忽而低頭，那心裏大約是驚一番，喜一番，感一番，痛一番，一直等他把話聽完了，才透過口氣來，不由得一陣酸心，兩行熱淚。公子也嗚嗚咽咽，惶恐個不住。安老爺定了一定，長出了一口氣，纔向公子道：「這樁事我都是明白了，你想想聽着，怎能够

不驚！到了此時，卻急也無益，更無氣可生，祇是苦了你了。你如今不必害怕着忙，聽我告訴你，你此番爲我出來，這是天理人情，無所謂錯；況又受了這場掀天風浪，難道我還責備你不成？然而這事，卻是由你少不更事而起，你想這條路，帶着若干的銀子，便華忠跟着，且難保無事；何況你孤身一人，以致險遭不測。你想儼然果遭不測，不但你成了罪人，連我也是個罪人了，比起你給我送銀子來，孰輕孰重？及至你在店裏，遇見那個甚麼十三妹女子，卻純是你不學無識了。方才聽你說起那情景來，他句句話與你針鋒相對，分明是豪客劍俠一流人物，豈爲「財」「色」「兩字」而來？你干不合，萬不合，不合那一走。這就是叫作「吉凶悔吝，生乎動」了。哇！再講到那驛夫和尚，原是天理人情之外的事，也難怪你見不及此，祇是果然不走，這禍又從何而來呢？至於你受那十三妹的金銀，尤那張金鳳的姻事——這兩樁事，你自己以爲大錯，我倒原諒你。何也？聖人說：「觀過知仁。」原不盡在「黨」字上講。當那進退維谷的時候，便是個練達老成人，也祇得如此，何況於你又何況你心裏還多着爲我的一層，倒是我作老家兒的，不會蔭庇到你，轉叫你爲我先受了累了；這是我心裏難過的去處。如今這項金銀，也還算得從義路而來，此時也無法不受，況且我也正用得着。竟是用了他的，成全了那女子一番義舉，合你一片孝心，我們再圖後報，那張姑娘方才聽你說來，竟是天作之合的一段姻緣，你可不准嫌他父母鄉愚，嫌他鄙陋，稍存求全之見；如今竟是以前言爲定，都等我完了官事出去，給你們作合，想來你娘沒甚麼不肯的。」公子聽一句，應一句，緊記了母親的話，說且慢說方才放定的一層，今聽安老爺如此一問，乘勢回道：「看母親的光景，也以爲必當作合，但不得父親的話，祇不好就定，還叫兒子請示。」老爺說：「那更好了，你略歇歇兒，就先回去，把這話說給你娘聽，並致意你岳父岳母，叫他二位好放心，我也無可爲難着的了。」安公子聽完了話，一切得了主意，心裏一想，暗道：「我安驥修了幾年，有多大造化，得這樣勗勗覆育的二位老人家。」想到這裏，轉不禁痛定思痛，感深而泣。安老爺道：「這又哭甚麼，不必哭了，再哭，就叫我着急了。」公子這才收了淚痕，換出笑臉，詳問父親的起居眼食。老爺說：「你此時且不必絮叨，把方才的話回去說了，就換了衣裳來，跟我吃了飯，今日就在此住，我還有話說呢。你人那裏，我請程相公替我陪去。」公子領命退出，本是僱了個小轎來的，就坐了那小轎飛奔回店。見了安太太不及細說，笑嘻嘻的道：「我父親沒生氣，都依了。」安太太道：「我早曉得了，我祇管那叫你去，到底不放心，打發人跟了聽去，回來回了，我都知道了。這好極了，你去陪你丈人吃飯去罷。」公子又把父親還叫回去，並請程相公陪着的話，回明，忙忙的換衣回去，他父子方才得說一番無限離情，敘一番天倫樂事。那張老

有程相公在那裏陪着，一個講的是抄謄繕寫，一個講的是耕種耙鋤，說了一晚，也不會說到一處。那張太太是提着精神，招護了一雙女兒，女婿到了這裏放了心了，晚飯又多飲了一盃，更加那裏的人兒，不會熬夜，才點了燈，就有些上眼皮兒找下眼皮兒，打了一個呵欠說道：『要不，咱睡罷。』張姑娘正要合婆婆多親熱一刻，說：『我還不困呢，媽先睡去罷。』那婆兒更無謙讓，過西間去，脫了衣裳，躺下就睡了。這裏安太太叫張姑娘上了炕，才細細的問他家鄉路上一切閒話。說到路上，那張姑娘不住的十三妹姐姐長，十三妹姐姐短，安太太這才知道，那位救命的姑娘，叫作十三妹。張姑娘又把十三妹的形容舉止，並定親以前，怎樣先私下問他許多的話，都傾心吐膽的，告訴了婆婆。安太太更是心感，因說道：『這姑娘，不要真是位菩薩轉世罷，祇是你們受了他的好處，還當面給他道了個謝，我可那裏謝他一聲去呢？我方才心裏許了個願，等十五日在天地前，上個滿堂供，焚個滿斗香，一來答謝上天，報咱們父子婆媳完案的天恩；二來祝賀着那十三妹姑娘增福延壽，將來得個好婆婆，好女婿；我還打算另設張桌兒，望空遙拜他一拜，心裏才過的去呢。』張姑娘道：『這個祇怕使不得，他合媳婦結了姊妹，什麼婆婆看着，也是孩子一樣這一拜他斷當不起。媳婦倒有個兒識，媳婦本也有個願心許下，給他供個長生祿位，早晚禮拜，願生生世世合他托生一處。婆婆想着使不得，使不得。』安太太聽了，說：『很好。』又說：『是這樣，咱們娘兒們，都是十五那天還願。』婆婆二人，又談了許久，聽了聽那天已交四更，才各歸寢。讀者看這回書，不覺得像得把上幾回的事，又寫了一番，有此煩絮拖沓麼？卻是不然，在我作者，雖不過是照事實描寫，卻別有一段苦心孤詣。這野史稗官，雖不可與正史同日而語，其中伏應虛實的結構，也不可少；不然，都照宋子京修史一般，大書一句了事，雖正史也成了笑柄了。非這番拔足前文，不成文章片段，並不是我消磨工夫，浪費筆墨，也因這第十二回，是個小團圓，是兒女英雄傳的第一番結束。正是：

好向源頭通曲水，再從天外看奇峯。

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十三回 敦古誼集腋報師門 感舊情掛冠尋孤女

這回書接着上回，表的是安公子回到店裏，把安老爺的話，回明母親，並上覆岳父岳母，人家自是異常歡喜；張姑娘心裏益發

佩服十三妹的料事不差。那張老自有程相公照料，安公子便忙忙的換了家常衣服，赴縣衙而來。那些散了的長隨，還有幾個沒找着做主，滿處裏打游飛的，聽見少爺來了，又帶了若干銀子，給老爺完交官項，老爺指日就要開復原官，都趕了來，借道道喜，要想喝這碗舊餚的粥。老爺見這班人，本無人味，又沒天良，一個個善言辭去。內中祇有個葉超原是由京帶出來的，雖也是個長隨，因他從幼也讀過幾年書，讀的有些歡氣，自從跟了安老爺，他便說從來不曾遇見一位高明渾厚的老爺，立誓不再投第二個主人。安老爺給他薦了幾處地方，都不肯去，甘受清苦。老爺見公子無人跟隨，叫他且伺候公子，恰好趕露兒也趕到了，安老爺因他誤事，正要責罰，聽的他長跪不起，祇得把劉住兒到家，一時痛親昏曠忘說，後才想起，隨即起來的話回明。老爺見其情有可原，仍派他跟隨公子。說着擺上飯來，又有太太送來幾樣可吃的菜，並下馬麵。原來安老爺酒量頗豪，自己卻不肯濫飲，每飯總以三五斤爲度。因向公子道：「我喝酒，你祇管坐下先吃飯，不必等我。」公子便搬了個座兒，坐在橫頭。一時吃飯漱盪已畢，安老爺便命他對坐細談。總問了問京中家裏一切情形，因長吁道：「我讀書半世，兢兢業業，不敢有一步踰閑取敗，就這一迂拙兩個字，是我的短處。不想才入宦海，就因這兩個字上誤事，幾乎弄得身名俱敗，骨肉淪亡。今自幸得我父子相聚，而日官事可完，如釋重負，這都是上蒼默佑，惟有刻刻各自修省，勉答昊慈而已。至於沒出土兒，就遭了這場凶沛流離，驚風駭浪，更自可憐。又安知不是我素來享用稍過，福薄災生，以致如此。經此一番，未必非福。此時都無可說了。祇是我方才細想，你在那能仁寺遭的這場事，在那班和尚傷天害理，爲天理所必誅，無所謂矣；這等一女子，取義成仁，仁心義氣，無所謂孽，我們心裏便無所謂過不去。我祇慮地方上弄了這等一樁大案，儼然遇見個廉明官兒，查究起來，倒是一樁未完的心事。」公子道：「這事大約無妨，前日在路上聽見各店裏沸揚揚的，傳說在平縣黑風崗廟裏一個和尚，一個頭陀，一個女人，因爲姦奸，彼此自相殘害，經本縣的一位胡縣官訪查出來。那地方上百姓，也有受過和尚荼毒的，人人稱快，各感念那位胡縣官，都稱他作青天太爺。」安老爺說道：「此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也。」那時葉超正在那裏伺候老爺吃飯，便問道：「這話大約是真的。」老爺道：「你又怎麼曉得？」葉超道：「這裏的二府就合在平的這位胡老爺是兒女親家，奴才有個舅舅跟胡太爺，昨日打發來看姑奶奶，他也是這等說，還說胡太爺因此上纔見重，說他留心地方公事，還保個卓才了呢。」老爺聽了，不禁大笑說：「這可叫作天地之大，無所不有了；若果如此，不但那女子可以遠禍，我們也可放心。」公子答應了個是，就趁勢回道：「倒是兒子這裏另有件未完的心事。」老爺忙問：「何事？」公子便

把失了那塊硯臺的話說出來，老爺先說了句：『可惜！』便問：『怎的會丟了？』公子道：『祇因正在貪看十三妹在牆上題的那折詞兒，他又催促着走，一時匆匆的便遺失了。』老爺問：『又是甚麼詞兒？』公子見問，便從靴掖裏，把自己記下的個底兒掏出來，請老爺看。安老爺看了一會，說道：『這個女子好生奇怪，也好大神通，你看他這折北新水令，雖是不文，一邊出豁了你，一邊擺脫了他，既定了這惡僧的罪名，又留下那地方官的出路，看他這樣機警，那硯臺必不肯便落他人之手。祇他那詞兒裏的甚麼「雲端雲中」，自是故作疑人之筆，他究竟住在何處？你自然問明白了。』公子道：『也會問過，無奈他含糊其詞，祇說在個上不在天下，不着地的地方住。並且兒子連他這稱呼，曾留心問過，問他這「十三妹」三個字，那是排行，還是姓名？他也不肯說明。』老爺道：『吶，這是甚麼話？無論怎樣，你也該問個明白，在他雖說是不望報，難道你受了我受人家這樣大德，今生就罷了不成？』公子見父親教訓，也不敢辯說他怎生的生龍活虎一般，我不敢多煩瑣。他祇得回道：『將來總要還他這張彈弓，取我們那塊硯臺想來那時，也可以打聽得出來的。』老爺祇是搖頭，一面口裏，卻把那詞兒裏「雲中相見」四個字，翻來覆去不住的念，又用手把那「十三妹」三個字，在桌子上，一豎一畫，不住的寫。默然良久，忽然的把桌子一拍，喜形於色，說道：『得之矣，我知之矣。』因忙問公子道：『這姑娘可是左右鬢角兒上，有米心大必正的兩顆硃砂痣不是？』罷了，這公子實在不會留心，祇得據實答應。老爺又問道：『那相貌呢？』公子道：『說起相貌來，卻是作怪，就合這新媳婦的相貌一樣，不但像是個同胞姊妹，並且像是雙生姊妹。』老爺說：『這又是夢話了！我又何曾看見你這新媳婦，是怎生個相貌呢？』公子一個覺得說的忘情，扯脖子帶臉，臊了個緋紅。老爺道：『這又膜甚麼說呀！』公子祇得勉強道：『此時說也說不周全，等父親出去，看了媳婦，就明白了。大約這個是一團和氣幽媾，那個是一派英風流露。』老爺聽了，笑了一笑，說道：『文法兒也急出來了。』公子也陪着一笑。讀者，天下第一樂事，莫如談心，更莫如父子談心，更莫如父子久別乍會，異地談心，尤其莫如父子事靜心安，苦盡甘來，久別乍會的異地深夜談心。安老爺合公子，此時真真是天下父子第一樂境，正所謂「等閒難到開心處，似此開心又幾回」了。公子見老人家開心色喜，就便請示：『父親方才說到那十三妹，父親說：「得之矣，知之矣。」敢是父親倒猜着他些來歷麼？』老爺道：『豈但猜着！此事你果然不得明白，連你母親大約也未必想得到，祇我心裏卻是明白如見，此時且不必談，等我事畢身閒，再慢慢的說明，我自然還有個道理。』公子聽如此說，使不好問，祇是未充滿腹狐疑，那時不但安公子懷疑，大約連讀者此時也不免發悶，無如作者，要作這等欲

擒故縱的文章，令讀者猜一猜。一時安老爺飯罷，收拾了傢具，又同安公子計議了一番，公事如何清結，家眷怎的位置。公子便在父親屋裏小牀上另打一鋪睡下，眾家人也分投安置。次日清早，安太太便遣晉升來看老爺，公子並叫請示：『那銀子怎的個辦法？』早一日完了官事，也好早一日出去。』老爺便教公子去告知他母親說：『這事不忙在一刻，再候兩三日烏克齋總該有信來了，那時再定規，你也就去合你娘親近親近去。』公子才要走，晉升回道：『請老爺等一刻再走罷，方才奴才來的時候，街上正打道呢，說河臺大人到碼頭接欽差去，已經出了衙門了，路上撞見，又得躲避。』老爺問道：『也不曾聽見個信兒，忽然那裏來了這等一個欽差？』晉升道：『奴才也是才聽見說，說是一位兵部的甚麼吳大人，這位欽差來得嚴密得很，祇帶着兩個家人，坐了一隻小船兒，昨夜五更到了碼頭，天不亮就傳碼頭差到船上，交下兩角文書來，一角劄山陽縣預備轎馬，一角知照河臺欽差到境，這裏縣太爺早到碼頭接差去了。』安老爺心想：『那個甚麼吳大人，莫非吳侍郎出來了？他是禮部啊！此地也不會聽見有甚麼案，這欽差何來呢？斷不致於用着欽差來催我的官項呀！』大家一時猜度不出，老爺道：『管他，橫豎我是個局外人，於我無干，去賭費這心猜他作甚麼？』說着，祇聽得縣門前道府廳縣，各各一起一落的過去，落後便是那河臺，鳴鑼喝道，前呼後擁的過去，直等過去了，公子才得回店。你道這位欽差是誰，原來就是那號克齋名烏明阿的烏大人。他在浙江差次，就接到吏部公文，得知由閣學升了兵部侍郎，把浙江的公事查辦清楚，升了摺子，止要回京覆命謝恩，才由水路走出一程，又奉到廷寄，命他到南河查辦事件。這正是回程進京必由之路，他便且不行文知照，把自己的官船，留在後面，同隨帶司員人等一起行走，自己卻喬裝打扮的，僱了一隻小船，帶了兩個家丁，沿路私訪而來，直等靠了碼頭，才知照地方官。把個山陽縣嚇得忙差着派人打掃公館，伺候轎馬，預備下程酒飯，鬧的頭昏，才得辦妥。祇是欽差究竟爲着何事而來，不能曉得，這正是首縣第一樁要緊差使，爲得是打聽明白，好去答應上司，是個美差。他一到碼頭，便上手本叩安稟見，不想那欽差止於傳話道乏，不曾傳見。看了看船上，祇得兩個家人，連門包都不收，料是無處打聽，費盡方法，派了個心腹能幹家人，把船家暗暗的叫下來，問他端的，又許他銀子。那船家道：『他僱船的時候，我祇知道是夥計三個，到淮安要帳來的；一路也同我們在船頭上同坐，問長問短的；一直到了碼頭，見大家出來接差，我才知道他是個官府；誰知道他作甚麼來的呀？』那家人聽了無法，祇得回覆縣官，把個山陽縣急得搓手。一時大小官員都到，緊接着河臺到船拜會，早見那位欽差，頂冠束帶，滿臉春風的迎出艙來；河臺下船，祇得在那小船裏面，向上請了聖安。烏大人站在一

傍，說了句：『聖躬甚安。』二人見禮坐下。河臺滿臉青黃不定，勉強支持着寒暄幾句，又不敢問到此何事。倒是烏大人先開口說道：『此來沒甚麼緊要事，上意因爲此番回京，此地是必由之路，命順路看看河工情形；這河工的事，自己實在絲毫不懂，前在浙江，但見那些辦工的官員，實在差勤苦累，大人止把那沿路工段，教人開個節略見賜，便可照這節略，略查一查回奏，就算當過這差去了。自己也急於要進京謝恩，恐不能多耽擱，地方上一切不必費事。這船上實在褻瀆，下船就奉拜，再長談罷。』那河臺聽了這話，才咕咚一聲，把心放下去。那恭維人的本領，他卻從作佐雜時候，就學得濫熟，又見烏大人這等謙和體諒，心裏早打算到這溝破個二三千銀子送他也值，左右向那此工員身上撈的回來的。因此着實的頌揚了欽差一陣，才打道回院。河臺走後，各官才上手本，烏大人回說：『船上過窄，公館相見。』大家祇得紛紛進城。河臺早把自己新得的一乘八人大轎，並自己新作全副執事送來，又派了武巡捕，帶了許多差官來接烏大人，便留了一個家人收拾行李，搬進公館，自己祇帶一個家人跟着，前頭全副執事擺開，衆差官擺隊的擺隊，扶轎的扶轎，碼頭上三聲大砲，簇擁着欽差那頂大轎，浩浩蕩蕩，鴉雀無聲，奔了淮城東門而來。一進城門，武巡捕轎旁請示：『大人先到公館，先到河院？』那大人祇說得一句：『先到山陽縣，那巡捕應了一聲，忙傳下去，心裏卻心驚肉跳的，倒先到縣衙呢？』那個當兒，山陽縣的縣官，早到公館伺候去了。原來外省的怯排場，大凡大憲來拜州縣，從不下轎，那縣官早隱了不敢出頭，都是管門家丁，同着值房書吏，老遠的迎出來，道旁迎着轎子，把他那條左腿一跪，把上司的拜帖，用手舉的過頂鑽雲，口中高報說：『小的主人，不敢當大人的憲駕。』如今這山陽縣門上，聽得欽差來拜他們太爺，他更比尋常跪的腿快，喊得聲高，祇見那欽差也不用人傳話，就在轎裏吩咐道：『我不是拜你主人來了。』那門丁聽了，嚇得爬起來，找了條小路，往後就跑；此時但恨他爺娘少生兩條腿，將跑到縣門，欽差的轎子已到。他又同了衙役，門前伺候，又聽得欽差問道：『有位被參的安太老爺，想來是在監裏呢？』門丁忙跪稟道：『不在縣監，即在縣頭門裏典史衙門土地祠。』欽差便命打道典史衙門，把個管獄的典史，登時嚇得渾身亂抖，口裏叫道：『皇天菩薩，自從周公作周禮，設官分職，到今日也不會聽得欽差拜過典史，這是甚麼勾當呀！』慌得他抓了頂帽子，拉了件褂子，一路穿着，跑了出來，跪在門外，口中高報：『山陽縣典史郝鑿鑿叩接大人。』轎子過去了良久，他還在那裏長跪不起，兩邊衆人都看了他，指點着笑個不住，他也不知，衆人笑他何來。及至站起來，自己低頭一看，才知穿的那件石青褂子，鑲着一身的狗牙兒繸子，原來是慌的拉錯了，把他們官太太的褂子，穿出來了。咳，正所謂『官海無邊，孽海同

原，作官作孽，君自擇焉。」這欽差到了典史衙門，望見那土地祠便命住轎，洛平下來，祇見跟班的從懷裏掏出一個黑皮紙手本來，眾人兩旁看了，都詫異道：「欽差大人，怎生還用着這上行手本拜誰呀？便是拜土地爺，也祇用個年家眷弟的大帖。到底拜誰呀？」正在猜度，那家人把手本呈老爺看過，便交付巡捕說：「拜會安太老爺。」那巡捕接了，偷眼一看手本上端恭小楷，寫着「受業烏明阿」一行字，連忙飛奔到門投帖。那時正近重陽，南關鄉試放榜，安老爺正得了一本江南新科闈墨，在那裏看聽得縣衙前才得一片喧嘩，旋即不聞聲息，卻也弄慣了，不以爲意，仍然看那本文章，忽見戴勳匆匆的跑進來，回稱欽差來拜，雖安老爺的鎮靜，也不免驚疑，心裏說：「難道真個的欽差來催官項來了不成？」伸手接過手本一看，笑道：「原來是他呀！祇說甚麼吳大人，吳大人，我就再想不起是誰。」因慢慢的起身離坐，說：「請進來罷。」早見那烏老爺偏體行裝的進來，先向安老爺行了個旗禮，請了安，起來又行了個外官禮兒，拜了三拜。安老爺也半禮相還。烏老爺起身又走近前來，看了看安老爺的臉面，說：「老師的臉面竟還好，祇是怎生碰出這等一個岔兒來？」一時讓坐。茶罷，烏大人開口先說：「老師的信門生接到了，因有幾兩銀子不好，專人送來，旋即奉了到此地來的廷寄，如今自己帶了來。」又問：「老師的官項，現在怎樣？」安老爺不便就提起公子來的話，便答說：「也有了些眉目了。」烏老爺道：「門生給老師帶了萬金來，在後面大船上呢，一到就送到公館去。」安老爺忙道：「多了多了！這斷乎用不了！你雖是個便家，況你我還有個通財之誼，祇是你在差次，那有許多銀子？」烏老爺道：「這也非門生一人的意思，沒接着老師的信以前，並且還不曾見京報，便接着管子金何麥舟他兩家老伯伯的急腳信，曉得了老師這場不得音，門生即刻給同門受過師恩的衆門生，分頭寫了信去，派了個數兒，教他們量力盡心。因門生差次不久，他們又不能各各的專人前來，便叫他們止發信來，把銀子匯京，都交到門生家裏。正愁緩不濟急，恰好有現任杭州織造的富周三爺，是門生的大舅子，他有孔門生帶京一萬銀子，門生合他說明先用了他的，到京再由門生家裏歸還這萬金，內一半作爲門生的盡心，一半作爲衆門生的集腋，將來他們匯到門生那裏，再從門生那裏扣存，也是一樣。此時且應老師的急用。老師接到他們的信，祇要付一封收到的回信，就完了事了。」安老爺道：「非我合你的客氣，你大兄弟也送幾兩銀子來，再有一二千金便够了。這種東西，多也無用，再與者受者，都要心安。」烏老爺道：「老師這幾個門生，現在的立身植品，以至仰事俯蓄，穿衣吃飯，那不是出自師門？誰也該「飲水思源，緣木思本」的，門生受恩最深，就該作個倡首。就譬如世兄孝敬老師萬金，難道老師也令他講再讓三不成？再門生教有句

放肆的笑話兒，以老師的古道，處在這有天無日的地方，祇怕行後還得預備個幾千銀子賠賠定不得呢！」安老爺聽了，啞然大笑；因見他辦得這樣妥當，又說得這樣懇切，不好再推。便說道：「我說你不過就是這樣罷，我合你也說不到卻之不恭，卻是受了有愧了。」那烏大爺又謙遜了一番。話完，便向了那家人使了個眼色，那家人齊退下去，連戴勤等一並招呼開，彼此會意，也都躲在院門外坐下，喝茶吃煙閒話。那位典史老爺，見欽差來拜安老爺，不知怎樣恭維恭維才好，忙忙的換上褂子，弄了一壺茶，跟了一個衙役，親自送來讓家丁們喝，也爲趁便探聽消息。誰想大家都堵着門坐着呢，不得進去。他一面讓茶，一面搭訕着，亦要同坐。戴勤先站起來說道：「郝老爺，你請治公罷；你在這裏，我們不好坐，同你一處坐，主人知道，也必噴責；茶這裏有，郝老爺別費心了。」那典史看這光景，料是打不進去，祇得周旋一陣，把那壺茶送給轎夫喝去了。安老爺見烏大人把人支開，料是有話說了，祇見他低聲道：「門生此來，卻不專爲這事；現在奉旨到此，訪察一樁公事，一路也訪得些情形，未敢爲據，所以來請示老師，老師知之必確。」安老爺忙問何事。烏大爺道：「此地河臺被御史參了一本，說他怎的待屬員，以趨奉爲賢員，以誠樸爲無用，演戲作壽，受賄婪贓，侵冒錢糧，偷工減料，以致官場短氣，習俗靡頹等情，參得十分利害，這是關係甚大，門生初次奉差，有些不得主意，所以討老師教導。」安老爺聽了這話，沉了一沉，說：「克齋這話，既承你以我爲識途老馬，我卻有無多的幾句話，祇恐你不信。」因說道：「我到此不久，就到邳州，高堰署了兩回事，河臺的行止，我都不得深知；至於我之被參，事屬因公，此中毫無屈抑；你如今既奉命而來，我以爲國法不可不執，國禮也不可不顧，容事不得不精，存心又不可不厚，老賢弟以爲何如？」烏大人覺得安老爺受了那河臺無限的屈抑，豈無個不平之鳴？誰知他竟無一字怨尤，益加佩服老師的學識雅度。說了幾句閒話，起身告辭。安老爺道：「我可不能看你去，也不便差人到公館裏，改日長談罷。」說着，送到院門，不便望外再送。那山陽縣知縣，得了這個信，早差人稟知河臺，說：「欽差在縣裏，合安老爺長談。」那河臺倒是一驚，才要問話，聽得兩門砲響，欽差早已到門，連忙開閣迎了出來，見那欽差，仍是春風滿面，說：「才望了望敝老師，來遲了一步。」說着，一路進來，坐下。可奈他絕口不談公事，至要緊的話，問的是淮安膏藥那鋪子裏的好竹瀝，綠痰丸那鋪子裏的真河臺也，祇得順着答應一番，因便裝着糊塗問道：「方才說貴老師是那一位？」烏大人道：「就是被參的安令。」河臺連忙道：「這位安水心先生，老成練達，爲守兼優，是此地第一賢員，無奈官運平常，可巧的遇見這等個不巧的事情；現在我們大家替他打算，衆擎易舉，已有個成數了，不日便可奏請開復。」烏大人道：「這倒不敢

勞大人費心；他世兒已經從京裏變產而來，大約可以了結公事；況且敝老師是位一介不苟的，便承大人費心，他也未必敢領。河臺聽了，大失所望。欽差坐了一刻，便告辭進了公館。那時後面官船已到，幾位隨帶司員，也趕了來。那些地方官，欽差都請在一處公同。一見，應酬已畢，少微歇息吃些東西，早發下一角文書，提河臺的文武巡捕管門管帳家丁，須臾拿到，便封了門，照着那言官指參的款跡，連夜熬審起來。從來說：『人情似鐵，官法如爐。』況且隨帶的那些司員，又都是些精明強幹，久經參案的能員，那消幾日，早問出許多賊款來。欽差一面行文，仍用名帖去請河臺過來說話。不一時河臺已到，欽差照舊以客禮相待，讓坐送茶已畢，更將廷寄並那御史的參摺，合他的巡捕家丁的口供，送給他看。河臺一看，方才如夢方醒，祇嚇得他面如金紙，目瞪口呆；又見上面有如果審有賊款，即俾旨革職，所有南河河道總督，即着烏明阿暫署的話。他慌忙看完摘了帽子，向上跪倒磕頭，口稱他的名字，說：『犯官談爾音，昏聩糊塗，辜負天恩，但求重重的治罪，並罰緩報効。』原來那時候有個詞餒助餉助工的功令，祇因朝廷深知督撫的豐厚，那時的風氣淳樸，督撫也不道豐厚之名，行途於罪，都求報効若干銀子，助工助餉，也爲圖輕減罪名，所以他才有這番舉動，說罷起來，戴上帽子。烏大人道：『請大人具個親供，便是自認詞餒，也得有個數目，好據供入奏。』那談爾音道：『犯官打算竭力巴結，十萬銀子交庫。』烏大人道：『大人的情目報効，我原不佞多言；但是聖意甚嚴，案情較重，左右近年的案，都有個樣子在前頭，大人還得自己斟酌斟酌，不可自誤。』他答應了兩個是，下去寫具親供；一時即有首府中軍，送過印來，烏大人即日拜印接署，便下了一個札子，委山陽縣何候前印河臺大人。這話就叫作看起來了。這個信傳出去，那些紳衿，百姓，鋪戶，聽得好不暢快。原來這河臺姓談名爾音號鉢甫，使有等尖酸的，指了新舊河臺的名號，編了一副對聯道是：『月向日透明，日月當空天有眼；玉鑲金作鉢，玉金滿鑿地無皮。』那談爾音下去，寫具親供，見欽差的話來得嚴厲，一定朝廷還有甚麼密旨，如今報効得少了罷，誠恐罪名減不去，多了罷，實在心上捨不得。心問口，口問心，打算良久，連那些奇珍異寶折變了，大約也够了，且自願命要緊，因此上一狠二狠寫了二十萬兩的報効。那烏大人就把案歸着了歸着，據情轉奏。當朝的聖人最惱的貪官污吏，也還算法外施仁，止於把他革職，發往軍臺効力，不日批摺回來。那談爾音便忙忙交官項上庫，送家眷回鄉，剩了個空人兒，赴軍臺効力去了。祇是這些金銀珠寶，千方百計，才弄得來，三言二語，便花將去；當日嫌他來的少，今日轉痛他去的多，也是最可憐的。他見過烏大人之後，不曾等安老爺交官項，早替他虛出通關，連夜發了摺子，奏請開復，想在欽差跟前，作烏大人的情面；也是發於天良，要想存

此公道，祇是遲矣晚矣。安太太那邊，自從張金鳳進門之後，在安太太是本不會生得這等一個愛女，在張姑娘是難得遇着這等一位慈姑，彼此相投，竟比那多年的婆媳，還覺親熱。那張老夫妻，雖然有些鄉下氣，初來時眾人見了不免笑他；及至處下來，見他一味誠實，不辭勞，不自大，沒一些心眼兒，沒一分脾氣，你就笑他，也是那樣，不笑他，也是那樣，因此大家不但不笑他，轉都愛他。他雖是兩家合成一家，倒過得一團和氣。這日安老爺收到烏大爺的幫項，那日把文書備妥，如數交納，照例開復；又因此地正在官場有事，自己不好出去，便告了二個月病假。早有公子領着家人們，預備驕馬前來。安老爺離了土地祠來到聚合店，安太太迎了出來，老夫妻本來伉儷甚篤，更兼在異鄉，同患難，又想到公子這場落難，彼此見了十分傷感，虧得公子一旁竭力勸慰。方任安太太便叫媳婦出來拜見。安老爺一看，又叫他近前來細看一番。因向安太太道：「我告訴玉格的話，想來都說到了，不必再說。這個孩子，天生的，是咱們家的媳婦兒，等着消停消停，就給他們辦起這件喜事來。」安老爺不吃煙，張姑娘便送上一碗茶來。一時親家太太也來相見，這親家太太，可不是那兩日的親家太太了，也穿上了裙子，好容易女兒勸着，把那個冠子也摘了。見了安老爺，拜了兩拜，口裏說：「好哇，親家，俺在這裏可糟壞了。」安老爺也合他謙了幾句。人回親家老爺進來了，安老爺迎進來，見禮歸坐，着實謝了謝他途中照應公子。張老道：「親家不要說這話，我的嘴笨，也說不上個甚麼來，咱都是一家人，往後祇有我們沾光的，就祇一件，我在家貧苦慣了，這幾天吃飽了飯，竟自呆着就困了。親家這不是你來家了嗎？有儕笨活，祇管交給我，管作的動。的時候兒，這大米飯，老天可不是叫人白吃的！」安老爺聽了道：「就是這樣，如今我第一樁大事，就是你這個女婿，他祇管這麼大了，還得有個人兒招護着。這幾日裏邊有個媳婦，不好叫他在裏頭不周不備，我可就都求了親家了。」張老爺連忙答應。安太太道：「這幾天就多虧了親家老爺疼他！」一句話沒完，張太太話來了，說：「咱話呢，疼閨女有個不疼女婿的。」大家正說到熱鬧中間，人回河臺大人來，拜個張老夫妻，嚇得往外藏躲不迭。一時鳴鑼喝道，烏大人已到店門。安老爺說：「請進來坐罷。」說着，迎了進來。那烏大人先給師母請了安，然後又合公子敘了一向的闊別。提到前任談公的事，安老爺倒着實感歎了一番。烏大人因道：「門生看老師沒甚麼大欠安，為何告起假來？」安老爺便說：「有些瑣事。」便把公子途中結親一事，略提了幾句；祇是不提那番駭人見聞的話。烏大爺也連忙道喜，又說：「此地總河的缺，已調了北河的同峻峯過來了，也是個熟人。老師完了私事，何不早此出去，門生既可多聽兩次教導，等那同峻峯來，也可當面作一番囑托。」安老爺道：「說得有理，我事情一清楚，就出

來的。」烏大人長談了半日，告辭而去。早有那些責任候補的官員，聽得河蔡大人到店來拜安老爺，長談久坐，見安老爺又是大人的老師，那個不來周旋，也有送下程的，到後來就不好了，鬧起擊匣的熱鬧，擊匣的海參魚翅，甚至尺頭珍珠，打聽甚麼貴，送甚麼來，老爺一概都堅謝不收。那日安老爺迎賓謝客，忙得半日不會住腳，一直到下半日，才得稍停。那張姑娘便送過頭帽子來，請換帽子，伏侍得直像個多年的兒媳婦，又像個親生的女兒。安老爺看了，自是歡喜，因對太太道：「我們如今事情正多，有兩樁得先作起來：一件是爲我家險遭一場意外的災殃，幸而安然無事，這都是天公默佑，我們闔家都該辦注名香，達謝上蒼；那一件是無論怎樣，這店裏非久居之地，得找一所公館。」安太太道：「這兩樁事，都不用老爺費心，公館我已經叫晉升找下了。」老爺道：「一處不夠。」太太道：「找得這處很寬綽，連親家都住下了。」老爺道：「不然，日後自然住在一處才是，有個照應，眼前這喜事，必得兩處辦，才成個一娶一嫁的大禮。」太太聽了，也以爲是。恰好晉升進來回事，聽得這話，便回道：「既老爺這樣吩咐，也不用再找，那公館本是大小兩所相連，內裏通着外邊，各開大門。」安老爺道：「那更好了。」房子說定後，便說謝天的事，安太太便把自己怎的合媳婦許了十五日還願的話，並媳婦怎的要給那十三妹姑娘供長生祿位的話，一一的說明。安老爺便覺暗合了自己的主意，連連點頭道：「既如此，明日咱們全家叩謝，不必再看日子了。」一家兒談到飯罷，掌燈，安老爺早叫人在外層收拾了三間潔淨屋子下榻，出去又周旋了張老一番，才得就枕。次日便是十五日，太太早在當院設下香案，香燭供品。先是安老爺帶了安公子，次後便是安太太帶了張姑娘，各各一乘虔誠，焚香膜拜，叩謝上天保護之恩。拜完，安老爺便對兩親家道：「你二位老兒老嫂，也該拜謝一番才是。」張老道：「我們正想着借花兒獻佛，磕個頭兒呢。」早有僕婦送上兩束香來。張老上好香，磕過頭，親自緩緩也把香點着，舉得過頂，磕下頭去，不知他口裏，喃喃的祝贊甚麼；磕完了頭，將爬起來，祇見他把右手褪進袖口去，換了半日，摸出兩個香錢來，遞給安太太。安太太笑道：「親家，這是甚麼呀？我難道還分彼此麼？」親家太太道：「不是呀，這行後俺兩口子的，吃的喝的，穿的戴的，都仗着你老公們倆合姑爺哩！還有僮兒說的呢！這燒香可是神佛兒的事情，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咱各人兒洗面兒各人兒光，你不要，可行不得。」安太太祇是笑着不肯收。倒是安老爺說：「太太，既親家這等至誠，收了再請，捲香上就是了。」安太太祇得接過來，遞給一個丫鬟，摸了摸那錢，還是溼的滾熱的。張姑娘隨婆婆謝過了天，便忙着進房，設了一張小桌兒，供那十三妹姐姐的長生牌，上寫着「十三妹姐姐福德長生祿位。」安太太便向安老爺道：「我們玉格也叫他

來磕過頭才是呢！』安老爺道：『且慢，他的事不是磕一個頭可了事的，我另有辦法。』安太太聽了，便同張太太拈了一撮香，看着那姑娘燭插了似價的拜了四拜，就把那張彈弓，供在前面。自此以後，安老爺夫妻二位，便忙着搬公館，辦喜事。張老夫妻把十三妹贈的那一百金子，依然交給安老爺，安太太辦理妝奩。一婚一嫁，忙在一處，忙了也不止一日，才得齊備。那怎的個下茶行聘，送妝過門，都不細說。到了吉期，鼓樂前導，花燭雙輝，把張金鳳姑娘乘彩轎迎娶過來，一樣的參拜天地，後拜祖先，叩見翁姑，然後完成百年大禮。這日安老爺，雖不會知會外客，有等知道的，也來送禮道賀，雖說不得百輛盈門，也就算六禮全備了。轉眼就是安老爺假將滿，河臺已經到任，烏大人已經回京，太太便帶了兒子媳婦，忙着張羅老爺的冠裳一切，便問：『那日出去銷假？』安老爺道：『難道你們娘兒們，真個的還忍得叫我再作這官不成？我平生天性恬淡，本就無意富貴功名，況經了這場宦海風波，益發心灰意懶，祇是生爲國家的旗人，不作官又去作甚麼？如我眼前有樁大似作官事，不得不先去料理。』公子忙問何事。老爺道：『吶！難道救了我一家性命的那個十三妹的這番深恩重義，我們竟不想尋着他答報不成？』太太道：『何嘗不想答報呢？祇是他又沒個准住處，真名姓，可那裏找他去呢？』老爺說：『你們都不必管，我自有個道理，實合你們說，從烏老大諄諄請我出去那日，我已定了個告退的主意，祇恐他苦苦相攔，所以挨到今日，如今挨得他也回京了，新河臺也到任了，我前日已將告休的文書，發出去了。從此卸了這副擔子，我正好掛冠去辦我這樁正事，此去尋的着的十三妹，我才得心願滿足，倘然尋不着他，那管芒鞋竹笠，海角天涯，我一定要尋着這個女孩兒才罷！』這止是。

丈夫第一關心事，受恩深處報恩時。

安老爺怎的個去尋那十三妹，下回書交代。

第十四回 紅柳樹空訪褚壯士 青雲堡巧遇華蒼頭

上回書既把安張兩家公案，交代明白，這回書之後，便入十三妹的正傳。安老爺既認定天理人情，拋卻功名富貴，頓起一片兒女英雄念頭，掛冠不仕，要向海角天涯，尋着那十三妹報他這番恩義。若論十三妹，自安太太以至安公子小夫妻，張老爺夫妻，又那個心裏不想答報他，祇是沒作理會處。如今聽了安老爺這等說了，正合衆人的心事。當下商量定了一面收拾行李，一面遣人

過黃河去扣車輛。那時梁材也從京裏回來。祇這幾個家人，又有張親家老爺，合程相公，外面幫着，人足數用，況大家又都是一心一計。這番去官，比起前番的上任，轉覺得興頭熱鬧，那消幾日，都佈置停妥。安老爺本因告病，一向不曾出門，也不拜客辭行，擇了個長行日子，便渡黃河北上，一路無話。不到一日，到了離往平四十里，下店打尖。這座店，正是安公子同張金鳳來時住的那座店。安老爺飯罷，等着家人吃飯，自己便走出店外，看那些車夫吃飯，見他們一個個蹲在地下，吃了個狼飢虎咽，溝溝濘濘。老爺便合他們問話，問道：「你們今日往往平，從那裏岔道下去，有個地方叫作二十八棵紅柳樹，離往平有多遠？」內中有兩個知道的，說道：「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爲甚麼打往平岔道呢？那不是繞了遠兒，往回來走嗎？要上二十八棵紅柳樹，打這裏就岔下去了。往前不遠，有個地方叫桐口，順着這桐口進去，斜半籠着，就奔了二十八棵紅柳樹了。到了那裏，打鄧家莊兒頭裏過去，就是青雲堡，由青雲堡再走十來里地，有個岔道口，出了岔道口，那就是往平的大道了。打這去路近哪，可就是這一頭兒沒得車道，騎牲口不就坐，二把手車子也行得。」老爺把這話聽在心裏，看了看這座店，雖然窄些，也將就住下了。進來便合太太商議道：「太太，我看這座店，也還乾淨嚴密，今日我們就這裏住下罷。」太太道：「再半站，今日就到往平了。到了往平，老爺不是說有事去慶爲甚麼？又耽擱了半天的路程呢？」老爺道：「我正爲不就擱路程，我方才在外頭問了問，原來從這裏有條小路，走去近便。我們今日歇半天，明日你們仍走大路往往平等我，我就從這裏小路走，幹我的去。」太太道：「罷呀，老爺可不要問了，聽去來那小道兒，可不是頑兒的？」老爺道：「太太，你像是因玉格前番的事嚇怕了。要知人生在世界之大，除了這寸許的心地，是塊小穩路，此外別沒有一步平穩的，祇有認定了這條路走；至於禍福有個天在，注定的禍避不來，非分的福求不到，那避禍的，縱讓千方百計的避開，莫認作自己乖覺，究竟立腳不穩，安身不牢，那求官的，縱讓千辛萬苦的求得，莫認作可以僥倖，須知「飛的不高，跌的不重。」太太，你祇看我回玉格，一個險些兒骨肉分離，一個險些兒身命俱敗，今日何如？這是人力能爲的麼？」太太見老爺說得有理，便說：「既那樣，就多帶兩個人兒去。」張老聽了，說道：「親家太太放心，我跟你親家去保妥當。」安老爺笑道：「怎麼敢驚動親家呢？此去我保不定就擱一半天，家眷自然就在往平住下聽信；親家，你自然照應家眷爲是。我同了玉格帶上戴勤隨緣兒，再帶上十三妹那張彈弓，豈不是絕好的一道護身符麼？」說着，便吩咐家人們今日就在尖站住下。因又叫戴勤道：「明日僱一輛二把手小車子我坐，再僱三頭驢兒，你同隨緣兒跟了大爺，我們就便衣便帽，喬裝而往，我自自有道理。」戴勤笑道：「那短盤驢搭上馬

擡子倒騎得，那傍車子，祇怕老爺坐不來罷！」老爺道：「你莫管，照我的話弄去就是了。」戴勤祇得去僱小車合驟兒，心裏卻是納悶說：「這是怎麼個用意呢？」一時老爺又叫了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來問道：「你母女兩個，從前在那家子跟的那位姑娘，你可記得他的生辰八字？他是幾歲上裹腳，幾歲上留頭，合他那小時候可有甚麼異樣淘氣的事，你可想得起一兩樁來？」戴勤家的經這一問，一時倒蒙住了，想了想才說：「奴才那位姑娘，今年算計着是十九歲肖龍的，三月初三日生的，時辰奴才可記不清了。」他女兒接口道：「是辰時，那年給姑娘算命，那算命的，不是說過底下四個辰字，是有講究的，叫甚麼甚麼地，甚麼一氣，這是個有錢使的命，還說將來，要說個肖馬的姑娘，就合個甚麼論兒了，還要作一品夫人呢！」他媽也道：「不錯，這話有的。」因又說道：「那姑娘是七歲上就裹腳，不怎麼那一雙好小腳兒呢！九歲上留的頭。」隨緣兒媳婦又說道：「小時候奴才們跟着頑兒姑娘，可淘氣呀！最愛裝個爺們，弄個刀鎗兒，誰知道都學會了呢！就祇怕忙活，奴才聽老爺太太常說：『將來到了婆婆家，可怎麼好？』」姑娘說的更好，說：「難道婆婆家是僱了人去作活不成？」奴才們背地理還嘔姑娘不害羞，姑娘說：「我不懂一個女孩兒，提起公公婆婆，羞的是甚麼？這公婆自然就同父母一樣，你見誰提起爸爸媽媽來，也害羞來着？」安老爺合太太聽了點頭而笑說：「卻也說得有理。」太太便問道：「老爺此時從那裏想起，問這些閒話兒來？」張金鳳也接口道：「不要這位姑娘，就是我十三妹姐姐罷！」老爺拈鬚笑道：「你娘兒們先不必急着橫豎不出三日，一定叫你們見着十三妹如何？」張姑娘聽了，先就歡喜，當晚無話。到了次日早起，張老和相公依然同了一衆家人，護了家眷北行，去到荏平那座悅來老店，落程住下。安老爺同了公子，帶了戴勤，隨緣兒，便向二十八棵紅柳樹進發。安老爺上了小車，伸腿坐在一邊，那邊載上行李，前頭一個拉，後面一個推。安老爺從不曾坐過這東西，果然坐不慣，才走幾步，兩條腿早溜下去了。戴勤笑說：「奴才昨口就回老爺說坐不慣的。」老爺也不禁大笑。及坐好了，走了幾步，腿又溜下去，險些兒不曾閃下來。那推小車子的先說道：「這不行啊，我把老爺薩杭罷。」安老爺不懂這句話，問：「怎麼叫薩杭？」戴勤說：「攏住點兒，他們就叫薩杭。」老爺說：「很好，你就把我薩杭試試。」祇見他把車放下，解下車底下拴的那個彎柳桿子來，望老爺身邊一搭，把中間那彎弓兒的地方，向車梁上一攀，老爺將身仗後一靠，果覺坐得安穩。公子背着彈弓，跨着驢兒，同兩個家丁，便隨着老爺的車，前前後後行走。那時正是秋末冬初，小陽天氣，霜華在樹，朝日弄晴，山青草枯，人健。安老爺此時，偷得閒身，倍覺胸中暢快。一路走着，祇聽那推車的道：「好了，快到了。」老爺一望，祇見前面有幾叢

籬樹，一簇草房，心裏想道：『鄧家莊難道就是這等荒涼不成？』說話間已到那裏，推車的把車落下。老爺問：『到了嗎？』他說：『那裏才走了一半兒呀！這叫十二鋪。』老爺說：『既這樣，你爲何歇下呢？』祇聽他道：『我的老爺，這兩條腿兒的牲口，可比不得四條腿兒的牲口。那四條腿兒的牲口，餓了不會言語；俺這兩條腿兒的牲口，餓了肚子，先就不答應咧！吃點嗎兒再走。』隨緣兒是不准他吃，老爺聽了道：『叫他們吃罷，吃了快些走。』安老爺合公子也下來。祇見兩個車夫，三個腳夫，每人要了一斤半麵的薄餅，有的抹上點子牛醬，捲上根葱；有的就蘸着那黃沙碗裏的盟水爛葱，吃了個滿口香甜，還在那裏讓着老爺說：『你老也得一張罷，好齊整白麵哪！』須臾吃畢，車夫道：『這可走罷，管走得快了。』說着，推着車子，果然轉眼之間，就望見那一片柳樹，那柳葉還不會落盡，遠遠看去，好似半林楓葉一般。公子騎着驢兒，到跟前一看，原來那樹是綠樹葉紅葉筋，因叫趕驢的在地下揀了兩片，自己送給老爺看。老爺看了道：『這樹名叫作檉柳，又名河柳，別名雨師，春秋僖公元年會於檉的那個「檉」字，即此物也。』閒話間已到鄧家莊門首，老爺下車一看，好一座大莊院。祇見週圍城磚砌牆，四角有四座更樓，中間廣樑大門，左右兩邊排列着那二十八棵紅柳樹，裏面房門高大，屋瓦鱗鱗，祇是莊門緊閉不開。載勤才要上前叩門，老爺連忙攔住，自己上前，把那門輕輕敲了兩下。早聽見門裏看家的狗，幾聲幾氣，如忠豹一般，頓着那鎖子練咬起來，緊接着就咬人，人一面吆喝那狗，隔着門問道：『找誰呀？』安老爺道：『借問一聲，這裏可是鄧府上開了門，我有句話說。』祇聽那人道：『開門，待我回禀一聲兒去。』那人去不多時，便聽得裏面開門鎖鑿，莊門開處，走出一個人來，約有四十餘歲年紀，頭戴窄沿秋帽，穿一件元青綢緞棉襖，套着什青氈馬褂兒，身後還跟着兩三個笨漢。那人見了安老爺，執手當胸，拱了一拱問道：『尊客何來？』安老爺心想這人一定是那褚一官了。因問道：『足下上姓，這裏可是鄧九公府上？』那人答道：『在下姓李，鄧九太爺便是敝東人，不在家裏，大約還得個三五天回來。尊客如有甚麼書信，以至東西，祇管交給我，萬無一失，五日後來取回信，儘一定有甚麼要緊的話，得等着面說，我這裏付一面對牌，請到前街客寓裏安歇，那裏做食油燭草料，以至店錢，看你老合我東人二位交情在那裏，敝東回來，自然有個地主之情，不然那店裏也是公平交易，絕不相欺。』說到這裏，祇聽莊門裏有人高聲叫說：『李二爺發鑰開倉。』他這裏一面應着，一面聽老爺的回話。老爺見訪鄧九公不着，祇得又問道：『既如此，有位姓褚的，我們見見。』那人道：『我們這裏姓褚的多呢！可不知尊客問的是那一位？』老爺道：『這人人稱他褚一官。』那人道：『要問我們褚一爺麼？他老已不在這裏住，搬到東莊兒去了，請到

東莊兒就得找着。」才說完，裏面又在那裏催說：「李二爺等你開會呢！」那人便向安老爺一拱說：「請便罷，尊客。」老爺還要問話，他早回頭進去了。那兩個笨漢，見他進去，隨即把門關上，老爺祇得隔門，又問了一聲說：「這東莊兒在那裏？」裏邊應了一句話：「一直往東去。」說着也走了。安老爺此番來訪十三妹，原想着褚一官是華忠妹夫，鄧九公是褚一官的師傅，且合十三妹有師弟之誼，因褚一官見鄧九公，因鄧九公見十三妹，再沒個不見着的。如今見褚鄧二人，都見不着，因向公子道：「怎生的這般不巧？又不知這東莊兒在那裏？」那安公子此時，卻大非兩個月頭裏的安公子可比了。經了這場折磨，自己覺得那走路的情形，都已久慣在行。因說道：「一直往東去，逢人便問，還得找不着東莊兒麼？」老爺說道：「固是如此，難道一路問不着，還一直的問到東海之濱，問龍王去不成？」公子笑道：「再沒問不着的。」說着跨上驢兒，跑到前頭，祇見過了鄧家莊，人煙漸少；那時正是收莊稼的時候，一望無際，都是些蔓草荒煙，無處可問。走了里許，好容易看見路南頭，遠遠的一個小村落，村外一個大場院，堆着大高的糧食，一簇人像是在那裏揚場呢，喜得他一催驢兒，奔到跟前，便開口問道：「那裏是個東莊兒啊？」祇見那場院邊，有三五個莊家坐着歇乏，內中一個年輕的，輕問他道：「你是問道兒的嗎？」公子道：「正是。」那人說：「問道兒下驢來問啊？」公子聽了，這才下了驢。那少年道：「你要找東莊兒，一直的往西去，就找着了。」公子道：「東莊兒怎麼倒往西去呢？」內中一個老頭兒說道：「你何苦要他做甚麼？」因告訴公子道：「這裏沒個東莊兒，你照直的往東去，八里地就是青雲堡，到那裏問去。」公子得了這句話，上了驢兒，又走回來，恰好安老爺的小車兒，也趕到了。問道：「問的有些意思沒有？」公子把幾乎上賺的話說了。老爺笑道：「這還算好，他到底說了個方向兒，你沒見長沮桀溺，待仲夫子的那番光景嗎？」說着，又往前走了一程。果見眼前有個大鎮店，還不會到那街口，早望見一個人，扛着個被套，腰裏掖着根巴棍子，劈面走來。公子這番不是前番了，下了驢，上前把那人的袖子扯住道：「借光，東莊兒在那邊兒？」那人正低了頭走，肩膀上行李又重，走得滿頭大汗，不防有人扯了他一把，倒嚇了一跳，站住擡頭一看，見是個向他問路的，他一面拉下手巾來擦汗，一面陪個笑兒道：「老爺親，我也是個過路兒的。」說完大岔步便走了。公子心裏說道：「原來離了家門口兒，問問路，都是這等累贅。」老爺道：「這卻不要怪他，你這問法，本叫作『問道于盲』。找個鋪戶人家問罷。」說着，進了青雲堡那條街，祇見街口有座小廟，豎着一根小小旗桿，那廟門掛一塊三聖祠的匾，卻是鎖着門。一進街來，南北對面，都是些棧房店口，也有燒鍋當舖，雜貨店面。一連問了幾處，都不知有這個東莊兒，一直的走出了

這五里長街，祇見路南一座小野茶館兒，外面有幾個莊家漢，在那裏喝茶閒話。老爺說：『下來歇歇兒罷！』說着，下了車，也到那灰臺兒跟前坐下。隨緣兒便從腰間拿下茶葉口袋來，叫跑堂兒泡了壺茶。老爺問那跑堂兒說：『你們這裏有個東莊兒麼？』那跑堂兒的見問，一手把開水就擱在灰臺兒上扶着，又把那隻胳膊圍過來，抱了那壺茶兒，歪着頭說道：『咱們這裏沒個東莊兒啊！』老爺說：『或者不在附近，也定不得。』跑堂兒指手畫腳的道：『不啊！客人你順着我的手瞧，西沿子那個大村兒，叫金家莊兒，這東邊兒的叫青村，正北上一攢子樹，那一塊兒都是黑家窩舖，這往近了說，那道小河子北邊的一帶大瓦房，那叫小鄧家莊兒，原本是二十八棵紅柳樹，鄧老爺的房子，如今給了他女婿一個姓褚的住着，又叫作鄧家莊。』說到這裏，老爺忙問道：『這姓褚的可是人稱他褚一官的不是？』跑堂兒說道：『哇！就是他，他是鏢行裏的。』安老爺向公子說道：『這才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呢！原來祇在眼前。他在西莊兒說話，又是他家的房子，自然就叫作東莊兒了。』公子聽了，忙着放下茶碗說：『等我先去問他在家不在家？不要到了跟前，又撲個空。』說着，也不騎牲口，帶了隨緣兒就去了。一過北道，便遠遠望見褚家莊，雖不比那鄧家莊的氣概，祇見一帶清水瓦房，虎皮石下剪白灰砌牆，當中一個高門樓的如意小門兒，安着兩扇黃油板門，門前也有幾株槐樹，兩座磚砌石蓋的平面馬臺石，西邊馬臺石上，坐着個乾瘦老者，卻是面西，看不見他的面目，懷中抱了一個小孩子；又有個十七八歲的村童，蹲在地下，引逗那孩子耍笑。離門約有一箭多遠，橫着一道溪河，河上架着個板橋，公子才走過橋，又見橋邊一個老頭子守着一個管子，刁着根短煙袋，蹲在河邊在那裏洗菜。公子等不得到門，便先問了他一聲說：『你可是褚家莊的？你們當家的在家裏沒有？』問了半日，他言也不答，頭也不回，祇顧低了頭洗他的菜。隨緣兒一旁看不過，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說：『喚問你話呢！』他方才站起來，含着煙袋，笑嘻嘻的勾了勾頭。公子又問了他一問，他但指指耳朵，也不言語。公子道：『偏又是個韓子。』因大聲的喊道：『你們褚當家的在家裏沒有？』祇見他把煙袋拿下來，指着口，啊啊啊了兩聲，又搖了搖頭，原來是個又聾又啞的，真真十啞九聾，古語不謬，不想公子這一喊，早驚動了馬臺石上坐的那個人，祇見他聽得這邊嚷，回頭望了一望，連忙把懷裏的孩子，交給那村童抱了進去。又手遮日光，向這邊一看，就匆匆的跑過來，相離不遠，祇見手一拍，口裏說道：『可不是我家小爺？』公子正不解這人，爲何奔了過來，及至一聽聲音，才認出來，不是別人，止是他嫫嫫爹華忠。原來華忠本是個胖子，祇因半百之年，經了這場大病，臉面消瘦，鬚髮蒼白，不但公子認不出他嫫嫫爹來，連隨緣兒都認不出他爸爸來。了一時彼此無

心遇見，公子一把拉着嬖嬖，華忠才想起給公子請安，隨緣兒又哭着，圍着他老子問長問短。華忠道：「咳！我這時候沒那麼大工夫，合你訴家常啊！」因問公子道：「我的爺，你怎麼直到如今，還在這裏想我合你別了，將近兩個月，我是沒一天放心，好容易掙扎起來，奔到這裏，問了問寄褚老一的那封信，他並不會收到，端的是個甚麼原故？我的爺，你要把老爺的大事說了，那可怎麼好？」說着，急得搓手頓足，滿面流淚。公子此時，也不及從頭細說，便指給他看道：「你看那廂茶館外面坐的不是老爺？」華忠道：「老爺怎麼也到了這裏，敢是進京引見。」公子道：「閒話休提，我且問你褚一官在家也不？」華忠道：「他不在家，他這兩天忙呢！」因看了看太陽，說：「大約這早晚也就好回來了，大爺你此時，還問他作甚麼？」公子道：「這事說也話長，你先見老爺去，就知道了。」華忠便同公子飛奔而來，路上不及閒談，到了跟前，老爺才瞧出是華忠，因說：「你從那裏來？」華忠早在那裏摘了帽子，磕頭說：「奴才華忠，因下誤了大爺，誤了老爺事，奴才該死，祇求老爺的家法。」老爺道：「不必這樣，難道你願意害這場大病不成起來？」華忠聽了，才戴上帽子爬起來。一旁坐着喝茶的那些人，那裏見過這等舉動，又是老爺奴才，又是磕頭禮拜，知道是知縣下鄉私訪來了，早嚇得一個個的溜開。跑堂兒的，是怕就攔了他的買賣，便向安老爺說：「我看這個地方兒屈尊你老，再不得說話，我這後院子後頭，有個松棚兒，你老搬到後頭去，好不好？」老爺止嫌嘈鬧，公子聽得有個松棚兒，覺得雅致有趣，連說：「很好。」便留了戴勤看行李，跟了老爺搬過後面去。公子到那裏一看，那裏甚麼松棚兒，原來是四根破竹竿子支着的，上面又橫搭了幾根竹竿兒，把那砍了來作柴火的帶葉松枝兒，搭在上面晾着，就此遮了太陽兒，那就叫松棚兒，不覺着，上面又了馬褥子來，就地鋪好，爺兒兩個坐下。老爺便將公子在途中遭難的事，大約說了幾句，把個華忠急得哭一陣，叫一陣，又打着自己的腦袋罵一陣，老爺道：「此時是幸而無事了，你這等也無益。」因又把公子成親的事告訴他，他才擦擦眼淚，給老爺公子道喜。又問：「說的誰家姑娘，十幾歲？」老爺道：「且不能合你說這個，你且說你怎的又在此就攔住了呢？」華忠回道：「奴才自從送了奴才大爺起身，原想十天八天就好了，不想輸了將近一個月才起坑，奴才大爺給留的二十兩銀子，是盤纏完了，幾件衣裳，是當盡了，好容易掙扎得起來，掙湊了兩吊來錢，奴才就僱了個短盤兒驢子，搬到他們這裏，他們看奴才這個樣兒，說給奴才作兩件衣裳，好上路，打着後日一早起身，不想今日在這裏遇見老爺，也是天緣湊巧，不然，一定差過去了。」老爺道：「這裏自然就是你那妹夫褚一官的家了，他在家不在家？」華忠道：「他上縣城有事去了，說也就回來。」老爺說：「他不在家也能，我們先到

他家等他去，我要見他有話說。」華忠聽了，口中雖是答應，臉上似乎露着有個爲難的樣子。老爺道：「他既是你的至親，難道我們借個地方兒坐也不肯，你有甚麼爲難的？」華忠道：「倒不是奴才爲難，有句話，奴才得先向明白了，他雖在這裏住來，這房子不是他自己的，是他丈人的。」老爺道：「你這話怎麼講？褚一官是你姐夫，他丈人豈不就是你老子，怎麼他又有個丈人起來？」華忠聽了，自己也覺好笑，又說道：「這裏頭有個原故，原來奴才那個妹子，兩月頭裏就死了，他死的日子，正是奴才同大爺在店裏商量，給他寫信的那兩天，奴才也是到這裏才知道。」安公子聽了，便對安老爺道：「哦！這就無怪那日十三妹說他夫妻斷不能來了。」老爺連連點頭，一面又往下聽華忠的話。他又道：「奴才這妹子死後，丟下一個小小兒子，無人照管，便張羅着覓緊續絃。他有個師傅，叫作鄧振彪，人稱他是鄧九公，是個有名的鏢客，褚一官一向跟他走鏢，就在他家同住。那鄧九公今年八十七歲，膝下無子，止有個女兒。他因看着褚一官人還靠得本領，也使得，便許給他作了填房，招作女婿。這老頭子在西莊兒住家，因疼女兒，便把這東莊兒的房子，給了褚一官，又給他立了產業，就成起這分人家來。那鄧九公一個月，倒有二十天帶了他一個身邊人，在女兒家住，這個人靠着有了幾歲年紀，又拙又橫，又不講禮，又不容人說話。褚一官是怕得神出鬼入，祇有他個女兒，降的住他；他這幾日，正在這裏住着。每日到離此地不遠，一座青雲山去，也不知甚麼勾當。據奴才看，倒像有甚麼機密人，事似的。那老爺子天天從山裏回來，不是垂涕抹淚，便是短歎長吁，一齊人來客往，他都不見，並且吩咐他家，不許等閒的人讓進門來。如今老爺要到他家去，此刻正不差甚麼，是那老頭子回來的時候，萬一他見了，說上兩句不知高低的話，奴才待不住，所以奴才在這裏爲難。」老爺聽了，也爲難起來，說：「我找褚一官，正爲找這姓鄧的說話，這便怎麼樣呢？」華忠道：「老爺找他，有甚麼話說？」老爺拍着公子身上背的那張彈弓道：「我交還他這件東西，還訪一個人。」華忠道：「依奴才糊塗見識，老爺竟不必理那個瘋老頭子，也罷了。此地也不好久坐，這街上有幾座店口，奴才找處乾淨的，請老爺歇息，竟等褚一官回來，奴才把他暗暗的約出來。老爺見了他，先問他個端的，請示老爺，可使得麼？」老爺道：「自然要見見褚一官，既如此，就在這裏坐着等他罷，近便些，你倒是在那裏弄些吃的來，再弄碗乾淨茶來喝。」華忠忙道：「這容易，奴才這個續妹妹，卻待奴才很親熱，竟像他親哥哥一般，也因這上頭，他父親才肯留奴才住下，奴才如今就託他預備些點心茶水來。」說着，一逕去了。華忠去後，安老爺把他方才的話，心中默默盤算，據他說鄧九公那番光景，不知究竟是怎生一路人，他家又這等機密，不知究竟是何等一樁事，好叫人無從猜度。正在那裏盤

算着，祇見華忠依然空着兩手回來。安老爺道：「難道他家就連一盞茶都不肯拿出來不成？」華忠忙答道：「有了！奴才方才把這番話對奴才續妹子說了。他先就說：『既是老爺的駕到了，況又是奴才的主兒，不比尋常人，豈有讓在外頭坐着的理？』及至奴才說到那彈弓的話，他便說道：『更不必講了。』叫奴才快請老爺合奴才大爺到他家獻茶。他還說：『便是他父親有甚說話，有他一面承管。』既這樣，就請老爺大爺賞他家個臉過去坐坐。」安老爺聽了甚喜，便同了公子步行過去，兩個家人付了茶錢，連牲口車輛一並招護跟來。安老爺到了莊門，祇見有兩個體面些的莊客迎出來，向老爺各各打恭，口裏說：「二位當家的辛苦。」原來外省鄉居，沒有那些老爺少爺稱呼，止稱作當家的，便如稱主人東人一樣。他這樣稱安老爺，也是個看主敬客的意思，禮無不答，老爺也還了個禮。一進門來，祇見極寬的一個院落，也有個門房，西邊一帶粉牆，兩扇屏門，進了屏門，便是一所四合房，三間正廳，三間側廳，東西廂房，東北角上一個角門，兩間耳房，像是進裏面去的路徑。那莊客便讓老爺到西北角上，那角門裏兩間耳房坐定。他們也不在此相陪，便幹他的事去了。早有兩個小小子，端出一盆洗臉水，手巾把子，又是兩碗漱口水放下；又去端出一個紫漆木盤，上面托着兩盞碗泡茶，餘外兩個折盅，還提着一壺開水。華忠一面倒茶，內中一個小小子叫道：「大舅哇，我大爺兒叫你老倒完了茶，進去一盞呢！」說着，便將臉水等件帶去。一時華忠進去。老爺看那兩間屋子，葦蓆棚頂，白灰牆壁，也掛兩條字畫，也擺兩件陳設，不城不村，收拾得卻甚乾淨。因合公子道：「你看倒是他們這等人家，真個逍遙快樂。」正說着，華忠出來回道：「回老爺，奴才這續妹子要叩見老爺。」老爺道：「他父親丈夫都不在家，我怎好見他？」說話間，那褚大娘子已經進來，安老爺見了，才起身離坐。祇見他家常打扮，穿條元青裙兒，單件月白襖兒，頭上戴些不村不俏的簪環花朵，年紀約有三十光景，雖是半老佳人，祇因是個初過門的新媳婦，還依然打扮的脂光粉膩。祇聽他說道：「老爺請坐，小婦人是個鄉間女子，不會京城的規矩，行個佻禮兒罷。」說着，福了兩福，便拜下去。老爺忙說：「不要行禮。」也恭恭敬敬的還了一揖。他回身又見了公子。安老爺便道：「我們是特地找褚一爺來說句話，倒驚動了，請進去歇着罷。」褚大娘子道：「我丈夫不在家，大約也就回來。老爺既是我這大哥的主人，也同我們的衣食父母一樣，我該當侍候的，並且還有一句話，請老爺的示下。」安老爺道：「既然如此，請坐下好講話。」那褚大娘子那裏肯坐，安老爺讓再讓三說：「大娘子，你不肯坐，我也祇得站着陪談了。」還是華忠從旁說：「姑奶奶，既老爺這等吩咐，恭敬不如從命，畢竟侍候坐下好說話。」他才搬了一張杌子，斜籤着坐了。便問老爺道：「我方才聽見我們這大

哥說，老爺帶了一張彈弓，到這裏要訪一個人；我大膽問老爺這彈弓從何而來，還要訪的又是何等樣人呢？」老爺見他問的，不像無意閒話，開口便道：「我這彈弓，是此地十三妹的東西，因我這孩子，前番在路上遇了歹人，承這十三妹救了性命，贈給盤纏，又把這張彈弓借與他護送上路，我父子受他這等的好處，故此特地來，親身送還他這張彈弓。又曉他合你尊翁鄧九公有師徒之誼，因此來找你們褚一爺，引見九公，問明了那十三妹的門戶，好去謝他一謝。」那鄧家娘子聽了道：「這事幸得我先見着老爺，老爺假如這等問我家一官管取他還摸不着頭腦呢！我也不想這張彈弓，竟在老爺手裏，祇是可惜老爺來遲了一步，祇怕這十三妹，老爺見他不着了。」老爺忙問原故，祇見他歎了口氣道：「要說起這十三妹來，真真的算個奇人罕事；他從兩年前頭，奉了母親到這裏，誰也不得知他的來路，誰也不得知他的根由。他說是逃荒來的，後來合我父親結了師徒；我父親見他母子無依，就要留他在家同住，他是執意不肯，在這東南青雲山山崗兒上結了幾間茅屋，自己同了他母親住。」老爺聽了，便向公子道：「此「雲中相見」的這句詞兒所由來也。」公子忙起身答應了一聲。又聽他往下說道：「我從作女孩兒的時候，合他兩個人最爲親密；不過雖是這等親密，他的根底，他可絕口不提。不想前幾天他這位老太太死了；我合父親商量，等他事情完了，這正好請他到家，我們作個長遠姊妹，將來就在此地給他嫁個好好的人家，又可當親戚走着，豈不好呢？誰想他遭了這樣大事，哀也不舉，靈也不守，孝也不穿，打算停靈七天，就在這山中埋葬，葬後他便要遠走高飛。」老爺詫異道：「他遠走高飛，到那裏去？」褚家娘子道：「老爺可說麼？大約他走的這個原故，止有我父親知道，也是他母親死後，他才說的；我父親把這事機密的了不得，不肯向人說，問着也是含糊糊的；我這兩日聽那口風兒，看那神情兒，倒像不是件甚麼小事兒，也不知到底是甚麼緣由。祇是我想他，究竟是個女孩兒，無論甚麼樣的本領，怎生般的智謀，這萬水千山，曉行夜住，一個女孩兒，就有多少的難處；因此我勸了他這幾天，教他且莫着急，就走走也等完了事，慢慢的商量一個萬全的打算，再走不遲；無奈說破了嘴，他也是百折不回。爲甚麼方才聽得老爺的駕到了，又說帶着張彈弓兒，我心裏可就一動。甚麼原故呢？因前日他母親死後，他忽然的告訴我父親說，他這張彈弓，借給人用去了，早晚必送來，他如今要走等不得；又交給我父親一塊硯臺，說：「儻他走後，有人送那彈弓來，把這硯臺交那人帶去，把那彈弓就留在我家，作個紀念。」他也不曾說起老爺合少爺，更不會提到途中相救的一個字；這硯臺，我父親交給我了；我斷想不到這番原由，就在老爺身上。如今恰好老爺少爺都到了，況且受過他的好處，正要訪他；老爺是念書作官的人，比我們總

有輜略，怎麼得求老翁，想個方法，勸着他，留住了他，也是樁好事；不然，這等一個人，此番一去，知他怎麼個下落呢？可心疼死人嗎？」安老爺聽了這番話，正合了自己的心事，心裏說：「看不出這鄉間女子，竟有如此的言談見識，前番我家得了一個媳婦，張金鳳，是那等的深明大義；今番我遇見這褚家娘子，又是這等的通達人情，可見地靈人傑，何地無才，更不必定向錦衣玉食中去講那德言工貌了。」因又把他的才的話度量一番，這十三妹要走的原故，心裏早已明白八九，祇是此時不好說破。便對褚家娘子道：「大娘子，怎生說到一個『求』字？這也正是我身上的事。如今就煩你少停，引我見見尊翁，我二人商量個良策，定要把這樁事挽回轉來。」褚家娘子聽了，連連搖手說：「老爺，這不是主意。我這老人家，雖合他有師徒之分，祇是他老人家，上了幾歲年紀，又愛吃兩杯酒，性子又烈火轟雷似的，煞是不好說話；外加着這兩年有點子反老還童，一會兒價好鬧個小性兒。就這十三妹的這樁事，我好不容易勸得他活動些了，他老人家在旁邊兒，又是甚麼英雄咧，好漢咧，大丈夫要烈烈轰轰作一場咧，說個不了，把那個越發鬧得回不得頭，下不來馬了。老爺如今合他老人家一說，管保還是這套；甚而至於機密起來，還合老爺老糊塗說：『不認得十三妹呢。』」老爺道：「若不仗尊翁作個線索，我縱有千言萬語，怎能說得到那十三妹跟前？」那褚家娘子低頭想了一想，笑道：「這樣罷，老爺要得合我父親說到一處，卻也有個法兒，祇是屈尊老爺些。」老爺忙問怎樣。褚家娘子道：「他老人家雖說是這等脾氣，卻是吃順不吃強，又愛戴個高帽兒。第一最愛人贊一句，說是個英雄豪傑，第二最喜歡人說這樣年紀，怎的還得這樣精神飽滿，心思周到；第三卻難，他老人家酒量極大，不用講家裏，便是外面交徧天下，總不會遇見個對手的酒量；往往見人不會吃酒，他說這人沒出息兒，沒幹頭兒，祇要遇着一個大量，合他老人家坐下，說入了彀，大概那人說西山煤是白的，他老人家也斷不肯說灰色的，說太陽從西邊兒出來，他老人家也斷不肯說從西南犄角兒出來，祇是那有這等一個大酒量呢？老爺你想這難不難？」老爺聽了，哈哈大笑說：「這三樁事，都在我身上。第一據他的本領，本是個英雄，就贊揚他兩句，也不是虛話；第二論年紀，他比我幾乎長着一半子呢，我就作個前輩看待他，也很使得；第三尤其容易，據我這酒量，雖不會同他合過酒席，大約也可以勉強奉陪。」褚家娘子聽了大喜，說：「果然如此，祇怕這事有些指望了。」因又囑咐安老爺道：「祇是我老人家少刻見了老爺，可難保得住禮貌周全，還求老爺海量，就待他個老，更切切不可提我方才說的這番話。」老爺道：「不消囑咐；既如此商定，豈但不提方才的話，並且連這彈弓，也先不好提起。我自自有道理。」因吩咐先把彈弓收好，正說着，褚一官也回來了；他本是走江

湖的人，甚麼不在行的？見了老爺，也恭恭敬敬的請了。褚大娘子便把安老爺的來意，合方才這番話，告訴了他；祇見他口裏答應，心裏卻是懷疑。他娘子道：『你不必着忙，萬事有我呢。』褚一官道：『我不怕別的，他老人家是個老家兒，咱們作兒女的，顧着爲孝，怎麼說怎麼好，就是他老人家，掄起那雙拳頭來，我可真吃不化。』他娘子道：『也不到那個場中，你這裏伺候老爺，我預備點心去。』說着去了，少時拿出點心粥湯來。老爺一腔的心事，不過同公子略吃了些，便揀下去。又問了問褚一官走過幾省，說了那些的風土人情，論了些那省的山川形勝，正談得熱鬧，祇聽得前面莊客喚了一聲道：『老爹子回來了。』褚一官聽了發腳往外就跑，連那華忠也有些不得主意，兩個伏侍的小小子，嚇得影蹤全無。這正是：

西關猛虎山頭吼，早見羣狐穴底藏。

那鄧九公回來見了安老爺，怎的個開交，下回書交代。

第十五回 酒合歡義結鄧九公 話投機演說十三妹

上回書講的是安老爺來到褚家莊，探着十三妹的消息，正合褚一官閒話，聽說鄧九公回來了，早見那褚一官慌作一團，同了華忠並衆莊客，忙忙的迎出去。老爺心裏想道：『這鄧九公，被他衆人說的那等的難說話，不知到底怎生一個人物，待我先看他一看。』說着，依然戴上那個帽罩兒，走角門，隱在門後，向外窺探，恰好那鄧九公正從東邊屏門進來，祇見他頭戴一頂自來舊窄沿氈帽，上面釘着個加高放大的藏紫菊花頂兒，撒着不長的一撮鳳尾綠紅穗子，身穿一件駝絨窄盡兒實行的箭袖棉襖，繫一條青綢綳搭包，挽着雙股扣兒垂在前面，套一件綉緞銀沿，加鑲巴圖魯坎肩兒的絳色長袍，對開長袖馬褂兒，上着髻領兒，敞着鈕門兒，腳下一雙薄底兒快靴，那身材足有六尺上下來高，一張肉紅臉，星眼劍眉，高鼻子，大耳朵，領下一部銀鬚，連鬚過腹，足有二尺來長，被風吹得飄飄然掩着半身，雖說八十餘歲的人，看去也不過六旬光景，他一手搓着兩個鐵球，大踏步從莊門上，就嚶進來了，祇聽他一面走一面說道：『你們這般孩子，也忒不聽說，我那等的囑咐你們，說我這幾天有些心事，心裏不自在，親友們來，憑他是誰，都問他說我不能接待，等閒的人，也不必讓進來。你們到底弄得車輛牲口的圍了一門口子，這是怎麼個原故？姑爺真個的你住在這裏，就是你的，一畝三分地，我一個錢的主意都作不得不成。』褚一官連忙答說：『老爺子，這又來了，這話叫人

怎麼搭岔兒呢？你老人家是一家之主，說句話誰敢不聽；祇因今日來的，不是外人，是我大舅兒面上來的，親戚理道的，咱們怎麼好不讓人家進來喝碗茶呢？」那鄧九公道：「哦，舅爺面上來的，舅爺到這裏，我鄧老九沒敬錯啊，誰家沒個糟心的事，難道因為舅爺，我還說不得句話嗎？不是我說句分斤較兩的話，舅爺有甚麼高親貴友，該請到他華府上去，偏要趁這個當兒執鬧我，是個甚麼講究？」華忠一聽，想：「不好了，這是衝着我來了。」因陪笑道：「親家爹，你老人家聽我說，要是我平日的認得這等一個尋常人，我斷不肯請他進來；祇因他是個主兒，你老人家有甚麼不高明的？」那鄧九公聽了，把眉毛一擰，眼睛一窄，說：「甚麼行子主兒？誰是主兒啊？我鄧老九公的是天地養活的，受的是父母的骨血，吃的是皇王的水土，我就是主兒，誰是主兒呀？那主兒賣幾個錢兒一個？」褚一官是怕安老爺聽着不雅，忙攔道：「你老人家這句可不要。」鄧九公見他如此說，便丟下華忠，回着他道：「哦，我錯了；露着你們先親後不改，欺負我老邁無能，這麼着，不信，咱們爺兒們較量較量。」說着，挽起那寬大的馬褂兒，袖子來，舉拳就待動手。老爺從門裏看見，說：「這一動手，可就不成事了。」連忙跑到跟前，拖地一躬，說：「九公老人家，且莫動手，聽晚生一言告稟。」那鄧九公正在揮拳，忽見一個人從西角門兒裏出來，相勸，定睛一看，祇見那人穿一件老臉兒灰色三朵菊的庫袖，缺衿兒棉袍，套一件天青荷蘭羽緞厚棉馬褂兒，捲着雙金鼠袖兒，頭上罩着個藍氈子帽罩兒，看不出甚麼帽子，有頂戴沒頂戴來。他提着拳頭看了一眼，便問褚一官道：「這又是誰？」華忠恐他說別的，連忙說：「這就是我們老爺。」安老爺連喝道：「你這個人好蠢！怎麼還這等說法！」因對鄧九公道：「晚生是從此路過，遇見我們這姓華的，因此才見着這位褚一官，提起來知道九公也在此裏，晚生久聞大名，如雷灌耳，要想拜見拜見，他兩個是再三相辭，卻是晚生一時不知進退，定要候着，瞻仰尊顏，這事卻與他兩個無干。如今既是九公不耐煩，晚生立刻告退，斷不可因我外人，壞了自己的骨肉情分。」說罷，又是一躬。那老頭兒見安老爺這番光景，心裏先有三分願意，說：「且住，我也曾聞着我們這舅爺，跟的是個官兒，這麼着，尊駕先通個姓名來我聽聽。」這個當兒，他一隻手，祇管得兒楞楞，得兒楞楞的，搓着那副鐵球；那一隻拳頭，可就慢慢的搭拉下來了。安老爺見問，便說道：「不敢，晚生姓安，名字叫作學海。」說了這句話，祇見他兩眼一怔，哈了一聲，說：「你叫安學海，你莫非是作過南河知縣，被談爾音那廝冤枉，參了一本的安青天安太老爺嗎？」安老爺道：「晚生卻是作過幾天河工知縣，如今辭官不作了。」那鄧九公聽得，把手一拍，便對着衆人道：「我說你們這班孩子，紫嘴子一抹汗兒不中用。」褚一官道：「又怎麼了，老爺子？」鄧九公睜着那大眼睛

道：「這位安太老爺的根基，你們大略着也未必知道？他是天子腳底下的從龍世家，在南河的時候，不肯賺朝廷一個大錢，不肯叫百姓受一分累，是一個清如水，明如鏡的好官，真是金山也似的人，這是一再說我是淮安府根生土長，他作那裏的知縣，就是我的父母官；今日之下，人家到了咱們家，就好比那太陽照進屋子裏來了，怎麼着你們連個大廳也不開，把人家讓到那背脊的裏去？這都是你們幹出來的。」褚一官一聽心裏說：「得了，够了我的了。」忙說：「我們不行，還得你老人家操心哪！」說着，暗地裏合那些莊客擠眉弄眼說：「走哇，咱們收拾大廳去。」鄧九公這才轉到下手，讓安老爺大廳待茶。老爺才把帽罩子摘了，遞給華忠進了屋子。鄧九公連忙把那副鐵球，揣在懷裏，向安老爺道：「老父母，子民鄧振彪叩見，可恕我腰腿不齊，不能全禮。」說罷，打了一躬；老爺頂禮相還。老爺此時，早看透了鄧九公，是個重交尚義，有口無心，年高好勝的人，便道：「九公，我安某今日初次登堂，見你這番英雄氣概，況又這等年紀，還是這樣精神，真是名下無虛，我安某得見這般人物，大快平生，我這裏有一拜。」說着，借着還那一躬，就拜了下去，慌得鄧九公，連忙爬下，還禮不迭，說：「我的老父母，你可不要折了我鄧振彪的草料。」還了禮，一面把那大巴掌，拿住老爺的胳膊，那隻手架着膂肢窩，攙了起來，看他那起跪比安老爺還來得利便。老爺起來，又對他說道：「我們先交代句話，這父母官子民的稱呼，原是官場的俗套兒，請問如今那些地方官，又那個真對得住百姓，作得起個民之父母？況且我又是個下場的人，足下又不是身入公門，要一定這樣的稱呼，倒覺俗氣；就論歲數，也比我長着三十餘年，如不見棄，我今日就認你作個老哥哥何如？」鄧九公聽了，喜出望外，口裏卻作謙讓，說：「這可不當，老父母，你是甚麼樣的根基？我鄧老九雖然癡長幾歲，算得個甚麼，也好妄攀起來！」老爺道：「快休說這話；你丈夫行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說着，早又拜了下去。鄧九公也忙着平磕了頭，起來拉了老爺的手，哈哈大笑道：「老弟，這實在是承你的錯愛。劣兄今年活了八十七歲，再三年平九十歲的人，了天下十七省，不差甚麼走了一大半子，也交了無數的朋友；今日之下，結識得你這等一個人物，人生一世，算不白活了。」說着，祇覺得他手舞足蹈，眼笑眉開。褚一官等在旁看了，也自歡喜。鄧九公便對褚一官道：「這咱們恭敬不如從命，過節兒錯不得，姑爺，你也過來見見你二叔。」一官連忙過來，重新行禮。老爺拉起他來。這個當兒，華忠抖擻伶兒，拿了把綢褲子來，給老爺揮衣裳上的土。老爺笑道：「這不好勞動舅爺呀！」把個華忠嚇得一面忍笑，一面揮着土，說道：「這裏頭可沒奴才的事。」安老爺因命他道：「你把大爺叫來。」鄧九公道：「原來少爺也跟在這裏，你們旗下門兒裏都叫阿哥，快請，快請。」安公子在那邊，

早曉得了這邊的消息，聽見老爺叫，便帶了戴勤，隨緣兒過來。安老爺指了鄧九公，向公子道：「這是九大爺，請安！」公子便恭敬的請了個安，喜得個鄧九公，雙手敬捧起他來，說：「老賢姓，大爺可合你謙不上來了。」又望着老爺說：「老弟，你好造化，看這樣子，將來准是個八擡八座罷咧？」那時褚一官使用那個漆木盤兒，又端上三碗茶來，老頭兒一見，又不願意了，說：「姑爺你瞧，怎麼使這傢伙，給二叔倒茶，路着咱們大不是敬客的禮了！有前日那個九江客人，給我的那御製詩蓋碗兒，說那上頭，是當今佛爺作的詩，還有蘇州總運二府送的那個甚麼蔓生壺，合咱們得的那雨前春茶，你都拿出他來。」褚一官答應着，才要止，老爺忙攔說：「不用這樣費事，我向來不大喝茶，我此時倒用得着一件東西，老哥哥莫笑，我沒出息，還祇怕你這裏未必有。」鄧九公聽了，怔了一怔，說：「老弟，難道拿着你這樣一個人，吃鴉片煙不成？」老爺道：「不是，不是，我生平別無所好，就是好喝口紹興酒，可不知你老人家這裏，有這東西沒有？」鄧九公見問，把兩隻手往桌子上一按，身子往前一探，說：「怎麼說，老弟你也善飲？」老爺道：「算不得善飲，不過沒出息兒貪杯。」鄧九公道：「哦，哦，給我聽聽，也能喝個多少呢？」老爺道：「從前年輕的時候，渾喝也不大知道甚麼叫醉，如今不中用了，喝過二三十斤也就露了酒了。」鄧九公聽了，樂得由跳起來，說：「幸會，幸會，有趣，有趣！再不想我今日，遇見這等一個知己，愚兄就喝口酒，他們大家夥子，竟跟着嘈鬧，又說這東西怎麼犯脾濕，又是甚麼酒能合歡，也能亂性，那裏的話呢？我喝了八十年了，也沒見他亂性，你看那喝醉了的，他打過自己，罵過自己嗎？這都是那沒出息兒的人，不會喝酒造出來的謠言。」說着，便向褚一官道：「既這樣不用鬧茶了，家裏不是有前日得的那四個大花雕嗎？今日咱們開他一罐兒，合你二叔喝。」褚一官說：「拉倒罷，老爺子，你老人家無論叫我幹甚麼，我都去。獨你老人家的酒，我可不敢動他，回來又是怎麼提攪了，溫毛了，我又不曾喝那東西，我也不懂，我纏不清，等我找了你家的女孩兒來，你老自己告訴他罷，再者二叔在這裏，也該叫他出來見見。」鄧九公說：「這話倒是，你就去。」原來褚大娘子，雖是那等合安老爺說了，也防他父親的脾氣靠不住，止在廳後暗聽，聽見如此說，便出來重新見過，因說道：「這些事都不用老爺子操心，我才聽得老哥兒們一說，就這樣火熱，我都預備妥當了，再說既要喝酒，必要說說話兒，這裏也不是講話的地方，一家人罷咧，自然該把二叔請到這裏頭坐去，再這天也不早了，二叔這等大遠的來，難道還讓他別處住去？自然留他老人家，在家多住兩天，你老人家要有事，祇管去，家裏橫豈有人照應？」鄧九公道：「是呀，是呀，得虧你提補我。」因道：「咳，老弟，一個人上了兩歲數，到底不濟了，我如今全靠我們姑奶奶，你就依着他。」

住幾天，我們痛痛的多喝兩場。」安老爺聽了，料這事也得大大的費一番說詞，今日不得就走，便道：「如此甚好，祇是打擾了！」說着，便命家人把車子牲口打發了，行李搬進來，即同鄧九公進去，先到了正房。原來那正房，卻是褚一官夫妻住着，祇見屋裏，也有幾件硬木的木器，也有幾件簇新的陳設，祇是擺得不倫不類；這邊桌子上，放着點子傢伙吃食，那邊桌子上，又堆着天平算盤帳本子等類。鄧九公道：「他這裏鬧得慌，咱們到我那小屋兒裏坐去。」便讓老爺出了正房，從西院牆一個屏門過去，祇見當門等着一個彩畫的影壁，過了影壁，一個大寬轉院落，兩棵大槐樹，不差甚麼就遮了半個院子，也堆着點子高高矮矮不成文理的山石，也種着幾叢疎疎密密，不合點綴的竹子，又有個不當不正的六角亭子，在西南角上；那房子是小小的五間，也都安着大玻璃，一進屋門，堂屋三間，迤連東西兩進間。鄧九公便讓安老爺在中間北牀坐下，公子在靠南牀坐下。褚大娘子張羅着，倒了茶，便向鄧九公道：「把咱們姨奶奶，也叫出來見見，也好幫幫我。」鄧九公道：「姑奶奶罷呀！沒的叫你二叔笑話。」褚大娘子道：「二叔很不笑話，我們也不可笑。」因說道：「二叔，你老人家不知道，我父親祇養了我一個兒，我又沒個弟兄，巴不得多一個親人。再說我父親這個年紀子，我怎麼樣的服侍，總有服侍不到的地方兒，所以說給他老人家弄個人。他老人家瞎了幾個月，都不中意；到後來瞧見這一個，因他是我們在安人，才留下了；雖說是沒怎麼模樣兒，絕好的一個熱心腸兒，甚麼叫鬧心眼兒掉歪，他都不會。第一是在我父親跟前服侍的盡心，這就是我的大造化。等我叫他來，二叔瞧瞧。」安老爺說：「好極了，也必該有這等一個人服侍，我倒得見見我們這位如嫂。」褚大娘子聽了，使自已向西間去叫他。還不會走到跟前，只聽得那帘子叨搭一聲，就出來了一個人。安老爺在堂屋上首，向西坐着，看得逼真，見那人約略不上三十歲，穿着件棗兒紅的綠色棉襖，套着件桃紅襯衣，戴着條大紅領子，挽着雙水紅袖子，家常不穿裙子，下邊露着玫瑰紫的袴子，對着那一雙四寸有餘的金蓮兒，穿着雙顏色小鞋子，顏色配合得十分勻襯，手上帶着金鐲子，玉釧叮嚀作響，鐲子上還拴條鴛鴦戲水的杏黃袖手巾，頭上簪兒珠桃，金翠爭光，簪兒邊還配着根猴兒爬桿兒的赤金耳挖子，花枝招展，裝點鮮明。褚大娘子看了，問道：「今日甚麼事，這麼打扮着？」只聽他笑道：「說有客來了麼？我說着老爺子叫我見呢。」褚大娘子說着，又望他胸前一看，只見帶着攏豬也似的一大啣嚙，因用手撥弄着，看了一眼，原來胸坎兒上，帶着一掛伽楠香的十八羅漢香珠兒，又是一掛早桂香的香牌子，又是一掛紫金錠的葫蘆兒，又是一掛肉桂香的手串兒，又是一個蘇繡的香荷包，又是一掛川椒香荔枝，餘外還用線絛子絡着一瓶兒東洋玫瑰油，這都是鄧九公走遍各省，

給他帶來的。這裏頭，還加雜着一副縷金三色兒一面檀香懷鏡兒，都交代在那一個二鈕兒上。褚大娘子看了說：『我的媽！你死可坑死我了。怎麼好好歹歹的，都帶出來了？』他又嘻嘻的笑道：『都怪香兒的機，叫我丟下那件兒呢？』褚大娘子笑道：『怪香兒的，就該都搬運出來麼？跟我來罷。』說着，又給他拉拉袖子，整整花兒，臨近了，安老爺又細看了看，卻倒是漆黑的一頭頭髮，只是多些，就鬢角兒邊，不用梳鬚頭那頭，髮便够一指多厚，雪白的一個臉皮兒，只是胖些，那臉蛋子，一走一哆嗦，活脫兒一塊涼粉兒，眉眼不露輕狂，只是眉毛眼睫毛重些，鼻子嘴兒，倒也端正，只是鼻梁兒塌些，嘴唇兒厚些，此外略無幾處，更加脂香粉膩，刷的一口的白牙。把個鄧九公的望着他，眼睛樂得沒縫兒，口笑的合不攏來。只見他將到跟前，就奔向安老爺去了。鄧九公道：『你來，等我告訴你，這竹安二老爺人家是在旗的世家，因為瞧的起我，才合我結了弟兄……』才說到這句，他便道：『他是二叔哇！』九公道：『這又來了，到底是誰二叔啊？你見了，得稱他老爺。』他聽了便說道：『哦老爺哪？那慶請安』說着，扎煞着兩隻胳膊，直挺挺的，就請了一個單腿兒。鄧九公道：『你還是拜拜不錯了，怎麼又鬧個安呢？』他道：『老爺麼，不請安。』安老爺也連忙站起來，還了個半揖，說：『很好，這位姨奶奶生得實在厚重，這是個多子宜男的相貌。』九公道：『老弟，不要這等稱呼，你就叫他二姑娘。』老爺便囑九公道：『這樣聽起來，祇怕還有位大如嫂呢罷！』他又接上話了，說：『沒有價，就我一個兒，我就叫他二姑娘。』老爺笑道：『二叔聽我們是沒心眼兒，不是有甚麼說甚麼……』一句話沒說完，他早躡身走了。褚大娘子說：『怎麼走了？我還有話呢！』他道：『姑奶奶等着我就來。』只見他去不多會兒，從屋裏裝出一袋煙來，那煙袋足有五尺多長，安着個七寸多長的菜玉煙袋嘴兒，那煙袋嘴兒上，打着一個青綠算盤兒，煙袋兒上，還浪挑着一個二寸來大的紅葫蘆，煙荷包裏面卻不裝着煙，煙是另擱在一個管籬兒裏。只見他一面嘴裏抽着，走過來，從他嘴裏掏出來，就遞給安老爺說：『老爺，抽煙兒呀！』安老爺忙欠身說：『我不吃煙。』他說：『不是湖廣菜子呀，是渣頭哇，裏頭還有葶藶皮兒哩。』老爺說：『我是不會吃煙。』他便說：『一袋煙可惜了，不姑奶奶抽罷。』褚大娘子道：『我可要不上你那桿長鎗來，你先擱下，我告訴你話，酒菜子我那邊都弄好了，回來我在那邊招呼着，送過來，你可在那裏好好兒的張羅張羅，那幾個小行子靠不住。』因問：『黑兒他們都那裏去了？』只聽答應了一聲，進來了一順兒十一二歲的四個孩子，一個漆黑，一個大胖，一個奇醜，一個多膩，就叫作黑兒，胖兒，醜兒，膩兒，原是鄧九公家的四個村童，合這位二姑娘，要算這老頭兒的一分隨從，離不開的，所以到女兒家住着，也帶了來。當下褚大娘

子，又囑咐了四人幾句，早有幾個小腳兒老婆子，送過酒菓來。褚大娘子便合安公子道：『請大爺到我們那院裏，我張羅他去罷！我瞧他在這裏怪拘束的。』安老爺先道：『很好，你就跟了大姐姐去。』因說：『你也過來見見姨奶奶。』公子祇得過來作了個揖，那姨奶奶也拜了一拜，笑道：『好個少爺！長的怪俊兒的。』褚大娘子道：『喲！你怎麼這些話喲？』他又道：『姑奶奶，你祇說我愛說話哩！你瞧瞧他那臉蛋子，有紅似白兒的，不像那姑娘廟裏的小娃娃子麼？』那九公，褚大娘子聽了，都呵呵大笑，連安老爺也忍不住笑起來。倒把個公子臊了個滿臉緋紅，便同了褚家娘子，過那院去了。讀者切不可把這位姨奶奶，誤認作狎邪一路，自天地開闢以來，原有這等混沌未釅的人，世間除了那盡忠純孝大義苦節四項人，定可至誠格天之外，惟有這混沌未釅的人，最蒙上天愛情，無不富貴壽考，安樂終身。他絕不得有那紅顏薄命，皓首無依之歎，祇怕比起那忠臣孝子，義婦節婦，更上一層，真真令人起忻起羨也！卻說這裏擺下菓茶，褚一官也來這裏照料了一番去後，鄧九公便取出一對大杯，同安老爺高談暢飲起來。那安老爺酒在肚裏，事在心裏，暗暗盤算說：『這老頭兒雖說粗豪，卻是個久經世故的，須是不露一點芒角，才得引出他的真話來呢。』酒過三巡，恰好那鄧九公問起老爺的官場來。他道：『老弟，你方才說如今辭官不作，我聽得我們在安親友們來說，那談爾音被御史參了一本，朝廷差了一位甚麼吳大人來，把他拿問，老弟，你官復原職了，我想老弟，你這年紀，正好給朝廷出力，爲甚麼倒要告退還鄉？再說還鄉，又怎的不走官塘大路，從這條路來呢？』安老爺道：『九兄，你有所不知，想我半生苦志讀書，才已結作個知縣，不上半載，便經了這等意外的風波，大約官途的味兒，不過如此，不如退歸林下，遍走江湖，結識幾個肝膽英雄，合他杯酒談心，倒是人生一樁快事。』鄧九公聽到這裏，不由得端起杯來，一飲而盡，又伸了一個大拇指頭說道：『高！老爺便接着往下說道：『至於來此，卻原爲小兒出京的時候，這華忠一路跟隨，病在店裏，及至小兒到了淮上，久不見南來的消息了，此番走到這路，想這褚一官壯士，正是他的至親，尋着一官一問，便知端的。因沿途訪問，都說褚壯士在二十八棵紅柳樹住着，到了那裏，才知他就住在吾兄的賣莊上。我想既到靈山，豈可不朝我佛？倒把打聽華忠消息這樁事攔起，逕投賣莊，拜識尊顏，誰想吾兄不在莊上，就連那褚壯士，也說搬在東莊去了。我就一路跟尋到此，恰巧在此地莊外，遇見華忠得見一官，又知他作了吾兄的快婿，談起來才知吾兄的大婿，也在此地。想不到天緣湊巧，倒在此地相會，又得彼此情同針芥，一言訂交，真是難得的一樁奇遇。』鄧九公道：『原來老弟，倒枉駕先到舍下，祇是我多多失候，越發不安了。』安老爺道：『你我豪傑相逢，何必拘拘形迹，我方才還同令婿』

議論海內的人物，提起一家有名的豪傑，不想問他，他竟自不知底裏。」鄧九公道：「老弟，你看不得這些年輕老小爺們，花說柳說的不中用，一按就沒了，早呢。你問的這人，你既稱到他是個豪傑，大約也不是甚麼無名之輩，你說給我聽聽，慢講這大江南北，那怕三江二湖，川陝雲貴，以至關裏關外，但是個有點聽頭兒的，捉起來，大概都知道他個根兒底兒。你問誰罷？」安老爺道：「這人說來，卻不甚遠，祇在就近地方，祇是隔了這幾年，不知他現在的住處。」鄧九公聽了，把嘴一撇道：「甚嗎？我們這個地方兒，會有個有名兒的豪傑麼？老弟，那可是聽了謠言來了。這地方要找紹興縷子大的倭瓜棒槌壯的玉米棒子，祇怕還找得出來，要講傑豪，劣兄在此地住了冒冒的七十年了，也沒見過那豪傑，是四方腦袋，八楞兒腦袋。」安老爺止色道：「老哥，古人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道是：『真人不露相。』何地無才，這話倒不可如此講。縱說是九兄，你觀於海者難爲水，就怕小弟說的這個人，老哥哥也不看他不起，大約你也該認得他，並且除了你，別人也不配認得他。」鄧九公聽了，歪着頭，想了一會道：「是誰？」因向老爺道：「老弟，你試把他的姓名說來，我領教領教。」安老爺拈着幾根小鬍子兒，眼睛望着九公說道：「這人人稱叫他作『十三妹』。鄧九公才聽得『十三妹』三個字，早把手裏的酒杯，吧的往桌子上一放，說：『老弟，你是怎生曉得這個人？』安老爺道：『你且慢問我怎生曉得這人，你祇說這人究竟算得個豪傑，算不得個豪傑；你可認識他，不認識他。』鄧九公見問，未從說話，先歎了一聲說：『老弟，若論此人，雖是三縉梳頭，兩截穿衣，不但算脂粉隊裏的一個英雄，他要算英雄隊裏一個領袖，說起來天下的男子漢該都要愧死，我豈止認得他，還要算我個知己恩人哩。』安老爺一想，心裏暗說：『有些意思了。』因說道：『話雖如此，祇是他究竟是個年輕女子，老哥哥你這樣的年紀，這等的威名，說他是個知己有之，怎生說到這個人起來？這話倒顯問一個詳細。』九公道：『酒涼了，咱們換一換。』說着，換上熱酒來。二人酒到杯乾，祇那姨奶奶帶了兩三個婆子，照例拿個村章來往穿梭也似價伺候，倒也頗爲簡便，且是乾淨。說話間，褚大娘子又帶人送過點心湯來，讓了一番。原來安老爺喝酒，不大吃菜，祇就着鮮菓子小菜過酒，鄧九公喝起來，更是鯨吞一般的豪飲，沒有吃菜的空兒，因此點心不過用了些，褚大娘子便叫人端去，讓姨奶奶吃完，散給那些孩子們了。鄧九公說：『姑奶奶，你張羅你的去罷。』褚大娘子道：『他們不用張羅，他們連麵都吃了。那大爺才坐下，瞅着那麼怪腫腫的，被我嘔了他一陣，這會子熱化了，也吃飽了，同女婿合他大舅，倒說的熱鬧中間的。』說話間，姨奶奶吃完餚餚，合褚大娘子道：『姑奶奶，在這裏，我也瞧瞧大爺去。』九公道：『你走了，可小心了他們溫好了我的酒。』褚大娘子道：

「祇管去罷，有我呢！」那姨奶奶，便笑嘻嘻的走到九公跟前，從袖子裏掏出一個紅燈花紙包囊兒來，說：「老爺子，你瞧瞧這個。」九公打開一看，原來是蘇繡的一個大紅緞子小腳兒香袋兒，一個石青平口抽子。九公問他：「這怎麼呀？」他道：「我給那大爺好不好？」九公道：「好好，你給他罷。」又捏着那抽子問他道：「這裏頭沉頓頓的，又是甚麼東西？」他道：「可怎麼空空兒的給他呢？我給他裝上了一百老錢。」九公哈哈大笑起來。褚大娘子說：「別笑，人家好哇，叫他也活動活動去罷！」說着，坐在一邊，便聽那鄧九公向安老爺道：「老弟，你方才問那十三妹，我怎生說到他是我的恩人，你可知道？愚兒是個敗子回頭金不換，我自幼兒，也念過幾年書，有我們先人在日，也叫我跟着人家考秀才去。文章呢，倒糊弄着上了，誰知把個詩，倒了平仄，六韻詩，我又祇作了十句，給他落了一韻，連個覆試，也沒巴結上。後來他老人家就沒了，我看了看，我不像是這裏頭的蟲兒，就結識了一班不安分的人，使爺弄棒，甚至吃喝嫖賭，無所不至，已經算走到下坡路上去了。還虧幾個老輩子的說：「放着你這樣一個漢子，這樣一分膂力，去考武不好，爲甚麼幹這不長進的營生呢？」我想一個沒爺的孩子，有個人出來告訴這麼句正經話，就算難得；我就一臂頭的學着拉硬弓，騎快馬，端石頭，練大刀。這年學臺下馬，報了考，到了考的這天，我開得十六石的硬弓，那三百六十斤的頭號石頭平端起來，在場上要走三個夾回，大刀單撒手，舞三個面花，三個背花，還帶開四門，馬步箭全中。這麼說罷，老弟，算盡了場了。不想到了本場，默寫孫武子兵書，我又落了兩個字，自己也沒看出來，便有學院上的書辦找來說：「大人見我的武藝，件件超羣，要中我個案首，祇因兵書裏落了字，打下來了。叫我花五百銀子，依然保我個插花披紅的秀才。」那時候，要論我的家當兒，再有幾個五百，也拿得出來，祇是我想大丈夫，仗本事幹功名，一下腳就講究花錢，塌了銳氣了。我就回他說：「中與不中，由天命。不走小道兒。」安老爺道：「這才是正人君子的作事，祇怕這本領可要埋沒了。」九公道：「你聽麼，他不中我，倒也平常，誰想他單單把我攔在末尾兒一名，叫我坐紅椅子！我說：「這就算他給朝廷開科取上來了！」一賭了氣，我老師也沒拜，鹿鳴宴也沒赴，花紅也沒領，我說：「功名一路，算沒着了。」到後來，親友們見我在這裏悶坐着，便有幾個鏢行的朋友請我，跟他們走鏢，走了兩年，我就自己立了字號，單身出馬，整整的走了六十年，仗着老天真活，不曾擦過臉，失過事；到今日之下，吃這碗飽飯，都是老天賞的。這年到了八十歲了，我說：「收船好在順風時，」告訴親友們，我可要摘鞍下馬，咧誰知那些有字號的大買賣行中，苦苦的不放，都隔年下了關書聘金來請，祇得又走了五年。我說：「這可該收了。」便預先給各省卸下書子去，說來年一定歇馬，一應

聘全概不收領，承那些客商們的臺愛，都遠路差人送彩禮來，給我慶功，又大家給我掛了一塊匾，寫得是甚麼「名鎮江湖」四個大字。老弟，你想人家好看咱們，咱們有個自己不愛好看的嗎？我那二十八棵紅柳樹莊上，本也寬綽，西院裏有教場一般的個大院落，蓋有五間正廳，那是我帶了徒弟們教武藝的地方。我就在那個所在，正中搭了座戲臺，兩旁紮起兩路看棚來，在府城裏叫了一班戲子，把那些遠來的客人，合本地城裏關外的紳縉鋪戶，以至坊邊左右這些鄉鄰，統通一請，一連兒熱鬧了三天，一日無事，二日安然，到了第三日正是本地那些鄉鄰們來吃酒看戲，那日人來的更多，聽上棚裏，都坐得滿滿的。再搭上那賣熟食的，賣糖兒豆兒，趕小買賣的，兩邊站得千佛頭一般。臺上唱的是飛鏢黃三太打寶二墩，正唱到黃三太打敗了寶二墩，大家賀喜，他家裏來報說：「生了黃天霸了。」大家都說：「這戲唱得對景，我們鄧九太爺，將來一定也要得這樣一位相公。」就這個一杯，那個一盞，冷的熱的，輪流把我一灌，我就喝得有些意思了。正在高興，忽見我莊上看門的一個莊客跑了進來，報說：「外面來了一個人，口稱前來送禮賀喜，問他姓名，他說見面自然認得。」我就吩咐那莊客說：「莫問他是誰，祇管請進來，大家吃酒看戲。」一時請了進來，祇見那人，身穿一件青縐袖袂，斜披件喀喇馬褂兒，歪戴歡樂亭帽兒，腳穿一雙攀熟皮靴子，身上背着藍布纏的一樁東西，雖看不見裏面，約莫是件兵器，後邊還跟着個人，手裏托着一個紅漆小盒兒，走上廳來，把手一拱，說道：「請了。」祇此兩個字，他就挺着腰，又着隻腳，扭過臉去，攏着拳頭站着。我心裏說：「這個賀喜的來的古怪呀！」因問他：「足下何來？」他道：「姓鄧的，你非不認得我，我非不認得你，你推睡裏夢裏，今日聽得你摘鞍下馬，賀喜慶功，特來會你。」我仔細一看，那人卻也有此面熟，祇是猛然裏想不出是誰，因對他說：「足下，恕我眼拙，一時想不起那裏會過。」他道：「我叫海馬周三，你我牯牛山曾有一鞭的交情。」這句話我想起來了。五年前後，我從家裏保鏢，往下路去。我個同行有個金振聲，他從南省保鏢，往上路來，對頭走到牯牛山，他的鏢貨，被人吃了去了，是我路兒不平，趕上那廝打了一鞭，奪回原物，他因此懷恨，前來報仇，趁着我家有事，要在眾人面前，伺確我一場。我說：「朋友，你錯怪了我了，這同行彼此相救，是我們一個行規，況這事雲過天空，今日既承下顧，揪過這鞭子去，現成兒的酒席，咱們喝酒，你我就借着這杯酒解開這個扣兒，作個相與，你道如何？」早有那些在座的一同上前，解和老弟，你道我看眾朋友的面上，也算讓了他了罷。誰知他倒不中擡舉起來，說道：「不必讓茶讓酒，自你我牯牛山一別，我理頭等，你終要合你狹路相遇，見個高低，今日之下，你既摘鞍下馬，我海馬周三，若暗地裏等，你也算不得好漢。今日到此，當着在

座眾位，請他們作個證明，要合你借個一萬八千的盤纏，補還那牯牛山的那樁買賣。你理會的，破個笑臉兒，雙手捧來，便能。儘若不肯，我也不叫你過於爲難；我這盒兒裏，裝着一碗兒雙紅胭脂，一匣滴珠香粉，兩孕時樣的通草花兒，你打扮好了，就在這臺上，扭個週遭兒，我瞧瞧，我塵土不沾，拍腿就走。」說罷，把個盒兒揭開，放在當中桌上。老弟你說：就讓是個泥佛兒罷，我能聽了，不動氣？」安老爺道：「這人豈不是個憊懣小人的行徑了？」鄧九公道：「哈哈！老弟，你可也莫要小看了他，想不到這樣一個人，竟自能屈能伸，有抽有長。」說着，又乾了一杯，說話的這個當兒，主客二位已都是數十幾大杯過手了。褚大娘子在一旁說道：「我看老爺子，今日的酒，又有點兒過去了；人家二叔問你的，是十三妹，你老人家可先說這此陳穀子，爛芝麻的作甚麼？」鄧九公道：「我姑奶奶，你當我說的是醉話嗎？要不從這根子上說起，怎見得出那十三妹姑娘的英風義氣來？見不出那十三妹姑娘的英風義氣，這回事可還有個甚麼大聽頭兒呢？再說人家聽故事的，又知道我鄧九公到底是個貧呢？」安老爺便接着問道：「後來吾兄便怎麼樣呢？」鄧九公道：「那時我一把無名孽火，從腳跟下直透頂門，祇是礙着衆親友，不好動粗，我便變作一番啞然大笑。我說：「我祇道你用個一百萬八千萬的，那就爲難了我了，一萬銀還備得起。」回頭我就叫人盤銀子去。在座的衆人，還苦苦的相勸道：「二位不可過於認真，有我們在此，大家緩商。」我便對他大家說道：「衆位休得驚慌，我鄧某雖不才，還分得出個皂白清濁；這事無論鬧到怎的，場中絕不相勸。」霎時把那銀子盤齊，放在當院一張八仙桌兒上。我說：「朋友，紋銀一萬兩在此，祇是我鄧老九的銀子，是憑精氣命脈去掙來的，你這等輕輕鬆鬆，祇怕拿不了去。此地卻是我的舍下，自古主不欺賓，你我兩家說明，都不許相幫，就在這當場見個強弱，你打倒了我，立刻盤了銀子去，那怕我身帶重傷，一定抹了脂粉，帶了花朵，湊這個趣兒；萬一我的兵器上沒眼睛，一時傷犯了，你，可也難逃公道。」說着，我便丟了衣裳，拿了我那把保鏢的虎尾竹節鋼鞭，他也脫去馬褂，抖開他那兵器，原來也是把鋼鞭，合我這鞭的斤兩，正不差上下。那時衆人都出房來，遠遠的圍了個大管籬圍兒站着，便是我自己的人，也因我有話在前，不敢靠近臺上的戲，也煞住了，站了一臺，閒人都眼睜睜的不看臺上那齣戲，要看臺下這齣戲。當下我兩個，一個站在北面，一個站在南面，亮了兵器，就交起手來。及至一交手，才知他不是五年前的海馬周三了；原來他自從挨了我那一鞭之後，他隱埋埋頭，去紳這家武藝，要洗牯牛山南的那一張羞臉。一條鞭使了個風雨不透，休想破他一絲；我兩個來來往往，正鬪得難分難解，祇見「東人羣裏電閃一般，蹣出一個人來，手使一把倭刀，把我兩個的鋼鞭，用刀背兒往兩下裏一挑，說

「你二位住手，聽我有句公道話講。」那時我祇道是來幫他的，他祇道是來幫我的，各各收回兵器，跳出圈子一看，祇見那人身穿素妝，戴着孝髻，斜掛張彈弓兒，原來是個女子。」安老爺擎杯道：「不必講，這一定是十三妹無疑了。」鄧九公綽着那一部長髻，說：「兄弟，不是他還有誰？那時我同周三兩個，才要合他講話，忽然正西上，亦飛過一枝鏢來，正向了那十三妹的胸前；我將說得聲招傢伙，他早把身子一閃，那鏢早打了空。接着又是第二枝打來，他不閃了，祇把身子一蹲，伸手向上一綽，早把那枝鏢綽在手裏。說時遲，緊跟着就是第三枝打來，那時快，他把手裏這枝鏢，迎着那枝鏢發出去，打個正着，祇見噹的一聲，冒了一股火星子，噹啷啷兩枝鏢，雙雙落地。那四面看的人，就海潮一般，喝了個連環大彩。那發鏢的人，也不會露個面兒，早不知嚇到那裏去了。他也更不去尋，更不在意，便向我合周三道：「你二位今日這場鬪，我也不問你們是非長短，祇是一個靠着家門口兒，一個靠着暗器，便那贏了，也被天下英雄恥笑，這恥笑不恥笑，卻與我無干，祇是我要問問，怎生輸了的，便該擦脂抹粉，戴花難道這脂粉花朵的裏頭，便不許有個英雄不成？如今你兩個且慢動手，這一桌銀子算我的，你兩個，那個出頭合我試鬪一鬪，且看看誰輸誰贏，那個戴那朵花兒，擦那嘴胭脂，抹那臉粉！」老弟，那個當兒，劣兄到底比周三多吃了幾年老米飯，一看他那光景，斷非尋常之輩，不可輕敵，才待合他講理。那周三見壞了他的道路，又欺那十三妹是個女子，冷不防嗖的就是一鞭。那十三妹也不舉刀相迎，祇把身子順着來，翻過腕子，從鞭底下用刀刃往上一磕，喇早把周三的鞭，削作兩段。衆人又齊聲喝彩。祇就那喝彩的聲音裏頭，接着一片喊聲，早從人隊子裏，嘖嘖跳出二三十條長大漢子來。」安老爺問道：「這又是些甚麼人呢？」鄧九公道：「這班人原來是那海馬周三，預先叫他的夥伴，隨了那起戲子，喬妝打扮，混了進來，預先一個個埋伏在此。那時才聽得衆人一聲喊，這十三妹早上面一刀，削斷周三的鋼鞭，下面趁勢就是一個潑腳，把周三踢得爬在地下；他追上一步，一腳踏住了脊梁，用刀指着，一羣賊夥道：「你們那個上前，我就先宰了他這匹海馬，作個榜樣。」那班人聽了這話，生怕壞了他頭領性命，都嚇得不敢上前，倒退下去。他便對那班賊夥說道：「就請你衆人偏勞，把那個紅漆盒兒捧過來，給你這位大王，戴上花兒，抹上脂粉，好讓他上臺扭給大家看。」老弟，你這可就聽出周三的有短有長兒來了，祇聽他爬在地下，高聲叫道：「衆弟兄休得上前，這位女英雄也且莫動手。我海馬周三，也作了半生好漢，此時我不悔我來得錯，我祇悔我輕看了天下的英雄，今日出醜當場，我也無顏再生人世，便是死在你這等一位的英雄刀下，也死得值，就請砍下頭去，不必多言。」老弟，你祇聽聽十三妹這本領，可是脂粉隊裏的一個英雄，英

雄隊裏的一個領袖。」安老爺用手把桌子一拍，說道：「痛快！拿起杯來，一飲而盡。褚大娘子道：『二叔怎的儘喝酒，也不用些菜？』安老爺道：『姑奶奶，你聽你老人家這段話，還抵不得一餮下酒的美品麼？何用再去吃菜？』鄧九公一面喝着酒，一面說道：『老弟，這話還算不得下酒的美品呢？你看那十三妹打倒海馬周三，他又言無數句，話不一席，幾兩個指頭，說出一番話來，待劣兒慢慢的說與你聽，才算得酒菜的一品山珍海味，管教你連吃十大碗，還痛快得不耐煩哩！』這正是：

何用漢書來下酒，一番清談也消愁。

那鄧九公又向安老爺說出些甚的情由，下回書交代。

第十六回 莽撞人低首求籌畫 連環計深心作筆談

上回書講得是安老爺義結鄧九公，想要借鄧九公作自己隨身的一個貫索。這奴爲的是先收服了十三妹這條孽龍，使他得水安身，然後自己好報他那爲公子解贖贈金，借弓退寇，並擇配聯姻的許多恩義，又喜得先從褚大娘子口裏得了那鄧九公的性情，因此順着他的性情，一見面便合他歡飲雄談，從無心閒話裏，談到十三妹。果然引動了那老頭兒的滿肚皮牢騷，不必等人盤問，他早不禁不由口似懸河的講將起來，講到那十三妹刀斷鋼鞭，鬪敗了周海馬，作色掀鬚，十分得意，安老爺聽了說道：『這場惡鬪，鬪到後來怎的個落場呢？』鄧九公道：『老弟呀！那時祇怕十三妹聽了海馬周二這段話，一時性子起，把他手起一刀，雖說給我增了光了，給我出了氣了，可就難免在場這些親友們受累，正在爲難，又不好轉去勸他，誰想那些盜夥一見他的頭領吃虧，十三妹定要叫他戴花擦粉，急了一個個早丟了手中兵器，跪倒哀求，說：『這事本是我家頭領不知進退，冒犯尊顏，還求貴手高擲，給他留些體面，我等恩當重報。』祇聽那十三妹冷笑一聲，說：『你這班人也曉得要體面麼？假如方才這九十歲的老頭兒，被你們一鞭打倒，他的體面安在？再說方才若不罵你姑娘，有接鏢的手段，着你一鏢，我的體面安在？』衆人聽了，更是無言可答，祇有磕頭認罪。那十三妹睬也不睬，便一腳踏定周海馬，一手擎着那把倭刀，換出一副笑盈盈的臉兒，對着那在場的大衆說道：『你衆位在此，休猜我合這鄧九公是親是故，前來幫他，我是個遠方過路的人，合他水米無交，我平生慣打無禮硬漢，今日撞着這場是非，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並非圖這幾兩銀子。』說了這話，他然後才回頭對那班盜夥道：『我本待一刀了卻這斷性命，既

是你衆人代他苦苦哀求，殺人不過頭點地，如今權且寄下他這顆驢頭。你們要我饒他，祇依我三件事：第一，要你們當着在場的衆位，給這主人賠禮，此後無論那裏，見了不准錯敬；第二，這二十八棵紅柳樹鄧家莊的周圍百里以內，不准你們前來騷擾；第三，你們認一認我這把倭刀，合這張彈弓，此後這兩樁東西一到，無論何時何地何人，都要照我的話行事。這三件事，條件依得，便饒他。天字第一號的這場羞辱，你大家快快商量回話。」衆人還不曾開口，那海馬周三早在地下喊道：「祇要免得戴花擦脂抹粉，都依都依，再無翻悔。」衆人也一迭聲兒合着答應。那十三妹這才一擡腿，放起周三，那厮爬起來，同了衆人，走到我跟前，齊齊的會了我聲：「鄧九公爺，」向我搗蒜也似價磕了陣頭，就待告退。老弟，古人說得好：「得意不可再往，」我鄧老九這就武够膽的了，再說也不可向世路結仇，我就連忙扶起他說：「周朋友，你走不得。從來說：「勝敗兵家常事，」又道：「識時務者呼爲俊傑。」今日這樁事，自此一字休提，現成的戲酒，就請你們老弟兄們，在此開懷痛飲，你我作一個不打不成相與的交情，好不好？」周三他倒也得風便轉，他道：「既承臺愛，我們就在這位姑娘的面前，從這句話，敬你老人家。」當下大家上廳來，連那在場的諸位，也都加倍的高興。我便叫人收過兵器銀兩，重新開戲，洗盞更酌。老弟，你想這個過節兒，得讓那位十三妹姑娘首座，不得我連忙滿滿的斟了鍾熱酒，送過去，他說道：「我十三妹，今日理應在此看你兩家禮成，祇是我孝服在身，不便宴會。再者，男女不同坐，就此失陪，再圖後會。」說着，出門下階，嗖的一聲，托地跳上房屋，順着那房脊邁步如飛，連三跨五霎時間不見蹤影。我方才曉得他叫作十三妹。老弟，你聽這場事的前後因由，劣兄那日要不虧這位十三妹姑娘，豈不在人衆裏，把一世的英名喪盡！你道他怎的算不得我一個恩人？因此那天酒席一散，我也顧不得歇乏了，便要去找尋這人。這才據我們莊客們說：「這人三日前，就投奔到此，那時因莊上正有勾當，莊客們便把他讓在前街店房暫住，約他三日後再來，現在他還在這裏住着。」我聽了這話，便趕到這裏，合他相見。原來他祇得母女二人，他那母親，又是個既聾且病的，看那光景，也露着十分清苦。我便要把合周三賭賽的那萬金相贈，無奈他分文不取；及至我要請他母女到家贍養，他又再三推辭。問起他的來由，他說：「自遠方避難而來。一因他一家孤寡，生恐到此，人地生疎，知我小小有些聲名，又有幾歲年紀，特來投奔，要我給他家遮掩個門戶；此外一無所求。」當下便合我認作師徒。他自己卻在這東崗上青雲山山峯高處，踞了一塊地方，結幾間茅屋，仗着他那口倭刀，自食其力，贍養老母。我除了給他送些薪水之外，憑你送他甚麼，一概不收。祇一個月頭裏，借了我些微財物，不到半月，就依然照數還了我了。因此直到今日，我不會

報得他一分好處。」安老爺道：「據這等說起來，這人還不全是那長鎗大戟的英雄，竟是個揮金殺人的俠客！我也難得到此，老兄臺你合他既有這等的氣誼，怎能得引我會他一會也好？」鄧九公聽了這話，怔了一怔，說：「老弟，若論你合這入彼此都該見一見，才不算世上一樁缺陷事。祇可惜老弟來遲了一步，他不日就要天涯海角，遠走高飛，你見他不着了。」安老爺故作驚疑問道：「這卻爲何？」祇見鄧九公未從說話，兩眼一酸，那眼淚早泉湧一般，落得滿衣襟都是，連那白鬚上也沾了一片淚痕。歎了一聲道：「老弟，劣兄是個直腸漢，肚子裏藏不住話。獨有這樁事，我家裏都不曾提着一字，不信，你祇問你姪女兒，就知道了原故。祇因十三妹的這樁事，大須縝密，不能洩漏他的機關。如今承你老弟問到這句話，我兩個一見，氣味相投，肝膽相照，我可瞞不上你來。原來這位姑娘，他身上有殺父大仇，他因老母在堂，無人奉養，一向不會報得。不想前幾天，他這母親，又得了一個緊痰症，沒了他如今孝也不及穿，事也不及辦，過了頭七，葬了母親，便要去幹這大事。今日他母親死了第四天了，祇有明日後日兩天。他此時的心緒，避人還避不及，我怎好引你去見他？我昨日還問他歸期，他說：『這大事了，便整歸裝，但這個事也要看個機會，才得了事才好再回此地。』知他須三個月兩個月老弟，你又那裏等得他？這是愚兄這幾日，也正爲這事，心中難過。」安老爺又伴作不知道的道：「哦原來如此。但不知他的父親，是何等樣人？因何事被這仇家陷害他？這仇人又是那等樣人？現在在甚麼地方？」鄧九公擺手道：「這事一概不知。」安老爺道：「吾兄這句話，是欺人之說了；他既合你有師生之誼，又把這等的機密大事，告訴了你，豈有不問他個詳細原由的理？」一句話，把鄧九公問急了，祇見他瞪了兩隻大眼睛，噴起來道：「豈有此理！難道我是欺你老弟不成？你是不曾見過他那等的光景，就如生龍活虎一般，大約他要說的話，作的事，你就攔他，也莫想攔得個住手住口。否則，你便百般問他求他，也是徒勞無益。況且他仇還沒報，這仇人的名兒，如何肯說？我又怎的好問？祇有等他事畢回來，少不得就得知道這樁快事了。」安老爺道：「如此說來，此時既不知他這仇人爲何人，又不知他此去報仇在何地，他強煞究竟是個女孩兒，千山萬水，單人獨騎，就輕輕兒的說到去報仇，豈不覺得孟浪些？在這十三妹的輕年任性，不足深責；可是老哥哥，你既受他的恩情，又合他師弟相關，也該阻止他一番才是，怎的看了他這等輕舉妄動起來？」鄧九公聽了，哈哈大笑說：「老弟臺，我說句不怕你思量的話，這個事，可不是你們文字班兒懂得，講他的心胸本領，莫說殺一個仇人，就萬馬千軍，衝鋒打仗，也了得了，不用旁人過慮，這是一二則，從來說「父仇不共戴天」，又道是「君子成人之美」，便是他個漠不相關的朋友，咱們還要勸他作成這件事，何況

我合他呢？所以我想，眼前的聚散事小，作成他一番英雄豪舉的事大。我方才竭力幫着他，早些葬了他家老太太，好讓他一心去幹這樁大事，也算盡我幾分以德報德之心。此時我祇有催促他，怎的老弟，你倒要嘆我不阻止他起來？」安老爺這些話，一層逼進一層，引得那鄧九公雄辯高談，真情畢露，心裏說道：「此其時矣，且等我先收伏了這個貫索奴，作個引線，不怕那條孽龍不弭耳受教。待他弭耳受教，便好令他那片孝心，成這老頭兒這番義舉，也完我父子的一腔心事。」便對鄧九公說道：「自來說：『英雄所見略同。』小弟雖不敢自命英雄，這樁事卻合老兒臺的見識，微微有此不同之內，既承不棄，見到這裏，可不敢不言，祇是吾兄切莫作惱。你這不叫作以德報德，恰恰是個「以德報怨」的反面，叫作「以怨報德」。那十三妹的一條性命，生生死死，你這番作成上了。」鄧九公聽了，駭然道：「哈，老弟，你這話怎講？」安老爺道：「這十三妹是怎的個英雄？我卻祇得耳聞，不曾目睹，就據吾兄你方才的話聽起來，這人大約是一團至性，一副奇才，至性人往往多過於認真，奇才人往往多過於認勝。要知一個人秉了這團至性，這副奇才來，也得天賜他一段至性奇才的福田，才許他作那番認真好勝的事業，否則，一生遭逢不偶，志氣不售，不免就逼成一個「過則失中」的行徑。看了世人一萬人，皆不入眼，自己位置的，想比聖賢還要高一層，看了世事，萬事都不如心，自己作來的，妄想古今無第二個。干他的事，他也不作，不干他的事，他也作，作的來的，他也作，作不來的，他也作。不怕自己瀝膽披肝，不肯受他人一分好處，祇圖一時快心滿志，不管犯世途萬種危機。久而久之，把那一團至性，一副奇才，弄成一團雄心俠氣，甚至耽賊必報，累日必分。這等人若不得個賢父兄良師友，苦口婆心的成全他，喚醒他，可惜那至性奇才，終歸名墮身敗，如古之屈原，賈誼，荆軻，晁政諸人，道雖不同，同一受病，此聖人所謂「質美而木學者也」。這種人有個極粗的比喻，比如那鷹師，益鷹一般，一放出去，他縱目摩空，見何狐兔，定要踈翅下來，一爪把他擒住，及至遇見個狡兔點狐，那怕把他拉到污泥荆棘裏頭，他自己不惜毛羽，絕不鬆那一爪，再偶然一個抓不着，他便高飄遠舉，寧可老死空山，再不飛回來，重受那鷹師的餓飽。這就是這十三妹現在的一副小照真容。據我看他，此去絕不同來，老兄，你怎的還妄想兩三個月後，聽仙來說那樁快事？」鄧九公道：「他怎的不回來？老弟，你這話我就想不出的個理兒來了。」安老爺道：「老兄，你祇想他這仇人，我們此時，雖不知底裏，大約不是個甚麼尋常人。如果是個尋常人，有他這等本領，早已不動聲色，把仇報了，也不必避難到此。這人一定是個有聲有勢，能生人能殺人的腳色。他此去報仇，恐怕就未必得着機會下手；那時大事不成，羞見江東父老，便不回來了，此其一。便讓他得個機會下手，他

那仇家豈沒個羽翼牙爪，再方今聖朝清平世界，豈是照那鼓兒詞上頑得的？一個走不脫，王法所在，他便不得回來了，此其二。再讓他就如妙手空空兒一般報了仇，竟有那本領潛身遠禍，他又是一個女孩兒家，難道還披髮入山不成？況且聽他那番冷心冷面，早同枯木死灰，把生死關頭看破，這大事已完，還有甚的依戀你祇聽他合你說的「大事一了，便整歸裝」這兩句話，豈不是句合你長別的話麼？果然如此，他更是不待回來了，此其三。這等說起來，他這條性命，不是送在你手裏，卻是送在那個手裏？」鄧九公一面聽安老爺那裏說着，一面自己這裏點頭聽到來，擴擴兒的把個脖頸低下去，默默無言，祇瞧着那杯殘酒發怔。這個當兒，褚大娘子又在一旁說道：「老爺子，聽見了沒有？我前日合你老人家怎麼說來着，我雖然說不出這些講究來，我總覺一個女孩兒家，大遠的追兒，一個人兒跑，不是件事，你老人家祇說我懂這些事，聽聽人家二叔這話，說的透亮不透亮？」那老頭此時，心裏已是七上八下，萬緒千頭，再加上女兒這幾句話，不覺急得酒湧上來，把一張肉紅臉，登時連耳朵帶頸頰，瞥了個漆黑，頭上熱氣騰騰出了黃豆大的一腦門子汗珠子，拿了條上海布的大手巾，不住的揩。半天從鼻子裏哼出了一股氣來，望着安老爺說道：「老弟呀，我越想你這話越不錯，真有這個理！如今過了明日後日兩天，他大後日就要走了，這可怎麼好？」安老爺道：「事情到了這個場中，祇好聽天由命了，那還有甚麼法兒？」鄧九公道：「咳，豈有此理！人家在我跟前，盡了那麼大情，我一分也沒得補報人家，這會子生生的把他送到死道兒上去，我鄧九公這罪過，也就不小，就讓我再活八十七歲，我心裏可有一天過得去呀！他女兒見父親真急了，說道：『你老人家先莫在躁，不如明日，請上二叔幫着，再攔他一攔去罷！』那老頭兒聽了，益發不耐煩起來，說：『姑奶奶，你這又來了，你二叔不知道他，難道你也不知道他嗎？你看他那性子脾氣，你二叔人生面不熟的，就攔得住他麼？』安老爺道：『這話難說，祇怕老哥哥你用不着，如果用得着我，我就陪你走一趟。俗語說的：『天下無難事，祇怕死求白賴』，或者竟攔住他，也未可知。』鄧九公聽了這句話，伸腿跳下坑來，爬在地下，就磕個頭說：『老弟，你果然有這手段，你不是救十三妹，真算你救了這個哥哥了。』」慌得安老爺也下坑還禮，說：『老哥哥，不必如此，我此舉也算爲你，也算爲我，你祇知那十三妹是你的恩人，還不知他也是我的恩人哩！』鄧九公更加詫異，忙讓了安老爺歸坐，問道：「他怎的又是你的恩人起來？」安老爺這才把此番公子南來，十三妹在荏平悅來店，怎的合他相逢，在黑風崗龍仁寺，怎的救他性命，怎的贈金聯姻，怎的借弓退寇，那盜寇，怎的便是方才講的那牯牛山海馬周三，見了那張彈弓，怎的立刻備了人馬，護送公子，安穩到淮公子又怎的在廟裏落

下一塊寶硯，十三妹怎的應酬找尋，並說送這彈弓，取那寶硯；自己怎的感他情意，因此辭官親身尋訪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鄧九公這才恍然大悟，說：『怪道呢！他昨日忽然交給我一塊硯臺，說是一個人寄存的，還說他走後，定有人來取這硯臺，並送還一張彈弓，又囑我好好的存着那彈弓，作個記念。我還問他是個何等樣人，他說：『都不必管，祇憑這寶硯，收那雕弓，憑那雕弓，付這寶硯，萬不得錯。』路上的這段情節，他並不會提着一字，再不想就是老弟合賢姪公子，這不但是這樁事裏的一個好機緣，還要算是一個好穿插呢！』說着，直樂得他一天煩惱，丟在九霄雲外，連叫快拿熱酒來。安老爺道：『酒够了，如今既要商量正事，我們且撤去這酒席，趁早吃飯，好慢慢的從長計較，怎的個辦法。』褚大娘子也說：『有理。』老頭兒沒法，說道：『我們再取個大些的杯子，喝他三杯，痛快痛快。』說着取來，二人連乾了三百觥，恰好安公子已吃過飯，回了褚一官過來。安老爺便把方才的話，大略合他說了一遍。公子請示道：『既是這事有個大概的局面了，何不打發戴勤去，先回我母親一句，也好放心。』鄧九公聽了道：『原來弟夫人，也同行在此麼？現在那裏？』褚大娘子也說：『既那樣，二叔何不早說，我們娘兒們，也該見見，親熱親熱，再說既到了這裏，有個不請到我家吃杯茶的？』鄧九公也道：『可是的。』立刻就要着人去請安老爺道：『且莫忙，如今這十三妹既找着下落，便姑奶奶你不去約，他同媳婦也必到莊奉候，好去見那個十三妹姑娘。今日天也不早了，而且不可過於聲張。』因吩咐公子道：『不必叫戴勤去，留下他，我另有用處。就打發華忠，帶了隨緣兒去，把這話密密的告訴你母親，合你媳婦，也通知你丈人丈母，請你丈人丈母，合家人們在店裏照料行李；他二位自然也等着要來，且等事體定規了，再說這話。你把華忠叫來，我當面告訴他，外面不可聲張。』褚一官道：『我去罷。』一時叫了華忠並隨緣兒來，安老爺又囑咐一遍，又叫他到一旁，祇聽他答應，卻不知說的甚麼。老爺因向褚一官道：『這一路不通車道罷？』鄧九公道：『從桐口往這路來，沒車道，從這裏上在平去，有車道，我們趕買賣，運糧食，都走這車道。』褚大娘子又向褚一官道：『叫兩個妥當些的莊客，同他爺兒們去。』老爺說：『兩個人够了，這一路還怕甚麼不成？』褚大娘子道：『不是怕甚麼，一來路岔道兒多，防走錯了；二來我們也該專個人去請一請，三來大短的天，我瞧明日，這話說結了，他娘兒這一見，管取捨不得散。我家祇管有的是地方兒，可沒那些乾淨鋪蓋，叫他們把家裏的大車套了去，沿路也坐了人，也拉了行李。』褚一官道：『索性再備上兩個牲口騎着，路上好照應。』說着，同了華忠父子，出去打發

他們起身去了。鄧九公先就說：『好極了。』因又向安老爺道：『老弟，看我說我的事，都得我們這姑奶奶不是。』褚大娘子道：『是了，都得我喇！到了留十三妹，我就都不懂了。』鄧九公哈哈的笑道：『這又動了姑奶奶脾氣了。』大家說笑一陣，鄧九公又去周旋公子，一時又打一路拳給他看，一時又打個飛腳給他看。褚大娘子在旁，一眼看見公子把那香袋兒合平口抽了，都帶在身上，說道：『大爺，你真把這兩件東西都帶上了，你看叫你的那活計，一趁這兩件越發得樣兒了。』公子說：『我原不要帶的，姨奶奶不依麼？我沒法兒，祇得把二百錢掏出來，交給我嬖嬖，才帶上的。』安老爺道：『姑奶奶，你怎麼這等稱呼他？』褚大娘子道：『二叔使得，我們叫聲二叔，就同父兄似的。』這大爺跟前，我可怎麼好老老大的叫他呢？我們還論我們的萬一我有一天，到了二叔家裏，我還合他充續嬖嬖姑姑呢？』因問着公子道：『是不是？』公子也祇得一笑。安老爺道：『那我們又不敢那樣論法了。』說話間，那位姨奶奶，早已帶了人，把飯擺齊。安老爺坐下了，看那廚下就打發的整桌雞魚菜蔬，合煮的白鴨子白煮肉，又有褚大娘子裏邊弄的家園裏的瓜果，自己醃的肉腥，並現拉的過水麵，現蒸的大包子。老爺在任上，吃了半年來的南席，又吃了一遭兒的頓飯，乍吃着這家常東西，轉覺得十分香甜可口。祇見鄧九公，他並不吃那些菜，一個小小子兒，給他捧過一個小缸盆大的醬鹽海碗來，盛着滿滿的一碗老米飯，那個又端着一大碗肉，一大碗湯。他接來，把肉也倒在飯碗裏，又舀了半碗白湯，拿筷子拌了崗尖的一碗，就着辣鹹菜，嚙嚙嚙，噏吱吱，不上半刻，吃了個罄淨。老爺這裏才吃了一碗麵，添了半碗飯，因道：『老哥哥的牙口，竟還好。』他道：『中用了，右半邊兒的槽牙，已活動了一個。』一時飯畢，便在東間一張方桌前坐下，就有小小子，給安老爺端了盥漱水來。鄧九公卻不用盥漱，祇使一個大錫漱口碗，自己端着，出了屋子，大漱大啜的鬧了一陣，把那水都噴在院子裏。回首又見那姨奶奶，給他端過一個揚州千層板兒的木盤來，裝着涼水，說：『老爺子，使水呀。』那老頭兒把那將及二尺長的白鬍子，放在涼水裏，湃了又湃，油了又油，鬧了半日，又用烤熱了的乾布手巾，盪一回，擦一回，然後用個大木梳，梳了半日，收拾得十分潔淨光彩，根根順理飄揚，自己低頭看了，覺得得意之至。褚大娘子便合那位姨奶奶，忙忙的吃過飯，盥漱已畢，裝了袋煙也過來陪坐。那邊便收拾傢伙，下人揀了吃去。老爺看着，雖不同那鐘鳴鼎食的繁華豐盛，規矩排場，祇怕他這倒是個長遠吃飯之道。卻說鄧九公見大家吃罷了飯，話事了，當他卻耐不得了，向安老爺道：『老弟，你快把明日到那裏怎的個說法，告訴我罷。』安老爺道：『既然如此，大家都坐好了。』當下安老爺同鄧九公對面坐了，叫公子同褚一官上面打橫，褚大娘子也在下面坐了，褚一官

坐下，就開口道：『我先有句話，明日如果見了面，老爺子，你老人家，可千萬莫要性急，索性讓我們二叔先說。』安老爺道：『不必講，這齣戲自然是我唱，也得老兄給我作一個好場面，還得請上姑爺姑奶奶走走場，並且還得今日趁早備下一件行頭。』鄧九公道：『怎的又要甚麼行頭？』安老爺道：『大家方才不說這姑娘不肯穿孝嗎？如今要先把這件東西，給他趕出來臨時好用。』褚大娘子忙道：『都有了。那一天，我瞧着他老太太那光景不好，我從頭上直到腳下，以至他的鋪蓋坐褥，都給他張羅妥當了。他拿去執意不穿，是去報定了仇了，可叫人有甚麼法兒呢？』老爺道：『有了更好。』鄧九公道：『老弟，你可別硬作，不是我毛草，他那脾氣性子可真累贅！』安老爺笑道：『不妨，若無破浪揚波手，怎取驪龍頰下珠？就是老媽媽論兒，也是沒那金剛鑽兒，也不攪那磁器傢伙，你看我三言兩語，定叫他歇了這條報仇的念頭。不但這樣，還要叫他立刻穿孝盡禮，不但這樣，還要叫他扶柩還鄉，不但這樣，還要叫他雙親合葬，不但這樣，還要給他立命安身。那時才算當完了老哥哥的這差，了結了我的一條心願。』鄧九公道：『老弟，我說句外話，你莫要榜張了罷！』老爺道：『不然，這其中有個原故，等我把原故說明白，大家自然見信了。但是這事，不是三句五句話了事的，再也定法不是法，我們今日，須得先排演一番。但是這事，卻要作得機密，雖說你這裏沒外人，萬一這些小孩子們出去，不知輕重，露個一半句，那姑娘又神通，儼被他預先知覺了，於事大為無益。如今我們拿分紙墨筆硯來，大家作個筆談，祇不知姑奶奶可識字不識？』褚一官道：『他認得字，字兒比我深，還寫得上來呢！』老爺道：『這尤其巧了。』說着，褚一官便起身去取紙筆。讀者，趁他取紙的這個當兒，作者要打個岔。你看這十三妹從第四回書就出了頭，無名無姓，直到第八回他才自己說了句，人稱他作十三妹，究竟也不知他姓甚名誰，甚麼來歷。這書演到第十六回了，好容易盼到安老爺知道他的根底，這可要聽聽他的姓名了。又出了這等一個西洋法子，要鬧甚麼筆談，豈不惹讀者心煩性躁麼？讀者，且耐性安心，少煩勿躁，這也不是我作者定要如此。這稗官野史，雖說是個頑意兒，其爲法則，本一如文章家也，必先分出個正傳附傳，主位賓位，伏筆應筆，虛寫實寫，然後才得有個間架結構。即如這段書，是十三妹的正傳，十三妹爲主位，安老爺爲賓位，如鄧褚諸人，並賓位也估不着，祇算個願爲小相馬。但這十三妹的正傳，都在後文；此時若縱筆大書，就佔了後文地步，到了正傳寫來，便沒些子氣勢，味同嚼蠟；若竟不先伏一筆，直待後文無端的寫來，這又叫作沒來由，又叫作無端半空伸一腳爲文章家最忌，然則此地斷不能不虛寫一番。虛寫一番，又斷非照那稗官家的「附耳過來，如此如此」，八個大字的故套，可以了事。所以才把這文章的筋脈，放在後

面去，魂魄提向前頭來，作者也煞費一番筆墨。然雖如此，讀者卻又切莫認作不過一番空談，後面自有實事，把他輕輕放過去；要知他這段虛文，合後面的實事，卻是逐句逐字，針鋒相對。讀者樂得分破許精神，須尋些趣味也。那褚一官取了紙墨筆硯來，安老爺便研得墨濃，蘸得筆飽，手下一面寫，口裏一面說道：『九兄，你大家要知那十三妹的根底，須先知那十三妹的姓名。』因寫了一行，給大家看道：『那姑娘並不叫作十三妹，他的姓是這個字，他的名字是這兩個字，他這十三妹三字，就從他名字上這字來的。』大家道：『哦！原來如此。』安老爺又寫了一行，指道：『他的父親，是這個名字，是這等官，他家是這樣一個家世。』鄧九公道：『如何我說他那等的氣度，斷不是個民間女子呢？這就無怪其然了。』褚大娘子道：『這我又明白了；既這樣說，怎他的又是那樣個打扮呢？』安老爺道：『你大家有所不知。』因又寫了幾句，給大家看道：『是這樣一個原故；就如我家，這個樣子也儘有。』大家聽了，這才明白。安老爺又道：『你大家道他這仇人是誰，真算得個天大地大稀大無大不大的大腳色。』因又寫了幾個字，指給眾人看道：『便是這個人。』鄧九公道：『啊！他怎的會惹着這位大歲去，合他結起仇來？』安老爺道：『他父親合那人，是個親臨上司，屬員怎生敢去合他結仇，就爲了這姑娘身上的事。』說着，又寫了兩句，指道：『這是這等一個情節，無奈他父親又是個明道理，尙氣節的人，不同那趨炎附勢的世俗庸流；見他那上司平日如此，更兼他那位賢郎又是如此，任他那上司的百般牢籠，這事他絕不吐口應許。那一個老羞成怒，就假公濟私，把他參革，拿問在監，因此一口暗氣而亡。那姑娘既痛他父親的含冤，更痛那冤由自己而起，這便是他誓死報仇的根子。』鄧九公聽了，掄起大巴掌來，把桌子拍的山響，說道：『這事叫人怎生耐得？祇恨我鄧老九有了兩歲年紀，家裏不放我走。不然的時候，我豁着這條老命走一遍，到那裏怎的三拳兩腳，也把那厮結果了。』安老爺道：『不勞你老兄勸這等大氣。』因又寫了一行，指道：『這人現在已是這等光景了。』鄧九公道：『是呀；前些日子，我也模模糊糊聽見誰說過一句來着，因是不干己事，不曾留心去問，卻也是朝廷無私，大公有限；這等說起來，這姑娘更不該去了。』褚大娘子笑道：『誰到底說他該去來着？這不是你老人家甚麼英雄，豪傑，又是甚麼大丈夫，烈烈轟轟作一場咧，鬧出來的咧？』鄧九公呵呵的笑道：『我的不是，我就知道有這些灣子轉子嗎？』安老爺道：『這話倒不可竟怪我們這位老哥哥，我若不來，你大家從那裏知道起，便是我雖知道，若不知道底裏，方才也不說那等的滿話。至於我此番來，還不專在他救我的孩子的這樁事上。』因又寫了幾句道：『我們兩家，還多着這樣一層，是如此如此。便是這姑娘，我從他懷抱兒時候就見過，

算到如今，恰恰的十七年不曾見着。自他父親死後，更是不通音問。這些年，我隨處留心，逢人便問，總不得個消息；直到我這孩子到了淮安，說起路上的事來，我越想越是他，如今果然不錯。你看我若早幾日到，沒他母親這樁事，便難說話；再晚幾日，見不着他這個人，就有話也無處可說。如今不早不晚，恰恰的今日，我兩人相聚，這豈不是爲你報德湊的機緣？這真是上天監察他那片孝心，從前叫他自己造那番分救你我兩家的因，今日叫你我兩個結合救他一人的果，分明是天理人情的一樁公案。」天親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據此看去，明日的事，祇怕竟有個八分成局哩！」褚一官道：「豈但八分，十成都可保。」安老爺道：「這也難說，明日祇怕還得大大的費番唇舌；我們如今私場演官場，可就要串起這齣戲來了。」說着，那位姨奶奶送過茶來，大家喝着茶，那姨奶奶便湊到褚大娘子耳邊，噓噓了幾句。褚大娘子笑着，皺皺眉道：「咳，不用喇！」鄧九公道：「你們鬼鬼祟祟，又說些甚麼？」褚大娘子笑着說：「不用問了。」鄧九公這幾日，是時刻惦着十三妹，生怕他那邊有個甚麼岔兒，迫着要問。那姨奶奶忍不住，自己說道：「今兒個他二叔合大爺，他爺兒們不都住下麼？我想着他們都沒個尿壺，我把你老的那個刷出來了。你老要起夜，有我這馬桶呢！你跟我一堆兒撒不好呀？」姑奶奶可祇是笑，大家聽了，笑個不止。安公子忍不住，回過頭去，把茶噴了一地。鄧九公道：「很好，就是那麼着，你祇別來攪，就誤人家的事。」一時茶罷笑止。鄧九公道：「如今這個人的來歷，是澈底澄清的明白了。祇是老弟用何等妙計，能叫他照方才說得那樣遵教呢？」安老爺道：「從來祇聞定計報仇，不曾見過定計報恩，然而這個人的性情，非用條妙計，斷斷制他不住，制他不住，你我這報恩的心，也無從盡起。等我寫出一個節略來，大家商議。」說着就提筆，一條一條的寫了一大篇，便拿着鄧九公、褚家夫妻道：「我們此去，我不必講，自然是從送還這張彈弓說起。但是第一，祇愁他收了彈弓，不肯出來見我，便有話也沒處說了。明日卻請你爺兒三位，借樁事兒，分起先去。然後我再作恁般個行徑而來。到那裏，九兄，你卻如此如此說，我便如此如此說，卻勞動姑奶奶這般暗中的調度，便不愁他不出來見我了。及至看見着了，他還愁交代彈弓之後，我祇管問長問短，他卻一副冰冷的面孔，寡言寡笑，我縱然有話，從那裏說起，我便開口先問怎的一樁事，不愁他不還出個實在來。我聽了，便想作這般一個舉動，倘若推託，卻請九兄從旁如此如此的一團和，我便得又進一步，直入後堂了。及至到了裏面，我一面參靈禮拜，假如他還過禮，依然孝子一般，伏地不起，難道我好上前拉他起來，合我說話不成？卻得姑爺姑奶奶，一位如此的一周旋，這位再如彼的一指點，九兄又從中作個代東陪客，我就居然得高坐長談了。坐下我開口第一句，可便是這句

話，他絕不肯說到報仇原由，一定的用淡話支吾；但他一支吾，我第二句便是這句話。」安老爺說到這裏，褚一官道：「說是這等說，二叔，你老也得悠着來呀！」安老爺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恁的一激，怎生激得出他報仇的那句話來。」鄧九公道：「有理，不錯的就是這等不妨，便是他有甚話說，有我從中和解着。」安老爺道：「到那時節，倒用不着和解，你但如此如此作去，他自然沒話可說，但是這節關目，老兄，你可得作的像，我再如此用話一敲打，一定要叫他自己說出這句報仇的話來才能。」鄧九公道：「他始終不說也難。」安老爺道：「老兄，你要知他是好勝不過的人，怎肯被人譬着短處，有那等一句話在前頭，便不容他不說了。但是說誰說了，恁怎的問他那仇人的姓名，可休想他說出來了。問來問去，不等他說，我便一口道破。」鄧九公拍手道：「好！」安老爺道：「九兄，你真先贊好着，你須知他，又是這機警不過的人。這樁事，合那仇人的姓名，無一刻不橫在他心頭，卻又萬分的機密，防着泄露。忽然的被一個陌生人當面叫破，他如何不疑，難保不有一場大動作的。如此，此番卻得仗你老兄和解了。」鄧九公道：「便是這樣也不妨事。他雖是難纏，卻不橫作。你祇看他作過的那幾樁事，就是個樣子了。」安老爺道：「祇要成全了他，就你我吃此虧，也說不得。等過了這關，我卻把他那仇人的原委說來，這卻得大費一番唇舌，才平得他那口盛氣，等到把這事的原委說明，就是有證有據，共聞共見的事情，難道這怕他不信，一定要去報仇不成？」鄧九公道：「是呀到了這個場中，就算完了。」安老爺道：「完了未必呀！祇怕還有大未完在後頭呢。老兄，你切莫把他平日的那番俠烈，認作他的得意，他那條腸子是涼透了，那片心是橫絕了，也祇爲他父母這兩樁大事未完，弄成這等一個遊戲三昧的樣子。如今不幸，母親已是死了，再聽得父仇不消報了，可防他頓生他變，這倒是一樁要緊的關頭。」褚大娘子道：「不妨，那等我勸他。」安老爺道：「這豈是勸得轉的？你爺兒三個，祇要保護得他那一時的平地風波，此後的事，都是我的真成，祇消我如此如此，恁般恁般，一片說詞，管取他一片雄心俠氣，立地化成宛轉柔腸，好叫他向那快活場中安身立命也。」鄧九公聽完，不住點頭，嘆道：「老弟呀！愚兄闖了一輩子，沒服過人，今日遇見你老弟了，我算孫大聖見了唐長老，了你們念書的心裏，真有點子道理的。」說着，把那字紙撕成條兒，交與褚一官拿去燒了，以防洩露。安公子也便站起身來外面去坐。祇有褚大娘子祇管在那裏坐着，默默出神。安老爺道：「姑奶奶，怎麼沒話？難道你捨不得你那世妹還鄉不成？」褚大娘子道：「他這樣的還鄉，不強似他鄉流落，豈有不願意之理？祇是我方才通前徹後一想，這件事，二叔，你老人家料估得，防範得，計算得都不差，便是有想不到的，想過去的去處，有這大譜兒在這裏，臨

時都容易作。祇是你老人家，方才說的給我那十三妹妹子，安身立命這句話，究竟打算怎的給他安身？何不索性說來我們聽聽，也得放心。」安老爺道：「這不過等完事之後，給他說個門戶相對的婆家，選個才貌相當的女婿，便是他的安身立命了。姑奶奶，你還要怎樣？」褚大娘子道：「我卻有個見識在此。」因望着他父親，合安老爺，悄悄兒的道：「我想莫如把他如此這般的一辦，豈不更完成一段美事？」鄧九公道：「好哇，好哇！我怎的就沒想到這裏？老弟不必猶豫，就是這樣定了這事，咱們也在明日定規，從明日，起，掃地出門，愚兄一人包辦了。」安老爺連忙站起身來，向褚大娘子道：「賢姪女，我的心事，被你一口道着了。但是這樁事，大不容易。」因又向鄧九公道：「老哥哥，你明日切切不可提起，如提着一字，管取你我今日這片心神，都成畫餅，所關匪細，且作緩商。」這正是：

整頓金籠關玉鳳，安排寶鉢咒神龍。

安老爺鄧九公次日怎的去見那十三妹，下回書交代。

第十七回 隱名姓巧扮作西賓 借雕弓設計賺俠女

這回書緊接上回，表的是安老爺同公子到了褚家莊，會着鄧九公合褚家夫妻，說起那十三妹姑娘葬母之後，要單人獨騎，遠去報仇。他安鄧兩家，都受過十三妹從前相救之恩，正想答報，深慮那姑娘此去，輕身犯難，難免有此差錯，想要留住他，這番遠行，又料着那位姑娘，俠腸烈性，定是百折不回，斷非三兩句留得住他，因此大家密密的定了一條連環妙計。當下計議得妥當，安老爺同公子，便在褚家住下。褚家夫婦，把正房東院小小的幾間房子，收拾出來，請老爺公子住歇。這房子是個獨門獨院，原是褚一官設榻留賓之所。這晚褚一官便在外相陪，安老爺心中有事，天還沒亮，一覺醒來，在枕上聽得遠寺鐘敲，沿村雞唱，林鴉鶯雀，格磔弄晴，便聽得鄧九公在那裏催着那些前客長工們起來，打水熬粥，放牛羊，餵牲口，打掃莊院；接着就聽得掃葉聲，吐籠聲，桔槔聲，此唱彼和，大有那古桃源的風景。老爺公子，也就起來盥漱。鄧九公便過來陪坐。安老爺也道了昨日的奉擾。鄧九公道：「老弟，咱們也不用喝那早粥了；你姪女兒那裏，給你包的煮餃子也得了，咱們就趁早兒吃飯。」褚一官早張羅着送出飯來。又有老爺公子，要的小米麵窩窩頭，黃米麵烙糕子，大家飽餐一頓。吃過了飯，那太陽不過才上樹梢，早見隨緣兒拽着衣裳，提着馬鞭子，與

匆匆的跑進來。老爺問道：「路上沒甚麼人兒？你又跑在裏頭來做什麼？你來的時候，太太動身沒有？」隨緣兒說道：「奴才太太同大奶奶，已經到門了。昨夜店裏，才交四更裏頭，就催預備車，還是親家老爺攔說早呢！等到雞叫頭遍就動身來了。」公子聽說，連忙接了出去，老爺也陪鄧九公迎到莊門。褚大娘子同那位姨奶奶，帶了許多婆兒丫頭，也迎到前廳院子。大家遠遠的望見張姑娘，都覺詫異，祇道：「十三妹姑娘，怎生倒會了安太太同來了呢？」及至細看，才看出他合十三妹面目雖然相仿，精神迥不相同。一時大家相見，老爺迎着太太，一面走着，一面便問了一句道：「我昨日叫華忠說的東西趕上了不曾？」太太道：「得了，帶了來了。」老爺又道：「太太，想着可該如此？」太太道：「實在該的，祇是那裏補報的過人家來喇！」老爺道：「正是了，我們得盡一番心，目盡一番心。」鄧九公聽了這話，摸不着頭腦，但是人家兩口兒鉸家常，可怎好插嘴去問呢？祇得心中悶悶的猜度。說話間，大家一路穿過前廳，到了正房。這其間鄧九公見了安太太合張姑娘，自然該有一番應酬，安太太張姑娘，見了褚大娘子，也自然有一番親熱，那位姨奶奶，從中自然也該略略點綴，隨緣兒媳婦，也該拜見續姑婆，他家那些村婆兒，從不曾見過安太太這等旗裝打扮，更該有一番指點窺探。無如此時安老爺是忙着要講十三妹，安太太張姑娘是忙着要問十三妹，讀者是忙着要知十三妹，作者祇得一枝筆，寫不及八面的話，祇得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一筆勾消，作一個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的老例。那安太太合張姑娘，本是打了坐，尖來的，褚大娘子，卻又豐盛，備了一桌飯。太太不好卻他美意，祇得又隨意吃了些，他又叫人在外面，給那車馬跟人，煮的白肉，下得新麵，過水合漏，裏裏外外，上上下下，弄的亂亂，匆匆忙忙的吃了一頓飯，把個褚大娘子，忙了個手腳不閒，須臾飯罷，安老爺又囑咐太太合媳婦，祇在莊上相候，等自己見過十三妹，再叫人來送信，便同鄧九公，褚家夫婦，分了前後起身，迤邐往青雲山而來。十三妹自從他母親故後，算來已是第五日，祇剩明日一天。他是葬了母親，就要遠行去幹那報仇的大事。這日清早起來，便把那點薄薄家私，歸了三口箱子，一切陳設器具鋪墊，以至零星東西，都裝在櫃子裏，把些粗重傢伙，並罈子裏的鹹菜，缸裏的米，養的雞鴨，還有積下的幾十串錢，都散給看門的莊客長工，合近村平日服侍他母親的那些婦女，又把自己的隨身行李，放在手下，一切了當，覺得這事，作得海枯石爛，雲淨天空，何等乾淨解脫，胸中十分痛快。才得坐定，早見鄧九公走進門來，他便起身迎笑着道：「你老人家不說今日要歇半天兒嗎？怎的倒這麼早就來了？」鄧九公道：「我何嘗不要歇着，祇因惦记着那繩槓，怕他們弄的不妥當，咱們這裏難說不短人擡，都是些劣把，這是你老太太黃金入櫃，萬年的大事，要有一點兒不保重，

姑娘，我可就對不起你了；所以我要趁今早在莊上，看着打點好了；誰知昨日回去，見他們已經弄妥當了。我想祇有今日一天，明日是個半宿，這些遠村近鄰的，必來上上祭，怕沒工夫，繩槓既弄妥了，莫若趁今日咱們把他作好了，也看得臨時現成。你想是這麼着不是？」十三妹道：「這全仗你老人家，我再無可說了。」正說着，祇見褚大娘子也來了，跟着兩個老婆子，兩個笨漢，一個背着個鍋蓋，一個抱着個大包袱。姑娘望着他道：「這作甚麼呀？我這裏的東西，還嫌歸着不清楚呢，你又扛了這麼些東西來了。」褚大娘子道：「我想明日來的人必多，你得在靈前還禮，分不開身；張羅張羅人哪，歸着歸着屋子啊，那不得人呢？再就判這兩天了，知道你此去，咱們是一個月兩個月才見，我也合你親熱親熱，所以我帶了鍋蓋來，打算住下，省得一天一輪的跑。」姑娘道：「難爲你這等想得到。祇是歸着屋子，可算你誤了；不信，你看我一個人兒，一早的工夫，都歸着完了。」褚大娘子一看，果見滿屋裏都歸着了個清淨，箱子櫃子，都上了鎖；祇見坑上幾件鋪墊，合隨手應用的傢伙，不曾動。因問道：「你這可忙甚麼呢？你走後交給我給你歸着，還不放心哪？」姑娘道：「不是不放心。」因指着那箱子道：「這裏還剩我母親合我的幾件衣裳，母親的，我也不忍穿，我那顏色衣裳，又且暫穿着，放着白踏蹋了，你都拿去。你留下幾件，其餘的送你們姨奶奶。剩下破的爛的，都分散給你家那些媽媽們。各各星星的東西，都在這兩頂櫃子裏，你也叫人搬了去。不要緊的傢伙，我都給了。這裏照應服侍的人了，也算他們伺候我母親一場。」鄧九公聽見道：「姑娘，你幾天兒就回來，這些東西，難道回來就都用不着了？叫個人在這裏看着就得了，何必這等？」十三妹道：「不然，一則這裏與我的鞋腳兒，不好交在他們手裏。再說回來，難道我一個人兒，還在這山裏住不成？自然是跟了你老人家去。那時我短甚麼要甚麼，還怕你老人家不給我弄麼？」鄧九公道：「就是這樣，你也得帶些隨身行李走呀。」十三妹指着坑裏邊的東西說道：「你老人家看這一條馬褥子，一個小包袱，捲兒裏頭，還包着二三十兩碎銀子。再就是那把刀，那頭驢兒，便是我的行李了，還要甚麼？」鄧九公看他作的這等斬鋼截鐵，心裏想到昨日安老爺的話，真是大有見識，暗暗佩服。九公還要說話，褚大娘子怕他父親一陣嘮叨，露了馬腳，便攔他道：「你老人家不用合他說了，他說怎麼好，就怎麼好罷。我算纏不清我們這位小姑娘奶奶就完了。」十三妹聽了，這才歡歡喜喜的把鑰匙交給褚大娘子收了。說話間聽得門外一陣喧嘩，原來是褚一官，押了繩槓來了。祇見他進門，就叫道：「老爺子都來了，攔在那裏呀？」鄧九公道：「你把那大槓，擱在外頭，肩槓繩子墊子，都堆在這院子裏，你歇會子，咱們就作起來。」褚一官道：「還歇甚麼？大短的天，歸着歸着，咱們就動手啊。」說着出去。

便帶着人把那些東西都搬進來。早有在那裏幫忙的村婆兒們，泡了一大壺茶，攔在那裏。從來武不善作，鄧九公合褚一官便都摘了帽子，甩了大衣，盤上辮子，又在短衣上擦緊了腰，叫了四個人進來捆那繩槓。褚一官料理前頭，鄧九公照應後面，那四個長工裏頭，有一番原是擡槓的，團頭出身，祇因有一膀好力氣，認識鄧九公，便投在他莊上。祇聽他說怎樣的安耐磨兒，打底盤兒，拴腰攔兒，擡象鼻子，坐臥牛子，一口擡槓的行話。他翁婿兩個也幫着動手。十三妹祇合褚大娘子，站在一邊閒話，看着那口靈，略無一分悲戚留念的光景。鄧九公、褚一官正在那裏帶了四個工人，盤繩的盤繩，穿槓的穿槓，忙成一處。祇見一個莊客進來，望着褚一官說道：『少當家的，外頭有人找你老說話。』他爺兒三個，早明白是安老爺到了。祇見褚一官，一手揪着把繩，一腳踏着槓擡頭，合那莊客道：『有人找我說話，你沒看見我手裏做着活呢？有甚麼話，你叫他進來說不錯了。』莊客道：『不是這村兒的人哪。』褚一官道：『你瞧這個死心眼兒的，憑他是那村兒，便是咱們東西兩莊的人，誰沒到過這院子裏呢？』那莊客搖頭道：『哪，也不是咱莊兒上的呀，是個遠路來的。』褚一官道：『遠路來的，誰呀？』莊客道：『不認識他麼？我問他貴姓，他說你老見了，自然知道；他還問咱老爺子來着呢！』褚一官故意歪着頭，皺着眉道：『這是誰呢？他怎麼又會找到這個地方兒來呢？』那莊客道：『誰知道哇！』褚一官低了低頭，又問道：『你看看是怎麼個人兒呀？』那莊客道：『我看看祇怕他是咱們同行的爺們，我見他也背着像老爺子使的那麼個彈弓子麼？』褚一官又故意猜疑道：『你站住，同行裏沒這麼一個使彈弓子的呀！』說着，隔着那座靈位便叫了鄧九公一聲。鄧九公站在那棺材的後頭，看了兩個長工做活，越是褚一官這裏合人說話，他那裏越吵吵得緊。一會兒又是那股繩打鬆了，一會兒又是那個扣兒繞背弓了，自己上去攬着根繩子，縮那扣兒，用手撚了又撚，用腳踹了又踹，口裏還說道：『難為你還沖行家呢！到底兒劣把頭麼？』褚一官祇管合莊客說了那半日話，他總算沒聽見，直等褚一官叫了他一聲，他才擡起頭來問：『怎麼呀？』褚一官道：『你老人家知道咱們這親友裏頭有位使彈弓子的嗎？』他揚着頭想了想說：『有哇，走西口外的，在教馬三爺，他使彈弓子，你這會子想起甚麼來了？問這話。』褚一官道：『你老人家才沒聽見說嗎？』鄧九公道：『我祇顧做活，誰聽見你們說的是甚麼？』褚一官便故意把那莊客的話，又向他說了一遍。他道：『不就是馬三爺來了？』因問那莊客道：『這個人有多大年紀兒了？』莊客道：『看着有個五十歲光景。』鄧九公道：『這就不對了，馬三爺比我小一輪，有牛的，今年七十一，再他也歇馬兩三年了，這一向總沒見他送個書子來。這人還不知是有哇，是沒了呢？』說着，又合那工人囑道：

「你那套兒打那麼緊，回來怎麼穿肩槓啊？」更不合褚一官搭話。十三妹祇默的聽了半日，眼睛一轉，像是打動了來甚麼心事。讀者從來俗語說的再不錯，道是「無心人說話，祇怕有心人來聽。」何況是兩個有心的裝作個無心的，彼此一答一合說話，傍邊聽話的，又本是個有心人從無心中聽得心裏的一句話，憑他怎的聰明，有個不落圈套的麼？所以姑娘起先聽着鄧九公，褚一官合那莊客三人說話，還不在意，不過睜着兩隻小眼睛兒，撥燈兒撥燈兒的在一旁聽熱鬧。及至褚一官問出那句背着張彈弓的話，鄧九公又問出一句那背彈弓的人，約莫五十歲光景的話，正碰在心坎兒上。因向鄧九公道：「師傅，你老聽這豈不是那個話來了嗎？」鄧九公又裝了一個楞，說：「那話呀？」姑娘道：「瞧瞧你老人家，可了不得了，可是有點子真悔悔了。我前日交給你老人家那塊硯臺的時候，怎麼說的？」鄧九公道：「是啊！要果然是這樁事，可就算來的巧極了。一則那東西，是你一件家傳至寶；我如今又不出馬了，你走後，我留他也是無用，倒是你此次遠行帶去，是件擋槍的傢伙。就祇是這塊硯臺，偏偏的我前日又帶回二十八棵紅柳樹西莊兒上收起來了；如今人家交咱們的東西來，人家的東西咱倒一時交不出去，怎麼樣呢？」褚大娘子一旁說道：「那也不值甚麼！叫他姐夫出去，見見那個人，叫他把彈弓子留下，讓他到咱們東莊兒住兩天；等了人家完了事，再同了他到西莊兒取那塊硯臺給他，又有甚麼使不得的？」十三妹先說有理。鄧九公也合褚一官道：「也祇好這樣，姑爺，你就去見見他，留下那弓，我不耐煩出去了。」褚一官便丟下這裏的事，忙着穿衣服戴帽子。姑娘笑道：「一哥，你不用儘着打扮了，你祇管去見罷，管你一見就認得，還是你們個親戚兒呢。你收了那弓，可不必讓他進來。」褚一官道：「我的親戚兒，我從那裏來，這麼一門子親戚兒呀？」說着，穿戴好了，便出去見那人去。姑娘的這話，又從何而來呢？當日他同安公子、張金鳳在柳林話別的時候，原定安公子到了淮安，等他奶公華忠到後，打發華忠來送這彈弓，找着褚一官，轉找鄧九公取那硯臺。這姑娘又素知華忠合褚一官的前妻，是嫡親兒妹，如今聽說得這送彈弓的，正是個半百老頭兒，可不是華奶公是誰？因此鬧了這麼一句俏皮話兒。自己想：着這事祇有我一個人心裏明白，你們大家都在罈子胡同呢！不想褚一官出去沒半盞茶時，依然空手回來，一進屋門，光擰手道：「不行，不行，不但我不認得他，這個人來得有點子酸溜溜，還外帶着些累贅。我問了他，他說：『姓尹，從淮安來。』那弓合硯臺，倒說得對；及至我叫他先留下彈弓，他就鬧了一大篇子文謔謔，說要見你老人家。我說：『你老人家手底下有事，不得工夫。』他說：『那怕他就在樹陰兒底下候一候兒，都使得。』一定要見。」姑娘一聽，竟不是華奶公，便向鄧九公道：「不然，既在外等你，你老

人家就見他去。」祇聽鄧九公合褚一官道：「你不要把他攔在門兒外頭，把他約在這前廳裏，你且陪他坐着；等我作完了點活再出去。」褚一官去後不一時，這裏的櫃也弄得停妥。鄧九公才慢慢的擦臉，理順鬍子，穿戴衣帽。這個當兒，褚大娘子問姑娘道：「你方才說這人，怎的是我們的親戚？」姑娘道：「既然不是，何必提他？」褚大娘子道：「等回來老爺子出去見他，咱們倒偷眼瞧瞧，到底是個甚麼人兒。」姑娘也無不可。讀者，這書要照這等說起來，豈不是由着作者一枝筆，湊着上回連環計的話說，有個不針鋒相對的麼？便是這十三妹，難道是個傀儡人兒，也由着作者一枝筆，湊着上回的連環計的話說，有讀者，試想個十三妹本是個好動喜事的人，這其中又關着他自己一件家傳的至寶，心愛的兵器，再也要聽聽那人交代這件東西，西安公子是怎樣一番話，是褚大娘子不說這話，他也要去聽聽，何況又從旁邊等一挑，也有個不欣然樂從的理麼？鄧九公收拾完了出去，十三妹便也合褚大娘子躡足潛蹤的走到那前廳，後窗竊聽，又用簪子扎了兩個小窟窿，望外看着。祇見那人是個端正清奇，不胖不瘦的白白臉兒，一口微帶蒼白，疎疎落落的新髮，身穿一件行裝，頭上戴個金頂兒，桌子上放着一個藍氈帽罩，清奇厚重，斷不是個下人。」正想着，便見褚一官指着鄧九公合那人說道：「這就是我們舍親鄧九公太爺。」祇見那人站起身來，控背躬身，說：「小爺這廂有禮。」鄧九公也頂禮相還，大家歸坐，長工送上茶來。祇聽鄧九公道：「足下尊姓是尹，不敢動問大名，仙鄉那裏？」既承光降，怎的不到舍下，卻一直尋到這裏？又怎的知道我老拙在此？」忽見那人笑容可掬的答道：「小弟姓尹，名字叫作其明，北京大興人氏，合一位在旗的安學海安二老爺，是個至交朋友，因他分發河南，便同到淮安，幫他辦筆墨。」說到這裏，鄧九公稱了一句說：「原來是尹先生。」那人謙道：「不敢。」便說：「如今承我老東人，合少東人安驥的託付，託我把這彈弓，送到九公你的寶莊，先找着這位褚一爺，然後煩他引進見了尊駕，交還這張彈弓，還取一塊硯臺，便要向尊駕打探一位十三妹姑娘的住處，託我前去拜訪，不想我到了二十八棵紅柳樹賣莊上一問，說：「這褚一爺，搬到東莊兒上去了；連九公你也不在莊上，說不定那日回來。」及至跟尋到東莊，褚一爺又不在家，問他家莊客，又說：「有事去了，不得知道那裏去，早晚一定回來，因是家下無人，不好留客。」我就坐在對門一個野茶館兒裏等候。祇見道旁有兩個放羊的孩子，因為踢毬，一個輸了錢，一個不給錢，兩個打了個熱鬧喧闐。我左右閒着無事，把他兩個勸開，又給他幾文錢，就合他閒話。問起這羊是誰家的，他便指着那莊門，說

就是這褚家莊的。我因問起褚一爺那裏去了，他道：「跟了西莊兒的鄧老爺子進山，到石家去了。」我一想豈不是你二位都有下落，況又同在一處，我便向那放羊的孩子說：「你兩個誰帶我到山裏找他去，我再給你幾錢。」他道：「怕丟了羊回去挨打。」便將這山裏的方向村莊路徑門戶，都告訴我明白。我就依他說的，穿過兩個村子，尋着山口上來。果見這山崗上有個小村，村裏果然有這等一個黑漆門，到門一問，果是石家，果然你二位都在此。真是天緣幸會，就請收明這張彈弓，把那塊硯臺交付小弟，更求將那位十三妹姑娘的住處說明，我還要趕路。」鄧九公道：「原來先生已經到了我兩家舍下着實的失迎。這彈弓合硯臺的話，說來都對，祇是那塊硯臺，卻一時不在手下，在我舍下收着。今日你我見着了，祇管把弓先留下。這兩天我老拙忙些個不得回家，便請足下在東莊住兩天，等我的事一完，就同你到二十八棵紅柳樹取那塊硯臺，當面交付，萬無一失。那位姑娘的住處，你不必打聽，也不必去找，便找到那裏，他非等閒不見外人，有甚麼話告訴我一樣。」祇見那尹先生聽了這話，沉了一沉，說：「這話卻不敢奉命，我老少東人交付我這件東西的時候，原說憑弓取硯，憑硯付弓。如今硯臺不會到手，這弓怎好交代？」鄧九公哈哈的笑道：「先生，你我雖是初交，你外面詢一詢鄧某，也頗頗的有些微名，況我這樣年紀，難道還賺你這張彈弓不成？」那先生道：「非此之謂也，這張彈弓，我東人常向我說起，就是方才提的那位十三妹姑娘的東西，這姑娘是一個大孝大義，至仁至勇的豪傑，曾用這張彈弓救過他全家性命。因此他家把這位姑娘設了一個長生祿位牌兒，朝夕禮拜，香花供養，這張彈弓便供在那牌位的前頭，是何等的珍重。因看得我是泰山一般的朋友，才肯把這東西託付於我。他既爲知己者託，我就不能不多加一層小心。再說我同我這東人，一路北來，由大道上分手時節，約定他今日護着家眷，投在平悅來老店住下等我。我由桐口岔路到此，完了他這樁事體，今晚還要趕到店中相見。倘使我在此住上兩天，累他花費些店用車腳，還是小事，可不使他父子懸望，覺得我於事荒唐，如今既是硯臺不在手下，我倒有個道理，小弟此來，祇愁見不着二位，既見着了，何愁這兩件東西交代不清。我如今暫且告辭，趕回店中，告明原故，我們索性在悅來店住下，等上兩天，待九太爺你的公忙完了，我再到二十八棵紅柳樹寶莊相見，將這兩件東西當面交代明白。這叫作「一手託兩家，就遲不就錯。」至於那十三妹姑娘的住處，到底還求見教。」說罷，拿起那帽罩子來，就有個忽忽要走的樣子。姑娘在窗外看見急了，你道他急着何來？書裏交代過的，一張弓，原是他刻不可離的一件東西。正因他母親已故，急於要去遠報父讎，正等這張弓應用，卻不知安公子何日才得着人送還，不能久候，所以才留給鄧九公。如今恰

恰的不曾動身，這個東西送上門來，楚弓楚得，豈有再容他已來復去的理？因此聽了那尹先生的話，生怕鄧九公留他不住，便隔窗說道：『九師傅，莫放先生走，待我自己出來見他。』不想這第一寶，就被那位假尹先生壓着了。鄧九公正在那裏說：『且住，我們再作商量。』聽得姑娘要自己出來，便說：『這更好了，人家本主兒出來了。』說着，十三妹早已進了前廳後門。那尹先生站起來，故作驚訝問道：『此位何人？』一面留神，上下把姑娘一打量，祇見雖然出落得花容月貌，好一似野鶴閒雲，那嫩而白的面龐兒，還彷彿認得出來，一眼就早看見了他左右鬢角處必正的那兩點硃砂痣。鄧九公指了指姑娘道：『這便是你先生方才問的那位十三妹姑娘。』那先生又故作驚喜道：『原來這就是十三妹姑娘，我尹其明今日無意中，見着這位脂粉英雄，巾幗豪傑，真是人生快事！祇是怎的這樣湊巧，這位姑娘也在此？』褚一官笑道：『怎麼也在此呢？這就是人家的家麼？』假尹先生又故作省悟道：『原來這就是姑娘府上，我祇聽那放羊的孩子說，甚麼石家石家，我祇道是一個姓石的人家。既是見着姑娘，就是有了蒼蒼，不須忙走着了。』說罷，便向姑娘執手鞠躬行了個半禮；姑娘也連忙把身一閃，萬福相還。尹先生道：『我東人安家父子，曾說果得見着姑娘，囑我先替他多多拜上，說他現因護看家眷，不得分身，容他送了家眷到京，還要親來拜謝。他又道：「姑娘是位施恩不望報的英雄，況又是輕年閨秀，定不肯受禮。」說有位尊堂老太太，囑我務求一見，替他下個全禮，便同拜謝了姑娘一般。老太太一定在內堂，望姑娘叫人通報一聲，容我尹其明代東叩謝。』姑娘聽了這話，答道：『先生，你問家母麼？不幸去世了。』尹先生聽了，先跌一跌腳，說道：『怎生老太太竟仙遊了？咳！可惜我東人父子一片誠心，不知要怎生般把你家這位老太太，安葬會逢，略盡他答報的心。如今他老人家倒先辭世，姑娘你這番救命恩情，叫他何處答報？不信我尹其明連一拜之緣，也不會修得也罷。請問尊堂葬在那裏，待我墳前一拜，也不枉走這一輪。』姑娘才要答言，鄧九公接口道：『沒有葬呢？就在後堂停着呢。』尹先生道：『如此就待我拿了這張彈弓，靈前拜祝一番，也好同我東人的話。』說着，往裏就走。姑娘忙攔道：『先生素昧平生，寒門不敢當此大禮。』說完了，搭撒着兩個眼皮兒；那小臉兒綳的，比貼緊了的笛子膜兒的還緊。鄧九公把鬍子一綽，說：『姑娘這話可不是這麼說了，俗語怎說的，「有錢難買靈前弔」，這可不當作女兒的推辭。再說這尹先生他受人之託，必當終人之事，也得讓他交得個排場去。』說着，便叫褚一官過來道：『你先去把香燭點起來。姑娘也請進去候着，還禮，等裏頭齊備了，我再陪進去。』姑娘一想這彈弓來了，就讓他進去，靈前一拜何妨，應了一聲，回身走進，褚一官也忙忙的去預備香燭。這個當兒，鄧九公暗暗的用那

大巴掌，把老爺肩上拍了一把，又攏着四指，把個老壯兒大拇指頭，伸得直挺挺的，滿臉是笑，卻口無一言；言外說你真是個好的，都被你料估着了。不一時，褚一官出來相請，那位假尹先生，真安老爺，同了鄧九公進去。祇見裏面是小小的三間兩捲房子。前一捲三間，通連左右兩鋪，靠窗南炕；後一捲一明兩暗。前後捲的堂屋，卻又通連，那口靈就拱在堂屋正中。姑娘跪在靈石，候着遠禮。早見那褚大娘子站在他身後照料。安老爺走到靈前，褚一官送上檀香。安老爺恭恭敬敬的拈了三撮香，然後褪下那張彈弓，雙手捧着，含了兩泡眼淚，對靈祝告道：「啊！老：老太太，我：阿唏唏唏唏唏，尹其明。」姑娘看了，心中早有些不耐煩起來，想道：「這先生一定有些甚麼症候，他這滿口裏不倫不類祝贊的是些甚麼？他又從那裏來的這副急淚，好不可笑可憐。」姑娘那裏知安老爺此刻心裏的苦楚！大凡人生在世，挺着一條身子，合世間上恆河沙數的人打交道，那怕忠孝節義，都有假的，獨有自己合自己打起交道來，這「喜怒哀樂」四個字，是個貨真價實的生意，斷假不來。這四個字含而未發，便是天性；發皆中節，便是人情。世上沒有不循天性人情的「喜怒哀樂」；「喜怒哀樂」離了天性人情，那位朋友，可就離人遠了。這顆頭兒，自從被朱孝亭先生咬破了之後，人斷逃不出這兩句話去。安老爺是個天性人情裏的人，此時見了十三妹他家老太太這個靈位，先想起合他祖父的累代交情，又感動他搭救公子的一段恩義，更看看他一個女孩兒家，一身落魄，四海無家，不覺動了真的了。所以未曾開口，先說了一個「啊」字的發語詞，緊接一個「老」字意思，要叫老弟婦；及至那「老」字出了口，一想使不得，無論此時我暫作尹其明，不好稱他老弟婦，就便我依然作安學海，這等沒頭沒腦的稱他聲老弟婦，這姑娘也斷不知因由，就連忙改口稱了聲老太太，緊接着自己稱名祝告，意思就要說：「我安學海。」一想更使不得。這一個真名道出來，今日的事，章法全亂了。幸而那「安」字同「啊」字一個字母，納音轉韻，轉作個「阿」字，就跟著字母接了個「唏唏唏唏唏」，作了個噓唏悲切之聲。故連忙改說：「我尹其明受了我老少東人的託付來尋訪合愛姑娘，拜謝老太太，送這張離弓，取那塊端硯，我東人曾說，倘得見面，命我稱着他父子安學海，安驥的名字，替他竭誠拜謝，還有許多肺腑之談，不想老太太呀！你已騎鶴西歸，叫我向誰說起，所喜你的音塵雖遠，神靈尚在，待我默祝一遍，望察微表，老太太你可受我一拜。」祝罷，把那張彈弓供在桌兒上，退下來肅整威儀，拜了三拜，淚如泉湧，姑娘還着禮，暗道：「他可嘮叨完了，彈弓兒是留下的了，這大概是沒甚麼累贅了，索性我等他出去，我再起來。」誰想這個當兒，偏偏的走過一個禮儀透熟的禮生來，便是褚大娘子，把他攏了一把，說：「姑娘起來，朝上謝客。」不由分說攏到當地，又拉了一

個坐褥，鋪在地下，說：「尹先生，我們姑娘在這裏叩謝了。」姑娘祇得向上磕下頭去。那先生連忙把身子一背，避而不受，也不答拜。你道這是爲何？原來這是因爲他是替死者磕頭，不但不敢受，並且不敢受，是個極有講究的古禮。姑娘磕頭起來，正等着送客，這個當兒，可巧又走過一個積伶不過的茶司務來，便是褚一官，手裏拿着一個盤兒，托着三碗茶說：「尹先生，我們姑娘是孝家，不親遞茶了。」他便把尹先生的一碗安在西間南坑上首，下首又給鄧九公安了一碗，還剩一碗，便放在靠北壁子地桌下首，說：「姑娘這裏陪。」姑娘此時，無論怎樣斷不好說：「你們外頭喝茶去罷。」怎當那鄧九公又儘在那裏讓先生上坐。祇見那先生並不謙讓，轉過去坐定，開口便問道：「這位老太太，想是早過終七了？」鄧九公道：「那裏等我算算。」說着，屈着指頭道：「五兒，六兒，七兒，八兒，九兒，今日才第五天，明日一宿，後日就擡埋入土了！」姑娘正嫌鄧九公何必合他絮煩這些話，祇見那先生望着姑娘，把眼神兒一定，說：「難道今日是第五天？我聞古禮，殮而成服，既葬而除。如今才得五天，既不是除服日期，況且大殮已經五天，又斷不至於作不成一領孝服；這姑娘怎的不穿孝？」罷了，姑娘心裏真沒防他問到這句，又不肯說：「我因爲忙着要去報仇，不及穿孝。」尤其不好說：「你管我呢！」祇管支吾道：「此地風俗，向來如此。」那先生說道：「咿！豈有此理？雖說一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冠婚喪祭，各省不得一樣，這兒女爲父母成服，自天子以至庶人，無貴賤一也。怎講得此地向來如此起來？」姑娘道：「此地既然如此，我也祇得是隨鄉兒入鄉兒了。」那先生道：「呀！豈有此理？縱說這窮山僻壤，不知禮教，有了姑娘你這等一個人在此，正該作個榜樣，化民成俗；怎倒說起這隨鄉入鄉的話來？這等看來，一聞名不如見面，」這句話古人真不我欺。據我那小東人說來，十三妹姑娘怎的個孝義，怎的個英雄，我那老東人以耳爲目，便輕信了這話；而今如此，據我尹其明看來，也祇不過是個尋常女子。祇是我尹其明是個傲骨，四海交遊，何嘗輕易下禮於人，今日倒累我揖了又揖，拜了又拜，小東人，你好沒胸襟，沒眼力，累我枉走這一趟，我尹其明此番來得錯矣！」讀者，你看十三妹那等俠氣雄心，兼人好勝的一個人，如何肯認尋常女子這個名目？無如報仇這樁事，自己打算着要萬分愼密；不穿孝這樁事，自己也知道是一時權宜；其實爲去報仇，所以才不穿孝，兩樁事仍是一樁事，祇因說不出口，轉覺對不住人。卻又一片深心，打了個呼牛亦可，呼馬亦可的主意，任是誰說甚麼，我祇拿定主意，幹我的大事去。不想這位尹先生，是話不說，單單的輕描淡寫的，給他加上了「尋常女子」這等四個大字，可斷忍耐不住了。祇見他一手扶了桌子，把胸脯兒一挺，才得說話，不防這邊邊的一聲，把桌子一拍，鄧九公先翻了說：「喂！尹先生，你這人，好沒

趣呀！拿了這張彈弓，我說留下，你又不留；你說要走，你又不走，倒像誰要拐你物似的。及至人家本主出來了，你交了你的彈弓，就完了事了，又替你東人參的是甚麼靈。是我多了句嘴，讓你進來，人家謝客遞茶讓坐，是人家孝家的禮數。你是懂的就應該避出去，不出去，坐了也罷了；人家穿孝不穿孝，可與你甚麼相干？用你東瓜茄子陳穀子爛芝麻的，鬧這些累贅呀！那尹先生道：『我講的是禮，禮教天下，大概於禮不合，天下人都講得，難道我到了你們這不講禮的地方，也隨鄉入鄉，跟你們不講禮起來不成？』一句話，鄧九公索性站起來了說：『咄！姓尹的，你莫要撒野呀！不是我作老的口割，你也是吃人的稀的，拿人的乾的，不過一個坐着的奴才罷咧！你可切莫拿出你那外府州縣衙門裏的，吹六房，詐三班的款兒來。好便好，不然，叫你先吃我一頓精窄頭去。』那尹先生聽下，安然坐在這裏不動。祇見他揚着個臉兒，望了鄧九公道：『我尹其明一介儒生，手無縛雞之力，也不敢妄稱作英雄豪傑，卻也頗頗見過幾個英雄豪傑。今日因這樁事，這句話，卻你這頓拳頭，倒也見得過天下的英雄豪傑。』說着，把脖頸兒一低，膀兒一鬆，說：『領教。』姑娘在旁一看，說：『這是塊魔，不可合他鬻作。』因攔鄧九公道：『師傅不必如此，他是客，你我是主，使打兩拳，也不值一笑。況他以禮而來，尤其不可使他藉口，他既滿口的講禮，你我便合他講禮；等他講不過禮去，再給他個利害不遲。』鄧九公道：『姑娘，你不見是我讓進他來的嗎？他這裏叫我受着窄呢。』一面說着，一面依舊坐下，帽子也摘了，拿一隻大寬的袖子扇着，就氣得他啣啾啾的，直作了個手眼身法步，一絲不剩，姑娘勸住了鄧九公，也就歸座。先看了那先生一眼，祇見他手撚着幾根小鬍子兒，微微而笑。姑娘納着氣，從容問道：『尹先生，我先請教，你從那處見得我是個尋常女子？』那先生道：『尋常者，對英雄豪傑而言也。英雄豪傑，本是忠孝節義，母死不知成服，其爲孝也，安在這便叫做尋常女子？』姑娘聽了這話，口裏欲待不合他爭辯，奈心裏那點兼人好勝的性兒，不准不合他辯。便又問道：『我再請教這盡孝的上頭，父親母親，那一邊兒重？』尹先生沉吟一會道：『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其重一也。這話卻又有兩講。』姑娘道：『怎的個兩講呢？』尹先生說：『你們女子，有同母親共得的事，同父親共不得；有合母親說得的話，合父親說不得，這叫作「父道尊，母道親」，看得親，自然看得重。據此一說，未免覺得母親重。』姑娘道：『那一說呢？』尹先生道：『一個人有生母，便許有繼母；有嫡母，便許有庶母；推而至於養母慈母，事非常有。凡這生繼嫡庶，皆母也，所謂坤道也，地道也，講到父親，天道也，乾道也，乾道大生，坤道廣生，看得大，更該看得重。據此一說，自然應是父親更重。』姑娘道：『你原來也知道父親更重，我還要請教這盡孝的事情上頭，爲親穿孝，爲親報仇，那一樁要』

緊？」尹先生連忙答道：「這何消問得，自然是報仇要緊。拿爲親穿孝論，假如遇着軍事，正在軍興旁午，也祇得墨經從戎，回籍成服。假如身在官場，有個丁憂在先，聞訃在後，也祇得聞訃成服。便是爲人子女，不幸遇着大故，立刻穿上一身孝，難道釋服後，便算完了事了不成？你祇看那大舜的大孝，終身慕父母，以至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便不穿那身孝，他心裏又何嘗一時一刻，忘了那個「孝」字，所以叫作喪服外除。外除者，明乎其終身夫嘗內除也。這是椿終身無窮無盡，有工夫作的事。至於爲親報仇，所謂「父仇不共戴天」，豈容片刻隱忍，但得個機會，正用着那「守如處女，出如脫兔」的兩句話，要作得迅雷不及掩耳，其間不容髮，否則機會一失，此生還怎生補行得來？豈不是終天大恨，何況這報仇，正是盡孝，自然報仇，更加要緊。」姑娘道：「原來你也知道報仇更加要緊，這等說起來，我還不至於落到個尋常女子。」尹先生道：「這話我就不解了，難道姑娘這等一個孝義女子，還有人合姑娘結仇不成？」姑娘這個當兒，一肚子的話，傾倒出來了，「尋常女子」四個字，是擺脫開了，理足抓住了，憑他絮絮的問，祇鼓着個小顛幫子兒，一聲兒不響。問來問去，把個鄧九公問煩了，說道：「我真沒這麼大工夫，合你說話，不說罷，我又驚的慌。人家這位姑娘，有殺父大仇，祇因老母在堂，不曾報得，如今不幸他老太太去世了，故此他顧不得穿孝守靈，到了首七葬母之後，就要去報仇。這話你明白了？」尹先生道：「哦，原來如此，這段隱情，我尹其明那裏曉得，祇是我還要請教：姑娘這等一身本領，這仇人是個何等樣人，姓甚名誰，有多大膽，敢來合姑娘作對？」鄧九公道：「這個我不知道。」尹先生道：「老翁，我方才見你二位稱呼，有個師生之誼，豈有不知之理？」鄧九公道：「我不能像你相干的也問，不相干的也問，問得的也問，問不得的也問，人家報仇，與你何干？我沒問，我不知道。」尹先生道：「報仇的這樁事，是椿光明磊落，見得天地鬼神的事，何須；等狗盜雞鳴，遮遮掩掩。況且英雄作事，要取那人的性命，正要叫那人知些風聲，任他怎的個心機手段，我一定要手到功成。這仇才報得痛快。這位鄧老翁大約是年紀來了，暮氣至矣，也未必領略到此。姑娘，你何不把這仇人的姓名，說與尹其明聽聽，大家痛快痛快。」姑娘此時，假使依然給他個老不開口，那位尹先生，也就入不進話去了。無奈聽着他這幾句話，來得高超，且暗暗有個非薄自己的意思，又動了個不服氣，便冷笑了一聲道：「我的仇人，與你何干？要你痛快，我便說了他的姓名，你聽了，也不過把舌頭伸上一伸，頸兒縮上一縮，又知道他何用？」那尹先生搖着頭道：「姑娘，你也莫過於小看了我尹其明，我雖不會長鎗大戟，不知走壁飛簷，也頗頗有些肝膽，或者聽了你那仇人姓名，不到得伸舌縮頸，轉給你出一臂之力，展半籌之謀，也不見得。」姑娘道：「惹

厭。」那尹先生聽到「惹厭」兩個字，他便呼哈哈大笑說：「姑娘，你既苦苦不肯說，倒等我尹其明，索性惹你一場大厭，替你說出那仇人的姓名來，你可切莫着惱。」姑娘聽他說得這等離離奇奇，閃閃爍爍，倒疑忌起來道：「你說？」那尹先生疊兩個指頭說道：「你那仇人，正是現在經略七省，掛九頭鐵獅子印，禿頭無字大將軍紀獻唐！你道我說的錯也不錯？」他說完這句，定睛看着那十三妹姑娘，要看他怎生個動作。祇見那十三妹聽了這話，頰頰邊起兩朵紅雲，眉宇間橫一團青氣，一步跨上坑去，拿起那把雁翎寶刀，拔將出來，翻身跳在當地，一聲斷喝說道：「咄！你那人聽着，我看你也不是甚麼尹七明，尹八明，你定是紀獻唐那賊的私人，不曉得在那裏怎生賺得這張彈弓，喬裝打扮前來探我的行藏，作個說客，你不會生得眼睛，須是生着耳朵，也要打聽打聽你姑娘，可是怕你來探的，可是你說得動的。你快快說出實話，我還佛眼相看，若少遲延，哼！哼！尹其明，祇怕我這三間小小茅簷，你闖得進來，叫你飛不出去！」這正是：

不會項下解金鈴，早聽山頭哮猛虎。

那十三妹合那假尹先生，真安老爺怎的個開交，卜回書交代。

第十八回 假西賓高談紀府案 真孝女快慰兩親靈

這回書接連上回，講得是十三妹，他見那位尹先生，一口道破他仇人紀獻唐姓名，心下一想：「我這事自來無人曉得，縱然有人曉得紀獻唐，那斷勢焰薰天，人避他還怕避不及，誰肯無端的將這虎鬚提着他的名字，來問這等不相干的閒事？」又見那尹先生言語之間，雖是滿口稱揚，暗中卻大有菲薄之意，便疑到是紀獻唐放他母女不過，不知從那裏，怎生賺了這張彈弓，差這人來打聽他的行藏，作個說客。正是仇人相見，分外眼明，登時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掣那把刀在手裏，便要取那假西賓的性命。不想這着棋，可又叫安老爺先料着了。那鄧九公是昨日合老爺，搭就了的伏地扣子，見姑娘手執倭刀，站在當地，指定安老爺，大聲吆喝，忙轉過身來，兩隻胳膊一橫，迎面攔住說道：「姑娘，這是怎麼說？你方才怎麼勸我來着？」正在那裏勸解，褚大娘子過來一把，把姑娘扯住道：「這怎麼索性刀兒鎗兒的鬧起來了？我也不知道你們這些甚麼紀獻唐的啊，灌餡兒糖的事，憑他是什麼糖，也得慢慢兒的問個才白口清，再說呀！怎麼就講拿刀動杖呢？就讓你這時候一刀，把他殺了，這件事難道就算明白了不成？沒

鬧麼，坐下罷！」說着，把姑娘推到原坐的那個座上坐下。姑娘這才一回手，把那把刀，倚在身後墜子跟前，看了看右邊，有根棹棧兒，攏着手，便提起來，回手倚在左邊。鄧九公便去陪攀那位尹先生，又叫褚一官張羅揀茶。這個當兒，姑娘提着一副眼神兒，又向那先生喝了一聲道：「講。」那尹先生且不答話，依然坐在那裏乾笑。姑娘道：「你話又不講，祇是作這狂態，笑些甚麼快講？」尹先生道：「我不笑別的，我笑你倒底要算一個尋常女子。」鄧九公道：「喂，先生，你這也來得過過分了，怎麼這句又來了呢？」那先生也不合他分辯，望着十三妹道：「你未從開口說這句話，心裏也該想想你那仇人，朝廷給他的是何等威權，他自己是何等腳色，況他那裏雄兵十萬，甲士千員，猛將如雲，謀臣似雨，慢說別的，祇他那幕中那幾個參謀，真正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深明韜略，廣有機謀，就是他帳下那班奔走的健兒，也是一個個有飛空躡壁之能，虎跳龍拿之技。他果然要探你的行藏，差那一個來了，不了事，單單的要用着我這等一個推不轉，撥不動的尹其明，祇這些小機關，你尙且見不到此，要費無限狐疑，豈不可笑？」姑娘聽了這話，低頭一想：「這裏頭卻有這麼個理兒，我方才這一陣鬧，敢鬧的有些孟浪。雖然如此，我輸了理，可不輸氣；輸了氣，也不輸嘴，且翻打他一把，倒問他。」因問道：「你既不是那紀賊的私人，怎的曉得他是我的仇家，也要說個明白。」那先生道：「你且莫問我怎麼曉得他是你的仇家，你先說他到底可是你的仇家，不是你的仇家？」這句話，姑娘要簡捷着答應一個「是」字，就完了；那又不算輸了氣了嗎？他便把那話變了個相兒，倒問着：「人家說是便怎麼樣？」那先生道：「我說的果然不是，倒也不消行下再談，既然是他這段仇，你早該去報，直等到今日，卻是可惜報得遲了，我勸你早早的打斷了這個念頭。你要不聽我這良言，祇怕你到了那裏，莫講取不得他的首級，就休想動他一根毫毛。這等的路遠山遙，可不白白的吃了一場辛苦？」姑娘道：「那紀賊就你說的這等利害，想就因你講的他那等威權，那等腳色，覺得我動不得他？」先生道：「非也；以姑娘的這樣志氣，那怕他怎樣的威權，怎樣的腳色？」姑娘又道：「然則便因你說的他那猛將如雲，謀臣似雨，覺得我動不得他？」先生道：「也不然；以姑娘的本領，又何怕他甚麼猛將甚麼謀臣！我方才攔你，不必吃這場辛苦，不是說怕你報不了這仇，是說這仇用不着你報，早有一位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的蓋世英雄，替你報了仇去了。」姑娘道：「夢話！我這段冤仇，從來不曾向人提過，就我這師傅面前，也是前日才得說起，外人怎的得知？況如今世上那有恁般大英雄，作這等大事？」尹先生道：「姑娘，你且莫自負不凡，把天下英雄，一筆抹倒。要知泰山雖高，更有天山袋海之外，還有渤海，我若說起這位英雄來，祇怕你倒要嚇得把舌頭一伸，頸兒一縮哩！」姑娘

聽了這話，心下暗想道：「不信世間有這等人；我怎的會不曉得？我且聽聽他，端的說出個甚麼人來，有甚對證，再合他講。」便道：「我倒要聽聽這位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的英雄。」那先生道：「姑娘，你坐穩着，我說的這位蓋世英雄，便是當今九五之尊，龍飛天子。」姑娘聽了，從鼻子裏哼了一聲說：「豈有此理，尤其夢話，萬歲爺怎的曉得我有這段奇冤，於我一個小小民女，報起仇來？」尹先生道：「你要知道這話的原故，竟抵得一回評書；你且少安毋躁，等我把始末因由，細演一番，你聽了，才知我說的不是夢話。」姑娘此刻，祇管心裏不服氣，不知怎的耳朵裏聽了這一路的話，覺得對胃脘，漸漸臉兒上，也就和平起來，口兒裏也就乖滑起來，陪了個笑兒，叫了個先生說：「既然如此，倒望你莫嫌絮煩，詳細說與我們知道。」讀者，你大家卻莫把那假尹先生，真安老爺說的這段話，認作個撥騙十三妹的文章，這紀獻唐，卻實實的是個有來處的人，祇可惜他昧了天理人情，壞了兒女心腸，送了英雄性命，弄到沒去處去。這其中還包括着一個出奇的奇事，並且還不是無根之談，說起來，真個抵得一回評話。祇是這回評話的彎子，可遠透了此。讀者，且莫急急慌慌的要聽那十三妹到底怎的個歸着，待作者把紀獻唐的始末原由，描寫出來；那十三妹的根兒，帶兒，枝兒，葉兒，自然都明白了。你道，這話從何說起？原來書中表的那經略七省，掛九頭獅子鐵印，禿頭無字大將軍紀獻唐，他也是漢軍人氏。他的太翁紀延壽，內任侍郎，外任巡撫，後來因這紀獻唐的累次軍功，加銜尙書，晉贈太傅，人稱他是紀太傅。這紀太傅生了兩個兒子，長叫紀望唐，次叫紀獻唐。紀獻唐也生兩個兒子，一叫紀成武，一叫紀成文。那紀望唐自幼恪遵庭訓，循分守理，素志讀書。那紀獻唐，當他太夫人人生他這晚，忽然當院裏起了一陣狂風，那風刮得走石飛砂，偃草拔木，連門窗戶壁，都撼得及岌的搖動，風過處，他人夫人正要分婉，恍惚中見一隻吊睛白額黑虎，攢進房來，吃了一驚。恰好這紀獻唐，離懷落地，收生婆收裹起來，祇聽他哭得聲音洪亮，只是相貌魁梧，到了五六歲上，識字讀書，聰明出眾，祇是生成一個傑騫不馴的性子，頑劣異常，淘氣起來，莫說平人說他，勸他不聽；有時父兄的教訓，他也不甚在意。年交七歲，紀太傅便送他到學房，隨哥哥讀書。那先生是位老儒，見他一目十行，到口成誦，到十一二歲，便把經書念完，大是穎悟，便叫他隨了哥哥，聽着講書。祇是他心地雖然靈通，性情卻欠淳靜，才略略有些知覺，便要搭駁先生，那先生往往就被他問得無話可講。一日，那先生開講中庸，開卷便是「天命之謂性」一章，先生見了那沒頭沒腦，闕空而來的十五個大字，正不知從那裏開口，才入得進這「中庸」兩個字去。祇得先看了一遍高頭講章，照着那講章，往下敷衍半日，才得講完。他便問道：「先生講的「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

這句話，我懂了。下面「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五常健順之德，」難道那物也曉得五常仁義禮智信不成？「生瞪着眼睛，向他道：『物怎麼不曉得五常？那羊跪乳，鳥反哺，豈不是仁？獬觸邪，鶯求友，豈不是義？獮知祭，雁成行，豈不是禮？狐聽冰，鶻營巢，豈不是智？犬守夜，雞司晨，豈不是信？』」的說得物不曉得五常？」先生這句話，本也誤於朱子，講得有些牽強。他便說道：「照先生這等講起來，那下文的「人物各得其性之自然，」一直說到「則謂之教，禮樂刑政之屬是也，」難道那禽獸也曉得禮樂刑政不成？」一句話，把先生問急了，說道：「依註講解，祇管胡纏。人爲萬物之靈，人與物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有甚麼誤？」聽了哈哈大笑說：「照這等講起來，先生也是個人，假如我如今不叫你，你個老物兒，你答應不答應？」先生登時大怒，氣得渾身亂抖，大聲喊道：「豈有此理！將人比畜，放肆！放肆！我要打了。」拿起戒尺來，才要拉他的手，早被他一把奪過來，扔在當地，說道：「甚嗎？你敢打二爺！二爺可是你打得的？照你這樣的先生，叫作通稱，本是教書匠，到處都能雇得來。打不成我，先教你吃我一腳吧！」照着那先生的腿窩子，就是一腳，把先生踢了個大仰爬，便就倒在當地。紀望唐見了，趕緊攙起先生來，一面喝禁兄弟，不得無禮。祇是他那裏肯受教，還在那裏頂撞先生。先生道：「反了！反了！要辭館了。」正在鬧得煙霧塵天，恰巧紀太傅，送客出來聽見。送客走後，連忙進書房來，問起原由，才再三的與先生陪禮，又把兒子着實責了一頓，說：「還求先生以不屑教誨教訓之。」那先生搖手道：「不！大人，我們賓東相處多年，君子絕交，不出惡聲，晚生也不願這等不歡而散；既蒙苦苦相留，只好單這大令郎，作我個陳蔡及門；你這個二令郎，憑你另請高明，倘還叫他由也升堂起來，我祇得不脫冕而行矣。」紀太傅聽說無法，便留紀望唐一人課讀，打算給紀獻唐另請一位先生，叫他兄弟兩個，各從一師受業。但是爲子擇師，這樁事也非容易，更兼那紀太傅，每日上朝進習，不得在家。他家太夫人又身在內堂，照應不到外面的事。這個當兒，這紀獻唐離開書房，一似溜了繩的野馬，益發淘氣得無法無天。紀府又本是個巨族，祇那些家人孩子，就有一二十個。他便把這般孩子，都聚在一處，不是練着揮拳弄棒，便是學着打仗衝鋒，大家頑耍。那時國初時候，大凡旗人家裏，都還有幾名家將，與如今使雇工的家人不同。那些家將，也都曾些擻跤打拳，馬鎗步箭，桿子單刀，跳高爬繩的本領，所以從前打噴嚏吐的時候，曾經調過八旗大員家的庫圖勒兵。這項人便叫作家將。紀府上的幾個家將裏面，有一名教帥，見他家二爺，好這些武藝，便逐件的指點起來。他聽得越發高興，就置辦了許多桿子單刀之類，合那羣孩子，每日練習，又用磚瓦一堆堆的堆起，作個五花陣，八卦陣。雖說是個頑惹兒，也講究個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以至怎的五

行相生，八卦相錯；怎的明增暗減，背孤擊虛，教那些孩子們，穿破一般演習，倒也大有意思。他卻搬張桌子，又撥張椅子，坐在上面，腰懸寶劍，手裏拿個旗兒，指揮調度，但有走錯了，他不是用棍打，便是用刀背打，因此那些孩子，怕的神出鬼沒，沒一個不聽他的指使。除了那些頑的之外，第一是一味地裏愛馬。他那愛馬，也合人不同，不講毛皮，不講骨格，不講性情，專講本領。紀太傅家裏，也有十來匹好馬，他都說無用，便着人每日到市上拉了馬來看。他那相馬的法子，也與人兩道，先不騎不試，祇用一個錢，扔在馬肚子底下，他自己卻向馬肚子底下，揀那個錢。要那馬見了他，不驚不動，他才問價。一連拉了許多名馬來看，那馬不是見了他，先蹀躞咆哮的閃躲，便是嚇得週身亂顫，甚至嚇得撒出屎來。這日，他自己出門，偶然看見拉鹽車駕駛的一匹鐵青馬，那馬生得來一身的捲毛，兩個繞眼圈兒，並且是個白鼻梁子，更是渾身磨得純泥稀爛。他失聲道：『可惜這等一個駿物，埋沒風塵。』也不管那車夫肯賣不肯，便垂手一百金，硬強強的買來。可煞作怪，那馬恐他怎樣的摸索，風絲兒不動，他便每日親自看着，刷洗餵養起來。那消兩三個月的工夫，早變成了一匹神駿。他日後的軍功，就全虧了這匹馬，此是後話。卻說紀太傅好容易給他請着一位先生，就另收拾了一處書房，送他上學。不上一月，先生早已辭館而去。落後一連換了十位先生，倒被他打跑了九個，那一個還是跑的快，才沒挨打。因此上前三門外，那些找館的朋友，聽說他家相請，便都望影而逃。那紀太傅爲了這事，正在煩悶，恰好這日下朝回府，轎子才得到門，轉正將要進門，忽見馬臺石邊，站着一個人，戴一頂雨縷涼帽，貫着個純泥鑲的金頂，穿一件下過水的葛布短襟袍子，套一件磨了邊兒的天青羽紗馬褂子，腳下一雙破靴，靠馬臺石，還放着一個竹箱兒，合小小的一捲鋪蓋，一個包袱，那人望着太傅，轎旁拖地便是一躬。轎夫見有人參見，連忙打住轎桿。太傅那時，正在工部侍郎任內，見了這人，祇道他是解工料的微員，吩咐道：『你想是個解官，我這私宅，向來不收公事，有甚麼文批，衙門投遞。』那人道：『晚生身列膠庠，不是解差；因仰慕大人的清名，特來瞻謁。倘大人不惜階前盈尺之地，進而教之，幸甚。』那太傅素日最重讀書人，聽見他是個秀才，便命落平，就在門外下了轎，吩咐門上，給他石了行李，陪那秀才進來。到書房，待茶分賓主坐下，因問道：『先生何來，有甚見教？』那秀才道：『晚生姓顧，名繁，別號肯堂，浙江紹興府會稽人氏。一向落魄江湖，無心進取，偶然遊到帝都，聽得十停人，倒有九停人說大人府上，有位二公子，要延師課讀。晚生也會罵人推薦，無奈那些朋友，都說這個館地，是就不得的。爲此晚生不揣鄙陋，竟學那毛遂，自薦，倘大人看我可爲公子之師，情願附驥，自問也還不至於戶位素餐，誤人子弟。』那太傅正在請不着先生，又見他雖是寒素，吐

呢不凡，心下早有幾分願意。便道：『先生這等翩然而來，真是個儻不羣，足展抱負；祇是我這第二個豚犬，雖然天資尚可造就，其實預劣殆不可以言語形容。先生果然肯成全他，便是大幸了。請問尊寓在那裏，待弟明日竭誠拜過，再訂吉期，送關奉請。』顧肯堂道：『天下無不可化育之人材，祇怕那爲人師者，本無化育人材的本領。又把化育人材這樁事，看成個牟利的生涯，自然就難得功效了。如今既承大人青盼，多也不過三五年，晚生定要把這位公子，送入清祕堂中，成就他一生事業。祇是此後書房功課，大人休得過問。至於關聘，竟不消拘這形跡，便是此後的日進兩餐，也任尊便。祇今日便是個黃道吉日，請大人吩咐一個小僮，把我那半肩行李，搬了進來，便可開館。又何勞大人枉駕答拜！』紀太傅聽了大喜，一面吩咐家人，打掃書房，安頓行李，收拾酒飯，預備警儀，就着公服，便陪那先生到了書房，立刻叫紀獻唐穿衣出來拜見。一時擺上酒席，太傅先遞了一杯酒，然後才叫兒子遞上贄見拜師。顧先生不抗不卑，受了半禮，便道：『大人請便，好讓我合公子快談。』紀太傅又奉了一揖，說：『此後弟一切不問，但憑循善誘。』說罷辭了進去。那紀獻唐也不知從那裏就來了，這等一個先生，又見他那偃蹇寒酸樣子，更加可厭；方才祇因在父親面前，勉強規矩，不好奚落他。及至陪他吃了飯，便問道：『先生，你可曉得以前那幾個先生，是怎樣走的？』顧肯堂道：『聽說都是吃不起公子的打走的。』紀獻唐道：『可又來，難道你是個不怕打的不成？』顧肯堂道：『我料公子決不打我，他那些人大約都是一般馱子，想他那討打的原故，不過爲着書房的功課起見。此後公子歡喜到書房來，有我這等一個人，磨墨拂紙，作個伴讀，也與公子無傷；不願到書房來，我止得一覺好睡，從那裏討你的打起？』紀獻唐道：『倒莫看你這等一個人，磨墨拂紙，作個伴讀，也了幾個小斯，早走的不知去向。從此他雖不是往日的橫闊，大約一月之間，也在書房坐上十天八天；但那一天之內，卻在書房，作不得一時半刻。這天止遇着中旬十五六，天氣晴朗，晚來絕好的一天月色，他祇帶了一羣家丁，聚在箭道大空地裏，拉了一匹剗馬，着個人拉着，都教那些小斯騎馬作耍。有的從老遠跑來，一縱身就過去的；有的打着陽級，轉着紗車過去的；有的兩手扶定迎鞍，後跨豎起直柳來，翻身暫過去的；他看着大樂，正在頑的高興，忽然一陣風兒，送過一片琵琶聲響來，那琵琶彈得來十分圓熟清脆。他聽了道：『誰彈曲兒呢？』一個小小子見問，咕咚咚就撒腿跑了去打探，一時跑回來說：『沒人彈曲兒，是新來的那位顧師爺，一個人兒在屋裏彈琵琶呢。』紀獻唐道：『他會彈琵琶？走，咱們去看看去。』說着，丟下這裏，一窩蜂跑到書房。顧肯堂見他進來，連忙放下琵琶讓坐。他道：『先生，不想你竟會這個頑意兒，莫放下，彈來我聽。』那顧肯堂重新和了絃，彈起來，彈得一時，金

戈鐵馬，破空而來；一時流水落花，悠然而去，把他樂得手舞足蹈。問道：「先生，我學得會學不會？」先生道：「既要學，怎得個不會？」就把怎的撥絃，怎的按品，怎的以凡工尺上乙四合五六九字，分配宮商角徵羽五音；怎的以五音分配六呂七律；怎的推手向外爲琵琶，合手向內爲琵琶，怎的爲挑爲弄，爲勾爲撥，指使的他眼耳手口，隨了一個心，不會一刻少閒。那消半月工夫，凡如出塞，卸甲，潯陽夜月，以至兩音板兒，兩音串兒，兩音月兒，高兩套，令子松，青海，青陽，朔，齊安兒，五名馬之類，按譜徵歌，都學得心手相應。及至會了，卻早厭了。又問先生還會甚麼技藝。先生便把絳絃，笙管，羯鼓，胡笛，各樣樂器，一一的教他。他一竅通，百竅通，會得更覺容易。漸次學到手談，象戲，五木，雙陸，彈棋，又漸次學到作畫，遊戲，勾股，占驗。甚至鑄印章，調印色，凡是他問的，那先生無一不知，無一不能。他也每見必學，每學必會，每會必精，卻是每精必厭，然雖如此，卻也有大半年，不會出那座書房門。一日，師生兩個正閒立空庭，望那鉤新月，他又道：「這一向悶得緊，還得先生尋個甚麼，消色解悶的營生才好。」先生道：「我那解悶的本領，都被公子學去了。那裏再尋甚麼新色的去？我們教學相長，公子有甚麼本領，何不也指點我一兩件，彼此頑起來，倒也解悶。」紀獻唐道：「我的本領，與這些頑意兒不同。這些頑意兒，盡是些雕蟲小技，不過解悶消閒。我講得是長鎗大戟，東蕩西馳的本領。先生你那裏學得來？」先生道：「這些事我雖不能，卻也有志未逮。公子何不作一番我看，或者我見獵心喜，竟領會得一兩件，也不見得？」他聽了說道：「先生既要學，有趣了；但是今日天色已晚，那槍棒上卻沒眼睛，可不曉得甚麼叫作師生，傷着先生，不大穩便。明日卻作來先生看。」先生道：「天晚何妨，難道將來公子作了大將軍，遇着那強敵壓境，也對他說今日天晚，不大穩便不成？」他聽先生這等說，更加高興，便同先生來到箭道，叫了許多家丁，把些兵器搬來。趁那新月微光，使了一回拳，又扎一回桿子，再合那些家丁們，比試了一番。一個個都沒有勝得他的。他便對了那先生，得意洋洋，賣弄他那家本領。願先生說：「待我也學着，合公子交交手，頑回拳看。但我可是外行，公子不要見笑。」紀獻唐看着，見那等拱肩縮背，擺擺搖搖的樣子，不禁要笑，祇因他再三要學，便合他各站了地步，自己先把左手向懷裏一攤，右手向右一橫，亮開架式，然後右腳一踐，左腳一轉身，便向願先生打去。說着打，及至轉身來，向前打去，早不見了願先生，但覺一個東西，貼在瓣頂上；左閃右閃，那件東西擺脫不開，溜勢的才撥轉身來，那件東西，卻又隨身轉過去了。鬧了半日，才覺得是願先生跟在身後，把個巴掌貼在自己的腦後。再也躲閃不開，擺脫不動，驅得他想要翻轉拳頭，向後搗去，卻又搗他不着。便回身一腳飛去，早見那先生倒退一步，把手往上一綽，正托住他的腳跟，說道：「公子，我這一

送，你可跌倒了；拳不是這等打法，倒是頑頑桿子罷！」只要是個誠實的，就該罷手了。無奈他一團少年盛氣，那裏肯罷手！早向地下拿起他慣用的那桿兩丈二長的白蠟桿子，使的是怪蟒一般，望了顧先生道：「來來來！」顧先生笑了一笑，也揀了一根短些的，拿在手裏，兩下的桿梢點地。顧先生道：「且住，顧倒你我兩個，沒倚意思，你這管家，既都會使傢伙，何不大家頑着熱鬧此。」紀獻唐聽了，便挑了四個能使桿子的，分在左右。五個人哈了一聲，一齊向顧先生使來。顧先生不慌不忙，把手裏的桿子一抖，抖成一個大圓圈，早把那四個家丁的桿子，撥在地下。那四人擰了手豁口，祇是叫疼。紀獻唐看見，往後撒了一步，把桿子一豎，奔着顧先生的肩膀，向上挑來。顧先生也不破他的桿子，祇把右腿一撒，左腿一翹，前身一低，紀獻唐那條桿子，早從他脊梁上面過去，使了個空。他就跟着那桿子底下，打了個進步，用自己手裏的桿子，向紀獻唐腿襠裏戳一點。紀獻唐一個站不牢，早翻筋斗，跌倒在地。顧先生連忙丟下桿子，扶起他來道：「孟良，孟良！」紀獻唐一碇碌身爬起來道：「先生，你這才叫本事，我一向直是瞎鬧，沒奈何，你須是盡情講究講究，指點與我。」顧先生道：「這裏也不是講究的所在，咱們還到書房去談。」說着，來到書房，他急得就等不到明日，便扯了那顧先生問長問短。顧先生道：「你切莫絮叨叨的問，這些無足重輕的閒事，你豈不聞西楚霸王有云：『一人敵不足學，請學萬人敵。』的這句話麼？」紀獻唐道：「那『萬人敵』，怎生輕易學得來？」顧先生道：「要學『萬人敵』，卻也容易如拾芥，祇是沒第二條路，惟有讀書。」紀獻唐聽了皺眉道：「書，我何嘗不讀，祇是那些能說不能行的空談，怎幹得天下大事？」顧先生正色道：「公子此言差矣！聖賢大道，你怎生的看作空談起來，離了聖道，怎生作得個偉人，如不作個偉人，怎生幹得起大事？從古人才難得，我看你虎頭燕頤，封侯萬里，況又生在這等的望族，秉了這等的天分，你但有志讀書，我自信爲識途老馬，那入金馬步玉堂，擁高牙，樹大森尚不足道。此時卻要學這江湖賣藝營生，何用公子，你切切不可亂了念頭。」一語點破他，果然從第二天起，便潛心理首，簡練揣摩起來。次年鄉試，便高中了孝廉，轉年會試，又連捷了進士，歷升了內閣學士。朝廷見他強幹精明，材堪大用，便放了四川巡撫。那紀獻唐一生，受了那顧先生的好處，合他便寸步不離，要請他一同赴任。顧先生也無所可否。這日紀獻唐陸辭下來，便約定顧肯堂先生，第二日午刻，一同動身。次日才得起來，便見門上家人傳進一個簡帖，合一本書來回道：「顧帥爺今日五鼓，覓了一輛小車兒，說道：『先走一程，前途相候。』留下這兩件東西，請老爺看。」紀獻唐聽了，便有些詫異。接過那封書一看，祇見信上寫着「留別大將軍鈞啓」，心下戰戰道：「顧先生斷不至於這等不遜。我才作了個撫院，怎的便稱

我大將軍起來。」又看那本書，封的密密層層，面上貼了個空白紅籤，不着一字；忙忙的拆開那封信看，祇見上寫道：

『友生顧察留書，拜上大將軍賢友麾下。僕與足下十年相聚，日信誠途老馬，底君於成，今且建牙開府矣。此去擁十萬貔貅，作西南半壁，建大業，爵上公，炳旌章，銘鐘鼎，振鐮千秋，都不足慮。所慮者，足下天資過高，人慾過重，才有餘而學不足以養之。所望刻自惕厲，進爲純臣，退爲孝子。自茲二十年後，足下年造不吉，時至，當早圖返轡收馭，移忠作孝。儻有危急，僕當在天臺雁岩間，與君相會也。切記，切記。僕聞雲野鶴，不欲偕赴爭門。昔日翩然而來，今日翩然而去，此會非偶，足下幸留意焉。祕書一本，當於無字處求之，其勿視爲河漢。顧察拜手。』

他看了這封簡帖，默默無言，心下卻十分凜懍。曉得這位顧先生，大大的有些道理；料想着人追趕，也是無益，便連那本祕書，也不敢有人面前拆看，收了起來。到了吉時，拜別宗祠父母，就赴四川而去。自此仗了顧先生那本書，一征西藏，一平桌子山，兩定青海，建了大功，一直的封到一等公爵；連他的太翁，也晉贈大傅，兩個兒子，也封了子男。朝廷並加賞他的寶石頂，三眼花翎，四團龍褂，四開袂袍，紫緞黃帶。又特命經略七省，掛九頭獅子印，稱爲禿頭無字大將軍。讀者，你道人臣之榮至此，當怎的個報國酬恩？否則，也當聽那顧肯堂先生一片苦口良言，急流勇退。誰想他倚了功高權重，早把顧先生的話也看成一片空談；任着他那矯情劣性，便漸漸的放縱起來。又加上他那次子紀成文，助桀爲虐，作的那些侵貪貪贓，忘刻殘忍的事，一時也道不盡許多。祇那屈死的官民，何止六七千人，入己的賊私，何止三四百萬；又私運鹽茶，私販木植。豈知人慾日長，天理日消，他不禁不由的，自己就撥弄起自己來了。出入衙門，便要走黃土道，驗看武弁，便要用綠頭牌，督撫都要跪迎跪送；他的家人，卻都濫入薦章，作到副參道府。後來竟鬧到圍藏銀彈火藥，編造讒書妖言，謀爲不軌起來。那時朝廷，早照見他的肺腑，差親信大臣，密密的防範訪察，便由此而內閣翰詹，九卿科道，外而督撫提鎮，合詞參奏了他九十二大款的重罪。當下天顏震怒，把他革職拿問，解進京來，交在三法司議罪。三法司請將他按大逆不道，大辟夷族。幸是天恩浩蕩，念他薄薄的有些軍功，法外施仁，加恩賜帛，令他自盡。他的太翁紀延壽，同他長兄紀曾，革職免罪；十五歲以上男族，免死充軍；女眷免死給功臣爲奴；獨把他助桀爲虐的次子紀成文立斬。他賜帛的那夜，獄卒人等，都見那獄庭中，一陣旋風，旋着猛虎大的一團黑氣，撮向半空而去。這便是那紀大將軍的始末原由，一篇小傳。折回來再講他經略七省的時節，正是十三妹姑娘的父親，作他的中軍副將。他聽得這中軍的女兒，有恁般的人才本領，那時正值他第二

個兒子紀成文求配續作填房。祇要遇見個趨炎附勢的，一個小小中軍，得這等一位幌動乾坤的大上司，屈尊降貴，合他作親家，豈有不顧之理？無如這位副將爺，正是位累代名臣之後，有見識，尚氣節的人。他起初還把些官職，門戶，年歲都不相當，不敢攀附的套話推辭；後來那紀大將軍，又着實的牢籠他，保了他堪勝總兵，又講出本省督撫提鎮，強逼作伐，卻惹惱了這位爺的性兒，用了一個三國時候，東吳求配的故事道：『吾虎女豈配犬子？吾願可斷，此話再也休提。』這話到了那紀大將軍耳朶裏，他惱羞變怒，便借替公事，參了這位爺一本，道他剛愎任性，遺誤軍情。那時紀大將軍，參一員官，也祇當一個臭蟲，那個敢出來辨這冤枉？可憐就把個鐵錚錚的漢子，立刻革職拿問，陷在監牢，不上幾日，一口暗氣，鬱結而亡。以致十三妹姑娘，弄得人家破，還被了萬載不白，說不出口的一段奇冤。他這等的一個孝義性情，英雄志量，如何肯甘心忍受，偏偏的又有那老母在堂，無人奉養。這段仇愈攔愈久，愈久愈深，愈深愈恨。如今不幸老母已故，想了想一個女孩兒家，獨處空山，斷非久計，莫如早去報了這段冤仇，也算了卻今生大事。這便是十三妹切齒痛恨，願不得守靈穿孝，盡禮盡哀，急急的便要遠去報仇的根子。無奈他又住在這山省省子裏，外間事務，一概不知。鄧九公偶然得些傳言，也是那鄉下老兒談國政，況又祇管聽他說報仇報仇，究竟不知這仇人是誰，更不想便是他聽見的那個紀獻唐，所以一直不曾提起。直到安老爺，昨日到了褚家莊，才一番筆談，談出這底裏深情的原故來。這又叫作「無巧不成話」。讀者，你看這段公案，那紀大將軍，在天理人情之外去作人，以致辱沒兒女英雄，不足道也。祇他這個中軍，從紀大將軍那等轟轟烈烈的時候，早看出紀家不是個善終之局，這人不是個載福之器，寧甘一敗塗地，不肯辱沒了自己門第，就誤了兒女終身，也就算得個人傑了。不然，他怎的會生出十三妹，這等幌動乾坤的一個女兒來？當下那尹先生，便把這段公案，照說評書一般，從那黑虎下界起，一直說到他的白練套頭。這其間閃爍着十三妹姑娘面皮，卻把紀大將軍代子求婚一層，不曾提着一字。鄧九公合褚家夫妻，雖然昨日聽了個大概，也直到今日，才知始末根由。那些村婆村姑，祇當聽了一回豆棚閒話，卻說十三妹起先聽了那尹先生說他這仇，早有當今天子，替他報了去了，祇把那先生，看作個江湖流派，大言欺人，及至聽他說的有本有源，有憑有據，不容不信，祇是話裏不會聽他說到紀家求婚一節，又迫問了一句道：『話雖如此，祇是先生，你怎見得這便是替我家報仇？』尹先生道：『姑娘，你怎麼這等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你家這樁事，便在原參的是忌刻之罪，九十二款之內，豈不是替你報過仇了？』姑娘又道：『先生，你這真個？』尹先生道：『聖諭煌煌，焉得會假？』姑娘道：『不是我不信，要苦苦的問你，你這句話，』

可大有關係，不可打一字謊語。」尹先生道：「且無論我尹其明生平光明磊落，不肯妄言；便是妄言，姑娘祇想你報你家的仇，干我尹其明甚事，要來攔你。況你這樣不共戴天的勾當，誰無父母，可是欺得人的？你若不見信，祇怕我身邊還帶有抄白文書一紙，不妨一看。祇不知姑娘，你可識字？」鄧九公道：「豈但識字，字兒忒深了。」那尹先生聽了，便從靴掖兒裏，拿出一張抄白的通行上諭，遞給鄧九公，送給姑娘閱看。祇見他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摺在桌兒上，把張一團清白煞氣的臉，漸漸的紅暈過來。兩手扶了膝蓋兒，目不轉睛的怔着，望了他母親那口靈，良久良久，默然不語。讀者，你道他是甚麼原故原來這十三妹，雖是將門之女，自幼喜作那些彎弓擊劍的事，這拓弛不羈，卻不是他的本來面目。祇因他一生所遭不偶，拂亂流離，一團苦志酸心，便釀成了這等一個遜蹤空山，遊戲三昧的樣子。如今大事已了，這要說句俳優之談，叫作「叫化子丟了糊塗了，沒得弄的了。」若歸正論，使用着那越州和尚說的：「大車已完，如喪考妣。」這兩句禪語。看這兩句禪語，聽了去，好像個葫蘆提。讀者，你祇閉上眼睛，想作一個人文官到了入閣拜相，武官到了奏凱成功，以至才子登科，佳人新嫁，豈不是人生得意的事，不解到了那得意的時候，不知怎的自然而然，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慨。再如天下最樂的事，還有比飲酒看戲，遊目快心的麼？及至到了酒闌人散，對着那燈火樓臺，靜坐着，一想，就覺得像有一樁無限傷心的大事，兜的堆上心來。這十三妹心裏，此刻便是這般光景。鄧九公合褚家夫妻看了，還只道：「自從他家老太太死後，不曾見他落下一滴眼淚，此時聽了這個原故，定有一番大痛。」正待勸他，祇見他悶坐了半日，忽然浩歎了一聲道：「原來如此！」便整了整衣襟，望空深深的作了一萬福道：「謝天謝地，原那那賊的父子，也有今日！」轉身又向那尹先生福了一福，謝道：「先生，多虧你說明這段因由，省了我妄奔這趟。我倒不怕山遙水遠，渴飲饑餐；祇是我趁興而去，難道還想敗興而回？豈不畫蛇添足，轉落一場話靶？」回身又向鄧九公福了一福道：「師傅，我合你三載相依，多承你與我撐持這小門庭，深銘肺腑，容當再報。」鄧九公正色說：「姑娘，你這話又從那裏說起？」只見他並不回答這話，早退回去，坐下冷笑了一聲，望空叫道：「母親，父親，你二位老人家，可曾聽見那紀賊父子，竟被朝廷正法了？可見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祇是你養女兒一場，不曾得我一日孝養，從我略有些知識，便撞着這場惡姻緣，弄得父親含冤，母親落難，你女兒早辦一死，我又上無長兄，下無幼弟，無人侍奉母親；如今母親天年已終，父親大仇已報，我的大事已完，我看看你二位老人家，在那不識不知的黃泉之下，好不逍遙快樂。二位老人家，你的神靈不遠，慢走一步，待你女兒趕來，合你同享那逍遙快樂也。」說着，把左手向身後一綽，便要提起那把

刀來，就想往項下一橫，拚這副月貌花容，作一團珠沉玉碎。這正是：

爲防濁水污蓮棄，先取鋼刀斷藕絲。

那十三妹的性命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十九回 恩怨了了慷慨捐生 變幻重重從容救死

這回書不消多談，開口先道着十三妹。那十三妹，他聽得仇人已死，大事已完，剩了己子然一身，無可留戀，便想回手提起那把雁翎寶刀來，往項下一橫，拚着這副月貌花容，珠沉玉碎。且住，待他這副月貌花容，果然珠沉玉碎，在他算是一了百了，祇是他也不會想想這兒女英雄傳，才演到第十九回，叫作者怎生行下交代。天無絕人之路，幸而他一回手，要提那刀的時候，撈了兩撈，竟同水中撈月一般，撈了個空。連忙回頭一看，原來那把刀，早已不見了。他使吃驚道：『啊！我這把刀，那裏去了？』褚大娘子站在一傍說道：『你問那把刀啊！是我見你方才鬧得不像，怕傷了這位尹先生，給你拿開了。』十三妹道：『嗨！你怎麼這等誤事，快快給我拿來！』褚大娘子說：『我叫你姐夫給人帶回我們莊兒上去了。我那裏給你快快的拿去呀！你這時候，又要把刀作甚麼罷？』姑娘道：『我要跟了爺娘去。』褚大娘子道：『胡鬧的話了！你可是沒的幹的了。你見過有個爺娘死，兒女跟了去的沒有？好兒的叫人瞞着，這是怎麼了作了甚麼見不得人的事了？姑娘，你這不是撐糊塗了嗎？』鄧九公也夾雜在裏頭亂嚷，他道：『姑娘，你這是那裏說起，咱們原爲這仇不能報，出不了這口氣，才忙着要去報仇。如今仇是報了，咱們正該心裏痛快，再完了老太太的事，咱們就該着淨找樂兒了，怎麼倒添了想不開了呢？』褚一官也在一傍相勸。你一言，我一語，姑娘都作不聽見，祇逼着褚大娘子，要他那把刀。褚大娘子道：『那你可是白說了，今日你惱我，我點兒都使得，那有個我送給你刀，叫你尋死去的？』姑娘賭氣道：『我要死，也不必定在那把刀上。』讀者，聖人講的殺身成仁，孟子講的舍身取義，你看他這「成」字「取」字，卜得是何等分量！便是那史書上所載的那些忠臣烈士，以至愚夫愚婦，雖所遇不同，大都各有個萬不得已，祇這萬不得已之中，卻又有個分別，叫作「慷慨捐生易，從容就死難」。即如這十三妹，假使他方才一伸手，就把那口刀，在手裏，往項下一橫，早已一旦無常，萬事休了。就讓有一百個假尹先生，還往下合他說些甚麼，及至鼓着氣，冒着勁，橫着心，就要那把雁翎寶刀，卜作個了當，這正是

件迅雷不及掩耳的事情，說句外話，叫作「胡蘿蔔就燒酒，仗個乾脆。」怎禁得一伸手取那把刀，先撲了個空，氣兒一洩，勁兒一破，心早打了個回頭了。再加上鄧褚翁婿父女三人，在耳邊上吵吵鬧鬧，說的都是些不入耳之談，總不會道着他那一肚子說不出來的苦楚。姑娘聽了，益發覺得不耐煩，此刻轉後悔方才不該當着這班人作這舉動，又多了一番牽扯，祇落得一聲兒不哼，默默的坐在那裏發怔。這個當兒，鄧九公見勸他無理，回頭正要望着尹先生說話，見他又在那裏拈鬚而笑，因說道：「喂！先生，這都是你一套話惹出來的，你也這麼幫着勸，怎麼袖手旁觀的，又眯眯眯眯的笑起來了呢？莫不說人家這又是個尋常女子？」鄧九公這話，正是要引出安老爺的話來。祇聽他道：「九公！我此時倒不單笑這姑娘是個尋常女子，倒笑着你，這糊塗老頭兒。」鄧九公道：「我怎麼糊塗了？」先生道：「你合這姑娘既是個師生之誼，況又這等的高年，他但有個見不到的去處，自然就仗你指引，你只看你以前，見他無端要報那不消去報的仇，正該攔他，你不攔他。如今見他無法要走，這沒奈何走的路，正該由他，卻又不由他，也不會替這位姑娘設身處地想想，他雖然大仇已報，大事已完，可憐上無父母，中無兄弟，往下就運個着己的僕婦丫頭，也不在跟前，況又獨處空山，飄流異地，舉頭看看那一塊雲，是他的天，低頭看看那撮土，是他的地，這才叫作「一身伴影，四海無家」！憑他怎樣的胸襟本領，到底是個女孩兒家，便說眼前靠了九公你合大娘子，這萍水相逢的師生姊妹，將來他葉落歸根，怎生是個結果？我倒請教你，不許他走這條路，待教他走那條路？」鄧九公嘆道：「我的爺，也有個兒死不救的，你這話，我就不懂了。」十三妹聽了鄧九公要拉那先生幫着勸解，又不知惹出他一片甚麼談吐來，正在抱怨鄧九公囉嗦多事，忽然聽得那先生說了這等一番言詞，字字打到自己心坎兒裏，且是打了一個雙關兒透，不覺長歎一聲說道：「到底還是讀書人，說話明白。你們大家聽聽，可是我的所見不差？」鄧九公才要答話，先生道：「雖是不差，卻也差得一着，又是可惜死得早了。」這姑娘是天生半分不認錯，一字不饒人，拉口子要見血，創樹要搜根兒的脾氣，聽了這話，早把那要刀的話且擱起，先要合尹先生辨明這「遲早」兩個字，他便問着那先生道：「方才我那替父報仇的話，先生你道可惜遲了，是我苦於不知就裏。如今我要殉母終身，你怎的又道，是可惜早了？請問要到幾時才是個不早？」尹先生道：「啊呀！姑娘！明人不待細講，這話何消再問。你如今雖然父仇已報，母讎已終，難道你尊翁那口靈，你就真的忍心丢在那間破廟，不把他入土不成？你令堂這口靈，你就真的忍心埋在這座荒山，不想他合葬不成？從來父母生兒也豈得濟，生女也要得濟；他二位老人家，一靈不瞑，眼睜睜祇望了你一個人。你若果然是個尋常女子，

我倒也不值得合你饒否；你要算個智仁勇三者兼備的巾幗丈夫，祇看當那紀獻唐勢焰薰天的時節，你尙且有那膽量智謀，把你爺爺的骸骨，遣人送到故鄉，你母女自去全身遠颺。忘的如今那廝冰山已倒，你又大了兩年，倒不知顧眼前大義，且學那匹夫匹婦的行徑，要作這等沒氣力的勾當起來，可不是可惜死得早了姑娘，你的智仁勇安在？」這位安老爺真會作這篇一折一伏，一提一醒的文章。前番話，把十三妹一團盛氣，折了下去。這番話，卻又把他一片雄心，提將起來。那姑娘聽了這話，果然把那小肚顛兒一梗，眼珠兒一轉，心裏說道：「這話不錯！倒不要被這先生看輕了。我果然該把母親送到故鄉，然後從容就義才是。」隨又轉念一思想道：「話雖如是，祇是這番護着靈柩回京，大非前番奉着母親逃難可比。縱說我有這身本領，那沿途的曉行夜住，擺渡過橋，豈是一人能够照料？再說當日有母親在，無論甚麼大事，都說「交給我罷」，我卻依然得把我交給母親，如今我把我又交給誰去？眼前可以急難相告的，祇有鄧褚兩家父女翁婿三個人。這位年近九十歲的老人家，難道還指望他辛辛苦苦跟了我，去及到了家，我那祖塋上是無餘地可葬了，祇這坑地立墳，以至葬埋封樹，豈是件容易事？便是當日護送父親靈柩的，那兩個家人還在，難道是我一個女孩兒家帶了他們，就弄得完成麼？何況又兩手空空，從何辦起？」一時左思右想，千頭萬緒，心裏倒大大的爲起難來。祇這爲難的去處，又被他那好勝的心腸繞成一處，更不肯輕易出口，在人前落了褻恥。他轉大刺刺的說了一句道：「先生，這叫作「彼一時，此一時」，你這話談何容易！」豈知姑娘這番爲難光景，早被那假尹先生猜透，他便說道：「這又何難！天下事祇怕沒得銀錢，便是俗語說的：「一文錢難倒英雄漢」，有了銀錢，卻又祇怕沒人。又道是：「牡丹花好，終須綠葉扶持。」如今無論眼前還有這鄧老爺這大娘子，不難助你一臂之力，便是我東人安學海父子也受了你的大恩，眼前辭官不作，正爲尋你，答這番恩情。他祇爲護了家眷同行，更兼不知你的實在住處，不能在此就擱，所以才託我尹其明來尋訪。如今我既合姑娘見了面，況又遇着你老太太這樣意外之事，待我報個信給他，他必定親來見你；那時把這樁事，就責成在他身上，豈不是好？」姑娘聽了，連連擺手說道：「先生，你快快休提此話。我在那黑風崗能仁古剎作的這場把戲，原爲那驛夫和尙，無故坑陷平人，一時奮起我的義憤性兒，要出我那口惡氣，並不是合安家父子有甚相礙相關。我自來施恩於人，從不望報，這事怎好真成在他身上？況且自己父母大事，可是責成得人的麼？」姑娘這句話，更被那位假尹先生切着線頭兒了，他便笑了一笑道：「姑娘，我

看你這人，一生受病，正在這句話上；你道施恩不望報，大意不過祇許人求着，你肯不肯求着人，你這病根，卻又祇吃虧在一個聰明好勝，天下的聰明好勝人，大概都是看了聖賢的庸言庸行，覺得平淡，定要再高一層，轉弄到流爲怪僻；看了事物的當然情理，覺得尋常，定要另走一路，必致於漸入乖張。其實按下去，任是甚的頂天立地的男兒，也究竟不會見他不求人，便作出那等驚人事業；何況你強煞是個女孩兒家，怎說得「不求人」三個字？你祇看世界上，除了父子兄弟夫婦，講不到個「求」字之外，那鄉黨之間，不求人，何以有朋友一輪廟堂之上，不求人，何以有君臣大義？不但此也，就作了個天，不求人，那個代他推測寒暑？豈不成了混沌陰陽？作了個地，不求人，那個給他刊奠山川？豈不成了個洪荒世界？至於施不望報，原是盛德，但也祇好自己存個不望報的念頭，不得禁住天下受恩人不來報恩。世人造因結果的這場公案，原是天給衆生，開得一個公共道場，姑娘你一定要自己站在這個路頭，不准他人踰進一步，才算英雄，可不先把「英雄」兩字看得差了？姑娘，你去想來。」可憐這位姑娘，雖說活了十九歲，從才解人事，就遭了一場橫禍，弄得家破人亡，逃到這山旮旯子裏來，耳朵裏何嘗聽見這等一番學問話。幸得他有那過人的天分，領略得到。聽了這話，心裏使暗暗內着實敬服這位先生，早把那盛氣消盡，說出幾句實話來。他道：「先生，我也不是單單爲此。我合你那東人安官長，素昧平生，知他怎的個性情念的個兒識？況人家好端端的回了家，替走路，叫他合我這等一個不祥之人同行，知他肯不肯？便說他礙了我前番相救的情面，不好推辭，日長路遠，倘到了路上，彼此有一絲的勉強起來，他是位官長，我這等孤寒，那時有母親的靈柩在前，使我欲退不能，欲退不可，卻怎麼處？便是先生，你又怎保得住你那東人父子，一定也像你這等肝膽照人，一心向熱的？」話擠話說到這個場中，算把姑娘前前後後的話，都擠出來了。當下先把鄧九公樂了個拍手打拿，他活了這樣大年紀，從不曾照今日這等按着三眼一板的說過話。此刻斃了半天，早受不得了，恨不得跳起來，一句告訴那姑娘，說：「這說話的就是安學海，根兒裏就沒這麼一個尹其明。」安老爺生恐他說決撒了，連忙向着姑娘道：「姑娘，你也不可過於謬賞這尹其明，倒輕視那安學海；此時正用着你方才的話，道我也不是甚麼。」尹七明、尹八明，「祇我就是你在能仁古刹救的那一對小夫妻安驥的父親，張金鳳的公公，河南被參知縣的安學海。特來借着送這張彈弓，訪你的下落，我還有萬言相告。」十三妹聽了一怔，重復把安老爺上下一打量，又看了看鄧九公，褚大娘子，祇得站起身來，向安老爺福了一福道：「原來便是安官長，方才民女不知，多多唐突，望官長恕民女的冒昧。」老爺也連忙答禮讓坐，祇見他對着老爺，默默的望了一刻，又說：

「怪道這言談氣度。不像個寒酸幕客的樣子。祇是既蒙官長下降，怎的不光明正大而來？便是九師傅，你合著家姐姐夫妻二位，也該說個明白；怎的大家作這許多張致，是個甚麼意思？」鄧九公這可警不住了，祇站起來紅頭漲臉，張牙舞爪的道：「姑娘，我實告訴你說罷！人家這位安太老爺，昨日就來了。他是想念你的好處，人家把七品黃堂的前程都扔了，辭官不作，親自來這個地方，特爲找你。自從找你來，先到了西莊兒。我們沒見着他，又到了那東莊兒找。昨日直等到我從山裏回去，我們才見着了。姑娘，咱爺兒倆，可沒剩下的話。你想人家既誠心誠意的找咱們來，咱們有個不說實話的嗎？我可就如此長短的都說給他了。是說這報仇的話，我不知底，沒提明白。敢則人家全比咱們知底，他說這話，必得告訴你。這麼着我們就認了義兄弟，爲了你這事，我還爬下給人磕了個頭，今日才來的。怎麼你說人家，來的不光明正大呢？」他講了半日，通共不曾把好端端的安老爺，爲甚麼要扮作尹先生這話說明白，索性把個姑娘，也鬧得迷了攢兒了，瞅瞅這個，看看那個，也不知聽那句好，問那句好。褚大娘子道：「你老人家這話，不是這麼說，等我告訴你。」說着，也搬了個座兒，在十三妹身旁坐下，向他說道：「好妹子，你瞧你在一塊兒，過了這麼二三年，我的話，從沒瞞過你一個字；到了今日的事，可是出在沒法兒了。這如今我們這二叔，不是把真名姓兒說出來了嗎？聽我澈底澄清的告訴你明白了。人家二叔這趨來，可並不是專爲送這張彈弓來的。他也不知你家老太太去世，更不知你又有了要娶去給你家老爺子報仇的這一件事，人家是誠心誠意的，接你們娘兒兩個回老家來了，要請你這報仇的事，你連我瞞了個風雨不透，就算我們老爺子知道，他究竟不知你良的是那葫蘆裏的藥。敢則昨日提起來，人家比咱們知道的多着呢！因這上頭，大家夥兒才商量着說，必得把這話先告訴你，然後人家二叔還有多少正經話要說。小姑太太，你祇想想你那個性格兒，可是一句半句話省的了事的人嗎？所以昨日，才商量的這樣一條主意來的。你方才祇曉得說人家爲甚麼不光明正大的來，我們爺兒們爲甚麼不告訴你明白了你，我且問你：「假如昨日沒個商量，人家就這麼冒然的到門口兒，說安某人送彈弓兒來了，你自己估量着，你見人家不見？」不用說心裏先橫上一個甚麼施恩望報咧，不望報咧的一想，他准是爲前番在廟裏救了他家公子報恩來了，再加上你爲你老太太的事，心裏不耐煩，爲老爺子的仇，怕走露這個話，你管定連門兒也不准他進，叫他留下彈弓兒，找鄧九太爺去。我爲甚麼說這話呢？你當日合他家公子，約下送這張彈弓兒，取那塊硯臺的時候，就叫他找我們老爺子，這就明顯着，是不許來人到門，認着你的住處了。你算人家連你的門兒都進不來，就有一肚子話，合誰說去？所以才商量着，作成那樣假局子，我們

爺兒三個人來，好把人家引進門兒來。不想姑娘，你果然就容我們，把這位老人家引進門兒來了。是說進了門兒了，姑娘你也不是甚麼怕見人的人，祇是估量着不是方才那個光景兒，請你出去到前廳見人家，你肯不肯？一個不肯見面，這話又從那裏說起？所以才商量這，編成那個壩，我便攬撥到你聽根兒底下聽去，那裏卻作成，一邊定要留下那弓，一邊定不肯留下那弓，好把姑娘你引出去。不想果然就把你姑娘引出去了，彼此見着面兒了。即說見着面兒了，還怕你不三言兩語，把彈弓兒要過來，翻身往裏就走嗎？人家各有個內外，難道人家還好後腳兒就跟你進來不成？那時雖然見了面，這話還是見不成，所以才商量着我們這二叔開口，便問你家老太太爲的是接着拜靈，好進來說這段話，不想我們老爺子從旁一慫恿，姑娘你果然就讓這位老人家，到裏一層兒來了。即說到了這裏了，難說拜過了靈，交還了彈弓兒，人生面不熟，人家還好硬坐下不走不成？這話又打住了，所以才商量着，我拉起你來謝客，你姐夫就替你遞茶，爲的是好留住人家坐下說話。不想姑娘，你果然就讓他坐下了。即說是坐下了，難道人家沒頭沒腦兒的開口，就說你這不穿孝，不是要報仇去呀！這像句話嗎？便是我們爺兒們，又怎好多這個口呢？這話又就誤了，所以才商量着，就借着又問你爲何不穿孝，用話激着你，叫你自己說出這句報仇的話來，又怕一下子把你激惱了，打斷了話頭兒，所以才商量着，不等你翻，我們老爺子就先翻，好壓下你的氣去，引出你的話來。不想姑娘，你果然就自己不禁，不由的把報仇這句話說出來了。即說話是出來了，再要你說出這個仇人的姓名來，祇怕問到來年，打過了春，也休想你說，所以才商量着，索性給你一口道破，我們爺兒們，可也想不到你就鬧到那個場中，人家二叔可早料透了。所以才商量定了，老爺子那裏緊防着，你不想姑娘，你果然就鎗兒刀兒，煙霧塵天的鬧起來了。到了鬧到這個場中了，你那性兒有個不問人家一個牙白口清，還得掉在地下砸個坑兒的嗎？這話其實也不過幾句話，就說明白了，又要那樣說評書的似的，合你叨叨了那半天，這是甚麼？就防你一時想左了，信不及這位假尹先生的話，一個不信，你嘴裏祇管答應着，心裏警主意，半夜裏一聲兒不言語，嘴裏騎上那頭一天五百里路程的驢兒走了。姑娘，你說這個事，你作得出來，作不出來？看這時候誰駕了猴孫兒的筋斗雲，趕你去呀？這不是祇管把話說明白了，還是誤了事了嗎？所以人家才耐着煩兒，起根發腳的合你說。待說的終把紀家門兒的姥姥家，都刨出來了，也是爲要出出這口怨氣，好平下心去，商量正事。我們也祇想着你聽見祇有痛快的樂的，再不然，想起你們老爺子，老太太來，倒痛痛的哭一場，再不至於有別的岔兒。人家二叔可又早料透了，所以才商量定了，囑咐我小心留神，所以我乘你合人家擰眉毛瞪眼睛的哭

那個當兒，我就把你那把刀溜開了；不想姑娘，你果然就死呀活呀的胡鬧起來了。到了鬧到這個分兒上，算鬧到頭兒了，就要仗着我們爺兒們勸你；老爺子是說是你個師傅，他老人家的性子，沒三句說，先嚷起來了；你姐夫更合你說不進話去，我這鏢了嘴的葫蘆似的大約說破了嘴，你也祇當是兩片兒飄，你難道我沒勸過你去不得嗎？你何曾聽我一個字兒來着？你祇聽人家二叔方才說的這篇大道理，把你心裏的爲難，想了個透亮，把這事情的用不着爲難，說了個簡捷，才把姑娘你的實話，警實啊似的警出來了，好容易盼到你說了實話了，人家不敢撇開假姓名，露出真面目來，合你說實話，是啊！說可個週遭兒，人家好好兒的到底爲甚麼，把位安老爺算作尹先生？我們爺兒們，又裝神弄鬼的跟在裏頭，這又是作甚麼呀？可都是那個甚麼施恩望報不望報的，這個脾氣兒鬧的你祇看方才說到歸根兒，你還是這句總而言之，一句話說，是尹先生才進的了你這個門兒，說得上這套話，說是安老爺，祇怕這時候，慢講說這套話，就進不了這個門兒。至於方才那番話，也必是從你嘴裏說出來，才話裏引的出話來；要是從旁人嘴裏說出來，管保你又是把那小眼皮兒一耷拉，小頸膀子兒一鼓，再別想你言語了，人家還說甚麼？那就誤事誤到底兒了。爲甚麼爲這個事，他老哥哥倆，昨日商量了不差甚麼一天，還弄了分筆硯寫着，除了我們爺兒四個，連神鬼也不叫聽見。妹子，你自想想我們這位二叔，在你跟前，心思用的深到甚麼分兒上？意思的厚到甚麼分兒上？人家是怎麼個樣兒的重你？人家怎麼個樣兒的疼你？這是我們二叔合我父親一片苦心，一團誠意，你可別認成三國演義上的諸葛亮七擒孟獲，水滸上的吳用智取生辰綱，作成圈套兒來誦你的，那可就更擰了！再說人家，也是這個歲數兒了，又合老爺子結了弟兄，就合咱們的老家兒一樣；依我說，這時候且把那些甚麼英雄不英雄的手開，咱們作兒女的，就是聽人家的話，怎麼說，怎麼依着，好妹子，好姑奶奶，你可不許胡鬧了。你往下聽這位老人家的正經話，多着的呢！那十三妹姑娘，聽了褚大娘子這話，才如夢方醒，心裏暗暗的說：『這位安官長，才是位作英雄的見識，養兒女的心腸。』他登時把一段剛腸，化作柔腸，一股俠氣，融成和氣，心裏着實的感覺佩服安老爺讀者說起來，人生在世，都有個代勞任怨的剛腸，排難解紛的俠氣，成全朋友，憐恤骨肉，祇是到了自己，負了氣，迷了頭，就難得受過他好處的那班人，知恩報恩，都像這位安水心先生這等破釜沉舟，披肝瀝膽。假如我作者遭了這等事，遇見這等人，說着這番話，我祇有給他磕了一個頭，跟着他去，由他怎麼好，怎麼好，誰想這位十三妹姑娘，力大於身，還心細於髮，沉下心去，把前後的話一想，第一句他就想道：『方才這位安官長的話，講到我當日遣人去送我父親靈柩一節，這話我記得曾在能仁寺向他家公

子合張家妹子說過個大概，算他父子翁媳見面談到罷了。至於我的老家在京裏，我父親的靈在廟裏這話，我合鄧褚兩家，都不會談過，他是怎的知道，好不作怪！且等我問個端的，再定行止。」即向安老爺說道：「官長這番高義，無論我十三妹有這造化跟了去，沒這造化跟了去，祇這幾句話，終身不敢忘報。祇是民女的家事，官長怎麼曉得這樣的詳細？還要求明白指教。」安老爺聽了這話，呵呵大笑，說道：「姑娘，你問到這句話，我若說將起來，祇怕我雖不是尹其明，你不好稱我作官長；你雖自稱民女，我還不信你是十三妹。」姑娘此刻，氣兒是蹙下去了，心兒是平下去了，小嘴兒也不像那樣梆梆的啊，梆梆的，祇得給人家陪個笑兒道：「官長不信民女是十三妹，卻是那個？」安老爺道：「姑娘，話到其間，我也祇好實說了，祇是你卻不要害羞，不可動氣。你不但不是姓石行三，並且也不排行十三妹；你家姓一個「人」，「可」的「何」字，同我一樣，都是正黃旗漢軍人。你家三代單傳，你會祖太爺雙名登瀛，翰林出身，作到詹事府正詹，終於江西學院高祖太爺，單名一個煒字，卻祇中了一名孝廉；你父親單名一個杞字，官居二品，便是那紀大將軍的中軍副將；你太夫人尚氏，便是三藩尚府的遠族本家。當日在京，我們彼此都是通家，便是姑娘我小時節，是也會見過，祇是今日之下，我認得你，你卻不認得我了。我除了你會祖太爺，不會趕上；你祖太爺，便是我的恩師。那時他老人家，正在用功，想中那名進士，不想你家從龍過來，有個騎都尉的世職，恰好出缺無人，輪該你祖太爺承襲，出去引見，便用了一個本旗章京。你祖太爺，因是歷代書香，自己不願棄文就武，便退歸林下；把這前程，讓給你父親承襲。他幼年出學，用了一個三等侍衛。你祖太爺，從此無心進取，便聚積了許多八旗子，逐日講書論文。祇是安某要算他老人家第一個得意學生；分雖師生，情同骨肉。我今兒稍稍的有些知識，都是我這恩師的教導成全，至今無可答報。他老人家，是早年斷絃，一向便在書房下榻，直到一病垂危，我還同你父親在那裏服侍湯藥，早晚不離。一天他老人家把我兩個叫到牀前，叫着你父親的名字說道：「我這病多分不起，生寄死歸，不足介意。祇是我平生兩樁恨事：一樁是不會中得一名進士，但我雖不會中那進士，卻也教育了無數英才，看將起來，大半都要青雲直上；就中若講人品心地，卻祇有我這安學生，祇可惜他清而不能貴，不能騰達飛黃，然而天佑善人，其後必有昌者。至於你，雖然作個武官，斷非封侯骨相，恰好我一弟子，都無兄弟；這兄弟一倫，也是人生不可缺陷的；你兩個今日，就在我面前對天一拜，結作弟兄，日後也好手足相顧。」因此上我合你父親又多了一層香火因緣，算得個異姓骨肉。他老人家又道：「那一樁恨事，便是不會見着個孫兒，我家媳婦，現在身懷六甲，未卜是女是男；倘得個男孩兒長大，就拜這安學生

爲師，教他好好讀書，早圖上進，切不可等襲了這世職，依然去作武弁；倘得個女孩兒，也要許聘一個讀書種子，好接我這書香一脈。你兩個切切不可忘了我的囑咐。」這些話我都一一的親承師命。姑娘，你我兩家是這等一個淵源，你怎生還合我稱的甚麼「民女咧」「官長咧」？姑娘此刻，是聽進點兒去了，話也沒了，祇默默的望了安老爺的臉往下聽。安老爺又接着說道：「及至你祖太爺見背之後，次年三月初三日辰時，姑娘你才降臨人世。那年是個辰年，你這八字，恰好合着辰年辰月辰日辰時。從你裹着襖子的时候，我抱也不止抱過一次。這年正是你的週歲，我去給你父母道喜，那日你家父母在坑上，擺了許多的針線刀尺，脂粉釵環，筆墨書籍，戲子算盤，以至金銀錢物之類，又在廟上買了許多要貨，邀我進去，一同看你抓週兒。不想你爬在坑上，凡是挨近的針，澹花粉，一概不取，祇抓了那廟上買的那刀兒鎗兒，弓兒箭兒那些要貨，握在手底下，樂個不住。我便合你父母笑道：「這娃娃兒將來，祇怕他要學個代父從征的花木蘭，定不得呢？」誰知你聽得我說了這句，便擡起頭來，笑嘻嘻的趕着要我抱，及至我抱到懷裏，你便張着兩隻小手兒，倒像見了許多年不曾相會的熟人一般，說說笑笑，鑽鑽跳跳，十分親熱，慇是誰來接着，祇不肯去；落後還是你家老太太，吩咐你家奶娘道：「快接過去罷，看溺了二大爺。」一句話不會說完，且喜姑娘你不會小解，倒大解了我一褂袖子；那時你家老太太，連忙叫人給我收拾，我道：「不必，祇把他擦乾了，留這點占記兒，將來等姑娘長大，不認識我的時候，好給他看看，看他怎生合我說嘴？」姑娘，不想這話卻應在今日；那時我同你父母，大家笑了一回，你那奶娘早給你換了衣裳抱來。你老太太接過來道：「快給大爺陪個不是，說等鳳兒大了，好孝順孝順大爺罷。」我因問說：「你我旗人家的姑娘，怎生取這等一個名字？」你家老爺道：「說也好笑，他母親生他的前一晚，夢見雲端的一隻純白如玉的鳳鳥，一隻金碧輝煌的鳳鳥，空中飛舞，一時這隻把那隻引來了，一時那隻又把這隻引了去，對着飛舞一回，雙雙飛入雲端而去；不知是何原故，又不解是個甚麼因由，想去總該是個吉兆，因此就叫他作玉鳳姑娘。」你這名兒，從你抓週兒那日，就在我耳輪中，聽得耐煩了，此時你還合我講甚麼十三姐呀十三妹呀？然則你又因何單單的自稱爲十三妹呢？這三字，太約還從你名兒裏的，這個「玉」字而來。你是用了個拆字法，把這玉字中間十字合旁邊一點提開，豈不是個二字？再把十字加在二字頭上，把一點化作一橫，補在二字中間，豈不是「十三」兩個字？又把九十的「十」字，金石石的「石」字，音同字異，影射起來，一定是你借此躲避你那仇家，作一個隱姓埋名，啞迷兒，全家遠害賢姪女，你道愚伯父猜得是也不是？」聽起安老爺這幾句話，說得來也平淡無奇，瑣碎得緊，不見得有甚麼驚

動人的去處；那知這話，越平淡，越動性，越瑣碎，越通情。姑娘是個性情中的人，豈有不感化的理？再加之家裏的老爺兒，人家皆比自己還知道，索性把小時候拉青屎的根兒，都叫人刨着了；這還合人家說甚麼呢？祇見他把這許多年營成的一張冷森森，氣縱橫的面孔，早連腮帶耳，紅暈上來，站起身來望前走了一步道：『原來是我何玉鳳三代深交，有恩有義的一位伯伯，你姪女兒那裏知道？』說着，才要下拜，安老爺站起來說道：『姑娘且慢爲禮，你且歸坐，聽我把這段話講完了。』因接着前文說道：『後來你老人家服滿，升了二等侍衛，便外轉了參將，帶你上任，這話算到今日，整整十七個年頭。一向我們書信來往，我那次不問着你，你父親來信道，因他膝下無兒，便把你作個男孩兒看代，且喜你近年身量長成，雖是不工針黹，卻肯讀書，更喜弓馬，竟學得全身武藝。我還想到你抓週兒時節，說的那句話，誰想前年，又接得你尊翁的信，道他陞了副將，又作了那紀大將軍的中軍，並且保舉了城勝總兵，忽然一路順風，說道想要告休歸里，我正不解，看到後面才知那紀大將軍，聽得你有這般武藝，要合你父親結親，你父親因他不是個讀書禮樂之門，一面推辭，便要離了這龍潭虎穴。我正在盼他回家相會，豈知不幾月，便曉得了他的凶信，我便差了兩個家人，連夜起程去接你母女，合你父親的靈柩，及至接了回來，才曉得你要避那仇人，叫你乳母丫鬘，扮作你母女的樣子，扶柩回京，你母女逝的不知去向。這二三年來，我逢人便問，到處留心，祇是沒些影兒。直到我那兒子安驥，合你那義妹張金鳳，同到了淮安，說起你途中相救的情由，講到你這十三妹的名字，並你的相貌情形，我料定除了你家，斷不得有第二家；除了你也斷不得有第二個。所以我雖然開復原官，也無心富貴，便脫去那領朝衫，一路尋你到此，要想接你母女回京，給你找個安身立命之處，好不負我恩師的那番囑咐，不止專爲你在能仁寺那番贈金救命的恩情而來。姑娘，祇要有你老太太在，我尚且要請你母女回京，如今剩你一人，便說有九公合這大娘子可託，我又怎肯丟下你去？現在你的伯伯，合你的義妹張姑娘，並他的二位老人家，都在途中候你，便是你父親的靈柩，我也早曉得你家墳上，無處可葬可停。若依你吩咐你奶奶公的話，停在那破廟之中，怎生放心得下？我早把他厝在我家墳園，專尋着你母女的下落，擇地安葬。就連你奶奶公戴勤，合那宋官兒，以至你的奶母丫鬘，現下都在我家。此去路上，男丁縱不多，除了我父子合張親翁，還有家丁十餘名；女眷雖不多，除了我內子婆媳合張親母，還有女伴八九口，那一個不照料了你老太太這口靈柩？姑娘，你這條身子，便算我費些事，不過順帶一角公文，便算我費些銀錢，依然是姑娘你的厚贈。及至到京之後，我家還有薄薄幾畝閒地，等閒人還要捨一塊給他作個義塚，何況這等正事？那時待我替你給

他二位老人家，小小的修起一座墳塋，種上幾棵樹木，雙雙合葬；你在他墳上燒一陌紙錢，奠一杯漿水，叫聲父母道：「孩兒今日把你二位老人家都送歸故土了。」那才是個英雄！那才是個兒女！姑娘，你要聽我這話，切切不可亂了念頭！」何姑娘還不會答話，鄧九公聽到這裏，呀！迸起來嚷道：「老弟呀！痛快煞我了。這才叫話，這才叫人心，這才叫好朋友！」褚大娘子道：「你老人家好生別打岔，謔人家說完了。」鄧九公道：「還不叫我打岔，你瞧今日這樁事，還不難爲我老頭子在裏頭打岔嗎？」說罷，呵呵大笑。且莫管他呵呵大笑，再說何玉鳳聽了這話，連忙向安老爺道：「伯父，你的話說的盡性盡情，到這個地步，真正的好比作一吹泥絮上青雲，起死人肉白骨；你姪女若再起別念，便是不念父母深恩，謂之不孝；不尊伯父教訓，謂之不仁。既是承伯父這等疼愛姪女，姪女倒要撒個嬌兒，還有句不知進退的話要說。伯父，你若依得我，我何玉鳳死心塌地的跟了你去。」這位姑娘，也忒累贅。這要按俗語說，這可就叫作難撥弄，卻也真怪他難撥弄，一個女孩兒家，千金之體，一句話就說跟人走了，自然也得自己跔個地步，留個身分。安老爺聽他還有話說，便問道：「姑娘，你更有何說？」他道：「我此番扶了母親靈柩，隨伯父進京，我往日那些行徑，都用不着；從此刻起，便當立地回頭，變作兩個人，守着那閨門女子的道理才是。第一上路之後，我祇守了母親的靈，除了內眷，不見一個外人。」安老爺道：「這是一第二呢？」他又道：「第二到京之後，死者入土爲安，祇要三五畝地，早些合葬了我父母，便罷！伯父切不可過於糜費，我家屍化生存，才過得去。」安老爺又問：「第三呢？」他道：「第三，卻要伯父給我挨近父母墳塋，找一座小小的廟兒，祇要容下一席蒲團之地，我也不是削髮出家，我也不爲捨身了修道，祇爲一生守着我父母的魂靈兒，廬墓終身。這便是我何玉鳳的安身立命了。」祇聽這個姑娘，心眼兒使得重不重，腳步兒站得牢不牢。這若依了那褚大娘子昨日筆談的那句，甚麼不如此如此的話，再加上鄧九公大開轅門的一說，管都費了許多的精神命脈，說列國似的說了一天，這句話起，有個反臉不回京的行市，果然又不出安老爺所料。安老爺真是從來說的，有八卦相生，就有五行相尅；有個支平祈，便有個神禹的金鑽，有個九子魔母，便有個如來佛的寶鉢，有個孫悟空，便有個唐三藏的緊箍兒咒。你看他真會作，祇見他聽了這話，把臉一沉道：「姑娘這話，我合你口說無憑。」說着，便要了一盞潔淨清茶，走到何夫人靈前，打了一躬，把那茶奠了半盞，說道：「老弟，老弟，你二位神靈不遠，方才我安某這片心，合姪女的這番話，你二位都該聽見，我安某若有一句作不到哪，猶如此水。」說着，把那半盞殘茶潑在當地，便算立了個誓。何玉鳳姑娘見安老爺這樣的至誠，這才走過來說道：「蒙伯父這樣的體諒成全，伯父請上，受

你姪女一拜。」安老爺倒撐不住淚流滿面。鄧褚父女翁婿，並些幫忙的村婆兒，村姑兒，在旁看了姑娘合安老爺這番恩義，也無不傷心。才要張羅着讓座讓茶，早見那姑娘三步兩步撲了那口靈去，叫聲：「母親，你可曾聽見？如今是又好，原來他也不是甚麼尹先生，也不好稱他甚麼安官長，竟是我家三代深交，有恩有義的那一位異姓伯父。他如今要帶了女兒，扶了你的靈柩回京，還要把你同父親雙雙合葬，你道可好？你聽了歡喜不歡喜？你心裏樂不樂。啊呀！母親！啊呀！母親！你二位老人家，怎的儘着你女兒這等叫，答應都不答應一聲兒呀？」說完了，拍着那棺材，捶胸跺足，放聲大哭。這場哭，真哭得那鐵佛傷心，石人落淚，風淒雨慘，鵝喉猿啼，便是那樹上的鳥兒，也忒楞楞展翅高飛，路上的行人，也急煎煎聞聲遠避。這場哭，大約要算這位姑娘，從他父親死後，直到如今，斃了許多年的第一副熱淚。這正是：

傷心有淚不輕彈，知還不是傷心處。

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二十回 何玉鳳毀妝全孝道 安龍媒持服報恩情

這回書緊接上回，表得是何玉鳳姑娘，自從他父母先後亡故，直到今日，才表明他那片傷心，發洩他那腔怨氣，抱了他母親那口棺材，哭個不住。鄧九公見他哭得痛切，便叫女兒褚大娘子上前勸解。褚大娘子道：「倒莫忙，他這肚子委屈，也得叫他痛痛的哭一場，不然，斃出個甚麼病兒，痛兒的來，倒不好。」說着，便叫人取些熱湯水，又叫擰個熱手巾來，方才慢慢過去勸着。勸了良久，那姑娘才止住哭聲，大家圍着，都讓他先坐下歇歇。祇見他且歸座，開口便問着褚大娘子道：「姐姐，你前日給我作的那件孝衣，可還在手？」褚大娘子道：「那天因為你執意不穿，立逼着我拿回去，我就帶回去了。今日我連這東西，合你的素衣裳，以至鋪蓋鞋腳，我都帶來了。不然，你瞧我來的時候，怎麼用帶那樣一個大包袱來呢？」說着，便一手拉了他到裏間去。何玉鳳這才毀卻殘妝，換上孝服。原來漢軍人家的服制甚重，多與漢禮相同，除了衣裙，甚至鞋腳，都用一色白的。那姑娘穿了這一身縞素出來，越發顯得如閒雲野鶴一般，有個飄然出世光景。褚大娘子又叫人給他在地下鋪了一領席，墊上孝褥子，他才在靈石守起制來。鄧九公此時，是把一肚子的話，都倒出來了，也沒有甚麼可為難的了，覺得有點子泛上餓來了，便向他女兒道：「姑奶奶，咱們可

得弄點甚麼兒吃才好呢？你看你二叔合妹妹，進門兒就說起，直說到這時候，這天待好晌午到咧！管保也該餓了。」褚大娘子道：「這些事等不到老爺子操心，連吃的和你老人家的酒，我隨來時候，都打點妥當了，叫他們隨後挑了來，這時候敢怕早送來了，在外頭收拾着呢！甚麼時候吃，甚麼時候現成。」鄧九公聽了，便催着攪姑娘給些東西吃，豈知這位姑娘，平日雖吃上看破些兒，到了今日，心靜身安，又經了安老爺這番琢磨點化，霎時把一條冰冷的腸子，沍了個滾熱，心裏的事情都來了，那裏還顧得吃下，祇在那裏默坐，把心事一條條的理論起來，第一條，早就想起他那義妹張金鳳，又急切要見這位伯母，安太太是怎樣一個性情，怎麼一個行徑，便問着安老爺道：「伯父，你方才說我那伯母，合張家妹子，都在半途相候，不知他娘兒們，此時在那裏，怎的我得見見也好？」安老爺道：「不但你想見他們，他們也正在那裏想見你，除了我們張親家老夫妻二位，照應行李不得來，其餘都在莊上。」說着，便找褚一官着人送信請去，恰好褚一官外面去了，不在跟前，一時找來，老爺便說明原由。褚一官道：「還等這會子呢，到晌午就來了。這裏話沒說完，我又不敢讓進來，沒法兒我把他老人家娘兒兩個，讓到隔壁林大嫂家坐着呢！方才打發人來問過兩三回了，等我過去言語一句。」說着去了。不上一盞茶時，安太太早到，褚大娘子便忙着迎出去，攙了進來。那安太太進門，一眼便看見姑娘，哀哀欲絕的跪在那裏，一時也不及參靈，便一直的奔了姑娘去，也顧不得那白褥子的忌諱，便蹲下身去，半跪半坐的，把他一摟，摟在懷裏，「兒呀肉……」的哭起來。一面哭着，一面數落道：「我的孩子，你可心疼死大娘了！拿着你這樣一個好心人，老天怎麼也不可憐可憐，叫你受這個樣兒的苦喲！」姑娘聽了這話，心裏更酸，哭得更痛。褚大娘子勸了半日，才兩下裏勸住，便讓太太坑上坐，太太那裏肯，說：「姑奶奶，我好不容易見着他了，你讓我合他多親熱親熱。」說着，又拿小手巾擦眼睛。褚大娘子便向坑上，拿了一個坐褥，給太太鋪好，又裝了一袋煙過去，太太便合姑娘對面坐了，手裏拿着煙袋，且不吃煙，着實的給姑娘道了一番謝，說：「你大姑娘，我就剩了心裏過不去了，我實在說不出甚麼來了。」姑娘此時，倒也無可謙詞，祇說了個：「那時雖然彼此不知，方才聽我伯父說起來，我兩家原來是這樣的世誼，便是姪女兒出些力，豈不是該的？姪女兒此後，仰仗伯父伯母的去處正多，還有幾句不知進退的話，方才都求過我伯父了。」安太太道：「大姑娘，憑你有甚麼爲難的事，都交給我合你大爺，你祇別委屈，別着急，就攔了身子，我就放心了。」說着，便拉了他的手，問長問短，恰好一個婆兒，送上茶來，安太太接來，便擱下那個茶盤兒，自己端着碗，送到他口邊，讓他喝兩口熱茶。一會兒又用手指頭，給他理理頭髮，一會兒又用小手巾兒，給他沾

沾臉上的眼淚；一會兒又說：『這一個褥子薄，再墊個坐褥罷！小心地下的涼氣凍着。』一會兒又說：『沒外人在這裏，祇管盤上腿兒坐着，看壓麻了腳。』也不知要怎樣的疼疼那位姑娘才好，再不想姑娘的小腳兒，天生的不會盤腿，更可憐那姑娘幼年喪父，正是用着母親撫養照料的時候，母親又沒了。便是有他那位老太太，也是一個老實不過的人，及至逃難至此，一病不起，連他自己的衣食，還得女兒照顧，姑娘何曾經過人這等珍惜憐愛過來。如今合安太太見了面，看了這番說話，行事待人，才知道天底下的女孩兒，原來還有這等一個境界。他心裏頓覺甜苦寒暖，大不相同，益發合安太太親熱起來，坐定了便目不轉睛的看着安太太，祇見那太太穿一件魚白的百蝶襯衣，套一件綠色二個五蝠捧壽織就地景兒的縐衣兒，窄生生的領兒，細條條的身子，週身絕不是那大寬的織邊縐邊，又是甚麼豬牙縐子，狗牙縐子的，胡纏滾作，都用三分寬的石青片金窄邊兒，擷一道十三股裏外挂金線的縐子，正捲着二摺袖兒，頭上梳着短短的兩把頭兒，紮着大壯的猩紅頭把兒，撒着一枝大如意頭的扁方兒，一對三道線兒的玉簪棒兒，一枝一丈青的小耳挖子，卻不插在頭頂上，倒掖在頭把兒後邊，左邊翠花上，關着一路三根大寶石抱針釘兒，還帶着一枝方天戟，拴在八棵大東珠的大腰節壁角兒的小桃，右邊一排三枝刮綾刷蠟的蠶枝兒蘭枝花兒，年紀雖近五旬，看去也不過四十光景，依然的烏鬢黛眉，點脂敷粉，待人是一團和氣，和氣的端莊，開口有幾句謙詞，謙詞的尊貴，高華富麗，慈厚和平，合安老爺配起來，真算得個子子孫孫的天親，夫夫婦婦的榜樣。姑娘看了半日，心裏暗暗的說道：『我給張家妹妹，誤打誤撞，說成了這等的一個人家，這樣的一雙公婆，也算對得住了。』他那裏正待問安太太：『我那妹子怎的不同來？』一說話不會出口，祇聽外面一片哭聲，男的也有，女的也有，少的也有，搖天震地價。從門外哭了進來。姑娘從來不曉得甚麼叫作害怕的人，此時倒嚇了一跳，心裏故發道：『我這裏除了鄧褚兩家之外，再沒個痛癢相關的人，他兩家都在跟前，這來的又是班甚麼人？卻哭的這般痛切，好生作怪！』自己又拘住禮法，不好探頭往外看，祇得低了頭，伏在地下陪着哭。這一片哭聲內，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班人，果然都是誰呀？原來安太太過來的時候，安公子小夫妻，合僕婦丫鬚都過來了。祇因裏面地方過窄，要等安太太先見過了，然後大家才好進來；趁這個空兒，便在前廳換了衣服；姑娘在靈傍跪着，祇顧在那裏應酬安太太，卻不得知道消息。及至他自己伏下身去陪哭，安太太便站起身來，他哭着閃眼一看，早見一男一女，拜倒在靈前，又是兩個老少婦人，跪在門裏，一個男的，跪在門外，都伏在地下痛哭，又各各的身穿重孝。姑娘眼淚模糊，急切裏看不出個是誰，口裏既不好問，心裏更想不出。

這是怎的一樁事？正在納悶，卻見褚大娘子，把靈前跪的那個穿孝服的少婦人攙起來；那廂那個穿孝的少年，也便站起身來，還在那裏擦着眼，握着臉。那少婦便拉了褚大娘子，一面哭着，撲向自己來，便在方才安太太坐的那個坐褥上跪下，嬌滴滴，悲切切，叫了聲：『姐姐，你想得我好苦！』說罷，也是抱頭痛哭。何玉鳳此時隨近一看，又聽得說話聲音，才曉得是他救的那個結義妹子張金鳳，那廂站的那個少年，便是安公子。一時心中萬緒千頭，才待說話，那後面跪的老少兩個婦女，也搶過來，給姑娘磕頭，扶着姑娘的腿，哭個不住。門外的那個男的，也磕了陣頭，站起來，姑娘且不及看門外那個，急得一手拉了金鳳姑娘，一手推那兩個婦女道：『你兩個先擡起頭來，我瞧瞧是誰？』及至兩個擡起頭來，兩下裏看了一看，才曉得是他的奶母，合他的丫鬢，門外那個，卻是他的奶公戴勤，姑娘此時，斷想不到這班人，忽然在此地，同時聚在一處，重得相見，更加都穿着孝服，辨認不清。到是他那個丫鬢，隨緣兒媳婦，隔了兩三年不見，身量也長成了，又開了臉，打扮得一個小媳婦子模樣，尤其意想不到，覺得詫異。這一陣穿插，倒把個姑娘的眼淚，穿插回去了，歎歎的瞅瞅這個，看看那個，怔了半日。便問着張金鳳道：『妹子！我難道合你們是夢中相見麼？』張姑娘道：『姐姐，你且莫悲傷，定一定再說話。』這姑娘痛定思痛，良久良久，才重復哭起來，安太太便叫張姑娘，好生勸勸你姐姐，不要招他再哭了。褚家娘子合他奶娘，也來相勸，姑娘這才止住悲啼，拉了張金鳳，覺得心中有萬語千言，祇不知從那句說起，祇見他看了看衆人，又看了安公子夫妻，忽地失驚道：『啊呀！豈有此理！我這奶公奶母，合這丫鬢罷了！你二位現在伯父伯母雙雙在堂，豈不嫌個忌諱？怎生也穿起這不祥之服，快快脫下來才是！』安公子跪在那裏答道：『我兩個受了姐姐的救命大恩，無路可報，今日遇着嬌母這等大事，正該如此；況又是父母吩咐的，怎敢違背？』姑娘連連擺手說：『這事斷斷行不得！』張姑娘又道：『姐姐，便是你我又合嫡親姊妹，差些甚麼？姐姐不必再講了。』兩人祇管這等說，姑娘那裏肯依，急得又向安老爺安太太說：『伯父，伯母，這事禮過於情，不要說我何玉鳳看了不安，便是我的母親九泉有知，也過不去；求你二位老人家，吩咐一句，一定叫他們脫了才好。』安老爺道：『姑娘，你且不必着急，聽我說。你道這事禮過於情，在古禮講，古人的朋友，本就有個袒免之服。怎的叫作袒免？就如今男去冠纓，女去首飾，再繫條孝帶兒，戴個孝髻兒一般。按今禮講，你祇看內三旗的那些人家，遇見父母大事，無論親戚朋友跟前，都有個遞孝接孝的禮。再講到情，你我兩家，不但非尋常朋友可比，比起那疎遠的親戚來，祇怕情義還要重些，便是你尊翁靈柩到京的時候，我也曾在我那墳園上，供養他幾日，也曾叫我這孩兒去了纓兒，穿身孝服，替我早晚祭奠。這是

你奶奶娘眼見的，那時姑娘，你又從那裏不安去？何況姑娘，更救了他兩個性命，便同救了他兩個父母公婆，他兩個如今止於給你令堂穿身孝服，就論一報一施，你道孰輕孰重？這幾身孝，正是我昨日聽得你令堂的事，合你伯母商議，特特的趕做成的。你我骨肉一般，還講得到甚麼忌諱？我是忌諱這個一兒一媳，當日在那能仁寺，雙雙落難，果然不是你來搭救，祇怕今日之下，想穿這兩身孝服，也沒處穿；我同你伯母，求着這樣忌諱，也求不到！我再合姑娘你掉句文，這就叫作「亡於禮者之禮也」，故曰，其動也中。」安太太也道：「這樣是。」一面不叫姑娘謙讓，一面又怕他着急，使親自過來，安撫了他一番。鄧九公，方才見那公子合張全鳳穿了孝來，也自詫異，及至安老爺說了半日，他方才明白過來。原來昨日安老爺把華忠叫在一旁，說的那句體己話，合今早安老爺見了安太太，老夫妻兩個說的那句啞兒謎，他在旁邊聽着，乾着了會子急，不好問的，便是信件事，便向姑娘道：「姑娘，帥傳總得站在你這頭兒，咱們到底是家裏，我再沒說架着砲往裏打的，這話你伯伯可說的是，咱們不用再說了。」姑娘還待再說，褚大娘子也道：「我可不懂得這些甚麼古啊，今哪，書哇，文哇，還是我方才說的那句話，人家是個老家兒，老家兒說話再沒有錯的，怎麼說咱們怎麼依就完了，你說是不是？」姑娘見一個人，扭不過衆人去，心裏想道：「我從來看了世間上，這些施恩望報的人，作那些春種秋收的勾當，便笑他是活名，有心爲善，所以我作事，作起來任是潮來海倒，作過去便同雲過天空。即如我在能仁寺救安公子，張姑娘的性命，給他二人聯姻，以至贈金借弓這些事，不過是我那多事的脾氣，好勝的性兒，趁着一時高興，要作一個痛快淋漓，要出我自己心中那個不平之氣。究竟何曾望他們怎的領情，怎生答報來着？不想他們竟這等認真起來，可見造因得果，雖有人爲，也是上天暗中排定的。」想到這裏，也就默默無言，祇得跪下來，給安公子合張姑娘行禮叩謝，忙得他兩個還禮不及。雖然如此，姑娘此刻是說勉強依了，他心裏卻另有個不願意的意思。他這不願意，想來不是爲方才給安公子，張姑娘磕那兩個頭，究竟他是個甚麼意思，那這位姑娘心裏灣子轉子過多，作者一時摸不着門兒，無從交代，不過到那個場中，也都明白了。安老爺自從到了二十八棵紅柳樹鄧家莊，又訪得青雲堡，見了褚一官，褚大娘子，這才見着鄧九公，自從見了鄧九公，費了無限的調停，無限的宛轉，才得到了青雲峯，見着了這位隱姓埋名，昨是今非的十三妹。自從見了這位姑娘，又費了無限唾沫，無限精神，才得說的他悉心懺悔，五體皈依，一直等安太太，安公子，張姑娘，以至他的奶公奶母丫鬮，異地重逢，才算作完了這本戲文，演完了這段事情，才得略略的放心。他便對鄧九公說：「九兒，這事情的大局已定，我們外面歇歇，好讓他娘兒們說說話兒，各取

方便。」鄧九公本就嘆了半天，聽了這話，正中下懷。忙說：「很好！咱們也該喝兩鍾去了。」又告訴大娘子道：「勸姑娘吃些東西，哭祇管哭，可不要儘祇餓着。」嘮叨了一陣，這才陪了老爺，公子出來。外面自有褚一官，帶了人張羅着，預備吃的，內裏褚大娘子，也指使着一羣丫頭腳的婆兒，調抹桌椅，搬運菜飯，便連戴動家的，隨緣兒媳婦，也來幫忙；一時裏外都吃起來。安老爺合鄧九公，心裏裏恬恬着有事，也不得照昨日那等暢飲；雖然如此，卻也瓶罄杯空，不曾少喝了酒，至於那些吃食，不必細述，也沒那鼓兒詞上的「山中走獸雲中雁，陸地飛禽海底魚」，不過是酒肉飯菜，吃得醉飽香甜而已。一時吃完，又添了東西，內外下人都吃過了。鄧九公閒話中，便合安老爺說道：「老弟，看你這等一個好孩子，被你生生的奪了去了，我心裏可真難過。祇是一來，關着他的重回故鄉；二來，又關着他的父母大事；三來，更關着他的終身，我可沒法重留他。但是我也受了他會子好處，一點兒沒報答他，我這心裏怎得過的去？我想如今，他不是沒忙着要走的這一說了嗎？我要把他老太大的事，重新風風光光的給他辦一辦，也算我們師徒一場。祇是要老弟你多住幾日，包些車腳盤纏，可就不知老弟，你等等不得？」安老爺道：「我倒沒甚麼等不得；那盤費更是不便；我的意思，必須仍由水路行走，明日就要遣人，折回臨清開去雇船，往返也得個十天八天的耽擱，只是老兄你方才說的這一番舉動，似乎倒可不必；從來喪祭，稱家之有無，他自己既不能盡心，要你多費，他必不安；況且這些事，究竟也不過虛文，於存者沒者都無益處。竟是照舊，明日伴宿，後日卻把靈封了，把他接到莊上；你師弟姊妹，多聚幾日，敘敘別情。有這項錢，你倒是給他作幾件上路素兒衣裳，如此事事從實，他也無從辭起。」鄧九公道：「那幾件衣裳，可值得幾何呢？」說着，綽着那部長鬚，翻着眼睛想了一想，說：「有了衣裳，行李也要作，臨走我到底要把他前回合海馬周三賭賽，他不受我那一萬銀，送他作個程儀，難道他還不受不成？」安老爺道：「那他可就不受定了？老兄，你豈不聞『江山好改，秉性難移』？你切不可打量他從此就這等好說話兒，他那平生最怕受人恩的脾氣，難道你沒領教過？設或你定要盡心，他決然不受，那時彼此都難為情。依我說倒莫如……」老爺說到這裏掩住口，走到鄧九公跟前，附耳低聲說道：「九兄，必須如此如此，豈不大妙？」鄧九公聽了，樂得拍桌子打板櫓的，連說有理；又說就照這樣辦了。老爺道：「九兄切莫高聲，此地祇離一層紙窗，倘被他聽見，慢說你這人情作不成，今日這一天的心力，可就都白費了。」鄧九公伸了伸舌頭，連忙住口。二人正要進後邊去，恰好隨緣兒媳婦出來回說：「奴才太太大合姑娘，請老爺說

話。」安老爺便同了鄧九公進來，安太太道：「大姑娘方才說了半天，還是爲玉格合他媳婦穿兩身孝，他始終不願意；他的意思，還要過了明日後日兩天，大後日就一同動身。我說這話，你等我合你大爺商量，也得算計算計，這兩天工夫，可走得及走不及？」姑娘接着說道：「我也沒甚麼願意不願意，不過想着他二位穿了孝，爹了靈，就算情理兩盡了，究竟有伯父伯母在上頭，況且又是行路，就這樣上路，斷乎使不得。不但他二位，便是我這奶公奶母，現在既在伯父那裏，一併也叫他們脫了孝，上路爲是。至於我這孝，雖說是脫不下來，這樣跟了伯父伯母同行，究竟不便。縱說你二位老人家，不嫌忌諱，也得要我心安。再說我父親的大事，那時我祇顧護了母親，匆匆遠避，便不曾按着日期守孝；此番到京，我卻要補着，盡這點作兒女的心。那時日子也寬餘了，伯父你給我找的那個廟，也該妥當了，我一釋服，便去了我的腳跟大事，豈不大便？這樣商量定了，過了明日後日兩天，就可上路，也省得伯父上上下下，人馬山集的，在此久坐。這話伯父想來，再沒個不依我的。」安老爺一聽，這又是姑娘泛上小心眼兒來了。且自順了他的性兒，我自自道理。便說道：「姑娘，這話很是，便是你大兄弟，大妹妹，我也不是叫他們穿多少日子的孝。到了你補着穿孝這層，也很行得，儘有這個樣子；祇是兩日後，便要起身，卻來不及。何以呢？我們方才在外頭商量定了，你此番扶柩回京，旱路斷不方便，就是你也不得早晚相依。我明日便着人看船去，也有幾天耽擱。我們這裏，卻依然明日伴宿，後日把靈暫且封起來，大家都搬到你師傅莊上去住。船一雇到，即刻起行，你那一路上，不要見外的這句話，便不枉說了。姑娘你道如何？」姑娘聽了，料是此地山裏，既不好一人久住，衆人也沒個長遠在此相伴的理，便也沒得說，點頭俯允。鄧九公見話說定了，便道：「咱們這可沒事了，太陽爺也待好壓山兒了；二妹子合大奶奶，這裏也住不下，莫如趁早向莊兒上去罷。明日再來，再等回子，這山裏的道兒黑了，可不好走。」安太太還不會答，何玉鳳姑娘早詫異起來，說道：「怎麼今日都不住下嗎？」原來姑娘，自被安老爺一番言語之後，勾起他的兒女柔腸，早合那以前要殺就殺，要饒就饒，要聚便聚，要散便散的十三妹，迥不相同，聽了聲都要走，便有些意思，意思的捨不得，眼圈兒一紅，不差甚麼，就像安公子，在悅來老店的那番光景，要撒酥兒。褚大娘子笑道：「暖啲！暖啲！瞧啊！瞧啊！姐兒捨不得大娘了；我這可是頭一遭兒看見你這個樣兒。」安太太便連忙道：「好孩子別委屈，我跟着你。」因合褚大娘子道：「不然，姑奶奶，你合你大妹妹回去，我住下罷。」誰知這位姑娘，雖然在能仁寺合張姑娘聚了半日，也曾有幾句深談，祇是那時節，彼此心裏都在有事，究竟不曾談到一句兒女衷腸。今日重得相逢，更是依依不捨。褚大娘子是個暢快人，見這光景，便道：「這麼樣

罷！因合他父親說：『竟是你老人家，帶了女婿，陪了二叔，合大爺回去。我們娘兒三個，都住下，這裏也擠得下了。』又合褚一官道：『你回去，可就將二嬸兒合大妹妹的鋪蓋捲兒，合包袱送了來，可別要交給外頭人，就叫孟媽兒合芮嫂兩個來。我這裏帶的人不夠使，他們村兒裏的幾個人，晚上也有回家的，我帶着一條被窩呢，不要鋪蓋了，晚上老爺子要合二叔喝酒，我都告訴姨奶奶了。以至明日早起的吃的，老范合小蔡兒，他們都知道，你問他們就是了，可要給我們送些吃的來。』褚一官在那裏老老實實的聽一句，應一句，褚大娘子又道：『可是，還得把我的梳頭匣子拿來呢。』張姑娘道：『不用費事了，兩分鋪蓋裏，都帶着梳洗的這一分東西呢。我們天路上，就是那麼將就着罷，連大姐姐你也够用了。』褚大娘子道：『如此更省事了。』褚一官道：『想想還有甚麼？莫落下來。』褚大娘子道：『沒甚麼了。縱就是我不在家，你多費點心兒，照應照應那孩子，別竟靠媽兒。』褚一官又連連答應。褚大娘子又道：『既然這樣，二叔索性早些請回去罷。』鄧九公道：『明日人來的必多，我已就告訴宰了兩隻羊，兩口豬，够吃的了，姑奶奶放心罷，倒是這櫃怎麼樣，不就卸了他罷？』安老爺道：『這又礙不着，何必再卸，就這樣，下船時豈不省事？』鄧九公道：『老弟，你有所不知，我也知道不用卸，祇是我說這句，書裏可又漏一個縫子。』說着才嘻嘻哈哈，同了安老爺父子，合褚一官告辭去了。安老爺臨走時，又把戴勸留下，在此照料，便一同回了青雲堡褚家莊去了。何玉鳳姑娘，此時父母終天之恨，已是無可如何，不想自己孤零零一個人，忽然來了個知疼着熱的世交伯母，一個情投意合的義姊，一個依模照樣的義妹，又是嬾嬾媽，嬾嬾妹妹，一盆火似價的哄着姑娘。姑娘本是個性情高曠的爽快人，不覺一時精神滿足，心舒意暢，高談闊論的起來。那時雖是十月天氣，山風甚寒，屋裏又生上火，須臾點起燈來，那鋪蓋包袱，也都取到；那位姨奶奶又送了些零星吃食來。褚大娘子便都交給人收拾去，等着夜來再要，便讓安太太上了炕，又讓何張二位姑娘上去，因向安太太說：『我在左邊，給你老人家擺一隻鳳凰，右邊給你老人家擺一隻鳳凰。』他自己卻挨着炕邊坐了。除了玉鳳姑娘不吃煙，那娘兒三個，每人一袋煙兒。安太太看看這個，看看那個，心下十分歡喜，大家便圍爐閒話起來。安太太道：『真個的你家這位姨奶奶，雖說沒甚麼樣兒，可倒是個心口如一的厚實人兒。我看我們老人家，這樣的居心行事，教那姨奶奶，怕還給他養個兒子定不得呢？』褚大娘子道：『那敢是好。我也正盼呢，祇是我父親今年八十七了，那裏還指望得定呢。』張姑娘道：『不然，那姨奶奶自己知道，他告訴我，他家老爺子，命裏有兒子，他還要養兩個呢。』安太太道：『這兒女的數兒，他自己那裏定得準呢！』張姑娘忍不住笑道：『我也是這樣問他來。』

着，他說是劉鐵嘴告訴他的；我也不知劉鐵嘴是誰？沒敢往下再問。」大家聽了，早已笑將起來。褚大娘子便告訴安太太道：「這是他來的那年，我叫了個瞎子給他算命，要算他命裏有兒子沒有。那瞎子叫劉鐵嘴，說了這麼句話，他就記住了這句話；要是叫他記住了，他肚子裏可就裝不住了，就這麼個傻心腸兒。」玉鳳姑娘道：「我可就愛他那個傻心腸兒，祇是怕他說話；他一說話，我不笑他，我整的慌，我又怕他惱。」褚大娘笑道：「人家可不懂得怎麼叫個惱哇！」說着，大家又笑了一陣。一時戴勳進來，隔窗問道：「請示太太大奶奶，還要甚麼不要？外頭送鋪蓋的車，還在這裏等着呢。」安太太道：「不用甚麼了，你沒跟大爺去嗎？」戴勳道：「老爺留奴才在這裏伺候的。」玉鳳姑娘聽如此說，便隔窗叫他道：「嬷嬷，你先去告訴了話進來，我再瞧瞧你。」戴勳走了進來，又重新給姑娘請安，也問了姑娘幾句話。姑娘一時想起，當日送靈回京的話，又細問了一番，因道：「你們走到那裏，就遇見這裏老爺的人了？」戴勳道：「走到德州。」姑娘道：「他們岸上走，你們河裏走，怎知道就是咱們的船呢？」戴勳道：「姑娘問起這件事，竟有些奇怪，真是老爺的靈聖！頭夜大家就知道，這裏老爺差人接下來了。這一日晚上，船靠了德州碼頭，點燈後，他們裏頭在後艙睡了。奴才合宋官兒兩個，便在老爺靈旁，一邊一個打地鋪也就睡下。睡到三更多天，耳邊祇聽說老爺叫，那時也忘了老爺是歸了西了，就連忙要見老爺去。及至一看，老爺就在當地站着呢！奴才一時認不出來了。」姑娘道：「你怎麼又會不認得老爺了呢？」戴勳道：「祇見老爺穿戴，不是本朝衣冠，頭上帶着一頂方頂鑲金長翅紗帽，身穿大紅蟒袍，圍着玉帶，吩咐奴才說：『安二老爺差人接我來了，你們可看着些，莫要錯過，去叫他們空跑一輪，我上去了。』」奴才就說：「老爺那裏上任去，怎的也不接太太大姑娘同去？」老爺道：「太太就來的，姑娘早呢！我不等他了。」說着往外就走，奴才急了說：「老爺怎的不等姑娘同去？奴才姑娘，此時到底在那裏呢？」老爺把袖子一甩，向我說：「好糊塗！我見不着姑娘，祇怕你就先見着了，此時何用問我？」奴才見老爺生氣，一害怕就嚇醒了。原來是一場夢，忙着叫宋官兒，祇聽他在那裏說睡話，說：「我的老爺子，你是誰呀？」及至把他叫醒了，問他，他說見一個人，打扮得合戲臺上的賜福天官似的，賜了我一亂子腳說：「你這東西，睡的怎麼樣死！」奴才止告訴他這個夢，祇聽得外面好像人馬喧鬧的聲兒，又像鼓樂吹打的聲兒，祇恨那時膽子小，不會出去看看。奴才就合宋官兒說：「這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天亮時咱們且別開船，到船頭看看，到底有人來沒人來？」誰想這裏老爺果然就打發梁材他們來了。姑娘想，這可不是老爺顯聖嗎？」這位姑娘，可從不信這些鬼神陰陽的事，便道：「老爺成神，怎的不給我託

夢。倒給你託起夢來？不要是你那一天吃多了酒罷！」安太太道：「大姑娘，你不可不信這話。他們一到京，就說過，你大爺還合我說：『何老爺那樣一個聰明正直的人，成了神也是有的，事祇可惜他不知成了甚麼神了。』這神佛的事，也是有的。』姑娘是將信將疑。戴嫵嫵向安太太道：『奴才姑娘，從小兒就不信這些。姑娘祇想，要不是有神佛保着，怎麼想到我們，今日都在這裏見着姑娘啊！』大爺記得老爺來的頭裏，叫了奴才娘兒兩個去細問姑娘小時候的事情，那時奴才祇納悶兒，誰知老爺早已知道姑娘的下落，連奴才們也托着老爺太太的福，見着姑娘了，真真是想不到的事！」玉鳳姑娘問道：『老爺怎麼問你們又怎麼說的？』隨緣兒娘，便把那日的話，說了一遍。姑娘道：『我不懂你們，有一塔兒沒一塔兒的，把我小時候的營生，回老爺怎麼？』大娘子道：『罷咧！罷咧！連你那拉青屎的根子，都叫人家抖翻出來了；別的還有甚麼怕說的。』說的大家大笑，他自己也不禁伏在安太太懷裏，吃吃的笑個不止。從來說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祇這等說說笑笑，不覺三鼓。大娘子道：『不早了，老太太今日那麼早起來，也鬧了一天了，咱們喝點粥，吃點東西睡罷，明日還得早些起來，祇怕他們這裏遠村近鄉的，還要來上祭呢。』說着隨意吃些東西，盥漱已畢。安太太合玉鳳姑娘，便在東間南坑，褚大娘子合張金鳳姑娘，便在西間南坑睡下。戴嫵嫵母女合褚家帶來的四個婆兒，都在後面兩個裏間分住。本村的幾個村姑村婆，也各各的分頭歇息。這裏他娘兒們，姐兒們，睡在坑上，還絮絮的談個不住。讀者，你道怎的，蒼狗白雲，天心無定，桑田滄海，世事何常。這青雲山分明是淒慘慘的幾間風冷茅檐，怎的霎時間變作了暖溶溶的，春生畫閣，都祇道是這般人筭。一個歡場，那知恰是這許話裏第二番結束。這正是：

但解心慵憐骨肉，寒澀甘苦總相宜。

那玉鳳、金合、安老、爺、怎的同行，何玉鳳、合、鄧、褚兩家怎的作別，下回書交代。

原书空白页

第二十一回 回心向善買寶刀 隱語雙關借弓留硯

這書前二十回，已把安何張三家，聯成一片，穿得一串，書中不再煩敘；從這二十一回起，就要作一篇雕弓寶硯，已分重合的文章，成一段雙鳳齊鳴的佳話。安太太婆媳二人，那日會着何玉鳳姑娘，便同褚大娘子，都在他青雲山山莊住下。彼此談了半夜，心意相投，直到更深，大家才得安歇。外面除了本莊莊客長工之外，鄧九公又撥了兩個中用些的人，在此張羅明日伴宿的事。安老爺又留下戴勤，並打發了華忠，來幫着照料，連夜的宰牲口定小菜，連那左隣右舍，也跟着騰房子，調桌椅，預備落作，忙碌得一夜，也不會好睡得。裏邊褚大娘子，才聽得雞叫，便先起來梳洗完畢，即帶着那些婆兒們，打掃屋子。安太太婆媳合玉鳳姑娘，也就起來梳頭洗面。早有褚一官帶人送了許多吃食，外面收拾好了，端進來。安太太便讓道：『大姑娘，今日可得多吃些，昨日鬧得也不會好生吃晚飯。』那知這位姑娘，諸事好難說話，獨到了吃上，不用人操心呢！一時上下大家吃完，安老爺早同鄧九公，從家裏吃得一飽，前來看望姑娘，合姑娘寒暄了幾句，姑娘便依然跪在靈旁，盡哀盡禮。便有戴勤帶着他女婿隨緣，合親家華忠進來叩見姑娘。姑娘自己的丫鬟，也有了託身之地，並且此後也得一處相聚，更是放心，又見褚大娘子趕着華忠，一口一個大哥，姑娘因而問道：『你那裏又跑出這個大哥來了？』褚大娘子道：『這可就是你昨日說的，我們那個親戚兒。』姑娘心中才明白，便是安公子的華奶公。兩人見過出去，華忠又進來回張親家老爺，親家太太來了，原來這老兩口兒，昨日聽得十三妹姑娘的下落，巴不得一口氣就跟了來見兒。只因安老爺生恐這裏話沒定規，親家太太來了，再鬧上一陣不防頭的話兒，給弄糟了，所以指稱着託他二位照看行李，且不請來，叫在店裏聽信。及至他昨晚得了信，今日天不亮，便往這裏趕到青雲，褚家莊，可兒的大家都進山來了。他們也沒進去，一直的又趕到此地。進門朝靈前拜了幾拜，便過來見姑娘，哭眼抹淚的，說了多半天，大意是謝姑娘從前的恩情，道姑娘現在的煩惱，禮到話不到，說是說不清，橫豎算這等一番意思，就完了事了。鄧九公便讓張老在前廳去坐。內中只有褚大娘子，是不曾見過這位張太太的，他心裏暗說：『怎麼這等一個娘，會養金鳳姑娘這麼一個聰明俊秀的女孩兒呢？』這褚大娘子本就有些頑皮，不免要耍笑他。只是礙着張姑娘，便也問了好說了幾句話。因問：『你老人家，今日甚麼時候，坐

車往這麼來的？」他道：「那裏還坐車呀！我說：「才多遠兒呢！咱走了去罷！」他爹說：「我怕甚麼撒開腿子就到咧！你那騾拉拉的，騾拉到舊時候才到咧！」那麼着，我可就說：「不，你就給我找個二把手的小單拱兒來罷！」誰知餓了輛小單拱兒，那推車的又是老頭子，倒够着八十多週兒咧！推也推不動，沒的嘔的慌，還不及我走着爽利咧！」大家聽了要笑，又不好笑，偏偏這八十多週兒的話，又正合了鄧九公的歲數兒。鄧九公聽了，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便搭訕着問褚一官道：「咱們外頭的事情都齊了沒有？」褚一官道：「都齊了，只聽裏頭的信兒。」原來安鄧兩家商量定了，都是這日上祭。安老爺見張家二老來了，又告訴鄧九公給他家也備了一桌現成的供菜。第一起，便是安老爺上祭。褚一官連忙招呼了戴勤華、思隨、綠兒進來，整理桌椅，預備香燭。這山居卻沒那些鼓樂排場，獻奠儀注，只得大家把祭品端來擺好。玉鳳姑娘看了一眼，那供菜除了湯飯茶酒之外，絕不是莊子上叫的那些楞雞、匾丸子、紅眼兒魚、花板肉的，十五大碗，卻是不零不搭的十三盤，裏面擺着全羊十二件，一路四盤，擺了三路，中間又架着一盤，便是那十二件裏片下來的攢盤，連頭蹄下水都有。只見安老爺拈過香，帶着公子，行了三拜的禮。次後安太太帶了張姑娘，也一樣的行禮。姑娘不好相攔，只有接拜還禮。祭完，只見安太太恭恭敬敬，把中間供的那攢盤撤下來，又向盤裏撥了一撮飯，澆了一匙湯，要了雙筷子，便自己端到玉鳳姑娘跟前，蹲身下去，讓他吃些。不想姑娘不吃羊肉，只是搖頭。安太太道：「大姑娘，這是老太太的福食，多少總得領一點兒。」說着，便夾了一片肉，幾個飯粒兒，送在姑娘嘴裏。姑娘也只得嚼着咽了，咽只管咽了，卻不知這是怎麼個規矩。當下不但姑娘不知，鄧九公經老了一件事的，也以爲創見。不知這卻是八旗吊祭的一個老風氣。那時候還行這個禮；到了如今，不但見不着，聽也聽不着，竟算得個史闕文了。一時撤下去。鄧九公因爲自己算個地主，便讓張家二老上祭，端上一桌葷素供菜來供好。張老也拈了香，磕了頭；到了親家太太了，磕着頭，便有那話白兒，只聽不出他嘴裏咕嚕的是甚麼。等他兩個祭完了，便是鄧九公同了女兒，女婿上祭。只見熱氣騰騰的，端上一桌菜來，無非海錯、山珍、雞鴨魚肉之類；也有大盤的饅頭，整方的紅白肉，卻弄的十分潔誠精緻。供好，鄧九公同褚一官夫妻，也照前拈香行禮。禮畢，褚一官出去焚化紙鏢；他父女兩個，便大哭起來。姑娘也在那裏陪哭。戴勤家的合隨綠兒媳婦都跪在姑娘身後跟着哭。你道這鄧家父女兩個，是哭那一位何太太不成？那何太太是位忠厚老實的人，再加上後來一病，不但鄧九公合他漠不相關，便是褚入娘子，也合他兩年有餘，不會長篇大論的，談過個家長理短，卻從那裏得這許多方便眼淚？原來他父女兩個，都各人哭得是各人的心事。鄧九公心裏想着，是

人生在世，兒子這種東西，雖說不過一個養生，卻也是少不得的，即如這何家的夫妻二位，假如也得有安公子這等一個好兒子，何至於弄到等女兒去報仇，要女兒來守孝。眼前雖說有玉鳳姑娘這等一頂天立地的女兒，作到這個地位，已經不知他的心裏，有幾萬分說不出的苦楚了。況且世路上又怎樣指得准，有這等一位破死忘魂，惠顧人的老爺呢？這回來再想到自己身上，也止仗了一個女兒照看，難道眼看九十多歲的人，還指望養兒得濟不成？再說說或生個不肖之子，慢講得濟，只這風燭殘年，沒的倒得眼淚倒回去，望肚子裏流，胳膊折了，望袖子裏褪，轉不如一心無礙，卻也省得多少命脈精神。這是鄧九公的心事。褚大娘子心裏想的是一個人，託生給人作個女兒，雖說合那作兒子的，侍奉終身不同，卻是同一盡孝，都該報答這番養育之恩。只是作個女兒，到了何玉鳳這樣光景，也就算強似兒子了。但是天不成全他，遇見這等時運，也就沒法兒，何況於我！縱說我隨了老父朝夕奉養，比他強些，老人家已是老健春寒秋後熱，譬如朝露，去日無多，那時無論我心裏怎樣的孝養，難道還能派定了人家褚家子弟，永遠接續鄧家香煙不成？這是褚大娘子的心事。至於他父女兩個心，疼那姑娘，捨不得那姑娘，卻是一條腸子。又因這疼他，捨不得他的上頭，卻又用了一番深心，早打算到姑娘臨起身的時候，給他個斬鋼截鐵，不垂別淚，因此要趁着今日，把這一腔離恨，哭個痛快，便算合他作別。臨期好讓他不着，一絲牽掛流連，安心北上，去走他那條「立命安身」的正路。正是一番「英雄作用，兒女情腸」。當下父女兩個，悲悲切切，抽抽噎噎，哭的十分傷慘。安老爺合張老，早把鄧九公勸住。安太太合張媽媽兒，也來勸褚大娘子，張姑娘即便去勸玉鳳姑娘。安太太向褚家娘子道：「姑奶奶，歇歇兒罷，倒別只管招大姑娘哭了。」只這一句，越發引起褚大娘子捨不得姑娘的心事來，委委屈屈，又哭個不住，半日半日，才慢慢的都勸住了。褚一官同了衆人，便把飯菜撤下去。鄧九公囑咐說道：「姑爺這桌菜，可不要糟蹋了；撤下去就蒸上，回來好打發裏頭吃。」褚一官一面答應，便同華忠等把桌子擦抹乾淨出去。外面早有山上山下，遠村近郊的許多老少男女，都來上祭。也有拿陌紙錢來的，也有糊個紙包袱，裝些鏢錠來的；還有買對小雙包燭，打着棵高香，一定要點上了蠟燭香，才磕頭的；又有煮兩隻肥雞，拴一尾生魚來供的；甚至有一蒲包子，爐食餛飩，十來個雞蛋，幾塊粘糕餅子，也都來供獻供獻，磕個頭的。這些人一來爲着姑娘平日待他們恩厚，況又銀錢揮霍，誰家短個三吊二吊的，有求必應；二來有這等一個人住在山裏，等閒的匪人不敢前來欺負；三來這山裏大半是鄧九公的房莊地畝，衆人見東翁尚且如此，誰不想來盡個人情。因此上都真心實意的，磕頭禮拜。那班村、婆村、姑，還有此讀歎點頭，擦眼抹淚的。只要攔在姑娘平

日，早不煩耐起來了。不知怎麼僞原故，經安老爺昨日一番話，這條腸子一熱，再也涼不轉來，便也合他們灑淚，倒說了許多好話。這是這兩三年，招他們服侍母親，支應門戶辛苦。這一陣應酬大家散後，那天已將近晌午。鄧九公道：『這大家可該餓了。』便催着送飯；自己便陪了安老爺父子，張老三，外面去坐。一時端進菜來，瀟瀟的燕窩，滾肥的海參，大片的魚翅，以至油醬雞鴨之類，擺了一桌子。褚大娘子拿了把筷子，站在當地，向張親家太太道：『張親家媽！可不是我外待你老！我們老爺子合我們二叔是磕過頭的弟兄；我們二姪兒，也算一半主人，今日可得請你老人家上坐。』張太太聽了擺着手兒，扭過頭去說道：『姑奶奶，你不用讓價，我可不吃那飯哪！』安太太便問道：『親家，你這樣早就吃了飯來麼？』張太太道：『沒有價，雞叫三遍，就忙着往這裏趕，我吃那飯去呀！』張姑娘聽了，便問：『媽，你老人家既沒吃飯，此刻爲甚麼不吃呢？不是身上不大舒服呀！』他又皺着眉，連連搖頭說：『沒有價，沒有價！』褚大娘子笑道：『那麼這是爲甚麼呢？你老人家不是挑了我了。』他又忙道：『我的姑奶奶，我可不知道嗎？叫個讓禮呀！你只管讓他娘兒們吃罷！可憐了的菜，回來都冷了。』大家猜道：『這是個甚麼原故呢？』他又道：『沒原故，我自家心裏的事，我自家知道。』何玉鳳姑娘在旁看了，心想這位太太，向來沒這麼大脾氣呀！這是怎麼講呢？忍不住也問說：『你老人家，不是怪我沒讓啊？我是穿着孝，不好讓客的。』他這才急了說：『姑娘可了不得了，你這是僞話，我要怪起你來，那還成個僞人咧！我把老實話，告訴給你說罷！自從姑奶奶！年在那廟裏救了俺一家子，不是第二日咱就分了手了嗎？我就合我那老伴兒說，我說這姑娘，咱也不知那年才見得着他呢！見着他才好，要見不着，咱可就只好是等那輩子，變個牛，變個驢，給他豁地搜磨去罷！誰知道今兒又見着你了呢！昨日聽見這個信兒，就把我倆樂的百嗎兒似的。我倆可就給你念了問聲佛，許定了個願心。我老伴兒，他許的是逢山朝頂，見廟磕頭，我許下給你吃齋。』玉鳳姑娘道：『你老人家就許了爲我吃齋，也使得，今日又不是初一十五，又不是甚麼三災呀，八難呀，可吃的是那一門子的齋呢？』他又道：『我不論那個，我許的是一年三百六十天的長齋。』安太太先就說：『親家，這可沒這個道理。』他只是擺着手，搖着頭不聽。褚大娘子見這樣子，只得且讓大家吃飯。一面說道：『那也不值甚麼，等我裏頭趕着給你老，炸點兒鍋渣麵筋，下點兒素麵你吃。』他便讓起來了，說：『姑奶奶，你可不要白費了那事呀！我不吃。別說鍋渣麵筋，我連鹽醬都不動，我許的是吃白齋。』褚大娘子不禁大笑起來說：『噯，我的親家媽，你老人家，這可是攪了一年到頭的不動鹽醬，倘或再長一身的白毛兒，那可是個甚麼樣兒呢？』說的大家無不大笑，他也不管，還是一副正經面孔。

望了眾人，褚大娘子無法，只得叫人給他端了一碟蒸饅頭，一碟豆兒，合芝麻醬，盛的滾熱的老米飯。只見他把那饅頭合芝麻醬推開，直眉瞪眼，白著嘴，找拉了三碗飯，說：「得了，你再給我點滾水兒喝，我也不喝那臘茶，我吃白齋，不喝茶。」他女兒望着他，又是好笑，又是心疼，說道：「媽呀！你老人家這可不是件事，是說是爲我姐姐，是該的，這個白齋可吃到多早晚，是才了手呢？」他向他女兒道：「多早晚是了手？我告訴給你，我等他那天有了婆家，大家心寬了，我才開這齋呢。」玉鳳姑娘才要說話，大家聽了先說道：「這可斷乎使不得！」他道：「你們這些人都別價說了，出口是願，咱這裏只一舉心，那西天的老佛爺，早知道了，使不得，咱兒着不當家花拉的，難道還改得口哇？改了也是造孽，我自己一人造孽倒有其限，這是我爲人家姑娘計的，那不給姑娘添罪過嗎？恩將仇報是話嗎？」玉鳳姑娘一面吃飯，把他這段話，聽了半日，前後一想，心裏暗暗的說道：「我何玉鳳從十二歲一口單刀，創了這幾年甚麼樣兒的事情，都遇見過，可從沒輪過嘴，窩過心。便是昨日安家伯父那樣的經濟學問，韜略言談，我也還說個十句八句的。今日遇見這位太太，這是塊魔，我可沒了法兒了。此時合他講，大約莫想講得清楚，只好慢慢的再商量罷。」讀者這念佛持齋兩樁事，不但爲儒家所不道，並且與佛門毫不相干。這個道理，卻莫向婦人女子去饒舌。何也有等惜錢的吃天齋，也省些魚肉花消，有等嘴饞的吃天齋，也清些腸胃油膩，吃又何傷？要說一定得吃三百六十天白齋，這卻大難。卽如這位張太太才乾噉了那三碗白飯，再拿一碗白水一喝，據理想着，少一刻，他沒有個不粗心的。那知他不但粗心，敢則從這一頓起，一念吃白齋，九牛拉不轉，他就這麼吃下去了。你看他有多大橫勁！一個鄉里的媽媽兒，可曉得甚麼叫作恆心？他又曉得甚麼叫作定方？無奈他這是從天良裏發出來的一片至誠。且漫說佛門的道理，這便是聖人講的：「惟天下至誠，惟能盡其性。」又道：「是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至於作書的爲了一個張親家太太吃白齋，就費了這幾百句話，他想來，未必肯這等無端枉費筆墨。讀者牢記話頭，你且看他將來，怎樣給這位張太太開齋的時候，這一番筆墨，到底有個甚麼用處。一時裏外吃罷了飯，張老夫妻，情記店裏無人，便忙忙告辭回去。鄧九公，褚一官送了張老去後，便陪了安家父子進來。安老爺便告知太太，已經叫梁材到臨清去看船，又計議到將來人口怎樣分坐，行李怎樣歸着。這個當兒，鄧九公便合女兒女婿，商量明日封靈後，怎樣接人在此看守，怎樣給姑娘搬運行李，收拾房間。正在講的熱鬧，忽然一個莊客進來，悄悄的向褚一官使了個眼色，請了出去。不一時，褚一官便進來，在鄧九公耳邊噉噉，說了幾句話。只見鄧九公睜起兩隻大眼睛，望着他道：「他們老弟兄們，怎麼會得了信兒來了？」褚一官

道：「你老人家，想他們離這裏，通算不過二三百里地；是說不敢到這裏來騷擾，這裏兩頭兒裏通着大道，來往不斷的人，有甚麼不得信兒的？」安老爺聽了，忙問：「甚麼人來了？」鄧九公說道：「便是我前日合你講的，那個海馬周三。」說着，又回頭問褚一官道：「就是他一個人來的麼？」褚一官道：「是怎麼一個人呢！他們四寨的大頭兒，會齊了來的，認得的是牯牛山的海馬周三，截江獺李老，避水獺韓七，獺象嶺的金大鼻子，窺小眼兒，野豬林的黑金剛，一箕油，雄雞渡的草上飛，叫五更，還有一個我不對付他，他倒合小華相公認識，他們說話來着，他還問起二叔來着呢！」鄧九公聽了，低下頭去，大露爲難，且付這班人就這等不三不四的，幾個綽號，到底是些甚麼人物，怎的個來歷？原來這海馬周三，名叫周得勝，便是那年被十三妹姑娘刀斷鋼鞭，打倒在地，要給他擦脂抹粉，落後饒他性命，立了罰約的。那個人，他一向本是江洋大盜，因他善於使船，專能搶上風，順順水，水面交起鋒來，他那隻船，使的如快馬一般，因此人送他一個綽號，叫他作海馬周三。那李老名叫李茂，韓七名叫韓勇，他兩人在水底，都伏得三日三夜。那李茂使一對熟銅拐，能在水底跟着船走得，使一拐搭住船幫上去，掄起拐來，任是你船上有多少人，管取都被他打下水去；那隻船算屬於他了。那韓勇使一把短柄鐵鑽，狼頭，腰間一條鎖練，拴着一根百鍊鋼錐，有一尺餘長，其形就彷彿個大冰攢的樣子，靠着這兩件兵器，專在水裏擊那船底；任是甚麼大船，禁不起他擊上一個窟窿，船上一灌進水，便就攔住了，他搶老實的，因此人比他兩個作江裏吃人的水獺，水底壞船的海馬一般，叫他作截江獺，避水獺。這三個人，同了大鼻子金大刀，小眼兒窺雲先，從前在淮南一帶，以至三江兩浙江河湖海裏面，劫掠客商，那水師官兵，等閒不敢正眼來看他。後來遇着施世綸施按院，放了漕運總督，收了無數的綠林好漢，查拿海寇。這幾個人，既在水面上安身不牢，又不肯改邪歸正，跟隨施按院，便改了旱路營生，會合他們早路上一班好朋友，黑金剛郝武，一箕油謝標，草上飛呂萬程，叫五更，方亮四個入夥。那郝武使一根金剛降魔杵，一箕油使一把雙刃鎗，草上飛使一把雞爪飛抓，叫五更，不使兵器，只挽一面遮身牌，專一藏在牌後面，用鵝卵石飛石打人，百發百中。這九籌好漢，就分站了牯牛山，獺象嶺，野豬林，雄雞渡，四座山頭，打家劫舍，且住。作者，你這話，說的有些大言無對了。大清江山一統太平萬年，君聖臣賢，兵強將勇，豈合那李漢南宋一樣，怎生容這班人，照着三國演義上的黃巾賊，水滸傳上的梁山泊，胡作非爲起來？你道那些督府提鎮道府參游，都是不管事的不成讀者？這話卻得計算計算，那時候的時勢，講到清朝，自開國以來，除小事不論外，開首辦了個前後三藩的軍務，緊跟着又是平定西北兩路的大軍務，通共合着若十年，多大事，那些王侯相將，何嘗得一

日的安閒，好容易海晏河清，放牛歸馬。到了海馬周三這班人，不過同人身上的一塊頑癬，良田裏的一株蒺藜，也值得去大作不成。況且這班人雖說不守王法，也不過爲着「飢寒」二字，他只劫掠些客商，絕不敢搶擄婦女，漫道是攻打城池，他只貪圖些金銀，初亦何敢傷人性命，漫說是抗拒官府，因此從不曾犯案到官。那等安享昇平的時候，誰又敢無端的找些事來，取巧見長，反弄到平民受累。便是有等被劫的，如那談爾晉一流人物，就破些不義之財，他也只好是啞子吃黃連，又如何敢自己聲張呢！再說當年，如鄧芝龍、郭婆等，帶這班大盜，鬧得那樣翻江倒海，尚且網開三面，招撫他來，饒他一死，何況這些麼小醜。這正是清朝的朱仁厚德，生殺大權，不然，那作書的，又豈肯照鼓兒詞的信口胡談，隨筆亂寫。牯牛山的海馬周得勝，截江獺李茂，避水獺勇二，這日間暇無事，正約了獺象嶺的金大鼻子金大刀，寶小眼兒寶雲光，野豬林的黑金剛郝武，一隻油謝標，雄雞渡的草上飛呂萬程，叫五更黃光亮，在牯牛山山寨，一同宴會。只見探事的小嘍囉來報說：『有一起大行李，看着箱籠甚多，想那金帛，定然也是不少的。只是白晝裏過去，跟隨人甚多，不好動手。此時聽說這起行李，在荏平住了，特來報知眾位寨主。』九寨好漢聽了，笑逐顏門，都道：『恭喜，買賣到了。』海馬周三一回頭，便向一個小頭老說道：『老兄弟，就是你跑一趟罷！你從大路緩下他去，看看他落那座店，再詢一詢，怎麼個方向兒，札手不札手。趁他們諸位都在這裏，我們聽個的確信，大家去出一彩。』那小頭老答應一聲，裝扮打扮，就下山，奔荏平大路而來。他到了荏平鎮市上，先找了一個小飯鋪，吃了些飯，便在街上行走，想找個眼線。怎麼叫作眼線呢？大凡那些作強盜的，沿途都有幾個給他作眼線的熟人，叫作地土蛇。又叫作臥蛋。他便找了這班人，打聽得這號行李落在悅來老店，本行李主兒連家眷都遠路看親戚去了，不在店裏，便是家人也跟了幾個去，店裏剩的人無多。那小頭老聽了大喜，便問：『可會打聽得這行李主兒，是怎生一個方向兒？』那人又道：『也打聽明白了，本人姓安，是位在旗的作過河南知縣，如今是他家少爺，從京裏到南省，接他回京去，從這裏經過。』他聽了這話，說：『了不得了，這豈不是我那位恩官安太老爺嗎？幸是我來探得這個詳細。』原來這個小頭老，姓石名坤，綽號叫作石敢當，當日曾在南河工上充當夫頭，受過安老爺的好處。前番安公子從牯牛山過，要讓公子上山飲酒的就是他。他聽了這話，急於回山，便不走原來的大路，一直的進了岔道口，要想走青雲保，奔桐口出去，省此路程。恰巧走到青雲道，走得一身大汗，口中乾渴，便在安老爺當日坐過的大路，對着小鄧家莊那座小茶館兒，歇着喝茶。只見莊上一會兒人來人往，又挑着些圓籠，裝着傢伙，肉腥菜蔬，都往山裏送去。這鄧椿翁培，他一向都熟識的，便問那跑兒的道：

「今日莊上有甚麼勾當，這些熱鬧着！」那跑堂兒的，見問便答說：「鄧九太爺在這裏住着呢！他爺兒倆這幾天，天天進山裏，幫人家辦白事，明日伴宿，後日出殯。」石敢當因此又問：「這山裏甚麼要緊人家，用他老人家自己去幫忙兒呀？」跑堂兒的說：「聽說是鄧九太爺一個女徒弟十三妹家。」石敢當心裏說道：「這十三妹姑娘，向來於我山寨有恩，怎的不會聽見說起他家有事？」忙問：「他家死了甚麼人？」跑堂兒的道：「說是他家老太太。」石敢當暗說：「便是這樁事，也得叫我寨主知道。」他喝完了茶，付了茶錢，便忙忙的回到牯牛山，把上項事，對各家寨主，說知詳細。周得勝聽了，向那八爺好漢道：「幸得探聽明白，這起行李，須是動不得。」衆人也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忙問原故。周得勝把他那年尋鄧九公遇着十三妹的始末原由，前前後後，據實說了一遍。衆人道：「既然如此，我們不可壞了山寨的義氣呢！」你道十三妹刀斷鋼鞭的這段因由，除了海馬周三，截江獺避水輪三個之外，又與他大家甚麼相干，也跟着講的，是那門子的義氣，自來作強盜，也有個作強盜的路數。海馬周三講得是，不怕十三妹刀斷鋼鞭，在人衆子裏，把我打倒在地，這是勝敗兵家之常。只他饒了我那場戴花兒，擦胭脂抹粉的羞恥，就算留了朋友咧，衆人講得是一筆寫不出兩綠林來，砍一枝，損百枝，好看了海馬周三，就如好看衆人一樣。所以聽得周三說了一句，大家就一口同音，說「以義氣爲重」。其實這些人，也不知道這十三妹是怎樣一個人，怎生一樁事，這就叫作「盜亦有道焉」。那海馬周三見衆人這樣尙義，便說道：「今日都爲我周海馬，耽誤了衆弟兄們的事，我明日理應重整筵席陪話，只因方才據這石家兄弟說起十三妹姑娘家，有他老太太的大事，明日就是伴宿，我明日須得同了韓李兩家弟兄前去盡情，不得在山率陪，只好改日竭誠了。」衆人裏面，要算黑金剛郝武的年長，這人生得身高六尺，膀闊腰圓，一張長油臉，重眉毛，大眼睛，頰下一部鋼鬚，性如烈火。他一聽海馬周三這話，便把手一擺，說道：「周兄弟，你這話說遠了，你我兄弟們，有財同享，有馬同騎，你的恩人，就是我的恩人，何況這十三妹姑娘，聽起來是個蓋世英雄，難道單是韓李二位給他老太太磕的着頭，我們就不該磕個頭兒嗎？在座的衆位，有一個不給周家兄弟作這個臉同走一遍的，叫他先吃我黑金剛一杵。」衆人齊說：「這話有理，大家都去，明日就請這位石家兄弟引路。」海馬周三當下大喜，便吩咐在山裏裏備了一口大豬，一牽肥羊，一大罈酒，又置備了一分香燭紙鏢，着人先送到前途等候，大家歇了一夜。次日五鼓，他十爺好漢，都不帶寸鐵，只跟了兩個看馬嘍囉，從牯牛山奔青雲堡而來。及至問着了十三妹的山莊，一行人趕到門前，離鞍下馬，恰好隨緣兒，在莊門外張望。那石坤從前作夫頭的時候，見他常跟安老爺，到過工上督工，因此上

前招呼，便向他問起安老爺來。這段話，除了作者肚子裏明白，連鄧褚兩家尚且不知。那安老爺怎生曉得底細，因此心中不免詫異，暗想：「緣兒怎生會認得這班強盜？他們怎的還問起我來？又見鄧九公低頭不語，大有個爲難的樣子。才待開口問他的原委，只見他把頭一擡，說道：『老弟，今日這樁事，倒有些累贅；他們既到了這裏，不好不讓他們進來；在姑娘看着這班人，如同腳下泥皮，毫不要緊，就是他們也見慣了。只是老弟，你雖說下了場，究竟是位官府；再說弟婦合姪兒媳婦，怎生見的慣這班野人。此地又再沒個退居，如何是好？』」又向玉鳳姑娘說道：『姑娘，不然，你是到前廳見見他們，打發他們早早回山，倒也罷了。』玉鳳姑娘道：『我也正在這裏想，論我出去這趟，倒不要緊；但是他們既說來上祭，他以禮來，我以禮往，卻不可不叫他到靈前，盡這個禮。再我眼前就要離這個地方了，也得見見他們，把從前的話，作個交代。至於安伯父爺兒們，娘兒們幾位，誠然不好合這班人相見；如今暫且請在這後廈的裏間避一避，也不算屈尊。』安老爺安公子聽了，倒不怎的，只有安太太張姑娘，聽說要把這起人讓進來，早嚇得滿身冷汗。褚大娘子道：『我嫌娘，你老人家不用怕，這些人都是我父親手下的敗將；別說還有我何家妹子在這裏，怕甚麼？』說着，一手攬了安太太，一手拉着張姑娘，連安老爺父子，都讓在後廈西裏間暫坐。鄧九公便叫人把靈前的香燭點起，又着人把那豬、羊、酒、香楮之類，都擡到院子裏擺下，然後着褚一官，讓那起人進來。安老爺同公子，都站在裏間帘兒邊向外看；安太太婆媳合褚大娘子，也在板壁間，一個方窗兒跟前竊聽。不一時，只聽得院子裏，許多腳步響，早進來了，怒目橫眉，挺胸凸肚的一羣人，一個個倒是纓帽緞靴，長袍短褂，進門來，雄赳赳氣昂昂的朝靈前拜罷，起身便向姑娘行禮。只聽姑娘向那班人，大馬金刀的說道：『周、韓、李三位，前番承你們看我那張彈弓分上，到淮安走了一趟，我還不會道得個辛苦，今日又勞你衆人遠道備禮，到此上祭。』海馬周三連忙答道：『這點小事兒，那裏還敢勞姑娘提在話下，倒是老太太昇天，我們該早來効點兒勞；只因得信遲了，故此今日才起來。聽說明日就要出殯，倘有用我們的去處，請姑娘吩咐一句，那怕擡一肩兒橫擔鐵土，也算我們出膀子笨力，盡點兒人心。』姑娘道：『這事不好勞動；如今明日且不出殯，我家老太太，也不葬在這裏，消停幾日，我便要扶柩回鄉。只要我走後，你衆人還同我在這裏一般，不敬錯了鄧九太爺，再就是不叫我這班鄉鄰受累，就算你大家的好處了。』海馬周三道：『姑娘這話，是三年前，在衆人面前，交代明白的，怎敢再有反悔？』姑娘道：『如此很好，足見你們的義氣，我不好奉陪，請外面待茶罷。』大家暴雷也似價答應一聲，連忙的退出去。噫，讀者！你看好個擺大架子的姑娘，好一班陪小心的強盜，這大概就叫作財壓奴婢，藝

歷當行，又叫作一物降一物了。衆人退出門來，到院子裏，悄悄向鄧九公道：『從不會聽見說那裏是姑娘的本鄉本土，方才說要扶柩回鄉，卻是怎講？』論理這話，這班人問的就多事，在鄧九公更不必耐着煩兒，告訴他們，豈不省我作者用多少氣力！無如這一個鄧老頭兒，結識了安老爺這等好一個把兄弟，又成全了十三妹這等一個門徒，願是償了情，是答了心，裏是沒甚麼爲難了；大約要算他平生第一樁得意的痛快事。便是沒人來問，因語提話，還要找着旁兩句，何況問話的，又正是海馬周三，烏煙瘴氣這班人。他那性格兒怎生壓得住？只見他一手把那銀絲般的長鬍子一綽，歪着腦袋道：『哈哈！你們老弟兄們，要問這話麼？聽我告訴你們。』他便等不及的出去，就站在當院子日頭地裏，從姑娘當日怎的替父親要報仇說起，一直說到安老爺怎的攜他回鄉合葬父親，不會落下一個情節，連嘴說帶手比，忽而囔忽而笑的向衆人說了一遍。衆人不聽這話，倒也罷了，聽了這話，一個個的低垂虎勁，半晌無言。忽見黑金剛郝武，把手拍了拍腦門子，嘆了一口氣，向衆人說道：『列位呀！照這話聽起來，你我都錯了，錯的大了。你想誰無父母，誰非人子，這一位姑娘，雖然是個女流，你只看他這片孝心，不忘父親大仇，奉養母親半世，便有這等一位慈悲心腸的安太老爺成全他。這纔算得是英雄氣度，遇見了英雄氣度，兒女心腸，遇見了兒女心腸，你我枉算英雄好漢，從小時候就不聽父母教訓，不讀書，不務正，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胡作非爲，以至流爲強盜，可憐我黑金剛，也有八十多歲的老媽，我何曾得孝順他一天，便是得些不義之財，他吃着穿着，也是提心弔膽。衆位弟兄們，都請回山治事。我這個黑金剛，從今洗手不幹，我便向山寨裏，接了母親，尋個安穩地方，那怕耕種創勳，向老天討碗飯吃，也叫我那老媽安樂幾日，再不去作強盜了。』衆人聽了這段情，由心裏都有些感動。忽然又加上黑金剛這一番話，大家說：『黑哥哥！此話講的有理，便是我們也有父母已故的，也有父母現存的，既然打破迷關，若不及早回頭，定然皇天不佑，我們大家同心合意，今日即跳出綠林，纔是正理。』鄧九公聽了大喜，嚷道：『好哇！』又把他老壯的那大拇指頭，伸出來說：『這纔是我鄧老九的好朋友哪！』說着，大家向鄧九公深深的作了一個揖，說道：『鄧九太爺我們都要回山，尋找房間，搬取老小，把那些馬匹器械，分散嘍囉們，願留的，留他作個隨身伴當，不願留的，叫他們各自謀生，就此告辭，要各幹止經去了。』鄧九公雙手一攔，說：『且住！我鄧某還有一言奉勸，大家可恕我直言，別想左了。我想你衆位這一散夥，雖說腰裏都有幾兩盤纏，却一時無家可歸，無業可做。再說萬金難買的是好朋友，你們老弟兄們，耳鬢廝磨的，在一塊子，這一散，也怪覺得沒趣的。你看這青雲山一帶，鞭梢兒一指，站着的都是我鄧老九的房子，躺着的都是我鄧老九的地，那

一村兒那一莊兒，騰挪騰挪，也可安插下你們衆位了。房子如不合式，山上現成的木料，大約老弟兄們自己也還都蓋得起。果然有意耕種，有的荒山地，山價地租，我分文不取。那時候消閒無事，我找了你們老弟兄們來，尋個樹陰涼兒，咱們大家多喝兩場子，豈不是個快樂兒嗎？」衆人聽到這裏，便說：「這個怎好叨擾？」鄧九公道：「列位，且莫推辭，我還有話要說。方纔提的那位安太老爺，你大家還不曾見着他的面，只聽我說了幾句，就立刻跳出火坑來了。這等一位度世菩薩，卻怎的倒不想見他呢？」衆人齊說：「那敢是求之不得！只不知這位老爺現今在那裏？」鄧九公哈哈大笑說：「好教你衆位得知，就在屋裏坐着呢！」說着，他使向屋裏高聲叫道：「兄弟呀！請出來！你看這又是一樁痛快人心的事！」再講安老爺在屋裏，聽得清楚，正自心中驚喜，說：「不想這班強盜，竟有這等見解，可見良心不死。」聽得鄧九公一叫，便整了整衣冠，款款的出來。那石敢當石坤，纔見安老爺，便對大眾道：「衆位哥，這便是我那位恩官安太老爺，你我快快叩見。」衆人連忙一齊跪倒，口稱：「太老爺在上，小人們都是些亂民，本不敢驚動老爺的佛駕。如今冒死瞻仰恩官，求太老爺賞幾句好話，小人們來世也得好處托生。」只見安老爺站在台階兒上，笑容可掬的把手一拱，說道：「列位壯士請起，方才的話，我都一一聽得明白。從來說：『孽海茫茫，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們衆人，今日這番行事，纔不枉稱世界上的英雄，纔不枉作人家的兒女。從此各人立定腳跟，安分守己，作一個清白良民，上天自然加護。至是方纔這一位鄧九兄的話，不必再辭，倒要成全他這番義舉。你大家便賣了戰馬，買頭牛兒，丟下兵器，拿把鋤兒，學那古人賣刀買犢的故事，豈不是綠林中一段佳話？況且天地生才，必有用處。看你衆位身材凜凜，相貌堂堂，倫然日後遇着邊疆有事，去一刀一槍，也好給父母博個誥封。」衆人聽一句，應一句。及至聽到這裏，一齊磕下頭去，說：「謝謝太老爺的金言。」讀者，誰說「衆生好度人難度」？哇！那到底是那度人的沒那度人本領。安老爺說完了話，點點頭，把手一舉，轉身進房。鄧九公便讓大家在前廳歇息，一個個鼓舞歡欣，出門上馬而去。落後這班人，果然都扶老攜幼，投了鄧九公來，在青雲山裏聚集了個小小村落，耕種度日。當下衆人散後，大家吃些東西，談到個這樁事，也覺得快心快意。看看天色已晚，安家父子，鄧家翁婿，依然回了褚家莊。安太太帶了媳婦，同褚大娘子，仍在青雲山莊住下。次日便是何太太首七，鄧九公給玉鳳姑娘備了一桌祭品，教他自己告祭。那姑娘拈香獻酒，自然有一番禮拜哀啼，不消細談。一時禮畢，大家勸玉鳳姑娘暫脫孝服，封靈後，鄧九公早派下了兩個老成莊客，八個長工，在這裏看守。一面另着人把姑娘的細軟衣服，貯於箱籠，運到莊上。把些粗重傢伙等類，分散衆人。鄧九

公又另外替姑娘備了賞賜。少時車輛早已備齊，男女一行人都向褚家莊而去。只可憐山裏的那些村桑村姑，還望着姑娘依依不捨。玉鳳姑娘到了褚家莊，進門便先拜謝鄧褚兩家的情誼。那位姨奶奶也忙着張羅烟茶酒飯。褚大娘子先忙着看了看孩子，便一而騰屋子，備吃的，給姑娘打首飾，作衣服，以至上路的行李什物，忙的他把兩隻小腳兒，都累扎煞了。依鄧九公的意思，定要請安老爺闔家并玉鳳姑娘，到二十八棵紅柳樹也住幾日，無如這位姑娘動極思靜，絕不像那從前騎上驢兒，就沒了影兒的樣子，便是褚大娘子，也忙得自己分不開身，因向他父親說道：「老爺子，不是我攔你老人家的高興，這裏也是你老人家的家。咱們家裏，通共你老人家合姨奶奶兩位，都在這裏呢！到西莊兒上，又見誰去？要就爲咱們家那幾間房子，人家二叔二嬸兒，大概都見過。再說忙了這幾天了，他娘兒們，也得歇歇兒，好上路。你老人家疼徒弟，也得疼疼女兒；只看我這手底下的事情，堆的來還分的開身，大遠的頭兒跑嗎？這還都是小事。這回書要再加上寫一陣二十八棵紅柳樹的怎長怎短，那文章的氣脈不散了嗎？又叫人家作書的怎的作個收場呢？」安老爺安太太聽了，心下先自願意。鄧九公更是女兒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只哈哈笑了一陣，也便罷了。當下便把安老爺同公子，搬到大廳西耳房住，讓安太太婆媳，同玉鳳姑娘住了東院。連張老夫妻也請了來，併一應車輛行李，都跟過來，打算將來就從此地起身。幸喜得他家莊上有個大馬圈，另開車門，出入方便。登時把一個鄧家東莊，又弄出了個褚家老店。連日鄧九公不是同姑娘閒話，便是同安老爺喝酒。褚大娘子得了空兒，便在東院，同張姑娘，伴了玉鳳姑娘玩耍，或就弄些吃食，給他解悶，絕不提「分別」二字。只有安公子因內裏有位玉鳳姑娘，倒不好時常進來，只合丈人同小程相公，褚一官作一處。這日恰好梁材從臨清雇船回來，雇個是頭二三號平船，并行李船，火食船，都在離此十餘里，一個沿河渡口靠岸。商定安太太帶了兒子媳婦，僕婦丫環，坐頭船。張太太合戴動家的，隨緣兒媳婦跟着姑娘伴靈，坐二船。張親家老爺，合戴動帶了兩個小廝，也在這個船照應。安老爺倒坐了三船，分撥已定，便發行李下船。正是「人多好作活」，不上兩天，把東西都已發完。安老爺太太，又忙着差華忠同程相公由旱路先一步回家，告知張進實，預備一切。恰好姑娘，因那頭烏雲蓋雪的驢兒，此後無用，依然給還了鄧九公。安老爺却又因那驢兒，生得神駿，便合九公要了，作爲日後自己踏雪看山的代步。合張老家的一牛一驢，并車輛都交華忠順便帶了去。一切料理停當，次日就待搬靈上船。這日鄧九公合褚大娘子正在那裏打點姑娘的梳粧箱匣，食簞子，隨身包袱。姑娘看了他父女便有個不忍相離之意，不覺滴下淚來了。才待說話，九公道：「咱們且張羅事情，不說這個；我們還送

你個兩三站呢！姑娘也就信以為真。說話間，他看見牆上掛着他那張彈弓，便說道：『我要說這張彈弓，給你老人家留下，不可失信，如今還是留下；你老人家見了這彈弓，就算見了我罷！』褚大娘子道：『你先慢着些兒作人情，那彈弓有人借下了。』姑娘便問：『是誰人又來借？』張姑娘接口道：『還是我們跟了他一道兒，他保了我們一道兒，我們可離不開他。姐姐暫且借給我們，掛在船上，壯壯膽子。等到家時，橫豎是還姐姐，那時姐姐愛送誰，就送誰。』姑娘是向來大刀闊斧，於這些小事，不大留心，便道：『也使得。』卻又一事因這彈弓，想起那塊硯臺來。因說：『可是的，那塊硯臺，你們大家賺了我會子，又說在這麼咧，那裏咧，此刻忙忙叨叨的，不要再丟下，早些拿出來還人家。』褚大娘子道：『你早說呀！我前日裝箱子，順手放在你那個顏色衣服箱子裏了。這時候壓在箱底下，怎麼拿呀？』姑娘道：『你這幾天也是忙糊塗了，又要收起他來作甚麼呢？』褚大娘子道：『也好，他們借了咱們的弓去，咱們還留下他們的硯臺，等你到了京，再還他家。你要怕忘了，我給你託下個人兒。』因向張姑娘道：『大妹子，你到家想着，等他完了事兒，務必務必提醒着二位老人家，把他取過來。』說完，二人相視而笑。玉鳳姑娘只願在那邊帶了他的奶娘合丫環，歸着鞋腳零星，不會在意，那知他二人這話，卻是機帶雙敲，話裏有話，這正是：

鴛鴦繡了從頭看，暗把金針度與人。

何玉鳳怎的起身畢竟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二十二回 晤雙親芳心驚噩夢 完大事矢志卻塵緣

上回書表的是安何兩家，忙着上路，鄧褚兩家，忙着送別。一邊行色匆匆，一邊離懷耿耿。次日何玉鳳起來，見安太太婆媳合張太太，并鄧九公的那位姨奶奶，都已梳洗，在那裏看着僕婦丫環們，歸着隨身行李。只有褚大娘子不在跟前，姑娘料是他那邊張羅事情，不得過來；自己便急急的梳洗完了，要趁這個當兒，先過去拜辭九公合褚大娘子，敘敘別情。及至問了姨奶奶，纔知他父女兩個，五更天就進山照料起靈去了。玉鳳姑娘聽了說道：『我在這地方，整整的住了三年，承他爺兒兩個，多少好處，此去不知今生可能再見？正有許多話說，怎麼這樣早就走了？』也不言語一聲兒呢！安太太道：『九公留下話來，說他們從山裏走，得邊好遠兒的呢！同他家姑爺姑奶奶，合你大兄弟，都先去了，留了你大爺，招護咱們娘兒們，就從這裏動身，到碼頭上船，等着到了

船上，伸爺兒兩個，也要來的，在那裏有多少話說不了。」姑娘聽了無法，只得匆匆的向大家吃些東西，辭了姨奶奶，收拾動身。來到大廳，安老爺正在外面等候，早有褚家的人，同了戴勤隨緣兒，趕露兒一班人，把車輛預備在東邊大院落裏。安老爺便着人前面引路，一行上下人等，就從那大院裏上了車。當下安太太合玉鳳姑娘同坐一輛，張太太合金鳳姑娘同坐一輛，安老爺看衆人上了車，自己纔上車，帶了戴勤等，護送同行，便從青雲堡出岔道口，順着大路奔運河而來。共十里里路，走不上半個時辰，早望見渡口碼頭邊，靠着有三隻大太平船，合幾隻伙食船，管升、梁材、葉通一班人，都在船頭伺候。又有鄧九公因安老爺帶得人少，派了三個老莊客，還帶着幾個笨漢子，叫他們沿途幫着照料，一直送到京。這班人見車輛到了碼頭，便忙着搭跳板，搬行李。安老爺把大家都安頓好在安太太船上。玉鳳姑娘雖然跟他父親，到過一次甘肅，走的卻是旱路，不曾坐過長船；如今一上船，便覺得另是一般風味，耳目爲之一新。張太太進門，就找姑娘的行李。張姑娘道：「媽合姐姐，都在那船上住，行李都在那處呢？」張太太道：「我們不在這裏睡呀，那麼說，我走罷，看行李去。」說着，望外艙裏就走。安太太道：「親家你不要忙，那船上有人照看你，你方纔任甚麼東西沒吃，等吃了飯，再過去不遲。」他道：「我吃倦做哪，我這不是那一大碗白飯，等回來你大夥兒吃的時候兒，給我盛過碗去，就得了。」說着，早過那船去了。大家歇了一刻，只見褚大娘子先坐車趕來，一進艙門，便說：「敢是都到了？我可誤了，誰知這一邊多遠着十來里地呢？」因又向玉鳳姑娘道：「道兒上走得很妥當，你放心罷，倒真難爲我們這個大少爺了，拿起來三四十里地，我們老爺子，合你姐夫，倒還換替着坐了坐車，他跟着靈，一步兒也不離。我那樣叫人讓他，他說不乏力，又說二叔吩咐他的，叫他緊跟着走。你們瞧着罷，回來到了這裏，橫豎也還遠了。」安太太道：「他小孩子家，還不該替他姐姐嗎？」玉鳳聽了，心上卻是十分過不去，正待合褚大娘子說話，忽聽得問道：「張親家媽，那裏去了？」張姑娘道：「他老人家，惦着姐姐的行李，纔過那船上去了。」褚大娘子道：「真個的，我也到那邊看看去。」說着，起身就走。玉鳳姑娘說：「你到底下忙的是甚麼？這等慌張似的。」一句話沒說完，褚大娘子早站起身來，出艙去了。不一時，管升進來回說：「何老太太的靈，已快到碼頭了。」安老爺道：「既然如此，我得上岸迎一迎，你大家連姑娘且不必動。那邊許多人夫，擁擠在船上，沒處躲避，索性等安好了，再過去罷。」說着，也就出去。少時靈到，只聽那邊忙了半日，安放妥當，人夫纔得散去。船上一面上福扇，擺桌椅，打掃乾淨。安老爺請玉鳳姑娘過去，安太太合張姑娘也陪過去。姑娘進門一看，只見他母親的靈柩，包裹的嚴密，停放的安穩，轉比當日送他父親回京，倍加妥當。忙上前拈香，

磕頭告祭；因是合安老爺一家同行，便不肯舉哀。拜過起來，正要給衆人叩謝，早不見了豬大娘子；因問：「豬大姐姐呢？索性把師傅也請來，大家一處敘敘。」安老爺道：「姑娘你先坐下，聽我告訴你。九公父女兩個，因合你三載相依，一朝分散，不忍相別，又恐你戀着師弟姊妹情腸，不忍分離，倒要長途牽掛。因此早就打定主意，不和你敘別，他兩個方纔一完事，就走了；此時大約走出好遠的去了！」說話間，只聽得嘈嘈一片鏗響，華拉拉扯起船篷。那些船家，叫着號兒，點了一篙，那船便離了岸，一隻隻蕩漾中流，順流而下。此時姑娘的烏雲蓋雪，是跟着華忠進了京了；銅胎鐵背的彈弓，是被人借了去；仗膽兒去了；止剩了一把厲翎刀，在後艙裏掛着，就讓拿上他颯的一聲，跳上房去，大約也斷沒那本領，撲通一聲，跳下水去；只得呆呆望了水面發怔。再轉念一想，這安張鄧褚四家，通共爲我一個人，費了多少心力，並且各人是各人的盡心盡力，況又這等處處周到，事事真誠，人生在世，也就難得碰着這等遭際，因此他把雜情打斷，更無多言，只有一心一意，跟着安老爺安太太北去。安老爺便同了張太太在船伴着姑娘，又派了他的乳母丫鬟，便是戴勤家的，合隨緣兒媳婦，帶着兩個粗使的老婆子，伺候安太太；又把自己兩個小丫頭，一個叫花鈴兒的，給了玉鳳姑娘；一個叫柳條兒的，給了他媳婦張金鳳。這日，安老爺安太太張姑娘便在船上，陪着姑娘，直到晚上靠船後，才各自回船。只苦了安公子腳後跟，走的磨了兩個大泡，兩腿生疼，在那裏抱着腿，哼哼。從這日起，不是安太太過來，同姑娘閒話，便是張姑娘過來，同他作耍。安老爺也每日過來望望。這水路營生，不過是早開晚泊，阻雨候風，也不止一日，早到了德州地面。這德州地方，是個南北通衢，人煙輻輳的地方。這日靠船甚早，那一輪紅日，尙未下山，一片斜陽，照得水面上亂流明滅，那船上桅桿影兒，一根根橫在岸上，趁着幾株疎柳參差，正是漁家晚飯，分明一幅畫圖，恰好三隻船，頭尾相連的，都順靠在岸邊。那運河沿河的風氣，但是官船靠住，便有些村莊婦女，趕到岸邊提個籃兒，裝些零星東西來賣，如蘇繩、棉線、零布帶子，以及雞蛋、燒酒、豆腐乾、小魚子之類，都有，也爲圖些微利。這日，安太太婆媳，便過玉鳳姑娘這船上來吃飯。安太太見岸上只是些婦女，那天氣又不寒冷，便叫下了外面明瓦牕子，把裏面牕牖子也吊起來，站在牕前，向外合那些村婆兒，一長一短的閒談，問他這裏的鄉風故事，又問他們都在那鄉村住。內中一個道：「我那村兒叫孝子村。」安太太道：「怎麼得這等一個好名兒，想必你們村裏的人，都是孝順的？」他道：「不是這麼着，這話有百十年了，我也是聽見我那老的兒說，說老年那有個教學的先生，是個南直人，在這地方開個學館，就沒在這裏了。他也沒個親人兒，大夥兒，就把他埋在那亂葬崗子上，咧！落後來，他的兒作了官來，找他父親來，聽說沒了，他

就挨門打聽；那埋的地方，也沒人兒知道；我家住的，合他那學館不遠兒，我家老公公，可倒知道呢！翻屍倒骨的，誰多這事去，也就沒告訴他在那兒；他沒法兒了，就在漫荒野地裏，哭了一場，誰知受了風，回到店裏，一病不起，也死了。我村裏給他蓋了個三尺來高的小廟兒，因這個大家都說他是孝子，孝子的，叫開了，就叫孝子村。」安太太聽着，不禁點頭贊嘆。姑娘聽了這話，心裏暗道：「原來個孝子，也有個不幸，也有個天成全不成全。只聽這人身爲男子，讀書成名，想尋父親的骸骨，竟會到無處可尋，終身抱恨。想我何玉鳳遇見這位安伯父，兩地成全，一邱合葬，可見「不求人」的這句話斷說不起。」這等一想，覺得聽着這些話，更有滋味，不禁又問那村婆兒道：「你們這裏還有照這樣的故事兒，再說兩件我們聽聽。」又一個老些的道：「我們德州這地方兒，古怪事兒多着呢！古怪再古怪，不過我們州城裏的，這位新城隍爺咧。」姑娘笑道：「怎麼城隍爺又有新舊呢？」那人道：「你可說麼？那州那縣，都有個城隍廟，那廟裏都有個城隍爺。誰又見城隍爺，有個甚麼大靈驗來？我這裏三年前頭，忽然一天，到了半夜裏，聽見那城隍廟裏，就合那人馬三齊軍吹細樂也似的，說換了城隍爺，新官到任來咧。那天起，這城隍爺就靈起來：不下雨，求他，天就下雨，不收成，求他，地就收成；有了蟬蟲，求他，那蝗蟲就都飛在樹上，吃樹葉子去了，不傷那莊稼；到了誰家爲老的病，去燒炷香，許個願，更有靈驗。今年某時間，我們山裏，可就出來一隻碩大的老虎，天天把人家養的豬羊，拉了去吃；州裏派了多少獵戶們打他，倒傷了好幾個人，也沒人敢惹他；大夥兒，可就去求他老人家去了。那天刮了一夜沒影兒的大風，這東西就不見了。後來這些人們，都到廟裏還願去了；一開殿門，瞧見供棹前面，直挺挺的躺着，比牛還大的一隻死黑老虎，才知道是城隍爺，把他收了去了。我們那些鄉約地保，合獵戶們，就報了官；那州官兒，還親身到廟裏來，給他磕頭；聽說萬歲爺，還要給他修廟掛柳哩！你說這城隍爺，可靈不靈？」姑娘向來除了信一個天之外，從不信這些說鬼說神的事，卻不知怎的聽了這番話，像碰了自己心裏一樁甚麼心事，又好像在那裏聽見，誰說過這話的似的；只是一時再想不起。說着，天色已晚，船內上燈，那些村婆兒，費了些錢，各自回家。安太太合張姑娘便也回船。玉鳳姑娘合張太太，這裏也就待睡。一路來，張太太是在後艙橫牀上睡，姑娘在臥艙牀上睡，隨緣兒媳婦便隨着姑娘在牀下打地鋪睡，當下各各就枕。可煞作怪，這位姑娘，從來也不知怎樣叫作失眠，不想這日身在牀上，翻來覆去，只睡不穩；看看轉了三鼓，才得沉沉睡去。便聽得隨緣兒媳婦叫他道：「姑娘，老爺太太打發人請姑娘來了。」姑娘道：「這早晚老爺太太也該歇下了；有甚麼要緊事，半夜裏請我過船？」隨緣兒媳婦道：「不是這裏老爺太太，是我家老爺太太，

從任上打發人請姑娘來的。」姑娘聽了，心裏恍惚，好像父母果然還在，便整了整衣服，不知不覺，出了門，不見個人，只有一匹雕鞍錦繡的粉白駿馬，在岸上等候。姑娘心下想道：「我小時候，隨着父親，最愛騎馬，自從落難以來，從來不曾見匹駿馬，這馬倒像是個駿物，待我試他一試。」說着，便認證鞍鞍上去。只見那馬雙耳一豎，四腳凌空，就如騰雲駕霧一般，耳邊只聽得唿唿的風聲，轉眼之間，落在平地，眼前卻是一座大衙門，見門前有許多人在那裏伺候。姑娘心裏說道：「原來果然走到父親任上來，只是個副將衙門，怎得有這般氣概？」心裏一面想，那馬早一路進門，直到大堂站住。姑娘才棄鞍離鞍，便有一對女僮，從屏風迎出來，引了姑娘進去。到了後堂，一進門，果見他父母雙雙的坐在牀上。姑娘見了父母，不覺撲到跟前，失聲痛哭，叫聲：「父親母親，你二位老人家，撇得孩兒好苦？」只聽他父親道：「你不要認差了，我們不是你的父母，你要尋你的父母，須向安樂窩中尋去，卻怎生走到這條路上來？你既然到此，不可空回，把這樁東西交付與你，去尋個下半世的榮華，也好准折你這場辛苦。」說着，便向案上花瓶裏，拈出三枝花來。原來是一枝金帶圍芍藥，一枝黃鳳仙，一枝白鳳仙，結在一處。姑娘接在手裏，看了看道：「爹娘啊！你女兒空山三載，受盡萬苦千辛，好容易見着親人，怎的親熱話，也不同我說一句，且給我這不着緊的花兒！況我眼前就要跳出紅塵，我還要這花兒何用？」他母親依然如在生一般，不言不語，只聽得父親道：「你怎的這等執性？你只看方才那匹馬，便是你的來由；這三枝花，就是你的去處，正是你安身立命的關頭。我這裏有四句偈言吩咐。」說着，便念了四句道：

天馬行空，名花並蒂，來處同來，去處同去。

你可牢牢緊記，切莫錯了念頭。我這裏幽明異路，不可久留，去罷！」姑娘低頭聽完了那四句偈言，正待擡頭細問原由，只見上面坐的那裏是他父母，卻是三間城隍殿的寢宮，案上供着泥塑的德州城隍，合元配夫人，兩邊排列着許多鬼判，嚇得他拿了那把花兒，忙忙的迴身就走。將要出門，卻喜那匹馬還在當院裏，他便跨上，一彎頭跑回來，卻是迷失了路徑。正在不得主意，只聽路旁有人說道：「茫茫前路，不可認差了路頭。」姑娘急忙鞭馬，到了那人跟前一看，原來是安公子，又聽他說道：「姐姐，我那裏不尋到你，你父母因你不見了，着人四下裏尋找，你卻在這裏頭耍。」姑娘見公子迎來，只得下馬，及至下了馬，恍惚間那馬早不見了。安公子便上前攙他道：「姐姐，你辛苦了，待我扶了你走。」姑娘道：「哇！豈有此理！你我男女授受不親，你可記得我在能仁寺救你的殘生，那樣性命在呼吸之間，我尚且守這大禮，把那弓梢兒扶你；你在這曠野無人之地，怎便這等冒失起來？」公子說道：「姐

姐，你只曉得男女授受不親，禮也；你可記得那下一句？」姑娘聽了公子這話，分明是輕薄他，不由的心中大怒起來，才待用此，怎奈四肢無力，平日那本領氣力，一些使不出來，登時急得一身冷汗，啊呀一聲醒來，卻是南柯一夢。何玉鳳連忙翻身坐起，還不會醒得明白，一手捏着個空拳頭，口裏說道：「我的花兒呢？」只聽隨緣兒媳婦答應說：「姑娘的花兒，我收在鏡匣兒裏了。」姑娘這才曉得自己是夢話，聽得他在那裏答岔兒，便吓的啞了一口說：「甚麼花兒，你收在鏡匣兒裏？」他卻斬斬的又睡着了。姑娘回頭，叫了張太太兩聲，只聽他那裏酣吼如雷，睡得更沉。自己便披上衣裳坐起來，把夢中的事前後一想，說：「我自來不信這些算命打卦圓夢相面的事，今夜這夢，作的卻有些古怪，分明是我父母，怎的不肯認我？又怎的忽然會變作城隍呢？這不要是方才我聽見那村婆兒，講究甚麼舊城隍，新城隍的，鬧的罷？」想了半日，又自言自語的道：「且住，我想起來了，記得在青雲山莊，見着我家奶公的那日，他曾說過當日送父親的靈，到這德州地方，會夢見父親成神，說的那衣冠，可就合我夢中見的一樣；再合上這村婆兒的話，這事不竟是有的是嗎？但是既說是我父母，卻怎麼見了我，沒一些憐情的樣子？只叫我到安樂窩，另尋父母去。我可知道這安樂窩兒在那裏呢？再說又告訴我那匹馬，那三枝花，便是我的安身立命，這又是個甚麼講究呢？到了那四句話，又像是籤，又像是課，叫人從那裏解起？這個葫蘆提，可悶壞了人了。」姑娘本是個機警不過的人，如此一層層的行裏追究進去，心裏早一時大悟過來，自己說道：「不好了，要照夢這個跟想起來，我這番跟了他們來的，竟大錯了。那安樂窩裏面的話，可不止合着個「安」字。那安公子的名，是叫作安驥，表字又叫作千里，號又叫作龍媒，可不都合着個「馬」字。那枝黃鳳仙花，豈不合着張姑娘的名字。那枝白鳳仙花，豈不又正合着我的名字。那枝金帶圍芍藥，不必講，自然應着功名富貴的兆頭，便是安公子無疑了。且莫管他日後怎樣的富貴，怎樣的功名，但是我這作女孩兒的一條身子，便是黃金無價，有一點心便是白玉無瑕。想我當日，在悅來店，能仁寺作的那些事，在我心裏，不過爲着父親的冤讎，自己的委屈，激成一個路見不平，便要拔刀相助的性兒。不作則已，一作定要作個痛快淋漓，才消得我這副酸心熱淚，這條心可以對得起天地鬼神，究竟我何嘗爲着甚麼安公子不安公子來着呢！如今果然要照夢中光景，撞出這等一段姻緣來，不用講我當日救他的命，是想着他，贈金也是想着他，借弓也是想着他，偏偏的我一時高興，無端把個張金鳳給他聯成一雙佳耦，更彷彿是我想着他，才把他配合他，好叫他周旋我，如今索性趣遞趣遞的，跟了他來了。就這面子上看，我自己且沒得解說的，又焉知他家不是這等想我呢！何玉鳳這個心迹，大約是說破了嘴，也

沒人相信，跳在黃河也洗不清，可就完了我何玉鳳的身分！這使如何是好？」又呆了一會子，忽然說道：「不要管他，此刻半路途中，有母親的靈柩在此，料無別法。等到了京，急急的安了葬，我便催他們給我那座尼庵，那時我身入空門，一身無礙，萬緣俱寂，去向佛火蒲團上了此餘生，誰還奈何得我？只是這一路上，我倒要遠遠避這嫌疑，密密加些防範，大大留番心神，才是道理。」說罷，望了望張太太，又叫了聲隨緣兒媳婦；他們正在那裏睡得香甜，自己重復脫衣睡下。姑娘覺得自己這個主意，元妙如風來雲變，牢靠如鐵壁銅牆，料想他安家的人，夢也夢不到此。那知這段話，正被隨緣兒媳婦聽了個不亦樂乎。原來隨緣兒媳婦說：「那花兒收在鏡匣裏」的時候，卻是睡得糊裏糊塗，接下語兒說夢話。他說過這句，把腦袋往被窩裏偎了一偎，又睡着了。及至姑娘後來長篇大論的自言自語，恰好他又醒了，聽了一聽，姑娘所說的都是自己的心事。他一來怕羞了姑娘，二來想到姑娘自幼疼他，到了這裏，又蒙安老爺安太太把他配給隨緣兒，成了夫婦；如今好容易見着姑娘，聽了聽姑娘口氣，大有不安於安家的意思，他正沒作理會處，如今聽見姑娘把夢裏的話，自言自語的，自己度量，他索性不出一言，裝睡在那裏靜聽，那話雖不會聽得十分明白，卻也聽了個大概。他便不肯說破，因大奶奶合他姑娘最好，消了閒兒，便把這話悄悄的告訴了他家大奶奶。那金鳳姑娘聽了，心中一喜一愁，喜的是果然應了這個夢，真是天上人間第一件好事，愁的是這姑娘好容易把條冷腸子熱過來了，這一左性，怕又左出個岔兒來。因此他告訴隨緣兒媳婦說：「這話關係要緊，你不但不可回老爺太太，連你父母公婆，以至你女婿跟前，都不許說着一字。」他嚇得從此便不敢提起。這個當兒，安老爺安太太，又因姑娘當日在青雲山莊有一路不見外人的約法三章，早吩咐過公子沿路無事，不必到姑娘船上去。及至他二位老人家，見了姑娘，不過談些風清月朗，流水行雲，絕談不到姑娘身上的事，即或談到了，談的是到京後，怎樣的修墳，怎樣的安葬，安葬後怎樣造廟，那廟要怎樣近邊地方，怎樣的清淨禪院，絕沒一字的縫子可尋。只這沒縫子可尋的，上頭，姑娘又添了一層心事。他想着是：「他們如果空空洞洞，心裏沒這樁事，便該合我家常瑣屑，無所不談，怎麼倒一派的冠冕堂皇，甚至連「安驥」兩個字，都不肯提在話下。這不是他們有心是甚麼？可見我的見識不差，可就難怪我要急急的跳出紅羅了。」這是姑娘心裏的事。在安老爺安太太，並不是看不出姑娘這番意思來，心裏想的是：「你既然要成全這個女孩兒，豈有由他胡作非爲，身入空門之理？自然該安一片至誠心，說幾句正經話，使他打破迷團，早歸正路才是；但這位姑娘，可不是一句話了事的人，此刻要一語道破，必弄到滿盤皆空，莫如日順着他的性兒，無論他怎樣用心，只合他

裝糊塗，卻慢慢再看機會，眼下只莫惹他說出話來。」這是安老爺安太太心裏的事。其實姑娘是一片真心，珍惜自己；安老爺安太太更是一片真心，惠顧姑娘，弄來弄去，兩下裏都把真心瞞起來，一邊假作疑難，一邊假為歡喜，倒弄得像各懷一番假意了。只願他兩家這等一闢心眼兒，再不想這樁事越發左了，這回書越發累贅了！讀者，天下事最妙的是雲端裏看斷殺，你我且置身事外，袖手旁觀，看後來這位安水心先生，怎的下手？這位何玉鳳姑娘怎的回頭？張金鳳怎的撮合？安龍媒怎的消受？過了德州，離京一日，近似一日，安老爺便發信知照家裏，備辦到京一切事件，專差趕露兒，同了個雜使小廝，由早路進京，大船隨後按程行走。還不會到得通州，那老人家張進寶早接下來，恰好老爺公子都在太太船上，張進寶進艙，先叩見了老爺太太，起來又給大爺請安。太太道：「你瞧瞧新大奶奶。」他聽說，便轉身磕下頭去，說：「奴才張進寶認主兒。」張姑娘滿面笑容，說：「伺候老爺太太的人，莫要行這個大禮罷。」公子便趕過去，把他扶起來。老爺道：「這算咱們家個老古董兒了，他還是爺爺手裏的人呢。」因問他道：「你看這個大奶奶，我定的好不好？」他道：「實在是老爺太太疼奴才爺，奴才爺的造化。奴才大概前也聽見華忠說了，這一趟老爺合爺可都大大的受驚，吃了苦勞，勞了神了。」說到這裏，老爺道：「這都是你們大家盼我作外官盼出來的呀。」他又答道：「回老爺，看不得一時，天睜着眼睛呢，漫說老太爺的德行，就講老爺居心待人，咱們家不是這模樣就完了的；老爺往後還要高陞，幾年兒奴才爺再中了。據奴才糊塗說，祇怕從此倒要興騰起來了。」安老爺安太太聽了他這老撇話兒，倒也十分歡喜，因問了問京中家裏光景，他道：「朝裏近來無事，也很安靜。華忠到京，奴才遵老爺的諭帖，也沒敢給各親友家送信，連烏大爺那裏差人來打聽，奴才也回覆說：「沒得到家來准信。」就只舅太太時常到家來，奴才不敢不回。舅太太因惦記着老爺太太，合奴才爺奶奶，已經接下來了，在通州碼頭廟裏等着呢。」老爺道：「很好。」又問：「園裏的事都預備妥當了麼？」他又回道：「那裏交給宋官兒合劉住兒兩個辦的，都齊備了。槓房人也跟下奴才來了，在這裏伺候聽信兒。奴才都遵老爺的話，辦得不露火勢，也不露小家子氣，請老爺太太放心。」老爺忽然想起問道：「那劉住兒你也派他在園裏中用嗎？」他連忙回道：「老爺問起劉住兒來，竟是件怪事。自從他誤了奴才爺的事，等他剃了頭，消了假，奴才就請出老爺的家法來，傳老爺的諭，結結實實真罰了他三十板子。誰知他挨了這頓打，竟大有出息了，不賺錢，不撒謊，竟可以當個人使喚了。」老爺點頭道：「這都很難為你，你歇歇兒，也就回去罷，家裏沒人。」他道：「不相干家裏，奴才把華忠留下了。再程師老爺也肯認真照料的。」太太道：「告訴他們外頭，好好兒的

給他點兒甚麼吃；他這麼大歲數了，莫餓着回去。」他聽了，忙着又跪下說：「太太恩典；再奴才還得過去見見親家老爺，親家太太還有何家太太靈前，合那位姑娘，請示老爺太太，奴才們怎麼樣？」老爺道：「靈前你們可以不行禮，姑娘且不必見，到家再說罷！止見見親家老爺就是了。」公子連說：「張爹，你先歇歇兒去罷！站了這半天，船上不好走，不用滿處跪了！」他道：「爺甚麼話？一筆寫不出兩主兒來；主子的親戚，也是主子一歲主，百歲奴；何況還關乎着爺奶奶呢？如今這些才出土兒的奴才，都是吃他娘的兩天油炒飯，就瞧不起主子。老爺這一回來，奴才們要再不作個樣子，給他們瞧瞧，越發了不得了。」公子被他排的，也不敢再說。太太道：「你只管去，也歇歇兒，不用忙。」他這才答應了兩個是，慢慢退了出去。讀者，你看怎的連安老爺家的人，也叫人看着這等可愛；這老頭子，大約合那霍士端的居心行事，就大不相同了！說話之間，那船一隻跟一隻的，早靠了通州龍王廟碼頭。這安老爺此番出京，爲了一個縣令，險些撞破家園；今日之下，重歸故里，再見鄉關；況又保全了一個佳兒，轉添了一個佳婿，便是張老夫妻，初意也不過指望帶女兒，投奔一個小本經紀的親眷，不想無意中得這等一門親家，一個快婿，連自己的下半世的安飽都可不必愁了。至於何玉鳳姑娘一個世家千金小姐，弄得一身伶仃孤苦，有如斷梗飄蓬，生死存亡，竟難預定；忽然的大事已了一息尚存，且得重返故鄉，雖是各人心境不同，卻同是一般的歡喜。當下安老爺便要派人，跟公子到廟裏先給舅太太請安去。正吩咐間，舅太太得了信，早來了船上。衆人忙着搭跳板，搭扶手，撒圍幙。舅太太下了車，公子上前請安。舅太太一見公子，祇叫了聲：「哎喲！外外！」先就紛紛淚落，半日說不上話來。倒是公子說：「請舅母上船罷！我母親盼舅母呢！」他便攙了舅母，後面僕婦，同隨着上了船。安老爺在船頭見了舅太太，一面問好，早見安太太，帶了媳婦，站在艙門口裏等着。舅太太便趕上去，雙手拉住他，姑娘兩個，平日本最合式，這一見，痛的幾乎失聲哭出來，祇是彼此都一時無話。安太太便叫媳婦過來，見過舅母。舅太太一把拉住說：「好個外外姐姐！我自從那天，聽見華忠說了，就盼你們，再盼不到，今日可以見着了。」說着，拉了安太太進艙坐下。公子送上茶來，舅太太才合安老爺安太太說道：「其實咱們離開不到一年，瞧瞧你們在外頭，倒碰出多少不順心的事來。一個玉格要上淮安，就沒把我急壞了。叫他去，又不放心，不叫他去，又怕他急出個病來。誰想到底，鬧了這麼個大亂兒，真要是不虧老天保佑，我可怎麼見姑老爺姑太太呢？」說着，又擦眼淚。安老爺道：「萬事都有天定，這如何是人力防得來的？」安太太道：「可是說的都是上天的恩典，你看我們雖然受了多少顛險，可招了一個好媳婦兒來呢！」說話間，恰好張姑娘裝了煙來。舅太太便道：「外外

姐姐，你來，我再細瞧瞧你。」說着，拉了他的手，從頭上到腳下，打量了一番，回頭向老爺安太太道：「可不是我說，我也不怕外姐姐思量，這要說是個外路鄉下的孩子，再沒人信；你瞧，漫講模樣兒，就這說話兒，氣度兒，咱們兒裏頭大家子的孩子，祇怕也少兒的；也是他生來的大概，也是妹妹會調理。」說到這裏，忽然又問道：「不是說還有何家一位姑娘，也同着進京來了嗎？」安老爺道：「他在那船上，跟着我們親家太太呢！」舅太太又道：「可是這親家太太，我也該會會呀！」說着，把烟袋遞給跟的人，站起來就要走。原來安太太合他姑嫂兩個，有個小做嘔兒，便說道：「你怎麼一年老似一年，還是這樣忙叨叨，瘋婆兒似的。」舅太太道：「老要顛狂少要穩，我不像你們小人兒家，那麼不出繡房大閨女似的。姑太太，等你到了我這歲數兒，也就像我這麼個樣兒了。」安太太道：「不害臊，你通共比我大不上整兩歲，就老了？不打……」安太太說到這裏，不肯往下說，舅太太道：「不打甚麼，我替你說罷，老了麼，不打賣餛飩的，是不是呀？當着外外姐姐，這句得讓姑太太呀！」說的大家大笑，連安老爺也不禁笑了。一面便叫晉升家的過去，告訴明白姑娘合親家太太。這個當兒，安太太便在舅太太耳邊，說了兩句話。舅太太心中似覺詫異，又點了點頭，大家卻也不會留心聽得說些甚麼。何玉鳳合安太太，這邊兩船緊靠，祇隔得兩層船窗，聽這邊來了位舅太太，也不知是誰，祇聽他那說話的圓和爽利，覺得先有幾分對自己的胃脘，見晉升家的過來告訴了，知他一進門，定要往靈前行禮，便跪在靈旁等候。不一時，安太太婆媳陪了那位舅太太過來，迎門先見過張親家太太，又參罷了靈，便趕過來見姑娘。安太太說：「姑娘請起來見罷！」戴勤家的扶起姑娘來，低頭道了萬福。原來這舅太太，也穿的旗裝，說道：「姑娘我可不會拜的呀，咱們拉拉手兒罷！」近前合姑娘拉手。姑娘一擡頭，舅太太先嘍喲了一聲說：「怎麼這姑娘合我們外外姐姐，長的像一個人哪？要不是你兩個都在一塊兒，我可就分不出你們，誰是誰來了！」姑娘聽了，心裏說道：「這句話，說的可不敢當兒。」因又轉念一想說：「我心裏的爲難，人家可怎麼會曉得呢？不要怪他。」大家歸坐。舅太太坐在上首，便往後挪了一挪，拉着姑娘說：「親不問友，咱們這麼坐着親些。」姑娘再三謙讓。安太太便告訴他道：「姑娘你不必讓，這是我大嫂子，無兒無女，雖說有兩房姪兒，又說不到一塊兒，我們兩個最好，他一年倒有大半年，在我家裏住着，也就好算個主人了。有我這大哥，比你們老爺大，咱們八旗論起來，非親即友，那麼論你，就要叫他大娘，論我這頭兒呢，屈尊姑娘一點兒，就要叫他聲舅母。」姑娘聽了，一想，現在舅太太面前，自然該論現在的，便說道：「我自然該隨着我張家妹妹，也就叫舅母才是呢！」及至說出口來，一覺着自己這句不好意思，一時後悔不

及便來聽安太太說道：『那麼咱們娘兒們，可更親熱了！』因又告訴舅太太姑娘怎樣的孝順，怎樣的聰明，怎樣的心腹，怎樣的本領。舅太太道：『你們三家人，也不知怎樣修來的。姑老爺，姑太太，有這麼樣一個好兒子；我們這位何大妹子，合這張親家，家便有這麼樣一個好女兒，我是怎麼了呢？沒修積個兒子來罷了！難道連個女兒的命也沒有？真個的我前世燒了斷頭香了！』說着，自然不能常去伴我。這位張親家媽，雖說在我跟前，諸事不辭辛苦，十分可感，我卻也一口叫他聲媽。但是到了京，人家自然要合他女兒親近親近；再他老人家，一會兒價那派話兒，蠢勁兒，合那一雙臭腳丫兒，臭葉子煙兒，卻也令人難過。看這位舅母的心性脾氣，都合我對得來；他也孤苦伶仃，怎能得合他彼此相依，倒也是樁好事。』姑娘正在那裏一面想，一面端起茶來要喝，戴勤家的看見道：『姑娘那茶冷了，等換換罷。』說着，走上來換茶。舅太太道：『姑太太派你跟姑娘呢，你可好好兒的，伏侍這位姑娘。』戴勤家的笑道：『奴才不敢錯辦！奴才本是姑娘宅裏的人，姑娘就是奴才奶大了的。』舅太太道：『哦，原來你還是嬖嬖呢！這麼說，連你都比我的命強了！你到底還合姑娘有這麼個緣法兒呀？』姑娘一聽這話，又正鑽到心眼裏來了，暗道：『他既這樣，我何不認他作個乾娘，就叫他娘，豈不借此把「舅母」兩字也躲開了？』不由的開口道：『舅母這話，他那裏當得起？舅母若果然不嫌我，我就算舅母的女兒兒。』把個舅太太樂得倒把臉一整說：『姑娘你這話，是真話，是頑兒話？』姑娘道：『這是甚麼事，也有個合娘說頑話兒的？』說着，更無商量，站起來，就在舅太太跟前，拜了下去。舅太太連忙把他拉起來，攬在懷裏；一時兩道啼痕，一張笑臉，悲喜交集的說道：『姑太太，你今日這樁事，我可夢想不到，我也不圖別的，你我這幾個姪兒，實在不知好歹；新近他二房裏，還要把那個小的兒，叫我養活，妹妹知道，那個孩子，是更沒出息。我說作甚麼呀？甚麼續香煙咧？又是清明添把土咧？我心裏早沒了這些事情了。我祇要我活着，有個知心貼己的人，知點痛兒，着點熱兒，我死後，他落兩點真眼淚，痛痛的哭我一場，那就算我得了濟了。』說着，把自己胸坎兒上，帶的一個玉連環，拴着一個懷鏡兒解下來，給姑娘帶上；還說：『這算不個甚麼，等你脫了孝，我好好兒的親自作兩雙鞋你穿。』姑娘又站起來謝了一謝。安太太道：『你站着，我們費了不是容易的事，把姑娘請來，算叫你搶了去了。』舅太太道：『這可難說，各自娘兒們的緣法兒。』說着，右手拉着姑娘的左手，左手拍着他的右肩膀兒，眼望着安太太婆媳道：『今日可合你們落得起嘴了；我也有了兒女咧！』安太太道：『也好，你也可以給我分分勞。』因合玉鳳姑娘說道：

「大姑娘，你要合他處長了，解悶兒着的呢！第一描畫剪裁，扎拉釘扣，是個活計兒，他沒有不會的；你要想個甚麼吃，他還造得一手的好廚；再沒了事兒，你要聽甚麼古記兒，笑話兒，燈虎兒，他一肚子呢！你有本事醒一夜，他可以合你說一夜，那是我們家有名兒的夜遊子話，拉拉兒。」姑娘聽了，益發覺得這人不是個熟人，並且是個趣人。安老爺隔船靜坐，把那邊的話，聽了個遍，便踱過這船上來，大家連忙站起。舅太太道：「姑老爺來的正好。」才要把方才的話，訴說一遍。安老爺道：「我在那邊都聽見了，你們娘兒們，姐妹們，說的雖是頑話，我卻有句正經話。大姐姐，你這個女兒，可不能白認他。這一到京，在我家墳上，總有幾天耽擱；你們姑太太到家，自然得家裏歸着歸着。媳婦又過門不久，也是個小人兒呢。雖說有我們親家太太在那裏，他累了一道兒，精神有個到不到的，怎麼得舅太太在那裏伴他幾天就好了！」舅太太道：「這有甚麼要緊？我那左左右右沒甚麼可惦記的；平日沒事，還在這裏成年累月的閒住着，何況來招呼姑娘呢？」安老爺道：「果然如此，好極了！說着，就站起來，把腰一彎，頭一低，說：『我這裏先給姐姐磕頭。』舅太太連忙站起來，用手摸了摸兒說：『這麼說都是自己家裏的事，再合姑老爺太太說句笑話兒，我自己痛我的女兒，直不與你兩位相干，也不用你二位領情。』當下滿堂嘻笑，一片寒暄，玉鳳姑娘益發覺得此計甚得，此身有託。咳！古人的話再不錯，說道：『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據我看起來，那庸人自擾，倒也自擾的有限，獨這一班兼人好勝的聰明朋友，他要自擾起來，更是可憐！即此這何玉鳳姑娘，既打算打破樊籠，身歸淨土，無論是誰叫舅母，就叫舅母，那怕拉着何仙姑，叫舅母呢！你幹你的，我做我的，這又何妨？好端端的，又認的是甚麼乾娘？不因這番，按俗語說，便叫作『賣盆的自尋的。』掉句文，便叫作『癡鼠拖薑，春蠶自縛。』這正是：

暗中竟有牽絲者，舉步投東卻走西。

那何玉鳳合葬雙親後，怎的個行止，下回書交代。

第二十三回 返故鄉宛轉依慈母 圖好事嬌嗔試玉郎

這回書表得是安老爺攜了家眷，同着張老夫、妻兩個，護着何玉鳳姑娘，扶了他母親何太太的靈柩，由水路進京，重歸故里，船

「書心兒。」從來說的好：「說話不明，猶如昏鏡。」因此作者不得不詳敘一番了。且說安老爺當日，原因爲十三妹，在黑風崗能仁古剎救了公子的性命，全了張金鳳的貞節，走馬聯姻，立刻就就張金鳳許配公子，又解囊贈金，借弓退寇，受他許多恩情，止在一心感恩圖報，卻被這姑娘一個十三妹的假姓名，一個「雲端」裏的假住處一繞，急切裏再料不到這姑娘，便是自己逢人便問，到處留心，不知下落，無處找尋的那個累代世交賢姪女何玉鳳。及至聽了他這十三妹的名字，又看了公子抄下的他那首詞兒，從這上頭摹擬出來，算定了這十三妹，定是何玉鳳無疑。既得着了他的下落，便脫去那領朝衫，辭官不作，前去尋訪。及至訪到青雲出，不是容易，才因褚大娘子見着鄧九公，籠絡住了鄧九公，又不是容易，才因鄧九公見着十三妹，感化動了十三妹，天追好還，也算保全了他一條身子，救了他一條性命。在安老爺的初意，也祇打算伴回了故鄉，替他葬了父母，給他尋個人家，也算報過他來了。斷斷乎不會想到公子的姻緣上。不想在褚家莊合鄧褚父女兩個筆談的那一天話已說完，恰恰的公子同褚一官出去走了一走的時候，這個當兒，褚大娘子忽然的心事上眉頭，悄悄的向安老爺合他父親，說了何不如此如此的那句話，那句話，便是要把何玉鳳也照張金鳳的樣子，合安龍媒聯成一牀三好的一段良緣。當下鄧九公聽了，先就拍案叫絕，立刻便想拿說媒的那把蒲扇，倒是安老爺不肯；這安老爺不肯的原故：一來爲姑娘孝服在身；二來想着這番連環記，原是惠顧姑娘的一片誠心；假如一朝計成，倒把人家誑來，作了自己的兒子媳婦，這不全是一團私意了嗎？再說看那姑娘的見識心胸，大概也未必肯吃這注，倘然因小失大，轉爲不妙；又不好卻鄧家父女的美意，所以攔住鄧九公說：「且從緩商。」及至第二日，見着十三妹費盡三毛七孔，萬語千言，更不是容易。一樁樁，一件件，都把他說答應了；他這纔說出他那回京葬親之後，便要身入空門的約法三章來。彼時老爺生怕打攪了事，便順着他的性兒，合他滴水爲誓。話雖如此說，假如果然始終順着他的性兒，說到那裏，應到那裏，那就只好由着他當姑子去罷，豈不成了整本的孽海記，玉簪記，是算叫他合趙色空湊對兒去，還是個陳妙常比了上下高低呢？那怎樣是安水心先生作出來的勾當？何況這位姑娘，守身如玉，勵志如冰，便說身入空門，又那裏給他找榮國府，送進攏翠菴，讓他作門檻以外的人去呢？還是從此就撒手不管，由他作個上山姑子，背七坯去罷？因此安老爺早打定了一個主意，無論拚着自己，淘乾心血，講破唇皮，總要把這姑娘成全到安富尊榮，稱心如意，總算這樁事，作得不落虎頭蛇尾；無奈想了想，這相女婿，也不是件容易事，就自己眼底，見過的這班時派人裏頭，不是執袴公子，便是輕薄少年，更加姑娘那等天生的一冲性兒，萬一到個不知根

底的人家，不是公婆不容，便是夫妻不睦，誰又能照我老夫妻這等體諒他？豈不誤了他的終身大事？左思右想，倒不如依了褚大娘的主意，竟照着何玉鳳給張金鳳牽絲的那幅人畫，沒兩的新奇畫本，就借張金鳳給何玉鳳作稿子，合成一段鼎足而三的美滿姻緣，叫他姊妹二人，學個娥皇女英的故事，倒也於事兩全，於理無礙，於情亦合。因此上在鄧家莊住的那幾天，卻背了眾人把這話告訴了安太太，安太太聽了，自是歡喜。老夫妻兩個便密密的來對着鄧家父女說：『等回京之後，看了光景，得個機會，商量出個道理來，如果事可望成，再勞大媒完成這樁好事。』這句話卻因張金鳳還是個新媳婦兒，又恐怕他合公子閨房私語，一時洩露了這個機關，所以老夫妻兩個，且都不合張金鳳提起。那知張姑娘自從遇着何玉鳳那日，就早存了個好花須是並頭開的主意，所以古寺談心，纔有向何玉鳳那一問，秋林送別，纔有催何玉鳳那一走。及至見了褚大娘子，又是一對玲瓏剔透的新媳婦，到了一處，才貌恰正相等，心性自然相投。褚大娘子便背了安老爺，安太太，並他父親，把這話盡情的告訴了張金鳳。在褚大娘子，也不過是要作何玉鳳的一片深心，那知正恰恰的合了張金鳳的主意，所以他兩個，纔有借弓留硯的那番啞謎兒。安老爺，安太太倒不曾留心到此。及到上了路，張金鳳因見安太太不曾提起，自己便也不敢先提。通算起來，這樁事只有安老夫，鄧家父女，合張金鳳五個人心理明白，卻又是各人明白各人的；其餘那些僕婦丫環，以至張老兩口兒，一概不知影響。至於安公子，只知把位何小姐敬的如南海龍女，但有感恩報德的處心；何小姐又把安公子看得似門外蕭郎，略無惜玉憐香的私意。其實這二位，都算叫人家裝在鼓裏了。及至何玉鳳見安老爺，安太太命公子穿孝扶靈，心中卻有老大的過不去，纔把張冰冷的面孔放和了些，把條鐵硬的腸子迴暖了些。安老爺看了，倒也暗中放心，覺得這段姻緣，像也有一兩分拿手。夢也夢不到，到了德州，姑娘因作了那等一個夢，這一提起兒，又把他那斬鋼截鐵的心腸，賽雪欺霜的面孔，給提回來，更打了緊板了！老夫看了，只是納悶，不解其所以然；張姑娘雖是耳朶裏有隨緣兒媳婦的一段話，知其所以然，又不好向公婆講起。這個當兒，離京是一天近似一天了，安老爺一個人，坐在船上，心裏暗暗的盤算，說道：『看這光景，此番到京，一完了事，請他到家，他定不來，送他入廟，我斷不肯。只有合他處延日子，且把他寄頓在也不算廟，也不算家的我家那座汝園陽宅裏，仍叫他守着他的靈，也算依了他約法二章的話了。騰出了個工夫來，卻再作理會。只是他長久住在那裏，這其間隨時隨事，看風色，趁機緣，卻是件蟻串九曲珠的勾當。那位弘親家人太，可斷了不了。』老爺正在爲難，將及船靠碼頭，不想恰巧這位湊趣兒的舅太太接出來了。一進艙門，說完了話，便問何姑

娘見了何姑娘，便認作母女。彼時在這位舅太太，乍見了這等聰明俊俏的一個女孩兒，無父無母，又憐他，又愛他，便想到自己，又是膝下荒涼，無兒無女，不覺動了個同病相憐的念頭。彼時安老爺，卻不曾求到他跟前，便是安太太，向他耳邊說的那句話兒，也只因為姑娘有紀府提親那件傷心的事，不願人提起，恐怕舅太太不知，囑咐他見了姑娘，千萬莫問他有人家沒人家的這句話，是個入門問諱的意思。誰想姑娘一見了舅太太，各人爲各人的心事，一陣穿插，倒正給安老爺安太太搭上橋了。安老爺便打倒金鋼鑽倒佛，雙手把姑娘托付在舅太太身上。那舅太太這日，便在那玉鳳船上住下，接連着伴送他到了墳園，伴送他葬過父母。這中間照應他的服食冷暖，料理他的鞋腳梳裝，姑娘閒來，還要聽個笑話兒，古記兒，一直管裝管卸到姑娘抱了娃娃，他做了姥姥，過了個親熱香甜；此是後話。這正是安老爺笑吟吟，不動聲色，一副作英雄的手段；血淋淋出於肺腑，一條養兒女的心腸，纔作出這天人情中一樁公案。卻不是拿着水心先生，那等一個腳色，由着燕北閒人的性兒，怎麼撥弄，怎麼轉，怎麼叫，怎麼答應。讀者，請想這樁套頭裏臉的事，這段含着骨頭露着肉的話，這番扯着耳朵顫顫動的節目，大約除了安老爺合燕北閒人兩個心裏明鏡兒似的，此外知道個影子的少了。安老爺把何玉鳳姑娘托付了舅太太之後，纔得勾出精神，料理手下的事，便忙着商量分撥家人，備船價，定車輜，歸箱籠，發行李，一面打發太太，帶了公子合媳婦並僕婦丫環人等，先回莊園照料；只留下舅太太，張親家老爺，太太，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花鈴兒，並跟舅太太的僕婦，侍婢，並兩個粗使老婆子，合姑娘同行。外邊留下幾個中用些的家人，照料自己，便打算送姑娘隨靈起身之後，先一步進城，到墳園料理一應事件。又計算到靈從通州碼頭起身，一路到西山雙鳳村，一天斷不能到。早有張進寶等在德勝關一帶，預備下下處，安靈住宿；那橫房裏得了准信，早把行槓預備下來，一切佈置妥當。到了那日，姑娘穿了孝服，行了告奠禮，便合舅太太同車隨靈，到德勝關住下。公子先一日，跟了母親同了媳婦到家拜過佛堂祠堂，看了看家中風景依然；只一個張進寶，管了個內外嚴肅。一家男女家人，參見已畢，華嬷嬷也見過他家大奶奶，一時樂得他左看一番，右問一番，也不知要怎麼親近奶奶纔好。安老爺次日送姑娘下船，隨靈起身後，自己便穿城行走，先回莊園。一進二門，當院裏早預備下香燭，吉祥紙馬；老爺帶領園家謝過天地，自己又到佛堂祠堂磕過頭，然後進了正房，老夫妻雙雙坐了，兒媳兩旁侍立奉茶。男女家人參見已畢，大家各各的歸着東西，伺候酒飯，來往奔忙。老爺便向太太道：『太太，你看人生天命，安排自有。一定，非分之榮，萬不可以妄求。你受祖父餘蔭，守着這幾畝薄田，幾間房子，雖不寬餘，也還不愁凍餒。無端的官興發作，弄出這』

一箇神奇古怪的文章，所幸今日安穩到家，你我這幾個有限的骨肉，不會短得一個，倒多了一個，便是天祖默佑；況又完了何家姪女這場心願。我自今以後，縱然終老林泉，便算築壚台閣，我依舊還課子讀書，合幾個古聖先賢，時常聚聚，斷不輕舉妄動了。」太太道：「老爺這話，說的很是，真這世路上的事，看着實在怕人。」老夫妻帶與兒子媳婦，說說笑笑。一時吃完了飯，撤去殘席，老爺便出去拜望程師爺，致謝他在家的照料。進來又把大家衆人，看家的，行路的，都叫到跟前慰勞了一番，又問了閨城裏的房子。張進寶道：「奴才進城，當到宅查看，本家爺們住的很安靜，家人看的也極謹慎。請老爺放心。」老爺點了點頭，大家散去。次日，老爺太太起來，便趕早吃了飯，帶同兒子媳婦，先到他老太爺太太墳上，行禮然後過這邊來，看看辦得不豐不儉，一切合宜，老爺頗爲歡喜，便派人跟了公子，叫他穿上孝服，向十里外，迎接何太太的靈柩，這裏老爺也摘了纓兒，太太也暫除了首飾，張姑娘依然穿上孝服。外邊穿孝的，便是戴勤，宋官兒，隨緣兒，又派了兩個粗使家人，內裏便是路上跟着姑娘的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丫環花鈴兒，合兩個婆子，分撥已定，安太太使叫媳婦說：「在船上也圈了一道兒，這墳上週圍，都是咱們的地方，趁着這工夫，只管帶着人等走去。」張姑娘答應了出來，這班丫環僕婦等，閒不得出來，又樂得跟着新大奶奶，湊個趣兒，一時都跟了去，只割下兩個粗使的婆子，在這裏聽叫。安老爺安太太這個當兒，倒計議了許多緊要正事。何玉鳳姑娘同舅太太張太太在德勝關店內，住了一夜，次早梳洗已畢，打了坐尖，隨有張進寶同梁材帶了大槓，接了下來，姑娘只當還照昨日的儀仗，及至同舅太太大坐車出來一看，但見大槓鮮明，鼓樂齊備，全分的二品執事，擺得隊伍整齊，旗幟招展，心裏說道：「我那等說，安伯父還要這等過費，豈不叫我愈多受恩，愈難圖報！」一時跟了殯，慢慢的前進，走到半路，舅太太使吩咐趕車的，告訴頂馬，又招呼了張太太的車，都趕到頭裏一個小下處，略歇下歇，便一直奔雙鳳村而來。還不會到得那裏，舅太太便在車上，指點着告訴姑娘道：「你看那前面搭白棚的地方，就是了。那東南上一片大房子，便是他家的莊園，面北上好些樹，那裏便是他家的墳地。我聽得說我們姑老爺就要在他墳地的東首，給你父母修墳呢！」姑娘此時，除了心中感激，點頭嘆息之外，再無別話。說話間，車早到了安家陽宅，後面的跟車，一輛輛搶到頭裏去，預備服侍下車。一時把車拉進大門，早有安老爺迎着，問了問昨日住店的光景。舅太太道：「好哇！姑娘真聽說，叫吃就吃，敬則城裏頭的孩兒長這麼大，頭一回纔看着甜漿粥炸糕油炸果，倒很愛吃。」老爺道：「這就叫作『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故鄉水』了。」一時張太太也下了車，因腳壓麻了，站了會子，才一同進來。安太太合媳婦兒接出來，姑娘正在看着，

又見一羣孝的男女迎接，內中除了宋官兒一個，餘者多不認識。姑娘同着衆人，進了棚，從月台左首繞上去，見迎門安着供桌，門上掛着雲幔，早有一口靈，偏東些停在那裏。姑娘此時，一則乍到故土，所見的都合外省那個排場兒兩樣；再也是拘於禮法，謹飭過去了，不免矜持。他一時矜住了，想不到便是父親的靈位，將要問說：「怎麼母親的靈，倒先到了？」不曾問得出口。安老爺在旁邊，說道：「姑娘，你尊翁的靈在此，還不下拜。」一句話提醒了姑娘，那裏還顧及行禮，撲上前去，便放聲大哭。大家從旁勸了良久，才得勸住，還是抽噎不止。隨即細看了看那口材，就一重重漆的十分嚴密，光可鑑人，自是放心。想起安老爺這等辦得周到，卻又添了一層過意不去。大家歇了沒多時，早見隨緣兒跑在頭裏來，說道：「快了。」安老爺便接了出去，姑娘跪在東間，朝外望着。但見一對儀仗，一雙吹鼓手，進門都排列兩邊，少時鴉雀無聲，只聽得一雙響尺，噹噹打得迸脆，引了他母親那口靈進來。安公子穿了一身孝，緊跟在靈前，雖然抵不得一個孝子，卻也頗像半個孝子，立刻安好了位。大家無非是祭奠盡禮，姑娘無非是痛切含悲，不必再贅。諸事已畢，姑娘站起身來，便向安老爺安太太道：「我何玉鳳不想我父母竟有今日，更不想我自己仍返故鄉；這都是伯伯母的成全；姪女兒除磕頭之外，再無一話可說了。只是伯父母辦得未免過費，如今斷不可過於耽延；或三日，或五日，便求伯父想着我青雲山莊的那三句話，將我父母早送入土，我也得早日去了我的事，免得伯父母再爲我勞神費力。」因又望着舅太太道：「我這娘路上已許下在廟裏燒還伴我，伯父母更可放心。倘蒙伯父始終成全，我何玉鳳縱然今世不能報你的恩情，來世定來作你的兒女。」說着，便拜下去。安老爺看這光景，心裏暗說道：「來了！我早就料着你有這把神妙。」因合太太連忙把他攙起來，說道：「姑娘你這個禮，這番話，都多餘；你我兩家的交情，前番已談過，這都是情理當然，此時不須煩瑣。只是依你說，停三日五日，未免簡略，如今也照你在山裏的樣子，停放七天，講到安葬，化者入土爲安，自然早日好一日，我向來卻從不信陰陽風水，這些講究。但爲子老人家的事，你作兒女的，卻不可不存一番慎重，須得請個人看看，聽他說定那天，便是那天。至你那些話，我既合你靈前設誓，絕不食言；但是要我這座廟，既須個近便所在，又得個清淨道場，斷非十日八日可成；少也得一月兩月，甚至三月半年，都難預定。總之無論怎樣，我一定還你個香火不斷的地方，就是了。姑娘你道如何？」姑娘聽這話，說的層層有理，再不想大遠的從德州驚了這麼一個乾脆的招兒來，才使出來就乏了。無法，只好等那看風水來，看了再講。當下大家一連勞碌了幾日，晚飯已罷，即使分投安置。安老爺仍同了眷屬回家，姑娘便同原來的一行上下人等，在此住下。外面自有張老同了派定

的家人照應，從這日起，也作了幾日好事，也燒了些個冥資；所喜的，是何家無多親友來往，便是安老爺的親友，本家也因尚不知安老爺攜眷回京的消息，都不會來，倒落得少了許多應酬，可以安心作事。次日安老爺夫妻正在裏面合姑娘閒談，只見人回請的風水端木二爺來了。原來這風水羅姓，端木名渙，表字仲興，他家世代相傳，專門精通周易，河洛地理。安老爺家這塊地，就是他乃翁在日看定的。他合安府上也算個世交，稱安老爺作世叔。因此安老爺請他來，給何協戎夫婦點穴，就定規安葬日子。老爺有心叫姑娘聽個底細，便把那風水請到棚裏，靠前窗一張桌兒邊坐下。姑娘盼得風水來了，也正要聽他定在幾時，只聽一時請了進來，那風水合安老爺講禮已畢，便問說：『世叔幾時到京，竟不曉得，更不知府上有事，怎不見賜一信？』安老爺道：『並非舍間的事，卻是位至契好友，因他家現無男丁，所以就在荒塋，代他料理。並且就要在這塋地的東首，擇地安葬，就請看一看，定個葬期，愈早愈好。』那風水先說道：『無論怎樣早，今年是斷不能的了。寶塋便是家君定的，記得這山向是子午兼壬丙正向，今年三煞在南，如何動得？』安老爺道：『世兄，你是曉得我向來不解青鳥之術，如果無大妨礙，我這個好友，既然百歲歸居，還以早葬爲是。』那風水道：『這卻不好遷就。等小姪兒過去，安了盤子，拉了中線，看了再定規罷。』安老爺因爲自己是個父輩相交，便叫公子陪過去，說聲：『恕不奉陪了。』便在棚裏坐候。姑娘這個當兒，聽着今年不得下葬，先就有些不願意了，默默的坐着，良久良久，才聽得那個風水過來，進門就說道：『方才看了看東首這塊地，東西辛甲分金上，倒是上好的，一個結穴。此處安葬，按那龍脈，正自震力而來，定主宗祧延綿，祇是一山無二向，本年不惟三煞有礙，而且大將軍正在明堂，安葬是斷斷不可的。明年正二三月，木氣正旺於東，這塊地正是主塋的龍方，更不好動。四五月建都吉，祇己午兩個字，又正合太世叔嫡母的化命，亥子一冲，六月建未，明年太歲在未，書云：『一物一太極。』雖說月支與年支不礙，究竟不可不避。七八兩月，恰恰的與現在的化命逢着穿害；九月上半月，不得安葬吉日，下半月一交土王用事，禁土了。祇有明年十月最好安葬，吉期上下半月都容易選擇。到那時，聽憑世叔吩咐，再定就是了。』安老爺一聽，自己心裏先道：『這算得「無巧不成書」了。要不這樣，怎麼就耗到過姑娘滿一年的服呢？要不耗到他滿服，我們家怎麼娶他呢？』當下心中大喜，卻故意的儘了那風水幾句。風水道：『世叔是最高明不過的人，這塊地當日便是家嚴効的勞，小姪怎敢另生他議？況且陰陽怕撞，這句話不說破也就罷了；小姪既看出來，萬萬不敢相欺，此中絲毫不可遷就。』說着，提起筆來，便把這話寫了一篇，又寒暄了幾句，領茶而去。這番話，姑娘在屋裏聽了個遍，省了安老爺的唇舌。

了。安老爺送那風水走後，便手裏拿着那一篇東西，一步步踱了進來，向姑娘道：「姑娘聽明白不曾？偏又有許多講究，這怎麼呢？」姑娘也無心看那一篇東西，祇望了舅太太發怔。卻不知這舅太太，實在算得姑娘知疼着熱的一位乾娘，無奈他又作了安府上傳遞消息的一個細作。自從他合姑娘認了母女之後，在船上那幾天，安太太早把這事告訴了他一個澈底澄清。難道把他極愛的一個吃女兒，給他最疼的一個外甥兒，他還有甚麼不願意的不成？他見姑娘望着他發怔，可就搭上岔兒了。他說道：「我這裏倒有個好主意，姑老爺姑太太聽聽，使得使不得？你們方纔講的那些甚麼子午卯酉，我可全不懂。要說忙忙着安葬，果然於太爺老太太墳上有甚麼妨礙。無論我們姑娘此時心裏怎樣着急，他也斷不肯忙在一時。講到他要住廟，原不過爲近着他父母的墳哪！如今既安不得葬，在這裏住着守着棺材，不比墳更近嗎？再這個地方兒，內裏就是我們娘兒們上下幾個人，外頭就止張親家老老，合看墳的，又合廟裏差甚麼呢？莫若我們祇管在這裏住着，姑老爺一面在外頭上緊的給我們找廟，一天找不着，我們在這裏住一天，一年找不着，我們在這裏住一年，要趕到人家滿了孝，姑老爺這廟還找不出來，那個就對不起人家孩子了。姑老爺姑太太要怕我住長了，費了你家的老米，沒講我一個人兒，連我們姑娘合張親家，我那點兒絕戶家產，供給十年八年，還巴結得起。」他說着，便望着姑娘道：「姑娘是不是？」回頭又向着安老爺夫妻道：「你們二位，想着怎麼樣罷？」安老爺忙說：「如果有一年的工夫，縱然找不出廟來，我蓋也給他蓋了一座。至於姐姐在這裏住着，也是替我們分心，招護姑娘，些須小費，何足掛齒，我自自有道理。」安太太也說：「要能這樣，一動不如一靜，倒也罷了；可不知姑娘心裏怎樣。」姑娘還未及開言，張太太的話也來了，說：「這麼着好哇！可是我們親家太太說的一個甚麼一秤不掂一秤的，你看在這地方兒住下，等開了春兒，滿地的高糧穀子，蠅兒螞蚱，坐在那樹陰兒底下，看個青兒，纔是怪好兒的呢？」說的大家大笑，連張姑娘也忍不住笑的扶着桌子亂顛玉鳳姑娘。此時被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說的心裏亂舞鶯花，笑也顧不及了。細想了想，這事不但無法，而且有理；料是一不扭眾，祇得點頭依允，說：「也祇好如此。」安老爺滿心歡喜，心裏暗道：「天哪！可够了我的了。」祇他這五個字，這事便有了五分拿手。轉眼之間，到了七日封靈，何玉鳳合舅太太，便搬在西廂房裏間，張太太帶了戴嬾嬾合兩個丫頭，便住在外間，隨緣兒媳婦舅太太的下人，住了東廂房，安太太又在下房裏，給姑娘安了個小廚房，外面自有張老同戴勤宋官兒，合安家看墳的照料，內外住了個嚴密，又把安家陽宅，暫作了個何姑禪院。這都是那燕北閒人的無中生有的營生，便有這位安水心先生，給他週規折矩的辦理。說七日

之後，安老爺夫妻把那邊安頓妥帖，纔得回家料理自己的家務。便有許多親友本家，都來拜望老爺，一一的款待，卻扶了個小僮，祇推因腿疾告歸，暫且不及答拜；一面遣公子進城，持帖謝步。公子也有一班世交相好少年，請酒接風，接連不止忙了一日，纔得消停。老爺得此閒空，便先打發了鄧九公的來人，又給他父女帶去些人事，把何姑娘那張彈弓，仍交給媳婦懸掛着；又叫太太向何姑娘衣箱裏，把公子那塊硯臺尋出來，擦洗乾淨，嚴密收藏，就把姑娘合張太太的衣箱，差人送過去，那頭烏雲蓋雪的驢兒，便交給華忠叫他好牛喂養，說這是我將來無事，玩水遊山的一個好腳力。那時不空和尚的二千頭借款，早已歸清。老爺通盤算了一算，此行不曾要得地方上一文，倒有公子帶去的八千金，烏克齊贈的萬金，連沿途在家門生故舊的義助，不下兩萬餘金，除了賠項盤纏，還剩萬餘金在囊。辦何姑娘這樁事，無論怎樣鋪排，也用不了。便合太太商議道：「何姑娘這樁事，你我費了無限精神，纔得略有眉目。我算着將來辦起事來，也不過收拾房子，添補頭面衣服，辦理鼓樂彩轎，預備酒席這幾件事，房子我已有了辦法。」太太道：「還要房子作甚麼？那邊儘辦開了，趕到過來，難道不叫他三口兒一處住嗎？」老爺道：「豈有不叫他門住一處之理？自然兩個人就在他那屋裏分東西住；你祇想張姑娘過門的時候，租個公館，還要勻在兩處，成個一婚一姻，如今自然也得給他安起一個家來。至於他說的那一座廟，我到底要找着還給他，纔圓得上那句話。這事須得如此如此辦法，纔免得他夜長夢多，又牛枝葉。」太太聽了此言大喜，說：「既是這樣，那衣服頭面，更容易了。我本說到了京，給張姑娘添補些簪環衣飾，祇算是給他弄的。再說還有太太的許多顏色衣服，他舅母前日也提他那裏還有些頭面勻着使，所添也有限了；到了轎子，一切臨期好說的。倒是這句話，得合咱們這個媳婦，先說一聲纔是。這是他們屋裏百年相處的事。」老爺道：「太太這話很足。」說着，便把媳婦叫來，把這話從豬大娘子提親起，以至現在的計較，日後的辦法，告訴了一遍。祇見他聽完這話，便跪下來，先給公婆磕了兩個頭起來，說道：「如果這樣，不是公婆疼我，鳳姐姐，竟是公婆疼我。公婆請想，玉鳳姐姐救了我們兩家性命，在公婆現在這番情義，已就算報過他來了。祇是媳婦合我父母，今生怎的答報？至於他給媳婦聯姻這樁事，且莫講投着這樣的公婆，配着這樣的大婿，就他當日那番用心，也實在令人可感，所以媳婦時常想着，要打斷了他這段住廟的念頭，無論怎樣，也要照他當日成全媳婦的那一番用心，給他作成這樁好事，祇是回家來，不會消停得一日，不好冒冒失失的稟告公婆。如今公婆商量的這等安當嚴密，真是意想不到，便是玉鳳姐姐難得說話，俗語說的：「鐵打房梁磨繡針，功到自然成。」眼前還有大半年的光景，再說還有舅母在

那邊大約也沒有個磨不成的。這其間卻有一關，頗頗的難過，倒得設個法子纔好。」老爺太太忙問：「除這位姑娘的難說話，還有甚麼再難之處？」張姑娘低聲笑道：「媳婦所說難過的這關，便是我家玉郎公婆再想不到，拿着我玉鳳姐姐那樣一個窈窕淑女，玉郎他竟不肯君子好逑。」老爺道：「這是爲何？」張姑娘回道：「據媳婦看着，一來是感他的恩義，見公婆尚且這等愛重他，自己便不敢有一毫簡褻，卻是體貼父母的心。二則他合媳婦雖是過的未久，彼此相敬如賓，聽他那口氣，大約今生別無苟且妄想，又是番重倫常的心。總之，是個自愛的心，也搭着他實在有點兒怕人家。有一天媳婦偶然而了嘔他一句，就惹得他講一篇大道理，數落了媳婦一場。」張姑娘這話，還沒說完，老爺道：「你理他呢？等我吩咐他。」太太道：「老爺看不得咱們那個孩子，可有這種留心的地方兒？」張姑娘便接着回道：「媳婦也正爲此，是說父母之命，不敢不依從，設或他一時固執起來，也合公公背上一套聖經賢傳，倒不好處置。莫若容媳婦設個套兒，先澈底澄清，把他說個心肯意肯，不叫這樁事有一絲牽強，也不枉費了公婆這一片慈心，媳婦這番答報，那時仗仗九公的作合，成就玉鳳姐姐這一段良緣，豈不是好？」安老爺夫妻聽了，心下大喜，同聲說好。安老爺又點頭贊道：「難得難得，賢德媳婦，這要遇見個糊塗庸鄙的女流，祇怕這番話說不成，我兩位老人家，還要碰你個老的釘子呢！」因合太太說道：「既能如此，你我兩個，便學個不癩不聾的阿姑阿翁，好讓他三人得親順親，去爲人爲子，此我不必再提。」當下爺兒三個，計議已定，便分頭各人幹各人的事。安老爺又明白自寫了一封請媒的信，預先通知鄧九公。張金鳳過了幾天，到了臨近時，見公婆諸事安排，已有就緒，纔打算把這樁事，告訴公子明白。又想到若就是這等老老實實的合他說，一定又招他一套四方話，思索良久，得了主意，不覺喜上眉梢。恰好這日安公子到他進學的老師莫友士先生那裏拜壽。原來這莫友士先生，在南書房行走，便在海淀翰林花園住，因此這日公子回家尚早，見過父母後，便回到自己屋裏來。張姑娘見他面帶春色，像飲了兩杯酒，站起身來，不作一聲，依然垂頭坐下。便有華嬾嬾帶了僕婦丫鬟，上來服侍。公子忙忙的換了衣裳，坐定一看，祇見張姑娘兩隻眼睛，揉得紅紅兒的，滿臉怒容，坐在那裏。心裏詫異道：「我往日歸來，他總是悅色和容，有說有笑，從不像今日這般光景，這卻爲何？」不禁搭訕着問了一句說：「我今日一天不在家，你在家裏作甚麼來着？」張姑娘道：「問我麼？我在家裏作甚。」公子道：「好端端大清白日，怎麼作起夢來，夢見甚麼？可是夢見我？」張姑娘道：「倒被你一句，就猜着了，正是夢見你，我夢見你娶了何玉鳳姑娘，卻瞞得我好！」公子道：「啲啲！這就無怪其然，你把個小臉兒綳的單皮鼓也似了，原來爲這樁事。我勸

你快快不必動這閒氣，這是夢！張姑娘道：『我從不會這麼胡夢顛倒，想是你心裏有這個念頭，我夢裏纔有這樁奇事。論這樁事，我也曾向你說過，還不曾說得三句，倒惹得你道學先生講四書似的，合我嘮嘮叨叨了那麼一大篇子。我這個傻心腸兒的，就信以為真了。怎麼今日之下，你自己忽然起了這個念頭，倒苦苦的瞞起我來？』說着，似笑非笑對着公子，默默的瞅着。公子見他嫩臉如嬌花含笑，倩語如好鳥弄晴，不禁也笑嘻嘻的道：『你又來冤枉人了，你我從患難中作合良緣，名分叫作夫妻，情分過於兄妹，毛詩有云：「甘與子同夢」，我就作個夢兒，也要與你同心合意，無論何事情，豈有瞞你的道理？』張姑娘道：『罷了罷了，我可不信你這假惺惺兒了，就止嘴裏說的好聽，祇怕見了姐姐，就要忘了妹妹了。有了恩愛夫妻，也不願患難夫妻了。』公子道：『你這話那裏說起？』張姑娘道：『那裏說起，就從昨夜裏說起。你如果沒這心事，昨夜怎麼好端端的說夢話，會叫起人家來了！真個的這麼大人咧，還賴是睡婆婆叫的不成？』張姑娘這句話，公子倒有些自己猶豫，何以呢？一個人要是吃多了，咬牙放屁，說夢話，這三樁事，可保不全沒有，還帶着自己真會連影兒不知道。他便心想，或者偶然睡裏模模糊糊，夢見當日能仁寺的情由，叫出口來，也定不得。便連忙問了一句話：『我叫誰來着？』張姑娘道：『你所叫的是何姑娘，叫的還是我那有情有義的十三妹姐姐呢？』公子當着一屋子的丫環僕婦，滿臉不好意思，搖着頭道：『荒唐荒唐！你奚落我也罷了，那何玉鳳姐姐，待你也算不薄，怎生的這等輕薄起他來？』張姑娘道：『你夢裏輕薄他使得，我說一聲兒就錯了，要你護在頭裏，倒是我荒唐了！』公子道：『益發荒唐之至此，所謂既荒且唐，荒乎其唐，無一而不荒唐者也！』說到這裏，恰好丫環點上燈來，放在炕桌兒上。張金鳳姑娘，便一隻胳膊斜靠着桌兒，臉近了燈，笑道：『你果然愛我，我却也愛他。況且這句話我也說過，莫若真個把他娶過來罷！你說好不好？』公子道：『可了不得了！這個人，今日大概是多飲了幾杯，有些醉了。』張姑娘道：『我倒是在這裏醒眼觀醉眼，只怕你倒有些酒不醉人人自醉，那句的下句兒罷。』公子聽了這話，心下有些不悅，說道：『豈有此理！你向我來相憐相愛，相敬如賓，就說閨房之中，甚於畫眉，也要有個分寸，怎生這等的亂談起來！況且那何玉鳳姐姐，救了你我兩人性命，便是救了我我父母的性命，父母尚且把他作珍寶一般愛惜，天人一般敬重。又何況人家現在立志出家，他也是爲他的父母起見，無論你這等作踐他，大傷忠厚，這話儼然被父母聽見，定要大大的教訓一場，我看你那時顏面何在？』張姑娘道：『你們作事，瞞得我風雨都不透，我好意體貼你，怎麼倒體貼不耐煩了呢？況且知道他是立志出家，我祇知道他家字，這邊兒，還得加上個「女」字旁兒，是立志出嫁，也豈

甚麼作踐他的去處呀！」公子道：「你不要真是在這裏作夢呢罷！不然，那裏來這些無影無形的這些夢話？」張姑娘含着笑，皺着眉，把兩隻小腳兒，點的腳跟兒，哆哆的亂響，說：「聽聽，你把媒人都求下了，怎麼還要瞞我？說我是無影無形的夢話呢？」公子見他這樣子說的，竟不像頑話，忙正色道：「媒人是誰？我怎麼求的？」張姑娘道：「媒人是舅母，初一那一天，舅母過來拜佛，你瞞了我的舅母，有這事沒有？」公子聽了，不禁哈哈大笑道：「我說是夢話，不想果然是夢話。那日舅母過來，我閒話之中，提起玉鳳姐姐，舅母說：『我這個乾女兒都好，就祇總忘不了他那進廟的念頭。』我便說：『男大須婚，女大須嫁，這是人生大禮。那男子無端的棄了五倫，去當和尚，本就不是聖賢的道理，何況女子拿他這等一個人，果然出了家，佛門中未必添一個護法的大菩薩，人世上倒短一個持家的好媳婦。舅母既這等疼他，何不勸他歇了這個念頭，再合父母商量商量，給他說一個修德人家，讀書種子，倒是一場大功德。』」張姑娘不容他說完，便道：「如何！如何！我說我聽見的這話，斷不是無因的，我祇請教他佛門中添個大菩薩，不添個大菩薩與你何干？人世上短一個好媳婦，不短個好媳婦，又與你何干？你說的那修德之家，難道咱們家，還算不得個德門。豈不是暗指咱們家嗎？你說的那讀書種子，難道你還算不得個念書的？豈不是有意說你自己嗎？況且好端端舅母，並不曾合你提起他來，你又去問他作甚麼？替他求那些人情作甚麼？你倒要說說與我聽。」公子被他問的張口結舌，面紅過耳，坐在那裏，祇管發怔。怔了半晌，忽然的省悟過來，說道：「哦！是了，這纔明白了。這一定是那天我合舅母說話的時候，不知被那個判頭女人在跟前聽見，隨後在大奶奶面前獻一個殷勤兒了，來搬弄這場是非。你我好家居，此風斷不可長，等我明白查問出來，一定要回明母親，將那人重責罰他一頓板子，便是你此後也切切不可受這班人兒的愚弄。」張姑娘道：「好沒意思！你我屋裏說頑話兒，怎麼驚動起老人家來了？你切莫着惱，也不用着這等發急，咱們總好商量；假如我此刻便求了父母，把他娶過來，你還是不要？」公子只是腹內尋思那傳話人，究竟是誰，默默不答。張姑娘又問：「到底要不要說話呀？」公子道：「你今日怎麼這等頑皮，憑賴起來？我不要。」張姑娘道：「你爲甚麼不要？說個道理出來，把我聽聽。」公子道：「你問道理，我就還你個道理。且無論我受了何玉鳳姐姐那等大恩，不可生此妄想，便是我家祖訓，非年過五十無子，尚且不得納妾，何況這停妻再娶的勾當？我安龍媒也還粗粗的讀過幾行聖賢經書，也還頗頗的受過幾句父母教訓，如何肯作便算我年輕，把持不定，父母也斷斷不肯；你不要看你我結合的時節，父親那等寬容，事有輕重，不可執一而論，惹老人家煩惱。就講道你我也難得劫難之中成就這段美滿。」

姻緣，便是斷守百年，也不過是電光石火，怎說道再要添個人來，分了我的恩愛？你道我所說的，可是天理人情的實話麼？」張姑娘說：「噯，又招了你這麼一車書，你不要他就罷，等娶了來，我留下。」公子冷笑道：「你要他有何用？」張姑娘道：「莫要管我，把他就當個活長生祿位牌兒供着；我天天兒合他一同侍奉公婆，同起同臥，同說同笑，就只不准你親近他。你瞞得我好，我也瞞得你好。那時候，我看你生氣不生氣？」公子越聽這話，越加可疑，便說：「究竟不知誰無端的造我這番黑白？其中還有些無根之談，這事卻不是當要的。」張姑娘道：「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有憑有據，怎麼說是無根之談呢？」公子道：「不信，你竟有甚麼憑據？拿憑據來把我看。」張姑娘聽了，不響一聲，站起身來，走到外間，便向大櫃裏，取出個大長的鎖兒匣來，向他懷裏一送，說：「請看。」公子打開一看，卻是簇簇新新的一分龍鳳庚帖，從那帖套裏抽出來，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原來自己同何玉鳳的，姓同年歲生辰，並那嫁娶的吉日，都開在上面，不覺十分詫異，說道：「這……這……這是怎的一樁事？我莫不是在此作夢？」張姑娘道：「我原說作夢，你只不信；如今是夢非夢，連我也不得明白了。等你夢中叫的那個有情有義的玉鳳姐姐來了，你問他一聲兒看。」公子只急得抓耳撓腮，悶了半日，忽然的跳下炕來，對着張金鳳深深打了一躬，說道：「今日算被你把我帶進八卦陣九疑山去，我再轉轉，不明白了。倒是求你快說明白了罷！」張姑娘不覺嫣然一笑，說道：「也奈何得你够了。你且坐下，聽我慢慢的講。」這才把這樁事，從頭至尾，並其中的委宛曲折，詳細向他告訴了一遍。公子一想，既是父母之命，又是媒妁之言，況又有舅母從中成全，賢妻這般作合，還有甚麼不肯的去處？便樂得他無話可說，只得望着張姑娘呵呵的傻笑。張姑娘料他再無別說了，便問他道：「如今我倒要請教你到底是不要他呢？還是不要他呢？」公子笑道：「他果然既來之，則安之；我也只得因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了；依然逃不出我這幾句聖經賢傳。」張金鳳聽了，倒羞得兩頰微紅，不覺的輕輕的啞他一口，便作了這回書的結扣，這正是：

牽牛暗被天孫笑，別向銀河渡鵲橋。

那何玉鳳究竟是出家，抑是出嫁，下回書交代。

第二十四回 認蒲團幻境拜親祠 破冰斧正言彈月老

這書一路交代得清爽，雕弓寶硯，無端的自分而合，又自合而分。無端的弓就硯來，又硯隨弓去。好容易物雖暫聚，尙在人未雙圓，偏偏一個坐懷不亂的安龍媒，要從聖經賢傳作工夫；一個立志修行的何玉鳳，要向古寺青燈尋活計。這也不知是那燕北閒人無端弄筆，也不知果是天公造物，有意弄人。上回書費了無限的周折，才把安龍媒一邊安頓安貼；這回書倒轉來，便要講到何玉鳳那邊的事。何玉鳳自從守着他父母的靈，在安家填園住下，有他義娘修舅太太和他乳母陪伴的，一應粗重事兒，又有張太太料理，更有許多姘子婆兒服侍圍隨，又得安太太婆媳時常過來閒談，倒也頗不冷落。此外除了張老在外照料門戶，只有安老爺偶然過來應酬一番，也沒個外人到此，真成了個「禪關掩落葉，佛座隱寒燈」的清淨門庭。姑娘既住下來，彼此相安，便不好祇管去問那找廟的消息。祇是他天生的那好動不好靜的性兒，仗着後天這片心，怎生扭得過先天的性兒去；起初何嘗也不弄了個香爐，焚上爐香，坐在那裏，想要坐成個十年面壁。心裏並不會有一毫私心妄念，不知此中怎的便如萬馬奔馳一般，早跳下炕來了。舅太太見他這樣兒，又是心疼，又是好笑。那時手裏正作着那個他認乾女兒的那雙鞋，便叫他跟在一旁，不是給他燒烙鐵，便是替他刮漿子，混着他都算一樁事。實在沒法兒，便放下活計，同上張太太帶來兩個婆子丫鬚，同他從陽宅的角門出去，走走望望回來，又掉着樣兒弄兩樣可吃家常菜給他吃，也叫他跟着抓攪。到晚來便講些老話兒，說些古記兒，引得他困了好睡，睡不着一會給他抓抓，又給他拍拍，那麼大個兒了，有時候還攪在懷裏着睡。那舅太太也沒些兒不耐煩，那消幾日把姑娘的臉兒保養得有紅有白，光潮飽滿，心窩兒體貼得無憂無慮，舒暢安和。人都料是舅太太憐恤孤女的一片心腸；我知道這正是上天報復孝女的一番因果。你們看他這點遭際，使我覺得比入閣登壇，金闈紫誥，還勝幾分。你們知道這話怎麼講？因爲人生在世，有如電光石火，講到立德立言立功，豈不是椿不朽的事業，但是也得你們有那福命去消受。沒那福命，但生一分妄想心，定遭一番拂意事；便是有那福命，計算起來，也是吾生有限，浩劫無涯，倒不如隨遇而安，不貪利，不圖名，不爲非，不作孽，不失自來的性情。領些現在的機緣，倒也是個神仙境界。話裏引話，我們也可以想起一個笑話來。曾聞有個人在生，德行浩大，功業無邊，一朝數盡，投到閻王殿前，閻王便叫判官查他的善惡簿。那判官稟道：此人善簿堆積如山，惡簿並無一字。閻王祇把他那善事的事由，看了一看，說道：「這人功德非凡，我這裏不敢發落，祇好報知值日功曹，啓奏天庭，請玉帝定奪。」那時值日功曹把他帶上天庭，奏知玉帝。玉帝一看，果然便向那人道：「似你這等的功行，便是我這裏也無天條可引，祇好破格施恩，憑你自己願意怎樣，我叫你稱

心如意便了。」那人謝過玉帝，低頭想了一想，說道：「我不願爲官，不願參禪，不願修仙，但願父作公卿，子作狀元，給我掙下萬頃莊田，萬貫金錢，買些祕書古書，奇珍雅玩，合那佳肴美酒，擺設在名園，儘着我同我的嬌妻美妾，呼兒喚女，玩笑燈前。不談民生國計，不談人情物理，不談柴米油鹽，祇談些那無盡無休的夢中夢，何思何想的天外天，一直談到地老天荒，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那時再逢開關，依然還我這座好家山。」玉帝遲疑道：「論你的善緣，卻也不算妄想，祇恐世界裏沒有這樣人家。」他道：「世界之大，何所不有？」玉帝聽了大喜，立刻抽身離座，轉下來向他打了一個躬，說道：「我一向祇打量沒有這等人家，你既知道一定有的，好極了，請問這人家在那裏，就請你在天上作吳天上帝，讓我下界托生去罷！」據這笑話看起來，照這樣的遭際，玉帝尚且求之不得，那何玉鳳現在所處的，豈不算個人生樂境？那知天佑善人所成全他的，還不止此。再說那舅太太，祇和姑娘這等消磨歲月，轉瞬之間，早度過殘歲，又到新年。舅太太年前忙忙的回家走了一回，料理畢了年事，便趕回來。姑娘因在制中，不過年節。安老爺安太太也給他送了許多的菓品甜食之類。舅太太便同張太太帶了丫頭僕婦，哄他抹骨牌，擲覽勝圖，搶狀元籙，再加上了羹餚餽作年菜，也不曾得個消閒。安老爺那邊公子已經成人，又添了一個張金鳳，帶了兒婦度歲，自然另有一番更新氣象，無非熱鬧喧闐，一時也不及細寫。過了元旦，舅太太和張太太夫妻分投過去拜年。安老爺合家也來回拜，並看姑娘，匆匆忙忙過了正月，到了仲春，春晝初長。一日安太太閒中無事，和媳婦張姑娘過來，坐下談了一會，祇見外面家人擡進兩個箱子來，舅太太便道：「這是作甚麼呀？年也過了，節也過了，又給我們娘兒們送禮來了不成？」安太太笑道：「倒不是送禮，我今日是望你娘兒們來了。」因指張金鳳說道：「我們親家太太是知道的，我娶這房媳婦的時候，正在淮安，那時候忙忙碌碌，將就完事了，也不會好生給他打幾件首飾，做幾件衣裳；如今到了家，這幾日天也長了，我才打點出來這衣裳呢，都交給裁縫拵去了，幾件裏衣兒和些腳鞋，不好交出去。我那裏是一天事不斷的，想着舅母和我們親家，大長的天，也是白閒着，幫幫我，又解了悶兒。」張太太見張羅他的女兒，沒有個不願意的，忙說：「使得。」舅太太道：「我姑太太，你等着我們商量商量。你們兩親家，一個疼媳婦兒，一個疼女孩兒，罷了！我放着我的女孩兒不會紮裏，我替你們白出的是甚麼苦力，叫你們給我多少工錢哪？」玉鳳姑娘此時承安老爺安太太這番相待，心中自是不安，巴不得借椿事兒補報一分才好。聽舅太太如此說，便道：「娘不要這麼說，我們也是天天兒白閒着，都是家裏的事，怎麼和人家要起工錢來了？你老人家要怕累的荒，我幫着你老人家張羅。橫豎這會子縫個縫兒，饒個帶子，釘個鈕扣

兒的，我也弄上來了。」說着，又向安太太道：「大娘祇管留下罷。我娘不應，我替他老人家應了。」安太太連說：「很好。」張金鳳便過來給他道了個萬福說：「我的事情，倒勞動起姐姐來了！我先給姐姐道謝。」等完了事，再一總給舅母磕頭罷！」玉鳳姑娘笑道：「我們兩個是誰，你還合我說這些話兒。」舅太太看了才笑着說道：「這也罷了，看着我們外甥媳婦分上，幫幫姑太太罷。」便叫人把箱子打開，一件一件收清，姑娘也幫同歸着。他祇顧一團高興，手口不停，夢想也不到他自己張羅的，就是自己的嫁妝。從第二日起，他便催着舅太太動手。舅太太便一件一件的分給那些僕婦丫頭做起來，自己合張太太也親自動手。姑娘看着這裏，又幫着那裏，覺得這日子倒好過。一日，正遇着陰天，霎時傾盆價下起大雨來。舅太太道：「你瞧這雨使得天漆黑的，我們今日歇天上，弄點甚麼吃，過陰天兒罷。」張太太道：「我們過陰天兒哪，你讓我這隻底子給姑娘納完了罷。」說着，手裏一帶那麻繩子，把個針拉脫落下來了。他對着針眼兒，覷着眼睛，穿了半日，也沒穿上。便央着花鈴兒說：「好孩子兒，你給我穿穿，你看我的眼睛，可要不得了。」姑娘看見，一把手搶過來道：「拿來，穿一個針，也值得這麼累贅。」說着，果然兩手一逗，就穿好了，丟給張太太，回身就走，說我幫娘作菜去了。將走得兩步，張太太這裏喊起來了，說：「姑娘你回來。我那麼老長的個大針，你穿了穿，祇得給我剩了半截子。那半截子到那裏去咧？」姑娘聽了，也覺詫異，和花鈴兒四處一找，花鈴兒腰彎向地下揀起來道：「這不是這半截兒在地下呢。」原來姑娘着了忙了，手指頭兒上微使了點兒勁，就把個大針拗成兩截。自己看了，也不覺大笑。安老爺安頓好了姑娘，這邊得了工夫，便一面擇定日子，先給何老夫夫妻上砌牆栽樹，一面又暗地裏給姑娘佈置他要找的那廟宇。那時已接着鄧九公的回信，說臨期准於某日動身，約在某日可以到京。張金鳳聞中，又把這事已向公子說明始末原由的話，回覆了公婆。老夫妻聽了，自是歡喜，向公子不免有一番的勉勵教導。公子此時是「前度劉郎今又來」，也用不着那樣害臊，惟有恪遵親命，靜候吉期而已。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祇等忙着吃了糗子，又吃月餅，轉眼之間，看看重陽節近，就要吃花糕了。安老爺見諸事均有頭緒，略可放心，便合太太商量，要過去向何玉鳳姑娘面談，說個明白。讀者，你們此時自然要知道安老夫妻，見了何玉鳳姑娘，究竟如何談起，且請消停。這話非一時三言五語可盡。如今等作者，先把安家這所莊園，交代一番。待何玉鳳過來，諸位讀者，方不至辨不清門庭，分不出路徑。原來他家這所莊園，本是三所，自西山迤邐而來，儘西一所，是個極大的院落，祇有幾處竹籬茅舍，菜圃稻田，從牆外引進水來，灌那稻田菜蔬，是他家太翁手創的一個閒話桑麻之所。往東一所，是個園亭樣子，竹樹泉石之間，也有幾

處座落，大勢就如廣渠門外的十里河，西直門外的白石山莊一般，道不得像小說部中說的那樣畫裏天宮，神仙洞府的夢境夢話。這兩所自安太翁去世，安老爺因家事中落，人口無多，便與一個在旗的捐班候選道員史觀察居住。再往東一所，便是安老爺現在的住宅。他這所住宅，門前遠遠地對着一座山峯，東南上有從碑陀桑乾下來的一股來源，流向西北灌入園中，園中有無數的杉榆槐柳，映帶清溪，進了大門，順着一路羣房，北面一帶粉牆，正中一座角瓦，隨牆門樓，四扇屏風，進去一個院落。因西邊園裏有個大花廳，當日這邊便不曾蓋廳房，祇一溜七間腰房，左右兩間，各有便門，中間茅堂，東兩間爲安老爺靜坐之所，西兩間便是安老爺合那些學生講學的絳帳院，向西門裏，另有個客座，向東門裏，給公子作了書房。過了書房，穿堂一座，垂花二門，進去抄手遊廊，五間正房，便是安老爺夫妻的內室。從遊廊往東院裏，安公子和張姑娘住着。舅太太來時，便在西院一樣的那一所上房居住，後層正中佛堂，其餘房間，作爲閒房，以及堆東西，合僕婦丫頭的下房。佛堂後面，一座土石相間的大土山，界了內外，另有一個小角門兒，鎖着不開，是他家眷到家祠去的路徑。山後一道長街，東頭有個向東的大柵欄門，便是這莊園的後門；對着那座大山，便是他家太翁的祠堂，左右羣房，都有成窩兒的家人住着。從後門順着東邊界牆，向南有個箭道，由那一路出去，便是馬圈廚房。再出了東首的牆門，便到大門了。這個是他家這座莊園的方向。安老爺當日在青雲山訪着了何玉鳳，便要護送他扶了他母親的靈柩，重回故里，與他父親合葬。不想姑娘另有一段心事，當下便和安老爺說了約法三章，講明到京葬得父母，許他找座廟宇，廬墓終身，才肯一同上路。安老爺看透他的心事，祇得且順着他的性兒，給他覆水爲誓。一路到京盤算，如果依他這句話，不但一個世族千金，使他寄身空門，不成件事，我所謂報師門者安在，所謂報他者又安在呢？便說眼前有舅太太親家太太以及他的乳母丫鬟伴着他，日後終究如何是個了局？假使不依他這句話罷，漫講他那性兒不肯干休，又何以全他那片孺慕孝心，圓我那句千金一諾？何況承鄧九公，褚大娘子的一番美意，還要把他和公子成就姻緣。如今我先失了這句信，是任鄧九公怎樣的年高有德，褚大娘子怎樣的能說能道，這是益發無望了。安老爺這種爲難，沒日沒夜的攔在心裏，展轉尋思，也非止一日。末後才想了個兩全的辦法，密和太太議妥，便在緊靠他太翁祠堂兩旁拆去羣房，照樣蓋起兩所小四合房來。東首一所，便給何玉鳳作了家廟，算給姑娘安居之所。西首一所，作爲張老夫妻的住房，便算他兩個日後百年歸居的樂土。不多幾日修蓋完工，鋪設齊全，老夫妻看過，見一切位置得妥當，心中大喜。恰好這日舅太太那裏的活計也做好了，叫戴媽連箱子送過來。太太便和老爺說明，要

趁個機緣過去。因叫戴媽媽回去致意，說我少停親自過來道乏。打發戴媽走後，安太太便帶了張金鳳，先行了那邊。見了姑娘，寒暄幾句，作爲無事，祇和舅太太親家太太，說些閒話。又提到姑娘滿服快了，得給他張羅衣飾。舅太太道：「不勞費心，我女孩兒的事，我都已早都弄妥當了。臨期橫豎誤不了。」姑娘聽了，心裏一想，果然這日子近了。我覺甚麼簪子衣裳，都是小事，倒是我這廟，怎麼越發不聽得提起了。難道父母下了葬，我還在這裏住不成？待和安太太說話，祇見安老爺帶了一個小僮，踱了進來。彼此見過，老爺坐下，便望着姑娘說道：「姑娘大喜。」何玉鳳倒是一驚，說：「伯父這話何來？我還有甚麼喜事？」安老爺道：「你說的那廟，我竟給你找妥當了。」姑娘這才轉驚爲喜，忙問：「在甚麼地方？離我父母的葬地有多遠？」安老爺道：「我一共找了三處，就中兩處，我有些中意，特來和你商量。一處離此地有一里來地，還不算遠，廟中祇有一個老尼，閒房倒也有幾間，卻是附近的。那些作長短工的，以至瀟鄉村小買賣人包租的，你原爲個圖清淨，那處要想清淨，卻是不能。」姑娘道：「這處敢是不妥？」安老爺道：「一處大約更不合你的式了，第一離這裏過遠，坐落在城裏，叫作甚麼汪芝麻衙，也不知是賀芝麻胡同。當日那廟裏的老姑子，原是個在家出家，他的丈夫時常還到那廟裏來往。如今那老姑子死了，他這個徒弟，因交遊甚廣，認得的王孫公子極多。廟裏請一位知客代書，並且說帶髮修行的，都可使得。他廟裏一年兩季善會，知客是要出來讓茶送酒，應酬施主的。姑娘，你想這如何是我們這種人家去得的？何況於你。」姑娘道：「不必講，這更不妥了。還有一處呢？」老爺道：「那一處卻又更近了，又怕姑娘不肯。這座廟就在我家。」姑娘笑道：「伯父家裏怎麼有起廟來？」安老爺道：「姑娘，你卻不知我家這所莊園，後牆卻是一座土石相間的大山，山後隔着一道長街，統是圍牆。那山以外，牆以內，本有我家一座家廟。如今我就要在靠着我那家廟，給你暫且收拾出一個清淨地方來。便是伯母和你張家妹子，來着也近便。我們舅太太合親家太太，更可以和你常久同居，離你父母的墳，更是不遠。你道這處如何？」姑娘聽了，想還是到他家裏去，還是不到他家去？正在猶豫，祇聽他乾娘問道：「姑老爺說的還是那裏呀？不是挨着戴媽媽他家住的那一所房兒麼？」安老爺道：「可不就是那裏。」舅太太道：「姑娘，不用猶豫了。聽我告訴你，他家是前後兩個大門，裏邊不通，方才說的這個地方兒，正在他這後門裏頭。那房子另有個外層門，還有層二門，再沒有那麼個清淨地方兒了。除了正房供佛，其餘的屋子，由着我們愛住那裏。離你父母的墳，比這裏遠不了多少。況且門外週圍都是成窩兒的家人，又緊近着你媽媽的住房，比這裏還嚴謹呢！就這麼定規了罷。」姑娘見他乾娘說得這般合式，便說道：「既這樣，

就遵伯父的話罷。等我過去再謝伯父伯母。」安太太道：「甚麼謝不謝；要是果然這樣定規了，好趁早兒收拾起來。」安老爺笑道：「正是，姑娘你不可叫我白花錢？」姑娘也笑道：「二位老人家，你見我那句話，說定了改過口，但是我得幾時搬過去？」安老爺道：「這倒不忙在一時，我算姑娘是二十八日滿期，恰好就是這天安葬。這個月小建，索性等過了十月初一圓墳。初二日，是個陰陽不將三合吉日，你就這天過去。」當下說定，安老夫妻又閒話了幾句回家。安老爺安太太便在這邊暗暗的排兵佈陣，舅太太便在那邊密密的引線穿針，到了何老夫妻安葬之期，事前也作了兩日佛事，到了那日，何玉鳳便奉了父母雙雙合葬靈柩，自然有一番悲痛。姑娘脫孝回來，舅太太便催着他洗頭洗浴。姑娘祇說：「我這頭天天篦梳，娘沒瞧見我換了衣裳才幾天兒，都不用了。」舅太太道：「姑娘說什麼話？這安佛可得潔淨些兒，也除去這一年的不吉祥。」姑娘祇得依着。舅太太又把給姑娘打的簪子，作的衣服，拿出來一一試妥當了。到了圓墳這日，安太太和媳婦也一早過來幫着料理一切。完畢以後，正談明日的事，忽見晉升匆匆的跑過來回道：「舅太太打發車來了，說請舅太太立刻回去。」舅太太滿臉驚慌道：「甚麼事呀？」晉升回道：「奴才問過來人，他說不知道甚麼事，祇說那兩房的爺們說的，務必舅太太今日回去才好。」安太太也慌了說：「到底是怎麼事？」舅太太道：「大也不過那幾個姪兒們不安靜，家裏沒個正經人兒，我須得走一趟，祇是偏碰在今日，那裏這麼巧呢？」姑娘先說道：「娘有事祇管去罷，這裏的事都妥當了；況且還有伯母媽媽在這裏，難道還丟了我不成？」安太太道：「你說的也是，今晚我留你妹子在這裏陪着你罷！」舅太太覺得去住兩難，便說：「也罷，我且回去，明日早晚必得趕回來。」說着，忙忙的換了兩件衣服，又包了個包袱，僱齊了車，忙忙的去了。這裏舅太太走後，便留下張金鳳給姑娘作伴。吃過飯後，點上燈來，二人因明日起早，便也就寢。次日安太太才交五鼓，早坐了車，燈燭輝煌的來請姑娘進廟。恰好姑娘梳洗完畢，安太太便催他吃些東西，穿好衣服，一面叫跟的人，先過那邊去伺候，又留人在這邊照看東西，自己便同姑娘出去，上了車，張太太母女也上了車，隨着出了陽宅大門，一路奔向那座莊園後門而來。姑娘在車裏借着燈光，看那座門時，卻原來是座極寬大的車門；那車一直拉進門去，門裏兩旁，也有幾家人家，牆戶裏都透着燈光，卻是閉着門戶。走了不遠，便望見莊園那座大土山，對面正北，果然有他家一座家廟，東首便是一座小廟的樣子。車到門前站住，安太太說：「到了。」姑娘隔着車上玻璃一看，祇見那座小廟，約莫是五間，中間廟門，卻不是山門樣子，起着個鞍子似的門樓兒，好像個禪院光景；門前燈籠，照的如同白晝。拿車的小廝們卸了車，車夫便把騾子拉開。安太太

和姑娘下來，等張太太母女到了，便道：「姑娘先走。」姑娘笑道：「到了這裏，可沒我先走的禮了。」正互相退讓着，安老爺同了張親家，從二門裏迎出來，說：「姑娘不用讓了，隨着我先到各處瞻瞻，等到屋裏再說。」說着，自己便在前引導，前頭兩個小廝，打了一對漆紗風燈，又是那個女人拿着手照燈照着。姑娘祇得扶了人，隨着安老爺穿過那座大門。兩旁一看，都隔着一溜板院，那板院裏也透着燈光，都像有人在裏面。再向前走，對着大門，便是一座小小的門樓，迎門兩尺板牆上，四扇碧綠的屏風，上面貼着鮮紅的四個斗方，上寫着「登歡喜地」四個大字，正中屏風不開，西首隔着一道板牆，從東首轉進去，便是正殿院落，上面三間正房，東西六間廂房。順着正房兩邊，兩個隨牆角門進去，一邊兩間耳房，正院裏墻着十字甬路，四角還有新種的四棵小松樹。姑娘看了這地方，真個收拾得乾淨嚴謹，心下甚喜。安老爺使指點給他道：「姑娘你看這正面是個正房，東廂房算個客房，西廂房便是你的座落，其餘作個下房，這一邊還有個夾道兒，通着後院。姑娘你看我給你安的這個家，可還合宜？」姑娘嘆道：「還要怎麼，祇是伯父太費心了！」說着，又回頭四圍一看，見各屋裏都點着燈，祇有那三間正殿是黑洞洞的，房門緊閉着。因問道：「怎的這正殿上，倒不點個燈兒？」安老爺道：「我那大不告訴你，是卯時安位，此時佛像還在我家前廳上供着，等到吉時安位，再開這門不遲。此時開着，防着大家出來進去的不潔淨。」姑娘聽了這話，益發覺得這位伯父，想得到家，說得有理，便請大家西廂房坐。安老爺和安太太一行人也不合姑娘謙讓，便先進了屋子。姑娘隨衆進來一看，祇見那屋子南北兩間，都是靠牆大炕，北間隔成一個裏間，南間順炕安着一個矮排插兒，裏外間炕上，擺着坐褥炕案兒，地下有幾件粗木油漆桌凳，略無陳設，祇有那裏間條桌上放着茶盤茶盃，又擺着一架小自鳴鐘，四壁糊飾得簇新，也無多貼落，祇有堂屋正中八仙桌跟前，掛着一張條扇，一幅雙紅珠箋的對聯。正在看着，僕婦們端上茶來，姑娘忙道：「給我自己接過茶。」一盞一盞的給大家送過茶，到了張姑娘跟前，他道：「姊姊怎麼也合我鬧起這個禮兒來了？」何姑娘道：「甚麼話呢，這就算我的家了麼？」張姑娘道：「就算姊姊的家，可也祇好就這一遭兒罷，往後卻使不得。」說着大家歸坐。安老爺和張老爺，便在迎門靠桌坐下。安老爺便陪張太太在南間挨炕陪下，姑娘便拉了張姑娘，坐在靠炕凳兒上相陪。這才扭轉頭來，留心看那掛的字畫，祇見那幅對聯，寫的是：

果是因緣因結果，空由色幻色非空。

姑娘看了這兩句，不由得一笑，心裏說道：「我原爲找這麼個地方兒，近着父母的墳塋，圖個清淨，誰倒信這些因果果。」

啊色呀空的葫蘆提呢？」看了對聯，一面又看那張畫兒，祇見上面畫一池清水，週圍畫着金銀嵌寶欄杆，池裏栽着三枝蓮花，那兩枝卻是並蒂的。姑娘看了，不解這畫兒是怎生個故事，又見上面橫寫着四個垂珠篆字。姑娘可認不清楚了，不免問道：「伯父，這幅畫兒是個甚麼典故？」安老爺見問，心裏說道：「這可叫作齒齒雙開並蒂花！我此時先不告訴你呢！」因笑道：「姑娘你不見那上面四個字，寫得是「七寶蓮池」。這池裏面的水，就叫作「八功德水」。這是西方救度衆生離苦惱的一個慈悲源頭。」姑娘聽了，也不求甚解，但點點頭。張老爺見這些話，自己插不上嘴，便站起來道：「這會子沒我的事，我過那邊兒幫他們歸着東西去，早些兒弄完了，好讓戴奶奶他們早些過來。」說着，一徑去了。這裏安太太合姑娘，又談了一會閒話，東方就漸漸發白起來。安老爺看了看鐘已經交寅正二刻，說：「叫個人來。」一時戴勤、華忠兩個進來。老爺吩咐道：「天也快亮了，你們把那正房的門開開，再打掃一遍。」二人領命出去。安太太這裏便叫人倒洗手水，大家淨了手。這個當兒，安老爺出去，不知到那裏走了一趟，回來道：「姑娘到正殿上看看去罷。」說着，大家出了西廂房，天已黎明，姑娘這才看出這所房子，一切磚瓦木料，油漆燦爛，一色簇新，原來竟是新蓋的。心裏益發過意不去，便同大衆順着甬路，上了正殿台階。進門一看，見那屋裏通連三間，正中靠北牆，安着一張大供案，案上先設着一座，一殿一捧，雕刻細作的大木龕，龕裏安着一座小小的佛牀，順着供案左右，八字兒斜設兩張小案，因佛像還不會請來，那供桌便在東西兩角放着。正中當地又設一張八仙桌，上面鋪着猩紅氈子，地下靠東西山牆，一順擺着八張椅子，正中地下鋪着地毯拜墊。姑娘自來也不會見過進廟安佛，是怎麼一個規矩，祇說是找個廟，我看守着父母的墳住着，我幹我的去就是了。那知安老爺這等大鋪排起來，又不知少停安佛，自己該是作怎個儀注，更不好一樁樁煩瑣，心裏早有些不得主意。正在心裏躊躇，祇見張進寶喘吁吁的跑來稟道：「回老爺，山東莒平縣二十八棵柳樹住的鄧九太爺到了，還有大老爺合姑奶奶，也同着來了。」當下但見安老爺安太太樂得笑逐顏開。安老爺先問：「老爺在那裏呢？快請！」張進寶回道：「方才鄧九太爺到了門口兒，先問何大老爺合何太太安了葬，奴才回說上月二十八就安了葬。姑娘今日都講過這邊兒來了。鄧九太爺聽了，就說「我可誤了。」因問奴才何大老爺的塋地在那邊。奴才指引明白。鄧九太爺說：「等我到何老爺墳上磕過頭，還到安大老爺那邊行禮，待行完了禮再過來。」安老爺聽了，便連忙要趕過去。張進寶道：「老爺此時就過去，也來不及了。奴才已經叫人過去，回明張親家老爺。又請奴才大爺過去了。」安老爺道：「既如此，叫人看着快到了，先進來回我一句。」因向

太太說道：「這老年兄去年臨別之前，曾說等姑娘滿孝，他一定進京來看姑娘，我祇道他不過那樣說說，不想竟真來了。」太太道：「這老人家眼看九十歲了，實在可難爲人家，大概他們姑爺姑奶奶也是不放心他這年紀，才限了來的。」讀者，難道這鄧九公是安老爺飛符召將的抓了來的不成？不然，怎生來的這樣巧？原來他前幾天早來了，那褚大娘子還帶着他那個孩兒，依鄧九公定要在西山找個下處住下，他借此要進寶珠洞，登祕麗崖，瞻禮天下大師塔，還要看看紅葉，但安老爺再三不肯讓他在外住，便把褚大娘子留在遊廊西院兒住下，鄧九公合褚一官便在公子的書房下榻。他已經合安老爺逛了個不耐煩，醉了個不耐煩了，姑娘是苦於不知，如今忽然聽見師傅來了，更驚喜悲歡，感激噴噴，湊在一處。一時便有人回張親家老爺陪了鄧九公過來，了安老爺聽得，連忙迎了出去。安太太便也拉了姑娘同張家母女，迎到院裏。隔着一道二門，早聽得鄧九公在外面連說帶笑的嚷道：「老弟，老弟，久違，久違，你可想壞了愚兄了。」也聽得老爺在那裏合他見禮，說道：「我算定了老哥哥必來，祇是今日怎得來的這般早？」鄧九公道：「說也話長，幸咱們慢慢的談。」說着，已進二門，大家迎着一見，祇見那老頭兒，不是前番的打扮了，腳下登着雙包襪子，寶納轉底三衝的尖靴，老俏皮襪一件米湯嬌色的春綢袷襪，穿一件黑兒絳色庫綱羔皮兒缺矜袍子，套一件草上霜弔混臍的裏外發燒馬褂兒，胸前邊掛着一盤金線菩提的念珠兒，又一個漢玉圈兒，拴着個三寸來長起玳瑁鬚梳兒。那種羊帽四兩重的紅櫻子上頭，帶着他那武秀才的金頂兒。褚一官，也衣冠齊整的跟在後面。因到安老爺這局面地方來，也戴上了個金頂兒，卻是那年黃河開口子地方捐賑，鄧九公給他上了三百銀子，鑲鼓的個八品頂戴。鄧九公進來匆匆的見過安太太，張太太，張姑娘，便走到玉鳳姑娘跟前問好，說道：「姑娘，咱們爺兒倆別了整一年了，師傅是時時刻刻惦記着你。」說着，從腰裏扯下條兒手巾來，擦了擦眼睛，又細看了一看姑娘說：「好臉面兒，胖胖。」姑娘也謝他前番的費心，此番的來意，說着，褚大娘子已到門下車，戴姑娘那邊完了事，也跟過來，便攬了褚大娘子進來；後面還有跟來的兩三個婆兒，漫說褚大娘子此來打扮得花枝招展，連他那跟的人也套件二藍宮綢的夾襖，紫幅綢衫褲兒，換雙新鞋的打扮着。安太太合他作了個久別乍會的樣子。褚大娘子見過了衆人，連忙過來見姑娘，見他頭上略帶着幾枝內款時妝的珠寶，襯着件淺桃紅碎花綾子綿襖兒，套着一件深藕色折枝梅花的綉銀鼠披風，繫一條松花綠灑綠灰鼠裙兒，西湖光綾挽袖，大紅小泥兒豎領兒，出落得面如秋月，體似春風，配着他那柳葉眉兒，杏子眼兒，玉桂般鼻子兒，櫻桃般口兒，再加上鬢角邊那兩點硃砂痣，合額頰上那兩點酒窩兒，益發顯得紅白。

鮮明，香甜美滿。褚大娘了一看，心裏先說：『這那裏還是一年頭裏跑青雲山的十三妹子呢？』他二人彼此福了一福，一時情性相感，不覺拉住手都落了幾點淚。姑娘哽咽道：『我祇道你臨別的時候，那一躲，我今生再見不着你呢！』褚大娘子道：『我今日大遠的來，可就是爲陪這個不是來了。今日可是大喜的日子，咱們不許哭。』安老爺道：『請進屋裏坐下談罷。』說着，便往正屋裏，讓大家進了門，分了個男東女西。鄧九公、褚一官、張老安老爺，便在東邊一帶椅子上坐了；褚大娘子、張媽媽、何玉鳳、安太太，便在西邊一帶椅子上坐了。安太太也叫張金鳳搬了個座兒坐下。不必講，自然有一番裝煙倒茶。鄧九公先應酬了幾句閒話，又讚了會房子，祇聽安太太向九公道：『這樣大年，又這樣遠路，還驚動姑爺姑奶奶回來，這都是爲我們大姑娘。』鄧九公道：『二妹子你再不要提了。我這天子才起了個五更，趕了個晚集頭呢。我原想月裏頭就趕到的，不想道兒上，遭了幾天雨氣，這天到了涿州，我又合我們一個同行相好的喝了一場子。不然，昨日也到了。誰知昨日過蘆溝橋，那稅局子裏，磨了我個日頭平西，趕走到南海淀就上了燈了。幸而那裏有我個親戚，在他家住了一夜。今日四更天，就往這裏趕，還好算趕上今日的事了。』安老爺道：『老哥哥來的甚巧。今日正有事奉求。』說話間，聽得那個鐘叮嚀叮嚀，已打了卯初二刻。老爺道：『咱們且慢閒談，作正經的罷。』便叫：『玉格呢？』公子這個當兒正在東廂房裏待着呢，聽得父親叫他，連忙上來。安老爺便吩咐他道：『是時候了，就安位罷。論理該你姐姐自己恭請入廟才是。但是大遠的，他不好自己到外面去，況且他回來還得跪接。你替他走這趟，也是該的。』又說：『這樣吉祥事情，你就暫借我的品級，也穿上公服。』安公子答應了一聲便走。玉鳳姑娘，本就覺這事過於小題大作，如今索性穿起公服來了，便問安老爺說：『伯父，回來我到底該怎麼樣？』安太太接口道：『大姑娘，你不用慌，都有我招護你呢。等我告訴你，你祇依着我就是了。』姑娘當下得了主意，眼巴巴祇望着請了佛來。沒多時，祇見從東邊先進來兩個家人，下了屏門的門，分左右站着，把定大門，便聽得門外靴子腳步難踏之聲，吱的一聲，屏門開處，先進來了四個穿衣戴帽的家人，各各手執一炷大香，分隊前引，後面便是安公子，身穿公服，引了人攙着兩座彩亭進來。這個當兒，屋裏早有僕婦們捧着個金漆盤兒，搭着個大紅袱子，上面放了個小檀香爐，點得香煙繚繞。安太太拉着姑娘，在右首跪下，便把那個香爐盤兒，給遞姑娘捧着。姑娘此時是怎麼教，怎麼唱，捧了香爐，恭恭敬敬，直柳柳的跪在那邊。一面跪着，不免偷眼望外一看，那些攙的人把彩亭安在簷前，把槓撤了出去，看那彩亭時，前面一個擡的兩座不多高的佛像，祇是用紅綢挖單轎着，卻看不見裏面是甚麼佛。後面那座彩亭，擡着卻像件

扁扁的東西，又平放着，不像是佛像，也蓋着紅綢子。姑娘心裏猜道：「這莫不是畫像？」那時安老爺也換了公服，同大家都在廊下站着道：「吩咐請。」公子便走到彩亭跟前，將西邊那位請進門來，安在當地，那張八仙桌上首，次後又將東邊那位請來，安在下首。安老爺這裏便叫人接過姑娘的香爐去，說：「姑娘站起來罷。」姑娘站起，仍向外看。又聽安老爺向鄧九公道：「老哥哥幫幫我罷。」說着，二人走到後面彩亭前，把紅綢揭起。原來是一高一矮，一長一方的兩個紅錦匣子。鄧九公捧了那個長扁匣兒，安老爺便捧了那個高方匣兒，公子隨在後面進來。鄧九公朝上把那匣子一舉，又把身子往旁邊一閃，向公子道：「老賢姪接過去。」公子便朝上，雙手接來捧着，安在東邊小桌上。然後安老爺過來，也是朝上把那匣子一舉，安太太這裏便道：「姑娘過去接着。」姑娘祇得連忙過去。安老爺也一樣的把身子一閃，姑娘接過那個匣子來，心裏一積伶說：「這匣管保該放在西邊小案上。」果見安太太過來招護着，叫他送在那案上安好。安太太便道：「姑娘先行了禮，好開光安位。」姑娘見是兩尊佛像，便打着問訊，磕了六個頭。祇見安老爺上前，去了那層紅綢挖單，現出裏面原來還有一層小龕，及至下了迎面龕門，才看見不是塑像，卻是兩尊牌位。安老爺道：「姑娘請過來，瞻仰瞻仰你這兩尊佛。」姑娘過來仔細一看，祇見上首那尊牌位，鐫的字是「皇清誥授振威大夫何府君神主」，下首那尊是「皇清誥封夫人何母向太君神主。」姑娘這才恍然大悟，說道：「伯母你祇說是請佛請佛，原來是給我父母立的神主，這卻是姪女夢想也不到此。」安老爺道：「從來說得好：『在家敬父母，何用遠燒香。』人生在世，除了父母是尊佛，那裏再尋佛去；孝順父母，不必求佛，上天自然默佑，不孝父母，天且不容，求佛豈能懺悔；況佛天一理，他又不是忍受賄賂的衙門，聽情面的上司，憑你怎的巴結他，他怎肯忍心害理的違天行事。況且你的意思，找座廟原為近着父母，我如今把你令尊令堂，給你請到你家廟來，豈不早晚廝守，且喜你青雲山的約法三章，我都不會失信。」姑娘此時直感激到淚如雨下，無可再言。安老爺道：「且待我點過主，再請你安位。」姑娘又不懂點主是怎麼樣一樁事，祇得「入太廟，每事問。」安老爺道：「你不見神牌上主字，那點還不會點；神像便叫作開光，神牌便叫作點主。」安太太便拉着姑娘道：「你照舊跪在這裏，看看點一點，你就磕一個頭。」姑娘跪好，安老爺便盪手薰香，請了鄧九公，褚一官二位裏點。早有家人預備下硃筆，藍筆，雞冠血，淨水。鄧家翁婿便從龕裏請出那神主來。老爺先填了藍，後填了硃。姑娘跪在那裏，祇記着磕頭，也不及仔細去看。點完了照舊入龕。安老爺退下，姑娘站起來，安老爺便說道：「姑娘，這安位，可是你自己的事了；但是他二位老人家，自然該雙雙升座，為是你一人斷分

不過來。況且令尊的神主，究竟不好你捧了入龕，這便是我從前合你講過的女兒家父親尊，母親親的話，如今也叫玉格替你代勞。你便捧了你令堂的那一位。」姑娘一聽，心裏說道：「敢則三禮，豈通這部書，是他們家纂的，怎麼越有禮呢？」祇得唯唯答應。老爺看了公子一眼，公子便上前，捧了何公的那一位。何姑娘捧了尙太君的那一位，繞過八仙桌子，分左右，一齊捧到那座大龕的神牀上，雙雙安了位。你道可煞作怪？祇安公子同何姑娘，向上這一走，忽然從門外一陣風兒，吹得那牌匾紙式楞楞長鳴，連那神幔上掛的流蘇也都飄飄飛舞，好像真個的有神靈進來一般。一時大禮告成，早有衆家人撤開那張八仙桌去，把供桌安好，隨即獻上了供品，點齊香燭，有例在前，無可再議，便是公子捧飯，姑娘進湯，供完，老爺肅整威儀的獻了兩爵酒，退下來，便先讓鄧九公行禮。鄧九公道：「不然，老弟今這回事，不是我外着，你說我究竟要算是在我們姑娘這頭兒站着，自然儘老弟你合張老大，你們兩親家，你二位較量起來，這樁事是你的一番心，你自然該先通個誠，告個祭。這之後才是我們。」說着，又回頭問着何姑娘道：「姑娘，你想這話是怎麼說，不是？」姑娘連稱很是。安老爺更不推讓，便上前向檀香爐內炷了香，行過禮。姑娘便在下首跪拜。衆人看那香燭時，祇見燈展長眉，雙花欲笑，煙絕寶篆，一縷輕飄，倒像含着一團的喜氣。隨後安太太也行過了禮，便是張老夫子到了。鄧九公便合他女兒女婿道：「我爺兒三個一齊磕罷。」他父女翁婿拜過，鄧九公起來，又向安公子：「老賢姪，你夫妻也同拜了罷。也省得祇管勞動你姐姐。」安老爺道：「給他叔父媵母磕頭，豈不是該的？難道還要姑娘磕拜不成？」姑娘笑道：「禮無不答，豈有我倒不磕頭的禮呢？」張姑娘此時，早過去西邊站了。鄧九公道：「姑娘，既這等說，可得過上首去。怎麼說呢？這裏頭有個說法，假如你二位老人家，在他們小兩口兒磕頭的時候，他二個還一揖，答兩拜，也祇好站上首，斷沒在下首的。」說着，褚大娘子早把姑娘拉着東邊來站着。安公子一秉虔誠的，上前炷了香，居中跪下，磕下頭去。張姑娘在這邊隨叩，何姑娘在那邊還禮，正跪了不先不後，拜了個成對成雙，列公可記得那周后稷廟裏的緘口金人，背上那段銘，說道：「是戒之哉，毋多言，多言禍。毋多事，多事多患。」正經方才，姑娘還照一年頭裏，那番斬鋼截鐵，海闊天空的行徑，你們既說不用我還禮呀，我們就算咧，豈不完了一天的大事，無奈他此時，是凝心靜氣，聚精會神，生怕錯了過節兒，一定要答拜回禮。不想這一拜，恰好的合成一個名花並蒂，儼然是金鑲玉琢，鳳舞龍盤。安老夫子，鄧家父女四個人，在後邊看了，彼此點頭會意，好不歡喜。正在看着，祇見那供桌上的蠟燭花，齊齊的雙爆了一聲，那燭焰起的足有五寸多長，爐裏的香煙，裊裊的一縷升空，被風吹得往裏一轉，又向外一轉，忽然向東

吹去，從何玉鳳面前繞過身後，聯合了安龍媒，綰住了張金鳳，重復繞到他三個面前，連絡成一個團團的大圈兒，好一似把他三個圍住，祥雲彩霧之中一般。玉鳳姑娘此時祇顧還禮不迭，不曾留意，大家看了，無不納罕。安老爺在一旁拈着幾根小鬍子兒，默然含笑，道：「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子思子良不我欺。」一時撤饌，奠漿，獻茶禮畢。褚大娘子便走過來，向玉鳳姑娘耳邊悄悄說了幾句話，姑娘連忙點頭，祇看他走到安老爺，安太太跟前，說道：「伯父，伯母，今日此舉，不但我父母感激不盡，便是我何玉鳳也受惠無窮。方才是替父母還禮，如今伯父母請上，再受你姪女兒一拜。」安老爺道：「姑娘，你我二人說不到此。」安太太忙把姑娘扶起。鄧九公在旁點着頭道：「姑娘，你這一拜，拜的真是千該萬該。祇是來看今日這番光景，你還要稱他甚麼伯父母，竟叫他聲父母就是。」姑娘嘆了一聲道：「師傅，我豈無此心，祇是大恩不輕言報，論我伯父母這番恩義，豈是空口叫聲父母報得來的，我惟有叩天禱告，教我早早得見了我的爺娘，或是今生，或是來世，轉生在我這伯父母膝下，作個兒女，那就是我何玉鳳報恩的日子。」鄧九公大笑道：「姑娘，你現鐘不打，倒去等着借鑼鑼。怎的越說越遠，說到來生去了。依我的主意，他家合你既是三代香火因緣，今日趁師傅在這裏，再把你合家聯成一雙恩愛配偶，你也照你張家妹子一般，作他個兒女，叫他聲父母，豈不是一樁天大的好事？」何玉鳳不曾聽得這句話的時節，還是一團笑臉；及至聽了這句話，見他把臉一沉，把眉一逗，望着鄧九公道：「師傅，你這話從何說起？你今日大清早起，想來不醉，便是我合你別了一年，你悻悔也不應悻悔至此，怎生出這等冒失話來。這話你趁早休提，免得攪散了今日這個道場，枉了他老夫妻的一片好心，壞了我師生的三年義氣！」這就是：此身已證菩提樹，冰斧無勞強執柯。

要知鄧九公聽了這話，怎的收場，下回書交代。

第二十五回 何小姐證明守宮砂 安老爺諷誦列女傳

這回書接着上回表的是鄧家父女不遠千里而來，要給安公子，何小姐聯姻；見安老爺替姑娘給他的父母何太翁，何夫人立了家廟，教他接續香煙，姑娘喜出望外，一時感激歡欣，五體投地。鄧九公見他這番光景，是發於至性，自己正在急於成全他的終身大事，更兼受了安老爺，安太太的重託，便要趁今日這個機緣，作個牽絲的月老，料姑娘性情隨性，轉事無不成，不想才得開口，姑

娘便說出：「此話休提，免得攪散了今日這個道場，枉了他老夫妻二位一片深心，壞了我師徒三年義氣。」這幾句話來。這話要照姑娘平日性子，大約還不是這等說法；這是安老爺安太太一年的水磨工夫，才陶鑄得姑娘這等幽嫻貞靜；又兼看着九公有個師徒分際，褚大娘子有個姊妹情腸，才得這樣款款而談。其實按俗話，這也就叫作「翻了」。這一翻，安老爺安太太為着自己的事，自然不好說話。張太太是不會調停。褚大娘子雖是善談，看了看今日這局面，姑娘這來頭，不是連項帶笑，便過得去的，祇說了一句：「妹妹，請不要着急，聽我父親慢慢的講。」此外就是張老和，褚一官兩個人，早到廂房合公子攀談去了。安老爺見這位大媒，才拿起一把蒲扇來，就輪圓裏碰了這等一個大釘子，生怕卸了場，誤了事，祇得說道：「姑娘，論理這話，我卻不好多言；祇是你也莫怪了九公，他的來意正為着你師生的義氣，我夫妻的深心，不要攪散了今日這個道場，所以才提到這句話。」安老爺這一開口，原想姑娘心高氣傲，不耐煩去詳細領會。鄧九公的意思，所以先把他這三句開場話兒，作了一個破題，好往下講出個所以然來。那知此刻的姑娘不是青雲山和安老爺初次相見的姑娘了。方才聽安老爺說了這幾句，便說道：「伯父，不必往下再談了；這話我都明白，請聽我說：人生在世，含情負性，豈同草木無知？自從你我三家在青雲山莊初會，直到如今，一年之久，承伯父母的深恩，我師傅和這褚家姊妹的厚意；那一時，那一個去處，那個情節，不是要保全我的性命，成就我的終身；我便是鐵石心腸，也該知感恩情，諸事聽命。無奈我心裏，有難以告人的一段苦楚，雖是伯父母善體人情，一時也體不到此；事已至此，我也不得不說了。想我自從十六歲，才有知識，便遭了紀獻唐那賊，為他那賊子紀成文求婚的一樁名事，以至父親持正拒婚，觸惱那賊，壞了性命；我見父親負屈含冤，都因我的婚姻而起；我從那日便打了個終身守志，永遠不出閨門的主意，好給父親爭這口氣。誰知那紀賊萬惡滔天，既逼死我父親，還放我母女不過，我所以才設法着人送了父親靈柩回京；我自己便保着母親，逃到山東地面。聽說這九公老人家，是一位年高有德的誠實君子，血性英雄，我才去投奔他；為的是靠他這年紀聲名，替我女孩兒家作一個證明師傅，好叫世人知我母女，不是來歷不明。及至得了那座青雲山棲身。我既不能靠着十個指頭，趁些銀錢，換些擔柴斗米；又不肯舍着這條身子作人奴婢，看人眉高眼低，卻叫我把甚麼奉養老母論我所能的，就是我把那把單刀，無法祇得就這條路上，我母女苟且圖個生活。及至走了這條路，說不的風塵憔悴，龍蛇混雜，已就大不是女孩兒家的身分了。縱說我這個心，心無可愧，見得天地鬼神，我這條身子，尙未分明，就難免世人議論。因此我一到青雲山莊，便稟明母親，焚香告天，對天設誓，永不適人。請我母親

在我這右臂上，點了一點守宮砂，好容我單人獨騎，夜去明來，趁幾文沒主兒的銀錢，供給母親的薪水。這是我明心的實據，並非空口的推辭。此地並無外人，我這師傅是九十歲的人了，便是伯父，你待我的恩情，也抵得個生身父母，不妨請看。」姑娘一方說着，一面便把袖子高高的擡起，請大家驗明。果見他那隻右胳膊上，點着指頂大，旋圓必止的一點鮮紅硃砂印記，深深透入皮肉腠裏，憑怎麼樣的擦抹盥洗，也不退一些顏色。當下鄧九公父女和張太太以至那些僕婦丫鬟，看了都不解是怎麼一個講究。祇有安老夫妻心裏明白，看着不禁又驚又喜，又疼又愛。你道他這番驚喜愛，從何而來？原來他老夫妻看准姑娘的性情純正，心地光明，雖是埋沒風塵，倒像形跡詭秘，其實信得他這朵妙法蓮花，出污泥而不染，真有個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的光景。祇是要娶到家來，作個媳婦，世上這般雙腫如豆，一葉迷山的，以至糊塗下人，又有幾個深明大義的呢？心裏未嘗不慮到日後有個人說長道短，眾口難辭。祇是他二老是一片仁厚心腸，感念姑娘救了自己的兒子，延了安家的宗祀，大處着眼，便不忍吹求到此。如今見姑娘小小年紀，早存了這般苦志深心，他老夫妻更覺出於意料之外，不禁四目相顧，點頭贊嘆。不過這番贊嘆，把姑娘個宛轉拒婚的心思，益發作成了他老夫妻的求親張本。這便叫「事由天定，豈在人爲？」玉鳳姑娘證明他那點守宮砂後，依然放好袖子，褪進手去，對安老爺，安太太說道：「我這番舉動，也就如古人的臥薪嘗膽，吞炭漆身一般。原想等終了母親的天年，雪了父親的大恨，我把這口氣也交還太空，便算完了我這生的事業。那時叫世人知我冰清玉潔，來去分明，也原諒我這不守閨門，是出於萬分無奈，不會玷辱門庭。不想母親故後，正待去報父仇，也是天不絕人，便遇見你這義重恩深的伯父伯母，和我師傅父女兩人，同心合意費了無限精神，成全得我何玉鳳轉爲福，死裏求生，含葬雙親，重歸故土。便是俗語也道：「得個貓兒狗兒識溫存。」我何玉鳳那時若一定不跟你二位老人家回京，便是不識溫存，不如畜類。所以我才預先說明，到京葬親之後，祇求伯父，你給我尋座小小的廟兒，近着我父母的墳塋，影影偷生，完成素志。如今承伯父不枉了我栖身廟宇這話，特特的給我父母立了這座家廟，不但我身有所歸，便是我的雙親，也神有所託。這是一片良工苦心，這才叫作「義重如山，恩深似海。」便算你二位老人家，念我搭救你家公子那點微勞，也足足的報過來了。至於人世「姻緣」兩字，久已與我何玉鳳無干。便是諭旨輪音，也須原諒個「人各有志。」更不必再講到你令郎公子身上了。想來伯父母定該可憐我這苦情，不疑我是推卻。」姑娘這段話，說了個知甘苦，近情理，並且說得心平氣和，委屈宛轉，迥不是前番在青雲山那輪理不輪嘴，輪嘴不輪氣的女子。要照這等看起來，敢是今日安老

夫妻，鄧家母女四人作的這樁事，竟大大的有些欠斟酌。從來問名納采，古禮昭昭，便是愛親作親罷，也得循乎禮法；豈有趁人家有事宗廟的這天，大家夥子擠在一處，當面說，對面說，就和他家本人兒嘈嘈說起親來的？便是段小說，也就作的無禮，何況是椿實事，然而細按下去，卻也有個道理。安老爺當日的本意，祇要保重這位姑娘，給他立命安身，好完他的終身大事。這段姻緣，並不會打算到公子身上。因鄧九公父女一向心熱，定要給公子聯姻，成就這段如花美滿的姻緣；再加上媳婦張金鳳，因姑娘當日給他作成這段良緣，奉着這等二位恩情備至的翁姑，伴着這等一個才貌雙全的夫婿，飲水思源，打算自己當日受了八兩，此時定要還他半筋；他當日種的是瓜，此時斷不肯還他豆子，今生一定要合他花開並蒂，蚌孕雙珠，才得心滿意足。在安老大妻也非不知，此刻事事給他辦得完全，將他聘到別家，才是公心，娶到自家，便成私見。轉念一想，既要成全他，到底與其聘到別家，萬一弄得有始無終，莫如娶到我家，轉覺可期，一勞永逸。所以才大家意見和同，計議停當，祇在今日須是如此如此。然則他四位之中，如安老爺的學問見識，安太太的精神操持，鄧九公的閱歷，褚大娘子的伶俐，豈不深知姑娘的性兒，怎的就肯這等冒冒失失的捉將起來？這也有個原故：在鄧家父女一邊，是服定了安老爺了，覺得我這把弟，我那二叔的本領，漫說一個十三妹，就讓捆上十個十三妹，也不怕弄他不轉；在安老夫妻這邊，是見姑娘在青雲山莊，經了那番開導，在船上又受了一路的溫存，到京裏更經了一年的涵養，近來看姑娘那舉止言談，早把冷森森的一團秋氣，化成了和藹藹的滿面春風，認定了姑娘是個性情中人，所以也把性情來感動他，給他父母安葬，便叫公子扶柩代勞，給他父母立祠，也叫公子捧牌代勞，料想他性動情移，斷無不肯俯就之理。再經鄧九公年高有德，出來作這個大媒，姑娘縱然不便一諾千金，一定是兩心相印。到了兩心相印，正要姑娘眼皮兒一低，頰兒一熟，含羞不語，這門親事，就算定規了。至於姑娘當日在青雲山莊，因他父親爲他的姻事，含冤負屈，焚香告天，臂上刺了守宮砂，對天設誓，永不適人的這個隱情，便是修舅太太和他同牀睡了將及一年，他的乳母丫頭，貼身服侍他，更衣洗浴，尙且不知。這安老夫妻，鄧家父女四位怎的曉得？所以弄到這邊鄧老頭兒，才拿起那把冰斧來，一斧子就碰在釘子上，捲了刀了。那邊安老先生見風頭不順，正待破釜沉舟，講一篇徹底澄清的大道理，將作了個破題兒，又早被姑娘接過話來，滔滔不斷的一套，把他四位湊起來二百多週兒，商議了將及一年的，一個透鮮的招兒，說了個隔腸如見。安老爺聽罷，心裏暗道：「這姑娘的見解，雖說愚忠愚孝，其實可敬可憐。但是事情到了這個場中，斷無中止的理。治病尋源，全在痛親而不知慰親，守志而不知繼志，所以才把個見識弄

左了。要不急脈緩受，且把鄧老的話撇開，先治他這個病源，祇怕越說越左。」因向姑娘嘆了一聲，說道：「姑娘，你這片至誠，我卻影也不知，無怪你方才拒絕九公。如今九公這話且作緩商。但是你這番舉動雖不失兒女孝心，卻不合倫常至理。經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坤定而後地平天成，女大須嫁，男大須婚，男女別而後夫義婦順。」這是大聖大賢的大經大法，不同那愚夫愚婦的愚孝愚忠，何況古人明明道着個「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又道：「女子，從人者也。」你這永不適人的主見，我竊以爲斷斷不可。你是個名門閨秀，也曾讀過詩書，你這就史鑑上幾個眼前的有名女子看去，講孝女如漢淳于思的女兒緦索，上書救父，鄭義宗的妻子盧氏，冒刃衛姑，講賢女如晉陶侃的母親湛氏，截髮留賓，周顛的母親李氏，具饌供客，講烈女如朝重成的女兒玖英，保身投奔，張叔明的妹子陳仲婦，遇賊投崖，講節女如五代時王凝的妻子李氏，持斧斷臂，李漢，曹文叔的妻子，引刀割鼻，講才女如游班固的妻子曹大家，續成漢史，蔡邕的女兒文姬，騰寫賜書，講傑女如韓夫人的助夫破虜，木蘭的代父從軍，以至戴良之女練裳，竹筍，梁鴻之妻裙布荆釵，也稱得個賢女。這班人才，德賢，孝，節，烈，智，勇，無般不有，祇不會聽見個父死含冤，終身不嫁的。這是甚麼原故，也不過爲着倫常所關，必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不絕，才得高曾祖父身子孫曾元，九倫不數。假若永不適人，豈不先於倫常，有礙？」安老爺這一套老說學話兒，算起來話到盡頭兒了。無論他怎樣說他迂腐，想要駁他，卻一個字駁他不到。姑娘一聽，也知安老爺是一團化解自己的意思，無如他的主意，是已拿定了，絲毫不用一點盛氣凌人的口吻，祇淡淡的笑道：「伯父講的這些話，怎生不會聽得。在這班以前，又有那一個人作過這些事，想也是從他作起。這永不適人，便從我何玉鳳作起，又有何不可！」讀者著書者曾經聽見老輩說過一句閑話，「越是京城首善之地，越不出息。」祇看這位姑娘，才在此京城住了幾天兒，不是他從前那了是了，即是卯的行徑，已經學會了皮子了。豈知眼前這樁事，他祇顧一鬧皮子，可祇怕安老爺就難受了。安老爺料着姑娘不受這話，定有一番雄辯高談，看他怎的說法，再合他說到本地風光，設法擒題。不想姑娘鬧了個皮子，漸漸兒的受了，自己倒出乎意外，一時抓不著話兒。鄧九公旁邊一看急了，你道他因甚的着急，他此來本是一片心血，這頭兒要惠顧把弟，那頭兒要成全徒弟，再不料一開口，先受了那麼幾句厭話，鬧了個兩頭兒都對不住，算是栽了個懸梁子的大筋斗。這一栽，他覺得比當日在人衆子裏，栽在海馬周三跟前，還羞着何蔭，祇羞着他那張老臉，紫裏透紅，紅裏透紫，兩眼圓睜，滿頭大汗，把帽子往下推了一推，兩隻手不住的往下擄汗。及至聽安老爺接上話來，料着安老爺定有幾句吃緊的話，問得住姑娘，不想安老爺不過合他鬧了

會子之乎者也，倒背了有大半本列女傳，漸漸的話有些釘不住姑娘，這不是前番青雲山的樣子了。再照這麼鬧會子文謔調，大事不散了嗎？因此他不容安老爺往下分說，便向玉鳳姑娘道：「姑娘，你這話不是這麼說，俗語說得好，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是個娘兒們，沒這一輩子不出嫁的。再說這樁事，也不是一天兒半天兒的話了，我實告訴你罷。」說着他便把他合安老爺當日筆談的那天他女兒怎的忽然提親，他怎的立刻就要作媒，安老爺怎的料定姑娘不肯，恐致誤事，攔他先莫提起，且等姑娘到京服滿之後，再看機會的話，一直說到他父女，今日怎的特來作媒，向玉鳳姑娘告訴了一遍。告訴完了，重新又叫聲姑娘說：「你瞧，他怎麼樣師傅，比你曬日頭，曬兒看三星兒，也多經過七十多年了，師傅的話沒錯的，無論你日日通天焚香詞的是甚麼重誓，都應在師傅身上了，你說好不好？你祇依着師傅這話，就算給師傅圓上這個臉了。」一段話說了個亂糟糟，豈不對馬嘮，更來的不着。更把個褚大娘子，急得搓手，忙攔他說：「你老人家不要着急，這可是急不來的事，事寬則圓。」越是那等攔他，他還是把一肚子話，像桶兒的都倒出來。玉鳳姑娘一聽，心裏一想，照這話說起來，這又不是青雲山假凶賓的樣子，我索性被他們當面裝了去了嗎？看這局面，連張家夫妻母女三人，祇怕也通同一氣。別人猶可，我祇恨張金鳳這個小人兒，沒良心，當日我在深山古廟，給他聯姻，我是何等開心見誠的待他，今日的事，怎的他連個信兒也不先透給我，更可氣的是我那乾娘，跟了我將及一年，時刻不離，可巧今日有事不在跟前，剩了我一個人兒，叫我合他們怎生打這個交道，心裏越想越氣，才待要翻，又轉念一想，使不得，便是他們都是有心算計我，安伯伯安伯母二位老人家，不是容易把我母女死的活的，才護送回鄉。況且我父親的靈柩，人家放在自己的墳上，守護了這幾年，難道他從那時候，就算計我來着不成？何況人家爲我父母立塋安葬，蓋祠奉祀，是何等恩情，豈可一筆抹倒？就是我這師傅，不辭年高路遠，拖男帶女而來，他也是爲我好，更何況今日，我既有了這座祠堂，這裏便是我的家了，自我無禮，斷斷不可！還用好言合他們講禮，憑他萬語千言，祇買不轉我一個不就結了。姑娘主意已定，他便把一臉怒容，強變作一團冷笑，向鄧九公道：「師傅，你老人家怎的祇知顧你的臉面，不知顧我的心跡。人各有志，不可相強。即如我安伯父方才的話，豈不是萬人駁不動的大道理。但是一個人存了這片心，說了這句話，豈可絲毫搖動？假如我這心，我這話可以搖動，當日我救這位公子的時候，在悅來店也會合他共坐長談，在能仁寺也會合他深更獨對。那時我便學了那班子佳人的故套，自訂終身，又誰來管我。我甚麼把眼前姻緣，雙手送給個萍水相逢，素昧平生的張金鳳。祇這一節，便是我提筆畫押的一件親供，衆人有目共照的。」

一面鏡子，師傅你就不必絮叨了。」鄧九公道：「照姑娘你這麼說起來，我們爺兒，今日大遠的跑了來，幹甚麼來了？」老頭兒這句話來的更乏。書裏表過的，這鄧九公雖是粗豪，卻也是個久經大敵的老手，見生學說出這等一句沒氣力的話來，原來他這裏還忙着一樁事；他此來打算說成了姑娘這樁好事，還有一分闊禮滿箱，此時忙在這裏，祕而不宣，要等親事說成，當面一送，顯這麼大大的一個好看兒，不想這話越說越遠，就急出他這句乏的話了。姑娘聽了這話，倒不見怪，祇說道：「你老人家，今日算來看我，我也領情，算爲我父母的事，我更領情。要說爲方才這句話來的，我不但不領情，還要怪你老人家的大錯。」鄧九公哈哈大笑道：「師傅錯了，師傅錯了！取你師傅的鬍子好不好？」姑娘道：「我這話從何說起呢？你老人家和我相處，到底比我這伯伯母在先吃緊的地方兒，你老人家不幫我說話兒罷了，怎的倒拿我在人家跟前送起人情來，這豈不大錯？再說今日這局面，也不是說這句話的日子，怎麼就把你老人家急得這樣欽此欽遵，倒像非立刻施行不可？你老人家也該想想，便是我不會有對天設誓，永不適人的這節事，這話先有五不可行。」褚大娘子才要答話，安老爺是聽了半日，好不容易捉着姑娘一個縫子，不可撒手了。連忙問道：「姑娘，你倒是那五不可行？」姑娘道：「第一，無父母之命不可行；第二，無媒妁之言不可行；第三，無庚帖；第四，無紅定，更不可行；到了第五，我伶仃一身，寄人籬下，沒有寸絲片紙的賄送，尤其不可行。縱說五件都有，這話從我一個立誓永不適人的人來說，正是和金剛讓座，對石佛談禪，再也妄想弄得圓通，說得明白了。」安老爺道：「姑娘，你須知那金剛也有個不忍，石佛也有時點頭，何況你說的這五樁，樁樁皆有！」因指着他父母的神龕道：「你看，這豈不是你父母之命？」又指着鄧家父女，合張親家太太道：「你看，這豈不是你媒妁之言，你要問你的庚帖，祇問我老夫妻，你要問你的紅定，卻祇問你的父母。至於賄送姑娘，你有的不多，卻也不到得並無寸絲片紙，待我來說與你聽。」安老爺這話，就如對策一樣，才不過作了個策帽兒，還不會一條條對起來呢；姑娘聽了，先就有些不耐煩。鄧九公又在一旁拍手道：「好哇！好哇！我看姑娘這還說甚麼？」安太太恐怕姑娘着惱，便拉着他的手說：「不要着急，慢慢兒說着，就有個頭緒了。」褚大娘子說：「正是這話，好妹子，祇記着我當日和你說的，「老家兒說話，再沒錯的。」那句話，還是老家兒怎麼說，我們怎麼依着。」姑娘一看這光景，你一言，我一語，是要齊下虎牢關的來派了，他倒也不着念，也不動氣，反笑了笑說道：「伯父不必講了，你二位老人家，從五更頭說到此時，也該乏了。我師傅和褚大姐姐，大遠的來到這裏，也着實辛苦了。竟請伯父，張親家爹，陪了我師傅，合褚大姐姐，前邊坐去，我同伯母和媽媽，也陪了褚大姐姐到了房內說些

閒話。你我大家離了這個所在，揭過這篇兒去，方才的話，再也休提。如不見諒，我總括兒說一句：「泰山可說，北斗可移。」我這條心，這句話，萬不能改。我言盡於此，更不再談，憑你大家萬語千言，卻莫怪我不答一字。」說着，祇見他退了兩步。果然照豬大娘子前番說的那光景，把小眼支兒一搭撒，小臉兒一搭搭，小膀子兒一披，抄着兩隻手，在桌兒邊一靠，憑你是誰，憑你是怎樣和他說着，再也休想他開一開口，這事可糟了，糟得很了！糟的沒底兒了！原來今日這樁事果然說成，不是還有個十天八天，三月兩月起，就攔祇因安老爺一愁，姑娘難於說話，二愁，姑娘夜長夢多，果然一言爲定，那問名納采行聘送妝，都在今日這一天，即在今日酉時，便要迎娶過門了。此刻這蹄是怎等一個清淨壇場，前頭早已結彩懸燈，排筵設宴，吹鼓手，廚茶房，嬪相伴娘，家人僕婦，一個個擦拳磨掌，吊膽提心的，祇等姑娘一句話應了聲，立刻就要鼓樂喧天，歡聲匝地，迎那俱八人猩紅喜轎，早已亮在前面正房當院子了。安老爺，安太太，雖不曾請得外家，也有好幾位得意門生，同心至好，以至近此的親友，都衣冠齊整的，在前邊張羅，候着賀喜。不想姑娘這個當兒，拿出那老不言語的看家本事來，請問這種情形，叫安老爺一家怎生見人，鄧褚兩家怎的回去，便是張老夫子，那逢山朝頂，見廟磕頭，和一年三百六十日的白齋，那天才是完了願？至於安公子空空搭了幾個月，的嘴，今日之下，把隻羨熟的鴨子飛了，又叫張金鳳怎生對他的玉郎，又叫何玉鳳此後，怎的往下再處，你道糟也不糟？那可就叫作整本的糟女傳，還講甚麼兒女英雄傳呢？不過安水心先生，是何等心胸本領，豈有想不到此，不防這一着的道理。然則他何不一開口，就照在青雲山口似懸河的那派談鋒，也不愁姑娘不低首下心的誠服首肯，又和他皮鬆肉緊的談了一會子道學，又指東說西的打了會子悶葫蘆呢！這便叫作「逞遊談易，發非論難。」當日在青雲山，是先要籠絡住這姑娘，不得不用些權術，今日在此地，是定要成全這姑娘，不得不用些正經，既講到權術止經，凡一切談話，俱優話，譬喻話，影射話，都用不着。再說安老爺本是個端方厚重的長者，少一時坐在堂前，就要作姑娘的阿翁了，一片慈祥，雖望着姑娘心迴意轉，卻絕不肯逼得姑娘理屈詞窮。他心裏卻早有了個成算，及至見姑娘話完告退，不作一聲，他便使兩眼望着太太道：「太太，你聽姑娘終改不了這本來至性，你我倒枉用了這番妄想癡心，這便怎樣才好？」安太太似笑非笑，似歎非歎的應了一聲，老夫妻兩個，四隻眼睛一齊望着媳婦張金鳳，張金鳳見公婆遞過眼色來，便越衆出班的道：「今日這事，算我家一樁大事，公婆父母都在前頭，再說九公和豬大姐姐是客，又專爲這事而來，卻沒媳婦說話的分兒。但是我姐姐的性格兒，我知道他是肯的，不用人求，他果然不肯，求也無益，公公不必往下再說了。依着我

姐姐的話，真個陪九公到前面坐去，讓媳婦問問姐姐，或者我姐姐還有甚麼不得已的苦衷，說不出的私話，也不可。我們女孩兒對女孩兒沒個礙口難說。婆婆和媽媽，在這裏陪着褚大姐，也好談談這一年不見的閒話兒，不必費心勞神。這事完全責成在媳婦身上，公婆你想如何？」安太太就先說：「你小人兒家，可有多大能耐呢？要作這麼大事，你能嗎？」安老爺搖着頭道：「媳婦，你看我兩個老人家，處在這要進不能，要退不可的去處，得你來接過我們這個擔子去，我們豈不願意；但是這樁事的責任太重，你卻比不得我同九公我兩個作不成，大家不過說一句這事想的仔細，謀的不周全，你一個作不成，有等知道的，道是你姐姐的心熱，有等不知道的，道你本就不能盡心，不曾着力，有意敗事，無意成功，懼被親友中傳語開去，你小小年紀，這個名兒，卻怎牛擔得起？」他翁媳兩個，這陣真話兒假說着，假話兒真說着，也不知是他家搭就了的伏地扣子，唉，也不知是那燕北閒人，因張金鳳從第七回出名，直到第二十五回，雖是逐回的露面登場，總不爲作到他的正傳文章，寫得出色，如今且不去管他。何玉鳳先聽得張姑娘說他，「但是肯的，不必人求；果然不肯求也無益。」不覺暗喜道：「到底還是他知道我些甘苦。」及至聽他說「倒也不勞公婆父母，也不用褚大娘，祇把這事責成在他身上。」這些話，他又不禁轉喜爲怒起來，暗道：「好個小張金鳳，難道連你也要和我作對不成？果然如此，可算你猴兒拉着小人兒壞腸子了，少停你不奈何我便罷，你少要奈何我，一奈何我也顧不得那叫情那叫義，我要不起根發腳，把你我從比仁寺見面起的情由，都給你當着人抖擻出來，問你個明明白白，我就白闖出個十三妹來了。」想罷，依然坐在那裏，一聲也不響。張金鳳分明看見姑娘那番神情，祇不在意，他依然答應公道道：「媳婦豈不知公婆這層憐惜媳婦的心，祇是九公同褚大姐和姐姐說，姐姐尚不容；公婆和姐姐說，姐姐又何能容。我爹媽在此，更不能說。倒有個能說會道的舅母呢？今日偏又不在這裏。媳婦若再袖手旁觀，難道真個的今日這樁事，就這樣罷了不成？慢說媳婦受些冤枉談論，便觸怒了姐姐，隨姐姐怎樣，媳婦也甘心情願，公公祇管安坐前廳，再聽消息，讓媳婦去求姐姐，幸而說得成，不敢領公婆的賞賜，萬一不成，再受公婆的責罰。」安老爺聽到這裏，祇合太太說了聲：「太太，我們也祇得如此。」說完，拉了鄧九公，頭也不回，竟自去了。何玉鳳看了，越想越氣，他在那裏梗着小脖子，擰着一個小鼻翅兒，挺着腰板兒，雙手扶着膝蓋頭，匹馬單鎗，祇等張金鳳過來說話，打算等他一開口，先給他個下馬威。那知人家不過來，祇見他站在當地，向那羣婆兒丫頭說：「你們是聽住了，聽罷罷了，褚大奶奶和二太太的茶，也不知道換一換，煙也不裝一袋，也該給姑娘倒杯茶來。」衆人聽了，忙着分去倒茶，倒了

茶來，他便先端了盃茶，親自捧到姑娘跟前說：「姐姐，喝點茶罷。」姑娘欲待不理，想了一想，這是在自己家祠堂裏，禮上真說不過去，沒奈何站起身來，學了人家一句，說了六個大字道：「多禮我不敢當。」張金鳳也祇作個不理會，回身便向豬大娘子裝了袋煙，豬大娘子道：「妹子，請坐罷。怎麼祇是勞動起你來了？」張姑娘笑道：「我到你家，你怎麼服侍我來着呢？」說着，又給婆婆遞了袋煙。安太太一手接煙袋，祇揚着臉，皺着眉，望着他長出氣。張姑娘但低頭微笑，後方才給他母親裝煙，但不過給他母親裝煙，他卻不是照那等抽着了，用小手子擦乾淨了煙袋嘴兒，閃着身子，把煙袋鍋兒靠在左邊，煙袋嘴兒讓在右邊，用着鬍胸伏背的那等遞法兒。他裝好了煙，卻用左手拿着煙袋，右手拿着香火說：「你老人家自己點罷。」原來並不是他姑奶奶的脾氣，親家太太那根煙袋，實在又辣又臭，惡歹的難抽。祇見那張太太愁眉苦眼的向他道：「姑奶奶，你別鬧了。你道，這還有甚麼心腸抽這煙呢？」張金鳳道：「媽，不吃會子煙，這親就說成了，就讓你老人家再許三百六十天的不動煙火，不成還是不成啊。」說的豬大娘子和太太掩口而笑，姑娘聽了，益發不受用。又聽安太太吩咐道：「你們也給你大奶奶裝袋煙兒。」因和張金鳳道：「你有甚麼話，祇管坐在那裏和姐姐說。」張金鳳答應一聲過去，便挨着玉鳳姑娘坐好。恰好華媽媽送上一盃茶來，張姑娘接過茶來，一面喝着，一面目不轉睛的望着那盃裏的茶打量主意。霎時喝完了茶，柳條兒又裝上煙來，因見太太在上面坐着，他便隱着煙袋，遞給他家大奶奶。張姑娘接過來，不敢當着婆婆，公然就抽煙兒，便順在身旁，回過身去，抽了兩口，又扭了頭，噴淨了口裏的煙，便把煙袋遞給跟人，暗暗的搖搖頭說：「不要了。」從來造就人材，是天下第一件難事，不過一個北邙裏的怯閨女，怎的到了安太太手裏，才得一年，就會把他調理到如此。張姑娘正待說話，祇聽婆婆那裏吩咐晉升女人道：「你告訴院子裏聽差的那幾個小廝，此時無事，先叫他們出去，等着用着再叫。他們那裏是聽差，都拿着聽熱鬧兒呢。就連你們也可以換替着，在這裏伺候，那兒桌上的蠟盡了，先不用換呢。」大家答應了一聲，忙去傳話。張姑娘這才把身子向玉鳳姑娘斜靠坐着，未幾開口，先和容悅色低聲下氣的叫了聲：「姐姐。」祇見姑娘把眼皮兒往上一閃，冰冷的一副面孔，問道：「怎麼樣？」祇看第一句，這親就不像個說的成的樣子了。張金鳳道：「姐姐，我可敢怎麼樣呢？我祇勸姐姐先消消氣兒。妹子另有幾句肺腑之談，要和姐姐從長細講。」正是：

千紅萬紫着花木，先聽鶯聲上柳條。

至於張金鳳和何玉鳳怎樣開談，這親事到底說得成也不成，在下回書交代。

第二十六回 燦舌如花立消俠氣 慧心相印頓悟良緣

何玉鳳聽得張金鳳對他說，「另有幾句肺腑之談，待要合他從長細講，」了。他便把那一臉怒氣，略略的放緩了三分，依舊搭撒着眼皮兒說道：「你若果然有成全我的心，惠顧我的話，就請說。要是方才伯父和九公說的那套，我都聽見了，也明白了，免開尊口。」張金鳳笑道：「姐姐又來了，難道姐姐沒聽見公婆怎的吩咐我，我怎的回稟公婆？妹子此時除了這話，還有甚麼合姐姐說的？祇是妹子說的，雖是這套話，卻合公公說的有些不同。先頭公公說的，姐姐永不出嫁，斷使不得的。這句話，妹子此時更不必向姐姐再問原故，和姐姐再講道理。祇知這事是斷使不得，得遵着公公的話定了。至於妹子又曉得些甚麼，說起來，可不像公公講的那樣圓和宛轉。這裏頭，萬一有一句半句不知深淺的話，還得姐姐原諒妹子個糊塗，就待妹子的年小，便是姐姐不原諒妹子，不就待妹子，那怕姐姐就打兩下子，罵兩句，都使得，可不許裝糊塗，不言語。就讓姐姐裝糊塗不言語，我可也打破沙鍋，到底問明白了，我好去回我公婆的話，這話先得講在裏頭。」姑娘這麼一聽，覺他這話來的比自己還狡猾，祇得糊着個臉兒說：「既如此，請教。」張金鳳道：「姐姐既要我說，你這些煩文散話，都收起來，我們祇講實在的。第一姐姐得顧着九公這位老人家，姐姐要知人家是九十歲的老人家了；他老人家不為給姐姐提這樁的事，大約從今日到他慶二百歲，也不肯大遠的往京裏跑這趟。就算褚大姐夫妻二位，和我同輩，為姐姐都是該的，他兩個自然也為這九十歲的老人家。跑上千里地，作兒女的不放心，所以才跟了他老人家來。姐姐替他兩個想想，一路服侍這麼一位老人家，曉行夜住，渴飲饑餐，人家得懸多少心，費多大神，通共算起來，人家都是為姐姐一個人兒呀。再說姐姐就得看我公婆，我公公去年遭了那等不順的事，無原無故，祇為不會巴結上司，丟了官，惹了氣，變了產，破了財，還在縣監裏坐了兩個月出來，依然是滿面精神，無煩無惱，據婆婆說，臉面兒比在外面倒胖了；自從心裏有了姐姐這件事，今年倒清減了許多，腰裏的帶子，是我新近縫的，比去年擰進一寸多去了。我婆婆去年這時候，和姐姐初次見面的時候，姐姐還該記得，真說起時四鬢刀裁的，自從心裏有了姐姐這件事，這些日子，左右鬢角兒上，竟有十幾根白頭髮了；這也都是為姐姐講到我爹媽，卻不會在姐姐跟前，有甚麼大好處，祇我媽從去年一口白齋，直吃到今日，近來更添了半夜裏起來燒子時香，這個樣兒的冷天，直檝檝的跪在風地裏，舉着楔香，一面燒香，一面磕頭，一直等手裏的香盡了，才站起來；姐

姐在裏間房裏，跟着舅母睡，大約就未必知道。姐姐祇想我心疼不心疼？我爹是每月初一，一遍前門關帝廟，十五，一遍前門菩薩廟，祇要在內城住，出遍前門，可費甚麼呢？姐姐想從這裏去，這是多遠道兒，他老人家是風雨無阻，步行前去，步行回來，不吃一口東西，不喝一口兒水，嘴裏不住聲兒的念的，這也都是爲姐姐。我祇想着姐姐，萬事都不必講，祇看這五位老人家分上，無論有甚麼樣的爲難，是怎麼的受屈，不必等妹子求姐姐也該沒的說了。姐姐若果然沒的說，妹子往下千言萬語，都不必提，祇給姐姐磕頭，回覆了公婆就完了事了。」張金鳳這一段話，主意就來得不弱，祇因他一眼看定了姑娘，是個性情中人，所以祇把性情話打動他。要說何玉鳳不會被他打動，絕無此理。祇是他心裏的勁兒，一時背住扣子了，轉不過磨盤兒來，祇聽見說道：「這話，妹子你就不講，我豈不知講到這幾位老人家，待我的光景，雖是不同，同一根深義重，須放着我何玉鳳不死，我今生能報，便是今生，來世能報，便是來世，天地鬼神，都聽得見這句話，我何玉鳳絕不食言。要說妹妹你一定叫我把我的終身大事，去在人跟前報恩，這可斷斷不能從命，至於你我，我雖說是施恩不望報，你也切莫是受恩便忘報。你可記得我在能仁寺廟內初會的時候，我待你也有小小一點人情的！今日之下，你不想個方兒幫我罷了，怎的倒拿這話兒擠起我來，妹妹，你莫非也略差了些兒。」說着，便把那眉頭兒一鬩，眼神兒一足，就有個待要發作的樣子。張金鳳不等他發作，說話比先前高了一調。這個當兒，安太太合褚大娘子，祇低言悄語在那邊閒談，絕不來管。張太太忽然接上話了說：「奶奶，你好好的和他說，別要和他着急變臉的啊！」張金鳳一面回答他母親說：「這事不與媽相干，不用你老人家管。」一面和姑娘說道：「我張金鳳祇道姐姐把從前能仁寺的事忘了呢？原來姐姐還沒忘，這話倒好說了。祇是妹子斷想不到，落得姐姐說「我不幫姐姐，倒擠姐姐」的這句話。姐姐既這等說，大約今日這親事，妹子在姐姐跟前，斷說不進去，我也不必枉費唇舌，再求姐姐，磨姐姐，央及姐姐了。祇是妹子還有幾句不知進退的話，不得不交代明白。爲甚麼呢？此時假如妹子說了，姐姐始終執意不從，日後姐姐萬無後悔的，妹子也無抱愧的。儻然不說，日後姐姐想過滋味兒後悔起來，說道：「哎呀，原來如此！不過當日別人不肯多句話兒罷了。怎的張金鳳他也不提補我一聲兒？」那時妹子可就對不住姐姐了。」他說着，把座兒向前挪了一挪，身子向前湊了一湊，問着何玉鳳道：「妹子先要請教姐姐，當初一日，我同姐姐的妹夫玉郎，兩個人在黑風崗能仁寺廟裏，雙雙落難，他的一條命，離見閻土爺就剩了一層紙兒了；我的一條身子，離掉在甌缸裏，也祇差着一根絲兒了。那時虧了誰？虧了姐姐，姐姐非親非故，橫身出來，彈打了和尚，刀劈了眾僧，救了我兩口的性命，

便是救了我兩家的性命，我兩家生生世世，也感激不盡，報答不來。」張金鳳才說到這裏，何玉鳳便攔他道：「這是已往之事，與今日何干？要你講這些沒緊要的閒話。」張金鳳道：「怎麼閒話呢？姐姐從那麼鹹醋打怎麼酸，不有當初，怎得今日？祇是我想着當初，姐姐既救了我兩家性命，姐姐的心是盡了，事算完了。那時候我替姐姐計算，該讓塵土不沾，拍腿一走。那怕玉郎，他再撞見幾個驛夫，我再撞見幾個和尚，那是我兩個的定數難逃，姐姐於心無愧。我不懂姐姐，無端的把我兩個，強扯作夫妻，這是怎麼個意思？」何玉鳳聽了這話，大是詫異，忙說道：「你這話問得奇呀！那時我見你兩個，末路窮途，彼此無靠，是我一片好心，一團熱念，難道我有甚麼貪圖不成？」張金鳳笑道：「可又來，誰又說姐姐有甚麼貪圖來着呢？但是我想我那時候，雖說無靠，到底還有我的爺媽，他雖無靠，和我還算得上個彼此。姐姐如今祇剩了孤鬼似的一個人兒，連個彼此都講不到，是算有靠啊！是不算末路窮途啊！還是姐姐當日給我兩個作合，是一片好心，一團熱念，我公婆今日給你兩個作合，是一片歹心，一團冷念呢？怎麼倒招出姐姐一無這個，二無那個，這許多累贅來了？請教。」何玉鳳道：「這個又當別論。」張金鳳道：「唉！一樣的人，一樣的事，你還是當日的你，我還是當日的我，他還是當日的他，怎麼又當別論呢？姐姐，你方才開口，便道是一無父母之命，姐姐和妹子，都算不得讀過書，父母之命這句書，也還該記得一個明白，這句書的下文，是「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原是如此乃作官的話，本與女孩兒出嫁無干。就讓扣着字面兒，講說俗話，也說的一個女孩兒家，有多娘在頭上，要是不等着爹娘許人家兒，自己就在牆上挖個窟窿兒，和人家男子，偷着相看，相看准了，跳過牆去，就跟了人家走了，連他的爹娘，和世上的人，可就都把他看得輕賤了。這是孟夫子當日和周霄打了一個「鶯鶯跳過粉皮牆」的反西廂反磕兒。不是說爹娘沒了，沒有爹娘說給人家的了，這一輩子就該永遠不出嫁。要都照姐姐這等講起來，世界之大，何止數萬萬人，少說這裏頭，也有一停兒沒爹娘的女孩兒，祇好都當姑子去罷，那裏給他找這些座姑子菴兒呀？要講到姐姐身上，並且說不得無父母之命。這話怎麼講呢？假如我公婆在，不曾替姐姐給叔父孀娘立這座祠堂，以前便合姐姐提到親事，那無怪姐姐作難。如今既有了這座祠堂，可是姐姐說的，便算姐姐的家了。這座龕，也可就算得是叔父孀娘的住房了。我公婆親自到姐姐家，在二位老人家跟前，跪在地下求這門親，怎麼叫無父母之命？姐姐要算一定得他二位老人家應了，才算父母之命，誠則靈，許我公婆誠求，就許他二位老人家有個顯應。雖然萬事是假的，但祇看方才玉郎同你奉主安位的時候，那陣風兒，不是個顯應嗎？方才我公婆行禮的時候，那香燭的一派喜氣，不又是

個顯應嗎？」何玉鳳聽了這話，只管搖頭。張金鳳道：「姐姐你必又是信這些，請問到了你我三個人下拜的時候，那一縷香煙，忽然的轉成那個大圓圈兒，凝結不散，把你我三個團團的圍住，還要神氣靈感到甚麼兒上去，那個工夫兒就短了。兩位神主，真個的說一句：「姑爺請起了。」這是屋裏這上上下下三四十人，親眼見的，難道是我張金鳳無中生有的造謠言？那是，獨姐姐你沒看見呢？還是你也看見了不信呢？要說你又講到你那些甚麼英雄豪傑，不信鬼神的話，要知道雖聖人尚且講得「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就讓姐姐是個英雄，也不能不信聖人，不信你的父母。」何玉鳳道：「你到底那裏來的這些沒影兒的話？」張金鳳道：「就算我這話沒影兒，等我說句有影話兒：姐姐，我曾聽見公婆說過，當日你家祖太爺臨危的時候，你家嬌娘正懷着你，你家祖太爺，把我公公和你家叔父叫到跟前，親口囑咐說：「懺得生個男孩兒，便叫他跟着我公公讀書；即或生個女孩兒，長大也要許個書香人家，配個讀書子弟。」這話我公公在青雲山莊，也曾和姐姐說過，姐姐也該記得，難道這也沒影兒的細想？那老人家當日的意思，未必不就指的是今日的事，祇是不好明說，老輩子的心思見識，斷不得錯。便是叔父嬌娘，現在今日之下，我公婆上門求這門親，他二位老人家想起你祖太爺的話來，祇怕還沒個不歡天喜地的應許的。然則方才那些顯應，怎見得不是他二位神靈有知，來完成這樁好事？照這等說起來，姐姐不但有父母之命，還多着一層祖父之命呢？這話方才我公公指點的明白，姐姐不耐煩往下聽，就算定是無父母之命了。姐姐可記得你在能仁寺給我同玉郎聯姻的時候，人家辭婚，開口第一句，說的就是無父母之命啊，人家可是父母現在，祇因不在跟前，婚姻大事，不奉父母之命，自己不敢作主。人家的話卻比姐姐說得響，理也比姐姐講得足，那時姐姐不依，三句話不合，揚起刀來，就講砍人家的腦袋。請問一個人，有個不怕砍腦袋的嗎？及至人家沒法兒了，跪下求姐姐開恩，姐姐這才喜歡了，就在那希儻溫臭的和尙屋子裏，桌子上擱了盞燈，說這就算你父母之命，叫我們倆朝上磕頭罷；姐姐的話，敢不聽麼？我兩個連忙就朝着那盞燈磕了頭，算領了父母之命，究竟說起來，他的父親，我的公公，還在山陽縣縣監裏，他的母親，我的婆婆，還在淮安城飯店裏呢。縱說那時候我的父母，算在跟前，到底這是他的父母之命啊？這樣看起來，人家不奉父母之命，姐姐就可以硬作主張。姐姐站在自家祠堂裏，守在父母神主跟前，又有這等如見如聞，有憑有據的顯應，難道是無父母之命。一般兒大的人，怎麼姐姐的父母之命，就該這等認真，人家的父母之命，就該那等將就，這是個甚麼道理？姐姐講給我聽。」姑娘還是平日那不服輸不讓話的脾味兒，把眉兒一挑，說道：「這個不想，」祇說了這四個字，底下卻一時抓不住。

話頭兒。張金鳳便問着他道：「這個那個呀！姐姐聽着罷，我還有話呢。姐姐方才又道是二無媒妁之言，我請教姐姐到底怎麼是媒，怎麼是妁呀！我知道男家的媒人叫作媒，女家的媒人叫作妁，這是個大禮。到了如今的時候兒，或者兩家兒本是至親相好，請一位媒人的也儘有，再講到我們旗人的老規矩，我聽婆婆說起來，甚至還有不用媒人，親身拿柄如意，跪門求親的呢！講到姐姐今日這喜事，不但有媒有妁，並且還請得是成雙成對的媒妁，餘外更多着一位月下老人。姐姐不信，祇看今日祠堂裏，這行禮的次序，就知道了。今日這個禮節，講遠近兒，講歲數兒，講親友，講甚麼，也該讓九公合禱大姐姐夫二位先行禮才是。爲甚麼大家倒先儘我公婆行禮？我公婆怎麼不讓，就先行起禮來了？姐姐心裏明白不明白？」何玉鳳道：「這因伯父母替我家立的祠堂，所以先請他二位通誠告祭，你難道不知要來問我？」張金鳳道：「我知道是通誠，我知道通的不是告祭的誠，通的卻是求親的誠，等我告訴明白了。姐姐，我公婆第一起行禮，就是求親。我父母第二起行禮，便是男家請來問名的大媒。九公合禱家姐姐夫妻，第三起行禮，便是你女家的主婚大媒。現放着媒妁雙雙，大禮全備，怎麼叫作無媒妁之言？這話，方才公公分明指點給姐姐，姐姐也不耐煩往下聽。姐姐想想，姐姐當日把我配給玉郎的時候，除了姐姐，和姐姐那把刀，那是他的媒，那是我的妁呀！可倒別的人家作媒，是拿把蒲扇，姐姐作媒，是拿把刀，一手托兩家，當面鼓，對面鑼，不問男家要不要，先問女家給不給。那個當兒，我家敢說不給嗎？姐姐是恩人呀！及至把我家問得牙白口清，千肯萬肯，人家這才不要了。姐姐一怒，可就要起刀來了。姐姐，可記得姐姐要刀的那個當兒，可是已經當面把我許給人家了。那時我祇怕他那個死心眼兒，姐姐這個天性，一時兩下裏合不攏來，姐姐認真把他傷了。姐姐想我該怎麼好，我焉得不急，沒法兒也顧不得那叫羞臊，跟着他跪在地下，求姐姐吩咐，怎麼說，怎麼好，姐姐這才沒得說了。手裏放着把刀，奚落了我們一陣，說：「你們倆媒都謝了，還鬧得甚麼假猩猩兒。」這是我張金鳳當日經過的大媒，姐姐，姐姐強煞是個黃花女兒呀！今日之下，我公婆恭恭敬敬，給姐姐請了這一堂的媒人來，就算我爹媽不能說甚麼，不能作甚麼，也算一片誠心。禱家姐姐夫妻二位，又是成雙成對，再加上九公多福多壽的一位老人家，大夥兒跪起八拜的，朝上磕頭求親，姐姐還不認是媒妁之言，請教這比我們叫人拿着把刀，逼着成親的何如一般兒大的人，怎麼姐姐給我作媒妁，就那樣霸道！他衆位給姐姐作媒，就這等煩難，這是個甚麼講究？姐姐說給我聽。」何玉鳳聽了這話，漸漸低垂粉頸，索興連那「這個」兩字也沒了，祇擡起眼皮兒來，惡惡實實的瞪了人家一眼。張金鳳道：「姐姐，說話呀！瞪甚麼？我囑姐姐一句，不用瞪了，連湯兒吃罷，等着

我還有話呢。姐姐方才又道是三無庚帖；這庚帖，姐姐講究的，自然就是男女兩家的八字兒了。要講玉郎的八字兒，就讓公婆立刻請媒人，送到姐姐跟前，請問交給誰？還是姐姐自己會算命啊，會合婚呢？講到姐姐的八字兒，從姐姐嚙拉的一聲，我公公婆婆就知道，不用再向你家要庚帖去。姐姐要說不放心，此時必得把兩八字兒合一合，老實告訴姐姐，我家合了不算外，連你家也早已合過了。『何玉鳳道：』今日你怎的清醒白醒，說的都是些白話？』張金鳳道：『我一點兒也不是夢話。我聽見說：你家叔父嬌娘，從你小時，給你算命，就說你這八字兒，四個「辰」字，叫作地文一氣，土星重重，將來是個有錢使的命，要再配個屬馬的姑爺，合成天馬雲龍的格局，將來還要作一品夫人呢！這話姐姐要不知道，祇問你家戴媽媽。大約姐姐不用問，也不是不知道。要果然知道，更用不着裝糊塗。至於那些算命瞎子的奉承話兒，原不足信；祇講叔父嬌娘當日給你算命，可兒的那瞎子，就說了這等一句話，你可兒的在悅來店遇着的，是個屬馬的，在能仁寺救了的，也是這個屬馬的，你兩個祇管南北分飛，到底同歸故甲。姐姐，你算這裏頭，豈不是有個命定麼？你同鄧九公，褚大姐扭得過去，又同我公婆扭得過去，你難道還同你的命扭得過去不成？公公方才說：『你要問庚帖，祇問他二位老人家，』說的正是這句話。姐姐不甚解，祇說是無庚帖。可憐我張金鳳，說婆婆家的時候兒，我知道甚麼，叫個庚銅啊，庚鏢呀！單講我還承姐姐問了問我的歲數兒，也就沒管我那月那日那時生人的，到了玉郎，要不是我方才提他是屬馬的，大約直到今日，姐姐還不知道他是屬飛鷹呢，屬駱駝呢，便沒庚帖，我們受姐姐的好處，也作了夫妻了。況且姐姐的庚帖，不是沒有，祇是此時就請姐姐看，略早此兒，姐姐如果一定要見個真章兒，少一昨自然看得見。我祇問姐姐一般兒大的人，怎麼姐姐給我說人家兒，這庚帖就可有可無？九公和褚大姐，給你說人家兒，兩頭兒合婚，有了庚帖還不一，這話怎麼說？』張金鳳說的話，這箇窩兒，他母親魏慈眉苦眼的一聲兒不言語，坐在那裏嘆味嘆味，一袋的一袋的吃那老葉子煙兒。安太太和褚大姐二人，祇管說些閒話，卻是留神細聽。張金鳳的話，細看何玉鳳的神情，祇見何玉鳳聽了這段話，低首尋思，默默不語。你道他這是甚麼原故？原來姑娘被張金鳳一席話，把他久已付之度外的一肚子事由兒，結提起魂兒來，一時揮佈不開了。他祇在那裏口問心，心問口的盤算道：『且自要講算命圓夢這些不經之談，我可自來不信。祇是父母給我算命的這幾句話，卻是有的確有的。縱說這話不足為憑，前番我在德州作那個夢，夢見那匹馬，及至夢中遇着了，他那匹馬就不見了。並且我父母明明白白，吩咐我的那個甚麼，『天馬行空，名花並蒂』的四句偈言，這可真而且真的。我那時便想到他的

名字是個「驥」字，所以才留心迴避，還不曾曉得他是駑馬。要照張金鳳方才這話聽起來，再合上父母給我托的那個夢，算的那個命，莫非萬事果然有個命定麼？天哪！我何玉鳳怎的這等命苦，要想尋條清淨路走走，都不能夠！『想到這裏，不禁長嘆了口氣。張金鳳道：『姐姐嘆氣，也當不了說話，我的話還沒說完呢。姐姐不用胡思亂想，好好兒的聽着罷。姐姐方才又道是四無紅定，講到這層，這個話就可久了。在姐姐想着，自然也該照着外省那禮法兒，說定了親，婆婆家先給送足紅綢子掛紅，那叫紅定在先，我也知道是那麼着。及至我跟了婆婆來，聽婆婆說起，敢則他們旗人家，不是那麼樁事，說也有用如意的，也有用個玉玩手串兒的，甚至隨身帶的一件活計都使得。講究的是一絲片紙，百年爲定。要論姐姐的定禮，不但比這些東西還貴重，還吉祥，並且兩下裏早放過足了。說不得四無紅定。』何玉鳳聽到這裏，心裏道：『張姑娘今日祇怕是瘋了，滿算我教你們裝了罷。我也是個帶氣兒的活人，難道叫人定了我去，我會不知道，這不是新樣兒的嗎？』他祇顧這麼想，卻不出的口裏要問，又苦於問不出口，說：『我的定禮在那裏呢？』祇急得兩隻小眼睛兒，來回的旋轉。張金鳳知道他心裏有些詫異，笑道：『這話姐姐大概又是不信。方才公公說你要問紅定，祇問你的父母，分明指的是神爺旁邊兩個紅匣子。姐姐不信，不耐煩，不往下聽了，可叫公公有甚麼法兒呢！』原來姑娘自從鄧九公合他開口提親，一時事出意外，這半日祇顧撕擄這樁事，更顧不及別的閒事。如今聽了這話，猛然想起楞了一楞，心裏說道：『是啊，方才我見捧進那兩個匣子來，我還猜道是畫像，及至鬧了這一陣，始終沒得斟酌這句話。他說，這兩個匣子，就是紅定，莫非那長些的匣子裏裝的是尺頭，短些的匣子裏放的是釵釧，說明之後，他們竟硬放起插戴來，那可益發是生作繭來，不循禮法，我可也就講不得他兩家的情義，祇得破着我這修身子性命，和他們大作一場了。』讀者必然以爲這兩個紅匣子我們也料得到，定是那張雕弓，那塊寶硯，豈有何玉鳳那等一個聰明機警女子，倒會想不到此。這用這等左疑右猜，這不叫作不對，那符兒了麼？但這位姑娘，雖是細針密縷的一個心思，卻是海闊天空的一個性氣，平日在一切瑣屑小節上，本就不大經心，即如他當日第一次的借弓，一心祇知保護安龍媒，張金鳳的性命資財；第一次的留硯，祇知這樁東西是他安家一件世傳之物，也如自己的雕弓一般，更兼那時廟裏鬧了那等一個大案，也慮到那上面款識分明的硯臺，落在他人手裏，儼然追究起來，不免倒叫安家受累，此外並無一毫私意。第二回借弓，在他以爲是已經轉贈鄧九公的東西了。至於褚大娘子，又把那塊硯臺隨手放在他衣箱裏，也祇道是匆忙之際，情理之常，不足爲怪。卻不是這位姑娘沒心眼兒，他本無那些無來由的私意，叫他從那裏用

那些不着己的閒心去呢？這卻和那薛寶釵心裏的通靈寶玉，史湘雲手裏的金麒麟，小紅口裏的相思帕，甚至襲人的茜香羅，尤二姐的九龍佩，司棋的繡香囊，並那椿齡筆下的「蕩」字，茗煙身邊的萬兒，迥乎是兩樁事。況且諸家小說，大半是費筆墨，談淫慾，這兒女英雄傳，卻是借題目寫性情，從通部以至一回，乃至一句一字，都是從龍門筆法來的，安得有此敗筆？我們也祇看得個熱鬧，倒還不容易看出他的意旨在那裏呢？原來這兩件東西，在案上放了這半日，姑娘也不會開口問問，打開瞧瞧。從五更頭進門起，五官並用，片刻不閒，安好神位，行過禮，謝了安老夫妻站起身來，不曾轉身，鄧九公關面開口，第一句就是提親的這樁事，大家一直嘈嘈到此時，甚麼功夫兒，容他去說這句話，看這兩樁東西，張金鳳見何玉鳳雖是在那裏默坐，不語，眉宇之間，卻露着一團怒氣，知他定爲着這兩個匣子說得含糊，猜不透澈，有些不耐煩。在平日的張金鳳，見了姑娘這個神情，那裏還敢合他抗衡？到了今日的張金鳳，卻同住日大不相同，這又是何原故呢？一來，他自己打定主意要趁今日這個機緣，背城一戰，作成姑娘這段良緣，爲的是好答報他當日，作成自己這段良緣的一番好處，便因此受他的委屈，也甘心情願。二來，這樁事，任大責重，方才一口氣許了公婆，成敗在此一舉，所以不敢一步放鬆。三來，他的那點聰明，本不在何玉鳳姑娘以下，況又受了公婆的許多錦囊妙計，此時轉比何玉鳳來的氣壯膽粗，更加上公婆口裏不好和他說的話，自己都好說，無可礙口，便是把他惹翻了，今昔的情形不同，也不怕他遠走高飛，拿刀動杖，這事便有幾分可操必勝之權。主意已定，趁那何玉鳳不得主意，他轉拉了他一把道：「姐姐，你且和我看看你那紅定再講。」不想這一拉，卻正合了何玉鳳的式了，暗想道：「他既拉我去同看，料想安伯母不至拿着銀劍，硬來插戴，這是還有輾轉。」他便跟着張金鳳走到東邊案上那個長匣子跟前。張金鳳也不和他說長道短，忙忙的揭開匣蓋，只見裏邊還包着一層紅綢子包袱，繫着個連環扣兒，及至解了扣兒，打開一看，原來裏面放的，便是他自己那張鏤金鏤銀銅胎鐵背，打二百步開外那彈弓兒，週身用大紅綵線，紮了個精緻，兩弓梢頭兒上，還垂着一對繡毬流蘇。此時他早悟到那一匣不必講，裝着定是那塊硯臺了。忙同張金鳳過去一看，果然不錯。先急得他自己說了一句道：「我說如何？」他此時特有千言萬語，要發作出來，明一明自己的心，只是一時不知從那句話起是頭一句。重新納下氣去一盤算，這事當日本是我自己多事，然而我卻是一片光明磊落，事出無心，今日之下，被他們無巧不成話的這等一弄，弄得我倒像作得有意了。照這樣看起來，我那青雲山的約法三章，德州的深更一夢，合甚麼防嫌咧，以至苦苦要去仕廟，豈不都是瞎鬧嗎？想罷多會，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說：「有了，我不管他是

生癩生瘡，我只和他們生癩，我不管他是講雞講鴨子，我只合他們講鵝。」便向張金鳳道：「豈有此理？這事可是蠻來生作得的嗎？」才說得一句，張金鳳不容分說，早小嘴兒爆炒豆兒似的接上話，說道：「姐姐，這便算蠻來生作，卻不干我事，並且不干公婆諸位大媒的事，姐姐就只問天罷。拿姐姐這張彈弓兒說，本是姐姐的東西，從那裏說起，會到玉郎手裏，當日姐姐同我們在柳林話別，何嘗不存一番深心，說着妹子分上，才把這彈弓，借給我們，及至交代，姐姐可是親手兒交給他的？交給他姐姐一件刻不離身的東西，不由的就背在人家身上了，再合他這塊硯臺說，本是他的東西，從那裏說起，會到姐姐手裏，當日他失落這塊硯臺的時候，原出無心，假如是椿別的東西，也就不犯着再去取了。偏偏是這等一件東西，他自己既不能去，就不能不託付姐姐，託付了姐姐他一件刻不離懷的東西，不由的就揣在姐姐懷裏了。姐姐想，這豈不是個天意麼？這個天意，可都是姐姐自己惹出來的。」何玉鳳聽到這裏，陡然變色，說道：「張姑娘，你這話得分清楚些，這等說起來，難道這兩件東西，要算我兩個敗化傷風，私相投贈不成？」張金鳳笑道：「姐姐不用嚇我，嚇我也是說我爲甚麼說是姐姐自己惹出來的呢？公公方才怎麼講的？」男大須婚，女大須嫁，是人生一定的大道理。就讓姐姐因老人家爲自己的姻事，含冤負屈，終身不嫁，不嫁就是了，可無端的去告訴天去，作甚麼？不想怎麼樣的告訴天，都由得姐姐告訴了天，天答應不答應，可得由着天。上天的意思，正因为你這番至誠純孝，叫你來作這椿孝順翁姑，相夫教子，持家理紀的事業，好給你家叔父爭那口不平之氣，慰那片負曲之心，怎能由着你的性兒，容你自在逍遙，過這下半世？這話難道是天告訴我張金鳳的不成？誰知道天上是怎麼個模樣兒呀！眼前這個理就是天。如果沒這層天理，姐姐在悅來店，也遇不着安龍媒；在能仁寺，也遇不見張金鳳；在青雲山莊，也遇不見我公婆，弓也到不了他手裏，硯也到不了你手裏，今日可就沒有這件事了。造化弄人，就是這點巧妙，用不着開口用不着動手，暗中支使個人兒就作成了。甚至不用另支使人，他自己就給他自己作成了。從來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姐姐細想這寶硯雕弓，豈不是天生地設的兩椿紅定？只可笑我張金鳳定親的時候，我兩個都是兩個肩膀扛張嘴，此外我有的，就是我家拉車的那頭黃牛，他有的就是他那沒主兒的幾個馱驢，只是姐姐卻也不會向我兩家問聲，你們彼此各有個甚麼紅定。一般兒大的人，怎麼我的紅定，絕不提提？姐姐這樣天造地設的紅定，倒說是我家生作蠻來，這話怎麼講？請姐姐講給我聽。」此時姑娘越聽張金鳳的話有理，並且還不是強詞奪理，早把一番怒氣，撒在九霄雲外，心裏只有暗暗的佩服，卻又一時不好改口，無奈何，倒和人家鬧了個蹩空，睜縫着雙小眼睛兒問道：「你這話大概

也够着萬言書了罷，可還有甚麼說的了？」張金鳳道：「話呀！多着的呢！姐姐方才又道是第五你家沒有妝奩陪送，且慢說你我這等人家兒，講不到財禮上頭，便是爭財爭禮，姐姐現有的妝奩，別的我不知道，內窰兒，舅母都給張羅齊了，外妝兒，公婆都給辦妥了。姐姐要講不肯用舅母的，那是姐姐自己認的乾娘。姐姐要講不肯用公婆的，公婆用的，還是姐姐幫的銀子。此時不是姐姐來幫腔，又是誰幫腔幫的是甚麼人家的人情，人家會行此時用不着我告訴，姐姐不到得無粧奩陪送。只要講拿我比起來，更是笑話了。當日承姐姐當着我的面兒，指和尙那堆銀子，重換重些，合人家換了一百金子，給我添箱，這要攔在我家鄉，聘十個女兒，卻也用不了，是姐姐不叫我空手兒，進婆家門兒的一番細心，究竟問起換金子的，那一堆銀子來，可是和尙的賊贓，我到底算姐姐聘的，算和尙聘的呀？一般兒大的人，怎麼我的陪送，就該那等簡單？姐姐有這些人給辦妝奩，還嫌長道短，這話怎麼講？這不是姐姐方才說的五件事嗎？公公一一指點得明白，姐姐都不耐煩往下聽。如今妹子椿椿伴件都替公婆解說出來了，姐姐卻是不會還出我一個字來。我這話那一句講的不是，姐姐只管駁，姐姐今日總得說出個不肯就我安家這門親的所以然來，我才依呢！可憐姑娘此時那裏還說得出甚麼所以然，他自從鄧九公合他說了那句捉親的話，始而還只道是老頭兒向來的心直口快，想起甚麼來說甚麼；安老夫妻大概初無此心，及至安老爺一開口，才覺得這話，竟大家要作起來了，只得無法自己表明心跡，說個倒斷，卻又安老爺用四方話一排，他也知是一篇大道理，一時駁不動，他也說出個五不可的大道理來，心想挑個斜岔兒，把大家遜出去，就完了事了。再不想從旁出來了個張金鳳，就本地風光一講，雖說話兒來的刁鑽，卻說不得是無父母之命，無媒妁之言，無庚帖紅定，無陪送粧奩，至於他說的幫腔的話，也料到定是郭家父女了。細想起來，安家伯父，伯母，這番深心，九公父女，這番義舉，便是張家二老，素日在我跟前的辛勤，也就難得。到了今日，我這金鳳妹子，這番傾心吐膽，更叫我無話可說了。統算起來，這事除了便宜了安韻媒這阿哥之外，這一羣人那一個不是真心爲我何玉鳳的？我還合人家說甚麼話？雖如此，此時我便依了他大家的話，再向天懺悔一番，上天也定原諒我前番冒昧。只是這句話，我可對他們怎麼答應得出口來呢？」一陣爲難，心窩兒一酸，眼胞兒一熱，早點點滴滴落了一衣襟眼淚。張金鳳連忙掏出小手巾兒來，一面給他擦着衣裳，一面說道：「完了新藕合皮襖了，姐姐別哭，英雄可沒個哭的，哭也得說話。」卻說安太太坐在那裏看，又是愛，這過門的媳婦，又及那沒過門的媳婦，滿臉是笑，卻又眼淚汪汪的，歎歎的望着他兩個，手裏擎着煙袋，舉了半天，想不起，抽來一袋煙，也就擱滅了。忙遞過煙袋去，便向旁

邊站的女人們道：「你們也給大姑娘，和你大奶奶倒碗茶呀。索興把那小杌子，給你姐兒倆搬過去，有甚麼話，坐下說不好，只是站着怪乏的。」說着，又向褚大娘子，使個眼色。褚大娘子積伶，早含着煙袋，用着大寬的袖子，俏擺春風的扭過來。一面走，回頭向隨緣兒媳婦道：「大姑娘，你也給我搬個坐兒過來。」他三個便在這邊坐下。褚大娘子笑向張金鳳道：「說是甚麼着大妹子，你可不許借着這事，叫我們姑娘受委屈。」張金鳳此時看透姑娘意中大有轉機，暗道：「等我索興給他連三緊板，這件事可就攪成了。」恰巧又遇着褚大娘子，無意中湊了這麼個話，他便道：「怎麼倒說我委屈了你們姑娘了。大姐姐，你過來得正好，等我把我的委屈告訴你聽聽。」因和褚大娘子道：「我這姐姐，當日在廟裏苦苦的給我擇婿，你妹妹是苦苦的向他辭婚，他左問人家一條兒，右問人家一條兒，問到其間，又問他說你不是定下親了，便是定下親，像你們這樣世家，三妻四妾的也儘有，這又何妨。」說着，又回頭問着何下鳳道：「姐姐，是怎麼說的不是，幸而人家沒定親，假如那時候他點有個三妻四妾，姐姐叫我跟他走，我也只好跟了他走。我到他家，可算甚麼？姐姐人的本事有高低，女孩兒的身分，可無貴賤呀。你也是個女孩兒，我也是個女孩兒，怎麼在我張金鳳，人家有了三妻四妾，姐姐還要把我塞給人家，如今到了姐姐身上，使有許多的作難？姐姐不是多嫌着我，一個張令鳳啊？若果如此，我張金鳳情願稟明公婆，來替姐姐石祠堂，也一定要成全了這樁好事。」這句話，張金鳳可來得促狹，真委屈了人了。何下鳳此時，感他疼他，愛他，心裏還過不去，那有多嫌他的理？這話我們都敢下保。果然把個姑娘說急了，只見他拉仕褚大娘子說道：「大姐姐，你聽他說的，這是甚麼話？」說着，又眉梢微鬬，眼角含情，似喜似怒的向張金鳳道：「我看你，才不過作了一年的新娘子，怎麼就學得這樣皮賴歪派？」褚大娘子嘻嘻的笑道：「別着急，他嗆你呢，我一碗水往平處端，論情理，人家可也真委屈些兒。」姑娘此時，好容易盼得個褚大姐姐湊過來，覺得有了個伴兒，不想他也順着杆兒，爬到那頭兒去了。因說道：「你們這班人，真真不好說話。不管人心裏怎樣的爲難，還只管這等嘻嘻皮笑臉。」張金鳳道：「姐姐，這就爲難了；等我再把我那爲難過的說說。」便又告訴褚大娘子道：「我這句話，只有你妹妹知道，再我不敢不瞞婆婆，便是公公跟前，我也不會提過。如今說到這裏，褚大姐姐不算外人，也還談得。我這姐姐，當初要給我提親的時候，不會和我爹媽說，私下先問我願意不願意。論我姐姐這條心，可疼我疼的沒處疼了，我固然是不肯說，他就蘸着水在桌子上寫了兩行字，一行寫得是「願意」，一行是「不願意」，告訴我，說你要不願意，就把「願意」兩個字抹了去，留「不願意」；要願意，就把「不願意」三個字抹了去，留「願意」。

就算你說了話了。那時候，我要說願意罷，一個女孩兒家，怎麼說得出口來？要說不願意罷，人也得有個天良，是這樣的門第，我不願意呀。是這樣的公婆，我不願意呀。就拿你妹夫說相貌品行，心地學問，那一條兒叫我說的上不願意來。不去抹那字罷，是生拉活扯的鬧。大姐姐，只說我爲難不爲難？我沒法兒了，只得用手一陣胡搨，不想可巧兒的把個「不」字兒就撈了去了。」說着，又問何玉鳳道：「姐姐，這不是妹子造謠言哪？妹子如今也有幾個字兒，請姐姐看看。」何玉鳳聽了，嗤的一聲道：「這樣事情，依樣葫蘆，再作一遍，還有什麼意味？」張金鳳道：「你且莫管，只跟我來看。」說着，便把姑娘拉到神龕跟前，對着何公、何母兩座神主，向姑娘道：「姐姐，請看，這是幾個甚麼字？」何玉鳳道：「這左一位的字，是我父親的官銜；右一位的字，是我母親的門氏，難道你不認得？」張金鳳道：「姐姐，再往旁邊兒看。」姑娘因過身子去一看，那神主的右首旁邊，果然刻着兩行字，只是被那神龕邊兒遮着，一時看不清楚。張金鳳道：「這樣罷。」他便恭恭敬敬，深深的向那神主福了兩福，祝告道：「叔父、嫡母，只得驚動二位老人家。請你二位老人家向後升一升兒。自己吩咐我姐姐一句，想來他就沒的說了。」說着，他便把那兩座神主，都往龕外請了一請。姑娘一看，可了不得了，原來兩座神主下首的旁邊，各鐫着兩行八個小字，歸總又是一行三個大字，通共是十一個字。不但是寫的，並且是刻的，刻的字「子婿安驥，孝女玉鳳全奉祀。」姑娘大驚道：「這是誰幹的？」張金鳳道：「是刻字匠刻的，我家玉郎寫的，是我張金鳳作成的，卻是公婆的主意。請問姐姐此時還是抹了這幾個字去，你一人去作何府祠堂，掃地焚香的侍兒，還是存着這幾個字，我兩個同作安家門裏侍奉問安的媳婦？」姑娘此時心慌意亂，如生芒刺，如坐針氈。張金鳳又問了他的兩句話，並不會聽見，只默默的望着神主上兩行字。半晌咳了一聲道：「怎的我安伯父、安伯母，也是作出這樣的孟浪事來？」張金鳳道：「這事作的一點兒也不孟浪，這正是我公婆今日，給叔父、嫡母，立這座祠堂的本意。這座祠堂也爲的是你安家祖太爺的師恩，也爲的是你安家叔父的世誼。這還都不是正文，正文正因爲姐姐，你在黑風崗龍仁寺，救了他兒子性命，保了他安家一脈香煙，因此我公婆以德報德，也繼續你何家一脈香煙，才給叔父、嫡母，立這祠堂，叫你家永奉祭祀。無論姐姐，你怎樣的本領，怎樣的孝心，這事可不是一個女孩兒作的來的，所以才不許你守志終身，一定要你出閣成禮，圖個安身立命。講到你出閣成禮，只這北京城裏，還少甚麼公子王孫，郎君子弟，又何必一定叫你嫁到安家，許配玉郎呢？又慮到你給個不關痛癢的人家兒，丈人絕後不絕後，與那女婿何干？所以不會合你提到親事以前，當日在你青雲山莊，便叫玉郎扶靈穿孝，今日到你這座家廟，便叫玉郎奉主人祠，

使你二位老人家，無後如同有後。這話還講得是眼前；再要講到日後，實指望娶你過去，將來抱個娃娃子；再生孫，孫又生子，綿綿瓜瓞，世代相傳，奉祀這座祠堂，才是我公婆的心思，才算姐姐你的孝順，成全你作個兒女英雄。便是我張金鳳的爹媽，也要公婆在這西邊一帶，一樣的蓋了這樣一所房子，作爲我爹媽現在的住房，我張金鳳將來的家廟，只是我張金鳳除了受公婆養育深恩之外，我又有何好處，也同姐姐一樣呢？這可就是作父母帶兒女的心腸，叫作乖的也疼，叫作不乖的也疼，這都是公婆說不出口的話。妹子如今都告訴明白姐姐了。姐姐只想「公婆這番用心，深厚到甚麼地位？可見老輩的作事，與你我的小孩子見識，畢竟不同。姐姐此時縱有萬語千言，不必和我再講，我索興澈底澄清的，都和姐姐說了罷。如今姐姐打錯了那條永不出嫁的寸意，是無庸議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庚帖紅定，以至陪送，是都有了。他二位老人家，是安了葬了，你一年的服是滿了，你家萬代的香煙，是永不斷了。我公婆的神，也洵苦了，心也使碎了。這事也沒有十天八天一月半月的耽擱，一切下茶過聘，奠醮，送妝，都有今日。只是今日酉時，便迎娶你過門。姐姐，你此時依也是這樣辦，不依也是這樣辦。」何玉鳳聽張金鳳這話，覺得沒一個字不是從肺腑裏掏來的；他登時好似從頂門上澆了一桶冷水，從腳底下起了一個霹靂，只痛得他欲待放聲大哭，卻也哭不出來，只有抽抽噎噎，聲嘶氣咽的，靠定那張神案，如帶雨嬌花，因風亂顫。想到安老夫妻和張姑娘的這番好處，立刻粉身碎骨，他都情願，便是娶過了他去作新娘婦，好個張金鳳，他把心思力量，皆到這個分兒上，料定姑娘無不死心塌地的依從了。但還愁他是女孩兒，這句話畢竟自己不好出口，因又勸道：「姐姐且莫傷心，妹子還有一言奉告，這話並且要背褚大姐姐的。」說着，又把玉鳳姑娘攙到東北，廂角跟前。那時許多僕婦丫頭，以至華媽媽，戴媽媽，隣緣兒媳婦兒，花鈴兒，柳條兒，幾個人，在東邊，扶腰一帶，正伺候聽了他大奶奶這番話，也有點頭讚嘆的，也有傷心落淚的。張金鳳便向他們道：「你們先躲躲兒，讓我們說話。」他便向何玉鳳耳邊低低的說道：「我知道姐姐此時已是千肯萬肯，不用妹子再絮煩，姐姐，你可還得明白，這不但是我的公婆，我的爹媽，合九公褚大姐姐，齊心要望你同玉郎完成這段美滿姻緣，便是我替姐姐打算，四海雖大，九州雖廣，你除玉郎一人之外，也斷合第二個結不得。生理。這話我從何說起呢？你作女孩的時候，男子的跟前，錯走不得一步，到了自己的貼身兒的東西，莫說男子，連自己親娘都有見不得的時候，姐姐，祇想你當日救玉郎的時候，正是他敞胸露懷，綁在那裏。姐姐上前，給他解那條繩子，怎保住個不氣息相通，肌膚相近，到了後來，索興連你的關防盆兒，都叫人家洗了手兒了。縱說你玉潔冰清，於心無愧，究竟說起來，到底要算一塊溫潤美玉。」

多了一點黑青，一方透亮淨冰，着了一痕泥水。祇有合他成了百年良眷，便如浮雲盡散，何消錦被嚴遮。姐姐，你道妹子這話，說的是也不是？」這話若說在姑娘一頭驢兒，一把刀的時候，必想着「心正不怕影兒邪，腳正不怕倒踢鞋」，不過嫣然一笑，絕不關心。如今聽了這話，竟同雷轟電掣一般，如夢方覺，祇羞得兩耳通紅，淚痕滿面，雙手扯住張金鳳的袖子，說道：「啊呀，妹子這便怎麼處？我此時我方寸搖搖，柔腸寸斷，你怎生救救這姐姐的才好？」張金鳳道：「姐姐沒有主意了，聽妹子告訴你，你我作女孩兒的，沒一件事不得站住地步，也沒有一句話該讓人，卻也是個英雄豪傑的身分，獨有了自己的婚姻了，甚麼叫英雄呀，豪傑呀，祇有聽天由命，一跤跌在娘懷裏，由娘去怎麼說，怎麼好。」何玉鳳道：「妹妹，你又來了，我要有個親娘，今日之下，也不到得如此。」張金鳳道：「姐姐，怎麼拿着你這等一個人，聰明一世，懵懂一時起來，你的意思，不過說嬌娘去世，沒人來體貼你的心腹。妹子說句不怕你見怪的話，便是有你家嬌娘在，他老人家那老實性兒，病痛身子，連自己的起居衣食，還要你來照管，那裏還體貼得你這些苦楚。你祇看我這位婆婆，從兒你那日起，以至今日是怎生般待你，難道還抵不得你一位親娘？你此時不趁早兒，一跤跌到他老人家懷裏去，還等甚的？」說着拉住姑娘的袖子，祇往那邊一甩。何玉鳳本是個性情中人，祇因他天性過重，後天的那個「情」字，扭不過他先天的那個「性」字去。如今聽了張金鳳這話，正如水月鏡花，心心相印，玉匙金鎖，息息相通，竟不回答，也沒商量，趁張金鳳拉着他的袖子那一甩，就勢兒把身子一扭，連步細腰的趕到安太太人跟前，雙膝跪倒，兩手雙關，把太太的腰抱住，果然一頭撞在懷裏，叫了聲我那嫡嫡親親的娘啊！這正是：

一個囡兒跳不出，人間甚處着虛空？

安公子合何小姐成親怎的熱鬧，下回書交代。

第二十七回 踐前言助盜伸情誼 復故態怯嫁作嬌癡

上回書表的是張金鳳現身說法，十層妙解，講得個何玉鳳俠氣全消，何玉鳳立地回心，一點靈犀悟澈，那安龍媒良緣有定。乍聽去祇覺句閨閣閒話，無非兒女喁喁，細按來，卻一片肝膽照人，不讓英雄袞袞，這話又似乎作者的迂闊之論了。殊不知凡為女子，必先婦德，婦言，婦容，婦工，四者兼備，才算得個全人。又須知道那婦工，講的不是會納單絲兒紗，會打七股兒帶子就完了；又須

如整理門庭，親操井臼。總說一句：便是「端莊」兩個字。婦容講的不是梳髻頭，大袖，穿撒褲腳兒，裁小底托兒就得了，須要坐如鐘，立如松，臥如弓，動不輕狂，笑不露齒。總說一句：便是「端莊」兩個字。婦言，不是花言巧語，嘴快舌長，須是不苟言，不苟笑，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總說一句：便是「貞靜」兩個字。講到婦德最難，要把初一十五吃花齋，和尚廟裏去掛掛，姑子廟裏去添斗，借出善會熱鬧熱鬧，撒和撒和，認作婦德，那就誤了大事了。這婦德須孝敬翁姑，相夫教子，調理媳婦，作養女兒，以至和睦親戚，約束婢，都是天性，人情的勾當。果然有了婦德，那婦言，婦容，婦工，件件樁樁，自然會循規蹈矩，便是生來的心思笨些，相貌差些，也不失爲婦女本色。卻又有第一不可犯，而最容易犯的一樁事，切切莫被那賣甜醬高醋的，偷賺了你的錢去，你受一個妬嫉的病兒，博一個醋娘子的美號。作者最講這道話，同一個人怎的女子就該從一而終，男子便許大妻大妾，這條例本是有些公道；易地而觀，假如丈夫這裏擁着金釵十二，妻兒那裏，也置了面首十人，那作丈夫的答應不答應，無如陽奇陰耦，乃造化之微權，此唱地隨，是人生之至理。偏是這班醋娘子，這樁事，自己再也看不破，這句話，誰也合他說不清，所以從古至今的婦人，孝順節烈儘有，我們不吃醋的，竟少兒的。但是同樣一口醋，卻得分一個會吃不會吃。先講那會吃醋的，如文王的嬖妃，自然要算千古第一人了。其醋大約有三種：一種是仗心地吃醋，不是自己久不生有，便是生育不存，把宗祧家業兩件事，看得着緊，給丈夫置幾房姬妾，自己調理管教，疼起來比丈夫疼的甚，管起來比丈夫管的嚴，不怕那侍妾不敬，我如天神，丈夫不感我如菩薩。無論那一房生個孩子，我比他生母還知痛癢，還能教訓，人道妾側礙於妻齊，我道嫡母大似生母，親族交贊，名利雙收，這種吃醋，要算神品。再一種是費本領吃醋，自己本生得一副月貌花容，一團靈心慧性，那怕丈夫千金買笑，自料斷不及我一顧仰城，不怕你有喜新厭舊的心腸，我自自移星換斗的手段，久而久之，自己依然不失專房擅寵，那侍妾倒作了個掛號虛名，卻道不出他一個不字，這種吃醋，叫作能品。再一種是顧臉面的吃醋，或者本家弟兄衆多，親戚宴會，姐妹如煙談起來，你誇我耀，想家裏都有兩房姬妾，自己一想，又無兒無女，又有錢有鈔，不給丈夫置個妾，覺得在人面上掛不住，沒奈何，一狠二狠，給他作成了，卻是三面說不到家，一生不得合式；這毛病人人易犯，處處皆同，這種吃醋，便是常品。這都講的是會吃醋的。如今再講那不會吃醋的，也有三種：一種是沒來由的吃醋，自己也有幾分姿容，丈夫又有些兒洵氣，既沒那見解規矩，他又沒那才情籠絡他，房裏祇用幾個童顏鶴髮的婆兒，鬼臉神頭的小婢，祇見丈外合外人說句話，便要費費番稽查，望一眼也要加些防範，甚至前腳才出房門，後腳便差個內行探子前去打探；

再不想丈夫也是個帶腿兒的，把他逼得房幃以內，生趣毫無，荆棘滿眼，就不免在外眠花宿柳，蕩檢踰閑；丈夫的品行也去了，他的聲名也丟了，他還在那裏賊去關門，明察暗訪；這種醋吃得可笑。一種是不自量的吃醋，自己不但不能料理薪水，連丈夫身上針一線，也照顧不來；作丈夫的沒奈何，弄個供應梯衣綢的人，也算照顧了自己，也算幫助了他，於他何等不妙；他不是左丟一鼻子，便是右扯一眼，甚至指桑罵槐，尋端覓釁；始而那丈夫還顧名分，待妾還拘禮法，及至鬧到糊塗纏綿講不清了，只好儘他鬧他的，人家過人家的，他可竟剩了犯水飲害肝氣疼了；這種醋吃得可憐。一種是渾頭沒腦的吃醋，自己只管其醜如鬼，那怕丈夫弄個比鬼醜的，他也不容；自家只管其笨如牛，那怕丈夫弄個比牛笨的，他還不肯，抄總兒一句話：要我的大靈蓋，着悶棍敲，要我的心頭血，用尖刀刺；要講給丈夫納妾，我寧可這一生一世，看着他沒兒子都使得，想納妾不能，這種醋吃的卻是可怕。世上偏有等不爭氣，沒出息的男子，越是遇見這等賢內助，他越不安本分，一味的啞腥逐臭，還要是竊玉偷香，弄得個茫茫孽海，醋浪滔天，擾擾摩摩，醋風滿地，又豈不大是可慘。讀者！你道好端端的兒女英雄傳，怎的會鬧出這許多醋來？豈不連這回書也浸了醋了？這話正因這張金鳳合何玉鳳而起。如今把他兩個相提並論起來，正是豔麗爭妍，聰明相等。論才藝，何玉鳳比他有限本領；論家世，何玉鳳比他有何等根基；況且公婆合他，既是累代淵源，丈夫待他，自然益加親厚。這等一個人，便在宦途世路上遇着了，還不免弄成個避面尹邢的，肯引他作同心管鮑，不想張金鳳他小小一個婦人，竟能認定性情，作得這樣到地，不知安老夫妻，何修得此佳婦；安公子何修得此賢妻；何小姐何修得此膩友！想到這裏，就令人不能不信：「不遭餘殃，積善餘慶，乖氣致戾，和氣致祥。」的這句話了。安太太見何玉鳳，經張金鳳一片良言，言下大悟，奔到自己膝下，跪倒塵埃，低首含羞的，叫了聲親娘，知他滿腹心事，盡在不言中。太太便先作了個婆婆的身分，不像先前謙讓，端坐不動，一手把他攬在懷中，說道：「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不許傷心，你這才是你父母的孝順女兒，才是我安家的孝順媳婦。你方才要沒那番推託，也不是女孩兒的身分；如今要沒這番悔悟，也不是女孩兒的身分；也難爲你妹妹真會說，也難爲你真聽話。我合你公公，一年的提心吊膽，到今日且喜遂心如意了。」說着，便一隻手拉起他來，又叫丫頭給你新大奶奶，濕個手巾來，把粉勻勻。褚大娘子忙一把攬了他過來，說：「先歇歇兒罷，站了這半天了。」讓再讓三，姑娘只搖頭不肯坐。褚大娘子此時，是樂得眉開眼笑，要露出個娘家的過節兒來，只管讓，把個姑娘讓急了，低聲說道：「你怎麼這樣糊塗，你應如何比得方才，也有下不來的，我就大馬金刀的先坐下。」咦！誰說姑娘

沒心眼兒呀！那張金鳳這半日合何玉鳳講了萬言，嘴也說酸了，嗓子也說乾了，連嘴說帶手比，袖子也累掉了，袖口裏的小手巾兒手絹掉了一地，柳條兒忙着過來給他揀，隨緣兒媳婦，又倒過一碗茶來。他一面就着那媳婦手裏喝茶，一面挽着袖子，又看見華媽媽，戴媽媽，兩個在那裏悄悄的彼此道喜。他便嘔他兩個道：「噫！兩位媽媽，倒先認着親家了。」說着，挽好袖子，才整理鬢，過來給婆婆道喜。安太太自然更有一番嘉獎。他見過婆婆，便走到玉鳳姑娘跟前，先深深道了個萬福，說道：「姐姐大喜。」又跪下，說：「妹子今日說話莽撞，冒犯姐姐，可實在是出於萬不得已。妹子不這樣莽撞，料姐姐也不得心回意轉，我這裏給姐姐陪個不是。」姑娘心裏這一感一愧，也顧不得大家在坐，連忙跪下，雙手把他抱住，叫了聲：「我那嫡……嫡……親……親的妹子……」往下只有哽咽的分兒，卻說不出第二句話來。誰想好事多磨，這個當兒，張太太又哼唧起來了，說：「姑奶奶，越說叫你好好兒的合他說，別逼迫他說話，咱好給他張羅事情，這天也是時候了，你可儘着招他哭哭啼啼的，是作甚麼呢……是作甚麼呢？」張金鳳站起來笑道：「人家婆婆都認過了，你老人家還叫我合他說甚麼呀？」他道：「咱兒他依了真的嗎？」褚大娘子道：「你老在那兒來着？」他聽了口中念念有詞，先念了聲阿彌陀佛，站起來往外就跑。只聽他那兩隻腳，踹得地蹬蹬的山響，掀開簾子就出去了。安太太忙問：「親家，你那裏去？」他也不理。張姑娘隨後趕到簾子跟前，往外一看，原來他頭南腳北，跪在當院子裏碰頭呢。只聽得咕咚咕咚的腦袋碰的山響，說道：「神天菩薩，這可好了。」說着，站起來，鬚身又進了屋子，對着那神主也打着問訊，磕了陣頭。說：「哎！這都是你老公母倆有靈有聖啊！我多給你磕兩個頭罷。」大家看了，無不要笑；姑娘心裏卻是更覺不安。定了一定，安太太便道：「快着先叫人請你公公，合九公去罷。這老弟兄兩個，不知怎樣等着呢！」正說着，只聽廳外哈哈大笑，止是鄧九公的聲音，說道：「不用請，不用請，我們在此聽得多時了，好一個能說會道的張姑娘，好一個聽說識勸的何姑娘，這都是我們老弟，合二妹子，你二位的德行；我這回沒白來了。我們姑娘呢，這還不當兒見你這位舊伯伯新公公麼？」原來此時，姑娘兒張老合褚一官都跟進來，人多有些青臊，躲在人背後藏着。褚大娘子忙拉他出來，他便同褚大娘子過去，低頭不語的，在公公跟前拜了下去。安老爺道：「媳婦起來，你看這才是天地無私，姻緣有定；我今日才對得住我那恩師世弟。」因合太太說道：「太太，我家有何修道，玉格有多大造化，上天賜我家這一雙賢孝媳婦。」太太道：「這也都是有一定老爺可記得當日出京的時候說的話，說：『將來娶個媳婦，不在乎富室豪門，只要得個相貌端正，性情賢慧，持得家，吃得苦的孩子，那怕他是南山裏的北村

裏的，都使得。」不想今日之下，得了這樣相貌端莊，性情賢慧的一對兒，真真一個是南山裏的，一個是北邙裏的！老爺！看這兩個孩子，還愁他不會持家不能吃苦麼？老爺道：「是呀，我倒不曾想到這裏。」因把當日卜三爺給公子提親不得成的話，告訴了鄧九公一遍。鄧九公道：「姑娘，你聽聽萬事由不得人哪？你不信，只看頭上那位穿藍袍子的，也是管作甚麼兒的呢？你瞧如今師傅，是把你終身大事說成了。我同你大姐姐我們爺兒兩還有點臊臉禮兒，給姑娘墊個箱底兒，不值得給你送到跟前來，我才同了我們張老人都給擡上了來。咱爺兒倆可有句話講在頭裏，你可不許不收。我的原故，自從咱爺兒倆認識以後，是說你算投奔我來了，你沒受着我一絲一毫好處。師傅受你的好處，可就難說了，都擱在一邊子。只你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替我打着海馬周三那回事，那就算你在大街路上，留了朋友，幫了師傅了。講到那一萬銀子，原是我斃一口氣，同海馬周三賭賽的，你既贏了他，我把這銀子轉來送你，你受之當然。白說咧，你不要我的，及至你偶然短住了，咱爺兒倆的交情，就說不到個借字兒，還字兒，通共一星子，半點子，你才使了我三百金子，這算得個甚麼兒歸齊？不到一個月，你還轉着灣兒，到底照市價還了我了。姑娘，在你算真够瞧的了。你想師傅九十歲的人，我這臉上，也消消的不消消的今日之下，好容易碰着你這樁事了，多了師傅也舉不起，一千金子，姑娘添補個首飾，一萬銀子，姑娘買個胭脂粉兒，餘外還有錦繡呢羽絨綾羅，以至實紗綿葛夏布都有一共四百件子，這也不是我花錢買來的，都是這些年南來北往，那些字號行裏，見我保得全年鏢無事，他們送我的；可倒都是道地實在貨兒，你留着陸續作件衣裳。如今沒別的，「水過地皮濕」，姑娘就是照師傅的話，實打實的，這麼一點頭，算你賺得起這個師傅了。不然，你又講究到甚麼施恩不望報的話，不收我的，師傅先合你嚼卜個點兒，師傅這回來京，叫我不去這座彰儀門。」安老爺忙道：「老哥哥，你這是怎麼說？」鄧九公滿臉發燒，兩眼含淚的道：「老弟，你不知愚兄的心窩，我真對不住他。」褚大娘子道：「他老人家這樣，可不是一遭兒了。提起來，就急得眼淚汪汪的說，這是心裏一塊病，大妹子，你如今可好，可不許辭了。」讀者請看世上照鄧老爺那樣苦好行情的，固然少有，照何小姐那樣苦不愛錢的，卻也無多。講到受授兩個字，原是世人一座貪廉關，然而此中正是難辨。伯夷餓死首陽，孟子道他賢聖清潔者也；陳文子有馬十乘，我夫子也道他可謂清矣。上古茹毛飲血，可算得個清了，始終不能不茹毛，不飲血，還算不曾清到極處。自有不近人情的一班朋友，無故的妻婢繼，妻織蒲，無故的布被終身，餅餌終日，究竟這幾位朋友，那個是個人物，降而現在，又合這班不同，口口說不愛錢，是不愛小錢愛大錢；口口說不要錢，是不要明的要暗的。好容易斷

得他，大的也不愛，暗的也不要了，卻又打了一個固位結勢，名利兼收，不須伸手，自然纏腰的算盤，依然逃不了一個「貪」字。所以說：「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惡！」便是老生常談，也道是：「不要錢，原非個異事，沽名也是私心。」又道是：「聖賢以禮爲書，豪傑惟情自適。」何小姐原是個性情中人，他怎肯嬌同立異，祇因他一生不得意，逼成一個激切行徑，所以寧飲盜泉之水，不受嗟來之食。到了眼，今非昔比，冤仇是報了，父母是葬了，香火姻緣是不絕了，終身大事是妥當了，人生到此，還有甚麼不得意處！更兼鄧九公合他有個通財之誼，面子上送了這等一分厚禮，豈有個大儀全璧的理，祇爲的是幫箱的東西，不好謝出口來。安太太怕羞了他，便接口道：「九太爺合大姐姐大遠的來了，還這麼費心，明日叫媳婦一總磕頭罷。」鄧九公道：「實不相瞞，方才你們說話這個，祇聽廂房裏的鐘打了十一下了。」安太太道：「老爺可得讓九哥合大姑老吃飯了。」鄧九公道：「實不相瞞，方才你們說話這個當兒，我兩個同張老人女婿，都在這廂房裏的，鴉默雀靜兒的，把飯吃在肚子裏了。我們老弟怕我誤事，他一口酒，也不許我喝，這回來可痛痛的喝一場罷了。」說罷又呵呵大笑說：「姑娘，你這頭兒的事，師傅算張羅完了，我可得替我們老弟那頭兒張羅張羅去了。」安老爺便陪了他，同張褚二人，往前邊去。安太太這裏也要到前邊張羅事情去，使約褚大娘子過去吃飯。褚大娘子因要合姑娘盤桓盤桓，就等着送親，因說：「我這裏合他娘兒們就吃了，省得回來又來過。」安太太道：「要姑奶奶在這邊等着，我更放心了。」因合張太太道：「親家，這邊小廚房裏，預備着飯呢！我這裏有給媳婦包下的餛飩，裏頭單弄的菜，回來叫人送過來。親家，可叫他多吃點兒，閒了這半天了。」張太太一答應。安太太便別過褚大娘子，把張姑娘留下，又吩咐何姑娘說：「外邊有人，不用出來。」才帶着一羣僕婦丫頭，往那邊去。大家送到院子裏，媳婦提補婆娑這件，婆娑又囑咐媳婦那件，半日還談不完。這個當兒，祇剩姑娘一個人兒在屋裏，心下想道：「我自從小時候，就跟父母在任上，關在衙門裏，也走不着個親友。凡這些婚嫁的喜事，我從沒經過，瞧不得。我在能仁寺，給人家當了會子媒人，共總這女孩兒出嫁，是怎麼一樁事，我還問沌沌呢！自從去年見了他們，算叫他們把我裝在轎子裏，直到今日才掏出來，今日輪到我出嫁了。我到了人家，我該怎麼着，該說甚麼，這都是褚大姐姐合張金鳳兒兩個鬧的。再說我這不出嫁的話，我是合我乾娘說了個老滿兒，方才他老人家要在跟前兒，到底也知道，我是叫人逼的沒法兒了，偏偏兒的，單擠在今日他家裏有事，等人家回來，可叫我怎麼見人家呢？」越想心上煩悶起來，可煞作怪，不知怎的，待日這兩道眉毛一擰，就鎖在一塊兒了，此刻祇管要往中間兒擰，那兩個眉梢兒，他自己合往兩邊兒展，往日那臉

一沉就綑住了，此刻祇管往下爪搭，那兩個爪搭，他自己會往上退。不禁不由，就是滿臉的笑容兒，益發不得主意。想了半日，忽然計上心來，說：『有了，等我合他們磨它子，磨到那兒是那兒。』作者這話，卻不是大笑話，請看人生在世，到了兒女傷心，英雄短氣的時候，那滿懷茹苦含酸，真覺大海茫茫，無可告訴。忽然的有人把他說不出的話，替說出來了，不了的事，給做了，這個人，還正是他一個性情相投的人。那一時喜出望外，到了衾影獨對的時候，真有此情此景。褚大娘子合張太太送了安太太回來，見姑娘一個人坐在那裏，把脊梁靠在牆上，低頭無語，手裏祇弄手巾，便說道：『咱們這可到廚房裏歇歇兒去罷，回來吃點兒東西，妝扮起來，也就是時候兒了。』姑娘頭也不擡，口也不開，祇是不答。張姑娘又催道：『走哇，姐姐。』他說：『我走不動了。』張太太問道：『怎又走不動咧，腳疼啊？』我道：『我的腿折了。』這書裏自末路窮途，幸逢俠女一回，姑娘露面兒起，從沒聽見姑娘說過這等一句不着要的話；這句大概是心裏痛快了。要按俗語說，這就叫作『沒溜兒』。捉一個白字，便叫作『沒路兒』。張太太道：『大好日子的，甚麼話呀！走罷呀！』姑娘道：『我走不動，你們大夥兒擡了我去罷。』褚大娘子道：『這話早些兒，回來少不得有人擡姑娘。』姑娘從方才一個不得主意，此時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忙問：『誰怕我？』褚大娘子道：『等到了吉時，人家就拿花紅轎兒，八個人兒擡了去了，我不怕你笑話，我恰是長這麼大，還是頭一遭兒，看見大紅猩猩氈的轎子，敢是比我們家鄉那個轎子好不多着呢。』姑娘這才想過來了，瞅了他一眼，嘴裏又嘖嘖了兩聲，說：『誰倒是合你們說這些呢！』張金鳳又催道：『姐姐別攪，快走罷。』姑娘道：『你拉的動我，我就跟你去。』張金鳳道：『真的呀！』說着，當真用手拉住他的腕子，才一拉，祇聽姑娘嘍呀了一聲，說：『張姑娘女孩兒家，怎麼這麼蠢哪，拉的人膀膊生疼。』口裏說着，不由得那身子隨了張姑娘站了起來，跟着就走。噫，這是那裏說起？姑娘要些微的使點勁，便是捆上二十個張金鳳，也未必拿得動他。一個指頭這麼一拉，就會把姑娘的胳膊拉疼了，吾誰欺，欺燕北間人乎？但是一個打定主意磨它子的人，不這樣一搭訕，叫他怎麼下場？又叫那燕北間人怎生寫這一筆，張金鳳聽了笑道：『我的不是，走罷，走罷。』褚大娘子便在後頭推着。張太太也跟在後面，才往廂房裏去。一進門兒，姑娘一擡頭，看見方才那付對聯，又叨叨起來了。說：『這還鬧的是甚麼？』果是因緣因結果？』及至念出口來，自己耳輪中一聽，心裏忽然悟過來。暗說：『且住，這上頭一開口四個字，豈不明明白白，說的「果是因緣」麼？到果了是因緣了，還怕不因這個緣，就結那個果嗎？』隨又看下聯：『空由色幻色非空』，七個字，心裏又道：『祇說出家出家，如今倒鬧出嫁了。自然是「色不是空」了，還

用講嗎？可不是「空由色，幻色非空」，是甚麼呢？那裏是甚麼禪語呀？這等看起來這張畫兒，一定還有個隱謎兒在裏頭。」隨又仔細一看，早明白了。張姑娘見他那裏發默，祇望着他笑。又聽他忽然問道：「這都是誰幹的？」張金鳳道：「這是婆婆說姐姐新搬家，頭上怪素的，叫我弄張畫兒，找副對子掛上；我想這是姐姐坐靜的地方兒，我就出了個主意，告訴外頭，畫了這麼一張，可不知找甚麼人畫的；那對子就是才說的那個屬馬的寫的。」姑娘又看了一看，心裏說道：「甚麼七寶蓮池，八寶蓮池的，這可不是我夢裏的那個「名花並蒂」麼？還怕我同張姑娘不跟着那個「天馬行空」的，同來同去呀？竟攪我麼？他們要早告訴了我，何苦叫我打這半天的悶葫蘆呢？」一面想，一面扭着頭看，一面掀開裏間那個軟簾兒往裏走。進門一擡頭，不防屋裏牀邊，端端正正坐着一個人，一時意思想不到，倒嚇了一跳。一看那人不是別人，正是他乾娘修舅太太。姑娘見了他乾娘，臉上卻一陣大大的磨不開，要告訴這件事，一時竟不知從那裏告訴起。忙上前拉住舅太太說道：「娘，你怎麼這時候兒才來，祇瞞這裏，叫他們鬧的這個……」姑娘這句話，不但不接氣，并且不成句，妙在說了這半句，往下也沒話了。祇有粉面起紅雲，低着個頭，撇着個嘴。舅太太早已明白他的意思，連忙站起來，拉着他的手，笑道：「姑娘可大喜了；我不但不是今日這時候才來，我昨日就沒到那裏去。我就在前頭幫着你公公婆婆料理你的事來着，倒合緒大姑奶奶，談了半天。這事不用說了，我從船上見着你那天，就全知道了。今日實告訴你，我看你公公婆婆，爲難的那個樣兒，這裏頭還有給他們出了一半子主意呢！今日這件大喜的事作成了，你這個乾女孩兒，我可算認着了。這邊是我的女兒，那邊兒是我的外甥媳婦，還怕你不孝順我嗎？」舅太太這話，是要叫姑娘心裏過得去，無奈姑娘自己覺得臉上磨不開，祇得說道：「好！連你老人家也賺起我來了。」說着上了炕，從鋪蓋架裏，抽出個枕頭來，面向廳戶，倒身就睡。張太太道：「別假睡了，完了那算咧。」舅太太道：「親家太太，你叫他歇歇兒罷！他整開了這一清早了！」這個當兒，張姑娘便叫人張羅擺飯。使有安太太給姑娘送過來的喜字饅頭，栗粉糕，棗兒粥，又是兩碗百合鴛鴦鴨子，如意山雞捲兒，還有包過來的餛飩，都是姑娘素來愛吃的，一時都擺在外間炕桌上，舅太太便叫姑娘起來，他們陪緒大姐姐吃飯去了。姑娘祇在那裏裝睡不理。張姑娘道：「姐姐起來罷，不要打主意起磨呀！」姑娘仍不言語，舅太太便向張姑娘打了個手勢。張姑娘道：「姐姐，再不起來，我上去膈肢去了。」原來姑娘天不怕，地不怕，單怕膈肢他的膈肢痒。才聽得這句，便笑着說道：「你敢！」張姑娘真個上了炕，呵了呵手，要去膈肢他，他已經笑得咯咯亂顫，張姑娘便向他兩掖抓了兩把，他不由的兩隻小腳兒亂蹬，使連忙

爬起來，這才出外間去吃飯。舅太太便叫把桌子橫過來，讓褚大娘子坐了上首，自己下首相陪。玉鳳、金鳳兩個，坐在炕裏邊。姑娘坐下，話又來了，說：「媽！怎麼不一塊兒吃呀？」張姑娘道：「姐姐是樂糊塗了，你不知道他老人家吃長齋呀！」姑娘道：「這還吃的是那門子的長齋呢？難道今日還不開齋嗎？」張姑娘道：「不當家花拉的，也有個白眉赤眼兒的，就這麼開齋的！」舅太太說：「你別要忙，等着你過了門，看個好日子，你們三個人，好好兒的弄點兒吃的，再給親家太太開齋，那才是呢！」姑娘道：「我不懂娘這會子，又拉扯上人家褚大姐姐作甚麼？」褚大娘子道：「噯呀！姑太太不是我呀，我沒那麼大造化呢！」姑娘睜着眼睛問道：「那麼那一個是誰？」舅太太祇是笑，答應不出來。張姑娘道：「還是那個屬馬的，姐姐吃飯罷！」姑娘道：「怎麼索與連飯也不叫吃了三個饅首，六塊栗粉糕，兩碗餛飩，還要添一盤飯。」張太太道：「今兒個可不興吃飯哪！」姑娘道：「怎麼索與連飯也不叫吃了呢？那麼還吃餛飩？」說着，又吃了一個饅頭，兩塊栗粉糕，找補了兩半碗棗兒粥，連前帶後算吃了個成對成雙，四平八穩。飯罷，大家盪漚，燉茶各取方便，仍到裏邊來坐。早有安老爺、安太太，那邊差了四個女人來見舅太太。內中晉升女人回道：「太太，老爺太太打發奴才們，來回親家太太，給姑娘送過點兒糕東西來，算補着下個茶，求親家太太，給姑娘穿戴戴罷！」舅太太道：「很好，這些東西，我都替我們姑娘領了，你們也不用往下搬運，等我們各自回來，把上轎的穿戴的拿下來，別的不用動，省得又費一遍事。你們回去，說姑娘磕頭，我多多的給你們老爺太太道謝。你說我樂了，我不樂別的，我沒想到我這輩子，也得到了親家太太了。」便有戴太太等一班人，讓大家去喝茶，舅太太自己備了賞，倒像新親一般，辦了個熱鬧。張親家老爺，合褚大姑爺，已經開了正門，外面家人早將聘禮一桌桌的擡進來，擺在東邊。褚一官叫人把他家的幫箱的妝奩，擺在西邊。舅太太合褚大娘子，請人到院子裏看了回來，便悄悄的拉姑娘道：「咱們從這聽戶眼兒裏瞧瞧，別叫九公、褚姑奶奶，合你公婆白費了心。」姑娘此時自是害羞，不肯去看，無奈他本是個天生好事的人，又搭着自來最聽娘的話，借這一拉，便挨在玻璃窗前往外看。舅太太一一指點着道：「你看東邊兒這八桌，是人家來的，那頭擡，是一匣如意，一匣通書；二擡，便是你們那兩件定禮；那六擡，是首飾衣服鋪蓋，他們算省了狹羊鵝酒了。西邊的八桌，便是九公合褚姑奶奶，給你辦的妝奩。你瞧把個小院子兒，給擺滿了。」說話間，張姑娘合褚大娘子，早把應穿戴的衣裳首飾，一樁樁的拿進來。舅太太打發送禮的男女家人去後，便叫人鋪紅挖單，放梳頭匣兒，催姑娘上妝。原來姑娘自遭沛顛，埋首風塵，並不知着意脂粉，接着守制一年，更是無心修飾，這番經舅太太在旁，一一的調停指點，勻粉調

脂，修眉理髮，妝點齊整，自己照照鏡子，果覺淡白輕紅，而且香甜滿頰。舅太太道：『好看了，可叫妹妹給你梳頭罷！』姑娘道：『我不叫他梳，還是娘給我梳罷。』舅太太道：『今日的頭，娘可上不得手了。』說着，又笑了一聲，便向褚大娘子道：『我祇恨我一個好好兒的人，怎麼到了這些事上，就得算個沒用的了呢！』說着，眼圈兒便有些紅紅兒的。這位舅太太，也就算得個老馬嘶風，英心未退了。這椿喜事，原來安老爺不喜時尙，又裝着一肚子的書，辦了個參議旗漢，斟酌古今，就拿姑娘上頭講，便不是照國初舊風，或編辮子，或紮丫髻，也不是照前朝古制，用那鳳冠霞珞。當下張姑娘便遵着公婆的指示，給他梳了個螭龍寶髻，髻頂上帶上朶雲寶蓋，髻尾後安上瓔絡蓮地，髻面上蓋上鑲珠嵌寶過梁兒，兩旁插上七星流蘇，關上珠珍桃樹，後是同心如意，前是富榮花，耳上兩個硬紅寶石墜子，一時姑娘便覺頭上多了好些累贅。張姑娘曉得姑娘是個不會靜坐一刻的，恐怕他把首飾丟掉了，先用個大紅頭罩兒給他攏上。攏好了，姑娘對鏡一照，忽然笑了一聲。張金鳳在背後從鏡子裏看見，說道：『姐姐這一笑，找猜着了，我猜準是想起在能仁寺從房上跳下來，打扮的那個樣兒來了。』姑娘也從鏡裏合他說道：『你怎麼這樣討人嫌哪！』梳妝已罷，舅太太便從外間箱子裏，拿出一個紅包袱來道：『姑娘把裏衣兒換上。』說着自己打開，放在炕裏邊。姑娘一看，原來裏面，小襖中衣，汗衫兒，汗巾兒，以至抹胸膝裏襖褲帶，一切都有，連舅太太親自給他作的那雙鳳頭鞋，也在裏頭。姑娘道：『我怎麼日前換了衣裳，又要換衣裳啊？』舅太太道：『噯呀！我給你換上罷。』說着，又給他放下玻璃簾兒來。姑娘無法，祇得咕嘟着嘴，背過臉去，解扣鬆裙，在炕脊脊裏換上，一面低頭繫着汗巾兒，不覺嘴裏又叨叨出一句話來，說：『我說呢，好好兒的洗了沒一兩天兒，腳，今日又叫人洗腳，作甚麼呢？』惹得大家抿嘴而笑。舅太太笑道：『我們這個姑娘，說他沒心眼兒，甚麼事兒都留心。說他有心眼兒，一會價說話，真像個小孩子兒！』姑娘這半日這等亂糟糟的，還是冒失無知呢？還是遇事輕喜呢？都不是。天下作女孩兒的，除了那班天日不懂，麻木不仁的姑娘，是個女兒，便有個女兒情態，難道何玉鳳天生便是那等專講蹀躞拳腳飛彈單刀，殺人如麻，揮金如土的不成？何況如今事靜身安，心怡氣暢，再加上『人逢喜事精神爽』，怎教他不露些女兒嬌疑情態？若果然當此之際，一毫馬腳不露，那人便是元好巨惡，還合他講甚麼性情來？張姑娘見他穿好衣服，便上去給他穿大衣服，因換汗巾兒，又看見那點守宮砂，叫舅太太說：『舅母請過來看他胳膊上這塊真紅的好看！』舅太太看了，也點頭贊嘆不絕說：『快給人家穿上罷，怪冷的。』張姑娘便打發他一件件的穿好。因是上妝不穿皮衣，外面照件大紅繡並蒂百花的披風，綠紗繡喜相逢百蝶的裙兒，套上

四合如意雲肩，然後才帶上瓔絡項圈，金鑲玉釧。舅太太便叫人在下首，給他鋪了個大紅坐褥坐下，說：『這可不許動了。』姑娘梳洗的這個當兒，外面張老同褚一官，早帶同這邊派定的家人，把那十六擡妝奩送過去，就是送妝的新視，祇得張褚二位，人略少些。那邊自然另有一番款待。這邊才收拾完畢，早聽那邊噙一聲鑼響，喇叭號筒，鼓樂齊奏的響起房來。不想闖了個沒對兒的姑娘，才聽得一聲鑼響，嚇了個兩手冰冷，祇叫聲『娘……』拉着不放。褚大娘子道：『可完了我們要忙咧，舅太太是要過祠堂去，等着公子來謝妝。』姑娘是苦苦的不放。褚大娘子道：『我回張家妹子兩人跟着你，難道還怕嗎？』這舅太太才得脫身，過去看了看香爐一切，早已預備停當，那鼓聲也就漸聽漸近。一時到了門前，早見馬蹄兒聲音進了大門，便有贊禮的債相，高聲朗誦念道：『伏以』

滿路祥雲彩霧開，紫袍玉帶步金階；這回好個風流婿，馬前喝道狀元來。

攔門第一請，請新貴人離鞍下馬，刀堂奠雁請！

屏門開處，先有兩個十字披紅的家人，一個手裏捧着一罈彩酒，一個手裏抱着一隻鵝，用紅絨繫着腿，捆得他噙噙的山叫。那後面便是新郎，蟒袍補服，緩步安詳進來，上了臺階，親自按過那鵝酒，安在供桌的左右廂，退下即端正肅敬的，朝上行了一兩跪六叩禮，行着禮，舅太太在旁道：『我替他二位說罷，吉期過近，也沒得叫姑娘好好兒的，作點兒針線，請親家老爺，親家太太就待，姑爺包含罷。』公子答應着，站起來，又回舅太太道：『我父親母親吩咐我，叫給舅母行禮，請舅母到廂房裏坐下受頭。』把個舅太太樂得笑逐顏開，說道：『還給我磕頭呢！很好，你就這裏給我磕罷，我沒這些講究。』公子轉過身來，便在舅太太跟前磕下頭去。舅太太一面拉他，口裏說道：『你又是我的外甥兒，又是我的女婿，我可不合你說客套，姐姐只管比你大兩歲，他可做件些兒，你可得讓着人家，你要欺負了我的好孩子，我可不依你。』公子祇得笑着答應了個不敢。舅太太又道：『回去先替我道喜罷，咱們的老規矩兒，今日可不留你喝茶。』公子退了出來，依然鼓樂前導回去。這奠雁之禮，諸位讀者自然明白，不用作者表白。那何玉鳳姑娘，卻是不會經過，聽了半日，心裏納悶道：『怎麼前來說走，也不給人碗茶喝呢？再說弄隻鵝噙啊噙的，又是個甚麼講究兒呢？』那裏曉得這奠雁，卻是個古禮。怎麼叫作奠雁，安也。怎麼叫作雁，鵝的別名叫作家雁，又叫作舒雁，怎麼必定用這舒雁取其家室安舒之意。怎麼叫新郎自己拿來，古來早晚見尊長，都有個奠見禮，不是單拜老師，才用得着。如今卻把這奠雁的古制，化爐

爲俗，差個家人送來，叫作通信，這就叫作鴉存禮廢了。公子走不多時，祇聽那邊二次響聲。舅太太道：『快了！』因叫張姑娘把鞋給姐姐換上。姑娘說：『這雙鞋穿着，又合式，又舒服，怎麼還換哪？』說着，張姑娘拿過個小紅包兒來。姑娘打開一看，原來是雙綠布的，上面釘着單股兒帶子的兩朵紅梅花兒。姑娘說：『不穿了。』舅太太千哄萬哄，好容易給他穿上。張姑娘便把那雙包了個包兒，交給戴媽媽帶在身上，預備過去好換。才換得妥當，早有人報太太過來了，便聽得安太太車聲隆隆，從門而來。一時下車，舅太太同張太太，張姑娘都接出去。舅太太笑道：『多遠兒呢？親家太太還坐了車來了。』安太太道：『甚麼話呢？這是個大禮嗎？回來我可就從角門兒溜回去了，好把事讓你們送親太太坐。』一路說笑進門。姑娘見了婆婆，要站起來，太太連忙按住，說：『不許動。』因問吃了點兒東西沒有？張姑娘代答說：『吃了一個喜字饅頭兒，兩塊粟粉糕，吃了點兒餛飩，喝了點兒棗兒粥。』倒替姑娘瞞了八成兒味心食。太太還說：『吃少了。』說着便坐在姑娘對面上首，看他妝扮起來，益發面如滿月，皓齒修眉，不禁越看越愛。舅太太以新親禮相待，照例煙而不茶。彼此無非談些天氣春和，諸事吉利的熱鬧話。看看交了酉初二刻，恰好轎子也將近到門，安太太便給姑娘蓋上蓋頭，起身回去。這個當兒，舅太太到迴避了，躲在外間排插後面，借着捨不得姑娘，在那裏落淚。安太太走後，祇聽得鼓樂喧天，花轎已到門首，擡進院子來，抽去轎桿，衆家人手捧進來，安得面向東南。祇聽戴媽媽合隨緣兒媳婦，一條一條的往屋裏鋪紅氈子，地下兩三層的，鋪得平穩。褚大娘子便遞給姑娘一個小金如意兒，一個小銀錠兒，兩手握著，取左金右銀，必定如意之兆。張姑娘便把個平果，送在他嘴邊。姑娘被蓋頭這一罩，罩得一心的心火，正用得着，他大大的咬了一口，再還要吃，卻早拿開了。便聽得院子裏還是先前那個人咬文嚼字的念道：『伏以，

天街夾道奏笙歌，兩地歡聲笑語和，吩咐雲端靈鷲鳥，今宵緘女渡銀河。

攔門第二請新人緩步擡身，扶轎上轎，請！

褚大娘子，張姑娘扶着姑娘上了轎，安上扶手板兒，放下轎帘兒，扣上葱管兒，揀出轎去。這個當兒，便有許多僕婦伺候。褚大娘子上車，先往頭裏去。這裏才叫轎夫上轎桿，打杵穩肩。祇聽前後招呼一聲『請』，前面十三梆鑼開導，彩燈雙照，簫鼓齊鳴。姑娘到底被人家擡了去了！姑娘上了轎子，祇覺四圍都蓋了個嚴密，那邊靜悄悄的，黑暗暗的，祇聽得咕咚咕咚的鼓聲振耳，覺得比那單人獨騎，跨上驢兒，深山曠野，黑夜微行，大是兩般風味，祇把不定心頭的小鹿兒，騰騰的亂跳，又好像是落下了許多事一般。走

了半日，忽然想起說：『噯呀！我怎的臨走時節，也不會見着娘？我正有一句要緊要緊的話，要問他老人家，一時匆匆不會問得，此時料想沒法回去。這便如何是好？』自己合自己商量了半日，忽然說道：『有了！便是這樣。』那知姑娘心裏打的，卻又是個斷斷行不去的主意。這正是：

既爲蝴蝶甘同夢，怎學鴛鴦又羨仙？

何玉鳳過門後，又有些甚的情節，下回再交代。

第二十八回 畫堂花燭頃刻生春 寶硯雕弓完成大禮

這回接着上回，話表送親的張姑娘合褚大娘子扶着何玉鳳姑娘上了轎，他便出來忙忙上車，從莊園東牆一帶，遶向前門而來。到了那座大門，祇見門外結綵懸燈，迎門設六曲圍屏，垂幾重繡幙，屏開孔雀，幙展東風，桌兒上擺列名花，安排寶鼎，當中擺着手擎摹盞，有那裏敬酒。他滿臉堆歡，雙手接過酒來說道：『大爺，請起來，我可禁當不起啊！』公子道：『大姐，這個稱呼法，我越發不敢起來了！』他才嘻嘻的笑道：『你瞧，你這個淘氣法兒，我磨不過你，我祇好叫你妹子了。可得你起來，我才喝呢！』說罷，連飲了三盃喜酒，迎門又深深向公子道了一個萬福。兩旁許多穿衣戴帽的家人，看了，祇望着華忠笑，笑得華忠倒有些不好意思。他卻坦然的扶了個婆兒一路進來，早見安老爺迎過前來相見。那邊遠遠的還站着一羣花冠鮮服的少年，在那裏低言悄語的指點說笑。他料是講究他，他益發慢條斯理，得意洋洋，俏擺春風，談笑自若。不一時穿過前廳，到了二門，安太太合幾家晚輩親戚，舉家都迎出來。那時舅太太合張親家太太，在那邊送了姑娘，也便從角門過前面來，大家把新親讓進上房，歸坐獻茶，彼此閒話，等候花轎到門。新人坐在花轎裏，但聽得大吹大擂，絃管喧雜，悶在轎子裏，因是娘吩咐的，不許揭那蓋頭，動也不敢動他。一動，走了也有一會，正在盼到，祇聽得噶拉啦一片聲音，兩掛千頭百子旺鞭，放得震地價響，鼓手便像是一對一對站住，想是到門了。接着便聞得許多人叫道：『開門。』裏面卻靜悄悄的，不聽得有人答應。姑娘納悶道：『怎麼使心用計，勞神費力的擡了來，又關上門不準進去呢？』叫了一會，那門仍然不開。聽得又是先前這個人高聲叫道：『伏以；

吉地上起，旺地上行，喜地上來，壽地上住。

時辰到了，開門開門，把喜轎請上來。」

吱嘎嘎兩扇大門開放，前面花燈鼓樂，一隊一隊進去。轎子才進門，祇聽那滿天星金錢，叮楞噲噲撒得連聲不斷。也不知過了幾道門，轎夫前後招護了一聲落平，好像不會進屋子，便把轎子放下了。姑娘聽了聽，鼓樂齊住，又聽不見個人聲兒了，心裏又跳起來。你道這轎子，爲何在當院子裏就放下了？原來安老爺自從讀左傳的時候，便覺得時尚風氣不古，這先配而後祖，又不是個正禮。所以自己家裏這樁事，要拜過天地祖先，然後才入洞房。姑娘那裏曉得這個原故，忽然靜悄悄半天，祇聽得一聲弓弦響，味的就是一箭，從轎子左邊兒射過去，接着便是第二箭，又從轎子右邊兒射過去。說時遲，那時快，又是第三箭，卻是的正射在轎框上，登的一聲，把枝節碰回去了。姑娘暗想：「這可不是件事，怎麼拿着活人，好好兒的當鴿子辦起來了？」大約再一箭，姑娘便要施展他那接鏢的手段。早聽得轎子旁邊念道：「伏以；

彩輿安穩護流蘇，雲淡風和月上初，寶燭雙雙前引導，一枝花影倩人扶。

攔門第三請新人降輿舉步，步步登雲，請！」

一時兩旁鼓樂齊奏，便聽得有許多婦女聲音，圍近轎前，拔了葱管兒，掀開轎簾兒，去了扶手板兒，卻是褚大娘子，張姑娘，帶着一對喜娘兒，請新人下轎。姑娘左右扶定兩個喜娘兒，下了轎。祇覺腳底下踹得軟囊囊的，想是鋪的紅氍子。又聽那人贊道：「請新貴新人面向吉方，齊眉就位，參拜天地。拈香……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興……」姑娘起初也不留心他叨叨的是些甚麼，及空禮到那個「跪」字，祇覺自己上首個人，哧哧哧的已經跪下了，自己不由得也就隨着他跪下；贊道叩首，也就隨着他磕頭。原來姑娘平日也看過聊齋誌異，此時心裏忽然想起，說道：「怪不得蒲柳仙作青梅傳，說「那個土阿喜，道是他這不覺盈盈而小拜也」這句文章，真算得留人的身分，知人的甘苦。敢是這樁事擠住了，竟自叫人沒法兒。」一時拜罷，起身又聽那人贊道：「上堂遙拜祖先。」那張褚兩個引着喜娘兒，便扶定新人上了三層臺階兒，過了一道門檻兒，走了幾步，又聽旁邊仍照前一樣的贊道：「兩跪……六叩……起來。」又聽得贊道：「請翁姑上堂，高升上坐，兒婦拜見。」緊接着又贊了一聲靴「揭去紅巾。」便聽安太太那裏囑咐公子道：「阿哥，你可慢慢兒的。」姑娘在蓋頭裏低着頭看着地下，祇見眼前來了一雙靴

子腳，又見張姑娘一手拉起個蓋頭角兒，一手把着新郎的手，用一根紅紙裏的新秤桿兒，把那塊蓋頭，往下祇一挑，挑下來。姑娘好眼亮啊！那時正是十月天氣，夜長晝短，酉未戌初，正是上燈時候，姑娘微擡了擡眼皮兒一看，祇見滿屋裏香氣氤氳，燈光璀璨。那屋子卻不是照擺玉器擺子，洋貨鋪子似的那樣擺法，祇有些名書古畫，周鼎商彝，一一的位置不俗。幾家女眷，都在東間，兩旁也站着幾名花枝招展的丫鬟，也站着幾個服色鮮明的僕婦。早見公公婆婆在堂中安了兩張羅漢椅子，端端正正，坐在那裏；旁邊卻站着一個方巾藍衫，十字披紅，金花插帽，滿臉斯文，一嘴尖圍字兒的一個人。原來那人是宛平縣學從南省冒考，落第的一箇秀才，祇因北京城地廣人稠，館地難找，便學了這椅價相禮生的生意餬口。方才前前後後，裏裏外外，囔了這半天的就是他。姑娘才得去了蓋頭，又聽見贊道：『新郎，新婦，叩兒父翁母姑。』那時因是老爺太太坐在那裏受禮，還有陪客女眷，把褚大娘子讓到東間坐下。這裏地下鋪了拜毯，安龍媒居，中何玉鳳在左，隨着張金鳳在右，陪着三個人聽着那禮生的贊着，跪拜儀節行禮。安老爺，安太太，五顧石盼，真個是好個佳兒，好雙佳婦。老夫妻只樂得眼飛色舞，笑逐顏開的，連連點頭，只說：『起來，起來！』三個人平身站起，禮生又贊道：『跪。』三個人又齊齊跪下。聽他贊道：『請堂上致詞賜答。』只安老爺說道：『你三個人這段姻緣，真是天作之合。玉格從此更該奮志讀書上進，兩個媳婦，便要同心心理紀持家，一家和睦，吉事有祥，才不負上天這段慈恩，我兩人這番期望。』安太太道：『你父親，你公公這話，說的很是。從來說：『功名出於閨閣，』只要你兩個一心，勤着他讀書上進，只怕比個嚴此的師傅還中用呢。他中了舉人，中了進士，點了翰林，你兩個再一個人給我們抱上兩個孫子，那時候不但你各人對得住你各人的父母，你三口兒可就都算家家的萬代功臣了。』因回頭合安老爺說道：『老爺還有一說，今日這何姑娘佔了個上首，一則是他第一天進門，二則也是張姑娘的意思。我想此後叫他們不分彼此都是一樣，老爺想是不是？』安老爺道：『正該如此，當日娥皇女英，又何曾聽得他分過個彼此，講到家庭，自然以玉鳳媳婦爲長，講到封贈，自然以金鳳媳婦爲先；至於他房幃以內，在他夫妻姊妹三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我兩個老人家，可以不復過問矣。』這位老先生，真酸了個有樣兒，不知怎的聽他這路的話兒，不覺討厭。安老爺，安太太說完了話，禮生又贊道：『叩首，謝過父母翁姑興！』三個人起來，又聽他贊道：『夫妻相見。』褚大娘子早過來，同喜娘兒扶了何姑娘，張姑娘便同那個喜娘兒招護了公子，男東女西，對面站着，兩個人彼此都不由得要對對光兒。只是圍着一屋子的人，只得倒一齊低下頭去。禮生贊道：『新人萬福，新貴客揖……成雙揖，成雙萬福……跪！夫妻交拜，

成雙拜。」兩個人如儀的行了禮。又贊道：「姊妹相見，雙雙萬福。」褚大娘子見張姑娘沒人兒招護，忙着過來悄悄合張姑娘道：「我來給你當日喜娘兒罷。」張姑娘倒臊了個小臉通紅，便轉到下面，向何玉鳳深深道了個萬福，拿聲：「姐姐。」何玉鳳也頂禮相還，低低的叫聲：「妹妹。」禮生又贊道：「夫妻姊妹，連環同見。」他姊妹兩個，又同向公子福了一福，公子也鞠躬還禮。安老大妻看了，只歡喜得連說有趣，相顧而樂。禮生贊道：「新人新貴，行綰結同心禮。」早見華媽媽，戴媽媽兩個手裏牽着丈許長，兩疋結在一處的紅綠綵綢，兩頭兒各綰着個同心彩結，遞給兩個喜娘兒。東邊這人便把這頭兒綰在安公子左手，西邊那人便把那頭兒綰在何小姐右手。褚大娘子便從桌上抱過一個用紅絹五色線紮着口的黃金寶瓶，交何小姐左手抱着，張姑娘又送過一個拴彩綢的青銅圓鏡子來，交公子右手，向新娘照着，交代停當。只聽那禮生念道：「伏以，

一堂喜氣溢門闌，美玉黃金信有緣；三十三天天上客，龍飛鳳舞到人間。

聯成並蒂良緣，定是百年佳偶，綿綿瓜瓞，代代簪纓，紅絲綰帛，掌燈送入洞房。」

禮成，禮生告退，安老爺一面犒賞禮生。早見簷下對對紅燈引路，張姑娘帶着個喜娘兒，扶了新郎，擎着那面鏡子，手綰彩帛，引着新娘。新娘扶着那個寶瓶，一步步的隨行。庭前止了大樂，那些樂工，正吹着笙管笛簫，彈着三絃，敲着鼓板，口裏高唱「晝筵開處風光好」的一套喜詞兒，直送到遊廊東院，那所新洞房去。姑娘一進洞房，早看見擺滿一分妝奩，凡是應有的，公婆都給辦得齊齊整整。進了東間，但覺燭輝寶炬，香焚沉檀，翡翠衾溫，鴛鴦帳暖，妝台邊倚着那桿稱心如意的新秤，挑着龍鳳蓋頭，兩旁便是那和合雕弓，團圓寶硯。這個當兒，安太太因舅太太不便進新房，張太太又屬相不對忌他，便留在上房張羅，自己也趕過新房來，幫着褚大娘子，合張姑娘料理。進門便放下金盞銀台，行交盃合巹禮。接着扣銅盆，吃子孫餞餞，放捧匣，挑長壽麵，吃完了便搭夜襟，倒寶瓶，對坐成雙，金錢撒帳，但覺洞房中歡聲滿耳，喜氣揚眉。莫講把何玉鳳支使得眼花撩亂，連張金鳳在淮安過門時，正值那有事之秋，也不似這番熱鬧。褚大娘子本是淘氣的人，遇見這等有興的事，益發一團精神，有說有笑。一時大禮告成，他便合安公子道：「你的差使，算當完了，請罷，外邊吃茶。」公子笑着，才得出屋門，只見從外進來了一羣人，卻是今日在此賀喜的梅公子，管子金，何麥舟，烏大爺，因是奉旨到通州一帶查南糧去了，不得來，打發他兄弟，託明阿貴二爺來。此外便是莫友士先生的少君，吳侍郎的令姪，還有安公子兩三個同案秀才，連老少二位程師爺，張樂世，褚一官，除了鄧九公，安老爺，不會進來，一共倒有十幾個

人都進來鬧房。內中梅公子，本是個美少年佳公子，又最是年輕淘氣，他眼明手快，早劈胸一把，把安公子抱住說：『龍媒那裏跑，我只問你有多大豔福，有了張家嫂夫人，這等一位无物，這也儘够你消受了。一之爲甚，豈可再乎？如今又按圖求驗，兩美並收，你只顧躲在溫柔香裏，外面酒也不給我們斟一杯，茶也不替我們送一盞，禮上可講得去？沒有別的，且把帽子摘下來，讓我打你幾個腦鑿子，竟不顧你那新人，怎的個憐卿愛卿了？』公子羞的兩頰緋紅，只想要跑，那幾個少年，也圍上來。內中烏大爺的令弟說道：『你們只看龍媒今日作了新郎，這兩道眉兒，一副臉兒，益發顯得風流俊俏，這大約就叫作『龍鳳呈祥』了。』管子金說：『那裏是『龍鳳呈祥』，我猜不是那女何娘，給他敷的粉，定是那雌張做，給他畫了眉。你們不信，只聞他這身香味兒，也不知是惹的花香，是沾的人氣。』梅公子聽了，便下前接着他的臉，聞個不住。公子被他大家你一句，我一句，這個一拳，那個一拳的，羞得真真無地縫兒可鑽。金鳳姑娘在屋裏聽得真切，只在那裏含羞而笑。玉鳳姑娘卻是不會經過這鬧房的舊風氣，心裏想道：『這班人怎的這等尖酸可惡！』又不好問，落後還是老程師爺聽不過了說：『諸位尊兄，不差甚麼罷。龍媒大禮告成，也讓他出去見見老翁。』衆人那裏肯依，張老是向這位一個揖，向那個一個揖，只是討情，還虧褚一官力大，把個公子生奪硬搶的救護下來，出了房門，一溜煙跑了。衆人道：『新郎跑了，我們正好看新娘子去。』那時安太太合張太太，早躲在西間，衆人向洞房裏一擁而進。房裏只有褚大娘子，在牀上伴着新人，地下便是兩個媽媽，兩個喜娘兒，在那裏伺候。兩個喜娘兒，是久慣在行的，見衆人進來，便一齊向前攔住道：『各位老爺少爺，新人辛苦了，免鬧房罷。』衆人也不聽他，一窩蜂向牀跟前奔去。內中一個喜娘兒，是個揚州人，才得二十來歲，倒也一點點，一雙小腳兒，他只顧上頭扎撻着兩隻手來攔人，不防下面，不知被那個一靴子腳，踹在那小腳兒上，只見他皺着眉，裂着嘴，抱着腳，嚷道：『哎喲，喂痛煞哉！我的菩薩，怎的這等蠢呢！』褚大娘子見衆人圍在牀前，忙的橫着兩隻肢膊，護住了姑娘。他一眼看見了褚一官，便拿他紮了個筏子，說道：『你也來了，好哇！你們要看新人，只顧看，也是兩條眉毛，兩個眼睛，兩隻耳朵，一個鼻子，一張嘴，瞧手不能，我告訴你們，也是十個指頭，可不能一般兒齊。瞧腳更不能，我也告訴你們，拿營造尺量，不够三寸。你衆位一定要看，也容易，可得豁着挨個三拳兩腳的再去，我這一撒手兒，姑娘可就來了。』衆人一聽，說：『那可來不得！』大家才嘻嘻哈哈一轟而散，跑出去了。安太太這裏賞了兩個喜娘兒，派人去款待他酒飯，一面叫人要了點心湯來，讓新人吃。又有舅太太給他弄下可吃的東西，一併送進去。安太太便讓了褚大娘子過去赴席，新房只留下兩個媽媽，同晉升媳婦。因

隨緣兒媳婦，是二個月的雙生子，又叫了跟舅太太的婆兒老藍，四個人伺候。新房裏頭這陣忙，鄧九公合安老爺在外面，早已一縷兒半鍋興酒過了手了。老程師爺是喝得當面還席，合衣面臥。一班少年，另有兩席還不會散，只有張親家老爺，只管在席上坐着，卻一會兒這裏看看火燭，又去那裏看看門戶，又有家人們沒空兒吃的飯，他便在那裏替他們照料。因此那些家人，無不感激他，益加敬愛他，不敢一毫輕慢。一時內外飯罷，更鼓初交，那些親友，也有預先在附近廟裏找下下處住的，也有在此下榻的。鄧九公是吃完了飯，有他那套步行的工課，邊着灣兒走了會子，媽到東書房睡了。安老爺就合張親家老爺，招護公子進去，張老把他送到上房，這日舅太太合張太太商量，也都在新房的對面三間住下，爲是多個人照料。安太太見公子進來，叫張金鳳先去招護姑娘。姑娘因是拜過堂的，安太太便教他不一定在牀裏坐，也搭着姑娘不會盤腿兒，牀裏邊兒坐不慣，只在牀沿上坐着，大家去吃飯的那個當兒，屋裏只有幾個婆兒媽媽，姑娘無可多談，且不便多談。曉得乾娘已經過來了，心下卻十分歡喜，便叫戴媽媽說：『媽媽，你快把乾娘請了來，說我想他老人家了。』戴媽媽道：『姑娘，今日舅太太可進不來呀！明日早起就見着了。』姑娘一聽，心裏想道：『是呀，有這一說呀！只是我此刻急等見了娘，要商量一句要緊的話，這句話，又不好叫人去傳說。如今娘既不好進來，我又不好出去，事在無法，我只得還是拿定方寸的轎子裏想的那個老主意罷。』你道這姑娘有甚的飛籤火票緊要話，從轎子裏鬧到此時，他在轎子裏想的，又是甚的主意？原來他正爲他臂上那點守宮砂起見，論起他，這個守宮砂，真是姑娘的一片孝心，苦節，玉潔冰清。想着這世是無意姻緣定了，這話除了他自己明白，平日從不會給人看過，直到今早，冷不防大家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提親事，姑娘急了，才向大家證明這點東西，以明素志。不想事由天定，人力到底不能勝天，不知不覺，不禁不由，就被人家擻了來了。此時事過，一想倒十分後悔。自己覺道：『今早千不合，萬不合，不合教大家看這點印記。假如我不說明這話，大家斷不得知。如今是揚旛搗鼓，弄至大家都知道，都看見了。儼然這些女眷們，不論那一時那個人提起來，都拉住手要瞧瞧，希希罕罕，那時我卻把個有詩爲證的東西，弄到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了。別人猶可，只張金鳳是，雖說我只比他大兩歲，我可合他充了這一年的老姐姐了，叫我怎的見他再說豬大姐，又是個淘氣精，促狹鬼，萬一他撒開了一幅我，我一輩子從不會輸過嘴的人，又叫我合他說甚麼？』這是姑娘飛來家的心事，直到坐上轎子，才想起來，要合娘要個主意，已是來不及了。因此在轎子裏自己打了半個牢不可破的主意。及至此時，好容易娘來了，心中有些活動，所以急於要見娘，遍又見不着面兒，便覺道：『一想紅，』

想罷，越發把那個老主意拿住了。要問他那個老主意，更是可憐！依然是合他們磨它子，打着磨到那裏是那裏，明日再講明日的話，行得去，行不去，姑娘卻沒管。只是這位姑娘，怎的又會這麼知古今兒也似的呢？他又怎的懂得那守宮砂的原由呢？難道他還有那讀史書的學問不成？這話不必這等鑿四方眼兒，他縱不會讀過史書，難道天雨花上的左儀貞，他也不知道不成？姑娘正在心裏盤算，恰好張金鳳從上房過來，說：『半日在那邊張羅打發飯，沒見姐姐，姐姐還吃點兒甚麼不吃？』姑娘此時肚子裏不差甚麼是分兒子，便說：『不吃了。』張姑娘又告訴他，今日公婆怎的歡喜，大家怎的高興，鄧九老爺喝了多少酒，褚大姐也喝得臉紅紅的了。姑娘倒也合他歡天喜地的閒談，正談的熱鬧，人回太太過來了。只見太太扶着公子進來。玉鳳姑娘也恭恭敬敬合婆婆說了幾句話，又倒了一盃茶，裝了一袋煙。太太坐了片刻，便合三人說道：『你們今日都忙了整天了，大家都早些安歇罷。』張金鳳答應一聲。太太便站起來說：『我過南屋裏找你舅母合親家太太去，你三口兒都不許出來了。』又合張姑娘說：『你招護姐姐罷，也不用過去了，我回來也就安歇了。』說著，到南屋轉了一轉，便過上房去。這裏張姑娘便讓公子在靠妝台一張桌兒上首坐了，他姐妹兩個對面相陪。一對新人是不吃煙的，伺候的人，送上三盃茶，又給張姑娘裝了袋煙來。公子此時是春來天上，喜上眉梢，樂不可支，倒覺滿臉週身有些不大合折兒，無奈是宜室宜家的第一齣戲，自然得說幾句門面話兒。便合何玉鳳道：『再不想我合姐姐悅來店一面之緣，會成了你我三人的百年美眷，這都是天地的厚德，父母的慈恩，岳父岳母的默佑，也是你妹子從中周旋。從此你我三個人，須要倡隨和睦，同心合力侍奉雙親，答報天恩，也好慰岳父母於地下。』公子這幾句開門砲兒，白覺來的冠冕堂皇，姑娘沒有不應酬兩句的。不想姑娘只整着個臉兒，一聲兒不言語。張金鳳道：『姐姐合人家說話呀！』姑娘倒轉過臉來，合他笑笑。公子一看，這沒落兒呀，只得又說道：『便是你兩個，當日無心相遇，也不想今日璧合珠聯，作了同牀姐妹，豈不是造化無心，姻緣有定？』張姑娘道：『姐姐人家又說了這些句了，開談哪怎麼發起瞪來了呢？』姑娘仍是對着他笑笑，不合公子答話。張金鳳怕羞了新郎，只得說道：『姐姐今日想是乏了，大家早些安歇罷。』說着，便叫兩個媽媽，燭燃雙輝，香添百合，又叫花鈴兒，柳條兒，兩個侍兒，在西間屋裏伺候，老爺換衣裳。公子起身過去，那柳條兒是服侍慣了的，花鈴兒是今日初次服侍老爺，未免有些害了羞，不甚得勁兒。這邊張姑娘便讓新人方便，自己服侍他卸了妝，喫着袋煙，同他坐在牀沿上，合他談心，談了幾句，悄悄的在他耳邊，又不知說些甚麼。那玉鳳姑娘一一的點頭答應，及至聽到這番悄悄兒的話，立刻把臉一沈，便

站起來道：「噯！那你可是白說了。」張姑娘聽了，兩隻小眼睛兒一楞，心裏說：「這是甚麼話？擰到這會子了，怎麼說白說了？」正符合他再講，公子早從那屋裏換好衣裳，穿着一襲圓兒，戴着頂小帽子，搭着雙鞋過來，張姑娘只得把話掩住。一時兩個媽媽進和合湯，備盥漱水，張姑娘便催新郎給新人攜了同心如意，富貴榮華，都插在東南牆角上。因又囑咐說道：「姐姐方才聽見婆婆吩咐了，叫早些睡呢，我也睡去了，明早過來給姐姐道喜。」說着，才待舉步，姑娘一把拉住他道：「你不准走！」張姑娘生怕惹出他的累贅來，一面手脫了袖子就走，一面回頭笑向新人道：「屈尊成禮。」笑向新郎道：「勉力報恩。」又拱了拱手向他二人同說：「暫且失陪，明日再會。」說着，便笑嘻嘻的把門帶上去了。張金鳳這一走，姑娘這才離開那張牀，索性挨過桌子那邊，坐下。公子道：「姐姐，二更了，我們睡罷！」說了兩遍，照例的不理。公子祇得用大題目來，正言相勸，說道：「姐姐，你只管不肯睡，就不想一位老人家，爲你我兩個費了一年的精神，又整整乏了這幾日，豈有此時，還勞老人家懸念之理？」說了半日，姑娘卻也不着惱，也不嫌煩，祇是給你個老不開口。公子被他磨得乾轉，祇得自己勸自說：「這自然也是新娘子的嬌羞故態，我不攙他過來，他怎好自己走上牀去？」一面想着，便走到姑娘跟前，攙住姑娘的手腕子，嘴裏才說：「好個姐姐請睡，不要作難。」一句沒說完，姑娘祇把手腕輕輕兒的往懷裏一帶，公子早立腳不穩，一個撲虎兒往前一撲，險些就要磕在那銅盆架上，咧祇見姑娘擡起一隻小腳兒來，把那腳面一擰，平伸腿往上一挑，早把個新郎擎住了，不會跌下去。新郎頑槓子似的，盤了半日，才站起來，笑道：「怎麼又拿出看家的本事來了？」姑娘到底不作一聲兒，索性躲到按門兒一張椅子上，靠門坐着。這邊兩個新人，在新房裏乍來乍去，如蝴蝶穿花，欲卻欲離，似蜻蜓點水，祇苦了張金鳳，自聽見了姑娘那可足白說了的一句話，捏着兩把汗，祇恐怕一番好事，變作一片戰場，打將起來，坐在西屋裏，祇放心不下。待要私下走過去聽聽，又恐這班僕婦丫鬟不知其中的底裏，深情轉覺外觀不雅，沒奈何帶了兩個媽媽，悄悄地裏站在牕前，聽了半日，不見聲息，忽然聽得新娘嚙的一聲笑將起來。讀者你道他因甚的笑將起來？原來新郎被這位新娘磨得沒法兒了，心想這要不作一篇偏鋒文章，大約斷入不了這位大宗師的眼，便站在當地向姑娘說道：「你祇把身子賴在這兩扇門上，大約今日是不放心這兩扇門，果然如此，我倒給你出個主意，你索性開開門出去。」不想這句話才把新姑娘的話逼出來了，他把頭一擡，眉一挑，眼一睜，說：「啊，你叫我出了這門到那裏去？」公子道：「你出去，這屋裏，使出房門，出了房門，使出院門，出了院門，便出大門。」姑娘益發着惱，說道：「呸，你待蟲我出大門去，我是公婆娶來的，我妹子請來

的，祇怕你蠢我不動。」公子道：「非蠢也，你出了大門，使向正東青龍方，奔東內異地，那裏有我家一個大大的場院；場院裏有高的一座土臺兒，土臺兒上有深深的一眼井。」姑娘不覺大怒，說道：「呀！安龍媒，我平日何等待你，虧了你那些兒！今日才得進門，壞了你家那樁事，那叫我去跳井！」公子道：「少安無躁，往下再聽；那井口邊也堆着一個碌碡，那碌碡上也有個關眼兒。你還用你那兩個小指頭兒，扣住那關眼兒，把他提了來，頂上這兩扇門，管保你就可以放心睡覺了。」姑娘聽了這話，追想前情，回思舊景，眉頭兒一逗，頰兒一紅，不覺變嘆爲喜，嫣然一笑。祇就這一笑裏，二人便同入羅幃，成就了百年大禮。張金鳳聽到這裏，就默的念了一聲道：「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的碌碡呀，可够了我的了！」讀者！你看這位姑娘的磨勁大不大？但是那安老夫妻，雖然被他磨了一場，到底酬了素志，還得了個佳婦，安龍媒，張金鳳，雖然被他磨了一場，到底一慰親心而得豔妻；一被賢名而得膩友。便是那鄧家父女，以至佟舅太太，或破貲財成義舉，或勞心力盡親情，也到底算交下了一個人，作完了一樁事。祇可憐我女兒英雄，雄偉的燕北間人，果然與我何干，卻累我一鏡裏是磨滅了，一枝筆是磨秃了，心血是磨枯了，眼光是磨散了。從這書的第四回末路窮途，逢俠女起，被他沒日沒夜的磨，磨到第二十八回，才磨得「寶硯雕弓，完成大禮。」咳！百歲光陰有限，一生事業無窮，我燕北間人，果然生來的閒身閒心，現成的閒茶閒飯，閒得沒事作，教我作這閒筆墨，消這閒歲月，倒也罷了。想來我也該作得此些事業，愛個小小聲名，也須女嫁男婚，也須穿衣噉飯，卻都不許我作，偏偏的要我作個閒人。閒人之爲閒人，苦矣！倘然不虧這等一磨，卻教我怎的夜磨到明，早磨到晚呢！引金鳳聽得一對新人，雙雙就寢，才覺得兩隻小腳兒，站了個生疼；連忙扶了個人，上房去見公婆。那時褚大娘子，合幾家親族女眷，都已分頭安睡，祇有都爲兒孫作馬牛的老人家，還在那裏閒談靜候。張姑娘把話悄悄的回了婆婆，他兩老才得放心。張姑娘也就回房，還招護了母親舅母，然後就寢。次日便是筵席，才交五鼓，張姑娘便起來梳洗妝飾，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綉帶飄飄。一切完畢，正要過去請新郎起來，早見公子笑嘻嘻過這屋裏來。張姑娘連忙起來道喜；公子道：「與卿同之。」又道：「閒話休提，你且給我梳了辮子，好讓我急急的洗臉穿衣，去稟知父母，請二位老人家歡喜放心。」張姑娘道：「正該如此，祇是我得張羅姐姐去了，你叫媽媽給你梳罷。」公子道：「無論誰梳都使得，我見過父母，還要照料照料外面的事，難道我還好照娶你的時候，祇作新姑爺，諸事驚動老人家不成？」說着，忙忙梳洗。張姑娘便過新房，去請新娘起來。才一揭帳子，看見新娘早已端端正正，坐在那裏。張姑娘先裨衿萬福，說道：「姐姐可大喜了。」祇見玉鳳姑娘一把拉

住他道：「好妹妹，你今日可斷不許嘔我了，回來你還得囑咐囑咐褚大姐。你們鬧的這可真不是件事，再要嘔我，我可就急了！」張金鳳道：「不是嘔姐姐，這叫個第之間，不失夫妻姊妹之禮。便是褚大姐見了，也要道喜的，他如何肯嘔你！」說着，他下了牀，伺候的人，疊起被褥。姑娘正在梳洗，人回褚大姑姑吃梳頭酒來了。舅太太那時早已起來，急於要進房看乾女兒，因等個齊，全人躡過門，自己才好進去。見褚大娘子來了，便也同張太太隨後進來。姑娘此時見了娘，倒也沒甚麼可商量的了。祇聽見滿耳柔裏，一片叫姑姑的聲音，也聽不出誰是誰來。一時看看這些人，雖是這等親熱相關，想起自己父母不在眼前，不覺性動於中，情發於外，一陣傷心落淚。再轉一念，若果然父母都在，今日看了我嫁了這等人家，奉着這樣公婆，隨着這樣大婿，又多着這樣一個有情有義，合意同心的張家妹子，不知何等歡喜。不由越想越痛，抽抽噎噎起來。舅太太忙勸道：「姑姑今日可哭不得，回來哭得眼睛桃兒似的，人家笑話！」姑娘聽得人家要笑話了，才止悲不語。大家應酬了幾句吉祥話。張太太道：「我見着姑姑放了心，我可走了。」你道他又往那裏去？原來這椿喜事，安太太算來算去，祇得請出褚大姑姑，修舅太太，張親家，太太這麼三位新親來，女家倒佔了三位，男家只剩了安太太一位；怎麼算，兩下裏都是單兒。然則安老爺這樣一個舊家，還請不出十位八位新親不成？祇因其中有三層原故：第一層，這椿事，安老爺恐姑娘的性兒拿不定，不知這日究竟辦得成辦不成，並不會通知親友，連日在此住下的，便是自己的內姪媳並本家晚輩，都合舅太太不好同席；第二層，這位張太太論遠近本就該請他作男家新親，才是正理，並且還慮到他作了女家新親，真要鬧到送親演禮，打起牙把骨來，可就不成事了，何況他還是噉白飯呢；第三層，從來著書的道理，那怕稗官說部，借題目作文章，便燦然可觀，填人數，湊熱鬧，便索然無味。所以燕北閒人這部兒女英雄傳，自始至終，止這一個題目，止這幾個人物。便是安老爺，安太太再請上幾個兒不相干的人來湊熱鬧，那燕北閒人作起書來，也一定照孔夫子刪詩書，修春秋的例，給他刪除了去。此張親家，太太見着姑姑，所以就走的原委也。褚大娘子把姑娘的眉梢鬢角，略給他繳了幾綫，修整了修整，妝飾起來，大家看了真個是春愁透酥胸，春色橫眉黛。昨日今朝大不相同。舅太太看他吃了東西，使上上下下花團錦簇，擁扶了出來。出門跨鞍子，過火盆，迎喜神，避太歲，便出了那座遊廊屏門。俗語講的再不錯，是親的割不掉，是假的安不牢。姑娘此時，使一心惦記公婆，想去請安。不想出得那座門，前面兩個引路的僕婦，便引了順着遊廊，一直往後去了。一會，進了一個小院門，才進院門，便聞得有一陣煙火油醬氣。姑娘心想怎麼才出門兒，就把我引到這麼一個地方兒來了。進房

門祇見一個連二竈上，弄着大旺的火，上面安着個翻開的鐵鍋，地下站着幾個衣飾整齊的僕婦，又有個四十餘歲鮎魚腳的胖老婆子，也穿件新藍布衫兒，戴朵紅石榴花兒，鼓着兩個奶膀子，腆着個大肚子，又着八字腳兒，笑呵呵的跪下說：「請大奶奶安哪。」姑娘這才明白，原來是公婆的內廚房。祇見伺候的僕婦在竈前點燭上香，地下鋪好了紅氈子，便請拜竈君二位新人行禮起來，那個胖女人就拿過一把柴火來說：「請奶奶添火。」又拿過半瓢淨水來說：「請奶奶添水。」隨有菜婦給他拉着衣服，攙着袖子，一一的添好了。姑娘暗想：「往後要把這件事全靠了我，我可了不了哇！」那知這是安水心的意思，他道：「古者婦人，主中饋者也。」除了柴米油鹽醬醋茶之外，連那平釘堆繡札拉扣，都是第二樁事，所以定要把這「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的兩句文章做足了。這裏添過水火，張姑娘便請姑娘出來，跟着前引的兩個僕婦，也不知怎的轉灣抹角，走了一會子，又出了一座正北的角門兒。姑娘一看，對面便是昨日在那裏上轎的那個所在。想道：「怎麼我不曾見公婆，倒又先引我到此地來呢？」祇見那前面兩個僕婦不進這座門，卻引了往東走，進了那座大祠堂門。原來昨日是遙拜祖先，還不會入廟見禮。一進門，早見安老爺，安太太在院子裏，調理家事的時候，教兒婦兩個，在院子望空先拜過宗祠。然後老夫妻倆領了他們進祠堂，叩見老太太，自然該同你女婿過那邊，到親家老爺，親家太太神主前，磕個頭去才是。」姑娘答應一聲，隨了大家過去。安老夫妻便先回去。裏面自然該同你女婿過那邊，到親家老爺，親家太太神主前，磕個頭去才是。」姑娘答應一聲，隨了大家過去。安老夫妻便先回去。姑娘到父母神主前，同公子磕過頭，自然不免傷感，祇得以禮制情，便忙忙的回來。才到上房，便有兩個女人，捧着兩副新紅捧盒，在廊下伺候。姑娘進門，見過翁姑，那兩個人便端進盒子來，張姑娘幫他打開。姑娘一看，祇見一個盒子裏面，放着五個碟子；一碟火腿，一碟黃悶肉，一碟榛子，一碟棗兒，一碟栗子，一碟的裏面是香噴噴熱騰騰的兩碗熱湯兒麵。姑娘納悶道：「大清早起，這可怎麼吃得一塊兒呢？」原來這又是安水心先生的制度，就把這點兒吃吃，作了姑娘的開箱禮。這話越發奇了，便是姑娘娘家無人，不會給公婆預備開箱的東西，止把鄧九公幫箱的金銀綢緞用些，也充得數了。這位水心先生，卻意不在此，他講得是禮記上，「古者婦人之贄，惟榛脯修棗栗，脯，鮮肉也。修，乾肉也。」所以命公子給媳婦裝了三碟乾果子，又配成這兩碟肉脯，就算了玉鳳姑娘見公婆的贄兒，以為必該如此而行，才合古禮。這同前叫公子抱着隻鵝去謝妝，一副印板下來的。那兩碗熱湯兒麵，便是玉鳳姑娘方才添的那一爐子火，和那一鍋水煮的。但是熱湯兒麵，又怎麼算得羹湯呢？要作碗三鮮湯，十錦湯吃着，豈不比

麵爽口入膩，他講得的是羹湯者，有「湯餅」之遺意存焉。古無麵字，但是麵食一概都叫作餅，今之熱湯兒麵，即古之湯餅也。所以如今小兒洗三下麵，古謂之湯餅也；今日這兩碗麵兒，保不定還有個「我家的媳婦兒會趕麵，趕到鍋裏團團轉」的祕典在裏頭呢！這是安老爺一番考據工夫。姑娘見公婆家的規矩如此，便先放了筷子，把那兩葷三素的五碟吃食獻上去，擺成一個梅花式；然後捧着麵先進公公，後進婆婆。安老爺十分得意，便向太太道：「太太，我們倒要享用他這點敬意。」安太太祇不過挑了兩三筋麵，夾了一片火腿。安老爺卻就着那五樣佳肴，把一碗麵忒兒噉，忒兒噉，吃了個乾淨，還滿臉堆歡，向玉鳳姑娘說了一句：「媳婦，生受你。」舅太太在旁看了半日，說：「姑老爺，你可噉死我了！也沒說你們二位爲這個媳婦兒費了多少心，多少事，連個活計也不叫他遞，裏兒栗子的鬧起教姑娘拜公婆來的，我這裏給我們姑娘備了點兒的東西。」說着，便叫人搭過兩個小方盤兒來。一個裏頭是一頂帽頭兒，一匣家作活計，一雙男鞋，一雙靛腳兒鞋，兩雙襪子；一個裏頭放着兩個小匣子，一匣是一枝仿着聖手摘藍的金簪子，那手裏卻拈的是一個小小金九連環，一匣是一雙汗浸子金蒲鐲，其餘也是一匣家作活計，一雙女鞋，一隻鞋子，兩雙襪子，便叫姑娘分遞了公婆。安太太見舅母這等用心精細，十分歡喜說：「這可是個會疼女孩兒的。」舅太太也笑道：「姐姐下兒拙，也不會作個好活計，親家太太，慢慢兒的調理他罷。」說的大合安太太的意。安老爺卻是礙於親情，不得不收心裏，還以爲事不師古，終非經道。這個當兒，安太太使把那枝九連環，從匣裏兒上抽下來，就戴在頭上。因叫了聲：「長姐兒呢？」祇見走過一個丫鬟來，長得細條條兒的，一個高挑兒身子，生得黑慘慘兒的，一個圓臉盤兒，兩個重眼皮兒，頗得人意。太太吩咐他說：「你把我那個匣兒拿來。」那丫鬟答應一聲，去不多時，拿了一個錦匣子來。打開裏頭，卻是一枝雁釵，一雙金鐲子。太太嚙裏正吃着煙，便點着頭兒叫姑娘，姑娘走到跟前，太太把煙袋遞給那丫鬟。張姑娘使過來，用簪子挑開那匣兒上的綉線兒。祇聽太太說道：「我這枝簪子是一對兒，你妹妹磕頭那天給了他一枝，也有這樣一對鐲子，我照樣又打了一對，如今給你。」因說：「你低下頭我給你戴上。」姑娘便彎着腰，低下頭去，請婆婆給戴好了。太太又給他換上那雙鐲子，便拉着他細瞧了瞧手，搭訕着又看了看他胳膊上那點守官砂，可煞作怪，連些影子也沒了。太太十分歡喜，望望兩個媳婦兒，看看這個，看看那個，說道：「噴，噴，真是一對兒好孩子！」姑娘謝過婆。安老爺見太太賞了媳婦拜禮，便滿面正氣，拈着小鬍子兒叫道：「來，把我給大奶奶那分東西拿來。」祇聽伺候的人，大家答應了一聲，擡過一個大方盤來，上面蓋着一塊大紅挖單。老爺便說道：「媳婦過來，以你這

樣好媳婦，我豈不知賞你幾件奇珍寶玩？但今日是你爲婦之始，用這些俗物，非禮也。我這裏另有幾件東西給你看看。」張姑娘便撇去那個紅挖單姑娘一看，祇見方盤裏擺着，是一條堂布手巾，一條粗布手巾，一把大錐子，一把小錐子，一分火石火鏈片兒，一把手取燈兒，一塊磨刀石，又有一個小紅布口袋，裏頭不知裝着甚麼，張姑娘從口袋裏拿出來，卻是一個針扎兒，裝着針，一個線板兒，繞着線。姑娘一看，心裏說：「這可糊塗死我了。」正在納悶，又不好問。安老爺便說道：「大約你不解這幾件東西的用意。那禮記上內則有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筓總，衣紳，左佩帨，刀礪，小釧，金燒，右佩箴管，線纈，施髮，大釧，木燧，矜纒，簪履，以適父母舅姑之所。』這方粗布，便叫作帨，濕了用擦傢伙的。這塊堂布叫作帨，乾着用擦傢伙的。這大小兩把錐子，叫作大釧小釧，是開個餅口兒，匣蓋兒用的。那磨刀石，便叫作刀礪，伺候公婆吃飯磨刀切肉用的。那火鏈片兒，代金燧用，取燈兒，代木燧用，鈎生火用的。這兩件東西，還是從權論理。那金燧一定要用火鏡兒，向日光取火；木燧一定要用鑽向樹上取火，所以古人吞取榆枋，夏取棗杏，夏取桑柘，秋取柞櫟，冬取槐櫟。如今我這莊園樹木不全，再說過着個陰天，那火鏡兒也着實不便，所以我才給你備了這火鏈取燈兒兩樁東西。那口袋叫作釵囊，裏面裝針的便是線纈，爲是給公婆縫紉聯用的。一共九件東西，這是作媳婦的事，奉翁姑必需之物。想你父母在日，斷斷給你備不到此，所以我悉遵古制，給這一分賞你。按着古禮，媳婦每日謁見翁姑，這些東西，還該隨身佩帶的，祇是如今人心不古，你若帶在身上，大家必譁以爲怪，只好通權達變，放在手下備用罷。然而此等大禮，卻不可不知。」姑娘只得一一答應叩謝。當下滿屋裏的人，只有太太支應着回答。其餘親族女眷，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無一不掩口而笑。老爺依然一副正經面孔，再不想這套話，倒把位見過世面的舅太太聽進去了，說：「哦！照姑老爺這麼說起來，這不就是咱們如今帶的那個密碼密寶豐庫，叫白了，叫他媽媽兒手巾上的那分東西嗎？原來這件東西，是有出典的。」老爺再想不到，談了半天，談出這麼一個知己來了，樂得一手拍膝，說道：「然，可見我講的不是無本之談。那密碼密寶豐庫的漢話，便叫作綵帨，帨即手巾也。只是如今弄到用起錦繡綉綉手巾來，連那些東西，也都用金銀珠寶作成者，便是數典而忘其祖，大失命題本意了。」新娘聽公公講完了這篇考據，才一一的接見親族，俗叫作分大小兒。第一位便是鄧九公，安老爺親自出去請進來，只見老頭兒腆着胸脯兒，懷意揣得鼓鼓囊囊的，站在當地，說：「免了罷。」安老爺道：「如何使得，還得請老兄臺坐下受禮。」說着，便讓他坐下。兩個新人過來行禮，磕到第二個頭，他早起身過來拉起公子說：「老賢姪，姑爺，姑奶奶都請起。」

夫榮妻貴，子孝孫賢。」說着，便回手在懷裏掏了半日，掏出一個大錦襪子來。打開裏面是個青玉蓮花寶月瓶，四角有四個孩子，單腿跪着，捧着那瓶，算作敬獻，還有個檀木座子。他放在桌子上，向公子道：「你瞧這個瓶，願你闔家平平安安的。上頭這幾朵蓮花，願你姐妹倆和和氣氣的。還照這四個娃娃的數兒，每人給你父母抱兩孫子。這件東西，有個名兒，叫作「四海昇平」。老賢妯，你將來作了大官，南征北剿，給萬歲爺家出點子力，戴個紅頂子，給你老爺子，老太太揚揚名，風光風光，好不好？你可別瞧着這玉瓶兒不怎麼樣，年代有了，這還是我抓抓兒那天，我老人家給的。願你們三口兒活的比我歲數兒還大，你說這還要怎麼吉祥？」

安老爺連忙叫公子合兩個媳婦，謝過。安太太道：「能夠都照九老爺的話就好了。」他道：「一定能！一定能！」說着，出去了。

這裏舅太太，張老夫，褚大娘子都受了禮。舅太太給的是現作的幾件家常衣服，張老夫是女兒給備的一些個尺頭。褚大娘子是花繡領面兒，挽袖，腿袖兒，膝褲之類，都送了見面禮。其餘都是平輩，不肯受禮，止彼此一見而已。外面鄧，張，褚三位，是昨日赴過男筵席的了。今日裏面使擺起女筵席來，褚大娘子首席，舅太太二席，張太太三席，安太太末席相陪。公子一一遞過酒，彼此都是熟人，也不用酒過三巡，湯添二道，大家便認真吃些飯來。張太太彼大家勸了半日，依然不肯開齋，想他必有所待。吃過了飯，舅太太站起來道：「親家太太，可恕我不能拘那俗禮兒，等擺桌子了，我可得張羅我們姑爺姑奶奶的團圓飯去了。」說着，便過新房去，那裏炕上，早齊整整擺了一桌筵席。舅太太讓安公子，何小姐上面，並肩坐了，自己同張姑娘東西面相陪，安公子是前度劉郎，何小姐是司空見慣，倒也用不着十分羞澀，便舉案齊眉，同吃了一頓飯。至此吉禮告成，他三人從此問安視膳，弋雁聽雞，卿繡儂讀，婦隨夫唱，天下那裏有這樣的人家，這等的樂事，豈還算不得個歡喜團圓！不道我燕北閒人，還有大半部文章，這兒，女英雄傳，才演到第三番結束，這正是。

視待磨穿雙管下，弓須開到十分圓。
後事如何，下同交代。

第二十九回 證同心姊妹談衷曲 酬素願翁媪赴華筵

這部書前半部，演到龍鳳西配，弓視雙圓，看事跡，已是筆酣墨飽，論文章，畢竟未寫到安龍媒正傳。不爲安龍媒立傳，則自第一

回，隱西山閉門課，驥子起，至第二十八回，寶硯雕弓，完成大禮，皆爲無謂陳言，便算不曾爲安水心立傳。如許一部大書，安水心其日之精，月之魄，木之本，水之源也，不爲立傳，非龍門世家體例矣。燕北閒人知其故，故前回書既將何玉鳳，張金鳳正傳，結束清楚，此後便要入安龍蝶正傳。若撇開雙鳳，重煩筆墨，另起樓臺，通部便有失之兩概，不成一貫之病，所以這回書，緊接上文，先表何玉鳳。何玉鳳本是個世家千金閨秀，只因含冤被難，弄得孤苦伶仃，連自己一條性命，尙在未卜存亡，那裏還講得到「婚姻」二字，不想忽然大仇已報，身命得安，姻緣成就。這段姻緣，又正是安家這等一分詩禮人家，安老爺，修孺人，這等一雙慈厚翁姑，安公子這等一位儒雅溫文夫婿，又得張姑娘這等一個同心合意的作「姊妹，共事一人，再加舅太太這等一個玲瓏剔透，兩地知根兒的人，作了乾娘，從中調停提補，便是今生絕對不想再見的乳母丫鬢，也一時同相聚首。此時何玉鳳的遭際，真算得千古第一個樂人，來享第一樁快事。便從一十八獄獄中，升到三十三天天外天，其快樂也不過如此，還不專在乎新婚燕爾，似水如魚，你道就靠安老夫妻，鄧家父女，又能有多大神通，就把他成全到這個地步？這是個天難道天又合他有甚麼年誼世好，有心照應他不成？無非他那一片孝心，一團至性，作成兒女英雄，合了人情天理，自然就轉禍爲福，遇危而安。這是人人作得來的，只苦於人人不肯照他那樣作了去，即或偶然作到這個地步，又向老天算起帳來，說：『這是我苦盡甘來，應該食報的享用的。』就未免氣驕志滿，一天一天的放蕩恣縱起來，尋些房幃快樂，圖些飽暖安閑，揮些無益銀錢，長些拒人氣焰，豈知天道無親，惟祐善人，這樣斷喪起來，那滿招損乖致戾的道理，如應斯響，便是天，果然合你有個年誼世好，他也沒法了，縱有肝膽的好時運，也不怕不重新敗壞下來；齊整整的好家園，也不怕不重新蕭條下來。及至自己尋到苦惱場中，卻要報怨說老天怎的不睜眼。嗚呼！老天其不寬乎！何玉鳳是何等一副兒女心腸，英雄見識，況且他自幼兒，就自己爲難慣了自己的了。如今從網眼裏拔出來，好容易遇着這等月滿花香的時光，他如何肯輕易放過因此一進安家門，便自己出了一個燒手的大難題目，想到上天這番厚恩，衆人這番美意，我如今既作了他家的媳婦，要不給公婆節省幾分精神，把丈夫成就一個人物，替安家立起一番事業來，怎報得這天恩，副得這人望？他如此一想，早把從前作女兒時節的行徑，全副丟開，卻事事克己，步步虛心的作起人家，講起世路來，更兼他天生得落落大方，不似那羞手羞腳的小家氣象。再看安老爺的上下，那個也不是陌生人，因此該說的就說，該問的就問，該是公子作主的，定有個儘讓；該合張姑娘商量的，定儘他一聲；到了公婆跟前，便同張姑娘姊妹禮數，自己居先，到了夫妻之間，便合他

論房幃資格，自己居右；處得來天然合拍，不即不離，把安老夫妻兩個，樂得大稱心懷，眉開眼笑。他當下在上房周旋了褚大娘子合諸位女眷一番，見舅太太不在跟前，便要乾娘屋裏，盡個禮數。安太太吩咐他便脫了禮服，換了衣裳，也合妹妹說話兒去。他答應着，等又給婆婆裝了袋煙，才同張姑娘拉着手兒過這院裏來，一進院門，正要進第一道門檻兒，取得個吉祥。你先到你着說：「姑奶奶必是要到我屋裏，你先用不用來呢！今日是頭一天出來，除了見公婆，這算進第一道門檻兒，取得個吉祥。你先到你妹妹屋裏看看去，我這裏張羅給你們弄晌午的餚餚呢！等我告訴明白了他們，我也找了你們去。」何小姐看如此說，只得笑着，回到自己新房，換了衣服，便到西屋裏來。安公子住的那房子，雖是三開間，卻是前後兩捲，通共要算六間。金玉姊妹在東西間分住，屋裏的裝修隔斷，都是一樣。只東屋裏因作新房，那張合歡牀，規矩設在靠南牆，便把兩捲打作通連，勻出北面來擺放安坐落。張姑娘這屋裏，卻是齊着前後兩捲的中縫，安着一溜碧紗櫥，隔作裏外兩間，南一間算個燕居，北一間作爲臥室。何小姐到了這屋裏，便合張姑娘在外間靠廳南牀上坐下。早有華媽媽，丫鬚柳條兒送上茶來。何小姐一面喝茶，留神看那屋子。看牀上當中一般的擺着炕案，引枕坐褥。案上一個陽羨沙盆兒，插着幾苗水仙，左右靠牆，分列兩張小條案兒。這邊案上隨意擺兩件陳設，那邊擺一對文奩，地下順西牆一張攏頭大案，案上坐鐘瓶洗之外，磊落些書籍法帖。案前一張大理石面小方桌，上面擺得筆硯精良，左右兩張杌子，北一面靠碧紗櫥，東西兩架書閣兒。當中便是臥房門。門上掛着葱綠軟簾兒，門裏安着個縹折榻子，榻子上嵌着塊大玻璃，放着綢搭子，卻望不見臥房裏的牀帳。又見那外間，滿屋裏貼落的圖書四壁。何小姐自幼也曾正經讀過幾年書，自從奔走風塵，沒那心興理會到此，如今心閒興會，見了許多字畫，不免賞鑑起來。一擡頭，先見正南牀戶上檻，懸着一面大長的匾額，古官托裱，界畫硃絲，寫着徑寸來大的四角方的顏字。何小姐要看看是何人的筆學，先看了看下款，卻只得一行年月，並無名號，重復看那上款，寫着老人書付驥兒誦之，才曉得是公公的親筆。因讀那匾上的字，見寫道是：

「正其衣冠，會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叁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特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冰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斃。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何小姐看了一遍，粗枝大葉，也還講得明白；卻不知這是那書上的格言，還是公公的庭訓，只覺句句說得有理。暗說：『原來老人家弄個筆墨，也是這等絲毫不苟的！』因又看那東隔斷方牕上頭，也貼着個小小橫額子，卻是碗口大的八分書，寫得是：

『弋鴈聽雞。』

上款是龍媒老弟屬，下款是克齋學隸。這兩句詩，經姑娘還記得。又看方牕兩旁那副小對聯，寫得軟軟兒的一筆道字，寫着：

『屋小於舟，春深似海。』

卻是新郎自己的手筆。何小姐心裏道：『這屋小於舟，不過道其實耳；下聯的意思，就有些不大老成，不是老人家教訓。這段格言本意了。』一面回頭又看那身後炕案邊，掛的四扇屏，寫得都是一方方的集錦小楷，卻是諸同人送的催妝曲。大略看了一看，也有幾句莊重的，也有幾句輕佻的，也有看看不大懂得的。合張姑娘一路說笑着，便站起來到大案前，看西牆掛的那幅堂軸，見畫的是仿元人三多圖，落款是友生聲篋，莫友士寫意。姑娘都不知這些人爲誰。又看兩傍那幅描金硃絹對聯，寫道是：

『金門待奏賢良策，玉筍新藏博議書。』

上款是奉賀龍媒仁兄大人合委重喜，下款是問羨愚弟梅鼎拜題并書。何小姐看了一笑，因問道：『這梅鼎是誰呀？是個甚麼人兒呀？』張姑娘道：『他也是咱們個旗人，他們大爺稱呼同大人，現任河南河道總督。這梅少爺是公公的門生，又合玉郎換帖，所以去年來了，公婆還叫我見過。昨日他也在這裏來着，姐姐沒聽見進來鬧房的那一羣裏頭，第一個討人嫌，吵吵不清的就是他。公公可疼他呀，常說那孩子有出息兒。』何小姐道：『這孩子兒呀？我只說他沒出息兒。』張姑娘道：『姐姐怎麼倒知道他麼？』何小姐道：『我何曾知道他，你只看他送人對子，也有這麼淘氣的麼？』張姑娘聽了這話，又把那對子念了一遍，才笑起來：

『果然姐姐這一說破了。再看那待字新字，下得尤其可惡，並且還不能原諒他無心。昨日姐姐只管在屋裏坐着，橫豎也聽見他那嘴割了。』二人說着，轉到臥房門口。何小姐擰頭看門上時，也有塊小匾，寫着：『瓣香室。』心裏想道：這『瓣香』兩個字，倒還容易明白。只是題在臥房門上不對啊！這臥房裏可一瓣心香的供奉誰呢？一面想，一面看那匾上的字，只見那縱橫波磔，一筆筆寫的儼如鐵畫銀鈎，連那墨氣都像堆起一層層似的，配着那粉白雪亮的光綾兒，越顯黑白分明得好看。及至細看，才知不是寫的，原來照紫花兒一樣，用青絨繡出來的那下款，還綉着『桐卿學綉』一行行楷小字，還綉着兩方硃紅圖書。何小姐道：『這倒』

別緻，這桐卿又是誰呀？手兒怎麼這麼巧哇！這個人兒在那裏？我見得他着見不着？」張姑娘道：「姐姐豈但見得着，只怕見着他，叫他綉個甚麼，他還不敢不綉呢！但是這個人兒，他可只會綉不能寫，這塊匾的藍本，是他求人家寫的。」何小姐只顧貪看那屋子，也不往下再問。說着將要進門，張姑娘道：「柳條兒你先進去，把玻璃上那個擋兒拉開得點亮兒。」柳條兒答應一聲，先側着身子過去。何小姐也隨着進了屋門，見那曲折櫃子，是向西轉過去的，等柳條兒撤玻璃擋兒的這個當兒，回頭一看，見那櫃子東一面，長長短短，橫的豎的，貼着無數詩戲，都是公子的近作，看了看，也有幾首寄懷言志的，大抵吟風弄月居多，一時也看不完，只見內中有一幅雙紅牋紙，題着一首七言截句。那題目倒寫了有兩三行，寫道是：

庭前偶植梧桐二本，才似人長，日攜清泉洗之，欣欣向榮，越加繁茂，樹猶如此，我見應憐，口占二十八字，即呈桐卿一粲，並待蕭史就正。

『亭亭恰合稱眉齊，爭怪人將鳳字題。好待干雲垂蔭日，護他比翼效雙棲。』

後面另有一行，寫着龍媒戲草。何小姐看了這首詩，臉上登時就有個頗頗不然的樣子，倒像陡然添了一樁甚麼心事一般；才待開口，立刻就用着他那番虛心克己的工夫了，忙轉念道：「且慢！這話不是今日說的，且等閒來，合我妹子仔細計較一番，再作道理。」讀者必然要問：「這位姑娘，好容易才安頓了，他心裏又神謀魔道的想起甚麼來了？」這句話，作者可不得知道。何以呢？他在那裏把個臉兒望着櫃子看詩，他那臉上的神氣，連張金鳳還看不見。他心裏的事情，我作者怎麼猜得着？我左右閒在此，大家開口弄問舌，何不猜他一番。按這書的上文猜了去，何小姐同張姑娘正在談笑，到看安公子這首詩，忽然的心下不然起來，大概讀者都覺得出來。這首詩是爲何玉鳳、張金鳳而作。那「桐卿」兩個字不必講，是「鳳鳴桐生」的兩句，又暗借一個「金井梧桐」的典，含着一個「金」字在裏頭，自然是贈張金鳳的別號；那「蕭史」兩個字不必講，是「鳳鳴桐生」的兩句，又暗借一個「金井暗借一個「秦弄玉」的名號，含着一個「玉」字在裏頭，一定是暗何玉鳳的別號；因此上這位姑娘看了，便有些不然起來，也未可知。只是這首詩的寓意選詞，格調體裁也還不醜，便是他三個的性情才貌，彼此題個號兒，叫個字兒，也還不至肉麻。況且字緣名起，自古已然，千古首屈一指的孔聖人，便是一位有號的，「仲尼曰：君子中庸，仲尼祖述堯舜，仲尼日月也。」一部四書，凡二舉聖號，私號亦通例也，似不足怪，何致就把這位姑娘，惹得不然起來呢？然而細推敲了去，那四書的稱號，印有些道理在裏頭。中

庸兩見，明明道着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到了孫述祖訓，筆之於書，想要垂教萬世，既不好書，作孔大司寇，孔協揆，更不得書，作夫執御者魯人之子，難道竟書作「大父曰：君子中庸，家祖祖述堯舜」不成？如是除了稱號，沒得稱的，只得仲尼長，仲尼短了。論語一見，是子貢見叔孫武叔呼着聖號，謗毀聖人，因申明聖號說這兩個字啊，如同日月一般，謗毀不得的。此外卻不會見子思稱過仲尼家祖，卻也不聞子貢提過我們仲尼老師。至於孟子，那時既無三科以前認前輩的通例可遵，以後賢稱先聖，自然合稱聖號。此外合孔夫子同時的，雖曾如魯哀公，他祭孔夫子的誄文中，也還稱作仲尼。然則這號，竟不是不問張王李趙，長幼親疎亂叫得降而中古，風雅不過謝靈運，勳業不過郭子儀，也都不聽得他有個別號。然則稱人不稱號，也還有得可稱，便是我作者，也還趕上聽見旗籍諸老輩的彼此稱謂，如稱台閣大老，張則張中堂，李則李大人，遇着族人則稱他上一個字，也有稱姓氏的，如章佳相國，富察中丞之類，但是個大父行輩，則成爲某幾太爺，父執，則稱爲某幾老爺，平輩相交，則稱爲某老爺。至於宗族中，止有大爺叔叔哥哥兄弟的稱呼，即使房分稍遠，也必稱某幾大爺叔叔家的幾哥哥幾兄弟，從不會聽得動輒稱別號的；舊風之淳樸如此。到了如今，距國初進關時節，曾不百年，風氣爲之一變。族人彼此相見，不問氏族，先問台甫，怪極；至問了是個人，他就有個號，但問過他，就會記得，更怪；一時得了，久而久之，不論尊卑長幼，遠近親疎，一股腦子把稱謂攔起來，都叫別號，尤其怪。照這樣從流忘反，只恐怕就會有甲齋父親乙亭兒子的通稱了。何小姐或者有見於此，覺得安公子以世家公子，無端的從自己閨闈中，先鬧起別號來，怪他沾染時派過重，所以看了那柳卿、蕭史的稱呼，有這番心下不然，也未可知。若果如此，這位姑娘，就未免有些積慮過遠，嫉惡過嚴了。要知如安公子的好稱別號，是他爲了難了，怎見得呢？一個人，三間屋子裏住着兩個媳婦兒，風趣些，卿長卿短，罷畢竟孰爲大卿，孰爲小卿，佳懷些，若姊若妹，罷又未免名不正則言不順；徇俗些，稱作奶奶罷，難道好分出個東屋裏奶奶，西屋裏奶奶，何家奶奶，張家奶奶來不成？這是安公子不得已之苦衷，卻不是他好趣時的陋習，便是被他稱號的人，也該加些體諒。照這等說來，何小姐的不悅，還不爲此，爲着何來，想來其中定有個道理。他既說了要合張姑娘商量，只好等他們商量的時候，我再看罷。何玉鳳當下不把這話說破，便先擱起不題，因搭訕回頭望着張姑娘道：「好哇！我老實實兒的一個妹妹，怎麼一年來的工夫學壞了這柳卿分明是人贈你的號，那蕭史自然要算贈我的號了。若然這門上「攤香室」三個字，竟是你繡的，你這怎麼方才還合我支支吾吾的，鬧起鬼來呢？」問得個張姑娘無言可答，只是格格的笑。說着，何

玉鳳繞過榻子，進了那間臥房，只見靠西牆分南北擺兩座墩箱，上面一邊放着兩個衣箱，當中放着連三抽屜桌，被格上面安着鏡臺妝盒，以至茶筴漱盂，許多零星器具，北面靠窗儘東頭，安着一張架子牀，懸着頂藕色帳子。那曲折榻子東找夾空地方，豎着架衣裳格子，上面還大大小小，放着些零星匣子之類。那衣格以北，臥牀以南，靠東墜子，當中放着一張方桌，左右兩張椅子。那桌子上不擺陳設，當中供一分爐瓶三事，兩旁一邊是個青綠花觚，應時對景的養着一枝血點兒紅的山茶花；一邊是個有架兒的粉定盤子，裏面擺着嬌黃的幾個玲瓏佛手，那上面卻供着一座小小的牌位。牌位後面，又懸一軸堂幅，橫披，卻用銀紅蟬翼絹罩着，看不清楚，是甚麼佛像。何小姐心上暗道：「原來這裏果然供着香火，這就無怪題作瓣香室了。只是怎的佛像供在臥房裏？這前面又是誰的牌位呢？」一面想，走向前一看，見上面是「十三妹姐姐福德長生祿位」一行字，把他詫異得哇的一聲，問出一句傻話來，問道：「這供的是誰，是誰供的？」張姑娘笑道：「我的十三妹姐姐，你知可是誰呢？難道還有第二位不成？」何小姐正色道：「妹妹，你忒也胡鬧，這如何使得？你這等鬧法，豈不要折盡我平生的福分，還不快丟開。」他說着伸手就要把那長生牌兒，提起來拿開。忙的個張姑娘連忙雙手護住，說道：「姐姐勸不得，這是我奉過公婆吩咐的。」何小姐聽了，更加着急起來，說：「越發不成事了。你快告訴我公婆怎的說？」張姑娘道：「姐姐別忙，咱們就在這桌兒兩旁坐下，聽我告訴你。」二人歸座，柳條兒給張姑娘裝過袋煙來。張姑娘一面吃着煙，便把他去年到了淮城店裏，見着公婆，怎的說起何小姐途中相投，兩下聯姻，許多好處，怎的說一時有恩可感，無報可圖，便要供這長生祿位，日夕焚香頂禮。安老夫妻聽了，怎的喜歡，依允，後來供的這日，安太太怎的要親自行禮，他怎的以爲不可，攔住，後來又要公子行禮，卻是安老爺說他不是一拜可以了事的。這才自己掛冠，帶他尋訪到青雲山莊的話，說了一遍。何小姐聽了，心下才得稍安。一時兩意相感，未免難過，只好無故傷心。想了一想，轉勉強笑道：「我想起來了，記得公公在青雲山，合我初見的這天，曾經提過怎麼一句。那時我也不曾往下斟酌，不想妹妹你就鬧出這些故事兒來，如今你既把我鬧了來了，你有甚麼好花兒呀，好花的呀，就簡直的給我帶，給我吃，不爽快些兒嗎？還要這塊木頭墩子作甚麼？你不許我拿開他，你的意思，不過又是甚麼搭救性命咧，完我終身咧，感恩咧，報德咧，這些沒要緊的話；你只想你昨日在祠堂，那一番肺腑之談，還不抵救我一命麼？還不是完我終身麼？我又該怎麼樣呢？你必定苦苦的不許我拿開這長生牌兒，我從明日起，每日清早起來，給公婆請了安，就先朝着你燒一炷香，磕一陣頭，我看你怎麼樣？」張姑娘道：「姐姐不用着急，姐姐既來了，難

道我放着現佛不朝，還去面壁不成？只這長生牌兒，卻動不得；姐姐聽我說個道理出來。」何小姐道：「這還有個甚麼道理呀？你倒說說我聽。」張姑娘指了指壁上罩着的那畫兒說：「姐姐要知道這個道理，先看這個頑意兒，就明白了。」說着，便叫過花鈴兒來，要扶了他自己上杭櫬兒去，揚起那屑絹來。這個當兒，何小姐早一擡腿上去，揭了那圖畫來一看，那裏是甚麼佛像，原來是一幅極豔麗的士女圖。只見正面畫着一個少年，穿着個魚白春衣，靠着一張書案，案上堆積一卷書，在那裏拈筆構思；上首橫頭坐着一個美人，穿着大紅衫兒，湖色裙兒，面前安着個博山爐，在那裏添香；下首也坐着個美人，穿着藕色衫兒，松綠裙兒，面前支着個繡花綉子，在那裏挑繡，旁邊還有兩個丫頭，拂塵養茗。只有那士女的臉手是畫工，其餘衣飾，都是配着顏色，半紫半繡，連那頭上的髮髻珠翠，衣上的花樣摺紋，都繡出來，綉得十分工緻。何小姐不由得先贊了一句道：「好漂亮針線，這斷不是男工繡的，一定也是那位桐卿先生的手筆了。」說着下來，轉正了細細的一看，畫的那三副臉兒，那少年竟是安公子，那穿藕色的卻宛似張姑娘，那穿紅的竟是給自己脫了個影兒，把他樂的連連說道：「難為你好心思，怎麼想出來，你我相處了二年，我竟不知道你這麼手兒巧，還會畫呢！」張姑娘道：「姐姐打諳，真個的我有這麼大本事麼？除了這幾針活計是我作的，這稿子是人家的主意。那臉兒心一位姓陶的畫的，連那地步身段首飾衣紋，都是他鈎出來，我照着他作的。」何小姐道：「這姓陶的又是誰呢？」張姑娘道：「咱們這裏有位程帥爺，江蘇常州人，他有個姪兒，叫作程銓，不知在那個修書館上當供事。這姓陶的，就是那程銓的妻子，這個人叫作陶桂冰，號叫樞禪。我看見他這名字，還念了個白字，叫作陶杜冰，給人家笑話了去了，才告訴我說道是個冰字，讀作凝。姐姐屋裏掛的那張玉容春富貴，就是他畫的。工筆人物，他也會畫，最擅長的是傳真。今年夏天，程帥爺叫他來給婆婆請安，婆婆便請公公自己出個稿子，叫他畫幅行樂。公公說我出個甚麼稿子呢？古人第一個畫小照的，是商朝的傳說，他那幅稿子，卻不是自己出的。至漢朝裏馬伏波將軍，功標銅柱，卻是極好的一幅稿子呢。只是雲臺二十八將裏頭，又獨獨的不會畫。看我這幾年，一個個被參開復的時候，補知縣，還鬧這些作甚麼？況這程世兄的令正，又是個女史，倒是教他們小孩子們畫着頑兒去罷。我們就把他請過這屋裏來，不是容易，才商量定了這個稿子，畫成你我三個人這副小照。」何小姐道：「我且不管你們是容易商量的也罷，不是容易商量的也罷，我只問你，我是個管作甚麼兒的，怎麼會叫你們把我的模樣兒畫了來了，一年之久，直到今日才知道啊！」張姑娘道：「豈但姐姐的模樣兒，連姐姐都叫人家娶了來了，姐姐也是一年之久，直到今日才知道哇！姐姐要問怎麼就

把姐姐的模樣畫了來了，請問這裏現放着姐姐這麼個模樣的妹妹，還怕照着畫，也畫不出這麼個模樣的姐姐來麼？話雖怎樣說，只你這眉梢眼角的神情，合那點硃砂痣個酒窩兒，還不知費了我多少話才畫成的呢！何小姐道：『我是急於聽你方才說的那不許我撇開這長生祿位牌的道理，這話又與那長生牌兒何干呢？』張姑娘道：『姐姐別忙啊，要留那長生牌兒的道理，正在後一幅行樂圖兒上頭，說起來這話長着的啊！自從去年我姊妹兩個，在能仁寺草草相逢，匆促分手以來，算到今日，經過了一年零兩個月。這其間無限的離合悲歡，今日之下，我才盼到合姐姐一室同居，長日聚首，姐姐雖是此時才來，我這盼着姐姐來的心，可不是此時才有的，這話大約姐姐也該信得及。』何小姐連連點頭答應說：『豈但信得及，這話大約除了我還沒第二個人明白。』張姑娘道：『這就見得姐姐知道我的心了。只是我雖有這條心，我到了淮安見着公婆，是個才進門的新媳婦兒，不知公婆心裏怎樣，這句話我可不好向公婆說。不想公公到了青雲，訪着九公，見着褚大姐姐，褚大姐姐也想到你我，合他三個人這段姻緣上，及至姐姐到了，他們早合公婆商量到這段話。』這話，他三位老人家，自然也因為我是個才進門的新媳婦兒，又不曾告訴我，各後還是褚大姐姐臥下告訴了我，他還囑咐我，先不要提起。我只管知道公婆的心裏是怎麼樣了，我可又不敢冒冒失失的做，那時候更揠不着你老人家的主意，我更不敢合我這位玉郎商量。這天閒中，我要探探他的口氣，誰知才說了一句，他講起他那番感激姐姐，說老爺說的意思來。倒合我背了一大套四書，把我排喧了一陣。這話也長等開了再告訴姐姐。』何小姐道：『這話也不用你告訴我，我也深知你的甘苦，並且連你們背的那一句四書，我都聽見了。』張姑娘聽了一想，便問他道：『姐姐站住，姐姐通共昨日酉正才進門的，還不夠一週時，姐姐這話是從那裏打聽了去的，我倒要問問。』罷了，爲甚麼先哲有言，當得意時慢開口，當失意時慢開口，與氣味不投者須慢開口，與性情相投者又慢開口，這四句話，真是成人失言的深意。只看何小姐這等一個精細人，當那得意的時候，合個性情相投的張姑娘，說到熱鬧場中，一個忘神也就漏了兜益發覺得這四句格言，是個閱歷之談了。何小姐一時說的高興，說得忘了情，被張姑娘一問，不覺羞得小臉兒通紅。本是一對鴨嘴兒女，促膝談心，他只得老羞臉兒笑道：『討人嫌哪！你給我說底下怎麼着罷？』張姑娘道：『底下一直到公婆到了家，把一應的事人都料理清楚了。這天才叫上我去，從頭至尾告訴了我，我才委曲宛轉的告訴了你，我這個玉郎，公公才擇吉朝自寫的通書，合請媒的全帖，這就算定了，給姐姐作合的這樁大事，這幅行樂圖兒，可正是定規了這樁事的第三天畫的。不然姐姐只想也有個八字兒沒見一撇兒，』

我就敢冒失，把姐姐合他畫在一幅畫兒上的理嗎？何小姐聽了，益發覺得他情真心細，自是暗合心意，因望着那幅小照，合他說道：『是便是了，只是人家在那裏讀書，你一們弄一個香燭，一個弄一堆針線，在那裏攪，人家那心還肯擱在書上去呀？』張姑娘歎了一聲道：『姐姐的心，怎麼就合我的心一個樣呢？姐姐那裏知道，現在的玉郎，早已不是你我在能仁寺初見的那個少年老誠的玉郎了。自從回到京這一年的工夫，家裏本也接連不斷的事，他是弓兒也不拉，書兒也不念，說話也學得尖酸了，舉動也學得輕佻了。妹子是臉軟，勸着他總不大聽，即如這幅小照，依他的意思，定要畫上一個他，對面畫上一個我，兩人這麼對峙着笑。我說這們啊似的，算個甚麼呢？他說這叫作歡喜圖。我問他怎麼叫歡喜圖，他就背了一大篇子給我聽。我好不容易才記住了，等我說給姐姐聽聽，他說當日趙松雪學士有贈他夫人，管夫人的一首詞，那詞說道：

我儂兩個，忒煞情多，譬如將一塊泥兒，捏一個你，塑一個我，忽然歡喜啊，將他來都打破，重新下水，再擀再鍊，再捏一個你，再塑一個我。那其間，那其間，我身子裏也有了你，你身子裏也有了我。

姐姐只說這話，有溜兒沒溜兒。我就說趙學士這首詞兒，也太輕薄，你這意思也欠莊重，你要畫可別畫上我，我怕人家笑話。他儘只鬧着不依，我就想了個主意，我說你要畫我，這不是姐姐的事也定了麼？索性連姐姐咱們三個都畫上，你可得想一個正正經經的題目，還得把他你我三個人的這場恩義因緣，聯合到一處，我可要請公婆看過，並且留着給姐姐看的。我拿姐姐這一說，才把他的淘氣說回去了。也虧他的聰明兒真快，就想了這幅稿子，他說他那面兒，叫作天下無如讀書樂；姐姐這面兒，叫作紅袖添香伴著書；我這面兒，就算給姐姐繡這幅小照呢，叫作買絲綉作平原君。我聽了聽，這還有些正經，才請那位陶樾畫史，畫了手臉，我補的這針線，這便是這幅行樂圖的來歷。如今姐姐是來了，公婆又費了一番心，把你我的兩間房子，給收拾得一模一樣。我想等過了姐姐的新滿月，把那槽碧紗櫺，照舊安好了，把姐姐這個長生牌兒，還留在我房裏，把我這個小像，姐姐帶到姐姐屋裏去，這一來不但你我姊妹兩個，時時刻刻寸步不離，便是他到那屋裏，有個我的小像，陪着姐姐；到這屋裏，又有個姐姐的長生牌兒，護着我。他看看眼前的這番和合歡慶，自然該想起從前那番艱險艱難，你我兩個再時常的指着勸勉他，叫他一心奮志讀書，力圖上進，豈不是好？這便是不許姐姐丟開這長生牌兒的道理。姐姐啊！妹子說的，是也不是，請教。張金鳳這等一套話，那何玉鳳聽了，可有個道他不是的麼？讀者莫爲我燕北間人所欺。我燕北間人作第十二回安大令骨肉鉸，天倫修福人姑媳祝俠女。

的時候，偶然高興，寫了那麼一個十三妹的長生祿位牌兒，不過覺得是新色花樣，醒人耳目。及至寫到這回，十三妹是娶到安家來了，這個長生牌兒不提一句罷，算漏一筆，提一句罷，沒處交代，替他算算，何玉鳳竟看不見這件東西，斷無此理，看見不問，更無此理；看見問了，照舊供着，尤其無此理，除了劈了燒火，那便無理而又無理，無理到那頭兒了。就讓想空了心，把那個長生牌兒給他送到何公祠去，天下還有比那樣沒溜兒的書嗎？我燕北閒人，也是收拾不來這一筆，沒了招兒，搗了汗了，就搜索枯腸，造了這一片媿媿的謊話，成了這段賺人的文章；雖是苦了我作者，卻便宜了讀者，假如有這樁事，卻當得未曾有，便是沒這樁事，何妨作如是觀。何小姐聽了這話，不由得趕着張姑娘叫了聲：『好妹妹！怎的你這見識，就合我的意思一樣？可見我這雙眼，姐姐不會錯認你了；我正有段話要合你說。』才說到這句，戴媽媽回道：『舅太太過來了。』二人便把這話掩住，連忙迎出來讓坐。舅太太道：『我不坐了，我那裏給你們烙的滾熱的盒子，我才叫人給褚大姑奶奶，合那兩位少奶奶，送過去了。咱們娘兒們一塊兒吃，我給你們作個和合會。』說着，拉了二人過兩屋去了。他姊妹兩個，一同在舅太太屋裏吃了餛飩，便回到公婆跟前來。安老爺正在外面，陪鄧褚諸人暢飲，安太太正合褚大娘子、張太太，並兩個姪兒媳婦閒話，又引逗着褚家那個孩子，頑了會子。那天已是晚飯時候，二人伺候了婆婆晚飯，安太太因他們還不會過得十二日，忙忙叫張姑娘合了何小姐，回到新房，同公子夫妻們共桌而食。飯罷，晚間安公子隨着父親進來，闔家團聚，提了些往日世事之難，鉸了些現在天倫之樂。安老爺便合太太說道：『如今咱們的事，情是完了；大後日可就是烏老大家的喜事。他臨走再三求下太太，給他送送親，他也爲家裏沒個長輩兒，我們自然要去幫幫他。』安太太道：『我也正在這裏算計着呢！這天一定是得在城裏頭住下的了，就着這一輪兒，各處看看親戚，道個乏去。』安老爺道：『豈止太太要去，我也正打算趁這機會，出去走走。咱們娶這兩個媳婦兒，都不曾驚動人，事情過了，到得見着了，都當面提一句，應當該帶去磕頭的地方，太太還得走一趟，不要惹人怪。只是你我兩個人，都出了門，褚大姑奶奶沒個人陪，不是禮呀！』褚大娘子道：『這又從那裏說起？二叔真個還是拿外人瞧待我。你二位老人家只管去，這天我正有事，我要去席去呢。』舅太太道：『姑奶奶那裏去呀？』褚大娘子道：『我們大哥大嫂子，要請我去坐坐兒，又不敢回二叔二嬸兒，要弄了吃的給我送進來。我說我是借着我們老爺子分兒上，二叔二嬸才把我當個兒女待。咱們各親兒，各眷兒，你們要這們鬧起來，那可就是作踐我了。如今我就定下那天，吃他們去。』安太太道：『很好麼？這他們又有甚麼不敢說的呢？』安老爺道：『既然如此，就求舅太太合親家，給』

我們看家罷。」安太太道：「果然的；我又想起件事來了。」因向何小姐道：「你不說要給你媽開齋呢麼？這天正是個好日子，這一席我同老爺又不好陪，倒是你三口兒，好好兒的弄點兒吃的，早上先在佛堂燒了香，先通個誠，算了還了願，把他二位請到你們屋裏吃去，這就算你們給他二位順了齋了。豈不好？」張太太聽了，先說：「怎麼呀！親家。你家那頓飯不吃肉，餵我吃上筋子，就芽開了齋了，還用叫姑娘姑奶奶，這麼花錢費事。」安老爺道：「事雖如此，也得叫他們小孩子們，心裏過得去。」舅太太聽着說完了，便笑道：「你們站着，咱們商量商量。」這話一對哪！你們行人情，認親戚的認親戚，女兒女婿給開齋的開齋，這天算都有了吃了兒了。我呢？」問的大家連安老爺也不禁大笑起來。安太太道：「你無論他們誰家，有剩湯剩水的揀點兒就吃了，要不，我給你留兩餚餚。」舅太太道：「可不是呢！我有辦法兒。」因合張太太道：「親家母，到了那天，你早上同親家老爺赴了女兒女婿的席，晚上等我弄點兒吃的請你，我可不管親家公。」張太太道：「他還敢驚動舅太太咧！他在外頭，那兒不吃了飯哪！」大家又談了一刻，才各各回房安置。金玉姊妹，這裏候公公進了屋子，服侍婆婆搗了簪子，兩個才扶了丫頭，面前僕婦打着一對手把燈，引着回家。又到舅太太屋裏，閒談了片刻，舅太太便催着他三個歸房。何小姐這日，正是善飲的朋友入席第三杯，有名色的，叫作新來的第二晚。安老爺安太太，一家向來睡得早，起得早，次日清晨，兒女早來問安。大家正在閒談，人回鄧九老爺過來了。安老爺迎出去，一路說笑進來，到上房坐下。鄧九公一一的應酬了一陣，便道：「老弟，老弟，我今日特來道謝道乏。咱們的正事也完了，過了明日，後日是個好日子，收拾收拾，我可要告辭了。」這話，褚大娘子聽了，先有些不願意。他本是個活動熱鬧人，在這裏住了幾日，處得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不合式的，內中金玉姊妹，尤其打得火熱，更兼正要赴華媽媽家的請，如今忽然熱刺刺的，說聲要走，他如何肯呢？只是自己不好開口，早聽安老爺說道：「九哥，你忙甚麼？雖說你在這裏幾天，止遇着舍間有事，你我究竟不會好好兒的喝兩場。」安太太也是在旁款留。褚大娘子便道：「人家二叔二孀兒，過於爲我操心，忙了這一程子了，也該讓他老人家裏，又有些甚麼情着的呀？」九公道：「倒不是情着家，在這裏你二叔二孀兒，過了這慶留，咱們就多住兩天不好。你老人家倆歇歇兒。」安老爺聽了，那裏肯放，便道：「老哥哥，來不來由你，放不放可就由我了。」鄧九公聽了，哈哈大笑說：「那麼着，咱們說開了。我也難得到京一趟，往回來了，又身上有事，不得自在。如今老弟你要留下我，你可別管我，我要到前三門外頭，熱熱鬧鬧的聽兩天戲。這西山我也沒逛够，還有海沱高壽山昆明湖，我都要去見識見識，一直逛到香山，再看看紫雲臺八景，從盤山一路

邊回來撒和撒和，也不要你老弟陪我，我瞧你們那位老程帥爺，有說有笑的，我們倒合得來，還有寶珠洞那個不空和尚，這東西敢是酒肉變來，他好大量，問了他這些地方，他都到過，再帶上女塔，我們就走下去。我回家我就喝，我出去我們就逛，是這麼着，我就住些日子，我可就不敢從命了。」安老爺連說：「就是這樣。」當下他父女各各歡喜。鄧九公談了幾句，又到公子新房屋望了一望，才高高興興的出去。安老夫妻連日在家，使把鄧九公幫着的那分盛奩歸着起來，接着就找補開箱清給帳目，收拾傢伙，打掃屋子。安太太先張羅着，打發兩個姪兒媳婦進城；安老又吩咐人張羅，把張老的那所房子，打掃糊裱起來，好預備他搬家。諸事粗定，他老夫妻才各各出門，進城謝客。安公子便預先吩咐了廚房，預備了一席盛饌，又叫備了桌午酒。這日先在天地佛堂，擲了供，燒了香，請張老夫妻磕過頭，然後請到新房，給他二位服齋。兩個老兒倍常歡喜，這日打扮得衣飾鮮明，一同過來。張老是尸登緞靴裏面，趁着魚白淨布，上身兒曲絲縐綢，下身兒的兩截袷襖。寶藍亮花兒緞袍子，釘着雙白朔鼠兒袖頭兒，石青哈喇寒羊皮四不露的褂子，殺種羊帽子，帶着個金頂兒。原來安老爺因家中辦喜事，親家老爺沒個頂帶，不好着石青褂子，慮到衆親友們，敏了，非待親戚之道，適逢其會，順天府開着捐班例，使他給他捐了個七缺後的時候，選未入流。頭上便有了這個朝廷名器。他自己們以爲雖是身家清白，究竟世業農桑，不圖這虛好看，因此遇着有事，便頂帶榮身，沒事的日子，便把頂子拔下來，擱在錢袋兒裏。一日也因是叩謝佛天，所以才戴上的。張太太又是一番氣象了，除了綉裙兒緞衫兒不算外，頭上是金烘烘黃塊塊，莫講別的，只那根煙袋，比舊日長了足有一尺多，煙荷包用到絳色氈子的，裏頭裝的是六百四一斤的湖廣葉子，還是成斤的買了來，家裏存着，隨吃隨裝。這兩個老兒，也叫作「孤始顧不及此，今及此豈非天乎？」他夫妻兩個，到了女塔房裏，安公子、金玉姊妹，先讓到西間客座坐下。公子同何小姐親自捧茶，張姑娘裝過一袋煙來，仍是照前那等裝法。這當兒，張太太已經念過七八聲佛了。不一時，戴媽媽回飯擺齊了，三個人讓他二位出來，分東西席坐好。何小姐送了酒退下去，向着二人便拜。慌得個張老說道：「姑奶奶，你這怎麼說？」連忙出席還揖不迭。張太太說聲：「了不得了。」站起來趕着過來，就要攙起來。不想袖子一帶，把雙筷子攙在地下，把杯酒也攙倒了，洒了一桌子。幸而那杯子不會掉在地下。僕婦們連忙上前揀筷子，擦桌子，重新斟酒，鬧成一團。他那裏還拉着何小姐說：「姑奶奶，你這是咱兒說？你留我多吃幾年大米飯，罷別價儘着折受我咧！」何小姐道：「慢講爹媽爲我吃這一年的齋，我該磕個頭的我自從在能仁寺受了你二位老人家那個頭，到今日想起來，便覺得罪過。何況今日之下，妹妹是誰，我是

誰呢！他兩老也謙不出個甚麼兒來。公子便讓着歸了座，那老頭兒倒着實吃了兩三個餛飩，一聲兒不言語的，就着菜吃了三盤半飯。張太太先前還是乾乾白餛飩。何小姐說：「媽，倒是吃點兒菜呀！」他見那桌子上擺着，也有前日筵席上的那小雞蛋兒熬乾粉，又是清蒸刺蝟皮似的一盤，合那一碗黑漆漆的一條子，一條子上面有許多小肉錐兒的，不知甚麼東西。若論張太太到了安老爺家，也一年之久了，難道連燕窩魚翅海參，還沒見過不成？只因安老爺家，雖是個世族大家，卻守定了那老輩的節儉家風，不比那小人乍富，枉花那些無味的錢，混作那等不着要的闊。家中除了有個喜事，以至請個遠客之外，等閒不用海菜這一類的東西。因此張太太雖然也見過幾次，知道名兒，只不知那個名兒是那件上的，所以不敢輕易上筷子。如今經何小姐揀樣的讓着給來過來，他使忒兒嘍，忒兒嘍的吃了些，不想那肚子，有冒冒的一年不曾見過油水兒了，這個東西下去，再搭上方才那口黃酒，敢是肚子裏就不依了。竟咕嚕咕嚕的叫喚起來，險些兒弄到老廉頗一飯三遺矢，幸虧他是個羊臟，咕嚕了一會子，竟不會響動。一時大家吃完了飯，兩個丫鬟用長茶盤兒，送上漱口水來。張老擺了擺手，說：「不要。」因叫這女孩兒，你倒是揭起坑氈子來，把那薦兒，給我極一根來罷。柳條兒一時摸不着頭腦。公子說：「拿牙籤兒來。」柳條兒才連忙拿過兩張雙摺兒手紙，上面托着根柳木牙籤兒，張老剔了會子牙，又從腰裏拉下一條沒攏邊兒大長的白布手巾，來擦了擦嘴，又喝了兩口茶，便站起來道：「姑爺兩位姑奶奶費心，我也吃了，喝也喝了；可到得前頭招護招護去了。」公子道：「晌午還預備着菓子呢。」張老道：「姑爺，你知道的，我不會喝酒，又不吃那些零碎東西，再說今日親家老爺太太，都不在家，他們伴兒們倒跟了好幾個去；在家裏的呢，也熬了這麼幾天了，誰不偷空兒歇歇兒，我幫他們前頭照應着去。」說着，便出去了。公子一直送出二門方回。這裏張太太吃了一袋煙，也忙着要走。何小姐道：「媽，可忙甚麼呢？沒事就在這裏坐一天，說說話兒不好？」他道：「咿！姑奶奶，你婆婆託付了我會子，咱把人家舅太太，一個人兒丟了，不是話！再說他晚上還給我弄下吃的了，我更不會吃那些菓子呀酒的呀。你們自家吃罷。」說着自己擰上煙袋荷包絹子也去了。他三個跟到上房，只見舅太太吃完了飯，正看着老婆子們那裏拌鏟末子掃地。見了張太太站起來，道：「偏了我們了，赴了女兒的席來了。」張太太道：「可吃飽咧，齋也開咧。我們姑奶奶這就不用惦記着咧。」舅太太便讓姊妹兩個也坐下。因合公子道：「這裏不要你，你去罷。」公子正一心的事由兒，想着回家，便答應了一聲，笑着先走了。這裏姊妹兩個，便在旁邊的小杌子上坐下。那個大丫頭長姐兒，便從柳條兒手裏接過煙袋荷包來，給張姑娘裝了袋煙，回身又給何小

姐倒過盤茶來。何小姐連日見這個丫頭，在婆孃跟前十分得用，便欠了欠身說：『長姐姐，你叫他們倒罷。』隨即站起來，同張姑娘走到掛插兒背後，一長一短的合他說話兒。因見他是個旗裝，卻又有些外路口音，問了問，才知他爹娘是貴州狎苗的叛黨。老祖太爺手裏的分賞功臣爲奴的罪人，他爹娘到這裏才養得他。他從小兒便陪着公子一處頑耍，到了十二歲，太太才叫上來的。何小姐見他說話兒乾淨，性情兒柔和，從此便待他十分親近。他姐妹兩個坐了片刻，舅太太便道：『今日婆婆不在家，你們姐兒倆也歇歇兒去。我要合親家太太湊上人鬪牌呢。』因合何小姐道：『你這位公公啊，我告訴你討人嫌着的呢。他最嫌人鬪牌，他看見人鬪牌，卻也不言語，等過了後兒提起來，你可聽麼？不說他拙笨，兒全不會，又是甚麼這樁事最是消磨歲月了，最是耽誤正經了，又是甚麼此非婦人本務家道所宜了，綳着個臉兒嘈嘈個不了，偏偏兒的姑太太合我，又都愛鬪個牌兒，等他不在于家偷着鬪，今日我可要贏我們親家太太兩錢兒了。』何小姐道：『娘就鬪牌，我們也該在這裏伺候。』你只聽可再沒舅太太那麼會疼人的了，說：『不用，你們兩家去屋裏，是說且不動呢，零零碎碎也偷空兒歸着歸着，以至公婆歡喜的是甚麼呀，家裏的事兒啊，你們爺的脾氣性格兒啊，隨身的活計啊，姐姐也該說說，妹妹也該說說，今日不是個空兒嗎？去罷。』何小姐本是不肯走，被舅太太這一提，倒趕起他心裏一樁事來。正待要走，張姑娘道：『姐姐，舅母既怎麼吩咐，不如咱們就走罷。家裏坐坐兒再來。』二人便攜手同行而去。作者這回書一開場，就交代此後便要入安龍媒止傳，如今一回書完了，請教那一句是安龍媒的正傳，況且何玉鳳到了安家，才得兩三天，合張金鳳姐妹初聚，這一位自然該入門問諱，有許多緊要正經話要說，那一位自然也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有許多緊要正經話要說，才是情理；怎的便談到這些閑閑閒情，合瓊屑筆墨，作這等一回沒氣力的文章，莫非我燕北閒人，寫到寶硯雕弓，完成大禮，有些江淹才盡起來了。讀者待存海而後知水，非善觀水者也，待登山而後見雲，非常觀雲者也。金玉姊妹兩個到了今日之下，沒得緊要正經話可說了。甚麼緣故呢？我燕北閒人早輕輕的把位舅太太放在中間，這文章須够了。至於這回書的文章，沒一個字沒氣力，也沒一處不是安龍媒的正傳，這正是：

定從正面認廬山，那識廬山真面目。

金玉姊妹兩個回家，又有此甚的枝節，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回 開菊宴雙美激新郎 聆蘭言一心攻舊業

這回書緊接上回話表，安公子本是個聰明心性，個儂人才，也虧父母的教養，詩禮的陶冶，才不會走入執袴輕佻一路。自從上年享了那場顛險，幸得返逆爲順，日危而安。安老夫妻暮年守着個獨子，未免舐犢情深，加了幾分憐愛，偏偏的他又一時紅鸞雙照，得了何玉鳳、張金鳳這等一雙才貌心性，色色出衆的佳人，心是肥了，氣是盛了，主意也漸漸的多了，外務也漸漸的來了一個人到了成了丁授宰，離開父母左右，便是安老夫妻恁般嚴肅，那裏還能時刻照管的到他，有時到了興會淋漓的時節，就難免有些小德出入。這日安太太吩咐他給岳父母親，原不過說了句好好兒的弄點兒吃的，他就這等山珍海味，小題大作起來，還可以說畫龍點睛；至於又無端的弄菓桌酒，便覺畫蛇添足，可以不必了。果然那一隻村老兒，作不來這些新花樣，力辭而去。他便就這菓桌酒上，生出篇文章來。因此在上房時，舅太太讓了他一句，他便忙忙的回房中，偕着打掃淨了屋子。又有個知趣兒的丫頭，點了兩枝蘭花香，薰了薰張太太的葉子煙氣味。那時節正是十月上旬天氣，北地菊花盛開，他早購了些名種，院子裏小小的堆起一座菊花山來，屋裏簪瓶列盆，也擺得無處不是菊花。他回到家裏，便脫了袍褂，換上一件倭緞鑲沿塌，二十四股兒金線條子的絳色縐綢鶴鴉瓜兒皮襖，套一件騰脖子摹本緞子面兒的珍珠毛兒半袖開葫蘆兒，帶一頂片金邊兒沿鬼子欄杆的寶藍滿平金的帽頭兒，腦袋後頭，搭拉着大長的紅穗子。凡是這些過於華麗不衷的服飾，都是安老爺平日不准穿戴的。這日父親不在家，便要穿戴起來擺搭擺搭，打扮好了，又親自提着個宜興花瓶，澆了回菊花，見那菊花山上，有一枝金如意，一枝玉連環，開得十分玲瓏婀娜，便自己取了把剪花的小竹剪子，剪下來養在書桌上，那個露紅花裏，等了半日，不見金、玉姊妹兩個回來，他就隨手拿了一本李義山的詩翻閱。時當正午，日影在窗，恰好屋裏圍住一個蜂兒，急切不得出去，碰得那蜂兒壁壁作響。他手裏指着那本詩，正翻着昨夜星辰昨夜風，那點無題詩，看到「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兩句，益發覺得滿室中古香穠豔，此情此景，世人無此風雅了。正看得高興，只聽聽外鉤聲格格，他姊妹兩個，攜手同歸，忙丟下書笑道：「你姊妹兩個來得大妙，我這裏正有椿要事相商，居吾語汝。」便讓他兩個上牀坐了。自己就靠着那張書桌，說道：「今日給岳父母親備了絕好的一桌菓酒，不想他二位老人家無此雅興，父母既不在家，何不要進來再開饜兒好酒，你我三個人，作個賞菊小宴呢？」張姑娘聽了，先說道：「把菓酒要進來，咱們吃了使得。依我說，酒可以罷了，罷倒比不得公婆在家裏，況且婆婆出門去了，舅母雖是那樣說，我同姐姐一會兒還得在上屋照料照料去才是。」公子正在興頭上，吃這一搭，便有些不豫之色。何小姐連忙向張姑娘手

了個眼色，說道：「舅母不是外人，既那裏樣，說咱們等會子再過去也使得。就是咱們屋裏，偶然偷空兒聚這麼一遭兒，倒也沒甚麼的。」公子聽了，才鼓起興來，便向着張姑娘道：「你這人怎的這等欠雅對着美人，賞此名花，若無旨酒，豈不辜負這良辰美景？等我親自叫他們開酒去。」說着興匆匆跑出去了。這裏張姑娘攢着眉，帶着笑，向何小姐道：「我的姐姐，你老人家是怎麼了？前日合我說甚麼來着，怎麼今日又這等高興起來了呢？姐姐不知道，公公是不准他喝酒，他喝了兒，可沒把門兒人攔不住。」何小姐先軟了口氣，說道：「妹子你方才才說的，實在是正經話，我豈不知？咱們前日沒得談完，舅母來叫吃餚餚，就把這話打斷了。我看你我眼前可愁的，還不專在他喝酒上，自從我來的第二天，看見他寫的春深似海的那副對聯，合那首梧桐詞的七絕詩，我就添了樁心事，正要合你說，你比我早有先見之明，又說了那套話，我這兩日留上心一看，妹妹，你的話果然說得不錯。這大約總由於他心性過高，境遇過順，與會所到，就未免把這輕佻一路，誤認作風雅；不知便是真風雅，這兩個字，也最容易誤人，誤人還誤得不淺。果然性情待得住風雅，也不過成個墨客驕人，倘被風雅移動了性情，竟會弄成個輕薄子弟。前賢那「人無風趣官多貴，家有琴書家必貧」的兩句話，雖是過激之談，卻也確有此理。你只看古往今來，那些風雅先生們，那一個是置身通顯的。講到玉郎，現在的處境，上有兩位老家兒栽培，下有你我兩人侍奉，豐衣足食，無憂無愁，可是你說的，正是奮志功名，力圖上進的時候；我看他一切丟開，只把這些閉閣閒情，筆墨瑣屑，作了個正經，已經認錯了路頭了！再說一句，不是我我不害臊胡語，我若果然是照行樂圖兒上的，那等一個不言不語的，說不清道不明的，你或者像長生牌兒似的，那等一個無知無識，推不動操不動的，正所謂影裏情郎，畫中愛人，他見這屋裏沒甚麼可風雅的去處，少不得也得一心撲到書本兒上去。偏偏兒守着怎麼個模樣兒的你，又來了，照你這個樣兒的我，一個人能有多大精神，要都用在這三間屋子裏，還怕他不合脂粉花香日親日近，離經濟學問，日遠日疎，所以從來說三日不與士大夫談，則語口無味，面目可憎，又道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古人何必無端的作這等危言？未必不有見於此。你如若不早爲之計，及至他久假不歸，有個一差二錯，那時就難保不被公婆道出個不字來，真備你幾句，便算公婆，因愛惜他，原諒你我，不肯責備，要知一樣的給人作兒子，他這給人作兒子，可與衆不同；一樣的給人作媳婦，你我這給人作媳婦，可與衆不同。他給人作兒子，這條身子，所關甚重，你我給人作媳婦，這兩副担兒，也就不輕。今日之下，你我合他三個人，費了公婆無限的精神氣力，千難萬難，聚在一處，既然彼此一心，莫不打破些枕席私情，認定了倫常至性，把他激成一個當代人，豈不可

惜他這副人才，負了公婆這番甘苦？可不枉結了你我這段因緣？」何小姐說到這裏，張姑娘先舉手加額，念了一聲佛，說：「姐姐這話，比我見的更遠。我雖說臉軟，碰着了也勸他幾句，說的那會兒好，笑嘻嘻的答應着，過兩天還是沒事一大堆。」何小姐道：「他如今正在興頭上，這樣合他輕描淡寫，大約未必中用，你不見你方才攔了他一句酒倒罷了，他就有些不耐煩起來麼？所以我合你使了個眼色，我的意思，正要借今日這席酒，你我看事作事，索興與破斧沉舟，痛下一番鹹砒，你道如何？」張姑娘道：「好是好極了；我在姐姐跟前，可不存一點心，眼兒姐姐說話，可一會兒兒價的性急，他的脾氣，可一會兒兒價的性左，咱們可試着步兒來，萬一有個一時說不對路，倒不要被人聽見，一下子吹到公婆耳朵裏，顯見得姐姐才來了幾天兒，兩個人就不和氣似的。」何小姐道：「你這話說的很是，正是惠顧我的話。你放心，我自然有個叫他左不到那裏去的說法。」張姑娘道：「姐姐打算怎樣的說法，給我聽聽。」何小姐才要開口，兩個酒窩兒一動，把臉一紅，湊到張姑娘耳畔，說了幾句，把個張姑娘樂的連連點頭，笑道：「姐姐這叫作兵法，攻心爲上，又叫作彭更有二焉。」何小姐似嗔似喜的丟了他一眼，說道：「人家合你說正經話，你又來了。」因又說道：「果然他聽進這話去，便是你我受他兩句甚麼話，也不爲可媿，不算受屈，只要把他逼到正路上去，不但如了公婆的願，成了他個人，也不枉我拿着把刀，把你兩個撮合在一塊子；也不枉你說破了嘴，把我兩個撮合在一塊子；便是我的父母，也不白佔人家的一塊墳塋，親家爹媽，也不白吃人家的半生茶飯了。這話要攔在第二個人家兒的同房姊妹，也說不得，必弄到這個疑那個取巧，那個疑這個賣乖，倒壞了錯了。你我兩個，不但我信得及你，我料你也一定信得及我，所以我才合你商量，你想着怎麼樣？」張姑娘道：「姐姐這邊有甚麼可商量的呀？姐姐沒來，就讓我有這見識，也沒這力量，如今姐姐來了，我還愁甚麼？何況這話兩個人說，又比一個人說好多了呢！不用商量，一定如此。」讀者你看奇奇怪怪也好，一對奇怪女孩兒，他兩個算把「兒女英雄」四個字，擒住不撒手，捫住不鬆嘴了。何玉鳳、張金鳳兩個計議停妥，倒歡歡喜喜，先張羅着叫那些僕婦丫頭，放桌子，安匙筯，洗盥漱器，便傳給廚房把桌子打發上來，擺得齊整。公子早忙忙的進來，見戴媽媽在那裏汕哆嘆壺，便叫道：「媽媽，你先攔下那個，快給我找個乾淨盆來掣酒。」原來安老爺的酒，是交給葉通管着，便見葉通帶着兩個更夫，擡進一大罈酒來，放在廊下。公子忙着問葉通道：「滑稽呢？」葉通只楞楞的站着，不言語。公子道：「你沒帶進來嗎？」葉通這才回說：「請示爺，甚麼是個呱呱呀？」公子哈哈笑道：「難爲你還告訴我你念過古文觀止呢？難道連滑稽列傳那篇文，也沒念過嗎？」葉通道：「奴才念過，奴才只知那

「滑稽」兩個字，作口角詼諧利辨講，這是個甚麼？奴才可怎麼帶得進來呢？」公子道：「怕不是這等講法，然則何不名曰口角詼諧利辨列傳，而名曰滑稽列傳呢？這滑稽是件東西，就是掣酒的那個酒掣子，俗名叫作過山龍，又叫倒流兒，因這件東西，從那頭兒把酒掣出來，繞個灣兒，注到這頭兒去，如同人的滑串流口，雖是無稽之談，可以從他口裏繞着灣兒，說到人心裏去，所以叫作滑稽。又叫個乖滑稽留的意思，所以謂之滑稽列傳，明白了麼？」去取來罷！」葉通百忙裏，無意中倒明白了個典，笑道：「爺要說叫奴才取倒流兒去，奴才此時早取了來了。」公子這陣不着要，大約也由高興而起。不一時葉通拿了酒掣子進來，公子看着掣出酒來好了，走進屋子，早見筵開綠綺，人倚紅妝，已預備得停停妥妥，心下十分歡喜。又見正面設着張大椅子，東西對面兩張杌子，因說道：「這首坐自然是爲我而設了，佔了佔了。」一擡腿，便從椅子旁邊拐攔上邁過去，站在椅子上，盤腿大坐下來。才得坐下，便叫酒來酒來，不防這個當兒，張姑娘捧壺，何小姐擎杯，滿滿的斟了一杯，送到跟前。他連忙道：「啊呀，怎麼鬧起外官儀注來了？」何小姐道：「這是咱們屋裏第一次開宴麼？」他聽了便騰的一聲跳下座來，座旁打了一躬，慌得他姊妹兩個，笑也避之。又聽張姑娘道：「人家姐姐這盅酒，可得乾嘍。」公子接過來站着，一飲而盡。張姑娘接過杯來，便把壺遞給何小姐，照樣斟了一杯送過去。公子道：「這是有例在先的，不消再讓。」他一口氣飲乾，便要接壺來回敬他姊妹兩個酒。二人一齊正色道：「這可使不得，看人家笑話，叫丫頭們斟罷。」公子只得歸座，金玉姊妹便分左右坐了，侍婢們按坐送上酒來。公子擎盃在手，左顧右盼，望着他姊妹兩個，說：「請啊！」自己便先飲了一口，大撫掌道：「此人生第一樂也！」何小姐笑道：「這個典用得妙，咱們這堂屋裏正少一塊匾，等喝完了酒，何不趁興就寫起來？」公子道：「用甚麼字呢？」何小姐道：「四樂堂。」公子道：「怎的叫四樂？」何小姐道：「你把這席酒算作第一樂，那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祇好算第二樂，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祇好算第三樂，還數餘着個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湊起來，可不是四樂堂？」公子聽得這話，有些扎耳，便端起盃來，又飲了一口道：「且食蛤蜊。」隨即喝乾了那盃，向他姊妹照盃。何小姐道：「這等來法，儘飲而易醉，咱們莫如行個令罷。」這句話更打進公子心裏，裏去了，連說：「有理，我們行甚麼令呢？」屋裏書桌上有我養着的絕好一枝玉連環，一枝金如意，把他拿來，兩家擊鼓傳花何如？」他兩個分明曉得把他兩個的芳名作戲，祇作不解。張姑娘道：「這個令行不成，第一公公的家教，咱們家從沒樂器，這一類東西，便是此刻叫人在外頭現找去，祇聽見背着鼓尋鈸的，沒聽見拿着鼓尋鈸的，縱讓找了來，我們雖沒行過這個令，想理去自然也得個會打鼓的，打

出個遲緩緊慢少，花落在誰手裏才有趣，要就交給咱們這些丫頭老婆子一打，豈不把你這個好令，弄得風雅掃地了嗎？如今我倒有個主意，莫若就把方才你說的名花美人旨酒，作個令牌子，想個方兒行起來，豈不風雅些呢？」何小姐先說有理，便說：「如今要每人說賞名花，酌旨酒，對美人三句，便仿着東坡令，每句底下，要含着本韻，綴上一句七言詩，不准用花酒美人的通套成句，都要切着你我三個今日的本地風光，你道好不好？」公子聽了，祇樂得眼花兒撩亂，心花兒怒發，不差甚麼連他自己出過花兒，沒出過花兒，都樂忘了。手裏拿着一隻筷子，敲打着桌子道：「鳳兮鳳兮，可兒可兒！實獲我心，依卿所奏。」張姑娘見公子狂得章法大亂，祇低了頭抽了口煙，從兩個小鼻子眼兒裏慢慢的噴煙出來，笑而不語。何小姐卻生來的言談爽利，氣趾飛揚，今日又故作出一團高興來，但見他在座上，鬢花亂顫，手劍鏗鏘，公子這有趣談，他祇像不會留意，祇聽他向公子說道：「這個令，可是我合妹妹出的主意，我們兩個可不在其位，況且女子從人者也，這屋裏斷沒我兩個出令的理，自然主座行起。」公子酒入歡腸，巴不得一聲兒先要行這個新令，不用人讓，自己告着先喝了一盅令酒，想了一想，說道：

賞名花 稗繫金鈴護絳紗；

酌旨酒 玉液金波香滿口；

對美人 雪樣肌膚玉精神。

金玉二人相視一笑，都說道好，各飲了一口門盃。公子順着序兒，向張姑娘把手一拱道：「過令，該桐卿了。」張姑娘道：「我不僭姐姐。」何小姐聽了，更不推讓，便合公子說道：「我們兩個，可不能說得像你那樣風雅呀，祇要押韻就是了。」公子道：「慢來，慢來，也得調個平仄，合着道理，才算得呢！」何小姐道：「自然這平仄幸而還弄得明白，道理也還些微的有一點兒在裏頭。」因道：

賞名花 名花可及那金花……

才說得這一句，公子便攢着眉，搖着頭道：「俗。」何小姐也不合他辯，又往下說第二句道：

酌旨酒 旨酒可是瓊林酒……

公子撇着嘴道：「腐。」何小姐便說第三句道：

對美人 美人可得作夫人。

公子連說：『醜！……你這個令收起來罷！把我麻煩的一身雞皮疙瘡了；你快把那盅酒喝了完事。』何小姐道：『怎的這樣的好令，不入爺的耳呀？要合平仄，平仄不錯，要合道理，道理儘有，怎麼倒罰我酒呢？』公子哈哈大笑道：『我倒請教請教，這番道理安在？』何小姐道：『既叫我說，咱們先講下，說的沒個道理，我認罰；有些道理，你認罰何如？』公子道：『說得有個理，我吃一大盃；沒道理，要依金谷酒數受罰，諒你也喝不來，極少也得罰三杯，還不准「先儒以爲癩也」。』張姑娘道：『就是這樣，我保着姐姐，姐姐要癩，不但姐姐喝三盃，我也陪三盃。』公子道：『既然如此，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罷！』何小姐見公子定要他說出個道理來，趁這機會，便把坐兒挪了一挪，側過身子來，斜籤着坐好了，望着公子說道：『既承清問，這話卻也小小的有個道理在裏頭，你若不嫌絮煩，容我合你細講。你方才合妹子說的，對着美人，賞此名花，若無旨酒，豈不辜負了良辰美景；自然看得美人名花旨酒，不容易得，良辰美景，尤其不容易得，這話要不是你胸襟眼界裏有些真見解，絕說不出來。祇是替那美人名花旨酒設想起，談何容易？作了個美人，開成朵名花，釀得杯旨酒，也要那對美人賞名花飲旨酒的消受得，那旨酒名花美人，才算得美人名花旨酒的知音；便是那花酒美人，也覺得增色，不然，你祇管去對他，賞他，飲他，你幹你的，他幹他的，那良辰美景，也祇得算幹那良辰美景的了；其中毫無樂趣，各不相干，還怎生道得個風雅！何況這幾件，件件都是天不輕容易給人的。幸而有杯旨酒，又愁沒朵名花可賞；有朵名花，又愁短個美人相對，便算三椿都有了，更難的是美景良辰，一時間都合在一處，講到今日之下，大爺，你生在這太平盛世，又正當有爲之年，玉食錦衣，高堂大廈，我合妹妹兩個，雖道不算美人，且幸不爲孀母；就眼前這花兒酒兒，也還不同野草村醪，再逢着今日這美景良辰，真是一刻千金，你算所望皆全，無意不滿了。要知天道忌全，人情忌滿，美景不長，良辰難再，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保不住杯中酒不空，又怎保得住座上客常滿，預先生出個方兒，把這幾椿事，搏節得長遠些，享用着安穩些，便好。』公子道：『正好喝酒取樂，怎的忽然動氣，這等的感慨牢騷來了？』何小姐搖頭道：『不是這等講，我同妹妹兩個，一個村女兒，一個孤女兒，受上天的厚恩，成全到這步田地，再要感慨牢騷，那便叫無病呻吟，無福消受了。祇是我兩個作了個婦女，可立得起甚麼事業來，不過是侍奉翁姑，幫助丈夫，教養子女，支持門庭，料量薪水，這幾件事，件件作得到家，才對得過去。我過來看了這幾日，現在我的門庭，不用我兩個支持，薪水不用我兩個料量，眼下且無子女，不用我兩個教養；第一件是侍奉公婆，這椿事，我同妹妹儘作得到家，就祇愁你身上，我兩個有些幫助不來，我妹妹倒添了樁心事。』公子笑道：『這話那裏說起，此之謂速伯玉帶籠頭，牽牽君』

子，放着這等一位恢宏大度的何蕭史，一位細膩風光的張桐卿，還怕幫助不了一個安龍媒；我倒請教你二位，待要怎的個幫助我，又要幫助我到怎的個地位，才得心滿意足呢？」何小姐道：「不是謙，你三個人，也用不着這個謙字。我想人生夢幻泡影，石火電光，不必往遠裏講，就在坐的你我三個人，自上年能仁寺初逢，青雲山再聚，算到今日，整整的一年，這一年之中，你我各各的經了多少滄桑，這日月便如落花流水一般的過去了。如今天假良緣，我兩個侍奉你一個，頭一件得幫助得你中個舉人，會上個進士，點了翰林，先交代了讀書這個場面；至於此後的富貴利達，雖說有命存焉，難以預定，祇要先上船，自然先到岸。你是個讀書明理的人，豈不知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那時博得個大轟高牙，位尊祿厚，我也好作養親榮親之計，這等講起來，我那賞金花，飲瓊林酒，想封贈個夫人的令，那一句沒道理，你先道是俗腐醜，我倒請教怎生不是個不俗不腐不醜？你這見解，一定加人一等，這等元妙高超法，我兩個怎能幫助得你來？」公子聽了，揚起頭來，啞然大笑，說道：「迂哉！迂哉！我祇道你有個甚麼地動天驚的大心事，這等爲難，原來爲着這兩樁事。論取功名，不敢欺，安龍媒從考秀才起，就不曾料考過第二次，想那中舉人中進上，也還不到得如登天之難，據父親投我的這點學業，我看着那人金馬步玉堂，如同拾芥。論養父母，我家本不是那等的等着錢糧米，養活父母的人家兒，祇這圍着莊園的幾畝薄田，儘可敷衍吃飯，何況父親還有從直上一路回京，承諸相好義贈的不下萬金，再加上鄧翁前日這一項，足有四萬金的光景，難道還不够父母的安享不成？何必慮到此！」何小姐道：「便把金馬玉堂這番事業，就看得這等容易，無論你有多大的學問，未必強似公公，你祇看公公，便是個榜樣。至於家計，我在那邊住的時候，也聽見婆婆同舅母說過，圍着莊園的這片地，原是我家的老園地，當日多的很呢，年久日深，失迷的也有，隱瞞的也有，聽說公公不慣經理這些事情，家人又不在行，甚至被莊頭盜典盜賣的都有，如今剩的祇怕還不及十分之一，果然如此，這點兒進項，本就所入不抵所去。及至我過來，問了問，自從公公回京時，家中不曾減得一口人，省得一分用度，如今倒添了我合妹妹兩個人，親家爹媽二位，再加我家的朱官兒，合我奶娘家三口兒，就眼前算算，無端的就添了七八口人了，俗語說的好，但添一斗，不添一口，日子不可長算，此後祇有再添人的，怎主得夠。至於你說的這項銀子，公公回京一路盤纏，到家安置，再加上妹妹合我這兩件喜事，所費也就可想而知，便有個三四萬銀子，又支持得幾年，若不早爲籌畫，到了那展轉不開的時候，還是請公公重作出山之計，再去奔走來養活我呢？還是請婆婆擺撥薪水，受老來的艱窘呢？」張姑娘從旁道：「姐姐這話，實在想的深，說

的透，大小人家都是一理；大概受這個病的居多。」說話間，公子一面聽着，又三杯過手了。安家的家事，怎的安公子不知底細，何小姐倒知底細？何小姐尚知打算，安公子倒不知打算？何小姐精明，也精明不到此；安公子糊塗，也糊塗不到此。這個理怎麼講？讀者其理甚明，人所易曉。何小姐是從苦境裏過來的，如今得地身安，安不忘危，立志要成全起這分人家，立番事業。安公子是自幼嬌養，衣來伸手，飯來開口的人，何曾理會過怎生的叫作生計艱難；及至忽然從書房裏掬出來，準上，一來一往走了一趟，也不過領略些街塗市井的風土人情，長得了甚的心胸見識？落後回到家，又機緣一步湊巧似一步，境界一天從容似一天，他看着那烏克齋、鄧九公這班人，一幫動輒就是成千累萬，未免就把世路人情看得容易了。然則他當日那番輕身救父，守義拒婚，以至在在上店裏監裏見着安老夫妻的那一番神情，在自家閨房裏，訓飭張姑娘的那一篇議論，豈不是個天真至情，謹飭一邊的佳子弟，如今怎的忽然這等輕狂放縱起來呢？這也容易明白，他從前那些行逕，是天真至性裏，裹住了點兒書毒；現在的這番行逕，是知識開了，習俗所染，這就叫學油滑了。也還仗他那點書毒，才不學那吃喝嫖賭成一個花公子，所以就近於狂狷一路。大凡一個子弟，都有四重關，開了知識，是第一重關；出了書房，是第二重關；成了家，是第三重關；入了宦途，是第四重關。一開一變，變則化，化則休矣。果能始終不變，定然成個人物，然而不變的少，祇要變後還能遵父兄的教訓，師友的勸勉，閨闈的箴規，慢慢的再變回來，指望他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也就罷了。然而也少，安公子此時是一團的高興，那裏聽得進這路話去，無如他在何小姐跟前，又與張姑娘有些不同。從上年見面的那日，一個豎心傍兒寫在那裏，直到如今，雖不會在右邊加上個甚麼字，畢竟有些愛中生敬，敬中生畏；況且人家的話，堂堂正正，料着一時駭不倒，便說道：「言之有理，偏現在又得出去謝幾天客，這一向忙完了，度過殘冬，就是年下，等明年開了春，可要認認真真的用功起來了。」何小姐道：「你這話倒暗合了那個笑話了。一個人怠於讀書，賦詩言志，作了一首七言絕句詩道：『春天不是讀書天，夏初日長正好眠；秋又淒涼冬又冷，收書又待過新年。』豈不聞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怎的祇顧把話兒說遠了？據我姊妹的意思，公婆回來，家人牲口都勻出來了，你便拜兩天客。回來且把飲旨酒賞名花對美人的這些風雅事兒，以至那些言情遣興的詩詞，弄月吟風的勾當，一切無益身心的事情，一概丟開。甚至連你的那肅史桐卿，也暫且莫把他攔在心上，一心幹正經的，埋首用功起來。轉眼就是明年秋闈，再轉眼就是後年春榜。果然高捷連登，再點上庶常，進了那座清秘堂，別的慢講，你祇看公公正在精神強健的時候，忽然的急流勇退，安知不是一心指望你來翻梢；果然有

這天也好慰一慰老人家半世期望之心，平一平老人家一生抑鬱之氣，你豈不作了一個養志的孝子？俗話說的：「先下來，先吃飯。」果然有命，水到渠成，十年之間，不想不到了台閣封疆的地位。那時榮養雙親，俯仰無愧，到了這個分兒上了，還怕不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成？這三件樂事，你算都作到家了。我覺得是那金谷圍屏風，也不是甚麼難事，算起十年過後，你才三十歲，依然還是個白面書生，也還不算辜負了這良辰美景。那時候咱們可對了美人，飲着旨酒，賞那名花，由着性兒樂麼？這屋裏那塊四樂堂的匾，可算掛定了。不然，這春深似海的屋子，也就難免慾深似海；不但我們道兩個鳳兮鳳兮，已而已了，祇怕連你這今之所謂風雅，也就殆而殆而了。那時你自己顧自己，也顧不來，還想好待干雲垂蔭日，護他比翼效雙棲嗎？這話卻不爲着這席酒而起，自從我過來第二天，見了你這些筆墨，就深以爲不然，連日更見你一天一天的近於口角尖酸，舉止輕佻，一路，迴不是從前的溫文謹厚樣子，這卻大不是公婆教養成全的本意。我兩個深以爲愁，幾次要勸勉你一番，這幾日偏忙忙碌碌，不得個機會，今日適逢其會，遇着你置這席酒，方才妹妹止說了個酒倒罷了，你便有些不耐煩；照這等流連忘返，優柔不斷起來，我姐妹竊以爲不可。所以方才我兩個商量定了，就你口中言，道我心腹事，下這篇規諫，祇不知這話，大爺聽得進去，聽不進去？」公子聽了這話，便有些受不住，不似先前那等柔和了。祇見他沉着臉，垂着眼皮兒，閉着嘴，從鼻子裏吼了一聲，把身子挪了一挪，歪着頭兒向何小姐道：「聽得進去，便怎麼樣？聽不進去，便怎麼樣？我倒請問其目。」他那意思，想着要把乾綱振起來，薰他一薰，料想今日之下的十二妹，也不好怎樣。再不想這位十三妹，可是蕙得動的？他卻也不怎樣，祇把嗓子提高了一調說道：「聽得進去，莫講咱們屋裏這點兒小事兒，便是侍奉公婆，應待親友，支持門戶，約束家人，籌畫銀錢，以至料量薪水米鹽，這些事，都交給我姊妹兩個，侍奉公婆，是我兩個的第一件事，但有不用，詐你責備；支持外面，是我的事；料理裏面，是他的事。公婆祇樂得安養，你祇一意讀書，但能如此，我姊妹縱然給你咬足搔背，掃地拂塵，也甘心情願，還一定體貼得你周到，侍奉得你殷勤，聽不進去，我兩個又有甚麼法兒呢？左邊這個院子，我兩個便退避三舍，搬到那三間南倒座去同住，儘着你在這屋裏嘲風弄月，詩酒風流，我兩個絕不敢夾過問，白日裏便在上屋去，侍奉公婆，晚間回房作些針黹，樂得消磨歲月，免得到頭來既誤了你，還對不住公婆，落了褒貶。」讀者請聽，何小姐這段交代，照市井上外話說，這就叫把朋友罵在那兒了。安公子高高興興的一個酒場，再不想作了這等一個大煞風景，況他又正在年輕，心是高的，氣是傲的，臉皮兒是薄的，站着一地的僕婦丫頭，被人家排大姪兒似的這等排了一場，一時臉上就有

些大大的磨不開，不由得一把肝火，直攻到顛門子上來，扯脖子帶頸，漲了個通紅。才待開口，張姑娘的話來了，說道：『大爺，人家姐姐說的，可是字字肺腑，句句藥石，你可先別鬧左性，且沉着心，捺着氣，細細兒的想想再說話。』安公子便扭過頭來，向他道：『哦，想來你還有兩句話白兒。』張姑娘道：『姐姐口裏說的話，就是我心裏要說的話，不過這話，不是這個一言，那個一語的，要得來的，再來讓我說，我也沒姐姐說得這等透澈。如今你聽得進去，是如此如此，聽不進去，是如彼如彼，這層話，姐姐已經交代得明明白白了，還用我說甚麼？必要我說，我祇有一句，君請擇於斯二者。』安公子先前聽何小姐說話的時節，祇認作他又動了往日那獨往獨來的性情，想到那裏，說到那裏，不過句句帶定張姑娘，說得得體些，還不會怪着張姑娘，及至見他兩次三番的從旁贊襄，如今又加上這等幾句說話，把自己相處了一年多的一個同衾共枕的人，也不知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麼兩天兒的工夫，會偷偷兒的爬到人家那頭兒去了。他又又是害臊，又是虧心，又是着惱，把小臉兒都氣黃了。第一個主意，便要發作一場，一不想不妙，論今日的局面，講不到雙拳敵不過四手來，卻正是三人揀不過理字兒去。人家的話真說得有理，這一發作，父母回來，一定曉得，母親本就這兩個媳婦兒，疼的寶貝兒似的，祇他兩個這番話，再請父親一聽，那一個字那一句，不入老人家的耳，合老人家的意，管取倒當着他兩個，教訓我一場，那我可就算輸到家，栽到地兒了，不是主意。待要隱忍下去，祇答應着，天長日久，這等幾間小屋子，弄一對大石頭獅子不時的對吼起來，更不成事。譬如給他個不說長短，不辨是非，從今日起，且乾着他，不理他，他兩個自然該有此着慌，我卻暗裏依他兩個的話，慢慢的把這些不要緊的營生丟開，幹起正經的來，豈不是個兩全之道？轉念一想，也不妥當，這個法兒，要合桐卿使，他或者還有個心裏過不去，臉上磨不圓，那位蕭史先生，可是說出來的，幹得出來，萬一他認真的搬開了，看這光景，兩個人是一條藤兒，這一個搬了，那一個有個不跟着走的嗎？這屋裏又剩了我跟着媽媽了，我這不是自己作冤嗎？再說這等一對花朵兒般嬌豔，水波兒般靈動的人，忍心害理的說乾着他，不理他，天良何在？想了半日，左歸不是，右歸不是，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真正俗語說得不錯，強將手下無弱兵，安水心先生的世兄，既有乃翁的那等酒量，豈沒有乃翁那等胸襟？祇他立刻收了怒容，滿臉生疼的向金玉姊妹笑道：『領教，這等講起來，這個令卻有道理，算我輸了。我方才原說我輸了，喝一大杯，如今還喝你兩個一大杯，也該沒得說了。』說着回頭便叫：『花鈴兒，你把書格兒上，那個紅瑪瑙大杯拿來。』一時取到他便要過壺去，自己滿滿的斟了一杯。金玉兩個見他認真要喝那大杯酒，心裏早不安起來。何小姐說道：『自己屋裏說句頑兒』

話，怎的認起真來？好沒意思，這些酒怎吃下去，看不得受用。」他那裏肯依。張姑娘也道：「我罷了，姐姐來了幾天兒，既這等說，你認真喝那些酒，可不怕羞了他。」公子更不答言，雙手端起酒來，咕嚕嚕一飲而盡，向他兩個照杯告乾。只羞得他兩個兩張粉臉，泛四朵桃花，一齊說道：「這是我兩個的不是，話過於說得急了。」一句沒說完，只見公子飲乾了那杯酒，一雙手指着那個杯說道：「酒是喝乾，我安龍媒一定謹遵大教，明年秋榜，插了金花，還你個舉人；後年春闈，赴瓊林宴，還你個進士；待進了那座清祕堂，大約不難寫兩副紫泥誥封，雙手奉送。我卻洗淨了這雙眼睛，看你二位怎生的替我整理家園，孝順父母；你我三個人之中，倘有一個作不到這個場中的，便拿這杯子作個榜樣。」說着，抓起那瓊瑤酒杯來，向着門外石頭臺塔子上，就摔了去。這一摔，果然摔在石頭臺塔子上，不用講，這件東西，一定是鏘琅琅一聲，星飛粉碎。不想說時，才從公子手裏摔出去，那時快，早見從臺塔兒底下搶上一個人來，兩手當胸，把那紅瓊瑤酒杯緊緊的雙關抱住。這正是：

劇憐脂粉香娃口，抵得十思一諫疏。

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一回 新娘子悄驚鼠竊魂 贖老翁醉索魚鱗瓦

這回書一開首，讀者都要知道接住酒杯的這個人，究竟是個甚麼人，方才安公子丟那酒杯的時候，旁邊還坐着活跳跳的一個何玉鳳，一個張金鳳呢！他兩個你一言，我一語，激出這等一場大沒意思來，要坐在那裏，一聲兒不言語，只瞧熱鬧兒，那就不是情理了。作者把這話補出來，再講那個人是誰不遲。他兩個見安公子喝乾了那杯酒，說完了那段話，負着氣，賭着誓，抓那酒杯來，向門外便丟，心裏好不老大的慚惶後悔，慌得一齊站起身來，祇說得一句：「這是怎麼說？」四隻眼睛，便一直的跟了那件東西，向門外望着，祇見一個人從外面進來，三步兩跑，搶上臺塔兒，慌忙把那件東西，抱得緊緊的，竟不會丟在地下。何小姐先說道：「阿彌陀佛，夠了我的了，這可實在難為你。」張姑娘道：「真虧了你，怎麼來得這麼巧？等我好好兒的給你道個乏罷！」這個人到底是誰呀？看他姊妹兩個開口，便道着個你字，其為在下的人可知。既是個奴才，強煞也不過算在主人眼頭裏，當了個積伶差使，不足為奇；不見得二位奶奶，過意不去到如此。況且何小姐自從作十三妹的時候，直到如今，又何曾聽見過他婆婆媽媽兒的

念過聲佛來，有此時嚇得這等慌張的，方才好好兒的哄着人家飲酒取樂，豈不是好話？不然，這個理要分兩面講。方纔他兩個在安公子跟前，下那番勸勉，是大妻爾汝相規的勢分，也因公子風流過甚，他兩個期望過深，纔用了個遺將不如敵將的法子，想把他歸入正路，卻斷料不到弄到如此。既弄到這裏了，假如方才那個瑪瑙杯，竟丟在臺堦兒上，鏘琅一聲，粉碎星飛，無論毀壞了一個破敗決裂的兆頭來，已經大是沒趣了。再加公子未曾丟那東西，先賭着中舉人中進士的這口氣，說了那等一個不祥之誓，請問發甲發科這件事，可是先賭下誓，後作得來的麼？萬一事到臨期，有個文齊福不至，秀才康了，想起今日這樁事來，公子何以自處？他兩個又何以處公子？所以才有那番惶恐無措，無如公子的話，已是說出口來了，杯已是飛出門兒去了，這個當兒，忽然夢想不到，來了這麼個人，雙手給抱住了，扣兒算解了，場兒算圓了，一欣一感，有個不禁不由替他念出聲佛來的嗎？這正是他夫妻痛癢相關的性分。但是這個人到底是個誰呢？是隨緣兒媳婦，這隨緣兒媳婦，正是戴媽媽的女兒，華媽媽的兒婦，又派在這屋裏當差，算一個外手裏的內造人兒。今日爺奶奶正是家庭小宴，他早就該在此時候，怎的此時倒從外來呢？只因這天正是他家接待姑奶奶，就是褚大娘了；他婆媳兩個告假，在家待客，華媽媽又請了兩個親戚來陪客，大家吃了早飯，拿了副骨牌，四家子頂牛兒。胸午無事，華媽媽聽着老爺太太不在家，二位奶奶一定都回房歇歇兒，便叫他進來看看。隨緣兒媳婦，雖是自幼兒給何小姐作丫頭，他卻是個旗裝打扮的婦女，走道兒，卻合那漢裝的探雁脖兒，攏柳腰兒，低眼皮兒，蹺腳尖兒，走的走法不同，走起來大半是揚着個臉兒，振着個胸脯兒，挺着個腰兒，走況且他那時候，正懷着三個來月的胎，漸漸兒的顯懷了；更兼他身子輕俏，手腳靈便，聽得婆婆說了，答應一聲，便興興頭頭把個肚子腆得高高兒的，兩隻三寸半的木頭底兒，吉噠噠走了個飛快，從外頭進了二門，便遶着遊廊，往這院裏來，將進院門，聽見老爺說話的聲音，像是生氣的樣兒，趕緊走到當院裏，對着屋門，往裏一看，果見公子一臉怒容，他便三步兩步，搶上了臺堦兒，要想進屋看看是怎生一樁事；不想將上得臺堦兒，但見個東西映着日光，霞光萬道，瑞氣千條，從門裏就冲着，他懷裏飛了來。他一時躲不及，兩隻手趕緊往懷裏一握，卻是怕碰了他的肚子，傷了胎氣，誰知兩手一握的這個當兒，那件東西，恰好不偏不正，合在他肚子上，無心中把件東西握住了。握住了自己倒嚇了一跳，連忙把在手裏一看，敢則是書閣兒上擺的那個大瑪瑙杯，裏面還有些殘酒，他筍裏不知卯裏，只道老爺吃醉了，向他飛過一觴來，叫他斟酒；只

得舉着那個酒杯送進屋裏來。及至走到屋裏，又見兩位奶奶，見他一齊站起來，說了那套話，他一時更摸不着頭腦，便笑嘻嘻的道：『請示二位奶奶，再給爺滿滿的斟上這麼一杯啊！』這一句話，倒把金玉兩個問的笑將起來。安公子原是個器宇不凡的佳子弟，方纔聽了他姊妹那番話，一點便醒，心裏早深爲然。只因講話，一時面上轉不開，才賭氣丟那杯子；及至丟出去，早已自悔孟浪，見隨緣兒媳婦接住了，正在出其不意，又見他姊妹這一笑，他便也借此隨着哈哈笑道：『那可來不得了。攔不住你再幫着你一位奶奶灌我了，快把他拿開罷！』因合他姊妹說道：『你們的新令是行了，我的輸酒是喝了。只差這令，不曾行到桐欄跟前，大約就行，不過申明前令，咱們再喝兩杯。到底得上屋裏招呼招呼去。』金玉姊妹也見他把方纔的話，如雲過天空，更不提起一字，臉上依舊一團和容悅色；二人心裏越發過意不去，倒提起精神來，殷殷勸陪，陪他談笑了一陣，吃完了酒，收拾收拾，三個人便到了上房。恰值舅太太纔散牌，在那裏洗手，金玉姊妹便在上屋坐談，叫人張羅侍候晚飯。舅太太道：『今日是我的東兒，不用你們張羅。你們三個沒過十二天呢，還家裏吃你們的去罷。我這裏有吃的，回來給你們送過去。』說話間，舅太太親家太太洗完了手，擺上飯來，他兩個替舅太太張羅了一番，纔同公子回房吃飯。一時飯罷，仍到上房，看着點燈。褚大姑奶奶早赴了席回來，一應女眷，都迎着說笑，公子見這裏沒他的事，便出去應酬應酬泰山，坐起更，又照料了各處門戶，囑咐家人一番進來。舅太太道：『你怎麼又來了？他姊妹倆纔叫他們招呼招呼褚大姑奶奶，到家去了。姑老爺太太不在家，我今日就在上屋照應。你們那邊，我請親家太太先家去了，還有跟我的在那裏，老華老戴，我纔叫來囑咐過了。你們早些關門睡覺。』公子答應着，才回房來，只見他姊妹兩個也是才回家，都在堂屋裏那張八仙桌子跟前坐着，等丫頭舀水洗手。公子便湊到一處坐下。一時柳條兒端了洗手水來，慌慌張張的問張姑娘道：『奶奶有甚麼止疼的藥沒有？咱們內廚房的老尤擦刀，刮了手上的一個大口子，張牙裂嘴的嚷疼，叫奴才合奶奶討點兒甚麼藥上上。』何小姐便問：『割的重嗎？』他道：『挺長挺深的一個大口子，鮮血直流呢！』何小姐便叫戴媽媽道：『你叫人把我那個零星箱子擡來，把個藥匣拿出來。』一時擡來，拿鎖匙開開，只見箱子裏都是些大小匣子，以至零碎包裏兒都有。何小姐從一個匣子裏拿出一個瓶兒，倒了些紅色子藥，交給戴媽媽道：『給他撒在傷口上，裹好了，立刻就止疼，明日就好了。』隨即收了那藥，便向花鈴兒說道：『你把這幾個匣子，留在外頭罷。』花鈴兒答應着，一面往外拿。公子一眼看見裏面有一個黑皮子圓筒兒，因道：『那是個甚麼？』何小姐便拿過來遞給他看。公子打開一瞧，只見裏面是五寸來長一個鐵

筒兒，一頭兒鑄得嚴嚴的，那頭兒卻是五個眼兒，都有黃豆來大小，外面靠下半段，有個鐵機子，合張姑娘看了半日，認不出是個甚麼用處來。何小姐道：『這件東西，叫作袖箭。』公子道：『這麼個射法呢？』他又從一個匣子裏拿出個包兒來，打開，裏面包着三寸來長的一捆小箭兒，那箭頭兒都是純鋼打就的，就如一個四楞子錐子一般，溜尖雪亮。公子才要上手去摸，何小姐忙攔道：『別着手，那箭頭兒上有毒。』便拈着箭桿，下了五枝在那筒兒裏，因說明那箭的用法。原來那箭是一筒可裝五枝，撥好機子下上了箭，一按那機子，中間那枝箭就出去了。那週圍四個箭筒兒的夾空裏，還有四個漏子，再撥好機子，只一晃，那四枝自然而然，一枝跟一枝的，漏到中間那個筒兒來，可以接連不斷的射出去；因此又叫作連珠箭。當下何小姐說明這個原故，又道：『這箭射得到七八十步遠，合我把弓，那張彈弓，都是我自幼兒跟着父親學會的。那兩件東西，我算都用着了；祇這袖箭，我因他是个暗器傷人，不會用過，如今也算無用之物了。』說着，才要收起來。公子道：『你把這個也留在外面，等閒了，我弄幾枝沒頭兒的箭試試看。』何小姐便叫人關好箱子，把那袖箭隨手放在一個匣子裏，都搬了東間去。他三個人這裏因這一副袖箭，便話裏引話，把舊事重提。張姑娘便提起能仁寺的事，怎的無限驚心；何小姐便提起青雲山的事，怎的不堪回首；安公子便提起黑風崗，怎的是絕處逢生。因說道：『彼時斷想不到今日之下，你我三個人，在這裏無事消閒，挑燈夜話。』何小姐又提起他路上，怎的夢見父母的前情，張姑娘又提起他前番，怎的叩見公婆的舊事。一時三個人，倒像是堂頭大和尚，重提作行腳時的風塵，翰林學士，回想作秀才時的味，真是一番清話。天上人間，自來寂寞恨更長，歡悅嫌夜短。那天早交二鼓，鐘已打過亥正，華媽媽過來道：『不早了，交了二更半天了，兩屋裏親家太太，早睡下了；舅太太才打發人來，問着要請爺奶奶，也早些歇着罷。』公子正談得高興，便說：『早呢，我們再坐坐兒。』華媽媽看了看他姊妹兩個，也像不肯就睡的樣子，無法只得且由他們談去。書裏交代過的安老爺安太太，是個勤儉家風，每日清晨即起，到晚便息，怎的今日連他姊妹兩個，有些流連長夜，都不循常度起來。這其間有個原故。只因何玉鳳，張金鳳彼此性情相照，舉難相共，那種你憐我愛的光景，不同尋常姐妹。何玉鳳又是個闊落大方，不爲世態所拘的，見公子不會守得那書生不離學房的常規，倒苦苦拘定這新郎不離洞房的俗論，他心下便覺得在這個妹子跟前，有些過意不去。這日早上便扯說是晚間要換換衣裳，那邊新房裏，一通連沒個迴避的地方，不大方便，囑咐張姑娘晚間，請公子在西間去談談，就便把他在那裏安歇，是個周旋妹子的意思。張金鳳卻又是個幽嫻貞靜，不爲私情所累，想到「春關秋菊因時盛，採擷誰先占

一驚」這兩句詩，覺得自己齊眉舉案，已經是一年了。何小姐正當新燕恰來，小桃初卸，怎好叫郎君冷落了？他呢？心裏同一過意不去，便有些不肯，卻是個體諒姐姐的意思。偏偏兩個人，這番揖讓雍容的時候，又正值公子在坐，在公子是左之右之，無不宜之。覺得金鐘大鏞在東房也可，珊瑚玉樹交枝柯亦無不可，初無成見，這可是晌午酒席以前的話。不想晌午彼此有了那點痕跡，此時三個人心裏，才恐空添出許多事由兒來了。張姑娘想道：『是天不早了呢？此時我要讓他早些兒歇着罷。』他有姐姐早間那句話在肚子裏，倘然如東風吹楊柳，順着風兒，就飄到西頭兒來了，可不像爲晌午那個名兒，叫他冷淡了姐姐，待說不讓他過來，又好像我拒絕了他，這是張金鳳心裏的話。何小姐想，我是向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早間既有那第一句話，此時沒個說了不算的理。只不合晌午多了那麼一層，我此時要讓他安歇，自然得讓他往妹子那邊去，這不顯得我有意遠他麼？設或妹子一個不肯，推讓起來，他便是水向東流，西邊邊個灣兒，又流過來了，我又怎生對得住妹子？這是何玉鳳心裏的話。兩個人都是好意，不想這番好意，把個可左可右的安公子，此時倒弄到左右不知所可。正應了句外話，叫作綿襖改被窩，兩頭兒苦不過來了。因此二個人肚子裏，只管繞成一團絲，嘴裏可咬不破這個頭兒。三個裏把天下通行，吹燈睡覺的一樁尋常事，攔起不管，就在那可西可東的一間堂屋裏坐着，長篇大論，深夜價談起來了。然則公子這日，究竟吾誰適從呢？這是人家閨房之事，閨房之中，甚於畫眉，那作者既不會秉筆直書，讀者便無從懸空武斷，只好作爲千古疑案。只就他夫妻三個這番外面情形講，此後自然該達發合成一片性情，加上幾分伉儷，把午間那番盃盃相擊，化得水乳無痕。這才成就得安老爺家庭之慶，公子閨房之福，這是天理人情上信得及的。次日午後，太太便先回來，大家接着，寒暄了一番。安太太也謝了舅太太親家太太的在家照料，及向褚大娘子道了不安。少停安老爺也就回來，歇息了半刻，便問：『鄧九老爺回來不會？看看回來了，請進來坐。』褚大娘子忙道：『二叔罷了罷，他老人家回來，卻有會子了，我看那樣子，又有點喝去了，還說等二叔回來再喝呢。此時大約也好睡了，再要一請，這一高興，今日還想歡嗎？再者女婿今日也沒回來，倒讓他老人家早些睡罷。』安老爺聽了，他便中止，不一時大家便分頭安置。這日何小姐因公子不在此裏邊，便換了換衣裳，熄燈就寢。原來一向因那新房是一通連的，戴媽媽同花鈴兒都在堂屋裏後一捲睡，姑娘是省事價的，這晚也不用人陪伴，一個人上牀一覺好睡，直睡到三更醒來，因要下地小解，便披上斗篷，就睡鞋上套了雙鞋，下來將就了事。只聽院子裏吧吧一聲，像從高處落下一塊瓦來，那聲音不像從房簷脫落下的，竟像特特的丟在當院裏，試個動靜的一般。他心

下想道：『作怪，這聲響定有些原故。』便躡足潛蹤的閃在屏門榻扇後面，靜悄兒的聽着。隔了半盞茶時，只見靠東這扇牖戶上，有豆兒大的一點火光兒一閃，早燒了個小窟窿，插進枝香來，一時便覺那香氣味，有些鑽鼻刺腦，請教一個曾經滄海的十三妹，這些個頑意兒，可有個不在行的；他早暗暗的說了句：『不好。』先奔到桌邊，摸着昨日那個藥盒子，取出一件東西，便含在口裏。你道他含的是件甚麼東西？原來是塊龍壘石。怎的叫龍壘石？大凡是個虎胸前便有一塊骨頭，形如乙字，叫作虎威，佩在身上，專能避一切邪物；是個龍胸前，也有一塊骨頭，狀如石卵，叫作龍壘，含在口裏，專能避一切邪氣。不必講方才插進窗戶來的這枝香，是枝薰香，凡是要使薰香，自己先得備下這椿東西；不然，自己不先把自已薰背了氣了嗎？這是姑娘當日的一椿隨身法寶，沒想到作新媳婦會用着。何小姐含了那塊龍壘石，聽了聽窗外沒些聲息，便輕輕的上了牀，先把那香頭兒捻滅了。想道：『這毛賊，要這等作起來，倒不可不防。只是我這一叫喊，不但被這廝看着膽怯，前面走更的，一時也聽不見，倒難保驚了公婆，偏我那把刀，因公公道是新房不好懸掛，不在跟前，那弓雖在手下，卻是一時尋不及那彈子，這便怎樣？』正在爲難，忽然想起昨日看的那副袖箭，止下了五枝箭在裏頭，便暗地裏摸在手裏，依然隱在屏門榻扇邊看着。一時早見堂屋裏，靠西邊那扇大榻窗上，水濕了一大片。他便輕輕的出了東門屏門，躲在堂屋裏東邊這扇榻扇邊，看那個賊待要怎的。才隱住身子，只見那水濕的地方，從窗櫺兒裏伸進一隻手來，先摸了摸那橫門，又摸了摸那上門的鐵環子，便把手掣回去，送進一根帶着鉤子的雙股兒繩子來，只見他用鉤子先把那門門搭住，又把繩子的那頭兒拴在窗櫺兒上，然後才用手從那鐵環子裏褪那橫門；褪了半日，竟被他把那頭兒從環子裏褪出來，那門只在那繩子的鉤兒上鉤着。何小姐看了，暗說：『有理，他褪下那頭兒來，一定還要褪這頭兒，好用兩根繩子，輕輕兒的繫下來，放在平地，免得響動。好笨賊，你這個主意打拙了。』說着，果聽得榻扇外邊腳步聲，慢慢的溜過東邊來，他便順着榻扇裏邊，也慢慢的隨到西邊兒去，隨即閃着身子，從那洞兒裏往外一看，見那天一天雪意，陰得雲濃霧鎖，月暗星迷，且喜是月半天氣，還辨得出影兒來。望了半日，只見不見撥門的那個倒看見屏門那裏，蹲着一個，往後來道去的角門跟前，蹲着一個，在那裏把風；對面南房上，又站着一個，大黑粗的大漢，腰裏掖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已經把房上的瓦，揭起一張來放在身旁，手裏還揶着兩三片瓦，在那裏瞭望。靠東牖窗早搬了一扇門，立在牖跟前，何小姐暗道：『要不先把房上的這個東西弄住他，怎得歇手。』隨又想道：『且慢，只要驚走他，也就罷了。』說着，又見靠東榻扇上也陰濕了，果然照前一樣的，送進一根帶鉤子的繩兒。

來，想要鉤住東頭兒的門。何小姐趁他入繩子的時節，暗暗的早把這頭兒橫門，依然套進那環子去，把那搭門的鉤子，給他脫落出來。卻隱身進了西間，聽了聽安公子合張姑娘，在臥房裏止睡得安穩，兩牀上的華媽媽合柳條兒，已是受了那屋裏些薰香氣息，酣睡沉沉。他便假裝打了個呵欠，門外那個賊一聽，倒是一驚，暗道：『怎的薰香點了這半日，還有人醒着？』忙的他把個繩頭兒，不曾掛好，一失手，連鉤子掉在屋裏地下了；他便趕緊跑開躲着，暗聽裏面的動靜。你看這羣賊，要果然得着這位姑娘些底細，就此時認些晦氣走了，倒也未嘗不是知難而退，不想他聽了屋裏一個呵欠之後，鴉雀無聲，只道又睡着了。便從貪心裏又起了個飛智，便想用西邊這根繩兒，先把這頭兒的門繫到地，騰出繩兒來，再繫東邊的那頭兒，早又鴛鴦鴨步的奔到西邊兒去。這個當兒，何小姐早到了堂屋裏，把他失手扔的那根繩子，拿在手裏，卻貼着西邊第二扇格扇躡着，看他怎的般鼓搗。那賊轉過來，從窗櫺上解下那根繩，待要往下繫那橫門，早覺得那繩子輕輕飄飄的脫了空。他便悄悄的嘆了一聲，似乎覺得詫異，想道：『莫不是方才匆忙裏，不曾把那門褪下來麼？』重新探進手來摸。何小姐見這賊渾到如此，卻嘔上他點氣兒來了。便把那袖箭放在地下，把手裏那根繩子抓過來，等賊的手探到鐵環子跟前，猛然的從底下往他腕子上一套，攔住了只往下一撈，又往後一瞥，乘勢就搭在那根橫門上，左三扣，右三扣的，把隻手反捆在門上，還怕他掙開了繩頭兒，又把西邊窗櫺上那根空繩子解下來，十字八道的背了幾個死扣兒。自己卻又拿起袖箭來，躲在東邊去望着。那賊的這隻手，本是從靠西扇格儘西的這個窗櫺裏探進來，才發得着那鐵環子，經這往下一撈，往後一瞥，一隻臂膊，是滿寄放在屋裏，胸脯子是靠了西間金柱了，待要伸左手來救那隻右手，急切裏轉不過身來，作賊的可沒個嚙救人的，他掙了兩掙，不會掙得動分毫，便嘴裏打了個哨子，哨那兩個把風的賊。那兩個聽得哨子響，只道是撥開門了，這就可以下手偷了，彎着腰兒就往這邊來。何小姐從東邊的窗洞兒裏，見這兩個也過來了，心裏倒有些忐忑，暗想：照這等狗一般的賊，就再多來幾個也不妨；只是我如今非從前可比，斷不可合他交手。只管拴住了這個，倒怕他一時急了，豁一個跑三個，傷了這個老實的，那時倒是大未完。這要不用個敲山振虎的主意，怎的是個了當。想罷，他隔着那窗洞兒往外望，只見房上那個正斜簷着蹲在房簷邊，目不轉睛的盼那三個開門呢，他便把那袖箭，從窗洞兒裏對了房上那賊，看得較準，把那跳機子只一按，但聽喀啦一聲響，一箭早釘在那賊的左腿上；那賊冷不防着這一箭，只疼得他咬着牙，不敢作聲，饒是那等不敢則聲，也由不得啊呀出來，腳底下一個蹣不穩，便咕碌碌從房上直滾下來，咕咚跌在地下，手裏的瓦，一片聲響，丟了一

地。這邊三個賊聽得，齊回頭看時，見上房那個跌了下來，一則怕跌壞了他，二則怕驚醒了事主，忙的顧不及合揜着的這個搭話，便奔過去看那個。只這一陣，早驚醒了南屋裏的張太太，問道：「怎兒響哪？藍嫂你聽聽，不是貓把瓦蹬下來了哇？」這邊揜着的聽了，只乾急，苦掙不脫。那兩個跑過去，見跌下來的那個，才爬得起來，卻只坐在地下發怔。他兩個也顧不得南屋裏事主說話，便把他揪起來攙着，要想逃避，不想那賊的腿，已經木的不知痛癢，只覺箭眼裏如刀刺一般疼痛。那兩個還只道他是折了腿，悄悄的说道：「你扎揜此，溜到背靜地方躲一躲要緊。」這一陣喊喳，早被何小姐聽見，隔牕大聲的說道：「糊塗東西，他腿上射着一枝梅針藥箭呢！你叫他怎的個扎揜法？」一句話嚇得那兩個顧不及那個帶傷的，沒命的奔了牆邊立的那扇門去，慌張張爬到牆上，蹣的那瓦一片山響，才上房後腳一帶，又把一溜簷瓦帶下來，唏溜哈拉開了半院子，鬧的大不成個梁上君子的局面。兩個上了房，又怕自己再着一箭，爬過房脊去，才縱身望下要跳，早見一個燈亮兒一閃，有人喊道：「不好了，上兒有了人了！」你道這人是誰？原來是張親家老爺。他那晚睡到半夜，忽然要出大恭，開了門，提了個百步燈出來，剛才到後，聽得房上瓦響，他把燈光兒一轉，見兩個人爬過房來，他就嚷起來，把屎也嚇回去了。這一嚷，早驚動了外面的人，房上那兩個賊，見不是路，重新又爬過房脊來，下了房，發腳往游廊門外就跑。第一個先跑出來，便藏在上方東鑽山門兒裏；及至第二個跑出來，二門上早燈籠火把進來了一羣人，一個個手拿撓鉤桿子，抬水的樣子，圍上來。這賊解下腰裏的鋼鞭，才要動手，不防身後一撓鉤桿子，早被人胡擄住了，按在那裏捆了起來。這個當兒，張進寶早提着根棒槌般粗細的馬鞭子，吆吆喝喝進來，先說道：「拿只管拿，別傷他。也別只顧大面兒，上背靜地方兒要緊。」一句話，那一個藏不住，巴了巴頭兒，見一院子的人，他一扎頭順着廊簷，就往西跑。誰知東裏間有個爐炕，因天涼起來了，趁老爺太太不在家，燒了燒那地炕，怕圍住炕氣，廠着爐炕板兒呢，那賊不知就裏，一足失空了，咕咚一聲，掉下去了。大家撓鉤繩索的揪上來，又得了一個。這一番吵鬧，安老太妻早驚醒了。安老爺隔窗問道：「這光景是有了賊了，你們只把他驚走了也罷，何必定要拿住他。」張進寶答道：「回老爺，這賊鬧的不像，個個手裏都有傢伙，只這院子裏，已經得着倆了，恐怕還有呢。」安老爺聽見不止一個賊，又手持器械，也有些詫異，只管詫異，卻依舊守定了那傷人乎不問馬的聖訓，只問了一聲：「可曾傷着人，絕口不問到失落東西不會這一句。」大家回道：「沒傷人，兩賊都捆上了。」安老爺便一面起來，下牀穿衣，只聽張進寶說道：「留兩人這院裏招護，咱們分開從東西耳房兩路，繞到後頭去，小心有背靜的暗地裏窩着的。」當下張老回了晉升戴

勤一班人，帶着去查西路了。張進寶便回了華忠、梁材，帶着人進了東游廊門；他一進門，才要問：『驚了爺奶奶沒有？』一句話不曾說完，燈兒下只見當院裏地下，躺着個人，在那裏哼哼；又一個止在那裏掬格扇窗戶呢！張進寶大喝道：『你這野種，好大膽子，兒了人竟不跑，還敢在這裏掬窗戶？』說着，西路去的人，也轉到這院子來了，繩子也來了，大家一窩蜂上前，有幾個早把當地那個捆上有幾個便奔到格扇邊，這個來拉往，往臺階下就拉；可耐拉了半日，絲毫拉他不動。張進寶自驚了爺奶奶，便叫華奶奶：『你回爺奶奶，家人們都在這裏呢，不用害怕。』華媽媽這個當兒，醒睡醒了，只答應不出來。早曉何小姐在屋裏笑道：『我敢是有此害怕，我怕你們拉不動這個賊，他這隻胳膊在橫門上捆着呢，等開了門，你們進來解罷！』鬧了半日，衆人此刻才得明白，大家便先把那賊的方子，九腳綁在一處，那賊只剩得一條腿，在那裏跳跳略略兒了。何小姐方纔見四個賊擒住了兩個，那兩個纔辨條路，又仗外面一聲喊，嚇回來了，早料這一驚動了外面，大略那兩個也止不了。他便安安詳詳的穿好了衣服，先把媽媽丫頭們叫起來，虧那香點得工夫，少人隔的地方遠，一叫便都醒了，只是慌作一團，他又慮到怕公婆過來，一面忙忙的漱口攪頭，一面便叫華媽媽，請公子合張姑娘起來。幸喜那臥房更是嚴密，放着帳子，兩個都不會受着那薰香氣息；也因這個上頭，誤了點兒事，人家鬧了半夜，他二位才連影兒不知。直等華媽媽隔着帳子，把張姑娘叫醒了，他聽後只嚇得渾身一個整頓兒，連忙推醒了公子。公子畢竟是個丈夫，有些膽氣，翻身起來，在帳子裏穿好了衣服，下了牀，蹬上鞋子，穿上皮襖，繫上搭包，套上件馬褂兒，又把衣裳掖起來，戴好了帽子，手裏捉着嵌寶鑽花拖着七寸來長大紅穗令子的一把玲瓏寶劍，從臥房裏就奔出來了。恰好何小姐完了事，將進西間門，看見笑心：『賊都捆上了，你這時候拿着這把劍，劉金定不像劉金定，穆桂英不像穆桂英的，要作甚麼？這樣冷天，依我說，你莫如擱下這把劍，劍帶上條領子兒，也省得風吹了脖頸兒。』公子聽了，摸了摸，才知裝扮了半日，不曾帶得領子，還光着個脖兒呢！又忙着去帶領子，一時張姑娘也收拾完畢，媽媽丫頭們一面疊起鋪蓋，藏過圍器。公子便要出去，何小姐道：『莫忙，讓他們歸着完了，開了門，才出得去呢！』公子聽說，提上那把劍，自己便要開門，才到堂屋，但見一隻黑粗的胳膊，掏進窗戶來，卻捆在那門上，忙問道：『這是誰？』何小姐笑道：『這是賊，從半夜裏就捆在這裏了。如今外頭也捆好了，我卻不耐煩去解他，勞你施展施展，你那件兵器，給他把繩子割斷了罷！』公子道：『交給我，這又何難！』擄了擄袖子，上前就去割那繩子，顛兒哆囉的鼓搗了半日，連鋸帶挑，才得割開。那賊好容易退出那隻手去，卻又受了兩處誤傷，被那劍畫了兩道口子，抿嘴低頭，也受

綁了。屋裏開了門，那時天已閃亮，何小姐往外一看，祇見兩個賊，都捆在那裏。他便先讓張親家老爺進來歇息，隨叫張進寶道：「張爹，你叫他們把這四個東西都擱在這旁邊小院兒裏去，好讓我們過去請安。再也怕老爺太太要來。」遂又叫花鈴兒向桌子上取出兩個紙包兒來，便指着那受傷的賊，向張進寶道：「別的都不要緊，這一個可着了。我一藥箭，祇要到午時，他這條命，可就交代了。你作件好事，把一包藥用酒沖了，給他喝下去。那一包藥醋調了，給他上在箭眼上，留他這條性命，好問他話。」張進寶一答應，那賊聽了這話，才如夢方醒。大家去依言料理。安太太初時也吃一嚇，及至聽得無事，才放心，也祇略梳了梳頭，罩上塊藍手巾，先叫人去看公子媳婦，恰恰的他三個前來問安。老爺依然安詳鎮靜，在那裏漱口淨面，才得完事。安老夫妻便問了詳細，何小姐前後後回了一遍。安老爺便向公子說道：「幸虧這個媳婦，不然，竟開了門，失些東西，倒是小事，尙復成何事體。這大約總由於這一向因我家事機過順，自我起不免有些不大經意，或者享用過度，否則心存自滿，才有無平不跛的這番警戒。大家不可不知修省。」說着便站起來說：「我過去看看。」安太太便向何小姐道：「你可招護着些兒。」安老爺道：「賊都捆上了，還怕他怎的？索性連你也同過去看看。」正說着，舅太太，親家太太，褚大娘子都過來道受驚。大家說了沒三兩句話，祇聽得二門外一聲大叫好，說道：「囚攘的在那兒呢？讓我擺佈他幾個腦袋。」一聽卻是鄧九公的聲音。老爺同公子連忙迎出來，安太太一班女眷也跟出來。祇見鄧九公皮襖不會穿，祇穿着件套衣裳的大裕襖，披着件皮臥龍袋，敞着懷，光着脑袋，手裏提着他那根壓裝的虎尾銅鞭，進了二門，怒吼吼的一直奔東耳房去。安老爺忙着趕上，拉住說：「九哥待要怎的？」他道：「老弟，你別管，不知道這東西蹄躡，苦了你了，且叫他一個人吃我一鞭再講。」安老爺道：「不可擅傷罪人，你我是要就不是的，有王法呢？」他又道：「王法有王法，也不鬧賊了。」安老爺道：「就說如此，你我也得問個明白，再作道理。」他又道：「有那麼大粗的工夫。」說着，扭身祇要趕過去打。安老爺看了看那樣子，一腦門子酒，大約昨日果真喝過去了，睡了一夜，竟沒醒得清楚。好說歹說，死拉活拉的，才把他拉進屋子。安太太大家都過來。褚大娘子一見先說道：「這麼冷天，怎麼連衣裳不穿，就跑出來了？」一句話提醒了安老爺，才叫人出去取了衣裳來。他一面穿着，一面問何小姐那賊的行徑。何小姐又說了一遍。祇氣得他巨眼圓睜，銀鬚亂颯。安老爺勸道：「老哥哥這事，不消動這等大氣。」他也不往下聽，便道：「老弟，你莫怪我動粗，你祇管把這起狗娘養的叫過來，問個明白，我再合他說話。我有我個理，等我把這個理兒說了，你就知道不是愚兒不聽勸了。」安老爺是知透他那吃軟不吃硬的怪脾氣的，便

道：『就這樣，你我且要問這班人，是怎的個來由。』因叫人在廊下放了三張杌子，連張老爺也出去坐下。安太太大家卻關了風門子，都躲在破窗戶洞兒跟前，望外看。祇見衆家人把那班賊連提帶擄的拉過來。安老爺一看，一個個都綁得手腳朝天的，合伙着把臉貼在地下，老爺已就老大的心裏不忍。先歎了一聲，說道：『一樣的父母遺體，怎生自己作賊到如此？』便吩咐道：『且把他們鬆開，大約也跑不到那裏去。』鄧九公說道：『跑，那算他交了運了！』衆人一面答應着，便把那班人腿上的綁繩鬆了，依然背剪着手，還把繩子拴了一條腿，都提起來跪在地下。安老爺一看，祇見一個腰粗項短，一個膀闊身長，一個獨眼粗眉，一個鬼頭鬼腦，便往下問道：『你們這班人，我也不問你的姓名住處，祇是我在此住了多年，從不曾寧惱鄰鄰，欺壓良賤，你們無端的來擾害我家，是何原故，祇管實說。』那班人又是着慌，又是害臊，一時無言可對，祇低了頭，不則一聲，早把鄧九公噙上火來，了一伸手，向懷裏把他那副大鐵毯掏出一個來，握在手裏，睜了圓彪彪的眼睛，向那班人道：『說話呀！小子別粧雜種，慌的鬼頭鬼腦的！』那個連叫道：『老爺子，你老別打，讓我說。』因望着鄧九公道：『大凡是個北京城的人，誰不知道你老這裏是安善人家，可有甚麼得罪我們的？』鄧九公又嘆道：『我不姓安，是尋宿兒的，人家本主兒在那邊兒呢，你朝上邊兒說。』那人才知他鬧了半日，敢則全不與他相干，扭過來便向着安老爺說道：『聽我告訴你老一句話。』沒說完，華忠從後頭噎就是一腳，說道：『你連個老爺小的也不會稱嗎？你要上了法堂呢！』那賊連忙改口道：『小的小的，回稟老爺，今日這回事，都是小的帶累他們三個了。』因努着嘴，指着旁邊兩個道：『他們是親哥兒倆，一個叫吳良，一個叫吳發，那個姓謝叫做謝祇，人都稱他謝三哥，小的姓霍，叫霍士道。小的們四個人，沒藝業，就仗偷點兒，摸點兒活着，小的有個哥哥，叫霍士端，在外頭當長隨，新落了逃回來了。小的合他說起窮苦難度，他說這座北京城遍地是錢，就祇沒人去揀，小的問起來，他就提老爺從南省來，人幫的上千上萬的銀子，聽說又娶了位少奶奶，淨嫁粧就是十萬黃金，十萬白銀。他還說指了小的這條明路，得了手，他要分半成帳。小的聽了這話，就邀了他三個來的。』安老爺聽到這裏，笑了一笑，便問道：『來了怎麼樣呢？』那賊道：『小的們是從西邊史家房上過來，才到這裏的，及至到了房上一看，下來不得了。』安老爺道：『怎麼又下來不得呢？』那賊道：『小的們道作賊有個試驗，不怕星光月下，看看那人家是黑洞洞的，下去必得手。不怕夜黑天陰，看那人家是明亮亮的，下去不但不得手，巧了就會遭事。昨晚適到這房上，往下一看，院子裏倒像一片紅光照着，依謝三就要叫我回頭，是小的貪心過重，好在他們三個的貪心也不算輕，可就下來了。不想這一下來，通共

來了四個，倒被老爺這裏攔住了兩隻，作賊的落到這場中，現眼也算現到家了。如今要把小的們送官，也是小的們自尋的，無的可怨，到官也是這個話。老爺要看小的們可憐兒的，祇當這宅裏那管管兒子裏，下了一窩小狗兒，叫人捉着耳朵，往車轍裏一扔，算老爺積德超生了小的們了。」安老爺還要往下再問，鄧九公那邊兒早開了談了，說：「照這麼說，人家合你沒甚麼岔兒呀？該咱們爺兒們稿一稿咧！我且問你，你們認得我不認得？」四個人齊聲道：「不認得。」登時把個老頭子氣的紫漲了臉，嚷成一片說道：「好哇！你們竟敢說不認得我告訴，我姓鄧，可算不得天子腳下的人，生長在江北淮安，住家在山東莒平，也有個小小的名聲兒，人稱我一聲鄧九公。大凡是綠林中的字號人兒，聽得我鄧九公在那裏歇馬，就連那方邊左右的草莽兒，也未必好意思的動一根，怎麼着我今日之下，住在我好朋友家裏，你們就這麼一起毛蛋蛋子，夾着你娘的腦袋，滾的遠兒的，倒在我眼皮子底下，把人家房上地下，糟蹋了個土平，你們這不是誠心看我來了嗎？還敢公然說不認得我！先個個人揀瞎你一隻眼睛，大概往後你就認得我了！」說着，就挽袖子要打。安老爺聽了半日，才明白他氣到如此的原故，上前一把拉住，大笑道：「老哥哥，你氣了個半日，原來爲此。你怎的合畜生講起人話來了！」他便焦躁道：「老弟你不知道，我真不夠瞧的了嗎？」安老爺道：「尤其笑話兒了！我一句話，老哥哥你管保沒得說。你縱然名鎮江湖，蓋不濟，也得金剛郝武，海馬周三那班人，才巴結得上，曉得你的大名；這班人你叫他從那裏知道你，又怎的配知道呢？」安老爺這席話，才叫作藍靛染白布，一物降一物，早見他肉飛眉舞的點頭說道：「老弟你這話，我倒依了；話雖如此，他既沒那雁過拔毛的本事，就該悄悄兒走，怎麼好好兒的，把人家折弄個稀爛？這個情理，可也恕不過去。」安老爺道：「鬧賊天下通行，挖扇窗戶，丟兩片瓦，也事所常有。依我說，這班人，也不過爲飢寒二字，才落得這等無恥。如今既不會傷人，又不曾失落東西，莫如竟把他們放了，叫他去改過自新，也就完了這樁事了。」鄧九公祇是拈鬚搖頭，像在那裏打主意；公子旁邊聽着，是不敢駁父親的話，祇說了一句：「這請示父親，放卻不好就放罷。」不防一旁早怒惱了老家將張進寶，他聽得安老爺要放這四個賊，便越衆出班，跪下回道：「回爺爺，這四個人放不得，別的都是小事，這裏頭關乎着霍士端呢。霍士端他也曾受過老爺的恩典，吃過老爺的錢糧米兒，行出怎樣沒天良的事來，這不是反了嗎？往後奴才們這些當家人的，還怎麼擡頭見人，依奴才糊塗主意，求老爺把他們送了官，奴才出去作個抱告，合他質對去；這場官司，總得打出霍士端來，才得完呢。」安老爺道：「啊呀！一位鄧九太爺，我好容易勸住，你又來了。便果真是霍士端的主意，於我何傷？於你又何傷？小人祇苦作小

人君子樂得爲君子，不必這等傷氣。」鄧九公道：「你爺兒倆不用提，我有個道理。講送官不必，原告滿讓把他辦發了，走不上三站兩站，那班解役，得上他一塊錢，依舊放回來了，還是他。說就這麼放了，也來不得。這裏頭可得讓我比你們爺兒們通精兒了，這不當着他們說嗎？咱們亮盒子搖。老弟你要知道，是個賊上了道，沒個不想得手的；不得手，他不甘心，吃了虧，沒個不想報復的；不報復，他不甘心；就這等放了他，可得防他個再來，就讓他再來，莫講這個嘴臉，就比他再有些能寫，來這麼一百八十的，也可不要緊。祇是你我那有那麼大工夫等着，合他氣去，縱讓他知些進退，不敢再來了，狗可改不了吃屎，一個犯事到官，說會在咱們這宅裏放過他，老弟你也就點兒考成！」安老爺一聽他這番話，倒煞是有理，便問：「依九哥你怎麼樣呢？」鄧九公道：「依我這不算老弟你開了恩了嗎？這事於你無干，把這班人都交給我，你的好意我絕不痛他一個指頭，傷他一根寒毛，可得把他揀揀到了家業，我才放他呢！」他說完了這話，更知商量，便向那班賊發話道：「這話你們可聽出來了。人家本宅兒是放了你們了，沒人家事。如今就是鄧九太爺，朝你們說咧，你力才不說聽得他家娶了一位少奶奶，淨嫁粧就有十萬黃金，十萬白銀嗎？這話有的，祇是他這金銀，你們動不了他的，我先透給你個信兒。昨日聽出你們那塊瓦來的就是他，滅了你們那枝薰香的也是他，綁上你們一個胳膊的也是他，封了你們一個脖骨的也是他；他從十二歲作姑娘闖江湖起，長槍短棒，十八般武藝，無所不能，講力量，考武舉的頭號石頭，不夠他一滴溜的；講蹤縱，三層樓不夠他一伸腰兒的；他就是我的徒弟，這話可不知你們信不信。現在人家不過是做奶奶太太了，不肯合你們狗一般的人交手，所以昨日才不曾開門出來，止輕輕兒的射那一枝箭，給你們報個信兒。他那箭叫作袖箭，又叫作連珠箭，連發五枝，當射你們四個，還剩餘着一枝呢！再他有張銅胎鐵背的彈弓，打一兩八錢重的鐵彈子，二百步外取人，要指出地方兒來，這是人家的傳家至寶，不犯着給你們拿出來看。此外還有一把雁翎倭刀……」說着，他便扭頭向安公子道：「老賢姪那刀呢？」安老爺早已明白他的用意，便道：「在我那裏。」隨叫公子取來。鄧九公接在手裏，拔出來先向那班人面前一閃。那四個的八隻手，都在身後倒剪着，招架也無從招架，祇倒抽了一口冷氣，扭着頭往後躲。鄧九公看了，呵呵大笑，說道：「諒你們這幾顆腦袋，也攔不住這一刀。但則一件，你九太爺使傢伙可講究，刀無空過，講不得，祇好拿你們的兵器搪災了。」說着，就把他四個用的那些順刀、鋼鞭、斧子、鐵尺之類，拿起來用手裏那把倭刀，砍瓜切菜一般，一陣亂砍，霎時削了一堆碎銅爛鐵，堆在地下。說道：「小子拿了去，給你媽媽換涼簪兒去罷！」四個賊直驚得目瞪口呆，又聽他放下刀，嚷道：「我是說

結了，你們要不憑信，不甘心，今日走了改日祇管來；你們還得知道，我毀壞你們這幾件傢伙，不是奚落你，是惠顧你；不然的時候，少停你們一出這個門兒，帶來這幾件不對眼的東西，怕不吃地方拿了，你們可得領我個大情，這不是我惠顧了你們了嗎？你們老弟兄們，也得惠顧惠顧我。你瞧我江南北，關裏關外，好容易創到這個分兒了；今日之下，你們偏在我眼皮子底下，把我的好朋友家踹了個土平，我不答應。你瞧我這不是變方法兒，把你們這幾件團團團團的兵器，給你們弄碎了嗎？你們就祇想法兒，把我這一地破破爛爛的瓦，給我弄整了。」這正是：

補天縱可彌天隙，毀瓦焉能望瓦全？

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二回 鄧九公關心身後名 褚大娘得意離筵酒

上回書表的是安家迎娶何玉鳳過門，祇因這日鄧九公幫的那分粧奩，過於豐厚，外來的如吹鼓手，廚茶房，以至擡夫轎夫這些閒雜人等過多，京城地方的局面越大，人的眼皮子越薄，金子是黃的，銀子是白的，綾羅綢緞紅的綠的，這些人的眼珠子可是黑的一時看眼裏，議論紛紛，再添上些枝兒葉兒，就傳到一班小人耳朵裏，料着安老爺家辦過喜事，一定人人歌乏，不加防範，便成羣結夥而來，想要下手。不想被這位新娘子，小小的遊戲了一陣，來了幾個，留下了幾個，不曾跑脫一個，這班賊好不掃興。好容易遇見了一位寬宏量大的事主安老爺不合小人爲難，待要他們放了，這班人倒也天良發現，知感知愧，忽然不知從那橫撐船兒，跑出這麼一個鄧九公來。大家起先還祇認作他也是個事主，及至聽他自己道出字號來，才知他是個來打抱不平兒的。這椿事通共與他無干，又見他那陣吹謗，謗詐來的過沖，像是有點兒來頭，不敢合他較正。如今鬧是鬧了個烏煙瘴氣，罵是罵了個破米糟糲，也不官罷，也不私休，卻叫他們把丟碎了那院子的瓦，給一塊塊整上，這分明是打主意撻活人；四個賊可急了，就亂糟糟望着他道：「老爺子，你老也得看破着些兒。方才聽你老那套交代，是位老行家，你老瞧作賊的落到這個場中，算撒臉窩心到那頭兒了；不怕分幾股子的賊，擠住了都許倒的出來，這丟了個粉碎的瓦，可怎麼個整法兒呢？真個的作賊的還會變戲法兒嗎？這不是人家本主兒都開了恩了，你老擡擡腿兒，我們小弟兄們就過去了；出去也念你老的好處，沒別的祝贊，你老壽活八

十好不好？這班賊大約也看出老頭子是個喜歡上順的來了，那知恭維人也是世上一樁難事，只這一句才把他得罪透了。他不問長短，先向那班人惡狠狠的嘆了一口說道：『沒你娘的興，你九太爺今年小呢，才八十八呀！你叫我壽活八十，那不是活回來了嗎？那算你咒我呢！你先用合我油料着，你們也整不上這瓦，我給你條明路；這東西瓦鋪裏有賣的，人家本主兒蓋房的時候，也是拿錢兒買了來的，你們丟了人家多少塊，就只照樣兒買多少塊來，給人家賠上。索性勞你的駕，連灰帶蘇刀，一就手兒給買了來，再叫上他幾個泥水匠，人多了好作活，趁天氣早些兒收拾好了，夜裏騰出工夫來，你們好再起你們的正經營生去。講到買幾片子瓦，也不值得打狼也似價的，去這麼一大羣，勻出你們歡迸亂跳，這倆去買瓦，留下房上滾下來的，合爐坑裏掏出來的，那倆，先把這院子破瓦揀開，院子給人家打掃乾淨了，也省得人家含怨。』那霍士道聽了這話，心裏先說道：『好，作賊的，算叫我們四個出了樣子咧！有這麼着的，還不及飽飽的作頓打遠遠的作輪發乾淨呢？』待要怎樣，又不敢合他怎樣，只有不住口的央及討饒。他更不答言，便向安公子要了枝筆，蘸得飽了，向那四個臉上塗抹了一陣。內中只有霍士道認識幾個字，又苦於自己看不見自己的臉，也不知給他畫了些甚麼，望了望那三個臉上，原來都寫着核桃來大小「笨賊」兩個字，好像掛了一面不誤主顧的招牌；待要上手去擦，兩隻手都倒剪着。正在着急，見他擱下筆，便合方才要把他們送官的那老頭子說：『張夥計，你撥兩個硬掙些的人，給我帶上他倆，就這麼個模樣兒，瓦瓦去，手裏可帶住他拉腿的那把繩，不怕他跑，也由不得他不走。有個鬧累贅的，先叫他吃我五七拳頭再去。』那兩個賊聽了這話，只急得嘴裏把老爺子叫得如流水，說情願照數賠瓦，只求免得這場出醜。無奈他不來理論這話，倒瞪着兩隻眼睛，搖頭幌腦，指手畫腳的，向那班賊交代道：『這話你們可得聽明白了，人家本主兒算放了你們了，沒人家的事，這全是我姓鄧的主意。你們要不服，過了事兒，只管到山東在平縣岔道口，二十八棵紅柳樹，鄧家莊兒找我，我那裏是個坐北朝南的廣梁大門，門上掛一面黑漆金字匾，匾上有一「名鎮江湖」四個大字，那就是我舍下；我在舍下候着。』安老爺看他鬧了這半日，早覺得君子不爲己甚，這事儘可不必如此小題大作；只是他正在得意場中，迎頭一勸，管取越勸越硬，倒從旁讀道：『九哥你這辦法，果然爽快。只是家人們也鬧了半夜了，也讓他們歇歇吃些東西，再理會這事不遲。』因合張進寶使了個眼色，吩咐道：『且把他們帶到外頭聽着去。』張進寶會意，便帶着衆家人，七手八腳，一個一個拉住一把繩子，轟豬一般的，帶出二門去了。這才得一甩手，趲身上了臺堦兒，進了屋子，他還嘆道：『我就不信咧，北京城裏的賊，這麼大字號，他會不認得』

鄧九公」瞎大娘子道：「够了，咱們到那院裏去，好讓人家拾掇屋子。」安老爺安太太也一面道乏，往那邊讓；那邊上房裏，早已預備下點心，無非素包子炸糕油炸菓甜漿粥麵菜之類。衆女眷隨意吃了些，才去重新梳洗。鄧九公這裏便合安老爺坐下，又要了菴葷齋菓兒酒，說：「昨日喝多了，必得投一投。」安老爺一面合他喝酒，只找些閒話來岔他，因說道：「老哥哥，我昨日一回家，就問你：說你睡了，怎麼那麼早就睡下呢？」鄧九公道：「老弟，告訴不得你，這兩天在南城外頭，只差了沒把我的腸子給嘔斷了，肺給氣炸了。我越想越不耐煩，還加着越想越糊塗，沒法兒回來，悶了會子，倒頭就睡了。」安老爺道：「這話怎講？我只說你城外聽這幾天戲，一定聽得大樂，我正想問問老哥哥，也要聽個熱鬧兒，怎麼倒如此說？」他連連的擺手說道：「休提起，我這肚子悶氣，正因聽戲而起。我說話再不會藏性，我平日見老弟，你那不愛聽戲，等閒連個戲館子也不肯下，我只說你過於歎氣，誰知敢則這樁事真氣得壞人。」安老爺道：「想是唱戲唱得不好？」鄧九公道：「倒不在這上頭。愚兒聽戲，也就只聽熱鬧兒，那戲兒一齣是怎麼件事，或者還許有些知道的，曲子就一發兒不通了；到了崑腔，哼唧唧的，我更不懂；要講那排場行頭把子，可都比外省強，便是不好，大不過是個頑意兒，也沒甚麼可氣的。我是被一班聽戲的爺們，把我氣着了。這一天是不空和尚的東兒，他先請我到了前門東裏，一個窄衙衙子裏，一間門面的一個小樓兒，上去吃飯，說叫作甚麼青陽居，那杓口要屬京都第一；及至上了樓，要了菜，喝上酒，口味倒也罷了，就只喝了沒兩盅酒，我就坐不住了。」安老爺道：「怎麼？」他又說道：「通共一間屋子，上下兩層樓，底下倒生着個烘烘烈烈大連二籠，老弟你想這樓上的人，要坐大了工夫兒，有個不成了烤焦包兒的嗎？急得我把帽子也摘了，馬褂子也脫了。不空和尚，他大概也瞞出我那難過來了；他說：「路南裏有個雅座兒在，咱們挪過那邊去坐罷。」我聽說還有雅座兒，好極了；就忙忙的叫人提擡着衣裳和帽子，零零星星連酒帶菜，都搬到雅座兒去。及至下了樓，出了門兒，盪着車轍，過去一看，是座破棚欄門兒。進去裏頭廳裏巴櫃的兩間頭髮鋪，從那一肩膀來寬的一個夾道子擠過去，有一間坐南朝北小灰棚兒，敢則那就叫雅座兒。那雅座兒，只管後牆上有個南窗戶，比沒牌戶還黑；原來那後院子堆着比房簷兒還高的一院子硬煤，那煤堆旁邊，就是個漏窩子，太陽一曬，還帶着一陣陣的往屋裏灌那臊騰騰的氣味；我沒奈何的，就在那臊味兒吃了一頓受罪飯。我說：「我出去站站兒罷。」擡頭一看，看見隔牆那三間大樓了，我才知道這個地方，敢是緊靠着常請我給他保鏢的那個緞行裏。他老少掌櫃的，我都認得，連他懷抱兒兩小孫子兒，一個叫增兒，一個叫彥兒的，我也見過。早知如此，借他家的地方兒吃不好嗎？老

弟，你往下聽，這可就要聽戲去了。」安老爺道：「我見城外頭好幾處戲園子呢，那裏聽的？」鄧九公道：「我也沒那大工夫留這此閒心，構豎在前門西裏，一個衙衛兒裏頭，街北是座紅貨鋪，那園子門口兒，總擺那麼個大筐，筐裏堆着崗尖的瓜子兒。那和尚這禿禿障，這事全在行，進去定要佔下場門兒的兩間官座兒樓。一問，說都有人佔下了；只得在順着戲臺那間倒座兒樓下窩撤下。及至坐下，要想看戲，得看春架。一開場，唱的是俞伯牙操琴，說這是個紅腳色，我聽他連哭帶嘆的鬧了那半天，我已經煩的受不了了；瞧了瞧那些聽戲的，也有嘔嘔兒的，也有點頭兒的，還有從丹田裏運着氣，往外叫好兒的，還有幾個側着耳朵，不錯眼珠兒的，當一樁正經事在那裏聽的。看他們那些樣子，比那書上說的聞詩聞禮，還聽得入神兒。這個當兒，那估第二間樓的聽戲的，可就來了。一個是個高身量兒的胖子，白淨臉兒，小鬍子兒，嘴唇外頭露着半拉包牙；又一個近視眼，拱着肩兒，是個瘦子。這兩人七長八短，毯毯蛋蛋的，帶了倒有他娘的一大羣小旦。要講到小旦這件東西，更不對老弟你的胃了；愚兒老頭狂，卻不嫌他。爲甚麼呢？他見了人請安磕頭，低心小膽兒，咱們高了興，打過來，罵過去，他還得沒說強說，沒笑強笑的哄着咱們，在他只不過爲着那幾兩銀子，怪可憐不大見兒的。及至我看了那個胖子的頑小旦，才知北京城小旦，另有個頑法子。只見他一上樓，就拼上了兩張桌子，當中一坐，那羣小旦，前後左右的也上了桌子，擺成這麼一個大兒爺攤子。那個瘦子，可倒躲在一邊兒坐着。他們當着這班人，敢則不敢提小旦兩個字，都稱相公，偶然叫一聲，一樣的二名不偏諱，不肯提名道姓，只稱他的號。我在那裏詫異，又上來了那麼個水蛇腰的小旦，望着那胖子，也沒個裏兒表兒，只聽見沖他說了兩年，這兩字我倒聽明白了，說是肚香；說了這兩字，也上了桌子，就儘靠那胖子坐下。兩人酸文假醋的，滿嘴裏噴了會子四個字兒的匾。這個當兒，那位近視眼的，可呆呆的只望着臺上。臺上唱的，正是蝴蝶夢裏的說親回話，一個濃眉大眼，黑不溜湫的小旦，唧嘈了半天，下去了不大的工夫，卸了妝，也上了那間樓。那胖子先就嘆道：「狀元夫人來矣！」那近視眼臉上那番得意，立刻就像真是他夫人兒來了。我只納悶兒，怎麼狀元夫人來到了北京城，也下戲館子串店兒呢？問了問不空和尚，才知那個胖子姓徐，號叫作度香，內城還有一個在旗姓華的，這要算北京城裏城外，屬一屬二的兩位闊公子；水蛇腰的那個東西，叫作袁寶珠，我瞧他那個大鑼鍋子，哼哼哼哼，真也像他媽的個元寶豬，原來他才方說那肚香，就是叫那個胖子呢！我這才知道小旦叫老爺，也與叫號，說這才是雅。我問不空，那狀元夫人，又是怎麼件事呢？他拱肩縮背的說：「那個姓史，叫作史蓮峯，是位狀元公子，是史蝦米的親姪兒。」我不知這史蝦米是誰，他說

那個黑旦，是這位狀元公最賞鑑的，所以稱作狀元夫人。我只愁他這位夫人，偶然有別人叫他陪酒，他可去不去呢？」安老爺微笑，說：「豈有此理！」鄧九公道：「你打量這就完了嗎？還有呢！緊接着第一間樓上的，聽戲的也來了。一共四個人，嘻嘻哈哈的，頑笑成一團兒，看那光景，雖是一把子紫嘴子孩子，卻都像個世家子弟。一坐下，就講究的是叫小旦，亂吵吵了一陣，你叫誰，叫誰，櫃上借了枝筆，他自己花了，倒有十來張手紙明條子，可憐我見他那幾個跟班兒的，跑了倒有五七遍，一個兒也沒叫了來，落後從下場門兒裏，鑽出個歪不楞的大腦袋小旦來，一手純泥猴兒指甲，到那間樓上來，望着他四個不是勾頭兒，不像哈腰兒，橫豎難算請安，遠離着呢，就竊在那個長臉兒的瘦子身邊坐下。一坐下，可就五個人頑笑起來了。那瘦子叫了那小旦一聲，擲子頭，他就誇一聲爪一聲的道：「吾叫擲子頭，難道你倒不叫噴嚏嗎？」還有那麼肉眼凡胎溜尖的條子，不知又說了他一句甚麼，他把那個的帽子往前一推，腦杓上就是一巴掌，我只說這小蛋蛋子，可是來作窩心腳？那知這老爺們，被他這一打，這一罵，方才樂了，我可就再袖不出他們到底是誰給誰錢了！」安老爺道：「這話大約是九兄你嫉惡太甚，何至說得如此！」鄧九公急了，說：「老弟，你只不信？我此時說着，還在這裏冒火，你再聽罷，可就越出越奇了，第三間樓，坐着五個人，正面兒倆都戴着囚秋兒，穿着馬褂兒，一個安慶口音，一個湖北口音，一時看不出是甚麼人來。那三個不大的歲數兒，都是白氈帽，綠雲子挖鑲的，抓地虎兒的靴子，半截兒皮襖，掩着懷，搭包倒繫在裏頭，不但打扮得一樣，連那相兒也一樣，那光景像是兄弟兒。這班人倒不頂笑，只見他把那兩個戴囚秋的讓在正面，他三個倒左右相陪，你兄我弟的講交情，交了個親熱。我一看這五個人，不像一路，怎麼坐的到一處呢？不空和尚這東西他也知道，他說：「那兩個戴囚秋裏頭，歲數大，此那個赤紅臉，姓虞，叫虞太白，那一個鼻子上紅瘡瘡的要長楊梅瘡的，姓鹿，名字叫鹿亞元，連上方才唱琴的那個，此外還有一個，算四大名班裏頭，四個二鼓硬腳，我才知道他兩個也是戲子，我問他既唱戲，怎的又合那三個小車轆子兒坐的到一處呢？不空和尚指了我一指頭，他又擺了擺手兒，吐了吐舌頭，問着他，他便不肯往下說了。老弟，你知道這起子人，到底都是誰呀？」安老爺道：「不惟不知，知之也不消提起，大不外交兒失教，子弟不堪，八個大字，但是養到這種兒子，此中自然就該有個天道存焉了。我倒怪九兄，你既這等氣不過，何不那日就回來，昨日怎麼又在城外就擱一天呢？」鄧九公道：「何嘗不要回來，也是不空和尚鬧的，他說明日有好戲，果然昨日換了一個和甚麼班，唱的整本的施公案，倒對我的勁兒。我第一愛聽那張桂蘭盜去施公的御賜代天巡狩，如朕親臨那面金牌，施公到

鳳凰張七家裏，不但不罪他，倒叫副將黃天霸合他成其好事，真正寬宏大量，說得起宰相肚子裏撐得下船。」安老爺使道：「我的哥，那是戲呀！」他道：「老弟，這戲可是咱們清國的實在事兒呀！假說施公的盡忠報國，無人不知，就連那黃天霸的老兒，飛鏢黃三太，我都趕上見過的，那才稱得起綠林中的一條好漢呢！」安老爺笑道：「然則這是真的，施公是好的，都是老兄你說的。」鄧九公綽着鬍子，瞪着眼睛說道：「怎的不真？而又真？難道像施公那樣的人，老弟你還看不上眼不成？」安老爺道：「既然如此說，怎的戲上張桂蘭，盜去施公的金牌，施公不罪他，老哥哥你道他是好？我家這等四個毛賊，摔碎了我幾片子瓦，我要放他，你又苦苦的不准，是叫他賠定了瓦了，這是怎麼個講究呢？」鄧九公聽了，不覺哈哈大笑，直笑的眼淚都出來了，說：「老弟，我敢是又叫你饒了去了。方才我因為他說不認得鄧九公這句話，其實叫人有些不平。如今你要放他，正是君子不見小人過，得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咱們就把他放了罷！」安老爺這才叫進張進寶來，放那班人，那班人還算良心不死，後來三個改心，作了好人，趁個小買賣兒，只有霍士道，因他哥哥不信作賊，不會得手，兩個打起來，他一去咬下他哥哥一隻耳朵來，到底告到當官，問了罪，刺配到遠州惡郡去了。那安老爺家的房子，自有人照料修理。自此鄧九公又把圍着京門子的名勝，逛了幾處，也就有此倦遊，便擇定日子，要趁着天氣，回山東去。安老爺再三留他不住，只得給他料理行裝，想了想，受他那等一分厚情，此事要一定講到一酬一酢，不惟力有不能，況且他又是一個便家，轉覺魄出無辭，義有未當，便把他素日愛的家做活計，內款器皿，以及內造精細細點路菜之類，備辦了些；又見天氣冷了，結他作了幾件輕暖細毛行衣，甚至如斗篷臥龍袋一切衣服，都備得齊整。安太太合金玉姊妹，另有送褚大娘子并給他那個孩子的東西，又有給他那位姑姑奶奶帶去的人事，老頭兒看了十分喜歡。這日正是安老爺同了張親家老爺，帶同公子，在上房給他餞行。安太太便在西間，合褚大褚子話別，就請了舅太太張親家太太作陪，兩個媳婦也叫入坐。老頭兒在席上，看着安老夫妻的這個佳兒，這雙佳婦，鼎足而三，未免因羨生感，因感生歎，便在坐上擎酒杯，望着安老爺說道：「老弟呀！愚兄自從八十四歲來京，那輪臨走就合親友們說過：「我鄧老九此番出京，大約往後沒有再來的日子了。」誰想說不來，如今已八十八了，又走了這一趟。這一趟把往日沒見過的世面，也見着了；沒吃過的東西，也吃着了。這都是小事，還了了我們何家姑奶奶，這麼一個大心願，又合你老弟多結了一重緣法，真是萬般都有個定數。如今我們爺兒們，在這裏吵鬧了這一陣子，臨走還承老弟夫人這樣費心費事，你我的交情，我鬧不了那些虛客套了，照單全收不算外，我竟還有個貪心不足，要指名

合你要宗東西，還有託付你的一樁事。」安老爺連忙道：「老哥哥肯如此，好極了；但是我辦得來的，弄得來的，必能報命。」他笑呵呵的乾了那杯酒說道：「這話不用我託你，大約你也一定辦得到。除了你，大約別人也未必弄得來，只是話到禮到，我說得在前。」因又斟上酒，端起來喝一口道：「老弟，你瞧愚兄啊，閏年閏月，冒冒的九十歲的人了，你我此一別，可不知那年再見。講到我鄧老九，一個無名目白出身，兩肩膀扛張嘴，仗老天的可憐，眾親友的台愛，弄得家成業就，名利雙收，我還那些兒不足；只是一會兒價回過頭來，往後看看，拿我這麼一個人，竟缺少條墳前拜孝的根，我這心裏，可有點子怪不平的。」說到這裏，安老爺便說道：「九哥你這話，我不以為然，洪範五福，只講得個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不曾講到兒子合作官兩樁事上。可見人生有子或無子，作官或達或窮，這是造化積有餘補不足的一點微權，不在本人的身心性命上說話；再我還有句話，不是囑老哥哥，要你看你這老精神兒，只怕還趕得上見個姪兒，也不可不知呢！」鄧九公聽了，哈哈大笑起來，說：「老弟那可就叫作六枝子拳，新樣兒的沒了對兒咧。」張老也說了一句道：「合該命裏有兒，那可也是保不齊的。」不想座中，坐着個褚一官，也是個六枝子，說落了典了。他聽了，只抿着嘴，低着頭，喝酒，又不好答岔兒。這席上在這裏高談闊論，安太太那席上卻都在那裏靜聽。聽到這裏，舅太太便道：「九公這話，我就有點子不服，我不是個沒兒子的，難道我這個乾女兒，合你們這個大姑奶奶，還抵不得人家的兒子麼？」安太太也道：「這話正是。」鄧九公那邊，早接口高聲叫道：「好話呀！舅太太弟夫人，我止爲這話要說。」因向安老爺說道：「不但我這女兒，就是女婿，也抵得一個兒子；第一心地兒使得，本領也不弱，只不過老實些兒，沒甚麼大嘴末子，爲甚麼從前我在道上的時候，走一天拉扯他一天，到了我歇了業了，我也不叫他出去了？因爲走鏢的這一行，雖說仗藝業吃飯，是樁合小人作對頭的勾當，不是條平穩路，老弟你只看着咱愚兄這麼個老坯兒，還吃海馬周三那一合兒。所以我想着，將來另給他找條道兒，圖個前程，論愚兄的家計，不是給他捐不起個白藍頂子，那花錢買來的官兒，到底銅臭氣不能長久；以後他離了我，或或遇見有過邊疆上的機會，可得求下二叔，想個方法兒，叫他一刀一鎗的巴結個出身，一樣的合賊打交道，可就比保鏢硬氣了，這是一。」安老爺道：「這話也算九哥多交代，老兄二百歲以前，果然我作個後死者，這事還怕不是我的責任；再說，只要有機會，也不必專在你老人家二百歲後，交給我罷。請問要的那宗東西，是甚麼呢？」鄧九公道：「這宗東西，比這個又關乎要緊了，老弟，不是我合你說過的嗎？我自從十八歲，因一口氣上，離了淮安本家，搬到山東茌平，落了籍，算到今日之下，整整兒的七十

年，不但我的房產地土都在這邊兒，連墳地我都立在這裏了；二位老人家，我要請過來了，我算不想再回老家咧。到了我慶八十的這年，又有位四川木商的朋友，送了我副上好的建昌板，我那一頭兒的房子，也置下了。內囊兒的東西呢，你姪女是給我預備妥當了，甚麼時候說聲走，我蹣跚就走，跟着老人家樂去。我就只短這麼一件東西，這些年總沒張羅下，愚兄還帶管是個仗義兒，還不知這東西，我使的着使不着，得先討老弟你個教。」安老爺道：「老哥哥你不必往下說，我明白了。你一定是要我一副吉祥陀羅經被。」那老頭子聽了，把頭一扭，嘴一撇道：「呸！我要那東西作甚麼呀？我聽見說都是那些王公子大人，還得萬歲爺賞，才使得着呢。慢講我這分兒使不着，就讓越着禮使了去，也得活着對得起閻王爺，死了他好敬咱們，叫咱們好處託牛啊！不然的時候，憑你就頂上個如來佛去，也是瞎鬧，陀羅經被就中用麼？」安老爺暗暗的詫異道：「不想這老兒，不讀詩書，見理竟能如此明決。」因說道：「既如此，老哥哥你倒直說了罷。」只見他未曾開口，臉上也帶三分惡色，才笑容可掬的說道：「我見他們那些有聽頭兒的人，過去之後，他的子孫，往往的來請那班名公老先生們，把他平日的好處，怎長怎短的，給他寫那麼一大篇子，也有說行述的，行狀的，我也不知他准叫作甚麼。是說這些事，也不過是個紙上空談，哪可不知怎麼個原故兒，稀不要緊的平常事，到了你們文墨人嘴兒裏，一說就活靈活現的那麼怪有個聽頭兒的，到了劣兒，可又有個甚麼可寫的，只是我一輩子功名富貴，都看得破，只苦苦的願意聽人說一句：『鄧老九是個朋友。』所以我心裏想着，將來也要弄這麼一篇子東西。這話要不是我從去年結識得老弟你這麼個人，我也沒這玄想了；因為我往往的見那些好戴高帽的爺們，只要人給他上上兩句順他，自己就忘了他自己是誰了，覺着那人說的都是實話，這話除了我，別人帶着全是不配。再不想那神童詩上說的好，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那文家子憑那管筆的利害，比我們武家子的傢伙還可怕。看不得面子上，只管寫得是好話，暗裏魂消，挖苦了他的，還存春夢呢！老弟你知道的，愚兄這學問兒，本就有限，萬一求人求得不當的，他再指東殺西之乎也者的奚落我一陣，我又看不澈，那可不是我自己尋的麼？講到老弟你了，不但我信得及你是個學問高不過，心地厚不過的人，我是怎麼個人兒，你也深知。愚兄別的事是都就了，紹興酒喝了，還記得那占文觀止上，也不知那篇子裏頭，有這麼的兩句話，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這兩句話，可就應在你我今日了。如今我竟要求你的大筆，把我的來蹤去路，實打實，有一句說一句，給我說一篇，將來我撒手一走之後，叫我們姑爺，在我墳頭裏，給我立起一個小小的石頭碣子來，把老弟的這篇文章鐫在前面兒，那背面兒上，可就鐫上衆朋友，好看我

的「名鎮江湖」那四個大字。我也鬧了一輩子，人過留名，雁過留聲，算是這慶件事，老弟你瞧着行得行不得？」讀者再不想鄧九公這等一個粗豪老頭兒，忽然滿口大段談起文來，並且門外漢講行家話，還被他講着些甘苦利害，大是奇事，世有不讀詩書的英雄，此老近之矣；更不想他又未能免俗，忽然的動了個名想，尤其大奇，然而細按去，那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這句話不是句平常話，名者實之歸也，只看從開天畫卦起，教耕稼，制冠裳，至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這幾樁實實在在的事，那一樁又不是個名想。只是想不想，其權在人，想得到身上，想不到身上，其權可在天。天心至仁且厚，唯恐一物不安，其所不遂，其生怎的又有個叫他想不到身上之語，殊不知人生在世，萬事都請你想個法兒，尋此便宜，獨到了這「才名」兩字，天公可大大的有些斟酌，所以叫作造物忌才；又道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然則天心豈不薄於實而轉厚於虛，不仁於人而轉仁於物呢？不然，這大約就要看看那人的福命，可載得起載不起？古今來一班偉人，又何嘗不才名兩賦？到了載不起，縱使才大如海，也會令名不終朽，則浪得虛名，畢竟才無足取，甚而至於弄得身敗名墮的都有。只這鄧九公，充其量，不過一個高陽酒徒，又有多大的福命，怎的天公保全他一世，此刻還請他遇着這位安水心先生，要把他成就，要名傳不朽，要知只他那善善惡惡的性情，心直口快，排難解紛，救人之急，便是種福的根本。種了這段福，就許造這條命，才不才，這個名字兒，天已經許他想得到手了；何況這老頭兒，還不是個不才之輩呢。話雖如此說，又何以見得他名傳不朽呢？且莫講別的，只這位燕北閒人，一聞得沒事幹，偶然把他採兒、女英雄傳中，已經比那有友五人焉，其中的三人，福命不同了。哇！安老爺聽鄧九公講了半日，再不想他益發有這等見解，恰好這句話，又正搔着自己癢處，先端起酒來，一飲而盡，說道：「這更是我的事了，九哥你既專誠問我，我便直言不諱，你要這宗東西，也不必等到你二百歲後。古人朋友相交，形有生爲立傳的，還有生弔月祭的，如今你我也不必作這駭人聽聞的事，待我把老兄的平生事實，作起一篇生傳來，索性請老兄看過了，將來再鑄上那通碑上。但是那塊匾上的「名鎮江湖」四個字，只好留作個光耀門楣的用處，鑄在碑上，卻不合款。老哥哥你必要用，也不妨入在這篇文章裏，一併鑄在碑陰上。」安老爺才說到這句，早不是他的意思了，嘆道：「唉，老弟，你給我的大筆，倒要弄到後面去，那正面可還配用甚麼呀？」安老爺拈着那小鬍子，想了想，說道：「依我的主意，那正面要從頭到底，居中鑄上清故義士鄧某之墓的一行大字，老哥哥你道如何？」他才聽完這句話，樂得把那桌子一拍，拍得桌子上的碟兒碗兒山響，說道：「着着着！是這麼着！這話我心裏可有，就只變不過這個灣兒來，真少不起你們這文字班兒的。」

就結了。」說着一疊連聲兒的，叫快取熟酒來，換大杯來；公子連忙站起，用大杯親自給他斟了一杯送過去。他也不管那酒的冷熱，雙手端起來，咕嘟啣一氣飲盡，向老爺照着杯告了個乾，說道：「老弟呀！我都振彪，這就足咧！」當下兩席上見他這等豪飲，一個個都替他高興，只有褚大娘子聽見他父親提到身後的事情，心中有些難過，勉強笑道：「人家二叔今日給送行，你老人家不說找個開心的興頭話兒說說，且提八百年後，這些沒要緊的事情，作甚麼？這叫作清晨吃晌飯，早呢！」他只管滿臉笑容，那裏這樣說卻不禁不中的鼻子一酸，那說話的聲音早已岔了。鄧九公這邊說道：「姑奶奶，這話你不懂，你過來，我說你聽。」褚大娘子只得過這邊來，安公子見了忙離席讓坐，連褚一官也站起來。張老才要謙讓，被鄧九公一把按住，說：「張老大你別動。」因合他女兒女婿說道：「你兩個可別把這話看作沒要緊，不是我同你二叔的交情，說不到這裏，是你兩口兒就至至誠誠的，給你二叔磕個頭，替我謝謝他。」女兒女婿果然轉過身來，望着安老爺便拜了下去。慌的安老爺離座出席，忙拉起褚一官，又向褚大娘子作揖答禮，說道：「這禮從何來？這是你老人家的醉命了。」便回頭向安太太道：「太太快讓大姑奶奶歸坐去。」這個當兒，金玉姊妹早陪着過來，就便把他讓了過去，安太太也出席相迎，不想他將走到席前，望着安太太又磕下去，安太太連忙攙起來道：「姑奶奶，這是怎麼說？就講你二叔爲你老人家，也是該的，可與我甚麼相干兒，你行起這個大禮來？」褚大娘子站起來道：「我給老人家磕這個頭，可另是一件事。我從在我們青雨堡莊兒上，見着你老人家那一天，也不知怎麼，我心裏只合你老人家怪親熱的，就想認你老人家作個乾娘。因爲關着我妹夫，這承繼媽媽親戚，我總覺我不配；到了這回來了，我還沒打回這個妄想去。誰知那天我們老爺子，在我何親家爹祠堂裏，才說得句叫我這位小姑奶奶，叫二叔二嬸聲父母，就把他惹翻了，把我也嚇住了。今日之下，他倒作了你老人家的嫡親兒女，我這乾女兒可倒漂了，我越想越有點子眼兒熱，此刻我父親合二叔，交到這個分上，借着我這小姑奶奶的光兒，我總得叫我們老玉聲妹夫，我也不怕人笑話。我奴才親戚，混巴高枝兒，我今日可算認定了乾娘咧！」把安太太喜歡的拉着他的手，說道：「姑奶奶，你那裏知道我這心裏，也合你一樣的想法呢！只是我通共比你大上十幾歲呀！我怎麼說得出口來呢？你既這麼說，我正少個女兒，你就算我的女兒！」他聽安太太這樣說，更加歡喜，才待歸坐，鄧九公那邊早又嚷起來了。只聽他向安老爺道：「了不得了，了不得了，我又落在後頭了。我從那天，聽見這張姑奶奶勸我們姑奶奶那番話，我就恨不

得立刻叫他聲好孩子，想要認他作個乾女兒，不想我的乾女兒沒得認成，倒把個親女兒，叫弟夫人拐了去了；我有沒的那麼個女兒一般的徒弟，又被你們攙了來了；張老大你想想這事，莫非欠些公道？」張老是個老實人，只望着安老爺笑。安老爺還沒及答言，褚大娘子那邊早望着張金鳳說道：「聽見了哇！我可不管你本人肯不肯，我先肯了。你們姐兒倆裏頭，我總覺得你比他合我遠一層兒似的，我這心裏可就有些絲絲拉拉的；這一來好極了，就只得問張親家媽答應不答應了。」因說道：「親家媽怎麼樣罷？」張親家太太把嘴向安太太一努，說道：「那是他家的人，我當不了他的家，我可有僭兒說的哪？多個人兒疼不好呀？」安太太便道：「這更有趣兒了。」褚大娘子聽說，早一把把張姑娘拉住，要過那席去；張姑娘笑着，只看婆婆的眼色。安老夫妻便叫他快給乾爹行禮。鄧九公樂得前仰後合，說了許多興頭話，說：「我這才氣平些兒。」因又合安張兩親家乾了一杯，說道：「再不想一句話，合我們張老大又結了一重緣。」這個當兒，那邊舅太太早把何小姐攬在懷裏，笑道：「我的孩兒呀！快來罷，幸虧我在船上，先把你認下了；不然，你瞧他們爺兒們，娘兒們，這陣橫搶硬奪的，還了得麼？」何玉鳳也握着嘴笑個不住，說道：「娘放心，我是再沒人搶的了，這屋裏的幾位老家兒不差甚麼，八面兒我都佔下了。」一時安老夫妻便叫公子給鄧九公行禮，鄧九公也叫公子帶褚一官過來，給安太太磕頭。將磕完了起來，褚大娘子大馬金刀兒的坐在那裏，合他女婿說道：「還有舅母合親家媽，得認親呢？勞動你再磕頭罷。」褚一官倒也會湊趣兒，爬下就磕。舅太太是坐在裏邊，有個張太太擋着出不去，只說得：「姑奶奶這個鬧法兒。」連忙摸着頭，把手兒還了個禮。張太太也拜了一拜，說道：「咱可就都有骨血兒管着呀！算一家子咧！」說得大家鬧堂大笑。那褚一官過那邊去，又拜了張老；只這一陣辭拜，何小姐暗暗的拉了張姑娘一把，又向公子遞了個眼色，三個人便走到褚大娘子跟前，何小姐先說道：「我們承姐姐這樣親熱，今日也該服侍服侍姑奶奶了。」說着便滿滿斟了一杯送過去，褚大娘子樂的一飲而盡。才得喝完，張姑娘又奉過一杯來，他便笑道：「你們就這樣輪流着灌我，我也願意；我到底也姑奶奶了哇。」說着又是一杯。他姊妹兩個才閃開，早見公子斟過一個大杯來，他道：「這一大下子，可不是頑兒的，還是那個小些兒的罷。」張姑娘一旁低聲說道：「好意思的，這麼大個兄弟敬老姐姐一杯酒，乾回他去。」這位娘子，那好勝的脾氣兒，也有些合乃翁相似，便也接過來，一氣飲乾。登時吃得他杏眼微醉，桃腮添暈，一手擎着個空杯，一手指着公子，咬着牙縱着鼻兒笑容可掬的說道：「小舅爺子，攔着你就是了。」公子因父親在那邊，只笑着不敢多說，心裏卻想着了一句聖經賢傳，暗說怪道：「說是不知

子都之美者，無目者也。」只他四個一陣亂舞鶯花，慢講安、二家兩雙老夫妻，看着十分歡喜；一個鄧老頭兒，直樂得話都沒了，只張着個大嘴，呵呵的傻笑，不由得子都酒，酒够口，酒到杯乾。一時主客幾個，眼界裏無非樂境，耳輪中都是歡聲，便是那些服侍的人，無不一個個接耳交頭，頌揚嘆賞，甚于那樓頭的更鼓；都覺籌添短漏，座上的燈花，也知笑展長眉。只見席離別小宴，直把他幾個大理人怕的人，彼此連絡了個合意同心，連這部兒女英雄傳的書，也給穿插了個套頭裏。那鄧九公直喝的眼睛有些粘糊糊的，舌頭有此硬梗梗的了，還在那裏左一杯右一盞的連叫斟酒。褚大娘子恐怕他父親明日起不來，誤了上路的吉時，好勸歹勸的攔了兩遍，他還吃了個封頂大杯，才盡歡而散。到了次日，那些行李車夫，都是前兩天裝載妥當，自有他的伴當押着，起五更先行。才得天亮，他父女翁婿合那個孩子，以及下人，早已收拾了當，吃了此東西，便要告辭。這等一般熱腸人，彼此厮混了許多天，怎生捨得，不必講那褚大娘子，拉拉這個，看看那個，已經哭得淚人兒一般；只那鄧九公一辭過眾人，到了何小姐跟前，他也就忍淚不住，勉強說道：「姑奶奶，師傅把你送到這等個人家兒來，師傅沒有甚麼情記你的咧，你倒也不必記掛着師傅。」交代了這句話，他使一回身拉仕安老爺說道：「老弟呀，我合你此一別，不知今生可得……」說到這裏，早已滿面淚痕，往下說不出來了。幸而安老爺是個豁達人，說道：「老哥哥不消如此，你我今日暫別，不久便當歡聚。」他一手擦着眼淚，搖着頭道：「老弟，你這句話，愚兒可有點兒不及信了。」安老爺道：「九哥且莫講人生聚散無常，只你此番來京，可是算得到拿得穩的，況且轉眼就是你九十大慶，小弟弟定要親到府上，登堂奉祝，就便把昨日說給你作的那篇生傳帶去，當面請教。」他聽了這話，擦乾了眼淚，望着安老爺道：「老弟，你這話當真？」安老爺道：「小弟弟平生不敢輕諾，況在老哥哥跟前，豈肯失信？」他便一手拉着安老爺的手，一手指着說道：「老弟，只你這一句話呀！老天真留哥哥多活幾年等着你，就是這樣，哥哥走了。」說着他鬆了安老爺的手，頭也不回，帶了褚一官往外就走。這裏褚大娘子見他父親走了，也不好流連，只得辭了安太太一行女眷起來，安太太大家一直送出腰廳才回。鄧九公站在大門外，留着他女兒上了車，他隨後上車才走。安老爺頭一天，就差人在彰義門外三觀菴備下茶，尖，便也合公子送下去，走了約莫三五里地，路旁有座大廟，早見褚一官圍馬回來，說他老人家要到廟裏磕個頭，也請二叔下來歇歇。安老爺只得跟了他到廟前下車，看了看那廟門寫着「三義廟」三個字，進去裏面，只一層殿。原來是漢昭烈帝合關聖，張桓侯的香火。安老爺向來是位重儒不佞佛的，等聞不肯燒香拜廟，只有見了關聖帝君，定要行禮，等鄧九公磕過頭，自己帶了公子，也拜過

神像，那鄧九公便在神座前，向安老爺說道：「老弟，我曉得你定要遠遠的送一程，才肯回去。但是此去前途還有張老大合老程師爺諸位候着呢！大概我們各行裏的親友，也在那裏。老弟你就送到那裏，也不得久談。常言道得好：『送君千里終須別。』到了你我的交情，大概還見得過這三位尊神，咱們就在這神聖面前一別。」安老爺固是不肯，他道：「你我的心，關帝菩薩看的明白，何必如此？」安老爺見他這樣說法，倒也不好相強。當下這父子兩個，那邊翁婿兩個，只得各各作別。一路出了廟門，大家道聲珍重，望着他車轎，馬蕭蕭，竟自長行去了。安老爺自他走後，便張羅張親家的搬家，他兩口兒擇吉，搬過祠堂西邊那所新房去。一應家具，安置得妥當，看了看頭上頂的是瓦房，腳下踏的是砂地，嘴裏吃喝是香片茶，大米飯，渾身穿戴的是鍍金簪子，綢面兒襖，老頭兒，老婆兒，已是萬分知足。依安老爺安太太還要供茶供飯，他兩口兒再三苦辭。安老爺因有當日他交付的，何小姐在能仁寺，送張金鳳那一百兩金子，不會動用，便叫他女兒送他作了養老之資。張老又是個善於經營居積的，弄得月間竟有數十串錢進門，他兩口兒卻仍照居鄉一般辛勤，撙節着過度，便覺着那日月從容之至。只是他兩個，時常要過前面來，看看望望，裏面短一個支使看家的人，就用安老爺的家人固是不便，便是內面，個不知根底的人來，也不放心，又兼他守分安常的慣了，不肯才有幾文錢，便學那小人乍富行徑，立刻就添些新花樣，鬧們跟班兒的，卻也在爲誰，誰想事有湊巧，給他送了一個人來。你道這人是誰？原來第七回書，講得他當日帶着女兒，要到東京投奔的那個親戚，正是那張太太娘家的一個哥哥，這人姓詹名典，他有個小名兒，叫作光兒。他本是帶着家眷，在東京一個糧行裏，給人家管帳，就那裏養了個兒子，因是七夕生的，叫作阿巧，那阿巧才得十一二歲，且自乖覺。詹典在東京一住十餘年，卻也賺得幾十兩銀子在腰裏，落後來因行裏換了東家，他就辭了出來。要思帶了老婆孩子回家，把這項銀子，合張老置幾畝田影種，他那裏起身要回河南來，正是張老夫妻這裏，帶了女兒要投東京去，路上彼此岔過去了，不曾遇着，及至到了家，正碰見荒旱之後，瘟疫流行，那詹典在途中，本就受了此風霜，到家又染了時症，一病不起，嗚呼哀哉死了。他妻子發送丈夫，也花了許多錢，再除了以上的盤纏，那幾十兩銀子，也就所剩無幾，只得權且帶了個十來歲的兒子，勉強度日。這個當兒，見了從京裏回來的鄉親們，十們倒有八個講究說，咱們這裏的張老實，前去上東京投親，不想在半路，招了個北京官人家的女婿，現在跟了他女婿，到了京城享福去了。詹典的妻子聽得這話，想了自己正在無依孩子又小，便搭着河南小米子糧船上京，倒來投奔張老，想要找個現成茶飯吃。從通州下船，一路問到這裏，恰好正在張老搬家的前兩天，

安老爺安太太是第一肯作方便事的，便作主給他留下，一舉兩得，又成全了一家人家，正叫作勿以善小而不爲；你看他家總是這般作事法，那上天怎的不暗中加護安老爺才把親家安頓的停妥，不兩日就是何小姐新滿月，因他沒個娘家，沒處住對月，這天便命他夫妻雙雙的，到何公祠堂去行個禮。張老夫妻如今住得正近，況且又有了家了，清晨起來，便到東邊祠堂來預備代東，候安公子何小姐行過了禮，就請到他家早飯，把女兒張姑娘也請過來，也買了些肉，宰了隻雞。只他那齋嫂合阿巧，一個買一個作，倒也弄得有些老老實實的，田舍家風，三個人吃得一飽回來，晚間便是舅太太請過去。那時因褚大娘子起了身，騰出西耳房來，舅太太仍舊搬過去，公子合金玉姊妹，便在那邊吃過晚飯，直到起更，才過這邊來，先到上房，侍候父母公婆安置，才一同回房。過了兩日，安太太便吩咐人，把那新房裏無用的錫器磁器衣架盆架等件，歸着起來，依然把那座碧紗櫺安好，分出裏外間。張姑娘疊着精神，要張羅這個姐姐，兩隻小腳兒哆哆哆的，帶了一班媽媽使婢使婦，把鋪設貼落，收拾得都合自己屋裏一樣。果然把他三人那幅小照，挪過這邊臥房來，就把那張彈弓，那口寶刀，掛在左右，把那圓端硯，擺在小照面前桌上，歸結了他三個一段美滿良緣的新奇佳話。何小姐也幫了他，登時桌子板凳的，忙個不了。他兩個彼此說一陣，嘔一陣，笑一陣，一時真算得占盡兒女閨房之樂。只可憐安公子，經他兩個那日一激，早立了一個一飛冲天，一鳴驚人的志氣，要叫他姊妹看看我這安龍媒，可作得到封侯夫婿的地步。因此鄧九公走後，忙忙的便把書房收拾出來，一個人冷清清的下帷埋首，合那班三代以上的聖賢苦磨，這日直磨到二鼓，才回房來。金玉姊妹連忙起來，迎着讓坐。張姑娘問道：「你看我給姐姐收拾的這屋子好不好？」公子裏外看了一遍，說：「好極好極，偏勞之至。」張姑娘道：「我們爬高下低的鬧了一天，虧你也不來幫個忙兒，本來姐姐的事情，罷咧！可怎麼敢勞動你呢？」公子道：「你這人怎麼這等不會說好話，非是我來幫忙兒，要說這些掛畫焚香是風雅事，我不喜作，也是我欺你兩個，我自承你兩個那番清誨之後，特悟出這些事，最於用功有礙，所以古人說「註蟲魚者，必非磊落之士也」，正是這個用意。你且讓我一納頭，扎在子曰詩云裏頭，等我果然把個舉人進士騙到手，就鑄兩間金屋，貯起你二位來，亦無不可，不強似今日的幫忙。」金玉姊妹兩個再不想那日一席話，一激竟把他激成功了，也暗自歡喜。何小姐便說道：「妹妹說的是頑兒話，其實還不是他們丫頭女人們拾掇的，我們兩個，也只跟着攪了一陣，倒是才說也要給我綉那麼一塊匾，掛在這臥房門上，你給想三個字呢？」公子略想了一想，說：「就用那岸的三個字就很好。」何小姐道：「這你可是塞責兒了。」公子道：「非一瓣心香的瓣字，卻

就是小照上那紅袖添香伴着書的伴字。你兩個人從此一位便可稱作伴香女史，一位便可稱作瓣香女史，我便可稱作伴瓣主人，只是我又恐防你們嫌我這風雅，這三方圖章，也只好等後年春闈之後再講罷。」那金玉姊妹兩個聽了，也深服他這心思敏捷，各各道妙。過了幾日，張姑娘聞中果然照樣給何小姐綉了「伴香室」三個字，裝潢好了，掛在他房門上。這晚他三個在何小姐這邊，談了這一番，那天也就將近三鼓，張姑娘站起來道：「不早了，我要回房睡了。」何小姐一把拉住他道：「今日可不許你空身兒走，我要煩你順帶公文一角。」張姑娘早已明白，只得捧手要走，怎奈被何小姐拉住手，再捧不脫，只得向何小姐耳邊說了句話，何小姐這才放手說：「滑再滑不過你了，也不知真話啊，也不知賺人呢？」張姑娘正色道：「豈有此理！我要這樣賺姐姐，說頑兒話的事，那不是在姐姐跟前，另存一個心了麼？」他說定這話，才待要走，忽又想起回來說：「等我索性把今日的事情，張羅完了再走。」因把桌子上的那盞燈，拿起來剪蠟花，向安公子何小姐說道：「上月今日，就是我送二位人的洞房，今日還是我送二位賀新居。」說着便拿着燈，前面照着，往臥房裏引去，他兩個也只得笑吟吟的隨他進去。只見他把燈放在房裏，桌上，又悄悄的向何小姐道：「姐姐你老人家，今日可好歹的，不肯再鬧到那夜事兒咧！」何小姐聽了，忍不住笑的前仰後合，只趕着要擰他的嘴，他早一溜煙過西間去了。安公子看了這番光景，心裏暗說：「我依他兩個的話，才用了幾日的功，他兩個果然就這等歡天喜地起來，然則他兩個那天講的，只要我一意讀書，無論怎樣，都是甘心情願的，這句話真是出於肺腑了。幸是我那天不曾莽撞，不然，今日之下，弄得一個扭頭驚項，一個淚眼愁眉，人生到此，還有何意味！」只他這等一想，那奮發用功的心，益發加了一倍。卻又着了點兒書魔，因拍手合何小姐笑道：「我安龍嫂經師傳合我講了半世的論語，直到今日看了你姊妹兩個，才是明白「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句書，是怎的個講法！」這正是。

春風時雨同沾化，絳帳塵輪錦帳多。
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三回 申庭訓喜克紹書香 話農功請同操家政

這書雖說是種消閒筆墨，無當於文，也要小小有些章法，譬如畫家畫樹，本幹枝節，次第穿插，佈置了當，仍須綉染烘托一番，才

有生趣。如書中的安水心，修孺人，其本也；安龍媒，金玉姊妹，其幹也；皆正文也；鄧家父女，張老夫妻，修舅太太諸人，其枝節也，皆旁文也。這班人自開卷第一回，直寫到上回，才一一的穿插佈置妥貼，自然還領加一番烘托絢染，才得這一篇，這因結果的文章。這個因，原從安水心先生身上造來；這個果，一定還向安水心先生結去。這回書，便要表到安老爺，安老爺自從那年中了進士，用了個榜下知縣，這其間過了三個年頭，經了無限滄桑，費了無限周折，直到今日，才把那些離離奇奇的事，撥弄清楚，得個心靜身閒，理會到自己身上的正務。理會到此，第一件關心的，便是公子的功名。這日正遇無事，便當面囑咐一番，再給他定出個功課來，好叫他依課程用功，倘來年鄉試，當下叫了一聲「玉格兒」，見公子不在跟前，便合太太道：「太太，你看玉格這孩子，近來竟荒得有些外務了。這幾大只一叫他，總不見他在這裏，難道一個成人的人，還只管終日佞倚在自己屋裏不成？」讀者，你看安水心先生這幾句話，聽上去覺得在兒子跟前，有些督責過嚴。爲人子者，冬溫夏凊，皆定晨省，出入扶持，請席請衽，也有個一定的儀節。難道拉屎撒尿的工夫，也不容他；叫他沒日沒夜的，寸步不離左右不成？卻不知這安老爺，另有一段說不出來的心事。原來他因爲自己辛苦一生，遭際不偶，此番回家，早打了個再不出山的主意，看了看這個兒子，還可以造就，便想要指着這個兒子身上，出一出自己一肚皮的骯髒氣，也深愁他天分過高，未免聰明有餘，沉着不足，又恰恰的在個有妻子則慕妻子的時候，一時兩美並收，難保不爲着翠帷錦帳兩佳人，誤了他玉堂金馬三學士。老爺此時，正在滿腔的詩禮庭訓，待教導兒子一番，才叫了一聲，偏偏的不見公子趨而過庭，便覺得有些拂意。太太見老爺提着公子，不大歡喜，才待叫人去叫他，又慮到倘他果然佞倚在自己屋裏，一時找了來，正觸在老爺氣頭兒上，難免受場申飭，只說了句：「他方才還在這裏來着，此時想是作甚麼去？」他老夫妻一邊教，一邊養，卻都是疼兒子的一番苦心；安想他老夫妻這番苦心，偶然話中一問一答，恰恰的被一個旁不相干的，有心人聽見了，倒着實的在那裏關切，正暗合了朝中有人好作官那句話。朝中有人好作官，這句話，讀者切莫把他誤認作值黨營私一邊去；你只看朝廷，那班大小臣工，若果然人人心裏，都是一團人情天理，凡是國家利弊，所在彼此痛癢相關，大臣有個聞見，便訓誡屬官，末更有個知識，便規諫上憲，一堂和氣，大法小廉，不但省了深宮無眼胥胥之勞，暗中還成全了多少人才，培植了多少元氣。你道這話，與這段書甚麼相干？從來說家國一體，地雖不同，理則一也；不信，你只看安家那個得用的大丫頭長姐兒，這日當安老爺安太太說話的時節，那長姐兒正在一旁侍候，他聽得老爺太太這番話，一時便想到生怕老爺爲着大爺動氣，太太看着大爺心

疼，大爺受了老爺的教導，臉上下不來，看着太太的憐惜，心裏過不去；兩位奶奶，既不敢勸老爺，又不好教太太，更不便當着人周旋大爺。這個當兒，像我這樣的受恩深重，要拿出個天良來，多句話兒，人家主兒，不是花了錢糧米，白養活奴才嗎？想到這裏，他便搭拙着過來，看了看唾沫盒兒得洗了，便拿上唾沫盒兒，一溜煙出了上屋後門，繞到大爺的後窗戶跟前，悄悄的叫了聲：『大奶奶。』又問道：『大爺在屋裏沒有？』張金鳳正在那裏，給公公做年下戴的帽頭片兒。何小姐這些細針線，雖來不及，近來也頗動個針線，在那裏學着給婆婆作豎領兒，這個當兒，針是弄丟了一枚了，線是揪折了兩條了；他姊妹正在一頭說笑，一頭作活，聽得是長姐兒的聲音，便問說：『是姐姐嗎？大爺沒在屋裏，你進來坐坐兒。』他道：『奴才不進來了，老爺那裏嚷着大爺，總不在跟前兒呢？虧太太給遮掩過去了。大爺上那兒去了，二位奶奶打發個人兒，告訴一聲兒去罷。不然二位奶奶，就上去答應一聲兒。』他說完了，便趑身去洗了那個唾沫盒兒，舊舊回到上房來侍候。金玉姊妹兩個，便也放下活計，到公婆跟前來，太太見了他兩個，便問：『玉格兒竟在家裏作甚麼？』何小姐答道：『沒在屋裏。』安老爺便皺眉蹙眼的問道：『那裏去了？』何小姐答道：『只怕在書房裏罷。』安老爺道：『那書房自從騰給鄧九公住了，這一向那些書還不會歸着清楚，亂騰騰的，他一個人扎在那裏作甚麼？』何小姐道：『早收拾出來了，從九公沒走的時候，他就說等這位老人家走後，騰出地方兒來，我可得靜一靜兒了；及至送了九公回來，連第二天也等不得，換上衣裳，就帶着小子們收拾了半夜。』安老爺聽到這句，便有些色霽。何小姐又搭拙着往下說道：『媳婦們還笑他說，「何必忙在這一會。」他說：「你們不懂，自從父親出去這遍，不會成得名，不會立得業，倒吃了許多辛苦，賠了若干銀錢，通共算起來，這一遍不是去作官，竟是爲了你我三個了。如今不是容易才完了你我的事，難道你作兒女的，還忍看着老人家，再去苦掙了來養我不成？所以我忙着收拾出個書房來，從明日，起，便要先合你兩個告一年半的假。』安太太道：『怎麼呀！又怎麼不搭的，單告一年半的假呢？』張姑娘接口道：『媳婦們也是這等問他，他說：「這一年半裏，頭除了父母安膳之外，你兩個的事，甚麼也不用來攪我；外面的一切酒食應酬，我打算可辭就辭，可躲就躲，便是在家，我也一口酒不吃，且儘這一年半的功夫，打疊精神，認真用功，先把那舉人進士，弄到手裏，請二位老人家歡喜歡喜再講。』』安老爺冷笑道：『他有多大的學力福命，敢說這等狂妄的禱話？』安太太道：『這可就叫作小馬乍行嫌路窄了。』何小姐又接着陪笑道：『婆婆只這等說，還不見他說這話的時候，大媽媽似的那個樣兒呢，盤着腿兒，繃着臉兒，下巴頰兒底下，又沒甚麼，可儘着伸着

三個指頭，在那裏絡鬚子似的不住手的繙媳婦們兩個，只說了句功也得用，公婆跟前，可也得向常去來，侍候侍候，只這句就教導起來了，向着媳婦們說：「要你兩個作甚麼的？此後我在書房裏，父母跟前正要你兩個隨時替我留心，便是你兩個也難得患難裏結成姻緣，彼此一同侍奉二位老人家，凡家裏的大小事兒，正該趁這年紀學着作起來，也好看一省母親的精神心力，倘然父母有甚麼要喚我的去處，你們卻不可拘泥我這話，只管着人告訴我去。」說媳婦們像個兒子，又像兩三歲的孩子，又不好笑他，只好聽一句，答應他一句，此時公公要有甚麼話吩咐他，媳婦叫人書房裏叫去。」安老爺方才問這話的時節，本是一臉的怒容，及至聽了兩個媳婦這段話，知道這個兒子，不但能解不爲情慾所累，並且還能體貼出自己這番苦衷來，不禁喜出望外說道：「不信我們這個傻哥兒，竟有這般子橫勁。」張姑娘也陪笑道：「自那天說了這話，天天兒比個走遠道兒的還忙呢？等不到天大亮，就起來趕忙着漱漱口，洗洗臉就走，連個辮子也等不及梳，公公不見他這些日子，早上請安，總是從外頭進來。」安老爺只喜得不住點頭，因向太太道：「這小子果能如此，其實叫人可疼。」讀者請看曹天下的婦道，第一件開心的事，無過丈夫當着他的面，讚他自己養的兒子。安太太方才見老爺說公子，荒的有些外務，正捏一把汗，怕丈夫動氣，兒子吃虧，不想兩個媳婦這一圓和，老爺又一誇獎，況且安老爺向日的方正脾氣，從不聽得他輕易誇一句兒子的，今日忽然這樣談起來，歡喜得了不得，也合老爺鬧了個體行科，說道：「這還不是老爺平日教導的好處。」因又望着媳婦說道：「他這般子橫勁，也不知是他自己覺出來呀，還是你們倆逼得懶驢子上了磨了呢？」安太太口裏是只管這等說，其實心裏是因兒子疼媳婦的話，那知這句話，倒說着了，那位打算詩酒風流的公子，可不是被他姊妹兩個一席話，生生的把個懶驢子逼上了磨了呢！雖然如此，卻也不可小看了這個懶驢子，假如你無論怎樣，想着方法兒，逼他上磨，他是一個勁兒的尿溺多，坐着跛不上，停了磨了，你又有什么法兒？只是安老爺那樣厚德載福的人，怎得會有這般的兒子？安公子這日，正在書房裏溫習舊業，坐到晌午，兩位大奶奶給送來來的滾熱燒餅，又是一大碟炒肉炖爛疙瘩兒，一碟兒風肉，一小鉢兒粳米粥，恰好他讀文章，讀得有些肚裏發空，正用得着，便拿起筷子來，揀了幾片風肉，夾上才咬了一口，聽得父親叫，登時想起「父召無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的這幾句禮記來，便連忙恭恭敬敬的，答應了一聲：「哪。」放下筷子，把嘴裏嚼那口餚，俯吐在桌子上，口也不及漱，站起來，就不慌不忙，斯斯文文，行不由徑的，止到上房來。老爺一見，先就笑容可掬的，道：「罷了，不必了！我叫你原爲今日消閒，想到明年鄉試，要俾你用起功來，方才聽

得兩個媳婦，說你自己已經理會到此，這更好了。只是你現在的功課，打算怎的個作法？」公子回道：「打算先讀幾天文章，再作一兩篇文章，且練練心思，熟熟筆路。」安老爺道：「是便是了；只這功課，不是從這裏作起。制藝這一道，雖說是個騙功名的學業，若經義不精，史筆不熟，縱然文章作的錦簇花團，終爲無本之學。你的書雖說不生，荒了也得好一年了，只怕那程老丈子，見你是個成人之學，也就不肯照小學生一般，教你背誦，將來用着他時，就未免自己信不及；古人三餘讀書，趁眼前這殘冬長夜，正好把書理一理，再動手作文章不遲。讀的文章，有我給你選的，那三十篇啓禎，二十篇近科闈墨，簡鍊揣摩足够了，不必貪多。倒是這理書的工夫，切忌自欺，不可涉獵一過。從明日起，給你二十天的限，把你讀過的十三部經書，以至論孟都給我理出來。論不定我要叫你當着兩個媳婦背的，小心當場出醜。」公子自然是聽一句，應一句。太太合二位少奶奶，一處是期望兒子，一處是關切夫婿，覺得有老爺這幾句溫詞嚴諭，更可勉勵他一番。不想這話，那個長姐兒聽見，心裏倒不甚許可了；他暗暗的納悶道：「喲！這些書，也不知有多少本兒，二十天的工夫，一個人兒那兒念的過來呀，這要累着呢！」你道好笑不好笑？人家自有天機高明的嚴父，地機厚博的慈母，再加花朵兒般，水晶也似的一對佳人守着，還怕體貼不出這個賢郎，這位快婿的念的過來，念不過來，累的着累不着，干卿何事？卻要梅香來說勾當，豈不大怪！不然，揆情度理想了去，此中也小小的有些天理人情。讀者如不見信，只看孟子合告子，兩個人擻了半生的硬槓，擻到後來，也不過一個道得個食色性也，一個道得個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安老爺吩咐完了公子這話，便合太太說道：「玉格的功名，是我心裏第一樁事。第二樁便是我家的家計；我家雖不寬裕，也還可以勉強溫飽，都因我無端的官興發作，幾乎弄得家破人亡；這仗天祖之靈，才幸而作了個失馬塞翁，如今要再去學那下車馮婦，也就似乎大可不必了。只是我既不再作出山之計，此後衣食兩個字，卻不可不早爲之計；這樁事又苦於我的尺有所短，這幾年，就全仗太太，話雖如此，難道巧媳婦，還作出沒米的粥來不成？我想理財之道，大約總不外乎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的這番道理；爲今之計，必須及早把我家這些無用的冗人去一，無益的繁費省一，此後自你我起，都是粗茶淡飯，絮襖布衣，這才是個久遠之計。趁今日稍閒，你我兒媳婦輩，齊集在此，何不大家計議起來？」太太道：「老爺這話慮得很是，我也是這麼想着；就叫他們到那兒去，就是這幾個雇下兒人，這麼個大地方兒，也得這些人才照應的過來。講到煩費，第一老爺是不枉花錢的，就是

玉格這麼大了，連出去逛個廟，聽個戲都不會。此外老爺想咱們家，除了過日子外，還有甚麼煩費的地方兒嗎？就勉強強強的攪搜些出來，不成個局面，可就不像樣兒了。至於大家的穿的戴的東西，都是現成兒的，並不是眼下得用錢現置，難道此時倒棄了這個，另去置絮襖布衣的不成？老爺你想我這話說的是不是？」安老爺雖是研經鑄史的通品，卻是個稱薪量水的的外行，聽了這話，不惟是個至理，並且是個實情，早低下頭去，發起悶來，爲難起來。半日，說道：「這等講，難道就坐以待斃不成？」安太太道：「老爺別着急，我心裏慮了也不是一天兒了。但是這話，要合我們玉格商量。可是白商量，商量不成，他且合你背上一大套書，倒把人攪糊塗了。倒是我娘兒三個人前日說閒話兒，兩媳婦說了個主意，我聽着竟很有點理，左右閒着沒事，老爺爲甚麼不叫他們說，老爺聽着可行不可行？萬一可行，或者他們說的有甚麼不是的地方，老爺再給他們校正，我覺着倒是個正經主意。」安老爺道：「既如此，叫他們都坐下慢的講。」安老爺是有舊規矩的，但是賜兒媳坐，那些丫頭們，便搬過三張小矮櫈兒來，也分個上下手，他三個便斜籤着，侍候父母公婆坐下。這個禮節，我作者也以爲然。何以呢？往往見那些巨族大家，多半禮重於情，久之情爲禮制，父子便難免有個不達之衷，姑媳也就難免有個難伸之隱，也是居家一個大病。何如他家這等婦子家人，聯爲一體，豈不有些天倫樂趣？至於那作者着這段書，大約醉翁之意，不必在酒，他想着算計到何玉鳳，張金鳳兩個人，四隻小腳兒通共湊起來，不够營造尺三寸零，要叫他站着商量完了，這樁事，那腳後跟可就有些不行了。當下安老爺見兒媳兩旁侍坐，便問道：「你們是怎麼個見識，盍各言爾志呢？」何小姐先說道：「媳婦們也是那天伺候婆婆，閒話提到我家家計，偶然說到這句話，其實事情，果然行得去行不去，媳婦們兩個，究竟弄得成弄不成，此時也不敢說滿了，還得請示公婆。媳婦在那邊跟舅母住着的時候，便聽得鬧着這座莊園，都是我家的地，那時候聽着，覺得離自己的心遠，止當閒話兒聽過去了。及至過來，請示婆婆，才知道這地，年終只進二百幾十兩銀子的租子，問道：「這個根底，婆婆也不大清楚，請示公公，果然的這等一塊大地，怎的只進這些租子？我家這地到底有多少頃畝？」安老爺見問，先呵噤了一聲，說：「這句話，竟被你兩個把我問倒了。這塊地原是我家祖上，從龍進關的時候，佔的一塊老園地，當日大的很呢！南北下裏，南邊對着我家庄門，那座山的山陽裏，有一片楓樹林子，那地方兒，叫作紅樹村，從那裏起，直到莊後，我合你說過的那個元武廟，止東西下裏，儘西頭兒，有個大葦塘，那地方叫作葦灘，又叫尾塘堤，那裏起，直到東邊，瓦家村，我們那座青龍橋，這方圓一片大地，當日都是我家的。自從到我手裏，便感莊頭年終交這幾兩租銀，聽說當年再多二十餘倍。」

還不止，大概從估過來的時候，便有隱瞞下的，失迷着的，甚至從前家人莊頭的詭弊，暗中盜典的都有；這話連我也只聽得說。何小姐道：『只不知這塊園地，我家可有個甚麼執照兒沒有？』安老爺道：『怎的沒有？凡是老園地都有部頒龍票，那上面東西南北的四至，都開得明白。只是老年的地，不論頃畝，只在一夫之力，一夫能種這塊地的多少土計算，叫作一頃，所以那頃數，至今我再也弄不清了。』何小姐道：『果然如此，那就好說了。有了執照，不愁找不出四至來；按着四至，不愁核不出頃數來；感頃數，不愁查不出佃戶來；佃戶一清，那戶現在我家交租，那戶不在我家交租，先得明白了；便可查那不在我家交租，佃戶名下地租，年年都交到甚麼人手里，查出下落來，如果是迷失的，隱瞞的，怎能便由他隱瞞失迷！只要不究他的已往，便是我家從寬了。即或其中有莊頭盜典出去的，我們既有印契在手裏，無論他典到甚麼人家，可以取得回來的；如果典價無多，拿着銀子照價取回來，不合他計較長短，也就是我家從寬了。這等一辦，又加增了進項，又恢復了舊產，豈不是好況！且這地又不隔着三五百里，都圍着家門口兒，也容易查，只要查得清楚，敢怕那租子比原數會多出來，還定不得呢！』張姑娘道：『我姐姐這話，說的可真不錯。我到了咱們家這一年多，聽了聽京裏置地，敢則合外省不同，止知合着地價，計算租子，再不想這一畝地，有多大的出息兒。就拿高粱一項講，除了高粱粒兒算莊稼，高粱苗兒，就是蒼帚；高粱桿兒，就是秫稽；剝下皮兒來，織席作圍；剝下桔擋兒來，就插燈籠插匣子，看不得那根子苗子，只作火燒，可是家家兒用得着的；到了鄉下，連那葉子也不白拋，那一椿不是利息，合在一處，便是一畝地的租子數兒。就讓刨佃戶的人工飯食，牲口口糧去，只怕也不止這幾兩銀子。』安老爺靜聽了半日，向太太說道：『太太，你聽他兩個這段話，你我竟聞所未聞。』安太太道：『不然，我爲甚麼說他們說的有點理兒呢？』安老爺道：『我只不解，算你兩個都認真讀過幾年書，應該粗知些文義罷了；怎的便貫通到此？這卻出我意外。』何小姐笑說道：『公公只想我妹妹呢？他本就是个務農人家，到了媳婦，清山一住三年，眼睛看的是這個，耳朵聽的是這個，便合那些村婆兒，村姑兒，講些閒話兒，也無非這個；媳婦們兩個，本是公婆特地娶來的，一個南山裏的，一個北村裏的，怎的會不懂呢？』安老夫妻聽了這話，益加歡喜。安老爺便說道：『話雖如此，也虧你兩個事事留心。只是要清這項地，也須費我無限精神，便說弄清了，果然莊頭有些私下典出去的，此時又那裏打算這許多地價。』公子聽到這裏，便站起來稟道：『現放着鄧九太爺，給玉鳳媳婦幫箱的那分東西呢？』老爺道：『喲，那原是他師傅，因他娘家沒人疼他的一番深心，自然該留着他自己添補使用，才不負人家這番美意。怎的作這項用度起來？』公子又回道：

「他兩個現在的衣服器用，都經父母操心，費得齊全，既沒可添補的地方，月間又有照例的月費，及了有個額外用錢的去處，還是合父母計，他自己還用添補此甚麼？自然該把這項進奉了父母，作這樁正務才是。」說着便跪了一跪，說：「務必請父母賞收。」安太太道：「不害臊，人家媳婦兒東西，怎麼用你來這麼勸兒呀？」安太太這句話，可招出他後天的一點兒苦毒來了。笑道：「回母親，那是他的意思，並且不但他一人，的意思，便是全鳳媳婦，也所見略同，不過這話，理應兒子代他們稟白，才合着個隨的道理。」安太太道：「阿哥，你別囑我，我只合我簡簡捷捷的說話，這也他說得沒三句話，又背上這麼一大車書。」誰知他這車書，倒正合了乃父之意，點頭道：「這話太大自然該聽，不明白，然而卻正是婦道應曉得的。那內則有云，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這篇書，正所以補曲禮之不足。玉格這話，卻是他讀書見道的地方。」金玉姊妹，見公公有些首肯，便一齊說道：「這項金銀，現在既白放着，況且公公眼下，是不打算出去的了，便讓玉郎明年就中舉人，後年就中進士，離奉養父母，養活這一家，也還遠着的呢。這當兒，正是我家一個青黃不接的時候兒，何況我家又本是個入不敷出的底子，此後日用有個不足，自然還得從這項裏添補着使，與其等到幾年兒之後，零星添補完了，另打主意，何如此時就這項上，定個望遠的主意，免得日後打算，如果辦得有個成局，不惟現在的日用够了，便是將來的子孫，也進則可仕，退亦可農。這話不知公婆想着怎麼樣？」安老爺聽了，連連點頭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飢饉矣！」說了這句，又低着頭，尋思了半晌，說道：「還有一節難處，果然照這話辦起來，自然要辦個澈底澄清，那算方田核堆垛，卻得個專門行家，我是遜謝不敏，玉格又不能，便是我家這幾個家人，也沒個能的，豈不是依然由着那班莊頭撥弄？」公子說：「這樁事，兒子倒看准了一個人，就是我家這東通便弄得來。」安老爺道：「他，我平日祇看他認得兩個字，使着比個尋常小厮清楚些，這些事他竟弄得嗎？」公子道：「不但會，並且精；兒子又怎的曉得，因見我丈人常合他一處講究，我丈人拿着本子九章算法，問他幾塊怎樣疇畝的田，湊起來合了多少畝，幾塊若干長短的田，湊起來應合多少畝。他拿着面算盤，空手算着，竟一毫不錯。及至他問我丈人多少地，應收多少高梁麥子穀子，我丈人不用打算盤，說的數目，卻又合那算法本子上，不差上下，又是怎的一畝二米，怎的一熟兩熟，怎的分少聚多，連那堆垛平尖，都說得出來。據我看起來，大約一邊是從合算來的，一邊是從閱歷來的，祇我聽着，覺得比着夏后氏五十而

賁的那章考據題還難些。」安老爺嘆道：「如我父子，正所謂不知稼穡艱難者也；對之得毋少愧。」公子原是說自己不通庶務，不想惹得老人家也謙尊而光起來，一時要竭力斡旋這句話，便道：「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便是大聖人，也道得個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安老爺聽了，便正色道：「這幾句書講錯了，不是這等講；吾夫子說吾不知老農，吾不如老圃，這二句話，正是吾非斯人之徒歟，而誰歟的鐵板注腳。他老人家正在一腔的救世苦衷，沒處發洩，想着假如吾道得行，正好同二三子，共襄治理，不想這樊遲是話不問，偏偏的要請學稼請學圃起來，夫子深恐他走入長沮桀溺的一路，倘然這班門弟子，都要這等起來，如蒼生何？所以才對證下藥，合他講那上好禮的三句，這兩個如字，要作我不照像老農老圃一樣講，不得作我不及老農老圃講，合着下文的焉用稼一句，才是聖人口氣；不然，你祇看「道千乘之國，使民以時」的那個「時」字，可是四體不動，五穀不分的人說的出來的？」安太太聽了聽事情不會說出眉目，他賢喬梓又講起書來了，便道：「這不是嗎？人家媳婦兒在這裏說正經的，老爺又說到孔夫子上去了，這都是玉格兒惹出來的。」安老爺道：「天下事除了取法孔夫子，那裏還尋得出個正經來。」太太可真被這位老爺囉得受不了了，說：「老爺，咱們爺兒們娘兒們，現在商量的不是吃飽飯，那位孔夫子，但凡有個吃飽飯的正經主意，怎的周流列國的時候，半道兒會斷兒頓了，拿着升兒羅不出升米呢？這難道不是老爺講給我們聽的嗎？」安老爺道：「此正所謂君了固窮，又存身居夷，所以發浩嘆也。」安太太祇剩了笑說道：「是了是了，無論怎麼着罷，算我們明白了就完了。老爺此時，祇細想想兩媳婦這話是不是，這主意可行不可行；或者老爺還有個甚麼駁正指示的，索性就把這話商量定規了。」安老爺道：「自古道：疑人莫用，用人莫疑，他兩個既有這番志向，又說的這等明白，你我如今竟把這樁事，真成他兩個辦起來，才是個聚斂之道；此時豈可誤會了那言前定，事前定的兩句話，轉去三思而行。」太太道：「不是的，我是猶疑這兩小人兒，擔不起怎麼大事來呀！」老爺道：「喲，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不必猶疑。」說完，便吩咐公子道：「至於你講的那項金銀，也可以不必一定送到我同你娘跟前來，你祇曉得那子婦無私貨爲通論，可知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尤爲論之至通者。祇此一言可決，不須再議。」因又回頭向太太說道：「我倒還有一說，我往見人到老來，把這分家自己牢牢的把在手裏，不肯交給兒孫，我頗笑他不達細想起來，大約他那不達，也有兩般苦楚：一般苦的是養着個不肖的子孫，先感到把我一生艱難創造而來的，由他任意揮霍而去，及至我受了貧苦，還得重新贖贖他的吃穿；一般苦的是，養着個好兒子，又慮他雖有養志的孝心，我卻把自立的恆產，使算我假

作癡，也得刻刻憐恤他的心力不足。如今我家果然要把這舊業恢復回來，大約足夠一年的吃穿用度，便不愁他們有個心力不足了。再看這三個孩子的居心行事，還會胡亂揮霍不成？我就索性把這分家，交給兩個媳婦掌管，兩個人之中，玉鳳媳婦是個明決氣象，便叫他支持門庭；金鳳媳婦是個細膩風光，便叫他料量鹽米。我老夫妻，祇替他們出個主意兒，支個嘴兒。闖出我來，也好趁着這未鏽的聰明，再補讀幾年未讀之書，果有餘暇，便任我流覽林泉，寄情詩酒。太太無事，也好帶上個眼鏡兒，刁袋煙兒，看個牌兒，充個老太太，償一償這許多年的操持辛苦。玉格卻叫他一意用功，勉強上進，豈非我家不幸中之一大幸乎？太太見老爺說的這等高興，益加歡喜，便道：『我想着也是這樣，老爺對這樣說，好極了。』因望着兩個媳婦笑道：『我再沒想到我熬了半輩子，直熬到你們倆進了門，我這門牌才算奉了明文了。』張太太自從搬出去之後，每日家裏吃過早飯，便進來照料照料，遇着安老爺不在裏頭，便同舅太太合安太太閒話，有個活計也幫着作。這日進來，正值安老爺在家，他坐了一刻，便去找舅太太，見舅太太在那裏，帶了兩個媽媽，張羅他姐妹過冬的裏衣兒，他也幫着作起來。舅太太是個好熱鬧沒脾氣的人，他樂得借他醒醒氣兒，解解悶兒，便合他一面料理針線，一面高談闊論起來。兩個人雖不同道，大約一樣的是不肯白吃親戚的茶飯的意思。作了一會子，見天不早了，便收了活計，過這邊來，二人一同出了西遊廊角門，順着遊廊過了鑽山門兒，將走到廳跟前，恰好聽得安太太說：『到門牌算奉了明文』的那句話，舅太太便接聲道：『怎麼着門牌，會奉了明文咧？好哇！這句是日頭打西出來了。姑太太快告訴我聽聽。』一面說着，進了上房。安老夫妻二位，連忙起身讓坐，便把他兩個媳婦方才說的話，大約說了一遍。舅太太道：『我不管你們的家務，我祇問門牌。你們要談家務，別就攔你們，我們到姆姆屋裏去。』安老爺是位不苟言的，便道：『這話何來？我家的家務，又幾時避過舅太太。』安太太道：『老爺理他呢！他自來是這麼女生外向。』安老爺道：『啊，你姑娘兩個，也算得二位老太太了。當着兩個媳婦，還是這等頑皮。』舅太太道：『姑老爺，不用管我們的事，我們不能像你那開口就是詩，云，閉口就是子曰的。』安太太道：『老爺聽人家自己願意不是。』舅太太道：『你別仗着你們家的人多呀！我們親家評一評，咱們倆到底誰比誰大真個的。』安太太道：『從來入行，三日無勞，把這位親家太太，成日價合舅太太一處盤桓，也鍊出嘴皮子來了，便呵呵的笑道：『可是人家說的咧。』舅太太生怕說出燒火的，養了當家的這句下文，可就大不雅馴了，幸而不是這句，祇聽他說道：『這可成了人家說的甚麼行子，搖車兒裏的爺爺，拄拐棍兒的孫子咧！』舅太太急的嚷道：『算了，太太，你老歇』

羞罷。他長我一輩兒，你還依，一定要長我兩輩兒，才算便宜呢！」安老爺祇得說道：「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惹得上上下下，都笑個不住。這裏頭金玉姊妹兩個人，是覺着一肚子的正經話，不會說完，被這一岔，又怕將來，逗不上卯筭兒，良久忍住笑，接着回公婆道：「方才的話，公婆既都以爲可行，交給媳婦們商量去。這事靠着媳婦們兩個也弄不成，第一這踏田丈量的事，不是媳婦們能親自作的，得合公婆討幾個人；第二有煩這班人，要每日每事的，都叫他們上來煩瑣，那不依然要公婆操心嗎？要說盡在媳婦屋裏辦，也不合體統，況且寫寫算算，以及那些冊簿串票，也得歸着在一處得斟酌個公所地方；第三事情辦得有些眉目，銀錢可就有了出入了，人也就有了功過了，得立下個一定章程。這些事都得請示公公，討個教導。」祇這句話，又把他尊翁的史學招出來了，便向兩個媳婦說道：「你兩個須聽我說，凡是決大計，議大事，不可不師古，也不可過泥古。你兩個人切勿不可拘定了左傳書下的「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這兩句話；那晉太子申生，原是處着一個家庭多故的時候，所以他那班臣子，才有這番議論。如今我家是一團天理人情，何須顧慮及此，稟命是你們的禮，使專命也是省我們的心，我合你們說句要言不煩的話，闔以外將軍制之，你們還有甚麼爲難的不成？」他姊妹兩個，才笑着答應下來。舅太太聽了半日，問着他姊妹道：「這個話，你們姐兒兩個會明白了，難道這個甚麼右傳左傳的，你們也會轉轉清楚了嗎？」他姊妹道：「書上的話，卻不懂得公公的意思，是聽出來了。」舅太太細着臉兒說道：「這麼說起來，我們這兩個外姐姐，要合人下象棋去，算贏定了。」大家聽了這話，不但安太太合安公子小夫妻不懂，連安老爺聽了也覺詫異，便問道：「這話怎個講法？」舅太太道：「姑老爺不聽啊，等我講給你聽。有這麼一個人，下得一盤稀臭的象棋，見棋就下，每下必輸，沒奈何請了一位下高棋的，跟着他在旁邊支着兒。那下高棋的，先囑咐他說，支着兒容易，祇不好當着人說出來，直等你下到要緊地方兒，我祇說句啞謎兒，你依了我的話走，再不得輸了。這臭棋的大樂，兩個人，同到棋局了，合人下了一盤。他這邊才支上左邊的上，那家兒就安了個當頭砲，他又把左邊的象墊上，那家又在他右士角裏，安了個車；下來下去，人家的馬也過了河了，再一步就要打他的掛角的將；他看了看，是支不起來，老將兒是躲不出去，一時沒了主意，祇望着那支着兒的說道：「一桿長槍，」一連說了幾遍，他沒懂，又輸了回來。就埋怨那支着兒的，那人道：「我支了那樣一個高着兒，你不聽我的話，怎的倒怨我。」他說：「你何曾支着兒來着？」那人道：「難道方才我沒叫你走那步馬麼？」他說：「何曾有這話？」那人急了，說道：「你豈不聞一桿長槍，通天徹地，地下無人，事不成，城裏大

姐去燒香，擲裏娘，娘長爺短，短長捷徑，敬德打朝，朝天鏡，鏡裏藏身，身清白，白而潘安，安安送米，米麵油鹽，閣洞寶，寶磚揹書，雁南飛，飛虎劉慶，慶八十，十個瘋子，九個俏，俏冤家，家家觀世音，因風吹火，火燒戰船，船頭借箭，箭箭對狼牙，牙床上睡着個小妖精，精靈古怪，怪怪怪，腦恨仇人太不良，梁山衆弟兄，兄冤弟，忍心害理，理應如此，此房出租，出租的那所房子，後院裏種着個枇杷樹，枇杷樹的葉子，像個驢耳朵，是個驢子，就能下馬，你要早聽了我的話，把左手閒着的那個馬，警住象眼，墊上他那個掛角，將到底對那子一步棋，怎得會就輸呢？你明白了沒有？那下臭棋的低頭想了半天，說：『明白可明白了，我寧可輸了，都使得實在不能跟着你，二韃子吃螺螄，繞這麼大灣兒！再不想姑老爺，你這麼個大灣兒，你家兩孩子，竟會繞過來了；祇要下起象棋來，有個不贏的嗎？』大家聽他數了這一套，已就忍不住笑。及至說完了，安公子先忍不住笑了一聲，跑出去了。張姑娘笑得是站不住，躲到裏間屋裏，伏在炕桌兒上笑去。何小姐因在一架穿衣鏡旁邊，笑得肚子痛，祇把一隻手扶着鏡子，一隻手拄着肋條。老爺此時也不禁大笑不止，嘴裏祇說：『豈有此理！豈有此理！』笑到極處，把手往桌子上一拍，卻拍在一個茶盤上，拍翻了盪盪了一桌子茶，順着桌邊流下來，他怕濕了衣裳，連忙站起來一躲，不防他變的一個小哈吧狗兒，正在腳踏底下爬着，一腳止踢在狗爪子上，把個狗踹得狂叫成一團兒。這個當兒，舅太太祇管背了這麼一大套，張親家太太，是一個字兒不會聽明白，也不知大家笑的是甚麼，他祇望着發怔。及至聽見那個狗狂叫，又見長姐兒抱在懷裏，給他揉爪子，張太太才問他道：『我兒呀，不是轉了腰子麼？』恰巧張姑娘忍著笑，過來要合何小姐說話，他並把隻手拄著膈又窩，便問：『姐姐，不是了笑傷氣了？』忽然聽他母親沒頭腦的問了這句，便笑道：『媽，這是怎麼了？人家姐兒一個人麼，也會有轉了腰子麼？』這個歪一打，大家又重新笑起來。好容易大家住了笑，安太太那裏笑得喘不過氣兒來，祇拿著條小手巾兒，不住的擦眼淚。舅太太祇沒事人兒似的說道：『也沒見我們這位姑太太，一句話也值得笑着這麼的。』張太太道：『他取是又笑我呢？』安太太聽了，忍不住又笑起來，直笑得皺着個眉，握着胸口，連連擺着一隻手說：『我笑的不是這個，我笑的是我自己心裏的事。』兒子媳婦，見這樣子，祇圍著打聽母親婆婆，笑甚麼。太太是笑着說不出來，安老爺一坐旁着，斷斷不住了，自己說道：『你們三個不用問了，等我告訴你們罷。我上頭還有你們一位太太爺，他從小兒就死了，我行二，我小時候的名兒，就叫作二韃子。你舅母這個笑話兒，說對了景了，這個老故事兒，眼前除了你母親合你舅母，大約沒第三個人知道了。』安公子小夫妻，以至那些媳婦媽子丫頭們聽了，祇管不敢笑，也由不得轟堂大笑。

起來，虧得這陣轟堂大笑，才把這位老爺的一肚子酸文，薰回去了。當下大家說笑一陣，安太太便留親家太太吃過晚飯才去。安公子自此一意溫習舊業，金玉姊妹兩個，閒中把清理地畝這樁事，商量停妥，便請示明白公婆，先派張進寶作了個坐莊總辦，派了晉升梁材、華忠、戴勤四個分投丈量地段，派了葉通合算頃畝，造具冊籍，又請安老爺親自過去，請定張親家老爺，照料稽查。凡是這班家人不在行的，都由他指點。張老起初也是做着辭了一辭，怎奈安老爺再三懇求，他又是個誠實人，算了算也樂得作樁事兒，既幫助了親戚，又不拋荒歲月，便一口應承。他姊妹見人安插妥了，便把東院倒坐的東間，收拾出來，作了個公所，牆戶上安了個扇玻璃簾子，凡有家人們回話，都到廳前伺候。他兩個便在臨窗居中，安了張桌子，對面坐下，隔窗問話。但有不得明白的，便請張親家老爺進來商辦。一切安置齊備，然後才請張親家老爺來，并把那班家人，傳到公婆跟前，三面交代了一番。先是安老爺頭兩天，已經把這話吩咐了衆人，到這日止冠冕堂皇，曉諭了幾句，便說道：「這話我前日都告訴明白你們了，至於這樁事的辦法，我都責成了你兩位大奶奶了。」隨又向金玉姊妹說：「你們再詳細的囑咐他衆人一遍。」兩個人得了公公的話，答應了一聲。何小姐便先開口道：「其實公公既吩咐過了他們，可以不須媳婦們再說，但是既承公婆把家裏這麼一件要緊點兒的事，放心交給媳婦們兩小孩子，管着他們辦，有幾句話，自然得交代在裏頭好。」說著一扭臉，便望了衆人說道：「你們可把我這話聽明白了？」張進寶先沉着嗓子答應了一聲：「好。」何小姐便吩咐道：「張爹，你是第一個平日的不欺主兒，不辭辛苦的，不用我們囑咐，我倒要囑咐你，不必過於辛苦，甚麼呢？老爺既派你作個總辦，這個歲數兒，不必天天跟着他們跑，只在他衆人撥弄不開的地方，親自到一到，再嘴碎一點兒，精神周到一點兒，使有在裏頭了。到了華忠、戴勤兩個奶公，老爺所以派你們的意思，卻爲平日看着你兩個一個耿直，一個勤謹起見，並不是因爲一個是大爺的媽媽爹，一個是我的媽媽爹，必該派出來的，就算爲這一個，你兩個可比別人，更得多加一番小心。講到晉升、梁材，也是家裏兩三輩子的家人，就是葉通受老爺太太的恩的日子淺，主兒的性情，家裏的規矩，想來也該知道。此時你們該是怎麼盡心，怎麼竭力，怎麼別偷懶，怎麼別撒謊，這些我都不合你們絮叨。如今得先把這樁事的從那裏下手，從那裏收功，說給你們聽。第一這樁事，你大家不可先存一個畏難的心，這個樣兒的冷天，主兒地炕手爐的圍着還嫌冷，卻教你們在漫荒野地，丈量地去，豈不顯得不體下情些！然而沒法兒，要不趁這地閒着的時候，丈量轉眼春煖農忙，緊接着青苗在地，就沒丈量的日子了；限你們明日後日兩天，傳齊了那些莊頭，把這話告訴他們明白了，接着就查起

來，第二不可先存一個省事的心，查起來，你們四個人，斷不可分開；我豈不知把你們四個，分作四路，查着省事些，無如這丈量的事，斷不是一個人照料得過來的，及至弄不清楚，依然是由着莊頭，怎麼說怎麼好，不如不查了。你們查的時候，那怕三五畝地，一兩家佃戶也罷，總是你們四個，同着某通，帶着管的莊頭，眼同着查，從莊頭手裏起，查佃戶花名，從佃戶名下查畝數，從畝數裏頭查租價，歸進來核總。第三不可存一個含混的心，查的時候，人不許分，查過之後，地可得分，如莊稼地是一項，菜園子是一項，果木莊子是一項，棉花地是一項，葦子地是一項，某項各若干，共若干，查清楚了，這裏頭還得分出個，那是良田，那是薄地，那是高岸，那是低窪，將來才分得出收成分數，還得他們指明白了，那是額租地，那是養贍地，那是割利地，這又爲甚麼呢？假如把好地都儘莊頭佃戶佔了，是壞地都算了主人家的額地，這卻使不得，一總查明白了，聽上頭分派。此外查到盜典出去的地，莊頭佃戶，既不屬我家管，可得防他個不服，你們查這事，便得責成給張爹了，先告訴明白他說，這地我們眼下就要贖的，此時查明白了，日後莊佃一概不動；不然，等贖回來，我家卻要另自派人招佃；這話講在頭裏，他大約也沒個不服查的理；如果裏頭有個嘴牙的呢！他也不是個人罷咧，我又有甚麼見不得他的呢？只管帶來見我。你們果真照我這話辦出個眉目來，現在的地是清了底了；出去的地是落了實了；兩下裏一擠，那失迷的失迷不了，那隱瞞的也隱瞞不住了；這件事可算大功告成了。此後再要查出遺漏，可就是你們幾個人的事了。此時你們且查地去，至於將來怎的個撥弄，怎的分段，怎的個招佃，怎的個議租，此時定法不是法，你們再聽老爺太太的吩咐。方才這番話，有你們聽不明白，只管問；有我說的不是的，只管駁；總以家裏的事爲重，辦得妥當，莫說老爺太太，還要施恩獎賞，是個臉面；即不然，你們作家人的，也同我們作兒女一樣，替老爺操心，給主兒出力，都是該的。設或辦得不妥當，那一面兒的話，還用我說嗎？你們自然想得出來。到那時候，大家可得原諒我個沒法兒。衆人齊聲答應，都說：「奴才們，各秉天良，儘力的巴結。」何小姐說完了這話，老爺太太已經十分歡喜痛快，又見張姑娘，從袖裏取出一個摺摺兒來，送到老爺跟前說道：「媳婦兩個還商量的，這話怕家人們一時未必聽得清，記得在，所以按着這個辦法，給他們開出一個章程來，請公公看。」說着，臉又一紅，笑道：「公公可別笑，這可就是媳婦胡亂寫的，實在不像個字。」安老爺只知他識得幾個字，卻不知他會寫；接過來，且不看那章程，先看那字，雖說不得衛夫人美女簪花格，卻居然寫得周正勻清；再看了看那章程，雖沒甚麼大文法兒，粗粗兒也還說明白，並且不曾寫一個鼓兒詞上的字，安老爺不禁大樂，讀者若果然圍住京門子，既有老圈地，家裏再娶上一個北村裏的村姑兒，

一個南山裏的孤女兒，作兒子媳婦，認真都這麼神棍兒似的，倒也是世上一件怪事。好在作書的，是弄開筆，讀者是夢中讀夢話，見怪不怪，且自解開消愁。安太太見老爺不住的讀那字，生怕又招出一段酸文來，打攪了話岔兒，便說道：『老爺要看著沒甚麼改動的，就交給他們細細兒的看看去罷。』安老爺且不望下文，倒遞給張老爺看，說：『親家你看，卻真難爲這兩個小孩子。』張老此時，是一肚子的耕種劬劬，磨礮節節，斷想不到叫他看那文法字體；接到手裏，篇兒也沒翻，仍就遞給安老爺說：『親家我不用瞧，我們兩姑奶奶合我講究了，這麼好幾天咧，怎麼看好呀？早就該打這主意，一來親家咱倆坐下，輕易也講不到這上頭；二來我的嘴又笨，不大愛說話；自從我到了你家裏，這麼看著，甚麼都講拿錢買去，世界上可那裏的這些錢呢？』安太太笑道：『親家老爺，這些東西，要不拿錢買去，可從那裏來呢？』張老道：『噯，親家太太，也怪不得你說這話；你們都是金枝玉葉，天子腳底下長大了的，可到那兒聽這些去呢？等我說給你老公母聽。你只要把這地弄行了，不差甚麼，你家裏就有大半子不用買的東西了。』安老爺聽了，深爲詫異，只聽他說道：『將才我們這姑奶奶，不說要把這地分出幾項來嗎？就拿了這莊稼地說，認真的種上幾塊的稻子，你家的大米先省多了。』安老爺笑道：『親家你這一句話，就不知京城吃飯之難了，京裏仗的是南糧。』張老道：『仗南糧，這只問你，你上回帶我逛的那稻田場，那麼一大片人家怎麼種的？他們這裏，又四面八方守着河，安上他兩盤水車子，還愁車不上水來呀？要不用車，挖了水道，僱上四個長工，戽水也够使的了；趕到收了稻子，一年吃不了的香米稻粥，還剩着干的稻草，喂牲口呢？麥子一熟，吃新鮮麵不算外，還帶管不攪假，要拌個碾輕子吃，也不用買，趕到磨出麵來，喂牲口的麩子也有了；那豆子高粱穀子，選用說嗎？再說菜，有的是那麼那三塊大園子，人要種個嗎兒菜，地就會長個嗎兒菜，除了天的水菜，到了醃菜，過冬的時候，還用整車的買疙疸白菜，大塊的，買玉爪韭菜去作甚麼呀？有了麵，有了豆子，有了芝蔴，連作醬蔴香油，咱自家也就弄了；再說那果木莊子咧，我看你家這塊地裏，大大小小，倒有四五個山頭呢？那山上的果子，可就不少，鮮的乾的，那件是居家用不着的，又那件是不得拿錢買的。棉花更不講了，是說你家爺兒們娘兒們，不穿布襪衣裳，這些老媽媽子們哪，小女孩子們哪，往後來兩姑奶奶都抱了姪子，那個不用幾尺粗布呢？』張姑娘聽了，悄悄兒合何小姐說道：『說的好好兒的，這又說到二屋裏去了。』兩個正在說着，只聽安太太笑道：『親家說的這話，可真有理。只是你看我家這些人，那是個會紡線織布的，難道就穿這麼一身棉花襖兒嗎？』他道：『怎麼沒人兒會呀？你親家母就會，他詹家子也會；你只問他女兒，他說得不會呀？』張姑娘又

悄悄兒的道：『索性閨女也來了。』那張老爺得一團高興，也不管他說甚麼，又道：『等着咱多早晚，置他兩張棧幾呀，就你家這些三奶奶們學不來罷！這些佃戶的娘兒們，那個不會，招他們來按着短工，給他工錢，再給上兩頓小米子鹹菜飯，一頓粥，箆織出布來，親家太太，你摟摟算盤看，一疋布，管比買的便宜多少。再要講到燒炤兒，遍地都是，山上乾樹枝子，地下的乾草，蘆葦葉子，高粱桿子，那不是燒的？不過親家你們這大戶人家，沒這麼作慣，再說也澆澆不了，這些東西，如今你不把這地弄行了嗎？將來讓租的時候，可就合他們說開了，甚麼是該年終給咱的，按季供給咱的，按月供給咱的，按天供給咱的，除了他供給的東西，餘外的都折了租子；一天比一天，進來的錢兒是多了，出去的錢兒是少了，你家躺着吃，也吃不下了。爲甚麼人家說，靠天吃飯，賴天穿衣呢？那都講拿錢買呢？我沒說嗎？我說話不會咬舌頭；這也是在親家你家，他們底下夥什兒們，沒個吊猴的，這要個猴的，得了這話，還不夠他們罵我的呢？』安老夫妻兩個，聽了他這段老實話，人合心意，一時覺得這個鄉裏親家，比那止于年節八盒兒的城裏親家，大有用處。齊說：『好極！這也不是一時的事，那我們算下總求下親家了。』安老爺說着站起來，又給他打了一躬。不想這話，張進寶在旁邊聽了，不但不吊猴，他比主人還快活，說道：『奴才還有句糊塗話，咱們家如今既難得娶了這慶兩位大奶奶，又遇着奴才親家老爺，肯幫着，老爺太太，可別猶疑，覺得拿着咱們這幾個門子，怎麼學着打起這個小算盤來了，那話別要聽他，這是個根本，早該這樣。』安老爺道：『好極了，我正爲親家老爺面上，有句話交代你們，你先見到這裏，更好。』才待要說，他早聽出安老爺的話來，回道：『老爺太太請放心，奴才沒回過嗎？都是主兒，別講親家老爺，還是爲咱們的事，再向來親家老爺，待奴才們，也最恩寬。眾家人有一點兒差錯，老爺惟奴才是問。』安老爺又說了句：『很好。』便把那個經摺兒交下去，他才帶了大家退下。張進寶領了衆人下去，又合他們嘮叨了一番，張親家老爺坐了會子，也就告辭。閒中也周旋了大家幾句。過了兩日，使次第的勸踏又量起來，這話不但不三五句話可了，也不是三兩月可完；他家只覺得忙過殘冬，早到開春，開春之後，才交穀雨，便是麥秋，才過芒種，便是大秋，漸漸的槐花是黃起來了，舉子是忙起來了。這大半年的工夫，公子是除了誦讀之外，每月三六九日的文課，每日一首試帖詩，都是安老爺親自命題批閱。那公子卻也真個足不出戶，目不窺園，日就月將，功夫大進，轉眼已是八月初旬，場期近矣，這正是：

利用始知耕織好，名成須仗父兄賢。

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四回 屏執袴穩步試雲程 破寂寥閒心談月夜

這回書話表安公子，從去冬埋首用功，光陰荏苒，早又今秋，歲考也考過了，馬步箭也看過了，看看的場期將近。這日是七月二十五日，次日二十六日，便是他文課日期。晚飯用過無事，便在他父親前，請領明日的題目。安老爺吩咐道：「明日這一課，不是照往日一樣作法。你近日的工夫卻大有進境，只你這番，是頭一次進場，場裏雖說有五天的限，其實除了進場出場，再除去吃睡，不過一天半的工夫。這其間三篇文章一首詩，再加上補錄草稿，斟酌一番，筆下慢些，便不得從容。你向來作文，筆下雖不遲鈍，不曾照場規鍊過；明日這課，我要試你。一交寅初，你就起來，我也陪你起個早，你跟我吃些東西，等到寅正，我就在那裏，作個監試官。我講學的那個所在作起來，限你不准繼續，把三文一詩作完；吃過晚飯，再膽正交卷，卻不可潦草塞責；我就在那裏，作個監試官。經這樣作一番，不但我放心，你自己也有些把握。」說着，便合太太說：「太太明日給我們弄些吃的。」太太自是高興，卻又免詩公子懸心，便道：「老爺何必還起那麼早啊？有他師傅呢？還有叫他拿到書房裏，去弄罷。當着老爺別再嚇的作不上來，老爺又該生氣了。」太太這話，不但二位少奶奶覺得是這樣好，連那個不須他過慮的司馬長卿也望着老爺俯允。不想安老爺早沉着個臉，答道：「然則進場在那萬餘人面前，作不作呢？何況還有主考官，要等把這二篇文章一首詩，合那萬餘人比試，又當如何？」太太聽了無法，因吩咐公子道：「既那麼磨着，快睡去罷。」公子下來，再道：「老人家還要面試，進了屋子，便忙忙的脫衣睡覺。」金下姊妹兩個，生怕他明日起在老爺後頭，兩個人換替着熬了一夜，不曾打寅初，便把公子叫醒，梳洗穿衣上去，幸喜老爺還不出堂。少刻老爺出來，連太太也起來了，便道：「你們倆送場來了。」當下公子跟着老爺飽餐一頓，到了外面，筆硯燈燭，早已備得齊整。安老爺出來坐下，便向懷裏取出一個封着口的紅紙包兒來，交給公子道：「就在這屋裏作起來罷！」自己卻在對面那間坐去，拿了本朱子大全在燈下看，又派了華忠，伺候公子茶水。公子領下題目來，拆開一看，見頭題是「孝者所以事君也」一句，二題是「蓬卷驚人曰」一章，三題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四句，詩題是個賦，得「講易見天心」，下面旁寫着得「心」字，五言六韻。作者現在來打個岔。這詩文一道，作者雖是不懂，但是也曾見那刻本上，都刻得是五言八韻，

怎的安老爺只限了六韻呢？便疑到這個字是個筆誤，提起筆來，就給他改了個八字，也防着這回書給人家看到這時節，免得被個通品笑話。不想果然來了個通品看我的書，他看到這裏，說道：『作者，你這書說錯了，這兒女英雄傳，既是康熙雍正年間的事，那時候不但會奉試帖增到八韻的特旨，也不會奉文章只限七百字的功令，就連二場還是揣摩一經，三場還有論判呢！怎的那安水心，在幾十年前，就叫他公子作起八韻詩來了！』我這才明白此道中，不是認得幾個字兒，就胡開得筆，混動得手的。從此再不敢強不知以爲知了。安公子看了那詩文題目，心下暗道：『老人家這三個題目，是怎的個命意呢？』摹擬了半日，一時明白過來道：『這頭題，正是教孝教忠的本旨，三題是要我認定性情作人，第二個題目大約是老人家的自況了。那詩題，老人家是選於周易的，不消講得。』想罷，便把那題目條兒，高高的粘起來，望着他每篇立意，選詞琢句，一面研得墨濃，蘸得筆飽，落起草來。及至安老爺那邊才要早飯，他一個頭篇，一首詩早得了二篇的大意也有了。那時安老爺早把程師爺請過來，一同早飯。公子跟着吃飯的，這個當兒，老爺也不問他作到那裏，一時吃罷了飯，他出來走了，便動手作那個二三篇。那消繼燭，只在申正的光景三文一詩，早已脫稿。又有細斟酌了一番，卻也累得週身是汗，因要過去先見見父親，回一句稿子有了，覺得累的紅頭漲臉的不好過去。便叫華忠進去取了小銅鑲子來，湮個手巾擦臉。華忠到了裏頭，正遇着舅太太在那裏合兩奶奶閒話，那個長姐兒，也在跟前。大家還不會開口，那長姐兒見了他，便先問道：『華大爺，大爺那文章作上幾篇兒來了？』華忠道：『幾篇兒只怕全得了，這會子擦了臉，就要送給老爺瞧去了。』舅太太便合長姐兒道：『你這孩子，才叫他娘的狗拿耗子呢！你又懂得幾篇兒是幾篇兒。』他自己一想，果然這話問得多點兒，是一時不好意思，便道：『奴才可那兒懂得這些事呢？奴才是怕奴才太太掂着，等奴才先回奴才太太一句去。』說着，便梗着個兩把兒頭如飛而去。公子過來見程師爺正在那裏合老爺議論說：『今年還不曉得是那一班腳色進去呢？那莫吳兩公也不知有分無分。』正說着，老爺見公子拿着稿子過來，問道：『你倒作完了嗎？』因說：『既然如此，我們早些吃飯，讓你吃了飯，好騰出來。』公子此時飯也顧不得吃了，回道：『方才舅母送了些吃的出來，吃多了，可以不吃飯了，莫如早些騰出來，省得父親合師傅等着。』安老爺道：『既這樣發憤忘食起來，也好，就由你去。』一時來了飯，老爺便合程師爺飲了兩杯。飯後又合程師爺卜了盤棋，程師爺讓九個子兒，老爺還輸九十着。他撇着京腔笑道：『老爺的本領兒，我都佩服，祇有這盤棋，是合我不來的，莫如合他下一盤罷。』老爺道：『誰？』擡頭一看，才見葉通站在那裏。老爺因他這次算那地冊，弄得極其精

細考了考他肚子裏，竟零零碎碎有些，頗覺得有點出息兒；一舉興時，便換過白子兒來，同他下了一盤。程師爺苦苦的給老爺先擺上五個子兒，葉通還是儘力的讓着；下來下去，打起劫來，老爺依然大敗虧輸，盤上的白子兒不差甚麼沒了。因說道：「不想陽溝裏也會翻船。」程師爺便笑道：「老爺這盤棋，雖在陽溝裏那船也竟會翻的呢？」老爺也不覺大笑道：「正不可解，這樁事我總合他不大相近，這大約也關乎性情，還記得小時節，長夏完了功課，先生也曾教過，祇不肯學，先生還說：『你怎的連『博奕狗賢』這句書也不記得？你不肯學，便作一手無所用心，的詩我看。』」先生是忖我的意思，這首詩怎的好作；你看我小時節，渾不渾，便口占了一首七絕，對先生道：「平生事物總關情，雅謝紛紛一局秤，不是畏難甘袖手，嫌他黑白太分明。」這話將近四十年了。如今年過知非，想起幼年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話來，真覺愧悔。」說話間，公子早騰清詩文，交卷來了。安老爺接過頭篇來看，便把二篇勻給程師爺看。老爺這裏看了前八行，便道：「這個小講倒難爲你。」程師爺聽了，便丟下那篇，過來看這篇，祇看那起講寫道是：

「且孝經一書，案上章僅十二言，不別言忠，非略也。蓋資事父即爲事君之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自晚近空談拜獻，喜競事功，視子臣爲二人，遂不得不分家國爲二事。究之令聞未集，內視已慚，而後歎孝經一書，所包者爲約而廣也。」

程師爺看完了，道：「妙。」又說：「祇這個前八行，已經拉倒閱者那枝筆，不容他不圈了。」說着，便歸坐看那一篇。一時各各的看完了，彼此換過來看，因合老爺道：「老爺你看那二篇的收尾，一轉何如？」安老爺接過來一面看着，一面點頭，及至看到結尾的一段，見寫道是：

「……此殆夫子聞定蒼黨人之言，所以謂門弟子之意與？不然，定蒼黨人果知夫子，夫子如聞魯太宰之言可也；其不知夫子，夫子如聞陳司敗之言可也。況君車則卿，卿車則大夫，御實特重於周官，適衛則冉有僕，在魯則樊遲御，御亦習聞於吾黨，御固降卑者事也，夫子又何知每況愈下，以所執尤卑者爲之諷哉！噫！此學者所當廢書三歎與！」

老爺看罷，連連點頭，不覺括着鬚子，翻着白眼，望空長歎了一聲道：「這句話卻未經人道！」程師爺便道：「他這段文字，全得力於他那破題的『爲大聖以學御世，宜非執名以求者所知也』的兩句，所以小講，才有『那聖人，達而在上，執所學以君天下，而天下仰之；窮而在下，執所學以師天下，而天下亦仰之』的幾句名貴句子，作了那前股裏面出股的『執以居魯適周之齊楚之』

宋衛之陳蔡一合那對股的「執以訂禮正樂，刪詩書，贊周易，修春秋」的兩個大主意的張本；真從博學成名，把這個御字打成一片；怎得不逼出這後一段未經人道的好文來？」一時程師爺把那三篇看完了，大叫：「恭喜，恭喜中了，中了祇這第三篇的結局，便是個佳讖。」老爺笑問：「怎的？」他便高聲朗誦道：「此中庸之極詣，性情之大同，人所難能，亦人所盡能也。故曰：『其勳也中。』」說着，又看了那首詩，安老爺便讓程師爺加墨。程師爺道：「不今日這課是老翁特地看真他的真面目，兄弟圍點起來，誇掖獎勵之下，未免總要看得寬些，竟是老翁自己來。」安老爺便看頭二篇，把三篇合詩，請程師爺圍點，一時都圍點出來；老爺見那詩裏的「一輪探月窟，數點透梅岑」兩句，程師爺祇圈了兩個單圈，便問道：「大哥，這樣兩句好詩，怎麼你倒沒有出來？」程師爺道：「我總覺這等題目，用這些花月字面，離題遠些。」安老爺道：「不然，你看他這月窟梅岑，卻用得是「月到天心處」合「數點梅花天地心」兩句的典，那「探」字，「透」字，又不脫那個講字，竟把講易見天心這個題目，扣得工穩的很呢。」程師爺拍案道：「啊呀，老翁你這雙眼睛真了不得！」說着，便拿起筆來，加了幾個密圈，又在詩文後加了一個批。那程師爺的批語，不過照例幾句通套讚語。安老爺看了，便在他那批語後頭，提筆寫了兩行，批道是：

「三藝亦無他長，祇讀書有得，便說理無障，動中肯綮。詩亦馭貼工穩，持以與多士爭衡，庶不為持衡者齒冷。秋風日勁，企予望之！」

公子見這幾句獎勵交至的庭訓，竟大有個許可之意，自己也覺得得意。一時程師爺便讓老爺帶了公子進去歇息，又笑道：「今日老爺自然要些獎賞，才好教學生益知勉學。」老爺道：「這個自然。」說着，程師爺拿了他的毛竹煙管，藍布煙口袋去了。公子隨安老爺進來，太太迎着門兒便問道：「沒鑽狗洞啊？」安老爺道：「豈想今日竟算難為他的了。」太太見老爺露着歡喜，坐下便笑問道：「老爺賺我們玉格這回考去，到底有點邊兒沒有哇？」老爺未曾開口，先動了點兒牢騷，說道：「這話實在難講；這科名一路，兩句千古頑癡不破的話，叫作「窗下休言命，場中莫論文。」照上句講，自然文章是個憑據，講到下句，依然還得聽命來；祇就他的文章論，近來卻頗頗的靠得住了，所不可知者命耳。況且他才第一次觀光，那裏就敢望倖祇要出場後文章見得人，便再遲些發達，也未為不可，祇不可步乃翁的後塵就是了。」說着，便回頭吩咐公子道：「你今日作了這課，從明日起，便不必作文章了。場前的工夫，第一要慎起居，節飲食，再則清早起來，把摹本流覽一番，斂一斂神，晚上再靜坐一刻，養一養氣。白日裏倒是走走

散散，找人談談；否則閒中望望行雲，聽聽流水，都可活潑天機；到場屋裏，提起筆來，才得氣沛詞充，文思不滯。我這裏還給你留着件東西，待我親自取來給你。」說着便立起來，叫人拿了燈到西屋裏去。公子見老爺親身去取這件東西，一定因師傅方才的話，有件甚麼珍重器皿獎賞。不一刻，祇見老爺從西屋裏，把自己當年下場的那個考籃，用一隻手跨出來；看了那個荆條考籃，經了三十餘年的雨打風吹，煙薰火燎，都黑黃黧淡的，看不出地兒來了。幸是那老年的東西還實在，那布帶子還是當日太太親自繅的，依然完好。讀者，你道安老夫妻既指望兒子讀書下場，怎的連考具都不肯給他置一分？原來依安太太的意思，從老早就張羅要給兒子精精緻緻置分考具，無奈老爺執意不許，說必得用這一分，才合着弓冶箕裘的大義，逼着太太收拾出來，還要親自作一番交代。因此才親自去拿，便跨了出來，滿臉堆歡的向公子道：「此我三十年前故態也；便是裏頭這幾件東西，也都是我的青氈故物，如今就把這分衣鉢親傳給你，也算我家一個十六字心傳了。」讀者，你看有是父必有是子；那公子見父親費了這分東西，說了這段話，真個比得了件珍寶，他還心喜。連忙跪下，雙手接過來，放在桌兒上。安太太合老爺向來是相敬如賓的，方才見老爺站起來，太太早不肯坐下，及至拿了這個籃子來，便站在桌兒跟前，揭開那個籃蓋兒，把裏頭裝的東西，一件一件拿出來，交付公子。金玉姊妹兩個，也過來幫着檢點。祇見裏頭放着的號頂號圍號帘，合裝粗麵餛飩的口袋，都洗得乾淨；卷袋筆袋，以至包菜包蠟的油紙，都收拾得妥貼；底下放着的便是飯碗茶盅，又是一分匙筋筒兒，合銅鍋鏟子，蠟籤兒，風爐兒，板兒，釘子，錘子之類，都經太太預先打點了個妥當。因向公子說道：「此外還有你自己使的筆墨紙硯，以至擦臉漱口的這分東西，我都告訴兩媳婦了。帶的餛飩，菜，要你舅母合你丈母娘給你張羅呢；米呀，茶葉呀，蠟呀，以至再帶上點兒香藥呀，臨近了，都到上屋裏來取。」何小姐最是心熱不過的人，聽了婆婆這話，一面歸着那東西，合張姑娘道：「實在虧婆婆想的這等週到。」安太太大笑道：「姐姐也不是我思想的週到，實告訴你罷，我那天打點着這分東西，自己算了算，連恩科算上，再連這次，我這是打點到第十九回了。」安老爺在旁邊，自己又屈指算了一算，從自己鄉試起，至今又看着兒子鄉試，轉眼三十餘年，可不是十九回嗎？自己也不免一聲浩歎。才收拾完畢，太太又叫長姐兒把那個新絮的小馬褥子，袍襖，楊衫，雨傘，這些東西，都拿來交給你大奶奶。又聽安老爺說道：「正是我還有句話吩咐。」因吩咐公子說道：「你進場這天，不必過於打扮的花鶉鶉兒似的，看天氣就穿你那家常的兩件棉絨襖兒，上頭套上那件舊石青臥龍袋，第一得戴上頂大帽子。你祇想朝廷開科取士，爲國求賢，這是何等大典，赴考的士子，倒隨

便戴個小帽子兒去應試，如何使得！」公子祇得聽一句，應一句，他祇得這等恪遵父命。祇是才得二十歲的孩子，怎得能像老爺那樣老道；更加他新近才磨着母親，給作了件簇新的洋藍綢緞三朵菊的薄棉襖兒，又是一件泥金摹本緞子耕織圖花樣的半袖悶葫蘆兒，舅母又給作了個綠色平金長字兒帽頭兒，兩媳婦兒是給打點了一分絕好的鍼線活計，正想進場這天，打扮上花稍花稍，如今聽父親如此吩咐，心裏卻也不能一時就丟下這分東西。太太是怕兒子委曲，便說道：「一個小孩子家，他愛穿甚麼戴甚麼，由他去罷。老爺還操這個心。」安老爺道：「不然，太太祇問玉格，我上次出場進場他都看見的，是怎的個樣子？」回頭又問着公子道：「便是那年場門首的那班世家惡少，我也都指給你看了一個個，不管自己肚子裏是一團糞草，祇顧外面打扮得美服華冠，可不像個金漆馬桶，你再看他滿口裏那等狂妄，舉步間那等輕佻，可是個有家教的，學他則甚？」太太同金玉姊妹聞了這話，才覺老爺有深意存焉，公子益發覺得這番嚴訓，正說中了一年前的病，更不敢再萌此想，祇有那個長姐兒心裏不甚許可，暗道：「人家太太說的很是，老爺總是扭着我們太太，二位大奶奶也不勸勸，聽起來場裏有上千上萬的人呢，這幾天要換了季還好，再不換季，一隻手跨着個筐子，腦袋上可扛着頂緯帽，怪悶笑兒的，叫人家大爺臉上怎麼拉得下來呢？」咳，這妮子那裏曉得他那個大爺，投着這等義方的嚴父，仁厚的慈母，內助的賢妻，也不知修了幾生，才修得到此，便跨着筐兒，扛頂緯帽何傷？當下公子便把那考籃領下去，兩個媳婦張羅着把包袱等件送過去。過了兩天，便有各親友來送場，人送來的狀元糕，太史餅，棗兒桂圓等物，無非預取高中占元之兆。這年安老爺的門生，除了已經發過科甲的幾個之外，其餘的都是這年鄉試。安老爺也一一的差人送禮看望，苦些的還幫幾兩元卷銀子。公子合這班少年，都在歇場的時候，大家也彼此往來，談談文，講講風氣。那年七月，又是小盡，轉眼之間，便到八月，那時烏大爺早從通州查完了南糧回來。安老爺預先託下他，一聽下官來，即忙給個主考官官單子，打算聽了這個信，才打發公子進城，說定了依然不找小窩，祇在步輦橋宅裏住，外面派了革忠，戴勤，隨緣，葉通四個人，跟去張親家老爺，也要同去，以便就近接送照料。安老爺太太更是放心，頭兩天便忙着叫人先去打掃屋子，搬運行李，安置廚房，一直忙到初六日，才吃早飯，早有烏大爺差人送了聽官的單子來，用個紅封套裝着，安老爺拆開一看，見那單子上竟沒甚麼熟。人正主考是個姓方的，副主考裏面一個也姓方，那個雖是旗員，素無交誼，老爺當下便有些悶悶不樂。你道爲何？難道安老爺那樣個正氣人，還肯找個熟人給兒子打關節不成？絕不爲也。祇因這兩位方公，都是本朝名家，刻的有文集行世，祇是向來看他二

位的文章，都是清矯艱澀，島瘦郊寒一路，合公子那高設富麗的筆下，迥乎兩個家數。那個湖副主考，自然例應迴避旗卷。止合着「不願文章高天下，祇要文章中試官」的兩句話，便慮到公子此番進場，那個「中」字，有些拿不穩。所以兜的添了椿心事，卻祇不好露出來。公子此時是一肚子的取青紫如拾芥，那裏還計及那主司的方圓。這個當兒，太太又拉着他儘着囑咐，場裏沒人跟着，夜裏睡着了，可想着蓋嚴着些兒。舅太太也說有菜沒菜的那包子合飯，可千萬叫他們弄熟了再吃。張太太又說：「不咧！熬上鍋小米子粥，滷上幾個雞子兒，那倒也飽了肚子咧。」金玉姊妹是第一次經着這番滿橋風味，雖是別日無多，一時心裏，祇像是還落下件甚麼東西，又像是少交代了件甚麼話，祇不好照婆婆一般當着一樣一樣的囑咐。正在大家說着，華忠、戴勳、隨緣兒、葉通四個家人，上來回張親家老爺，叫回老爺太太不進來了，合程帥老爺頭裏先去了。又回道：「大爺車馬也侍候齊了。」隨即便領隨身的包袱馬褥子，一時僕婦們往來交東西。公子便給父母跪了安，又見了舅母岳母。舅太太先給他道了個喜，說：「下月的這幾天兒裏，再聽着你的喜信兒，我們家的老少兩位姑娘，可都算我眼看着成的人了，我也算得個老占輩兒了。」張親家太太便接口道：「姑爺，你祇搶個頭名狀元回來，咱就得了。」安老夫妻聽了，各各點頭而笑。安太太又說：「才囑咐的話，可別忘了。」老爺又吩咐道：「你一出場，家裏自然打發人去看你，就把頭場的稿子帶來我看，不必另騰，也不許請師傅改一個字。」說着，又點了點頭，說：「就去罷。」公子滿臉笑容，正瞓着才要走，太太道：「到底也見見俺媳婦兒再走哇。」公子連忙回身，向着他兩個規規矩矩的一站，兩人還糊着個盤兒，還了一站，彼此封站了會子，卻都不大得話，還是公子想起一句，人天第一義的話來，說道：「我昨兒晚上，囑咐你們的節下，給父親母親拌的那月餅餡兒，可想着多擱點兒糖。」他說了這句，便滿臉的飛黃騰達，興匆匆回身就走。金玉姊妹們點頭答應那聲，也搭訕着送出屋子來。公子下了臺階兒，衆家人圍隨上跟着走了。安老夫妻隔着那玻璃，扭着那身子，直看他出了二門，還在那裏望。不提防這個當兒，身背後猛可的嚕啣啣一聲響，老太太倒嚇了一跳。一齊回過頭來一看，原來是那長姐兒胳膊上帶着的一付包金鐲子，好好的從手上脫落下來了，掉在地下，嚕啣啣的一響，又咕嚕嚕的一滾，一直滾到屋門檻兒跟前才站住。老爺忙問：「這怎麼講？」太太是最疼這個丫鬟，生怕他接說，便道：「都是老爺的管家幹的，給人打那麼大圈口，怎麼不脫落下來呢？」他道：「等着得了空兒，再交出去毀打毀打罷。」何小姐道：「別動他，等我給你團弄上就好了。」說着接過來，把圈口給他插緊了，又把式樣端正了端正，一面親自給他帶在手上，一面悄悄的向他笑道：「你

騰團弄上就好了不是等要放他的時候，咱們再放。可惜了兒的，爲甚麼毀他呢？」在大奶奶說的平平靜靜的話，他不知聽到那裏去了，不由的把個紫棠色的臉蛋兒，羞的小茄包兒似的。便給何小姐請了個安，又低着雙眼皮兒，笑嘻嘻的道：「這要不虧奶奶，誰有這麼大勁兒呀？」當下安太太以至大家看了他這舉動，都說到底歲數大些了，懂規矩。這話在當日沒人留心，今日之下，入在這評話裏，當天理人情講起來，不禁叫人想到那王實甫的「猛聽得一聲去也，鬆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這兩句不僅是個妙句奇文，竟也說得是個人情天理。讀者要不信這話，博引煩稱，還有個佐證，就拿這兒女英雄傳裏的安龍媒講，比起那紅樓夢賈寶玉，雖說一樣的兩個翩翩公子，論閱動華，安龍媒是個七品琴堂的弱息，賈寶玉是個累代國公的文孫，天之所賦，自然該於賈寶玉獨厚才是。何以賈寶玉累番鄉試，那等難堪，後來真弄到死別生，離安龍媒這番鄉試，這等有與從此就弄得功成名就。天心稱物平施，豈其中有他謬巧乎？不過安公子的父親賈公的父親，看去雖同是一樣的道學，一邊是實實在在，有些窮理盡性的工夫，不肯丟開正經；一邊是丟開正經，只知合那班善於騙人的單聘仁，乘勢而行的程日興，每日在那夢坡齋作些春夢婆的春夢，自己先弄成個文而不文，正而不正的賈政，還叫他把甚的去教訓兒子安公子的母親，合賈公子的母親，看去雖同是一樣的慈祥，一邊是認定孩提之童，一片天良，不肯去作閻人；一邊是一味的向家庭植黨營私，去作那閻人勾當，只知把娘家的甥女兒，攏來作媳婦，絕不計夫家甥女兒的性命難保；只知把娘家的姪女兒攏來當家，絕不問夫兄家的父子姑婦，因之離間，自己先弄成個閻之生也幸而免的王夫人，又叫他把甚的去撫養兒子，講到安公子的眷屬何玉鳳，張金鳳，若去雖合賈公子那個幃中人薛寶釵，意中人林黛玉，同一豐麗聰明，卻又這邊是刻刻知道愛惜他，那點精金玉同心意，媚茲一人，那邊是一個把定自己的金玉姻緣，還暗裏弄些陰險，一個是妒着人家的金玉姻緣，一味肆其尖酸，以至到頭來弄得瀟湘妃子，連一座血淚成斑的瀟湘館，立腳腳不牢，慘美人魂歸地下，畢竟玉帶林中掛，蘅蕪君連一所荒蕪不治的蘅蕪院，安身不穩，替和尚獨守空閨，如同金釧雪裏埋，還叫他從那裏之子於歸，宜其室家，便是安家這個長姐兒，比起賈府上那個花襲人來，也一樣的從幼服侍公子，一樣的比公子大得兩歲，卻不會聽得他照那襲而取之的花襲人一般同安龍媒初試過甚麼雲雨情，然則他見安公子往外一走，偶然學那雙文長亭哭宴，減了玉肌，鬆了金釧，雖說不免一時好樂，有些不得其正，也還算發乎情，止於禮，怎的算不得個天理人情？何況安公子比起那個賈公子來，本就獨得性情之正，再給了這等一家天親人眷，到頭來安得不作成個兒

女英雄只是世人略常而務怪，厭故而喜新，未免覺得與其看燕北間人這部腐爛噴飯的兒女英雄傳小說，何如看曹雪芹那部香豔清淡的紅樓夢大文，那可就爲曹雪芹所欺了。曹雪芹作那部書，不知合假託的那買賣有甚的牢不可解的怨毒，所以才把他家不會留得一個完人，道着「一句好話，燕北間人作這部書，心裏是空洞無物，卻教他從那裏講出那些忍心害理的話來。再講安公子回到住宅，早有張親家老爺，同着看房子的家人，把屋子安置妥當，程師爺已經到場門口看牌去了。一時回來，看得公子的名字，排在頭排之末，說：『看這光景，明日得早些去聽點了，歇息歇息，吃些東西，靜一靜罷。』他說着便帶了菜通，親自替學生檢點考具。公子的諸事用不着自己照料，想起從前父親赴考時候的景象，越覺冷暖不同。接着便有幾個親友，本家來看過，去了。到了次日五鼓，家人們便先起來張羅飯食，服侍公子盥漱飲食，裝束已畢，程師爺張老又親自把考具行李替他檢點一過，門戶自有看房子的家人照料，大家催齊車馬，便都跟着公子，逕奔舉場東門而來。公子才走得外磚門，早見梅公子站在個高地方，手裏拿着兩枝照入籤，得意洋洋的高聲叫道：『龍媒這裏來。』公子走到跟前，只聽他道：『你來的正好，咱們不用候點名了，我方才見點名的那個都老爺，是個熟人，我先合他要了兩枝籤，你我先進去罷，省得回來人多了擠不動，又免得內磚門多一次搜檢。』公子是謹記安老爺幾句庭訓，又因這番是自己進步之初，從進門起，就打了個循規蹈矩，一步不亂的主意，便回覆他說：『我的名字在頭牌後半路呢！此時進去，也領不着卷子，莫如還等着點進去罷。』說話間早聽見點名臺上唱起名來。梅公子道：『我可不等你了。』說着把那枝籤丟給了公子，先自去了。公子依然着點了名，隨着衆人魚貫而入，走到內磚門頭道搜檢的所在。原來這麼處搜檢，不過虛應故事，那監試搜檢的，只有幾位散秩大臣副都統，還有幾位大門行走的侍衛官，這班侍衛官，卻不是欽派的，每到鄉會試，不過侍衛處照例派出幾個人來，在此當差，卻一班的也在那裏坐着。公子候着前面搜檢的這個當兒，見那班侍衛，彼此正談得熱鬧。一聽這個叫那個道：『喂，老塔呀，明兒沒咱們的事，是個便宜；我們東口兒外頭，新開了羊肉館兒，好齊整兒，餅明兒早起，咱們在那兒鬧一壺罷。』那個嘴裏正用牙斜含着根短煙袋兒，兩隻手卻不住的搓那個醬瓜兒，煙荷包裏的煙，騰不出嘴來答應話，只叭了一聲，搖了搖頭。這個又說：『放心哪，不吃你啣。』才見他拿下煙袋來，從牙縫兒裏激唾一口，唾沫來，然後說道：『不在那個，我明兒有差。』這個又問：『說不是三四該着呢嗎？』他又道：『我其實不去幫這趨差使，倒誤不了我們那個新章京來的嘴，你有本事給他擱下；他在上頭，就把你幹下來了。』公子聽了這話，一個字不懂，往前搶了幾步，又見還

有二位在那裏敬鼻煙兒，一個接在手裏，且不向，只把那個竹筒兒的磁鼻煙壺兒，拿着翻來覆去，看了半天，說：『這是獨釣寒汀啊，可惜是個右釣的，沒行，要是左釣的，就值錢咧！』說着，把那鼻煙兒，磕了一手心，用兩個指頭捏着，抹了兩鼻翅兒，不防一個不留神，誤打誤撞，真個吸進鼻子一點兒去，他就接連不斷，打了無數的嚏噴，鬧得涕淚交流。那個看了，哈哈大笑，說：『算了罷，這東西要嗆了肺，沒地方兒貼膏藥。』他才連忙把鼻煙壺兒還了那個，還道：『噫！好霸道傢伙，只管保是一百一包的。』公子聽了這套，更茫然不解，看了看前面的人，一個個搜過去，輪到自己恰好，走到個乾癯黃瘦的老頭兒面前。公子一看，只見他一張迂緩面孔，一副孱弱形軀，身上穿兩件邊幅不正的衣服，頭上戴一個黯淡無光的亮藍頂兒，那枝梢擺春風的孔雀翎，已經蝨蛀的刺了光桿兒了；一個人垂首低眉的坐在那裏，也沒人理他。公子因見前面的人，都是解了衣裳搜，才待放下考籃，忽聽那老頭兒說道：『罷了，不必解衣裳了。這道門的搜檢，不過是奉行功令的一樁事。到了貢院門，還得搜檢一次呢！一定是這等處處苛求起來，殊非朝廷養士求賢之意，趁着人鬆動，順着走罷。』公子應了一聲，連忙就走。心下暗道：『怎的這位侍衛的話，我聽着又儼然會懂呢？這人莫非是個楚材晉用，從那裏換了遍班回來的罷。我只愁他這個樣子，怎生合方才那班虎肩火色的矯矯虎臣，會奔得到一處，他要竟奔得到一處，這人也就算個遭劫在數的了。』一路想着，看進了那座內磚門，不會到得貢院門跟前，便見罩棚底下，那班伺候搜檢的提督衙門番役，順天府五城青衣，都揸拳擄袖的，在那裏搜檢。被搜檢的那些上子，也有解開衣裳，敞露胸懷的，也有被那班下役，伸手到滿身上混掬的，及至搜完的，又不容人收拾妥當，他就提着那條賣估衣的嗓子，高喊一聲：『搜過！』便催促快走。那班上子一個個掩着衣襟，挽着搭包，背上行李，跨上考籃，那隻手還得攥上那根照入籤，再加上煙荷包煙袋，這才邁着那大高的門檻兒進去，看着實在受累之至，公子有些心怯，不一時搜到挨近前面的那個人，卻又是七十餘歲，老不歇心的一位老者，才走上去，便有旁邊站的一個戴白頂兒藍翎兒，生得凹擺眼，蒜頭鼻子，白臉黃鬚，像個回子模樣的番子先喝了聲：『站住。』攔下筐子，把衣裳解開。『早聽得東邊座上那位大人說道：『你當差只顧當差，何用這等大呼小叫的，太不懂官事了。』把個番子嚇得不敢作聲，大家虛應故事一番，那老者便受了無限功德。公子探頭向上望了望，原來不是別人，正是烏克齋，因不好上前招呼，只低了頭。烏克齋看見了他，他倒欠了欠身讓道：『別就攔了，就隨着進去罷。』公子進了貢院門，見對面就是領卷子的所在，他此時才進門來，那一身傢伙，已經壓得滿頭大汗，正想找個地方歇歇，再上去領卷子。看了看，那梅問羹還在那裏候着，又

有烏老爺的兄弟托誠村，並兩三個少年，都在牆腳下把考籃聚在一處，坐在上面閒談。他也湊了大家去，把考籃放下。梅公子先合他說道：『我方才悔不聽你的話，只管進來這半天卷子依然不得到手，竟沒奈何！不信你跟我看看去。』說着拉了公子擠到放卷子的那個杉樁圍子跟前，只見一班旗下子弟，這個要先領，那個又要替領，吵成一片。上面坐的那位鬚髮蒼白的都老爺，卻只帶着個眼鏡兒，拿着枝紅筆，按着那冊子點一名，叫一人放一本，任着吵得暗地昏天，他只我行我法，正在吵不清，內中有個十七八歲的少爺，穿一件土黃布主腰兒，套一件青哦噶馬褂子，襠包繫在馬褂子上頭，挽着大壯的辮子，騎在那杉樁上，拿手裏那根照入籤，把那御史的帽子敲得拍拍的山響，嘴裏還叫他：『都老爺你把我那本兒先給我找出來呢？』那御史便是十年讀書，十年養氣，也耐不住了，只見他放下筆，摘下眼鏡來問道：『你是那旗的秀才，名字叫作甚麼？』他道：『我不是秀才，我們太爺，今年才給我捐的監，我叫綉，我們太爺是世襲叻，叻達叻哈叻，叻九王爺新保的梅榜章，京我是官卷，你應能管保那卷面上都有。』那御史果然颯着雙近視眼，給他查出來，看了看，便拿在手裏，合他道：『你的卷子卻有了。國家明經取士，是何等大典，況且上先器識，怎的這等不循禮法，難道你家裏竟沒有一些子家教的不成？你這本卷子，你現不必領了，我要扣下指名參辦的。』這場吵，真吵到都老爺把個看家本事拿出來了，大家才得安靜。那御史是依然按名散卷，叫到那個綉，大家又替他作好歹的說着，都老爺才把卷子給他，還說道：『我這卻是看諸位年兄分上，只是看你這等惡少年，領這本卷子去，也未必作得出好文字。』那位少爺話也收了，接過卷子來，倒給人家斯文掃地的，請了個安。公子在旁看了歎息一聲，便合托一爺說道：『誠村，看這光景，你益發該三復古人「樂有賢父兄也」的這句書了。』一時他幾個也領了卷，彼此看了看，竟沒有一個同號的，各各的收在卷袋裏，拿上考具，進了兩層貢院門，交了籤。只見兩旁公案邊，坐着許多欽派稽查按籤換卷的大臣，卻好安公子那位拜從看文章的老師吳侍郎，也派了這差使。見公子進來，便問道：『進來了，是那個字號？』那時候正值順天府派來的那一羣佐雜官兒要當好差使，不住的來往的喊道：『老爺們，東邊的歸東邊，西邊的歸西邊。』喊得個公子急切裏聽不出，老師問的這句話來，那大人便點首，把他叫到案前，問了一遍。他才答道：『成字陸號。』吳大人回頭指道：『這號在東邊極北呢。』只這一回頭，適逢其會，看見他的跟班畢政，在身後站着，原來貢院以內，帶不進跟班的家人去，都是跟班的老爺跟着，這位老爺的官名，叫作答哈蘇。吳大人便向他道：『答老爺，奉託你罷，把我這學生送進柵欄去。』那位答老爺見本大人在人眾子裏，派了他這樣一件切

近差使；一想看這機會，今年京察，大有可望。又見安公子是個旗人，一時氣誼相感，便也動了個惠顧同鄉的意思。欣然答應了一聲，便接過公子的考具，送出東柵欄，又說道：「大兄弟你瞧，起腳底下到北邊兒，不差怎麼一里多地呢！我瞞你了，這兒現成的水工夫，咱們破兩錢兒，僱個人就行了。」一面說着，招手從那邊叫了個人夫來，一面就把腿一擡，又把手往衣襟底下綽，揀着褲帶上那個錢襖兒，掏出一把錢來，要給那個人。公子忙攔道：「不勞破費，這考籃裏有錢，等我取出來。」他便一手攔着公子的胳膊，說道：「好兄弟，咱們八旗那不是骨肉沒講究。」說着，早把他手裏那把錢，遞給那人。公子沒法，只得謝過了他，便把考具一切，都交那個人拿上。安公子此時卸下那身累贅來，覺得週身好不鬆快，便回了那人，逍遙自在的，逡巡向北而來。一路上留心，看那座貢院時，但見龍門綽楔，棘院深沈，東西的號舍萬瓦瓦連，夜靜時兩道光冲北斗，中央的危樓千尋高聳，曉來時一輪羲馭湧東隅。正面便是那座氣象森嚴，無備無倚的，那至公堂；這個所在，自選舉變爲制執以來，也不知牢籠了幾許英雄；也不知造就成若干人物。那時正是秋風初動，耳輪中但聽得明遠樓上，四個高挑的那四面硃紅月藍旗兒，被風吹得旖旎角招搖，向半天拍喇喇作響；青天白日，便像有鬼神呵護一般。無怪世上那些有文無行，問心不過的，等閒不得進來，便是功名念熱，勉強一來，也是空負八斗才名，枉吃一場辛苦。安公子正在走過無數的號舍，只見一所號舍，門外山牆，白石炭土，大書成字號三個大字，早有本號的號軍，從那個矮柵欄上頭，伸手把那扛着的考具接過去。那人去了，公子還等着給他開柵欄兒進號呢！那知那柵欄是釘在牆上的，不會封號以前出入的人，只准抽開當中那根木頭，鑽出鑽入；公子也只得低頭彎腰的，鑽進號筒子去。看了看南是牆面，北作柵身，那個院落，南北相去，多也不過三尺；東西下裏，排列得蜂房一般，倒有百十間號舍。那號舍立起來，直不得腰，臥下去，伸不開腿，吃喝拉撒唾，紙墨筆硯燈，都在這塊地方。假如不是這地方，出產舉人進士這兩樁寶貨，大約天下讀書人，那個也不肯無端的萬水千山跑來，嘗恁般滋味。公子當下歇息片刻，一樣的也把那號帷號帘釘起來，號板支起來，衣帽鋪蓋碗盞傢具吃食柴炭一切歸着起來。這樁事本不是一個人幹得來的事，更加他又是奶娘丫鬟服侍慣了，不能一個人幹事的人，弄是弄的不妥當，只將鼓搗了會子就算結了。幸喜伺候那幾間號的老號軍，是個久慣當過這差使的，見公子是個大家勢派的人，一進來把例賞號軍的餉錢也就賞了不算外，餘外又給了個五錢重的小銀鐲兒，樂的他不住問茶問水的殷勤。這個當兒，這號進來的人就多了，也有搶號板的，也有亂坐次的，還有諸事不作，找人去的人來找的人來找。甚至有聚在一處亂吃的，酣飲的，便是那極安靜

的，也脫不了旗人的習氣，喊兩句高腔。不就對面牆上，貼幾個燈虎兒，等人來打。公子看了這般人，心中納悶，只說：『我倒不解他們，是幹功名來了，是頑兒來了？』他只一個人靜坐在那小窩兒裏，凝神養氣。看看午後，堂上的監臨大人，見近堂這幾路旗號的爺們，出來進去，登明遠樓，跑小西天，鬧的實在不像了；早同查號的御史查號，封了號口柵欄。這一封號，雖是幾根柳木片兒門戶，一張紅紙的封條，法令所在，也同盡地爲牢，再沒人敢任意行動。公子見眼前來往的人，都已靜了些，才把他窗下的揣摩本，心裏默誦了一過，叫號軍弄熟了飯，就熱菜吃了。才點燈，便放下號帘子，靠了包袱待睡。可奈牆外是梆鑼聒噪，堂上是人語喧嘩，再也莫想睡得穩，良久才睡熟。一時各號的人都睡了，準備明日鏖戰。那號軍也偷空兒，在那個屎號跟前坐着打盹兒。內中那個老號軍，睡到三更過後，鑽出來去出小恭，完了事才回頭，只見遠遠的像那第六號的房簷上，掛着碗來大的盞紅燈。那老號軍吃了一驚，說道：『這位老爺是不曾進過場的，守着那油紙號帘，點上盞燈；一時睡着了，刮起風來，可是頑得的。』連忙跑過來，想要叫醒了，他不想走到跟前，卻早不見了那盞燈。他揉了揉眼睛道：『莫不是我睡得楞楞眼花了。』恰好這個當兒，公子一聲睡醒，一睜眼見屋裏漆黑，又轉了向兒了，模模糊糊的叫了聲：『花鈴兒，你看燈都待好滅了，也不起來撥撥。』那老號軍便打了個岔，說：『老爺，你老放心睡罷，沒燈啊，是我的眼花了。』公子又不曾留心他說的所以然，只想誤呼作小婢，倒來個老軍，不覺自己失笑，不好再提，便合他要了個火，點上燈，看了看牆上掛的那個表，已經丑正了，便要水擦擦臉，又叫那號軍熬了粥。才待收拾完畢，號口邊植號的委員，早已喊接題紙。少時，那號軍便代他送了一張來。連忙燈下一看，只見當朝聖人出的，是三個富麗堂皇的題目，想着自然要取幾篇筆歌墨舞的文章，且喜止合自己的筆路。看那詩題，又是窗下作過的，便是第一第三文題，也像作過，靜想了想，大勢也都還記得起，暗喜這可就省事多了。忽又一轉念道：『不是這等，古人師友之間，還要請試他題，豈有欽命題目，我自己才試雲程，便這等欺心，把窗課來塞真的理。父親看了先要不喜，不可徒亂人意，不如把他丟開，另作才是。』隨把題目折起，便伸手提筆，起草來。才得辰刻，頭篇文章，合那首詩，早已告成。便催着號軍，給煮好了飯，胡亂吃了一碗。天生的世家公子哥兒，拿些甜餠餛飩，又吃了些杏仁乾糧油糕之類，也就飽了。便把第二三篇作起來，只在日偏西些都得了。自己又加意改抹了一遍，十分得意。看了看天氣尚早，便吃過晚飯，寫起卷子來。他的那筆小楷，又寫的飛快，不曾繼燭，添註塗改，點勾勾股，都已完畢，連草都補齊了。點起燈來，早已又低低的吟哦了一遍，隨即把卷子收好，把稿子也掖在卷袋內。閒暇無事，取出白棗兒桂元肉炒糖

菓脯，這些各樣東西，大嚼一陣，剩下的吃食，都給了號軍。就靠着那包袱，歇到次日天明。那個老號軍便幫他來，把東西歸着清楚，交卷領籤，趕早排便出了場。到貢院頭門，早見他岳丈張老先生程師爺，以至華忠諸人，直擠到龍門檻邊等他，一時見公子恁早出來，都不勝歡喜。程師爺先問了聲：『得意嗎？』公子忙回道：『還算當當。』張老早把考籃包袱接過去遞給衆家丁。一行人簇擁出了外門，程師爺便合他同車，要文稿看，因說道：『頭三兩個題目，你都作過。』他道：『便是詩也作過，卻都不曾用那窗稿。』因從卷袋裏把那草稿取出來。程師爺一面看，一面用腦袋圈兒便道：『只這前八行，便有個發皇氣象，恭喜恭喜。』把詩看完，說道：『詩也不黏不脫，攀桂大有可望。』一時回到宅裏，公子不及別事，便叫葉通取了個小紅封套，把文稿封好，又親自寫了個給父母請安的安帖，封起來，打發戴勤飛馬立刻給父親送去。恰好戴勤走後，安老夫妻，早打發晉升來接場。舅太太又叫趕露兒送了來的吃食，二位奶奶給包了添換的衣服，公子也問了父母的起居，晉升一一回答。又說：『老爺還說，爺得晌午後出來，吩咐奴才天晚了，索性等明日送了爺進二場，再把文章稿子帶回去，誰知爺已經老早的出來，倒先打發人請安去了。』公子道：『戴勤大約今日也不得回來，依然遵着老爺的話，明日回去罷。』說着，便有幾家親友來看，都說道：『不好久談，請歇息罷。』與辭而去。公子吃得一飽，撒和了撒和，便倒頭大睡，養精蓄銳，準備進二三場。安老爺急於要看看兒子頭場的文章，有望無望，又愁他出來得晚，晉升今日斷趕不回來，只落得負着雙手，滿院裏一溜一溜的轉圈兒。正在走着，見戴勤來了，忙問道：『你回來作甚麼？』戴勤請了安，又替公子請了安，忙回明緣由。安老爺一面進屋子，一面拆那封套，便坐下伏案細看那詩文章稿。安太太只儘着問戴勤說：『你瞧老爺那光景，還沒受累呀！沒着涼啊。』戴勤回道：『奴才看很好，出來是紅光滿面的，程師爺說準中。』金玉姊妹聽了，也自放心。這個當兒，太太見老爺看完了文章，只默默不語，不禁問道：『老爺看着怎麼樣？』原來安老爺看得公子的文章，作得精澁飽滿，詩亦清新，卻也歡喜；只愁他才氣過於發皇，不合那兩位方公的式，所以心中猶疑。見太太一問，正待說明緣由，一想他娘兒們自然同我一般的期望，此時說出這話，倒添他們一樁心事，便道：『難爲他，是竟中得去了，只看命罷。』太太同兩個媳婦，聽了便歡喜起來。戴勤退出房門去，兩個媽媽，又在廊簷底下截住他，問長問短。那個長姐兒趕出趕進的聽了個夠，他倒說道：『人家老爺合師老爺，都說老爺中定了，還用你們老姐兒倆絮叨。』那日已是八月初十日，中秋節近，接着忙了幾天節事。到了十五晚上，老夫妻，當多了兩個媳婦，慶賞團圓，偏兒子又不在膝下，但是天下事事求全，何所樂呢？待月上時，安太太

便高高興興，領着兩個媳婦圓了月；把西瓜月餅等類，分賞大家；又隨意給老爺備了些菓酒。因舅太太張親家太太，沒處可過團圓節，便另備一席，請過來要自己陪着。舅太太是再三不肯，說：『今日團圓節，斷沒你二位不一席坐的，我陪着親家太太，叫他們小姐倆兩席張羅，豈不好？』安太太見說得有理，便也依允。只是安老爺赴了這等酒場兒，坐下實在無可與談。恰好那夜後半夜月蝕，舅太太問起這個道理來，可就開了老爺的天文門了。才待講起，張太太說：『我懂的，那是天狗吃了。我們那地方，只要廟裏打一陣鐘，他嚇的就吐出來了。』安老爺不禁大笑說道：『豈其然哉？這日月蝕的道理，由於日躔最高，居九天第三重，月躔最低，居九天第八重，日行得疾，每日行周，只欠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一的一度，月行得遲，不及日行十三度有餘度，日月行得不能畫一，此所以朝日東升，新月西見之原由也。日有光，月無光，月恒借日之光以爲光，所以合朔則哉生明，既望則哉生魄，此是上弦下弦之明驗也。日月行走，既互有遲疾，躔度又各有高下，行得遲疾高低，上下相值，日光在天，爲月魄所掩，便有日蝕之象；日光繞地，爲地球所隔，便有月蝕之象。乍掩乍隔，則初食，半掩半隔，則食既，全掩全隔，則食甚，彼此相錯，則生光而復圓，非天狗之爲也。』舅太太說：『我記不得這麼此累贅呀！我只納悶兒，人家欽天監，那些西洋人，他怎麼就會算得出來呢？』安老爺道：『何必西洋人，古之人皆然，苟得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說着，便要講那分至歲差積閏的道理。舅太太萬想不到，問了一句話，就招了姑老爺，這許多考據，聽着不禁要笑。便道：『我不聽那些了；我只問姑老爺一件事，咱們這供月兒，那月光馬兒旁邊兒，怎麼供着對雞冠子花兒？又供兩枝子藕叶？』安老爺竟不曾考據到此，一時答不出來。舅太太道：『姑老爺爺敢則也有不知道的，聽我告訴你，那對雞冠花兒，算是月亮裏的娑婆樹；那兩枝子白花藕，是兔兒爺的剔牙杖兒。』恰好安老爺吃了一個嘎嚙，被那個裏兒皮子，塞住牙縫兒，拿了根牙籤兒，在那裏剔來剔去，正剔不出來，一時把安太太婆媳笑個不住。舅太太還只管問道：『姑老爺知道是那書上的？』問的個安老爺沒好意思，只得笑道：『此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知人亦有所不知焉了。』大家談到將近二更散席，金玉姊妹兩個，定要請舅太太張太太到東院裏等着看月色，舅太太道：『不早了，大家歇歇兒，明日還得早起起來，預備接場呢！』大家散後，他二人也就回房。到那輪皓月復圓了，又攜手並肩，借着門兒望了回月。見那素彩清輝，益發皎潔圓滿，須臾一扇屏現出五色月華來。他二人賞够多時，方才就寐，準備明日給公子接場，勸慶中秋。這正是：

未向風雲占聚會，先看人月慶雙圓。

安公子出場後又有個甚的情由，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五回 何老人示棘闌異兆 安公子占桂苑先聲

這回書是接下金玉姊妹的家，怎的個備接場，折回來再說安公子。走過二場，到了三場，節屆中秋，便有家裏送來的月餅菓品之類，預備他帶進場去過節，又有安老爺另給程帥爺張親家老爺送的酒備的菜，這些瑣事都不消細講。卻講場裏辦到第三場，場規也就漸漸的鬆下來。那時功令尙寬，還有中秋這夜，開了號門，放上子出號賞月之例。那夜安公子早已完卷，那班合他有些世誼的，如梅問羹、托誠村，這幾個人，也都已寫作妥當，準備第二日趕頭排出場。又有莫聲齋先生的世兄，同着兩個人，一個是管目粉的同鄉，姓鮑，名同聲，字應珂，合管世兄是表兄弟，一個是旗人名惠來，號遠山，也是莫聲齋手裏的秀才，因莫世兄談起安公子的品學丰采，兩個人想急會會他，莫世兄便順手拉了梅公子、二爺，一同找到公子號裏來。那時號裏上子，大半出去遊玩去了，號裏極其清靜。這班少年英俊，彼此一見，自然意氣相投。當下幾個人坐下，各道傾慕，便大家高談闊論起來。先是彼此背誦了會子頭場文章，這個推許那個一番，那個又向這個謙讓兩句。梅公子道：「你衆位此時，且不必互相推許謙讓，等出了場，我指引你們一個地方去領領教，那就真知道是誰中誰不中了。」那個鮑應珂道：「吾兄講的莫不是琉璃殿觀音閣新來的那個風鑑先生？」梅公子道：「倒不曉得，這個人，況且這科甲一路的科名，可是那些江湖相面的相得出來的？」莫世兄道：「我曉得了，你府上設的呂祖壇，最靈驗的，一定是扶乩了。」他又道：「我家設的那座壇，不談休咎，這個所在，只怕比純陽祖師說的，還有把握些。」安公子道：「莫信他搗鬼，這個兄弟品學心地，件件交符，只有他頑皮起來，十句話只好信他三句。」梅公子道：「不信由你，等出場後，我幾個人訂個日子同去，你却莫要耐不住，差個人窺探。」莫鮑惠三個人，早已在那裏問他：「可好攜帶我們同去？」他道：「都是功名中有分的人，這又何妨？」托二爺說：「既那樣，咱們十六出場，十七就去。」他道：「你就熬到如此，一出場誰不要歇歇乏，拜拜客，怎麼來得及？」安公子也被他說的躍躍欲動，便說：「既如此，你訂日子罷！」他低着頭，揶揄着，算了半日，口裏喃喃的念道：「這日不安，那日欠住。」忽然擡頭，向大家道：「這樣罷，這個日子，我們竟定在出榜這天。」大家聽了，不禁大笑起來。公子道：「我說他是夢話不是？」梅公子道：「我說的不是夢話，你們說的才夢話呢！科甲這一途，除了不會作文的合會

作文章而不成文章的不算外，餘者都中得。只這樁事，單靠文章，未必中用，是要仗福命德行來扶持文章的；何況三項都有了，還要分個運會機緣的遲早。難道不等出榜，你們此時大家互相推許謙遜一陣，就算得中了不成？」莫世兄道：「這話倒是幾句名言，只看今年頭場，便有許多鬧亂子的，除那個自盡的，合那親兄弟兩個一齊發了瘋的，直算個顯應了。此外還有一個人說來，最是怕人，並且這人，我還曉得他，要算八股裏的一個作家，他頭場好端端詩文都錄了，正補了草了，自然自己在卷面上畫了顆人頭。那人頭的筆畫一層層直透過卷背去，可不神奇？」托二爺道：「便是那紫榜高懸，貼出去的人也不少。那張紫榜，我倒看見了，有的註詩文後自書陰事的，有的註卷面繪畫婦人雙足的，就連咱們那日看見的那個綉僧額也貼出去了。」安公子道：「那樣鬧法，焉得不貼，他名下是怎樣註的？」托二爺道：「那一行看不清楚，想是他自己抹了去了。」梅公子道：「此公我早已曉得他，一定要貼出去的。他也在官號，我合他同號，見他一進去，就要拆那屎號的後牆，號軍好容易攔住他，緊接着就叫號軍打漿子，自己帶着鋸，把板板鋸了一塊，靠着那號門安了半截子，影戲窗戶似的糊上紙，鑽在裏頭，一個人喊了會子，稱他得。」莫世兄便問道：「甚的叫做稱他得？」那個鮑應珂道：「他們在那裏繙清話，咕嚕咕嚕，我們不懂。」托二爺到底少年盛氣，便告訴他道：「這是壇廟大祀，贊禮的贊那執事者，各司其事，一開口的前三個字，祭文廟也用得着。吾兄將來高發了，陞到祭酒司業，卻要懂得的。」梅公子又道：「否則等點了清書翰林，也就覺了。」安公子覺道都是一時無心閒談，大可不必如此。便合梅公子道：「你快說那位罷！只這樣鬧，你怎的便知他一定貼出去呢？」梅公子道：「到了第二日，我正場卷子才寫得個八行，他從面前過去，望了一眼，便道：『你的文章，怎的也從這邊兒寫起呀？』我倒吃了一驚，忙說道：『依足下要從那邊寫呢？』」他道：「你瞧我的就知了。」說着，把他的卷子取了來，我一看，三道文題合詩題，都接連着寫在補草的地方，卻把文章從卷子後尾的一行行往前倒寫，我只說得個「只怕不是這樣寫法罷。」他說不錯的，他們太爺考繙釋的時候，就是這麼鍊的。我可再不敢往下說了。」安公子托二爺兩個聽了，也不禁要笑。安公子便說道：「那位綉公是苦於不解事，不虛心，以致違式犯貼，也罷了；我只不懂這班人，既是問心不過，不來此地，自然也還有可走，何苦定要拿性命來嘗試。逃得性命的，還要自己把曖昧親供出來，萬目指摘，這是爲甚麼？」梅公子道：「這又是歇話了，他果然有個問心不過，也不作這些事了。作了這些事，弄到如此，大概也依然還不知甚麼叫做問心不過。」莫世兄道：「吾兄這幾句說話，真是一鞭一條痕的幾句好文章。」安公子道：「日莫管他。我在家裏悶了大半年了；

這一出場，大家必得聚聚才好。」大家連道有理，才商量怎的個聚法。只聽至公堂月臺上，早喊了一聲下場的老爺們歸號，快收卷了。大家便告辭歸號，這號裏的人，也紛紛回來。此日安公子交了卷出場，早有人接着，回到住宅，歇了歇，吃過飯。因程帥爺急出城，望出場的同鄉，張老又一定要等着，同華忠、隨緣兒歸着安了行李才走；自己便帶了戴勒、葉通先回莊園。安太太到了出場這日，從早飯後就等兒子回家，舅太太、張太太也在上房等着。止說：「他頭兩場都出來的早，這回想也該出來了。」說話間，只見茶房兒老尤跟前，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叫作藤花兒的，從外頭跑進來，向華媽媽道：「華媽媽，大爺回來了。」一時果聽得公子到家，安太太便合兩們媳婦道：「你們倆出院子接接去，這是個大禮兒。」兩個連忙往外走，恰好花鈴兒、柳條兒兩個都不在跟前。長姐兒便趕上道：「奶奶別忙，大高的臺階子，等奴才招呼着點兒罷。」說着，便跟了金玉姊妹到當院裏。公子已進了二門，他兩個今日卻得了話了，迎着夫婿，問了三個大字，說：「回來了。」公子忙着見父母，也不及回答，只略一招，便忙着上臺階兒。這一忙，把長姐兒的一個安，也給就擱了。他進了屋子，見過父母，又見了舅母。安太太雖合兒子不過十日之別，使像有許多話要說，此時自然得讓老爺開談，便聽老爺說道：「回來了，三場居然平穩，很好。」公子只有答應。老爺又道：「你的頭場稿子，我看過了，倒難爲你。」場使宜了你，本是習禮記、專經的，五個題目，都還容易作。」又問：「三場呢？」公子連忙從懷裏掏出稿子來，送過去。老爺看着稿子，這個當兒，太太舅太太，張太太才問長問短。太太幾乎要把兒子這幾天的吃喝拉撒睡都問到了。公子一一答應。又笑道：「都好將就，就只水喝不得，沒地方兒大穢。」太太道：「那可怎麼好呢？」親家太太又問：「難道連個糞缸也沒？」公子道：「倒不是沒有，第一場到了第三天，就難了。再到了第三場的前半路，都有了味兒了，沒法兒我坑到出了場，才走動的。」太太嘖嘖了兩聲，皺着眉道：「你聽聽，敢則這麼苦的。」安老爺便道：「然則帶兵呢？成日裏臥不安枕，食不甘味，又將如何？」舅太太說：「不是姑老爺一說話，我就要班文兒，難道出兵，就忙了連個毛廁，也顧不得上嗎？」老爺只說：「一個人不讀書，再合他講不清的。」因又問公子，看見幾篇文章，公子一一回答了。老爺點點頭道：「你的頭場文章，幾個相好的，也必要看的，問一問抄出來，那文章卻還見得人。」太太是聽了兒子在場裏，摸不着好水喝，便問了頭們：「怎麼也不會給你大爺倒碗茶兒來呀？」說着，便叫長姐兒，讀者，你看這位老婦人，可謂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那知有位慣疼兒子的慈母，就有那個善體主人的丫鬟，太太才叫了聲長姐兒，早聽長姐兒，在外間答應了聲，說奴才倒了來了。便見他一雙手，高高兒的舉了一碗。

熬得透滾，得到不冷不熱，溫涼適中，可口兒的普洱茶來。只這碗茶，他怎的會知道他可口兒，其理卻不可解。只見他舉進門來，用小手巾兒抹了抹碗邊兒，走到大爺跟前，用雙手端着茶盤趨兒，倒把兩胳膊往兩旁一擺，才遞過去。原不過爲是防主人一時伸手一接，有個不留神，手碰了手，這大約也是安太太平日排出來的規矩。大爺接過茶去，他又退了兩步，這才找補着請了方才沒得請的安，那個安大爺是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遠遠兒的合着腰兒，虛伸了一伸手，說：「起來，起來。」這才回過頭去，喝了那碗茶。那長姐兒一旁等接過茶碗來，才退出來。這段神情兒，想來還是那時候的世家子弟家生女兒的排場，否則不然，又是怎的個情形呢？安公子此時才得騰出嘴來，把程師爺並他丈人不同來的原故回明。又問了父親那日的起居周旋，一陣舅母，岳母。安老爺道：「你也鬧了這幾天了，歇歇去罷。」公子又說了幾句閒話，才退出來。金玉姊妹兒兩個，正在那裏給婆婆舅母裝煙。那位親家太太，是慣下來了，總是自己揉一袋煙，丫頭拿過香盤子去點。安太太接過煙去，說：「你們也跟了去罷！」他姊妹一時還有此不好意思，只笑着答應。太太道：「這有甚麼臉上下不來的，我告訴你們，作了個婦道，夫妻之間，這個大禮兒，斷錯不得，錯了人家倒有笑話。」二人才答應去了。及至到了自己屋裏，小夫妻三個，自然也有一番儀節情致。不一時張親家老爺也回來，安老夫妻迎着他，道過乏，他坐談了一刻，便過女兒房中去，安老爺因他也須到家歇息歇息，便說：「過日再備酌奉請。」隨又帶了公子親自過去道乏，張太太也殺雞爲黍的，陪他那位老爺備了頓飯。這日裏邊，正是舅太太給外甥接場，他箇中就借此補慶中秋，接着連日人來人往，安公子也出去拜了兩天客。那時離出榜還有半月光景，這半月之中，凡是下場的，最好過也最不好過。好過的，磨盾三年，算完了一樁大事，且得消閒幾日。不好過的，是出得場來，看看誰臉上都像個中的，只疑心自己不像；回來再把自己的詩文，摹擬摹擬，卻也不作孫山外想，及至看了人家的，便覺自己場作不及他人出色，方寸中是頃刻樓臺，頃刻灰燼，轉消閒得不耐煩。安公子更是個要好的人，何況他心理還比人多着好幾層心事，覺得望着放榜那日子，更有個挨一刻似一夏的光景。只這等挨來挨去，風雨催人，也就重陽節，那貢院裏衡鑒堂那三位主考，他三位自八月初六日，在午門聽宣見，欽點入闈，便一面吩咐家中，照例封門迥避，自己立刻從午門，進了貢院。那些十八房同考官，以至內簾各官，也隨着進去。關防起來，緊接着便有順天府尹，捧到欽命題目。三位主考拆了封，十八位房官一齊上堂，打躬參見，就請主上考的意旨。這科要中那一路的文章，以憑遵奉去取。那位大主考方老先生，便先開口說道：「方今朝廷在整飭文風，自然要向清真雅正一路拔取真

才。若只靠書才氣，撫些陳言，便不好。儘充數了。」那一位方公也附會道：「此論是極，近科的文章本也華靡過甚，我們既奉命來此，若不趁此着實的洗伐了一番，伊於胡底。諸公把這話奉爲準繩罷。」那位旗員主考也隨着人云亦云。衆房官都曉得二方的文章，向來是專講枯淡報盡一路的，所以發此議論；但是文章是件有定評的公器，所謂「羽檄飛書用枚舉，高文典冊用相如。」怎好拿着天下的才情，就自己的範圍，大家心裏都竊以爲不然，卻又一時不好空口爭得。只得應着下來，依然打算各就所長，感文取士。不想內中有個第十二房的同考官，這人姓婁名養正，號蒙齋，是個陝西拔貢出身，游升刑部主事，乃僞周天冊萬歲武則天時候，宰相婁師德之後。他從年輕時候，得了選拔，便想到他祖上唾面自乾的那番見識，究竟欠些褻氣；因此一登仕途，便有意居鄉介介，在朝侃侃。久而久之，弄得一個執性矯情的謬品，老着那副笑比河清的面孔，三句話不合，便反插了兩隻眼睛，叫將起來，因此等閒人輕易不去近他。他却又是專摩二方的文章，發的科甲，因此聽了那二位方老先生的議論，大是佩服；高談闊論的，着實贊襄了一番。衆人也不去辯駁他，各各默然而退。只這一番，別一個不知怎樣安公子的功名，已先是早被安老爺料着，果然有些拿不穩了。那知天下事，陽差之中，更有陰錯，偏偏的公子的那本硃卷，進到內廡，十七房是不曾分着，恰恰分到這位婁公子裏。那日正在他晚餐已過，酒餚飯飽，有些醺然，跟班也去自取方便。他點上盞燈，煖了壺茶，一個人靜靜的把那些卷子批閱起來。請問這等一個寧刻勿寬的人，閱起文來，豈有不寧遺勿盪的理。當下連閱了幾本，都覺少所許可，就點了幾個藍點，丟過一邊。隨又取過一本來，看了有成字六號，卻是本旗卷。見那三篇文章，作得堂皇富麗，真個是一玉聲聲鑿鑿金鈴個個圓。雖是不合他的路數，可奈又有定評，他看了也知道愛不釋手，不會加得圈點，便粘了個批語。才想印上簾條，加上圈子，薦上堂去，忽然轉念一想道：「不可，一則大主考既是那等交代在先，況且這卷子又是本旗卷，知他是個甚等巨族大家的子弟。倘然把他薦上去，他二位老先生，倒認作我要收這個關門生，我的清操何在？」便把批語條子揭下來，就火上燒了。在卷子上隨意點了幾個藍點子，丟在一邊。又另取了一本，放在面前閱看，正在看着，只聽得窗外一陣風兒，掃得得櫺紙簾落落的響，只吹得那盞燈，青焰焰的光搖不定。他不覺一陣寒慄，連打了兩個呵欠，一時困倦起來，支不住，便伏在手下那本卷子上待睡。才合上睛，恍惚間忽見簾櫳動處，進來了位清癯老者，那老者生得童顏鶴髮，仙骨珊珊，手中拖了根過頭拐杖，進門先向他深深的打了一躬。他夢中見那人來的詫異，禮也不還，便問道：「汝何人也？無故到我這關防重地來何幹？」只見那老者，肅然和氣的答道：「正是，予何人

也。」因把那枝拐杖指定方才他丟開的那本卷子說道：「此來特爲着這本成字六號的卷子報知足下此人當中。」他一聽這話覺得是說人情來了，便一臉秋氣說道：「怎的我問你是何人，你也自道你是何人，況我奉命在此衡文，並非在此衡人。便是此人當中，文衡誰掌，我不中他，其奈我何？要你來干這閒事。」又聽那老者說道：「郎官不可這等執性。士先器識，果人不足取，文於何有？況這人的名字已經大書在天榜上了，你不中他，又其奈天何？」他那裏肯信這話，便說道：「勿講，我妻某自來破除陰面，不受請託，那個不知，難道獨你不會聽得？」那老者歎了一聲道：「不想此人果的這等不明理，不近情，此事還須大大費番周折。」他聽得當面給他出了這等兩句的考語，就待站起來，逐了那個老者去。不想才待起身，便跌了一跤，爬起來，眼前早不見了那個老者，自己卻依然坐在那個座兒上。再看了看那盞燈點了有寸許長，結了兩個鬼眼一般的燈花，向着他顛巍巍亂動。他才悟道：「方才經的是番夢境。」呆了一刻，說道：「然則夢中所見的鬼也，非人也。可見我的這團浩然之氣，鬼也嚇得退的，不要理他，且幹正經。」說着，剪了剪燈花，仍待批閱他手下那本卷子。及至一看，可煞作怪，那一卷倒丟過一邊，手下放的，依然是成字六號那卷。他正在詫異，窗外又起了一陣風，這番不好了！竟不是作夢了！只聽那陣風頭過處，把房門上那個門帘，刮得起了進來，又閃了出去，高高的掀起。只這一掀，早從門外明明的進來了一位金冠紅袍的長官。他見那位長官，不是個尋常裝束，不道那浩然之氣，也就有些害怕了，連忙站起來，避在一旁。問道：「尊神何來？有甚的見教。」只聽那神說道：「你既知吾神何來，怎的還悟不到吾神的來意，也是爲這成字六號這人當中。」讀者！你只看這妻主政渾不渾。他見那神道也像是爲了他託人情而來的，雖神道也罷，他竟敢合他使出個那牛一般的性兒。他卻絕不想「王道本乎人情，人情準乎天理」，誠爲枉法營私，原王章所不容，要知「安老懷少，亦聖道之大同。」一味沽名，已不是愛名；有心幹事，必不能濟事，無端任怨，終不免招怨，若不近情，定轉至悖情。自世上有這班執性矯情的人，凡有一事到手，沒人從旁救補一句，他倒肯幹旋；合人共事，沒人從旁贊揚一句，他倒肯培植；但向他提着一個字，就便道是託人情，這樁事那個人算休矣。這班腳色，要叫他去參政當國，只怕割天下元氣不小。妻主政見那神道說，也爲着那本卷子而來，便立刻反插了兩隻眼睛說道：「這事又與神道何涉，要來攙越？從來說：『聰明正直之爲神。』」謂神聰明，我妻某也不懂，謂神正直，我妻某也不偏邪，便是神道……「一句話不會說完，只聽那神道大喝了一聲道：『住口！』」他底下這句話大約要說便是神道來說這個人情，我也不答應。誰知那神道的性兒，也是位不讓話的，不容他往下說，便兜頭一喝，說道：

「狂徒！看你讀書，舉直錯枉，雖是平日性情，失之過剛，心術還不離乎正，所以那位老人家，才肯把天人相應的道理，來教誨你；你怎的讀書變化氣質，倒變成這等一副氣質來！可不是不知教誨麼？」說罷，聲色俱厲，二目神光炯炯，直射到他臉上來，直嚇得他一身冷汗，戰兢兢的道：「尊神有我愚蒙，留些體面，待妾養正，速把這卷子騰上堂去，勉強前愆如何？」說着，便連連的拜叩個不住。那神道才有此顏鬚，說道：「既知悔悟，姑免深求。」他只道那神道說完這句，便好走了。不想那神道不往外走，卻轉回裏來。他爬起來，回頭一看，只見方才夢中的那位老者，正不知甚麼時候進來，早端正正坐在那裏。又見那位神道，走到那老者跟前，掉背躬身，不知說了兩句甚麼話；那老者乾笑了一聲道：「不想這樣一個順水推舟的人情，也要等你們戴紗帽的來說，才說得成。」說着，便拄着杖站起來，那位神道倒隨在身後，還扶持着他一同出門而去。緊接着便聽得外間的門，風吹的開關亂響，嚇得個妻主政骨軟筋酥，半晌動彈不得。良久良久，聽得沒些聲息了，才把着帘子向外望了一望，那門依舊好端端虛掩在那裏。他那個跟班的，卻如死狗一般的，睡倒在一張板櫬上。他定了定神，才叫醒了人，剪亮了燈，重新把安公子那卷子，加起圈來；重新加了批語，打了薦條。聽了聽更樓上的鐘鼓，還不會交得三更，打聽堂上主司，正在那裏閱卷。他使整好衣冠，拿了那卷子，薦上堂去；主考接過來，不看文章，先看了看是本漢軍旗卷，便道：「這卷不消講了，漢軍卷子，已經取中得滿了額了。」那妻主政見不中他那卷子，那裏肯依，便再三力爭，不肯下堂，把三位主考磨得沒法了，大主考方說道：「既然如此，這本只得算個備卷罷！」說着，提起筆來，在卷面上寫了備中兩個字。讀者你道這備卷，是怎的一個意思？我作者先原也不懂，後來聽得一班發過朴甲的講究他道：「凡遇科場考試，定要在取中定額之外，多取幾本備中的卷子。一來預備那取中的卷子裏，臨發榜之前，忽然出個不合規式，不使取中的去處，便在那備卷中選出一本補中；二來叫這些讀書人看了，曉得榜有定數，網無遺才，也是鼓勵入才之意；其三也爲給衆房官多種幾株門外的虛花桃李。這備卷前人還有個譬喻法，他把房官薦卷，比作結胎；主考取中比作弄璋；中了副榜，比作弄瓦；到了留作備卷，到頭來依然不中，便比作個半產。他講的是一樣落了第，還得備手本送贊兒，去拜見薦卷老師，使同那結了胎，才歡喜得幾日，依然化爲烏有，還得坐草臥牀，喝小米兒粥，吃雞蛋，是一般滋味。尚有個不肯去拜見薦卷老師的，大家便要說他忘本負義，何不想想那房師的力量，止能盡到這裏，也就同給人作個丈夫，他的力量，也不過盡到那裏一個道理。你作了榜外舉人，落了第，便不想着那老師的有心培植，難道你作了閨中少婦，滿了月，也不想那丈夫的無心妙合不成？」

這番譬喻雖諱近於虐，卻非深知此中甘苦者道不出來。然則此刻的安公子已就是作了半產嬰兒了，可憐他闔家還在那裏沒日沒夜的盼望出榜高中，這便是俗語說的：「世事沒個早知道也。」這年出榜，正定在九月初十日這天。前兩天內外簾的主考官臨便隔簾商量，因本年赴試的士子較往年既多，中額自然也多，填榜的時刻便須較往年寬展些。因此到了九月初九這日，便封了貢院頭門，內外簾撤了關防，預先在至公堂中設三位主考的公案，左右設了二位監臨的公案，東西對面排列着內外監試合十八房的坐次，又另設了一張桌兒，預備拆彌封後，標寫中籤，照籤填榜。當地設着一張丈許的填榜長案，大堂兩旁，堆着無數的墨卷箱，承值書吏，各司其事。還有一應委員房吏差役，以至跟隨人等，擁擠了一堂。連那堂下丹墀裏，也站着無數的人，等着這場熱鬧。那貢院門外，早屯著無數的報子，這班人都是老早花了重價，買着裏面的書辦，到填榜時候，拆出一名來，就弄出一個信去。他接着便如飛去報，圖的是本家一天得信，他多得幾貫賞錢。不一時預備齊集，點鼓陞堂。主考才離了衡鑑堂，來到至公堂，合監臨相見，各官三揖，參謁已畢。便有內簾監試，領了內簾承值官吏，把取中的硃卷，送到公案上，先把五魁的魁卷放在當中，又把第六名以下中卷，一束一束挨次擺得齊整，然後才把那束備中的卷子，另放一處。向例填榜是先從第六名填起，全榜填完了，然後倒填前五名。這個原故，只在這兒，女英雄傳安老爺中進士的時候，已經交代過了，此時不須再贅。當下只見那位大主考歸坐後，把前五魁魁卷挪了一挪，伸手先把那中卷裏頭一本第六名拿起來，照號開了墨卷，拆開彌封，拆出來大家一看，只見那卷面上的名字叫作馬代功，漢軍正白旗人，原來這人的乃翁，作過一任南監制，他本身也捐了個候選同知。其人小有異才，未聞大道，論他的才情，填詞覓句，無所不能，便是弄管調絃，也無所不會，是個第一等輕浪浮薄子弟。卻正是那位漢監臨大人，當日未發以前，來京就館時候，教過的一個最得意的關門生。如今見第一卷取中的便是他，不禁樂的掀髯大叫道：「易之中了。這人正是我的學生，聰明無比，他家要算個大族，他的表字易之，別號叫作箕山。不惟算得他們旗人中第一個名家，竟要算北京第一個才子。三位老前輩今日取了這個門生，才叫作名下無虛，主司有眼，可稱雙絕。不信，等他替講的時候，把他那刻的詩集，要來看，看，真是李杜復生，再休提甚麼王陽盧駱。」卻好這卷，正是那位婁主政薦的，那位大主考方公取中的，聽得這話，十分得意，便道：「這所謂文有定評了，可見我這雙老眼，竟還不肯。」說着，那位監臨大人，便把他的硃卷，抓在手裏，吟哦他那首排律的詩句。這一個當兒，那透承書中籤的兩個外簾官，早已磨得墨濃，蘸得筆飽，等着對過硃墨卷，便標寫中籤。不想得那位監臨大人，看着那不

卷子，忽然地嚷起來道：『慢來慢來！爲僞了，他這首詩，不曾押作官韻呀？』方老先生聽了，也覺詫異，說：『不信有這等事，想是臆錄錯了，對讀官不會對得出，也不可。』急急的把墨卷取過來，親自又細細的對了一番，可不是忘了押官韻了，是甚麼呢？半日，倒望着大家道：『這便怎樣，偏偏的又是個開榜第一人，不但不好將就，而且不便幹旋。此時再要把通榜的名次，一個個推上去，那卷面上名次，都要改動，更不成句話了；不麼，我們就向這備中的卷中，對天暗卜一卷，補中了罷，大家以爲怎樣？』衆人連說：『言之有理。』說着，大家都站起來。那大主考便打開那一束備中的卷子，挑出幾本合字號的來，另擱在一處。立刻乘了一片爲國求賢的心，誠必敬，望空默祝了一遍，先用右手把那挑出來，擱在一處的幾本備卷抖散了；他的左手，還有些信不過他的右手，又用左手掀騰了一陣，暗中摸索出一本來。一看正是那位婁主政力爭不退的成字六號那一卷。連忙叫了坐號，取了墨卷來，拆開彌封一對，只看那卷面上，寫的名字，正是安驥兩個字。大家看了那個「驥」字，才悟到那個表字易之，別號黃山的馬代功，竟是替這位不稱其力，稱其德的良馬，人代天功，預備着換安驥來的。只可憐那個馬生中得絕高，變在頃刻，大約也因他那浮浪輕薄上，就把榜上初項第一名，暗暗的斷送了個無影無蹤。此時真落得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止吾止也了。這等看起來，功一道，豈惟科甲便是一命之榮，苟非福德兼全，也就難望立得事業起；不然，只看世上那班分明造極登峯的，也會變生不測，任是爭強好勝的，偏用違所長，甚至眼前才有個機會，被他有力者奪去了，頭上非沒個名器，會教你自問作不成；凡事固是天公的遊戲弄人，也未必不是爲了自己的暗中自誤；然則只吾夫子這薄薄兒的兩本論語中，爲山九仞一章，便有無限的救世婆心，教人苦口兒。如人廢而不讀，讀而不解，解而不悟，悟而不信，何至公堂上把安驥安公子取中了第六名舉人，占了先聲，當下那班拆封的書吏，便送到承書中籤的外籤官跟前，標寫中籤。那官兒用尺計長寸許寬的紙筆，酣墨飽的寫了他的姓名旗籍，又有承他宣名的書吏，雙手高擎，站在中堂，高聲朗誦的唱道：『第六名安驥，正黃旗漢軍旗籍庠生，』唱了名。又從正主考坐前起，一直繞到十八位房官坐前轉着，請看了一遍，然後才交到監試填榜的外籤官手裏，就有承值填榜的書吏，用碗口來大的字，照籤牒寫在那張榜上。此時那位婁主政，只樂的不住口的念誦：『有天理，有天理。』他此時痛定思痛，想起那日夢中那位老者說的：『他名字已經大書在天榜上了。』這句話兒，一發覺得幽暗之所，沒有一處不是鬼神鬼神有靈，沒一事不上通天地，煞是令人起敬起畏。場外那一起報喜的，一個個擦拳抹掌的，都在那裏盼裏頭的信。早聽得他們買下的那班線索，隔着門在裏面打了個暗號，便從

門縫中遞出一個報條來。打開看了，是第六名安驥五個字。內中有個報子，正是當日安老爺中進士的時候，去報過喜的。他得了這個名條，連忙把公子的姓名，寫在報單上，一路上一個接一個的傳着飛跑，那消幾個時辰，早出了西直門，過了藍靛廠，奔西山雙鳳村而來。安老爺自從得了初十揭曉的信息，便感到這日公子倘然一個不中，在家面面相覷，未免難過；又有自己關切的幾個學生，也盼早得他們一個中不中的確信，只是住得離城寬遠，既不好遣人四處打聽，便是自己進城候信，又想起太太媳婦在家，也是懸望。正在爲難，恰好這班少年，從出場起，便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到了這日，那裏還在家裏坐得住。因是初十日出榜，先一日準可得信，便大家預先商量着，在出城西山兩下相距的一個適中之所，找了座大廟，那廟正是座梓潼廟，廟裏也有幾處點綴座落，那廟裏還起着個敬惜字紙的盛會，又存着許多善書的板片，又是個文人聚會的地方。是日也約了安公子，一同在那裏舒散一天，作個題糕雅集，便借此等榜。公子回知了父親，安老爺也以爲可。他到了重陽這日，早起吃了些東西，才交巳正，便揀了隨常衣裳，僱齊車馬，見過堂上，回明要去。安老爺囑咐他道：「你只願去大家談談，倒好消遣，家裏得了信，自然給你送信去。倘然你那裏得了信，就即刻回來。如果兩地無信，像你這樣年紀，再多讀兩年書，晚成兩年名，也未始非福。」公子也領會得，這是父親慮到自己不中，先慰藉一番的苦心；只聚精會神，答應不遑。他願到是安老爺只管說着話，耳輪中卻聽二門外，一陣人語嘈雜，才回頭要問，只見張進寶從二門跑進來，華忠隨緣兒父子兩個，左右架着他的膀子，跑得吁吁帶喘，普升等一干家人，也跟在後面。安老爺正不知甚麼事，只見張進寶等不及到窗前，便喘吁吁的高聲叫：「老爺太太大喜，奴才大爺高中了。」安老爺算定了兒子這科定或中的，便是中，也不想這時候便有喜信。聽了這話，也等不得張進寶到跟前，呵了一聲，站起來發腳就往院子裏跑，直迎到張進寶跟前，問道：「中在第幾名？」那張進寶是喘得說不出話來，老爺便從他手裏搶過那幅大報單來，打開一看，見上面寫着捷報貴府安老爺榜名驥，取中順天鄉試第六名舉人，下面還寫着報喜人的名字，叫作連中三元安老爺看了，樂得先說了一句：「謝天地！不料我安學海今日竟會盼到我的兒子中了。」手裏拿着那張報單，回頭就往屋裏跑。這個當兒，太太早回着兩個媳婦，也趕出當院子來了，太太手裏還拿着根煙袋。老爺見太太趕出來，便湊到太太面前道：「太太你看這小子，他中也罷了，虧他怎麼還會中的這樣高，太太你且看這個報單。」太太樂得雙手來接，那雙手卻拿着根煙袋，一個忘了神，便遞給老爺；妙得老爺也樂得忘了，便拿着那根煙袋，指着報單上的字一長一短，念給太太聽。還是張姑娘看見說：「呀！怎麼公公樂的把個煙

袋遞給婆婆了。」只這一句，他才把公公婆婆說倒了過兒了。何小姐這個當兒，積伶聽見，連忙拉了他一把，悄悄兒的笑道：「你怎麼也會樂的連公公婆婆都認不清楚了？」張姑娘才覺得這句話，是說彎了；忍着笑扭過頭去，用小手中握着嘴，笑着，也顧不得來拉煙袋。何小姐早連忙上去，把公公手裏的煙袋接過來，重新給婆婆裝了煙袋。他不想比張姑娘擰的更擰，點着了照舊，到公公手裏。安老爺道：「我可不能接了。」他這才大笑。一時大家樂的就連笑也笑不及，老爺還在那裏講說，怎的十名以前，難得一兩個旗人，而且這第六名，算是個填榜的頭名。太太同兩個媳婦聽着，只是滿臉堆笑，不住的答應。這個當兒，只不見了安公子，你道他那裏去了？原來他自從聽得老爺高中了一句話，怔了半天，一個人兒站在屋脊脊兒裏，臉是漆青，手是冰冷，心是亂跳，並兩淚直流的在那裏哭呢！你道他哭的又是甚麼？人生樂極了，兜的心上來，都有這番傷感。及至問他，連自己也說不出來。何況安公子偷常處得與人不同，境遇歷得與人不同，功名來得與人不同，他的性情又與人不同；此時自然應該有這副眼淚。他一時恐怕滿面淚痕，惹得二位老人家傷感，忙叫柳條兒擰了個熱手巾夾擦擦臉，便出去讓父母進屋子歇息。安老爺安太太才覺出太陽地裏有些晒得慌來，大家才進屋子。便見晉升手裏拿着兩副全帖，進來回說：「老爺，程師爺給老爺太太大喜，說了且不驚動，等老爺閒一閒再請見，奴才都道答過了。」說完又回說：「張親家老爺聽見信，回家換衣裳去了，大約少刻就進來。」安老爺聽見，便叫把帽子拿出來預備着。原來安老爺雖止一個七品頭銜的金角大王，看看這頂丈夫之冠，卻極鄭重，平日都是太太親自經理；到了太太十分不開身，只那個長姐兒，偶然還許伺候戴一次帽子；此外那班小丫頭子，他道髒手淨手，等閒不准上手；其餘的僕婦，更不消講了。到了那個長姐兒，伺候老爺戴帽子款式，也最有講究。講究不擱頂子，不擱帽沿兒，只把左手架着帽子，右手還預備着個小帽鏡兒。先把左手的帽子遞過去，請老爺自己擱着頂托兒戴上，然後才騰出右手來，雙手捺了那個帽鏡兒，屈着點腿兒，擱着點腰兒，把鏡子向後一閃，對準了老爺的臉盤兒；等老爺把帽子戴正了，還自己用手指頭在前面帽沿兒上彈一下兒，作足了這個彈冠之慶。他才伸腰邁步，撤了鏡子退下去。這一套儀注，要算他個拿手。誰知那日正值老爺預備帽子，他偏不在跟前。你道今日這個日子，長姐兒怎的會不在跟前？原來他從安老爺會試那年，便聽得第二日出榜，果然中了，頭一日就可得信，算計着大爺這次鄉試，明日出榜，今日總該有個喜信兒，他可沒管舉場離雙鳳村有多遠，從半夜裏就惦着這件事，才打實正，他就起來了。心裏又模模糊糊，記得老爺中進士的時候，是天將亮，報喜的就來了，可又記不真，是頭一天是當天，因此半夜

裏盼到天亮，還見不着個信兒，就把他急了個紅頭漲臉。及至服侍太太梳頭，太太看見這個樣子，問道：「你這是怎麼了？」他只道：「奴才有點兒頭疼，只怪暈的，想是吃多了。」太太平日又最疼這個丫鬢，疼的如兒女一般，忙伸手摸了摸他的腦袋，說：「像個的熱呼呼的，你給我梳了頭，回來到了屋裏靜靜兒的躺一躺去罷，看時氣不好。」他要了這句，心裏先有些說不出口的不願意。轉念一想，倘然果的沒信了，今日這一天的悶葫蘆，可叫人怎麼打呀？倒莫如違着太太的話，睡他一天，倒也是個正經。因此扎在他那間屋裏，卻坐又坐不安，睡又睡不穩，沒法兒只拿了一付骨牌，左一回右一回的過五關兒，心裏就要那拿的開拿不開的算占個卦，不想一連兒二回，都沒拿開。他正在有些煩悶，不想這個當兒，他照管的一個小丫頭子，叫喜兒的，從老遠的跑了來，叫道：「長姑姑，長姑姑。」一句話不會說出來。他便說道：「一個女孩兒家，總是這樣慌張慌張，大聲大氣的，你忙的是甚麼？」把個小丫頭說的撇着了嘴，不敢言語。他才問道：「作甚麼來了？」那喜兒才說：「張爺爺才進來，說，大爺中了。」這一句，他可斷斷在屋裏圈不住了，忙忙的勻了勻粉面，剛了剛油頭，又爹帶了幾枝簪子，另換了幾件衫兒，重新出來。走到上房，恰好正是安老爺叫他拿帽子的時候，太太見他來了，說：「你這孩子怎麼又跑出來了？」他笑嘻嘻的回道：「家裏這個樣兒大喜的事，奴才就怎麼疼，也該掙扎着出來。」安太太益發覺得這個丫鬢心腸兒熱，差使兒勤知機懂事，使道：「很好！老爺要帽子呢！」他答應一聲，興興頭頭的進了屋子，舉着帽子，鏡子出來，出了屋門兒，就奔了大爺跟前去了。大爺只道他要叫自己轉遞給老爺，才接到手裏，早見他屈着身子，往下就了一會，雙手捧着帽子，對準了公子那副潘安宋玉般有紅似白的臉兒，就是像伺候着大爺往腦袋上戴。及至看見大爺戴着帽子，他才悟出是失了點兒神。幸而公子是個老成少年，更喜老爺是位方正長者，一邊不會着忌，還不會留心，事有妙巧，這個當兒，人同張親家老爺進來了。老爺道：「你就給我罷，又何必轉大爺一個手？」公子趁着這句，便替他把帽子遞過去。老爺忙的也不及開那套戴帽子款兒，急急的戴上，使出迎張親家老爺去。那長姐兒，只就這陣亂之中，拿着鏡子一溜煙的躲進屋裏去了。張親家老爺進來，一面作揖道喜，說道：「親家老爺，親家太太大喜，這是你二位的好德行，我們姑爺的學問，我們這位何姑奶奶的福氣，連我閨女也沾了光了。」安太太道：「這是他們姐兒倆的造化，親家老爺也該喜歡怎麼？」安老爺道：「便是你我的兒女，你我彼此共之。」公子這日要上杆灑廟，原穿着這身使服，因聽見泰山都換了袍褂進來，自己也忙着回家換衣裳。張姑娘便趕過去了，打發他穿。這個當兒，張親家老爺見過何小姐，才要找女兒女婿。

道喜，不曾說得出口，只聽舅太太從西耳房一路劈叨着就來了，口裏只嚷道：「那兒這麼巧事，這麼件大喜的喜信兒來了，偏偏兒的我這個當兒，要上茅廁才撒了泡溺，聽見忙的我事也沒完，捉上褲子，在那涼水盆裏洗了洗手，就跑了來了，我快見兒我們姑太太。」安太太在屋裏聽見笑着嚷道：「這是怎麼了，樂大發了，這兒有人哪？」說着，早見他拿着條布手巾，一頭走，一頭說，一頭擦手，一頭進門。及至進了門，才想起姑老爺在家裏呢；不算外，還有個張親家老爺在這裏，那樣個暢快爽利人，也就會把那半老秋娘的臉兒臊了個通紅。也虧他那暢快爽利，便把手裏的手巾擲給跟的人，糊着個臉兒，給安老爺安太太各道喜，便拉着他們。舅太太道：「妹妹，這可是你一輩子第一件可樂可喜的事，你祇說我樂大發了，你再不想你們都是一重喜，我是三重喜，也算得我外外中了，也算得我女婿中了，你們想我這個外外，這個女婿，還不抵我一個兒子嗎？可不是三重喜？你們怎麼怪得我樂糊了？」安老夫妻聽了大樂。安老爺那一個不苟言笑的人，今日也樂的會說句趣話兒了，便說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聖門絕無誑語。大姐姐，你可記得那日我說那出兵來，臥不安枕，食不甘味的話，你祇道不信，出兵的連茅廁都顧不得上了；可見性情之地，是一絲假借不來的。」說得轟堂大笑，他自己也不禁笑得前仰後合。這陣大樂，大家始終沒得坐下，他才給張親家老爺道喜，正要找張太太道過喜，好招呼他小夫妻三個，滿屋裏一找，祇不見這位張太太，因問：「張親家呢？我洗手的那個工夫兒，他都等不得，就忙着先跑了來了，這會子又那兒去了？」安太太道：「沒見過，必是到小屋子裏去了。」說着，公子換了衣裳，同張姑娘一齊過來，問了問說：「不會過去？」張姑娘說：「一定家去了。」張親家老爺說：「我方才從家裏來，沒碰見他。」這一陣查親家太太，鬧得舅太太也沒得給他們小夫妻三個道喜。張姑娘忙著叫人出了二門，才到他家裏問了一回，那位角嫂也說沒家來。舅太太道：「別是他也上茅廁去了罷？」張姑娘說：「正是我也想到這裏，才叫柳條兒瞧去了，也來不了。」止說着，那柳條兒跑了回來，說：「上上下下三四個茅廁，都找到了，也沒有親家太太。」當時大家都納悶詫異，張姑娘急得皺着張眉頭兒乾轉，說：「媽，這可那兒去呢？」他父親說道：「姑娘，你別着急，難道那麼大個人會丟了？」張姑娘咻了一聲，說：「爹，你老人家這是甚麼話呢？」說罷，扶了柳條兒，親自又到後頭去找。何小姐的腿快，早一個人先跑到裏頭去了。安太太舅太太也叫人跟着找，張老同公子祇不信他不會回家，又一同出去找了一輪，順著連何公祠兩個媽家都問到了，影響全無。裏頭兩位少奶奶，帶着一羣僕婦丫鬟，上下各屋裏，甚至茶房哈什房都找遍了，甚麼人兒，甚麼物兒都不短，祇不見了張親家。

太太登時上下鼎沸起來，一個花鈴兒，一個柳條兒，是四下裏混跑，一直跑到後院西北角上，一座小樓兒跟前，張姑娘還在後面跟着嚷：『你們別祇管瞎跑，太太可到那裏作甚麼去呢？』一句話沒說完，柳條兒嚷道：『好了，有了，太太的煙袋荷包在這地下扔着呢！』這座小樓兒，又是個甚麼所在呢？原來這樓還在安老爺的太爺手裏，經那位風水司馬二爺的老人家看過，說有個遙遠的山峯射着；這邊主房正在白虎尾上，嫌那股氣氣太重，叫在這主房的乾位上，建起一座樓來鎮住，安老爺便供了一尊魁星，大家都叫作魁星樓，至今安太太初一十五拜佛，總在這裏燒香。張太太來的時候，也上去過，他見那魁星塑得赤髮藍面，鋸齒獠牙，努着一身的筋疙瘩，蹺着條腿，兩隻圓眼睛，直瞪着他。他有些害怕，輕易不敢上去。落後來聽得人講究魁星是管念書趕考的人中不中的，他爲女婿初一十五必來，望着樓磕個頭，卻依然不敢進那個樓門兒。今日在舅太太屋裏，聽得姑爺果然中了，便如飛的從西過道兒，直奔到這裏來，拚死生生的大着膽子上去，要當面叩謝魁星的保佑，便把煙袋荷包扔下，一個人兒爬上樓去了。及至柳條兒看見煙袋荷包後一嚷，何小姐道：『放心罷，有了東西，就不愁沒人了。』他那雙小腳兒，野雞溜子一般，飛快跑在樓跟前，撲起裙子來，三步兩步，跑上樓去一看，張太太正閉着兩隻眼睛，冲着魁星，把腦袋在那樓板上碰的山響，嘴裏可念得是阿彌陀佛，合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何小姐不容分說，上前連拉帶拽，才把他架下樓來，卻好正遇張姑娘帶着一羣人趕了來。張姑娘一見，便說：『媽，這是怎麼樣呢？』跑到這兒作甚麼來呢？』他道：『姑奶奶，你看看姑爺中了，這不虧人家魁星老爺呀！要不給他老磕個頭，咱的心裏過得去嗎？』何小姐道：『好老太太，你別攪了，沒把個妹妹急瘋了，公公婆婆也是急得不得了，快走罷。』這個當兒，安老太太那裏也得了信，安太太合舅太太說道：『我這位老姐姐怎麼個實心眼兒？』安老爺道：『此所謂其愚不可及也。』一時大家簇擁了他來，安老夫妻不好再問他，祇說：『親家，你實在是疼女婿的心盛了！』他也樂得不分南北東西，不問張李趙，進了門兒，兩隻手先拉了兩媽，媽道了陣喜，然後又亂了一陣。這個當兒，外邊後來的報喜的，都趕到了，轟的擁進大門來，嚷成一片，嚷得是：『秀才宰相之苗，老爺今年中了舉，過年再中了進士，將來要封公拜相的，轉年四月裏報喜的還來呢！求老爺多賞幾百吊罷。』嚷得裏面聽得逼清，闔家大樂。公子方才恭敬的，放下袍褂兒來，待要給父母行禮。安老爺道：『且慢，你聽我說，這喜信斷不得差，但是恪遵功令，自然仍以明日發榜爲準，何況我同你都不曾叩謝過天君佛祠，我兩老怎好便受你的頭。你祇給我問你娘道了喜，好見過你舅岳父母。』公子便雙腿跪下，給父母道了喜。一樣的給舅太太、張老夫妻道了喜，金

玉姊妹道過喜後，安老爺安太太又叫夫妻交賀。一時裏外男女家人丫鬟小廝，緊壓壓跑了一屋子，半院子，齊聲叩賀完了，又給爺奶奶的道喜。公子連忙出了屋子，把張走寶拉起來。二位奶奶裏面便招呼兩個媽媽，周旋長姐兒。一時舅太太望着公子道：「這你父親可樂了！」張太太又問他說：「我們姑爺今兒個這就昇八府巡按了，不是呀？」舅太太道：「將來或者也作得到，今兒個還早此兒。」安老爺聽了這話，使長吁一聲道：「太太，這不當着二位親家舅太太在這裏，我一向有句話，卻從不曾說起。玉格這個孩子，一定說望他到臺閣封疆的地步，也不敢作此妄想。祇我自己讀書一場，不曾給國家出得一分力，不曾給祖宗增得一分光，今日之下，退守山林，卻深望這個兒子，完我未竟之志，卻又愁他沒那福命，克繼書香，不想今日僥天之倖，也竟中了。且無論他此後的功名富貴如何，祇占了這個杆苑先聲，已經不負我十年課子的這番苦心，出了我半載作官的那場惡氣。」這止是不須伯道傷無子，生子當生寧馨兒。

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六回 滿路春風探花及第 一樽佳釀醞酒酬師

這回書語表安老爺起，報喜的一聲報道：「公子中了，並且高第第六。」闔家歡喜非常。道賀已畢，便要打點公子進城，預備明日揭曉後，拜老師，會同年。這此事，此時忙的怎能分身再去梓潼廟，赴那個題糕雅集。止要着人去辭謝，卻又不好措詞。恰好梅公子早從城裏打發人來打聽，說：「城裏已經報動，聽說公子中了，因關切遣人來打聽，果然恭喜了，便請公子張羅正事，不必赴約。」安老爺這裏打發來人，又尋人前去道答，就打聽那邊的信息。一時諸事停當，才打發公子進城。公子辭過父母出來，又到書房見過先生，然後才動身。再講場中那天填完了榜，次日五鼓送到順天府懸掛起來。安公子同下場的那班少年，祇莫世兄中了，托二爺中了個副榜，餘皆未中。那場裏的三位主考，放榜後也便隨着出場覆命；那些內外旗官，紛紛各歸寓所。就中單講安公子那位房師婁主政，這個人雖生長在風高土厚地方，性情不免偏於剛介，究竟面目不失其真。因他天理中雜了一毫人欲，就不免弄成一個乖僻性情。自在場裏經了那番，才曉得雖剛方正直也能，也得要認定情理，不是鬧得脾氣的，早力改前非，漸歸平易。因此出場後，便急於盼望這個第六名門生安驥來見，要看看他究竟是怎的個人，好細問他一個端的。恰好這日安公子第一個

到門拜見，投進手本去，他看了連忙道請安。安公子早已褻襲而來。他一看見是個風華獨世的任公子，先覺得人如其文，當下安公子鋪好拜氈，遞過拜儀，早拜下去，他也半禮相還。安公子站起來說道：「門生年輕學淺，家老帥栽種，知感仰勉。祇是自問閱歷未深，體用未備，此後全仗老師教誨。」他使一把拉住公子的手說道：「年兄，你我諸話莫談，我且問你，你平日作過一樁甚的大陰德事，先講來我聽。」公子被他這一問，一時摸不着頭腦，祇得答道：「門生在家閉戶讀書，懷遠庭訓，不過守着幾句入孝出弟的常經，那裏有甚麼陰德？」便是有，既曰陰德，門生自己又怎的會曉？」婁主政一聽這話，心裏說道：「這個門生，且莫合他講文章，祇聽說話，就比我這些。」更又問道：「然則一定是尊翁大人平日有個甚麼大功行了？」公子忙道：「門生父親，平日卻是認定一片性情，一團忠恕，身體力行，便是教訓門生，也祇這個道理。要定說那一番是功行，門生一時都指不出來。」他聽了早大聲急的說了一聲：「如何，這就無怪怪得動那等兩個大力量的，來玉成你這功名了。」安公子此時，如何想得到他這位老師，在場裏面會見着他岳祖父了，聽他說的這等離奇，倒覺駭異，不禁問道：「請示老師這話因何說起？」他才恭肅其貌，鄭重其詞說道：「年兄，你今日東修來見我，其實慚愧；你這舉人不是我薦中的，並且不是主司取中的，竟是天中的。」說着，使把他在場裏目闕卷到填榜，目擊安公子那本卷子，怎的先棄後取的情形，從頭至尾，不曾瞞得一點，向這個門生盡情據實告訴了一遍。還道：「賢契，你看這段機緣，得不謂之天乎？倘然不是那個老人，那位尊神，問我愚蒙，祇我婁蒙齋，這場任性違天的罪過，可也不小。你回去務必替我請教尊翁，這老人合那尊神，端的是怎生一個原由；我是要把這節事刻在科場果報裏邊，佈告多士的。」安公子聽他講了半日，早已悟到他講的那老人所說的「予何人也？」那句話，自然該是自己的岳祖老孝廉何掉，那位尊神所說的「吾神何來？」這句話，一定是自己的岳父，新城陳何杞了。但是想了想，今日初謁師門，怎得有這長工夫，合他把兒女英雄傳前三十五回的評話，從頭講給，祇得說道：「雖說如此，究竟仗着老師的力薦成全，才得備中。」那房師聽了大喜，茶添二道，論了會子安公子的詩文，又細問安老爺的官階年紀，才知是位先達，益加起敬。安公子也使告辭，準備去拜見座師。接着城裏正有許多應酬，他因記單着還不會拜過父母，因此拜過座師，便一逕出城回家，在天地佛祠父母前磕過頭，使在上屋拜見了舅岳岳父母，又去在何家岳父母祠堂，先生館裏行了禮，重新回到上房，才把他見各位老師的光景，以至他那位老師講的話，細回了父母一遍。闔家

聽了，無不驚疑贊歎。何小姐此時想起他父親來，未免一陣心酸，眼圈兒一紅，祇是在公婆跟前，不好哀泣。不想安老爺早已淚流滿面，嗚咽不止。一面擦着眼淚，便向着太太說道：「我這位恩師再生之德，我不知受了他老人家多少栽培。不想今日之下，他老人家久歸道山，還來默佑這個小子，叫人怎的不感極而泣？」因又吩咐公子道：「至於你生受你岳祖岳父的栽培，從此更當益加感奮，勉圖上進。卻不可仗着這番鬼神之德，稍存一分懈怠。須知天道至近，呼吸可通，善惡禍福，其應如響。你可曉得一念不違天理人情，天地鬼神會暗中呵護；一念背了天理人情，大地鬼神也會立刻不容。易有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你祇看他這積字這必字，何等有力，兩有把握。祇可惜世人都把他作老生常談，讀過去了，往往丟了玉律金科，靠此才智用事，以至好端端的骨肉倫常，功名富貴，轉眼間弄到蕩析淪亡，困窮株守，豈不可惜？」當下公子敬聽着父親的教訓，便也如對越天地鬼神一般。你看這位安老先生，着着他便是一篇嘮叨，言者何其苦不憚煩，聽者無乃倦而思臥。其奈他家有這等一個善教的老子，自有那等一個肯受教的兒子，也算得個千載奇遇了。安公子見過父母，才回到自己屋裏。金玉姊妹今日之下，盼得夫婿中了，兩個是一團精神，張羅換衣裳，換帽子。這個叫丫頭伺候茶水，那個便叫媽媽預備吃食。這個問了番連朝的車馬勞頓，那個又提了此那日的晴雨寒暖。看了他三個這番，閉門妮妮，女兒囁囁，不禁令人要笑不知愁的那個閨中少婦。當春日凝妝，上那座翠樓的時候，忽然看見陌頭一片楊柳春色，就後悔不該叫他夫婿遠去覓封侯起來；那一悔真真悔得丟人兒沒味兒。安公子次日起來，依然回明父母進城，忙着去會同年，會同門，公請老師，赴老師請，刻序齒錄，送硃卷這些事，直等赴過鹿鳴宴，拜完了客，也就就延了十餘天，早又交了十月，才回莊園而來。到了家，祇見門前冷靜靜的，衆家人都不在跟前，祇有個留住兒在那裏看門。便問他道：「老爺是在上房裏，是在書房裏呢？」他回道：「老爺飯後同程師爺帶了個小小子，往近山一帶閒走去了。」公子便一路進了二門，早聽得太太歡笑之聲。隔着玻璃一望，原來同舅太太張親家太太，帶了長姐兒在那裏鬪牌呢。公子進了屋子，見過母親，也說了此連日城裏應酬匆忙的話。便問道：「我父親不在家，母親今日倒沒事。」安太太道：「可不是，自從你兩媳婦兒，接過這個家去，弄得很妥當，拿的也週到，我同你父親可就大省了心了。這幾天你父親沒事，吃完了飯，祇坐在那裏拿着本子書賬。我說：『這麼好天氣，爲甚麼不學鄧九公也出去閒走走，活動活動呢？』今日才同你師傅到晚香寺看菊花去了。我閒着也是白坐着，我們就打起骨牌來了。你瞧那棋兒上的錢，都是我贏的，回來咱們娘兒們商量着，弄點兒甚麼吃，也難得贏你舅母的錢。」

兒。」舅太太笑道：「輸兩兒輸兩兒罷，好容易盼不贏那個揪心牌了。」公子也笑了。因回頭不見金玉二位，便問丫頭們道：「兩位大奶奶呢？怎麼一個兒也不在這裏？」張太太道：「他倆不得閒兒呀！忙了這幾日了！」太太道：「真個的你也家去瞧瞧罷；他們今兒忙呢？」安公子出了上屋，回到自己院來，將進院門，只見張進寶、華忠、戴勤、晉升、榮材等一干人都站在側座東邊那間廳前，聽着兩位大奶奶屋裏吩咐甚麼話呢。他進了院門，再奔了那間屋裏來，聽得屋裏回了一句話：「爺過來了。」他姊妹早已迎到堂屋裏，接着問兩句閒話，便要跟過住房來。公子道：「就在這裏坐罷！」說着，公子先走到裏間，只見靠北牌八仙桌子上，堆着大高的兩托冊子，旁邊又擱着筆硯算盤。公子道：「請治公。」何小姐便笑道：「既如此，索性讓我們把這點兒事料埋完了，咱們好說閒話兒。」公子便在靠南一張小牀兒上坐下，只聽得何小姐向廳外叫道：「張爹，你把他帶進屋裏來。」張進寶答應一聲，帶進一個人來，公子一看，原來是戴勤。這個當兒，何小姐還一長一短的合大家閒話。一見戴勤進來，忽然把臉一沉，問道：「我當日派你們幾個人，分管這幾項地的時候，話是怎麼交代的？怎麼衆人都知道巴結，照數催齊了，獨你拖下尾欠來，甚麼原故？」戴勤忙回道：「奴才管的那地裏，本有幾塊低窪地，再者今年雨水大，那棉花不得曬，都受了傷了。下欠的奴才也催過他們，趕明年麥秋準交。」何小姐道：「哦，這就是你拖欠的原故。難道你們四個人管的地，不是我貞承你們，公同均勻搭配齊了的嗎？是獨你管這項地裏有低窪地，是別人管的地裏，沒種棉花，還是今年的雨水大，單在你管的那幾塊地裏了呢？這是莊頭佃戶搪塞你的話，你怎麼也照着樣兒搪塞起我來了？有這樣的，不如照舊由着莊頭鬼混去，老爺太太又派管租子的家人作甚麼？」把個戴勤問的閉口無言，只低了頭。又聽得何小姐發作他道：「我是怎麼樣囑咐你，說你向來臉軟，經不得幾句好話兒；這可是主兒家的事情，上上下下大家的吃用，別竟作好好先生，臨期自誤。怎麼頭一年就合我打起掃臺來了？還是我這話囑咐多餘了，還是你是我的媽媽爹爹，衆人只管交齊了，你交的齊不齊就下的去呢？你把這個道理講給我聽聽。」戴勤聽了這話，連忙跪下道：「奴才下去趕緊催去。」何小姐冷笑了一聲，說道：「你於此時才催去，早作甚麼來當交代這差使的第一天，我當着老爺太太面前告訴過，你們大家辦好了，老爺太太自有恩典，是大家臉面，儻正誤了老爺太太的事，那一面兒的話，我就不說了，臨期你們大家可得原諒我。不想大家都知道原諒我，倒是從你第一個，先不原諒我起，很好。」說着，把小眉毛兒一擡，小眼睛兒一瞪，小臉兒一揚，望着張進寶，叫了聲張爹，說道：「你把他帶到外頭老爺書房裏，請出老爺的家法來，結結實實打他二十板子，再帶進來見

我。」戴勤此時，嚇得只是磕頭，求奶奶開恩。院子的家人，一個個屏聲息氣，連咳嗽也不敢輕易咳嗽，堂屋裏的僕婦丫頭，只鴉雀無聲的竊聽，把個隨緣兒媳婦，急得只是怪哭，悄悄兒的瞞着他媽，給進去求求。戴媽媽也是着急，待要進去，又慌着不敢進去。早聽張姑娘勸了，一句說：「姐姐看看我，饒他個初次罷！」只這一句，便聽何小姐高聲說道：「妹妹，不是怎麼着。這樁事你我兩個一般兒大的沉重，怎麼叫我看看你呢？要說因為這是個初次，就饒他，我正爲這個是初次，所以才饒不得他。這次正是個立法之初，饒了這次，往後就是例了，獨饒了他，衆人都有得說的了。要依然等到公婆操起心來，你我怎麼對公婆？又怎麼對衆人？慢講是他饒不得，假如華奶奶，今年有個拖欠，你我講不得，也該是一例的照辦才公道。」安公子自從去年埋首書齋，偶然在家閒一刻，便見他姊妹兩個，三下五除二的不離手，五畝七分半的不離口，因自己一向正在用功，正不會留心這樁事，到底弄到怎麼個分兒上了。不想今日才得應酬完了，跑回家來，正碰上這場熱鬧。一時坐在一旁，既不好伸手，又無從開口，因覺得有些餓了，才叫人揀了幾個甜餠，拿來，拿起來咬了一口，正在嘴裏嚼着，聽得他那位蕭史，這半日倒像推翻了核桃車子一般，總不會住話。那個氣好比煙袋換吹筒，吹筒換烏鎗，烏鎗換砲，越吹越壯了。自己想要開言解勸，聽張姑娘才說了一句，索性連他媽媽華忠，也刮擦上了，卻也防一說吃個釘子。正在爲難，只見張進寶聽得大奶奶吩咐，先答應了一聲：「喏！」便顛巍巍扶着杌櫬兒跪下去，問道：「奴才有個下情，求奶奶恩典。」廳外的家人見他跪下，都跪下了。兩個媽媽便也帶了隨緣兒媳婦，跟着張進寶跪在屋門外。何小姐連忙站起來說：「張爹，你快起來，有話起來說。」說着，忙叫花鈴兒快把你張爹爹攙起來。又說：「這事不與兩媽媽相干，你兩個也只管起來。」又叫：「大爺也起來。」張進寶站起身來，才慢慢的說道：「這件事，戴勤算實在辜負主兒的恩典，就是奴才平日不能提補着他，也有不是，求奶奶開恩，可憐他個糊塗，聽不出主兒的吩咐來；再者，看他平日差使，也還勤謹，奶奶賞奴才個臉，饒他這次。奴才下去幫他催去，也不用講甚麼麥秋不麥秋，那天催齊了，趕緊就交上來。要誤了事，請奶奶連奴才一併責罰。」戴勤此時一聲兒也不敢言語，只在那裏磕頭，只聽何小姐坐在上面說道：「張爹，你是個有歲數兒最明白的人，我方才說的，卻不爲他短交這百十吊錢起見。你知道帳上，現在也不至於立等這項錢使，也不是我輕高興，不顧家人含怨，便是看看我媽媽從小兒，奶到我這麼大，在他跟前，也該從寬些。但是媽媽爹媽媽媽怎麼重，也重不過老爺太太去，也重不過家裏。這個人局去。」說着，又問着公子合張姑娘道：「爺合妹妹，可想我這話說的是不是？」這二位好容易聽着他口話兒鬆了點兒了，誰還說

這個不字。二人齊聲答道：『說的很是，可是張爹方才說的，只可憐他個糊塗罷！』說着，何小姐早又回過頭去，望着張進寶說道：『張爹，你既這廝替他說着，我只看你這個老臉兒，看着你還是看着老爺太太，待你恩典重的上頭，今日權日饒他，這頓飯子，也不用你幫他催，大約叫他十天八天，俾齊也不能限他到年底，給我交齊了。』說着，又從桌兒上拿起一個單子來，交給張進寶看，說：『你瞧這是我們商量的，給你衆人擬出來的獎賞單子，打算請老爺太太看了好施恩，他也是一樣，不想他不愛，這個好看兒，教我可有甚麼法兒呢？他這分賞，只好擱下來罷。至於莊頭，可寬不得。你下去就照着我定的那個章程辦去。』張進寶連珠的答應，便望着臧勤道：『這還不快叩謝爺合二位奶奶的恩典嗎？』那臧勤連忙摘了帽子，碰了陣頭，才隨張進寶出去。兩個媽媽合隨緣兒媳婦，又進來要碰頭。何小姐連忙一把拉住他兩個，又安慰媽媽道：『你可別抱怨我，我可是沒法兒。』媽媽此時感激不遑，那裏敢起抱怨，當下他姊妹兩個，陪着清楚，才同公子過住房來。安公子見金玉姊妹，已經把家裏整理得大有眉目，自己的功名，卻才走得一半途程。歇了兩日，想到明年會試，由不得不急着用功。恰好一日，安老爺偶然走到書房裏，見他正在那裏，擬了幾個題目，想要請老爺石定，依了作起文來。安老爺看了看，說：『題目倒都擬的是的，只是要作會試工夫，卻比鄉試一步難似一步了。鄉試中後，便算交過排場，明年連捷，固好不然，還有個下村可待。到了會試中後，緊接着便是朝考，朝考不取，殿試再寫，差些，便拿不穩點那個翰林。不走翰林，這途，同一村甲，就有天壤之別了。所以凡有志科甲者，既中了舉，那進上中與不中，斷不可預知，卻不可不預存個必中之心，早畫此中後的人事。這人事要忘的個盡法呢？只對策寫殿試卷子這兩層功夫，從眼下便作起來。我的意思，每月九課，只要你作六課的文章，其餘三課，待我按課給你擬出策題來，依題條對。凡是敷衍策題，抄襲策料，以至用些架空排句塞責，卻來不得的。一定要認真說出幾句史液經脈，將來才好去廷對。你的字雖然不醜，那點畫偏勞，也還欠些講究。此後作文，便用朝考卷子體正，對策便用殿試卷子體正，待我給你閱改。非我見你既中了個舉，轉這等苦口求全，貞備，也慮着你讀書一場，進不了那座清祕堂，用個部屬中書，已就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了。再要遭際不偶，去作個榜下知縣，我便是你的前車之鑒，不可不知。』讀者只看這位安老先生，怕作知縣算到了頭兒了，衛顯兒子也算到了頭兒了。但是也須有衛顯兒子的本事學問。儻我作者也有個會試的兒子，卻叫我合他講些甚麼來？公安子遵着父親的教訓，依然閉門用起功來，準備來年會試。揆指之間，早又到了次年禮闈臨近了。安老爺正想着，這次不知是那幾位主司進去，不想得了信，這次的大總裁，又熟人多了。原來那時

烏克齋已陞了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內務府大臣；莫學上也陞了侍郎；吳侍郎又陞了總憲。三個一齊點進去，正是安公子的兩位先生，一位世弟兄，不消關節，只看他的路數筆氣，那卷子也就是亮的了。何況他還是個門第出身的真實藝業，此番焉有不中之理？看看到了場期，那安公子怎的個進場出場，不煩重敘。等到出榜，又高高的中在十八魁以內。安老爺一家的歡喜熱鬧，更不待言。緊接着朝考，入了選，便去殿試。那殿試策題問的，是經學史學，漕政捕政四道。安公子經安老爺這幾個月，造就工夫，那本殿試卷子，真真作得來經經緯緯，寫得來虎臥龍跳，欽派閱卷大臣，把他優定在前十本以內。城裏有吳莫三位，這第一班最關切的人，還愁安老爺得不着信不成。當日就早先得了個密信，暗暗放心說：『只要在前十本，無論第幾，這二甲是拿得穩的，編修便可望了。』到了升殿傳臚的頭一天，讀卷大臣先進上前十本去，恭候御筆欽定。那鼎甲一二三名，狀元榜眼探花，二甲第一名的傳臚，以至後六名的甲乙。上去之後，那班新進士，都在保和殿後左門外候旨，預備欽定下來。那個占了前十名，立刻就要預備帶領引見。這個當兒，除了那殿試寫作平平，自分鼎甲無望的，不作妄想外，但是有志之士，人人跣足昂頭，在那裏望信，想這個前十名，更想那前十名鼎甲的三名。內中只有安公子，此時不但自知旗人格於成例，向來沒個點鼎甲的，便是他前十名，也早密密的得了信兒了。心裏暗想：『便是取在第十名，也還在二甲裏。此番回家，上慰父母，所不待言；連我那蕭史、桐卿那個插金花，飲瓊林酒作夫人的三個難題目，我也算交過兩篇卷了。』因此，他只管在那裏一樣的聽信，卻比衆人心裏落得安閒自在。聞中無事，只靠在後左門旁邊，望着大院子裏看熱鬧。只見那座宮門的臺階兒，倒有一人多高，正在左門掩着。只西邊這間的門開着一扇，豹尾森排，雀翎拱衛，只不聽得高聲說話。看院子裏那些預備帶領引見的官員，都在乾清門階下伺候聽旨。又有這班新進士的回鄉同年，至親本家，這日有事無事，都各各借橋公事來關切探聽。還有一班好事些的，雖然與他無干，也要知道這科的鼎甲是誰。又有那些跟班的筆政爺們，更要竊聽個消息，預備在大人跟前當個鮮明差使。一時那大院子，千佛頭一般，擠擠擦擦，站了一院子。人都揚着腦袋，向那乾清門上望着。那門上站的一班侍衛公，不住的在那裏吆喝：『積劫汗！』積劫汗者，清語聲音也。恐人多聲衆，雖聖人遠在深宮，一沒聽不見，防得是御前大臣碰見，普化天會般的一聲雷，那些侍衛公，便持不住。大家正盼望，見一個奏事黃門官，從門裏出來，宣了狀元榜眼探花傳臚的名次。人多地方敵，一時有聽的真的，有聽不清的。還有站得遠些，擠在後面的許多人，一個個矮身欠腳，長身延頸，半日還不曾打聽明白。狀元是誰，又彼此探問。傳說了會子，才知那一甲一名狀元姓奚。

江蘇人，名叫奚振鐘。一甲二名榜眼，姓童，浙江人，名叫海宴。一甲三名探花，便是止黃旗漢軍人安驥。二甲一名傳臚，卻是個姓馬的叫作馬行顯。那狀元榜眼傳臚的一班親友聽得，個個歡喜，所不待言。只忽然聽得本科探花，點了個旗人，人人驚畏。都說：「這實在要算本朝破天荒的第一入了。」紛紛納罕。那知當時清朝兵民畏法，官吏知法，大臣執法，聖天子神明乎法。原來那日進士前十本殿試卷子，聖人見那第三本，雖然寫作俱佳，祇是策文華麗而欠實義，字體姿媚而欠精神，料不是個遠大之器。及至看到第八名安驥，這本不但寫得黑圓光潤，那策文的經學史學兩條，對得本本源源，漕政捕政兩條，對得來條條切中利弊。天顏大喜，便從第八名提前來，定了第三名，把那原定的第三名，改作第八名，因此安公子便占了個一甲三名的探花郎。那後左門的那班新進士，見宮門一陣簪纓亂動，知是卷子下來了。時候離得越近，心裏望得越緊。緊接着便是那班帶引見的官，如飛而來。忽然見一個胖子，分開眾人，兩隻手捧着個大肚子，兩條腿蹣跚落落的，跑得滿頭是汗，張着個大嘴，一上蹶蹶使叫「龍媒，龍媒！」眾人又不知龍媒爲誰。他一眼看見安公子，便跑到他跟前，只說了個恭喜兩個字，便扶了安公子的肩膀，喘個不住，可再說不出話來了。安公子出於不意，倒被他嚇了一跳。定睛一看，才認得是何麥舟。這何麥舟便是安公子當日上淮安的時候，同管子金兩個來幫盤纏的那人。安公子見他這個樣子，只問說：「怎麼了？」他才喘吁吁的伸了三個指頭說：「龍媒，恭喜你，你點了一甲三名探花了。」安公子只是不信。這個當兒，早聽那班帶引見的官兒，一名一名叫到他的名字，果然一甲三名，叫得是安驥。安公子此時驚喜交集，早回了那九個人，一個個跟着來到乾清門排班。大家圍着看一看，只見狀元清華，榜眼，凝重，安詳，到了那個探花，說甚麼潘安般，魏子建般才，只他那氣宇軒昂之中，不露一些執袴，溫文儒雅之內，不粘一點寒酸，真是彝鼎，圭章，熙朝，人瑞。就連那個傳臚也生得方面大耳，一部濃鬚，像是個幹濟之才。眾人，不勝歎賞。那知這班草茅新進，初來到這禁衛森嚴地方，一個個只管是志等雲飛，卻都是面無人色。十個人一班兒排在那裏，只口中念念有詞，低着頭，悄默聲兒的演習着背履歷。不一刻，只見黃門官站在那高臺階上，說了句引，使魚貫而入的帶上去引見。下來名次不動，靜候次日升殿傳臚。安公子回到宅裏，想到這番意外恩榮，諸事不顧，一心只想飛回去見着父母，正不知二位老人家，當如何歡喜。無如明日便是傳臚大典，緊接着還有歸大班引見，赴宴謝恩，疾瀛釋褐許多事。授了職，便要進那座翰林院到任。事不由己，只得無法先差人回園，代給父師叩喜稟知，所以改點一甲三名的原故。安老爺到了公子引見這日，分明曉得兒子已就取在前十名，大可放心了。無如望子成名比自己功名念切，加還

幾倍。一時又想到相公的滿州話兒平常，怕他上去背不上履歷來。一時又慮到孩子腦膜，怕他起跪失了儀。從天不亮起來，坐在那裏看兩行書，擱下，萬片裏轉一陣，寫幾個字，擱下，又走到院子裏望望。等到日已東昇，這個心可按捺不住了，忙忙洗了手，換上大帽子，到了自己講學那間屋子去，親自上書架子上，把周易草草拿下來。桌子擦得乾淨，佈起位來，必誠必敬，揀了揀着草，卜安公子究竟名列第幾，揀完卻卜着火地。台卦一看那「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三句，便有些猶疑，心裏暗道：「四大聖人這兩卷周易，誠然萬變無窮，我這點易學，卻也有幾分自信，怎的今日卜得這一卦，我竟有些詳解不來。按這個晉卦的卦象，火在地上，自然是個文明之兆，康字豈不正合安字的字義，馬字又是個驥字的左畔，分明是玉格的名字了。這晝日三接，不消說是個承恩之意，我心裏卻卜得是他的名次，難道會名列第三不成？那有個旗人，會點了探花之理？不是這頭解法。」又參詳了半日說：「呀！不妙！莫非他改了三甲了罷？」說着，又自己搖搖頭說：「益發不是，從沒個前十名，會改三甲的。況且他那策底子我看過的，說有甚麼毛病，那班讀卷的老前輩，都是何等眼力，又怎的把他列到前十本去呢？」越想心裏越不解，便收拾起來，回到上房，把這段話，告訴太太合舅太太。舅太太說：「姑老爺，你不用儘着猶疑了。」因指着金玉姊妹兩個道：「前兒個我們娘兒三個說閒話兒，還提來着，我說：『你們一家子，只管在外頭各人受了一場祖險，回到家來，倒一天比一天順當起來了。』他姐兒倆提起張親家母去年的話來，還笑說：『這底下還要搶頭名狀元，作八府巡按呢！』我說：『你們倆不用笑，瞧起你們老爺太太的居心行事，再碰上你們家的運，只怕我們這個少姑爺子，照鼓兒詞上說的，竟會點個鼎甲，放了巡按，還定不得呢！』瞧瞧是應了我的話不是？」安老爺此刻一心止經，笑道：「這個怎的合那先聖周易，講得到一處？」正說着，只見晉升忙忙的跑進來，說：「回老爺，有位老爺要拜會老爺。」老爺便怪着他道：「到底是誰要拜會我，只這樣一個禿頭老爺，我曉得他是誰，你說話怎麼忽然這等糊塗起來了？」晉升道：「這位老爺沒來過，奴才不認得。奴才方才在大門板橋上坐着，見這位老爺騎着四馬，老遠的就飛跑了來。到門口下了馬，便問奴才說：『這裏是安宅不是？』」奴才回說：「是。」奴才見他戴着個金頂子，便問：「老爺找誰？」他說：「你快請你們老太太出來，我有話說。」奴才問：「老爺怎麼稱呼要見主人，有甚麼事說明了，家人好回上去。」他說：「你別管，只管回去罷！」說着，自己把馬拴在樹上，就一直跑進大門來了。奴才只得讓到西書房去坐。他還說：「請你們快出來，我還要趕進城去呢！」安老爺聽了，也心中詫異，不及換衣服，便忙忙的出去，見那位老爺。安太太，舅太太，張太太一時聽了，更摸不着門

子不放心，忙叫了個小子，跟着老爺出去打聽。那位老爺正坐在西書房炕上，繞着條腿兒，刁着根小煙袋兒，腰裏拿下火鏈來，才要打火吃煙，見一掀簾子，進來了個清瘦老頭兒，穿着身舊衣裳。他望着勾了勾頭兒，便道：「一塊坐着，不識貴姓啊？」安老爺答道：「我便姓安，想我家居輕易不到官場，在場的諸位相好，都不大認識了。足下何來？到舍下有何見教？」他這才知是安老爺連忙放下煙袋，請了個安說：「原來就是老太爺！」慌得安老爺躬身拉起說：「素昧平生，怎麼行這個禮，這等稱謂，請問外頭，怎麼稱呼？」他才說道：「筆帖式姓賀，名字叫喜升，不敢回老太爺，外頭人都稱筆帖式是喜賀老大，我們大人打發來了，叫道老太爺的大喜，說宅裏的大爺中了探花了。」安老爺聽他這話，說得離奇，疑信參半，忙問：「貴官是那一位？」他才說：「包衣按班烏大人筆帖式今日是堂上聽事的班兒，我們大人把我叫到右門兒，親口吩咐說：「才在案兒上見前十本的卷子下來，看見大爺的卷子，本定的是第八名，主子的恩典，把名次升到第三，點了探花了。」差派筆帖式飛馬來給老太爺送個喜信。還說：「因為老太爺是我們大人的老師，算煩筆帖式辛苦一趟。」筆帖式抓了四馬就來了。方才筆帖式眼拙，沒瞧出老太爺來。老太爺萬一見着大爺的年紀，才不過二十來歲，不好叫他大哥，又與他無統無屬，不好稱他賀老爺。便道：「老弟說那裏話，着實受乏了；改日我再親去奉拜，先叫我小子登門道乏去。」說着，讓他喝茶吃煙。那位喜賀大爺坐了一刻，便起身告辭說：「筆帖式還得趕到宅裏銷差去呢。」安老爺送到大門，看他坐了馬，加上一鞭，如飛而去，才笑吟吟的進來。這個當兒，安太太同金玉姊妹，以至舅太太張太太，早得了信了，彼此相見，闔家登時樂得神來天外，喜上眉梢，泥金捷報，也早趕到了。這番稱賀不必講，比公子中舉的時候，更加熱鬧。安老爺道：「大家且靜一靜，我這半日，只在夢境裏呢。」說着，定了定神，才道：「這個信，斷不會荒唐，我不能不信，卻不敢自信，我此時竟要親自進城走一趟。一則見了玉格，到底問個明白，是怎生一件事；二則他受着這等一件意外的恩榮，自然也有許多不得主意，我就當面指示明白，免得打發個人去傳說不清。」安太太聽了，忙說：「老爺這話，想得很是。」說着，一面就叫人預備車馬，打聽衣裳。正是上上下下，裏裏外外，忙成一處。公子差來的人，也到了。安老爺接着問了問，依然不得詳盡。便穿好衣裳，催齊車馬，進城家中，自有太太和二位少奶奶，並家人們料理。安老爺從莊園來到住宅，公子見自己不能分身回園，叩謁父母，倒勞父親遠來，慌忙出來跪迎問安。此時父子相見，那番歡喜，更不待言。一時張老也迎出來，彼此稱賀。安老爺進來，不及閒談，坐下

便問公子究竟怎的使得高點鼎甲的原由。公子隨把今日引見，並見着烏大爺怎的告知的詳細，從頭回了一遍，老爺方得明白。因也把今日早起卜易，怎卜着晉卦，恰好烏大爺着那位喜賀大爺，到園送信的種種情節，告訴公子。因說道：「從來說聖心即天心，然則前人那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的兩句詩，直是從經義裏味出來的名言。便是我那日給你出的那個詩題，也莫非預兆了。」說着，才符合親家老爺，敘敘連日的闊別，不想親家老爺，倒像個主人，早在那裏，替女婿張羅老爺的酒飯。當下父子翁婿，罷罷，老爺因公子中後，城內各友，都曾遠到莊園習喜，如烏吳、莫諸人，以及諸門弟子，也都去過。還有那個婁家驛，自從合老爺作通家後，見了安老爺，佩服得五體投地，時常要來親炙領教。安老爺是有教無類的，竟薰陶得他另變了個氣味了。那烏克齋原是安老爺的學生，如今又作了公子的座主，早行了個先施的禮，彼此各行各道，公子尊他爲師，他卻仍尊安老爺爲師。此科甲中常例也。安老爺便趁這趨進城，一一的拜過，又到了那位喜賀大爺門首，道過了乏，倒累他次日連忙到莊園來請安繳帖。過了兩日，又送了八盒兒，關防衙門內造的餽餽來。安老爺連日在城內拜完了客，又把公子的，一一佈置指示明白，便吩咐他索性等諸事應酬完畢，再回莊園，又給他看定了個歸第吉日。公子一時得了主，安老爺便先回雙鳳村，聞中商量起兒子歸第的事來。一天，老夫妻兩個同着媳婦，止計議家事，只見舅太太合張太太過來，舅太太坐下，使道：「姑老爺，我有句話，要合姑老爺商量，可是張親家的事。親家是慌着碰你個釘子不肯說，親家母呢，他說他是個鋸子嘴的葫蘆，還說你說的話，他聽着摸不着，叫我瞧着咱兒說，咱兒好還帶管說，務必替他說成才好。前兒我合我們姑太太商量了會子，姑太太也拿不穩你老的主意。我這裏頭可受着窄呢！你可不許和我鬧一大車書，你就請出孔聖人來，也不中用。這件事總得給人家弄成了。」論安老爺這個人，蹈仁履義，折衷周規，不得不謂之醇儒。只是到了他那動稱三代起來，卻也令人不好合他共事。不知這位舅太太忘的一眼，把個生剋制化的道理看破了；只要舅太太一開口，水心先生那副正經面孔，便有些整頓不起來。也搭着這位老兒的近況，正是身靜心閒，神怡心會，聽舅太太說了這陣，便笑道：「夫商量者，商其事之可否，互相商酌而行之謂也。你如今話不會說，先說請出孔聖人來，也不中用，然則還商出此甚麼算來？」舅太太道：「我不管這些，你這說應不應罷？」安老爺道：「益發大奇，你就叫我看看篇文章，也得先有個題目。如今文章倒作了大半篇，始終未曾點出題來，卻叫我從那裏應起？」舅太太又道：「姑老爺常說的呀，孔夫子的徒弟，講怎麼聽見一樣兒，就會知道兩樣兒，又是誰還能知道十樣兒呢？姑老爺這麼大學問，難道我說了這麼幾句話，你還聽不出個

四五六兒來嗎？」安老爺道：「啊，論說要這等講法，亦吾夫子之厄運也。」安太太道：「你們可嘔壞了人了，這到那一年是個說得清楚啊？等我說罷。」因說道：「張親家的意思，是因爲玉格中了，要給他熱鬧熱鬧。」才說了一句，安老爺早一副正色道：「要是打算唱戲作賀，可斷使不得，這卻不敢奉命。」舅太太道：「不是用得那麼個樣兒，等我告訴姑老爺。張親家說的，是他們外省女婿中了狀元，都與丈人家請游街誇官，就是咱們城裏頭，我也還趕上過老年，還與這個熱鬧兒，姑老爺想來也趕上了。講到你中舉的時候，我們家可沒請過，我先說了，省得你回來，又比出個例兒來。如今張親家想着等女婿回來，這裏打發人遠遠兒接出去，給他弄分新執事，也給他插上金花，披上紅，把他接了家來。一則是個熱鬧兒，再者一個小孩子中了會子，也叫他興頭興頭。姑老爺說，使得使不得罷？」這個當兒，不惟安太太、玉姊妹，望着老爺，連長姐兒都不錯耳輪兒的聽，老爺怎麼個說法。只見老爺聽罷，啞然大笑，說道：「我只是怎麼個難題目，原來爲此，何須辭費到如此？此亦不讀書之故也。聽我講，那花紅不必費心，有朝廷的恩賜，赴瓊林宴這日，一榜新進士，都要領的，卻只有榜眼探花傳臚，一定要披帶起來，才成得這個盛典。至於執事，國初的時候，官員都有例用的執事，只翻出會典來看，上面載得明明白白。如今玉格既點了探花，自然該有他應用的儀仗。這事便是真個請教孔夫子，孔夫子也沒個不許的理，有甚麼使不得的？」安太太見老爺難得有這等一樁俯順羣情的事，也自高興，便閒談道：「真個的既是例上有的，怎麼如今外省還有個體統，京裏的官員，倒不許他使呢？」安老爺道：「是不能也，非不許也。你們既不博古，焉得通今，這可就要知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道理了。我朝以弓馬取天下，從不曉得甚麼叫作圖安逸。國初官員乘馬的多，坐轎的少，那班世家子弟，都是騎馬，還有騎着駱駝上衙門的呢，漸漸的忘了根本，使講究坐轎車。漸漸的走入下流，使講究跑快車。漸漸的弄到不能乘車，便講究僱驢車。漸漸的連僱驢車也不能了，沒法，雖從大夫之後，也只得徒們起來了。哇，何況一路還要到鼻煙鋪裏裝包煙，茶館兒去喝碗茶，這要再用上分執事，成個甚麼體統？如今既是親家這等疼孩子，我也不好故卻，待我着個人替他照那會典上開載的，不奢不儉，置辦一分起來，何如？」張太太聽了半日，聽這句話頭兒，彷彿是允應了，便合舅太太說道：「我合你說句話兒來着，人家親家老爺，甚事兒，你給他說在理上，他沒個不答應的不是？」舅太太道：「說了半天，敢這孔聖人就在這兒呢？」大家一笑而罷。安公子傳臚下來，授職用了編修，接着領宴謝，登瀛釋褐，一切公私事宜，應酬已畢。便打算遵着安老爺給他定的那個歸第吉期，收拾回園，即見父母。他未回家之前，那恩賞的旗匾銀兩，早已領到安老爺先在莊園門外立

起一對高大硃紅旗桿。那莊門外本有無數的大樹，此時正是濃陰滿地，綠葉團雲的時候，遠遠的望着，那萬綠叢中一點紅，便有個更新氣象。莊門上高懸一面粉油大字，探花及第的喜匾。迎門牆上，滿貼着泥金捷報的報條。出入往來的那班家丁，倍常有興。裏邊兩位當家少奶奶，早吩咐人在當院裏設下天地紙馬香燭香案，又掃除佛堂，依着兩堂香具，家祠裏也預備祭筵。安老夫妻又叫在何公祠，也照樣備辦一分供獻。是日安老爺，因是個喜慶日期，兼要叩謝天恩祖德，便空了件緞錦打邊兒，加紅配綠的打子兒七品補子的公服。安太太舅太太都是鋪子鑿衣兒。張親家老爺，先兩日早回了莊園，新置了一套羽毛袍套。親家太太又作了一件絳色狀元羅面月白永春裏子的夾紗衫子，穿的紗架也似的。金玉姊妹此刻是欽點翰林院編修，探花郎的孺人，了按品漢莖，也掛上朝珠，穿着補服。兩個人要討婆婆的歡喜，特特的把安太太當日分賞的，那兩隻雁塔題名的雁釵，戴在頭上。事有湊巧，恰值何小姐前幾天，收拾箱子，找出何太太當日戴的一隻小翠雁兒來，嘴裏也含着一掛飯珠流蘇，便無心中給了那個長姐兒。他這日見兩奶奶都戴着雙翠雁兒，也把那隻戴在頭上，婢學夫人，十分得意。這日天不亮，張老便合親家借了兩個家人，帶了那分執事，迎到離雙鳳村二十里外，便是那座梓潼廟等候。那執事是一對開導金鑼，兩對賜進士出身，欽點探花及第的硃紅描金銜牌，一對扁追旗，一對朱花旗，一對金瓜，一把重沿藍傘。公子那邊從頭一日收拾妥當了，次日起早帶了家人，便回莊園而來。半路到了梓潼廟，吃些東西，揀了衣服，一路鑼聲開道，旗影搖風。公子珠掛沉檀，章輝鸚鵡，頭插兩朵金花，身披十字彩紅，騎一匹雕鞍金勒的白馬，迤邐向雙鳳村緩緩而來。一路也過了四五處煙村，也過了兩三條鎮市，兩面金鑼接連十三棒敲的不斷，惹得那些路上行人，深閨女兒，都彼此閒說：『這讀書得作官的，果是誰家子？』一程一程，來到臨近，公子在馬上，望着那太空數點白雲，匝地幾痕芳草，恰過那年下半年，有個閏月，北地節候又遲，滿山杏花，還開得如火如錦。四圍杏花風裏，簇擁他白面書生的，一個探花郎，好不興致。近山一帶那些人家，早就曉得公子今日回第的信息，一個個扶老攜幼，抱女攜男，都來來道賀，歡的站在兩旁，看這熱鬧。內中也有幾個讀過書的，龐眉皓髮老者，扶了根拐杖，在那裏指指點點說道：『不知這位安水心先生，怎樣自愛，才生得這等一位公子。又不知這位公子，怎樣自愛，才成了恁般一個人物。』須臾，公子馬到門首，一片鑼聲振耳，裏頭早曉得公子到了。公子解鞍下馬，整頓衣冠，擡頭一望，先望見門上高懸的探花及第那四個大字，進了大門，便是衆家丁迎着叩喜，走到穿堂，又有業師程老夫子，那裏候着道賀。他匆匆一揖，便催公子道：『我們少刻再談，老爺候久了。』公子讓先生進了屋子，才轉身

步入二門，早見當院裏擺着香燭供桌，金玉姊妹在東邊迎接，一羣嫗丫鬢，都在西邊叩見。公子此時不及寒暄，便恭肅趨上堂，給父母請了安。見過舅母岳母。安老爺此時已經滿面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了。公子才得請過安，安老爺便站起來，望着公子道：「隨我來。」便把公子帶到當庭，香案跟前，早有晉升，葉通兩個家人，在那裏伺候，點燭拈香。安老爺端供焚香，炷在香斗裏，帶領公子三跪九叩，叩謝天地。退下來，前面兩個家人，引着從東穿堂過去，到了佛堂。佛堂早已點得燈燭輝煌，香煙繚繞。安老爺回來，到佛堂，不准婦人站在一旁，敲磬的那個伺候佛堂的婆子，早已躲在一旁去了。家人敲了磬，老爺帶領公子拜了佛出來，仍由原路出了二門，繞到家祠。因公子在城裏，早在宗祠裏磕頭過了，便一直的進了祠堂，在他家老爺老太太神主前祭奠行禮已畢，出了祠堂門，安老爺向來行不由徑，便不走那座角門，仍從外面進了二門，來到上房。公子待父親進房歸坐，便要給父母行禮了。祇見安老爺上了臺階兒，回頭問着晉升，葉通道：「我吩咐的話，都預備齊了沒有？」兩個答應了一聲，齊了，便飛跑出了二門，同了許多家人，擡進一張搭着全虎皮椅披的大圈椅，又是一張書案。你道安老爺一個家居的七品琴堂，況又正是這等初夏天氣，怎的用個虎椅椅披呢？原來那漢宋講學大儒，如關西夫子，伊闕灑洛諸公，講起學來，都要設絳帳，擁皋比。安老爺事事師古，因此自己講學的那個所在，也是這等制度。不想今日，用着他，擡進來，老爺親自帶了家人，把那椅子安在中堂北面。椅子前頭，便設下那張書案。這當兒，張老大妻是在他家等着接姑爺呢，祇有舅太太，安太太，金玉姊妹，並一班丫頭，幾個家人媳婦，在那裏。見安老爺回到上房，且不下，受兒子的頭，先，這陣布席設位，話女眷祇得因在一旁。舅太太先納悶兒道：「怎麼今兒個，他又外廚房裏的電王爺，鬧了個獨坐兒呢？回來叫我們姑太太坐在那兒呀？」安太太見老爺臉上，那番屏氣不息，勃如戰色的光景，早想到定是在那位神佛跟前，叫的甚麼願心，便在旁問道：「老爺不用老香燭臺麼？好到佛堂請去。」祇見老爺搖搖頭道：「那香燭，都是那班愚僧誤會佛旨，今日這等儀節，豈容焚香燒燭褻瀆得的？」當下不但話女眷聽了，不得明白，連公子也無從仰窺老人家的深意，祇得跟着往來奔走。一時設單，安老爺又吩咐：「就上祭罷！」祇見衆家人從二門外端進四個方盤來。老爺便帶了公子，一件件揀進來，擺在案上。大家一看，右手裏擺着一方錫鑄的硃墨硯臺，又是兩件硃墨筆，挨着硯臺，擺着一根檀木林兒，一塊竹板兒。左手裏擺着，卻是安老爺家藏的幾件古器。一件是個鐵打的沙鍋，淺兒模樣兒，底下又有三條腿兒。據安老爺平日講說，是上古堯人氏教民火食，烹調始興時，候的鍋，名曰燧釜。一件像個黃沙大碗，說是帝舜當日盛爇用的，名曰土錫。一件

是個竹筍兒，便是節子當日簞食瓢飲的那個筍。那個黃沙碗兒裝着一盤清水。那兩件裏，一個裝着幾塊山洞裏長的綠翳青苔，俗叫竹頭鬚菜。一件裝着幾根海島邊生的烏皮海藻，便是藥鋪買的那個鹹海藻。把這分東西供得端正。然後安老爺親自捧了一個圓底兒方口兒的鐵酒杯，說那便是聖人講的觚不觚，觚哉觚哉的那個觚，杯裏滿滿盛着一杯清酒。老爺兢兢業業，與得升空過頂，從東邊獻到座前，供好了，座旁三揖而退。才退到正中，帶領公子行了個四拜的禮，立起身來，又從西邊上去，撤下那酒杯，捧着作了個揖，出了院子，早見葉通捧過一束白茅樹來，單腿跪着，放在階下。安老爺才望空一舉，把那杯酒奠在那白茅上。進來又站在那書案的旁邊，問公子道：「你可知我今日這個用心？」公子答道：「西邊這幾件，自然是丹鉛設教，夏楚收威的意思。東邊這幾件，想是潤溪沼泄之毛，蘋蘩藜藿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汗行潦之水，那簞食瓢飲，正是至聖大賢的手澤，口澤祇不知那賀酒爲何要用着白茅根？」安老爺道：「這個典，你祇看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的幾句訛語，就曉得了。」公子道：「祭的是那位古聖先賢？」安老爺道：「古聖先賢怎麼好請到我內室來？」因指着何小姐道：「這便是他的祖父，我那位恩師。當年我不受他老人家這點淵源，卻把甚的來教你？你不經我這番訓誨，又靠甚的去成名？這便叫作飲水思源，敢忘所自。你要曉得這等師生，卻合那託足權門，垂涎外任的師生，是兩種性情，兩般氣味。」安老爺將說完這話，舅太太便叫：「得了，收拾收拾，兩位快坐下。讓人家孩子磕頭罷。我也家去等着陪姑爺去了。」這裏衆人忙着收拾清楚，安老爺安太太便向正面牀上，雙雙歸坐。公子才肅整威儀，上前給父母行禮。把個長姐兒，忙的要伺候老爺太太，又要張羅兩位奶奶，已經手腳不得閒兒了。他還得耳輪中聒噪着探花，眼皮兒上供養着探花，嘴唇兒邊念道着探花，心坎兒裏溫存着探花，難得他祇管這等忙，竟不會短一點過節兒，落一點精神兒。長姐兒尚且如此，此時的金玉姊妹更不消說是「難得三千選佛，輸他玉貌郎君。」況又二十成名，是妾金闈大婿，他二人那一種面上分明露的出來，口裏轉倒說不出來的歡喜，就連描畫也描畫不成了一時。公子拜罷起來，祇聽安老爺合太太說道：「太太，我家這番意外恩榮，莫非天賜，君恩，祖德，神佑，不想你我這個孩子，不及兩年的工夫，竟作了個華國詞臣，榮親孝子。且喜你二十年教養辛勤，今日功成圓滿，此後這副承先啓後的千金擔兒，好不輕鬆爽快呀！」太太道：「是雖說是老爺合我的操心，也虧他自己的立志。我不是說句偏着媳婦的話，也虧這兩媳婦兒幫他。」老爺道：「正是這說。古有云：『退一步想，過十年看。』這兩句話似淺而實深。當我家取這兩房媳婦的時候，大家祇說他門戶單寒，當我丟了那個知縣的時候，大家祇

說我前程踴躍。你看今日之下，相大成名，正是這兩個單寒人家的佳婦；克家養志的，正是我這個醜蹙縣令的佳兒。你我兩個老人家，往後更要看着他們夫榮妻貴，子孝孫賢，那才是好一段千秋佳話哩！」這正是。

如花眷作探花眷，小登科後大登科。
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七回 誌過銘嫌隙成佳話 合歡酒婢子代夫人

上回交代到安公子及第榮歸，作了這部評話的第四番結束，這段文章，自然還該有個不盡餘波。他這拜過父母，便去拜見舅母，金玉姊妹也一同過去。三個將進院門，早見舅太太在屋門口兒等着。見他們來了，笑道：「這可說得是個新貴了，連跟班兒的都換了新的了。」說着，公子進門，便讓舅母坐下受禮。舅太太說：「我不叫你磕這個頭，大概你也未必肯，就磕罷！」公子一面跪下，他一面拉着公子的手說道：「快快兒的，乘早些兒，換紅頂兒，不但你們老爺太太越發喜歡了，連我這乾丈母娘，可也就更樂了。」公子被舅母緊拉着一隻手，說個不了，祇得一手着地，答應着行了禮起來。舅太太便讓他摘帽子，脫褂子，又叫人給倒茶。公子說：「我不喝茶了，這時候怎麼得喝點兒甚麼涼的才好呢？」舅太太道：「有，我這裏有給你煮下的葦苳。我自己包了幾個糉子，正要給你送過去呢。」說着，便叫老藍就端來，大爺這裏吃罷。老藍答應一聲，端了一碗涼葦苳，一碟糉子。又見那個丫頭原名素馨，改名綠香的，從屋裏端出一碟兒玫瑰瀉子，一碟兒冰花糖來，都放在公子面前。公子一面吃着，舅太太又說：「吃完了，再把臉擦擦，就涼快了。」公子一經吃完，擦了臉，重新打扮起來。舅太太道：「我這裏還給你留着個頑意兒呢！不值得給你送去，你帶了去罷！」說着，便把綠香從屋裏一件件的拿出來。一件是個提梁匣兒，套着個玻璃罩兒，又套着個錦囊。打開一看，裏頭原來是一座蚌殼兒一般的，整珊瑚頂子，配着個碧綠的翡翠翎管兒。舅太太道：「這兩件東西，你此時雖戴不着，將來總要戴的。取個吉祥兒罷！」金玉姊妹兩個，都不曾趕上見過舅公的，便道：「這准還是舅舅個念信兒呢？」舅太太道：「嚶！你那舅舅何曾戴得個紅頂兒呀？當了個難的乾清門轎，好容易升了個等兒，說這可就離得梅柳卓京快了。誰知他從那麼一升，就升到那頭兒去了。這還是四年上才有旨意，定出官員的頂戴來，那年我們老爺在廣東時候得的。」張姑娘道：「敢是老年官員，都沒頂兒嗎？」

這我可又知道了個古記兒。」何小姐道：「不然，寫甚麼帽子要分個紅裏兒，藍裏兒呢？」說着，公子又看那匣兒，是盤八百羅漢的桃核兒數珠兒，雕的十分精巧。那背壁佛頭記念，也配得鮮明。公子倒覺很愛，便道：「那盤輕巧，我就換上他罷。」舅太太益發歡喜，就盤腿坐在那裏，叫近他些，又叫他低了頭，親自給他換上。何小姐早把那個匣子打開，卻是一分色好看的，飄帶荷包手巾。舅太太道：「你門倆瞎瞞，這還是我二十年頭裏的活計，如今再叫我照這盤模樣兒做出，我可做不上來了。」何小姐道：「活計是不用講了，難爲娘怎麼收來着，竟還好兒的呢？」因合公子說道：「也換上罷。」說着不由分說，便給他換上。公子這才戴上帽子，謝了舅母，親自拿着那個匣兒去回父母。舅太太又合他說道：「回來我同你丈母娘，請姑老爺姑太太，還請你們作陪呢。」公子一面答應，便過來把方才得的東西，都請父母看過。安老夫自是歡喜，便偕着他過後邊去。安太太道：「我叫人把那個角門兒，給你們開開了，兩媳婦兒都跟過去。一個也該到自己祠堂裏磕個頭，一個也該見見自家的父母，別自顧咱們家裏鬧熱，叫人家養女孩兒的，看着寒心。」二人答應着，帶上一羣丫頭女人，又保駕的似的，跟了去。不一時，到了何公祠，戴勤、宋官兒合一班家人，早在那裏伺候。公子告過祭，何小姐才上前磕頭。張姑娘在姐姐跟前，是斷不落這個過節兒的，此刻有個不隨着磕頭的嗎？二人一同拜罷起來，撤去祭筵，關好門戶，便到何小姐當口住過半天兒的那個禪堂去坐。祇有華媽媽，從他家裏提了一壺開水，懷裏又抱着個酒壺，那隻手還揹着一托茶碗茶盤兒進來。公子道：「你就叫你媳婦兒幫幫不好嗎？爲甚麼要累得這麼阿哥的媽媽，又忒累的娘模樣兒呢？」他道：「可不是叫媳婦兒張羅來着，麼偏兒你這麼過當兒，芒種兒醒了，賴在他媽身上，祇不下來，我嫌他們那孩子爪子的累贅，還受我自己幹着爽利呢！」說着，便連着結着奶奶倒茶。你道這芒種兒，又是誰前面弄交代過的，何小姐過門的時節，那隨緣兒媳婦，正是將近三個月的雙生子，所以不會進得新屋，屈指算到上年的芒種前後，可不止該養了。轉眼今年又是芒種，那孩子恰好週歲兒，敢是也懂得，賴在他媽身上不下來了。一時倒上茶來，張姑娘道：「茶不吃的，倒不要緊，你們誰快給我裝煙吃罷。」說着，早見柳條兒，裝過煙來，何小姐道：「喝他們口茶，給爹媽磕頭去罷！這一袋煙又得半天。」說着，站起，便去接他的煙袋。張姑娘笑道：「好姐姐，等我再吃兩口。」一面把煙袋遞給柳條兒，一面還回頭來，就把手裏抽了兩口，三個人才一同過張老那邊去。到了門首，他老兩口兒早迎出來。原來張老因人少房多，祇佔了三間正房，六間廂房。那正房裏當中供佛，一間住人，一間坐客。當下公子夫妻進去，見堂屋裏佛爺桌兒上，換了簇新的黃布桌圍，桌兒上的錫蠟五供兒，擦

得鏡亮；佛前點着日夜不斷的萬年海燈。佛龕兩旁，一邊兒還立着一根乾稻草，講究說這是怕屋裏有個不潔淨，遮佛爺的眼目的。佛桌兒前，早鋪下了個蒲墊兒，老兩口兒走到那蒲墊兒跟前，就站住等着姑爺行禮。你道這是個甚麼儀注，原來小戶人家，凡遇着大典禮，不大肯坐下受人的頭，總是叫他們着家堂佛磕，便是家內有個孩子，從散學裏下了學，也得朝着佛爺作那個揖。這是比戶皆然，卻爲禮經所不載。更兼安公子中舉的時候，是在上屋給岳父母行的禮，此時如何想得到這個規矩，及至聽他岳父說了句「姑爺來到就是，別行禮罷！」他才知是該朝佛爺磕的。便在那蒲墊兒上先給泰山磕了三個頭。張老也說了幾句老實吉利話兒，又說「這也不枉你老兒倆，他姐兒倆受那場苦哇，這都是佛大菩薩的保佑啊！」公子起來，又給奉水磕頭。俗語說的，「挨金似金，挨玉似玉。」今番親家太太的談吐，就與往日大不相同了。祇聽他說道：「姑爺多禮，姑爺請起，這可實在的難爲你，也不枉你家一場辛苦吃到底，也不枉我家行下的秋風望下的雨，也不枉咱兩家子這一嫁一娶往後來我兩口兒，還愁甚麼年少柴來月少米。可是人家說的老天隔不了一層紙，等明兒他姐兒倆，再生上一個一男半女，那才是重重見喜。誰也說不的，這都是人情天理。」不想他一朝作了官親，福至心靈，這幾句官話兒，倒誤打誤撞的，說了個合折押韻。卻說張老讓他三個坐下，便高聲叫道：「大舅媽，拿開壺來。」那個詹嫂聽得公子來了，死也不敢出那個房門，連答應都慌着答應，祇叫他那孩子送了水壺來。那個孩子也是發訥，不肯進屋子，祇在屋門外叫：「姑爺，你接進開壺去呀！」原來那孩子極怕張姑娘，張姑娘便叫道：「阿巧進來。」他這才訥不答的躡進來，一手撐撐着水壺，那隻手還把那二拇指頭，攔在嘴裏刁着，嘻嘻的嫻笑，遞過壺去。張太太又叫他給公子請安，白說了他像扭股兒糖似的，可再也不敢上前兒咧。何小姐道：「不用請安了。」因指着公子問他：「你祇說這是誰罷？」那孩子又搖搖頭。何小姐道：「我呢？」他倒認得說：「你你也是姐。」張姑娘道：「那麼問着你那是誰，祇搖頭兒不言語，偏叫你說。」他祇才嗚嗚的答道：「他是個老爺。」說着，張老沖了茶，他接過水壺去，就發腳跑了。張老端過茶，公子連忙站起來要接，見浸茶盤兒，摸了摸那茶碗又滾燙，祇說：「你老人家，叫他們倒罷。」及至涼了涼端起來要喝，無奈那茶碗是個斗口兒的，蓋着盞兒，再也喝不到嘴裏。無法揭開蓋兒，見那茶裏泡的崗尖的，待好宜騰到碗外頭來了。心想這一喝，准鬧一嘴茶葉，因閉着嘴喝了一口。不想這口稠咕嚕的釀茶，喝在嘴裏，比黃連汁子還苦。攢着眉咽下去，便放下碗，倒辜負了主人一番敬客之意。張老又給他姊妹送了茶，便從佛桌兒底下，掏出一枝香根兒，自己到廚房掏了個火來，讓姑奶奶抽煙兒。柳條兒這裏給

張姑娘裝煙，戴媽媽便張羅給親家太太裝煙。親家太太抽着煙兒，何小姐便問道：『媽，你老人家今兒個吃這個煙，怎麼不像那老葉子煙兒味兒了？』張太太道：『可說呢，都是你那舅太太呀！我到了他屋裏，他就鬧着不與我吃我的煙，祇吃他的。昨兒個他又買了一斤渣頭送我，吃着倒怪香兒的呢。就這不禁吃，一會子又怪瘡嘴的，大概吃慣了，也就好了。』當下舅太太酬酢禮成，公子才謝了岳父岳母迎接誇官的盛意。他老兩口兒，也諷不中禮的謙了兩句。公子便要告辭，過別頭去。何小姐因問張太太說：『媽，不是回來還同舅母請公婆吃飯麼？行甚麼不趁早角門兒開着，一塊兒走呢？省得回來又煮了這兒。』張太太便道：『使得。』說着，用兩指頭攆滅了那根香火，又叫道：『大舅媽，我不來家吃飯了。晚飯少打半碗米罷！』便一同過這邊來。到了上房，安老爺正合安太太舅太太在那裏長篇大論，談得高聲，見公子來了，便要帽子褂子，待要穿戴好了，親自帶他出去，拜謝他的業師程老夫子。正說着，人回程老師爺穿了公服過來了，現在腰房裏候着，說一定要進來登堂，給老爺太太賀喜。讀者，你道這位程老夫子，從那裏說起，又穿了公服來？原來他當日本是個出了貢的候選教官，因選補無期，家裏又待不住，便帶了兒子來京，想找個館。恰值那年安老爺用了榜下知縣，要上淮安，又打算叫公子留京鄉試，正愁沒個人照料他課讀，見程師爺來了，是自己幼年同過廳的一位世兄，便請他在家下榻。那程師爺見修饌不菲，人地相宜，竟強似作個老教去吃那碗豆腐飯，因此一住四個年頭，實上處得十分合式。安老爺又是位崇帥重道的，平日每逢家裏有個止事，必請帥老爺過來，同諸親友一體應酬，從不肯存那通稱，本是教書匠，到處都能僱得來的淺見。因此師老爺，也就居移氣，養移體起來。置了一頂鴨蛋青八絲羅胎，平鼓簪，多時樣緯帽，買了一幅自來舊的八品鶴鷄補子，一雙腦滿頭肥的轉底兒靴。這日欣逢學生點了探花，正是空前絕後的第一樁得意事，所以才戴其帽而圓其領的過來，定要登堂道賀。安老爺因自己還沒得帶兒子過去，叩謝先生，先生倒過來了，一時心裏老大的不安。說道：『這個怎麼當？』低頭爲難了半日，便合太太說道：『這樣罷！既是先生這等多禮，倒不可不讓進上房來，莫如太太也見見他，我夫妻就當面叫玉格，在上房給他行個禮，倒顯得一番親近恭敬之意。』太太也以爲很是。安老爺家向來最是內外嚴肅，外面家人非奉傳喚，等閒不入中堂。在上屋伺候的，都是一班僕婦丫鬟，此外只有茶房兒老尤的，那個九歲的孩子，蔴花兒，在上屋裏聽叫兒。當下衆人聽得帥老爺要進來，一個個忙着手整理坐位，預備掀簾子。安太太一班內眷帶了衆丫鬟，都到東裏間暫避。其餘的老婆兒小媳婦子們，都在靠西一帶遠遠的伺候着。此時替那個長姐兒計算，他自然也該跟了太太進裏間去，才是無如他

心裏另有他一樁心事，你道爲何？原來他自從去年公子鄉試，頭場出來，打發戴勤回家請安的那天，他聽戴勤回老爺話，說了句：『老爺說大爺準中，落後見大爺果然中了不算外，並且一直中到探花了，他心裏便着實的感覺這位師老爺。難得今日這個機會，他便不進屋子，合那班僕婦，站在外間想瞻仰瞻仰這位師老爺是怎的是個神仙樣子。只聽老爺先吩咐人預備開正門，又道：『就請師老爺罷！』家人答應出去，老爺早帶了公子迎到二門臺階下候着。此時長姐兒心裏打着這位師老爺連我們大爺都教得起，縱然不能照影上扮的劉備老爺的，那位諸葛亮軍師那麼個氣派兒，橫豎也有書上說的岳老爺的，那位教師周先生那麼個光景兒，掉在地下，也不至於像春香兒鬧學上的陳最良。只不錯眼珠兒，從玻璃裏向二門望着，正盼望間，但見外面家人從二門旁邊跑進來回了一聲說：『師老爺也來了！』緊接着吱吱嘖嘖屏門大開，就請進那位師老爺來。他一瞧先有幾分不滿意。原來那位師老爺，生得來雖不必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那雙眼睛，也就幾乎視而不見，雖不道得鞠躬如也，那具腰也就帶些屈而不伸，半截真擔假的小辮兒搭在肩頭，好一似風裏垂楊飄細細，一片銀鍍金的鬚鬚子繞來滿口，不亞如溪邊茅草亂蓬蓬；一件本色程香爾單袍子，套一件茄合色羽紗單褂子，他自己趕着這件東西，卻叫作羽毛外套。那一件外套上，便釘着那副，自來舊的補子，又因省了兩文手工錢，不曾交給裁縫，只叫他那個館僮給釘的，以致釘的一片齊着二道褂鈕兒，一片齊着三道褂鈕的兒，便是朱夫子見了，也得給他註明說：『此錯簡當在第三道褂鈕兒子上。』他看了看，似乎合『蓑裘長短右袂』的本義，也還說得通，就那麼言具上下察也，套在身上。頭上只管是明晃晃一頂金角大王殿的緯帽，那帽邊兒從帶上便放之則彌六合的來了，腳下那雙皂靴底兒上的泥，只管膩抹了個漆黑，襪兒上倒是白臉兒扯光的一層塵土，雖然考較不出他是那年買的大約從上腳天直到今日，自來也不會揮揮刷刷，去其舊染之污而自新長姐兒仔細一看，回頭合隨緣兒媳婦說道：『這怎麼說話呢？一個人就何穩也得何穩出個樣兒來呀！難爲咱們大爺怎麼合他一個屋裏，混混來着。』這個當兒，裏間兒的内眷，也有那裏遠遠兒的從玻璃裏望外看，舅太太一見，先就說道：『敢則只是姑老爺，天天兒叫得震心的，他那位程大哥呀，這還用滿到是處找着瞧海裏奔去嗎？張太太只問咱兒了。』金玉姊妹合丫頭們，已經笑不可仰，便是安太太那等厚道人，也就掌不住要笑。只合舅太太擺手兒說：『你悄悄兒的，看人家聽見。』說着，大家又往外看，只見他從二門屏風臺階兒上一步一步用腳試着，擦拉下來，到了平地，一副精神早已貫注到上屋跟前，卻不會留心旁邊兒還有個主人在那裏迎接呢！老爺只得迎了兩步，把手一

拱叫道：「大哥，我這裏正要帶小兒到館，謁謝，倒勞吾兒枉道先施，請屋裏坐。」他聽了才連點頭兒，帶合膝兒，嘴裏噫噫測測，一陣有聲無詞，不甚可辨，大約說的是：「豈敢豈敢。」卻又沒個裏兒表兒。你道這是甚麼原故？原來漢禮到了人家裏，無論親友長幼，或從近處來，或從遠方來，或是久違，或是長見，以至無論慶賀弔慰，在院子見了主人，從不開口說話，慢慢請安拉手兒了。當下他只噫測了那一陣，便奔了上房來。兩旁伺候的兩女人，忙把簾子高捲起來，伺候師老爺進屋子。這個當兒，裏間兒的女眷都過榻扇跟前來，隔着層榻扇，望外瞧，只見他一進門，不說長，不說短，便舉手擎天，毛腰拖地的，朝上就是一躬。這一躬打下去，且不直起腰來，卻把兩隻手湊在一處，就着他地兒拱送。嘴裏還說道：「恭喜恭喜，叩叩叩叩叩。」大家一看，這可是希罕兒，都在那裏納悶兒。安老爺聽得這個，說了句：「豈敢。」連忙趕過去，合他膀子靠膀子的，也那麼鬧了一陣。口裏卻說的是：「還叩，還叩。」這叫作賓請拜，主人辭，賓再請拜，主人再辭，三拜三辭，然後相揖而退，是個大禮。安老爺合他彼此作過揖，便說道：「驢兒承老夫子的春風化雨，遂令小子成名，不惟身受者心感終身，即愚夫婦也銘佩無既。」只聽他打着一口的常州鄉談道：「底樣臥，底樣臥。」論這位師老爺，平日不是不會打着京腔，說幾句官話，不然，怎麼連鄧九公那麼個粗豪不過的老頭兒，都會說道他有說有笑的，合他說得來呢？此時他大約是一來矜持過當，二來快活非常，不知不覺的鄉談就出來了。只是他這兩句話，除了安老爺，滿屋裏竟沒有第二個人懂。原來他說的這「底樣臥，底樣臥」六個字，底字就作何字講，底樣，何樣也，猶云何等也。那個臥字，是個話字，如同官話說：「甚麼話，甚麼話」的個謙詞。連說兩句，謙而又謙之詞也。他說了這兩句，便打着京腔說道：「願這叫作「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這都是老夫人的庭訓，兄弟何功之？慚愧慚愧，嫂夫人面前也請賀賀。」老爺便吩咐公子，請你母親出來。幸虧是安太太素來那等大方，才能見怪不怪，出來合他相見，便忍了笑，扶了兒子出來。從靠南一帶，才到下首，才待說話，只聽他，那裏問安老爺道：「這個就是嫂夫人？」原來大凡大江以南的朋友，見了人是個見過的，必先叫一聲，沒見過的，必先問問這個可是某人不是。安老爺見問，忙答道：「正是拙荆求見。」他這一肅整威儀，鄉談又來了，說道：「這是要庭參的。」庭參者，行大禮也。說着，只見他背過臉兒去，倒把脊梁，朝着安太太向北又是一躬，慌得安老爺環揖不迭，連說：「代還禮，代還禮。」安太太此時要還他個萬福罷，旗裝漢禮，既兩不對帳，待摸着頭把兒還他個旗禮，又怕他不懂，更弄糟了。想了想，左右他在那裏，望着影壁作揖，索性不還他禮。等他轉過臉來，才說道：「師老爺多禮，我們玉格，一個糊塗孩子，多虧

師老爺費心，成全了他，一總再給老師師老爺道謝罷！」他只低了頭，紅了臉，一時無話。安老爺便讓道：「大哥請坐，待愚夫婦教小兒當堂道謝。」他又道：「底樣臥，底樣臥。」公子早過來站端正了，向他拜了四拜，他又答了兩揖。等公子起來，他才笑呵呵的笑着道：「世兄恭喜恭喜，我合你外日泥，叫作石叻恩攻玉，今日直頭叫作青出於藍哉阿拉。」老爺又向他打了一躬，說道：「此夫子自道也，改日還當竭誠奉請。」讀者，你看這位安老先生，也算得待先生其如此恭且敬也了。誰想他自己心裏，猶以爲未足，還要叫太太帶兩個媳婦來拜見老夫子。太太卻有些不願意了，只得說道：「我才打發他們倆到佛堂裏，撇供焚錢糧去了，得會子過來呢，怎麼好倒勞師老爺儘着等他們呢？先請坐下，改日再叫媳婦兒拜見罷。」安老爺見如此說，這才罷了。太太一面叫人倒茶，一面自己也就進了房間裏，舅太太迎着笑着說：「姑太太你真是個好人，直算救了兩媳婦兒一場大難。」安老爺見一切禮成，才讓師老爺歸坐，請升了冠。一時倒上茶來，老爺見給他倒的也是碗普洱茶，早料到這樁東西，師老爺一定是「某未達，不敢嘗。」忙說：「師老爺向來不喝茶，你們快換碗薑湯來罷。」僕婦連忙換上薑湯來，那等熱天，他會把碗滾開的薑湯，唏嚥下去，竟不怎的，不算外，喝完了，還把那塊薑撈起來，攔在嘴裏，嚼了嚼才嚥的一口唾在當地。旁邊一個婆兒，連忙來檢着了，看不好下手，便從袖口兒裏掏了張手紙，擰了四摺兒，把那塊薑捏出去。安老爺這才合他彼此暢談。只這一談，師老爺一陣大笑。長姐兒又留神瞧見他，那一嘴零落不合的牙了，敢則是一層黃牙板子，按着牙縫兒，還漬着許多深藍淺綠的東西，倒彷彿含着一嘴的鍍金點翠。長姐兒合梁村家的皺着眉道：「梁孀兒，你回來可好？好好，把那個茶碗拿開罷，這可不是件事。」說着，只嚥心得他回過頭去，向脊背兒裏吐了一口清水唾沫。這個當兒，又聽老爺叫取師老爺的煙袋荷包去，當下兩個僕婦答應一聲，便叫那個小小子兒，蔴花兒去取，大家都在廊下等着。一時蔴花兒取進來，衆人一看，那個藍布口袋，先嚥心了一陣，且不必問他是怎的個式樣，就講那上頭的油泥，假如給了剃頭的，便是使熟了的絕好一條槓刀布，卻又合他那根安着猴兒頭煙袋鍋兒，黃白加黑冰裂紋兒的象牙煙袋嘴兒，顛巍巍的毛竹煙管，兩下裏拿着這件東西，作書的也不費些考據，註疏工夫解出來，讀者可就更聽不明白了。請問這煙袋鍋兒，怎麼叫作猴兒頭呢？讀者，你只看那猴兒，無論行止坐臥，他總把個腦袋，扎在胸坎子上，倒把脖兒扛起來。然則這又與師老爺的煙袋鍋兒何干？原來凡是師老爺吃煙，不大懂得從煙袋荷包裏望外裝，都是從那個口袋裏捏出一撮子來，塞在煙袋鍋兒裏，及至點着了，吃完了，他可又不大懂得往地下磕，都是一撒嘴兒，順着手兒，把那個袋鍋兒往地下一墩，

那鍋兒裏的煙灰，墩的乾淨也是這一墩，墩不乾淨也是這一墩。假如墩不乾淨，回來再裝，那半鍋兒煙灰，可就絮在生煙底下了，越絮越厚。莫講辰年到卯年，便一直到他蓋棺論定，也休想他把那煙袋鍋兒挖一挖得甚麼他一天到晚，煙只管吃得最勤，卻也吃得最省。請教一個煙袋鍋兒有多大力量，照這等墩來墩去，有個不把腦袋墩得僵僵，回來成了猴兒頭模樣兒的嗎？此他那個煙袋鍋兒所以名爲猴兒頭也。那個象牙煙袋嘴兒，又怎麼是黃白加黑冰裂紋兒的呢？這就曉得馴象是龐然大物，那個大象了，象這種畜生，他那張嘴，除了吃水穀草三樣之外，不進別的髒東西，所以象牙最喜潔。只要着點惡氣味，他就裂了；沾點臭汗水兒，他就黃了；怎禁得起師老爺那張嘴，時刻價的把他刁在嘴裏呢？何況遇着赴席喝着酒，還要吃袋煙，嘴裏再偶然有些倒不過來的東西，漬在牙牀子，嘴唇子的兩夾間兒，不論魚肉菜蔬乾鮮乳蜜，都要借重這個象牙煙袋嘴兒去掏他。及至掏出來，放在眼底看看，依然還要放在嘴嚼嚼，咽下去。那個雪白的象牙，合他那嘴牙，是兩個先天怎的會不弄到半截子焦黃裂成個十字八道？此又他那個象牙煙袋嘴兒之所以成了黃白加黑的冰裂紋兒也。然則那煙袋桿兒，又怎的會顛巍巍呢？大凡毛竹，都是一頭兒粗，一頭兒細。師老爺那根煙袋，足夠營造尺五尺餘長，一個粗粗細細的竹管，那頭兒再聳上一個漬滿了煙灰的猴頭兒，有個不發顛的麼？此又顛巍巍之所以然也。當下衆人看了這兩件東西，一個個齜牙裂嘴，掩鼻攢眉，誰也不肯給他裝那袋煙。便叫蘇花兒裝好了，拿進香火去請他自己點。師老爺吃上這袋煙，越發談得高興了，道是今年的會舉，那篇逼真大家，那篇當行出色。他的同鄉怎的中了兩個，一個正是他的同案，一個又是他的表兄。只顧這陣談，可把煙袋就擱滅了！滅了他竟自不知，還在那裏閉着嘴，只管從嗓子裏使着勁兒緊抽。這個當兒，呼嚕呼嚕，早灌了一筒子唾沫了。老爺兒師老爺的煙滅了，將要叫人拿香火，恰巧那個蘇花兒，一時不在跟前；一回頭，正看見長姐兒站在那邊。安老爺是一生忠厚待人，從不曉得甚麼叫作鬧脾氣，嫌人髒，笑人怯，便叫長姐兒道：「你過來把師老爺的煙點點。」這一下子可要了他的的小命兒了，登時急得他臉皮兒火熱，手尖兒冰涼，料想沒地縫兒可鑽，只得拿過香盤子來，還想閃展騰挪，鬧個握着耳朵放炮仗，膽撒手兒去點。怎當得師老爺手裏的煙袋也顛，他手裏盤香也顛的，兩下裏顛兒哆嗦，再也弄不到一塊兒。老爺看了說道：「我不會吃煙也罷了，怎的你給人點煙都不在行呢？你把那隻手，拿住煙袋，就好點了哇！」老爺如此一指點，他這才糞缸裏擲骰子，沒跑了。萬分無奈，只得鼻子裏閉着氣，嘴裏吹着氣，只用兩個指頭捏着那煙袋桿兒去點。偏生那油絲子煙又潮，師老爺還騰出嘴來，向地下呱呱吐了一口唾沫。良久良久，才點着了。

他此時便像放了郊天大赦一般，忙鬆了那煙袋，把身子一扭，一掀簾子出了門兒，丟下香盤子，一溜煙往後就跑。舅太太還從玻璃裏指着他暗笑，他也不曾留心，便着個脖子，如飛而去。這裏師老爺吃完了那袋煙，才戴上帽子，要走。安老爺主人情重，見師老爺那根帽襪兒，實在脫落得不像了。想着衣冠不整，也是朋友之過，便說：『大哥莫忙，把帽襪兒扣好了。』他從諫如流，連忙伸了一把滾滿了泥的長指甲，也想把那扣兒扭上去。只是汗濕透了的东西，又輕易不活動，他那回扣扣兒，怎得還能上下自如？些微使了點勁兒，變成兩截兒了。安老爺着實不安，他倒坦然無事，一隻手扶了帽子，一隻手揪着那根折帽襪兒，嘴裏還說道：『寢寢！』才告辭而去。這個當兒，偏偏兒的安老爺，養活的那個小哈吧狗兒，從後院兒裏跑過來，見了師老爺，是前躡後跑，撲着他咬。當下安老爺叫人，依然開了屏風，親自送到腰房才回。又叫公子跟到書房，給師傅謝步。裏頭的女人們，即便趕緊紮紮末子掃地。丫頭們又拿了個手爐，燒了塊炭，抓了一把噲吧香燒着。梁材家的，早把那個茶碗拿去，洗了又洗，供在後院兒裏，花裸兒底下。正忙着，安老爺走來問道：『怎麼客走了？忽然倒掃地，焚香起來？』安太太只得含糊道：『親家合大姐姐回來，咱們的地方兒作主人，難道也不給人家打掃打掃地面麼？』安老爺倒也信以為實。舅太太笑不住，早嚷起來了，說道：『姑老爺，要說你真瞧不出你那位程大哥，那個腦袋，合他那身打扮兒的噁心來，我就再不信了。』安老爺道：『啊，怎的這等娃娃氣呢！陶面削瓜，伊軀植轄，姬手反掌，孔頂若盂，究竟何傷盛德？』舅太太道：『是呀，難道他那件褂子上的補子也該那麼跳着格磴兒釘的嗎？』安老爺道：『我倒請教，怎的叫作個上志於道？你們那裏曉得他那個人誠篤長厚的可敬？』一面說着，一面摘帽子，脫褂子。安太太便叫長姐兒來，收衣裳。那知長姐兒此時的慌，如何顧得到此。你道他在那裏作甚麼？原來他從方才點了那袋煙，跑到後頭去，屋子也不會進，就蹲在那臺階兒上，扎煞着兩隻手，叫小丫頭子，倒了盆涼水來，先給他左一和，右一和，往上澆，澆了半日，才換了熱水來，自己昏了又昏，洗了又洗，搓了陣香肥皂，香豆麵子，使了些個桂花胰子，玫瑰胰子，心病難醫，自己洗一回，又叫人問一向，總疑心手上還有那股子氣息，他自己卻又不肯聞。直洗到太太打發人叫他，才忙忙的擦乾了手，上來，綁着個臉兒，只道這件事，屋裏不會留神。不想才一進門兒，舅太太便囑他道：『長姐兒，呀，好漂亮差使啊！』太太也不禁笑道：『該那都是他素日乾淨，扮抓出來的。』舅太太又道：『只恨我方才出外去，我要在跟前，必攬撥你們老爺，叫他那袋煙抽着了，再遞給他。』這一囑把個長姐兒，羞的幾乎要掉下眼淚來。何小姐笑道：『娘何苦呢！』便催着他給老爺收衣裳帽子去了。安老爺道：『你大家此等見解，尤其可笑！』

夫所謂西子蒙不潔者，非以其蓬頭垢面也，是責備他既受越王重託，便該終身報越，既受吳主深恩，何得匿怨事吳？到頭來既爲惡已甚，爲善不終，卻又辜負了兩家，轉暗地裏隨了他亭蘿初會的那個大夫范蠡，同泛五湖去了。這等的穢德彰聞，焉得不人皆掩鼻？所以下文便說：「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合起來講，這章書的大旨，講得是凡人外質雖美，內視自慊，終不免於惡。多端作惡，一念自修，便可與爲善。那程老夫子便算欠些修飾，何至就惹得你大家掩鼻而過之起來？」舅太太聽了這話，真耐不得了，站起來問着安老爺道：「姑老爺，你這麼着，你這會子，再把你那位程大哥叫進來，你就當着我们大家夥兒，拿起他那根煙袋來，親自給他裝袋煙，我就服了你了。」安老爺聽了沒得說，只搖着頭，笑向公子道：「是故惡夫佞者。」讀者讀這段書，且莫怪那燕北閒人也，且莫笑那程老夫子這班朋友。其實君子未有不如此，並且還不止於此。他一樣有眼根，卻從來不解五色文章，何爲好看，何爲不好看？一樣有耳根，卻從來不解五聲六律，孰爲好聽，孰爲不好聽？鼻之於味也，除了吃一口腥魚湯，他叫作透鮮，其餘香臭膻腥，皆所未經的活潑之地。口之於味也，除了包一團酸餡子，他自鳴得意，其餘甜鹹苦辣，皆未所鑿的混沌之天。至於心，卻是動輒守着至誠，須臾不離聖道，所以世上惟這等人，爲得天獨厚也。惟這等人，爲受福無窮。只是這位程老爺，看他從前到吏部，給安老爺打聽公事，以至近日公子考場那天，他在書房陪安老爺下棋，一切與動言談，也還不到得這等腐敗。何以今日一朝動則變，變則化，就變化到如此語不云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又云：「砧刀各用。」蓋上房爲燕居之所，師爺乃函丈之尊，師爺在二門以外，自安老爺以至公子，是臭味與之俱化，師爺到了二門以內，自安太太以至嫗婢，是耳目爲之一新。何況師爺之爲師爺，又未免有些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怎的會不弄到如此？這是個至理，不足爲怪；不然，七十二候，縱說萬類不齊，那禮家記事者，何以就敢毅然斷爲雀入大水爲蛤哉？此格物之所以難也。安公子自進門起，不曾得閒，直至此時，諸事完畢，才得回到自己房中，歇息了片刻。因惦着晚飯，是舅母岳母移樽就教，給父母賀喜。他夫妻三個也不及長談，便各各脫去禮服，換上衣裳，仍到上房來伺候。舅太太見他姊妹兩個過來，笑道：「二位姑奶奶來得正好，今日請客，咱們娘兒們，是借人家的地方兒，就趁早兒張羅起來罷。」安老爺早攔道：「怎的認真反客爲主起來？」安太太道：「喲！今兒個咱們得分清楚了，你們爺兒三個是客，我們娘兒四個是東家，你們帶着你們兒子吃着，我們各人帶着我們各人的女孩兒張羅我們的，不用姑老爺管。回來還帶是讓你們爺兒三個上坐，我們娘兒四個陪着。我們就是怎麼個糙禮兒，老爺不管依不依，不你就別吃，還跟了你那程大哥吃去。」安老

爺那裏肯依，還只管謙讓。安太太說道：『老爺，我看咱們竟由着大姐姐，合親家怎麼說，怎麼好罷！你合他讓會子，也是攪不過他。』安老爺道：『我倒不會見寶之初筵，是這等的溫溫其恭，無法竟沒奈何！』舅太太也不來再讓，早同張太太帶金玉姊妹，調停坐位來。便在那上房堂屋裏對面放了兩張桌子，中間止留一個放菜的地方。把安老爺夫妻坐位，安在東席面西。他同張太太在西席面東相陪，公子合金玉姊妹兩個，分兩席打橫侍坐。當下擺上菓子，大家讓坐。張太太合舅太太道：『咱倆到底也要給他老公母倆斟個鍾兒哪！』舅太太道：『你老那小醬王瓜兒似的兩把指頭，真個甚還要鬧個雙雙手兒，捧玉鍾嗎？依我說，這個禮兒，倒脫了俗罷。』安太太也攔道：『那可使不得，依我說，今日這席酒，你二位都是爲玉榕費心，竟叫他斟罷。』舅太太道：『有理。』當下公子擎杯，金玉姊妹執壺，按座送了酒。他三個才告座入席。安老夫妻，此刻看了看兒子，是已經登第成名，媳婦又善於持家，理紀家裏更有這等樂親戚情話的一位舅太太，講耕織農桑的一雙親家，時常破悶幫忙，好不暢快。一面喝着酒，大家提了些已往，論了些將來。安老爺這裏，只管酒到杯乾，卻見公子只端了杯酒，在那處作陪飲。老爺便吩咐道：『家庭歡聚，不必這等矜持，你只管照常喝。』公子答應着，拿起酒來，唇邊抵了抵，卻又放下了。安老爺問道：『想是酒涼了。』只見公子欠身回說：『酒倒不涼，近來總沒大喝酒了。』老爺道：『爲甚麼你的酒量也還喝得；再者我向來又準你喝酒，爲甚麼忽然不喝了？』公子見問無法，只得推說：『因一向在書房裏讀書，怕耽擱了工夫，所以戒了。除了赴宴那天，領了三杯瓊林酒，其餘各處會宴，也不會喝。』老爺大笑道：『我只曉得個發憤忘食，倒不會見你這發憤忘飲。並不是我自己愛吃兩杯酒，一定也要捉住兒子吃酒，豈不見鄉黨一章，我夫子講到食品，便有許多不食的道理。查着酒場，則口「惟酒無量」。夫無量者，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之謂也，祇不過不及亂耳。你看我夫子一生是何等學不厭，教不倦的工夫，比你這區區取科第何如，又何曾聽得他幾時戒過酒。況且今日舅母合你岳母這一席，正爲我二老的教子成名，你的顯親繼志而設，正是你救水承歡之日，非個僥倖聽命之日也。』因回頭道：『太太，叫人取過大杯來，你我今日，就借二位親家這席，給他開酒。』金玉姊妹兩個，自從前年賞菊小宴那天，爲了閨房一席閒話，惹得公子賭了個中舉，中進士的督，要捧那瑪瑙杯，幸喜那杯不會捧得，他卻從那日起，酒不聞，兩個心裏正有此過意不去。不想今日之下，竟被他說到那裏，應到那裏，一年半的工夫，果然鄉試捷捷，並且探花及第，衣錦榮歸了，兩個十分過意不去。又加了一層喜出望外。此時覺得盼人「開酒的心，比當日勸人家戒酒的心，速加幾倍。因此從前幾日姊妹兩個，便私下商量定了，要

等他回家的第一晚，便在自己屋裏，備個小酌，給這位新探花郎，賀喜開酒。卻也未常不慮到人家的氣長，自己的嘴短，得受人家幾句俏皮話兒，一番討人嫌的神情兒。恰巧今日舅太太先湊了這等一席慶成宴，料着他一定與會淋漓的快飲幾杯，這場酒官司，可就算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打過去了。晚間洗盥更酌，使省卻無窮的宛轉，不想公子從此時起，便推託不飲，倒惹得老人家追問起來，正愁他不好對答。忽然聽得公婆，要給他開酒，兩個大喜，答應一聲，便連忙站起來，過去覓盞尋卮，想要湊這個趣兒。只見公子向他姊妹說道：『你兩個叫人把我書閣兒上那個瑪瑙杯取來。』他兩個一聽公子指名要那個瑪瑙杯，心裏早對着他必有些作用。便想到當日開筵宴那天的情節，雖是夫妻的一片至性真情，只是自己詞氣之間，也未免覺得欠些圓通，失之孟浪。儼然他一時高興，在公婆面前，盡情說出來，倒不當穩使，卻又不好攔他，只得叫人去取那個杯子。兩個人四隻眼睛，卻不住的瞷瞷夫婿，又看看公婆。那知安公子毫無成見，倒是燕北閒人在那裏打算，要歸結他第三十回開筵宴，雙美激新郎的那篇文章呢？一時取了那個瑪瑙杯來，安太太看見說道：『你瞧瞧不喝就不喝，喝起來就得使這個大鍾子，我只說你還是愛喝酒。』公子陪笑道：『今日使這個鍾子，卻不爲喝酒，有個原故在裏頭，且問明白了父母這個原故，再領這杯酒。』他這個話，不但張太太摸不着，舅太太猜不透，便是安太太也不知他究竟有個甚麼原故。大家只默着頰兒聽他說。只見安老爺側着頭，捻着鬚的，向他問道：『卻是怎的個原故？』便聽他回道：『今日所以要用這個大杯，一因是父母吩咐開酒；二因當日戒酒，是向這個杯上戒的，所以今日開酒，還向這個杯上開；三則當日戒酒的原故，也不專爲着用功而起。』老爺道：『又爲着何來呢？』公子道：『說起來原是兒子媳婦們三個人，一時的孩子氣，不想湊到今日這個機會，覺得這樁事，暗中竟有個道理在裏頭。』安老爺此時，喝得十分高興，聽了這話，便合太太說道：『太太你聽，原來他們作探花的喝杯酒，都有如許大的講究。』太太聽老爺這等說，更是歡喜，便笑道：『你快說罷，不用文謔謔的儘着嘔膩人了。』公子這才把他前年，給他岳父父母開齋那天，怎的除備飯之外，又備了席酒；怎的見岳父母不用，自己便一時高興，要同了兩個媳婦，賞菊小飲，始而金鳳媳婦，怎的攔他吃酒，後來玉鳳媳婦，怎的釀成他吃酒，卻又借着他名花旨酒美人的令，各下了一篇規勸；他怎的一時性起，便合兩個媳婦賭誓，要捧這個瑪瑙酒杯，落後怎的不會捧得，便從那日戒了酒，一直到今日不會喝。一層層不瞞一字，回了父母一遍。安太太聽了，先道：『我的話再不錯不是？老爺可記得，老爺給他定功課的那天，我說這也不知是他自己斃出這股子橫勁來了，也不知是兩媳婦兒，把個懶驢子逼的上了癮了。』

聽果然應了我的話了不是？」老爺道：「且慢，他這話還不會講得明白。」因問着公子道：「就便如此，如今你舉人也中了，進士也中了，翰林也點了，清祕堂也進了，並且玉堂金馬，巍巍乎一甲三名的探花及第，也就儘是了，何以方才還不肯喝那杯酒？然則你這杯酒，要直戒到幾時才開？」公子將要回答，臉上卻又有些忸忸兒的，這句話卻不敢說。老爺道：「忽然怎的又有個不敢起來？」公子原覺他要說的那句話，有些不好開口，無如他此時是滿懷的逸心快意，滿面的吐氣揚眉，話擠話不由得衝口而出，說道：「意思直要等兩個媳婦，作了夫人，那時，叫他兩個雙手接過那軸五花官誥去，才算行完了他兩個那名花旨酒美人的令。那時請教他兩個，我這酒究竟喝得起喝不起，再開這杯酒。」安太太不等老爺說話，便啞了一口道：「呸！不害臊，這還不虧了人家兩媳婦兒呀！還有那反將合人家賭氣呢？就狂狂的你怎麼着？別扯他娘的臊了。」安太太這話，才叫作打是疼，罵是愛。早見老爺一副正經面孔，說道：「住着，太太這話，也欠些平允，這不是舅太太親家太太，兒子媳婦，以至丫頭女人們都在此，聽我從公評斷。他夫妻三個，這段情節，就面子上聽去，小子自然要算忍性上欠些把持，媳婦自然要算用情上欠些宛轉，似乎都有些不是，然而不然。」說到這裏，便舉起右手來，伸着兩個指頭，望着圈兒，說道：「我以爲皆是也。人生在世，第一椿事，便是倫常。倫常之間，沒兩件事，只問情性。這其間君臣父子兄弟朋友都好處，惟有夫婦一倫，最不好處。若止就君禮臣忠，父慈子孝，兄弟恭，夫義婦順，以至朋友先施的大道理講起來，凡有血氣者，都該曉得的，又何以見得夫婦一倫的難處呢？殊不知君臣以義合，君有過，不可無廷諍之臣，諍而不聽，合則留，不合則去，此吾夫子所以接浙而行，不脫冕而行也。父子爲天親，親有過，不可無婉諫之子，諫之不可從，又敬以違，勞而不怨，此大舜所以祇載見，替腹替腹，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也。兄弟誼在交勉，本於同氣，所以說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朋友道在責善，可以擇交，所以說朋友數，斯疎矣。至於夫妻之間，以情合，不以義合，係人道不係天道，嫁娶多在二十後，不比兄弟相聚一生，起居同在咫尺間，不比朋友相違兩地，性情過深，期望未免過切。偶見夫妻有些差處，就不免有一番箴規勸勉，只這箴規勸勉，又得自己講得出來，又得夫子聽得進去，這是樁性情相感的勾當，只此已就大不容易處了。不料我家兩個媳婦，竟認得準玉格的性情，預存「沈潛剛克」一片深心，果然激成個夫妻妻貴，玉格又解得出他兩個的性情，不失「高明柔克」一番定力，果然作得個水到渠成，這才不愧是我安水心老夫妻的佳兒佳婦。至於玉格方才說：「因兩個媳婦說了那句美人可得作夫人的令，使一定要等他作成個夫人，然後再開這杯酒。」那便叫作意氣用事，不是性情相關，其中

便有些嫌隙了。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過猶不及，非孔門心法也，切切不可來來！兩個媳婦，你兩個便在我二老面前，親執壺盞，敬你夫婿一杯，算下些氣，然後玉格再公酬兩個媳婦一杯，算取個和。這不但算你三人閨閣中一段快談，還要算我家庭間一椿盛事。語有云：「清官難斷家務事。」你大家看這場酒公案，只我這等一個被參開復的候補老縣令，判得何如？」說罷，哈哈大笑。當下安太太聽了，先樂得逐聲贊好說：「到底是老爺說的明白。」舅太太那邊也接口道：「要都像後半截這幾句話，誰還敢不服！可見不用請出孔夫子來，事兒也弄清楚了。」張太太也道：「說的是僂呢？」這邊金玉姊妹，聽了公婆這番吩咐，好不歡欣鼓舞。當下他姊妹，便隨着公子先奉了父母的酒，又斟了舅太太張太太的酒，然後二人，才一個擎着那個大瑪瑙杯，一個執壺，滿滿斟了一杯，送到公子跟前。公子大馬金刀兒坐着，受了那杯酒，然後才站起來，陪着父母一飲而盡。那個長姐兒，早上來接過杯去，用溫水過了，拿來放在二位奶奶面前。公子順着父親的話，執壺過去，給他姊妹斟了一杯，他兩個倒恭恭敬敬的，也學婆婆那個樣兒，站在一旁，摸着燕尾兒，行了個旗禮。你道怪不怪？只這麼個兩不對帳的禮兒，竟會被他兩個，行了個滿得樣兒。把個舅太太大笑說：「叫人瞧着好舒服，你們來給我換鍾熱的，今兒就醉了，也是受用的。」公子聽了，忙親自過去，給舅母岳母又斟了一巡，自己又用小杯，陪了一杯，重新歸坐，便讓金玉姊妹乾那杯酒。二人只在那裏笑容滿面的對酌着爲難。太太探頭瞧了瞧，才看見公子給他兩個斟的那杯酒，原來斟了個流天澈地，只差不會淋出個尖兒，紫出個圈兒來。便望着公子道：「瞧瞧，你這孩子兒，他們倆那兒喝的了這些呀？你替他們喝一半兒罷。」公子笑嘻嘻的道：「母親吩咐，不敢不遵，只是他兩個這鍾酒，似乎不好求人代飲。」安太太是天生的疼媳婦兒的，便道：「惹氣，這就算人家求着你了，不用你，我有了主意了，我們這兒有個紹興釀子呢。」說着，便叫：「我的長姐兒呢？你來拿個大些兒的鍾兒來，替你兩位大奶奶喝一半兒去。」那個長姐兒，看着兩位奶奶合大爺這番觥籌交錯，心裏明知神仙不是凡人作，卻又不能沒個「夢到神仙夢也甜」的非非想。正在十分豔羨，忽聽太太這一吩咐，樂得他從丹田裏提着小宮調的嗓子，答應了一聲：「欸！」連忙去找鍾子。太太道：「不用去找了，你就等着，揀你兩位大奶奶個福底兒罷。」當下金玉姊妹，每人喝了約莫也有一小鍾酒，那杯裏還有大半杯在裏頭，便遞給長姐兒。他拿起來，一口氣就喝了，酒乾無滴，還向着太太照了照杯，樂得給太太磕了個頭，又給二位奶奶請了個安。太太合公子道：「我們也乾了，也值得你那慶拿糖作醋的。」公子此時，倒沒得說，長姐兒臉上那番得意，他直覺得不但月裏的嫦娥，海上的麻姑，沒夢見過這般個樂兒，就連個戲

姬跟着黑鍋底似的霸王貂蟬跟着個一簣曲的董卓，以至小蠻樊素兩個空風雅了會子，也不過「一樹梨花壓海棠」一般的跟着白香山那麼個老頭子，那都算他們作冤呢？安公子合金玉姊妹都歸了座，眾丫頭換上門面杯來，正要撤那個瑪瑙杯。老爺道：「拿來。」因接在手裏，合公子道：「這件東西，竟成了一段佳話，不可無幾句題跋，以誌其盛。」公子聽了，樂得手舞足蹈，便道：「兒子空歡喜了會子，竟不曾想到父親吩咐，必應如此。」老爺說：「既這樣，你就作幾句銘來，章不限句，句不限字，卻限你即席立成，要見識見識你們這班翰林，是怎麼個通法？」公子此時，一團興致，覺得這事，倚馬可待。那知一想，才覺長篇累牘，不合體裁，三言五語，包括不住，一時竟大爲起難來。老爺道：「七步八叉，具有成例，古人擊鉢催詩，我要擊鉢了。」說着，便把筷子向燈盤兒上，噙的敲了一下。公子心裏益發忙起來，好容易得了兩句，默誦了默誦，覺得又像時文，又像試帖，無法，只得從實說道：「從來不會弄過這個，敢是竟不容易。」老爺擎杯大笑道：「原來鼎甲的本領，也只如此；還是我這個殿在三甲的榜下知縣，來替你獻醜罷。」因笑道：「這一路筆墨，只眼前幾句經書，用之不盡，還用這等搜索枯腸去想。」因口誦道：

「涅而不緇，磨而不磷；以誌吾過，且旌善人。」

公子連忙取了紙筆，恭楷寫出來請老爺看，又講給太太聽，金玉姊妹也湊過來看。他自己又重新捧在手裏，讀了兩遍。只見寥寥十六個字的成句，人也有了，物也有了，人將敗而終底成功，也有了，物未毀而且臻圓滿，也有了。他此時心裏，早想等到消停了，必得找個好鑄工，把這四句銘詞，鑄在杯上，再鑄上那個伴辦主人的雅號。想到這裏，正在得意，又聽他母親說道：「你爺兒們，今日這幾句文兒，連我聽着都懂得了。依我說，這個杯的名兒，還不大好，瑪瑙瑪瑙的，怎麼怪得把我們這個沒龍頭的野馬，給惹惱了呢？莫如給他起個名兒，叫他合歡杯。我還有個主意，老爺合大姐姐親家，白聽聽，好不好，可不是我竟偏着我的媳婦兒，如今把這件東西，竟賞了金鳳媳婦兒。這兩個人，一個有圓硯臺，一個有張弓，他再有了這個合歡杯，可不三個人都有點故事兒了嗎？」大家聽了，都說：「想得好。」老爺也連叫：「通極通極。」他小夫妻的歡喜，更不消說。當下三個一齊謝過父母，再不想只安太太一句閒話，又把這兒女英雄傳，給穿插了個五花八門，面面都到。讀者，你道這個緣由，從那裏來，卻從張太太吃白齋而來，才得圓成了這個合歡杯。聯合上那兩件雕弓寶硯，演出這過半的人情，天理，文章，未完的兒女英雄公案。讀者不信，只把二十一回至三十七回，這十七卷評話，逐層想去，始信佛說：「寄語衆生，慎勿造因。」那兩句話，畢竟不是空談。燕北開人這部正法眼藏，五十三參果

然不着閒筆也。那日雖是個家庭小宴，安老爺卻喝得一片精神，十分興會，題了那四句銘詞之後，又捉住公子侍飲了幾杯，才說道：『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我們大家吃飯罷！』一時撤酒添羹，闔席飯罷，散坐閒談了幾句。張太太便告辭回家，安老夫妻又向他二位道了恭攬，舅太太也回了西院，他小夫妻三個，伺候父母安置，才一同歸房。公子一進門來，便已瞧見了堂屋裏，那張八仙桌上，設着絕精緻的一席菓子，說道：『原來你姊妹今日還有這番盛設，只是酒多了，這便怎麼？』金玉姊妹才把他兩個今晚所以設這席酒的意思說出來。公子道：『既然如此，倒不可辜負雅意。』說着，便各各寬衣卸妝，洗盥更酌。何小姐先道：『我來了，不差甚麼兩年了，從沒見過老爺子，像今兒個這等高興。』張姑娘道：『別說姐姐呀，妹妹比姐姐多來着一年，今日也是頭一遭兒見哪！』公子道：『別說妹妹呀，連哥哥比你兩個多來着，不差甚麼二十年，今日還是頭一遭兒見呢！』張姑娘道：『這句話，合我說的起，合人家姐姐可說不起呀！沒聽見說過嗎？姐姐從抓週兒那天，就見過公公了；人家比你還大着一歲兒呢！』何小姐道：『誰叫人家探花了呢？哥哥就哥哥罷，如今只講這席酒，原是爲給爺賀喜接風，我們負荆請罪，請爺開酒而設的。不想二位老人家，今日這等高興，把我們倆這麼齣好戲，給先點了。如今酒是開了，可還用我們倆一個人背上根荊條棍兒，賠個不是不用呢！』他兩個這話，不是閒話，不是頑話，真是樂的從心窩兒裏掏出來的，幾句老實話。公子聽了，倒有些不安，連道：『惶恐惶恐！我安龍媒不有二卿，焉有今日？你不聽見方才老人家，代我作的那合歡杯上，兩句銘詞道是：『以誌吾過，且旌善人。』』這話今後快休題起。』何小姐道：『既如此，把妹妹那個合歡杯拿來，你再喝那麼一鍾，就算領了我們的情了。』公子大喜，便說道：『既曰合歡，這酒沒一個人喝的理，我三個人喝個傳杯送盞何如？』說着，便用那合歡杯，斟了滿滿的一鍾，他夫妻果然一酬一酢的飲乾，便把那菓子，分給兩個媽媽，以至本屋裏丫頭女人吃去。何小姐又揀了幾樣可吃的，叫人給長姐兒送去。他小夫妻三個，煙茶漱盥，一切事畢，便吩咐丫頭，鉤懸翠帳，屏掩華燈，一同就寢。這正是：

深院好栽連枝樹，重帷雙護比肩人。

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八回 小學士儼爲天下師 老封翁驀遇窮途客

上回書從安公子及第榮歸一直交代到他回書房就寢。次日清晨，他夫妻三個，還不曾出臥房，那長姐兒早打扮的花枝招展，過來叩謝二位奶奶，昨晚賞的吃食。他進門不會站住腳，使匆匆的到了東裏間兒，見花鈴兒、柳條兒，才在南牀上放梳粧匣兒；他便問：「二位奶奶都沒起來呢麼？」兩個丫鬟，這個合他點點頭兒，那個卻又合他搖搖手兒。他正不解，便聽何小姐在屋裏咳嗽，叫了聲：「來個人兒啊！」花鈴兒答應一聲，他忙去打起臥房簾子來；只見何小姐穿着件湖色短袖衫兒，一手扣着胸門兒，鈕子一手理着鬢角兒，兩個眼皮兒還睡得楞楞兒，從臥房裏出來。見了他，便低聲兒合他笑道：「敢是你都打扮得這麼梳光頭，洗淨臉兒的了！我們今兒可起晚了。」他見大奶奶低言悄語的說話，便知爺還不曾睡醒，一面謝奶奶昨日賞的吃食，一面也悄說道：「奶奶別忙，早呢！老爺太太都沒起來呢！太太昨晚兒上就說了，說爺合二位奶奶，家裏外頭，都累了這麼一程子，昨日又整整的忙了天。太太還說自己也乏了，今日要晚着些兒起來，爲的是省了爺奶奶忙碌的慌，吩咐奴才叫辰初刻再請呢！」何小姐一面漱口，便叫人搬了張小杌子來，叫他坐下；他且不下，只在那裏幫着花鈴兒放漱口水，揭刷牙粉盒兒，遞手巾。恰好華媽媽從外頭托進一蒲包兒玫瑰的花兒，他見了，從摘花簪兒裏，拿起花簪兒來，就蹲在坑沿兒跟前，給大奶奶穿花兒。何小姐又叫柳條兒說：「把你奶奶的煙袋，拿一根來，給你姑娘裝袋煙。」他忙道：「你等等兒，讓我先過去見見奶奶去。」說着，站起就往那屋裏跑。何小姐忙道：「你回來罷！他一會兒橫豎也到這兒來梳頭，你在這兒等着見罷！」他一聽，料是大爺在那屋裏歇，便不好過去。一時柳條兒裝了煙來，他穿好了花兒，便坐在那小杌子兒上，抽着煙兒，說起昨日老爺太太，怎麼歡喜。又說：「這都是爺奶奶的孝心，奴才們的造化。」何小姐一面通着頭，也合他一問一答的談着。看了看鐘，便合柳條兒說：「你也該請起奶奶來梳頭了。」才說着，便聽得張姑娘低聲兒叫人。他聽了聽那聲音，好像也在這邊臥房裏；正待要問，果見柳條兒走到那個曲尺榻子跟前，隔着簾兒說：「奶奶叫奴才呀！」只聽張姑娘問道：「我這副腿帶兒，怎麼兩根兩樣兒呀？你昨兒晚上困的糊裏糊塗的，是怎麼給拉岔了？」柳條兒道：「昨日晚上，是奶奶自己歸着的，奴才沒動啊！怎麼會打岔了呢？不然，奴才先拿出一副來，奶奶先換上罷。」張姑娘還沒及答應，何小姐這裏聽了，自己伸出小腳兒來，看了一眼，不禁笑道：「柳條兒呀！叫你們奶奶先那麼將就着紮上，回來再說罷！我腳上這副，也是兩樣兒呀！」便聽張姑娘在屋裏嗤的笑了一聲。不多的工夫，揉着雙眼睛，也從這邊臥房裏出來，見了長姐兒說道：「啣！敢是你在這兒呢！虧得是你，你瞧……」才說得你瞧兩個字，也早明白了。一面又謝這位大奶奶，昨晚賞的吃

食，一面說道：『本來呀！二位奶奶一天到晚，這是多少事，上頭應酬着幾位老家兒，又得張羅爺，那日還能照應到這些零碎事兒呢！』二位大奶奶，不覺被他恭維的大樂。何小姐一時通完了頭，轉過身來要洗臉，他忙着又上去替挽袖子，卻一眼看見大奶奶的汗衫兒袖子上頭，曬了塊胭脂，他笑問道：『啣奶奶這袖子上，怎麼了？回來換一件罷！不然，看印在大衣裳上。』何小姐低頭看了看說：『可不是，這又是我們花鈴兒幹的，我也不懂，麤衣裳，總鑿刁在嘴裏，怎麼會不弄一袖子胭脂呢？』應騰我昨兒早起，才換上的，這是甚麼工夫給弄上的。』花鈴兒只不敢言語。張姑娘道：『小姐別竟說他一個兒，我們柳條兒也是這麼個毛病兒；不信，瞧我這袖子，也給弄了那麼一塊。』說着，揪隻汗衫兒袖子，翻來覆去，找了半天，只找不着。自己叭了一聲，又瞧了瞧那袖子上沿的襟子，不禁笑着問何小姐：『姐姐你老人家別是把我那件抓了去穿上了罷。』何小姐道：『這都是新樣兒了，你穿得好好兒的衣裳，我怎麼會抓了來穿上呢？』說着，又拉着自己穿的那件看了看，可不是人家那件嗎？不由得也嗤的一聲道：『我說只覺着這領子怪搭的慌的呢！真個的今日也不知是怎麼了，鬧的這麼亂糟糟的。』說完，兩個人只對臉着笑。長姐兒聽了這話，就排揎起花鈴兒，柳條兒來了，說：『你們倆說罷，你們倆該抱怨姑姑的嘴碎！大凡主兒貼身兒的東西，全靠咱們當丫頭的經心，都要像你們倆這麼當差使，不用說了，明兒個各人把各人的主子認岔了，還不知道呢！』一陣奚落，奚落得倆丫頭只擡着個嘴。正說着，公子也驚着一腦門子的困，靴着雙鞋兒從臥房裏出來，看見長姐兒在這裏笑道：『噯！這麼早就有客來了。』長姐兒見大爺出來，連忙站起來，把煙袋順在身旁，只規規矩矩的說了句：『爺起來了。』此外再沒別的瑣碎話，還帶管着雙眼皮兒，把個臉兒翻得，連些裂紋也沒有。這個當兒，張姑娘又讓他說：『你只管坐下，咱們說話兒，不則……』他便說道：『請二位奶奶梳頭罷！鐘也待好打辰初了，奴才得過去了。』說着，把手拿着煙袋遞給柳條兒，還說：『你可給奶奶吹乾淨得再裝。』說罷，這才甩着雙寬袖口兒，略瞪着兩隻小底託兒得意洋洋的去了。閱者，看了長姐兒這節事，才知聖人教誨無微不至。聖人會有兩句話說道是：『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長姐兒此來，雖不知他心裏爲着何來，只就面子上講，昨晚二位奶奶，祇不過分惠些吃食，今日便雞鳴而起，到寢門來謝，君子亦曰知禮。不想他一片求全好意，忽然被個燕北閒人，誤打誤撞的捉住了，借此幹旋了他的有餘不盡的文章，倒顯得長姐兒此來，得似乎覺道：『未免有些不甘心那個。』豈不就叫作不虞之譽，求全之毀，然則毀譽之來，毫無定評，卻叫人從那裏自愛起，斯其故惟聖人知之。故誠人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安公子自從點了翰林，丟下書本兒，出了書房，

只這等撒和了一回，早他那那班世誼同年，見他翩翩手段，藹然可親，都願意合他親近起來了。今日這家來請燕會，明日那個請閒游，把個公子應酬得沒此空閒。他看了看，所謂外間這車馬衣服亭臺宴飲的繁盛，其風味也不過如此，便想道：『自己眼下，雖然交過這個讀書排場，說不得上不通經，不能致用，但是通經不能通史，也不過作一個朝廷不甚愛惜之官，便是通經通史，博古而不知今，究竟也於時無補。要只這等合他『游』下去，將來自己到了吃緊關頭，難道就靠寫兩副單子對聯，作幾句文章詩賦，便好去應世不成？』想到這裏，自己便把家藏的那廿二史、古名臣奏疏以至本朝開國方略、大清會典、律例統纂、三禮彙通，甚至漕運、台河諸書，凡是眼睛裏向來不曾經過的東西，都搬出來放在手內當作閒書，隨時流覽，偶然遇着個未曾經歷無從索解的去處，有他家現供養着安老爺那等一位不要修饜的老先生，可以請教，更兼這位老先生，天生又是無論甚麼疑難，每問必知，據知而答，無答不既詳且盡，並且樂此不疲。因此他父子就把這樁事作了個樂敘天倫的日行工夫，倒也頗不寂寞。公子從此胸襟見識，日見擴充，益發留心庶務。一日，他闔家正在無事閒談，舅太太張太太也在座，只見家人晉升，拿着一封信，合一們手版進來，回說：『邵九大爺從山東特遣人來，給老爺太太賀喜，說還有點土物兒，後頭走着呢。來人先來請安投信。』說着，便把那信合手版捧着遞給公子，送上老爺去一看，只見手版上寫着：『武生陸保安』便說道：『他家幾個人，我都已見過，只不記得他們的名姓。這是那一個？怎的又是個武生呢？』公子道：『這個就是九公那個大徒弟，綽號叫個大鐵鎚的。』老爺一時也想起來，說：『莫不是我們在青雲堡住着，九公把他找來演鎚，給我們看看，他一鎚打碎了一塊大石頭的那人。』公子道：『正是。』老爺道：『這人也是好個身材相貌！』公子道：『聽講究起來，這人的本領，大得很呢。除了他那把大鎚之外，登山入水，無所不能；遇着件事，並且着實還有點把握，還不止專靠血氣之勇。』老爺點了點頭。這個當兒，公子已經把那封信的外皮兒拆開，老爺接過來，細看了看，那籤子上寫的：『水心公祖老弟大人台啓』一行字，說道：『大奇！這封信竟是老頭兒親寫的，虧他怎的會有這個耐煩兒！』因拆開信看，只見裏頭寫道是：

愚兄邵振彪頓首拜上

老弟大人安好，並問

弟婦大人安好，大賢姪好，二位姑奶奶好，舅太太合二位張親家都替問安。敬啓者：彼此至好，套言不敘，恭惟

老弟大人，實體納福，

闔府吉祥如意是荷。愚兄得見金榜題錄，知大賢姪高點探花，獨占鰲頭，可喜可賀，愚兄不勝欣喜。此乃天從人願，實係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真乃可喜可賀之至。愚兄本當親身造

府賀喜，但因有小事，難以分身望祈

原諒。今特遣小徒陸保安進京代賀一切，不盡之言，一問可知。再帶去些微土物，千里送鵝毛，笑納可也。小婿小女二姑娘都給闔府請安，外有他等給

二妹子，並眾位搶去的東西，都有清單可憑。再問

二妹子，大內的上好胎產金丹九合香，求見

賜，不拘多少，都要真的。千萬千萬，務必務必，都交小徒帶回。願

安好不！

愚兄鄧振彪再拜。吉日泐。

再二位姑奶奶，可曾有喜信兒否？念念。又筆。

後頭還打着虎臣兩個字的圖書，合他那「名震江湖」的木頭戳子。安老爺見那封信，通共不到三篇兒八行書，前後錯落添改，倒有十來處，依然還是白字連篇，只點頭歎賞。公子在一旁看了，卻忍不住要笑。老爺道：「你不可笑他，你只想他那個脾氣性格，竟能低下頭，靜着心，寫這許多字，這是甚麼樣的至誠！」說着，又看禮單，見開頭第一筆寫着是：「鶴鹿同春。」老爺就不明白，說：「甚麼是鶴鹿同春啊？」又往下看，見是「孔陵普草，尼山石硯，聖蹟圖，萊石文玩，蒙山茶，曹州牡丹根子。」其餘便是山東棉綢，大布，恩縣白麵掛麵，耿餅，棗兒，巴魚子，鹽磚，看光景他大約是照着籍紳，把山東的土產，揀用得着的，亂七八糟，都給帶來了，卻又分不出甚麼是給誰的。老爺因命公子，把那封信念給太太聽，公子將信念完，止剩得後面單寫的那行不會念。這個當兒，金玉姊妹也急於要看那封信，公子見他兩個要看，便把信遞給他兩個說：「九公盼着你們兩個的很呢，快看罷！」何小姐，自來快人快性，伸手就先接過去。公子說：「你先瞧這篇兒。」他一瞧兒，見問他兩個有喜信兒沒有一時好不得勁兒，虧他積份。

一轉手便遞給張姑娘說：「妹妹你瞧，這是甚麼字？」說着，過去回身就走。張姑娘不知是計，接過去才瞧得一眼，便丟在桌子上說：「瞧這姐姐。」也躲了，合何小姐湊在一處。兩人羞得緋紅了臉，低頭而笑。安太太看了不解，忙拿起那信來看了看說：「這也值得這麼個樣兒！」因把鄧九公問他兩個有無喜信的話，告訴了舅太太，張太太，又合他姊妹說道：「這可真叫人問得怪臊的，也有兩人過來這麼二三年了，還不給我抱個孫子的。瞧瞧人家尋胎產金丹，想來必是褚大娘子有了喜信兒了。」舅太太也說：「真個的呢？」一句話不會說完，張太太發了議論了，說：「親家那可說不的呀，這是有個神兒在，神兒不在的事兒，誰有拿手哇？」好端端的話，被這位太太一下注解，他姊妹聽了，益發不好意思。說話間，安老爺便要帽子出去，見那陸保安一時進來，只見他頂帽官靴，也穿着件短襟紗袍兒，石青馬褂兒，雖說是個武生，舉動頗不粗鄙，外省的禮兒沒別的，見面就只磕頭，那陸保安見了安老爺，就拜下去。安老爺不好還禮，只以揖相答，便讓他上坐。他那裏肯說：「武生的師傅，吩咐說：『武生到了老爺這裏，就同自己的兒女一樣，一不敢坐。』」安老爺此時，是滿肚子的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讓再讓三，他才在一旁坐下。安老爺先問了問鄧九公的身子眷口。陸保安答說：「他老人家精神是益發好了，打發武生來，一來給老太爺少老爺請安道喜；二來叫武生認認門兒，說趕到他老人家慶九十的時候，還叫武生來恭請呢！還說他老如今不到南省去了，輕易得不着好陳酒，求老太爺這裏找幾錢，交給回空的糧船帶回去；不是，他就叫武生買幾錢帶去了，說那東西的好歹，外人摸不着。」安老爺連說：「這事容易。」因又問起褚一官並褚大娘子，可有個得子的信息。陸保安回說：「這倒不知。」正說着，那拉東西車輛，以至挑的扛的都來了；衆家人帶着車夫，一輪一輪，往裏搬運。安老爺才知道那禮單上的「鶴鹿同春」，是他專爲賀喜，特給我找來的。東海邊一對仙鶴，泰山上一對梅花小鹿兒，都用木籠擡了來。一時張老也過來招呼，便同了那陸保安，到程帥爺那邊去坐。安老爺這裏一面吩咐給他備飯款留，便進來看鄧九公那分禮。進得二門，見公子正隨着太太，同許多內眷們，圍着看那對鶴鹿。老爺於這些東西上，雖雅馴如鶴鹿，也不甚在意。忙忙的進了屋子，只檢出那那聖蹟圖來，止襟危坐的看。一時內眷，也進屋裏來，一旁看，間長間短。老爺便從麟現闕里起，一直講到西狩獲麟，曾把聖人七十三年的年譜講得來，不會漏得一件事跡，差得一個月。舅太太聽完了，說道：「我瞧我們這位姑老爺，直算得甚麼事兒都懂得，可信就只不懂得甚麼叫『鶴鹿同春。』」當下大家說笑一陣。安太太便把其餘的東西，該歸着的歸着，該分散的分散，公子也去，周旋那個陪秀才。那陪秀才當日住下，次日便告辭，料

理他的勾當，約定過日再來領回信。安老爺聞中，便給鄧九公寫了回信，太太也張羅打點給鄧家諸人的回禮，以至鄧九公要的東西，臨期都交那陸保安帶回山東而去。安公子這個翰林院編修，雖說是個閒曹，每月館課，以至私事應酬，也得進城幾次。那時又正遇烏克齋放了掌院，有心答報師門，提拔門生，便派了他個撰文的差使，因此公子又加了些公忙，緊接着又有大考的旨意。這大考是京城有口號的，叫作「金頂朝珠掛紫貂，羣仙終日任逍遙，忽傳大考魂皆落，禱告神仙也不饒。」安公子也是一甲三名，授過職的，例應預考，便早晚用起功來。正在不曾考試之前，恰好出了個講官缺，掌院堂官又擬定了他，下本來，又授了講官；雖說一樣的七品官兒，卻例得自己專摺謝恩。謝恩這日，便蒙召見，臨上去，烏克齋又指點了他許多儀節奏對。及至叫上起兒去，聖人見他品格凝重，氣度從容，一時想起他是從前十名裏第八名，特恩拔起來點的探花，問了問他的家世學業，又見他奏對稱旨，天顏大悅，從此安公子，便簡在帝心。及至大考，他又考列一等，即日連陞五級，用了翰林院侍講學士，不久便放了國子監祭酒。這國子監祭酒，雖說不過是個四品京官，卻是個什至聖香案，爲天下師尊的腳色。你道安公子才幾日的新進士，讓他怎的個品學兼優，也不應快到如此，這不是真個官場如戲了麼？豈不聞俗語云：「一命二運三風水。」果然命運風水，一時湊合到一處，便是個披甲出身的，往往也會不過數年，出將入相；何況安公子，又是個正途出身，他還多着兩層，四積陰功，五讀書呢？那時恰遇覃恩大典，舉行恩科會試。傳臚之後，新科狀元帶了一榜新進士，到國子監行釋褐禮，恰好正是安公子作國子監祭酒。這釋褐禮，自然要算個朝廷莫大的盛典，讀書人難遇的機緣。這日，狀元榜眼探花，率領二三甲進士，到大成殿拜過了至聖先師，便到明倫堂參拜祭酒。那明倫堂預先要用桌子，搭起個高臺來，臺上正中，安了祭酒的公座。狀元率領進士行禮的時候，先請祭酒上臺升坐，然後肅禱展拜。從來禮無不答，除了君父之外，便是長者先生，也必有兩句慰勞。獨到了狀元拜祭酒，那祭酒卻是要肅然無聲，安然不動的，受那四拜。你道爲何相傳以爲祭酒存此謙和，但是一開口，一擡手，便與狀元不利，因此這日行禮的時候，安公子便守這儀注，朝衣朝冠，升到那個高臺正中交椅上，端然正坐的，受了一榜新進士四拜，便收了一個狀元門生。偏偏那個狀元，因龍頭屬意老成，點的是個年近五旬蒼髯老者。安公子才得二十歲上下的一個美少年，巍然高坐，受這班新貴的禮，大家看了，好不替他得意。一時釋褐禮成，安公子公事已畢，算了算，已經在城裏耽擱了好幾日了。看那天氣尚早，便由衙門逕回莊園，要把這場盛事，稟慰父母一番。一路走着，想到這典禮之隆，聖恩之重，人生在世讀書一場，得有今日，庶乎無愧。忽然從無愧兩個字上，想到父母

俱存，不愧不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君子有三樂來，不由得一個人兒，坐在車裏，欣然色喜，自言自語道：『記得那年我們肅史桐卿兩位恭人，因我說了句吃酒是天下第一樂，就招了他兩個許多俏皮話兒，叫我寫個「四樂堂」匾掛上。這話其實尖酸可惡，我一向雖說幸而成名，上慰二老，只是不曾得過個學試差，卻說不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到了今日之下，縱說我這座國子監衙門，管着天下十七省龍蛇混雜的監生，算不到英才的數兒裏罷！難道我收了這個狀元門生，合一榜的新進士，還算不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占全了君子有三樂不成？我少停回家，便把這話，作樂他兩個一番，問問他兩個，如今可好讓我吃杯酒，掛那四樂堂的匾，倒也是一段佳話。』一路盤算，早到家門，進門見過父母，安老爺第一句便道：『好了！居然爲天下師了！』公子此時也十分得意，待談了一刻，便過東院來，一進院門，早見他姊妹兩個從屋裏迎出來，說：『恭喜，收了狀元門生回來了！』公子道：『便是，我正有句話要請教。』他姊妹也道：『且慢，我兩個先有件事奉求。』公子道：『我忙了這幾日，才得到家，你兩個又有甚麼差遣？』他兩個道：『且到屋裏再說。』公子走進得屋子，只見把他常用的一個大硯海，一個大筆筒，都搬出來，研得墨濃，洗得筆淨，放在當地一張桌兒上。桌兒上又鋪着一幅素絹，兩邊用鎮紙壓着，當中卻又放着一大杯酒。公子一時不解，問道：『這是甚麼儀注？』姊妹兩個笑嘻嘻的一齊說道：『奉求大筆，見賜「四樂堂」三個大字。』公子斷沒想到城裏頭，竟了這麼個好襟兒來，一進門來就叫人家揭了，不禁樂得仰天大笑說：『你兩個怎的這等可惡！』因又點頭道：『這正叫作惟識性者，可以同居。』張姑娘道：『真個的換了衣裳，爲甚麼不趁着墨寫起來呢？』公子道：『這卻使不得，且無論天道忌滿，人事忌全，不可如此放縱，便是一時高興，寫了掛上，倘然被老人家看見，問我何爲四樂堂，你叫我怎麼回答快收拾起來罷！』他姊妹兩個也就一笑而罷。不想只他家這陣鬧房遊戲，早便宜了燕北閒人歸結了他四樂堂那筆前文。安老爺見兒子胸名清華，置身通顯，書香是接下去了，門庭是攆起來了，家中無可慮，自己又極清閒，算了算鄧九公的九旬大慶將近，因前年曾經許過他，臨期親自奉祝，此時不肯失這個信，便打算借此作個遠遊，訪訪一路的名勝。到他那裏，並要多盤相幾日，舒散舒散，商量定了，先在本旗告了個山東就醫的假，約在三月月上旬起身。太太便帶回兩個媳婦，忙着收拾行裝，又給老爺打點出些，給鄧九公作壽的禮——無非如皂緞疋皮張玩器，活計等件——預備請老爺看過了，好裝箱子。老爺一看，便說：『君子周急不繼富，這些東西，九公要他何用？我送他的壽禮，只用兩色，早已辦得停停當當了。一色是他向我要的壽酒，我已經叫人到天津行裏找了一百二十纜上好的陳紹興酒，』

便算祝他的花甲重週。已經從運河水路運了去了。那一色，是我送他的壽文，便是我許他的那生傳。只這兩色薄禮，他足可一醉消愁，千秋不死，何須再備壽禮？」太太一聽這話，知道是又左了去了，不好攪駁，只得說：「老爺見得自然是，但是也得配上點兒不要緊的東西，才成這麼個俗禮兒呀！」便不合老爺再去瑣碎，自己就作主意配定了，又數餘帶上了幾百銀子，防着老爺路上要使。隨叫家人們來裝箱子，捆行囊，一切停當。老爺又託了張親家老爺，程師爺在家照料，並請上小程相公途中相伴；家人們只帶梁材葉通華忠劉住兒，小小子蘇花兒幾個人，並兩個打雜兒的廚子剃頭的去。又吩咐帶上了那頭烏雲蓋雪的驢兒，作了代步。此外應用的車輛牲口，自有公子帶同家人們分撥。老爺一概沒管，到起身這日，只不過囑咐了公子幾句話，便逍遙自在，帶了一行人上路。這一上路，老爺是身有餘閒，家無多慮，空拉着極舒服的咕咚咚太平車兒不坐，只騎着那頭驢兒，遇各處名勝，也要下來瞻仰，見個古蹟，也要站住考訂；一日走不了半站，但有個住處，便隨遇而安。只這等磨去，離家三四天，才磨到良鄉。華忠有些急了，晚間趁空兒，回老爺說：「回老爺，走長路也兒，可得趁天氣呀，可能請示老爺明日趕一個整站罷？」老爺也以爲無可不可。次日，便起了個早，約莫辰牌時分，早到涿州關外打早尖。這座涿州城正是各省出京進京必由的大路，有名叫作「日邊衝要無雙地，天下煩難第一州。」安老爺到得關廂，坐在車裏一看，只見那條街上，不但南來北往的車馬，絡繹不絕；便是本地那些居民，也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都穿梭一般，擁擠不動。正在看着，一行車馬，進了一座客店。衆家人服侍老爺下了車，進店房坐下。大家便忙着鋪馬褥子，解碗包，拿銅鑊子，預備老爺擦臉喝茶。那個跑堂兒的見這光景，是個官派，便不敢進房子，只提了壺開水，在門外候着。老爺這輪出來，更是閒情逸致，正要問問沿途的景物，因叫跑堂兒的說：「你只管進來。」便問他道：「這裏今日怎的這等熱鬧？」跑堂兒的見問，答說：「州城裏鼓樓西，有座天齊廟，今兒十五是開廟的日子，差不多兒都要去燒炷香，都是行好的老爺。」老爺聽得燒香拜佛這些事，便手開不往下談，又問他說：「此地可還有甚麼名勝？」安老爺說話，只管是這等酌字斟句，再想不到一個跑堂兒的，他可曉得甚麼叫作名勝？只見他聽了這話，忙接口道：「我的老爺，好話咧，大喇人不喇的，一個天齊爺，也有沒靈聖兒的！回來你老打了尖，就打開那廟頭裏過，倒瞧瞧那燒香的人有多少。那廟裏頭中間兒是大高的五間天齊殿，接着寢宮，兩邊兒是財神殿，娘娘殿；後層兒是文昌閣，週圍七十二司。到了那個地方兒，吃喝穿戴，甚麼都買不短。廟後頭攏着十錦羅裳兒，前日還到了個醜希希罕兒的，爲甚麼今兒逛廟的人更多了呢？」老爺一覺他所答非所問，程相公那裏成打聽說：「甚麼

叫作希希罕兒？跑堂兒的道：「這可真說得起，活老了的都沒見過的一個希希罕兒；是參天的一對大鳳凰。」老爺聽了，不禁納罕。忽然又低下頭去，默默如有所思，早聽程相公笑嘻嘻的說道：「老伯，不麼？我們今日就在此處歇下，也去望望鳳凰罷！」華忠這樞老頭子，是好不容易盼得老爺今日要走個整站，此時師爺忽然又要看鳳凰，便說：「師爺，信他那些謠言，那兒那麼件事呢？」不想程相公這話，正合了安老爺的意思。你道爲何原來這位老先生，自從方才聽得跑堂兒的說了句，此地有鳳凰，便想道：「這種靈鳥，自從軒轅氏在位，鳳巢阿閣之後，止於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漢以後雖亦偶然有之，就大半是影響附會。到了我大清，從前慶雲現，黃河清，瑞麥兩歧，靈芝三秀，這些嘉祥，算都見過，甚至麒麟也來過了，就祇不曾見過鳳凰。如今鳳凰竟見在直隸地方，這豈不是聖朝一椿非常盛事？況且孔夫子還不免有個「鳳鳥不至，吾已矣夫」之歎。如今我安某生在聖朝，躬逢盛事，豈可當面錯過？」心裏正要去看，祇是不好出口。正在躊躇，忽聽程相公要去，華忠卻又在旁攔他，因道：「程師爺也是終年剛在書房裏，我又左右閒在此，今日竟依他住下，我也陪你走走。」程相公聽了這話大樂，連那個蕪花兒聽見進廟，也樂得跳跳躍躍。祇有華忠口裏不言，心裏暗想說：「我瞧今日這趟，八成兒要作冤！」當下上下一行人吃完了飯，老爺留梁材等兩個在店裏，自己便回了程相公，帶了華忠劉任兒合小小子蕪花兒，又帶了一個打雜兒的，背着馬褥子，碗包背壺，還吩咐帶了兩吊零錢，慢慢的出了店門，步進州城往天齊廟而來。不一時，早望見那座廟門，原來安老爺雖是生長京城，活了五十來歲，凡是京城東嶽廟，城隍廟，曹公觀，白雲觀，以至隆福寺，護國寺，這些地方從沒進過。此刻才到這座廟門外，見那些賣吃食的，吆喝喝喝，沿街又橫三豎四，擺着許多茗帚，簸箕，擲子，毛扇兒等類的攤子，擔子。那進廟的人，沒分男女，出入不斷亂擠。老爺見一個讓一個，祇覺自己擠不上去。華忠道：「奴才頭裏走着罷。」說着進山門。那山門裏便有些賣通草花兒，香草花兒的，并磁器傢伙的，要貨兒的，以至賣酸棗湯的，豆汁兒的，酸辣粉兒的，羊肉熟麵的，處處攤子上，都有些人在那裏圍着吃喝。程相公此時兩隻眼睛，不够使的，正在東張西望。又聽得那邊吆喝，吃酪罷！好個酪哇！程相公便問甚麼是叫個酪。安老爺道：「叫人端一碗你嘗嘗。」說着，便同他到鐘樓跟前，臺階兒上坐下。一時端來，他看了雪白的一碗東西，上面還點着個紅點兒，更覺可愛。接過來就囔道：「啊，冰生冷的，祇怕要拿點開水來沖吃罷。」安老爺說：「不妨，吃下去並不冷。」他又拿那個銅匙子舀了點兒，放在嘴裏才放進去，就囔道：「啊，原來是牛奶。」便扭牙裂嘴的吐在地下。安老爺道：「不能吃，倒別勉強。」隨把碗酪給蕪花兒吃了。大家就一路來到天王

殿。一進去，安老爺看見那神像腳下，各各造着兩個精怪，便覺得不然說：「何必神道設教到如此？」程相公道：「老伯，怎的倒不曉得這們？這就是風調雨順四大天王。」老爺因問：「何以見得是風調雨順？」程相公道：「喲！那手拿一把劍鋒寶劍的，是個風；那個抱着面琵琶的，琵琶是要調和了絃，才好彈的，可不是個調？那拿雨傘的便是個雨。」安老爺雖是滿腹學問，向來對一知半解，無不虛心，聽如此說，不等他說完，便連點頭說：「講的有些道理。」因又問：「那個順天王，又作如何講法呢？」程相公見問，翻着眼睛，想了半日說：「正是他手裏，祇拿了一條很長的大蛇，倒不曉得他，怎的叫作順天王。」劉住兒說：「那不是長蟲，人家都說那是個花老虎。」老爺說：「亂道。」因揆着鬚子，望了會子，說道：「哦！據我看來，這樁東西，不但非花老虎，亦非蛇也；祇怕就是雄人大水爲蟹的那們蟹，才暗合這個順天王的順字。」程相公道：「老伯又來了；我們兩邊那個蟹字，讀作個上聲，順字讀作去聲，怎得合到一處呢？」老爺道：「喲！世兄你既曉得蟹字讀上聲，難道倒不曉得這個字，是十一軫，十二震，兩韻雙收同義的麼？」老爺祇顧合世兄這一陣攷據風調雨順，家人祇好跟在後頭站住。再加上圍了一大圈子聽熱鬧兒的，把個天王穿堂門兒的要路口兒，給堵住了。祇聽得後面一個人嚷道：「走着逛啦！走着逛啦！要講究這個，自家圈兒裏，找個學房講去。這廟裏是個大家的馬兒，大家騎的地方兒，讓大夥兒熱鬧熱鬧眼睛，別招人怨。」老爺連忙就走。程相公還在那裏打聽說：「甚麼叫作熱鬧眼睛？」華忠拉了他一把說：「走罷！我的大叔。」說着，出了天王殿的大門兒，便望見那座正殿。祇見正中一條甬路正接到正殿的月臺跟前甬路兩旁，便是賣估衣的，另剪裁料兒的，包銀首飾的，料貨的，臺階兒上也擺着些碎貨攤子。安老爺無心細看，順着那條甬路，上了月臺，祇見殿前放了個大鐵香爐，又砌着個大香池子，殿門上卻攔着柵欄，不許人進去。那些燒香的，祇在當院子裏點着香，磕着頭，磕完了頭，便把那香標在池子裏，卻把那包香的字紙，扔在滿地，大家踱來踱去，祇不在意。老爺一見，登時老大的不安，嚷道：「啊！喲！這班人這等作踐先聖遺文，卻又來燒甚麼？」說着，便叫華忠說：「你們快把這些字紙，替他們揀起來，送到爐裏焚化了。」華忠一聽，心裏說道：「好！我們爺兒們，今日也不知是逛廟來了，也不知是揀字來了？」但是主人吩咐，沒法兒，祇得大家胡擄起來，送到爐裏去焚化。老爺還恐怕大家揀得不乾淨，自己拉了程相公，帶了小小子蔴花兒，也彎着腰，一張張的揀，得不了。又望着那些燒香的說道：「你衆位割下這字紙來，就隨手揀在爐裏，焚了他好。」衆人也有聽信這話的，也有伴爲不理的，倒笑他是個書獃子的。那知他這書獃子，這陣獸，倒正是場「勝念千聲佛，強燒萬炷香」的功德。安老爺揀完了字紙，也已累了。

一腦門子汗，正在摸出小手巾兒來擦着，程相公又叫道：「老伯，我們到底要望望黃老爺去。」老爺詫異道：「那位黃老爺？」華忠道：「帥爺說的就是天齊爺。」安老爺道：「東嶽大帝，是爲發育萬物的震旦尊神，你卻怎的忽然稱他是黃老爺？這話又何所本？」程相公道：「這也是那部封神演義上的。」老爺楞了一楞，說：「然則你方才的講那風調雨順，也是封神演義上的。攷據下來的，倒累我推敲了半日，怎講？」說着不到正殿，便惹回來，站在甬路上，望了望那兩廂的財神殿、娘娘殿，祇見這殿裏打金錢眼的，又有捨了一吊香錢，抱個紙元寶去，說是借財氣的。那殿裏捨娃娃的，又有送了一窩泥兒塚的豬頭來，說是還願心的。沒男沒女，挨肩擦背，擁擠在一處。老爺看了，便說：「我們似乎不必同這班人亂擠去了罷。」怎禁得那位程相公，此時不但要進財神殿、娘娘殿，並且還要看看七十二司，祇望着老爺一個勁兒笑，笑嘻嘻的睜眼。老爺看這光景，便叫華忠說：「你同師爺走走，我竟不能奉陪了，讓我在這裏靜一靜兒罷。」因指着蘇花兒道：「把他也帶了去。」華忠聽了，把馬褥子給老爺鋪在樹陰涼兒裏，一座石碑後頭；又叫劉住兒拿上碗包胥巾，到那邊茶湯壺上倒碗茶來。老爺說：「不必，你們把這些零碎東西，索性都交給我，你們去遊你們的。」大家見老爺如此吩咐，祇得都去。這裏剩了老爺一個人兒，悶坐無聊，忽然想起：「何不轉到碑前頭讀讀這通碑文，也考訂考訂，這座廟，究竟建自何朝何代？」想到這裏，便站起來，倒背着手兒踱過去，揚着臉去看那碑文。才看了一行，祇聽得身背後，猛可裏噙的一聲，祇覺一個人往脊梁上一撲，緊接着就雙手攙住脖子，叫了聲：「噯呀，我的乖罷！」老爺冷不防這一下子，險些兒不曾衝個筋斗。當下吃一大驚暗想：「我自來不會合人笑，也從沒人合我頑笑，這卻是誰？」才待要問，幸而那人一抱，就鬆開了。老爺連忙回過身來，不想那人一個躲不及，一倒腳又正造在老爺腳上，那個蹠指兒雖眼上；老爺疼的握着腳，噯啣了一聲，疼過那陣，定神一看，原來正是方才在娘娘殿捨娃娃的那班婦女。祇看爲頭的是個四十來歲的矮胖女人，穿着件短布衫兒，拖着雙薄片鞋兒。老爺轉過身來，才合他對了面兒，便覺那陣酒蒜味兒，往鼻子裏直灌不算外，還夾雜着熱撲撲的一股子狐臭氣。又看了看他後頭，還跟着一羣年輕婦人，一個個粉面油頭，妖聲浪氣，且不必論他的模樣兒，祇看那派打扮兒，就沒有有一個安靜的。安老爺如何見過這個陣仗，登時嚇得呆了，祇說了句：「這……這……這是怎麼講？」那個胖女人，卻也覺得臉上有些下不來，祇聽他口兒嘈嘈道：「那兒呀？剛才不是我們打夥兒，從娘娘殿裏出來，瞧見你一個人兒，仰着個頰兒，儘着瞧着那碑上頭，我祇打那上頭，有個什麼希罕兒呢！也仰着頰兒，一頭兒就往上瞧，一頭兒往前走，誰知腳底下橫不楞子爬着條浪狗，叫我一

騷，就造了他爪子上。要不虧我躲的溜掃，一把抓住你，不是叫你敬我一乖乖，准是我自己鬧個嘴吃屎，你還說呢！」老爺此時肚子裏，就讓有天大的道理，海樣的學問，嘴裏要想講一個字兒也不能了。祇氣得渾身亂顫，蹙着雙眼，待要發作一場。忽見旁邊兒又過來了個年輕的小媳婦子，穿一件緋肩貼背，鑲大如意頭兒，水紅裏子，西湖色的，濃縣袖的半大夾襖兒，並不穿裙子，露出半截子三鑲對背青緞綉散腿褲兒，腳下一雙過橋高底兒大紅緞子小鞋兒，右手擎着根大長的煙袋，手腕子底下還搭拉着一條桃紅繡花兒手巾，卻斜尖兒拴在繩子上；左手是攪蟲蟲的一大把子通草花兒，花蝴蝶兒，都插在一根藤頭棍兒舉着；梳着大鬆的鬚頭，清水臉兒，嘴上一點兒棉花胭脂，不必開口，兩條眉毛活動的，就像要說話；不必側耳，兩隻眼睛積伶的，就像會聽話；不說話也罷，一說話，是鼻子裏先帶點噴兒，嗓子裏還略沾點兒腔調。他見那矮胖女人合安老爺嘈嘈湊湊到跟前，把安老爺上下打量兩眼，一把推開那個女人，使笑嘻嘻的，望着安老爺說道：「老爺子，你老別計較他，他喝兩盅子貓湯，就是這麼着；也有造了人家腳，倒合人家批禮的？」[？]瞧人家是新兒的鞋子，給踹了個泥腳印子。這是怎麼說呢？你老爺給我拿着這把子花兒，等我給你老揮了破！」說着，就把手裏的花兒，往安老爺肩膀子上擱。老爺待要不接，又怕給他掉在地下，惹出事來；心裏一陣亂忙，就接過來了。這個當兒，他蹲身下去，就拿那條手巾，給老爺揮鞋子上，的那塊泥。祇他往下這一蹲，安老爺但覺得一股子奇香異氣，又像生麝香味兒，又像松子兒味兒，一時也辨不出是香是臊，是哈喇，那氣味一直撲到臉上來。老爺才待要往後退，早被他一隻手攀住腳後跟，嘴裏還斜銜着根長煙袋，揚着臉兒說：「你到底攙起點腿兒來呀！老爺此時祇急得手尖兒冰涼，心窩裏亂跳，說不得話。祇說：『豈敢豈敢！』」他道：「這又算個甚麼兒呢，大夥兒都是出來取樂兒，沒講究。」老爺好不容易等他揮完了那雙鞋子，鬆開手站起來，自己是急於要把手裏那把子通草花兒，交還他好走。他且不接那花兒，說道：「你老別忙，我求你老點事。」說着，一面伸手拔下耳挖子，從頭上褪下個黃紙帖兒來，口裏一面說道：「老爺子，你老方才時候是不是在月臺上揀那字紙的嗎？我這麼冷眼兒瞞着，你老八成兒是個識文斷字的，我才在老娘娘跟前，求了一籤，是求小人兒們的。」說着，又擱在安老爺耳朵底下，悄悄兒的說道：「你老瞧我倒有兩月來的沒見了，也摸不着是病啊是喜！你瞧瞧老娘娘這籤上怎麼說的，給破說破說呢！你看這位老爺，他祇抱定了「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的兩句書；直到這個場中，還絕口不肯撒個謊，說我不識文，我不斷字，聽得那媳婦子請教他，不由得這手舉着花兒，那手就把個籤帖兒接過來。可奈此時，是意亂心忙，眼光不定；看了半日，專

也看不明白，好容易才找着了：「病立痊，孕生男！」六個字。忙說：「不是病，一定要弄璋的。」那媳婦子又不曉得這句文話兒，說：「你老爺叫我弄甚麼行子？」這才急出老爺的實話來了，說：「一定恭喜的。」他這才歡喜，連籤帖兒帶那把子花兒，都接過去，將接過去，又把那籤帖兒遞過來說：「你老索性再用點兒心，給瞧瞧到底是個丫頭是個小子？」安老爺真真被他磨得沒法兒，祇得嘆道：「准養小子。」那班婦女見老爺斷的這等準，轟一聲都圍上來了。有的拉着那媳婦子就道喜，他也點着頭兒說：「喜呀！這是老娘的慈悲，也虧人家這位老太爺子解得開呀！」說話間，那班婦女就七手八腳，各人找各人籤帖兒，都要求老爺破說。老爺這個頑兒鬧不開了，連說：「不必看了，不必看了，我曉得這廟裏娘的籤靈的很呢！凡是你們一齊來求籤的，都要養小子的。」不想這班人裏頭，夾着個靈官廟的姑子，他身穿一件二藍洋緞僧衣，腳登一雙三色挖鏤僧鞋，頭戴一頂月白紗胎兒，沿着綉盤金練的草帽兒，太陽上還貼着兩貼青緞子膏藥。他也正求了個籤帖兒，拴在帽頂兒上，聽安老爺這等說，便道：「喂你恁着點兒老頭子，我一個出家人，不當家花拉的，你叫我那兒借小子去呀？」那小媳婦子同大家都連忙攔說道：「師傅，叫別人家可怎麼知道，咱們是一起兒來的呢！」那矮胖女子便向那姑子嘈嘈道：「你罷呀！你們那廟裏，那一年不請三五回姥姥哇！怎麼說呢？」那姑子丟下安老爺，趕去就要擰那矮胖婦人的嘴說：「你要這麼給我灑，我是撕你這張肥……」才說到這裏，又一個過去握住他的嘴，說道：「當着人家識文斷字的人兒呢，別掄着看人家笑話。」說着，才大家嘻嘻哈哈，拉拉扯扯，奔了那座財神殿去了。老爺受這場熱鬧，心裏下也不讓那長姐兒給程師爺點那袋煙的窩心，這大約也要算小小一個果報。老爺見衆人散了，趁這機會，頭也不敢回，寬身就走，一溜煙走到方才原座的那個地方兒。祇見華忠早同程相公一羣人轉了個大灣兒回來了。華忠一見老爺，就問：「老爺把馬褥子交給誰了？」老爺一看，才知那馬褥子，背壺碗包，一切零零碎碎的東西，不知甚麼時候，早已去了個踪影全無。想了想，方才自己受的那一通兒，又一個字兒不好合華忠說。證了半天，祇得說道：「我方才將到碑頭看了，看那碑文，怎知這些東西，就會不見了呢？」那華忠急了說：「這不是丟了嗎？等奴才趕下去。」老爺連忙攔住說：「這又甚麼要緊，你曉是甚麼人拿去，又那裏去找他？」華忠是一肚皮的沒好氣，說道：「老爺祇管這麼寬恩，奴才們這起子人跟出來，是作甚麼的呢？會把老爺隨身的東西給丟了。」老爺道：「這話好糊塗，你就講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方才是我自己在這裏看着，究竟是誰之過與？不必說了，我們幹正經的看鳳凰去罷。」說着，大家就從那個西隨牆門兒過後殿來。見那裏又有許多搬牙蟲的，

賈耗子藥的，賣金剛大力丸的，賣煙料的，以至相面的，占燈下數的，起六王課的。又見一羣女人，蹲在一個賣鴉片煙燈子的攤子上講價兒。老爺此時，是頭也不敢擡，忙忙的一直往後走，這才把必應瞻禮的個文昌閣，抹門兒過去了。才進了西邊那個角門子，便見那空院子裏，圍着個破藍布帳子，裏面鑼鼓喧天；帳子外頭一個人，站在那裏嚷道：『撒官板兒，一位瞧瞧，這個鳳凰單展翅。』老爺聽了，心中暗喜，連忙進去，原來卻是起子跑旱船的，祇見一個三十來歲漆黑的大漢子，一嘴巴子的鬍子渣兒，也包了頭，穿了彩衣，坐在那個旱船上。一手托了腮，把那隻手單撒手兒，伸了個懶腰，臉上還作出許多百媚千嬌的醜態來，鬧了一陣。又聽那個打鑼的嚷道：『看完了鳳凰單展翅，這就該着請大爺們，瞧飛蝴蝶兒了。』安老爺這才明白，原來這就叫作鳳凰單展翅，連忙回身就走，說道：『無恥之恥矣！』華忠啞了一聲，見那邊還有許多耍狗熊，耍耗子的，他看那光景，禁不得再去撒冤去了，便一直引着老爺，從文昌閣後身兒，遶到東邊兒。老爺一看，就比那西邊，安靜多了。有的牆上掛了個燈虎兒，壁上猜燈虎兒的，有三個一羣，兩個一夥兒踢球的，只那兩邊兒，穿着東牆，圍着個帳子，約莫裏頭是個書場兒。北邊卻圍着簇新的大藍布帳子，那帳子兒的外頭，也站着兩人，還都帶着纓帽兒，聽他說話的口音，倒像四川，雲貴一路的人。只聽他文調調的說道：『人品有個高低，飛禽走獸，也有個貴賤；這對飛禽，是不容易得見的，請看看。』程相公聽見便道：『老伯，這一定是鳳凰了。』老爺也點點頭，搖搖擺擺的進去，見那帳子裏頭，還有一道網城，網城裏果然有金碧輝煌的一對大鳥。老爺還不曾開口，劉住兒說道：『這不是咱們城裏頭趕廟的那對孔雀嗎？那兒是鳳凰啊！』安老爺這才後悔：『這趨廟逛的好不冤哉枉也！』他只管這等後悔，心裏的篤信好學，始終還不信，這就叫上了當了，只疑心或者今日適逢其會，鳳鳥不至，也未可知，因說：『我們回店去罷。』華忠說：『得請老爺略等一等兒。』在這個當兒，蔴花兒又拉屎去了。老爺正不耐煩，便說：『這就是方才那碗酪吃的。』誰想恰好程相公也在那裏悄悄兒的問劉住兒說：『那裏好出大恭，我也去。』老爺聽說，便說道：『索性請師爺也方便了來罷，我借此歌歌兒也好。』華忠滿院子裏看了一遍，只找不出個坐兒來，說：『不然，請老爺到南邊兒，那書場兒的板檯上，坐坐去罷。』老爺此時是不會看得鳳凰，興致索然，一聲兒不言語，只跟了他走。及至走近那書場兒去，才見不是個說書的，原來是個道士，坐在緊靠東牆根兒。面前放着張桌兒，週圍擺着幾條板檯，那板檯上坐着，也沒多的幾個人。另有個看場兒的，正拿着個升，給他打錢。那桌子上通共也不過打了有二三百零錢。老爺看那道士時，只見他穿一件藍布道袍，戴一頂樓道笠兒。那時正是日色西照，他把那笠兒戴得齊眉，

遮了太陽；臉上卻又照戲上小丑一般，抹着個三花臉兒，還帶着一圈兒狗蠅鬍子。左胳膊上攬着個漁鼓，手裏揸着副簡板，卻把左手拍着鼓。只聽他扎蹦蹦，扎蹦蹦，扎蹦蹦打着，在那裏等着攢錢。忽見安老爺進來坐下，他又把頭上那個道笠兒望下遮了一遮，便按住鼓板發科道：

「錦樣年華水樣過，輪蹄風雨暗消磨；倉皇一枕黃粱夢，都付人間春夢婆。小子風塵奔走，不道姓名，只因作了半世懵懂疑人，醒來一場繁華大夢，思之無味，說也可憐。隨口編了幾句道情，無非喚醒瞶聵，破除煩惱，這也叫作「只得如此，無可奈何」！不免將來請教諸公，聊當一笑。」

他說完了這段科白，又按着板眼，拍那個鼓。安老爺向來於戲文彈詞一道，本不留心；到了和尚道士兩門，更不對路，何況這道上又自己弄成那等一副嘴臉。老爺看了，早就有些不耐煩，只管坐在那裏，卻掉轉頭來，望着別處。忽然聽他這四句開場詩，竟不落故套；就這段科白，也竟不俗，不由得又着了點兒文字魔，便要留心聽聽他底下唱些甚麼；只聽他唱道：

鼓逢產，第一聲；莫爭喧，仔細聽；人生世上淖如夢，春花秋月銷磨盡；蒼狗白雲變態中，遊絲萬丈飄無定。講幾句盲詞瞎話，當作他暮鼓晨鐘。

安老爺聽了，點點頭，心裏暗說：「他這一段，自然要算個總起的引子了。」因又聽他往下唱道：

判官家，說帝王，征誅慘，揖讓忙；暴秦炎，漢糊傘帳，六朝金粉空摩跡；五代干戈小戲場，李唐趙宋風吹浪。抵多少，寺僧白雁，都成了紙上文章。

最難逃，名利關，擁銅山，鐵券傳，豐碑早見磨刀慘；馱來惹，改冤難雪，擊碎珊瑚酒未寒，千秋最苦英雄漢。早知道三分鼎足，儘癡心六出祁山。

安老爺聽了，想道：「這兩段自然要算歷代帝王將相了；底下要這等一折折的排下去，也就沒多的話說了。」便聽他按住鼓板，提高了調，又唱道：「怎如他，耕織圖！」安老爺才聽這句，不覺讚道：「這一轉轉得大妙！」便靜靜兒的聽他唱下去道：

怎如他，耕織圖，一張機，一把鋤，兩段便是擎天柱；春祈秋報香三灶，飲蜡齎幽酒半甌，兒童鬧擊迎年鼓。一家兒，呵呵大笑，都說道，完了官租。

儘逍遙，飲水樵，靠青山，傍水坳，手竿肩擔明殘照，網來肥鱸搗薑蕪，飲得青松帶葉燒，啣盃敢把王侯笑。醉來時狂歌一曲，猛擡頭，月小天高。

牧童兒，自在身，走橫橋，臥樹陰，短簑斜笠相廝趁；夕陽鞭影垂楊外，春雨笛聲紅杏林，世間最好騎牛穩。日西沉，歸家晚飯，稻粥香，撲鼻噴噴。

正聽着，程相公出了恭回來，說：「老伯候了半日，我們去罷！」老爺此時倒有點兒不肯走了，點點頭，又聽那道士敲了陣鼓板，

道：「高風，飄逸流，往深山，怕出頭，山中樂事般般有，閒招猿鶴成三友，坐擁詩書做五侯，雲多不礙梅花瘦。渾不問眼前興廢，再休提皮裏春秋。」

破愁城，酒一盃，覓當爐，酷舊醅，酒徒奪盡人間萃，卦中奇耦閒休閒，葉底枯榮任幾回，傾囊拚作千場醉。不怕你天驚石破，當他酣睡如雷！」

老頭陀，好快哉，鬚如霜，貌似孩，削光頭髮鬚眉在，菩提了悟原非樹，明鏡空懸那是臺，蛤蜊到口心無礙。俺只管癡癡煩惱，沒來由見甚如來！」

學神仙，作道家，踏芒鞋，結髻髮，葫蘆一個斜肩掛，擔頭不賣房中藥，指上休談頃刻花，隨緣便是長江去。聽說他結茅雲外，叫人何處尋他？」

鼓聲敲，鼓漸低，曲將終，鼓瑟希，西風緊，吹嚇猿猴起，陽關三疊傷心調，杜老七哀寫怨詩，此中無限英雄淚。收拾起浮生閒話，交還他鼓板新詞。

安老爺一直聽完，又聽他唱那尾聲道：「這番閒話，君聽不是閒饒舌，飛鳥各投林，殘照吞明滅；俺只待唱着這道情兒，歸山去也。」唱完了，只見他把魚鼓簡板橫在桌子上，站起來望着衆人，轉着圈兒拱了拱手，說道：「獻醜獻醜！列位客官，不拘多少，隨心樂助，總成總成。」衆人各各隨意給了他幾文而散。華忠也打串兒上擲下幾十錢來，給那個打錢兒的。老爺正在那裏想他這套道情，不但聲調詞句不俗，並且算了算連科白帶煞尾，通共十三段，竟是按古韻十二攝，照詞曲家增出灰韻一韻，合着十三折辭。

成的。早覺這斷斷不是花嘴花臉的道士所能解；待要問問他，自己是天生的不願意同僧道打交道，卻又着實賞錢他這幾句道情，便想多給幾文，犒勞犒勞他。見華忠只給了他幾十文，就說道：「你這人這等小器，就多給他些何妨？」回頭看看了那串兒上，卻只剩了沒多的錢，因問：「你大家誰還帶着錢呢？」不想問了問，那打雞兒的一時間都把幾個零錢使完了。程相公道：「老伯要用，吾這裏有銀子可好？」老爺大喜說：「更好。」及至他從順袋裏出來，卻是個五兩的錠兒。一時又沒處夾，老爺便叫小小子蔴花兒，送給那個道士。那道士接過來，不會作謝，先望着那銀子，歎了口氣道：「噯！路盡才知蜀道平，恩深便覺秋雲厚。」忽然兩淚直流，把那個粉臉兒，沖得一行一道的，益發不成個模樣。他忙忙的用道袍袖子，沾了一沾，往前走了兩步，向安老爺深深打了一躬說：「恩官厚賜，貧道在這裏稽首了。」安老爺聽他說了這蜀道秋雲兩句，覺得這道上不是個蠢人，或者這道情，竟是他自己一片哀怨，也不可不知，便覺他雖是個道士，也不甚討厭，連忙還了他個揖，華忠一旁看見，口裏咕嚕道：「得了，我們老爺，索性越交越腳高了。」便走上去，直撇撇的說道：「回老爺，這天西北陰上來了，咱們可沒帶雨傘哪！」老爺看了看西北上，果然有些陰過來，便不及合那道士細談，同了程相公一行人，出了天齊廟的那個後門兒，一路回店裏來。梁材在店裏已經叫廚子把老爺的晚飯備妥，又給老爺煮下羊肉，打點了幾樣兒路菜，照舊有他店裏的，頓飯餅麵。老爺此時吃飯，是第二件事，窺了一天，渴了半日，急於要先擦擦臉，喝碗茶，無如此時茶碗，背壺銅鑊子，是被老爺一通碑文，讀成了個缸裏的醬蘿蔔，沒了纜兒了；馬褥子是也從碑道裏走了。幸而茶碗還有數餘帶着的，梁材倒上茶來，劉住兒又忙着拿銅盆，盪了盆水，伺候老爺洗了臉，葉通便把程相公的馬褥子給老爺鋪上，又把自己那個借給他。一時端上茶來，老爺同程相公一面吃着酒，心裏還是念念不忘那個鳳凰，恰好跑堂兒的端上羊肉來，程相公便叫住，問他道：「店家，你快些這裏來，你早上說的天齊廟，有得鳳凰看，怎的我們看不着？」跑堂的一楞說：「看不着沒有的話，這店裏有好幾位都瞧了回來了；我們打雞兒的燒香去，回來也說瞧見，你老同老爺在那兒瞧鳳凰來着，怎麼說看不着呢？」老爺說：「果然沒有看見，只有一對孔雀在那裏。」跑堂兒的聽見，想了想，才笑呵呵的道：「是呵，他那毛兒就像戴的翎子似的，我早起說的就是他，我是把兩樣東西的名兒記攆了。」老爺一聽，這才悟着今日這一槍算寬走了。一時吃完了飯，家人們也有買東西去的，也有打撻子去的，一時只剩了華忠，劉住兒兩個。華忠又夫走動。這個當兒，忽見劉住兒跑進來說：「外頭有個人要見老爺。」老爺說：「難道又是位喜賀大爺不成？」劉住兒又不懂老爺這句「反言以申明之」

的話，回道：「不是喜賀大爺，那位奴才見過；這個人，奴才不認得他。奴才問他，他說老爺見了他，認得他。」老爺道：「算了罷！你弄不清楚這些事，快把華忠找來罷！」半日找了華忠來，老爺正叫他去看看這人，到底是誰？華忠道：「不用看，奴才進來，就瞧見他了；就是方才在廟上唱道情的那個道士。」老爺一聽，先就急了說：「我說這些人斷招惹不得，所以叫作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因問劉住兒道：「既然如此，你在廟上也聽他唱了那半日，怎的又說不認得呢？」華忠道：「請老爺別怪劉住兒，他這時候不是方才那個打扮兒了；臉兒也洗乾淨了，穿着件舊短襟袍兒，石青馬褂兒，穿靴戴帽，並且是個高提梁兒。他見了奴才，還裝糊塗，奴才一瞧他那神情兒，就認出他來了，問他來作甚麼？他說：『來謝謝老爺，見了老爺，還有話說。』」奴才想着老爺，可見這些人作甚麼呢？就告訴他：「回來替你回罷！」老爺連道：「很是很是。」華忠道：「誰知他竟不肯走，說務必求見見老爺，還說他在淮上常見老爺，回明了老爺，一定見他的，奴才問他姓名，他又不肯說。只說：『老爺一見，自然認得。』」老爺沒好氣道：「怎麼你也合劉住兒一般兒大的糊塗？難道我在淮上常見的人，你會不認得嗎？」華忠不敢強嘴，等老爺發作完了，才回道：「老爺聖明，奴才趕到青雲堡，就迎見老爺，回了京了，奴才合劉住兒一樣，也是沒到過淮上的。」老爺一時無話，只說：「偏偏兒這麼一刻兒，上過淮上的人，又都不在跟前。」因賭氣說：「你叫他進來，我見他罷！」華忠只得去叫那人，及至那人進來，老爺才要欠身，他已經站在當地，望着老爺拖地一躬，起來說道：「水心先生，別來無恙，可還認識當日座上笙歌，今日沿街鼓板的，這個道人麼？」這正是：

柳絮萍蹤渾一夢，相逢何必定來生。

說話的這人是誰？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九回 包容量一諾義賙貧 翼鏢翁九秩雙生子

這回書接演上回，話表安老爺叫華忠把那個改裝的道士帶進來，正要認認這人是誰，問問他的來意，不想他進門，就是一躬起來，開口就叫了聲水心先生，接着便說：「可還認識我這當日座上笙歌，今日沿街鼓板的道人麼？」老爺聽了，不勝詫異，這才站起身來，定睛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從前在南河作知縣時候，受過知遇的那位老恩憲，前任河臺談爾音。老爺斷想不

到此時，忽然合他恁地相逢，倉卒間倒覺舉措不安。忙着先讓程相公迴避過了，自己料是一時換不及衣服，只換了頂帽子，轉身說：『卑職安學海，斷想不到此地得見憲臺，方才驀遇，既昧於瞻拜，今蒙降臨，又不及迎接，且惶且愧！但是草莽之間，不可廢禮，請憲臺上坐，容卑職參謁。』把個談爾音慌了，上前扶住說道：『水心先生，我談爾音具有人心，苟非事到萬難，萬不敢視顏來見。我先生要一定這等稱謂，這等儀節，使我益發無地自容，叫我這一肚皮的話，怎得說出口呢？』安老爺看了他，那愧汗不墜的神情，倒覺不好過於拘禮，還朝上打了三躬，才合他分賓主坐下。此時上街去的家人們，也都回來了，倒上茶來。安老爺又親自送茶，依然是憲臺長，大人短。華忠站在傍邊，聽了半日，才知道這東西，原來就是把我們老爺坑苦了的那個談爾音。待要得罪他兩句，又礙着主人，只氣了他個磨掌撻拳，直眉瞪眼。安老爺卻只藹然和氣的問他道：『憲臺是幾時蒙恩賜環的，竟自不知怎的，既不進京，又不回籍，卻祇逗遛在此，更不敢動問，方才在天齊廟相遇，怎的又裝扮成那等個行藏，卻是爲何？』那談爾音見問，未曾開口，眼中落淚，一面攔手，一面搖頭，說道：『先生這話，一言難盡。我自從那年獲罪發往軍臺，原想着河工上，還有幾個着實受過我些好處的舊日屬員，打算叫他們幫助幾千金，交了臺費，便好還鄉；不想這班人不肯也罷了，連回話都沒得一句，難得接到他一封回信，又無非告苦說窮，那言語文字之間，還帶些笑罵。因此沒法，在臺站上一住三年，才得効力年滿回來，便想在京官同鄉道裏，打個把式。那知我們那班同鄉更狠，算起來這些人，平日也不知用過我多少，別敬節儀。如今見我這等回來，他們竟自閉門不納，還道我不是安分之徒，竟大家鳴鼓而攻起來。沒奈何只得奔到此地，投奔一個州吏目，正是我的妻舅，叫作蔡錫江。不想他這等一個小小官兒，也竟會被上司訪着他，帷薄不修，又參回去了。把我囚得來，進退兩難。幸得我們紹興府山陰道上，多有些會唱道情的，我還記得那腔調，也隨口編了兩句，就弄了副漁鼓筒板，每日胡亂唱來餬口。又怕被人看見我的行藏，所以才把些粉墨遮了我這張羞臉。作夢也想不到今日在此，遇見你這水心先生，竟慨然助了我五兩銀子，所以特地到門拜謝。』說罷，站起來又打了一躬。安老爺此時正在後悔自己方才在廟上，不合一時粗心，不曾認出他那個假面目來，無端的給了他幾兩銀子，倒像特地去簡裝他一般。如今聽他這等說法，果然是把自己的無心犒賞，認作了有意酬恩，一時越發不安，連忙說道：『大人你怎的倒這等說？』說着，正要往下辯白這個原故。那談爾音不等老爺說完，接過來也說道：『先生你才叫作怎的倒這等說，你可曉得你我同在南河，我作壽時節，你送我那五十金的公分；那時祇因我看了各官，除了公分之外，都另有分厚禮，獨先生你祇單單的送了

那公分五十金，我不合一時動了個小人之見，就幾乎弄得你家破人亡；今日狹路相逢，我正愁你要在衆人面前，大大的出我一場醜，不料你不念舊惡也罷了，又慨然贈我五兩銀子。可曉得我談爾音，當年看了銀五十兩，輕如草芥，今日得着這五兩，便重似泰山，你叫我的不要感激，不要這樣說法。祇是我方才那番賣唱吃食的行徑，真真叫作無可奈何，祇得如此，還要求老先生函蓋包荒，此後見了我們河工上那班舊日的朋友，切切不要提起才好。」安老爺原是噙着一肚子話，竭力辯白我方才如果認出是你來，斷不肯那樣褻瀆你；他是算認定了，難得老爺認得出是他來，還肯這等憐惜他，兩下的越說越不得明白。他越發提起前情，直言不諱，一味自怨自悔，老爺是位仁慈不過的，便覺這人尚有三分義氣，早動了一片不忍人之心，一時又替他臉上下不來，又覺自己心上過不去，待要寬慰勸勉他一番，便道：「大人休如此說，貧乃士之常，不足爲累。便是市上吹簫，街頭鼓板這些事，古人中如泃國公、蘆中人等輩也都作過，不過方今聖明在上，非其時耳。依學海鄙見，還是早辦一條歸路，回到家鄉，先圖個骨肉團聚，一面藏器待時，或者聖恩高厚，想起來還有東山再起之日，也未可知。」他又擺手說道：「先生這話說得遠了。實不相瞞，我談爾音此時祇住在對門一個小車子店裏，一日兩餐，還沒處打算哪！祇這兩件衣裳，還是託店主人賃來的；就方才穿戴的那道衣道笠兒，也是合天齊廟裏一個道人借的，他還定要用我五十大錢的酒錢。你看人情這等艱難，叫我一向從那裏辦條歸路起？如今是好了，有了水心先生你這五兩頭，已經有得一半陶成，怎的再得有這等五兩頭，我便打算搭了我們紹興回空的糧船回去。祇是那裏還想再作出這樣第二個春夢？」老爺這才明白，他是還短幾兩銀子，說不出口，不禁低頭，歎息了一聲，默然不語，便讓他吃茶。要論安老爺素日的爲人，此刻的光景，既不是拿不出這幾兩銀子，又不是捨不得這幾兩銀子，要講急人之急，正該或多或少，叫家人立刻拿出銀子來，當面給了他，打發他走，何等爽快！怎的又默然不語呢？原來老爺正爲此時，自己合他是一窮一通，一貴一賤，翻了個局面。待說斟酌個可以與，可以無與，倒像爲了淮安被爹的前情，近於使驕且吝；待說博施濟衆罷，祇這等隨便拿出幾兩銀子來給他，不但不是一個富而好禮的道理，越發顯得方才廟上給他那幾兩銀子，是有意打趣他了一時。心裏怎麼想，怎麼覺得不合天理人情。祇端了碗茶，一面陪着那個談爾音，一面三迴九轉的心裏盤算。一直等到客都把茶碗放下了，老爺還捧着個碗，在那裏盤算呢！談爾音看那神情，料是沒指望了，不好久坐，談了兩句散話，也就告辭。老爺便放下茶碗，一直送他出了店門，還等他走了幾步，然後才回身進來坐下。思索了半天，他便叫梁材、華忠兩個來，吩咐道：「你們看看，有太太給我帶上的

幾百銀子，在那一個箱子裏，給我拿出來。」此刻程相公也在跟前，便道：「老伯，我那五兩頭不忙，那是老人家要買阿膠用的，等到了山東，再把我不要。」老爺搖搖頭道：「不是。」梁材也回說：「老爺要使銀子，外頭有留下來五十兩，沒用完呢！」老爺道：「你替我拿來就是了。」兩個聽了，便叫了打雜兒的，幫着到行李車上，鬆繩解扣，把箱子擡進，忙着解夾板，拆包袱，找鑰匙，開鎖。那老爺看了看，那箱子裏裝着，是五百銀子，便吩咐梁材向店家借個天平，要秤出二百四十兩來，分着三包。又叫葉通寫三個餽^四的籤子，按包貼上。再現買黑皮子手版來，要恭楷寫着舊屬安學海一行字。又叫騰個拜匣，預備裝銀子。又叫打開包袱，把行裝袍褂拿出來，換上華忠見老爺這光景，像是要去拜客，便請示老爺道：「到那裏去？還是車去馬去？派誰？」去？」老爺見他那臉，上不大平靜，恐怕誤事，便要招惹他，祇說：「一概不用，你祇叫個打雜兒的跟着，我要親身把這銀子，送給那個談大人去。」原來華忠方才問的時候，就早猜出老爺這着兒來了，祇不敢冒失。如今見老爺不但幫他銀子，還要親身送去，祇氣得他也顧不得甚麼，叫作規矩，便直言奉上說道：「不是奴才找着按老爺一頓窩心腳的話，翁爺的銀子可是沒處兒花？」一時梁材大家也覺着爺此舉，大可不必。程相公也道：「老爺你平日常講的，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怎的此時自己，又以德報怨起來？」老爺正爲這樁事，一個人爲難了半天，那一肚子墨水兒，不差甚麼，警得都要漾上來了，那裏還禁得起旁邊兒再有人去晃蕩他。祇程相公這一句，就開了四書闢了。祇見他默着個臉兒，問着程相公道：「世兄，你可曉得我夫子講這兩句話，是怎的個意思？」大子生在春秋之世，見那時周末文勝，時事務虛而不務實，那或人忽然來問：「以德報怨何如？」也正是受了文過其實的病，便因此動了我夫子一片挽回世道的深心，所以倒問他何以報德？緊接着便告訴他，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其實輪到自己身上，你就那上下兩本論，語，看他老人家，又那一時那一處，不受着些怨。其中祇有被原壞那傲慢不恭的老頭子氣不過，在他蹠子骨上打過一杖，還究竟要算個朋友，實善的道理。此外如遇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那班人，受了他許多奚落，依然還是好言相向，便是陽貨，王孫賈，陳司敗，那等無禮，也祇就他口中的話，說說兒也就罷了。甚至弄到性命呼吸，也不過說了句「天生德於予，桓韙其如予何？」究竟何嘗認真，去以直報怨，何況我今日這番意思，正叫作以德報德。世兄，你怎的倒說我是以德報怨？」程相公道：「別樣事小娃不曉得，談爾這樁事，是我天天跟老伯在那裏眼見的，難道那還叫作個德？」老爺道：「你們的意思，自然爲他參掉了我的官，罰賠了我的銀子，因我參官賠銀子，才累我的兒子趕出來，以致幾乎半途喪了性命，大不過講的是這三樁事，要算個怨了。你們可曉得那

河工上的官兒，自總河以至河兵，那個不是要靠那條河發財的；單單的放我這樣一個不會弄錢的官在裏頭，使不遇着那位大人，別個也自容我不得。長遠下去，慢講到官，祇怕連我這條性命，都有些可慮。今日之下，怎的還能够這等自在逍遙，便是幸而不參我，那個知縣作到今日，說句老實話，是還想我能去鑽營升官呢？是還想我去謀幹發財呢？祇怕我這點薄薄家私，也就被我一任知縣，報効在裏頭了；所賠的又豈止是五千餘兩？再講我的兒子不出來，又怎的遇着我這兩位媳婦來，立起我家一番事業？我若不去，又怎得教成我那個兒子來，撐起我家這個門庭？你大家想去，那一樁不是談大人的厚德？怎的還要去怨他？固然說是天也，非人力所能爲也。要知他被上天提了一根線兒，照傀儡一般，替我家出這許多苦力，也些須有點功勞，我此舉又怎的不叫作以德報德？華忠聽了老爺這段話，才把那一股渾氣，消了下去。祇聽他先念了聲佛，說道：「真哪！奴才說句不當家的話，照老爺怎麼存心，怎麼怪得養兒養女望上長，奴才大爺有這段造化呢？那麼說兩錢兒，敢這花的不寬，到底是奴才糊塗，祇是奴才到底糊塗，老爺就給他個一二百也不少，就簡直的給他三百也不算多，怎麼又不零不落的，要現給他平出二百四十兩來，這又是個甚麼原故呢？」老爺道：「蠢才！蠢才！你怎的會明白這個大道理？我竟沒許多精神，合你閒話，你且問問程帥爺，就曉得了。」程帥爺聽了一楞，想了半天，說道：「今日我竟不得明白，果然的老伯爲甚麼了，要給他二百四十兩銀子？」老爺祇笑而不語。不想葉通這小廝，跟老爺在書本兒上，磨上了這幾年，倒摸着老爺胸中些深微奧妙了。他正在那裏貼銀包上的籤子，聽了這話，便笑着合程相公道道：「老爺給他這銀子，正合着三百兩的數兒。」程相公道：「何說挑話，方才通共拿出三百兩來，老爺還了我五兩，這裏還剩五十五兩，你那裏還會有三百兩，我就更不得明白了。」葉通道：「師爺要明白這個，祇把子華使於齊那章書，背一遍就明白了。」他聽了，從子華使於齊，一直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背了一遍。又尋思了半天，搖頭道：「我不曉得。」葉通道：「當日孔夫子送人東西，都是打八折，不信，師爺算那個與之簽的簽字，朱註註的是六斗四升，那是個八八六四，與之庚的那個庚字，朱註註的是十六斗，那是個二八十六，與之粟五乘的那個乘字，朱註註的是十六斛，又是個二八十六。所以老爺送這位前任河臺的禮，也平了個三八二四十四兩，正是八折的三百兩。」老爺聽了，連連點頭讚道：「使乎使乎！程相公接他這話，算了算數目，果然不錯。」又問他道：「葉二爺，我倒請教，然則與之粟九百，怎的又不是八折呢？」葉通道：「他也是個八折，孔夫子給子華他們老太太的米，那是行人人情，自然給的是串過的細米，須得滿打滿算。給原恩的米，是他應關的俸祿，自然給的是泛串過的。」

糙米。糙米串細米，有一得一，准准的得拆耗二成糖粃。刨除二九十八，核算起來，下餘的正是八九七二的八折。這筆帳大概連朱子當日也沒算清。不然，爲甚麼前頭小註兒裏的釜六斗四升，庚十六斗，粟十六斛，都註得那麼清楚；到了與之粟九百的小註兒裏，就含糊着說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呢？這話程相公始終不會了了，安老爺聽了，祇樂得拍案叫絕說道：「孺子可教也。這講法雖不足窺聖道之大，大可補朱註之闕。這等看起來，那康成家牌，不過曉得了「薄言住慙，逢彼之怒」，合「胡爲乎泥中」的幾句詩經，便要算作個佳話，真真不足道也！」話間，諸事打點齊備，老爺見葉通說的能這樣通法，料他事理通達，斷不到開罪於那位談大人，便交他持了帖，又叫了一個打雜兒的，捧着那個裝銀子的拜匣，跟着出了店門，往對過那座小車子店去。到了店門口，葉通忙走了兩步，先進了店門，祇見滿院子歇着許多二把手小車子，又有些到站驢子，還堆着半院子的驢馬糞，卻不知這位談大人在那裏。看了看，見那邊牆根底下，蹲着一羣苦漢，在那裏吃飯。葉通因在主人面前，不敢公然問說有個姓談的，祇得問那班人道：「有位談大人在那間房住？」某一個人答道：「這店裏是住驢的，那裏摸大人去呀？」葉通又說明那談大人的年貌，那人才說道：「你問的是談花臉兒啊！在那角上堆草的那間屋子隔壁就是。」葉通走到跟前，不好跑進去，便隔窗問了句：「這是談大人的屋子麼？」他聽得門外有人說話，穿着件破兩截布衫兒，靴拉着雙皂靴頭兒出來。葉通見了，不敢輕慢，連忙把手本早上去，說家主請見。那談爾音看了看，就嚷起道：「這還了得，大東斷不敢當，奉璧奉璧。」說着，進屋裏，就那麼個樣兒戴上了頂帽子出來。這個當兒，安老爺已經走進房門，朝上打躬說道：「安學海特來謝步。」見過了禮，就在那鋪土坑上，合他分賓主坐下。老爺見他那屋裏，上下通共一個人，看光景不必再等獻茶了，便向葉通使了個眼色，要過那個拜匣來，放在桌子上。此時老爺那番仁厚存心的神情，真真算得個見於面，盎於背。他會大把的銀子給人，也自己倒不得話，好容易宛轉其詞，把這番意思道達出來。那談爾音耳朶裏一邊聽着話，眼睛裏一邊瞧着銀子。老爺這裏話也不會說完，他便望着那銀子，大哭起來。這一哭，倒把安老爺哭的沒了主意，再三相勸，才得把他勸住。他早拜倒在地，謝個不已。口裏說道：「水心先生，我當日是那等的陪你，你今日是這等的救我。這等說起了來，你直頭是個聖賢，我直頭是個禽獸。」安老爺忙道：「大人此話，再休提起。假如當日安學海不作河工縣，怎的有那場事？作河工知縣，而河上不開口子，怎的有那場事？河工開口子，而不開在該管工段上，又怎的有那場事？這叫作天實爲之，與我意臺甚麼相下？大人且把這話攔起，是必莫忘方才那幾句勸導之言，作速回鄉，切切不可流落在此，這倒是舊屬一番誠

意。」安老爺這話，算厚道到那頭兒了。他聽了連連點頭答應，一面收拾銀子，把匣子交給葉通。安老爺便起身告辭。他道：「明早再謁誠趨叩。」安老爺也唯唯答應着。一路回來，店裏才得上燈。老爺這件事作的來，好不心曠神怡，一覺安穩好睡。醒來才得五鼓，還慮到那談爾音天明過來，臉上不好意思，便催衆人收拾行李車輛，不會天亮，就起身上路。臨起身，又留下一個斷行的名帖，託店家送給他。他正要來拜謝，聽得安老爺走了，一時感愧之中，不無依戀。沒奈何把那名帖，供在桌兒上，拜了兩拜，祇當日收拾，就坐了那店裏一個二把手小車子，趕到運河碼頭上，趁著紹興回空糧船，回往浙江而去。及至他到了家，感激安老爺這一番周濟，無可答報，每日起來，不言不笑，不飲不食，望空先燒一爐香，默祝安老爺的富貴壽考，然後才敢開口。這是後話。安老爺離了涿州，一路無話。這日早到茌平，因天色尚早，便想不打早尖，趕到鄧家莊早飯，恰巧從那座悅來店過，見歇着許多車子，滿載着一色的花雕大罈酒。問了問，原來正是自己送鄧九公的壽禮，也從水路運到了。老爺大喜，就便下來打了尖，吩咐一應人馬車輛後行，自己卻揀了頂草帽兒，騎上那頭驢兒，祇叫隨緣兒，拿着帽盒跟着。要出其不意的，先去合鄧九公作個不期而會。將進了岔道口，但見那條路上的車馬行人，往來不斷。更有些攬着食盒送禮去的，挑着空擔子送了禮回的。老爺在驢子背上，想道：「鄧翁的生日，還有幾日呢？怎的從今日起，就這等熱鬧！」一面想着，遠遠的早望見鄧家莊的那座莊門。老爺一看，與前番來的光景大不相同了。祇見莊門大開，門外歇着車馬成羣，門裏也是不斷的人來人往。那兩邊樹下，還歇着許多趕趁賣吃食的一時老爺到了莊門首，下了驢兒，祇見一個穿靴戴帽的莊客過來，把老爺上下一打量，見老爺戴着頂草帽兒，騎着頭驢兒，卻又穿着身行衣，不像個來作賀的樣子。便上前問道：「咱們是那兒來的呀？」老爺見不是前番來見過的那人，正待合他說明來歷，祇見褚一官從裏面說笑着，送出一同客來。他一眼望見老爺，也不及招呼客，便連忙趕出門來，說：「這……這不是二叔來了麼？怎麼一個個人來了？」匆匆見了個禮起來，便合那個莊客嚷道：「你還不快進去告訴說北京的二老爺從京裏下來，已經到門了。那人聽了，忙着亂裏跑。那幾位客都站在一旁，等着告辭。老爺使合那褚一官說：「你且先送客。」他才忙着送了那班人走。這個當兒，隨緣兒一手拉着驢，一手舉着帽盒，老爺一面換帽子，一面問褚一官道：「你令岳怎的這等高興，從今日就作起壽？」褚一官道：「好叫二叔得知，今日不是作壽。」才說得這句，早聽得鄧九公一路從裏頭就嚷出來了。祇聽他叫道：「我的老弟呀！你今兒簡直是從天上掉下來了！我正說忙過今兒個，明兒個就打發人迎接你去，誰想你倒先來了！可喜可喜！」說着上前，合老爺抱了一抱，一

面拉着手先道了公子前番得中，並連次高升的喜。接着問了這個，又問那個；然後才問安老爺是那天起身的，走了幾天，一路行走的光景。安老爺一面隨問隨答，一面看他那打扮兒，只見他光着個腦袋，裹拉着雙山底兒青緞子山東兒鞋，穿一件舊月白短衫襖兒，敞着腰兒，套着件羽緞給臥龍袋，從脖頸兒起，一直到大腿，沒一個扣着的。臉是喝了個漆紫，連樂帶忙，一頭說着，只張着嘴，氣喘如牛的拿了條大手巾擦那腦門子上的汗。老爺此時不及問他別的，只記着豬一官方才不會說完的那句話，先問道：「九兄你府上今日一定有件甚麼大喜的事？」他早拉了安老爺一隻手說：「咱們到裏頭坐下說。」說着，便有家裏的幾個門館先生，合他徒弟們迎出來。內中也有幾個戴頂戴的，一個個都望着老爺打躬迎接，老爺也一一還禮。安老爺前番雖到過他家一次，卻不曾進門。一路進來，見那大門裏也是路，東一個屏門進去，便是個大院落。那院子裏有合抱不交的鸚鵡大樹，正面卻沒大廳，只一路腰房。東西羣牆，各有隨牆屏門。只見那西邊屏門裏，有一羣人在門裏望外看，裏頭又夾雜個茶房嚷道：「西花廳再擺兩桌子。」東邊門裏，便有人答應。看那光景，像是往廚房去的路。那腰房當中，是個穿堂二門。門外樹陰裏，還安着兩塊大馬臺石。進了這座門，裏面還有三層門兒。安老爺才走到甬路上，早望見豬大娘子，也打扮着，拉着他那個五六歲的孩子；後面還跟着「一羣老婆兒，小媳婦子，丫頭，都從那個門兒迎出來。那豬大娘子，此時見了安老爺，比前番更加親熱。只是他自己想了想，說不好按着官話，尊聲義父；又不肯依着鄉風，叫聲乾爹，也不好連查些兒，稱作老人家。那慶大個兒子，更要爸爸長，爸爸短，那可就會唱曲兒的改字兒，沒甚麼大分別了。他便索性親熱起來，照稱他父親一樣，也叫作老爺子。只見他上前拜了兩拜，笑嘻嘻的說道：「老爺子怎麼也不賞個信兒，悄默聲兒的就來了？也沒得叫你女婿接接去。」說着，問了乾娘安，又問妹子好，兩妹子好，以至舅太太張老夫子，都問到了。安老爺一時竟有些應酬不及，只一總說了句都好，都說請安時候。他又拉了他那個孩子過來請安說：「這也是老爺呢！」安老爺見是他前番帶到京去的那個孩子，也招呼了招呼說：「都長這樣高了。」說着，便一路進了那個三門兒。進去見裏頭是正面五間正房，東西六間廂房，約莫那後面還有些房子。一時鄧九公讓安老爺進了屋子，二人重新加禮。老爺見他那屋裏也擺些鐘鼎屏鏡之類，一時都不及細看，只見西次間坑上地下，都擺着席，有幾個女眷，正在那裏吃麵。見安老爺進來，也有藏躲不迭的，也有偷着眼兒看的。鄧九公道：「你們不用跑。」因拍着安老爺的肩膀兒，向大家說道：「你大家瞧瞧，今兒個來的，這就是我常說的我那個頂天立地的好朋友。」安老爺正不知誰是誰，無從見禮。豬大娘子道：「這都是我們一點兒

的幾個當家子，合至親相好家的娘兒們，沒外人。他們比我還怯官，你老人家大遠的來，先歇歇兒罷，不用合他們見禮了。」說着，鄧九公就往東裏間讓老爺看了一週，只不曾見着他家那位姨奶奶，才要問起，還要問問他家，今日到底是件甚麼事？只見鄧九公坐也沒坐好，先哈哈了一聲，才開口說話，說道：「老弟，我先問你，你給我作的那篇東西，帶來了沒有？」安老爺拍着肚子說道：「現成在這裏少停當面寫出來，請老兄看。」鄧九公笑道：「好極了，你先別忙，索性求老弟你費點兒事，這裏頭還得繞繞筆頭兒，我要告訴你這個原故，你保管替愚兄一樂，今日個得喝一罇。告訴你，哥哥得了兒子了！」安老爺聽了又驚又喜，喜得是這老頭兒，一生任俠好義，願以無子為憾，如今一朝有後，真是大快平生。驚得他是一個九旬老翁，居然還能生育，益信他至誠格天。連忙起身，給他道喜，說道：「這實在要算個非常喜事，只是我要怪老哥哥，這樣一樁喜事，你怎的不早給我個信兒？」褚大娘子道：「我說是不是，才有信兒，我就催你老人家，快寫封書子去罷，你老人家只嘆，靠不住，靠不住，瞧到底惹人家怪了，我看這可說甚麼？」鄧九公才要說話，安老爺說：「是了，這也是我大意，大約前番寫信，合我要那胎產金丹九合香，就是有了佳兆了。」九公道：「不是麼？那是為你乾女兒去要的麼？誰知他才兩來的月就掉了呢？倒叫我空歡了一場。」這個當兒，褚大娘子捧過茶來，說：「這是雨前，你老人家未必喝，我那兒趕着叫他們煎普洱茶呢！」安老爺一面讓坐，便料到他家今日是辦三朝，那位姨奶奶一定在產房裏不得出來，便告訴褚大娘子，叫個人進去道喜。鄧九公笑呵呵的說道：「老弟，你只忙聽我從頭兒把這件事說給你聽，不用講，愚兄九十歲的人，養兒子的這條癡心，是早沒了，誰知到了上年，忽然二姑娘他有了信了，我可也就沒留心。好在他自己也不會言語，趕到兩多月上，只見他吃動飯兒，就是吐天兒哇地的鬧。我道：「這是個甚麼原故？准是他娘的得了翻胃了。」還是你乾女兒說：「別是胎氣罷？」怎麼着，他就給他找了個姥姥來瞧了，瞧說是喜。我說：「這真算得個新樣兒的了。」就那麼糊裏糊塗的過了有四五個月。一天他忽然跳着個板櫃子，上櫃子去，不知拿甚麼，不想一個不留神，把個板櫃子登翻了，咕咚一跌，跌下來就跌了個大仰爬腳子。你說怪不怪，把跨骨截青了巴掌大的一大片，他這胎氣，竟會任怎麼個兒沒怎麼個兒。趕到挨着月分兒，大家都在那裏掐着指頭算着，盼他養白，說他可再也不養了。大是過了不差甚麼，有一個多月呢。這天他正跟着我吃飯，只見他才打了個挺大的包，握在嘴上吃着，忽然呀一聲，說是不好，扔下包，往屋裏就跑。我說：「你們跟了去瞧瞧，是怎麼了？不是吃了個蒼蠅啊？」正說着，這個人才跟進屋子，只聽得喝喇的一聲，就把個孩子養在褲襠裏了；還是挺大的個胖子。幸

而我們姑奶奶在這兒，叫人給他收拾好了，這才找了姥姥來。我說：「叫把老弟你給的那胎產金丹吃一丸子，那是好的呀！」他且不吃，只嚷餓的荒，要先吃點兒甚麼。只這一頓就撮了三大碗半小米子粥，還點補了二十來個雞子兒，也沒聽見他嚷個頭暈肚子疼的，坐了半天說：「我這肚子裏像有一個呢？」將說着，爬起來又養了一個，又是個小子。你看我們這個二姑娘跟着我也有這麼好幾年了，不養就不養，養起來是塚窩兒的，這實是老天可憐，也是老弟你前年那句說話的吉利；今日正是兩小子的滿月，可巧遇老弟你今日進門，這是你姪兒的造化。今兒個屋裏也不算暗房咧，他娘是在那兒撥弄孩子呢？就請老弟你到屋裏瞧瞧，管保你這一瞧，就抵得個福星高照，這兩小子將來就許有點出息兒。」安老爺聽了大喜，站起身來，就同他進了那個東進間的屋門，進得屋門，安老爺一看，他家那位姨奶奶，正在那裏奶孩子呢，慌得老爺回身往外就跑。你道安老爺也是五十多歲生兒養女的人，難道連個奶孩子的，也沒見個不成？何況到了小戶人家，更要房屋窄小，此遇着有個親友來，偏是這個當兒，孩子要吃奶，往往的就彼此迴避不來，何至於就把這位老先生嚇跑了呢？原來這位姨奶奶的奶孩子法，與眾不同。人家奶孩子，只得奶一個；他得奶兩個。人家養雙胖兒的，也有自然是奶了一個，再奶一個，他卻要兩個一塊兒奶。到了要兩個一塊兒奶了，只解開一個脖鈕兒，一個二鈕兒，這可就不行了。所以他奶起孩子來，是要把裏外衣裳上的鈕子，一件件都解開，大廠轆門的揀在兩邊兒去。然後才用兩隻胳膊，攏着兩個孩子，叫兩個孩子，分着吃他兩個奶兒。他卻把兩孩子的四條腿兒，搭成個十字架兒，兩隻手緊緊的抱着給他吃；又苦於外路人兒，輕易不會上坑盤腿兒，只叉着兩條腿兒，坐在坑沿兒上，在那裏奶。安老爺進門兒，一眼就看見他，那對鼓逢逢的大唾兒，他那對唾兒，往小裏說，也有斤半重重的，饅頭大小圍腰兒也不會穿，中間兒還露着個雪白的大肚子，老爺等間不會開過這個眼，只慌得踉蹌不安。才待回避，鄧九公一把拉住說：「老弟，你這又嫩神神了，這有甚麼的呢？」他那位姨奶奶，見安老爺進來，便笑嘻嘻的說了句：「勸了不得了，他二叔進來了。」待要站起來，懷裏是摟着兩孩子，才一欠身兒，左邊兒那個孩子，早把個奶兒從嘴裏脫落出來。不想正在個灌精兒的時候，他那奶頭兒裏的奶，就像激箭一般，往外直冒，冒了那孩子一鼻子一嘴，噲得那孩子又是咳嗽又是嚏噴。鄧九公只急得合他嚷道：「二老爺又不是外人，你正經老老實實兒的，坐在那兒給孩子吃就是了，又鬧這些累贅？」安老爺忙說道：「老哥哥，這也是你過於省事，兩個孩子，叫他一個人奶着，如何來得及，再奶也斷不夠。小人兒的吃缺了奶，倒是樁要緊的事。」豬大娘子此時已經笑得咕咕略略的，一面接過那孩子去，一面說道：「老

爺子那兒知道我們這姨奶奶呢？兩孩子吃着，他還不住手兒的揉媽膀子，囁怪漲得慌的呢！說着，坑上一個老婆兒，忙着把右手裏那個孩子也接過去。那位姨奶奶才掩上懷，依然照前番的禮兒，給安老爺請了個安安老爺連忙還了個揖，說道：「有了娃兒了，以後不可行這樣大禮。」他說道：「有他倆怎麼着呢？我還敢合老爺論個嫂子，小叔兒，小嬌兒，大大伯兒呀？」鄧九公忙說：「够了够了。」這個當兒，再也攔不回他去，不算外，他緊接着也照豬大娘子那麼這個好，把安老爺家的人問了個週到。老爺只支吾着答應了兩聲，才要過去看那兩個孩子，他又問道：「是我大妹子好，吐我給他捐的東西捐到了沒有？他到底趕多時才來看我來呀？」這一問，老爺可糊塗了，只望着豬大娘子說：「噯，媽呀，你怎麼這麼實心眼兒呀？」因合安老爺說道：「他問的就是跟我乾娘的那個長姐兒姑娘。論那個人兒啊，本來可真也說話兒甜，待人兒親香，怪招人兒疼的，不是前番我乾娘在我們那莊兒上住了那幾天嗎？他就合人家好了個蜜裏調油，臨走合那個怪哭的，祇問人家多早晚還瞧他來那一個就賺他說：『得了空兒就來。』他就從那天盼起，一直盼到今日個了。」看只一個長姐兒，也會鬧得這等千里逢迎，眾口交讚，可見聲氣這途，也不可不止的。只是這些事，安老爺怎的弄得清楚？無奈那什姨奶奶還只管在那裏嘮叨着問，老爺只得隨口說：「等我回去，大約他就該來看你來了。」說着，才細看那兩個孩子，只見一個漆黑，一個雪白。那漆黑的是個寬腦門子，下巴，逼真的一個鄧九公那雪白的，是個肉眼胞兒，匾臉蛋兒，活脫兒就是他們姨奶奶。安老爺看了，到底確是本客自製，貨真價實，原板初印，一絲不走的兩個孩子，心中十分歡喜。說道：「好兩個孩子，宜富宜貴，既壽且昌，將來一定造化。」把個鄧九公樂的說：「借二叔的吉言，托二叔的福，這兩孩子還沒個名字呢？老弟索性借你這管文筆兒，合這點福緣兒，給他倆起個名字，替我壓一壓好養活。」安老爺說道：「這倒用不着文法。」因想了想道：「九哥你這山東至高的，莫如泰山；至大的莫如東海。就本地風光上，給他取兩個乳名，就叫他『山兒，海兒。』那個大名字，竟排着我家玉格那個馬字旁的驢字，一個教他鄧世駿，一個叫他鄧世馴。駿馬之健者也，馴馬之順者也，你說好不好？」鄧九公拍手道：「好極了，好極了，就是這麼着；老弟你瞧愚兒，是個驢人，也不懂得。如今那些拜老師收門生的規矩，率直了說罷，簡直的我就叫這兩孩子，認你作個乾老兒，他倆就算你的乾兒子，你將來多疼顧他們點兒，你說這比老師門生，痛快不痛快？」安老爺見他這樣至誠，倒也無法，只得也收在門下。這才合老頭兒出了那間屋子，彼此坐談，敘了些離情，問了些近況。鄧家來的那班男客，因鄧九公年高，大家都不敢勞動他相陪，自有豬一官同鄧九公的幾個徒

弟合他家門館先生們款待。內裏的女眷，也有鄧家從淮安跟了九公來的幾個遠房本家女眷們張羅。祇鄧九公合安老爺這陣演說，養孩子，瞻仰奶孩子，大家早已吃了麵，告辭而去。褚一官是裏外應酬，忙得不得住腳。才得進來，褚大娘子便迎頭嘈嘈地道：「喂！你竟忙你的罷。老爺子來了這麼半天，你也不知張羅張羅，他老人家的！」褚一官道：「這會子呢？我就問了華相公了。他道：二叔在悅來店早吃了飯來了。」鄧九公聽了，便嚷起來道：「可是只顧一陣鬧孩子，我怎的也不會問老弟，你吃飯不會？你來白來到了，卻怎的又在鎮上打尖，不到我們這裏來吃？」老爺才把此來，從水路載得一百二十罈好酒，給他祝壽，恰好今日也到鎮上，方才在那裏遇見照料了一番，就便打了尖，以及把行李車輛，都留在後面，自己騎了個驢兒先來的話，說了一遍。鄧九公聽了樂的連道：「有趣，有趣，多謝，多謝！這够愚兒喝幾年的了！喝完了，要還耐着煩兒活着，再合你要去。」正說着，後面的酒車，行李車，也來到了。鄧九公便叫褚一官，着落兩個明白莊客，招呼跟來的人，又託他家的門館先生，管待程相公，又囑咐把酒先給收在倉裏間來，自己去收。褚大娘子，便叫他帶人把老爺的行李，都搬進來。安老爺道：「行李不必搬進來了，我在甚麼地方住，就搬到那裏去，豈不省事？」鄧九公道：「就請你先去看看，我給你預備的這個地方。」便說着，扯了老爺就走。安老爺正不知是那裏，祇得跟了他。祇見他出了正房，就奔了那三間東廂房去。安老爺同他進去看，只見那三間屋子，糊飾得乾淨，擺設得齊整，鋪陳得煥新，裏面兒還安着一分極清潔的牀帳。臨牀也擺了一張書案，上面也擺了些墨硯。最奇不過的，是這老頭兒家裏，竟會有書，案頭還給擺了幾套書。老爺看了，卻是一部三國演義，一部水滸傳，一部繡像牡丹，還有新出的施公案，合子公案。其餘如茶具酒具，以至漱盥的這分東西，弄了個齊全，甚至如新買的馬桶，新打的夜壺，都預備在牀底下。安老爺看了這兩件傢伙，自己先覺得有些用不慣，便說道：「老兄你實在過於費事了，但是我在裏頭住着，究竟不便。」正說着，褚大娘子合那位姨奶奶也過來，褚大娘子聽見說道：「你老人家只好將就點兒罷。依我們老爺子的主意，還要請你老人家在正房裏一塊兒住着呢。還是我說的，我說那位老爺子的脾氣，保管斷不肯。我費了這麼幾天的事，才給你老人家拾掇出這個地方兒來。那邊廂房裏就是我合女婿住着，這又有甚麼不方便的？」說着，不由老爺作主，便合他女婿說：「你把華相公叫來，我告訴他，就叫他們大夥把行李搬進來，我這兒就瞧着歸着了。」安老爺處在這鑿不來力孔的地方，也無可如何，只得聽他調度。一時搬進行李來，凡是老爺的詩禮，以及合家帶寄各人的東西，老爺自己卻不甚了了，幸得太太在家，交代得清楚，跟的那班小廝們，早一分分的打點了送上了。大

家謝了又謝。老爺覺得只要有了他那壽酒壽文二色，其餘也不過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而已。一時交代完畢，鄧九公又請安老爺到他那莊子前前後後，走了一趟。見外面也有個小小的園子，也有兩處坐落。那地勢局面，就比褚一官住的那個東莊兒，寬敞多了。到了西邊，他那個演武廳，便是他說的，合海馬周三賭賽的那個地方。安老爺看了看，見當中五間大廳，接着大廈，果然好一個寬敞所在。見院子裏，正在那裏搭天棚，安戲臺，預備他壽期祝賀，鬧鬧吵吵，忙成一處。鄧九公又去應酬了一番，程相公，便照舊讓安老爺來到正房。褚大娘子已經齊齊整整，擺了一桌子，在那裏。那些酒過三巡，羹添二道的煩文，都不必瑣述。安老爺坐下，便叫把手下的酒菜，挪開了幾樣，要了分紙墨筆硯來放在手下。一面喝酒，一面筆不加點，就把給鄧九公作的那篇生傳寫出來。寫完，先把大意合老頭兒細講了一遍，然後才一手擎着杯，高聲朗誦的，給大家聽道：

義士鄧翁傳

學海八年出就外傳，五十成名，其間讀書四十餘年，凡遇古人豪俠好義事，輒心嚮往之。而竊以生今之世，聞其語而未嘗一見其人爲憾。今天子御極之四年，歲在丙午，學海官淮上，旋去官，將之山左，訪故人女十三妹於齊魯之青雲山。十三妹者，蓋曙後孤星，昔爲吾師故孝廉子，何子明若先生女孫，今歸吾子驥爲吾家子媳者也。先是女隨其先人副總戎，何公杞之官甘肅，何公爲強有力者所挫，下於獄，鬱鬱以死。女義有所避，飾媼婢以糗經，僞爲母女者，致其先人構於京邸，已則竊母而逃，理頭項於青雲山間。知義士鄧翁者，能急人急，往依而庇門戶焉。予既至山左，甫得其巖末，然予與翁初無杯酒交，而計非翁又無由梯以見女，乃因翁之子媳褚者，介以見翁。既見翁，飲予以酒，言笑甚歡，縱談其生平事，鬚眉躍躍欲動，始知古所謂豪俠好義之士者，今非無其人也。會女母氏又見背有岌岌焉不可終日勢，凡貨財筋力之禮，老翁均身任之。已乃爲女執柯，以之配吾子驥，而使歸吾家。計女得翁以獲安全者，凡三年八月有奇。以道路之人，躬梓臼之事，而卒措媼媼息子於磐石之安，使學海亦得因之報師門而來佳婦，皆翁力也。吾媳既外除來歸，合巹之夕，翁年且八十七，不遠千里來，遣女甚厚。與予飲於堂上，以酒屬予曰：「某浪迹江湖，交遊滿天下，求其真知某者，無如吾子。吾九十近矣，縱百歲歸居，亦來日苦少，子盍爲我撰墓志以須乎？」予聞命皇皇，疑從翁之言，則豫凶非禮；以不敏辭，又非翁所以屬予之意，而沒翁可傳之賢。考古人爲賢者立傳，不妨及其生存而爲之，如司馬君實之於范蜀公是也。翁平生出處，皆不類范蜀公，而學海視君實且弗如遠甚，然其例可

援也，請得援此例以贖翁。謹按翁名振彪，字虎臣，以九行人稱曰九公，淮之桃源人，其大父某公官明崇禎按察副使，從永明王入滇，與鄧子廉、李定國諸人同日殉難。父某公時以歲貢生任訓導，聞之棄官，徒步萬里，冒鋒鏑，負骸骨以歸，竟以身殉。嗚呼！以知翁之得天獨厚者，端有自來矣。迨翁入本朝，以康熙第一王寅應童子試，不售，覺咕囁非丈夫事，望望然去之，乃從事於長槍大戟，馳馬試劍。改試武科，試之日，弓刀矢皆應上考，而以默寫武經違式應見黜。典試者將先有所要求，而後轉旋之，且許以冠軍。翁怒曰：「丈夫以血氣取功名，誰復能持白蠟，乞憐昏夜哉！」然猶得綴名榜末，而翁竟由此絕意進取，乃載先人柩，去鄉里，走山東，擇在平桐口之二十八棵紅柳樹地下築家焉。至今地以人重，道公者輒道二十八棵紅柳樹鄧九公云。性誠篤而毅，間以俠氣出，恆爲甲冑排難解紛，抑強扶弱，有不顧者，則奮者拳捶楚之，人恆樂得其一言，以爲曲直。久之聲益豪，名益重。時承平久，崔苻蠶起，南北挾戶，賈通有無者，多有戒心。聞翁名，咸挾重幣來聘翁，偕護行篋，翁因之得以馬足遍天下。業此垂六十年，未曾失一事，亦未嘗傷一人。卒業之日，諸大賈榜其門曰：「名鎮江湖。」此誠不足爲翁榮，然亦可想見氣概之軼倫矣。翁身中周尺九尺，廣額豐下，目光炯炯射人，頰下鬚如銀，長可過臍，臥則理而束之，嘗謂：「不惜日擲千金，此豈不得損吾毫末也。」晚無他嗜好，惟縱酒自適，酣則擊刺跳躅，以爲樂。翁康強而富壽，時有伯道之戚，居輒怏怏曰：「使鄧某終無子，非天道也。」予以洪範五福，子與官不與焉，解之，而翁終不憚。歲庚戌，爲翁九十初度，予自京邸載酒來，爲翁壽。入翁門，適作湯餅會。問之，則翁簪室已先一月，協龍占而又孿生也。噫嘻！學海間男子八而不生，女子七七而不長，此理數之常也。九十生子，曾未前聞，乃翁之所以格天，與天所以報翁，一若有非理數所能限者，翁亦人傑也哉！然則翁之享期，願宜緣子，除慶方長，此後之可傳者，正未有艾。學海幸且暮勿死，終將濡筆以待焉。

安老爺念完了，自己十分得意，料着鄧九公聽了，不知樂到怎的個神情。那知他聽完了，點了點頭，只不言語，卻不住的抓着大長的那把鬍子，在那裏發楞，像是想着一件甚麼爲難的事情一般。老爺看了，大是不解，不禁問道：「九兄，你聽我這篇拙作，可還配得來你這個人？」只見他正色道：「甚麼話？老弟，你這個樣兒的大筆，可還有甚麼說的，就只我這麼聽着裏頭還知一點過節兒，你還得給我添上。」老爺忙問：「還添甚麼？」他道：「你這裏頭，沒提上我們姑奶奶，我往往看見人家那碑上，把一家子都寫在後頭，再你還得把你方才給兩小子起的那兩名字，也給寫上。」老爺道：「啊，不是這等辦法，文章各有個體裁，碑文是碑文，生傳

是生傳，這怎好幌在一處？如果要照那等體裁，豈但老兄的子女，連嫂夫人的姓氏，以至你生於何年月日，將來沒於何年月日，葬於某處，都要人在後面，這是你一百二十歲以後的事，此時如何忙得？鄧九公道：『我不管那些，我好容易見着老弟你了，你只當面兒給弄齊全了，我就放心了。』老爺被他弄得没法，只得另要了張紙，給他寫道：『公生於明崇禎癸酉某年月日，以大清某年月日考終，合葬某處。元配某氏，先翁若干年卒。女一，亦巾幗而丈夫者也，適山東某生。子二，世駿，世剛。』他看了這才歡喜。又笑嘻嘻的遞給安老爺說：『好兄弟，你索性把後頭那幾句四六句兒也給弄出來。』安老爺道：『老哥哥，你這可是攪了，那叫作墓誌銘，豈有你一個好端端的人，在這裏我給你銘起墓來的理？』鄧九公道：『呸！老弟，拿着你這麼個人，怎麼也這麼不通，一個人活到九十歲了，要還有這些忌諱，那就叫貪心不足，不知好歹了。』老爺在書堆裏苦磨了半世，不想此時落得被這老頭兒道得個不通，想了想他這句話，竟自有理，便思索了一刻，又在後面寫了一行，寫道是：

『銘曰：不讀書而能賢，不立言而足傳，一德無慚，五福兼全，宜其克昌厥後也，而區區者若不予昇焉。乃亦終協熊占，其生也釋，且在九十之年。嗚呼！此其所以爲天後之來者視此！』

老爺念過了一遍，又細細的講給他聽了，只道了句『得了，得了』，跳起來，爬下給安老爺磕了個頭，老爺忙得還禮不迭。又聽他說道：『老弟呀，還是我那句話，我這條身子是父母給的，我這個名是你留的。我有了這件東西，說到得了天塌地陷，也是瞎話，橫豎咱們大清國萬年，我鄧振彪也萬萬年了。』說着，又親自給安老爺斟了一杯酒，他自己大杯相陪。安老爺此時，事是完了，禮是送了，合他放量喝了一回。吃過飯，便過廂房去安歇。此時那個蘇花兒，是合鄧九公的那班小小子混熟了，褚一官自己搬過來陪着安老爺，又叫了隨緣兒進來伺候。又過了兩三日，鄧九公的壽辰，早有褚一官同他那班徒弟門客，大家張羅着，在府城裏叫了兩班小戲。這日廳上也掛了些壽畫壽聯，大家也送了些壽桃壽麵，席上擺着壽酒，臺上唱着壽戲，男客是士農工商俱有，女眷是老少村俏紛來，有的獻過壽意的，有的道句壽詞的，無非拜壽賀壽，祝壽翁的百年長壽。把個鄧九公樂的張羅了這個，又應酬那個。當下把眾男客讓在廳上正中二間，眾女眷讓在那個西梢間。因恐安老爺合那班俗人，坐不到一處，便在東梢間另設了一席，讓到那裏去坐，又特請本地四位鄉紳，來作陪客。這四位鄉紳，一位姓曾，名異，撰號瑟若，因無心進取，便作了個裝點山林的名。上一位覆姓公西，名相，號小端，因家道殷實，捐了個鴻臚寺序班。一位姓冉，名足民，號望華，是個教官，被取的候選知縣。一位姓仲，名知

方號笑岩是個團練鄉勇，出力議敘的六品職銜。老爺見這班人，都是聖門賢裔，心中十分敬重。當下彼此見過禮，早見鄧九公笑呵呵的先過這席來，把盞安席，斟了一巡酒。將坐下，便指着安老爺向那四位陪客說道：「我這位把弟，他有個不醉的量，今兒個屈尊你四位，讓他多喝幾鍾。再我還有句話，先告個詞，在你四位跟前，交代在頭裏，你四位可別覺着，說你們都算孔聖人的徒孫兒了，照着素來體我也似的那麼體他，合他混抖擻酸的人家，那肚子裏，比你們透亮遠着的呢！我可白告訴你們。」說罷又哈哈大笑，隨各各的陪飲了一杯，便到別席張羅去了。這裏四位陪客，見安老爺是個旗人，本就不甚在意，再加上鄧九公這套只顧一面兒的話一交代，在個姓曾的聽了，心裏來就有些大不受用，便益發不來周旋。這位遠客，只他四個高談闊論起來。安老爺比時倒落得一個人，默坐那裏看戲。無如老爺的天性又生來的合看戲，這樁事不甚相近，甚麼叫作賓白含套，切末排場，平日一概不會留過這番心，再講不到梆子二簧了。因此只管看着，卻是一絲不懂，但見滿臺刀槍並舉，鑼鼓齊喧，一時又見從上場門，跳出一個黑盔黑甲的黑臉人來，也不聽他唱，只拿了桿槍，哇呀呀哇呀呀，喊了個地動山搖，咕咚咕咚，跳了個塵飛煙起。鬧了半日，忽然聽他道了四句白，第一句卻道得是：「力拔山兮氣蓋世。」這句老爺懂了，接着留神聽下去，他果然道得是那首垓下歌。才知這人扮得是西楚霸王。原來臺上這半日演的，正是楚漢爭鋒的故事，這段滾水通鑑，老爺是盤熟的，因而便要往下聽，聽他唱的是些甚麼。一霎時前場笙笛合奏，鼓板輕敲，老爺側着耳朵，一字字跟着聽明白兩句，唱道：「是蓋世英雄，始信知如春夢。」正在聽得有些人神兒，忽聽左首坐的那個曾瑟菴望那三個說道：「人生在世，既作了個蓋世英雄，焉得不短知春夢。這位霸王果然能照我家子哲公一般，領略些沂水春風樂趣，自然上下與天地同流了哇！又怎得會短知春夢？」他一句話沒講完，猛的又聽那個仲笑岩說道：「到底還是他算不得個蓋世英雄，這場事當日要遇得我家子路公，那等本領，敢怕那八千子弟兵，早一個個急公向義，親其上死其長的，先到了關中了，又何愁有十個韓信一百面埋伏？」曾瑟菴聽了說道：「罷了罷了，笑岩你莫來替你家那位子路公撐門面，他要果然有此真本領，也不到得夫子哂之，受那番駁斥了哇？」仲笑岩見曾瑟菴賣弄他家先賢的高風，挑揭自家先賢的短處，早有些不悅，也回口道：「須比你家那位子哲公，只合此苦大若小的孩子厮混的有幹頭些。」那瑟菴便翻着雙白眼說道：「不敢欺你，可知夫子喟然而歎：『吾與點也。』」下賞識得是他那兒沒幹頭處。」坐中那個冉望華，是個退讓不遑的人，見他兩個爭競起來了，慌得把身子往後偃了一偃，望着那個覆姓公西的說道：「小端你看今日這等個禮樂雍

容之地，他二位倒一言不合，鬪起口來。區區止不過志在溫飽，自問是斷斷周旋不來的；心事只得要借重你這位大君子了。」公西小端見冉望華把場是非，磨兌到他身上來了，忙道：「惶恐惶恐，這事小弟也遜謝不敏，所以不敢固辭者，誠以今日承主人的盛意，原爲請我們來作個小小儂介，奉陪這位水心先生，我們倒不可在遠客面前，有失家風，致傷雅道。」說着，便離位出席，向曾仲兩家各打了一躬，勸他兩個和息這場口角。安老爺坐在上面，看他四個鬧了這半日，通共穿插的是他各人各人的先哲子路，曾哲冉有公西華侍坐言志的那章論語。這樁事不比聽戲，可正彈在安老爺白癢癢筋兒上了。當下見公西小端只管那等揖讓周旋的贊襄了一陣，曾仲兩個依然是一邊盛氣相向，一邊狂慝逼人，把個冉望華直嚇得退避三舍。安老爺倒有些看不過，不禁欠了欠身勸道：「四位先生，方才我看你大家這番舉動，固是不愧家學淵源，只可惜未免有些爲宋儒所誤。依我鄙見，此刻望華不須退讓，小端暫省繁文，瑟菴且自休縱高談，笑岩也莫過爭閒氣。你四位先得明白明白這章書，不是這等講法。」他四個一聽這話，各各詫異，暗說：「不信我們門裏出身的，倒會不及個門外漢了。再說這章書，我們只看高頭講章，也不知看過多少次了，怎的說不是這等講法呢？」四個人便不約而同的問着安老爺說：「先生你這話怎講，倒要領教？」安老爺道：「大凡我輩讀書，誠不得不詳看朱註，卻不可過信朱註，如不詳看朱註，我輩生在千百年後，且不知書裏這人爲何等，又焉知他行的這樁事是怎的樁事，說的話是怎的樁話；過信朱註，則入腐障日深，究未免離情理日遠，須要自己拿出些見識來讀他，才叫作不枉讀書。即如這章書，揆情度理，我以爲你家四位先賢，在大子面前侍坐言志時節，大子正是賞識三子，並未嘗駁斥子路，不但未嘗駁斥子路，轉有些駁斥曾哲。讀者正不得因「吾與點也」一句，擡高曾哲，因「夫子哂之」一句，看低子路。何也呢？三子中如子路的可使有勇知方，冉子、公西兩個的可使足民，願爲小相，不待今日，早在夫子賞識之中。這句話只看孟武伯問子路仁乎那章書，便是夫子給他三個出的切實考語。然則此時夫子又何以明知故問呢？自是這日燕居無事，偶見他三個都在座中，一時想到我平日所賞識他三個的如此，只不知他三個的自信何如；果能自信，則明王復作，縱使轍環終老，吾道不行，只二三門弟子，爲世所知，亦未嘗不可各行其志；這正是大聖人一片憐才救世的苦心。及至聽他三個各人說了各人的志向，正與自己平日所見略同，所以更不再贅一辭；正所謂得意忘言，默然相賞；這便是夫子賞識三子的明證。既云默然相賞，何以三子之中，夫子獨又哂子路呢？要知這一哂，不是哂他不能可使有勇知方的，言大而夸；只後文爲國以禮，其言不讓的朱註中，也道是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只

是既許其能，又怎的哂他不遜？所謂不遜的去處，又安在呢？正是哂他率爾而對。至於怎的就逼得他率爾而對，因之帶累冉子、公西三個聽不出這句話頭，便是那位名士會瑟菴也認不清這條理路。便道：「水心先生，你這話就叫人無從索解了！」安老爺道：「固也，待我言之。你不見朱註中，明明道着四子侍坐，以齒爲序麼？按子路在聖門最爲年長，曾皙次之，再有又次之，公西華最幼。這章書記着開首第一句，記他四個的名次，便是他四個坐次。按着坐次講話，夫子自應先問子路，只是先生之於弟子，止不必逐位逐位的去向他應酬，想來當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這句話，自然是望着大家籠統問的。不然，何以不會見夫子開首先問一句「由爾何如」呢？只這等等望着大家籠統一問，恰好又見坐中除了子路，再有公西華三子之外，多着一個曾皙。這個曾皙卻是終二十篇論語，不曾見提起的一個人。可想而知夫子問話時節，一片心神眼光，都照在他話上，是想聽他講講，他究竟又是怎的個志向？無如那時節，他正在那裏鼓瑟，茫然不會理會到夫子這番神理，何以見得禮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那曾皙正當夫子問話時節，不曾留心到此，已經算得個疎略了。豈有夫子既然問話之後，有意置之不答，轉去取瑟而歌之理？然則那時節，他便在那裏鼓瑟可知。子路那副勇往直前的性兒，卻又不能體會到此，見夫子問下這等一句話來，一時没人回答，我既年長，我又首座，我便講了。彼時夫子正望着曾皙應聲而談，忽的被子路憑空一岔，既不便告訴他說：「我是想叫曾皙先講。」又不好責備他說：「你不應先會皙作答。」只有付之一笑了。這正叫作事屬偶然，無關大體。然則後文經曾皙一問，怎的又道出「爲國以禮，其言不讓」那等個大題目來呢？夫子正是曉喻曾皙說：「我問的，正是何以酬知酬知不外爲國；爲國必先以禮；以禮無如克讓。我因他只一句話，不肯讓人先講，所以笑他這句話。」要文言道以俗情，按如今的世俗話講起來，只不過叫作笑他沒眼色，所以說夫子未嘗駁斥子路。然則夫子明明道得句「吾與點也。」又何以見得是駁斥曾皙呢？原情而論，先生只管整襟而談，弟子只管鼓瑟不理，此時代夫子設想，已經就不能沒些不然曾皙之意。及至子路率爾也率爾過了，夫子哂之過了，便依着坐次，也該這第二座的曾皙開談了。不道他依然還在那裏鼓瑟，又何以知之？看夫子合冉子、公西兩番問答過後，他還不會到得鼓瑟希，其爲那時節，他依然還在那裏鼓瑟，又可知；夫子心裏自然益發覺得不然而了。沒法只得越過他去，聽冉有講，恰巧那個冉子又是有退無進的，見子路被哂，又見曾皙不答，他也不敢越席而對。夫子見他沒話，就不得不問那句「求爾何如」，以致

他一爲難，才講了句方六七十，又退縮成個如五六十。才講了句，可使足民，又周旋了個「如其禮樂，以俟君子」這句話。在冉子雖未嘗一定推尊公西華爲君子，在公西華自問，卻正是個素嫻禮樂的人，因之一時也難於開口。夫子見他也沒話，又不得不再問那句「赤爾何如？」以至他一爲難，未會說話，先謙了句「非日能之，願學焉。」才說得句「宗廟之事，又謙作個「如會同。」完來「願爲相焉」之上，還特特的加了個小字。直到此時曾皙始終還在那裏鼓瑟，夫子卻有些不耐煩候他曲終了，便問他句「點爾何如？」他這才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未會言志，又先說了句「異乎三子者之撰。」夫子道何傷乎？也只道他無論怎的個異乎三子，總不出夫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那一問。那知他竟會講出合夫子所問全不相干的沂水春風一段話來。他的話講完了，夫子的心便傷透了。你道「大子又傷着何來？」彼時夫子一片憐才救世之心，止望着諸弟子各行其志，不沒斯文，忽然聽得這番話，覺道如曾皙者，也作此想，豈不正是我平日浮海居夷那番感慨，其爲時衰運替可知，然則吾道終窮矣，於是乎就喟歎曰「吾與點也。」這句話正是個傷心落目之詞，不是個志同道合之語。果然志同道合，夫子自應莞爾而笑，不應喟然而歎了。哇！再不料那曾皙又不曾理會夫子這番神理，還只管留後只管問夫子三子者之言何如，只管問夫子何陋也？只管問唯求唯赤則非邦也，以至夫子煩惱不過，遂辱駁斥，一直駁到底，你大家不信這話，只從「亦各言其志也已矣。」默誦到「孰能爲之大」，摹想夫子那幾句話的神理，那一句不是駁斥他的？只此便是子路因他貽笑，冉子、公西因他作難，夫子因他喟然而歎，所以駁斥他的原由。這樁公案，據理而斷，子路的直率，直率得可原，曾皙的狂簡，狂簡得無禮。宋儒中如考亭、伊川、明道諸君子，大半是苦拘理路，不問性靈的。見了夫子哂之一句，只道着個哂其不遜，卻又解不出其不遜的所以然。又震於「吾與點也」一句，反覆推求，不得其故，便鬧到什麼胸次悠然而亮，舜氣象了，上下與天地同流了，替曾皙敷衍了一陣，以致從南宋到今，誤了天下後世無限讀者。今日之下，你四位死要合臺上這個優孟衣冠的西楚霸王，接演這本付坐言志的續編，我以爲也就大可不必了。當下曾瑟菴、仲笑岩、冉望華、公西小端聽了這章書，四個人閉口無言，而面相覷，想道：「從入學以至通籍，不但不曾聽得塾師講過這等一章清楚書，大約連塾師也未必作過這等一個明白夢。」當下便是第一個不服的那個曾瑟菴，第一個首肯，趕着安老爺滿臉堆歡的叫了聲老前輩，將要說話，那仲笑岩早振臂直前的搶過來說道：「你算了罷，這還鬧甚麼老前輩呢！碰見這個樣兒的高手，還不值得爬下磕個頭，拜老師嗎？」說着他早五體投地的拜下去。那三個見他拜下去，各各連道有理，

也隨他拜下去。安老爺向來諸處占光，只有遇着人拜他爲老師，從不推讓。他道是「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只道是「有教無類」。見這四個拜倒在地，只出位還了個半禮。正在拜着，不防鄧九公喝得紅撲撲兒的一張臉，一腳踏進來，見了詫異道：「你們五位，這是個甚麼禮節兒？」那四個拜罷起來，便粗枝大葉，把前項話告訴了他一遍。只聽得他掀着長髯，哈哈大笑，說道：「我說如何？」因又拍着胸脯子說道：「告訴你們，鄧老九的好朋友，沒有扎空鎗，賣瘡藥的，不信打聽打聽人家，到了咱們山東，這麼幾天兒，倒收了六個門生了。」說着，便坐在這席，合安老爺大盃價暢飲起來。飲了一巡，安老爺看了看臺上的楚漢爭鋒，是唱得完上來了，廳上的男客女眷，也散得淨上來了，便大家忙着吃過早飯。一時酒闌人散，樂止禮成，送了四位陪客走後，安老爺合鄧九公便進去安置，外間自有褚一官一班人料理。接着第二三日，又熱鬧了兩天。到了第四日，老爺便要告辭，褚大娘子就苦苦的不放說：「等消停消停，我們還要單唱臺戲，請你老人家樂一天呢。」鄧九公道：「姑奶奶你不用合他提那個聽戲，這樁事，誓不動他。」因合安老爺說道：「老弟，你難得到我們山東走這趟，去登泰山一望，你前日不說，我們山東至高的莫如泰山，至寬的莫如東海嗎？等過一天，愚兄陪你去登回泰山，望回東海如何？」安老爺聽得這話，先就有些高興，又聽鄧九公說道：「你先別樂，這還不足爲奇，等咱們登罷了泰山，望過了東海回來，我還帶你到一個地方兒去見一個人，保管這個人准投你的緣，這個地方兒，也對你的勁。」這正是：

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門難爲言。

鄧九公同安老爺登泰山望東海之後，還要去到個甚的地方，見個甚等樣人，下回書交代。

第四十回 虛吃驚遠奏陽關曲 眞幸事穩抱小星綢

這回書接演上回話，表安老爺在鄧家莊給鄧九公祝壽，事畢便要告辭，他父女兩個是苦留不放。鄧九公併說，要請老爺去登泰山望東海以後，還要帶老爺到一個地方去見一個人。安老爺見他說得這般鄭重，不禁問道：「九兄，你我只望泰山望東海，也就算得個大觀了，你還要我到甚的地方，見一個甚的人去？」鄧九公道：「你別忙，等我先告訴這個來歷。我這莊兒上，有個寫字兒的姓孔的，叫作孔繼遙。我們莊兒上大夥兒都叫他老遙，據這老遙自己說，他是孔聖人的子孫，合現在這個衍聖公，還算得個

近支兒的當家子。聽他講究起孔聖人墳上那些古蹟兒，廟裏那些古董兒來，那真比聽臺戲還熱鬧。他說這些地方兒，他都到了的，就連行聖公，他也能見得着。他兩次三番的邀我去逛逛，我想我這肚子裏斗大的字，通共認不上兩石，可瞎鬧這些作甚麼？如今難得老弟你來了，你也是個空身子，莫如多住些日子。等我消停兩天，咱們就帶上那個老逸先生逛了泰山東海，回來再到孔陵聖廟去瞧瞧，就拜拜那個行聖公，你合他講說講說。你想這對你的胃腕不對？」安老爺聽了，當下只樂得手舞足蹈說道：「九兄，你這話不早說？這等地方，如何不去？既如此，等我寫封家信回去通知家裏，我就耽擱幾天，何妨？」他父女兩個兒留得安老爺不走了，自是歡喜。當下商量怎的上路，怎的攜酒，怎的帶菜。正在講得高興，只見豬一官忙碌碌從外面跑進來，一直跑到安老爺跟前，請了個安，說道：「二叔大喜。」老爺忙問甚麼事，他道：「家裏打發戴勤戴爺來了，說少老爺高升了，換上紅頂兒，得了大花翎子了。」老爺聽了，先就有些詫異，忙問：「他升了甚麼官了？」豬一官道：「這個官名兒，我卻說不上來。戴爺在外頭解包袱拿家信呢，就進來。」說着，早見華忠等一干人跟了戴勤進來。戴勤進了屋子，匆匆的先見過鄧九公，轉身便給老爺請安叩喜。老爺此刻忙不及問他別的，只問：「大爺到底做了甚麼了？」他先把手裏那封信遞上去，這才吞吞吐吐的回道：「奴才大爺，賞了頭等朝，加了個副都統銜，放了烏裏雅蘇臺的參贊大臣了。」安老爺聽得這句話，只啊啲一聲，登時滿臉煞白，兩手冰冷，渾身一個震顫兒，手裏的那封信，早顛的忒楞楞掉在地下。緊接着，就雙手把腿一拍，說道：「完了！」鄧九公忙問道：「老弟，你這是怎麼說？」安老爺只搖搖頭，望空長吁了口氣，說道：「九兄，這話一言難盡，你我慢談。」這個當兒，葉通早把公子那封稟帖，揀起來遞給老爺，拆開一看，見上面無非稟知這件事的原由，卻聲明其餘不盡之語，都等老爺回家面稟。老爺看完，把信交給葉通，便問戴勤道：「你是那天起身的？」戴勤回道：「奴才是奴才大爺放下來第二天起的身，奴才來的這日，奴才大爺還在海淀住着，不會回家。大爺叫奴才就便請示老爺，幾時可以回家，奴才太太，卻叫奴才回老爺，請老爺務必早些回家才好，並有許多事，都等老爺回去，請示定奪呢。」安老爺點了點頭，說道：「這個自然。」因回頭向九公道：「九兄，承你爺兒們兩個一番厚意，非我苦苦要行，如今拈出這樁意外的事來，其實不好就攔了，我就此告辭，明日五鼓便走。」說着，便吩咐家人們，去歸着行李。鄧家父女見這光景，知是不好強留，只得一面收拾今晚的送行酒，一面預備明早的上馬飯，給老爺送行。一時擺上酒來，老爺勉強坐下，此時甚麼叫作登泰山，望東海，拜孔陵，謁聖廟，以至子路曾皙，再有公西華怎的個侍坐言志，老爺全顧不來了，只擎着盃酒，

愁眉苦眼，一言不發的，在坐上發楞讀者，你看這老頭兒，這一楞，楞的好生叫人不解。清朝設立西北西南那兩路鎮守邊疆的；這幾個要缺，每年到了換班的時候，凡如御前乾清門的那班東三省朋友，那個不羨慕這缺，是個發財的利途，便是有等獲罪的卿貳督撫，又那個不指望這途，作個轉機的生路。如今安公子才不過一個四品國子監祭酒，便加了個二品副都統銜，已經算得個越級超升了。再講到那枝孔雀花翎的貴重，只看外省有個經費不繼，開起捐來，如那班坐擁厚實的府廳司道，合那班剝削重利的洋商鹽商，都得花到上萬的銀子，才捐得這件東西到頭上。安公子一旦之間，兩樁都得了，可不算得個意外的榮華，飛來的富貴麼？怎麼安老爺得了這個信息，不樂得眉開眼笑，倒楞到苦眼愁眉起來？這是個甚麼道理？從來各人的境遇有個不同，志向有個不同，到了性情，尤其有個不同。這位老爺，天生的是天性重人慾，再加一生蹭蹬，半世迂拘，他是容易教養成那等個好兒子，不是容易物色得那等兩個好媳婦，才成立起這分好人家來。如今眼看着，書香門第是接下去了，衣飯生涯是靠得住了。他那個兒子，只按部就班的，也就作到公卿，正用不着到那等地方去，名外圖利。他那分家計，只安分守己的，也便不愁溫飽，正用不着叫兒子到那等地方去，死裏求生。按安老爺此時的光景，正應了「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的那兩句俗語，再不想憑空裏無端的岔出這等個大岔兒來。這個岔兒一岔，在旁人說句不關痛癢的話，正道是「官途無定，食路有方」。他自己想到有違性情上頭，就未免覺得兒女傷心，英雄氣短。至於那路途風霜之苦，骨肉離別之難，還是他心裏第二第三件事。所以此時只管見安公子這個珊瑚其頂，孔雀其翎，猱獅其補，顯耀非常的去幹功名，他只覺這段人慾，抵不過他那片天性去。一時早把他那一肚子書，合半世的牢騷，一股腦子都提起來，打成一團，結成一塊，再也化解不動，撕擄不開了。因此他就只刺了擊着盃酒，一言不發，愁眉苦眼的，坐在那裏發楞了。那那九公是個熱腸子人，見安老爺這樣子，一時測不透其中的所以然，又是心裏着急，又是替他難過。使不問長短，只就他那個見識，講了一大篇不入耳之談，從旁勸道：「老弟，你不是怎麼着？人生在世，做官一場，不過是巴結戴上個紅頂子；養兒一場，也不過是指望兒子戴上個紅頂子。如今我們老賢姪，這麼個歲數兒，紅頂子是戴上了，大花翎子是扛上了，可是人家說的大丈夫，要烈烈轟轟作一場，從這麼起幾天兒的工夫，封侯拜相，你就刺了作老封君享福了麼？這還不樂麼？怎麼倒愁的這麼個樣兒？真個的拿着你這麼個人，不信你連這點理兒看不破嗎？」他這套話一講，才止講得是安老爺心裏那裏皮面兒。老爺待要「不答，想了想，自己正在憂慮場中，有這等個向熱的人，殷勤相勸，也自難得，待要合他談談自己這段心事，一時

合他怎生談得明白沒法，只就他嘴裏的話，練字練句的練成一句，對他說：『看的破，忍不過。九兄，你只細細的體會我這六個字去，便曉得我心裏的苦楚。』鄧九公那個粗豪性兒如何打得來，這個悶葫蘆，他聽了這話，只擰着個眉，扎巴着兩隻大眼睛，瞧着安老爺。看他那光景，一時比安老爺本人兒煩的還煩，只這等獸獸的瞧了半日，忽然見他把胸脯子一挺，說道：『老弟，你這話我聽出來咧！放心，這樁事，滿交給愚兄咧！世界上要朋友是作甚麼的？』安老爺此時，才叫個『不勝詫異之至。』忙問說：『九哥，這事你有甚麼法子呀？』他道：『你聽啊！我這半天細嚼你這句話滋味兒，大似是叫我們老賢姪，前在黑風崗能仁寺那樁事，把你的膽兒嚇細了。如今他走這趨遠道兒，你一定有個不放心，怕有個失閃兒，我有主意。』說着，揮拳擲袖的才要說他那個主意，忽然又道：『你等等兒，等我們家裏先商量商量看。』說着，便大着聲叫道：『姑爺，姑奶奶！』褚大娘子正在套間裏忙着打點東西，褚一官是在廂房裏，幫着捆箱子，聽得他家老爺子這聲嚷嚷的都跑了來了。鄧老頭兒見他兩個來了，便道：『你們倆坐下，我有話說。』當下先合他女兒說道：『你乾老兒，現在因他家老人大出口，有點子不放心，他心裏在這兒受着窄呢！照咱們這個樣兒的交情，他既受了窄，咱們要不給他冒股子勁，那還算交情了嗎？如今我的意思，想要叫姑爺保着他去，走這趨，倘或道兒上有個甚麼事兒，到底有個仗膽兒的，也叫你乾老兒放點兒心，姑奶奶你想，我這個主意怎麼樣？』安老爺一聽這話，心裏暗笑說：『這老頭兒，這才叫個問官答花，驢唇不對馬嘴，這與我的心事甚麼相干？』忙說：『老兄豈有你這樣年紀，倒叫大姑爺遠行之理，這事斷斷不可。』他道：『你別管，我們姑爺在家裏，也是白歇着，趁着我還硬朗，叫他出去到官場中，巴結巴結，萬一遇着個機會，謀幹個一官半職，也是件兩全其美的事，老弟你倒別爲難。』這邊褚大娘子還沒開口，褚一官到底老實人，聽了便說：『罷了！老爺子可是這話麼？也有你老人家養活了我半輩子，這會子瞧着你老這麼大年紀，我倒扔下跑這麼遠去，自己找官兒作的，真個的我也忒認得官兒了，知道我有那造化沒有呢？』褚大娘子的性情，卻又合他丈夫不同，方才聽他父親一說，就早合了他的意思。你道爲何？難道他果的看得他那個老玉那般重，看得他這褚一官這般輕，無端的就肯叫他到烏里雅蘇臺，給老玉保鏢去不成？非也，他是這兩年，合安府上這陣走動，見安太太那等尊貴，金玉姊妹那等富麗，他把個腳步眼界鬧高了，熱嘶嚶喇，一心只想給他家一官，大小也鬧個前程兒，他好借此作個官兒娘子。聽褚一官這等說，他便說道：『不是這麼着，你聽我說，這件事不值甚麼？家裏有我呢！咱們索性把東莊兒的房子，交給社客們看着，我還搬回來，跟老爺子住，早晚兒也好照應，你只管幹你的去，就留你

在家裏，也是六指兒抓癢癢兒，數餘着一個。』說着，他倒站起來，向安老爺拜了一拜，說道：『就是這麼着了，只求你老人家把話好好兒的替我託付託付我們老玉罷，我也不會花說柳說的一句話，我就保他不撒謊，出苦力，這兩條兒，再講本事呵，不是我過於獎他，可掛拉裏兒有線限！』鄧九公在旁，呵呵的笑着道：『姑奶奶，你這是何苦來！』因合安老爺說道：『老弟，這一來你放了心了罷，咧，再要放心，我還有個人，我們那個大鐵鎚陸老，老弟，你也不見過他嗎？你來的頭裏，我原說叫他同女婿兩人接你去，沒得去，你就來了；如今我還打發他們送你回京，就叫他們去替我給我們老賢姪道喜，這事也得合我們老賢姪商量商量。』說罷，就回頭吩咐他女婿道：『姑爺這話你明白了，你們爲我就誤了事，你瞧不得老頭子慶了九十了，靠得住老天，還賞幾年子老米飯吃呢？你只管安心去你的。你出去，就把這話告訴陸老，大罷，你們也別累贅，連夜趕着收拾收拾，馬上揹上個小包，襖子，明日就跟了走了；到京裏，瞧光景，是用得着你們，用不着你們，果然用得着你們，再來取行李，多遠兒呢，大概也還有這工夫，就這麼辦咧！』褚一官平日在他泰山跟前，還有個東閃西挪，到了在他娘子跟前，卻是從來說一不二。如今兩下裏一擠，他響也不敢響，只有一句一答應的，儘着答應。使出去找陸保安，收拾行李馬匹去了。安老爺見他一家這等個至誠向熱，心下十分不安，覺得有褚陸這等兩個人跟去，也像略爲放心；一時倒覺不好推卻，只得應允，轉向他父女稱謝了一番。當下合鄧九公吃了幾盃，因是明日起早，飯罷，使各各安置。褚大娘子去照料了褚一官一番，又囑咐了他許多話，回到上房，合他家那位姨奶奶，兩個張羅了這宗，又打點那項，整整了一夜，不曾得睡。次日才交五鼓，安老爺合鄧九公都早起來，褚一官、陸保安兩個，已經遍體行裝的上來伺候。九公一見他兩個，便道：『可是我昨日，還落了囑咐一句要緊的話，你們這一去，見着少老爺，不比從前，可就得上臺唱起戲來了，見面得跪倒爬起，說話得噓兒噓兒，還得照着督府衙門那些戈什哈排場兒，稱他大人，你們自己稱是小的，那才是話呢！別說靠着，我這個面子兒，合你們兩腦袋上鈕子大的那個金頂子，合人家套交情去，這齣戲可就唱砸了。』二人聽了，只有連連答應。當下安老爺忙忙的一面吃些東西，一面催齊車馬，便辭了九爺帶同小程師爺，褚陸兩個，並一衆家丁上路。鄧九公一直送到岔道口，才合安老爺洒淚而別。公子自從他家老爺前往山東去後，那一向適他國子監衙門，有幾件應奏的事，他連次赴園，都蒙召見，接着吏兵部等，有兩次奏派驗看揀選的差使，也都派得着他，因此就把這位小爺，熱得十分高興。恰巧那個當兒，正出了個內閣學士缺，祭酒的名次題本裏原得開列在前，他自己心裏的紅算計，下次御門這個缺，八成兒可望。過了幾日，恰好衙門裏封送了

一件，某日御門辦事抄來的，他算了算，這日正是國子監值日。因是御門的時刻，比尋常較早，他先一日，便到海淀住下。次日上去伺候御門事畢，一時一班卿相，各歸朝房，早聽得大家在那裏紛紛論說，某缺放了某人，某缺放了某人，只這回的閣學缺，放了乾清門翰詹班，又過了一個缺了。他這才知道這缺，不曾放着，他得失之常，一時心裏，倒也不覺得怎的。候了一刻，奏事的也下來了，叫起見的單子也下來了，他也不曾叫着，使同一衆同寅散值，回到外朝房吃飯。將吃完飯，祇見一個軍機蘇拉進來向他說：『烏大人打發蘇拉出來，叫回大人，吃完了飯別散，請到烏大人園子裏去，有話說。』原來那時烏克齋已經進了軍機。安公子聽得老師叫，使忙忙的催着家人吃了飯，辭了諸同寅，到老師園子而來。將進門，恰好烏大人也散朝回來，一見他便滿臉是笑，卻又皺着雙眉說了句：『恭喜，放了這等一個美缺。』安公子還祇當是今日這個閣學缺到底放的是他，先笑盈盈的答應了一聲：『是。』烏大人見他沒事人兒似的，便問說：『難道你沒得信麼？』他這才問老師說：『門生沒得甚麼信。』烏大人道：『我的爺，你賞了頭等轎，放了烏里雅蘇臺的參贊了。』祇這一句，安公子但覺頂門上轟的一聲，那個心不住的往上亂迸，要不是氣門擋住，險些兒不會迸出口來，登時臉上的氣色大變，那神情兒，不止停在悅來店時，見了十三妹的樣子，竟有些像在能仁寺撞着那個和尚的樣子。烏大人見他如此，說道：『你先別慌，咱們到裏頭去說。』說着，一把拉住他進了兩重門，一路過假山，渡小橋，繞竹林，穿花徑，來到一處，三間小小的精緻書房裏坐下。早有家人送上茶來。這位爺，此時莫講想升閣學，連生日都嚇忘了。但聽老師向他說道：『龍媒，昔人曾云，讀萬卷書，不可不行萬里路，如你這等英年，正是爲國宣力的時候，作這趟壯遊也好。祇是這條路，你走着卻大不相宜，便怎麼好？雖然如此，聖人定有一番深意存焉，老賢弟，你倒不可亂了方寸，努力爲之。』安公子這才定了定神，問道：『祇不知門生怎的忽然有這番意外的更調，敢請示老師，上頭提到放門生這個缺，彼時是怎樣個神情？』烏大人道：『我要在跟前也好了，向來放個要緊些的缺，軍機見面時候，上頭總有個斟酌，今日烏里雅蘇臺這件四百里報缺的摺子，是軍機見面下來到的，也不會叫第二面，不想摺子下來，就夾下個硃筆條子來，放了你了。』安公子聽了，忙站起來說道：『這實在格外天恩，門生的家事，老師盡知，這個缺，門生怎的個去法？怎生還得求老師栽培門生，想個方法挽回這事才好。』說着，便淚如雨下。烏大人也太息一聲道：『龍媒，這個何消你說，但是此時已有成命，如何挽回得來，祇好看機會罷。如今且自預備明日謝恩要緊，你的謝恩摺子，我已經叫我們軍機處的朋友們給你辦妥當了，明早並且就是他們替你遞，你可想着給他們道乏。』說着，便叫：『來個人兒』

呀！當下見個小廝答應着進來。烏大人道：「你把大爺的帽子拿進去，告訴太太，找我從前戴過的亮藍頂兒，大約還有，就把我那個白玉喜字翎管兒解下來，再拿枝翎子，你就回太太，無論叫那個姨奶奶，給拴好了，拿出來罷。」那個小廝去了一刻，一時拴得停當，托出來。烏大人接過去，又給收拾了收拾，便叫安公子戴上。他謝了一謝，這才想起見師母來。只見烏大人扭了扭頭，臉上帶着些煩煩兒的說道：「師母又犯了肝氣疼了。」當下安公子只覺心裏還有許多話要說，無奈他只坐了這一刻的工夫，只見他老師那裏住了這部異書稿，便是那衙門請着摺子，才得某營請示挑缺，又是某旗來文打到，接着便是造辦處請看交辦的活計樣子，翰林院來請閱撰文，還有某老師交題的手卷，某同年求寫的對聯，此外並說有三五起門生故舊，從清早就來了，卻在外書房等着求見。安公子見老師實在公忙的很，不好再往下絮煩，只得告辭，一路回到下處，使忙打發小廝回家，回明太太，並叫戴勤來，打發他上山東稟知老爺，忙了半日。次日起早上去謝恩，頭起兒就叫的是他。及進去，碰頭謝了恩，聖人開口，第一句便提的是記得你是某科，從第八名提到第三名，點的探花，跟着降了幾句溫諭，仍叫第二日遞牌子。一時軍機大人卜來，他迎上去，見大家又給他道喜說：「你見面甚妥，有旨意賞加了副都統銜了，等降下旨來，撈了頂子，明日還得預備謝恩。」這位爺經這等一提及提的有些熱起來。讀者，你看人生在世，不過如此，無非是被名利賺，被聲色賺，被玩好賺，否則便是被詩書賺，被林泉賺，被佛老賺，自己卻又把好勝好高好奇一切心，去受一切賺，一直賺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只當不起一切不來賺他，他便想上賺，也無可上那處，便熱不來了。安公子此時，才遇着些小的一個釘子碰碰，此後正有偌大的一把糞兒嚼嚼，你叫他怎得不熱？安太太這面，這件事真好比風中攪雪，這回書又不免節外生枝，讀者便好留心，看那燕北閒人怎生替他安家，止風掃雪，返節成枝，出那身臭汗了。安公子赴園。這日，太太見老爺公子都不在家，恰好那兩日，張親家太太又在家裏害暴發火眼，那個長姐兒又犯了他月月肚子疼的那個病，太太吃過早飯無事，便合舅太太帶了兩媳婦四家鬪牌。看看鬪到晌午以後，忽見張進寶帶公子一個的跟班小廝，叫四喜兒，進來回說：「奴才大爺，從園子裏打發人來，回太太說：『奴才大爺賞了頭等轎，放了烏里雅蘇臺的參贊大臣了。』」安太太聽了，只嚇得扔下牌啊了一聲。舅太太接着也道：「噯，這是怎麼？」金玉姊妹兩個裏頭，那何玉鳳聽了烏里雅蘇臺五個字，耳朵裏還許有個影子，只在那裏楞楞兒的聽，到了張金鳳更不知那是山南海北，還道怎麼也沒個報喜的來呀。安太太此時是已經嚇得攔住了，只問着舅太太說：「這烏里雅蘇臺，可是那兒呀？」舅太太道：「咿，姑太太你怎麼忘了呢？家裏四大

爺當日不是到過這個地方嗎？安太太這才想起來說道：「噯！天爺，怎麼把我的孩子，弄到這個地方去了？既再說他好兒的，作着個文官兒，怎麼又給個窮呢？這不頂發了他了嗎？這可坑死我了。」說着，便眼淚婆娑的抽噎起來。金玉姊妹兒婆娑這個樣子，也由不得跟着要哭。舅太太忙勸道：「你們娘兒三個，且別儘着哭哇！到底問問那個小子怎麼就會出了這麼個岔兒？再外甥打發他來，還有甚麼說的呀！」他只管是這等勸着，他卻也在那裏拿着小手巾兒擦眼淚。安太太這才詳細的問了問那個小廝；他便把公子叫他回太太，今日怎的在海淀辦摺子，預備明日謝恩，不得回來，並叫戴勤去吩咐他到山東去候老爺，大爺還叫告訴二位奶奶再打點幾件衣裳，叫他帶回海淀去的話，回了一遍。太太一面吩咐去傳戴勤，一面便叫金玉姊妹兩個回家去，打點衣裳。一時戴勤來了，四喜兒取的衣裳包袱也領下來了。太太便吩咐他兩個快去罷，并說：「告訴大爺，明日謝下恩來沒事，務必就回家來見見我。」二人領命去後，金玉姊妹兩個，依然過上房來。安太太見他姊妹一個哭的眼睛紅紅兒的，一個還不住的在那裏擦眼淚，自己不禁又傷起心來。舅太太又說道：「姑太太你別儘着這麼着，外甥是說是出口，到底算升了一步，兩年的工夫也就回來了；再說大喜的事，這麼哭眼擦淚的，是爲甚麼呢？」安太太未曾說話，先長吁一口氣說道：「噯！大姐，你那裏知道我這心裏的苦楚！你沒見你妹夫，是作了一任芝麻大的外官兒，把個心傷透了；平日我們說起閒話兒來，我只說了句「咱們這就等着小子到外頭享福去罷！」你聽他這麼話，頭一句就是「那可斷斷使不得！」他說：「一個人教子成名是自己的事，到了教得兒子成了名了，出力報國，是兒子的事，這不是老子跟在裏頭攪得的。」一跟出去，到了外頭，感是自己怎麼謹慎，只衙門多着個老太爺，便帶累的了兒子的官聲。」大姐道：「你只聽這話，別說是烏里雅蘇臺；無論甚麼地方，還想他肯跟出小子去嗎？他一個不出去，我自然不好出去。我不出去，這個玉格我倒捨得；甚麼原故呢？一則小子也這麼大了，再說既是皇上家的奴才，敢說不給皇上家出苦力嗎？就只我這兩媳婦兒，熱斷忽喇兒的，一時都離開我，我倒有點兒捨不得的。」說着又哭。招的兩個媳婦，益發哭個不住。舅太太是個爽快人，看了這樣子，便道：「你們娘兒倒不是這麼個鬧法兒，你們家又不現放着兩個媳婦兒呢嗎？留一個，去一個，一樁事不就結了。也有娘兒三個，儘着這麼圍着哭的，難道哭會子就算不上烏里雅蘇臺了？」安太太那片疼兒女的心腸，是既不願意自己離開兩個媳婦兒，又不願意兩媳婦之中，有一個離開兒子，聽了這話，只是搖頭，不想這話，倒正合了金玉姊妹兩個的忌思，你道爲何？原來他兩個這陣爲難，一層爲着不忍看着夫婿遠行，一層也止爲着不忍離開婆娑左右；並且

兩個人肚子裏，還各有各的有一樁說不出口來的事。一時聽了舅太太這話，那何小姐性急口快，便道：『娘這話也說的是。那麼着，我就在家裏，服侍婆婆，叫我妹子跟了他去。』張姑娘道：『自然還是姐姐跟了他去，好姐姐到底比我有點本事兒，道兒上走着，還便利些兒；這麼大遠的道兒，再帶上這麼個我，越發叫他受了累了。』何小姐聽他這話，說得有理，一時找不出這話來駁他，急的肚子裏的那句話，可就裝不住了。只見他把臉一紅，低着頭說道：『瞧這妹妹，你難道不知道，我坐不得車嗎？』舅太太聽了這話，明白是何小姐有了喜了；自己信兒抱孫子了，才覺有些歡喜。將要問他，張姑娘肚子裏的那句話，也裝不住了，說：『姐姐這話，姐姐坐不得車，難道我又坐得車嗎？』讀者，你看這等一個扛七個打八個的何玉鳳，你有來言，我有去語的張金鳳，這麼句「嫁而後養」的話，會鬧得嘴裏受了窄，直挨到這個分際，還是繞了這半天的彎兒，「借你口中言，得我心腹事」，話擠話，兩下裏對擠，才把句話擠出來。安太太聽得兩媳婦一時都有了喜，滿心欣喜，只悔知道得晚了，便說道：『你瞧，你們這兩人，也有這麼大喜的信兒，會驚着不早告訴我一聲兒，直到這時候，驚得十分十沿兒了，才說出來的。』說着，這才問多少日子了，一面又抱怨兩媽媽說：『這個老東西，怎麼也不先透給我個信兒呢？』當下便要叫了來，發作他兩個幾句。何小姐是怕他兩個得不是，忙說：『他們上月，就要上來回婆婆的；我合妹妹商量，想着知道是不是呢？就吵吵；索性兒過些日子，再說罷！誰知這個月，兩人又都……』說到這裏，臉上一紅，只瞅着張姑娘笑，張姑娘也只剩了羞的，扭過臉去暗笑。安太太此時，樂得只不錯眼珠兒的望着他兩個，又囑咐說：『這可得小心點兒！第一不許冷的熱的胡吃，輕的重的混動，走道兒總叫個人兒招呼着點兒，倒得常活動活動。』正囑咐着，只聽舅太太合他兩個說道：『怪事，你們兩個有甚麼事兒，從沒瞞過我，怎麼這件事，兩人都嘴嚴的，這個分兒上呢？』安太太也說道：『兩媳婦兒呢！還罷了，還說臉上有個下不來；我只可笑我們玉格，這個俊哥兒，眼看着這就要作哥兒的爹了，也這麼傻頭傻腦的，不言語一聲麼？』正在一頭笑着，忽然又把眉一皺，就說：『站住，先別樂大發了，這一來咱們娘兒們，不是都去不成了嗎？把我們這個俊哥兒一個人兒，捺在口外去，可交給誰呀？這事情可不是更累贅了麼？』說罷，只皺了眉，歪着頭兒，在那裏歇想。歇了半日，忽然說道：『這可也就講不得了，只好我跟了他去罷！只求大姐姐合張親家母在家裏，好好的給我招呼着，我這兩媳婦兒。』金玉姊妹兩個，聽得依然得離開婆婆，更是不願意。才要說話，早見舅太太嚷起來了，說道：『姊妹太太，你這是甚麼話呀？你把我留在你家，招呼着外姐姐使得，你叫我合你們那個老爺，怎麼過得到一塊子呀？』他婆媳一想，這話果然是

不錯，一爲難，重新又哭起來。這一哭，可把舅太太哭急了，說：『姑太太你們娘兒三個，這哭的可實在抹人的腸子，怎麼着，我合姑太太倒個頭兒？姑太太在家裏招呼媳婦，我跟了外甥去，這放心不放心呢？』安太太道：『也有這麼人遠的道兒，怪冷的地方兒，叫大姐姐你跟了他去受罪，我們倒在家裏舒服呢？』舅太太道：『這也叫作沒法兒了哇！』安太太見他一副止經而孔，使問：『大姐姐，你這說的是真話呀？』舅太太道：『可是真話，姑太太只想你這樣兒的骨肉至親，誰沒用着的地方兒？再說這個孩子，我也疼他，講到我又是個一身無罪的人，別說烏里雅蘇臺呀，就是叫我照店僧那麼個模樣兒，到西天五印度去求取大經，我也去了，這又有甚麼要緊的！』安太太見他這等關切，說：『真要這麼着，我就先給姐姐磕頭，這不但是疼孩子，直是疼我了。』說着，站起來，跪下就要行禮，兩媳婦一見，連忙也跟着婆婆跪下。慌得個舅太太連忙也跪下，攙住安太太說：『妹妹，你這是甚麼着呢？』他也哭了。讀者，你看這安太太這一拜，叫着天下作兒女的看着，好不難過，人知老家兒待兒女這條心，真真不是親。膳間安，昏定晨省，就答報得來的。舅太太攙住安太太，又忙着拉起金玉姊妹來。他姑嫂兩個，一齊歸坐，安太太的心裏這才略略的放寬了些，叫丫頭裝了袋煙來吃。吃着煙兒，忽然又自言自語的說道：『這還不安當。』因合舅太太道：『這一來玉格他這個外場兒，我算放了心了，講那貼身兒的事情，可叫我怎麼着想法好呢？』舅太太問道：『姑太太說的，怎麼叫個外場兒，又怎麼叫個貼身兒呀？』安太太道：『類如他到了衙門裏，過起日子來，凡是出入的銀錢，嚴謹個裏外，甚麼穿件衣裳的厚薄，吃個東西的冷熱，這些事情，都算個外場兒的。如今我們娘兒們既不能去，有大姐姐你替我辛苦這一場，好極了，我也不說甚麼了。到他貼身兒的事，兩媳婦現既不能去，就說等分晚了，隨後再打發一個去，這也不是一個半月的事。玉格到了那裏，就拿每日早起，給他梳辮子，以至他夏天擦擦洗洗，夜裏披蓋蓋這些事，無論大姐姐，你這麼疼他，這也不是驚動得舅母的。難道說一個娶了媳婦兒的人了，還叫他那個媽媽跟在屋裏服侍他不成？你說這可不是叫人沒法兒的事嗎？』這話舅太太卻不好出主意了，只說：『有日子呢，罷咧，也只好慢慢的商量。』這個當兒，這老姑嫂兩個，祇顧在這邊兒悄悄兒的說，那小姊妹兩個，卻在那邊兒靜靜兒的聽，聽來聽去，也不知那句話，碰在他兩個心坎兒上了。祇見何小姐兩眼睛一積俗，使笑着在張姑娘的耳邊，噓喳了兩句，不聽得張姑娘說些甚麼，卻祇見他不住的點着頭兒笑。恰好安太太合舅太太說完了這話，又回過頭來，問着他兩個說：『你們倆想我這話，慮的是不是？』不料這一回頭，一眼正看見兩人在那裏打體己的神情兒，因說道：『你們倆有甚麼主意，也祇管說出』

來，咱們娘兒們，大家商量商量不好嗎？」何小姐聽婆婆如此說，將要說話，又望着張姑娘向外間努了個嘴兒；那光景像是叫他曠曠外間兒，有人沒人。緊接着張姑娘走到屋門旁邊兒，探着身子望外瞧了瞧，回頭祇笑着，合何小姐擺手兒。那神情像是告訴他外間兒沒人。你道安太太家許多丫鬟僕婦，外間兒怎得會一時沒人呢？原來他家的規矩，凡是婆兒媳婦們無事，都在廊下聽差，其餘的丫頭們，一個長姑娘不在上屋裏，早一邊兒說笑的說笑，淘氣的淘氣去了，因此一時無人。金玉姊妹見沒人在外間，他兩個這才走到婆婆跟前，悄悄兒的問道：「媳婦們卻有個主意，這話倒不因着玉郎今日要出外去，方才說起，自從今年來見他的差使，是漸漸兒的多起來了，往往一進城去，就得十日半月的住着，媳婦兩個，又不好怪厭氣的，一趨一趨的，祇是跟着來回的跑，原想回回婆婆，給他弄個服侍的人，總沒得這個機會；如今他既出外，媳婦們兩個，又一時不能同去，請示婆婆，趁這個當兒，給他弄個人跟了去；外頭又有舅母調理，管教這麼着，使得使不得？」安太太聽了，先點了點頭兒，又搖了搖頭兒，沉吟了一刻，才說道：「你們這麼年輕輕的，心裏就肯送上這件事上頭，難爲你們倆。但是你們祇知道說弄個人，卻不知道這弄人的難講究，外頭叫媒人帶去，不知道個根底，腥的臭的，祇圖一時有個人使，弄到家來，那時候調理，是別想調理的出來，打發是不好打發出去，不但你們倆得跟着糟心，連玉格可也就受了大累了，那可斷乎使不得；這個樣兒，我看得多了，要說就咱們家裏這幾個女孩子裏頭，給他挑一個罷？你們屋裏兩個，還是兩個糊塗小孩子呢？我這兒的幾個裏頭，不成個材料兒的，不成材料兒，像個人兒的呢？又不合式你們倆說，這會子，可叫我忙忙叨叨的那兒給他現抓人去？」何小姐道：「媳婦們兩個心裏，可倒瞧准了一個，祇沒敢合婆婆提到這裏。」安太太想了想，說道：「哦！我猜着了，你們准是瞧上跟舅母那個丫頭的模樣兒了，敢是好，祇是人家早有了婆家了。」兩人還沒及答，舅太太先搖頭說：「不是，兩外外姐姐知道他有人家兒了。」安太太納悶兒道：「這可罷了！我！你們瞧准了的這個可是誰呢？」何小姐見問，又往外看了一眼，才到婆婆耳邊，悄悄兒的問道：「媳婦兩個才說想准了的，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伺候婆婆的長姐兒姑娘；這個人要講他那點兒本事兒，活計兒，眼睛裏的那點積債兒，心裏的那點遲急兒，以至他那點穩重，那個乾淨，都是婆婆這些年調理出來的，不用講了；最難的，是他那個性情兒，祇婆婆止這麼一個得力的人，別的都是小事，第一伺候婆婆梳這個頭，是個要緊的，再他又在上屋，當了這些年，了可還不知媳婦們合婆婆討得討不得？因此心裏祇管想准了，嘴裏總沒敢提。」安太太聽完這話，就笑道：「敢是你們倆想的也是他呀！這件事在我心裏，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兒了。」

你們倆方才慮的那個兩層，倒都不要緊；如今我這兒拿拿放放的，都是你們倆，真要到了沒人兒了，就叫你們倆打發我梳梳頭，又有甚麼使不得的呢？再者還有張進寶的那個孫女兒招兒，合着升的丫頭老兒，這倆如今也學着幹上來了。到了別的事，我一總兒合你們說，這樣句話罷。這丫頭自從十二歲上要到上房裏來，祇那年你公公碰着，還支支使使他。到了第二年，他疼愛丫頭，連個湯盆子都不肯叫他拿，甚至洗個腳，都不叫他在跟前，說他究竟是從小兒跟過孩子的丫頭。你就知道你這公公，拘泥到甚麼分兒上，別的話更不用深分講了。至於你們方才說的他那幾宗兒好處，倒也不是假話，這件事照這麼辦，我心裏也儘有，祇我心裏還有好些爲難。這個人得這麼個歸着，也算我不委屈他，祇是我這位梅香，他還有他娘的多少累贅，不然，我方才爲甚麼說家裏挑不出個合式的來呢？這話咱們娘兒們，還得從長商量，頭一件我覺着他，祇得說選大大方方兒的，不貧不下流，祇是到底是個分賞罪人的孩子；第二件，他空有那麼個模樣兒，身段兒，我祇說他那皮肉兒，太黑翠兒似的，可怎麼配得上我那個白小子呢？第三件，他比玉格兒大着好兩歲呢，要開了臉，顯着像個媽媽嫂子似的。這是我心裏三宗不足處。就讓都合式，沒這三宗不足，你們祇說這件事，要合你公公這麼一商量，能行不能行？舅太太接口就說：『姑太太，你才說的那三層，依我說，都沒甚麼的；眼下祇要外甥兒出去，有個得力的人扶持他，苗點兒就苗點兒，黑點兒就黑點兒，大點兒就大點兒，都不打緊，說一定要等合你們老爺商量，他那個脾氣兒，祇怕吃個雞蛋，還得挑四楞兒的呢！那可怎麼想行得去呀！』安太太道：『這句話，究竟還說可以想法兒，商量着碰去。你還不知道呢，我們這個長姐兒，是在我跟前告老，永遠不出嫁的了。他說：『他等着服侍我歸了西，他還給我當女童兒去呢！』你說這時候要合他說這個，怎麼說得清楚呀？』舅太太道：『這是多早晚的事，我怎麼不知這個影兒啊！』張姑娘道：『就是我過來那年，舅母跟我姐姐在園裏住的那一程子的事麼？那時候還有他媽呢！我婆婆一進城，就說他大了，叫他媽上緊給他找個人家兒，後來說了一家人，他媽不是還帶了那個小子來，請我婆婆相看着麼？』張姑娘說到這裏，安太太說：『是有個對證在跟前兒，不然，叫你這一拿文兒，倒像我這裏照着說評書也似的，現抓了這麼句話，造的謠言。』因接着張姑娘方才的話說道：『我還記得他媽說那個小子，是給那一個鹽政鈔官坐京的一個家人，叫作甚麼東西的個兒子，家裏很過得，我瞧了瞧那小子，倒也長得渾頭渾腦的，就祇臉上有點子麻子。我想着一個小子罷咧，怕甚麼呢？就告訴他媽，等定個日子，叫他們相看丫頭來罷，誰知他媽給他說這個人家兒，沒合他提過，他這天知道了，合他媽叨叨的，倒有幾句話，祇說他媽怎麼沒良心了，

又是說：「怎麼主兒打毛團子似的，撥弄到這麼大，也不管主兒眼前，有人使，沒人使，這會子你們祇圖攔財主親戚，就硬把我塞出去了。」連數落帶發作的就哭鬧成一處，把他媽鬧得沒法兒了，說：「你就不肯出去，也讓我回太太一句去呀！」他也不理他媽，就跑了來，跪在我跟前，一行鼻子，兩行淚的，哭個不了；就說了方才我講的他那套糊塗話，說：「這這一輩子，刀攔在脖子上，都使得，也別想他離開我咧！大姐，你說這是他娘的苗子不是？」舅太太聽了，祇抿着嘴兒笑說道：「姑太太，我可多不得這件事呀！我祇說句公道話，這固然是這丫頭的良心，也是你素來與他的恩典，你可得知道，你們那個丫鬢，何等心高志大呀！素來就講究個拿身分，好體面，愛鬧個酸兒。你安知他不是跟着你，這麼女孩兒似的，養活慣的，不肯低三下四的，跟了那個蠢頭笨腦的奴才小子去呢？」金玉姊妹聽了這話，齊聲說：「舅母這話，說得是極了；再還有一說，人第一難得是彼此的合個性情兒，他又正是從小兒合玉郎一塊兒混，混大了的。」舅太太說：「好哇！就是這話！這話我可是白說，主意還得姑太太自己拿定。」這位老太太心裏本正在又是疼兒子，怕他没人，又是疼丫頭，怕他失所；一時聽了這套有成無破的話，想着這件一舉三得的事，就把他們那位老爺，是怎麼個難說話也忘了，不由得說道：「你們娘兒三個，這話也說得是，就是這麼着。」才說了這句下文還沒說出來，金玉姊妹兩個，見婆婆應了，樂得忙忙着跪下，就磕頭。安太太笑道：「喲！你們倆先別磕頭，知道我這個媒人作得成不成呢？」這裏止說得熱鬧，何小姐積伶一閃身子，早從玻璃裏看見那個長姐兒，一步挪不了三指，出了東遊廊門，從台階底下，慢慢兒的，往卜屋走了來。何小姐便合太太擺手兒，太太看見，悄悄兒道：「別提了，看他聽見。」又合金玉姊妹道：「這話就祇咱們娘兒四個知道，別人跟前，一個字兒別說；就是玉格兒回來，也先不用告訴他。」當下大家便將這話掩住不提。長姐兒，他既是犯了肚子疼，在屋裏養病，怎的又得出來，既得出來，大爺這麼個驚天動地的人，出了這麼的驚天動地的岔兒，遍地也都是他的耳報神，他豈有不知道之理，怎的又直到此時才出來呢？其中有個原故，原來他方才止合着桃仁紅花引子，服了一丸子烏金丸，躺在他屋裏，就寤着了。他這一滲着，那班小丫頭子，誰也不敢驚動他，直等他一覺睡醒了，還是那個小喜兒，跑了去告訴他，說：「長姑娘，大爺要出外去。」只這一句，他不及問，究竟是上那兒去，立刻就嚇了一身冷汗，緊按了肚子，擰着一陣疼，不想氣隨着汗一開化，血隨着氣一流通，行動了行動，肚子疼倒好了此。轉念想到大爺這一出來，老爺太太，自然斷沒不回出去的；果然太太出去，太太走到那兒，還怕我不跟到那兒嗎？心裏又一鬆快，便想起多少事由兒，扎掙着出來，將進門，安太太還生恐他聽見，見他跑了來了，

便先問：「你好了嗎？怎麼又跑出來了？」他道：「奴才聽說大爺要出外了，奴才想起來，太太從前走長道兒的，那些薄底兒鞋呀，風領兒斗篷呀，還都得早些兒拿出來瞧瞧呢，再還有小煙袋兒咧，吃食盒兒咧，以至那個關防盆兒，這些東西，也還不記得在那兒擱着呢，趁着老爺沒回來，明日趁個早兒，慢慢兒的去找，也省得臨期忙。」安太太道：「那兒呢，咱們走還早呢，你先裝袋煙我吃罷。」他便去裝煙，到了次日，安太太從吃早飯起，就盼公子不見回來，忽然聽得門上一陣吵鬧，便有家人回來說：「大爺賞加了副都統銜了。」安太太聽得兒子換上紅頂子了，略有喜色，只想着他明日還得謝恩，今日自然又得回來了。那知安公子豈止次日不得回來，祇從那日起，便一連召見了八九次，這才有旨意，賞了假，叫他回家收拾。他當日歸着的歸着，次日起了個大早，才回到莊園，合太太一見面兒，娘兒倆先哭了個事不有餘，大家勸住，他連忙着到祠堂行禮，才把家庭這點兒禮節完了，外頭便回：「吳侍郎來拜。」又是位老師不好不見，接着就是三四起人來，安公子一一送走了。才回到自己房裏，換了換衣裳，一切沒得閒談。祇見上房裏一個小丫頭跑來說：「太太叫大爺戴勤回來了。」公子合金玉姊妹連忙過去，見戴勤止在那裏回太太話：「說老爺昨日住常新店，叫奴才連夜趕回來，告訴大爺不必遠接，祇在家候着老爺，今日走得早，大約晌午前後，就可到家。」公子聽了，重新去冠帶好了，去到外面伺候。遲了一刻，便見隨緣兒先趕回來，回說：「老爺快到了。」少時，老爺來到家門，公子迎了幾步，便在車旁迎接。老爺在車上見他頭上頂嵌珊瑚，冠飄翡翠，面上卻也喜歡，心裏卻不免十分難過，你看這老頭兒好扎掙勁，先在車裏點頭，說了句起來，下了車，便說道：「不想你竟也巴結到個二品大員，趕上爺爺了，比我強，這才不枉我教養你一場，有話到裏頭說去罷。」公子也明知這是他父親安慰他的話，祇得陪笑答應，這種笑，那臉上的神氣，卻比哭還疼。這個當兒，便見驛一官，陸保安兩個過來講見，他兩個果然就照着鄧九公的話，立刻跪倒請安，口稱大人。安公子雖說一時不好直受不辭，但是一個欽命二品大員，正合着三命而不齒禮制所在，也不便過於合他兩個，紆尊降貴，祇含笑拱了拱手，說了句路上辛苦，便隨了老爺一路進來。一時在家的家人，叩接老爺，跟去的家人，又叩見公子。正亂着，張親家老爺，合老程師爺也迎出來，老爺應酬了兩句，就託他一位管待，褚陸兩個自己進了二門，便見太太帶了兩個媳婦，接到當院子裏來。兩媳婦迎着請過安。這安老夫妻兩個，還用着那老年的舊牌子兒，彼此拉了拉手兒，那班僕婦丫頭，卻遠遠的排着那邊跪，安老爺都不及招呼，見舅太太在廊下候着，便忙着上前，彼此問過好，談了兩句一路風塵的話。又問：「親家太太怎的不見？」張姑娘代說明了原故。老爺一路進房坐下，當下

公子行過禮，媳婦便倒上茶來；此時自安太太以下，都道老爺這一到家，爲着公子出口，定有一番傷感，大家都提着一副精神，應酬老爺；看了看老爺，依舊是平日那個安詳樣子，祇不過問了問公子奏對的光景，毫不露些張皇煩惱，公子此刻，卻是有些耐不得了。原來他自放下那日起，凡是此番該是從家裏怎的起身，到那裏怎的辦事，這些事一時且不能打算到此；祇他那點家事，幾個親丁，心裏盤算了，迨有萬轉千迴，總盤不出個定見來。第一件萬難，是這等遠路，不好請着父母同行；待說把他兩個夫人留在家下，替自己奉養，又慮到任上，內裏無人，不成個局面；否則兩個之中，酌量留下一個，偏又兩個一齊有了喜了，不便遠行；便是他兩個有喜的這節，也還不曾稟過父母。他好容易盼到今日回家，正想把這話，合金玉姊妹，私下計議一番，先討太太個示下，然後等老爺回家再定；不想一進門，不曾消停一刻，才得消停，恰巧老爺回來了。他此時見了老爺，祇覺萬語千言，不知從何說起，想了想，祇得回道：「兒子受父母的教養，像正想巴結個升途，奉了父母出去安享幾年，不想忽然走了這條意外的岔路，實在不得主意。」說着，又行了個家庭禮兒，屈了一膝，說：「請父親教導。」他那眼淚，卻是撐不住了。祇聽安老爺吼了一聲，說道：「怎的叫做走了這條意外的岔路，我以爲正是意中之事，你所謂意外者，祇不過覺道你從祭酒得了個侍衛，不曾放得試差學政耳。卻不道這等地方，要不用世家旗人去；用世家旗人，不用你這等輕年新進，用甚麼人去？且專論文章華國，卻用甚麼人去戎馬防邊，其爲報効一也。便說不然，太君代天司命，君命即是天命，天命所在，便是條意外的岔路，順天聽命，安知非福？你說討我的教導，我平日合你講起話來，言必稱周孔，不知者鮮不以爲我立論過迂，課子過嚴；可知道爲子爲臣，立身植品的大經，都不外此。那烏里雅蘇台雖是個邊地，參贊大臣雖是個遠臣，大約也出不了周孔的道理。至於你此次遠行，我家現有的是錢，用多少儘你用，祇不可看得銀錢如土。有的是人，帶那個儘你帶，祇不必鬧得僕從如雲，講到眷口，兩個媳婦，不消說是合你同行了，太太果然要母子姑媳，時難離，也不妨同去，祇留我在，替你們作個守門的老叟，料想還不誤事。」安老爺祇管講了這半日個，這段話卻是拈着幾根鬚了，閉着一雙眼睛講的。何以故呢？他要一睜眼，那副眼淚也就撐不住了。舅太太見安老爺這樣子，便點點頭，瞧了安太太，合安老爺說道：「你們這個家，可就當成個模樣兒了。」便聽安太太合老爺說道：「依我想，這件事，不必定忙在這一時，玉格起身，儘有日子呢！老爺今日才到家，且歇歇兒，索性等消停了，斟酌斟酌，究竟是誰該去，誰不該去，誰能去，誰不能去，且定規不遲。要說請老爺一個人兒在家裏，我就跟他們出去，也斷沒這麼個理！我不出去，又怕這兩媳婦兒萬一在外頭，一時有個甚麼喜

信兒呢，沒個正經人兒招呼他們；我的意思，還是請大姐姐，替我們辛苦這趟……」老爺還沒聽完這話，便道：「啊！一個何家婦，已經勞舅太太辛苦那場；此時這等遠行，卻怎的好又去起動？」舅太太說：「噯呀！不用姑老爺這麼操心，姑太太早合我說明白了，我左右是個沒事的人，樂得跟他們出去逛逛呢！」老爺見舅太太這等爽快向熱，心下大悅，連忙打一躬，說：「這個全仗舅格格外費心。」舅太太被安老爺累贅的不耐煩，他便站起身來，也學安老爺那個至誠樣子，還了他一躬，口裏說道：「這個愚嫂當得効力的。」他打完了躬，又望着大家道：「你們瞧這樣兒，犯得上鬧得這步田地。」惹得大家無不掩口而笑。安公子方才聽老爺那頭吩咐，正想把金玉姊妹現在有喜，並自己打算不帶家眷，留他兩人在家侍奉的話回明。聽太太說了句，老爺才得到家，先請歇歇兒，便不好只管煩瑣。如今卻又見他母親給請了舅母同去，心裏一想，這一來弄得一家不一家，兩家不兩家，益發不便了。登時方寸的章法大亂。他卻那裏曉得人家娘兒三個，早已計議得妥妥當當了呢。偏是這個當兒，老爺又吩咐他鄧九公差，藉兩個來的意思，要跟他出去的那段話，就叫他出去定奪行止；他無法，只得且去作這件事。安老爺這裏便合大家說了說路上的光景，講了講鄧九公那裏的情由，緊接着行李車也到了，衆小厮忙着往裏交東西；有的交帶去的衣箱的，有的點交路上的用帳的，都在那裏等着見長姐兒姑娘；此時只不見了長姐兒姑娘。你道他此刻又往那裏去了？書裏交代的過，他原想着是大爺這番出外，大爺走到那兒，太太限到那兒，太太走到那兒，他跟到那兒定了。不想方才聽得老爺一個不去，連累太太也不去了。眼下去太太合公子竟要母子分飛，他也謝三兒的窩窩在下了。登時心火上升，急了個紅頭漲臉，又犯了那年公子鄉試的榜，他等不着喜信兒，頭暈的那個病，連忙三步兩步，到院子裏，扶着柱子，定了會兒神，立刻覺得自己身上穿的那件衣裳的腰褶，寬寬就有四指，那個領盤兒，大了就有一圈兒；不羞甚麼，連腰圍兒，都要脫落下來了。他便合別的丫頭說道：「我怪不舒服的，家裏躺躺兒去；太太要問我，就答應我作甚麼去了。」說着，一路低着腦袋，來到他屋裏，抓了個小枕頭兒，支着耳跟子躺下，只把條小手巾兒，蓋着了臉暗暗的垂淚。他偏又頭兩天，一時高興，作了個抽繫兒的大紅氍子小煙荷包兒；這日早起，又託隨緣兒媳婦兒，找人給裝一根玉嘴兒，湘妃竹桿兒的小煙袋兒；爲的是上了路隨帶着，上車下店，使着方便。事有湊巧，恰恰的這麼個當兒，隨緣兒媳婦給他送了來，一進門兒，見靜悄悄的沒個人聲兒，便叫了一聲大姐姐。他聽見有人叫他，這才扎掙着起來，問是誰呀？隨緣兒媳婦，一見他這個樣兒，便問說：「大姐姐，你好好兒的這是怎麼了？哭的這麼着？」他嘆了口氣說道：「好妹妹，你那兒知道我心裏

的難受，你坐下等我告訴你；你瞧自從大爺一放下來，就念佛說：「這可好了，我們太太要跟了大爺大奶奶去享福了。」誰知這這位老爺子，這麼一折，給折了個稀呼腦子爛；你說這娘兒四位，這一分手，大爺大奶奶心裏該怎麼難受，太太心裏該怎麼難受，叫咱們作奴才的，旁邊瞧着肉跳不肉跳呢？再者二位大奶奶，素來待我的恩典，我們娘兒們怎麼難得開？」說着，又把嘴撇的瓢兒似的。隨緣兒媳婦明鏡兒也似的，知道他姑娘合張姑娘有喜不能出去，只因何小姐吩咐的嚴，叫且不要聲張，此時是不敢合他露一個字，只了句：「那兒呢？還有些日子呢？知道誰去誰不去呢？就先把你哭的這麼個樣兒。」說完了，放下襖袋去了。他把那根桿袋，扔在一邊兒，躺下又睡，卻又睡不着。只一個人兒在他屋裏坐着發楞。上屋這裏只管一羣人，等着他交代東西，那班丫頭，聽他方才說了那句話，又不敢去叫他。恰好二位大奶奶都在上屋裏，使着人一件件往裏收。舅太太見這裏亂烘烘，他也回西耳房去了。安老爺見舅太太走了，這才要脫去行裝，擦上使服。安老爺的拘泥，雖換件衣服，換雙鞋子，都要迴避媳婦，進套間兒去換的。只這個當兒，老爺一面換着衣裳，一面合太太提提閒話兒來，說：「難得舅太太這等向熱，不辭辛苦，他小夫妻三個得這個人回去照應，你也就大可放心了。」安太太驚着一肚子裏的話，此時原不要忙着就說，因見老爺這句話是個機會，再看了看左右無人，只得兩個小丫頭子，他把那兩個小丫頭子也支使開，先給老爺一個高帽兒戴上，說道：「可不是他，自然也是看着老爺平日待他的好處，只是如今他只管肯去了，兩個媳婦究竟去不好去，倒得斟酌斟酌，爲甚麼我方纔說，等慢慢兒商量呢？」老爺忙問道：「他兩個怎的不好去？」太太滿臉含春，說道：「好叫老爺得知兩媳婦兒都有了喜了，老爺說可樂不可樂？」老爺聽了大喜，說道：「這等說，你我眼前，就要弄孫了，有趣有趣，我安水心再要得教出兩個孫兒，使他成人，益可上對祖父矣！」太太道：「老爺只這麼說，世間的事，可就難得兩全。老爺只想兩媳婦都有了喜，自然暫且不能跟了小子出去，叫他一個人兒在衙門裏怎麼是個着落兒呀？」老爺道：「然則有舅太太正好了！」太太道：「老爺這話又來了，他舅母去，也只好照管個大面皮兒呀！到了小子自己身上的零碎事兒，怎麼好驚動長輩兒去呢？所以我同媳婦兒爲這件事，爲了這幾天，難總商量不出個妥當主意來，依兩媳婦的意思，是想求我給他們買個人帶了去。」老爺聽到這裏，才要糊臉，太太使吩咐說道：「老爺想玉格，這幾年輕兒的哥兒，屋裏現放着兩媳婦兒，如今又買上個人，這不顯着太早嗎？我就說：「斷斷乎使不得，就打着我這時候，依了你們這話，要一回你公公，你公公也必不准。」老爺說：「這話是不是？」老爺道：「通啊！太太這話是理，所以叫作「惟誠性者，可以同

居，太太其深知我者也！我常講的夫妻一倫，恩義至重，非五十無子，斷斷不可無端置妾；何況玉格正在年輕，媳婦又都有了生子的信，此刻怎的講得到買人這句話？太太見老爺的話沒一點話動氣兒，便說道：「老爺不是說我說的是嗎？我說只可管這麼說了，想了想也沒法兒；老爺想一個人家兒過日子，在京在外是一個理；第一件，裏外的這道門檻兒，得分得清楚；玉格兒這一出去，衙門裏自然得有幾個丫頭女人，就是他舅母，也得帶兩三個人去；兩媳婦呢？說也得一年的光景，才能去呢；這一年的光景，他就這麼帥爺也似的一個人兒住着，那班大些兒的女孩子合年輕的小媳婦子們，類如拾掇拾掇屋子，以至拿拿放放，出來進去的，可不覺得怪不方便的麼？老爺是最講究的這些，老爺你想想。」太太說到這裏，只見老爺臉上，按着五官，都添了一團正氣，說：「嚶呀！太太你這一層，慮的尤其深遠，這倒不可不替他籌畫出個道理來，卻是怎樣才好？」太太聽這話，知有些意思了，拉着說道：「兩媳婦兒不放心的，也是這個；只我不准他買人，就請示我，說：「要不就在家裏的女孩子們裏頭，挑一個服侍他罷！」我說：「你們倆瞧家裏這幾個丫頭，那裏還挑得出個像樣兒的來？」誰知他們兩個說這話，敢是心裏早有了人了。」老爺道：「他兩個心裏，這人是誰？」太太笑道：「照這麼看起來，兩人倒底還是兩小孩子，只見得到一面兒，兩人只一個兒勁的，磨着我求我，替他們合老爺說說，要咱們上屋裏的這個長姐兒；老爺想這個長姐兒怎麼能給他們？我只說：「這一個不能給你們，哪你公公跟前沒人兒啊！」老爺一聽這句話，只急得局促不安，說道：「啊！太太，你這話，卻講得大謬不然了！」太太道：「我想着打頭呢，那丫頭是個分賞罪人的孩子，又那麼漆黑的個臉蛋兒，比小子倒大着好幾歲，可怎麼給他呢？再者咱們這上屋裏也真離不開了他，就拿老爺的衣裳帽子講，向來是不准女人們合那一起子小丫頭子們着手的，如今有他經管着，就省着我一半子，所以我心裏就那麼回攔了兩媳婦兒了。」老爺道：「咳！此皆太太不讀書之過也，要講他的歲數兒，豈不聞妻者齊也，明其齊於夫也，妾者接也，側也，雖接於夫而實側於妻也；太太你怎的把他同夫妻一倫，講起嫁娶的庚申來，況且女子四德，婦德婦言之後，才講得到婦容，何必論到面目的黑白上去？」太太道：「這麼說他是個貴州苗子，也沒甚麼的。」老爺道：「太太你就不讀書，難道連一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這兩句，也不會聽得講究過，如今你不要給兒子納妾，倒也罷了的，既要作這樁事，自然要個年紀長些的，才好責成他，抱衾問暖，聽雞視夜，況且我看長姐兒那個樣子，雖說相貌差些，還不失性情之正，便是分賞罪人之子，何傷？又豈不開罪人不擊乎？這話遠都是末節而又末節者也；太太，你方纔這話，講的還有一層大不通處；你卻不尋

這長姐兒原是自幼伺候玉格的，從十二歲就在上房當差，現在標梅已過，如今兩個媳婦，既這等求你向我說，我要苦苦的不給他，卻叫他兩個心裏把我這個公公，怎生看待？此中關係甚大，太太你怎的倒合他們說？我跟前沒人起來，豈不大謬？」安太太未曾合老爺提這件事，本就捏着一把汗兒，心裏卻也把老爺甚麼樣兒的，左縫眼兒的話，都想到了，卻斷沒想到老爺會往這麼一左，這一左倒誤打誤撞的把件事左成了一時喜出望外，雖然暗笑老爺迂腐的可憐，卻也深服老爺正派的可敬，再想想又怕夜長夢多，遲一刻兒不定，老爺想起孔夫子的那句話，合這件事，不對岔口兒來，又是塊槽，連忙說道：「老爺說的關係不關係，這些話別說老爺的爲人講不到這兒，就是兩媳婦兒，也斷不那麼想，總是老爺疼他們，既是老爺這麼說，等閒了我告訴他們是了！」老爺道：「太太你怎的這等不知緩急，這句話既說定了，那長姐兒怎的還好叫他在上房等得一刻？」太太笑道：「老爺這又來了，那兒就至於忙得這麼着呢？再者玉格兒那孩子，那個噶牛脾氣，這句話還得我先告訴明白了他，就是那個丫頭，也是他娘的個拐棒子。」太太這裏話還不會說完，老爺就攔頭說道：「呵！太太說那裏話？這事怎由得他兩個待我此刻就出去幫太太辦起來？」說着，出了屋子，就叫人去叫大爺，大奶奶，照這段書說起來，這位安老孀人，不是竟在那裏玩弄他家老爺呢麼？這還講得是那家性情，不然也，世間的婦女，要諸事都肯照安太太這樣玩弄他家老爺，那就算那個老爺修積着了，這話卻不專在給兒子納妾一端上講，此正所謂情之僞，性之真也。安太太見老爺立刻就要叫了兒子媳婦來，吩咐方寸的話，一時慮到兒子，已經算個死心眼兒的了，他那個丫頭，又是有個沖撞性兒，倘然老爺合他一說，他依然說出刀擱在脖子上，也不離開太太那句話來，卻怎麼好便暗地裏叫人去請舅太太來，預備作個合事人，恰好舅太太正在東院裏，合金玉姊妹說話，聽得來請，便合他姊妹說道：「莫不是是那事兒發作了？」他娘兒三個，便一同過來。安太太一見，便合舅太太說：「大姐姐來得正好，那句話，我合你妹夫說明白了。」回頭便告訴兩媳婦說：「你公公竟把他賣了你們了，快給你公公磕頭罷！」金玉姊妹兩個，連忙給老爺太太磕了頭，站起來，只說得句：「這實在是公公婆婆疼了我。」便見公子從二門外進來，安老爺見了公子，先露着望之儼然的臉上，嚴霜凜凜，不提別話，第一句便問他道：「你可知子事父母，合婦事舅姑，這樁事是不得相提並論的。」安公子聽了，一時摸不着這話從那裏說起，只得含糊答應了個「是。」這才聽他父親說道：「兩個媳婦遇了喜，他自己自然不好說了；我說怎的這等宗祧所關的一樁大事，你也不曉得預先稟我一句，只也罷了！只是他兩個此刻既不便遠行，你這番出去……」倒得說到這句，又頓住。

了。安太太大家睜這話兒的底下這一轉，自然就要轉到長姐兒身上了，都安靜的聽着，要聽老爺怎麼們說法。誰知老爺從這句話一岔，就咕唧咕唧合他說了一套滿洲話。公子此時夢也夢不到老人家叫了來，吩咐這麼一段話，躊躇了會子，也翻着滿洲話回了一套，一邊向着老爺說，卻又一邊望着太太臉上，看那神情，好像說的是：「這個人，他母親使着得力，如今自己不能在家奉侍，怎的倒把母親一個得力人，帶去服侍自己呢？」彷彿是在那裏心裏不安，口裏苦辭的話，卻又聽不出他說的果是這麼段話。不是只見老爺沉着臉，說了句阿那他喇博，公子聽了，仍在絮叨，老爺早有些怒意了，只叭了一聲，就把漢話急出來了說：「你這話，好不糊塗！我倒問你怎的叫個長者，少者賤者不敢辭？」太太這才明白，果是他父子在那裏對擊起四方眼兒來了，便說道：「玉格這孩子真個的，怎麼這麼擰啊！你父親既這麼吩咐，心裏自然有個道理，你就遵着你父親的話就是了，且先鬧這些累贅。」公子見母親也這麼說，只急得滿臉爲難，說：「兒子怎麼敢擰？其如兒子心裏過不去何？」安老爺聽了，益發不然起來，便厲聲道：「這話更謬，然則「以父母之心爲心」的這句朱註，是怎的個講法？不信你這參贊大臣，連心都比聖賢高一層。」公子一看老人家這神情，是翻了，嚇得一聲兒不敢言語。這個當兒，再沒舅太太那麼會湊趣的了，說道：「我瞧着他，也不是擰，也不是這些個那些個的。共總啊，哥還是臉皮兒薄，拉不下臉來，磕這個頭。還是我來罷！」說着，坐在那裏，一探身子，拉着公子的胳膊說：「不用說了，快給你們老爺太太磕頭罷！」公子被舅母這一拉，心裏暗想，這要再苦苦的一打嗝，咕囉兒，可不是話了，只得跪下，謝了老爺。老爺這才有了些笑容兒，說道：「這便才是。」公子站起來，又給太太磕了頭。老爺又道：「難道舅母跟前還不值得拜他一拜麼？」太太說：「可是該的，底下仗着舅母的地方兒多着的呢！」公子此時見人還沒收成，且先滿地這一路拜四方，一直的拜到舅母家去了，好不爲難；只是迫於嚴命，不敢不遵，遂又給舅母磕了個頭。便聽老爺拿着條沉頭韻的正宮調嗓子，叫了聲：「長姐兒呢？」外間早有許多丫頭女人們接聲兒答應說叫去。長姐兒在他那間房裏坐着，發了會子楞，只覺一陣陣面紅耳熱，躺着不是，坐着不是一時無聊之極，想拿起方才安的那根小煙袋兒來抽了抽，其通非常；又把作的那個大紅氍子抽絲兒的小煙荷包兒，裝上煙，拿小火鏟兒打了個火點着了，刁着煙袋兒，靠着屏門兒，一隻腳跪在門檻兒上，只向半空裏閒望。正望着，忽見一個喜鵲飛了來，落在房簷上，對着他撇着尾巴，喳喳喳喳的叫了三聲，就往東西飛了去了。他此時一肚皮沒好氣，衝着那喜鵲，呸了一口的，說：「瞎叫的是你媽的甚麼呢！」正說着，又覺一個東西從廊簷上直掛下來，搭在他額腦蓋兒上，嚇得他連忙一把抓

下來一看，卻是個喜蛛兒。正看着，又是那個小喜兒跑來，說道：「姑姑哇！瞧了不得了，老爺那兒嘔啞哇喇的，翻着滿州話，令人爺生氣。老爺直撇撇的跪着給老爺磕頭陪不是呢。」他聽了這話，心裏轟的一聲，立刻連手腳都軟了，連忙擱下煙袋，拿起半碗兒冷茶來，漱了漱口，待上去打聽打聽，祇見一個女人迎頭跑來，一迭連聲兒的說：「老爺叫。」他此刻正因老爺就誤了他的事，心裏有些不大耐煩，聽得老爺叫他，一面嘮叨說：「老爺好好兒的，又叫我作甚麼呢？」一面便硬着個脖子，往上屋裏來。將走到上屋，他見舅太太合老爺太太一處坐着，大爺二位奶奶都在跟前侍立，幾個大小丫頭，也一溜兒伺候着；外間還有許多女人們在那裏聽差，黑壓壓的擠了半屋子。他將進屋門兒，太太就告訴他說：「老爺這兒叫你有一吩咐你呢。」聽着，他又往前走了兩步，便聽老爺吩咐道：「大爺現在出外，你二位大奶奶，同時遇喜，不使坐車遠行，大爺身邊一時無人伺候。你二位大奶奶，在我跟前，討你去給大爺作個身邊人，我因平日看你，也還穩重，再又是自幼兒伺候過大爺的，如今就給你開了臉，叫你服侍了他去。此後你卻要知你二位奶奶的恩典，聽你二位奶奶的教訓，刻刻知足自愛，不然，你可知道子妾合兒媳不同。我是有家法。」安太太一旁聽了這話，又怕決撒了事情，又怕委屈了丫頭，正要把老爺方才這話，從頭兒款款兒的說一遍給他聽，祇見他也不說長，也不問短，也不磕頭，也不禮拜，祇把身子一扭，搭靠在一扇格格扇跟前，拿絹子握了臉，就嗚兒嗚兒的，放聲大哭起來了。安太太生怕老爺見怪，忙道：「丫頭不許，這是怎麼說？老爺這兒吩咐你話麼？怎麼不知道好好答應呢？無論你心裏怎麼委屈，也是等老爺吩咐完了，慢慢兒的再回呀！也有就這麼長號兒，短號兒，哭起來的，這可不像樣兒了！」金玉姊妹，素日本就待他最好，此刻見是他們屋裏的人了，越覺多番親熱，兩人祇圍着，悄悄兒的勸他，嗚嗚說：「你瞧，老爺太太這個樣兒的恩典，又是這麼大喜的事，你還有甚麼委屈的地方兒呢？有甚麼話，祇好好的說，快別哭了！」他娘兒三個，當下就這等一遞一句的，勸了個不耐煩。無奈這裏祇管說破唇皮，萬轉千迴，不住口兒的問他，那裏祇咬定牙根，一個字兒沒有，不住聲兒的祇哭。讀者，你道這一哭，可不哭得來沒些情理麼？卻不道其中竟自有些情理。豈不聞語云：「人各有志，不可相強。」便是婦人女子的志向，也有個不同；有的講究個女貌郎才，不辭非鴉非鳳的；有個講究穿衣吃飯，祇圖一馬一鞍的。何況這長姐兒，還是從前因為他媽給他擇婿，決意不嫁，過這一輩子，刀擱在脖子上，也休想他離開太太，甚至太太日後歸西，他還要跟了當女童兒去的個人呢。要據他這番志向而論，莫講是安老爺吩咐，要把公子安詭嫁，給他作乘龍婿，便是佛旨繪音，要把他送到龍宮去，作個龍女，也許萬兩黃金，買不動買他那不字。

兒。話雖這等說，但是他果然是鼻子底下還帶着嘴，此時正不妨大庭廣衆，侃侃而談，請老爺看他這個心，是何等的白日青天；聽聽他這段話，是何等的光風霽月，便是老爺，又其余他何？怎的就委屈到一個字兒沒有，祇不住聲的哭呢？這個情理，又在那裏呢？噫，原來他這副眼淚，不是委屈出來的，正是感激出來的，你道感激，怎的倒會感激的哭起來？讀者如果不信，祇看在那裏班大臣，偶然遇着朝廷施恩，放個好缺，那謝恩摺子裏，必要用「感激涕零」這四個字。這長姐兒心裏想這個缺，他想了不是一半天兒了，怕的是想不到手，待說仗着上頭平日待的那點兒，就因着自告奮勇求個恩典，說奴才情願巴結這個缺——其實不是個甚麼巴結得的缺——一時又求不出口。不想正在個想不到手，求不出口的當兒，夢也夢不到，老爺忽然出其不意的，當着合家大衆，冠冕堂皇，這麼一破格施恩，恰恰的放着這個缺，正是他平日想不到手，求不出口的那個好缺，人誰沒個天良，那有個不感激到二十四分的麼？感激的過了頭兒了，那涕零自然也就過了頭兒了，所以他就嗚兒嗚兒的，放聲大哭起來了。這正是個天理人情，人家心裏止在那裏一團的天理人情，感激還感激不過來呢？旁邊的人，祇一個勁兒的問他，說有甚麼委屈，這句話卻叫他怎的個答應法？所以祇急得他心裏，好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一時越着急，越沒話；越沒話，越要哭。祇是安老爺那個方正脾氣，那裏弄得來這些勾當？見他這樣，當時勃然大怒，把桌子一拍，喝道：「呸！你這妮子，怎的這等不中擡舉！我倒問你，你這委屈安在？」他見老爺動了氣了，當下從着急之中，未免又上點害怕，心下暗想說：「這一來倒不好了！別的都是小事，老爺那個天性，倘然這一翻臉，要眼睜睜兒的，把隻煮熟了的鴨子，給鬧飛了，那個怎麼好？俗語說的：『過了這個村，沒那個店兒。』我這一輩子，可那兒照模照樣兒，再找這麼個雪白粉嫩的大河鴨子去。」他想罷，便連忙跑到老爺跟前，雙膝跪倒，說：「求老爺先別生氣，容奴才慢慢兒的回答，聖明不過老爺，老爺替奴才想想，老爺施的這事，甚麼樣兒天高地厚的恩，奴才打那頭兒說的上委屈來，就算老爺委屈了奴才罷，主兒就是一層天，天牌壓地牌的事，奴才就委屈，又敢說甚麼！」安老爺還在那裏瞪着雙眼睛，問他說：「然則你哭着何來呢？」他被老爺這一問，越說不出來個所以然了，祇偷眼瞧瞧太太，瞧了半日，這才抽抽噎噎的說道：「奴才想着是這一眼出去，別的沒甚麼，奴才怪捨不得奴才太太。」呸！你瞧人家原來是爲捨不得太太，所以如此；至於那層兒，敢則是不勞老爺費心，他心裏早打算到這個跟出去上頭了。祇是這句話，人心隔肚皮，旁人怎猜得透？倒累老爺發了這場大怒，太太枉費了會子乾急，好在他老夫妻二位的性情，都吃這個。老爺聽了這話，立刻怒氣全消，倒點了點頭，望着太太

說道：『照這等看起來，他這副眼淚，竟是從天性中來呢！倒也難得！』太太這個當兒聽他說了句「舍不得太太」，早已眼淚汪汪的，那兒從袖口兒裏，掏下小手巾兒擦眼淚，一面又要手紙抹鼻子，見老爺這等說，便勉強笑道：『甚麼天性啊？竟是他娘的在這兒糊塗，豈纏騷攪呢？』因此望着他說：『這一來不是才如了你的願，一輩子不離開我了吗？可還哭着是他娘的甚麼呢？』長姐兒此時是容易在老爺跟前，把一肚子話倒出來了，不哭了；及至方才見太太這一哭，又惹得他重新哭起來。你道他這一哭，又爲甚麼原來他心裏，正想到二位大奶奶，祇管是這麼費了我的話，也祇管這麼說了，可還不知我們這位老佛爺，捨得放我，捨不得放我呢？及至見太太一哭，祇道果然是太太捨不得放他，覺得這事還不大把穩，又急得哭起來。緊接着聽太太後來這兩句話，他才知道是太太也有這番恩典，心裏一痛快，不覺收了眼淚，嗤的一笑，立刻頭就不暈了，心寬體胖，週身的衣裳，也合了折兒了。金玉姊妹兩個，見了滿心喜歡，便叫他站起來，帶他給老爺太太磕了頭。他這一樂，樂得忙中有錯，爬起來慌慌張張的，也給舅太太磕了個頭。舅太太說道：『喲！你這孩子，可是迷了頭了？這又與我甚麼相干兒呀？』他一面磕着頭，嘴裏還說：『都是一個樣兒的主子。』舅太太聽了，好不歡喜。那知他這個頭，磕的一點兒不迷頭，想他此時早想到此番跟了舅太太出去，是個耳鬢廝磨，先打了個小大姐兒裁械子，閒時置下，忙時用的主意呢。安太太見他給舅太太磕個頭，便叫他給公子磕頭。他答應了一聲，早花飛蝶舞一般，過去朝着公子插燭也是的，磕下頭去。公子此時，一來心裏不安，二來有些發訕，三來也未免動了些兒賢賢易色，滿面週身，鬧了個難的神情兒，共總沒得甚麼話。那長姐兒早磕完了頭，站起來。他此時也不等着老爺太太再說了，便忙過去，給二位大奶奶磕頭。他姊妹兩個受完了，就各人各拉着他一隻手，說道：『這可是老爺太太的恩典，你往後可得好好兒幫着我們，孝順老爺太太，這一出去，再好好兒的服侍大爺，老爺太太就更喜歡了。』當下老爺便望着兩個媳婦，指着長姐兒說道：『這妮子從此便是你們屋裏的人了。你兩個就此帶他去罷。』太太一聽老爺這話，急了忙說：『老爺這是甚麼話呀？到底也讓我給他刷洗刷洗，扎裹扎裹，再者也得瞧個好日子，也有照這麼個樣兒帶了去的。』無奈老爺此時祇說：『這個丫頭既然給了兒子，立刻就算有了名分了，在此不便。』太太急得沒法兒，又不好無端的倒把他擠到下房裏去，正在爲難，便聽舅太太笑道：『這麼着罷，叫他先跟了我去，連沐浴帶更衣，連裝扮帶開臉，這些零碎事兒，索性都交給我，不用姑太太管了，你們那天要人，那天現成。』因指着何小姐笑道：『不信瞧我們那麼大的件事，走馬成親，一天也辦完了，這算了事了。』說着，就把煙

袋遞給長姐兒，站起來望着他道：「走哇！限了我去。」長姐兒一瞧這光景，心下大喜，暗說：「再不想方才我誤打誤撞的，錯碰了一個頭，果然就下了秋風，望下了雨，真是人家說的，「有棗兒也得一竿子，沒棗兒也得一竿子。」這話再不錯。」他心裏祇願這等想着，也不會聽得太太怎樣吩咐，祇趁接煙袋這機會，搭訕着伸手攙上舅太太，就跟過西院去了。金玉姊妹自從那日探明婆婆口氣之後，暗中早把他家那位新人，一應裝新的東西辦妥，如今見事成了，閒中便把這話，回了婆婆，把個安太太樂的說道：「你瞧你們倆這個性急法兒，祇要我那天一說，萬一你公公有個不准，可怎麼好？」讀者，你看這位老孺人這句話，說的好不歡氣？這樁事那安水心先生怎的會有個不准？假如他果然不准，別的莫講，長姐兒那副急淚，可不枉流了燕北閒人這身真汗，可不枉出了過了兩日，擇定吉期，舅太太早把長姐兒妝扮好了，叫金玉姊妹帶過來，謁老爺太太，祇見他戴着滿簪子的釧子，穿一件紗綠地景兒襯衣兒，套一件藕色綉絲縷衣兒，罩一件石青繡花大坎肩兒，上還帶了些手串兒，懷鏡兒等等，揸揸裏又帶着繡成對兒的荷包，餐銀窰窰，手釧鏗鏘的，站在那裏。安太太看了半日，便合老爺說道：「老爺瞧他打扮起來，也還像樣兒呀！」老爺祇點點頭。金玉姊妹兩個，心裏祇要討公婆喜歡，又附和着太太問老爺道：「公公白瞧他這一開臉，瞜着也還不算黑不是？」偏遇着他這樣的心眼兒的公公，素日說話，一字一字都要拋磚落地的，便道：「黑怎說得不黑，不過在德不在色罷了！這黑白分明上，卻是消混不得。」說話間，舅太太也過來了，恰好這日張親家太太眼睛好了，也出來了，都給安老夫妻道過喜，大家歸坐。金玉姊妹便叫人鋪下紅氍毹，帶新人給老爺太太行禮。太太先說：「孩兒啊！我今兒個可祇好先受你個空頭兒了！我有些東西要給你，現在忙叨叨的，等有了起身的日子了，再說罷。如今先把這個活的兒給你。」說着，便叫喜兒呢，祇見那小丫頭子也擦了一臉怪粉，戴着一腦袋通草花兒，換了件新紅布襖，笑嘻嘻的跑過來。太太便望着長姐兒道：「我想看你這一過去，手下要個人兒，撥弄着，你招護了他一場，就叫他跟你罷。」長姐兒更想不到此時，水長船高，不會吃盡苦中苦，怎得修成人上人，一時好不興致，連忙又給太太磕了個頭。太太因滿臉陪笑，望着老爺說：「難道老爺就不給人家點兒甚麼嗎？」老爺說：「有，在那裏，吾夫子有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他這一限出玉格去，進了衙門，須要存些體統，卻不便祇管這等長姐兒長姐兒的叫他了。我如今看他素日這穩重上，賞他個名字，就叫他作烏珍，烏珍者，便是滿洲話的個重字。」因合他說道：「你從此益發該處處曉得自重才是。」太太聽了，更加歡喜，便吩咐大家，此後都稱他作珍姑娘。這句話一傳了下去，那些男女大小家人，便都湊齊上來。

給老爺太太大爺奶奶叩喜。叩完了喜，並說：『請見見珍姑娘。』珍姑娘這一見，除了那幾個陳些的家人，祇嘴裏說聲姑娘大喜之外，其餘如平日趕着他叫姑姑的那些丫頭小廝，不用講了，還有等雖不叫他姑姑，卻又不敢合他公然較姊妹，更不敢官稱兒叫聲大姑娘，祇指着孩子們，也叫聲姑姑的，那班小媳婦子，老婆兒們，一個個都立刻上前，跪倒請安。內中便有幾個有點分兒，不須如此的，不禁不由的，也要搭訕着蹲蹲腿兒。大家沒見他以前，祇說主兒素來待他那個分兒，今日又是大爺的姨奶奶了！這一見不知他又大到甚麼分兒上去呢？那知他不然，人家照舊是個嬌子長，大姐短，姐姐親，妹子熱的不離口，並且比向來倒格外加了此親熱和氣。到了兩個媽媽跟前，前兩天還不過一例兒的叫聲戴嬌子，華太太今日這一見，甚至立刻自己就碰了一輩子，改了字兒，一口一個媽媽奶奶，媽媽老老了。這裏禮節已畢，金玉姊妹兩個，便回明婆婆，要帶他到舅太太那邊行了禮，還要過張親家太太那裏去。舅太太先攔說：『使不得，先把你們家這點禮兒完了着。』張太太也說：『二位姑奶奶罷呀！祇望他後來，也會那紅紙二房也似價的咧，再說咧，你姐兒倆還這麼賢良呢！也有我大夥兒，倒合他黑母雞一窩兒，白母雞一窩兒。』安太太聽親家太太這話，可實在費解到了頭兒了，生怕又惹出舅太太的頑笑話兒來，便說：『這話也說的是，恭敬不如從命，索性等過了今日，再叫他過去磕頭，倒是趁這個好時辰，你門帶他home去受頭去罷！』說着便派了兩個齊全女人，又叫了華戴兩個媽媽來，拉着他跟舅太太的人也幫着照應他的隨身東西；那個小喜就張羅他們珍姑娘的煙袋荷包，金玉姊妹又叫他見見老爺太太再走，他這一見，卻不由的一陣心酸，早望着太太含了兩泡眼淚，卻真是捨不得太太了，不可埋沒了人家的眼淚。當下二位大婦前行，一個小星隨後，後面還圍着一大羣僕婦丫頭，簇擁着他望東院而去。這一走不但那班有些知識的大丫頭，看了他如成佛昇仙，還有安太太當日的兩個老陪房，此時早已就白頭蹣跚的了，也在那裏望着他點頭囉嘴兒說道：『嘖嘖！你瞧人家，這才叫修了來的哪！』一時到了東院，安公夫妻，還坐受禮，他三個自然各有一番教導勸勵的正經話，都不須煩瑣。珍姑娘磕了頭起來，見公子那頭摘帽子，他便過去接帽子，擲帽子，架帽子，蓋帽子；又張羅給二位奶奶裝煙倒茶，打發換衣裳，服侍洗手，一進門兒，把眼前的這點兒差使他陀羅兒似的，當了個風雨不透，還帶着當的沒比那慶攔當兒是勁兒。二位奶奶此時看看，已是心滿意足了，那知人家還有過節兒的，祇見他來到外間兒，在他那隨身包袱裏，拿出個小紅包兒來，打開鼓搗了，又向花鈴兒，細柳兒兩個叫了聲好姑娘，給我找兩托兒來呢？那兩個答應着，就忙給他拿了兩匣兒來。他便把那分東西擺好了，兩手托着也來，走到

二位奶奶跟前跪下說：『這是奴才給二位奶奶預備了點兒活計。』金玉姊妹接過來一看，祇見一盤兒裏托着一隻大紅緞子，平金釘花線兒，萬字錦地，扣百蝠流雲，三寸半底兒的滿幫鞋兒，合一雙魚白標布襪子，並一個大紅氍子，堆瓜殿綿綿花樣的，大底兒煙荷包，那一盤兒裏是一隻大紅緞子，摺金拉雙綵綉鎖子如意錦地，加四季長春，過橋高底兒的漢裝小鞋兒，合一副月白緞子鑲沿裱兒，並一個綠色滿壇帶子，夔龍獻壽花樣，天蓋地起牆兒的檳榔盒兒一隻，這件活計，大約是他特爲東屏裏大奶奶不會吃煙，想空了心，才驚出來的個西洋氈子兒。此外還有一件挑胡椒眼兒，上加喜相逢的扣花兒雞心荷包，卻是一對兒，分在兩盤兒擺着。當下就把他姊妹兩個樂得笑嘻嘻的說道：『你瞧，你何必還費這件事呢？』因又一樣一樣，拿起來細看，何小姐便合張姑娘笑道：『活計兒是不用說了，我納悶兒他跟着婆婆，一天到晚，不得個閒空兒，還甚麼功夫給你我作些這針線？』他聽了便笑嘻嘻的說道：『這點兒縫活計，實在算不得個甚麼，奴才想着二位奶奶，待奴才這樣恩典，奴才有多大造化，怎麼配？所以才親手兒作了兩雙鞋，二位奶奶穿着，就算踹着奴才呢，也省得奴才自己折了福去。』讀者想世間的人說話，要都照這麼個說法兒，對面兒那個人聽着，心裏有個不受用的嗎？這怎麼又會得罪了人？祇是替這位珍姑娘算算，他的紅鸞星才動了沒兩天兒，這幾件活計，他是甚麼功夫作的，便說他平日好用個心兒，會行個事兒，早就作下預備着的，請教連影兒都沒夢見的事，他心裏是從甚麼時候，怎麼一下子，就會送到上頭了，其理卻不難解。祇要律以春秋之筆，此中就大費推敲，祇是不過幾句閒人夢話，何須這等推敲他呢？金玉姊妹，當晚便在自己屋裏，給公子備了一席小酌，公子本在個「染指點金金滴液，投懷倚玉玉生香」的溫柔鄉中，忽然眼前又添了這麼一個俏丫頭，雖說不得白人之白，也猶白馬之白，恰是他個鬻年伴侶，也算一段圍房佳話。祇是他此時一心的怕上烏里雅蘇，那有閒情到此？因此酒在肚裏，事在心裏，不肯多飲，祇吃了幾杯，便叫收拾過了。當下金玉姊妹，便一個扶着數粉郎君，一個攜了堆鴉俏婢，送他二人雙雙就寢。安公子好端端的一個翰苑清班，忽然改換頭銜，要到邊庭遠戍，他這番不得已，且無論頭上那個花紅頂兒，解不動他的牢騷，就眼前這個黑玉人兒，也提不起他的興致。祇是無論他怎的不得意，也卻掉不了那些老師同年，以至至戚相好的話，別饒行這班人，自從他見面賞下假來那日，早已紛紛具帖來請，這其中也有在戲莊子上公饒的，也有在家裏單約的，安公子也祇得強整精神，一一的應酬週到。偶然在家空閒兩日，又得分撥家事，整理行囊，再加上人來客往道乏辭行，轉眼間早已假期將滿，安老爺便叫他看個吉日，先請安陸辭。陸辭的頭一天，公子因要

赴園子去住，好預備第二天遞摺子，便換上行裝，上來謁見父母。老夫妻一向，祇那等忙碌碌的張羅兒子起身，心頭口頭，時刻有椿事兒混着，倒也罷了，如今見他這一着行衣，就未免覺得離緒滿懷。安太太望着他，先自有些難過，老爺因他次日還要預備召見，便催着：『你就去罷！有甚麼話，都等陛辭下來，再說不遲。』公子也明白他老人家這番意思，祇得答應一聲，無精打彩，告辭而去。這裏安太太隔着玻璃，望着他的後影兒，早不覺滴下淚來。安老爺浩歎一聲，勉強勸道：『太太，消長盈虛，天地之至理，離合聚散，人事之常情。世間那有個百年斷守的人家，一步不跌的道路？太太你怎的這等不達？』太太聽了，祇含淚點頭不語。此刻正用着媳婦說話，解勸公婆了。無如金玉姊妹兩個，心裏那種難過，也正合他公婆相同，再加見了公婆這等樣子，他兩個心裏，更加難過，怎的還能相勸？舅太太祇管是個善談的，祇看看這個最合式的小姑兒，合兩個最親熱外甥媳婦，眼前就要離別，也就够難過的了，自然也不能相勸。此外張親家太太，是個不善辭令的。那珍姑娘，雖然這一向有個正經事兒，也跟在裏頭湊一兩句兒，又無如這椿事，他一開口，總覺得像是抱着個不哭的大白鴨子，祇說現成兒話；因此祇管一屋子人，祇大家對楞着，如木雕泥塑，不則一聲兒。正在靜悄悄的時候，忽聽得珍姑娘嘆了一聲，說：『大爺怎麼又跑回來了？』大家聽了，連忙望外一看，果見公子忙兜兜的從二門外跑進來，忙着跑了，把杖翎子也丟掉了。又見他後面還跟了一羣小廝，緊接着見張親家老爺，也跟進來，祇在後面叫說：『姑爺站住，翎子丟掉了，快戴上。』他使道：『不要了！』安老爺見這樣子，隔着門戶，就高聲問道：『怎麼了，忙到如此？落下甚麼？』他說：『倒沒落下甚麼，回父親，我不上烏里雅蘇臺了。』老爺便問說：『不上烏里雅蘇臺去，卻上那裏去？』他又道：『上山東。』老爺問：『上山東作甚麼？』公子早跑進屋裏來，一時忙得連話都說不及，回祇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呈給老爺，說：『請父親看這封信，就明白了。』安老爺百忙裏也不及招呼張親家老爺，祇一面伸手接信，一面問道：『又是甚麼信？』安太太聽了，祇觀着雙眼，皺着個眉，夾在裏頭說道：『哎，啣佛爺怎麼又上山東呢？你瞧瞧這到底都是些甚麼事情呀？』說着，便站起來，舅太太張太太，也站起來。連金玉姊妹合珍姑娘，以至他家那班有些頭臉的婆媳婦，合幾個大些的女孩子，一時上上下下，亂亂轟轟，擠了一屋子人，裏三層，外三層，把老爺合公子圍了個風雨不透，都擠着要聽聽這到底是怎麼一椿事。這一擠，擠得張親家老爺沒地方站，沒法兒，一個人兒溜出去了。你看此時，可再沒比安水心先生那麼安詳的了；他接過那封信去，且自不看，先拿眼鏡兒，又擦眼鏡兒，然後這才戴上眼鏡兒，好容易戴上眼鏡兒了，且不急急的抽出那封信來看，先細細看那封信面上的字，他見那封信，

是高麗紙裱得極嚴密的，一們小小硬封，籤子上寫道是：「作辦室主人密啓，」下手是另有一行字，寫着：「靈鵠書屋手緘。」轉過背而看了看，又見圖書密密，花樣重重。老爺是個走方步的人，從不曾見過這等鬼鬼祟祟，藏頭露尾的頑意兒，祇問道：「這是甚麼人給你的信，怎麼這等個體裁？」說着，這才把那封信抽出來看，先見那信的蓋面一篇，祇一個梅紅名帖，名帖上印着個名字是「陸學棧」三個字，老爺這才明白了，說：「這不是那個軍機章京陸露峯麼？」公子答道：「正是他，方才將急上車，他專人送到的。」老爺把那名帖揭過去，見底下那篇信，是張虛白鄧寸牋，上面寫着絕小的蠅頭行楷，老爺從頭至尾，看了一遍，使一手摘下眼鏡兒來，那隻手還拿了那篇子信，呆着個臉兒，問着公子：「這話又從何說起？」安太太在旁，是急於要知道信上說些甚麼，見老爺這等安詳說法，便道：「啞啞！真真的我們這位老爺，可怎麼好呢？老爺祇眯眯，這一地人圍着，都是要聽聽這個信兒的，老爺看明了，到底也這麼念出來，叫大家知道知道是怎麼件事啊！怎麼一個人兒肚子裏明白了就算了呢？」老爺這才又重新戴上眼鏡兒，一字一板的念道：

飛啓者，頃

閣下已蒙

恩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簡放山左督學使者，並

特旨欽加右副都御史銜，作爲觀風整俗使。凡此皆不足爲

公榮，所喜免此萬里長征，洵爲眼前一大快事；此中斡旋，皆

克翁力也。此刻

旨意尚未發下，先祈

密之，此啓，餘不多及。閱後乞付丙丁。

兩渾即日。

安老爺一時念完，太太合大家聽了會子，又不大懂得那信裏的文法兒，急得說道：「這到底說的都是些甚麼呀？祇這麼之乎者也，使啊使的呀？」何小姐插嘴道：「聽着像是放了山東學裏了。」安太太道：「這麼着罷，老爺簡直的拿白話說，說是怎麼樣件事。」

罷！安老爺此時是一天愁，早已撒在九霄雲外去了，聽太太這等說，便滿臉精神，先拈着幾根鬚子，望着太太說道：『太太，信乎如蒼狗白雲之變幻無定也，這樁事，才叫作天外飛來，夢想不到。』他正待要往下說，旁邊早又嘔急了一位比安太太還性急的，便是那位舅太太，他被安老爺這半日累贅得不耐煩，早不容分說，一把手從老爺手裏，把那篇子信搶過去，說：『算了罷，我的叔叔，你饒了我罷，要這麼嘔會子人，祇怕明白不了，這信上是甚麼使，還叫你把人的屎嘔出來呢。』說着，便把信遞給公子說：『兒啊，你說說罷，你可千萬別像你們老人家那麼嘔人。』公子也不覺好笑，便同他母親，並望着舅岳母，合金玉姊妹說道：『我受恩典，升了閣學，放了山東學臺，作爲觀風整俗使的欽差，又加了右副都御史銜，如今是不上烏里雅蘇臺了。』安太太又問他說：『那信裏還有句甚麼空啊，那是甚麼話呀？』公子再沒想他令堂百忙裏又把克翁兩個字，給串到韻學裏的反切上去了。因笑道：『那便是提的我那位烏克齋老師，看這樁事，我老師頗有點盡力的地方在裏頭。』大家聽了，才一時都滿臉堆笑起來。安太太先念了一聲佛，他此刻且顧不得別的，立刻就叫金玉姊妹兩個到佛堂去上香許願，許的是下月初一，先在家堂佛前，上滿堂香供，等揀了好日子，還要到菩薩廟裏裝金掛袍，懸幡獻供，金玉姊妹兩個，答應一聲，忙着去淨了手，便到佛堂去燒香許願。一時來回婆婆話，並說：『媳婦們也隨着婆婆在佛前許了個願心，願繡一軸觀音大士像，寫一百部心經，答謝菩薩的慈悲，並祝公婆的百年康健。』太太說：『很好，這才是你們的孝順功德呢。』張太太便說：『噯，瞧着你們娘兒們這才叫那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各人修的各人得咧！阿彌陀佛。』安老爺本是位不信佛的，再加上他此刻，正有一肚子話，要合公子說，被大家這一路虔誠誠虔的，他搭不上話，便說道：『太太，玉格這番更調，正是出自天恩君命，卻與菩薩何干？此時忙忙碌碌的，你大家且自作這些不着緊的事。』安太太忙道：『老爺，可不許這麼說了，這要不仗着佛菩薩的慈悲，小子怎麼脫的了。這場大難啊。』安老爺祇搖着頭道：『愚哉愚哉！這樣弄法，豈非誤會吾夫子「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兩句話的本旨了。』舅太太道：『姑老爺先不用合我們姑太太擗槓，依我說，這會子算老天的保佑也罷，算皇上的恩典也罷，算菩薩的慈悲也罷，連說是孔夫子的好處，我都依祇要不上烏里雅蘇臺了，就是大家的造化。今日之下，我說句實話罷，烏里雅蘇臺那個地方兒去得嗎？沒見我們四太爺，講究祇沿兒這一走，就膩得死人，一出口，連個仕處沒有，一天二百里，好容易盼到站了，得往那個惡臭的蒙古巴到了任，就那麼破破爛爛的幾間房子，早飯是蘑菇炒羊肉，晚飯要掉個樣兒，就是羊肉炒蘑菇，想要吃第二樣兒，也沒有了。一交八月，就是屯門的大雪，到

了冬天，唾口唾沫，到不了地，就凍成冰疙疸兒了。就我們娘三個，這一到那兒，還不凍成青腿牙疳嗎？如今這一來，甚麼叫調任，哪直算逃出命來了，可够了我的了！」安老爺向來是經舅太太一嘈嘈，就不得話的，何況舅太太這番得嘈嘈，嘈嘈得大是道理，便說：「如今且自把這些閒話擱起，我們先叫玉格到園子去要緊。」說着，便吩咐公子叫他趕緊到園子去，張羅明日的謝恩摺子，並去叩謝他老師這番幹旋的大力，就使中好詳細問問他，怎得便有這番調動。公子此時是樂得忘其所以，聽老爺這等吩咐，答應一聲，就得要走，老爺又叫道：「你回來，你那枝翎子，祇管不要了；那個翎管兒，還不摘下來嗎？愛當瞎呀！相公。」老爺這一句話，才把大家提醒，一時間積伶兒都來了。何小姐更忙着過去，接公子的帽子，給他解那個翎管兒，翎繩兒，翎墊兒，一分東西，他手裏一面解着，嘴裏還在那裏自言自語，說道：「都好，我就祇怪捨不得這枝翎子的。」說着，忽然又回頭合公子道：「你再請示請示公公，既說明日謝恩，不是還得換上長襟衣裳呢？」老爺聽了，才說了句「是呀」，張姑娘那裏就說：「那麼說，還得帶上長飄帶手巾呢！」珍姑娘接着就說：「那麼說，還得叫他們把數珠兒襪子帶上呢？」說着，他便過東院去，打點這點東西。你看他真是積伶，去了沒一刻的工夫，早都打點齊了，一手拿着衣裳，一手拿着數珠兒襪子，胳膊上還搭着兩條荷包手巾；一進門兒，便笑嘻嘻的，同二位奶奶說道：「奴才才還想起件事來，既穿着長襟兒衣裳，這個月小建，明兒就是初一，還是個穿襪子日子呢！這襪子上釘的，可是獅子補子，不是武二品嗎？爺這一轉文，按着文官的二品補子，別該是錦雞？」舅太太聽到這裏，連忙就說是錦雞不錯的，好孩子，你可千萬的別商量了。不想舅太太祇管這等橫攔豎擋的說着，他一積伶，到底把底下那個子兒商量出來了。及至說出口來，他才啣了一聲，把小臉兒漲了個透紫。登時連公子的臉都照得通紅的了，惹得滿屋子的人無不大笑，祇安老爺合張親家太太，太細的連一絲笑容兒也沒有。在張親家太太不笑，真聽不出那是怎麼句話來；安老爺卻分明聽出來了，覺得自己又是公公，又是家主，這如何笑得，祇眼觀鼻，鼻觀心的，滿臉一團口氣。大家看他那臉上，一陣陣紅，竟比公子臉上紅的還紅，紫的竟比珍姑娘臉上紫的還紫。在這個當兒，幸得張親家太太，問了珍姑娘一句，說：「姑爺他明兒個這一上殿見皇上，祇穿補褂，不用把那滾龍袍，也給他帶上喂？」又擠得大家一笑，才把珍姑娘這句玉兔金，金絲哈的笑話兒，給裹抹過去了。當下老爺便合張親家太太說道：「我夫子當日的吉月，必朝服而朝，此古禮也；我清的制度，卻是朔望，祇穿補褂的。」正亂着，外頭報喜的也來了，接着便是烏大人差人送那道恩旨來，給安老爺安太太道喜，並說：「請大爺即刻到園子裏去。」這個當兒，太太還要忙着叫人擡着箱子，找

二品文補子說是『當日有老太爺帶過的，現成兒的。』倒是公子看看不早了，說：『這件東西，到了園子，總找得出來的。』便在上屋外間，匆匆的換了長襟兒衣裳，赴園子去了。這回書紙管交代到這個場中，請教安公子好端端一個園子，監祭酒，究竟怎的就會賞了頭等轎，加了副都統銜，放了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怎的才放下來，不曾起身，卻又從頭等轎轉了閣學，從烏里雅蘇臺參贊調了山東學政，又從副都統銜，換了右副都御史銜，再說這個右副都御史，正是各省巡撫的兼銜，又與學政何干？怎的既說放了學政，又倒放了他親風整俗使？翻遍了摺紳簿，也翻不着這個官銜。這些不經之談，端的都從何說起？難道偌大的官場，真個便同優孟衣冠，傀儡兒戲一樣？還是考書的那個燕北閒人，在那裏因心造象，信口胡說呢？皆非也。這場公案，真個說也話長，讀者若不嫌絮煩，看作者從頭慢慢說起。如今先講這位安驥安大人，他原是從金殿傳臚那日，便蒙帝心簡在，從前十本裏第八名，提到第三名，特點了探花及第的個人。及至他得了講官，大考起來，漸次升到國子監祭酒，便屢蒙召對，聖人因見他器宇凝重，風度高華，見識深沉，心裏純正，早知他是個不凡之器，有用之才，便想大用起來。祇因他年輕資淺，想叫他到邊疆磨礪幾年，閱歷些困苦艱難，然後再加重用，便好造就他成個人物。這正是大聖人代天宣化，因材而施的一番深意。話雖這等說，假使安公子果從此上了烏里雅蘇臺，滿了北路，再調南路，滿了南路，再調西路；三年不回，便是六年，六年不回，便是九年，弄得他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無論安水心先生那等的德門，安龍媒那樣的天然，斷不得遭這些孽障，便算夢幻無常，請教這部天理人情的兒女英雄傳，後首該怎的歸着？因此天理人情，早已暗中給他安排了一個烏克齋在那裏。這個烏克齋正是安老爺的受業門生，又正是安公子的會試老師，讀書人看得師生一門，情義最重，況他又在當道，一時不忍看着他這位恩師，日暮倚闌，這個高弟，天涯跼帖，心裏早想從中爲此力，把這樁事幹旋轉來，只是旨意已定，怎的得幹旋轉？他也正在十分作難，不想正在這個分際，卻好就穿插出朝廷設立觀風整俗使的這等個好機會來。讀者，你道這個觀風整俗使，端的是怎生一個來歷？這話說來，越發遠了遠兒了。清聖祖康熙佛爺在位，臨御六十一年，厚澤深仁，普被寰宇，真個是萬民有福，四海同春。那些百姓，如果要守分安常的，鑿井耕田，納有限太平租稅，又何等的快活！無如衆生賢愚不等，也就如五穀良莠不齊，見國家承平日久，法令從寬，人心就未免有些靜縻思動。其中有膀子蠻力的，不去靠弓馬幹功名，偏喜作個山闖子，流爲強盜，會兩句發文的，不去向詩書求道理，偏喜弄個筆頭兒，造些是非。甚至有業書符念咒，傳徒教習的，有等養蠶種蠱，惑衆害人的，這大約總由於人心不淳，因之風俗不厚。康熙佛爺

在位之日，也曾降了煌煌聖諭，告天下兵民；後來佛爺神駁寶天，雍正皇帝龍飛在位，這代聖人，正是唐虞再見，聖聖相傳，因此一登大寶，便親製聖諭，廣訓十六條，頒發各省學宮，責成那班學官，按着朔望傳齊大眾，明白講解，無如積重難返，不惟地方上不見此起色，久而久之，連那些地方官，也就視爲具文。那時如湖南便弄成彌天重犯的那等大案，浙江便弄成名教罪人那等大案，甘肅便有民變的案，山東更有搶糧的案，朝廷也曾屢次差了廉明公正大臣出去查辦，奈「法無三日嚴，草是年年長」。當朝聖人，早照見欲化風俗，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端人望，便在朝中那班真正有些經濟學問的儒臣中，密簡了幾員，要差往各省，責成整綱飭紀，易俗移風，因此特命了這官一個銜名，叫作觀風整俗使，只見這班人出去，雖有職任，沒有衙門，便有衙門，還須牙爪，凡如這些，都不是一時趕辦得來的。當下便又有旨，交廷臣會議，廷臣議得，查各省學政，本有個教士之責，士習果端，民風自正，且有現成的衙門，額設的吏役，便請由各該省學臺上，兼充了這個觀風整俗使的欽差，責成他去整頓地方。奏上時，朝廷准奏有旨，不但地方上的風俗責成他整頓，使那省的文武大小官員，但有不守官箴，不惜民瘼的，一並准他一體奏參。這樁事，但凡記得些老年舊事兒的，想都深知，不是燕北閒人批謔。那時自設立了這個觀風整俗使之後，一向如浙江甘肅湖南幾省，都放得有人，止有山東這省，因前任學政不曾滿任，尙在不曾放人，恰好一日山東巡撫，奏報該省學政，因病出缺，聖意正因山東地方，連年盜賊出沒，騷擾地方，想要用一個輕年壯志的旗員，去振作一番，卻又一時不得其人。因烏大人是個掌院大臣，便命他在翰詹班裏說幾個人來。烏大人想了想，自己素日深知的幾個裏頭，不是年紀過大，便是人地不宜。一念便想到由國子監祭酒，新放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的這個安驥身上。當下便把這話奏明，還聲說了一句，說：「這安驥已有成命，放了他烏里雅蘇臺參贊了，只恐更改不便，請旨定奪。」他奏了這句，靜聽旨意，卻見聖人點頭不語，只降旨道：「再說罷！」烏大人只道這話奏的不合聖意，倒着實有些害怕。那知天下事，無巧不成話，祇這個灣兒裏，當下就套出個灣兒來。原來那個當兒，正有一位內廷行走的勳舊近信大臣，因合他家東牀，一時口角，翁婿兩個，竟弄到彼此上摺子，對參起來。這位大員，便是當日安老爺要到河南以前，那位卜德成卜三爺，來給公子提親的那個隆府上。他家這個姑爺，便是上次御門放了閣學，那個乾清門侍衛。彼時聖人見內廷近臣，這等不知大體，龍顏大怒，登時把他翁婿兩個，逐出內廷，又開了许多緊要官項，將兩個交部嚴加議處；這事只在烏大人保奏安公子的前兩天，隔了沒兩日，部議上去，朝廷便把那位大員，降了個頭等，放了烏里雅蘇臺參贊；他家那位姑爺，拿去閣學，賞了個藍翎侍衛，在大

門上行走。又一道旨意，便把這閣學缺放了安驥，就放他山東學政兼觀風整俗使，一體欽加了副都御史銜。讀者，請看這場因果，若不是他安家一家的德門積慶，和氣致祥，怎的有這般意思想不到的天人扶掖，卻不道祇這等一番穿插，倒正應了安公子中舉那年張親家太太說的那句法話兒，真個他就作了八府巡按了。此時他一家怎的樂法，不待言；大概而論，總樂不過他家那位新人珍姑娘。你道這話怎講？假如安公子依然當他那個國子監祭酒，安老爺怎的就准他納妾？便是放了山東學政，金玉姊妹一時不能同行，轉眼之間，分曉了也就去了。安老爺就怎的准他納妾？不想朝廷延端的先放了他個烏里雅蘇臺了，改了上山東了。這個當兒，珍姑娘的頭是磕了，臉是開了，生米作成熟飯了，大白鴨子是飛不到那兒去了。安老爺憑是怎的個方正，難道還背得出第二部四書來不成？你看這可不叫作運氣來了，崑崙山也擋不住麼？還合他講甚麼城牆不城牆呢？只是可憐，他只知道感激二位奶奶，老爺太太，甚至感激烏大人，感激萬歲爺。安公子這日離了莊院，早到海淀，一時到了烏大人園子門首，門上一時回進去，裏面連忙道請烏大人見了公子，給他道了喜，便說：「我的爺，可够了我的了！幸而天從人願，不然，叫我怎麼見老師師母？」公子說：「實在是老師栽培。」說着，一路進了書房，便拜下去。烏大人忙道：「使不得，你還沒謝恩呢！這豈不叫作受爵公庭，拜恩私室了麼？」因一面遞了個半禮，一面拉起他來說道：「這究竟是出自天恩，也是老師的蔭庇；你的官運，所謂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坐下，便把上項事，詳細合他說了一遍，不消說，謝恩摺子又是老師給辦妥當了。安公子此時，只是感激，一面答應，一面垂淚，這便叫作「除感激涕零而外，不能再置一詞了。」當下談了幾句，便要進去叩謝師母。烏大人陪他來到上房，原來烏大人那位太太，相貌雖是不見怎的，本領卻是極其來得，雖烏大人那樣的精明強幹，也竟自有些豎心傍的。安公子見了師母，先請了安，跪倒便拜。他那位師母的架子，本來來得，比老師沉些，更兼又是個大胖子，並且現在也懷三月身孕，門生在那裏磕頭，他只微欠了欠身，虛伸了伸手，說：「起來罷！」公子拜罷起來，他便站起身來，問了老師師母的安，便又坐下，這才讓公子坐，問兩個門生媳婦好，因說道：「你老師爲你這件事，只急得幾夜沒睡，只一來可好了，就只你們這一走，我知道老師師母，一定是不肯同你們出外的，難道兩奶奶都去，不留一個在家裏伺候老人家麼？」公子連忙站起來，把兩個媳婦現在都有喜，不能上路的話說了。烏大人說：「然則你一個出去不成？」公子沒及回話，便聽師母說道：「一個人兒出去，又有甚麼使不得的，這可講不得呀！再說一個人兒在外頭，借此操練操練身子，才正好給萬歲爺出力呢！」烏大人便不敢言語。公子是向來有甚麼事，從不敢瞞老師師母的，見

老師這等關切，便說：『門生父母也應到門生此去，沒人，實了個丫頭去。』烏大人合安老爺是個通家，他家那班侍婢，一個個都見過的，便問：『是那一個？』公子只得答說：『就是那個名字叫長姐兒的。』烏大人聽了，心下暗想：『這一個白的白似雪，一個黑的黑似鐵，卻怎生鬧得到一家子？』因是個師生，一時不好合他戲言，只說了句：『倒也罷了。』烏大人太太便道：『這個女孩兒，我也見過，可是大大方方兒的，只是你這個歲數兒，兩奶奶都遇了喜了，老師師母，可又忙着給你放個人作甚麼呢？』說着，便把嘴向烏大人一努，合公子道：『你諸事都跟你老師學使得，獨這條兒可別跟他學，你瞧這不是嗎？新近又弄了兩小的兒了，前前後後，這倒有了八個，够一桌了。若說是爲沒兒子起見，也得他們有那個造化生長啊，我也不懂得，怎麼叫個糟糠之妻不下堂，又怎麼叫個寡慾多男子，你們爺兒們的書，也不知都念到那兒去了。』說完了，還嘖嘖嘖的在那裏咄嘴兒。一片話，把公子嚇得一聲兒不敢響，只望着老師。老師此時也覺不是勁兒，只得皮着個臉兒，向公子說道：『我因爲今年是你師母正壽，所以又弄了兩人，合上個八仙慶壽的意思。你師母還只說我不寡慾，卻不道九個人裏，只有你師母遇了喜了，可不算得個「雖有不存焉者，寡矣」，這裏只管說話，公子卻見那一帶碧紗櫺後面，有許多釵光鬢影，粉膩脂香的，在那裏窺探，心裏暗想道：『看這光景，我走後，保管又有場吵翻。』便不敢多言，談了幾句閒話，起身告辭，到了下處，歇了一夜。次日上去謝恩，一連見了三面，聽了許多教訓的密旨。上意因是山東地方要緊，便催他即日陛辭，公子陛辭下來，在海淀拜了兩天客。次日又由內城一帶辭了行，便趕回莊園來。安老爺此時見了他，不是前番那等閉着眼睛的神氣了，便先問了他這番調動的詳細。公子一一回明，提到見面的話，因是旨意交代得嚴密，便用滿洲話說。安老爺色勃如也的聽完了，合他說道：『額勃基孫窩窩拉博烏杭哦烏什鄂雅窩孤倫寡依扎喀齋齋得圖業木棲鄂喇庫。』公子也滿臉敬慎的答應了一聲：『依是擎。』那時候的風氣，如安太太舅太太，也還懂得眼面前幾句滿洲話兒，都在那裏靜靜的聽着。又聽老爺吩咐公子道：『你這幾日不在家，一切的事情，我都給你計算在這裏了，你的盤費帶得自有數餘，人要不夠使，也還可以再帶兩個去。眷口不消說，自然仍是請你舅母帶了烏珍先去，等兩個媳婦分娩了，隨後起程。那褚一官、陸保安，想是九公怕他兩個沒工夫回去，又打發了兩個，叫作甚麼趙飛腿、鐵肩膀的，來給他們送行李來，我倒見了見這兩個。那個趙飛腿高裏下裏，書房那個屋門，他使進不來，那個鐵肩膀，也壯大非常。細問了問，褚陸兩個，據他們說起，才知原來那個趙飛腿叫作甚麼趙飛鵬，因他腿上有兩撮毫毛，一日能行三百十餘里，這人跟着九公，各路走了十幾年，算他名長行。

轎夫。那個鐵肩膀，姓馮，叫作馮小江，是九公水路保鏢的個隨身伴當，說他兩臂有千斤之力，一年鄧九公保着貨船，天晚船攔淺了，船上眾人，只弄不起，他生恐失事，立刻跳下水去，祇一肩膀便扛得那船行動了，因此得了這個綽號。九公如今歇了業，便把他兩個留在莊上，吃碗現成茶飯，連他兩個的家眷，也在莊上。我方才聽你的話，只怕此去，這等人正用得着。究竟起來，這些事，尙是小焉者也，我以爲現在第一樁要緊事，你得請一位認真有些心胸見識的幕友去才好。這樁事卻倒大難，我們家裏的程氏喬梓，自然非其選也，便是親友薦個人來，姑無論他人品學問如何，到了那裏，且自是人地情形不熟，至於外省那班作幕的，真真叫作小鬼蛇神，無般不有，這都是我領教過的。」公子便回道：「這話正要回知父親，我克齋老師，也替我慮到這裏，說了兩個人，一個姓顧名燦，號肯堂，浙江紹興人，據說：「這人是前紀大將軍業師，他原要幫紀大將軍作一番事業，因見他不可與圖，便隱在天台，唯石一帶，這個大概未必肯出山了。」老爺點了點頭，便問：「那一個呢？」公子回道：「那個便是那個顧肯堂的同學師兄弟，也有紀大將軍幕中處過，姓李名應龍，號素堂，別號子雲山人，是唐李鄴侯的嫡派後人。據說這人，天文地理，無所不通，遁甲奇門，無所不曉，以至醫卜星相皆能，只是爲人卻高自位置的，很等閒的人，也入不得他的眼，其學問便可知了！聽新近山東撫臺，勉強請了他去，相處了沒幾天，便辭館出來，出來道：「此非我居停也。」並說這人無家無業，只在荏平一帶，不知一座甚麼山裏住着，學那嚴君平的垂簾賣卜，偶然也出來捨藥濟人，有時偶然到滕縣李家鎮來，探望親戚，便在那裏住，一向作個市隱。我老師囑咐我，沿路留心去訪這人，只不知訪得着訪不着，想着此去，正從鄧九公莊上經過，詳細問問九公，一定曉得。」安老爺又點了點頭，說：「這人果是白衣山人之後，不消講，一定也是忠孝神仙一流人物，你倘得這等個人相助爲理，吾無憂矣，或者有緣遇着，也未可知。但是外省地方，照這等浪得虛名，慣說大話人也儘有，你此去訪他，卻要自己訪個真切，不可以耳爲目，請個不三不四的人來，那卻受累不淺。」安大人在家安排了幾日，便商定自己按着驛站，由旱路先行，家眷順着運河，由水路後去，跟安大人先走的，是管升、葉通、隨緣兒、四喜兒、合緒、陸馮、趙四個後撥兒，跟家眷去的，便是華忠、戴勤、趕露兒，還有新置的兩窩子家人，一名來升，一名進祿，又有舅太太家兩個人，一名馮祥，一名俞吉，因安大人升了外任，又聽見舅太太同去，也投奔了來，安老爺便在這四個裏頭，派了來升跟公子去，俞吉跟家眷去，留下進祿、馮祥兩個，同着張進寶、梁材等在家照料。分派已定，看看行期將近，公子着實在父母膝前親近了幾天。這其間不必講安太太合兒子自然有一番的絮語，合金玉姊妹夫婦自然有無限離情，公子依依帶上，陸

隱閨中，自然更有一番說不出來的別懷離緒；便是舅太太、珍姑娘、合安太太、並金玉姊妹，骨肉主婢之間，也有許多的難分難捨；但是他家前番經了那番要上烏里雅蘇特的這場離別，如今再經這場離別，彼此也當排遣了許多了。到了長行這日，公子便拜別家祠，叩謝父母，帶了一行人等，先行赴任。過了兩日，併齊了船，便是家眷起行。欲知後事如何，且待續集分解。